四庫提要著録叢書

《四庫提要著録叢書》編纂委員會編纂

國家古籍整理出版重點項目

北京出版社

四庫提要著録叢書

《四庫提要著録叢書》編纂委員會編纂
國家古籍整理出版重點項目

北京出版社

子部第一一二冊目次

何氏語林三十卷（明）何良俊撰　明嘉靖二十九年何氏清森閣刻本　〇〇一

山海經廣註十八卷讀山海經語一卷雜述一卷圖五卷（清）吳任臣撰　清乾隆崇義書院刻本　三七九

穆天子傳六卷（晉）郭璞註　明嘉靖四明范氏天一閣刻范氏奇書本　五七三

漢武故事一卷（漢）班固撰　明刻古今逸史本　五九三

何氏語林三十卷

（明）何良俊撰

明嘉靖二十九年何氏清森閣刻本

何氏語林三十卷、（安徽巡撫採進本）

明何良俊撰。良俊有四友齋叢說，已著錄。是編因晉裴啓語林之名、其義例門目則全以劉義慶世說新語爲藍本、而雜採宋齊以後事蹟續之。併義慶原書共得二千七百餘條、其簡汰頗爲精審。其採掇舊文、翦裁鎔鑄、具有簡澹雋雅之致。視僞本李垕續世說剽掇南北二史冗沓擁腫、徒盈卷帙者、乃轉勝之。每條之下又仿劉孝標例自爲之註、亦頗爲博贍。其閒摭拾既富、閒有牴牾。如王世懋讀史訂疑所謂以王莽時之陳咸爲漢成帝時之陳咸者、固所不免。然於諸書舛互、實多訂正。如第二十二卷紀元載妻王韞秀事、援引考證、亦未嘗不極確核。雖未能抗駕臨川、竝驅千古。要其語有根柢、終非明人小說所可比也。

何氏語林序

何氏語林三十卷吾友何元朗氏之所編類倣劉氏世說而作也初劉義慶氏採擷漢晉以來理言遺事論次為書標表揚推奕〻玄勝自茲以還稗官小說無慮百數而此書特為雋永精深奇逸莫或繼之元朗雅好其書研尋演繹積有歲年

搜覽篇籍思企芳躅昉自兩漢迄於胡元上下千餘年正史所列傳記所存奇蹤勝踐漁獵靡遺凡二千七百餘事總十餘萬言類列義例一惟劉氏之舊而凡劉所已見則不復書品目所分維三十有八而原情執要寔達推詣言為宗單詞隻句往〻令人意消思

駭淵汎之深唱嘆識亦至理假寓文學行義之淵也而或者以為撩裂委瑣無所取裁骫骳偏駁獨餘藝藻飾詞於道德性命無所發明嗚呼事理無窮學奚底極理或不明固不足以探性命之蘊而辭章不達道何從見是故博學詳說聖訓假使修辭立誠

蓄德之源也宋之季學者牽於性命之說深中厚默端居無為謂足以涵養性真變化氣質而考厥所存多可議者是雖師授淵源惑於所見亦惟簡便日趨偷薄自畫假美言以護所不足甘於面牆而不自知其墮於庸劣焉爾嗚呼貌物表志之一言遂

為後學之深涵君子蓋嘗惜之元朗於此其能不為所惑哉元朗貫綜深博文詞粹精見諸論撰偉麗淵宏出自名世此書特其緒餘耳輔談式藝要亦不可以無傳也辛亥四月之望文徵明書

何氏語林目錄

第一卷
德行上
第二卷
德行中
第三卷
德行下
第四卷
言語上
第五卷
言語下
第六卷
政事
第七卷
文學上
第八卷
文學中
第九卷
文學下
第十卷

言志上
第十一卷
言志下
第十二卷
方正上
第十三卷
方正下
第十四卷
雅量
第十五卷
識鑒
第十六卷
賞譽上
第十七卷
賞譽下
第十八卷
品藻
第十九卷
箴規
第二十卷

棲逸
第二十一卷
捷悟 博識 豪爽
第二十二卷
夙惠 賢媛 容止
第二十三卷
自新 術解 巧藝
第二十四卷
企羨 寵禮 傷逝
第二十五卷
任誕
第二十六卷
簡傲
第二十七卷
排調
第二十八卷
輕詆
第二十九卷
假譎 黜免 儉嗇
侈汰 忿狷 讒險

第三十卷
尤悔　紕漏　惑溺
仇隙

共三十八篇總計二千七百八十六事

何氏語林卷之一

華亭何良俊元朗撰　幷註

德行第一上

夫孔門以四科裁士首列德行之目故曰我欲載之空言不如見之行事也嗚呼夫行胡可以爲僞然事變迹陳雜然泛應士有百行焉能以一槩取哉狂狷殊途均能厲聖剛柔異禀善克則中百慮一致要本於德爾矣

何良俊曰觀郭有道掃除旅舍庾異行跪而授條與阮長之誤着屐自列事豈必皎皎偉絶殊行哉顧人以爲易多忽之耳夫掇煤易簀亦何關於大德而孔門以爲美談察微知著聖人所貴苟有心於著則雖讓千乘之國又何多焉故余所列都不遺於細小

閔仲叔含菽飲水世稱節士老病家貧不能得肉日買猪肝一片屠者或不肯與安邑令聞之勑吏常給焉仲叔怪問其故歎曰閔仲叔豈以口腹累安邑耶遂去客沛（謝承後漢書曰閔貢字仲叔太原人皇甫謐高士傳曰仲叔同郡周黨貞介之士見仲叔食無菜遺之生蒜仲叔曰我欲省煩耳今更作煩耶受而不食）

漢制每臘詔賜諸博士羊羊有大小肥瘦博士祭酒議欲殺羊稱分其肉時甄宇爲博士獨不肯諸人又

欲投鈎宇復耻之因先自取其最瘦者由是不復有爭後召會詔問瘦羊甄博士京師因以此號之（東觀漢記曰甄宇北海人建武中爲州從事徵拜博士）

杜林（范曄後漢書曰杜林字伯山扶風茂陵人父鄴成哀間凉州刺史林少好學家既多書又外氏張竦父子喜文采林從竦受學博洽多聞時號通儒）與馬伏波鄉里親厚（後漢書曰馬援字文淵扶風茂陵人建武中拜伏波將軍）伏波南方還時杜馬適死伏波令子持一疋馬遺杜曰朋友有車馬之饋可且以備乏杜受之後數月遣子奉書曰將軍內施九族外存賓客望恩者多林父子兩人食列卿祿常有盈今送錢五萬伏波受之謂子弟曰人當以此爲法

杜林弟成物故隗囂聽林持喪歸葬尋悔追令刺客楊賢於隴坻遮殺之賢見林身持鹿車載致弟喪乃歎曰當今之時誰能行義雖小人何忍殺義士遂亡去

趙孝父普王莽時爲田禾將軍任孝爲郎每告歸常白衣步擔嘗從長安還欲止郵亭亭長先時聞孝當過以有長者客掃灑待之孝既至不白名長不肯內因問曰聞田禾將軍子當從長安來何時至乎孝曰尋到矣於是遂去（范曄後漢書曰趙孝字長平沛國蘄人州郡辟召進退必以禮顯宗聞其行詔拜諫議大夫遷衛尉弟禮爲御史中丞禮恭謙行己類於孝帝嘉其兄弟篤行欲寵異之詔禮十日一就衛尉府大官送供具令相對盡歡）

劉文饒嘗乘牛車出行有人失牛就文饒車中認之文饒無所言下駕步歸有頃認者得牛而送還叩頭謝曰慙負長者隨所刑罪文饒曰物有相類事容脫誤幸勞見歸何爲謝之州里服其不校（謝承後漢書曰劉寬字文饒弘農華陰人少學歐陽尚書京氏易尤明韓詩外傳星官風角筭歷皆究極師法稱爲通儒未嘗與人爭勢利之事也）

朱文季與張堪同縣張於太學中見文季甚重之接以友道把文季臂語曰欲以妻子托朱生文季以張先達舉手不敢對自後不復相見張亡後文季聞其

妻子貧困自往候視厚賑贍之文季子頡怪問曰大人不與堪爲友何忽如此文季曰堪嘗有知己之言吾以信於心也（范曄後漢書曰朱暉字文季南陽宛人家世衣冠暉早孤有氣決）

朱文季與同郡陳揖交善揖早卒有遺腹子友文季嘗哀之後司徒桓虞爲南陽太守召文季子駢爲吏文季辭駢而薦友一時稱其義烈

高文通居鄉時隣里有爭財持兵而鬬文通往解之不已乃脫巾叩頭請曰仁義遜讓柰何棄之爭者投兵謝罪（嵇康高士傳曰高鳳字文通南陽葉人少爲書生家以農畝爲業鳳專精誦習妻常之田曝麥於庭令鳳護鷄時天暴雨鳳持竿誦經不覺潦水流麥妻還怪問乃省其後遂爲名儒）

梁伯鸞（梁鴻別見）少孤常獨止不與人同食比舍先炊已呼伯鸞及熱釜炊伯鸞曰童子鴻不因人熱者也滅竈更燃之

第五子陵洛陽無主人鄉里無田宅寄止靈臺中或十日不炊（趙岐三輔决録曰第五頡字子陵倫少子以清正爲郡功曹至州從事公府辟居高第稱病免）

項仲山飲馬渭水每投三錢（三輔决録曰項仲山安陵人）

公沙穆嘗養猪有病使人賣之於市云當告買者言病賤取其直不可言無病欺人取貴價也賣猪人到市即售亦不言病其直過價穆怪問其故賚半直追以還買猪人語以猪實有病欲賤賣不圖賣者相欺乃取貴直買者言賣買定約亦復辭錢不取穆終不受錢而去（范曄後漢書曰公沙穆字文乂北海膠東人習韓詩公羊春秋尤鋭思推步之術居建成山舉孝廉以高第爲主事遷遼東屬國都尉）

陳重在郎署時有同舍郎歸寧誤持鄰舍郎絝以去主疑重所取重不自申說默市絝償之後寧喪者歸以絝還主其事乃顯（范曄獨行傳曰陳重字景公豫章宜春人少與雷義爲友太守舉重孝廉重以讓義前後十餘通記義後舉孝廉重與俱在郎署有同署郎負息錢數十萬責主日至重乃密以錢代還郎知厚辭謝之重曰非我之爲將有同姓名者終不言惠）

漢時大雪積地丈餘洛陽令身出按行見民家皆除

雪出至袁安門無有路謂安已死令人除雪入戶着之見安僵卧問何以不出安曰大雪人皆餓不宜干人（范曄後漢書曰袁安字邵公汝南汝陽人祖良習孟氏易建武初官成武令安仕至司徒）

袁安爲司徒每朝會憂念王室未嘗不流涕

司馬少賓安貧好學隱居教授信誠行乎州里鄉人有所計爭輒令祝少賓不直者終不敢有言（謝承後漢書曰司馬均字少賓東萊人）

范巨卿（范式別見）爲荊州刺史友人孔仲山家貧奉親變姓名傭爲新野縣阿里街卒（范曄後漢書曰孔嵩字仲山南陽新野人爲阿里街卒正身厲行街中子弟皆服其訓辟公府之京師道宿下亭盜共竊其馬尋問知其嵩也乃相責讓曰孔仲山善士豈宜侵盜送馬謝之）巨卿行部到新野縣選仲山爲導騎迎巨卿巨卿見仲山把臂謂曰子非孔仲山耶吾昔與子俱曳長裾遊息太學吾蒙國恩致位牧伯而子懷道隱身處於卒伍不亦惜乎仲山曰侯嬴長守於賤業晨門肆志於抱關子欲居九夷不患其陋貧者士之宜豈爲鄙哉巨卿勑縣代仲山仲山以先傭未竟不肯去

范史雲遭黨錮推鹿車載妻子以捃拾自資兒嘗拾得五斛麥鄰人尹臺遺之一斛囑兒不得道史雲後知即令併送六斛還尹言麥已雜誓不肯受（范曄後漢書曰）

（范丹字史雲陳留外黃人從樊英馬融受經好違時絕俗爲詭激之行常慕梁伯鸞閔仲叔之爲人）

范史雲與同郡尹苞同志友善（謝承後漢書曰尹苞字延博陳留人）二人居貧出入共一單衣到人門外尹年長常先着衣入須史出解與史雲

范史雲所止單陋有時絕糧窮居自若言貌無改時人爲之語曰甑中生塵范史雲釜中生魚范萊蕪（東觀漢記曰史雲桓帝時除萊蕪長以母喪不到官後辟太尉府議者欲以爲侍御史因遁身逃命於梁沛之間徒行敝服賣卜於市）

何進（范曄後漢書曰何進字遂高南陽宛人靈帝何后異母兄太后臨朝與太傅袁隗輔政謀誅宦官爲中常侍張讓等所殺）嘗辟鄭康成州郡以進權戚不敢違意

遂加迫脅康成勉強詣進進爲設几杖禮待甚優康成不受朝服以幅巾見一宿逃去（范曄後漢書曰鄭玄字康成北海高密人八世祖崇哀帝時尚書僕射玄少爲鄉嗇夫不樂爲吏遂造太學師事京兆第五元通京氏易公羊春秋三統歷九章算術從東郡張恭祖受周官禮記左氏春秋韓詩古文尚書以山東無足問者乃西入關因盧植得事馬融融素驕貴玄在門下三年不得見使高業弟子傳受於玄玄日夜尋誦未嘗怠倦會融集諸生考論圖緯聞玄善算召見於樓上玄因質諸疑義問畢辭歸融謂門人曰鄭生今去吾道東矣鄭玄別傳曰玄年十一二隨母還家正臘會同列數十人皆美服盛飾語言閑通玄獨漠然如不及母私督數之乃曰此非我志不在所願也）

黃叔度絜靜通理齊聖廣淵不矜名以詭時不抗行以矯俗論者咸曰顏子復生乎漢代（周斐汝南先賢傳曰黃憲字叔度汝南慎陽人家世貧賤父爲牛醫）

世言黃叔度動則蹈規矩言則發德音

郭林宗每行宿逆旅輒躬自灑掃及明去後人至見之曰此必郭有道昨宿處也

徐孺子清妙高峙超世絕俗（海內先賢傳曰徐穉字孺子豫章南昌人家貧常自耕稼非其力不食恭儉義讓所居人服其德陳仲舉在郡不接賓客唯穉來特設一榻去則懸之）嘗事江夏黃公（太尉黃瓊先辭徵命後將出李固以書厲之曰聞已度伊洛豈即事有漸將順王命乎君子謂伯夷隘柳下惠不恭傳曰不夷不惠可否之間蓋聖賢居身之所珍也誠欲枕山棲谷擬跡巢由斯則可矣若輔政濟民今其時也自生民以來善政少而亂俗多必待堯舜之君此爲志士終無時矣常聞嶢嶢者易缺皦皦者易汙陽春之曲和者必寡盛名之下其實難副近魯陽樊君被徵朝廷設壇席猶待神明雖無大異言行所守亦無所缺而毀謗布流應時折減豈非觀德望深聲名太盛乎自頃徵聘之士其功業皆無可採故俗論皆言處士純盜虛聲願先生弘此遠謨令衆人嘆服一雪此言耳）後黃公亡殁孺子往會葬無資以自致齎磨鏡具自隨所在賃磨鏡取直然後得前

鍾季明祖父至德著名季明高風承世除林慮長不行人位不足天爵有餘（范曄後漢書曰鍾皓字季明潁川長社人）

桓礹在楊州（范曄後漢書曰桓礹字文林沛郡龍亢人父鸞議郎礹遭亂避地會稽）移居從事屋豫（人姓名未詳）室中中庭橘樹一株遇實熟乃以竹籓樹四面風吹落兩實以繩繫著樹枝（東觀漢記曰礹到吳刺史劉繇振給穀食衣服所乏悉不受後適會稽太守王朗餉給一無所留臨去屋中尺寸之物悉）

（跡付主人）

許子將（許劭別見）少峻清節好人倫多所賞識徐孟玉爲汝南太守署爲功曹（范曄後漢書曰徐璆字孟玉廣陵海西人獻帝遷都以廷尉徵道爲袁術所劫授以上公之位璆歎曰龔勝鮑宣獨何人哉守之以死術不敢逼術死璆得其傳國璽上之）府中聞子將爲吏莫不改操飾行同郡袁本初（袁紹別見）公族豪俠去濮陽令歸車從甚盛將入郡界謝遣賓客曰吾輿服豈可使許子將見遂以單車歸家

鍾元常言顏子既歿能備九德不貳其過唯荀令君爲然（魏志曰荀彧字文若潁川潁陰人父緄濟南相彧年少時南陽何顒見而異之曰王佐才也初事袁紹後歸太祖與語大悅曰吾子房也以爲尚書令）

世稱荀令君德行周備其所規模以聖人爲度（荀彧別傳曰司馬宣王嘗稱書傳遠事吾耳目所從聞見逮百數十年賢才未有及荀令君者）

司馬德操盛德絕倫有人臨蠶求簇箔德操自棄其蠶而與之或言凡損己贍人謂彼急我緩今彼此正等何緣如此德操曰人未嘗求己求而不與將慙何有以財物令人慙者（董正司馬徽別傳曰司馬徽字德操陽翟人時人呼爲水鏡嘗有人妄認徽猪徽便推與之後數日亡猪者得猪以猪還徽叩頭自責徽又厚謝之）

管幼安在遼東鄰人有牛暴幼安田幼安爲牽牛着涼處自與飲食過於牛主牛主得牛大慙若犯嚴刑（魏志曰管寧字幼安北海朱虛人十六喪父中表愍其孤貧咸共贈賵悉辭不受稱財以送終長八尺美

鬚眉與華歆邴原俱游學異國並敬善陳仲弓天下亂聞公孫度令行海外與原及王烈至遼東度虛館候之）

管幼安所居屯落會井而汲男女錯雜至爭汲鬬鬩幼安多買器分置井傍汲以待之又不使知來者得而怪之問知是幼安乃各相悔責不復鬬訟

邴根矩嘗行遼東（魏志曰邴原字根矩北海朱虛人與管寧俱以操尚稱州府辟命皆不就避黃巾亂俱至遼東）得遺錢拾以繫樹枝此錢既不見取而繫錢者多鄉民便從禱祀邴問其故答云謂之神樹邴惡其由己而成淫祀乃辯之里中遂斂其錢以爲社供

王叔治七歲時喪母母以社日亡來歲鄰里脩社會叔治感念亡母哀甚初喪鄰里聞之爲之罷社（魏志曰王脩字叔治北海營陵人孔融在北海召脩爲主簿後舉孝廉脩以讓邴原融答教曰原之賢吾已知之昔高陽氏有才子八人堯不能用舜實舉之原可謂不患無位之德以遺後賢不亦可乎脩重辭融答曰掾清身絜己歷試諸難謀而鮮過惠訓不倦余嘉乃勳應乃懿德用升爾於王庭其可辭乎後郡中有反者脩夜往奔融賊初發融謂左右曰能冒難來者唯王脩耳言終而脩至自是融每有難脩雖休歸在家無不至融常賴以免）

華子魚（魏志曰華歆字子魚平原高唐人高唐爲齊名都衣冠無不游行市里歆爲吏休沐出府則歸家闔門議論持平終不毀傷人同郡陶丘洪自以明見過歆時王芬謀廢靈帝呼歆洪共定計洪欲行歆止之曰夫廢立大事伊霍所難芬踈而不武此必無成而禍將及族芬果敗洪乃服　華嶠譜叙曰

（歆淡於財欲前後寵賜諸公莫及然終不植産業陳羣歎曰若華公可謂通而不泰清而不介矣）

從會稽還都（魏志曰曹公表徵歆孫權欲不遣歆謂權曰將軍交好曹公分義未固使僕得爲將軍効心豈不有益今空留僕是養無用之物非良計也權乃遣歆）賓客義故送者千人贈遺累數百金子魚皆無所拒密各題識臨去悉聚諸物語衆人曰本無拒諸君之心而所受遂多念單車遠行將無以懷璧爲罪願諸君爲之計衆乃各留所贈咸服其德

沐德信少以清介立名傳播異域（魚豢魏畧曰沐並字德信河間人袁紹時爲吏有志介黃初中爲成皐令校事劉肇過縣求索蔾穀時蝗旱未辦肇人從入閤下呴呼罵吏並怒躧履提刀多從吏卒欲收肇肇覺奔逸具以狀聞有詔肇爲牧司爪牙吏而並欲收縛無所忌憚自恃

清名耶髡決減死放散十餘年）

吳使諸葛子瑜（諸葛瑾別見）朱義封（吳志曰朱然字義封丹陽故鄣人仕吳爲左大司馬）圍樊城遣船兵於峴山東斫材牂牁兵人作食有先熟者呼後熟者云來共食後熟者答言不煩爾呼者曰汝欲作沐德信邪（魏畧曰並豫作終制戒其子曰告雲儀等夫禮者生民之始教百世之中庸也故力行則爲君子不務者終爲小人然非聖人莫能履其從容也是以富貴者有驕奢之過貧賤者譏於固陋於是養生送死苟竊非禮由斯觀之陽虎璵璠甚於暴骨桓魋不椁不如速朽此言儒學撥亂反正鳴鼓矯俗之大義未是窮理盡性陶冶變化之實論也若能原始要終以天地爲一區萬物爲芻狗該覽玄通求形景之宗同禍福之素一死生之命吾有慕於道矣夫道之爲物惟怳惟忽壽爲欺魄夭爲鬼沒身淪有無與神消息含悅陰陽甘夢太極奚以棺槨爲牢衣裳爲纆屍繫地下長幽桎梏豈不哀哉昔莊周闊達無所適莫又楊王孫裸體至夫末世緣生怨死之徒含珠鱗柙玉牀象衽殺人以狥壙穴之內錮以紵絮藉以蜃炭千載僵燥託類神仙於是大教陵遲競於厚葬謂莊子爲放蕩以王孫爲戮屍豈復譏古有衣薪之鬼而野有狐貍之胔哉吾以材質滓濁汙於清流今年過耳順奄忽無常苟得獲沒即以吾身襲於王孫矣上以贖市朝之逋罪下以親道化之靈祖顧爾幼昏未知臧否若將逐俗抑廢吾志爲棄父之命誰或矜之使死而有知吾將屍視）

呂子義往省一友人嬿其設酒食懷乾糒而往主人咸爲供饌子義出懷中乾糒求一杯冷水食之（楊泉物理論曰呂子義當世清賢士也）

潘元茂值年荒時部曲渠帥皆服元茂重名相率贈送道路爲儲以供行資元茂隨同旅多少口率均分無有尊卑優劣若所賦已盡則推已之分以周未遍

父老皆爲之語曰且貴且富有南山之壽吾仍得與潘元茂又曰恩不可忘無如我潘郎（文章志曰潘勗字元茂陳留中牟人少有逸才獻帝時爲尚書郎遷東海相未發拜尚書左丞病卒）

張子臺在魏以簡質聞（典畧曰張閣字子臺東郡人官至太僕）杜恕著家戒嘗稱之曰張子臺視之似鄙朴人然其心中不知天地間何者爲美何者爲好敦然似如與陰陽合德作人如此自可不富貴然患禍當何從而來世有高亮如子臺者皆多力慕體之不如也（魏志曰杜恕字務伯杜氏新書曰恕少與馮翊李豐俱爲父任總角相善後豐砥礪名行以要世譽而恕誕節直意與豐殊趣豐竟馳名一時京師之士多爲遊說當路者以豐名過其實而恕被褐懷玉由此爲豐所不善恕亦任其自

（然不力行以合時豐顯仕朝廷怨猶居家明帝擢拜散騎數月轉黃門侍郎）

董侍中（蜀志曰董允字休昭南郡枝江人父和字幼宰掌軍中郎將允秉心公亮丞相亮欲任以宮省之事遷侍中允事爲防制甚得匡救之理延熙中守尚書令爲大將軍費禕副貳　華陽國志曰蜀人以諸葛亮蔣琬費禕及允爲四相一號四英）嘗與尚書令費禕（別見）典軍胡濟（蜀志曰胡濟字偉度義陽人官丞相典軍主簿）共期遊集嚴駕已辦郎中董恢詣侍中許脩敬恢年少官微見侍中停出逡巡求去侍中不許曰本所以出者欲與同好游談也今君已自屈方展闊積捨此之談就彼之宴非所謂也乃命解驂（襄陽記曰董恢字休緒襄陽人以宣信中郎副費禕使吳孫權問禕曰楊儀魏延牧豎小人雖有鳴吠之益然既已任之勢不得輕若一朝無諸葛亮必爲禍亂諸君不知防慮豈所謂貽厥孫謀乎禕愕然不能即答恢目禕曰可速言儀延之不協起於私忿無黥韓難御之心也今方掃除彊賊混一區夏功以才成業由才廣若捨此不任防其後患是猶備風波而逆廢舟楫非長計也權大笑樂諸葛亮以爲知言還未三日辟丞相府屬）

諸葛子瑜有容貌思度一時服其弘雅（吳志曰諸葛瑾字子瑜瑯琊陽都人避亂江東仕吳與魯肅並見賓待嘗使蜀與弟亮公會相見退無私面）

陸子璋好學篤義（吳志曰陸瑁字子璋吳郡吳人丞相遜族弟官選部尚書與同郡徐原素不相識原臨死遺書托以孤弱瑁爲起墳收養其子又從父績早亡一子一女皆數歲瑁迎養至長乃別）陳國陳融陳留濮陽逸沛郡蔣纂廣陵袁迪皆單貧有志就子璋游處子璋割少分甘與同豐約

駱公緒小時鄉里饑困游客或多窘乏公緒爲之飲食衰少其娣寡居仁愛有行見而哀之數問其故公緒曰士大夫糟糠不足我何心獨飽（吳志曰駱統字公緒會稽烏傷人父俊官至陳相爲袁術所害母改適爲華歆小妻統時八歲與親客還會稽母送之拜辭上車逕去不顧母涕泣於後御者曰夫人尚在統曰不欲增母思故不顧耳）

顧孝則留心下士愛好不倦（吳志曰顧劭字孝則吳郡吳人父雍爲丞相劭博覽書傳好樂人倫少與舅陸績齊名而陸遜張敦卜靜亞焉自州郡庶幾四方人士或言議而去或結厚而別風聲流聞遠近稱之）嘗識張秉於民庶顧除豫章太守當之郡發在近路值秉疾病時送者百數顧起辭賓客曰張仲節有疾苦不能來別恨不見之暫還與別諸君幸少見待（江表傳曰張秉字仲節陽羨人）

卓恕嘗從建康還會稽辭太傅諸葛恪恪問何當復來恕言某日當復至省覲至日恪欲爲主人停不飲食以須恕至時賓客會者皆曰會稽建業相去千里道阻江湖風波難必豈得如期俄恕至一座盡驚（會稽典錄曰卓恕字公行上虞人爲人篤性言不宿諾）

吳用薛綜爲選曹尚書（吳志曰薛綜字敬文沛郡竹邑人避地交州從劉熙學士燮既附孫權召爲五官中郎除合浦太守　吳書曰權賜綜紫綬囊綜陳讓權曰太子年少涉道日淺君當博之以文約之以禮茅土之封非君而誰時綜以名儒居師傅之位乃兼選舉甚爲優重）薛以讓顧子默曰譚心精體密貫道達微才照人物德允衆望誠非愚臣所可越先（吳志曰顧譚字子默祖雍吳丞相父劭豫章太守譚）

（弱冠與諸葛恪等爲太子四友後爲全寄父子所搆徙交州幽而發憤著新言二十篇陸機顧譚別傳曰宣太子正位東宮天子方隆訓導之義妙簡俊彥講學左右四方之傑畢集太傅諸葛恪等雄奇蓋衆而譚以清識絕倫獨見推重自太尉范愼謝景羊道之徒皆以秀稱其名悉在譚下）

晉兵伐吳張巨先督沈瑩諸葛靚諸人逆之牛渚（襄陽記曰張悌字巨先襄陽人少有名理孫休時統兵牛渚沈瑩曰晉治水軍於蜀久矣今傾國大舉浮江而下我上流諸軍無備名將皆死幼少當任恐邊江諸城盡莫能禦晉之水軍必至于此宜畜衆力待來一戰若勝之日江西自清今渡江逆戰勝不可保若或摧喪大事去矣悌曰吳之將亡賢愚所知非今日也吾恐蜀兵來至衆心必懼不可復整今渡江決勝其或敗喪同死社稷若其克勝則此敵奔走兵勢萬陪便當乘威逆之中道不憂不破若如子計恐行散盡坐待敵到君臣俱降無復一人死難不亦辱乎遂渡江戰）吳軍大敗諸葛靚退走（吳志曰諸葛靚字仲思魏諸葛誕之子誕據壽春反使靚求援於吳壽春破遂留吳不返）過迎巨先巨先不肯去靚自往牽之曰天下存亡自有大數豈卿一人所知何故自取死辱巨先垂涕曰仲思今日是我死日也我作兒童時便爲卿家丞相所拔常恐不得其死負名賢知顧今以身狥社稷復何遁耶莫牽曳之如是靚流涕放之去數百步見巨先爲晉軍所殺

城陽太守梁柳當之官梁是皇甫士安從姑子（臧榮緒晉書曰皇甫謐字士安安定人年二十始受書得風痺疾猶手不釋卷舉孝廉不行又辟著作不應卒于家）或勸士安餞之士安曰柳爲布衣時過吾吾送迎不出門食不過鹽菜貧者不以酒食爲禮今作郡而送

之是貴城陽太守而輕梁柳豈中古人之道是非吾心所安（玄晏春秋曰七年春余長七尺四寸矣未通史書與從姑子梁柳編荆執荻分陳相刺習兵共以爲樂）

鬲令袁毅在政貪濁饋遺朝廷以營虛譽嘗遺山巨源絲百斤巨源不欲爲異受之命懸之梁後毅事露案驗衆官吏至巨源於梁上得絲已數年塵埃封印如故（虞預晉書曰山濤字巨源河內懷人父曜宛句令濤少有器量宿士猶不慢之年十七宗人謂宣帝曰濤當與景文共綱紀天下者也帝戲曰卿小族那得此快人好莊老與嵇康善爲河內從事與石鑒共傳宿濤夜起蹋鑒曰今何等時而眠也知太傅卧何意鑒曰宰相三日不朝與尺一令歸第君何慮焉濤曰咄石生無事馬蹄間也投傳而去果有曹爽事遂隱身不交世務累遷吏部尚書）

王偉元少立操行不受致遺嘗有一門生爲本縣所役告偉元求屬令王曰卿學不足以庇身吾德不足以蔭卿屬之何益乃步擔乾飯兒負鹽豉着草屩送所役生到縣生徒隨從者千人令以偉元詣已整衣出迎偉元乃下道至土牛傍磬折立自言門生爲縣所役故來送別因執手涕泣而去令即放遣此生一縣皆以爲恥（王隱晉書曰王裒字偉元城陽營陵人祖脩有名魏世裒少立操尚以父儀爲晉文王所害絕世不仕立屋墓側隱居以教授爲務旦夕常至墓前朝拜悲號斷絕墓前一栢裒常所攀枝葉爲之枯）

裴叔則至性寬厚與物無忤不持檢素每遊貴勢輒

取其珍玩雖車馬器服佰昔之間便以施諸窮乏（虞預晉書曰裴楷字叔則父徽魏冀州刺史楷明悟有識量弱冠知名尤精老易與王戎齊名）

裴叔則嘗新宅甚麗當移住與兄共遊牀帳儼然軒檻踈朗兄心甚欲之而口不言叔則心知其意便推使兄住

庾異行嘗與弟子樹籬跪而授條或云今在隱屏先生何恭之過異行曰幽顯易操非君子意也袞不忍爲（王隱晉書曰庾袞字叔褒潁川人少遭大疫二兄俱亡次兄又疫癘氣方盛諸父兄弟皆出避袞獨不出諸父強之不可曰袞獨不畏病納粢粥扶持不捨晝夜）

衛洗馬（衛玠別見）常以人有不及可以情恕非意相干可以理遣故終身不見喜慍之色

阮思曠嘗以人不須廣學正應以禮讓爲先故終日靜默無所脩綜而物自宗焉（阮光祿別傳曰阮裕字思曠陳留尉氏人祖畧齊國內史父顗汝南太守裕淹通有理識累遷侍中以疾築室會稽剡山徵金紫光祿大夫不就）

阮宣子居貧清靜年四十餘未有室王處仲（王敦別見）諸人歛錢與婚皆一時名士時有慕之者求入錢而不得（名士傳曰阮脩字宣子陳留尉氏人好老易能言理傲然無營家無儋石之儲晏如也瑯琊王處仲爲鴻臚卿謂曰鴻臚丞差有祿卿常無食能作不脩曰爲復可耳遂爲鴻臚丞）

陶士行每飲酒有限常歡有餘而限已竭（陶氏敘曰侃字士行其先鄱陽人後徙尋陽侃少有遠槩綱維宇宙之志察孝廉入洛張華見而謂曰後來匡主寧民君其人也劉弘鎮沔南取爲長史謂侃曰昔吾爲羊太傅參佐見語云君後當居身處今相觀亦復然矣累遷湘廣荊三州刺史贈大司馬謚桓公）殷洪源（殷浩別見）勸更少進士行悽然曰年少時嘗有酒失慈母見約故不敢過

前輩忌日唯不飲酒作伎王世將以忌日送客至新亭主人欲作音樂世將便起去持彈往衛洗馬墓下彈鳥（王廙別傳曰王廙字世將祖覽父正廙高朗豪率性倨傲不合己者面拒之故爲物所疾加平南將軍薨）

陸祖言少有清操爲吳興時（晉書曰陸納字祖言吳郡吳人父玩官侍中司空納少有清操貞厲絕俗太原王衍雅敬重之引爲建威長史遷吏部郎出爲吳興太守）至姑孰辭桓公（桓溫別傳曰桓溫字元子譙國龍亢人漢五更桓榮後也父彝有識鑒溫豪邁有風氣爲溫嶠所知累遷征西大將軍時逆胡未誅餘燼假息溫親勒郡卒建旗致討清蕩伊洛展敬園陵薨謚宣武侯）祖言因問桓曰公致醉可飲幾酒食肉多少桓曰年大來飲三升便醉白肉不過十臠卿復云何祖言曰素不能飲止可二升肉亦不足言後伺桓閑日白云外有微禮方守遠郡欲與公一醉以展下情桓欣然納之時王坦之刁彝在坐見祖言所進唯酒一斗鹿肉一柈坐客愕然祖言徐曰明公近云飲酒三升納止可二升今有一斗以備杯杓餘瀝桓公誇人並歎其率素勑中廚更設精饌酣飲極歡而罷

謝太傅嘗造陸祖言祖言都無供辦兄子俶密爲具

餐太傅旣至祖言所設唯茶果而已俶而俶遂陳盛饌珍羞畢具客去祖言大怒責數俶曰汝不能光益父叔乃復穢我素業耶杖之四十（羊愔文字志曰謝安字安石奕弟也世有學行安弘粹通遠溫雅融暢桓彝見其四歲時稱之善行書累遷太保録尚書事）

何公（何充別見）爲揚州日親戚有葵者乞數萬錢而帳下無有揚州舊有廳米以賑貧寡乃有千餘萬斛虞存爲治中見何公道帳下空索求糴此米付帳下何公曰汝道義不共孤寡爭粒

郭文舉父母服終遍遊名山歷華陰之崖以觀石室之石函步擔入吳興餘杭山窮谷中倚木於樹苫覆

而居都無壁障餘杭令顧颺與葛洪共造之攜與俱歸颺以文舉山行或須皮衣贈以韋袴褶一具文舉不納辭歸山中颺追遺使者置衣室中而去文舉初無言韋衣乃至爛于戶內竟不服用（王隱晉書曰郭文字文舉入餘杭山蘇峻未亂之前徙臨安山中臨安令萬寵迎着縣中養病及峻破餘杭臨安如故人始異之自後不復語但舉手以宣其意病甚寵問先生可復得幾日文三舉其手果以十五日終）

庾元規姿容儁朗好談老莊風格峻整動由禮則閨門之內不肅而成時人以爲夏侯太初陳長文之倫（夏侯玄陳羣已見　晉陽秋曰庾亮字元規頴川鄢陵人明穆皇后長兄也淵雅有德量侍從父琛避地會稽端拱巋然郡人嚴憚之覲接之者數人而已）

謝石奴請吳隱之爲衛將軍主簿（晉書曰謝石字石奴丞相安之弟假節大都督與兄子玄琰破符堅）隱之將嫁女謝知其貧素遣女必當率薄乃令移厨帳助其經營使者至方見一婢牽犬賣之此外蕭然無辦（鄭緝孝子傳曰吳隱之字處默少有孝行遭母喪哀毀過禮時與太常韓康伯隣居康伯母殷浩之姊聰明婦人也隱之每哭康伯母輟飡悲不自勝終其喪如此謂康伯曰汝後若居銓衡當用此輩人後康伯爲吏部尚書乃進用之）

劉子驥盛德素爲當時所推百里外有孤嫗病將死語人曰唯有劉長史當埋我耳子驥親往候之值終爲治棺殯（鄧粲晉紀曰劉驎之字子驥南陽安衆人性尚質素信義著於羣小凡廝伍之家婚娶葬送無不躬自造焉退居陽岐去道斥近人士往來必投其家驎之親自供給贈致一無所受）

汜毓奕世儒業敦睦九族客居青州逮毓七世人號其家兒無常父衣無常主（晉中興書曰汜毓字稚春北海廬人）

王悅之少厲清操爲吏部郎時隣省有會同者遺悅之餅一甌竟辭不受曰所費誠復小小然少來不欲當人之惠（晉中興書曰王悅之字少明祖獻之中書令父靖之司徒左長史悅之少厲清操亮直有風檢爲吏部郎）

桓石秀風韻秀澈好言老莊常獨處一室簡於應接時人比之庾純（晉書曰石秀幼有令名甚爲簡文帝所重性放曠常弋釣林澤不以榮爵嬰心善騎射發則命中常從叔父沖獵登九井山徒旅甚盛觀者傾坐石秀未嘗屬目止嘯咏而已　晉陽秋曰庾純字謀父博學有才藝爲世儒宗）

桓南郡領平西將軍以羊敬元爲主簿參預機要羊欲自疎時漏密事南郡覺其此意愈重之以爲楚臺殿中郎語羊曰尚書政事之本殿中禮樂所出卿昔處股肱方此爲輕也羊拜職少日稱病自免屏居里巷十年不出（沈約宋書曰羊歆字敬元太山南城人少懷靜默秉操無競美姿容善言笑長於草隸）

戴仲若與兄勃並隱遁有高名世居剡下又以桐廬地多名山復共遊之因留止居後勃疾患醫藥不給仲若謂勃曰顒隨兄得閑非有心於默語兄今疾篤無可營療顒當干祿以自濟耳乃告時求海虞令事

垂行而勃卒仲若便引退（宋書曰戴顒字仲若譙郡銍人戴逵子也）

郭原平少禀至性任在會稽居宅下濕遶宅爲溝以通淤水宅上種少竹春月夜有盜其筍者原平偶起見之盜者奔走墜溝原平自以不能廣施至使此人顛沛乃於所植竹處溝上立小橋令足通行又采筍置籬外隣曲慙愧無復取者（宋書曰郭原平字長泰會稽永興人父世通以孝稱原平幼禀至行養親必已力性閑木工傭賃以給供養）

甄彬甚有行誼嘗以一束苧就長沙寺庫質錢後贖苧還於苧東中得金五兩以手巾裹之彬送還寺庫寺僧以半與甄甄拒不受曰五月披羊裘而負薪豈受遺金者耶（李延壽南史曰甄彬中山人祖法崇江陵令彬有行業鄉黨稱善楊松介談藪曰彬爲郡令辭太祖時同列五人上戒以廉慎至彬獨曰卿昔有還金之美故不復以此爲戒）

王令明兄鑒頗好聚斂廣營田業令明意甚不同嘗謂鑒曰尊何用田爲鑒曰無田何由得食令明曰亦復何須得食（南史曰王惠字令明琅琊人祖劭車騎將軍父默左光祿大夫惠幼而夷簡爲叔父司徒謐所知恬靜不妄交游未嘗有雜事宋武帝聞其名以問其從兄誕誕曰惠後來秀令鄙宗之美也）

王僕射子恢之被召爲秘書郎僕射爲求奉朝請語恢之曰秘書有限故有競朝請無限故無競吾欲使汝處不競之地太祖嘉而許之（宋書曰王敬弘琅琊臨沂人本名裕避高祖諱故稱字曾祖廙晉驃騎將軍祖胡之司州刺史父茂之晉陵太守敬弘少有清尚起家本國左常侍歷官至僕射）

孔中丞在都其弟道存爲江夏內史時東土旱儉都下米貴一斗將百錢道存慮中丞貧乏遣吏載五百米餉之中丞呼吏語曰我在彼三載去官之日不辦有路糧郎至彼未幾何緣得有此米可令載還吏白自古無有載米上水者都下米貴乞於此貨之中丞不聽吏載米還江夏（宋書曰孔覬字思遠會稽山陰人祖琳之懷大常父邈揚州治中覬骨梗有風力以是非爲已任口吃好讀書舉秀才補主簿官至御史中丞）

江湛爲吏部尚書不營財利餉饋盈門一無所受觧

兼衣餘食嘗爲上所召遇澣衣稱疾經日衣成然後起（南史曰江湛字徽深濟陽考城人父夷右僕射湛居喪以孝聞愛文義善彈棊鼓琴爲彭城王主簿司空檀道濟爲子求娶湛妹不許義康有命又不從時人重其立志所畜牛餓御人求草湛良久曰可與飲在選頗有刻覈之譏而公平無私不受請謁論者稱焉）

沈道虔居五康山中以捃拾自資同捃者或爭穟道虔諫之不止悉以所得與之爭者愧謝後每事輒云勿令居士知

朱百年家素貧薄毋以冬月亡衣並無絮百年自此不衣綿帛嘗寒時就同縣孔思遠宿衣悉裌布飲酒醉眠思遠以卧具覆之百年初不知既覺引卧具去謂思遠曰綿定奇温因流涕悲慟思遠亦爲之感泣（南史曰朱百年會稽山陰人祖凱之晉左衛將軍父濤揚州主簿百年少有高情親亡服闋携妻孔氏入會稽南山伐樵採若爲業以樵若置道頭輒爲行人所取明旦已復如此人稍怪之積久知是朱隱士所賣須者隨其多少留錢取樵若而去或寒雪樵若不售輒自榜船送妻還孔氏天晴迎之有時出山陰爲妻買繒采三五尺好飲酒遇醉或失之頗言玄理爲詩往往有高勝之言與同縣孔顗友善顗亦嗜酒相得輒酣對盡歡）

劉凝之隱居荆州時適歲儉衡陽王義季慮凝之饑死餉錢十萬凝之大喜持錢至市門見有饑色者悉分與之俄頃都盡（酈道元水經註曰劉凝之字志安兄盛公高尚不仕凝之慕老萊嚴子陵之爲人立屋江湖非力不食妻梁州刺史郭全女亦能安貧元嘉中夫妻隱于衡山終焉不返矣）

（南史曰凝之字隱安）

釋曇遷經與范蔚宗王曇首遊款後蔚宗被誅門有十二喪交知無敢近者曇遷抽貨衣物悉營葬送宋孝武聞而歎賞語徐爰曰卿著宋書勿遺此士（釋慧皎高僧傳曰曇遷姓支本月支人寓居建康篤好玄儒游心佛義善談莊老并注十地王僧虔爲湘州及三吳並携共同遊）

江士清性至仁慈衣弊多蝨以綿裹置之食菜不食心以其有生意也（齊春秋曰江泌字士深濟陽考城人有孝行同族有一人與泌同名世謂泌爲孝泌以別之）

清森閣雕梓

何氏語林卷之一

何氏語林卷之二

華亭何良俊元朗撰　幷註

德行第一　中

齊高帝鎮東府朝廷致敬時虞玩之爲少府猶躡屐造席高帝取屐視之訛黑蒵斷以芒接之因問卿此屐已幾載玩之曰初釋褐時買之着已三十年貧士竟不辦易高帝咨嗟因以新屐與之玩之不受問其故答曰公之賜恩華俱重但著簪弊履復不可遺帝稱善久之（南史曰虞玩之字茂瑤會稽餘姚人少閑刀筆汎涉書史好臧否人物元徽中爲尚書右丞）

柳侍中頻立大功名位已重時光禄大夫韋祖征州里宿德侍中每爲之拜或勸祖征止之祖征答曰司馬公所爲後生楷法吾安能止之哉時人稱其兩得（南史曰柳世隆字彥緒元景弟子父叔宗位建威參軍世隆幼孤挺然自立雖門勢子弟獨脩布衣之業及長好讀書彈琴涉獵文史音吐溫潤元景愛賞異於諸子言於宋孝武得召見帝謂元景曰此兒將來復是三公一人）

謝玄暉好獎人才會稽孔闓麤有文筆未爲時人所知孔稚圭嘗令草讓表以示玄暉玄暉嗟歎良久自折簡寫之語稚圭曰是子聲名未立應共獎成無惜齒牙餘論（蕭子顯齊書曰謝朓字玄暉陳郡人少有美名文章清麗解褐豫章王行參軍稍遷尚書吏部郎江祏等謀立始安王遙光朓不肯收朓下獄死）

王僧虔爲武陵太守攜諸子姪到郡（南史曰僧虔光禄大夫僧綽弟也父曇首太子詹事僧虔釋褐太子舍人退默少交接與袁淑謝莊善淑每歎曰卿文情鴻麗學解深拔而韜光潛實物莫之窺雖魏陽元之射王汝南之騎無以加焉）兄子儉中塗得病僧虔爲廢寢食諸人或慰喻之僧虔曰昔馬援子姪之間一情不異鄧攸於弟子更逾所生吾實懷其心誠未異古今兄之胤不宜忽諸若此兒不救便當回舟謝職（南史僧虔戒子書曰知汝恨吾未許汝學欲自悔厲或以闔棺自欺或更擇美業亟聞斯唱未覩其實吾未信汝非徒然也往年有意於史取三國志聚置牀頭百日許復徙業就玄汝曾未窺其題目未辨其指歸而終日欺人人不受汝欺也由吾不學無以爲訓然重華無嚴父放勛無令子亦各由己耳汝輩竊議亦當云阿越不學何忽自課汝見其一耳不全爾也設令吾學如馬鄭亦復甚勝復倍不如今亦必大減致之有由從身上來也汝自勤數倍許勝劣及吾耳吾雖乏德素要復推排人間十許年故是一舊物人或以比數汝耳即化之後若自無調度誰復知汝事者舍中亦有少負令譽越超清級者于時王家門中優者龍鳳劣猶虎豹失蔭之後豈龍虎之議況吾不能爲汝蔭政令各自努力耳或有身經三公蔑爾無聞布衣寒素卿相屈體父子貴賤殊兄弟聲名異何也體盡讀數百卷書耳吾今悔無所及欲以前車誡爾後乘也汝年入立境方應從宦兼有室累何處復得下帷如王郎時邪各爾身已切義復關吾邪兒唯愛深松茂柏寧知子弟毀譽事因汝有感故畧叙胸懷）

張思曼口不言利有財輒散之清言端坐或竟日不食門生見思曼饑爲之辦飡（南史曰張緒字思曼岱兄子也父演宋太子中舍人緒少知名清簡寡欲從伯敷叔父鏡從叔暢並貴異之鏡比之樂廣敷云是我輩人暢言於孝武

（帝用爲尚書倉部郎都令史諸評郡縣米事緒蕭然直視不以經懷宋明帝每見輙歎其清淡）

張思光給假東出世祖問思光在何處思光答曰臣陸處無屋舟居非水後日上以問其從兄思曼思曼曰融近東出未有居止權牽小船於岸上住（蕭子顯齊書曰張融字思光吳郡吳人父暢會稽太守祖禕有操行融弱冠有名）

陸慧曉爲晉熙王長史立身清肅僚佐造見必起送之或語云長史貴重不宜妄自謙屈陸曰我性惡人無禮不容不以禮處人又未嘗卿士大夫或問其故陸曰貴人不可卿而賤者乃可卿人生何容立輕重於懷抱（南齊書曰陸慧曉字叔明吳郡吳人高祖玩晉太尉祖萬載侍中父子真元嘉中海陵太守慧曉清介正立不雜交游同郡張暢見其童幼便嘉異之張思曼亦曰此江東裴樂也）

謝長史云後（南史曰謝曜小字阿多弘微之兄歷御史中丞彭城王義康驃騎長史）弘微哀戚過禮蔬食積時雖除服猶不噉魚肉（宋書曰謝弘微初名密曾祖萬晉西中郎將祖韶車騎司馬父思武昌太守弘微童幼時精神端審時然後言南史曰弘微居身清約器服不華而飲食滋味盡其豐美）沙門慧琳嘗詣弘微弘微與之共飯見其蔬食慧琳曰檀越素既多疾頃者肌色微損即吉之後猶未服膳若以無食傷生豈所望於得理弘微答曰衣冠之變禮不可踰在心之哀實未能已因而廢食歔欷不自勝

宋末江左無復鰒魚一枚直錢數千人有餉褚彥回

（褚淵別見）三十枚者時彥回雖貴而貧過甚門人請賣之可得十萬錢彥回曰我謂此是食物聊爾受之雖復儉乏寧可賣餉取錢即與親游噉之少日都盡（蕭子顯齊書曰褚淵字彥回河南陽翟人祖秀之宋太常父湛之驃騎將軍尚主彥回少有世譽復尚文帝女湛之卒彥回推財與弟唯取書數千卷仕宋爲司空後爲齊朝佐命官至侍中司徒）

裴昭明爲長沙郡丞罷任歸（南齊書曰裴昭明河東聞喜人宋太中大夫松之孫也父駰南中郎參軍昭明少傳儒史之業泰始中太學博士建武初爲王玄邈安北長史）刺史王蘊謂曰卿清貧必無還資湘中人士有須一禮之命者我不愛也昭明曰下官忝爲邦佐不能光益上府豈以鴻都之事仰累清風（南史曰王蘊字彥深景文兄子也）

裴始安在郡還甚貧罄世祖曰裴昭明罷郡歸遂無宅我不諳書不知古人中誰比（蕭子顯齊書曰裴昭明永明三年使虜世祖曰以卿有將命之才當以一郡相賞還爲始安內史）

沈約撰宋書（劉璠梁典曰沈約字休文吳興武康人少爲蔡興宗所知引爲安西記室梁典稍遷侍中丹陽尹）擬立袁粲傳以審世祖世祖曰袁粲自是宋家忠臣（宋書曰袁粲字景倩陳郡陽夏人太尉淑兄子也父濯早卒祖母哀其幼孤名之曰愍孫好學有才清整持風操自遇甚厚著妙德先生傳以自況曰有妙德先生陳國人也氣志淵虛姿神清映性孝履順栖冲業簡有舜之遺風先生幼多疾踈嬾無所營尚然九流百氏之言雕龍談天之藝皆泛識其大歸而不以成名家貧嘗仕非其好也混其聲迹晦其心用席門常掩三逕裁通雖楊子寂漠嚴叟沈冥不是過也脩道遂志終無得而稱焉又嘗謂周旋人曰昔有一國國中一水號曰狂泉國人飲此

（水無不狂唯國君穿井而汲獨得無恙國人既並狂反謂國主之不狂爲狂於是聚謀共執國主療其狂疾火艾鍼藥莫不必具國主不任其苦到泉所酌水飲之飲畢便狂君臣大小其狂若一衆乃歡然我既不狂難以獨立比亦欲試飲此水愍孫幼慕荀奉倩白世祖求改名爲粲不許至是言於太宗乃改爲粲字景倩後齊王功德既重天命有歸粲以身受顧托不欲事二姓密有異圖由是遇害）約又多載孝明帝諸鄙瀆事上遣左右謂約曰孝武事迹不容頓爾我昔經事宋明帝卿可思諱惡之義由是多所省除

顏見遠仕齊爲御史正色立朝有當官之稱及梁武執政以疾去官尋齊和帝暴崩見遠慟哭而絕梁帝深恨之語諸人曰我自應天從人何預天下人事而顏見遠乃至於此（姚思廉梁書曰顏見遠瑯琊臨沂人六代祖含晉侍中見遠博學有志行初齊和帝之鎮荊州以見遠爲錄事參軍及即位以爲治書侍御史兼中丞）

阮長之爲中書郎直省夜往鄰省誤著屐出閤長之依事自列門下以閤夜人不知不受列狀長之固遣送曰長之一生不侮闇室（南史曰阮長之字景茂一字善業陳留尉氏人祖裕晉光祿大夫父普驃騎參軍長之少有孝性除臨海太守在官常擁敗絮先是郡中田祿以芒種爲斷此前去官則一年秩祿皆入後人長之去武昌代人未至以芒種前一日解印綬去時論多之）

徐孝嗣拜儀同（齊書曰徐孝嗣字始昌東海郯人祖湛之宋司空父聿之著作郎並爲太祖所殺孝嗣幼挺立風儀端簡官尚書令諶廢少主賜藥酒卒）斂容謂左右曰吾德慙古人位登袞職將何以堪之明君可以理奪必當死請若不獲命正當角巾丘園待罪家巷耳

劉祭酒（吳均齊春秋曰劉瓛字子珪沛國相人晉丹陽尹惔六世孫也五歲聞舅孔昭先讀管寧傳欣然更請讀因聽受曰可及此耳）弟璡方軌率直祭酒嘗夜呼璡共語璡不時答方下床著衣立然後應祭酒怪問其久璡曰向束帶未竟（蕭子顯齊書曰劉璡字子瓛方軌正直宋泰豫中爲明帝挽郎後齊文惠太子召璡入侍東宮尋署中兵記室參軍）

王茂遠與謝覽約官至侍中不復謀仕進覽自吏部尚書出爲吳興郡平心不畏強禦由處俗情薄也茂遠爲侍中已後雖不退身亦淡然自守（南史曰王峻字茂遠王儼弘之曾孫也父秀之侍中峻美風姿善容止仕齊爲桂陽內史天監初至中書侍郎）

昭明太子至性仁孝所生丁貴嬪亡水漿不入口每哭輒慟絕（姚思廉梁書曰昭明太子蕭統字德施高祖長子也孝謹天至精於義學後寢疾薨年三十一）高祖遣顧常侍喻旨曰毀不滅性聖人之制禮不勝喪比於不孝有我在那得如此太子乃強進數合自是至葬日進麥粥一升昭明體素壯腰帶十圍至是減削過半每入朝士庶見之莫不下泣（南史曰顧協字正禮吳郡吳人晉司空和六世孫清介有志操仕至散騎常侍舍人）

昭明與諸賢汎舟玄圃池有盛稱此中宜奏女樂太子初無言但詠左太冲招隱詩曰何必絲與竹山水有清音

任彥升好交結奬拔士友得其延譽率多升擢衣冠貴遊莫不爭與交親坐上賔客恒有數十時人慕之號曰任君（劉璠梁典曰任昉字彥升樂安人四歲誦古詩數十篇十六舉秀才第一辭章之美冠絕當時官至寧朔將軍新安太守）

范元琰少便栖遁家甚貧藜藿園自給嘗出行見人盜其菜元琰遽退還毋問其故具以實對毋問盜者爲誰荅曰向退走者正畏其愧耻耳今啓其名願勿泄也於是毋子秘之（梁書曰范元琰字伯珪吳郡錢塘人祖悅之太學博士徵不至父靈瑜居憂以毀卒元琰時童孺哀慕盡禮親黨異之及長好學博通經史兼精佛義然性謙敬不以所長驕人家貧以園蔬爲業）

人有涉溝盜范元琰筍者元琰因伐木爲橋以渡之盜者大慙一鄉無復草竊

明山賔至性篤實家甚貧困嘗貨所乘車中牛旣售受錢山賔語買主曰此牛經患漏蹄治差巳久恐後脫發無容不相語買主遽追取錢處士阮孝緒聞之歎曰此言足使還淳反朴激薄停澆矣（阮孝緒別見梁書曰明山賔字孝若平原鬲人父僧紹隱居不仕山賔七歲能言玄理十三博通經傳居喪盡禮服闋州辟從事史起家奉朝請累遷中書侍郎）

明山賔初臨青州所部平陸縣歲儉啓倉出米以贍貧民後刺史檢州曹失去簿書以山賔爲耗闕有司追責籍其宅入官山賔默不自理更市地造宅（劉璠梁典曰梁昭明太子聞山賔築室不就令曰明祭酒出撫大藩擁旄推轂珥金拖紫而恒事屢空聞構宅未成今送薄助并貽以詩曰平仲古稱奇夷吾昔擅美今則挺伊賢東秦固多士築室非道傍置宅歸仁里庚桑方可繫原生今易擬必來三徑人將招三徑士）

庚子輿少有至性父域卒官巴西子輿奉喪歸至巴東滛預石瞿塘大灘秋水猶壯子輿撫心長叫其夜五更水忽減退安流南下及度水壯如舊時人爲之語曰滛預如幞本不通瞿塘水退爲庚公（南史曰庚子輿字孝卿南陽新野人父域有孝行毋好鶴唳域孜孜營求一日雙鶴來下子輿幼而岐嶷五歲讀孝經手不釋卷或曰此書文句不多何用自苦答曰孝者德之本何謂不多）

傅茂遠泊然靜處不妄交遊袁司徒（袁粲已見）每經其戶輒歎曰經其戶寂若無人披其帷其人斯在豈得非名賢（南史曰傅昭字茂遠北地靈州人晉司隸校尉咸七世孫也莅官常以清靜爲政不尚嚴肅居朝廷無所請謁普通五年爲散騎常侍）

顧常侍清介持操爲廷尉正時冬服單薄寺卿蔡子度（蔡廓別見）謂人曰我欲解身上襦與顧郎恐顧郎難衣食者竟不敢遺之（顧協已見南史曰協少有志操內弟張率極推重之嘗薦於武帝帝問協年率言三十五帝曰北方高涼四十強仕南方卑濕三十便衰如協便爲巳老但其事親孝與友信亦不可遺於草澤卿便稱敕喚出於是以協爲太常博士）

張士簡嗜酒踈脫於家務尤所忘懷在新安時遣家

僮載米三千斛還吳耗失大半士簡問其故答曰雀鼠耗也士簡笑曰壯哉雀鼠不復研問（南史曰張率字士簡吳郡吳人祖永宋征北將軍父瓌右光禄大夫率性寛雅十二能屬文歴黄門侍郎出爲新安太守）

高伯恭（魏收魏書曰高允字伯恭勃海蓨人漢太傅褒之後曾祖慶慕容垂司空祖泰吏部尚書父韜魏道武丞相參軍允少孤夙成有奇度年十餘歳祖父喪還本郡允推財與二弟而爲沙門名法淨未久而罷性好文學擔笈負書千里就業博通經史天文術數仕至秘書監）與廣平游雅（魏書曰游雅字伯度小名廣頭廣平任人與高允俱知名徵拜中書博士性剛戇好自矜誇凌獵人物高允重雅文學而雅素輕允允性寛不以爲恨允將婚于邢氏雅勸允娶其族允不從雅曰人貴河間邢不勝廣平游人自棄伯度我自敬廣頭其貴已賤人皆此類）太原張偉（儒林傳曰張偉字仲業太原中都人學通諸經儒謹汎納雖有蒙固偉告喻殷勤曾無慍色常依附經典教以孝弟門人感其仁化事之如父性清雅非法不言大武時與高允等俱辟授博士遷中書侍郎）同業相友雅嘗論伯恭曰夫喜怒者有生所不能無前史載卓公寛中文饒洪量褊心者或弗之信余與高子遊處四十年未嘗見其慍喜之色不亦信哉高子内文明而外柔弱其言吶吶不能出口余嘗呼爲文子崔公謂余云高生豐才博學一代佳士所乏者矯矯風節耳余亦然之司徒之譴起於纖微及於詔責崔公聲嘶股戰不能言宗欽已下伏地流汗都無人色高子敷陳事理申釋是非辭義清辯音韻高亮明主爲之動容聞者無不稱善仁及僚友保茲元吉向之所謂矯矯者更在斯乎（魏書曰崔浩與閔湛等同領著作湛等勸浩刊所撰國史于石以彰直筆允聞之謂著作郎宗欽曰閔湛所營分寸之間恐爲崔門萬世之禍吾徒無類矣未幾難作初浩被收允直中書省景穆召允留宿宮内翌日謂曰入當見至尊吾自導卿脱至尊有問但依吾説既入見景穆言允小心慎密且微賤制由於浩請赦之帝召允謂曰國史皆浩作不允曰太祖記前著作郎鄧彦海所撰先帝記及今記臣與浩同作然而臣多於浩帝大怒曰此甚於浩安有生路景穆曰天威嚴重允迷亂失次耳帝問如東宮不允曰臣罪應滅族不敢虛妄殿下以臣侍講日久哀臣乞命耳實不問臣不敢迷亂帝謂景穆曰直哉此人情所難臨死不移且對君以實貞臣也寧失一有罪宜宥之於是召浩前使人詰惶惑不能對允事事申明皆有條理時帝怒甚勅允爲詔自浩以下一百二十八人皆夷五族允持疑不爲頻詔催切允乞更一見然後爲詔詔引前允曰浩之所坐若更有餘釁非臣敢知直以犯觸罪不至死帝命介士執允景穆拜請帝曰無此人忿朕當有數千口死矣浩竟滅族餘皆身死宗欽臨刑歎曰高允其殆聖乎）

宗愛之任勢也威振四海嘗召百司於都坐王公以下望庭畢拜高子獨升階長揖由此觀之汲長孺可卧見衛青何抗禮之有向之所謂風節者得不謂此乎知人固不易人亦不易知吾既失之於心内崔亦陋之於形外鍾期止聽於伯牙夷吾見明於鮑叔良有以也（北史曰宗愛不知所由來以罪爲閹人歴碎職至中常侍後矯詔立吳王余位居元輔録三省兼總戎禁坐召公卿權恣日甚内外憚之）

盧度世以崔浩事逃在高陽鄭羆家羆匿之使者建羆長子羆誡之曰君子殺身以成仁汝雖死勿言其子奉命大被栲掠乃至火爇其體以死卒無所言（北史）

（曰度世字子還幼聰達有計數與從兄遐俱以學行爲時流所重度世官至侍中）

楊津拜司空日當時府主皆自引僚佐有人就津求爲幕屬津曰此事須家兄裁之何爲見問（北史曰楊津字羅漢弘農華陰人兄播華州刺史椿累官太保津至司空家世純厚並敦義讓兄弟相事有如父子旦則聚於廳堂終日相對未嘗入内有一美味不集不食廳堂間幃幔隔障爲燕息之所時就休偃還共談笑椿年老他處醉歸津扶侍還室仍假寢閤前承候安否椿津年過六十並登台鼎津常旦暮參問子姪羅列階下椿不命坐津不敢坐椿每近出或日斜不至津不先飯椿還然後共食食則津親授匙箸味皆先嘗椿命食然後食初津爲肆州椿在京每四時佳味輒因使次附之若或未寄不先入口一家之内男女百口緦服同爨庭無間言魏世以來唯盧陽烏兄弟及播昆季當世莫逮焉）

崔暹（別見）平居侵曉則與兄弟跪問母之起居出理官政暮歸嘗食視寢畢然後至外齋對親賓論事或與沙門談玄理夜久還寢一生不問家產

牛弘弟弼好酒而酗嘗因醉射殺弘駕車牛弘還宅夫人迎謂曰叔射殺牛弘聞之無所怪問直答曰作脯坐定其妻又言叔射殺牛大是異事弘言已知顏色自若讀書不輟（北史曰牛弘字里仁安定鶉觚人襁褓時相者見之謂其父曰此兒當貴善愛養之及長鬚貌甚偉性寬裕好學博聞開皇初授秘書監大業中進位上大將軍）

崔彥玄清虛寡欲以簡正見稱（李百藥齊書曰崔劼字彥玄清河人父孝伯府中劼少清虛寡欲好學有家風魏末累遷中書侍郎）初和士開擅朝曲求物譽（北史曰和士開字彥通清都臨漳人幼聰慧爲國子生解悟捷疾爲同業所尚以傾巧便僻有寵於齊神武任至尚書左僕射）諸公因此頗爲子弟干祿世門之胄多處京官彥玄二子並爲外任弟廓之從容言曰拱擴幸得不凡何爲不在省府之中清華之所而並出外藩有損家代彥玄曰吾立身以來恥以一言自達今若進兒與身何異卒無所求

陸雲駒遭母憂哀慕毀悴殆不勝喪至沉篤頓昧時第五弟搏遇疾臨終謂其兄弟曰大兄尪病如此性至慈愛搏死之日不可令大兄知哭泣之聲亦不宜聞徹致有感動家人至於祖載方始告之雲駒聞而悲痛一慟便絕（北齊書曰陸卬字雲駒洛陽人昆弟六人並魏藍田公主元氏所生故邢

邵嘗謂人曰藍田生美玉豈虛也）

韋孝寬在延州（令狐德棻後周書曰韋叔裕字孝寬京兆杜陵人世爲三輔著姓孝寬沈敏和正涉獵經史弱冠屬蕭寶夤作亂詣闕請爲前驅拜統軍隨長孫承業西征每戰有功歷大司空出爲延州總管）兄敬遠至州與孝寬相見將還孝寬以所乘馬及鑾勒與敬遠敬遠以其華飾心弗欲之笑謂孝寬曰古人不棄遺簪墜履者惡與之同出不與同歸吾雖不逮前烈然捨舊錄新亦非吾志乃乘舊馬以歸（後周書曰韋夐字敬遠志尚夷簡澹於榮利弱冠召拜雍州中從事非其好也謝疾去前後十見徵辟皆不應屬周文帝經綸王業側席求賢聞夐養高不仕虛心敬悅遣使辟之備加禮命雖情諭甚至竟不能屈）

李德林父校書亡時正嚴冬單衰徒跣自駕靈輿反葬故里時博陵豪族有崔諶休假還鄉車服甚盛將起吊德林從者數十騎稍稍減留比至德林門纔餘五騎云不得令李生怪人熏灼（隋書曰李德林字公輔博陵安平人父敬族太學博士德林幼聰敏數歲誦左思蜀都賦十日便度十五誦五經古今文日數千言該博墳典陰陽緯候無不通涉善屬文詞覈而理暢隋文帝時爲相府屬加儀同大將軍）

房彥謙雖有祿仕務存儉素恬致屢空怡然自得嘗從容獨笑顧謂其子玄齡曰人皆因祿富我獨以官貧所遺子孫唯在清白耳所著文筆恢廓閑雅有古人深致時太原王劭北海高孝基蓨縣李綱河東柳

或薛孺皆一時知名之士彥謙並與爲友雖冠蓋成列而門無雜賓體資文雅深達政務有識歸之（隋書曰彥謙清河東武城人天性穎悟受學于博士尹琳手不釋卷遂通涉五經解屬文雅有詞辯風槩齊廣寧王爲齊州刺史辟爲主簿終司隸刺史）

薛元敬是薛收兄子武德中爲天策府參軍兼直記室（劉昫唐書曰薛元敬隋選部侍郎邁子也有文學少與收及族兄德音齊名時人謂之河東三鳳武德中爲秘書郎太宗召爲天策府參軍記室）時收與房杜（房玄齡杜如晦二人別見）處腹心之寄更相結附元敬謹畏未嘗申款如晦歎曰小記室不可得而親不可得而疎（唐書曰薛收字伯褒蒲州汾陰人隋內史侍郎道衡子也十二解屬文房玄齡薦之太宗即日召見授天策府記室參軍　中說曰收也曠而

肅

温大雅將改葬其祖父筮者曰若葬此地當害兄而福弟大雅曰若得家弟永康我當含笑入地葬訖歲餘果卒（劉昫唐書曰温大雅字彥弘太原祁人性至孝少好學以才辯知名仕隋東宮學士高祖起義兵引爲記室參軍專掌文翰武德中遷黃門侍郎與弟彥博對居近密當世榮之）

李百藥名德之子文行兼絕四海名流莫不宗仰晚年懸車告老怡然自得穿池築山文酒讌賞以盡平生之志（宋祁唐書曰李百藥字重規定州安平人隋內史令德林子也七歲能屬文貞觀初拜中書舍人官至散騎常侍）

霍王元軌（唐書曰元軌唐高祖第十四子也始封吳王少多才藝太宗嘗問羣臣朕子弟中孰

賢魏徵曰唯吳王數與臣言未嘗不自失上問前代誰比徵曰經學文雅漢之間平也改封霍王）臨徐州與處士劉玄平爲布衣之交或問玄平王之所長玄平答以無長人問其故玄平曰夫人有短所以見長至於霍王無所不備吾何以稱之

太宗嘗賜于志寧張行成高季輔田志寧言臣家自周魏以來世居關中貲業不墜今行成季輔始營產土願以臣有餘賜不足者帝分其田以與二人（唐書曰于志寧雍州高陵人周太師燕文公謹之曾孫大業末爲冠氏長時山東盜起棄官歸鄉里高祖入關率羣從於長春宮迎接高祖甚加禮遇太宗召補記室至尚書僕射　張行成定州義豐人少師事河間劉炫炫曰張子體局方正廊廟人也大業末爲謁者武德中補殿中侍御史太宗謂房玄齡曰古今用人必因

（姚介若行成者朕自舉之官至尚書左僕射　高季輔德州蓨人父衡隋萬年令季輔少好學兼習武藝貞觀初拜監察御史多所彈糾永徽中授光祿大夫行侍中）

河間王次子晦私第有樓下臨酒肆其人嘗候晦言曰微賤之人雖禮所不及然家有長幼不欲外人窺之家迫明公之樓出入非便請從此辭晦即日毀其樓（唐書曰河間王孝恭高祖從父兄子也次子晦累官營州都督以善政聞璽書勞問）

李義琰宅無正寢（劉昫唐書曰李義琰魏州昌樂人常州刺史玄道族孫也身長八尺博學多識上元中累遷中書侍郎）弟義璡爲市堂材（唐書曰李義璡義琰弟官岐州司功參軍）義琰曰以吾爲國相甚愧豈可尚營美宇以速禍咎義璡言凡任爲丞尉且崇第舍兄位高安可偪下義琰曰事難全遂物不兩興旣處貴仕又廣居宇非有令德必受其殃卒不許其後木腐棄之（封氏聞見記曰義琰宅至褊迫雖居相位在官清儉竟終于方丈室之內高宗聞而嗟歎勑將作造堂以安靈座焉）

戴至德爲尚書右僕射（劉昫唐書曰至德戴胄兄子胄無子以至德爲後乾封中累遷西臺侍郎父子數年間相繼知國政人以爲榮）時劉仁軌爲左（唐書曰劉仁軌汴州尉氏人恭謹好學博涉文史武德初河南道大使任瓌將上表論事仁軌見其起草爲改定數字瓌甚異之遂赤牒補息州參軍累遷尚書僕射）人有所訴仁軌率優容之至德乃詰究本末理直者密爲奏理終不顯私恩當時人多不知獨稱仁軌爲解事僕射常更日聽訟有一嫗詣省至德已收牒嫗乃復取曰初以爲解事僕射今

乃非是至德笑還之人服其長者（韋述唐曆曰世稱劉樂城與戴至德同爲端揆劉則甘言接人以收物譽戴正色拒下推美於君故樂城之善于今未弭而戴氏之績無聞焉嗚呼高名美稱或因邀飾而致遠深仁至行或以韜晦而莫傳豈唯劉戴而然蓋自古有之矣故孔子曰衆好之必察焉衆惡之必察焉非夫聖智鮮不惑也）

郭元振在太學時家中送資錢四十萬會有縗服叩門者自言五世未葬願假以治喪元振舉與之無少吝亦不質其姓氏（唐書曰郭元振魏州貴鄉人授通泉尉任俠使氣不以細務介意前後掠賣所部千餘人以遺賓客百姓苦之則天聞召見與語甚奇之累官朔方軍大總管）

王義方初拜御史意望殊高忽畧人間細事買宅旣數日忽對賓朋指庭中青桐樹一雙曰此亡酬直賓

朋言侍御貴重不知交易樹當隨宅無別酬例義方曰此嘉樹非他物比召宅主付之錢四千（宋祁唐書曰王義方泗州漣水人客于魏孤且窶事母謹甚淹究經術性謇特高自標樹不肯造請貴勢素善張亮亮抵罪義方貶吉安丞道南海舟師持酒脯請福義方酌水誓曰有如忠獲戾孝見尤四維廓氛千里安流神之聽之無作神羞時盛夏濤霧蒸溽旣祭天雲開露人壯其誠顯慶元年擢侍御史尋以彈李義府貶萊州司戶歲終不調往客昌樂聚徒教授隱居不出）

王義方舉明經詣京師客有徒步疲於道者自言父宦遠方病且革欲往省覲困不能前義方解所乘馬遺之不告姓名而去

王義方爲魏徵（別見）所知徵欲妻以夫人之姪王辭

不取俄而徵虁王乃取女人問其故曰初不附宰相令感知己故也

李嶠當則天朝拜相后幸其宅見卧青絁帳賜御用繡羅帳易之嶠卧不安席明日奏小時相者謂不當華欲仍用舊帳（劉昫唐書曰李嶠趙州賛皇人隋內史侍郎元操從曽孫也代爲著姓父鎮惡襄城令嶠早孤事母以孝聞爲兒童時夢有神人遺之雙筆自是漸有學業弱冠舉進士累轉監察御史神龍二年代韋安石爲中書令）

故事宴集賢院官重者先飲時張說爲學士語諸人曰吾聞儒以道相高不以官閥爲先後大帝時修史十九人長孫無忌以元舅每宴不肯先舉爵長安中

與修三教珠英當時學士亦不以品秩爲限於是引觴同飲時伏其有體（劉昫唐書曰張說字道濟其先范陽人代居河東後徙洛陽弱冠對策授太子校書預修三教珠英開元中召說及禮官學士賜宴集賢殿授說集賢院學士）

蘇昌容轉揚州大都督府長史府據都會多名珍怪產前長史貲取巨萬昌容單衣襆被自將（劉昫唐書曰蘇瓌字昌容京兆武功人隋僕射威曽孫也祖夔隋鴻臚卿父勗貞觀中台州刺史瓌弱冠舉進士授豫王府録事參軍長史王德貞司馬劉禕之皆器重之累遷揚州大都督府長史尚書右僕射）

陸象先在蒲州日小吏有罪但誡遣之大吏爭白以爲可杖象先曰人情大抵不相遠謂彼不曉吾言必須責者當以汝爲始大吏慙而退象先嘗曰天下本自無事但庸人擾之爲煩爾第澄其源何憂不簡（劉昫唐書曰陸象先本名景初蘇州吳縣人天官侍郎元方之子少有器量應制舉拜揚州參軍歷中書侍郎清淨寡欲不以細務介意言論高遠雅爲時賢所服崔湜每謂人曰陸公加於人一等矣太平公主用事宰相蕭至忠岑羲及湜等咸傾附之唯象先孤立未嘗造謁至忠等伏誅象先獨免其難以保護功封兗國公時窮討至忠枝黨象先密有申理全濟甚多然未嘗言及當時無知之者）

陸象先在官務以寬仁爲政司馬韋抱真嘗言望明公稍行杖罰以立威名不然恐下人怠廢象先曰爲政者理則可矣何必嚴刑樹威損人益己以傷仁恕之道

元延祖年過四十不仕親姻強勸之再調春陵丞輒

棄官去嘗曰人生衣食可適饑飽不宜復有所須每灌畦掇薪以爲有生之役過此吾不思也（宋祁唐書曰延祖元結之父三歲而孤祖仁基曰此兒且祀我因名而字之安祿山反延祖召結戒曰而曹逢世多故不得自安山林勉樹名節無近羞辱云卒年七十六門人私謚曰太先生）

元紫芝貧時其兄早亡有遺孤朞月其嫂又喪無乳哺之紫芝晝夜哀號抱其子以己乳含之涉旬湩流遂得長大兄子能食其乳方止（劉昫唐書曰元德秀字紫芝河南人性純朴無緣飾動師古道父爲延州刺史德秀少孤貧事母以孝聞開元中遊京師不忍離親每行則自負板輿與母詣長安母亡廬於墓所食無鹽酪藉無茵席刺血畫像寫佛經久之以孤幼牽於祿仕授邢州南和尉佐治有惠政召補龍武參軍終魯山令）

元紫芝爲會山令有清德門下相與謚爲文行先生士大夫高其行不名謂之元會山

刺史韋詵休沐日登樓見人於後圃有所瘞藏訪之羣吏曰此叅軍裴寛宅寛義不以苞苴汙家適有人以鹿爲餉致而去不敢自欺故瘞之詵聞而歎異（劉昫唐書曰裴寛絳州聞喜人裴漼從祖弟父無晦袞州刺史寛通畧以文詞進騎射彈棊投壺特妙景雲中爲潤州叅軍刺史韋詵爲按察使引爲判官清幹善於剖斷詵重其才以女妻之後應拔萃舉累官禮部尚書）

楊綰至性沈靖獨處一室左右圖史凝塵滿席澹如也（劉昫唐書曰楊綰字公權華州華陰人祖温玉則天朝國子祭酒父侃醴泉令皆以儒行稱綰生聰惠處羣從之中敏識過人及長好學不倦博通經史九流七畧無不該覽尤工文辭藻思清贍而宗尚玄理家貧養母以孝聞補太子正字代元載爲中書侍郎集賢殿大學士）

楊綰始輔政御史中丞崔寛家族富侈城南別墅池觀堂皇爲當時第一即日遣人毀之京兆尹黎幹出入從騶御百數省損才留十騎中書令郭子儀在邠州行營方大會除書適至音樂散五之四其他聞風靡然自化者不可勝紀世以比山濤謝安

楊綰知友皆一時名士或造之者清談終晷未嘗及名利有欲干以世務綰言必玄遠不敢發詞内愧而退大曆中德望日崇天下雅正之士不遠數千里爭趨其門

段秀實初爲營田官涇原大將焦令諶強占民田給與農約熟歸其半歲旱令諶索入農往訴秀實秀實署牒免之令諶召農責曰我畏段秀實耶以牒置背上大杖擊二十輿致庭中秀實泣曰乃我困汝即自裂裳裹瘡注藥賣巳馬以代償淮西將尹少榮罵令諶曰段公廡仁恠一馬賣而市穀入汝汝取之不耻汝何能爲人令諶大愧流汗曰吾終不可見段公一夕自恨死（劉昫唐書曰段秀實字成公隴州汧陽人祖達左衛中郎父行琛洮州司馬秀實性至孝沉厚有斷朱泚謀逆時秀實爲司農卿泚召秀實議事源休姚令言李忠臣李子平皆在坐秀實戎服與泚並膝語至僭位秀實勃然而起執休腕奪其象笏奮躍而前唾泚面大罵曰在賊吾恨不斬汝萬段吾豈逐汝反耶遂擊之泚舉臂自捍纔中其額流血匍匐而走兇徒愕然初不敢動秀實曰我不同汝反何不殺我兇黨羣至遂遇害焉）

崔刑部（樞）夫人是李西平女（宋祁唐書曰李晟字良器洮州臨潭人世以武力仕晟幼孤奉母以孝聞身長六尺積功至鳳翔隴右涇原節度使封西平王）西平生日中堂大宴方食有小婢附崔夫人耳語夫人頷之而去有頃復至王問何事夫人言大家昨夜小不安適使人往候王擲箸怒曰我不幸有此女大奇事汝爲人婦豈有阿家體候不安不檢校湯藥而與父作生日吾有此女何用作生日爲遽遣走檐子歸身亦續至

崔氏家問疾且拜謝教子女不至姻族聞之無不愧歎（大唐詔令憲宗時詔曰中書舍人崔樞積學懿文守經據古夙夜講習庶協于中可充皇太子侍讀　因話録曰崔樞夫人治家整肅婦妾皆不許時世粧）

劉敦儒事親至孝親心緒不理每鞭人見血則一日悦暢敦儒常斂衣受杖曾不變容（唐書曰敦儒開元史官散騎常侍子玄之孫居喪毀瘠骨立洛中謂之劉孝子官至兵曹參軍）

李道樞母盧夫人剛嚴性喜鞭人時道樞名問已光又在班列往往賓客至門值公方受杖（劉昫唐書曰李道樞趙郡人官侍御史嘗乘醉謁中丞獨孤朗朗劾之左授司議郎）

李師古跋扈（唐書曰師古淄青節度使李納之子）憚杜黃裳爲相未敢失禮命一幹吏寄錢數千繩并氈車子一乘亦直千緡使者未敢遽送於宅門伺候累日有緑輿自宅出從婢二人青衣繿縷言是相公夫人使者遽歸以告師古師古折其謀終身不敢改節（劉昫唐書曰杜黃裳字遵素京兆杜陵人登宏辭科杜鴻漸深器重之爲郭子儀朔方從事貞元二年爲檢校司空兼河中尹封邠國公）

李汧公少貧客游梁宋與諸生共逆旅諸生病且死出白金語汧公曰左右無知者幸君以此葬我餘則君自取之汧公許之托葬密置餘金棺下後其家來謁汧公共啓墓出金付之（劉昫唐書曰李勉字玄卿鄭王元懿曾孫幼勤經史長而沉雅清峻德宗朝以司徒平章事一日上謂勉曰衆人皆言盧杞姦邪朕何不知對曰天下皆知其

姦邪獨陛下不知所以爲姦邪也時人多其正直勉坦率素淡好古尚奇清廉簡易爲宗臣之表善鼓琴好屬詩在相位二十年禄俸皆遺親黨身沒無私積其在天官禮賢下士以李巡張參爲判官卒於幕三歲之内每遇宴飲必設虛位於筵次陳膳執爵辭色悽惻論者美之）

李汧公爲嶺南罷鎮歸行到石門停舟悉搜家人犀象投江中而去

李約嘗江行與一商胡舟楫相次商胡病篤固邀與約相見以二女託之皆有異色又遺一大珠約悉唯唯及商胡死財寶數萬約皆藉送官與二女求配始殮商胡時密以夜光含之後親屬來理貲物約請官司發掘驗之夜光果在墓中（尚書故事曰李約爲兵部員外汧公勉之子也識度清曠迥出塵表與主客郎張諗同官每畢牀清言達旦不寐　因話録曰約以近屬宰相子而雅度玄機蕭蕭冲遠）

陽城年長不肯娶語群弟曰吾與若孤惸相育既娶則間外姓雖共處而益疎我所不忍群弟義之亦不娶遂兄弟同處終身（宋祁卓行傳曰陽城字亢宗定州北平人好學貧不能得書求爲吏隸集賢院竊院書讀之晝夜不出戶六年無所不通去隱中條山與弟堦域常易衣出後爲諫議大夫以沮裴延齡相出爲道州刺史）

陽城歲饑屏跡不過鄰里屑榆爲粥講論不輟有奴都兒化其德亦方介自約或哀其餒與之食不納後致糠覈數杯乃受

任迪簡在李景略幕中（宋祁唐書曰任迪簡京兆萬年人天德李景畧表佐其軍後景畧卒軍中請爲天德軍使）景略嘗宴客行酒者誤進醯景畧用法嚴迪簡不忍其死飲爲釂徐以他辭請易之歸病咯血終不以聞軍中服其長者（宋祁唐書曰李景畧幽州良鄉人父承悅檀州刺史密雲軍使景畧以蔭補幽州府功曹大曆末客河中闔門讀書李懷光爲朔方節度署巡官官至天德軍西授降城都防禦使）

李廙爲尚書左丞有清德其妹是劉晏夫人晏方秉權嘗造廙延至宴室見其門簾甚弊乃潛度廣狹以麤竹織成簾將以贈廙三携至門不敢發言而去

李實尹京時（劉昫唐書曰李實道王元慶玄孫以蔭入仕貞元十九年爲京兆尹恃寵強愎不顧文法人皆側目敗通州長史）甚知韋貫之嘗舉笏示所知曰此其姓名也與吾同里素聞其賢願識之而進於上或以語貫之曰子今日詣實明日賀者至矣貫之唯唯數歲中不往官亦不遷（劉昫唐書曰韋貫之本名純入代祖諱號逍遙公父肇吏部侍郎有重名貫之授秘書郎以尚書右丞平章事自布衣至貴位居室無改易歷重位二十年苞苴寶玉不敢到門沉厚寡言與人交終歲無款曲未曾偽詞以悅人身殁之後家無羨財）

何氏語林卷之二

何氏語林卷之三

華亭何良俊元朗撰　并註

德行第一下

裴晉公爲門下侍郎過吏部選人謂同過給事中曰吾徒至此僥倖甚多此輩優一資半級何足問也悉與注定未曾退量（劉昫唐書曰裴度字中立河東聞喜人元和中以門下侍郎元彰義軍節度使淮蔡平封晉國公）

王丞相再主文柄（劉昫唐書曰王起字舉之王播之弟長慶中錢徽掌貢士爲朝臣請託人以爲濫詔起與白居易覆試覆落者多徽貶官起代徽爲禮部侍郎掌貢二年得士尤精起僻於嗜學雖官位崇重耽玩無斁夙夜孜孜殆忘寢食書無不覽經目靡遺）欲以白敏中爲狀元（唐書曰敏中字用晦居易從父弟也祖鏻揚州録事參軍父季康溧陽令敏中少孤爲諸兄之所訓厲長慶初登進士第）病其人與賀拔惎爲友惎有文而落拓丞相密令親知通意俾敏中與惎絶復約敏中爲具敏中許之旣而惎果造門左右紿以敏中他適惎遲留不言而去俄頃敏中躍出呼左右召惎悉以實告且曰一第何門不可致柰何輕負至交相與歡醉而寢前人來見之大怒而去具言於丞相丞相曰我比只得白敏中今當更取賀拔惎矣

李尚書在潭州（劉昫唐書曰李翺字習之京武昭王之後父楚金貝州司法參軍翺幼勤儒學博雅好古爲文尚氣質貞元中授校書郎累官檢校戶部尚書襄州刺史）席上有舞柘

杖者顏色憂悴問之是故韋左司愛姬之女（唐詩紀事曰韋應物周逍遥公夐之後待價生令儀令儀生鑾鑾生應物其詩言天寶時扈從遊幸事疑爲三衛建中二年由比部員外郎出刺滁州追赴闕改左司郎中正元初歷蘇州罷守寓蘇臺永定精舍）李公速命更其舞衣延入與韓夫人相見（夫人韓吏部愈之姪）見其言語清楚宛有冠蓋風儀遂於賓榻中選士嫁之舒侍郎聞之贈李詩曰湘江舞罷忽成悲便脫蠻靴出絳幃誰是蔡邕琴酒客魏公懷舊嫁文姬（宋祁唐書曰舒元輿婺州東陽人地寒不與士齒始學即警悟去客江夏節度使欲士美異其秀特數延譽元和中舉進士李訓用事用爲御史中丞月中以本官平章事）

柳公權善書公卿贈遺鉅萬多爲主藏豎海鷗龍安所竊別貯杯盂一笥緘縢如故其器皆亡訊海鷗乃曰不測其故公權笑曰銀杯羽化耳不復致詰（劉昫唐書曰公權字誠懸幼嗜學十二能賦詩初學王書徧閱近代筆法體勢勁媚自成一家當時公卿碑板不得公權手筆人以爲不孝外夷入貢皆別署貨貝曰此購柳書上都西明寺金剛經碑備有鍾王歐虞褚陸之體尤爲得意官至太子太師）

楊憑有客徐晦素厚善（唐書曰楊憑字虛受弘農人官湖南江西觀察使工文辭少負氣節與母弟凝凌相友愛皆有時名重交游尚然諾與穆質許孟容李鄘王仲舒爲友稱楊穆許李之友性簡傲不能接下人多怨之及歷二鎮尤事奢侈爲李夷簡所劾責授臨賀尉）憑後得罪姻友憚畏無敢至者獨晦送至藍田（唐書曰徐晦進士擢第登制科爲楊憑所薦及憑得罪交親無敢祖送獨晦送至藍田不數日御史中丞李夷簡請爲監察晦白夷簡曰生平不踐公門公何取而見奬拔夷簡曰聞君送楊臨賀不顧犯難肯負國乎由是知名）故相權德輿言君送楊臨賀誠厚無乃爲累乎晦曰晦自布衣時楊臨賀知我厚方茲流播寧忍無言而別有如公異時爲姦佞譖斥晦敢自同路人乎德輿歎其長厚（唐書曰德輿字載之天水畧陽人父皐天寶中禄山使之獻俘京師皐察禄山有異志因詐死逃遁由是名聞天下卒謚貞孝德輿四歲能屬詩七歲居父喪以孝聞十五爲文數百篇名聲日大後以禮部尚書平章事德輿自貞元至元和三十年間羽儀朝行直亮寬恕動作語言一無外飾藴藉風流爲時稱嚮於述作特盛六經百氏游詠漸漬其文雅正而弘博王侯將相洎當時名人薨殁以銘記爲請者什八九時爲宗匠焉）

錢徽在翰林日憲宗嘗獨召徽有所咨議徽從容言曰他學士皆高選宜與聞機密以廣參決帝稱其長者（唐書曰錢徽字蔚章吳郡人父起天寶十年進士能五言詩徽貞元初進士擢弟從事戎幕元和初入朝三遷祠部員外郎召元翰林學士）

錢蔚章初貶江州李宗閔楊汝士令蔚章以段文昌李紳私書進呈上必開悟蔚章曰苟無愧心得喪一致脩身慎行安可以私書相證耶即令子弟焚去（唐書曰長慶元年錢徽爲禮部侍郎時宰相段文昌出鎮蜀川文昌好學尤喜圖書古畫刑部侍郎楊憑兄弟以文學知名家多書畫鍾王張鄭之蹟在書斷畫品者兼而有之憑子渾之盡以獻文昌求進士文昌將發面託錢徽繼以私書保薦學士李紳亦託舉子周漢賓於徽及牓出渾之漢賓皆不中選李宗閔與元積素相厚善初積以直道譴逐及還朝大改前志由逕以徼進達宗閔亦急於進取二人遂有嫌隙楊汝

（士與徽有舊是歲宗閔子壻蘇巢及汝士季弟殷士俱及第文昌李紳大怒赴鎮辭日內殿面奏徽所放進士鄭朗等藝薄不當在選中穆宗訪於元稹李紳二人對與文昌同遂命中書舍人王起主客郎中白居易於子亭重試內出題目孤竹管賦鳥散餘花落詩而十人不中選貶徽爲江州刺史）

裴公美志操堅正童亂時兄弟同學于濟源別墅公美經年不出墅門晝講經籍夜課詩賦虞人有以鹿爲贄者兄弟炰之召公美共食公美曰我等窮生菜食不充今日食肉翌日何繼無宜改饌獨不肯食（劉昫唐書曰裴休字公美河內濟源人祖侑父肅肅生三子儔休俅皆登進士第休累官御史大夫同平章事性寛惠不尚皦察而吏民畏服善爲文長於書翰家世奉佛休尤深於釋典太原鳳翔近名山多僧寺視事之隙遊踐山林與義學僧講求佛理中年後不食葷血常齋戒屏嗜慾香爐貝典不離齋中詠歌贊唄以爲法樂與尚書紇于臮皆以法號相字時人重其高絜而鄙其太過多以語嘲之休不以爲忤　唐語林曰裴相兄弟三人俱有盛名世謂俅不如儔儔不如休）

柳仲郢先爲牛奇章辟客後李衛公（李德裕別見）知其無私奏爲京尹仲郢謝曰自言不期太尉恩奬及此仰報盛德敢不如奇章公門館衛公不以爲嫌仲郢常感衛公之知大中朝李氏無祿仕者仲郢領鹽鐵特取衛公兄子從質爲推官知蘇州院令以祿利贍南宅時令狐綯爲宰相不悅仲郢與綯書曰任安不去嘗自愧於昔人吳詠自裁亦何施於今日李太尉受責既久其家已空遂絕蒸嘗誠深痛惻綯深歎美即

與從質正員官（牛僧孺李德裕令狐綯並別見　劉昫唐書曰柳仲郢字論蒙公綽之子官天平軍節度使禮法自持私居未嘗不拱手內齋未嘗不束帶三爲大鎮廐無名馬衣不薰香退公布卷不捨晝夜九經三史一鈔魏晉南北史再鈔手鈔分門三十卷號柳氏自備又精釋典瑜伽智度大論皆再鈔自餘佛書多手記要義小楷精謹無一字肆筆撰尚書二十四司箴韓愈柳宗元深賞之）

司空表聖甚爲王重榮父子所重（宋祁唐書曰司空圖字表聖河中虞鄉人累官中書舍人昭宗召拜兵部侍郎以疾固自乞會遷洛陽柳璨希賊意誅天下才望助喪王室詔圖入朝圖陽墮笏意趣野耄璨知無意於世乃聽還圖居中條山王官谷遂隱不出王重榮父子重之數致饋遺不肯受）嘗爲重榮作碑贈絹素千匹表聖致虞鄉市中人得取之一日都盡（劉昫唐書曰王重榮太原祁人父縱河中騎將重榮累功至河中節度使天子走鳳翔與李克用謀定王室重榮之功居多）

王凝清脩重德冠絕當時每就寢息必叉手而卧慮夢寐或見先靈（唐書曰王凝字致平十五兩經擢第著京師六岡銘爲文士所稱至性堅正仕至宣歙觀察使）

趙光逢兩登廊廟四退丘園百行五常不欺暗室縉紳咸仰以爲名教主（孔平仲續世說曰後唐趙光逢幼嗜典墳動循規檢弟光胤爲平章事時謂問於私第語及政事他日光逢署其戶曰請不言中書事其端默如此）

朱梁革命唐舊臣李濤朱葆光顏蕘數人挈家南渡寓于潭州每正旦與至日必序立於南嶽祠前北望號慟殆二十年後唯李濤北歸葆光遂家衡山（宋史曰李濤字信臣京兆萬年人唐敬宗子郇王十一世孫父元將作監朱梁革命元以宗室懼禍挈濤避地湖南

（依馬殷署濤衡陽令　文苑傳曰朱蘂光其先京兆人唐亡挈家南渡寓潭州）

李後主葬北邙故吏張佖後官河南每清明親拜其墓哭之甚哀李氏子孫陵替佖常分俸贍給（司馬文正公涑水記聞曰張洎爲舉人時張佖在江南已通洎每求見稱從表姪孫旣及第稱姪稍貴稱弟及秉政不復論中表以庶僚遇之佖怨洎入骨國亡俱仕中國洎作錢俶謚議云元而無悔佖奏駁之洎廣引經傳自解乃得免）

江南李氏時有縣令鍾離君與隣縣許令爲姻女將出適買一婢從嫁一日其婢執箕箒治地堂前熟視窊處惻然淚下鍾離君怪問之婢泣曰幼時我父於此穴地爲毬窩道我戲劇歲久而穴處未改鍾離君驚問其父婢曰我父乃兩政前縣令身死家破我遂落民間更賣爲婢鍾離君呼牙儈問之復咨於老吏具得其實遽以書抵許氏曰吾買得前令之女義不可久辱當輟奩篚先求壻嫁之更一年別爲吾女營辦許答書曰蘧伯玉恥獨爲君子君何自專仁義願以前令之女配吾子君女當別求良配於是前令之女遂歸許氏

南唐後主薨太宗詔侍臣撰碑時有與徐鉉爭名欲中傷之因言知吳王事跡莫若徐鉉太宗詔鉉爲之鉉遽請對泣曰臣舊事李煜陛下容臣存故主之義

乃敢奉詔太宗許之鉉爲碑但推言歷數已盡天命有歸有曰東隣遘禍南箕扇疑投杼致慈親之惑乞火無里媼之談始勞因壘之師終後塗山之會太宗覽讀歎賞每對宰臣稱鉉忠義（馬令南唐書曰徐鉉字鼎臣　魏泰東軒筆錄曰鉉嘗作吳王挽詞三首其一曰倏忽千齡盡冥茫萬事空青松洛陽陌荒草建康宮道德遺文在興衰自古同受恩無補報反袂泣塗窮其二曰土德承餘烈江南廣舊恩一朝人事變千古信書存哀挽周原道銘旌鄭國門此生雖未死寂寞已消魂太宗得而覽之尤加歎異）

徐鼎臣歸朝後坐事出陜右柳開時爲州刺史開性豪頗不加禮（王聖塗澠水燕談錄曰河南柳先生開以高文苦學爲世宗師後進經其題目翕然名重於世）又開事多不法朝廷命鄭文寶治罪文寶素師事鼎臣開詣鼎臣求解鼎臣曰彼昔爲鉉弟子然時異事背尚安能必其心開再拜力懇鼎臣許之頃文寶至首不見開即屏從者步趨入巷詣鼎臣許覲省立於庭下鼎臣徐徐下座文寶拜竟陞自西階通温凊復降拜鼎臣乃邀文寶上立談道舊且戒文寶以持節之重而鉉閑慢廢棄後勿復來文寶力詢其所欲鼎臣曰柳開甚相畏文寶默出其事立散文寶敦尚風義世皆稱之（王稱東都事畧曰鄭文寶字仲賢仕南唐爲校書郎以文知名李煜歸朝舉進士卒官兵部員外郎）

張齊賢爲江南轉運日嘗家宴一奴竊銀器數事于

懷中文定自簾下熟視不問爾後文定三爲宰相門下厮役往往皆得班行此奴竟不霑祿奴乘間自言其事相公最久凡後於某者皆得官相公何獨遺某因泣下不止文定憫然語曰我欲不言爾乃怨我爾憶江南日盜吾銀器數事乎我懷之三十年不以告人雖爾亦不知也吾備位宰相進退百官志在激濁揚清安敢以盜賊薦耶念汝事吾久今予汝錢三百千汝其去吾門下自擇所安奴震駭泣拜而去（吳處厚青箱雜記曰張齊賢洛陽人少家貧父死無以葬有河南縣史某甲爲辦棺殮公深德之遂長兄事之雖貴不替後趙普密薦齊賢於太宗太宗未用普具列其事謂陛下若擢齊賢則齊賢他日感恩當過於此太宗大悅未幾擢爲相）

李丞相有一僕逋金十千一夕遁去其女將十歲有美姿自繫一券於帶願賣宅中以償丞相祝夫人曰當如己子育之於室訓教婦德俟長求夫嫁之請夫人親爲結縭務在明絜夫人如所教及笄擇一壻具奩歸之女範堅白其二親後歸舊京感公刻骨丞相病夫婦封股作羮及薨服衰三年（王稱東都事畧曰李沆字太初洺州肥鄉人父炳侍御史沆好學沉厚寡言器度宏遠咸平初拜平章事卒贈中書令謚文靖）

李文靖爲相專以方嚴重厚鎮服浮躁尤不樂人論說短長胡秘監讁商州久未召嘗與文靖同爲制誥

聞其拜參政以啓賀之詆前居職罷去者云呂參政以無功爲左丞郭參政以酒失爲少監辛參政非才謝病優拜尚書陳參政新任失旨退歸兩省其譽文靖甚力文靖慨然不樂命小吏封置別篋曰吾豈真優於是亦適遭遇耳乘人之後而譏其非吾所不爲況欲揚一已而短四人乎終爲相祕監不復用（王稱東都事畧曰胡旦字周父渤海人舉進士第一後喪明以秘書監致仕雋辯強敏少有大志退老漢上雖喪明猶令人讀經史憑几聽之未嘗少輟所著有漢春秋將帥要畧唐乘等書）

王文正以清德事真皇上特敬重一日御宴陳設鮮華文正顧視意色不悅上覺其如此至中休命左右以舊陳設易之（孔平仲談苑曰王旦字子明爲翰林學士嘗奏事下殿真宗目送之曰與朕致太平者斯人也拜平章事外撫四夷內和百姓官吏得職天下富庶頌聲洋溢旦之力也）

王魏公有弟傲不可訓一日逼冬至祠家廟列百壺於堂弟皆擊破之家人惶駭魏公忽自外入見酒流淵路不可行公無一言但攝衣步入其後弟忽感悟爲善

西蜀亂後官府多不挈家以行張忠定知益州單騎赴任是時一府官屬憚張嚴峻莫敢蓄婢使張不欲絕人情遂自買一婢以侍巾幘自此官屬稍稍置姬張在蜀四年被召還闕呼婢父母出貲以嫁仍是處

女（朱文公五朝名臣言行錄曰張詠字復之濮州人官至工部尚書謚忠定）

蔣侍郎家（宋史曰蔣堂字希魯常州宜興人官至尚書禮部侍郎清脩純飭遇事毅然不屈貧而樂施好學工文延譽晚進至老不倦尤嗜作詩有吳門集二十卷）有楊文公與王魏公（王旦已見）一帖用半幅紙有折痕其略云昨夜有進士蔣堂携所作文來極可喜不敢不布聞謹封拜呈蘇子瞻曰夜得一士旦而告人察其情若喜而不寐者世言文公爲魏公客公經國大謀人所不知者獨文公得與觀此帖不特見文公好賢樂士之急且得一士必亟告之其補於公者亦多矣片紙折封尤見前人至誠相與簡易平實不爲虛文安得復有隱情皆可爲後法（王稱東都事畧曰楊億字大年建州浦城人七歲善屬文十一以童子召對試詩賦五篇下筆立成太宗歎異以爲秘書省正字歷官翰林學士謚曰文）

韓許公在中書日嘗見天下諸路有職司捃拾官吏小過輒顏色不懌曰今天下太平主上之心雖蟲魚草木皆欲得所夫仕者大則望爲公卿次則望爲侍從職司其下亦望京朝幕職柰何錮之於聖世（五朝名臣言行錄曰韓億字宗魏其先真定人事仁宗官至參政封許國公）

孫明復年四十猶不娶（東都事畧曰孫復字明復晉州平陽人舉進士不中居泰山之陽學春秋著尊王發微不惑傳註不爲曲說以亂經其言簡易得經之本義爲多魯多學者自石介以下皆以弟子事之）李迪知其賢欲以兄子妻之明復初尚猶豫石介與諸弟子請曰公卿不下士久矣今丞相不以先生貧賤欲托以子宜因以成丞相之賢明復乃聽（東都事畧曰李迪字復古濮州鄄城人少從柳開學爲古文開曰此公輔器也後舉進士第一直史館真宗朝爲相石介別見）

韓魏公爲相每見文字有攻人隱惡必手自封記不令人見（韓忠獻家傳曰公諱琦字稚圭相州人天聖五年仁宗臨軒試進士公名在第二時唱名第一甲方絕太史奏日下五色雲見左右從官皆賀後相英宗神宗兩朝贈魏國忠獻王）

宋朝引試率在八月中韓魏公當國日二蘇將就試黃門忽臥病魏公輒奏上曰今歲召制科之士惟蘇軾蘇轍最有聲望今聞蘇轍偶病未可試如此人兄

弟中一人不得就試甚非衆望欲展限以俟上許之黃門病中魏公數使人問訊旣聞全安方引試比常例展二十日自後試科目並在九月後相國呂微仲語及科目何故延及秋末東坡爲呂言之呂曰韓忠獻其賢如此深可慕爾

范文正在睢陽（文正公年譜曰公諱仲淹字希文蘇州人仁宗朝官至參知政事謚文正）遣其子堯夫於姑蘇取麥五百斛堯夫時尚少還次丹陽見石曼卿（別見）問寄此久近曼卿言已兩月三喪在淺土欲葬之北歸無可與謀堯夫以所載舟與之單騎自長蘆捷徑而去到家拜起侍立良久文正

曰東吳見故舊乎曰晏卿爲三喪未舉留滯丹陽時無郭元振莫可告者文正曰何不以麥舟付之堯夫曰已付之矣（五朝名臣言行録曰范純仁字堯夫文正公次子以恩補官相哲宗）

歐陽公下士後代罕比（東都事畧曰歐陽脩字永叔吉州廬陵人舉進士試國子監禮部皆第一仁宗朝知制誥帝常目之曰如歐陽脩者何處得來後以觀文殿學士太子少師致仕）作河北轉運使過滑州訪劉羲叟於陋巷中羲叟時爲布衣人未有知者（曾鞏劉羲叟別傳曰羲叟字仲更澤州人通經史百家之學國朝典故財賦刑名兵械鍾律皆所究知舉進士不第歐陽公薦授大理評事）

歐陽公爲翰林學士日常有空頭門狀數十紙隨身或見賢士大夫稱道人物必問其所居書填門狀先往見之果如所言便爲延譽未嘗以位貌驕人

張安道與歐陽文忠素不相能安道守成都日文忠爲翰林蘇明允父子自眉州走成都將求知於安道安道曰吾何足爲重乃爲作書辦裝使人送至京師謁文忠文忠得明允父子所著書亦不以安道所薦爲嫌大喜曰後來文章當在此即極力推挽天下高此兩人（五朝名臣言行録曰張方平字安道宋城人中茂材異等及賢良方正直言極諫科事仁宗英宗神宗位至參政卒謚文定）

趙叔平與歐陽公同在館趙重厚寡言公意輕之公知制誥曰韓范在中書以趙爲不文除天章閣待制

趙不以屑意會公甥女涖亂事覺語連公時疾韓范者皆欲文致公罪云與甥亂上怒獄急群臣無敢言趙乃上言脩以文章爲近臣不可以閨房曖昧之事輕加汙衊臣與脩踪跡素疎脩之待臣亦薄所惜者朝廷大體耳書奏上不悅人皆爲之懼趙澹然如平日（吳處厚青箱雜記曰趙槩字叔平爲人寬厚長者留滯內相十餘年晚始大用參二大政）

張文定公（張方平已見）平生未嘗不衣冠而食嘗暑月與其壻王鞏同飯命鞏褫帶公衫帽自如鞏顧見不敢公曰吾自布衣諸生遭遇至此一飯皆君賜也享君之賜敢不敬乎子自食其之食雖衩衣無害也（東都事畧曰王旦子素謚懿敏爲吏敢擊斷時稱其才諸子中鞏知名鞏字定國從蘇軾學能爲文除秘書省正字坐軾累貶賓州）

石守道爲舉子時寓學於南都固窮苦學世罕其比（孔平仲談苑曰石介字守道兗州人文章學術天下宗師學者呼爲徂徠先生）王侍郎瀆聞其勤約嘗以盤餐遺之守道謝曰甘脆者亦某之願但日享之則可若止脩一餐則明日何以復繼朝享膏粱暮厭藜糲人之情也某所以不敢當賜王大嗟重之（東都事畧曰王堯臣應天府虞城人都官員外瀆之子翰林學士洙之猶子也）

羅可以疎放自適嘗有竊刈其園中蔬者可適遇見因躡足避草間以俟其去又有攘殺其雞者可攜壺

就之其人慙悚服罪可執其手曰與子幸同里閭不能烹雞以待子我誠自愧乃設席呼其妻孥環坐盡醉而歸終不語人人由是相誠無犯（墨客揮犀曰羅可沙陽之賢儒也性度寬宏辭學贍麗嘗預鄉薦見黜於禮部遂慨然不復進取以踈放自適）

龐相判太原曰司馬温公（別見）適倅幷州一日被檄巡邊温公因便宜命諸將築堡於窮鄙而不以聞後爲西羌所敗殺一副將朝廷深詰龐公擅興詰責不巳龐公既素重温公畧弗自言久之遂落使相以觀文殿學士罷歸龐公益默不一語温公用是得免（五朝名臣言行録曰龐籍字醇之單州人中進士第相仁宗）

趙清獻既謝政歸唯居高齋不復與家人相接子弟晨昏一至以二淨人一老兵爲役早不茹葷以一淨人治膳於外日輪一僧伴食玉泉師三五日一過之晩乃畧取鮓脯於家老兵掃除事巳即去唯一淨人執事其傍暮以風鑪置大鐵湯鉼可貯斗水及列盥漱之具則淨人亦去公燕坐至初夜就寢雞鳴淨人治佛室香火三擊磬公乃起自以鉼水頮面趨佛室暮年尚能日禮百拜誦經至辰時（宋史曰趙抃字閲道衢州人官至參知政事卒謚清獻　葉石林避暑録曰趙清獻在錢唐州宅之東消暑堂後舊據城闉爲屋五間下瞰虛白堂不甚高大而最據一州之勝謂之高齋後治第衢州臨大溪其傍不遠數步亦有山巘屹然而起即作別館其上亦名高齋既歸唯居此館）

范氏自文正公貴顯以清苦儉約稱于世子孫皆守其家法忠宣（范純仁已見）正拜後嘗留晁美叔同七箸美叔退謂人曰丞相變家風矣或問之晁答曰鹽豉棊子上有肉兩簇豈非變家風乎聞者大笑（朱弁曲洧舊聞曰晁端字美叔晁之道之父官秘書監）

司馬温公未有子清河郡君爲置一妾一日使盛飾入書室中公畧不顧妾思所以動之取一帙問曰中丞此是何書公拱手正色答曰是尚書妾逡巡而退（東都事畧曰司馬光字君實陝州夏縣人位至丞相忠信孝友恭儉正直出於天性自少及老語未嘗妄其好學如饑之嗜食於財利紛華如惡惡臭誠心自然天下信之於學無所不通音樂律歷天文書數皆極其妙卒贈温國公謚文正）

陝人薛公度言小時見司馬温公自洛中來夏縣上冢鄉人皆集父老或請曰願聞資政講書以爲鄉里之訓公欣然爲講孝經庶人章（馬大年嬾真子録曰司馬君實先隴在鳴條山其地有餘慶寺一日省墳止寺中有父老五六輩上謁獻粟米茶羮既畢復請講書君實即取紙筆書庶人章講之既已復前白曰自天子章以下各有毛詩兩句此獨無有何也君實默然少許謝曰光平生慮不及此當思所以奉答村父笑而去）

王荊公判金陵納節求宮觀得會靈觀使築第於南門外七里去蔣山亦七里平日乘一驢從數僮遊諸

山寺欲入城則乘小舫泛潮溝以行所居四無居人其宅僅蔽風雨又不設垣墻望之若逆旅之舍有勸築垣輒不應元豐末被疾奏捨此宅爲寺有旨賜名報寧疾愈稅城中屋以居竟不復造宅（五朝名臣言行録曰王安石字介甫撫州人位至丞相左僕射封荆公追贈舒王）

王舒王夫人（夫人姓吳氏封越國夫人）好潔成疾舒王至性任率每不相合自江寧乞歸私第有官藤床吳假用未還郡吏來索左右莫敢言王一日跣而登床偃卧良久吳望見即命送還

馮當世孫和叔呂晦叔薛師正同在樞密府三人屢於上前爭論晦叔獨默不言上顧問之晦叔方爲開析可否語簡而當上常納之三人亦不能逹也出則未嘗語人當時譏晦叔循默不副衆望晦叔亦不辯同僚或爲辯之（神宗實録呂正獻公傳曰呂公著字晦叔本河東人從祖蒙正爲相因家開封父夷簡相仁宗公著幼不好弄嗜學忘寢食夷簡尤器之曰他日必至公輔元祐中拜司空平章事卒贈申國公謚正獻）

呂申公當文靖秉政時自書舖中投應舉家狀弊衣蹇驢謙退如寒素見者雖愛其容止亦不甚異既去問書舖知是呂廷評乃始驚歎（曾鞏呂文靖傳曰呂夷簡字坦夫壽州人天聖六年拜相封許公以病特進司空平章軍國重事上剪須賜以療其疾夷簡薦富弼等數人可大用以太尉致仕卒贈中書令謚文靖）

范正平（正平字子夷忠宣公之次子）勤苦學問操履甚於貧儒與外氏子弟結課於覺林寺去城二十里忠宣當國時正平徒步往來人不知爲范丞相子（朱弁曲洧舊聞曰外氏乃城東王文正家覺林寺是文正公松楸功德寺也）

蘇子瞻云予小時書室前有竹栢雜花衆鳥巢其上武陽君惡殺生婢妾不得捕取數年間鳥有巢於低枝其鷇可俯而窺此不忮之誠信於異類

蘇長公自儋北歸卜居陽羨時邵民瞻從公遊時時相與杖策過長橋訪山水爲樂邵爲公買一宅爲緡

五百公傾囊僅能償之卜吉將入居夜與邵步月偶至村落聞婦人哭聲極哀公徙倚聽之與邵推扉而入則一老嫗公問嫗何爲哀傷至是嫗言吾有一居相傳百年吾子不肖舉以售人今日遷徙百年舊居一旦訣別所以泣也坡亦爲之愴然問其故居所在則公以五百緡所得者因再三慰撫謂曰嫗之故居乃吾所售不必深悲當以是居還嫗即命取屋劵對嫗焚之呼其子迎母還舊居不索其值公遂還毘陵不復買地（東都事畧曰蘇軾字子瞻眉州眉山人生十歲而父洵宦學四方母程氏授以書比冠學通經史屬文日數千言中進士乙科英宗朝直史館熙寧中責黃州團練哲宗召爲翰林學士紹聖

（初御史論軾譏斥先朝落職惠州安置）

呂汲公在相位其兄進伯自外郡代還相與坐東府堂上夫人自廊下降堦趨謁以二婢掖侍而前進伯遽曰宰相夫人不須拜微仲解其意叱二婢使去夫人獨拜於赤日中盡禮而退進伯畧不顧勞聞者歎服其家法之嚴（宋史曰呂大防字微仲其先汲郡人祖通太常博士父蕡比部郎中徙京兆藍田遂家焉大防元祐中拜中書侍郎封汲郡公兄大忠字晉伯大忠大防與弟大臨同居相切磋論道考禮冠婚喪祭一本於古關中言禮學者推呂氏）

范忠宣既薨朝廷賜碑額曰世濟忠直時唐君益知潁昌爲表其居曰忠直坊正平語君益荷公厚意但上命揭於墓隧假寵於范氏若施之康莊以爲往來之觀非朝廷意也君益言此州郡之事於君家無與正平曰先人功名何待此而顯且十室之邑必有忠信流俗所尚識者所止異時不獨吾家爲人嗤誚公亦寧逃於指議故敢以力請時李端叔官於許語君益曰頃胡文恭知蘇州時蔣希魯（蔣堂已見）致政歸文恭嘗學於蔣乃表其第爲難老坊蔣公見之不樂曰此俚俗歆熖內不足而假之人以爲夸者非所望於故人也時嘗繕已畢文恭因其嘗獲芝草遂更爲靈芝坊文恭退而語人曰識必因德而後達蔣公之德蓋

所畏而其識如此非吾所及也君益聞端叔言遂撤范氏之坊（胡宿別見　東都事畧曰李之儀字端叔姑孰人善屬文工於尺牘蘇軾帥定武辟置幕下及范純仁卒之儀爲遺表傳誦於世）

劉道原自洛陽南歸時已十月尚無寒具司馬文正公遺以衣襪及舊貂褥道原固辭強與之行及潁州悉封還不受（宋史曰劉恕字道原筠州人父渙潁上令以剛直稱歐陽脩作廬山高美之恕少頴悟書過目成誦重意義急然諾王安石與之有舊欲引置三司條例恕以不習金穀辭）

陳后山爲館職當侍祠郊丘非重裘不能禦寒后山內子與趙挺之之內是姊妹乃爲趙假一裘后山問所從來內以實告后山曰汝豈不知我不著他衣裳即却去之止衣一裘竟感寒疾而死（東都事畧曰陳師道字無己徐州彭城人少刻苦問學元祐中蘇軾傅堯俞孫覺薦於朝爲徐州教授除太學博士師道家素貧自罷歸彭城或累日不炊妻子愠見不恤也）

移剌子敬有良馬平章政事完顏元宜索之子敬以元宜爲相不與後元宜罷守東京子敬乃以此馬贐行識者稱之（金史曰移剌子敬字同文本名屋骨朶魯遼五院人讀書好學皇統間特進移剌固修遼史辟爲掾天德三年入爲翰林修撰）

沈璋以禮部侍郎知太原尹時介休人張覺聚黨亡命山谷鈔掠邑縣招之不肯降曰前嘗有降者皆殺之今以好言誘我是欲殺我耳獨得侍郎沈公一言

我乃無疑於是命琸往招之覺即日降（金史曰沈琸字達之永與人爲衛尉卿從伐宋汴京平衆爭趨貲貨琸載書數千卷而還太行賊陷潞州官軍討平之命琸權知州事軍卒嘗緣坐者七百人帥府牒琸盡誅之琸不從帥府召琸呵責且欲殺琸琸從容對曰招亡撫存琸之職也此輩初無叛心爲賊所脅故招之復來今欲殺之是殺降也苟利於衆琸死何憾朝廷聞而嘉之知潞州百姓爲之立祠改同知太原尹）

毛仲權知曹州日有書生投書于仲權辭涉謗訕僚屬皆不能堪仲權延之上坐謝曰使碩常聞斯言庶乎寡過士論多之（金史曰毛碩字仲權甘陵人宋末試弓馬子弟碩中選辟兵馬都監宋壁軍至碩以本部迎降仕金累官南京路都轉運使）

唐玉潛當宋亡後時江南僧統楊璉真伽怙恩橫肆

勢歆爍人嘗帥徒役於蕭山發趙氏諸陵殘斷支體棄骨草莽間玉潛聞之亟貨家具并行貸通得百金具酒醪市羊豕邀里中少年數十輩狎坐轟飲酒酣少年請其故玉潛慘然具以實告少年許諾乃謀取四郊暴骨易之斵文木爲匱各署其表分委而散遣之各蕝地以藏俄而楊璉下令裒陵骨雜置牛馬枯骸中築一塔壓之名曰鎮南然不知諸陵之骨故在也後有傳其事者玉潛之義風一時震動吳越（羅有開唐義士傳曰唐珏字玉潛會稽山陰人家貧聚徒授經營滫髓以養其母）

張昉家居時有同里張氏以絲五萬兩寄昉家而他適俄而昉家被火家人惶駭走避貲用悉焚昉力完所寄絲付張氏（元史曰張昉字顯卿東平汶上人父汝明金治書侍御史昉性縝密遇事敢言確然有守以任子補吏部令史金亡還鄉里嚴實行臺東平辟爲掾累官兵部尚書）

胡汲仲剛介有守趙文敏嘗爲羅司徒奉鈔百匹求爲其父作墓文汲仲曰我豈爲宦豎諛墓中人耶拒而不納是日正絶糧其子以情告坐上客咸勸受之汲仲辭愈堅（元史曰胡長孺字汲仲婺州永康人父居仁知台州軍從事文辭政事亦絶出於四方至長孺其學益大振會宋亡退棲永康山中至元中詔下求賢有司強起之至京師待詔集賢院召見內殿拜集賢修撰與宰相識不合改教授揚州　趙孟頫別見）

大德中熒惑入南斗許白雲以爲災在吳楚竊深憂

之是歲果大侵白雲形貌加瘠或問曰先生豈食不足耶白雲曰今公私匱竭道殣相望吾豈能獨飽（元史曰許謙字益之其先京兆人後由平江徙婺之金華謙數歲而孤稍長肆力於學受業金履祥之門延祐初居東陽學者翕然從之遠而幽冀齊魯近而荊揚吳越皆不憚百舍來受業焉學者以其身之安否爲斯道之隆替世稱爲白雲先生朝廷賜謚文懿）

暢師文任太平路總管公田收米積之盈屋曰我家幾人能盡食此乎呼貧士及細民恣其取去（硯北雜志曰暢師文字純父雒陽人好奇尚怪）

胡存齋叅政能折節下士賓客至者如家焉南北士大夫有經其地無不顧見者每患閽人不爲通是日

苟不出即懸一牌於門曰胡存齋在家

錢伯全嘗納一女鬟風姿秀雅其室勸伯全私之伯全正色答曰我所以置此者直欲侍巾櫛耳汝乃欲敗吾德耶即具貲嫁之果是處子（陶南村輟耕録曰錢塋字伯全松江人中至順壬申進士端重清慎語不傷氣）

周仁榮嘗築一室纔落成友人楊公道輿疾造門曰願假君新宅以死仁榮讓正寢居之俄而楊死篋中有遺金數錠莫有知者楊之弟詣仁榮求分之仁榮曰賢兄寄死於我意固在是喪事之費我自任之終不敢利其一毫乃對衆封籍自平陽呼其子來悉付

之（元史曰周仁榮字本心台州人少受性理之學工爲文章用薦署美化書院山長官至集賢待制）

李仲謙廉介自持每休沐則閉戶讀書奉禄不給妻紡績以益薪水之費仲謙止有一布衫或須浣濯補紉必俟休暇日若賓客見訪則使其子致謝曰家君治衣不可出（輟耕録曰李思讓字仲謙鄒縣人至元間由嘉興路吏貟補浙江按察司書吏後仕至憲官）

顧潤之（輟耕録曰顧德玉字潤之檇李人）嘗從俞觀光先生學（輟耕録曰俞長孺字觀光越之新昌人爲寧國路儒學教授）先生無子嘗語人曰吾昔寢疾于杭潤之侍湯藥情若父子醫爲之感動弗忍受金我行且老必托之以死後訪醫吳中疾革趣舟

歸潤之次尹山而卒明日至檇李潤之奉其屍歛於家衰絰就位士人爲潤之來吊者潤之拜之明年葬于海塩近顧氏先塋歲時祭享惟謹或問歛於家禮與潤之曰吾聞師哭諸寢又曰生於我乎養死於我乎殯非家歛之則將尸諸草莽生服其訓死而委諸草莽仁者弗爲也聞者歎服

王眉叟嘗領浙之開元宮時浙省都事劉時中（致）海內名士也旣卒貧無以爲葬眉叟親往吊哭周其遺孤舉其柩葬於德清與巳之壽穴相近春秋祭掃不闕人以爲難（遂昌山人雜録曰杭人王溪月諱壽衍字眉叟少爲道士後領開元宮）

曹公克明在湖廣行省日（元史曰曹鑑字克明宛平人具通五經大義爲湖廣行省貟外郎累官禮部尚書）麻陽主簿顧淵白致書問訊因寄辰砂一函未及啓封漫置篋中後有一憲官來訪語及製藥言苦無好辰砂公曰有一故人嘗以此見惠尋當奉送及取視乃有砂金三兩雜其內公驚歎曰淵白以我爲何如人耶時淵白巳殁呼其子歸之

吕徽之安貧樂道常逃其名以耕漁自給一日詣富家易穀種大雪立門下聞閤中有吟哦聲乃一人分韻得滕字苦吟弗就先生不覺失笑衆詰其故先生因舉滕王蛺蝶事衆請足之先生援筆立就旣敏且

工問其姓字終不肯言衆驚訝曰嘗聞呂處士名欲一見而不得先生豈其人耶曰我農家安知呂處士與之穀怒曰我豈可以貨取耶不受刺船去遣人遥尾其後路甚僻遠識其所而返雪晴往訪焉惟草屋一間家徒四壁值先生不在忽米桶中有人乃先生妻也因天寒無衣故坐其中（輟耕録曰呂徽之家仙居萬山中博學能詩文問無不知者）

倪元鎮自先世以來代雄於貲元鎮厭棄紛華清修好義其師輩呂王仁輔老而無嗣奉養終其身歿爲制服執喪營葬務致誠慤當世稱之（周南老雲林先生墓誌銘曰雲林倪瓚字元鎮元處士也漢御史寬之裔五世祖益挈家渡江至常州無錫梅里之祇陀愛其地勝俗淳遂定居焉厥後族屬寖盛貲雄於鄉處士生而俊爽穉長強學好脩性雅絜敦行孝弟雖有餘財未嘗資以爲俚俗紛華事）

倪處士嘗鬻產得錢千百緡會張伯雨至其家念伯雨老不再至推與不留一緡（張伯雨別見）

楊鐵崖避地松江嘗有一貴遊子既破產流落海上數踵先生門一日竟持先生所購倪雲林畫去左右欲發之先生曰吾哀其困使往見一達官以書畫爲介耳非盜也其務掩人過如此（鐵崖先生傳曰鐵崖先生者名維楨字廉夫姓楊氏世爲紹興山陰人母李氏夢金鈎自月墮于懷既寤生先生少穎悟好學登泰定進士）

沈仲説年四十未有子其妻爲置一妾姿色美麗仲説詢其父祖名姓女泣對曰妾范復初之女也父喪家貧老母見鬻於此仲説惻然淚下因語其妻曰此女之父吳中名士亦吾故人豈忍以爲妾當如己子視之即召其母令擇壻仲説具奩遣送郡人稱之（姑蘇志曰沈右字仲説郡人）

嘉靖庚戌華亭柘湖
何氏繙經堂雕梓

何氏語林卷之三

何氏語林卷之四

華亭何良俊元朗撰　并註

言語第二上

余讀韓詩外傳得趙倉唐對魏文侯事歎曰夫言何可以已哉排難解結釋疑辯誣喻誠通志協群情定國是使當時無倉唐之言太子不得立魏國幾殆嗚呼夫言何可以已哉孔子曰誦詩三百使於四方不能專對雖多亦奚以爲又曰君子居其室出其言善則千里之外應之正以見言之不可已也

何良俊曰余撰語林頗倣劉義慶世說然世說之詮事也以玄虛標準其選言也以簡遠爲宗非此弗錄余懼後世典籍漸亡舊聞放失苟或泥此所遺實多故披覽群籍隨事疏記不得盡如世說其或辭多浮長則稍爲刪潤云耳

漢哀帝語尚書鄭崇曰卿門何以如市崇答曰臣門如市臣心如水（班固漢書曰鄭崇字子游高密大族祖父以貲徙平陵崇少爲郡文學史太司徒傅喜薦崇擢尚書僕射數求見諫諍上初納用之每見曳革履上笑曰我識鄭尚書履聲）

靈帝頗好學藝每引見劉寬常令講經寬每於坐被酒睡伏帝問太尉醉耶寬仰對曰臣不敢醉但任大責重憂心如醉耳帝重其言（劉寬已見）

朱公叔年二十許爲郡督郵迎太守（張璠漢記曰朱穆字公叔南陽宛人父暉尚書令穆五歲好學謝承後漢書曰穆少有英才學明五經性矜嚴疾惡不交非類）太守見公叔問曰君年少爲督郵因族勢或有令德公叔答云郡中瞻望明公如仲尼謂非顏回不敢以迎孔子語次因及風俗人物太守大奇之曰身非仲尼督郵無愧顏子（袁山松後漢書曰穆著論甚美蔡邕自至其家寫之穆感時澆薄慕尚敦篤乃作崇厚論其辭曰夫俗之薄也有自來矣故仲尼歎曰大道之行也而丘不與焉蓋傷之也夫道者以天下爲一在彼猶在已也故行違於道則愧生於心非畏義也事違於理則負結于意非憚禮也故率性而行謂之道得其天性謂之德德性失然後貴仁義是以仁義起而道德遷禮法興而淳樸散故道德以仁義爲薄淳樸以禮法爲賊也夫中世之所敦已爲上世之所薄況又薄於此乎故天不崇大則覆幬不廣地不深厚則載物不博人不敦厖則道數不遠昔仲尼不失舊於原壤楚嚴不忍章於絕纓由此觀之聖賢之德敦矣老氏之經曰丈夫處其厚不處其薄居其實不居其華夫時有薄而厚施行有失而惠用故覆人之過者敦之道也救人之失者厚之行也往者馬援深昭此道可以爲德誡其兄子曰吾欲汝曹聞人之過如聞父母之名斯言要矣遠則聖賢履之上世近則邴吉張子孺行之漢廷故能振英聲於百世播不滅之遺風不亦美哉然時俗或異風化不敦尚相誹謗謂之臧否記短則兼折其長貶惡則并伐其善悠悠皆是其可稱乎凡此之類豈徒乖爲君子之道將有危身累家之禍焉悲夫行之者不知憂其然故害興而莫之及斯既然矣又有異焉人皆見之而不能自遷何則務進者趨前而不顧後榮貴者矜已而不待人智不接愚富不賑貧貞士孤而不恤賢者戹而不存故田蚡以尊顯致安國之金淳于以貴勢引方進之言夫以韓程之操爲漢名宰然猶不能振一貧賢薦一孤士況其下者乎此禽息史魚所以專名於前而莫繼於後者也故時敦俗美則小人守正利不能誘也時否俗薄雖君子爲邪義不

（能止也何則先進者既徃而不反後來者復習俗而追之是以虛華盛而忠信微刻薄緐而純篤稀斯蓋谷風有棄予之嘆伐木有鳥鳴之悲矣嗟乎世士誠躬師孔聖之崇則嘉楚嚴之美行希李老之雅誨思馬援之所尚鄙二宰之失度美韓稜之抗正貴丙張之弘裕賤時俗之誹謗則道豐績盛名顯身榮然後知薄者之不足厚者之有餘也）

何良俊曰觀朱公叔之論崇厚似欲含光混俗志存悶悶者及其著絶交論與劉伯宗絶交書又何察察忿猾若此耶蔡中郎以爲括二論而言之則刺薄者博而洽斷交者貞而孤及考公叔之平生刺姦疾邪又若不肯以身而受物之汶汶者則崇厚之作豈亦其矯性之談歟蔡又云孤有羔羊之節與其不獲已而矯時也走將從夫孤焉余則以爲孤不可以立訓乃録其崇厚著之篇

鄭康成（鄭玄已見）在袁冀州坐（袁山松後漢書曰袁紹字本初汝南汝陽人司空逢之庶子出後伯父成英雄記曰紹不妄通賓客非海內知名不得相見又好游俠與張孟卓何伯求吳子卿許子遠伍德瑜爲奔走之友）時汝南應劭亦歸於袁（東觀漢記曰應劭字仲遠汝南南頓人父奉司隸校尉劭少便篤學博覽多聞）因起自贊曰故泰山太守應仲遠北面稱弟子何如鄭笑曰仲尼之門考以四科回賜之徒不稱官閥應有慙色

符偉明在太學（范曄後漢書曰符融字偉明陳留浚儀人少有鑒識先是漢中晉文經梁國黃子艾並恃才智炫曜上京融察其非真謂李膺曰二子行業無聞而使公卿問疾王臣坐門融恐小道破義空譽違實特宜察焉膺然之二人由是名論漸衰後以浮薄罪廢謝承後漢書曰融一見郭林宗便與之交又介於李膺以爲海之明珠未耀其光鳥之鳳凰羽儀未翔膺與林宗相見待以師友之禮遂振名天下融之致也）師事少府李膺膺風性高簡每見偉明輒不聽他客前聽其言論偉明幅巾奮袖談辭如雲膺常捧手歎美（范曄後漢書曰李膺字元禮潁川襄城人祖脩太尉父益趙國相膺性簡亢無所交接唯以荀淑陳寔爲師友）

張彥真去官歸鄉道逢友人共班草言曰趙殺鳴犢仲尼臨河而反覆巢竭淵龍鳳逝而不至今宦豎日亂陷害忠良夫德之不逮人之無援將性命之不免奈何相抱而泣有一老父趨而過之植其杖太息言曰二丈夫何泣之悲也夫龍不隱鱗鳳不藏羽網羅高懸去將安所雖泣何及乎二人欲與之語不顧而去（司馬彪續漢書曰張升字彥真陳留尉氏人祖敞富平侯）

范孟博以黨事繫獄詔遣中常侍王甫以次辯詰孟博越次對曰臣聞仲尼之言見善如不及見惡如探湯欲使善善同其清惡惡同其汙謂王政之所願聞不悟更以爲黨甫問卿更相拔舉迭爲脣齒有不合者動見排斥其意云何孟博慷慨仰天曰古之循善自求多福今之循善身陷大戮身死之日願埋滂於首陽山側上不負皇天下不愧夷齊甫愍然爲之改

容（范曄後漢書曰范滂字孟博汝南細陽人少厲清節舉孝廉爲清詔使登車攬轡有澄清天下之志及至州境守令自知贓汚望風解印綬去其所舉奏莫不厭塞衆望後以黨事誅）

曹公（魏志曰曹操字孟德沛國譙人少機警有權數任俠放蕩不治行業後子丕代漢稱太祖武皇帝）以楊太尉（范曄後漢書曰楊彪字文先弘農華陰人曾祖震太尉祖秉太尉父賜司空彪少傳家學以博習舊聞公車徵拜議郎中平中代黃琬爲司空）與袁公路婚將誣以同逆（英雄記曰袁術字公路汝南汝陽人司空逢之子後僭號于壽春）孔文舉聞之不及朝服往見曹曰楊公四世清德海內所瞻周書父子兄弟罪不相及況以袁氏歸罪楊公易稱積善餘慶徒欺人耳曹公云此國家之意文舉曰假使成王殺邵公周公可得言不知耶今纓緌搢紳瞻仰明公者以公聰明仁智輔相漢朝今橫殺無辜則海內觀聽誰不解體孔融魯國男子明日便當拂衣而去不復朝矣（范曄後漢書曰孔融字文舉魯國人孔子二十世孫七世祖霸爲元帝師位侍中父伷泰山都尉　融家傳曰融兄弟七人融第六幼有自然之性）

曹公（曹操已見）既殺楊德祖（張隲文士傳曰楊修字德祖父彪漢太尉修辟丞相府主簿少有才策爲曹操所忌以罪見殺）後與太尉遇於朝堂曹問太尉公何瘦之甚太尉答曰愧無日磾先見之明（班固前漢書曰金日磾子二人武帝所愛以爲弄兒其後弄兒壯大不謹自殿下與宮人戲日磾適見之惡其淫亂遂殺弄兒）猶懷老牛舐犢之愛曹公爲之改容

許汜（襄陽耆舊傳曰許汜是楊慮同里人少師慮爲魏武從事中郎昔在劉表坐論陳元龍者其人也）與劉玄德（續漢書曰劉備字玄德涿郡人漢景帝子中山靖王勝之後）並在劉荊州坐（英雄記曰劉表字景升山陽高平人魯恭王之後領荊州牧身長八尺姿貌溫偉與張儉等號爲八顧）共論人物許曰陳元龍淮海之士豪氣不除（謝承後漢書曰陳登字元龍下邳淮浦人學通古今處身循禮非法不行性兼文武有雄姿異畧領廣陵太守）玄德問許君言豪寧有事耶許曰昔遭亂過下邳見元龍無客主之意不相與語自上大床臥使客臥下床玄德曰君有國士之名今四海橫流帝王失所君須憂國忘家有救世之意乃求田問舍言無可採是元龍所諱也何緣當與君語如我自臥百尺樓上臥君於地下何但上下床之間哉荊州大笑玄德因言曰若元龍文武膽志當求之於古耳造次難得比也

劉公幹辯敏無對（文士傳曰劉楨字公幹東平人父梁字曼山少有清才以文學見貴終野王令楨善文章尤工五言）坐平視甄夫人配輸作部（典畧曰文帝爲太子嘗請諸文學酒酣坐歡命夫人甄氏出拜坐中咸伏楨獨平視太祖聞之收楨減死輸作）魏武至尚方觀作見劉匡坐磨石公問石何如劉因喻己自理跽而答曰石出荊山懸巖之顚外有五色之文內含卞氏之珍磨之不加瑩雕之不增文稟氣堅貞受之自然顧其理枉屈紆繞而不得申公笑釋之（典畧曰文帝嘗賜楨廓落帶其後師死欲借以爲像因書嘲楨云夫物因人貴故在賤者之手不御至尊之側今雖

（取之勿嫌其不反也楨答曰楨聞荊山之璞曜元后之寶隨侯之珠燭衆士之好南垠之金登窈窕之首鼲貂之尾綴侍臣之幘此四寶者伏朽石之下潛汙泥之中而揚光千載之上發彩疇昔之外亦皆未能初自接於至尊也夫尊者所服卑者所修貴者所御賤者所先也故夏屋初成大匠先立其下嘉禾始熟農夫先嘗其粒恨楨所帶無他妙飾若實殊異尚可納也楨辭旨巧妙皆如是）

徐景山爲尚書郎（魏志曰徐邈字景山燕國薊人太祖平河朔召爲丞相軍謀掾數歲拜司空邈歎曰三公論道之官無其人則缺豈可以老病忝之哉固辭不受）時科禁酒景山私飲至醉校尉趙達問以曹事景山答言中聖人達白曹公公大怒由是得罪（魏畧曰時鮮于度遼曰平日醉客謂酒清者爲聖人濁者爲賢人邈性修慎偶醉言耳）後文帝幸武昌見景山問曰頗復中聖人否景山答曰昔子反斃於穀陽御叔罰於飲酒臣嗜同二子不能自懲時復中之然宿瘤以醜見傳而臣以醉見識帝大笑顧左右曰名不虛立（盧欽論曰或問欽徐公當武帝之時人以爲通自在涼州及還京師人以爲介何也欽答曰往者毛孝先崔季珪用事貴清素之士于時皆變易車服以求名高而徐公不改其常故人以爲通比天下奢靡轉相倣效徐公雅尚自若不與俗同故前日之通乃今日之介也）

何尚書自言易義精了（魚豢魏畧曰何晏字平叔太祖納晏母收養晏其時秦宜祿兒阿蘇亦隨母在公家蘇性謹慎而晏無所顧憚服飾擬於天子文帝特憎之每不呼其姓字謂之假子晏尚主又好色故黃初時無所事任明帝立頗爲冗官至正始曲合於曹爽爽用爲散騎侍郎遷侍中尚書晏性自喜動靜粉白不去手行步顧影爲尚書主選舉與之有舊者多被拔擢）所不解者九事一日迎管公明共論（管輅別見）公明爲剖析玄旨九

事皆明尚書曰君論陰陽此世無雙時鄧玄茂亦在坐鄧言君見謂善易而語不及易中辭義何也公明尋聲答言夫善易者不論易尚書含笑贊之曰可謂要言不煩（魏畧曰鄧颺字玄茂南陽人少得士名與李勝等爲浮華友事發被斥後爲侍中尚書許臧艾以顯官艾以父妾與颺京師爲之語曰以官易富鄧玄茂）

孫討逆既定豫章還饗將士（吳志曰孫策字伯符曹操表爲討逆將軍）謂虞仲翔（虞翻別見）曰孤昔再至壽春見馬日磾（三輔決錄曰日磾字翁叔馬融族孫獻帝時太傅與蔡邕楊賜堂溪典同校定石經）及與中州士大夫會言我東方人多才耳恨學問不博語議之間有所不及孤意猶謂未爾卿博學洽聞故前欲令卿一詣許交見朝士以折中國妄語兒卿不願行便使張子綱（吳志曰張紘字子綱廣陵人少遊學京都後避地江東孫策創業遂委質爲與張昭並與參謀常令一人居守一人征討 江表傳曰初權於羣臣多呼其字惟呼張昭曰張公張紘曰東部所以重二人也）恐子綱不能結兒輩舌也（吳書曰紘見柟榴枕愛其文作賦陳琳在北見之以示人曰此吾鄉里張子綱所作後紘見陳琳作武庫賦應機論與琳書深歎美之琳答曰自僕在河北與天下隔此間率少於文章易爲雄伯故使僕受此過差之譚今景興在此足下與子布在彼所謂小巫見大巫神氣盡矣紘既好文學又善楷篆書與孔融書自書融遺紘書曰前勞手筆多篆書每舉篇見字欣然獨笑如復覩其人也）

李令伯嘗聘吳吳主與群臣汎論道義因言寧爲人弟令伯曰願爲人兄吳主問何願爲兄令伯答曰爲

兄供養之曰長吳王及群臣稱善（華陽國志曰李密字令伯犍爲武陽人祖光朱提太守父早亡母何氏更適人密養於祖母治春秋左氏傳博覽多所通涉機警辯捷事祖母以孝聞其侍疾則泣涕側息日夜不解帶膳飲湯藥必自口嘗本郡禮命不應州辟從事尚書郎）

王渾平吳之日登建業宮釃酒既酣謂吳人曰諸君亡國之餘得無戚乎（晉書曰王渾字玄冲太原晉陽人父昶魏司空渾沉雅有器量以平吳功封一子江陵侯位至司徒）時周子隱答曰漢末分崩三國鼎立魏滅於前吳亡於後亡國之戚豈唯一人王大有慙色（虞預晉書曰周處字子隱吳郡陽羨人父魴吳裨將軍處入晉爲御史中丞多所彈糾不避彊禦齊萬年反以建威將軍西征臨陣慷慨奮不顧命遂死於戰）

劉季治善名稱有大辯曹爽用爲選部郎（魏志曰劉曄字子揚淮南成德人爲太祖謀臣少子陶字季治亦高才而薄行官平原太守　王弼別傳曰淮南劉陶善論縱橫爲當時所推）鄧玄茂（鄧颺已見）之徒稱爲伊呂季治意陵青雲嘗語傅休奕曰仲尼不聖何以知其然夫智者圖國天下群愚如弄一丸於掌中而不能得天下休奕以其言大惑不復詳難謂季治曰天下之質變無常也會見卿窮後曹爽敗季治退居里舍乃謝其言之過（晉書曰傅玄字休奕北地泥陽人祖燮漢漢陽太守玄少博學善屬文解鍾律性剛勁亮直不能容人之短）

向茂伯經事鍾士季（鍾會別見　晉書曰向雄字茂伯河內山陽人　世語曰雄有節槩仕至護軍將軍）鍾誅後茂伯收殮瘞葬晉文王召茂伯責之曰往者王經之死卿哭於東市我不問也（世語曰王經字彥偉清河人　漢晉春秋曰高貴鄉公見威權日去召侍中王沈尚書王經常侍王業謂曰司馬昭之心路人所知也吾不能坐受廢辱今日與卿出討之王經曰昔魯昭公不忍季氏敗走失國爲天下笑今權在其門朝廷四方皆爲致死不顧逆順之理非一日也且宿衛空闕兵甲寡弱陛下無乃欲除疾而更深之耶宜見重詳帝出懷中版令投地曰行之決矣正使死何所懼况不必死耶入白太后沈業奔告文王　晉諸公贊曰沈業將出呼王經經不從曰吾子行矣）今鍾會作逆又輒收葬若復相容如王法何茂伯對曰昔先王掩骼埋胔仁流枯骨當時豈先卜其功罪今王誅既加於法已備雄感義收葬教亦無闕法立於上教弘於下何必使雄違生背死以立於時殿下讐枯骨以爲將來仁賢之資乎晉王稱善

鍾士季（鍾會別見）母嘗言人誰能皆體自然但力行不倦抑亦其次（魏氏春秋同異曰鍾繇嬖庶子會之母黜其夫人文帝命繇復焉鍾恚忿飡椒致噤帝乃止）

劉尚書娶華家女生子不令或謂尚書曰君行高一世而諸子不能遵何不旦夕切磋使自改耶尚書答曰吾之行事是所聞見不相祖習豈復教誨之所得乎世以劉言爲當（晉書曰劉寔字子真平原高唐人少貧苦賣牛衣以自給好學讀書博通古今清身絜己行無玷欽初鍾會鄧艾伐蜀或問二將其平蜀乎寔曰破蜀必矣而皆不還客問其故笑而不答竟如其言寔以世多進趣廉遜道缺著崇讓論以矯之）

裴叔道以辯論爲業善叙名理辭氣清暢泠然若琴瑟聞者知與不知無不歎服（晉諸公贊曰裴遐字叔道河東人父綽長水校尉遐少有理稱辟司空掾散騎郎）

郭洗馬入洛聽伎人歌言佳（鄧粲晉紀曰郭訥字敬言官至太子洗馬）石季倫問其曲（王隱晉書曰石崇字季倫石苞子生於青州故小名齊奴爲荆州刺史刼奪殺人以致巨富）郭云不知季倫笑曰卿不識曲那得言佳郭答曰譬如見西施何必識姓名然後知美（晉陽秋曰初訥仕吳爲蒸陽令入晉久不進序陸機薦之曰訥風度簡曠器識朗拔通濟敏悟才足幹事出自新邦朝無知己居不遐外志不自營年時倏忽邈無階緒實州黨愚智所爲恨恨）

衛叔寶少有名理善談老易自抱羸疾簡於酬對時友歎曰衛君不言言必入真（晉書曰衛玠字叔寶河東安邑人祖瓘太尉父恒黃門侍郎玠別傳曰玠穎識通達天韻標令謝幼輿敬以亞父之禮）

王尼見司馬太傅（越）曰公負尼物太傅言初不識此事尼曰昔楚人失布謂令尹盜者以令尹執政盜賊公行是與自盜無異今君左右有屋舍尼獨窮困是亦明公負尼物也太傅大笑與尼絹五十疋（王尼別見）

卞望之在事公私肅然性不弘裕故爲諸名士所少（卞壼別傳曰壼字望之濟陰寃句人父粹太常卿壼少以貴正見稱歷尚書令蘇峻作逆率衆距戰父子俱死王難鄧粲晉紀曰咸和中貴游子弟慕王平子謝幼輿等爲達卞厲色於朝曰悖禮傷教罪莫斷甚中朝傾覆實由於此欲奏治之王導庾亮不從乃止）阮遥集嘗謂之曰卿恒無閑泰常如含瓦石卞答曰諸君以道德恢弘風流相尚執鄙吝者非壼而誰（阮孚別傳曰阮仲容所幸姑家婢生子仲容與姑書曰胡婢遂生胡兒姑答云魯靈光殿賦曰胡人遥集於上楹可字曰遥集也故孚字遥集）

王敦犯順（王敦別傳曰敦字處仲瑯琊臨沂人少有名理累遷青州刺史避地江左歷侍中丞相大將軍以罪伏誅鄧粲晉紀曰初王導協贊中興敦有方面之功敦以劉隗爲間已舉兵討之）詔公卿於石頭見敦敦問戴若思曰吾此舉動天下以爲何如戴曰見形者謂之逆體誠者謂之忠敦笑曰卿可謂能言（虞預晉書曰戴儼字若思廣陵人才義辯濟有風標鋒穎累遷征西將軍爲王敦所害）

建康遭蘇峻之難（王隱晉書曰蘇峻字子高長廣掖人少有才學仕郡主簿值中原亂招合流舊三千餘家結壘本縣遠近咸共宗焉討王敦有功遷歷陽太守峻外營將表曰鼓自鳴峻斫鼓曰我鄉里時有此則空城有頃詔徵峻峻曰臺下云我反反豈得活耶我寧山頭望廷尉不能廷尉望山頭乃作亂晉陽秋曰峻率衆二萬濟自横江至蔣山王師敗績）宫室焚蕩溫太真議遷都豫章（虞預晉書曰溫嶠字太真太原祁人少標俊清徹英穎顯名爲劉琨左司馬時二都傾覆天下大亂琨聞元皇受命慷慨幽朔志存本朝使嶠奉使嶠喟然曰嶠雖乏管張之才而明公有桓文之志敢辭不敏以違高旨以左長史奉使累遷驃騎大將軍）三吳之豪請都會稽時異論紛紜王丞相曰建康古之金陵舊爲帝里又孫仲謀劉玄德俱言王者之宅古之帝王不必以豐儉遷都苟弘衛文大帛之冠則無往不可若不績其麻則樂土爲墟矣且北寇游魂伺我之隙一旦示

弱冠於蠻越求之望實俱非良計今特宜鎮之以靜群情自安（王丞相別傳曰王導字茂弘瑯琊人祖覽以德行稱父裁侍御史導少知名家世貧約恬暢樂道未嘗以風塵經懷）

温太真常問郭文舉（郭文已見）曰饑則思食壯則思室自然之性先生安獨無情乎文舉答曰思由憶生不憶故無情（抱朴子曰郭文舉入陸渾山學道獨能無情意不生也）

翟道淵隱于潯陽庾公（庾亮已見）臨江州時欽其風素嘗束帶躡屐造之庾禮甚恭道淵曰使君直敬其枯木朽株耳庾稱其能言（晉陽秋曰翟湯字道淵南陽人漢方進之後篤行任素義讓廉絜饋贈一無所受值亂多寇聞湯名德皆不敢犯尋陽記曰亮表薦湯徵國子博士不赴主簿張玄曰此君卧龍不可動也）

王安期去官東渡江道路梗澁人懷危懼王每遇艱險處之夷然雖家人不見其憂喜之色既至下邳登山北望歎曰人言愁我始欲愁謝太傅曰當爾時覺形神俱往（名士傳曰王承字安期太原晉陽人父湛汝南太守承冲淡寡欲無所循尚累遷東海內史爲政清靜吏民懷之避亂渡江元皇爲鎮東引爲從事中郎）

瑯琊王鎮廣陵（晉書曰瑯琊孝王名裒字道成晉中興書曰元皇以明帝及瑯琊王裒並非敬后所生謂裒有大成之度勝於明帝從容問王導曰立子以德不以年今二子孰賢導曰世子宣城俱有爽明之德莫能優劣如此故當以年於是更封裒爲瑯琊王）妙選僚佐以阮遥集爲長史帝語之曰卿既統軍府郊壘多事宜節飲也阮曰陛下不以臣不肖委以戎旅臣僶俛從事不敢有言正以今王在鎮威風赫然皇澤遐被賊寇斂跡氛祲既澄日月自朗臣亦何可爝火不息正應端拱嘯詠以樂當年（晉陽秋曰阮孚字遥集陳留人咸第二子也少有智調而無儁異累遷侍中吏部尚書）

王長史好儀形常覽鏡自照稱其父字曰王文開生如馨兒耶當時稱以爲達（王長史別傳曰王濛字仲祖太原晉陽人其先出自周室經漢魏世爲大族祖父佐北軍中候父訥葉令濛神氣清韶十餘歲放邁不羣弱冠風流雅正外絕榮競內寡私欲辟司徒掾以后父贈光祿大夫）

王長史（王濛已見）語劉真長曰卿近大進劉曰卿仰看耶

長史問何意劉曰不爾何由測天之高也

孟萬年好飲喜酣暢愈多不亂桓宣武嘗問酒有何好而卿嗜之孟答曰公但未知酒中趣耳（孟嘉別傳曰嘉字萬年江夏鄳人曾祖父宗吳司空祖父揖晉廬陵太守宗葬武昌子孫家焉嘉少以清操知名庾亮領江州辟嘉部廬陵從事下都還亮引問風俗得失對曰待還當問從事吏亮舉麈尾掩口而笑語弟翼曰孟嘉故是盛德人轉勸學從事）

桓宣武嘗問孟萬年聽伎絲不如竹竹不如肉何也孟答曰漸近自然一坐咨嗟

桓宣武征還劉尹（真長已見）出數十里迎之桓都不語直云垂長衣談清言竟是誰功劉答曰晉德靈長功豈

在汝

釋道安俊辯有高才（安和上傳曰釋道安者常山薄柳人本姓衛年十二作沙門神性聰敏而貌至陋佛圖澄甚重之值石氏亂於陸渾山修學爲慕容俊所逼乃住襄陽以佛法東流經籍錯謬更爲條章標序篇目爲之注解自支道林等皆宗其理）自北來荊州與習鑿齒相見（晉中興書曰習鑿齒字彥威襄陽人續晉陽秋曰鑿齒少而博學才情秀逸桓溫甚奇之自州從事歲中三轉至治中後以忤旨左遷戶曹參軍衡陽太守在郡著漢晉春秋斥溫覬覦之心也）道安因自通曰彌天釋道安習答曰四海習鑿齒當時以爲名對

許玄度將弟出都婚諸人無不欽遲既至見其弟乃甚癡都欲嘲棄之玄度爲作賓主相對劉真長笑曰玄度爲弟婚施十重鐵步障（續晉陽秋曰許詢字玄度高陽人魏中領軍允玄孫總角秀惠衆稱神童長而風情簡素司徒掾辟不就蚤卒）

謝太傅嘗賞愛袁彥伯機對敏速（續晉陽秋曰袁宏字彥伯陳郡人魏郎中令渙六世孫也祖猷侍中父勗臨汝令宏起家安南司馬記室）後彥伯出爲東陽郡時賢祖道冶亭太傅起執彥伯手顧就左右取一扇授之因語云聊以贈行彥伯應聲答曰輒當奉揚仁風惠彼黎庶一時稱其率當

謝太傅一生語未嘗誤每與客共語退後敘說向言皆有次第後忽一誤自知當必死其年果薨

謝公（謝安已見）嘗有所咨於桓石秀石秀默然不答謝公甚怪之他日以語其從弟嗣嗣問之石秀曰此事非公所諳吾又何言（桓石秀已見）

桓南郡（桓玄別見）問謝夫人（婦人集曰謝夫人名道蘊謝太傅大兄無奕女左將軍王凝之妻也有文才所著詩賦誄訟傳於世）太傅（謝安）在東山二十餘年遂復不終其理云何夫人答曰亡叔先正以無用爲心顯隱爲優劣始末正當動靜之異耳

桓靈寶征殷仲堪道出廬山因詣遠公語次及征討之意遠不答又問何以見願遠曰願檀越安隱使彼亦復無他桓出山語左右曰實乃生所未見（釋慧皎高僧傳曰慧遠本姓賈鴈門樓煩人弱而好書珪璋秀發及長博綜六經尤善莊老性度弘偉宿儒英達莫不服其深致後至潯陽見廬峯清靜始住龍泉精舍）

殷仲文嘗勸宋武帝畜伎帝曰我不解聲仲文曰但畜自解帝曰畏解故不畜（續晉陽秋曰仲文字仲文陳郡人祖融太常父康吳興太守仲文爲桓玄咨議參軍時王謐見禮而不親卞範之被親而少禮其寵遇隆重兼於王卞矣玄篡位以佐命親貴輿馬器服窮極綺麗後房妓妾數十絲竹不絕音玄敗先投義軍遷侍中以罪伏誅）

王韶之少家貧而好學嘗三日絕粮執卷不輟家人誚之曰困窮若此何不耕王徐答曰我常自耕耳（沈約宋書曰王韶之字休泰琅琊臨沂人曾祖廙晉驃騎將軍祖羨之鎮軍掾父偉之郎中令韶之家貧父爲烏程令因居縣境好史籍博涉多聞初爲衛將軍謝琰行參軍）

戴仲若春日携雙柑斗酒人問何之答曰往聽黃鸝

聲此俗耳釗砭詩腸鼓吹（戴顒已見）

宋武帝西討劉毅以諸葛長民監留府長民後有異謀猶豫不能發因屏人語劉穆之曰悠悠之言云太尉與我不平何以至此穆之曰公泝流遠伐以老母弱子委節下若有一毫不盡豈容若此長民意乃小安（劉穆之別見　劉毅諸葛長民與宋武帝同時起義並以事見誅）

宋武帝大會戲馬臺令諸人賦詩王曇首詩先成（李延壽南史曰王曇首太保弘之弟幼有素尚兄弟分財曇首唯取圖書而已辟瑯琊王大司馬屬）帝以問其兄太保曰卿弟何如卿太保答曰臣弟若但如下官門戶何寄武帝大笑（宋書曰王弘字休元瑯琊臨沂人曾祖導晉丞相祖洽中領軍父珣司徒弘少好學以清恬知名與尚書僕射謝混善弱冠爲會稽王驃騎參軍）

宋武帝既正位語群臣曰朕始望不至此衆人咸撰辭欲稱功德王太保率爾對曰所謂天命求之不可得推之不可去衆以爲知言

高祖辟宗少文爲主簿不起問其故少文答曰棲丘飲谷三十餘年高祖善其對（宋書曰宗炳字少文南陽涅陽人祖承宜都太守父繇之湘鄉令母同郡師氏聰辯有學義教授諸子炳居喪過禮爲鄉閭所稱刺史殷仲堪桓玄並辟主簿舉秀才不就）

衡陽王（義季）語宗少文曰丏欲屈先生以重禄宗答曰禄如腐草盛衰幾何

元嘉中京尹蕭摹之請建佛寺帝與何尚之羊玄保數人議之尚之言渡江以來王庾諸公並稟志歸依則大教難得頓絕時羊玄保進曰此談蓋天人之際豈臣所宜與竊恐秦楚論強兵之術孫吳盡吞併之計將無取於此帝曰此非戰國之具良如卿言尚之曰夫禮隱逸則戰士怠貴仁義則兵氣衰若以孫吳爲志苟在吞噬則無取堯舜之道豈唯釋教而已帝喜曰釋門有卿亦猶孔門之有季路所謂惡言不入於耳帝自是信心始立

顧湘州（顧覬之別見）嘗在宋文帝坐論江東人物言及顧彥先袁陽源謂湘州曰卿南人怯懦豈辦作賊湘州正色曰卿乃復以忠義笑人陽源有慙色（沈約宋書曰袁淑字陽源陳郡陽夏人丹陽尹豹少子也少有風氣數歲伯父湛謂家人曰此非凡兒及長善屬文彭城王起爲祭酒遷左衛率及兇劭篡逆淑諫見害）

何尚之在選日有一人求爲吏部郎尚之歎曰此敝俗也官當圖人人安得圖官時顏延之在坐大笑語尚之曰我聞古者官人以才今官人以勢彼勢之所求又何疑焉當時以二公爲名言

宋世祖嘗賜謝中書寶劍（宋書曰謝莊字希逸陳郡陽夏人太常弘微子也七歲能屬文仕至光禄大夫卒年三十六謚憲子南史曰莊韶令美風儀宋文帝見而異之曰藍田生王

（豈虛也哉）

謝以與會豫州送別後會作逆世祖嘗因宴集問劒所在謝曰昔與會爽別竊爲陛下杜郵之賜世祖大悅當時以爲知言（宋書曰會爽小名女生扶風郿人祖宗之父軌爽少有武藝世祖以爲左軍將軍都督豫州軍事與南郡王義宣作逆薛安都臨陣刺爽傳首京都）

元凶簒立（宋書曰元凶劭字休遠文帝長子也與始興王濬同謀弑逆世祖入討劭伏誅）以顏延之爲光禄大夫（沈約宋書曰顏延之字延年瑯琊人晉光禄大夫含之曾孫好讀書無所不覽文章之美冠絕當時吳國內史劉栁以爲行軍參軍後爲秘書監）先是延之子峻爲世祖參軍及義師入討峻參定密謀兼造書檄劭召延之示以檄文問曰此筆誰所造延之曰峻之筆也問何以知之延之曰峻筆體臣不容不識又問言辭何至乃爾延之曰峻尚不顧有老父何緣復有陛下劭意遂釋（姓氏英賢録曰顏峻字士遜延之長子也少有令譽爲宋孝武撫軍主簿甚被知遇峻盡心補益孝武鎮尋陽遷南中郎記室及文帝崩問至孝武舉兵入討轉諮議參軍領軍録事）

宋明帝嘗出射雉至日中無所得帝甚猜羞召問侍臣曰吾旦來如皐遂空行可笑座者莫答褚侍中言曰今節候雖適而雲露尚凝故斯翬之禽驕心未警但得神駕遊豫群情便爲載懽（南史曰褚炫字彥緒彥回從父弟也父法顯鄱陽太守炫少清簡爲從舅王景文所知齊臺建爲侍中以家貧出補東陽太守）

謝孺子特善聲律（南史曰孺子陳郡陽夏人祖景仁左僕射父恂鄱陽太守孺子少與

族兄莊齊名多藝能尤善聲律家貧求爲西陽太守）與王車騎張宴桐臺孺子吹笙王自起舞既而歎曰真使人飄飄有伊洛間意（南史曰王彧字景文與明帝諱同故以字行祖穆司徒謐之長兄父僧朗尚書景文美風姿好言理少與謝莊齊名爲從叔球所知）

張征北爲吳興（南史曰張永字景雲吳郡吳人會稽太守張裕子也涉獵書史能爲文章善隷書騎射雜藝觸類兼善又有巧思紙墨皆自營造上每得永表啓輒執玩咨嗟歎供奉者了不及也）請沈驎士入郡沈聞郡後堂有佳山水乃往停數月張欲請爲功曹使人致意沈曰明府德履冲素留心山谷民是以被褐負杖忘其疲病必欲飾混沌以蛾眉冠越客於文冕走雉不敏請附高節有蹈東海而死爾（南史曰沈驎士字雲禎吳興武康人祖英期晉太中大夫父虔之宋樂安令驎士幼俊敏七歲聽叔父岳言玄賓散言無所遺岳撫其肩曰若斯文不絕其在爾乎及長博通經史有高尚之心親亡居喪盡禮忌日輒流涕彌旬居貧織簾誦書口手不息鄉里號爲織簾先生）

張景胤小名查（南史曰張敷字景胤毋亡年數歲便有感慕之色性整貴風韻甚高好讀玄言兼屬文論父邵使與高士宗少文談繫象往復數番少文每欲屈握麈尾歎曰吾道東矣於是名價日重宋武帝聞其美召見奇之曰真千里駒也以爲中軍參軍）父茂宗小名梨（南史曰張邵字茂宗會稽太守裕之弟晉瑯琊內史後仕宋終吳興太守）宋文帝嘗戲之曰查何如梨景胤答曰梨爲百果之宗查何可比

齊高帝時魏人南伐至淮而退帝問何意忽來忽去時未有應者張思光（張融已見）在下坐抗聲言曰以無道

而來見有道而去公卿歎以爲佳

柳侍中（柳世隆已見）盛事墳典張思曼語之曰觀君舉措當以清名遺子孫耶柳曰一身之外亦復何須子孫不才將爲爭府如其才也不如一經

良俊按裴昭明傳亦載此事未應二人同時並有斯語

江夏王（鋒）在南徐州與行事王文和別駕江祏（王文和未詳江祏別見）並相交款後文和被徵爲益州置酒告別文和流淚言曰下官少來未嘗作詩今日違戀不覺文生於情王仲寶聞之曰江夏可謂善變素絲者也（南史曰江夏王鋒字宣穎齊高帝第十二子也性方整五歲好學書十歲便能屬文出爲南徐州刺史常忽忽不樂作修栢賦以見志）

張寶積爲湘州行事時蕭穎胄在江陵寶積乘腰輿詣之舉動自若穎胄問何至之晚答曰本朝危亂四海橫流既不能爲比干之死實未忍爲微子之去是以至晚穎胄深以爲善（南史曰寶積張稷第六弟也永元中爲湘州行事蕭穎胄用爲相府諮議）

釋僧鍾南遊京邑住中興寺（梁釋慧皎高僧傳曰釋僧鍾姓孫魯郡人十六出家居貧履道嘗出壽春蕉郡公請講百論導公往聽之謂人曰後生可畏真不虛矣）永明初魏使李道固來聘會于寺內帝以鍾有辯才勅令酬對徃復移時言無失措日影小晚鍾不食道固問何以不食鍾曰古佛道法過中不飡道固曰何爲聲聞耶鍾答曰應以聲聞得度者故現聲聞當時以爲名對

褚彥宣少秉高節常非從兄彥回身事二代聞彥回拜司徒歎曰彥回少立名行不意披猖至此門戶不幸乃復有今日之拜使彥回作中書郎而死不當是一名士耶名德不昌遂令有期頤之壽（褚淵已見南史曰褚炤字彥宣彥回從父弟也父法顯鄱陽太守炤少有高節除國子博士以一目眇不拜）

世祖在東宮日嘗於玄圃宴集沈率數勸褚司徒酒（南史曰沈文季字仲達吳興武康人父慶之侍中文季以寬雅正直見知沈攸之反齊高帝用爲太子右衛率）司徒甚不平啓世祖曰沈文季謂淵經爲其郡數加淵酒沈率曰惟桑與梓必恭敬止豈如明府亡國失土不識枌榆（識司徒事二姓）

褚司徒甚重殷長史（南史曰殷叡陳郡人王奐壻也奐敗伏誅）嘗語之曰諸殷自荊州以來無出卿右殷斂容答曰殷族衰悴誠不如昔若此旨爲虛固不足降此旨爲實彌不可聞

周彥倫清貧寡欲終日常蔬食雖有妻子獨處山舍（南齊書曰周顒字彥倫汝南安城人晉僕射顗七世孫祖虎頭員外常侍父恂歸鄉相顒少爲族祖朗所

（知解褐海陵國侍郎轉著作撰起居注）

衛將軍王儉嘗問彥倫曰卿山中何所食彥倫答曰赤米白鹽綠葵紫蓼（南齊書曰王儉字仲寶瑯琊臨沂人祖曇首父僧綽儉生而僧綽遇害為叔父僧虔所養數歲襲爵豫章侯拜受茅土流涕嗚咽幼有神彩專心篤學手不釋卷仕至中書監）文惠太子（齊書曰文惠太子長懋字雲喬小字白澤世祖長子也）嘗問周彥倫菜食何味最佳彥倫曰春初早韭夏末晚菘

周彥倫少徙外氏臧車騎（質）家得衛恒散隸書法學之甚能文惠太子使彥倫書玄圃茅齋壁國子祭酒何胤以倒薤書求就彥倫換之彥倫笑曰天下有道丘不與易也

宗敬微答府召云何為謬傷海鳥橫斤山木（南史隱逸傳曰宗測字敬微一字茂深南陽涅人炳之孫也家居江陵性靜退不樂人間）

齊世祖幸豫章王東田宴（南齊書曰豫章文獻王嶷字宣儼太祖第二子寬仁弘雅有大成之量太祖特鍾愛焉）諸王咸在獨不召武陵王（南史曰武陵昭王曄字宣照太祖第五子也剛穎儁出工奕棊）豫章曰風景殊美今日甚憶武陵上乃呼之武陵至便射屢發命中顧謂四坐曰手如何帝神色甚怪豫章曰阿五常日不爾今可謂仰藉天威帝遂釋然

永明末京邑人士盛為文章談義皆湊竟陵王西邸（南齊書曰竟陵文宣王子良字雲英世祖第二子也）劉士章為後進領袖機悟多能（南史曰劉繪字士章彭城安上里人劉勔子也初為齊高帝行參軍仕梁轉大司馬從事中郎）時張思光周彥倫（張融周顒並已見）並有言工張音旨緩韻周辭致綺捷士章言吐又頻挫有風氣時人為之語曰劉繪貼宅別開一門

何義方言不虛妄蓋其天性（梁書良吏傳曰何遠字義方東海郯人）每戲語人曰卿若得我一妄語則謝卿一縑眾共伺之終莫能得

梁高祖遣王領軍（杲）聘何子季領軍曰今君遂當邀然絕世猶有致身理不何曰卿但以事見推吾年已五十三月食四斗米不盡何容得有宦情昔荷聖王眄識今又蒙旌賁甚願一請闕但比腰腳大惡此心不遂耳

阮居士嘗與吳郡范元琰同徵不起（梁書曰阮孝緒字士宗陳留尉氏人父彥之宋從事中郎孝緒少懷栖遁屏居人外非定省未嘗出戶家人莫見其面親友因呼為居士）陳郡袁峻語之曰往者天地閉賢人隱今世路已清而子猶懷栖遁耶居士曰昔周德雖興夷齊不厭薇蕨漢道方盛黃綺無悶山林為仁由己何關人世（梁書曰孝緒著高隱傳上自炎黃終于天監之末分為三品又著論云夫至道之本貴在無為聖人之跡存乎拯弊弊拯由跡跡用有乖於本本既無為有為非道之至然不垂其跡則世無以平不究其本則道實交喪丘旦將存其跡故宜權晦其本老莊但明其本亦宜深抑其跡跡既可抑數子所以有餘本方見晦尼

（丘足故不足非得一之士闕彼明智體之之徒獨懷鑒識然聖已極罪反創其跡賢未居宗更言其本良由跡須拯世非聖不能本實明理在賢可照若能體茲本跡悟彼抑揚則孔莊之意其過半矣）

阮居士嘗曰非志驕富貴但性畏廟堂若使麏麚可縶何以異夫騏驥

王季文（南史曰王份字季文瑯邪人祖僧朗宋尚書右僕射父粹黃門侍郎份歷官侍中丹陽尹）兄子肅在北屢引魏人來侵疆埸（南史曰王奐字道明景文兄子也爲雍州刺史加都督與寧蠻長史劉興祖不睦擅自殺之臺徵不就裴叔業於城內起兵攻奐斬之奐長子融融弟琛於都棄市琛弟肅秉並奔魏）世祖嘗因侍坐從容問季文曰近有北信不季文斂容答曰肅既近忘墳栢寧遠憶有臣

王侍中（王份）嘗因侍宴高祖問群臣朕爲有爲無侍中答曰陛下應萬物爲有體至理爲無

蕭引書法遒逸陳宣帝嘗指其署名語諸人曰此字筆勢翩翩似鳥之欲飛引答曰此乃陛下假其羽毛耳（南史曰蕭引字叔休南蘭陵人曾祖思話祖惠休父介並有名引方正有器度聰敏博學善屬文仕梁位西昌侯主簿侯景之亂南奔嶺表北還拜尚書金部侍郎）

徐孝穆（徐陵別見）使魏魏人授館宴賓是日甚熱主客魏收嘲孝穆曰今日之熱當由徐常侍來（北史曰魏收字伯起小字佛助鉅鹿下曲陽人少機警不持細行随父在邊好習騎射後折節讀書精力不輟以文華顯除太學博士至中書監）孝穆從容答曰前王肅至此爲魏始制禮儀今我來聘使卿復知寒暑（北史曰王肅字恭懿瑯琊臨沂人父奐齊雍州刺史肅少聰辯涉獵經史頗有大志位秘書丞父奐爲齊武帝所殺肅自建鄴來奔孝文虛衿待之引見問故肅辭義敏切辯而有禮帝甚哀惻之官散騎常侍揚州刺史）

何氏語林卷之四

何氏語林卷之五

華亭何良俊元朗撰　并註

言語第二下

蘇珍之小時隨父在邊嘗謁東荊州刺史曹芝芝戲問曰卿欲官不珍之答曰設官求人非人求官芝異其對（北史曰蘇瓊字珍之長樂武強人父備魏衛尉瓊隨父在邊東荊州刺史曹芝署爲長流參軍齊文襄引爲刑獄參軍每加勞勉）

魏愷辭青州長史魏帝放還家禁不復用沉廢積年後遇楊愔於路徵自披陳楊曰發詔授官皆由聖旨非選曹所悉公不勞見訴愷應聲曰雖復零雨自天終待雲與四岳公豈得言不知楊欣然曰此言極爲簡要更不須多數日用爲霍州刺史（北史曰愷自散騎常侍遷青州長史固辭文宣大怒曰何物漢子與官不就時帝已失德朝廷爲之懼愷容色坦然帝曰死與長史任卿所擇答曰能殺臣者陛下不受長史者愚臣帝謂楊愔曰何慮無人苦用此漢放還永不須收由是沉廢積年）

盧子文情性恬和蕭然有閑放之致與瑯琊王衍隴西李壽之情好相得嘗語王曰昔太丘道廣許子將知而不顧嵇生性情鍾士季過而絕言吾處季孟之間去其太甚王以爲然（魏書曰盧懷仁字子友涉學有辭性恬靜蕭然有閑雅致歷弘農郡守不之任卜居陳留界所著詩賦銘頌二萬言撰中表實録二十卷）

劉獻之博觀衆籍人有從之學者輒曰人之立身雖百行殊塗準以四科要惟德行爲首子若能入孝出悌忠信仁讓不待出戸天下自知儻不能然雖復多聞博識不過爲土龍乞雨眩惑將來其於立身之道何益乎由是學者高其行義不敢造門（北史曰劉獻之博陵饒陽人少孤貧雅好詩傳博觀衆籍還舉孝廉至京稱病而還孝文幸中山徵典校書獻之喟然歎曰吾不如莊周散木遠矣因以疾辭）

魏佛助（魏收小字已見）盛譽盧思道以詢祖爲不及詢祖曰見未能高飛者借其羽毛知逸勢冲天者剪其翅翮（北齊書曰盧思道字子行聰爽俊辯通侻不羈年十六中山劉松爲人作碑以示思道思道讀之多所不解乃感激讀書師事邢子才後復爲文示松松不能甚解乃喟然歎曰學之有益豈徒然哉因就魏收求異書數年間才學兼著然不持操行好輕侮人天保中魏史成思道多所非毀由是再被笞辱落泊不調楊遵彥薦於朝解褐司空行參軍兼散騎侍郎）

盧詢祖甚有口辯好臧否人物嘗語人曰我昨東方未明過和氏門外見二陸兩潘森然與槐柳齊列（當謂和士開言士開當權文士皆輻湊其門也）

盧詢祖才辯機敏邢子才嘗戲之曰卿少年才學富盛戴角者無上齒恐君不壽盧答曰詢祖初聞此言實懷恐懼見丈人蒼蒼在鬢差以自安邢大賞其敏贍（李百藥齊書曰邢劭字子才河間鄚人魏太常貞之後十歲能屬文雅有才思聰明強記日誦萬言）

（少在洛陽與時名勝專以山水遊宴爲娛嘗因霖雨讀漢書五日畧能遍記後歆詣既倦廣尋經史五行俱下一覽便記無所遺忘文章典麗既贍且速年未二十名動衣冠官至國子祭酒）

盧詢祖初拜大夏男有宿德朝士戲之曰大夏初成盧即應聲曰且得燕雀相賀（李百藥齊書曰盧詢祖范陽涿人祖父偉封大夏男父恭道早卒詢祖襲爵有術學文辭華美爲後生之俊舉秀才官司徒記室）

北使李諧至南梁武與之遊歷偶至放生處帝問曰彼國亦放生否諧答曰不取亦不放帝大慙（李諧別見郡國志曰潤州長命洲梁武帝放生處）

瑯琊王肅在南時好茗飲蓴羹過北又好羊肉酪漿嘗云羊陸產之宗魚水族之長羊比齊魯大邦魚比邾莒小國唯茗飲不中與酪漿作奴（北人呼茗飲爲酪奴）

賈思伯至性謙和傾身禮士雖在街道停車下馬接誘恂恂曾無倦色客有謂思伯曰公今貴重寧能不驕思伯曰衰至便驕何常之有當時以爲雅言（北史曰賈思伯字仕休齊郡益都人與弟思同師事北海陰鳳業竟無資酬之鳳質其衣物時人爲之語曰陰生讀書不免癡不識雙鳳脫人衣思伯累遷中書侍郎爲孝文所知）

杜之松在河中（唐詩紀事曰杜之松貞觀中爲河中刺史）嘗請王無功講禮無功答曰吾不能揖讓邦君門談糟粕棄醇醪也（劉昫唐書曰王績字無功絳州龍門人少與李播呂才爲莫逆之交大業中授揚州六合縣丞棄官結廬河渚以琴酒自樂嘗躬耕東皐時人號東皐子或過酒肆動經數日徃往題壁作詩多爲好事者諷詠臨

終遺命薄葬預自爲墓誌）

王世充平後（唐書曰王世充字行滿本姓支西域胡人頗涉經史尤好兵法開皇中拜儀同後僭位國號鄭建元開明）蘇世長以漢南歸國高祖責其後服世長頓首曰自古帝王受命爲逐鹿之喻一人得之萬夫斂手豈有獲鹿之後忿同獵之徒問爭肉之罪（唐書曰蘇世長雍州武功人祖彤後魏散騎常侍父振周宕州刺史世長十餘歲上書言事周武帝召問讀何書對曰讀孝經論語問何所言曰孝經云爲國者不侮於鰥寡論語云爲政以德武帝善其對令于露門館讀書王世充僭號署行臺僕射與世充兄子弘烈鎮襄陽洛陽平世長首勸弘烈歸降）

總章中高宗將幸凉州時隴右虛耗議者以爲非便高宗語侍臣曰五載一巡此蓋典禮朕欲幸凉州中外咸謂非宜何也衆未有對詳刑大夫來公敏曰陛下巡幸凉州式宣王略求之故實未虧令典但隨時度義臣下竊有所疑伏以高麗雖平扶餘尚梗西道經略兵猶未停且隴右諸州人戶寡少供待車駕備擬稍難臣聞中外實有竊議

潘師正居嵩山逍遥谷高宗召問所須師正對曰臣所須者茂松清泉山中不乏（唐書曰潘師正趙州贊皇人少以孝聞大業中度爲道士師事王知遠清淨寡欲居嵩山積二十年但服松葉飲水而已卒贈體元先生）

田游巖頻召不出高宗幸嵩山親至其門游巖野服出拜儀止謹樸帝問先生比佳否游巖對曰臣所謂

泉石膏肓煙霞痼疾（唐書田游巖京兆三原人初補太學生後罷歸遊太白山遇林泉會意留連不能去母及妻子並有方外之志同遊山水二十餘年後入箕山就許由廟東築室而居帝後嘗奉天宮游巖先居宮側特令勿毀仍題曰處士田游巖宅）

天后嘗召徐有功責之曰公比斷獄多失出何耶有功答曰失出臣小過好生陛下大德（唐書曰徐有功國子博士文遠孫也舉明經除蒲州司法參軍爲政寬仁不行杖罰吏人感其恩信遞相約曰若犯徐司法杖者衆斥罰之由是終於代滿不戮一人）

魏元忠既復官因侍宴天后問曰卿累負謗鑠何耶對曰臣猶鹿也羅織之吏如獵者苟須臣肉作羹爾（劉昫唐書曰魏元忠宋州宋城人本名真宰以避則天毋號改爲志氣倜儻不以舉薦爲意累年不調後上封事高宗歎異之累官侍中爲宗楚客所誣貶務州尉）

玄宗徵嵩山隱士盧鴻三詔乃至及謁見不拜但磬折而已帝問其故鴻對曰臣聞老子云禮者忠信之薄不足可依臣鴻敢不忠信奉見（唐書曰盧鴻一字浩然范陽人徙家洛陽少有學業善籀篆楷隸隱於嵩山開元初備禮再徵不至後一歲召至東都將還山賜隱居之服幷草堂一所恩禮甚厚）

蘇昌容拜僕射（蘇瓌已見）當時拜官例許進食名爲燒尾昌容獨無所進將作大匠宗晉卿曰拜僕射竟不燒尾豈不喜耶（宋祁唐書曰宗晉卿楚客弟其先南陽人兄弟並坐姦贓流嶺外）昌容奏曰臣聞宰相主調陰陽代天理物今粒食踊貴百

姓不足臣見宿衛兵至有三日不食者臣愚不稱職不敢燒尾（封氏聞見記曰凡新羊入羣爲諸羊所觸不相親附火燒其尾則定故初拜官朋僚合宴謂之燒尾貞觀中太宗嘗問朱子奢燒尾事子奢以此爲對）

賀知章拜禮部侍郎兼集賢學士（劉昫唐書曰賀知章會稽永興人太子洗馬德仁族孫少以文詞知名陸象先在中書引爲太常博士開元中張說爲麗正殿修書使奏請知章及徐堅趙冬曦同撰六典累年不就後轉禮部侍郎加集賢院學士）時源乾曜與張說同在政府（張說已見唐書曰源乾曜相州臨漳人隋比部侍郎師之孫父直心高宗時司刑太常伯坐事流嶺南乾曜開元中官至黃門侍郎）乾曜問張曰賀公久著盛名今日一時兩加榮命足使學者光耀然學士與侍郎何者爲美張曰侍郎自皇朝以來爲衣冠之華選自非望實兼美無以居之然終是具員之吏又非徃賢所慕學士懷先王之道爲縉紳軌儀蘊揚班之詞彩兼游夏之文學始可處之無愧二美之中此實爲最

玄宗嘗問吳筠道法筠答曰道法之精無如老子五千文其諸枝辭蔓說徒費筆札耳（劉昫唐書曰吳筠魯中儒士少通經善屬文性高潔不奈流俗入嵩山依潘師正爲道士開元中南游金陵訪道茅山久之東遊天台在剡與文士爲詩酒之會所著歌篇傳於京師玄宗遣使徵之既至與語甚悅令待詔翰林）

張曲江語人曰學者常想胷次呑雲夢筆頭湧若耶溪量既幷包文亦浩瀚（劉昫唐書曰張九齡字子壽一名博物曾祖君政韶州別

（駕因家始與九齡幼聰敏善屬文十三以書干刺史王方慶大嗟賞之曰此子必能致遠玄宗在東宮擧文藻之士親加策問九齡對策高第遷右拾遺累官中書令）

李揆致仕居東都杜司徒罷淮海入洛見之言及事事第一之說揆曰若道門戶門戶自有所承官職遭遇爾今形骸凋悴看即下世一切為空何第一之有（唐書曰李揆字端卿隴西成紀人秦府學士玄道玄孫秘書監成裕之子聰敏好學善屬文乾元初兼禮部侍郎揆以主司取士多不考實徒峻其隄防深昧求賢之意請於庭中設五經諸史及切韻本於床引貢士謂之曰大國選士但務得才經籍在此請恣尋檢由是數月之間美聲上聞未及畢事遷中書侍郎揆美風儀善奏對每有敷陳皆符獻替肅宗賞歎之曰卿門地人物文章皆當代第一故時人有頭頭第一之說）

李約琴道酒德詩調皆高絕一時平生不近粉黛多蓄古器嘗得古鐵一片擊之清越養一猿名山公初至金陵於府主李錡坐屢贊招隱寺之勝一日錡宴於寺中明日謂曰十郎嘗誇招隱寺昨遊宴細看何殊州中約笑曰某所賞者疎野耳若遠山將翠幕遮古松用綵物裹腥膻涴鹿掊泉音樂亂山鳥聲實不如在叔父廳也（李約已見）

盧杞與馮盛相遇於道各攜一囊杞發盛囊有墨一枚杞大笑盛正色曰天峯煤和針魚腦入金溪子手中錄離騷古本如公止提綾紋刺三百為名利奴顧

當孰勝已而搜杞囊果三百刺（劉昫唐書曰盧杞字子良故相懷慎之孫父奕御史中丞安祿山陷洛陽奕遇害杞以門蔭解褐率府兵曹徵為御史中丞時尚父子儀病百官造問皆不屏姬侍杞至子儀悉屏去獨隱几待之家人問故子儀曰杞形陋而心險左右見之必笑若此人得權即吾族無類矣及居糺彈之地論奏稱旨遷御史大夫旬日為門下侍郎）

憲宗嘗問趙相曰人言卿在荊州毬場草生何也趙對曰死罪有之雖然草生不妨毬子往來上為之啓齒（劉昫唐書曰趙宗儒字秉文父畢秘書少監宗儒授校書郎貞元中遷給事中與崔損同拜平章事罷為右庶子端居守道德宗嘉之遷吏部侍郎召見勞之曰知卿閉關六年故有此拜）

柳誠懸（柳公權已見）性曉音律不好奏樂人問之答曰聞樂令人驕怠

白樂天語人曰吾已脫去利名枷鎖開清高門戶但連龕子毋丹不知何日成耳（劉昫唐書曰白居易字樂天太原人北齊五兵尚書建之仍孫祖鍠父季庚世敦儒業居易聰慧絕人貞元十四年高郢擢昇甲科授校書郎元和中為集賢校理文辭富豔尤精詩筆所著歌詩意存諷賦箴時之病補政之闕士君子多之往往流聞禁中章武納諫思理渴聞讜言召入翰林為學士）

陸羽問張志和孰與往來志和曰太虛為室明月為燭與四海諸公共處未嘗少別何有往來（宋祁隱逸傳曰陸羽字鴻漸一名疾字季疵復州竟陵人不知所生有僧得諸水濱既長以易自筮得蹇之漸曰鴻漸于陸其羽可用為儀乃以陸為氏名而字之隱苕溪自稱桑苧翁闔門著書或獨行野中誦詩擊木裴徊不得意或慟哭而歸時謂今接輿也唐詩紀事曰張志和字子周婺州人母夢楓生腹上而產志和十六擢明

（經肅宗時貶南浦尉不復仕居江湖自稱烟波釣徒著元真子兄鶴齡恐其遁世爲築室越州東郭與陸羽往還李德裕稱志和隱而有名顯而無事不窮不達嚴光之比云）

文宗喜經術（唐書曰文宗諱昻穆宗第二子寶歷二年敬宗遇害乙巳即位于宣政殿唐詩紀事曰帝嘗謂左右曰若不甲夜視事乙夜觀書何以爲人君每試進士多自出題所司進所試披覽吟詠終日忘倦常延學士於内庭討論經義較量古今令宮女侍茶湯飲饌李訓講周易時方盛夏命取水玉腰帶辟暑犀如意賜訓曰如意與卿爲談柄讀高郢無聲樂賦白居易求玄珠賦謂之玄祖）宰相李石因言施士匄春秋可讀帝曰朕嘗見之穿鑿之學徒爲異同學者如浚井得美泉而已何必勞苦旁求然後爲得（劉昫唐書曰李石字中玉隴西人機辯有方畧尤精吏術文宗自李德裕宗閔朋黨相傾宿素大臣疑而不用意在新進孤立石自戸部侍郎平章事　李肇國史補曰大曆已後專學者有施士匄春秋）

楊嗣復進門下侍郎建言宜省官屬文宗言無乃滯才乎嗣復對曰才者自異汰去粃滓菁華乃出（唐書曰楊嗣復字繼之僕射於陵子也七歲能爲文與牛僧孺李宗閔權德輿皆貢舉門生情義相得進退取捨多同開成二年以戸部侍郎平章事）

高貞公郢在中書九年家無制草或問前輩皆有制集公何獨焚之答曰王言不可存於私室（唐書曰高郢字公楚渤海蓨人九歲通春秋能屬文登茂才異行科授華陰尉嘗以魯不合用天子禮樂乃引公羊傳著魯議累官中書侍郎）

明宗不豫馮道（已見）入問疾道言寢膳之間尤宜調

護因指御前果實曰如食桃不康他日見李思戒

周祖請馮道詣徐州册湘陰公爲漢嗣道曰侍中由衷乎周祖設誓道曰莫教老夫謬語令爲謬語人

江南李昪問道士王栖霞何道可致太平栖霞對曰王者治心治身乃治家國今陛下尚未能去饑嗔飽喜何論太平宋后自簾中稱歎以爲至言（司馬光通鑑曰凡唐主所賜予栖霞皆不受栖霞常爲人奏章唐主欲爲之築壇辭曰國用方乏何暇及此俟焚章不化乃當奏請耳）

宋太祖從周世宗南征有人譖於世宗言太祖有重車數乘世宗遣人伺之果有籠篋令引入行在開視唯書數千卷世宗召太祖諭之曰卿爲朕將帥辟疆宇當堅甲利兵何用書爲太祖謝曰臣無奇謀上贊聖德濫膺寄任常恐不逭所以聚書觀覽欲廣聞見增智慮也世宗善其對

太祖召見道士證隱（王聖塗澠水燕談錄曰鎮陽道士證隱博學多識道行清潔太祖北征時召見之）隱年九十形氣不衰帝欲留居建隆觀隱曰帝都紛華非野人所宜處上訪以養生之術隱曰養生之術不過清心練氣耳帝王之道則異於此老子曰我無爲而民自化我無欲而民自正軒轅帝堯享國延年率由此道帝甚嘉之

宋祖草昧思求異人詔田徵君詣公車會父喪不赴（皇朝類苑曰田徵君名告字象宜篤學好文理致高古嘗學詩於希夷平居寡薄志在經世太祖詔詣公車弇父喪不至淳化中韓丕言於天子召赴闕詔書入門而卒）田東遊過濮止王元之舍元之勉進其道後得水樹於濟南明水將終焉

（司馬温公涑水紀聞曰王禹偁字元之濟州人少善屬文舉進士知長洲縣太宗召直史館纔周歲遂知制誥禹偁性剛狷數忤權貴改翰林學士後落職知黃州）致書徐常侍（徐鉉已見）質其去就徐答曰負鼎叩角顧廬築巖各由其時不失其道在我而已何常之有田遂決高蹈之計

真宗召陳摶至京師士大夫多求其言摶曰優游之所勿久戀得意之所勿再往（魏泰東軒筆録曰陳摶字圖南有經世之才生唐末厭五代之亂入武當山學神仙導養之術能辟穀或一睡三年後隱於華山）

寇萊公鎮大名北使至語寇曰相公望重何故不在中書寇曰主上以朝廷無事北門鎖鑰非準不可（寇萊公遺事曰公諱準字平仲華州人太宗幸魏公年十六以父陷蕃上書行在辭色激昂舉止無畏上壯之命有司記姓名後二年進士及第寖以貴顯）

丁崖州雖險詐然亦有長者言真宗嘗怒一朝士再三語之丁輒退縮不答上作色曰如此叵耐問輒不應丁進曰雷霆之下臣更加一言則虀粉矣真宗欣然嘉納（東都事畧曰丁謂字公言初字謂之蘇州人嘗以文謁王禹偁禹偁稱其文比之韓柳其名大振真宗朝拜相以擅移皇堂貶崖州司戶東軒筆録曰丁謂有才智然多希合天下以爲姦邪及

稍進用即啓真宗以神仙之事作玉清昭應宮耗費國帑不可勝紀）

范文正（已見）一日見王沂公言宰相當顯拔人物自丞相當國門下未見一人沂公曰司諫不思耶若恩盡歸己怨將誰歸范公怳若自失（王沂公筆録曰公諱曾字孝先青城人自發解南省廷試皆爲首冠中山劉子儀戲語之曰狀元試三場一生喫着不盡公正色曰曾平生之志不在温飽仁宗朝爲相封沂國公）

范文正嘗問琴理於崔遵度崔曰清麗而靜和潤而遠琴書是也（王君玉國老談苑曰遵度爲太子諭德方正清素尤精於琴著琴箋）

宋景文言爲文是靜中一業（東都事畧曰宋祁字子京與兄庠同試禮部奏名第一章獻曰弟可先兄乎乃以郊爲第一而祁爲第十修唐書成拜翰林學士承旨謚景文歐陽公歸田録曰宋郊與弟祁自布衣時名動天下當時稱爲二宋）

宋景文言莊周云送君者皆自涯而返君自茲遠每讀至此令人蕭寥有遺世之意

邵康節嘗言善人固可親未能知不可急合惡人固可踈未能遠不可急去（道學名臣言行録曰邵雍字堯夫其先范陽人三十來遊于洛葬親伊川遂爲河南人嘉祐中詔舉遺逸留守王拱辰薦授將作監簿熙寧初中丞呂誨復薦補頴州團練推官稱疾不之官卒贈秘書省著作謚康節）

歐陽公嘗問一僧曰古之高僧有去來翛然者何今世之鮮也僧曰古人念念在定慧臨終安得而亂今人念念在散亂臨終安得而定公深然之

司馬文正公云登山有道徐行則不困措足於實地則不危（邵氏聞見録曰公不喜肩輿雖山行亦乘馬路險則杖策以行）

程正叔（呂氏童蒙訓曰小程先生名頤字正叔舉進士不中不復試元祐初正獻公與司馬温公同薦遂召用侍講禁中旋又罷去貶涪州元符還洛卒于家學者謂之廣平先生後居伊陽又謚伊川先生）語其兄明道曰（道學名臣言行録曰程顥字伯淳河南人生而神氣秀異異於常兒踰冠舉進士呂公著薦授太子中允卒官宗正寺丞學者稱爲明道先生）吾兄弟近日說話太多明道曰使見呂晦叔則不得不少見司馬君實則不得不多

王荆公謂呂晦叔（呂公著已見）曰漢元晚節劉向數上疏切諫疑太犯分晦叔曰有貴戚之卿（邵氏聞見録曰呂晦叔王介甫同爲館職當時閣中皆名士每評論古今人物治亂衆人之論必止於介甫介甫之論又爲晦叔止也一日論劉向當漢末言天下事反復不休或以爲知忠義或以爲不達時變議未決介甫來衆問之介甫卒對曰劉向強聒人耳衆意未滿晦叔來又問之則曰同姓之卿歟衆乃服）

王荆公作相裁損宗室恩數宗子相率馬首陳狀云均是宗廟子孫那得不看祖宗面荆公厲聲曰祖宗親盡亦須祧遷何況賢輩於是皆散去

王荆公居鍾山日與金華俞秀老過故人家飲飲罷小憩水亭顧水際沙間有饌器數件皆黃白物意吏卒所竊使人問之乃小兒適聚於此食棗栗盡弃之而去荆公謂秀老曰士欲任大事闕富貴如群兒作息乃可耳（葉夢得石林詩話曰俞紫芝字秀老揚州人少有高行不娶得浮屠心法所至翛然而工於詩王荆公居鍾山秀老數相往來公尤愛重之）

嘉祐初李仲昌議開六漯河荆公時爲館職頗右之既而功不成仲昌以贓敗劉侍讀戲荆公曰要當如宗人夷甫不與世事可也荆公答曰天下之事所以易壞而難合者正以諸賢無意如鄙宗夷甫也但仁聖在上故公家元海未敢跋扈耳（劉原父行狀曰公諱敞字原父袁州臨江人學問廣博無書不通自浮屠老子以及山經地誌陰陽卜筮醫藥天文畧皆究知嘗齋太乙宮與內弟王欽臣夜語曰歲星往來虛危間色甚明盛以吾觀之當有興於齊者歲餘英宗以齊州防禦入繼大統）

王荆公嘗問張文定孔子去世百年生孟子亞聖自後絕無人何也文定言豈無只有過孔子上者公問是誰文定言江南馬大師汾陽無業禪師雪峯岩頭丹霞雲門是也公暫聞意甚不解乃問何謂文定曰儒門淡薄收拾不住皆歸釋氏耳荆公欣然歎服後舉似張天覺天覺撫几歎以爲佳

濟南監鎮宋保國出觀荆公華嚴解東坡曰華嚴有八十一卷今獨其一何也保國云公言此佛語至深妙他皆菩薩語耳東坡曰予於藏經中取佛語數句雜菩薩語中復取菩薩語數句雜佛語中子能識其

非是乎曰不能也東坡曰㝷昔在岐下聞河陽猪肉甚美使人往市之使者醉猪夜逸去買他猪以償客皆大詫以爲非他產所及既而事敗客皆大慙今荆公之猪未敗耳若一念清淨墻壁瓦礫皆說無上妙法而云佛語深妙菩薩不及豈非夢中語耶保國稱善（陶朱新録元祐黨人碑有宋保國名姓）

東坡性不忍事嘗云如食中有蠅吐之乃已（捫虱新話曰公嘗自言性不慎語言與人無親踈輒輸寫肝膽有所不盡如茹物不下必吐盡而已而世或記䟽以爲怨咨益實録也）

東坡在儋耳因試筆嘗自書云吾始至南海環視天水無際悽然傷之曰何時得出此島耶已而思之天地在積水中九州在大瀛海中中國在少海中有生孰不在島者覆盆水於地芥浮於水蟻附於芥茫然不知所濟少焉水涸蟻即徑去見其類出涕曰幾不復與子相見豈知俯仰之間有方軌八達之路乎念此可爲一笑

蘇長公自黃移汝道出金陵見介甫甚欵長公曰某欲有言於公介甫色動意長公辯前日事長公曰某所言天下事介甫色定長公曰大兵大獄漢唐滅亡之兆祖宗以仁厚治天下正欲革此今西方用兵東南數起大獄公獨無一言乎介甫舉兩指示長公曰二事皆惠卿啓之某在外安敢言長公曰在朝則言在外則不言事上之常禮耳上所以待公者非常禮公豈得以常禮自處介甫厲聲曰某須說又言出在安石口入在子瞻耳蓋介甫畏惠卿恐長公泄之也介甫又語長公人須是知行一不義殺一不辜而得天下弗爲乃可長公曰今之君子爭減半年磨勘雖殺人亦爲之介甫笑而不言

楊次公留心釋教嘗因上殿神考頗問佛法楊並不詳答直云佛法實亦有助吾教既歸人言聖主難遇

次公平日所學如此今乃唯唯何也楊曰朝廷端欵明辯吾懼度作導師（文苑傳曰楊傑字次公無爲人少有名于時元祐中爲禮部員外郎自號無爲子）

王介甫嘗見舉燭因言佛書有日月燈光明佛燈光豈得以配日月呂吉甫曰日昱乎晝月昱乎夜燈光昱乎晝夜日月所不及其用無差別介甫大以爲然（東都事畧曰呂惠卿字吉甫泉州晉江人爲集賢校勘王安石領制置三司條例司以惠卿爲檢詳安石去位薦爲參知政事）

劉道原（劉恕已見）不信浮屠說以爲必無是事嘗曰人如居逆旅一物不可乏去則盡棄之何得賷以自隨

蔣之奇既貴項上大贅每忌人視之爲六路大漕至金山寺僧了元（即佛印）與蔣相善一日見蔣即手捫其贅蔣心惡之了元徐曰冲卿在前穎叔在後蔣大喜（朱彧可談曰慈聖后嘗夢神人語云太平宰相項安節神宗密求諸朝臣無有此人久之吳冲卿爲上相瘰癧生頸間一日立朝項上腫如拳后見之告上曰此眞項安節也　東都事畧曰蔣之奇字穎叔常州宜興人少游歐陽公之門爲部使者十二任六典會府所至以治辦稱官至觀文殿學士）

馮當世晚年好佛（東都事畧曰馮京字當世鄂州江夏人初雋邁不羣舉進士自鄉選至廷對俱第一宰相富弼京之婦翁也京知制誥日韓琦爲相京數月不一見琦謂其傲以語弼弼使往見之京曰公爲宰相而京不妄詣公者乃所以重公也豈傲哉官叅知政事謚文簡）知幷州日以書寄王平甫曰幷門歌舞妙麗閉目不窺日以談禪爲上平甫答曰若如所論未達禪理閉目不窺已是一重公按

東坡與劉貢父會語及不獲已之事貢父曰充類至義之盡也東坡曰貢父乃善讀孟子歟（魏泰東軒筆録曰劉邠字貢父博學有俊才然滑稽喜謔玩亦屢以犯人）

蘇子瞻云歲行盡矣風雨淒然紙窓竹屋燈青熒熒時於此間得少佳趣一日舉似劉貢父貢父曰前數句是夜行迷路誤入田螺精家中來

李公擇云余嘗雪中過范堯夫（已見）于西府先有五客在坐予因衆人論說民間利害公甚喜書室中無火坐久寒甚公命温酒來與坐客各舉兩大白公曰說得通透後令人心神融暢（東都事畧曰李常字公擇南康軍建昌人幼力學舉進士調宣州觀察推官亢重自持人畏憚之）

東坡謂晨飲爲澆書李黃門謂午睡爲攤飯

東坡嘗謂劉壯輿曰三國志注中好事甚多道原（劉恕已見）欲修之而不果君不可辭也壯輿曰端明曷不爲之坡曰某雖工於語言也不是當行家（徐度却掃編曰劉羲仲字壯輿劉道原子也道原以史學自名羲仲世其家學）

劉壯輿嘗摘歐陽公五代史之訛誤爲糾繆以示東坡東坡曰往歲歐陽公著此書初成王荆公謂余曰歐陽公修五代史而不修三國志非也子盍爲之余固辭不敢當夫爲史者網羅數十百年之事以成一書其間豈能無小得失余所以不敢當荆公之託者正畏如公之徒掇拾其後耳

元祐中北虜使劉霄入賀蘇公與狄詠館伴錫燕回始行公馬小蹶劉即前訊曰馬驚無苦否公應曰銜勒在御雖小失無傷也

蘇長公云元豐六年十月二日夜解衣欲睡月色入戶欣然起行念無與樂者遂至承天寺尋張懷民懷民亦未寢相與步於中庭庭中如積水空明水中藻

荇横交蓋竹栢影也何夜無月何處無竹栢但少閑人如吾兩人耳

蘇長公云久在江湖不見偉人前在金山見滕元發乘小舟破巨浪來相訪出船巍然使人神聳

文潞公帥長安（五朝名臣言行録曰文彦博字寬夫汾州人位至丞相封潞國忠烈公趙萊公録曰實元中河東闕漕使堂上議難得可任者章郇公言縉紳間說文彦博磊落有稱呂許公曰恨不識也可召來面詢之明日召至許公歎曰此大有福人何所任用不可自殿中侍御史遷待制不出十年出將入相）見石才叔所蔵褚遂良聖教序墨蹟愛玩不已今子弟臨一本休日宴僚屬出二本今坐客別之客咸稱公臨本為真才叔不出一語以辯笑啓潞公云今日方知蒼舒孤寒（王明清玉照新志曰石蒼舒字才叔雍人也與山谷游從尤妙筆札家蓄圖書甚富）

黃太史云士大夫三日不讀書則理義不交於胷中便覺面貌可憎語言無味（山谷年譜曰公諱庭堅字魯直分寧人治平丙午赴鄉舉詩題出野無遺賢廬陵李詢讀先生詩中兩句云渭水空蔵月傅巖深鎖煙擊節稱賞云此人不惟文理冠場異日當以詩名擅四海遂膺首選歷官著作佐郎兼史館）

晏景初請一僧住院僧辭以窮陋不可為景初曰高才固易耳僧曰巧婦安能作無麪湯餅乎景初曰有麪則拙婦亦辦矣僧慙而退（宋史曰晏敦復字景初丞相殊之曾孫少學於程頤）

岳武穆嘗入見帝從容問曰卿得良馬不武穆荅曰臣有二馬日啖芻豆數斗飲泉一斛然非精潔即不受介而馳初不甚疾比行百里始奮迅自午至酉猶可二百里褫鞍甲而不息不汗此其受大而不苟取力裕而不求逞致遠之材也不幸相繼以死今所乘者日不過數升而秣不擇粟飲不擇泉攬轡未安踊躍疾驅甫百里力竭汗喘殆欲斃然此其寡取易盈好逞易窮駑鈍之材也帝稱善曰卿今議論極進（章穎南渡十將傳曰岳飛字鵬舉相州湯陰人少負氣節沈厚寡言性剛直天資敏悟強記書傳尤好左氏春秋及孫吳兵法生而有力未冠能引弓三百斤弩八百石學射於周同能左右射同死朔望必鬻衣具酒肉詣同塚奠而泣引同所贈弓發三矢乃酹父知而義之）

虞雍公既却逆亮於采石還至金陵謁葉樞密（義問）時張忠定（燾）及幕屬馮校書（方）洪檢詳（邁）在坐相與勞問畢天風欲雪因留卯飲酒方行警報沓至亮懲前衂將戮圖瓜洲坐上皆恐葉四顧久之酌卮酒以前曰馮洪二君雖叅帷幄實未履行陣舍人威名方新士卒相望勉為國家卒此勳業雍公受之起立曰某去則不妨然記得一小話敢為都督誦之昔有人得一鼈欲烹而食之不忍當殺生之名乃熾火使釜水百沸橫篠為橋與鼈約曰能渡此則活汝鼈知主

人以計取之勉力爬沙僅能一渡主人曰汝能渡橋甚善更爲我渡一遭我欲觀之僕之此行無乃類是乎席上皆笑雍公竟如鎮江亮不克渡而弑自此箭上知馴致魁柄

金國與西夏議和翰林待制馮延登爲使時李獻甫以書表官從行夏使有口辯延登不能折往復數日至以歲幣爲言獻甫不能平從旁進曰夏國與我和好百年今易君臣之名爲兄弟之國兄輸弟幣寧有據耶使者曰兄弟且不論宋歲輸吾國幣二十五萬疋典故具在金朝必欲修舊好非此例不可獻甫作

色曰使者尚恐言耶宋以歲幣餌君家而賜之姓岸然以君父自居夏國君臣無一悟者誠謂使者當以爲諱乃今公言之使者果能主此議以從賜姓之例弊邑雖歲捐五十萬獻甫請以身任之夏使語塞和議乃定（金史曰李獻甫字欽用獻能從弟也博通書傳尤精左氏及地理學爲人有幹局心所到則絕人遠甚時人稱其精神滿腹興定五年登進士第歷咸陽簿累官鎮南節度副使）

中統初許魯齋應召赴都曰（元史曰許衡字平仲懷之河內人幼有異質七歲入學授章句稍長嗜學如饑渴徃來河洛間從姚樞得伊洛程氏之書益大有得中統元年世祖即位召至京師）道謁劉　脩先生靜脩言公一聘而起無乃太速乎答曰不如此則道不行後至元中徵靜脩至以爲贊善大夫未幾辭去及召爲翰林學士復以疾辭或問之答曰不如此則道不尊（元史曰劉因字夢吉保定容城人天資絕人三歲識書日記千百言七歲能屬文落筆驚人及得程朱之書一見能發其微性不苟合家雖甚貧非其義一介不取家居教授師道尊嚴嘗愛諸葛孔明靜以脩身之語表所居曰靜脩）

元憲宗時以忙哥撒兒爲斷事官之長其位在三公之上猶漢之大將軍也既拜命出帳殿外敬稾坐熊席其僚列坐左右者四十人忙哥撒兒問曰主上以我長此官諸公其爲我言當以何道守官衆皆默然有夏人和斡居下坐進曰夫札魯忽赤之道猶宰之刲羊也解肩者不使傷其脊在持平而已忙哥撒兒

聞之即起入帳內衆不知所爲皆咎和斡失言既入乃爲帝言之帝召和斡命之步曰是可用之才也和斡由是知名（元史曰忙哥撒兒察哈札剌兒氏祖搠阿父那海並事烈祖忙哥撒兒事睿宗恭謹過其父憲宗在籓邸深知之）

胡汲仲先生言終今之世無善治之日

元明善嘗副一蒙古大臣出使交趾瀕還國王賮以黃金蒙古受之明善獨不受國王曰彼使臣已受矣公何固辭明善曰彼所以受者安小國之心我所以不受者全大國之體國王歎伏

吳定翁嘗言曰士無求用於世惟求無愧於世人以

爲名言（元史曰吳定翁字仲谷臨川人其先宋初自金陵來徙定翁幼歲儼如成人清修文雅與孫轍齊名而最善爲詩辟薦相望而終不起程鉅夫貽之書曰臨川士友及門者踵相接也何相望足下耿耿如玉人而不可得見乎）

孛术魯翀在翰林日嘗進講罷上顧問曰三教何者爲優魯翀對曰釋如黃金道如白璧儒如五穀上曰若爾則儒爲賤耶魯翀曰黃金白璧無亦何妨五穀於世其可一日闕哉上大說（元史曰孛术魯翀字子翬其先隆安人狀貌魁梧不妄言笑其學一本於性命道德而記問宏博異言僻語無不淹貫文章簡奧典雅學者仰爲表儀論者謂許衡之後能以師道自任者惟耶律有尚及翀而已）

至正中徵處士脫因伯顏杜本張瑾爲翰林待制或議以爲擢用太峻左丞相帖木兒達識曰隱士無求於朝廷而朝廷有求於隱士當時以爲名言

何氏語林卷之五

何氏語林卷之六

華亭何良俊元朗撰　并註

政事第三

孔子曰政寬則民慢慢則糾之以猛猛則民殘殘則施之以寬此因子產遺訓故言承敝易變之道大率如此余觀孔子雅言及古稱循吏炳煥竹素者何嘗用猛哉太史公曰奉法循理亦可以爲治何必威嚴哉斯言是矣善哉劉真長之言曰古之善政司契而已豈不以敦本正源鎮靜流末乎此語可著令甲苟用此道雖聖人之篤恭玄默何以加諸

卓茂爲密令有人詣茂言亭長受其米肉茂問此人亭長爲從汝求乎將平居自以恩意遺之人曰往遺之耳茂曰遺之而受何故言耶人曰竊聞賢明之君使人不畏吏吏不取人今我畏吏是以遺之吏既卒受故來言耳茂曰凡人所以貴於禽獸者以有仁愛知相敬事今鄰里長老尚致饋遺此乃人道所以相親吏顧不當乘威力強請求耳凡人之生群居雜處故經紀禮義以相交接汝獨不欲修之寧能高飛遠走不在人間耶人曰苟如此律何故禁之茂笑曰律設大法禮順人情今我以禮教汝汝必無怨以律治

汝何所措其手足乎一門之内小者可論大者可殺也且歸念之於是人納其訓吏懷其恩（酈道元水經註曰卓茂字子康南陽宛人溫仁寬雅恭而有禮人有認其馬者茂與之曰若非公馬幸至丞相府歸我遂挽車而去後馬主得馬謝而還之任黃門郎遷密令舉善而微口無惡言教化大行道不拾遺蝗不入境百姓爲之立祠享祀不輟矣東觀漢記曰茂恬暢樂道雅實不爲華貌行己在清濁之間自束髮至白首與人未嘗有爭）

孔君魚爲姑臧長清儉逼下有譏之者答曰奮身處脂膏不能自潤（東觀漢記曰孔奮字君魚扶風茂陵人守姑臧長時天下亂河西獨安前長居官數月即致貲產奮在姑臧四歲財物不增唯老母極膳妻子但食葱菜）

鄭尚書在淮陰（范曄後漢書曰鄭弘字巨君會稽山陰人從淮陰太守四遷爲尚書令）消息繇賦政不煩苛郡中大旱自出行春隨車致雨白鹿方道俠轂而行（謝承後漢書曰弘問主簿黃國曰鹿爲吉爲凶國拜賀曰聞三公車轓畫作鹿明府必爲宰相）

龐仲達爲漢陽太守（司馬彪續漢書曰龐參字仲達河南緱氏人官至太尉）郡人任棠有奇節隱居教授仲達到先候之棠不交言但以薤一大本水一盂置戶屏前自抱孫兒伏於戶下主簿白以爲倨仲達思其微意良久曰棠是欲曉太守水者欲吾清拔大本薤者欲吾擊強宗抱兒當戶欲吾開門恤孤也歎息而還仲達在職抑強助弱果以惠政得民

任延爲會稽都尉時年十九迎官驚其壯及到靜泊無爲唯先遣饋禮祠延陵季子（范曄後漢書曰任延字長孫南陽宛人年十二爲諸生學於長安明詩易春秋顯名太學學中號爲任聖童更始中以大司馬屬拜會稽都尉）

延叔堅舉孝廉爲平陽侯相到官表龔遂之墓立銘祭祠擢用其後於畎畝之間（延篤別見）

陳昭公守廣漢入爲大司農（范曄後漢書曰陳寵字昭公沛國洨人祖咸哀平間尚書寵性周密每事務於寬厚由廣漢太守入爲大司農後爲司空雖傳法律而兼通經書號爲任職相）帝問在郡何以爲理昭公頓首謝曰臣任功曹王渙以簡賢選能主簿譚顯拾遺補闕臣奉宣詔書而已帝大悅（范曄後漢書曰王渙字稚子廣漢郪人少好俠尚氣晚更改節敦儒習尚書讀律令爲太守陳寵功曹當職割斷不避豪右寵風聲大行渙由此顯名州舉茂才爲洛陽令譚顯後亦知名安帝時爲豫州刺史）

袁司徒爲河南尹政號嚴明然未嘗以贓罪鞠人常言曰凡學仕者高則望宰相下則希守牧錮人於聖世尹不忍爲也聞者皆感激自厲（袁安已見）

汝南太守宗資任功曹范滂（范滂已見謝承後漢書曰宗資字叔都南陽安衆人家代爲漢名臣資少在京師學孟氏易歐陽尚書舉孝廉拜議郎補汝南太守署范滂爲功曹委任政事推功於滂不代其美任善之名聞於海內）南陽太守成瑨亦委功曹岑晊（謝承後漢書曰成瑨少修仁義以清名見稱舉孝廉拜郎中遷南陽太守郡多豪強中官磐牙境界瑨下車振威嚴以檢攝之時桓帝乳母外親張子禁恃勢不畏法網功曹岑晊勸使捕子禁付宛獄）

（皆殺之桓帝徵瑨下獄死　范曄後漢書曰岑晊字公孝南陽棘陽人有高才郭林宗朱公叔皆與爲友李膺王暢稱其有幹國器雖在閭里慨然有董正天下之意）二郡爲之語曰汝南太守范孟博南陽宗資主畫諾南陽太守岑公孝弘農成瑨但坐嘯

宗叔都（宗資已見）在汝南請范孟博爲功曹范在職嚴整疾惡人有行違孝弟不軌仁義者皆掃迹斥逐不與共朝顯薦異節搜援幽陋天下稱之

范孟博外甥西平李頌是公族子孫行義爲鄉里所棄中常侍唐衡以頌屬汝南太守宗資資用爲吏時孟博在功曹心非其人寢而不召資怒責書佐朱靈靈仰謝曰范滂清裁猶以利刄齒腐朽今日寧受笞死而滂不可違資乃止（謝承後漢書曰宗資責問書佐朱靈靈以告滂滂曰答教當言頌則滂之姊子豈不樂其升進緣頌汙穢小人不宜玷塵清朝不敢以位私人是以不召）

陳仲舉爲樂安太守（司馬彪續漢書曰陳蕃字仲舉汝南平輿人舉孝廉除郎中母憂去官周景辟從事以諫爭不合投傳而去後李固表薦徵拜議郎　范曄後漢書曰李固爲青州刺史名有威政屬城聞風皆自引去蕃獨以清績留續漢志曰樂安本名千乘和帝更名樂安）郡人周孟玉清潔之士（張璠漢紀曰周璆字孟玉臨濟人有美名）前後太守禮命皆不至獨仲舉能致焉仲舉大加寵異字而不名特置一榻去則懸之（袁山松後漢書曰璆爲樂城令逍遙無事縣中大治去官徵聘不至陳蕃爲太守璆來置榻去懸之）

陳仲舉在樂安郡縣民趙宣葬親而不閉埏隧止居其中行服積二十年鄉邑稱孝州郡數禮請之仲舉就與相見言次問及妻子宣有五子皆服中所生仲舉怒曰聖人制禮賢者俯就不肖企及且祭不欲數以其易瀆故也況乃寢宿冢藏孕育其中誑時惑衆誣汙鬼神乎遂致其罪

孔文舉（孔融已見）在北海時教高密令曰志士鄧子然告困焉得憂釜庾之間以傷烈士之心與豆三斛後乏復言

孔文舉爲北海相有一人遭父喪哭泣墓側色無憔悴文舉刑之又一人母病瘥思食新麥家中無有乃盜鄰家熟麥以進文舉特加賞異曰無有來謝勿復盜也（秦子曰夫盜而不罪者以爲勸於養母也哭而見殺者以爲哀而不實也）

胡威少有志尚厲操清白父質臨荊州威自京都省之家貧無車馬童僕威自驅驢單行見父停廐中十許日告歸臨辭質賜絹一匹爲道路糧威跪問曰大人清嚴不審於何得此質曰是吾俸祿之餘故以爲汝糧耳威受而去（晉陽秋曰胡威字伯虎淮南人父質荊州刺史以忠清顯）

胡質在荊州其子威省覲告歸每至客舍自放驢取樵爨炊食畢復隨旅進道質帳下都督陰齎糧要之

因與爲伴每事相助經營又進少飯威疑密加誘問知是都督謝而遣之後以白質質杖都督一百除其吏名

裴潛爲兗州時嘗作一胡牀及去留以挂壁（魏志曰裴潛字文行河東人避亂荊州劉表待之賓禮潛私謂王粲司馬芝曰劉牧非霸王之才而欲以西伯自處其敗無日矣遂南渡適長沙）

王夷甫（王衍別見）爲元城令終日清談而縣務自理

陶公（陶侃已見）明識過人臨荊州時勑武昌道上種柳人有竊之植于其家陶見而識之問何以盜官柳種子時以爲神

王丞相善於因事初過江帑藏空竭唯有練數千端丞相與朝賢共制練布單衣一時士人翕然競服練遂涌貴乃令主者賣之端至一金

王丞相（王導已見）薨後庾季堅代相網密刑峻（晉書曰庾冰字季堅兄亮以名德流訓冰雅素垂風諸弟相率莫不好禮爲世論所重亮常以冰爲庾氏之寶）殷洪喬出行遇收捕者於途（殷氏譜曰殷羨字洪喬父識鎮東司馬羨仕至光祿勳）慨然歎曰丙吉問牛喘似不爾（班固漢書曰丙吉爲相嘗出逢清道羣鬭者死傷橫道吉過之不問前行逢人逐牛牛喘吐舌吉止駐使騎吏問逐牛行幾里矣掾吏謂丞相前後失問或以譏吉吉曰民鬭相殺傷長安令京兆尹職所當禁歲竟丞相課其殿最奏行賞罰而已宰相不親小事非所當於道路問也方春少陽用事未可太熱恐牛近行用暑故喘此時氣失節恐有所傷害也三公典調和陰陽職所當憂是以問之掾吏乃服以吉知大體）

殷光祿（殷羨）嘗從容謂庾季堅曰卿輩自是綱目不失皆是小道小善耳至如王公（王導已見）故能行無理事謝太傅每歎詠此唱

東海王越臨兗州以江應元爲別駕委以州事（江氏家傳曰江統字應元時太傅從事中郎庾子嵩以風韻見重雅敬君德每云當今可以爲司徒充民望者江生其人也）與應元書曰昔王子師（王允已見）爲豫州未下車辟荀慈明下車辟孔文舉（荀爽孔融二人並已見）貴州人士有堪應此者不應元舉郗鑒爲賢良阮修爲直言程收爲方正時稱其得人（郗鑒別見阮修已見晉書曰程收濟北人）

劉尹在郡爲政清整門無雜賓時百姓好訟官長諸郡往往爲相舉正劉曰夫居下訕上此弊道也古之善政司契而已豈不以敦本正源鎮靜流末乎君雖不君下安可以失禮若此風不革百姓將往而不反遂寢不問（劉尹別傳曰劉惔字真長沛國蕭人漢氏之後有雅裁雖蓽門陋巷晏如也歷侍中丹陽尹爲政務鎮靜信誠風塵不能移也）

孫安國（孫盛已見）爲長沙太守頗營資貨桓溫遣部從事至郡察知之重其高名不時即劾盛與溫牋辭旨放蕩稱州遣從事觀採風聲進無威鳳來儀之美退無鷹鸇搏擊之用徘徊湘川將爲怪鳥溫得牋復遣從

事按之贓賄狼籍檻車收盛到州捨而不罪（何法盛晉中興書曰孫盛字安國太原中都人爲秘書監篤尚好學自少及長手常不釋卷既爲史官乃著三國晉陽秋）

何良俊曰小人黷貨固惟其常苟求廉潔自將正當責之賢者桓元子當察舉之寄實宜矯厲頹流使屬城聽采以彰軌物今孫盛贓賄狼籍乃獨以名高不劾及以放蕩致隙始復按之罪狀既明又捨而不問將使小人因之有辭而中才猶或自沮求之舉措俱爲失據晉於是爲失政刑矣

吳隱之（已見）爲廣州刺史此地包帶山海珍異所出一篋之寶可資數世前後刺史遂多黷貨未至州二十里地名石門有水曰貪泉飲者懷無厭之欲隱之既至語所親曰不見可欲使心不亂越崖喪廉吾知之矣乃至泉所酌而飲之因賦詩曰古人云此水一歃懷千金試使夷齊飲終當不易心在州逾厲清操帷帳器服皆付外庫常食不過菜及乾魚

顧覬之除山陰令山陰劇邑民戸三萬前令晝夜不得休事猶不舉覬之御繁以約縣用無事晝日垂簾門庭閑寂宋世稱山陰務簡而理諸郡莫及（宋書曰顧覬之字偉仁吳郡吳人高祖謙晉陸機姊夫祖崇大司農父黃老司徒左西掾覬之初爲郡主簿謝晦爲荊州以爲衛軍參軍愛其雅素深相知待）

孔思遠（孔覬已見）在郡性至真素不尚矯飾遇得寶玩服用不疑而他物麁敗終不改易時吳郡顧覬之亦志崇儉素宋世並稱清約

孔思遠代庾徽之爲御史中丞庾性豪侈服玩甚華思遠衣冠器用莫不麁率時蘭臺令史並三吳富人初有輕之之意後見思遠蓬首緩帶風貌清嚴便重迹屏氣莫敢欺犯（南史曰庾徽之字景猷潁川鄢陵人卒官南東海太守）

孔思遠使酒仗氣每醉彌日不醒爲後軍府長史雖醉日居多而曉明政理醒時判決未嘗有壅衆咸曰孔公一月二十九日醉勝世人二十九日醒

劉損爲吳郡太守至閶門便入泰伯廟時廟室頹毀垣墻不修損愴然曰風猷尚可髣髴衛守一何摧頹即發教整葺（南史曰劉損字子騫衛將軍毅從父弟也父鎮之以毅貴顯退居京口未嘗應召毅甚畏憚每還京口不敢以羽儀入鎮之門損贈太常）

張景山歷三府諮議事舉情得多無異同或問景山主上既幼執事多門君每能緝和公私云何致此景山曰古人言一心可事百君我爲政端平待物以禮悔吝之事何由而及明闇短長更是才用之多少耳（南史曰張岱字景山吳郡吳人張裕子也州辟從事遷東遷令時殷沖爲吳興太守謂人曰張東遷親貧須養所以棲遲下邑然名器方顯終當大至後爲司徒西曹掾）

沈瓚之在丹徒性至踈直自以廉潔不事左右浸潤日至遂鎖繫尚方（南史曰沈瓚之吳興武康人爲丹徒令以清廉抵罪丘寂之歎曰清吏真不可爲也政當處季孟之間）瓚之自言願一見天子上召問復欲何陳答曰臣坐清所以獲罪上曰清復何以得罪言無以承奉要人上問要人爲誰瓚之以手板四面指曰此赤衣諸賢皆是後上知其無罪復除丹徒令吏人候之瓚之戲語曰我今重來當以人肝代米不然清名不立

何敬叔在政清約不通問遺嘗歲儉夏節忽牓門受餉共得米二千八百石悉取以代貧人輸租（齊春秋曰何敬叔爲長城令在縣清廉不受饋）

傅琰爲山陰令有賣針賣糖二老姥共爭團絲來詣琰琰樹團絲令鞭之密視有鐵屑乃罰賣糖者

劉玄明甚有吏能歷建康山陰令政常爲天下第一（南史曰劉玄明臨淮人官至司農卿）後傅翽代爲山陰問玄明曰願以舊政告新令尹玄明答曰我有奇術卿家譜所不載（孔平仲續世說曰傅僧祐及子琰琰子翽爲令並著奇績時云諸傅有理縣譜子孫相傳不以示人）臨別當以相示既而言作縣令唯日食一升飯而不飲酒此第一策也

傅翽居官有名爲吳令時往別建康令孫廉廉因問曰聞丈人發姦擿伏惠化如神何以至此傅答曰惟勤而能清清則憲綱自行勤則事無不理憲綱自行則吏不能欺事自理則物不疑滯廉深服其言（南史曰傅翽北地靈州人祖僧祐山陰令父琰爲建康山陰令並著能名二縣謂之傅聖翽位至驃騎諮議）

顧憲之爲建康令剖斷明決人稱神宰權要請托長吏貪殘據法直繩無所阿縱性又清儉强力爲政甚得民和故都下飲酒得旨者輒呼爲顧建康言其清醇也（南史曰顧憲之字士思吳郡吳人祖覬之湘川刺史憲之官尚書吏部郎中宋時覬之嘗爲吏部於庭列植嘉樹謂人曰吾爲憲之植耳至是憲之果爲此職）

傅常侍（傅昭已見）爲臨海郡臨海先有蜜巖前後太守皆自封固專收其利常侍曰周文之囿與百姓共之大可喻小教令勿封

安成王初臨江州（南史曰安成康王秀字彥達梁文帝第七子仕齊太子舍人梁朝建封安成郡王時諸王並下士建安安成尤好人物世以二安方之四豪秀精意學術搜集經記招學士劉孝標使撰類苑書未畢而已行於世秀於武帝布衣昆弟及爲君臣小心畏敬過於踈賤帝益賢之）前刺史取陶徵士曾孫爲里司安成歎曰陶潛之德豈可不及後嗣即日辟爲西曹

王綸之爲豫章下車曰祭徐孺子許子將墓圖畫陳蕃華歆謝鯤像於郡朝堂（南史曰王綸之字元章王敬弘之曾孫爲安成王記室參軍偃仰召會退居僚末袁粲聞而歎曰貴游居此位者不以文記爲高自綸之始歷侍中出爲豫章）

（太守）孔光祿除晉陵太守清白自守妻子並不之官唯以單船臨郡所得秩俸隨即分贍孤寡郡中號曰神君曲阿富人殷綺見光祿居處儉素乃餉以衣氈一具光祿曰太守身居美祿何爲不能辦此但百姓未周不容獨享溫飽勞卿厚意幸勿爲煩（南史曰孔奐字休文會稽山陰人曾祖琇之江夏內史祖臻太子舍人父幼孫無錫令奐仕齊爲建康令梁武受禪除晉陵太守太建中爲吏部尚書甚有鑒裁詳練百氏凡所甄拔諸人莫不悅服）

郎世業泛涉典籍清慎無所營嘗語人曰仕宦之所木杌亦不須作況過於此唯頗令人寫書樊子蓋曾

遺之書曰在官寫書亦是風流罪過世業答曰觀過知仁斯亦可矣（三國典畧曰郎基字世業中山新市人會郡太守智之孫）

宋世良爲清河太守獄內穭生桃樹蓬蒿亦滿每日門庭虛寂無復訴訟時謂之神門及代去有老人丁金剛曰老人年九十記三十五政府君非惟善政過人清亦徹底今失賢者人何以濟（北史曰宋世良字元友西河介休人魏孝莊時拜清河太守才識閑明尤善政術在郡未幾聲問甚高）

蘇瓊爲清河太守清慎無私有沙門道研求謁意在理債瓊每見則談問玄理道研無由啓口弟子問其故道研曰每見府君徑將我入青雲間何由得論地上事遂焚其券（蘇瓊已見）

高僕射（高熲別見）每以盤盛粉置於卧側思得一公事輒書其上至明則記錄入朝行之

楊昉爲左丞時宇文化及子孫理資蔭朝廷以事隔兩朝其家親族亦衆多爲言者所司理之至於左司昉未詳其案狀訴者以道理已成無復疑滯勃然逼昉昉曰適朝退未食食畢當詳案訴者言公云未食亦知天下有累年羈旅訴者乎昉遽命案立批之曰父殺隋主子訴隋資生者猶配遠方死者無宜更敘時人深賞之

貞半千調武陽尉值歲旱勸令殷子良發粟賑民子良不從及子良謁州半千悉發之下賴以濟刺史大怒囚半千於獄會薛元超持節河南讓太守曰君有民不能恤惠出一尉尚何罪耶半千遂得釋（薛元超別見殷子良未詳　江幾隣嘉祐雜志曰白水縣堯山民掘得誌石是貞半千墓云十八代祖嶷自梁入魏本姓劉彭城人以其雅正似伍員遂賜姓員　劉昫文苑傳曰員半千本名餘慶晉州臨汾人少與齊州何彥先同師王義方義方嘉重之義方卒半千與彥先皆制服喪畢而去上元初授武陽尉睿宗朝至崇文館學士）

宋廣平愛民惜物朝野歸美人咸謂有脚陽春（劉昫唐書曰宋璟邢州南和人其先自廣平徙焉璟少耿介有大節博學工文翰弱冠舉進士累轉鳳閣舍人當官）

（正色則天甚重之玄宗朝累官尚書右丞相封廣平郡公）

玄宗嘗賜酺三日上御五鳳樓觀者喧溢樂不得奏金吾白挺如雨不能遏止上患之高力士奏河南丞嚴安之爲理嚴爲人所畏請使止之上從之安之至以手板繞場畫地曰犯此者死於是三日指其畫以相戒無敢犯者（封氏聞見記曰嚴安之爲赤縣尉力行猛政）

裴耀卿勤於政事夜閱案牘晝決獄訟常養一雀每夕自更初有聲至漏盡則急鳴裴呼爲知更雀（劉昫唐書曰耀卿戶部尚書守眞子也少聰敏解屬文弱冠拜秘書正字補相王府典籤睿宗在藩甚重之與掾丘悅文學韋利器更直以備顧問府中稱爲學直後遷京兆尹尋拜黃門侍郎充轉運使）

李林甫姦邪陰賊妬嫉賢能至於善守章程深得宰相之體當時雖正直之士多被擠害而尋常仕進者各獲其分至開成間人猶呼爲李右座而不名（劉昫唐書曰林甫高祖從父弟叔良之孫天寶中以禮部侍郎同平章事性沉密城府深阻未嘗以愛憎見於容色自處台衡動循格令衣冠士子非常調無仕進之門秉鈞二十年朝野側目憚其威權及國忠誣擠天下以爲寃）

裴琰之爲同州司戶參軍年少不主曹務刺史李崇義內輕之因語曰三輔事繁子盍求便官毋留此琰之唯唯州中有積年舊案數百崇義讓使趣斷琰之曰何至逼人乃爾命吏人連紙進筆遂爲省閱一日都畢既與奪當理而筆詞勁妙崇義驚曰子何自晦以成鄙夫之過由是名動一州號霹靂手

德宗即位淄青節度李正己表獻錢三十萬緡上欲受恐見欺却之則無辭宰相崔祐甫請遣使慰勞淄青將士因以正己所獻錢賜之使將士人人戴上恩諸道知朝廷不重財貨上悅從之正己大慙服

袁滋爲華州刺史以寬易清簡爲政（劉昫唐書曰袁滋字德深陳郡汝南人弱歲強學以外兄元結有重名往依焉讀書玄解旨奧結甚重之黜陟使趙贊以處士薦授校書郎使南詔還擢諫議大夫出爲華州刺史以寬簡爲政百姓至自他境者給地以居其居曰義合里專以慈惠爲本人甚愛之徵拜金吾衛大將軍）徵爲金吾大將軍以揚於陵代

之百姓遮道不得去於陵使喻曰吾不敢易袁公政人皆羅拜（劉昫唐書曰楊於陵字達夫弘農人太尉震之後父太清單父尉祿山亂歿於賊於陵始六歲長客江南好學有奇志釋褐句容主簿時韓滉節制金陵剛嚴少所接與於陵以屬吏謁謝滉甚奇之謂其妻柳氏曰夫人欲擇佳壻吾閱人多矣無如楊主簿者遂以女妻之滉入朝總將相財賦之任於陵以婦翁權幸方熾卜築建昌以讀書山水爲樂滉歿始爲膳部員外累官檢校右僕射）

盧坦在江淮時旱儉穀貴或請抑其直坦曰所部地狹穀來他州若直賤不來耳不如任之既而商賈以米坌至又多貸兵食出諸市中米價頓平（唐書曰盧坦字保衡河南洛陽人初爲義成軍判官累遷中丞出爲宣歙池觀察使）

李德裕在浙西日南方信機巫父母癘疾人子厭棄

不肯收養德裕擇長老可語者諭以孝慈大倫患難相收無可棄之義數年惡俗大變（劉昫唐書曰李德裕字文饒趙郡人祖栖筠御史大夫父吉甫元和初宰相德裕幼有壯志苦心力學年纔及冠志業大成貞元中以父譴逐蠻方隨侍左右元和初父再秉國鈞避嫌不仕十一年得殿中侍御史穆宗召入翰林轉中書舍人後李逢吉欲引牛僧孺爲相懼德裕與李紳止之出爲浙西觀察使）

李德裕初作相兩街使請准例每早朝令兵衛送德裕判云在具瞻之地自有國容當無事之時何勞武備衛送宜停

白傅（白樂天已見）爲郡日恩信及民百姓皆愛而思之嘗植檜數本於郡圃後人目爲白公檜以比甘棠

開成中延英奏對李石（已見）言臣往年從事西蜀中元日嘗詣佛寺見故劍南節度使韋皐圖形百姓至者先拜而後謁佛至欲有泣者臣訪於故老皆曰令公恩深於蜀方百姓稅重令公輪年全放自令公後無此惠澤百姓窮困追思葢切（唐書曰韋皐字武臣京兆人貞元元年爲劍南西川節度使以功加檢校司徒中書令封南康郡王）

令狐文公除守兖州州方旱儉米價甚高迓吏至公首問米價幾何州有倉倉有幾石屈指獨語曰舊價若干諸倉出米若干定價出糶則可賑救左右竊聽語達郡中富人競發所蓄米價頓平（劉昫唐書曰令狐楚字殼士家世儒素楚善屬文李說嚴綬鄭儋相繼鎮太原皆辟從事楚才思俊麗德宗好文每太原奏至能辯楚之所爲鄭儋在鎮暴卒不及處分後事軍中諠譁將有急變中夜十數騎持刃迫楚至軍門令草遺表楚在白刃中搦管即成讀示三軍無不感泣軍情乃安自是聲名益重官尚書僕射封彭陽郡公謚曰文）

文宗（已見）賜翰林學士章服續有待詔先欲賜者上曰賜君子小人不同日待詔賜且待別日

趙中令爲相日於廳事屏風後置二大甕凡有人投機宜文字者悉置於中滿即焚之通衢（東都事畧曰趙普字則平幽州薊人沉厚有大畧宋太祖受禪以佐命功累官中書令）

李文靖（李沆已見）爲相當太平之際凡有建議務更張喜激昻者一切報罷曰用此報國（湘山野録曰李公嘗被同年馬亮責之曰外議以兄爲無口瓠公笑曰吾居政府然無長才但中外所陳利害一切報罷聊以此補國耳今國家防制纖悉密若凝脂苟狥所陳一一行之則所傷寔多陸象先曰庸人撓正正謂此也儉人苟一時之進豈念於民耶公嘗沐浴右脅而逝盛暑中七日方斂不聞腐氣信履踐之明效也）

宋世京畿及各郡皆有激賞庫遇群盜竊發郡家開庫募士故盜不旋踵輒被擒獲

宋世於郡縣立慈幼局凡貧家子多欲厭棄不育者許其抱至局書生年月日局置乳媪鞠視他人家或無子女却來局取養之歲侵子女多入慈幼局道無抛棄者信乎仁澤之周也

五代以來軍卒陵將帥胥吏凌長官餘風至宋猶未

盡除張乖崖（張詠已見）爲崇陽令一吏自庫中出鬢傍巾下有一錢詰之乃庫中錢也乖崖命杖之吏勃然曰一錢何足杖我耶爾能杖我不能斬我也乖崖援筆判云一日一錢千日一千繩鋸木斷水滴石穿自仗劍下堦斬其首申臺府自劾崇陽人至今傳之

錢若水爲同州推官（五朝名臣言行録曰錢若水字淡成河南人舉進士官至同知樞密院事）時有富民女奴逃亡父母訟於州州録事嘗貸於富民不獲乃劾富民父子共殺女奴罪皆應死富民不勝榜楚自誣服具獄上州皆覆實無反異若水獨疑之留其獄數日録事詣若水詬之曰若受富民錢欲出其死若水笑謝曰今數人當死豈可不少留熟觀其獄辭耶留之且旬日若水詣知州屏人言曰若水所以留其獄者密使人訪求女奴今得之矣因密送於知州所知州垂簾引女奴父母從簾中推女奴示之父母持之而泣乃引富民父子破械縱之其人號泣不肯去曰微使君則某滅族矣知州言此推官之賜其人趨詣若水廳事若水閉門拒之曰知州自求得之我何與焉其人不得入繞墻而哭傾家資飯僧爲若水祈福知州又欲論奏其功若水固辭曰若水獄事正人不寃死耳論功非本心也且朝廷若以此爲若水功當置録事於何地知州歎服（司馬溫公涑水記聞曰錢若水爲同州推官知州性褊急數以胷臆決事若水固爭不能得輙曰當陪奉贖銅耳旣而果爲上司所駮州官皆以贖論知州愧謝已而復然如此數次）

謝諫議知襄州日張密學（逸）爲鄧城令有善政鄧去襄城度漢水才十餘里謝暇日多乘小車從數吏渡漢水入鄧城界以觀風謠或載酒邀張於野外同酌吟嘯終日而去（宋史曰謝泌字宗源歙州人少好學有志操賈黃中知宣州一見奇之累官右諫議大夫判吏部銓墨客揮犀曰謝諫議名知人喜薦下吏知襄州日待鄧城知縣張逸特厚將薦之朝乃先設几案庭中置章其上望闕焚香拜曰老臣爲朝廷得一能吏乃封上之逸官至樞密學士累典大郡皆有能名）

趙德明言民饑求糧百萬斛大臣皆曰德明新納誓而敢違約請以詔書責之眞宗以問王魏公（王旦已見）公請勑有司具粟百萬於京師詔德明來取上從之德明得詔慙且拜曰朝廷有人

張師德謁向文簡（向敏中別見）曰師德兩詣王相公（王旦已見）皆不得見恐爲人輕毀望公從容明之一日方議知制誥王曰可惜張師德向問何謂王曰累於上前說張師德名家子有士行不意兩及吾門狀元及第（師德是狀元張去華子師德又狀元及第）榮進素定但當靜以待之若奔競而得使無階者何如向方以師德意啓之公曰某處

安敢輕毀人但師德後進待我淺也向因稱師德適有關望公弗遺公曰第緩之使師德知聊以戒貪進激薄俗也

蔣侍郎（蔣堂已見）爲江淮轉運日屬縣例致賀冬至書皆投書即還有一縣使人獨不肯去須責回書呵逐亦不去曰寧得罪不得書不敢回邑時蘇子美（別見）在坐頗駭曰皂隷如此野狠其令可知蔣曰不然此必健者能使人不敢慢其令如此乃爲一簡答之方去子美歸吳中月餘得蔣書曰縣令果健者遂延譽後卒爲名臣或云是天章閣待制杜杞（涑水記聞曰杜杞字偉長爲河南轉運使五溪蠻反杞以金帛誘出之因爲設宴飲以漫陀羅酒昬醉盡殺之因立大宋平蠻碑自擬馬伏波上疏論功朝廷劾其棄信專殺之狀既而舍之官至天章閣待制）

范文正公用士多取氣節而濶畧細故如孫威敏滕達道皆所素重其爲帥日辟置幕客多取見居謫籍未牽復人或疑之公曰人有才能而無過朝廷自應用之若其實有可用之材不幸陷於吏議深文不因事起之則遂爲廢人矣故公所舉多得士（滕達道別見東都事畧曰孫沔字元規會稽人爲人明敏果敢有材知衡山縣上書言事以切直謫監衡州酒稅移通州楚州所至皆有能迹召爲右正言拜樞密副使契丹使請觀太廟樂宰相言非祠享不可習沔請以理折之乃謂使臣曰廟樂之作皆本朝所以歌詠祖宗功德使人如能留助吾祭乃可觀之由是不敢復請卒官

觀文殿學士謚威敏）

皇祐中東吳大饑時范文正領浙西吳人喜競渡好爲佛寺文正縱民競渡太守日出宴於湖上居民空巷出遊大興工役諸寺鼎興又新敖倉吏舍日役千夫監司奏劾杭州不恤荒政嬉遊不節公私興造傷耗民力文正乃自條叙所以宴遊興造皆欲發有餘之財以惠貧者服力之人仰食公私無慮數萬荒政之施莫此爲大是歲兩浙唯杭州晏然民不流徙人以爲文正之惠

富韓公在青州活饑民四十餘萬公常自以爲功語人曰過於作中書令二十四考矣（邵氏聞見録曰富弼字彥國河南人初遊場屋穆伯長見而謂之曰進士不足以盡子之才當以大科名世後果登大科位至丞相封韓國公謚忠文）

歐陽公好推挽後學王向小時爲三班奉職勾當滁州一鎮公守滁日有書生爲學子不行束修自往詣之學子閉門不接書生訟于向向判其牒曰禮聞來學不聞往教先生既已自屈弟子寧不少高盍二物以收威豈兩辭而造獄書生不喜向判徑持牒以見歐公公一閱大稱其才遂爲延譽卒成聞人（宋史曰王向字子直福建候官人王回弟也爲文長於序事嘗作公默先生傳

歐陽公知開封日承包孝肅政猛之後一切循理不事風采或以包之政勵公者公答曰凡人材性不一各有長短用其所長事無不舉強其所短政必不逮吾亦任吾所長爾聞者服其言（呂氏家塾記曰包拯字希仁嘗爲京尹令行禁止天下皆呼爲包待制又曰包家故市井小民及田野之人見狗私者皆指笑之曰你一箇包家見貪污者曰你一箇司馬家蓋當時亦稱司馬君實爲司馬家）

謝希深幼子景平監光化軍稅有一兵官爲本廳軍員所持憂憤不樂景平一日問之兵官語其事景平曰君第自解去吾必能報之兵官既去景平呼軍員責之曰老兵何敢把持兵官使罷任去軍員無賴大言曰景平但可飲酒擊鞠耳此事何能預景平以犯階級送獄獄成決配之希深一時有大名其諸子皆賢景平最幼尚有家風（龔明之中吳紀聞曰謝絳字希深太子賓客濤之子楊文公薦其才召充秘閣校理實元初知鄧州自少而仕凡五十年自守不回而外亦不甚異一時賢士大夫無不欽之子景初景溫皆爲名儒）

孫夢得爲中丞（東都事畧曰孫抃字夢得眉州眉山人六世祖長孺喜藏書爲樓而置其上蜀人謂之書樓孫氏抃中甲科官翰林學士）薦唐介吳中復爲御史（唐介別見東都事畧曰吳中復字仲庶興國軍人孫抃薦爲御史彈治宰相梁適謫判虔州後知永興軍關右大旱中復奏請賑卹執政遣使案驗誣以不實坐奪一官爲人樂易簡約好周人之急士大夫稱之）或人問曰聞君未嘗與二人相識而薦之何也孫答曰昔人恥呈身御史今豈求識面臺官耶後二人俱以風力稱於天下孫晚年執政嘗歎曰吾無功以輔政唯薦二臺官爲無愧耳

司馬文正公作相日親書牓稿揭于客位曰訪及諸君若覩朝政闕遺庶民疾苦欲進忠言者請以奏牘聞於朝廷光得與同僚商議擇可行者進呈取旨行之但以私書寵諭終無所益若身有過失欲賜規正即以通封書簡分付吏人傳入光得內自省訟佩服而行至於整會官職差遣理雪罪名凡干身計並請一面進狀光得與朝省衆官公議施行若在私第垂訪請不語及

高宗視師金陵時張魏公爲守（張浚已見）楊和王領殿前司有卒夜出與兵馬都監喧競卒訴之公判曰都監夜巡職也禁兵酉點後不許出營法也牒宿衛司照條行和王不得已命斬之

張魏公守金陵日嘗詣學有一士人投牒取視則爭博也公立判云士子爭財於學校教化不明太守罪也當職先罰俸半月牒學照規行教官大窘引去

秦檜當國日民間以乏見鏹告貨壅莫售京尹曹泳以白檜檜即席命召文思院官趣者絡繹既至亟論

之曰適得旨欲變錢法頒公依舊夾錫樣鑄一緡將以進入盡廢見鏹不用約以翌午畢事院官退夜呼工鞴液將以及期富家聞之大窘盡輦宿藏爭取金粟物貿大昴泉溢於市

曲端爲涇原都統日張魏公嘗按視其軍端執撾以軍禮見營中閴無一人公異之謂欲點視端以所部五軍籍進公命點其一部端於廷間開籠縱一鴿以往而所點之軍隨至張爲愕然既而欲盡閱於是悉縱五鴿則五軍頃刻而集戈甲煥爛旗幟精明公大加奬異（周公謹曲壯閔本末曰曲端字平甫鎭戎軍人善屬文長於兵畧張浚宣撫川陜以端有威聲承制拜宣撫司都統制婁室寇邠州端屢戰皆捷撒離喝乘高望之懼而號泣虜人目爲啼哭郎君既而浚欲大擧未測其意先使張彬覘之曰公常患諸路兵不合財不足今宣撫司兵已合財已足婁室以孤軍深入我合諸路攻之不難萬一粘罕併兵而來何以待之端曰不然兵法先較彼己今敵可勝止婁室孤軍然將士輕脫不減前日我不過止合五路兵耳然將士無以大異於前兼敵之入寇因糧於我我常爲客彼常爲主今當按兵據險時出偏師以擾其耕彼不得耕必將取糧河東是我爲主彼爲客不一二年間必自困斃可一擧而滅萬一輕擧後憂方大彬以其言復命浚不悅其秋兀术窺江淮浚議出師會諸將議所從端力以爲不然須十年乃可端旣與浚異趣時王庶爲參謀與端有宿怨譖於浚曰端有反心久矣盍早圖之浚積前疑復聞庶言大怒罷其兵柄謫海州團練萬安軍安置是年浚大擧軍至富平縣將戰立前軍都統制曲端旗以懼之婁室曰聞曲將軍已得罪必紿我也擁軍驟至軍遂大潰浚心愧其言而欲慰人望乃下令以富平之役涇原軍出力最多皆前帥曲端訓練有方叙復左武大夫興州居住浚自興州移司閬州復用端與玠議之瞿端復起乃言曰曲端再起必不利於張公王庶又譖之浚入其說且以張中孚李彥琪趙彬降虜疑端知其謀從端恭州置獄端赴逮知必死仰天長吁指其所乘戰馬鐵象云天不欲復中原乎惜哉泣數行下左右皆泣初至獄有一官日威服侯之如事上官禮端甚謹之一日其人忽前云將軍功臣朝廷所知夬無他慮若欲早出第手書一病狀獄司即以申主便可憑藉出矣端欣然書之甫就獄官遽卷懷而去是晚即進械坐之鐵籠熾火逼之殊極慘惡渴甚求飲與之酒九竅流血而死年四十一至今西北故老尚能言其冤而四朝國史端本傳之論乃曰曲端之死時論或以爲冤然觀其狠愎自用輕視其上縱使得志終亦難御況動違節制夫何功之可言乎此雖史臣爲魏公地然失其實矣信如所言則秦檜之殺岳飛亦不爲過或又比之孔明斬馬謖尤無謂也直筆之難也久矣惜哉）

陳良翰在瑞安瑞安俗號強梗吏治尚嚴陳獨撫之以寬催租不下文符但揭示名物民競樂輸聽訟咸得其情或問陳何術陳答曰良翰無術第公此心如虛堂懸鏡耳（宋史曰陳良翰字邦彥台州臨海人蚤孤事母至孝性資莊重爲文恢博有氣中紹興五年進士知溫州端安縣累官太子詹事）

馬人望爲度支判官會檢括戶口人望未兩旬而畢同知留守蕭保先怪而問之人望曰民產若括之無遺他日必長厚歛之弊大率十得六七足矣保先謝曰公慮遠吾不及也（遼史曰馬人望字儼叔高祖胤卿爲石晉青州刺史人望穎悟幼孤長以才學稱咸雍中第進士官至參知政事卒諡文獻）

張特立爲宣德州司候州多國戚號難治特立至官

俱往謁之有五將軍者率家奴刼民羣牟特立命大索閭里遂過將軍家温言誘之曰將軍宅寧有盜牟者耶聊視之以杜衆口潛使人索其後庭得牟數十遂縛其奴繫獄其子匿他舍捕治之豪貴斂跡民賴以全（元史曰張特立字文舉東明人爲偃師主簿改宣德州倅世宗時歸隱田里世祖特賜號中庸先生）

胡汲仲（已見）嘗爲台州寧海主簿時浙東大侵宣慰同知脫歡察議行賑䘏斂富人錢一百五十萬給之至縣以餘錢二十萬屬汲仲去行旁縣汲仲察其有乾沒意悉散於民閱月再至索其錢汲仲抱成案進曰錢在是矣脫歡察大怒汲仲曰民一日不食當有死者誠不及以聞然官書具在可徵也脫歡察不敢問

胡汲仲在寧海日有羣嫗相聚於佛菴誦經一嫗失其衣適汲仲出行嫗訟之汲仲命以牟麥寘羣嫗掌中令合掌繞佛誦經如故汲仲閉目端坐且曰吾使神督之盜衣者行數周麥當芽中一嫗屢開視其掌汲仲命縛之還所竊衣

至元中鈔法不行詔遣尚書劉宣與兵部郎中趙孟頫馳驛至江南問行省丞相慢令之罪仍命凡左右

司及諸路官則徑笞之孟頫受命而行比還不笞一人（元史曰趙孟頫字子昻宋太祖子秦王德芳之後五世祖秀安僖王子偁四世祖崇憲靖王伯圭高宗無子立子偁之子是爲孝宗伯圭其兄也賜第湖州故爲湖州人父與訔生孟頫幼聰敏讀書過目輒成誦爲文操筆立就宋亡家居益自力於學至元中程鉅夫奉詔搜訪遺逸於江南得孟頫以之入見世祖大悅）

王克敬爲江浙行省叅政有松江一大姓歲漕米萬石獻京師其人既死子孫貧且行乞有司仍歲徵弗足則雜置松江田賦中令民包納克敬曰匹夫妄獻米徼名爵以榮一身今身死家破又已奪其爵不可使一郡之人均受其害國家寧乏此耶具奏免之（元史曰王克敬字叔能大寧人幼奇穎嘗戲道旁丞相完澤見而異之大寧朔土習尚少文而克敬孜孜爲儒者事既仕爲江浙行省屬累遷吏部尚書乘傳至淮安墜馬居吳中養疾元統初起爲江浙行省參知政事）

王克敬嘗爲兩浙鹽運使温州逮鹽犯以一婦人至克敬大怒曰豈有逮婦人行千百里外與吏卒雜處者汚教甚矣自今毋得逮婦人建議著爲令

葢苗爲濟寧路單州判官會歲饑白郡府郡府未有以應時他邑亦以告郡府遣苗至戸部以請戸部難之苗伏中書堂下出糠餅以示曰濟寧民率食此況不得食此者尤多豈可坐視而不救因泣下時宰大

悟凡被災者咸獲賑焉（元史曰益苗字耘夫大名元城人聰敏好學善記誦弱冠遊學四方藝業大進延祐中授濟寧路單州判官）

嘉靖庚戌冬柘湖
何氏清森閣雕梓

何氏語林卷之六

何氏語林卷之七

華亭何良俊元朗撰　并註

文學第四上

仲尼之徒身通六藝者七十二而以文學顯者二人可不謂難哉子夏序詩與六經並垂宇宙何可掩也獨子游無所考見說者以爲南方之學得其精華嗚呼夫文與義皆天地之牘也苟非得其精華者曷足以與此後世言有枝葉若與古少異矣然覽其豎義綴文理榦辭條蔚然並茂非有義根曷從生哉枝葉雖繁又烏可少也余故撫其最者著之篇使來者得以觀焉

淮南王著鴻烈二十篇號淮南子自云字中皆挾風霜之氣揚子雲以爲一出一入字直百金（西京雜記曰鴻大也烈明也言大明禮教也）

董仲舒夢蛟龍入懷作春秋繁露（太史公儒林傳曰董仲舒廣川人以治春秋孝景時爲博士）

梁敬叔閉戶自養以經籍爲娛著書數篇名曰七序班固見而稱曰孔子著春秋而亂臣賊子懼梁竦作七序而竊位素餐者慙（范曄後漢書曰梁竦字敬叔安定烏氏人父統太中大夫兄松尚光武女舞陰公主以讒謗下獄死竦與弟恭俱徙九真）

朱公叔躭學專精銳意講誦或時思至不自知亡失衣冠顛墜阬岸其父以爲專愚幾不知馬之幾足（朱穆已見）

王充著論衡成中土未有傳者（袁山松後漢書曰王充字仲任會稽上虞人幼聰明詣太學觀天子臨辟雍作六儒論．謝承後漢書曰謝夷吾薦充曰充之天才非學所加雖前世孟軻孫卿近世揚雄劉向司馬遷不能過也）蔡中郎（蔡邕別見）到江東得之歎以爲高文恒秘翫以爲談助及還北諸公覺其談更遠檢求其帳中果得論衡一部（袁山松後漢書曰其後王朗爲會稽太守又得其書時人稱其才進或曰不見異人當得異書問之果以論衡之益　抱朴子曰時人在蔡邕帳中搜得論衡捉數卷持去邕丁寧之曰唯我與爾共之勿廣也）

袁冀州（袁紹已見）大會賓客使人要鄭康成（鄭玄已見）鄭最後至乃延升上坐身長八尺飲酒一斛秀眉明目容儀温偉袁氏客多豪俊並有才說見鄭儒者未以通儒許之競設異端百家互起鄭依方辯對咸出問表得所未聞莫不嗟服（范曄後漢書曰黨禁起玄隱修經業杜門不出時任城何休好公羊學遂著公羊墨守左氏膏肓穀梁廢疾玄乃發墨守鍼膏肓起廢疾休見而嘆曰康成入吾室操吾矛以伐我乎初中興之後范升陳元李育賈逵之徒爭論古今學後馬融答北地太守劉瓌及玄答何休義據通深由是古學遂明）

董卓被誅蔡中郎適在司徒王允坐言之而嘆有動於色允即收中郎治罪中郎請黥首刖足繼成漢史

（張璠漢記曰蔡邕字伯喈陳留圉人六世祖勳與鮑宣卓茂不仕新室父棱亦有清白行謚貞定公邕性篤孝少博學師事太傅胡廣好辭章數術天文妙操音律桓帝時中常侍擅恣聞邕善鼓琴遂白天子勑陳留督促發遣邕不得已行到偃師稱疾而歸閑居翫古不交當世　范曄後漢書曰王允字子師太原祁人少好大節有志於立功郭林宗見而奇之曰王生一日千里王佐才也後與士孫瑞結謀同誅董卓）太尉馬日磾馳謂允曰伯喈曠世逸才多識漢事當續成後史爲一代大典且忠孝素著而所坐無名誅之無乃失人望乎允曰昔武帝不殺司馬遷使作謗書流於後世方今國祚中衰神器不固不可令佞臣執筆在幼主左右既無益聖德復使吾黨蒙其訕議日磾退而告人曰王公其不長世乎善人國之紀也制作國之典也滅紀廢典其能久乎中郎遂死獄中（三輔決録曰日磾字翁叔馬融族子少傳融業以才學進與楊彪盧植蔡邕等典校中書歷位九卿遂登台輔）

魏文帝初在東宮集諸儒於肅城門內講論大義侃侃無倦

荀奉倩諸兄並以儒術論議（魏志曰荀粲字奉倩頴川頴陰人父或尚書令祖緄濟南相曾祖淑朗陵相　何劭荀粲別傳曰粲簡貴不能與常人交接所友皆一時俊傑葬夕赴者裁十餘人皆同時知名之士哭之感慟路人　荀氏家傳曰或五子惲字長倩虎賁中郎將惲弟俁字叔倩御史中丞俁弟詵字曼倩大將軍從事中郎皆知名詵弟顗字景倩顗弟粲　晉陽秋曰荀顗博學洽聞嘗難鍾會易無互體見稱於世）奉倩獨好言道常以子貢稱夫子

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聞（何晏論語集解曰性者人之所受以生也天道者元亨日新之道深微故不可得而聞）然則六籍雖存固聖人之糠粃也兄俁難曰易云聖人立象以盡意繫辭焉以盡言則微言胡不可聞奉倩答曰蓋理之微者非物象之所舉也今稱立象以盡意此非通於意外者也繫辭焉以盡言此非言乎繫表者也斯則象外之意繫表之言固蘊而不出矣一時能言之士皆莫能屈

何平叔（何晏已見）以爲聖人無喜怒哀樂其論甚精鍾士季諸人述之（魏志曰鍾會字士季潁川長社人太傅繇子年五歲繇遣見蔣濟濟甚異之及壯有才數技藝精練名理）王輔嗣（王弼別見）意頗不同以爲聖人茂

於人者神明也同於人者五情也神明茂故能體冲和以通無五情同故不能無哀樂以應物然則聖人之情應物而無累於物者也今以其無累便謂不復應物失之遠矣世以王理爲得

曹爽嘗集諸名德使何尚書談理時少長莫不預會（魏春秋曰曹爽字昭伯魏宗室大司馬真之子受明帝顧命頗專政恣肆以不得於司馬宣王被誅）中領軍聞之歎曰妙哉何平叔之論道盡其理矣（魏志曰曹羲爽之弟爽用爲中領軍後爽頗縱酒作樂羲深以爲憂數諫止之又著書三篇陳驕滛盈溢之致禍拓戒諸弟以示爽爽甚不悅羲以諫諭不納涕泣而起）

王輔嗣與何尚書（何晏已見）論道其賦會文辭不如晏然自然有所拔得多晏也（魏志曰王弼字輔嗣父業黎族子官至尚書郎何邵王弼別傳曰弼幼而察惠好老氏通辯能言時裴徽爲吏部郎弼未弱冠往造焉徽一見而異之尋爲傅嘏所知何晏爲吏部尚書甚奇之歎曰仲尼稱後生可畏若斯人者可與言天人之際乎其注老子爲指畧致有理統注易往往有高麗言太原王濟好談老莊常云見弼易注所悟者多然淺而不識物情初與王黎荀融善黎奪其黃門郎於是恨黎與融亦不終正始中遇癘疾亡時年二十四晉景王聞之嗟歎累日其爲高識所惜如此）

王輔嗣與鍾士季（鍾會已見）善鍾之論議以校練爲家然每服王之思致

管公明與單子春談文采葩流枝葉橫生少引聖籍多發天然子春與群士論難鋒起公明人人答對言

皆有餘至日向暮子春語衆人曰此年少盛有材氣聽其言論正似司馬長卿游獵賦何其磊落雄壯英神儁茂必能明天文地理變化之數不徒有言也於是發聲徐州號爲神童（魏志曰管輅字公明平原人容貌麤醜無威儀而嗜酒管輅別傳曰輅父爲瑯琊即丘長公明時年十五來至官舍講學郡黌瑯琊太守單子春雅有材度聞公明一黌之儁請與相見子春大會賓客百餘人皆才辯之士公明曰府君名士加有雄貴之姿輅既年少膽未堅剛若欲相難懼失精神請先飲三升清酒然後言之子春便酌三升清酒獨使飲之酒盡問子春今欲與輅相對者府君四坐之士耶子春曰吾自與卿旗鼓相當輅言學問微淺未能上引聖人之道陳秦漢之事但欲論金木水火土鬼神之情耳子春言此至難而卿更以爲易耶於是唱大論之端遂經於陰陽單稱嘆不已）

管公明將赴洛辭裴使君（荀綽冀州記曰裴徽字文季河東聞喜人魏尚書令潜之少弟有高才遠度善言玄妙）裴言丁鄧二尚書有經國才畧於物理不精何尚書神明精微言皆巧妙殆破秋毫自言不解易中九事必當以相問比至洛宜善精其理公明言何若巧妙以攻難之才游形之表未入於神也夫入神者當步天元推陰陽探味玄虛覽道無窮如差次老莊而參爻象愛微辯而與浮藻可謂射侯之巧非破秋毫之妙也若九事皆至義者不足勞思若陰陽者精之已久何足復言

黃初中有甲乙疑論荀仲茂（荀氏家傳曰荀閎字仲茂諶之子爲太子文學掾）鍾元常（魏志曰鍾繇字元常潁川長社人）王景興（王朗別見）袁曜卿（魏志曰袁渙字曜卿陳郡扶樂人父滂漢司徒渙避地江淮爲袁術所命呂布擊術於阜陵渙往從之爲布所拘畱　袁氏世紀曰布之破也陳羣父子亦在布軍見太祖皆拜渙獨高揖太祖甚嚴憚之時太祖給衆官車各數乘使取布軍中物衆人皆重載渙取書數百卷而已）議各不同文帝謂元常曰袁王國士更爲脣齒荀閎勁悍往來銳師真君侯之勍敵左右之深憂

虞仲翔與孔北海書示以易註（吳志曰虞翻字仲翔會稽餘姚人初爲王朗功曹　吳書曰翻少好學有高志年十二客有候其兄者不過翻翻追與書曰僕聞虎魄不取腐芥磁石不受曲針過而不存不亦宜乎客得書奇之）孔答曰聞延陵之理樂覩虞子之治易乃知東南之美非徒會稽之竹箭又觀象雲物察應寒暑原其禍福與神合契可謂探賾窮通者也（虞翻別傳曰翻初立易注奏上曰臣聞六經之始莫大陰陽是以伏羲仰天縣象而建八卦觀變動爻爲六十四以通神明以類萬物臣高祖零陵太守光治孟氏易曾祖平輿令成纘述其業至祖父鳳爲之最密臣先考日南太守歆受本於鳳世傳其業至臣五世前人通講多玩章句雖有秘說於經跡隔臣生遇世亂長於軍旅習經於枹鼓之間講論於戎馬之上蒙先師之說依經立注又臣郡吏陳桃夢臣與道士相遇放髮被鹿裘布易六爻撓其三以飲臣臣乞盡吞之道士言易道在天三爻足矣豈臣受命應當知經所覽諸家解不離流俗義有不當輒改定以就其正孔子曰乾元用九而天下治聖人南面蓋取諸離斯誠天子所宜協陰陽致麟鳳之道謹正書副上又奏曰經之大者莫過於易自漢初以來海內英才解之率少孝靈之際潁川荀諝號爲知易臣得其注有愈俗儒至所說西南得朋東北喪朋顛倒反逆了不可知孔子歎易曰知變化之道者其知神之所爲乎以美大衍四象之作而上爲章首尤可怪笑又南郡太守馬融名有俊才其所解釋復不及諝孔子曰可與共學未可與適道豈不其然若乃北海鄭玄南陽宋忠雖各立注忠少差玄而皆未得其門難以示世）

潘元茂作魏公冊命辭義溫雅人謂與典誥同風元茂亡後王仲宣擅名當時時人見此冊疑是仲宣所爲論者紛紜及晉王爲太傅臘日大會賓客元茂子滿時亦在焉太傅語之曰尊君作魏公冊高妙信不可及吾曾聞仲宣亦以爲不如朝廷之士始信是元茂作（潘勗已見）

邯鄲子淑初詣臨菑侯（魚豢魏畧曰邯鄲淳一名竺字子淑博學有文章又善蒼雅蟲篆許氏字指初平時從三輔客荊州荊州內附太祖召與相見甚敬異之時五官將博延英儒宿聞

（淳名因啓淳欲使在文學官屬會臨菑侯植亦求淳太祖遣淳詣植）臨菑大喜延入坐不先與談時天正熱因呼常從取水自澡訖傅粉遂科頭拍袒胡舞五椎鍛跳丸擊劒誦俳優小說數千言謂子淑曰邯鄲生何如耶乃更著衣幘整容儀與子淑評說混元造化之端品物區別之意然後論羲皇以來賢聖名臣烈士優劣之差次頌古今文章賦誄及當官政事宜所先後又論用武行兵倚伏之勢乃命厨宰酒炙交至坐席默然莫敢與抗及暮子淑歸對其所知歎臨菑之才謂之天人（魏志曰陳思王植字子建十歲即善作文太祖曰汝倩人耶植跪曰言出爲論下筆成章顧當面試柰何倩人時銅爵臺新成太祖將諸子登臺使各爲賦植援筆立成太祖甚異之初封平原侯後徙臨菑植既以才見異丁儀丁廙楊修等爲之羽翼幾爲太子者數矣然任性而行不自雕厲飲酒不節文帝御之以術矯情自飾左右並爲之說遂定爲嗣）

魏武嘗辟阮元瑜（張隲文士傳曰阮瑀字元瑜陳留尉氏人魏丞相掾知名于時）不至連見偪促遂逃入山中魏武使人焚山得之阮至召見魏武時征長安大延賓客怒阮不時與語使就伎人列阮既解音聲又善鼓琴遂撫絃按節因造歌曲曰奕奕天門開大魏應期運青蓋巡九州在東西人怨士爲知己死女爲悅己翫恩義苟敷暢他人焉能亂爲曲既捷音聲殊妙當時冠坐魏武大悅（魚豢典畧

曰太祖嘗使瑀作書與韓遂時太祖適近出瑀隨從因扵馬上具草呈之太祖擥筆欲有所定而竟不能損益）

陳孔璋草檄文成以呈曹公（曹操）公先苦頭風是日疾發臥讀孔璋所著翕然而起曰此愈我病（魏畧曰陳琳字孔璋廣陵人避難冀州袁紹使典文章紹檄文即琳之辭也後歸太祖太祖謂曰卿昔爲本初移書但可罪狀孤而已惡惡止其身何乃上及父祖耶琳謝罪太祖愛其才而不責也）

蔡中郎（蔡邕已見）從朔方還嘗避怨扵吳顧元歎從學琴書顧專一清靜敏而易教中郎歎異之曰卿必成致今以吾名與卿顧遂名雍又是中郎所歎因用元歎爲字（吳志曰顧雍字元嘆吳郡吳人連牧州郡皆有治迹歷奉常尚書令封陽遂鄉侯拜侯還寺家人不知後代孫劭爲丞相）

陸公紀容貌壯偉博學多識星歷筭數無不該覽虞仲翔舊齒名德龐士元（龐統別見）荊州令士年亦差長皆與交善（吳志曰陸績字公紀吳郡吳人父康漢廬江太守績在吳除鬱林太守既有躄疾又意在儒雅非其志也雖有軍事不廢著述作渾天圖注易釋玄皆傳于世預知亡日乃爲辭曰有漢志士吳郡陸績幼敦詩書長翫禮易受命南征遘疾遇厄遭命不幸嗚呼悲隔年三十二）

皇甫士安（皇甫謐已見）耽翫典墳忘寢與食時人謂爲書淫或有箴其過篤將損耗精神士安曰朝聞道夕死可矣況命有脩短分定懸天乎（虞預晉書曰謐少不好學游蕩無度或以爲癡嘗得瓜果輒進所後叔母任氏任氏曰孝經云三牲之養猶爲不孝汝年餘二十目不存教心不入

（道無以慰我因歎曰昔孟母三徙以成仁曾父烹豕以存教豈我居不擇鄰教有所闕何爾魯鈍之甚也脩身篤學自汝得之於我何有因對之流涕謐乃感激就鄉人席坦受書勤力不怠居貧躬自稼穡帶經而農遂博綜典籍沈靜寡欲始有高尚之志以著述爲務自號玄晏先生著禮樂聖真之論後得風痺疾猶手不輟卷）

張茂先強記默識四海之內若指諸掌（晉陽秋曰張華字茂先范陽人博覽洽聞無不貫綜）晉武帝嘗問漢代宮室制度及建章千門萬戶茂先應對如流聽者忘倦畫地成圖左右屬目時人比之子產（孔子家語曰夫子曰子產於民爲惠於學爲博物吾以兄事之也）

陸士衡初入洛次河南偃師時近夕結陰望道左若有民居因往投宿見一少年姿神端遠與士衡言玄

妙有辭致士衡心服其能無以酬抗士衡提緯古今總驗名實此少年亦不甚欣解既曉辭去士衡脫驂逆旅嫗曰此東數十里無村落止有山陽王家墓耳士衡怪悵還睇昨路都無民居唯空野霾雲拱木蔽日知所遇者信王輔嗣也士衡由此妙達玄理或云是士龍（酈道元水經註曰今尸鄉澤野須原夾郭多墳壠焉即陸士衡會王輔嗣處也）

衛叔寶甚有名理其後多病體羸母恒禁其談遇有勝日親知時請一言無不咨嗟以爲入微

王太尉自以論易畧盡然有所未了研之終莫能通每云不知比沒當復有能通之者不（虞預晉書曰王衍字夷甫瑯邪臨沂人司徒戎從弟父乂平北將軍夷甫蚤知名以清虛通理稱仕至太尉爲石勒所害）

王處仲（王敦字處仲）謂太尉曰阮宣子（阮脩已見）可與言太尉曰吾亦聞之但未知其亹亹之處定何如耳及與宣子談言寡理暢王大歎服

宋處宗甚有思理嘗買得一長鳴雞愛養甚至恒籠盛著窻間雞遂作人語與處宗談論極有言致宋因此玄功大進（晉陽秋曰宋宗字處宗沛國人官兗州刺史）

劉殷有子七人五人各授一經餘一子授太史公記一子授漢書一門之內七業俱興北州之學殷門爲盛（王隱晉書曰劉殷字長盛新興人）

阮思曠（阮裕已見）不甚博學而論難甚精嘗問謝萬云未見四本論君試爲言之謝叙說既畢阮以傳嘏爲得於是撰數百許語精義入微聞者皆嘆味之

阮千里清虛寡欲自得於懷讀書不甚研求而默識其要詣理精辯言不足而旨有餘（名士傳曰阮瞻字千里阮咸子瞻夷任少嗜欲不脩名行自得於懷仕至太子舍人）

謝萬嘗作八賢論叙漁父屈原季主賈誼楚老龔勝孫登嵇康爲四隱四顯其旨以處者爲優出者爲劣（晉中興書曰萬善屬文能談論）以示孫興公孫以爲體公識遠者則出處同歸時以興公義爲得（中興書曰孫綽字興公太原中都人少以文稱）

（歷太學博士大著作散騎常侍）

時人有稱庾太尉理者（庾亮已見）殷光祿曰此公好舉宗本槌人（殷浩別傳曰浩父羨字洪喬光祿勳）

殷中軍於佛經有所不了（晉書曰殷浩字洪源陳郡長平人父羨豫章太守浩識度清遠弱冠有美名善玄言爲風流談論者所宗）遣人迎林公（高逸沙門傳曰支遁字道林河內林慮人本姓關氏任心獨往風期高亮家世奉法嘗於餘杭山沈思道行泠然獨暢年二十五始釋形入道五十三終于洛陽）林虛懷欲往王右軍駐之曰淵源思致淵冨既未易爲敵且已所不解上人未必能通縱復服從亦名不益高若佻脫不合便喪十年所保可不須往林公大以爲然（羊惜文字志曰王羲之字逸少瑯琊臨沂人父曠淮南太

守羲之少朗拔爲叔父廙所賞善草隸累遷右軍將軍會稽內史）

鳩摩羅什雅好大乘志在敷演（梁釋慧皎高僧傳曰鳩摩羅什此云童壽天竺人也善經律論化行西域東游龜茲龜茲王造金師子坐以處之苻堅遣驍將呂光伐龜茲得什載與俱歸呂光死姚興迎什入關待以國師之禮什神情鑒徹儁岸出羣應機領會汎愛爲心虛已善誘終日無勌弘始中卒于長安）常歎曰吾若著筆作大乘阿毗曇非迦旃子比也（出經敘曰僧伽提婆罽賓人儁朗有深鑒符堅至長安出諸經後渡江遠法師請譯阿毗曇）今深識既寡將何所論唯爲姚興著實相論二卷

殷仲堪在都嘗往看棊從在瓦棺寺前宅中（王隱晉書曰仲堪陳郡人太常融孫也車騎將軍謝玄請爲長史孝武悅之俄爲黃門侍郎）于時袁羊（袁喬小字）與人共在窓下圍棊仲堪在裏問袁易義袁應對如流圍棊不輟意色傲然殊有餘地仲堪撰辭致難每有往復（袁氏家傳曰喬字彥升陳郡人父瓌光祿大夫喬歷尚書郎江夏相從桓溫平蜀封湘西伯）

殷仲堪談理正可與韓康伯對（晉陽秋曰康伯殷浩甥善言理浩甚愛之）

桓敬道在南郡嘗作四皓論以示仲堪（桓玄別傳曰玄字敬道譙國龍亢人大司馬溫少子幼童中溫甚愛之臨終命以爲嗣年七歲襲封南郡公拜太子洗馬義興太守不得志少時去職歸其國與荊州刺史殷仲堪素舊情好甚隆）仲堪致難往復甚有弘致（玄論曰四皓來儀漢庭孝惠以立而惠帝柔弱呂后凶忌此數公者觸彼埃塵欲以救弊二家之中各有其黨奪彼與此其讐必興不知匹夫之志四公何以逃其患素履終吉隱以保生者其若是乎

殷難曰隱顯默語非賢達之心蓋所遇之時不同而所乘之塗必異道無所屈而天下以之獲寧仁者之心未能無感若夫四公者養志巖阿道高天下秦網雖虐游之而莫懼漢祖雖雄請之而弗顧徒以一理有感汎然而應事同賓客之禮言無是非之對孝惠以之獲安莫由報其德如意以之定落無所容其怨且爭奪滋生主非一姓則百姓生心祚無常人則人皆自賢況夫漢以劍起人未知義式遏姦邪特宜以正順爲寶天下大器也苟亂亡見懼則滄海橫流原夫若人之振策豈爲一人之廢興哉苟可以暢其仁義與夫伏節委質可榮可辱者道跡懸殊理勢不同君何疑之哉又謂諸呂強盛幾危劉氏如意若立必無此患夫禍福同門倚伏萬端又未可斷也于時天下新定權由上制高祖分王子弟有盤石之固社稷深謀之臣森然比肩豈瑣瑣祿產所能傾奪之哉此或四公所預於今無以辯之但求古賢之心宜存之遠大耳端本存源者雖不能無危其危易持苟啓競津雖未必不安而其安難保此最有國之要道古今賢哲所同偕也

陸平原天才秀逸辭藻宏麗張司空（張華已見）嘗謂之曰人之爲文毎恨才少而子更患其多（晉陽秋曰陸機字士衡吳郡吳人祖遜吳丞相父抗大司馬機與弟雲並有儁才陸機別傳曰機博學善屬文非禮不動入晉仕著作郎平原内史）

葛稚川目陸平原之文如玄圃積玉無非夜光（晉書曰葛洪字稚川丹陽句容人少好學家貧伐薪以貿紙筆夜輒寫書誦習性寡欲無所愛翫不知棊局幾道摴蒱齒名爲人木訥不好榮利閉門却掃未嘗交遊於餘杭山見何幼道郭文舉目擊而已各無所言尋書問義不遠數千里崎嶇冐涉期於必得遂究覽典籍尤好神仙導養之法）

陸士衡入洛擬作三都賦聞左太冲作之（臧榮緒晉書曰左思字太冲齊國人博覽史記欲作三都賦乃詣著作郎訪岷卭之事構思十稔門庭藩溷皆著筆札遇得一句即疏之徵爲秘書賦成張華見而咨歎都邑豪貴競相傳寫）士衡撫掌大笑與弟士龍書曰此間有一傖父欲作三都賦須其成以覆酒甕耳後左賦出士衡絶嘆伏以爲不能加遂輟筆焉（陸雲別傳曰雲字士龍吳大司馬抗之第五子機同母弟也儒雅有俊才容貌瓌偉口敏能談博聞彊記善著述六歲能賦詩時人以爲項託揚烏之儔十入刺史周俊命爲主簿累遷太子舍人清河内史爲成都王所害）

張司空（張華已見）見左太冲三都賦曰班張之流也使讀之者盡而有餘久而更新

成公子安少有俊才辭賦美麗張司空每見其文歎伏以爲絶倫（臧榮緒晉書曰成公綏字子安東郡白馬人少有俊才而口吃張華一見甚善之時人以其貧賤不重其文仕爲中臺郎）

楊公回少有異才初爲郡鈴下威儀公事之暇輙讀五經鄉邑未之知（晉書曰楊方字公回虞預以其文示賀循循遂稱方於京師司徒王導辟爲掾遷司徒參軍自以地寒不願久留京華求補遠郡閑居著述導從之補高梁太守在郡積年著五經鉤沉吳越春秋并雜文筆行于世以年老棄郡歸導將進之臺閣固辭還鄉里終于家）

諸葛道明見而奇之（諸葛恢別傳曰恢字道明琅邪陽都人祖誕司空父靚亦知名恢少有令問稱爲名賢避難江左中宗召補主簿累遷尚書令）嘗使爲文薦郡功曹時參軍虞預見而稱美（晉書曰虞預字叔寧會稽餘姚人徵士喜之第十二而孤好學有文章爲諸葛恢參軍庾亮等薦預召爲丞相行參軍所著有晉書會稽典録）送以示賀循循報曰此子開拔有志意其文甚有奇分若果出胷臆乃是一國所推豈但牧豎中逸群耶乃荒萊之特苗鹵田之善莠姿質已良但沾染未足耳移植豐壤必成嘉穀（賀循別傳曰循字彥先會稽山陰人本姓慶高祖純避漢帝諱改爲賀氏父劭吳中書令以忠正見害循少嬰家禍流放荒裔吳平乃還秉節高舉元帝爲安東王循爲吳國内史）

袁彥伯（袁宏已見）才藻豔逸文章絶美爲桓大司馬（桓溫已見）記室參軍桓重其文筆專綜書記後袁爲東征賦徧稱過江諸名德而獨不載桓常侍（桓彝桓溫之父桓彝別傳曰彝字茂倫譙國龍亢人漢五更桓榮十世孫也父顥有高名彝少孤識鑒明朗避亂渡江累遷散騎常侍）時伏滔亦在桓公府（晉中興書曰伏滔字玄度平昌安丘人少有才學舉秀才大司馬桓溫參軍領大著作掌國史）宿與袁善苦諫之袁笑而不答公知之

甚忿又不欲令人顯問後遊青山歸命袁同載衆爲之懼行數里公問袁聞卿作東征賦多稱先賢何故不及家君袁答云尊公稱謂非下官敢專既未遑啓不敢顯之耳公疑不實乃曰君欲爲何辭袁應聲曰風鑒散朗或搜或引身雖可忘道不可隕宣城之節信義爲允公泫然而止

王右軍少重患一二年輒發動後答許掾詩忽復惡中得二十字云取歡仁智樂寄暢山水陰清泠澗下瀨歷落松竹林既醒左右誦之誦竟右軍歎曰癲何預盛德事耶

王茂世少有才藻（沈約宋書曰王誕字茂世太保弘從兄也祖恬中軍將軍父混太常）晉孝武崩詔茂世從叔東亭爲哀策文久而未就謂茂世曰猶少敘節物一句因出本示茂世茂世便攬筆益之接其秋冬代變後云霜繁廣除風回高殿東亭賞其清拔（王司徒傳曰王珣字元琳丞相導之孫領軍洽之子也少以清秀稱大司馬桓溫辟爲主簿從討袁真封交阯望海縣東亭侯累遷尚書令）

劉道光潛心玄易不好讀史常言讀書當味義根何爲費功於浮辭之文易者義之源太玄者理之門能明此者即吾師也（晉書曰劉敏元字道光北海人厲志修學不以險難易心永嘉之亂自齊西奔仕劉曜爲中書侍郎）

王淮之是彪之曾孫祖父臨之納之並博聞多識練悉朝儀自是家世相傳諳江左舊事代有纂述緘之青箱世謂之王氏青箱學（南史曰淮之字元曾瑯琊人初爲桓玄大將軍行參軍宋臺建除御史中丞卒官侍中）

何侍中爲丹陽尹時立宅南郭外更置玄學招集生徒東海徐秀廬江何曇黃回潁川荀子華太原孫宗昌王延秀會郡孔惠宣並慕道來遊謂之南學王蒨玉（王球別見）嘗稱之曰尚之西河之風不墜（宋書曰何尚之字彥德廬江灊人曾祖準高尚不仕祖恢南康太守父叔度恭謹有行業尚之雅好文義從容賞會甚爲宋太祖所知官至侍中尚書令）

鴈門周續之隱居廬山儒學著稱永明中徵詣京師開館居之高祖臨幸朝彥畢集時顏延之官列猶卑引升上席高祖命顏問續之三義續之雅仗辭辯顏每折以簡要既連挫續之使還自敷釋言約理暢莫不稱善（宋書曰周續之字道祖鴈門廣武人其先過江居豫章續之年十二從范甯受業通五經五緯號曰十經名冠同門稱爲顏子武帝北伐世子居守迎續之館于安樂寺月餘還山江州刺史劉柳薦之辟太尉掾不就）

釋道生是法汰弟子幼便明悟十五能講經及長有異解立頓悟義時人推之（釋慧皎高僧傳曰竺道生鉅鹿人幼穎悟若神值竺法汰遂改俗歸依雋思奇拔聞義開解王弘顏延之並敬挹風猷言善不受報頓悟成佛著論於世）

張思光（張融已見）玄義精明初無師法而神解過人白黑談論鮮能抗拒（何承天與宗炳書曰冶城慧琳道人作白黑論乃爲衆僧所排足下試尋二家誰爲長者吾甚昧然望有以佳悟）

顧景怡義學明解（南史曰顧歡字景怡一字玄平吳興鹽官人好黃老通陰陽爲術數多驗隱居不仕於天台山開館聚徒受業者常百人）會稽孔珪嘗登嶺尋景怡共論四本（南齊書曰孔稚珪字德璋會稽人也少涉學有美譽仕至太子詹事　魏志曰四本者言才性同才性異才性合才性離也尚書傅嘏論同中書令李豐論異侍郎鍾會論合屯騎校尉王廣論離）景怡曰蘭碩危而密（傅嘏）宣國安而疎（李豐）士季似而非（鍾會）公深謬而是（王廣）總而言之其失則同曲而辯之其塗則異何者同昧其本而競談其末猶未識辰緯而意斷南北群迷暗爭失得無準情長則申意短則屈所以四本互通莫能相塞夫中理唯一豈容有二四本無正失中故也於是著三名論以正之尚書劉澄臨川王常侍朱廣之並立論難與景怡往復世以爲廣之才理尤爲精詣（南史曰廣之字處深吳郡錢唐人善清言　弘明集曰朱廣之疑夷夏論以書諮顧道士曰廣之叩頭見於謝常侍往復夷夏論辯章同歸之義可爲簡見通微清練之談也至於聃尚端冕之飾屏破翦落之素申以擎跪之恭厚以狐蹲之肅桂束華人杜絕外法舟車之喩雖美平恕之情未篤致會之源既坦筌寄之徒方壅然則三乘之悟沓望茲土六度之津於今長訣披經覩理悵快良深謝生貶沒仙道褒明佛教以羽化之術爲浮濫之說殘形之唱爲履真之文徒知己指之爲指不知彼指之無殊豈所以通方得意善同之謂乎僕夙漸法化晩味道風常以崇空貴無宗趣一也蹄網雙張義無偏取各隨曉入唯心所安耳何必龍袞可襲而瓔珞難乘者哉自貧來多務研敎沉替緗卷巾櫝奄逾十載幼習前聞零落頓盡蘊志空年開贍靡階每獨慷慨遙夜輟起申旦忘寐而清心遠信纏苦彌篤若夫信不沿理則輕泚無主轉墮之賓因斯而起是以罄率狂管書述鄙心願重爲啓誨敷導厥疑廣之叩頭）

顧歡黨道教素黎崇佛說張融著門律言道之與佛逗極無二吾見道士與道人戰儒墨道人與道士論是非昔有鴻飛天道積遠難亮越人以爲鳧楚人以爲乙人自楚越鴻常一爾以示周彥倫彥倫難之曰虛無法性其寂雖同位寂之方其旨則別論所謂逗極無二者爲逗極於虛無當無二於法性邪將二塗之外更有異本足下所宗之本一物爲鴻乙耳驪駞佛道無免二乖未知高鑒緣何識本攻難數反張理如小屈

周彥倫善言名理每賓客會集周虛席晤語辭韻如流聽者忘倦兼善老易與張思光遇輒以玄言相滯彌日不解

周彥倫音辭辯麗出言不窮宮商朱紫發口成句泛涉百家長於佛理著三宗論立空假名立不空假名設不空假名難空假名設空假名難不空假名假名空難二宗又立假名空西凉智林道人見之遺彥倫

書曰此義旨趣似非始開妙聲中絕六七十載貧道年二十時便得此義竊每歎喜無與共之年少見長安耆老多云關中高勝乃舊有此義當法集盛時能深得斯趣者本無多人過江東畧是無一貧道捉麈尾四十餘年東西講說謬重一時餘義頗見宗録唯有此塗白黑無一人得者爲之發病非意此旨猥來入耳始是真賞行道第一功德其論見重如此（釋慧皎高僧傳曰釋智林高昌人初出家爲亮公弟子申明二諦義有三宗不同顒作三宗論既與林意相符乃致書於顒謂便宜廣宣顒因出論焉林形長八尺天姿瓌雅登坐震吼談吐若流後辭還高昌）

何氏語林卷之八

華亭何良俊元朗撰　并註

文學第四（中）

宋文帝嘗問慧觀頓悟之義誰復習之（釋惠皎高僧傳曰慧觀清河人姓崔十歲便以博見馳名弱年出家游方廬山諮稟惠遠風神秀雅思入玄微）答云有生公弟子道猷（高僧傳曰道猷初爲生公弟子師亡後見新出勝鬘經歎曰先師昔義闇與經同因註勝鬘以翌宣遺訓）即勑臨川郡發遣到京既至延入宮內大集義僧命猷伸述頓悟時競辯之徒關責互起猷既積思參玄又宗源有本乘機挫銳徃必摧鋒帝撫几稱快（高僧傳曰道生既潛思日久徹悟言外迺喟然歎曰夫象以盡意得意則象忘言以詮理入理則言息自經典東流譯人重阻多守滯文鮮見玄義若忘筌取魚始可以言道矣於是校閱真俗研思因果迺言善不受報頓悟成佛又著二諦論）因語諸人曰生公孤情絕照猷公直轡獨上可謂克明師匠無忝徽音

王令明（王惠已見）夷簡恬曠不妄交遊門無雜事陳郡謝宣遠才辯有風氣（王儉七志曰謝瞻字宣遠陳郡人幼能屬文宋黃門郎　幼童傳曰謝瞻幼而聰悟五歲能屬文通玄理）其群從宣明（謝晦已見）阿多（謝曜小字已見）亦自儁上嘗同造令明談義諸謝言論峰起文史間發令明時相酬對言清理遠宣遠等慙負而退

齊竟陵王（蕭子良已見）精信釋教而范子真盛稱無佛（南史曰范縝字子真南鄉舞陰人晉安北將軍汪六世孫祖璩之中書郎父濛早卒縝博通經術尤精三禮官）

（至鄱陽內史）竟陵曰君不信因果世間何得有富貴何得有貧賤范答曰凡人之生譬如一樹花同發一枝俱開一蔕隨風而墮自有拂簾幌墜於茵席之上自有關籬墻落於溷糞之側貴賤雖復殊塗因果竟在何處

何子季與周彥倫同時二人精信佛法（南史曰何胤字子季廬江灊人祖尚之中書令父鑠宋宜都太守胤八歲居憂毀若成人及長輕薄不羈晚乃折節好學師事劉瓛受易及禮記毛詩入鍾山定林寺聽內典其業皆通而縱情誕節時人未之知也惟瓛與周顒深器異之仕齊爲建安太守永元中徵太子詹事梁徵領軍司馬並不就）子季別立精廬都無妻妾文惠太子嘗問彥倫卿精進何如何胤彥倫答曰三塗八難共所未免然各有其累太子問所累云何曰周妻何肉（南史曰胤侈於味食必方丈後稍欲去其甚者猶食白魚䱇脯糖蟹嘗食蚶蠣使門人議之學生鍾岏曰䱇之就脯驟於屈伸蟹之將糖躁擾彌甚仁人用意深懷如怛至於車螯蚶蠣眉目內闕慙混沌之奇獷殼外緘非金人之慎不悴不榮曾草木之不若無馨無臭與瓦礫其何筭故宜長充庖廚永爲口實竟陵王見岏議大怒汝南周顒與胤書勸令食菜曰變之大者莫過死生死生之所重無逾性命性命之於彼極切滋味之在我可賒若云三世理誣則幸矣良快如使此道果然而受形未息一往一來生死常事則傷心之慘行亦自及丈人於血氣之類雖不身踐至於晨鳧夜鯉不能不取備屠門財貝之經盜手猶爲廉士所棄生性之一啓鑾刀寧復慈心所忍騶虞雖饑非自死之草不食聞其風者豈不使人多愧丈人得此有素聊復片言發起耳胤末年遂絕血味）

梁武帝大弘佛教親自講說昭明太子亦崇信三寶遍覽衆經乃於宮內別立慧義殿專爲法集之所招引名僧講論不輟太子自立三諦法身義並有深致普通元年四月甘露降于慧義殿士庶皆以爲至德所感（昭明集有令旨解二諦義曰二諦理實深玄自非虛懷無以適其弘遠明道之方其由非一舉要論之不出境智或時以境明義或時以智顯行至於二諦即是就境明義若迷其方三有不絕若達其智萬累斯遣所言二諦者一是真諦一名俗諦真諦亦名第一義諦俗諦亦名世諦真諦俗諦以定體立名第一義諦世諦以褒貶立目若以次第言說應云一真諦二俗諦一與二合數則爲三非直數過於二亦名有前後於義非便真既不因俗而有俗亦不由真而生正可得言一真一俗真者是實義即是平等更無異法能爲雜間俗者即是集義此法得生浮僞起作第一義者就無生境中別立美名言此法最勝最妙無能及者世者以隔別爲義生滅流動無有住相涅槃經言出世人所知名第一義諦世人所知名爲世諦此即文證褒貶之理二諦立名差別不同真諦世等以一義說第一義諦以二義說正言此理德既第一義亦第一世既浮僞更無有義所以但立世名諦者以審實爲義真諦審實是真俗諦審實是俗真諦離有離無俗諦即有即無即有即無斯是假名離有離無此爲中道真是中道以不生爲體俗既假名以生法爲體又與南澗寺慧超栖玄寺曇宗等問答二百餘條文多不錄）

何散騎（南史曰何子朗字世明東海郯人與宗人遜及思澄俱擅文名卒於國山令）早有才思工於清言周昇逸每與共談服其精理（南史曰周捨字昇逸汝南安成人周顒子也長而博學尤精義理官至侍中太子詹事）

陶貞白幼有異操年十歲得葛洪神仙傳晝夜研尋便有養生之志謂人曰仰青雲覩白日不覺爲遠矣（南史曰陶弘景字通明丹陽秣陵人高其志節累辭徵命隱于句容之句曲山中山立館自號華陽隱居）

（人間書札以隱居代名卒謚貞白先生）

陶隱居圓通愼約出處冥會心如明鏡遇物便了言無煩舛有亦輒覺

徐常侍崇信釋教經論多所精解後主在東宮令常侍講大品經義學名僧自遠雲集每講筵商較四坐莫能與抗（南史曰徐陵字孝穆東海郯人徐摛子也毋臧氏夢五色雲化爲鳳集左肩上已而誕陵十三通老莊義及長博涉史籍美文辭官至中書監領太子詹事）

藏法師於開善寺講說門徒數百皆是勝流時周弘正年少未知名著紅褌錦絞髻踞門而聽衆人蔑之弗視俄而乘間進難一坐盡傾法師疑非世人覘知

是弘正大相賞狎（南史曰周弘正字思行父寶始梁司徒祭酒弘正幼孤及弟弘讓弘直爲伯父捨所養十歲通老子周易官至國子祭酒弟弘直字思方幼聰敏仕梁爲湘東王記室參軍）周弘正甚爲伯父捨所重每與談理輒異之曰觀汝精神穎悟清理警發後世知名當出吾右

張參軍少有思理（南史曰張譏字直言清河武城人祖僧寶梁太子洗馬父仲悅梁尚書祠部郎譏幼聰俊有思理十四通孝經論語篤好玄言官始安王記室參軍）時周弘正在國學發周易題弘正第四弟弘直亦在講席參軍與弘正論義弘正理小屈弘直危坐厲聲助其申理參軍正色曰今日義集辯正名理雖知兄弟急難四公不得有助弘正語人曰吾每登坐見張

譏在席使人懍然

馬要理義學精解梁邵陵王（綸）爲南徐州引爲學士時邵陵自講大品令要理講維摩老子周易同日發題道俗聽者二千人邵陵欲極觀優劣乃謂衆曰與馬學士論義必使屈伏不得空立主客於是數家學者各起問端要理依次剖判開其宗旨然後枝分流別轉變無窮聽者無不稱善（梁書曰馬樞字要理扶風郿人博極經史尤善佛經及周易老子義隱于茅山不應辟命每王公餽餉率十分受一樞少屬亂離凡所居處盜賊不入依託者常數百家目精洞黄能視暗中物有白鸞一雙巢其庭樹馴狎櫩廡時至几案春來秋去幾三十年撰道覺論行于世）

隋高祖嘗令沈重與辛彥之論義（北史曰沈重吳興人隋時稱爲碩學）重不能抗避席謝曰辛所謂金城湯池無可攻之勢（隋書曰辛彥之隴西狄道人祖世叙魏涼州刺史父靈輔周渭州刺史彥之九歲而孤不交非類博涉經史與牛弘同志好學後入關家京兆周太祖見而器之引爲中外府禮曹賜以衣馬珠玉時國家草創百度伊始朝貴多出武人修定儀注唯彥之而已入隋拜禮部尚書與牛弘撰新禮）

陶徵士少有高趣（昭明太子陶徵士別傳曰陶淵明字元亮或云潛字淵明潯陽柴桑人曾祖侃晉大司馬淵明博學善屬文穎脫不羣任真自得自以曾祖晉世宰輔耻屈身後代自宋高祖王業漸隆不復肯仕世號靖節先生）宅邊有五柳樹嘗著五柳先生傳以自况談者以爲皆其胷懷本趣也（陶集五柳先生傳曰先生不知何許人也亦不詳其姓字宅邊有五柳樹因以爲號焉閒靖少言不慕榮利好讀書不求甚解每有意會

便欣然忘食性嗜酒家貧不能常得親舊或置酒招之造飲輒盡期在必醉既醉而退曽不恡情去留環堵蕭然不蔽風日短褐穿結簞瓢屢空晏如也常著文章自娛頗示己志忘懷得失以此自終贊曰黔婁有言不戚戚於貧賤不汲汲於富貴其言茲若人之儔乎酣觴賦詩以樂其志無懷氏之民歟葛天氏之民歟

謝康樂以疾東歸（沈約宋書曰謝靈運陳郡人襲封康樂侯博覽羣書文章之美江左莫逮辟大司馬參軍後爲臨川太守爲有司所糾徙封廣州遂令趙欽等要合鄉里徒兒於三江口篡取有司奏依法收罰詔於廣州棄市）與族弟惠連東海何長瑜頴川荀雍太山羊璿之以文章賞會共爲山澤之遊時人謂爲康樂四友（宋書曰謝惠連陳郡陽夏人幼而聰敏十歲能屬文族兄靈運深加賞之本州辟主簿不就後爲司徒彭城王法曹年二十七卒南史曰荀雍字道雍官至員外散騎郎羊璿之字曜璠臨川内史爲司徒竟陵王誕所幸誕敗坐誅何長瑜文才之美亞於惠連雍璿之皆不及也臨川王招集文士長瑜自其國侍郎至西平記室參軍）

宋元嘉中南平王獻赤鸚鵡普詔群臣爲賦太子左衛率袁淑文冠當時賦畢賞示謝希逸（謝莊已見）時希逸賦亦竟袁見而嘆曰江左無我卿當獨秀我若無卿亦一時之傑也遂隱其賦

謝惠連十歲能屬文族兄康樂賞愛之嘗曰每有篇章對惠連輒得佳語嘗於永嘉西堂思詩竟日不就忽夢見惠連即得池塘生春草園柳變鳴禽曰此語有神助非吾所及也

顏延之嘗問鮑明遠己詩與謝康樂優劣鮑曰謝五言如初發芙蓉自然可愛君詩若鋪錦列繡亦雕繢滿眼（沈約宋書曰鮑照字明遠文辭贍逸世祖時爲中書舍人上好爲文章自謂物莫能及照悟其旨爲文多鄙言累句當時咸謂照才盡實不然也臨海王子頊爲荊州照爲前軍掌書記子頊敗爲亂兵所殺）

宋孝武殷貴妃亡丘長史獻挽詩三首有曰雲横廣階闇霜深高殿寒帝摘句嗟賞（南史曰丘靈鞠吳興烏程人祖系祕書監父道真護軍長史靈鞠少好學善屬文州辟從事卒官車騎長史）

鮑明遠文辭贍逸當世推美初入臨川王（義慶）衛軍府猶未見知欲貢詩言志人止之曰卿名位尚卑不

可輕忤大王明遠勃然曰千載上有英才異士沉沒而不聞者安可數哉丈夫豈可遂蘊智能使蘭艾不辯終日碌碌與燕雀相隨乎於是奏詩臨川奇之賜帛二十匹

張思光作海賦成文辭詭激以示鎮軍將軍徐凱之徐曰公此賦實超玄虛（王儉七志曰木華字玄虛廣川人文章儁麗爲楊駿府主簿　傅亮文章志曰廣川木玄虛爲海賦文章儁麗足繼前良）但恨不道塩耳思光即求筆益之曰漉沙搆白熬波出素積雪中春飛霜暑露

謝超宗坐康樂事徙嶺南（南史曰謝超宗謝鳳子靈運之孫也）元嘉末

得還與惠休道人來往（沈約宋書曰沙門惠休善屬文徐湛之與之甚厚世祖命使還俗本姓湯位至揚州從事）好學有文辭宋孝武用爲寵子新安王子鸞常侍時王母殷淑妃卒超宗作誄奏之上大嗟賞曰超宗殊有鳳毛

齊世祖問王僕射（王儉已見）當今誰能爲五言詩王答曰謝朓得父膏腴（南史曰謝朓字敬冲謝莊子幼聰慧十歲能屬文仕至中書監司徒衛將軍）江淹有意（劉璠梁典曰江淹字文通濟陽人六歲能屬詩及長愛奇尚異宋桂陽王舉秀才齊興爲豫章王記室天監中爲金紫光祿大夫）

江文通以文章顯著後罷宣城郡歸泊船禪靈寺渚夜夢一人自稱張景陽謂曰前寄一疋錦在卿處今可見還江探懷中得數尺與之此人大恚曰那得裁割都盡顧見丘遲謂曰餘此數尺既無所用當遂遺君江自爾文思頓減

江文通嘗宿於冶亭夢見一丈人自稱郭璞呼文通曰吾有筆在卿處多年可以見還江探懷中得五色筆一以授之爾後爲詩絕無美句時謂之才盡

何參軍與族弟水部（何遜別見）散騎（何子朗已見）俱擅文名時人爲之語曰東海三何子朗最多參軍曰外言殊不爾故當推遜（南史曰何思澄字元靜東海郯人父敬叔齊長城令思澄少勤學工文爲游廬山詩沈約見之大相稱賞自以爲弗逮仕至湘東王錄事參軍）

王仲寶極重任彥升每見其文必三復殷勤以爲當時無輩嘗語人曰自傅季友以來始復見於任子

何散騎嘗爲敗冢賦以擬莊周馬捶其文甚工

范彥龍（梁書曰范雲字彥龍南鄉武陰人晉平北將軍汪六世孫機警有識善屬文仕齊爲竟陵王文學至梁爲散騎侍郎）大重何仲言（梁書曰何遜字仲言東海郯人曾祖承天宋御史中丞遜八歲能賦詩文章與劉孝綽並見重於世世謂之何劉官至尚書水部郎）與結忘年交好一文一咏范輒嗟頌嘗謂所親曰頃觀文人質則過俗麗則傷儒其能含清濁中今古見之何生矣

謝玄暉長於五言詩沈休文見之曰二百年來無此詩也

永明末盛爲文章吳興沈休文陳郡謝玄暉瑯邪王元長以氣類相推轂汝南周彥倫善識聲爲文皆用宮商以平上去入爲四聲以此制韻不可增減謂之永明體（沈約謝朓周顒已見　蕭子顯齊書曰王融字元長瑯邪人神明警惠博涉有文才爲中書郎帝疾融先欲立竟陵王子良及即位下廷尉獄賜死）

柳文暢嘗和高祖登景陽樓詩曰太液滄波起長楊高樹秋翠華承漢遠雕輦逐風遊當世傳稱咸以爲佳

柳吳興嘗爲詩曰亭皐木葉下隴首秋雲飛王元長嘆以爲佳因書齋壁

昭明太子寬和容衆喜慍不形於色引納才雋上流賞愛無倦恒自討論篇籍與學士商確古今繼以文章著述時東宮有書三萬卷名才並集文學之盛晉宋以來未之有也

天監中張士簡（張率已見）奏待詔賦帝手勑曰相如工而不敏枚皐速而不工卿可謂兼二子於金馬矣

王詹事工爲詩沈休文甚知之（南史曰王筠字元禮一字德柔僧虔之孫幼警悟七歲能屬文十六爲芍藥賦其辭甚美及長清靜好學與從兄泰齊名歷秘書監太子詹事）謂其伯父次道（王志已見）曰賢弟子文章之美可謂後來獨步昔謝玄暉嘗見語云好詩圓美流轉如彈丸近見筠數首方知此言爲實（南史曰筠性弘厚不以藝能高人而少擅才名與劉孝綽見重當時其自序云余少好抄書老而彌篤雖遇見瞥觀皆即疏記後重省覽懽興彌深習與性成不覺筆倦自年十三四建武乙亥至梁大同六年四十載矣幼年讀五經皆七八十遍愛左氏春秋吟諷常爲口實廣略去取凡三過五抄餘經及周官儀禮國語爾雅山海經本草並再抄子史諸集皆一遍未嘗倩人並躬自抄録大小百餘卷不足傳之好事蓋以備遺忘而已）

沈尚書製郊居賦構思積時猶未都畢要王詹事示其草王讀至雌霓（五激反）連踡尚書曰僕嘗恐人呼作霓（五鷄反）次至墜石磓星及冰縣埳而帶坻王皆擊節賛賞尚書曰知音者希真賞殆絕所以相邀正此數句耳

沈尚書於郊居造齋閣成王詹事爲著草木十詠書之于壁皆直寫文辭不加篇目尚書語人曰此詩指物呈形無假題署

王文海在會稽日會稽境有雲門天柱山王常出遊累月不返至若耶溪賦詩曰蟬噪林逾靜鳥鳴山更幽當時以爲文外獨絕（南史曰王籍字文海瑯邪人祖遠光禄勳父僧祐黃門郎籍好學有才氣爲詩慕謝靈運至其合也殆無愧色時人咸謂康樂之有王籍如仲尼之有丘明老聃之有嚴周天監中爲湘東王諮議叅軍）

陳郡袁嘏自重其文常語人曰我詩應須大材迮之不爾飛去

蕭子顯著鴻序賦成（南齊書曰蕭子顯字景陽豫章文獻王嶷子也身長八尺狀貌甚雅好學工文仕梁爲吳興太守贈中書令）以示沈休文休文曰可謂得明道之高致蓋幽通之流也（蕭子顯自序曰余爲邵陵王友遠思前比即楚之唐宋梁之嚴鄒追尋平生頗好辭藻雖在名無成求心已足若乃登高目極臨水送歸風動春朝月明秋夜早鴈初鸎開花落葉有來斯應每不能已且賈傅崔馬邯鄲繆路之徒並以文章顯所以屢上歌頌天監六年預九日宴稱人廣坐獨受旨云今雲物甚美卿將不斐然賦詩詩成降旨曰可謂才子余退謂人曰一顧之恩非望而至遂方賈誼何如哉每有製作特寡思功須其自來不以力構少來所爲詩賦則鴻序一作體兼衆製文備多方頗爲好事所傳故虛聲易遠）

傅茂遠（傅昭已見）莅官清靜朝無請謁終日端居以書記爲樂博極古今尤善人物魏晉以來官宦簿伐姻通

内外舉而論之無所遺失世稱學府

劉孝標少未開悟晩更厲精嘗苦所見不博聞有異書必往祈借清河崔慰祖謂爲書淫（劉孝標自序曰峻字孝標平原人生於秣陵縣朞月歸故鄉八歲遇桑梓顛覆身充僕圉永明四年逃還京師後爲崔豫州刑獄參軍天監中詔掌石渠閣以病乞骸骨隱東陽金華山余嘗自比馮敬通而有同之者三異之者四何則敬通雄才冠世志剛金石余雖不及之而節亮慷慨此一同也敬通逢中興明君而終不試用余逢命世英主亦擯斥當年此二同也敬通有忌妻至於身操井臼余有悍室亦令家道轗軻此三同也敬通當更始世手握兵符躍馬肉食余自少迄長戚戚無懽此一異也敬通有子仲文官成名立余禍同伯道永無血胤此二異也敬通旅力剛強老而益壯余有犬馬之疾溘死無時此三異也敬通雖芝殘蕙焚終塡溝壑而爲名賢所慕其風流郁烈芬芳久而彌盛余聲塵寂寞世不吾知魂魄一去將同秋草此四異也所以力自爲序遺之好事云）

徐衛率文體綺麗春坊盡學之號爲宮體變動一時高祖召見欲加責讓既至應對明敏高祖意釋因共商畧經史及百家雜說末論釋典衛率參較詳雅辭辯縱橫高祖深相嘆異更被殊寵（三國典畧曰徐摛字士秀東海郯人散騎常侍超之子文好新率不拘舊體梁武帝謂周捨曰我欲擧一人文學俱長兼有德行者令與晉安遊處捨曰臣外弟徐摛形質陋小而堪此選帝曰有仲宣之才亦不簡其貌也乃以爲侍讀文體既別春坊盡學之謂之宮體）

杜輔玄義學精深兼綜佛老魏時嘗引見於九龍殿帝問經中佛性法性爲一爲異輔玄對曰佛性法性止是一理詔問佛性既非法性何得爲一對曰性無不在故不說二詔問說者皆言法性寬佛性狹寬狹既別非二如何輔玄曰在寬成寬在狹成狹若論性體非寬非狹詔問既言成寬成狹何得非寬非狹若定是狹亦不能成寬對曰若定是寬則不能爲狹若定是狹亦不能爲寬以非寬狹故能成寬狹寬狹所成雖異能成恒一上悅稱善（魏收魏書曰杜弼字輔玄中山曲陽人幼聰敏及長好名理探味玄宗在軍恒帶經行注老子道德經表上之又注莊子惠施篇并易上下繫名曰新注義苑行于世官至膠州刺史）

魏帝集名僧於顯陽殿講說佛理杜輔玄與吏部尚書楊愔中書令邢邵秘書監魏收並侍法筵勅輔玄升師子座昭玄都僧達及僧道順並緇林之英問難鋒至往復數十番莫有能屈帝曰此賢若生孔門便是誰比（魏書曰杜輔玄嘗與邢子才扈從東山共論名理邢以爲人死還生恐是爲蛇畫足杜曰蓋謂人死歸無非有能生之力然物之未生何獨致怪邪曰聖人設敎本由勸獎故懼以將來理合各遂其性杜曰聖人合德天地齊信四時言則爲經行則爲法而云以虛示物以詭勸民將同魚腹之書有異鑿楹之誥安能使北辰降光龍宮韞櫝就如所論福果可以鎔鑄性靈弘獎風敎爲益之大莫極於斯此即真敎何謂非實邢云死之言澌精神盡也杜曰此所言斯如射箭盡手中盡也小雅曰無草不死月令又云靡草死動植雖殊亦此之類無情之卉尚得還生含靈之物何妨再造若云草死猶有種在則復人死亦有識種識種不見謂以爲無神之在形亦非自矚離朱之明不能覩雖蔣濟觀眸賢愚可察鍾生聽

（曲山水呈狀乃神之工豈神之質猶玉帛之非禮鍾鼓之非樂以此而推義斯見矣邢云季札言無不之亦言散盡若復聚而爲物不得言無不之也杜曰骨肉下歸於土魂氣則無不之此乃形墜魂遊往而非盡如鳥出巢如蛇出穴由其尚有故無所不之若令無也之將焉適延陵有察微之識知其不隨於形仲尼發習禮之嘆美其斯與形別若許之以廓然然則人皆季子不謂高論孰此爲無邢云神之在人猶光之在燭燭盡則光窮人死則神滅杜曰舊學前儒每有斯語羣疑衆惑咸由此起蓋辯之者未精思之者不篤竊有末見可以覈諸燭則因質生光質大光亦大人則神不係於形形小神不小故仲尼之智必不短於長狄孟德之容乃遂奇於崔琰神之於形亦猶君之有國國實君之所統君非國之所生不與同生孰云俱滅邢云捨此適彼生生恒在周孔自應同莊周之鼓缶和桑扈之循歌杜曰共陰而息尚有將別之悲窮轍以遊亦興中途之嘆况曰聯體同氣化爲異物稱情之服何害於聖其後別與邢書云夫建言明理宜出典證而違孔背釋獨爲君子若不師聖物各有心馬首欲東誰其能禦逸韻雖高管見未喻前後往復再三邢理屈而止）

人有問三教優劣於李士謙（北史曰李士謙字子約小字容郎趙郡平棘人李謐之子喪父事母以孝聞母歿捨宅爲伽藍詣學請業研精不倦遂博覽羣籍家富於財以振施爲務或謂士謙子多陰德士謙曰夫言陰德其猶耳鳴已獨知之人無知者今子皆知何陰德之有開皇八年終趙州士女莫不流淚曰我曹不死令李叅軍死乎）士謙曰佛日也道月也儒五星也人莫能難（隋書曰士謙善談玄理有一客不信佛家報應之理士謙喻之曰積善餘慶積惡餘殃高門待封掃墓望喪豈非休咎之應耶佛經云轉輪五道無復窮已此則賈誼所言千變萬化未始有極忽然爲人之謂也佛道未東賢者已知其然矣至若鯀爲黃熊杜宇爲鶗鴂褒君爲龍牛哀爲獸君子爲鵠小人爲猿彭生爲豕如意爲犬黃母爲黿宣武爲鼈鄧艾爲牛徐伯爲魚鈴下爲烏書生爲蛇羊祜前身李氏之子此非佛家變受異形之謂耶客曰邢子才云豈有松栢後身化爲樗櫟士謙曰此不類之談也變化皆由心作木豈有心乎）

邢子才（邢邵已見）率情簡素博覽墳籍晚年尤以五經章句爲意窮其指要吉凶禮儀公私諮稟質疑去惑爲世指南每公卿會議事關典政子才援筆立成證引該洽帝命朝章取定俄頃詞致宏遠獨步當時與濟陰溫子昇爲文士之冠時人謂之溫邢

彭城王彥和博綜經史雅好文筆風儀容貌端嚴若神既無山水之適又絕親知之遊獨敦尚文史物務之暇披覽不輟撰自古帝王賢達至於魏世通三十卷名爲要略（魏書曰彭城武宣王勰字彥和獻文皇帝子也少岐嶷姿性不羣長而好學雅善屬文長直禁中叅決大政軍國之事無不預焉封彭城王官中書令）

蕭仁祖（蕭愨已見）嘗於秋夜賦詩曰芙蓉露下落楊柳月中疎邢子才甚愛之語人曰蕭仁祖之文可謂雕章間出昔潘陸齊軌不襲建安之風顏謝同聲遂革太元之氣自漢逮晉情賞猶自不諧河北江南意製本應相詭顏黃門亦云吾愛其蕭散宛然在目而盧思道之徒雅所不愜箕畢殊好理固宜然

魏孝靜人日登雲龍門崔㥄侍宴（魏書曰崔㥄字長孺清河東武城人狀貌偉麗善於容止歷覽群書兼有詞藻自中興迄於孝武詔令皆㥄所爲仕至東兗州刺史）又勅其子贍令近御坐亦有應詔詩（北史曰崔贍字彥通潔白善容止神彩嶷

（然言不妄發才學風流爲後來之秀天統末官銀青光祿大夫）帝問邢邵曰此詩何如其父邢曰俊博雅弘麗瞻氣調清新並詩人之冠燕罷共嗟賞之咸曰今日之讌幷爲崔瞻父子

盧詢祖嘗作趙郡王妃挽歌其一篇云君王盛海内伉儷盡寰中女儀掩鄭國嬪容映趙宮春艶桃花水秋度桂枝風遂使叢臺夜明月滿牀空當時嘆以爲佳

薛道衡聘陳作人日詩云入春纔七日離家已二年南人嗤之曰是底言誰謂此虜解作詩及云人歸落鴈後思發在花前乃喜曰名下固無虛士（隋書曰道衡字玄卿河東汾陰人六歲而孤專精好學及長才名益著隴西辛衒與語嘆曰鄭公業不亡矣河東裴讞目之曰鼎遷河朔吾謂關西孔子罕遇其人今復遇薛君矣官至司隸大夫）

裴子野撰宋略二十卷蘭陵蕭琛謂其評論可與過秦王命分路揚鑣（劉璠梁典曰子野曾祖松之元嘉中受詔續修宋史未成而卒子野欲繼成先業永明末沈約撰宋書稱松之已後無聞焉子野更撰宋略二十卷敘事評論多善而云戮淮南太守沈璞以其不從義師故也約懼徒跣謝之請兩釋焉嘆其述作曰吾弗逮也）

煬帝時洛陽獻合蔕迎輦花帝令袁寳兒持之號司花女時虞永興草征南指揮德音於側寳兒注視之帝曰昔傳飛燕可掌上舞今得寳兒方昭前事然多憨態今注目於卿卿可便嘲之虞爲絶句曰學畫鴉黃半未成垂肩嚲袖太憨生緣憨却得君王惜長把花枝傍輦行帝稱美（劉昫唐書曰虞世南字伯施越州餘姚人父荔陳太子中庶子叔父寄無子以世南繼後性沉靜寡欲篤志勤學少與兄世基學於顧野王經十餘年精思不倦或累旬不盥櫛善屬文祖述徐陵陵亦言世南得己之意又沙門智永善羲之書世南師焉妙得其體由是聲名籍甚太宗朝官秘書監爵永興縣子）

李德林爲内史令與楊素共執隋政素功臣豪侈後房婦女千人德林子百藥夜入其室私素寵姬旦日俱執於庭將斬之百藥年未二十儀神儁令素意惜之曰聞汝善爲文可作詩自叙若稱吾意當貸汝死授以紙筆立就素覽之欣然以妾與之幷資從數十萬（李德林楊素李百藥並已見）

釋慧淨嘗與道士蔡晃談義晃屢被摧折（僧道宣傳燈録曰慧淨俗姓房氏常山真定人隋國子博士徽遠族子生知天挺雅懷篇什風格標峻器宇冲邈弱歲便曉文頌十四出家志業弘遠日頌八千餘言摠持辭義罕有其比）國子祭酒孔穎達心存道黨謂慧淨曰佛家無諍法師何以屢搆斯難慧淨答曰如來存日已有斯事佛破外道外道不通反謂佛曰汝常自言平等今既以難破我即是不平何謂平等佛爲通曰以我不平破汝不平汝若得平即我平矣顧今亦爾以淨之諍破彼之諍彼得無諍即淨無諍也時太子在坐語祭酒曰君既譔説真爲道

黨慧淨即啓曰淨聞君子不黨何祭酒亦黨乎太子大笑合坐稱善（劉昫唐書曰孔穎達字仲達冀州衡水人八歲就學日誦千餘言及長明左氏傳鄭氏尚書王氏易毛詩禮記兼善筭曆解屬文同郡劉焯名重海內穎達造門請質疑滯多出意表焯改容敬之大業初舉明經太宗引爲文學館學士拜國子祭酒）

王無功（王績已見）以周易老莊置床頭他書罕讀也

魏證奏引諸儒校集秘書國家圖籍粲然完整（劉昫唐書曰魏證字玄成鉅鹿曲城人父長賢北齊屯留令證少孤貧落拓有大志不事生業出家爲道士好讀書多所通涉見天下漸亂屬意縱橫之說大業末事李密後歸朝爲隱太子洗馬太宗踐祚拜諫議大夫累官太子太師知門下省事）

明皇於勤政樓以七寶裝成山座高七尺召諸學士

講論古今勝者乃得升張曲江（張九齡已見）論辯風生首登此座

李北海小時見特進李嶠（李嶠已見）自言讀書未徧願一見秘書嶠曰秘閣萬卷書豈時日能習耶北海固請乃假直秘書省未幾辭去嶠驚試問奧篇隱帙了辯如響嶠歎曰子且名家（劉昫唐書曰李邕廣陵江都人父善受文選於曹顯後賀蘭敏之薦爲崇賢館學士敏之敗善配流嶺外赦還寓居汴鄭之間以講文選爲業所注文選行于時邕少知名長安初李嶠張廷珪薦邕詞高行直堪爲諫官召拜左拾遺天寶初爲北海太守）

倪若水藏書甚多列架不足疊窓安置不見天日子弟直日看書凡親友祈借者先投束修羊（宋祁唐書曰倪若水字子泉恒州藁城人累官尚書右丞出爲汴州刺史政清淨增修孔廟興州縣學廬勸生徒身爲教誨風化興行入爲戶部侍郎復拜右丞）

劉秩詳擴百家倂周書六官爲政典三十五篇房琯稱其才過劉向（宋祁唐書曰劉秩字祚卿史官劉知幾子也累官給事中所著政典止戈記凡數十篇）杜君卿以爲未盡因廣其闕參益新禮爲二百篇自號通典奏之優詔嘉美儒者服其書約而詳（劉昫唐書曰杜佑字君卿京兆萬年人父希望鴻臚卿佑以蔭入仕補濟南郡參軍累官檢校司徒充度支鹽鐵使）

劉捷卿續詩書禮樂春秋五說既成語人曰天下滔滔知我者希終不以示人（宋祁唐書曰劉迅字捷卿劉知幾第五子也歷京兆

功曹參軍事上元中避地安康卒）

杜君卿（杜佑已見）資性嗜學雖名位通顯猶夜分讀書

陸魯望每得異書熟誦乃錄讐比勤勤朱黃不去手所藏雖少其精皆可傳（唐詩紀事曰陸龜蒙字魯望吳郡人父虞賓浙東從事龜蒙少高放從張摶遊張歷湖蘇二州辟以自佐嘗至饒州三日無所詣刺史蔡京率官屬就見之龜蒙不樂拂衣去不喜交流俗常乘小舟設蓬席齎束書茶竈筆床釣具往來時謂江湖散人或號天隨子甫里先生自比涪翁漁父江上丈人唐末以左拾遺授之詔下日終于家）

裴公美（裴休已見）晝講經夜著書終年不出戶

何氏語林卷之八

何氏語林卷之九

華亭何良俊元朗撰　幷註

文學第四下

杜正倫在中書日（劉昫唐書曰杜正倫相州洹水人隋仁壽中與兄正玄正藏俱以秀才擢第隋代舉秀才止十餘人正倫一家有三秀才甚爲當時稱美正倫善屬文深明釋典仕隋爲羽騎尉武德中歷遷齊州總管府録事參軍貞觀四年遷中書侍郎顯慶中爲相）與舍人董思恭夜直共論文章思恭歸語人曰與杜公評文今日覺吾文頓進（唐書曰董思恭蘇州吳人所著篇詠甚爲時人所重初爲右史知考功舉事坐預泄問目配流嶺表）

高宗時上官儀獨持國政嘗凌晨入朝巡洛水堤步月徐轡詠詩曰脉脉廣川流驅馬入長洲鵲驚山月曙蟬噪野風秋音韻清亮群公望之以爲神仙（唐詩紀事曰上官儀字游韶陝州人工詩其詞綺錯婉媚一時效之曰上官體高宗時爲相麟德元年坐梁王忠事下獄死武后惡之也）

王勮長壽中爲鳳閣舍人（劉昫唐書曰王勃與兄勔勮才藻相類勮弱冠進士登第累除太子典膳丞遷鳳閣舍人）壽春等五王出閤同日受册有司具儀忘載册文百官在列方知闕禮勮召五吏在前執管口授一時都畢其辭粲然皆悅服

王勃道出鍾陵九日都督大宴滕王閣宿命其壻作序以誇客因出筆紙徧請坐客皆莫敢當至勃泛然不辭都督怒起更衣遣吏伺其文輒報一再報語益奇乃矍然曰天才也請遂成文（劉昫文苑傳曰王勃字子安絳州龍門人祖通隋司戶書佐棄官歸以講學爲業父福時勃六歲解屬文構思無滯詞情英邁父爲雍州司戶左遷交趾令勃往交趾省父道出江中爲採蓮賦以見意其辭甚美渡南海墮水而卒時年二十八）

駱賓王在徐敬業府爲敬業檄武后罪狀后讀但嘻笑至一坏之土未乾六尺之孤安在矍然曰誰爲之或以賓王對后曰宰相安得失此人（劉昫唐書曰駱賓王婺州義烏人少善屬文尤妙於五言詩落魄無行好與博徒游高宗末爲長安主簿左遷臨海丞怏怏失志棄官去文明中與徐敬業作亂敬業軍中書檄皆賓王之詞也）

宋之問自謫所還至江南遊靈隱寺夜月極明在長廊行吟曰鷲嶺鬱岧嶤龍宮鎖寂寥句未屬有老僧點長明燈問曰少年夜久不寐何耶之問曰適欲題此寺而興思不屬僧請吟上聯即曰何不云樓觀滄海日門對浙江潮之問愕然訝其遒麗遂續終篇或言老僧是駱賓王（唐詩紀事曰之問字延清汾州人與沈佺期劉允濟媚附易之及敗貶瀧州參軍逃歸景龍中諂事太平公主後安樂公主權盛復往諧結中宗將用爲中書舍人太平發其贓遷越州長史賦詩流傳京師睿宗立以獪險盈惡流欽州賜死）

自建安以訖江左詩律屢變至沈約庾信以音韻婉附屬對精密及宋之問沈佺期又加靡麗回忌聲病約句準篇如錦繡成文學者宗之號爲沈宋當時語

曰蘇李居前沈宋比肩（唐詩紀事曰沈佺期字雲卿相州人除給事中考功郎受賕劾未究會張易之敗長流驩州稍遷台州録事參軍入計召見拜修文直學士侍宴爲弄辭悦帝賜牙緋尋爲太子詹事）

崔融作武后哀册文發疾而卒時人以爲二三百年來無此文（劉昫唐書曰崔融字成妟齊州人擢入科高第官司農少卿仍知制誥時張易之兄弟招集文學之士融與李嶠蘇味道王紹宗等俱以文才降節事之易之伏誅融左授袁州刺史尋召拜國子司業）

天后時刑吏橫酷淫及善人劉知幾悼士無良而甘於禍患作思謹賦以刺時蘇味道李嶠見而歎曰陸機豪士之流乎（劉昫唐書曰劉子玄本名知幾少與兄知柔以詞學知名長安中累遷左史宗楚客嫉其正直謂諸史官曰此人作書如是欲置我何地知幾又著史通子二十卷備論史策之體徐堅深重其書嘗云居史職者宜置此書於座右）

郭元振嘗因奏對天后與語大奇之索所爲文章上寶劒篇后覽嘉歎（唐詩紀事曰元振與薛稷趙彥昭同爲太學生天資雄邁景雲中位宰相）

蘇廷碩爲中書舍人制詞敏速李特進（李嶠已見）見而歎曰舍人思如湧泉吾所不及（唐詩紀事曰蘇頲字廷碩幼敏悟一覽至千言吏侍馬載曰古稱一日千里蘇生是矣長安中爲中書舍人時瓌同三品父子同在禁苑當世榮之）

玄宗平內難日書詔填委蘇頲在太極後閤口所占授功狀百緒輕重無所差書史白丏公徐之不然手

腕脫矣

王方慶賞徐堅文章典實嘗稱之曰此掌綸誥之選也（劉昫唐書曰徐堅字元固西臺舍人齊聃子也少好學偏覽經史楊再思王方慶爲東都留守引堅爲判官方慶善三禮之學每有疑滯就堅質問堅必徵舊說訓釋詳明方慶深善之）

孫逖除庚子日（唐詩紀事曰逖河南人年十五見崔日用試土火爐賦援筆立就甫冠三擢甲科終刑部侍郎）苑咸草制詞曰西掖掌綸朝推無對當時以爲知言（顏魯公集曰唐人推咸爲文誥之最王右丞贈苑咸詩序曰苑舍人能書梵字兼達梵音曲盡其妙）

孟浩然嘗遊秘省值秋月新霽諸英畢集相與賦詩次當浩然浩然即援筆書曰微雲淡河漢疎雨滴梧桐舉坐嗟其清絕咸以之閣筆不復爲綴（王士源浩然集序曰孟浩然字浩然襄陽人骨貌淑清風神散朗救患釋紛以立義表灌蔬藝竹以全高尚交遊之中通脫傾蓋機警無匿學不爲儒務掇菁藻文不按古匠心獨妙五言詩天下稱其盡美）

玄宗與太眞妃賞花命李龜年持金花牋賜李白令進清平樂詞白援筆立就語詞妙麗天下稱之（錢希白南部新書曰李白山東人父任城尉因家焉少與魯中諸生孔巢父韓沔裴政張叔明陶沔隱於徂徠山號竹溪六逸天寶中游會稽與吳筠隱剡中筠徵赴闕薦之於朝與筠俱待詔翰林）

權載之於述作特盛六經百氏游泳漸漬其文雅正弘博王侯將相洎當時名人薨歿以銘志爲請者十七八一時稱爲宗匠（權德輿已見）

韋蘇州（韋應物已見）至性高潔常鮮食寡欲所在焚香掃地而坐爲詩馳驟建安以還各得其風韻惟顧況劉長卿丘丹秦系皎然之儔得厠賓列與之酬唱

郭曖尚昇平公主（劉昫唐書曰郭曖子儀第六子尚代宗第四女昇平公主）盛集文士即席賦詩公主幃而觀之李端中宴詩成曰薰香荀令偏憐小傅粉何郎不解愁衆以爲工或言是夙搆端曰願試一吟錢起云請以起姓爲韻端復賦云新開金埒教調馬舊賜銅山許鑄錢一時稱其妙絕曖出名馬金帛爲贈（姚合極玄集曰李端趙郡人與盧綸吉中孚韓翃錢起司空曙苗發崔洞耿湋夏侯審唱和號十才子歷校書郎杭州司馬　唐詩紀事曰錢起吳興人與郎士元齊名時人語曰前有沈宋後有錢郎終考功郎中）

秦公緒與劉長卿善時以詩酬唱（朱祁唐書曰秦系字公緒會稽人天寶末避亂剡溪後客泉州南安有九日山大松百餘章俗傳東晉時所植系結廬其上穴石爲硯注老子彌年不出人號其山爲高士峯）權德輿（已見）曰長卿自以爲五言長城秦處士用偏師攻之雖老益壯（唐詩紀事曰劉長卿字文房終隋州刺史以詩馳聲上元寶應間皇甫湜云詩未有劉長卿一句已呼宋玉爲老兵矣語未有駱賓王一字已罵宋玉爲罪人矣其名重如此）

裴晉公（裴度已見）平淮西後憲宗賜玉帶一条公臨薨却進使舊僚作表皆不當公意因令子弟執筆口占狀曰內府之珎先朝所賜既不敢將歸地下又不合留向人間謹却封進聞者歎其簡切而不亂

裴令公居守東洛夜宴半酣令公索句時元白首唱（白樂天已見　劉昫唐書曰元稹字微之河南人魏昭成皇帝之後父寬比部郎中稹九歲能屬文十五兩經擢第二十入應制舉才識兼茂明扵體用科稹爲第一除右拾遺長慶二年拜平章事　唐詩紀事曰穆宗時嬪御多誦稹歌詞宮中號爲元才子　李肇國史補曰元和以後文筆學淺切扵白居易學淫靡扵元稹俱名爲元和體）次至楊汝士（唐詩紀事曰汝士字慕巢牛奇章待之善開成初鎮東川時嗣復鎮西川昆弟對擁節旄世榮其門）汝士援筆書曰昔日蘭亭無艷質此時金谷有高人白知不能加遽裂之曰笙歌鼎沸勿作冷澹生活元顧語曰樂天所謂能全其名者也

楊扵陵（已見）入覲（唐書曰扵陵以長慶四年留守東都）其子嗣復（已見）率兩榜門生迎扵潼關宴新昌里第僕射與故人坐正寢嗣復領諸生翼兩序元白俱在席賦詩時楊汝士詩後成元白覽之失色是日大醉歸語其子弟曰吾今日壓倒元白

元微之與劉夢得韋楚客同會扵白樂天舍論南朝興廢各賦金陵懷古詩劉滿引一盃飲已即成（詩曰王濬樓船下益州金陵王氣黯然收千尋鐵鎖沉江底一片降幡出石頭人世幾回傷往事山形依舊枕清流而今四海爲家日故壘蕭蕭蘆荻秋）白覽詩曰四人探驪龍子先獲珠所餘鱗爪何用耶扵是罷唱（劉昫唐書曰劉禹錫字夢得彭城人祖雲父溆）

（世以儒學稱禹錫精於古文善五言詩今體文章復多才麗爲監察御史以附麗王叔文連加貶逐終太子賓客分司東都　唐詩紀事曰韋楚老長慶進士終于拾遺）

白樂天初至京以所業謁顧著作顧覩姓名熟視曰米價方貴居亦不易及披卷首篇曰咸陽原上草一歲一枯榮野火燒不盡春風吹又生乃嗟賞曰道得箇語居即易也因爲之延譽聲名遂振（唐詩紀事曰顧況字逋翁姑蘇人性詼諧與柳渾李泌爲方外友德宗時渾輔政以秘書郎召及泌相遷著作郎坐詩語調謔貶饒州司戶居茅山以壽終）

白傅藏書于東都聖善寺號白氏集李丞相公垂有詩曰寄玉蓮花藏緘珠貝葉扃院閑容客讀講倦許

僧聽部列雕金榜題存刻石銘永添鴻寶集莫雜小乘經其爲當時推重如此（劉昫唐書曰李紳字公垂潤州無錫人本山東著姓高祖敬玄中書令父悟爲晉陵令因家無錫紳形狀短小而精悍能爲歌詩李錡愛其才辟爲從事遁而獲免錡誅拜右拾遺穆宗時爲翰林學士與李德裕元稹同在禁署時稱三俊）

白樂天長恨及上陽宮人歌元微之連昌宮詞道開元間宮禁事最爲深切然微之有行宮一絕云寥落古行宮宮花寂寞紅白頭宮女在閑坐説玄宗當時稱其語少意婉有無窮之味

唐球居蜀中所著詩撚稿爲圓納之大瓢中後臥病投瓢於江曰斯文苟不沉沒得者方知我苦心爾至

新渠有識者曰唐山人瓢也接得之（唐詩紀事曰球居蜀之味江山方外之士也　北夢瑣言曰球詩思遊歷不出二百里）

武宗賜陣傷邊將詔封敖草詞曰傷居爾體痛在朕躬帝言此語如朕意中出即賜以宮錦（劉昫唐書曰封敖字碩大渤海人大和中爲中書舍人敖構思敏速語近而理勝不尚奇澁武宗深重之　大唐新語曰李德裕定策破回鶻誅劉稹封衛國公其制語有遏橫議於風波定奇謀於掌握逆稹盜兵壺關晝鎖造膝嘉話開懷静思意皆我同言不他惑制出敖往慶之德裕口誦此數句撫敖曰陸生有言所恨文不迨意如卿此語秉筆者不易措言座中解其所賜玉帶以遺敖）

尚書東莞公夜宴坐列數花段成式作連珠以代劇語其一曰竊以銅街麗人恨塵泥之將隔石室素女

怨仙俗之易分因知三鳥孤鸞從來要匹金鷄玉鵠不願成群其二曰名比大喬怨佳期之未卜居連小市恨的信之難移因知夜逼更長斜漢回而脉脉寒侵夢淺行雲去以遲遲一時稱其美麗（劉昫唐書曰段成式字柯古父文昌劍南節度使成式以蔭入官爲秘書省校書郎研精苦學秘閣書籍披閱皆遍咸通初出爲江州刺史解印寓居襄陽以閑放自適家多書史用以自娛尤深於佛書）

宋次道家書皆校讐三五遍世之藏書以次道家爲善本住在春明坊昭陵時（仁宗陵名昭陵）士大夫喜讀書多僦居其側以便於借置故也當時春明宅子僦直比他處常高一陪（東都事畧曰宋敏求字次道隨州平棘人父綬叅知政事謚宣獻經史百）

（家莫不通貫家藏書二萬卷歛求官龍圖閣學士修國史以力學被遇父子繼世掌史時以爲榮）

陳叔易常歎此事曰此風豈可復見耶

楊大年奉詔修冊府元龜每數卷成輒奏之比再降出真宗常有簽貼凡少差誤必見至有數十簽大年雖服上之精鑒心頗自愧竊惴萬機少暇不應如此稍訪問之乃每進本到輒降付陳彭年彭年博洽不可欺毫髮故謬誤處皆簽貼以進大年乃盛薦彭年文字請與同修自是進本降出不復簽矣（僧文瑩玉壺清話曰陳彭年字永年生撫州十三著皇綱論萬餘言爲江左名輩所重入朝除正言特制龍圖閣與晁迥戚綸條貢舉事嚴設糊名謄録取字林韻畧字統及三蒼爾雅爲禮部韻凡科場儀範遂爲著格奉敕編太宗

御集累官參知政事）

張端公名重當世（蔡絛鐵圍山叢談曰張端公伯玉仁廟朝人時號張百盃又曰張百篇言一飲酒百盃一掃詩百篇也）有士人頗強記自負飲酒尠雙求一朝士書牘爲容持謁端公端公啓緘喜曰君果多聞又能敵吾飲量吾老久無對不意君之肯辱命酒共酌三十許盃士人雄辯風生端公畧不爲動俄辭以醉端公笑曰果可人然量止此乎老夫當爲君獨引矣遂自數十舉以手指其室中四櫃書曰吾衰病不如昔所能記憶者獨此君試自探一卷來吾爲子誦之士人即櫃中偶探得儀禮以白端公端公語士人君宜自舉其首士人如其言端公琅然背誦士人始駭服再拜以爲端公真奇人

曾子固（曾鞏別見）初爲太平州司戶時張伯玉作守歐陽公與荆公諸人咸薦之伯玉殊不爲禮一日就設廳作大排召子固惟賓主二人亦不交一談既而召子固於書室謂曰人以公爲曾夫子必無所不學也子固辭避而退一日請子固作六經閣記子固屢作終不可其意乃謂子固曰吾試爲之即令子固代書遂口占曰六經閣者諸子百家皆在焉不書尊經也蓋子固年少恃才私以不識字詆伯玉至是始歎服以

爲不能加（吳曾能改齋漫録曰伯玉字公達范文正公客也）

張文定公（張方平已見）奉佛甚謹杜祁公獨不信佛法每對客嘲笑有一醫姓朱出入二公之門嘗欲方便勸導祁公久而未獲一日公病召朱朱以讀楞嚴未了不即往既至公怒曰楞嚴何等書而讀之朱出袖中首軸呈之公覽竟索餘軸不覺遽盡十卷乃絕歎以爲奇書因與朱同謁文定責其不早以告文定曰譬如失物既已得之不必詰其得之之晚公自此即若有得大加崇信

富文忠公深達性理嘗與吳處厚書託訪荷澤諸禪

師處厚以偈戲公云是身如幻泡盡非真實相況茲紙上影妄外更生妄到岸不須船無風休起浪唯當清淨觀妙法了無象公答偈曰執相誠非破相亦妄不執不破是名實相人皆服公精詣

熙寧前士大夫未有談禪者偶富韓公問法於顒華嚴知其得於圓照大本本時住蘇州瑞光寺聲振東南乃遣使作頌寄之執禮如弟子於是一時翻然慕向人人喜言名理惟司馬溫公范蜀公以爲不然既久二公亦自偶入其說而溫公尤信蜀公遂以爲譏溫公曰吾豈謂天下無禪但吾儒所聞有不必棄我而從其書耳此亦幾所謂實與而文不與者後因蜀公不納乃以書戲之曰賊子悟已久景仁今尚迷又云到岸何須栰揮鋤不用金浮雲任來往明月在天心此理極致本無差別溫公悟理已到至處乃能知其不異（僧曉瑩羅湖野録曰冨鄭公鎮亳州華嚴顒公館於州治咨以心法既有證入別後答顒書曰示諭此事必有夙因非今生能辦如深遭遇和尚即無始以來忘失事一旦認得此後定須拔出生死海不是尋常恩和尚得深百千何益於事不過得人道華嚴會下出得箇老病俗漢濟得甚事所云陶汰甚多每念古尊宿在本師處動是三二十年日日聞道聞法方得透頂透底深兩次蒙和尚垂顧共得兩箇月請益更作聰明過人能下得多少工夫若非和尚巧設方便著力擿發何由見箇涯岸未知何日瞻拜但日夕依依也　續傳燈録曰圓照禪師常州無錫管氏子體貌龐碩十九出家漕使李復圭命開法瑞光法席日盛神宗造相國寺召爲慧林第一祖召對延和殿帝目送之曰真慧福僧也）

劉原父在詞掖歐陽文忠公嘗折簡問入閤起於何年閤是何殿開延英起何年五日一起居遂廢正衙不坐起何年三者孤陋所不詳乞求本末原父方與客對食曰明當爲答已而復追回令立俟報原父就坐中疏入閤事詳盡無遺原父私謂所親曰好箇歐九極有文章可惜不甚讀書東坡後聞此言笑曰軾輩將如之何

王介甫喜談經術雖館閣諸公莫與爭鋒惟劉原父兄弟來介甫爲之小屈（朱弁曲洧舊聞曰東坡祭原父文特載其事有大言滔天詭論蔑世之語蓋指介甫也祭文宣和以來始傳于世）

王舒王性酷嗜書雖寢食間手不釋卷或宴居默坐研究經旨知常州日對客未嘗笑一日大會賓佐倡優在庭公忽大笑人頗怪之有客乘間啓公公曰疇日席上偶思咸常二卦豁悟微旨自喜有得故不覺發笑耳

慶曆中士大夫多修佛學往往爲偈頌以發明禪理司馬溫公爲解禪偈六篇云文中子以佛爲西方聖人信如文中子之言則佛之心可知矣今之言禪者好爲隱語以相迷大言以相勝使學之者倀倀然益

人於迷妄故予廣文中子之言而解之作解禪偈六首若其果然雖中國可行何必西方若其不然則非予之所知也偈曰忿忿如烈火利欲如銛鋒終朝長慼慼是名阿鼻獄顔回甘陋巷孟軻安自然富貴如浮雲是名極樂國孝悌通神明忠信行蠻貊積善來百祥是名作因果仁人之安宅義人之正路行之誠且久是名不壞身道德修一身功德被萬物爲賢爲大聖是名菩薩佛言爲百世師行爲天下法久久不可揜是名光明藏當時稱其精理

蘇子瞻云范景仁（范鎮已見）平生不好佛晚年清謹無慾一物不芥蔕於心真却是學佛作家然至死常不取佛法某謂景仁雖不學佛而達佛理雖毀佛罵祖可也

范蜀公素不飲酒又詆佛教在許下與韓持國兄弟往還諸韓皆崇此二事每燕集未嘗不極飲盡歡少間則以禪悅相勉蜀公頗病之蘇子瞻時在黃州公以書問救之當以何術曰麴糵有毒平地生出醉鄉土偶作祟眼前妄見佛國子瞻報之曰請公試觀能惑之性何自而生欲救之心作何形相此猶不立彼復何依正恐黃面瞿曇亦須斂衽況學之者耶意亦

將以曉蜀公公終不領（五朝名臣言行錄曰韓維字持國忠獻公億之子以蔭補官仕至門下侍郎　邵氏聞見錄曰神宗潛邸英宗命韓魏公擇宮僚用王陶韓維等皆名儒厚德之士一日侍坐近侍以弓樣靴進維曰王安用舞靴神宗有愧色亟令毀去）

宋次道知亳州家多書劉道原（劉恕已見）枉道就借觀之次道日具酒饌爲主人禮道原曰此非吾所爲來也殊廢吾事願悉撤去獨閉閤晝夜讀且抄留旬日盡其書而去

劉道原在洛陽與司馬溫公同遊萬安山道旁有碑乃五代列將人所不稱道者道原即能言其行事終始不遺溫公歸驗之舊史信然（司馬溫公十國紀年序曰光嘗奏舊史文繁自布衣之士鮮能該通況天子一日萬機誠無暇周覽乞自戰國以還訖于顯德凡關國家興衰繫衆庶休戚善可爲法惡可爲戒者詮次爲編年一書刪其浮長之辭庶於奏御差便上喜尋詔光編次仍謂光曰卿自擇館閣英才共修光對曰館閣文學之士誠多至於專精史學臣知者唯和川令劉恕一人而已上曰善退即奏召之與共修書凡數年史事之紛錯難治者則以諉之光蒙成而已）

黃龍寺晦堂老子嘗問山谷以吾無隱乎爾之義山谷詮釋再三晦堂終不然其說時暑退涼生秋香滿院晦堂因問曰聞木犀香乎山谷曰聞晦堂曰吾無隱乎爾山谷乃服（羅湖野錄曰太史黃公魯直元祐間丁家艱館黃龍山從晦堂和尚游）

曾文清每日夙興誦論語一篇終身未嘗廢（宋史曰曾幾字

（吉甫幼有識度事親孝母死蔬食十五年入太學有聲從舅氏孔文仲武仲學爲文雅健詩尤工）

楊文公（楊億已見）初入館時年甚少故事初授館職必以啓謝執政時公啓事有曰朝無絳灌不妨賈誼之少年坐有鄒枚未害相如之末至一時稱之

謝希深（謝絳已見）嘗作上楊秘監（楊億）啓事有曰曳鈴其空上念無君子者解組不顧公其謂蒼生何大年題於所攜扇曰此文中虎也（中吳紀聞曰歐陽公嘗云三代以來文章盛者稱西漢希深於制誥尤得其體常楊元白不足多也）

蘇舜欽既放廢寓居吳中（宋史曰蘇舜欽字子美參知政事易簡之孫慷慨有大志范仲淹薦試集賢校理監進奏院舜欽娶宰相杜衍女衍時與仲淹富弼在政府多引用一時聞人御史中丞王拱辰等不便其所爲會進奏院祠神舜欽輒用鬻故紙公錢召妓樂會賓客拱辰廉得之諷其屬魚周詢等劾奏因欲搖動衍舜欽坐自盜除名同時會者皆知名士因緣得罪者十餘人）買水石作滄浪亭益讀書自喜時發憤懣於歌詩其體豪放往往驚人（舜欽既寓于吳友人韓維責以世居京師而去離都下隔絕親交舜欽報書曰冡問責以兄弟在京師不以義相就獨羈外數千里自取愁苦予豈無親戚之情豈不知會合之樂昨在京師不敢犯人顏色不敢議論時事隨衆上下心志蟠屈不開固亦極矣不能早自引去致不測之禍捽去下吏人無敢言友讐一波共起謗議被廢之後喧然未已更欲寘之死地來者往往鉤賾言語欲以傳播故閉戶不敢相見如避兵寇偷俗如此安可久居其間遂超然遠舉羈泊於江湖之上不唯衣食之累實亦少避機穽也況血屬之多貲入之薄持國見之矣常相團聚可乏衣食乎不可也可閉關不與人接乎不可也與之接必與之言與之言必與之還往使人人皆如持國則可不迨持國者必加醜惡言喧布

上下使僕不能自明則前日之事未爲重也都無此事亦終日勞苦應接不暇寒暑奔走塵土泥淖中不能了人事羸馬饑僕日栖栖取辱於都城使人指背議笑哀閔亦何顏面安得不謂之愁苦哉此雖與兄弟相遠而伏臘稍足居室稍寬無應接奔走之勞耳目清曠不設機關以待人心安閑而體舒放三商而眠高舂而起靜院明窗之下羅列圖史琴樽以自愉悅有興則泛小舟出盤閶二門吟嘯覽古於江山之間渚茶野釀足以銷憂蓴鱸稻蟹足以適口又多高僧隱君子佛廟勝絕家有林園珍花奇石曲池高臺魚鳥留連不覺日暮昔孔子作春秋而夷吳又曰吾欲居九夷觀今之風俗樂善好事知予守道好學皆欣然過從不以罪人相遇雖孔子復生必欲居此也人生內有自得外有所適固亦樂矣何必高位厚祿役人以自奉養然後爲樂今雖僑此亦如仕宦南北安可與親戚常相守耶予窘迫勢不得如持國意必使我尸轉溝洫肉餧豺虎何其忍耶詩曰凡今之人莫如兄弟兄弟以恩急難必相拯救後章曰喪亂既平既安且寧雖有兄弟不如友生謂友朋尚義安寧之時以禮義相琢磨予於持國外兄弟也急難不相救又於未安寧之際欲以義相琢刻雖古人所不能受予欲不報慮淺吾持國也）

胡武平嘗奉敕撰温成皇后哀冊當時受旨以温成嘗因禁卒竊發捍衛有功而秉筆者不能文其實公乃用西漢馬何羅觸瑟馮媛當熊二事以狀其意曰在昔禁闈誰何弛衛觸瑟兮警當熊已屬覽者無不歎服（東都事畧曰胡宿字武平常州晉陵人爲人清儉謹默內剛外和羣居不譁笑與人言必思而後對莅官臨事謹重不輕發發亦不可回試館閣校勘遷端明殿學士謚文恭）

劉原父（已見）文章敏贍嘗直舍人院一日追封皇子公主九人命原父草制方下直爲之立馬却坐一揮悉就文辭典麗各得其體歐陽文忠聞而歎曰昔王

勃一日草五王策未足多也

王荆公在蔣山時以近製示蘇子瞻中有騷語云積李兮縞夜崇桃兮炫晝子瞻曰自屈宋沒後曠千餘年無復離騷句法乃今見之荆公曰非子瞻見諛某自負亦如此

王荆公在鍾山有客自黃州來公曰東坡近日有何妙語客曰東坡宿於臨皋亭醉夢而起作成都聖像藏記千有餘言點定才一兩字有寫本適留船中公遣人取至時月出東南林影在地公展讀於風簷喜見眉鬚曰子瞻人中龍也然有一字未隱客請之公曰日勝日負不若曰如人善博日勝日貧耳東坡聞之拊手大笑亦以公爲知言

蘇子瞻自黃徙汝過金陵荆公野服乘驢謁於舟次子瞻迎揖曰軾今日敢以野服見大丞相公笑曰禮豈爲我輩設哉乃相招遊蔣山在方丈飲茶公指案上大硯曰可集古詩聯句賦此子瞻應聲曰軾請先道一句因大唱曰巧匠斲山骨公沉思良久起曰且趁此好天色窮覽蔣山之勝此非所急也田承君（田晝別見）與一二客從後觀之田曰荆公尋常好以此困人門下士往往辭以不能如蘇公豈得以此懾伏

蘇子瞻奉祠西太乙見荆公舊題六言詩曰楊柳鳴蜩緑暗荷花落日紅酣三十六陂春水白頭想見江南注目久之曰此老野狐精也

蘇子瞻渡江至儀真和荆公遊蔣山詩後寄示荆公公亟取讀至峯多巧障日江遠欲浮天撫几歎曰老夫一生作詩無此二句

荆公爲許子春作家譜子春寄示歐陽永叔而隱其名永叔未及觀後因曝書讀之稱善初疑荆公作既而曰介甫安能爲必子固也

曾南豐表中語有曰鈞陳太微星緯咸若崑崙渤澥波濤不驚陳履常甚愛之嘗曰此語信爲奇偉（東都事畧曰曾鞏字子固撫州南豐人生而警敏十二能文及冠遊太學歐陽修見其文而奇之自是名聞天下舉進士爲集賢校理平生嗜書家藏至二萬卷又集古今篆刻爲金石録五百卷）

蘇東坡荔枝詩有云海中仙人絳羅襦紅綃中單白玉膚當時絶歎以爲工

蘇子由嘗云予少作文要使心如旋床大事大圓成小事小圓轉每句如珠圓

蘇子由云讀書須學爲文餘事作詩耳

徐師川是山谷外生晚年欲自立名客有稱其源自山谷者公讀之不樂答以小啓曰涪翁之妙天下君

其問諸水濱斯道之大域中我獨知之濠上（周煇清波雜志曰東湖徐師川名俯視山谷爲外家紹興初由諫垣遷翰苑贊機命）

耶律良讀書醫巫閭山學旣博將入南山肄業友人止之曰爾無僕御驅馳千里縱聞見過人年亦垂暮今若即仕已有餘地良曰窮通命也非爾所知不聽留數年而歸（遼史曰耶律良字習撚小字蘇著帳郎君之後生於乾州重熈中爲燕趙王近侍以家貧詔乘廐馬遷修起居注會獵秋良進秋游賦上嘉之清寧中上幸鴨子河作捕魚賦由是寵遇稍隆遷知制誥）

蕭蒲离不謝絕人事卜居抹古山屏遠葷茹潛心佛書延有道者談論彌日人問所得何如但曰有深樂惟覺六鑿不相攘餘無知者（遼史曰蕭蒲离不字援懶魏國王惠之四世孫父母蚤喪鞠於祖父兀古匿性孝悌年十三兀古匿卒自以早失怙恃復遭祖喪哀毀踰禮族里嘉歎累徵皆以疾辭）

元明善以文學自負（元史曰元明善字復初大名清河人拓跋魏之裔穎悟絕出讀書過目輒記諸經皆有師法尤深於春秋弱冠游吳浙東使者薦爲安豐建康兩學正辟掾行樞密院時董士選僉院事待之若賓友士選陞江西左丞辟爲省掾累官翰林學士河南行省左丞）嘗問吳幼清五經奧義退而歎曰與吳先生言如探淵海遂執弟子禮終其身（元史曰吳澄字幼清撫州崇仁人高祖曄居華蓋臨川二山間望氣者言其地當出異人澄三歲穎悟日發教之古詩隨口成誦五歲日受千餘言夜讀書至旦母憂過勤節其膏火澄候母寢燃火復誦既長於經傳皆習通之程鉅夫奉詔求賢起澄至京師母老辭歸董士選薦澄有道擢翰林應奉學者稱爲草廬先生）

袁伯長學士博聞洽識江左絕倫嘗語張伯雨曰宋東都典故能以歲記之度江後事能月記之

張伯雨（輟耕録曰道士張伯雨號句曲外史又號貞居嘗從王溪月真人入京）初謁虞先生（虞集已見）先生不與言儒者事只問道家典故伯雨畧相酬對或不能詳復問伯雨能作幾家符篆伯雨對不能先生曰集試書之以質是否連書七十二家伯雨歎伏輒下拜曰真吾師也自是交款甚密與先生書必稱弟子

陳治中（輟耕録曰陳孚字剛中臨海縣人以薦入翰林使交州有功授治中典鄉郡終老焉）嘗與呂徽之相遇于道治中時猶布衣策蹇驢行見徽之風神高遠問曰君得非呂徽之乎曰然徽之亦問君非陳剛中乎遂握手若平生歡因共䟽驢事徽之言一事治中答一事互至四十餘事治中已竭徽之曰我尚記得某出某書某出某書復三十餘事治中深歎以爲不能及

何氏語林卷之九

何氏語林卷之十

言志第五上

華亭何良俊元朗撰　并註

夫志之於人大矣孟子曰志至焉仲尼燕居則使其群弟子言志故曰隱居以求其志又曰匹夫不可奪志也范蠡曰君行令臣行意夫意亦志也假使李斯遂行其志安得身陷大戮逮夫詣市而始有牽黃犬出上蔡東門之悔不亦晚乎嘗怪主父偃言曰生不五鼎食死則五鼎烹昔人以果如其言痛之嗚呼斯殆其志之所安又何傷焉余歷觀古人性樂魚鳥則以伊呂爲管庫口悅芻豢則以巢許爲卒養靜躁懸殊亦各從其好也然衆言淆亂當取衷於聖人求之孔門則由之勇賜之辯其或心存民社志在禮樂非不可以興建事功並垂竹素而夫子獨曰回也多財願爲之宰又吾與之歎獨於曾點何耶觀此則志之高下得失槩可見矣

馮敬通才高志大不戚戚於貧賤居常慷慨歎曰衍少事名賢經歷顯位懷金垂紫揭節奉使不求苟得常有陵雲之志三公之貴千金之富不得其願不槩於懷貧而不衰賤而不恨年雖疲曳猶庶幾名賢之風修道德於幽冥之路以終身名爲後世法居貧年老卒于家（范曄後漢書曰馮衍字敬通京兆杜陵人祖野王元帝時大鴻臚衍幼有奇才更始將軍廉丹辟爲掾光武時新陽侯陰就敬重衍與之交結帝懲西京外戚賓客皆以法繩之衍由此得罪西歸故郡閉門自保不復與親故通）

桓君山嘗從班嗣借莊子班報曰吾子聞仁義之羈絆係聲名之繮鎖伏孔氏之軌躅馳顏閔之極藝何以大道爲自眩也昔有學步邯鄲者失其故步匍匐而歸耳其行己持論如此後終于家（魏隸高士傳曰班嗣世在京師家有賜書內足於財父黨楊子雲以下莫不造門）

延叔堅著作東觀以病免歸教授家巷時越嶲太守李文德素善叔堅語群公曰延叔堅有王佐之才柰何屈千里之足欲令薦引之叔堅爲書止文德曰夫道之將廢所謂命也流聞乃欲相爲求還東觀來命雖篤所未敢當吾昧爽櫛梳坐於客堂朝則誦羲文之易虞夏之書歷公旦之典禮覽仲尼之春秋夕則消搖內階詠詩南軒百家衆氏投間而作洋洋乎其盈耳渙爛兮其溢目紛紛欣欣兮其獨樂也當此之時不知天之爲蓋地之爲輿不知世之有人己之有軀雖漸離擊筑傍若無人高鳳讀書不知暴雨方之於吾未足況也且吾自束修已來爲人臣不陷於不

忠爲人子不陷於不孝上交不諂下交不瀆從此而歿下見先君遠祖可不慙赧如此而不以善止恐如教羿射者也慎勿迷其本棄其生後遭黨事禁錮卒于家鄉里圖其形于屈原廟（袁山松後漢書曰延篤字叔堅南陽犨人少從唐溪典受左氏傳　先賢行狀曰篤欲寫左傳無紙唐溪典以廢牋記與之篤以牋記紙不可寫借本諷之粮盡辭歸典曰卿欲寫傳何故辭歸篤曰已諷之矣典聞歎曰嗟乎延生雖復端木聞一知二未足爲喻若使尼父更起於洙泗君當編名七十與游夏爭匹也）

梁伯鸞居常閉戶吟詠書記（范曄後漢書曰梁鴻字伯鸞扶風平陵人受業太學家貧尚節介博覽不爲章句學畢牧豕上林苑中誤遺火延及他舍鴻尋訪燒者悉以豕償之其主猶以爲少鴻曰無他財願以身居作因爲執勤不懈鄰家耆老共責讓主人而稱鴻長者始敬異焉悉還

其豕鴻不受而去歸鄉里勢家慕其高節多欲女之鴻並不娶同縣孟氏有女肥醜而黑力舉石臼擇對不嫁父母問其故女曰欲得賢如梁伯鸞者鴻聞而聘之始以裝飾入門七日而鴻不答妻跪床下請曰竊聞夫子高義簡斥數婦妾亦偃蹇數夫今而見擇敢不請罪鴻曰吾欲裘褐之人可與俱隱深山者今衣綺縞傅粉墨豈鴻所願哉妻曰以觀夫子之志耳乃更爲椎髻著布衣操作而前鴻大喜曰此真梁鴻妻也字之曰德曜名孟光居有頃妻曰常聞夫子欲隱居避患今何爲默默無乃欲低頭就之乎鴻曰諾乃入霸陵山中以耕織爲業詠詩彈琴以自娛仰慕高士爲四皓以來二十四人作頌因東出關過京作五噫歌曰陟彼北芒兮噫顧覽帝京兮噫宮室崔嵬兮噫人之劬勞兮噫遼遼未央兮噫肅宗聞而非之乃易姓名居齊魯之間有頃去適吳作詩曰遊舊邦兮遐征將遙集兮東南心惙怛兮傷悴志菲菲兮升降欲乘策兮縱邁疾吾俗兮作讒競舉枉兮措直咸先佞兮唌唌固靡慙兮獨建冀異州兮尚賢聊逍遙兮遨嬉纘仲尼兮周流儻云覩兮我悅遂舍車兮即浮過季札兮延陵求魯連兮海隅雖不察兮光貌幸神靈兮與休惟季春兮華阜麥含含兮方秀哀茂時兮逾邁愍芳香兮日臭悼吾心兮不獲長委結兮焉究口囂囂兮余訕嗟恒恒兮誰留至吳依皋伯通居廡下爲人賃春妻具食舉案齊眉伯通異之曰彼傭能使其妻敬之如此非凡人也乃舍之於家鴻潛閉著書十餘篇疾且困告主人曰昔延陵季子葬子嬴博之間不歸鄉里慎勿令我子持喪歸及卒伯通爲求葬地於要離冢傍咸曰要離烈士伯鸞清高可令相近葬畢妻子歸扶風）

梁敬叔坐兄累遠竄九真既徂南土歷江湖濟沅湘感悼子胥屈原以非辜沉身作悼騷賦繫玄石而沉之

梁敬叔自負其才鬱鬱不得意登山遠望輒歎息言曰大丈夫生當封侯死當廟食如其不然閒居足以

養志詩書足以自娛州郡之職徒勞人耳

馬季長善鼓琴好吹笛達生任性不拘儒者之節大將軍鄧騭聞季長名召爲舍人非其好也遂不應命後客遊涼州會羌亂米貴關西道殣相望季長既饑困乃歎息曰古人有言左手據天下之圖右手刎其喉愚夫不爲所以然者生貴於天下也今以曲俗咫尺之羞滅無貲之軀殆非老莊所謂矣遂應騭召（范曄後漢書曰馬融字季長扶風茂陵人將作大匠嚴之子爲人美辭貌有俊才）

趙邠卿年三十許有重疾臥蓐七年自慮奄忽乃爲遺令勑兄子曰大丈夫生世遯無箕山之操仕無伊

呂之勲天不我與復何言哉可立一員石於吾墓前刻之曰漢有逸人姓趙名嘉有志無時命也柰何其疾竟瘳（摯虞三輔決録註曰趙岐字邠卿京兆長陵人初名嘉少明經有才藝仕州郡以廉直疾惡見憚娶馬敦女宗姜爲妻敦兄子融嘗至岐家多從賓與從妹宴飲作樂日夕乃出過問趙處士所在岐亦厲節不以妹壻之故屈志於融與其友書曰馬季長雖有名當世而不持士節三輔高士未曾以衣裾撇其門也曾讀周官二義不通一造之其賤融如此）

趙邠卿先自爲壽藏圖季札子產晏嬰叔向四像居賓位圖已像居主位皆爲讚頌敇其子曰我死之日墓中聚沙爲牀布簟白衣散髮其上覆以單被即日便下下訖便掩

仲長公理以爲凡遊帝王者欲以立身揚名而名不常存人生易滅優遊偃仰可以自娛欲卜居清曠以樂其志因論之曰使居有良田廣宅背山臨流溝池環匝竹木周布場圃築前果園樹後舟車足以代步涉之難使令足以息四體之役養親有兼珍之膳妻孥無苦身之勞良朋萃止則陳酒肴以娛之嘉時吉日則亨羔豚以奉之躕躇畦苑遊戲平林濯清水追凉風釣遊鯉弋高鴻風於舞雩之下詠歸高堂之上安神閨房思老氏之玄虛呼吸精和求至人之彷彿與達者數子論道講書俯仰二儀錯綜人物彈南風之雅操發清商之妙曲逍遥一世之上睥睨天地之間不受當時之責永保性命之期則可以陵霄漢出宇宙之外矣豈羨夫入帝王之門哉（范曄後漢書曰仲長統字公理山陽高平人少好學博涉書記贍於文辭俶儻敢言不矜小節默語無常時人謂之狂生統嘗作詩以見志其詞曰飛鳥遺跡蟬蛻亡殼騰蛇棄鱗神龍喪角至人能變達士拔俗乘雲無轡騁風無足垂露成幃張霄成幄沆瀣當餐九陽代燭恒星豔珠朝霞潤玉六合之內恣心所欲人事可遺何爲局促大道雖夷見幾者寡任意無非適物無可古來繞繞委曲如瑣百慮何爲至要在我寄愁天上埋憂地下叛散五經滅棄風雅百家雜碎請用從火抗志山栖游心海左元氣爲舟微風爲柂敖翔太清縱意容冶）

張彥真（張升已見）好學博聞而任情不羈其意相合者則傾身交結不問窮賤如乖其志好雖王公大人終不屈從常歎曰死生有命富貴在天其有知我者胡越可親苟或不然從物何益

許子伯嘗與友人言次因及漢無統嗣幸臣專朝世俗衰薄賢者放退慨然據地悲哭時稱許子伯哭世（謝承後漢書曰許慶字子伯家貧爲郡督郵常乘牛車鄉里號曰軺車督郵）

趙溫居常歎曰大丈夫當雄飛安能雌伏（范曄後漢書曰趙溫字子柔蜀郡成都人先是趙典爲衛尉典兄子謙謙弟溫相繼爲三公）

陳仲舉獨居一室荒穢不掃人問之答曰大丈夫當掃除天下安事一室

孔北海居家失勢賓客日滿其門愛才樂士常若不

足每歎曰坐上客常滿尊中酒不空吾無憂矣

邴根矩童亂之中巋然有異及長金玉其行遠遊從師躡步負笈苦身持力（邴原已見　原別傳曰原舊能飲酒自行之後八九年酒不向口臨別師友以原不飲會米肉送原原曰本能飲酒但以荒思廢業故斷之耳今當遠別因見貺餞可一飲燕於是共坐飲酒終日不醉）至陳留則師韓子助（袁山松後漢書曰韓卓字子助臘日奴竊食祭其先卓義其心卽日免之）潁川則宗陳仲弓（陳寔已見）汝南則交范孟博（范滂已見）涿郡則親盧子幹（范曄後漢書曰盧植字子幹身長八尺二寸音聲如鍾與鄭玄俱事馬融能通古今學好研精不守章句融外戚豪家多列女倡植侍講積年未嘗轉眄學終辭歸闔門教授性剛毅有大節常懷濟世志不好辭賦能飲酒一石）

管公明（管輅已見）常自言知我者希則我貴矣安能斷江漢之波爲激石之流樂與季主論道不欲與漁父同舟

諸葛孔明在荊州遊學每晨夜恒抱膝長嘯（蜀志曰諸葛亮字孔明瑯琊陽都人父珪字君貢太山郡丞亮早孤躬耕隴畝好爲梁父吟身長八尺每自比管仲樂毅時人莫之許也唯博陵崔州平潁川徐元直謂爲信然　魚豢魏畧曰亮在荊州與潁川石廣元徐元直汝南孟公威俱遊學三人務於精熟亮獨觀其大畧謂三人曰卿三人仕進可至刺史郡守三人問其所至亮但笑而不言後公威思鄉里欲北歸亮曰中國饒士大夫遨遊何必故鄉耶）

秦子敕少有才學屢辭辟命（蜀志曰秦宓字子敕廣漢緜竹人不仕劉焉建興中武侯領益州牧迎爲別駕遷大司農宓見帝系之文五帝同出一族辯其不然又論皇帝王霸養龍之說甚有通理譙周數往諮訪記錄其言於春秋然否論）同郡王商勸令仕云貧賤困苦亦何可以終身子敕答曰昔堯優許由非不弘也洗其兩耳楚聘莊周非不廣也執竿不顧僕得曝背隴畝之中誦顏氏之簞瓢詠原憲之蓬戶時翺翔於林澤與沮溺爲等儔聽玄猿之悲吟察鶴鳴於九皐安身爲樂無憂爲福處虛空之名居不靈之龜知我者希則我貴矣斯乃僕得志之秋何困苦之戚（益部耆舊傳曰王商字文表廣漢人以才學稱聲聞著於州里劉璋辟爲治中從事時許靖號爲臧否至蜀見商稱之曰使商生於華夏王景興無以加也璋以爲蜀郡太守成都禽堅有孝行商表其墓追贈孝廉與嚴君平李弘立祠作銘以旌先賢修學廣農百姓便之）

鄭泉博學有奇姿而性嗜酒閒居常曰願得美酒滿五百斛船以四時肥甘置兩頭反覆沒飲之憊即住而啖肴膳酒有升斗減隨即益之不亦快乎（吳書曰鄭泉字文淵陳郡人博學有奇志而性嗜酒仕吳官太中大夫使蜀先主問曰吳王何以不答吾書得無以吾正名不宜乎泉曰曹氏篡弒漢室終奪其位殿下既爲宗室有維城之責不荷戈執殳爲海內率先而於是自名未合天下之議是以寡君未復書耳先主有慙色）

鄭泉臨卒時語同輩曰必葬我陶家之側庶百歲之後化而成土幸見取爲酒壺實獲我心矣

虞仲翔放棄南方（虞翻已見　吳志曰翻性疎直數有酒失權嘗自起行酒翻伏地陽醉不持權去乃起坐權手劍欲擊之大司農劉基抱權諫曰大王以三爵之後手殺善士雖翻有罪天下孰知之且大王以容賢畜衆海內望風何故一朝棄之權曰曹孟德尚殺孔文舉孤於虞翻何有哉基曰

（孟德輕害士人天下非之大王欲與堯舜比隆何得自喻於彼由是得免權又與張昭論神仙翻指昭曰彼皆死人而語神仙世豈有仙人也權積怒非一遂徙翻交州雖處罪放而講學不倦門徒常數百人）自恨疏節骨體不媚犯上獲罪當長沒海隅生無可與語死以青蠅爲吊客使天下一人知己者足以不恨

阮嗣宗容貌瓌傑志氣宏放傲然獨得任性不羈或閉戶視書累月不出或登臨山水經日忘歸（晉書曰阮籍字嗣宗陳留尉氏人父瑀魏丞相掾　魏氏春秋曰籍曠達不羈不拘禮俗性至孝居喪不率常檢而毀幾滅性兖州刺史王昶請與相見終日不得與言自以爲不能測也）

阮步兵率意獨駕不由徑路車跡所窮輒慟哭而返

嘗登廣武觀楚漢戰處歎曰時無英雄使豎子成名（魏氏春秋曰籍登蘇門山因假蘇門先生之論以寄所懷其歌曰日沒不周西月出丹淵中陽精蔽不見陰光代爲雄亭亭在須臾厭厭將復隆富貴俛仰間貧賤何必終又歎曰天地解兮六合開星辰隕兮日月頹我騰而上將何懷　晉書曰籍又著大人先生傳其畧曰世之所謂君子惟法是修惟禮是克手執圭璧足履繩墨行欲爲目前檢言欲爲無窮則少稱鄉黨長聞鄰國上欲圖三公下不失九州牧獨不見羣虱之處褌中逃乎深縫匿乎敗絮自以爲吉宅也行不敢離縫際動不敢出褌襠自以爲得繩墨也炎丘火流焦邑滅都群虱處於褌中而不能出也君子之處域內何異夫虱之處褌中乎此亦籍之胸懷本趣也）

東平呂安（世語曰呂昭字子展東平人長子巽字長悌爲相國掾有寵於司馬文王次子安字仲悌與嵇康厚善與康俱被誅）服嵇中散高致（嵇康別傳曰嵇康字叔夜譙國銍人父昭字子遠康家世儒學少有儁才曠邁不羣高亮任性不修名譽寬簡有大量學不師授博洽多聞長好老莊之業恬靜無欲性好服食嘗屬文論彈琴詠詩自足于懷遂放世事縱意於塵埃之表撰錄上古以來聖賢隱逸遁心遺名者集爲傳贊自混沌至于管寧凡百一十九人蓋求之於宇宙之內而發之乎千載之外者矣故世莫得而名焉）每一相思輒千里命駕（干寶晉紀曰呂安友嵇康相思則命駕千里從之或遇其出康兄喜位至方伯拭席而待弗之顧也獨宿車中康母設酒求康兒共戲則去）

向子期（臧榮緒晉書曰向秀字子期河內懷人少有不羈之志嵇康被誅秀應本州計入洛　晉書曰秀清悟有遠識少爲山濤所知嘗注莊子內外十篇發明奇趣振起玄風讀者莫不超然心悟初秀欲注康曰此書詎復須注正是妨人作樂耳及成示康曰殊復勝否又與康論養生辭難往復蓋欲發康高致也）與譙國嵇康東平呂安友善（向秀思舊賦序曰余與嵇康呂安居止接近其人並有不羈之才然嵇意遠而疏呂心曠而放）並有拔俗之韻其進止無不同而造事營生業亦不異嘗與嵇康偶鍛於洛邑同呂安灌園於山陽不慮家之有無外物不足怫其心弱冠著儒道論棄而不錄

或勸皇甫士安（皇甫謐已見）修名廣交士安答曰自非聖人孰能兼存出處居田里之中亦可以樂堯舜之道何必崇接勢利事官鞅掌然後爲名乎作玄守論以見志（謐玄守論曰或謂謐曰富貴人之所欲貧賤人之所惡何故委形待於窮而不變乎且道之所貴者理世也人之所美者及時也先生年邁齒變饑寒不贍轉死溝壑其誰知乎謐曰人之所至惜者命也道之所必全者形也性形所不可犯者疾病也若擾全道以損性命安得去貧賤存所欲哉吾聞食人

之祿者懷人之憂形強猶不堪况吾之弱疾乎且貧者士之常賤者道之實處常得實沒齒不憂孰與富貴攝神耗精者乎又生爲人所不知死爲人所不惜至矣喑聾之徒天下之有道者也夫一人死而天下號者以爲損也一人生而四海笑者以爲益也然則號笑非益死損生也是以至道不損至德不益何哉體足也如廻天下之念以追損生之禍運四海之心以廣非益之病豈道德之至乎夫唯無損則至堅矣夫唯無益則至厚矣堅故終不損厚故終不薄苟能體堅厚之實居不薄之真立乎損益之外游乎形骸之表則我道全矣

謐又作釋勸曰客曰蓋聞天以懸象致明地以含通吐靈故黃鍾次序律呂分形春華發蕚夏繁其實秋風逐暑冬冰乃結人道以之應機乃發故士或同升於唐朝或先覺於有莘或通夢以感王或釋釣於渭濱或叩角以干齊或解褐以相秦或冒謗以安鄭或乘駟以救屯或班荆以求友或借術於黃神故能電飛景拔超次邁倫騰高聲以奮遠抗宇宙之清音由此觀之進德貴乎及時何故屈此而不伸今子以英茂之才游精於六藝之府散意於衆妙之門者有年矣既遭聖明之王偶知己之會時清道真可以冲邁此吾生濯髮雲漢鴻漸之秋也韜光逐藪含章未曜棄通道之遠由守介人之局操無乃乖於道之趣乎且吾聞招搖昏廻則天位正五教班叙則人理定今王命切至上招迂王之累下致騶衆之疑違者貴同何必獨異羣賢可從何必守意方今同命並臻饑不待食振藻皇塗咸秩天官子獨栖遲衡門放形世表恩不加人行不合道身嬰大疾性命難保若其羲和促轡大火西頹臨川恨晚將復何階夫貴陰賤璧聖所約也顛倒衣裳明所箴也子其鑒先哲之洪範副聖朝之虛心冲靈翼於雲路浴天池以濯鱗排閶闔步玉岑登紫闥侍北辰翻然景曜雜沓英塵輔唐虞之主化堯舜之人宣刑錯之政配殷周之臣銘功景鍾參敘彝倫不亦茂哉而忽金白之輝曜忘青紫之班瑞辭容服之光粲抱弊褐之終年無乃勤乎主人笑而應之曰吁若賓可謂習外觀之暐暐未覩幽人之髣髴也見俗人之不容未諭聖皇之兼愛也循方圓於規矩未知大形之無外也故曰天玄而清地靜而寧含羅萬類旁薄羣生寄身聖世託道之靈若夫春以陽散冬以陰凝泰液含光元氣混蒸衆品仰化誕制殊徵故進者享天祿處者

安丘陵寒暑相推四宿代中陰陽不治運化無窮自然分定兩克厥中二物俱靈是謂大同彼此無怨是謂至通若乃衰周之末貴詐賤誠牽於權力以利要榮故蘇子出而六主合張儀入而橫勢成廉頗存而趙重樂毅去而燕輕公叔沒而魏敗孫臏刖而齊寧蠡種親而越霸屈子疎而楚傾是以君無常籍臣無定名損義放誠一虛一盈故馮以彈劍感主女有反賜之說項奮拔山之力蒯陳鼎足之勢東郭劫於田榮顏闔恥於見逼斯皆棄禮喪真苟榮朝夕之急者也豈道化之本與若乃聖帝之創化也參德乎二皇齊風乎虞夏欲溫溫而和暢不欲察察而明切也欲混混若玄流不欲蕩蕩而名發也欲索索而條解不欲契契而繩結也欲芒芒而無垠際不欲區區而分別也欲闇然而內章不欲示白若冰雪也欲醇醇而任德不欲瑣瑣而執法也是以見機者以動成好遯者無所迫故曰一明一昧得道之槩一弛一張合禮之方一浮一沈兼得其真故上有勞謙之愛下有不名之臣朝有聘賢之禮野有遯竄之人是以支伯以幽疾距唐李老寄跡於西鄰顏氏安陋以成名原思娛道於至貧榮期以三樂感尼父黔婁定謚於布衾干木偃息以存魏荆萊志邁於江岑君平因著以道著四皓潛德於洛濱鄭真躬耕以致譽幼安發守乎今人皆持難奪之節執不廻之意遭拔俗之主全彼人之志故有獨定之計者不借謀於衆人守不動之安者不假慮於羣賓故能棄外觀之華通內道之真去顯顯之明路入昧昧之埃塵究轉萬情之形表排託虛寂以寄身居無事之宅交釋利之人輕若鴻毛重若泥沈損之不得測之愈深真吾徒之師表余迫疾而不能及者也子議吾失宿而駭衆吾亦怪子較論而不折中也夫才不周用衆所斥也寢疾彌年朝所棄也是以胥克之廢丘明列焉伯牛有疾孔子斯歎若黃帝創制於九經岐伯剖腹以蠲腸扁鵲造虢而尸起文摯徇命於齊王醫和顯術於秦晉倉公發祕於漢皇華佗存精於獨識仲景垂妙於定方徒恨生不逢乎若人故乞命訴乎明王求絕編於天錄亮我躬之辛苦冀微誠之降霸敢俟罪而窮處

羊太傅

虞預晉書曰羊祜字叔子泰山南城人世爲二千石至祜九世清德生續漢南陽太守父道上黨太守祜蔡邕外孫少[illegible]表太原郭奕見之曰此今之顏子也與王沈俱[illegible]爽辟沈勸就之祜

（曰委質事人復何容易爽敗沈謂祜曰常識卿前語祜曰此非始慮所及）好山水每風景必造峴山置酒言詠終日不倦嘗慨然歎息顧謂從事中郎鄒湛曰（晉諸公贊曰湛字潤甫新野人以文義達仕至侍中）自有宇宙便有此山由來賢達勝士登此遠望如我與卿者多矣皆湮滅無聞使人悲傷如百歲後有知吾魂魄猶應登此

王夷甫有儁才美姿明悟若神常自比子貢

顧彦先機神朗悟在廷尉時恒縱酒酣暢謂友人張季鷹曰唯酒可以忘憂但無如作病何耳（文士傳曰顧榮字彦先吳郡人其先越王勾踐之支庶封於顧邑子孫遂氏焉世爲吳著姓大父雍吳丞相父穆宜都太守榮朗俊機警風頴標徹歷廷尉正）張季鷹（文士傳曰張翰字季鷹父儼吳大鴻臚翰有清才美望博學善屬文造次立成辭義清新齊王冏辟爲東曹掾翰以疾歸府以輒去除吏名性至孝遭母艱哀毀過禮自以年宿不營當世以疾終于家）見齊王冏執權（虞預晉書曰冏字景治齊王攸子也少聰惠及長謙約好施趙王倫簒位冏起義兵誅倫拜大司馬政皆決之恣用羣小不復朝覲爲長沙王所誅）謂同郡顧彦先曰天下紛紛禍難未已夫有四海之名者求退良難吾本山林間人無望扵時子善以明防前以智慮後顧捉季鷹手愴然曰吾亦與子採南山蕨飲三江水耳

陸平原在洛（陸機已見）夏月忽思齊東頭竹篠中飲語劉

寳曰吾思鄉轉深矣

郭景純不持儀檢形質頽索縱情惰慢時有醉飽之失（王隱晉書曰郭璞字景純河東聞喜人父瑗建平太守璞別傳曰璞奇博多通文藻粲麗才學賞豫足參上流其詩賦誄頌並傳于世而訥扵言造次詠語常人無異）著作郎干寳嘗戒之曰（晉中興書曰干寳字令升新蔡人祖正吳奮武將軍父瑩丹陽丞寳少以博學才器著稱歷散騎常侍）此非適性之道景純曰吾所受有分用之恒恐不盡卿乃憂酒色爲害耶（璞別傳曰王敦縱兵都輦咨以大事璞極言成敗不爲回屈敦忌而害之）

弘農王粹以貴門尚王館字弘麗圖莊周於室廣集朝士使嵇君道爲之贊（晉書曰嵇含字君道祖喜徐州刺史父蕃太子舍人含好學能屬文家在鞏縣亳丘自號亳丘子門曰歸厚之門室曰愼終之室楚王瑋辟爲掾）嵇援筆爲弔文文不加點其序曰帝壻王弘遠華池豐屋廣延朝彦圖莊生垂綸之象記先達辭聘之事畫真人扵刻桷之室載退士扵進趣之堂可謂托非其所可弔不可讚也其辭曰邁矣莊周天縱特放大塊授其生自然資其量器虛神清窮玄極曠人僞俗季真風既散野無訟屈之聲朝有爭寵之歎上下相陵長幼失貫扵是借玄虛以助溺引道德以自奬戸詠恬曠之辭家畫老莊之象今王生沈淪名利身尚帝女連耀三光有出無處池非岩石之溜宅非茅茨之宇馳

屈産於皇衢晝茲象其焉取嗟乎先生高跡何局生處巖岫之居死寄雕楹之屋託非其所没有餘辱悼大道之湮晦遂含悲而吐曲

嵇君道言陸平原作子書未成余一門生昔在平原軍中常在左右見平原臨亡歎曰窮通時也遭遇命也古人貴立言以爲不朽吾所作子書未成以此爲恨耳余謂仲長統作昌言未竟而亡後董襲撰次之桓譚新論未畢而終班固爲其成琴道今才士何不贊成陸公子書

漢時侍中習郁嘗於峴山南依范蠡養魚法作池池邊有高隄偏種長楸修竹芙蓉緣岸菱芡覆水是游宴名處山季倫臨荆州時每到此池未嘗不大醉而還曰此是我高陽池（虞預晉書曰山簡字季倫平雅有父風與嵇紹劉漠齊名遷尚書出爲平南將軍）

王藍田初因家貧求試宛陵令頗受賂遺爲州司所檢有一千三百條王丞相使謂之曰名父之子不患無禄屈臨小縣甚不宜爾藍田答云足自當止時人未喻也後屢居州郡清潔絶倫禄賜皆散之親故始爲當時所歎（王述別傳曰述字懷祖太原晉陽人祖湛父承並有高名述蚤孤事親孝謹簞瓢陋巷晏安永日由是爲有識所知襲爵藍田侯）

習鑿齒（已見）與譙國桓秘並以才氣相推及鑿齒罷滎陽郡歸與桓書曰吾以五月三日來達襄陽觸目悲感畧無懽情痛惻之事故非書言所能具也每定省家舅從北門入西望隆中想臥龍之吟東眺白沙思鳳雛之聲北臨樊墟存鄧老之高南眷城邑懷羊公之風縱目檀溪念崔徐之友肆睇魚梁追二德之遠未嘗不徘徊移日惆悵極多撫乘躊躇慨爾而泣若乃魏武之所置酒孫堅之所隕斃裴杜之故居繁王之舊宅遺事猶存星列滿目瑣瑣常流碌碌凡士焉足感其方寸哉夫芬芳起於椒蘭清響生乎琳琅命世而作佐者必垂可大之餘風高尚而邁德者必有明勝之遺事若向八君子者千載猶使義想其爲人况相去之不遠乎彼一時此一時焉知今日之才不如疇辰百年之後吾與足下不並爲景行乎是皆情志所寄當時賞其風期俊邁（晉書曰桓秘字穆子桓彝第四子小有才氣不倫於俗初拜秘書郎兄溫抑而不用久之爲宣城内史）

王右軍少有美名在朝諸人愛其才器頻召爲吏部尚書侍中皆不就復授護國將軍又推遷不拜殷中軍（殷浩已見）素重右軍勸使應命與右軍書曰悠悠者以足下出處足觀政之隆替如吾等亦謂爲然至如足

下出處正與隆替對豈可以一世之存亡必從足下從容之適幸徐求衆心卿不時起復何以求美政不若豁然開懷當知萬物之情也右軍報書言吾素自無廊廟直王丞相時果欲内吾誓不許之手跡猶存由來尚矣不於足下參政而方進退侯兒婚女嫁便懷尚子平之志數與親知言之非一日也若蒙驅使關隴巴蜀皆所不辭吾雖無專對之能直謹守時命宣國家威德固當不同於凡使必令遠近咸知朝廷留心於無外此所益殊不同居護軍也漢末使太傅馬日磾慰撫關東若不以吾輕微無所爲疑宜及冬初以行吾惟恭以俟命

王右軍既懷靜退優游無事與吏部郎謝萬書曰古之辭世者或被髮佯狂或汚身穢跡今僕坐而獲免遂其宿心其爲慶幸豈非天賜頃東遊還修植桑果今盛敷榮率諸子抱弱孫游觀其間有一味之甘割而分之以娛目前雖植德無殊邈猶欲教養子孫以敦厚退讓戒以輕薄庶令舉策數馬彷彿萬石之風君謂此何如比當與安石東遊山海并行田視地利頤養閑曠衣食之餘欲與親知時共歡讌雖不能興言高詠銜杯引滿語田里所行故以爲撫掌之資其

爲得意可勝言耶常依陸賈班嗣楊王孫之處世老夫志願盡於此矣（晉中興書曰謝萬字萬石太傅安弟也才氣高俊蚤知名歷吏部西中郎將豫州刺史）

戴安道少有清操恬和通任甚爲劉真長所知性甚快暢泰於娛生好鼓琴善屬文尤樂遊宴多與高門風流者遊談者許其通隱屢辭徵命遂著高尚之目（晉安帝紀曰戴逵字安道譙國人也有美才）

謝太傅於東土山營墅樓館林竹甚盛每携中外子姪徃來遊集肴饌常費百金頗以此穫譏謝殊不以屑意

謝太傅神識沉敏風宇條暢先居會稽與支道林王逸少許玄度諸人常共遊處出則漁弋山水入則言詠屬文未嘗有處世意後以辭命被禁遂棲遲東土徃臨安山中坐石室臨濬谷悠然歎曰此亦伯夷何遠

謝太傅與支道林書曰人生如寄耳終日戚戚遲君一來以晤言銷之

張天錫在北數游宴園池頗廢政事時有諫者天錫曰吾非好行行有得也觀朝榮則敬才秀之士翫芝蘭則愛德行之臣覩松竹則思貞操之賢臨清流則

貴廉潔之行覽蔓草則賤貪穢之吏逢飈風則惡凶狡之徒若引申觸類庶無遺漏矣

宋武帝嘗問臨川王（名映武帝弟）居家何事最樂臨川曰政使劉瓛講禮顧則講易朱廣之談莊老臣與二三諸彥兄弟友生時復擊歎以此爲樂上大嗟賞

劉穆之性奢豪食必方丈旦輒爲十人饌未嘗獨餐每至食時客止十人以還帳下依常下食以此爲常嘗白宋武帝曰穆之家本貧賤贍生多闕叨忝以來雖每存約損而朝夕所須微爲過豐此外不敢一豪負公

謝尚書自負才地少所交納（臧榮緒晉書曰謝混字叔源陳郡人司空琰少子也少有美譽善屬文爲尚書左僕射以黨劉毅誅）與劉萬壽（劉敬宣小字）相遇便盡禮著歡（沈約宋書曰劉敬宣字萬壽彭城人父牢之鎮北將軍敬宣寬厚善待士多伎藝弓馬音律無事不善官冀州刺史）或問尚書卿未嘗輕交於人而傾蓋於萬壽何也尚書曰人之相知豈可以一途限孔文舉禮太史子義夫豈有非之者耶

謝康樂爲臨川内史在郡遊放不異永嘉爲有司所糾司徒遣從事鄭望生收謝謝執録望生興兵叛逸爲詩曰韓亡子房奮秦帝魯連恥本自江海人忠義感君子後詔於廣州棄市臨刑作詩曰龔勝無餘生李業有終盡嵇公理既迫霍生命亦殞悽悽陵霜葉網網衝風菌邂逅竟幾何修短非所愍送心自覺前斯痛久已忍恨我君子志不獲巖上泯詩所稱龔勝李業即前詩子房魯連之意也

王弘之性好釣魚上虞江有一處名三石頭弘之常垂綸於此經過者不識之或問漁師得魚賣否弘之答曰釣亦不得得復不賣日夕載魚入上虞郭經親故門各以一兩頭置門内而去（沈約宋書曰王弘之字方平瑯琊人宣訓衛尉鎮之弟少孤貧爲外祖何準所養從叔獻之及太原王恭甚貴重之後謝靈運顔延之並相欽重靈運與廬陵王義真牋曰會境既豐山水江左嘉遁並多居之但季世慕榮幽棲者寡或復才爲時求弗獲從志若王弘之撫衣歸耕踰歷三紀孔淳之隱約窮岫自始迄今阮萬齡辭事就閑纂戎先業浙河之外棲遲山澤如斯而已既遠同羲唐亦激貪厲競殿下愛素好古常若布衣每意昔聞虛想巖穴若遣一介有以相存真可謂千載盛美也）

陶徵士不解音樂而蓄素琴一張每有酒適輒撫弄以寄意

王公嘏在吏部時年二十四謂親友曰吾以外戚謬被時知多叨人爵本非其志兼比羸病庶務難擁安能捨其所好而徇所不能乃稱疾不拜便謝遣胥徒拒絕賓客掩扉覃思室宇蕭然（南史曰王錫字公嘏太保弘之子曾祖洽晉中領軍祖珣晉司徒錫位至江夏内史高自位遇江夏王當朝錫箕踞大坐畧無推敬）

宗元幹小時叔父少文問其所志元幹答曰願乘長風破萬里浪（孫巖宋書曰宗慤字元幹南陽涅人兄泌娶妻始入門夜被劫慤年十四挺身與拒衆皆披散叔少文素著高節子弟以文義爲業慤任氣好勇不爲鄉曲所知）

劉靈預自少抗節須得祿便隱仕至晉平王驃騎記室即歸家靜處（蕭子顯齊書曰劉蚪字靈預南陽涅陽人徙居江陵仕建平王驃騎記室罷官歸家斷穀餌朮及胡麻）

張思光自名其集曰玉海褚司徒（褚淵已見）問其義張答曰玉以比德海崇上善

張思光居常歎曰不恨我不見古人所恨古人不見我

張思光家貧願祿與從叔征北（張永已見）書曰融昔稱幼學早訓家風雖則不敏率以成性布衣葦席弱年所安簞食瓢飲不覺不樂但世業清貧民生多待榛栗棗修女贄既長束帛禽鳥男禮已大勉身就官十年七仕不欲代耕何至此事昔求三吳一丞雖屢舛錯今聞南康缺守願得爲之融不知階級階級亦可不知融政以求丞不得所以求郡求郡不得亦可復求丞又語王吏部（王僧虔已見）曰阮籍愛東平風土融亦欣晉平閑外時議以思光非治民才竟不用

張思光臨殁遺令建白旌無旒不設祭奠令人捉麈尾登屋招魂曰吾平生所善自當凌雲一笑三千買棺無製新衾左手執孝經老子右手執小品法華經妾二人哀事畢各遣還家以吾平生之風調何至使婦人行哭失聲耶

王微與弟僧綽曰閭門皆蒙時私吾高臥家巷遂至中書郎此足以闔棺也（王智深宋記曰王微字景玄太保弘之弟少好學無不通覽善屬文能書十六舉秀才除右軍諮議微素無宦情徵不就）

齊衡陽王居身清率言未嘗及時事會稽孔稚珪家起園列植桐柳多搆山泉殆窮真趣衡陽往遊之稚珪曰殿下處朱門遊紫闥詎得與山人交耶答曰身

處朱門而情遊江海形入紫闥而意在青雲稚珪大美之（南史曰蕭鈞字宣禮齊高帝第十一子出繼衡陽王性好學善屬文與瑯琊王智深以文章交會濟陽江淹亦遊焉）

孔德璋（孔稚珪已見）風韻清踈好文詠飲酒七八斗與外兄張融情趣相得又與瑯琊王思遠廬江何點點弟胤並款交不樂世務居宅盛營山水憑机獨酌傍無雜事門庭之內草萊不剪中有蛙鳴或問之稚珪笑曰我以此當兩部鼓吹

王文憲（王儉已見）初拜儀同王元長贈詩頌及規諷文憲甚憚之笑謂人曰穰侯印詎便可解

王中書（王融已見）自恃人地三十內望爲公輔夜直中書省歎曰作此寂寂使鄧禹笑人

謝譓不妄交接門無雜賓有時獨醉嘗曰入吾室者但有清風對吾飲者唯當明月（南史曰謝譓祖莊金紫光祿大夫父朏尚書令譓仕至右光祿大夫）

王子玄少有志意每讀范滂傳未嘗不爲之歎挹（南史曰王寂字子玄琅琊人僧虔之子性迅動好文章建武初欲獻中興頌兄志謂曰汝膏粱年少何患不達不鎮之以靜將恐貽譏寂乃止位秘書郎卒年三十一）

丘祭酒（丘靈鞠已見）初領驍騎將軍丘不樂武位謂人曰我應還東掘顧榮冢江南地方數千里士子風流皆出此中顧榮忽引諸傖渡妨我輩塗轍

王尚書（王瞻別見）性率任在選部時所舉多行其意頗嗜酒飲至旬日而精神益朗

有人勸沈雲禎仕（沈驎士已見）沈答曰魚縣獸檻天下一契聖人玄悟所以每履吉先吾誠未能景行坐忘何爲不希企日損作玄散賦以絕世

何氏語林卷之十

何氏語林卷之十一

華亭何良俊元朗撰　幷註

言志第五下

王彥深不爲群從所禮常懷恥慨欲以將領自奮每撫刀曰龍泉太阿汝知我者（南史曰王蘊字彥深王景文兄子也父楷人才凡劣故蘊不爲羣從所禮）

何子晳明目秀眉容貌方雅真素通美不以門戶自矜博通群書善於談論家本甲族親姻多貴仕子晳雖不入城府而率到好狎遨遊人間不簪不帶人地並高無所與屈大言箕踞公卿皆敬下之時駕柴車躡草屩恣心所適致醉而歸時人號爲通隱（南史曰何點字子晳廬江人祖尚之父鑠點十一居父母憂幾至滅性及長感家禍遂絕婚宦宋徵太子洗馬梁徵中書侍郎並不就）

何子晳哀樂過人嘗行逢葬者歎曰此哭者之懷豈可思耶因悲慟不能禁

何子晳與陳郡謝瀹（南史曰謝瀹字義潔陳郡人謝莊子也仕至太子詹事）吳國張融會稽孔穉圭爲友從弟遁以東籬門園居之穉圭爲築室焉園有卞忠貞冢子晳植花卉於冢側每飲必舉酒酹之

何子晳小時欲絕婚宦既老又娶魯國孔嗣之女築

別室處之不與相見時人莫諭其意（南史曰魯國孔嗣之字敬伯宋時與齊高帝同爲中書舍人非其所好去官隱居鍾山）

謝司徒（謝朏已見）出爲吳興弟侍中（謝瀹已見）送至征虜渚司徒指侍中口曰此中唯宜飲酒侍中於建武初專以長酣爲事與劉瑱沈昭畧以觴酌交飲各至數斗

檀超嗜酒好言詠舉止和靡自比晉郄超爲高平二超謂人曰猶覺我爲優（南史曰檀超字悅祖金鄉高平人祖嶷之南瑯邪太守父道彪正員郎超少好學放誕任氣爲司徒右長史與江淹對掌史職爲左僕射王儉所不同徙交州於路見殺）

王思寂（王騫已見）舊墅在鍾山有田八十餘頃與諸宅及故舊共佃之常語人曰我不如鄭公業有田四百頃而食常不周以此爲愧

人或謂卞田居卿都不持操名器何由得升卞曰擲五木子十擲輒鞬豈復是擲子之拙吾好擲政極此耳（南史曰卞彬字士蔚濟陰宛人祖嗣之中領軍父延之上虞令彬險拔有才與物多忤官車騎記室參軍）

蕭南郡初爲秘書郎（宋書曰蕭惠開南蘭陵人蕭思話子也少有風氣涉獵文史官至少府加給事中）著作並名家年少蕭意趣與人都不同比肩或三年不共語外祖劉光祿（南史曰劉成沛郡人仕至光祿大夫）戒之曰汝恩戚家子正應將迎時俗緝外內之歡如汝自業將無少傷多異以取天下疾患耶蕭曰人間官相緝和甚如慈旨但不幸耿介耻見作凡人畫龍未成故遂至於多忤耳

蕭南郡除少府意甚不得寺內所任齋前有嚮所種花草甚美惠開悉令剗除列種白楊樹每謂人曰人生不得行胷懷雖壽百歲猶爲夭也

王養（王筠小字筠已見）除尚書殿中郎王氏自過江以來未有居郎署者或勸使不就養笑曰陸平原東南之秀王文度獨步江東吾得比蹤昔人何所多恨欣然就職

陶隱居特愛松風每聞其響便欣然爲樂

梁元帝居藩勤心著述卮酒未嘗妄進蕭雍州每語人曰下官歷觀世人多有不好歡樂乃仰眠床上看屋梁而著書千秋萬歲誰傳此者勞神苦思竟不成名豈如臨清風對朗月登山泛水肆意酣歌也（南史曰蕭恭字敬範梁文帝孫南平王元襄子也官寧蠻校尉雍州刺史）

沈處默清靜有至行慕黃叔度徐孺子之爲人獨處一室人罕見其面（南史曰沈顗字處默吳興武康人父演之齊太子右衛率顗永明中徵著作郎不起齊末兵荒與家人并日而食或有饋其粱肉者閉門不受唯採蓴荇根供食以樵採自資怡然不改其樂）

庾彥寶性托夷簡特愛林泉十畝之宅山池居半（梁書曰庾詵字彥寶新野人聰警篤學經史百家無不該綜晚年尤遵釋教宅內立道場環繞禮懺六時不輟誦法華經每日一徧夜中忽見一道人自稱願公容止甚異呼詵爲上行先生授香而去中大通四年因寢忽驚覺曰願公復來不可久住言終而亡年七十八舉室咸聞空中唱上行先生已生彌陀淨域矣武帝下詔諡貞節處士以顯高烈）

蕭光祿（南史曰蕭子範豫章文獻王嶷之子幼有孝性爲南平王從事中郎王愛文學士子範偏被恩遇簡文即位召爲光祿大夫以逼賊不拜子範貧無居宅尋卒於招提寺僧房）與弟子顯（已見）子雲（南史曰子雲字景喬子顯弟也好學有文藻性沈靜不樂仕進風神閑曠任性不羣夏月接賓恒自裸袒又善草隸爲世楷法官至侍中國子祭酒）才名畧相比而風采容止不逮故官途有優劣每讀漢書杜緩兄弟五人

至大官唯中弟欽官不至而最知名常吟諷之以況已也

蕭叔佐爲會稽丞行經延陵季子廟設蘋藻之薦託異代之交爲詩敘意辭理清典（南史曰蕭允字叔佐蕭介第三子也風神疑遠徧達有識鑒容止醞藉仕梁位太子洗馬侯景陷臺城百僚奔散允整衣冠坐于宮坊景軍敬焉弗之逼也尋居京口時寇賊縱橫百姓波駭允獨不行人問其故允曰性命自有常分豈可逃而免乎莊周所謂畏景避迹吾弗爲也乃閉門靜處併日而食卒免於患）

裴鴻臚（裴子野已見）性曠達自云年出三十不復詣人初未與張都尉遇便虛相推重因爲忘年之交（張纘已見）

蕭彥瑜言少壯有三好音律書酒年長以來二事都廢唯事藉不衰（南史曰蕭琛字彥瑜惠開從子祖僧珍宋廷尉卿父惠訓齊巴東相琛少明悟有才辯與梁武有舊仕特進金紫光祿大夫）

馬要理（馬樞已見）嘗喟然歎曰吾聞貴爵位者以巢由爲桎梏愛山林者以伊呂爲管庫束名實則芻芥柱下之言翫清虛則糠粃席上之說稽之篤論亦各從其好也比求志之士望塗而息豈天之不惠高尚何山林無聞之甚乎乃隱于茅山有終焉之志

高道穆學涉經史非名流儁士不與交結每謂人曰人生厲心立行貴於見知當使夕脫羊裘朝佩珠玉若時不我知便須退跡江海自求其志（魏收魏書曰高恭之字道

穆自云遼東人學涉經史所交皆名流馬士歷官黃門侍郎）

胡倫許好屬文既善典雅之辭又工鄙俗之句西入涼州不遇將北遊魏乃爲詩示所知程伯達曰群犬吠新客佞閽排疎賓直途既已塞曲路非所遵望衛惋祝鮀盻楚悼靈均何用宜憂懷託翰寄輔仁一時皆傳之（魏書曰胡叟字倫許安定臨涇人世爲西夏著姓少聰慧年十三辯疑釋理鮮有能屈以姚氏將衰遂入長安隱匿名行懼人見知京兆韋祖思少閱典墳多蔑時彥待叟不足叟拂衣去祖思留之曰當與君論天人之際何遽返乎叟曰論天人者其亡久矣與君相知何夸言若是遂歸）

李琰之每休暇之際恒閉門讀書不交人事嘗語人曰吾所以好讀書不求身後之名但異見異聞心之

所願是以孜孜搜討欲罷不能豈爲聲名勞七尺也此乃天性非爲力強（北史邢邵傳曰邵與黃門侍郎李琰之對掌朝儀）

常景雅有文思兼好篇詠淹滯門下積年不遷（北史曰常景字永昌河內溫人魏太常林之後祖爽時號儒林先生景耽好經史遇新異之書求訪質買以必得爲期衣食取濟而已）自以蜀司馬相如王裒嚴君平揚子雲四賢皆有高才而無顯位乃托意贊之（按景贊相如曰長卿有艷才直致不羣性鬱若春烟舉皎如秋月映遊梁雖好仁仕漢常稱病清貞非我事窮達委天命其贊王曰王子挺秀質逸氣干青雲明珠既絕俗白鵠信驚羣才世苟不合遇否途自分空枉碧鷄命徒獻金馬文其贊嚴曰嚴公體沉靜立志明霜雪味道綜微言端蓍演妙說才屈羅仲口位結李強舌素尚邁金貞清標陵玉徹其贊揚曰蜀江導清流揚子挹餘休含光絕後彥覃思邈前修世輕久不賞玄談物無求當途謝權寵置酒獨閑遊）

李永和杜門却掃絕迹下帷棄產營書手自刪削每歎曰丈夫擁書萬卷何假南面百城（北史曰李謐字永和少好學周覽百氏初師小學博士孔璠數年後璠還就謐請業同門生爲之語曰青成藍藍謝青師何常在明經徵拜著作佐郎辭以授弟郁詔許之州再舉秀才公府二辟並不就唯以琴書爲業有絕世之心及卒博士孔璠等奏謚爲貞靜處士）

平繼叔研綜經籍多所通究安貧樂道不營資產衣食常不足妻子不免饑寒三子並不率父業好酒自棄繼叔忿其世衰植杖巡舍側岡而哭不爲營事婚宦故仕聘濁碎不得及其門流親知每以爲言繼叔

曰此輩會是衰頓何煩勞我乃別構精廬置經籍其中一奴自給妻子莫得而往時有珍味呼時老東安公刁雍等共飲噉之家人無得嘗焉（北史曰平恒字繼叔燕郡薊人祖視父儒仕慕容爲通官恒耽勤讀誦多通博聞自周暨於魏世帝王傳代之由貴臣升降之緒皆撰品第商畧是非號曰畧注合百餘篇安貧樂道不以屢空改操徵中書博士）

盧詢祖（已見）嘗爲築長城子使自負其才內懷鬱鬱旣至役所作築長城賦其畧曰板則紫柏杵則木瓜何斯材而斯用也草則離離靡靡緣岡而殖但使十步而有一芳余亦何辭間於荆棘

楊遵彥聞高王欲送置魏帝所棄衣冠於水濱若自沉者變易名姓自稱劉士安入嵩山與沙門曇謨等屏居削迹又潛之光州東入田橫島以講誦爲業海隅之士謂之劉先生（北史曰楊愔字遵彥弘農華陰人楊津子也小名秦王兒童時口若不能言而風度深敏六歲學史書十一受詩易好左氏春秋仕至開府儀同三司尚書右僕射）

邢子才（邢邵已見）有書甚多不甚讐校見人校書常笑曰何愚之甚天下書至死讀不可遍焉能始復校此且誤書思之更是一適（李百藥齊書曰子才妻弟李節才學之士謂子才曰世間人多不聰明思誤書何由能得子才曰若思不能得便不勞讀書）

盧叔彪少便機悟豪舉輕俠好奇策慕諸葛亮之爲人（北史曰叔彪盧觀之弟范陽涿人）

韋敬遠（韋夐已見）雅好名義虛襟善誘雖耕夫牧豎亦接對歡然與族人處玄及安定梁曠爲放逸之友

韋敬遠少愛文史留情著述手自抄錄數十萬言晚年虛靜唯以體道會真爲務舊所著述咸削其藁（北史曰韋敬遠作終戒曰昔士安以籧篨束體王孫以布囊繞尸二賢高達非庸才能繼吾死之日可斂舊衣勿更新造使棺足周尸牛車載柩墳高四尺壙深一丈其餘煩雜悉無用也朝晡奠食於事彌煩吾不能頊絕汝輩之情可朔望一奠而已仍薦蔬素勿設牲牢親友以物弔祭並不得受吾終時恐爲恍惚故預戒汝輩瞑目之日勿違吾志也）

釋曇延嘗自顧其影言曰余與爾沉淪日久飄泊何歸今可挾道潛形精思出要遂隱于太行山百梯寺（僧道宣傳燈錄曰釋曇延俗姓王氏蒲州桑泉人世家豪族年十六聽妙法師講涅槃深悟其旨遂捨俗服進具後器度日新機鑒俊拔）

蕭大圜是簡文子幼便聰敏神情俊悟江陵平入魏大見知遇深信因果心安閑放嘗言之曰拂衣褰裳無吞舟之漏網挂冠懸節慮吾志之未從儻獲展禽之免有美慈明之進如蒙北叟之放實勝濟南之徵其故何哉夫閭閻有優游之美朝廷多簪佩之累蓋由來久矣留侯追蹤於松子陶朱成術於辛文良有以焉況乎智不逸群行不高物而欲辛苦一生何其僻也豈如知足知止蕭然無累北山之北棄絕人間南山之南超踰世網面修原而帶流水倚郊甸而枕平皋築蝸舍於叢林構環堵於幽薄近瞻煙霧遠睇風雲藉纖草以蔭長松結幽蘭而援芳桂仰翔禽於百仞俯泳鱗於千尋果園在後開窗以臨花卉蔬圃居前坐簷而看灌畦二頃以供饘粥十畝以給絲麻侍兒五三可充紝織家僮數四足代耕耘沽酪牧羊協潘生之志畜雞種黍應莊叟之言獲菽尋汜氏之書露葵徵尹君之錄烹羔豚而介春酒迎伏臘而候歲時披良書探至賾歌纂纂唱烏烏可以娛神可以散慮有朋自遠揚搉古今田畯相過劇談稼穡斯亦

足矣樂不可支永保性命何畏憂責豈若蹙足入絆申脰就羈遊帝王之門趨宰衡之勢不知飄塵之少選寧覺年祀之斯須萬物營營靡存其意天道昧昧安可問哉嗟乎生若浮雲朝露寧俟長繩繫景實不願之執燭夜遊驚其迅邁百年何幾擎跽曲拳四時如流俛眉躡足出處無成語默奚當非直丘明所耻抑亦仲尼耻之（北史曰蕭大圜字仁顯梁簡文第二十子幼聰悟四歲能誦三都賦侯景殺簡文大圜潛遁獲免元帝降魏大圜至長安周文帝以客禮待之封晉陵縣公）

蕭理孫在魏境上疆土既狹居常怏怏每誦老驥伏櫪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壯心不已未嘗不盱衡扼腕

歎咤者久之（梁書曰蕭詧字理孫昭明子梁封岳陽郡王）

李元操少善屬文晚年不復留意文筆人問其故慨然歎曰五十之年倏焉已過鬢垂素髮肋力已衰宦意文情一時都盡悲夫每於暇日輒引賓客絃歌對酒終日為歡（隋書曰李孝貞字元操趙郡平棘人魏李順之玄孫好學善屬文美於詞令隋文帝徵拜內史侍郎與內史令李德林參典文翰）

王無功（王績已見）以醉失職託無心子以見趣曰無心子（王無功集）以穢行聞越王黜之無慍色退而適茫蕩之野（無心子傳曰東皋子始仕以醉罷鄉人或謂之東皋子不屑也退著無心子以見趣焉無心子寓居於越越王不知其大人也拘之仕無喜色越國之式有穢行者不仕俄而無心子以穢行聞於王王黜之無慍

色退而將遊于茫蕩之野適過動之邑而遇機士士撫髀而歎者三曰嘻子賢者而以罪廢無心子不應機士曰願受教無心子曰爾聞蜚廉氏之說乎昔蜚廉氏有二馬一者朱鬣白毳龍骼鳳臆驟馳如舞終日不釋鞍竟以熱死一者重脛昂尾駝頸貉膝踶齧善蹶弃而散諸野終年肥遁是以鳳凰不憎山棲蛟龍不羞泥蟠君子不苟潔以罹患聖人不避穢而養生東皋子聞之曰善哉不可以加之矣）

王無功待詔門下省故事官給酒日三升或問待詔何樂耶無功答曰良醖可戀耳侍中陳叔達聞之曰給一斗時號斗酒學士（劉昫唐書曰陳叔達字子聰陳宣帝第十六子也善容止有才學在陳封義陽王年十餘歲嘗侍宴賦詩十韻援筆便就僕射徐陵甚奇之入隋久不得調武德四年拜侍中）

大樂署史焦革家善釀王無功求為大樂丞吏部以

非流不許無功固請曰有深意竟除之革死其妻送酒不絕歲餘又死無功曰天不使我酣美酒耶遂棄官去

顏師古多藏古人圖書是性所篤愛（劉昫唐書曰顏籀字師古雍州萬年人齊黃門侍郎之推孫也其先居瑯琊世仕江左之推始居關中父思魯以學藝稱師古博覽羣書尤精詁訓拜秘書少監時論稱其納賄出為柳州刺史師古既負其才頗有罪譴意甚衰沮自是闔門守靜杜絕賓客放志園亭葛巾野服搜求古跡及古器耽好不已）

杜如晦英爽喜書以風流自命（阮逸中說注曰杜如晦字克明唐太宗時典章文物皆杜所定）

李襲譽性好讀書手不釋卷居家以儉約自處所得

俸禄散給宗親餘貲寫書數萬卷每謂子孫曰吾不好貨財以至貧乏京城有賜田十頃耕之可以充食河南有桑千株蠶之可以充衣所寫得書讀之可以求官吾歿之後汝曹勤此三事可以無求於人矣時論多之（大唐新語曰李襲譽為揚州江淮俗尚商賈不事農業襲譽引陂塘水又築句城塘以灌田八百餘頃百姓思之）

東方虬自言二百年後乞你與西門豹作對（唐詩紀事曰虬武后時左史　陳子昂集寄東方左史修竹篇序曰文章道弊五百年矣漢魏風骨晉宋莫傳然而文獻有可證者常觀齊梁詩彩麗競繁而興寄都絕每以永歎昨見明公孤桐篇骨氣端翔音韻頓挫光英明朗有金石聲遂用洗心收視發揮幽鬱不圖正始之音復覩於茲）

王義方（已見）將彈李義府懼不捷沉吟者久之他日忽言曰非但爲國除蠹亦乃名在身前遂彈焉坎坷以至於終（劉昫唐書曰李義府饒陽人善屬文對策擢第以劉洎馬周之薦除監察御史高宗將立武氏爲皇后義府密申協贊擢中書侍郎既處權要有忤意者輒加傾陷柔而害物時人謂之李貓　義方傳義方廷劾義府曰臣聞附下罔上聖主之所宜誅心狠貌恭明時之所必罰是以隱賊掩義不容唐帝之朝竊幸乘權終齒漢皇之劍中書侍郎李義府因緣際會遂階通顯不能盡忠竭節對敭王休策蹇勵駑祗奉皇眷而反憑附城社蔽虧日月請托公行交遊羣小貪冶容之美原有罪之淳于恐漏洩其謀殞無辜之正義雖挾山超海之力望此猶輕廻天轉日之威方斯更劣此而可恕孰不可容金風屆節玉露啓塗霜簡與秋典共清忠臣將鷹鸇並擊請除君側少答鴻私碎首玉階庶明臣節高宗以義方毀辱大臣言詞不遜左遷萊州司戶）

蘇頲（已見）掌文誥嘗八月十五夜禁中直宿與諸學士翫月時長天無雲月色如晝蘇曰清光可愛何用燈燭遂令撤去

李太白云予小時大人令誦子虛賦私心慕之及長南遊雲夢覽七澤之壯觀酒隱安陸者十許年

李白晩度牛渚磯至姑孰悅謝家青山欲終焉及卒遂葬山麓

李長源嘗語肅宗曰臣絕粒無家禄位第宅皆非所欲收復京師後得枕天子膝睡有司奏客星犯帝座一動天文足矣（劉昫唐書曰李泌字長源少聰敏博涉經史精究易象善屬文以王佐自負天寶中上書召見待詔翰林楊國忠忌之潛遁名山以習隱自適肅宗至靈武泌自嵩潁赴行在陳古今成敗之機延致卧內動皆顧問泌稱山人固辭官秩特以散官寵之）

李德裕（已見）不樂應舉其父丞相（李吉甫已見）勉之答曰好驢馬不入行遂以品子叙官

世言白樂天所蘊不得施乃放意文酒

醉吟先生（白居易已見）與嵩山僧如滿爲空門友平泉客韋楚爲山水友劉夢得爲詩友皇甫明之爲酒友

韋表微爲御史裏行不樂曰爵禄譬如滋味人皆欲之吾年五十拭鏡剪白冒遊少年間取一班一級不見其味也將爲松菊主人不愧陶淵明云（劉昫儒林傳曰韋表

微元和中拜監察御史少勉苦自立著九經師授譜春秋總例諸書）

唐衢應進士不第能爲歌詩意多感發見人文章有歎傷者讀訖必哭涕泗不能已每與人言論發聲一號音詞哀切聞者莫不悽然嘗遊太原屬戎帥軍宴衢得預會酒酣言事抗音而哭一席不樂爲之罷會故世稱唐衢善哭（李肇國史補曰唐衢周鄭客也有文學老而無成唯善哭）

天隨生（陸龜蒙已見）宅荒少墻屋多隙地前後皆樹杞菊以供杯案至夏中枝葉老硬氣味苦澁猶責童兒採掇不已有人言千乘之邑非無好事之家日欲擊鮮爲具以飽君君獨閉關不出率空腸貯古聖賢道德

言語何自苦如此天隨生笑曰我幾年來忍饑誦經豈不知屠沽兒有酒食耶（笠澤叢書杞菊賦曰惟杞與菊偕寒互綠或頳或苕煙披雨沐我衣敗綈我飯脫粟羞慙齒牙苟且粱肉蔓延騈羅其生實多爾杞未棘爾菊未莎其如予何其如予何）

鄭少師於里第植小松七本號七松處士嘗曰異代可對五柳先生（宋祁唐書曰鄭熏字子溥以太子少師致仕冊知禮部舉所引皆寒俊士類稱之既老號所居爲隱巖蒔松于庭稱七松居士）

裴休（已見）披毳衲於歌姬院持鉢乞食曰不爲俗情所染可以說法爲人

皮日休傲誕自號閒氣布衣（唐詩紀事曰皮日休字襲美襄陽人咸通中太常博士遭亂歸吳黃巢寇江浙刼以從軍以爲僞學士令之作讖日休曰欲識聖人姓田八二十一欲知聖人名果頭三屈律巢大怒蓋巢頭醜掠鬢不盡疑譏之也遂及禍）

司空表聖（司空圖已見）自目爲耐辱居士

司空表聖作亭觀素室悉圖唐興節士文人（劉昫文苑傳曰圖晚年爲文尤事放達嘗擬白居易醉吟傳爲休休亭記曰司空氏禎貽溪之休休亭本名濯纓亭爲陝軍所焚天復癸亥復葺於壞垣之中乃更名曰休休休休也美也既休而具美存焉蓋量其才一宜休揣其分二宜休耄且聵三宜休又少而惰長而率老而迂是三者皆非濟時之用又宜休也尚慮多難不能自信既而晝寢遇二僧曰吾嘗爲汝師汝昔矯於道銳而不固爲利欲所拘幸悟而悔將復從我於是溪耳且汝雖退亦嘗爲匪人所嫉宜耐辱自警庶保終始與醉吟靖節第其品級於千載之下復何求哉因爲耐辱居士歌題於東北楹曰咄語休休休莫莫莫伎倆雖多靈性惡賴是長教閑處着休休休莫莫莫一局棊一爐藥天意時情可料度白日偏催快活人黃金難買堪騎鶴若曰爾何能答云耐辱莫其詭激嘯傲多此類）

李文正罷相爲僕射奉朝請居昭慶坊去禁門遼遠五鼓即起置白傳集數冊於茶鐐中至安遠門仗舍燃燭觀之俟啓鑰則赴朝（陳后山談叢曰李昉字明遠深州人周朝知開封府時人望已歸太祖昉獨不附王師入京昉又不朝貶延州別駕在延州爲生業以老後宰相奏其可大用召判兵部既至上勞之昉曰臣前日知事周而已今以事周之心事陛下上喜曰宰相不謬薦人）

太宗命蘇易簡講文中子有楊素食經上因問食品稱珍何物爲最易簡曰臣聞物無定味適口者珍臣止知虀汁爲美太宗笑問其故曰臣憶一夕寒甚擁

爐燒火乘興痛飲大醉就寢四鼓始醒以重衾所擁咽吻燥渴時中庭月明殘雪中覆一虀盎不暇呼童披衣鞠雪以盥手亟引數缶連沃濁肺咀虀數莖燦若金脃臣此時自謂上界仙廚鸞脯鳳腊殆恐不及屢欲作氷壺先生傳因循未暇也太宗笑而然之（東都事畧曰蘇易簡字太簡梓州銅山人少好學風度凝粹弱冠舉進士歷官翰林學士性嗜酒太宗嘗以詩戒之入直雖不敢飲在私第未嘗不醉及其死太宗曰易簡果以酒敗可惜也）

种明逸至性嗜酒嘗種秫自釀每曰空山清寂聊以養和因號雲溪醉侯（王聖塗澠水燕談曰种放字明逸舉進士不第隱於南山豹林谷學行高古從學者尤衆性頗嗜酒躬耕種秫以自釀所居有林泉之勝景德中召至闕真宗欲大用放）

（固辭乃放還山）

張忠定（張詠已見）自號乖崖以爲乖則違衆崖不利物

陳堯佐退居鄭圃尤好詩什張士遜判西京以牡丹花及酒遺之堯佐答曰有花無酒頭慵舉有酒無花眼懶開正向西園念蕭索洛陽花酒一時來當時稱其有韻（孔平仲談苑曰陳堯佐字希元修真宗實録特除知制誥舊制須召試唯楊億與堯佐不試而授兄堯叟弟堯咨皆舉進士第一兄弟貴盛當世少比）

晏元獻公（晏殊已見）雖早貴奉養極約惟喜賓客未嘗一日不宴飲盤饌皆不預辦客至旋營之蘇丞相（頌）嘗在公幕見每有佳客必留但人設一空案一杯旣命酒果實蔬茹漸至亦必以歌樂相佐談笑雜出數行之後案上已粲然矣稍闌即罷遣歌樂曰汝曹呈藝已畢且去乃具筆札相與賦詩率以爲常前輩風流未有其比

歐陽公言吾集古録一千卷藏書一萬卷有琴一張有碁一局而常置酒一壺吾老於其間是爲六一遂號六一居士自爲傳刻石

石曼卿於解後自作一庵常醉卧其間名曰捫虱

楊褒家雖甚貧特好書畫奇玩充實中橐家姬數人布裙糲食而歌舞妙絶歐陽公贈之詩云三脚木牀坐調曲蓋紀實也（澠水燕談録曰楊褒華陽人家甚貧好古博物）

孫龍圖喜讀書晚年病目乃擇卒伍中識字稍解事者二人使其子取西漢左氏等數書授以句讀每瞑目危坐室中命二人更讀於傍終一策則易一人飲之酒一盃使退卒亦自喜不以爲難（宋史曰孫覺字莘老高郵人從胡瑗學歷官御史中丞以疾請罷除龍圖閣學士提舉醴泉觀）

胡旦（已見）作大硯可數尺鑱其旁曰宋胡旦作漢春秋硯遺命埋冢中

劉貢父所居在宋門城下城脊有地可方八尺餘去地一丈以上每登以眺遠其子戲曰此閶闔臺（劉攽已見東都事畧曰攽與兄敞同學自刻厲博讀羣書言行高遠名亞敞焉）

韓持國（韓維已見）喜聲樂遇極暑輒求避屢徙不如意則卧一榻使婢執板緩歌不絶聲展轉徐聽或頷首撫掌與之相應往往不復揮扇

司馬文正公嘗與人書曰草妨步則薙之木礙冠則芟之其他任其自然相與同生天地間亦各使遂其生耳

王荊公不耐靜坐非卧即行晚卜居鍾山謝公墩自山距城適相半謂之半山嘗畜一驢每食罷必日一至鍾山縱步山間倦則即定林寺而睡往往至日昃

乃歸率以爲常有不及終往亦必跨驢中道而還此

蔡天啓薛肇明見之（東都事畧曰蔡肇字天啓丹陽人師事王安石長於歌詩）

蘇子瞻在黃州及嶺外每旦起不招客與語必出而訪客所與遊亦不盡擇各隨其人高下談諧放蕩不復爲畛畦有不能談者則強之使說鬼或辭無有則曰姑妄言之於時聞者無不絶倒

東坡在嶺海間最喜讀陶淵明柳子厚集謂之南遷二友

東坡云爛蒸同州羊羔灌以杏酪食之以七不以筯南都撥心麵作槐葉温淘糝以襄邑抹猪炊共城香稻薦以蒸子鵝吳興庖人斫松江鱸鱠既飽以廬山康王谷水烹曾坑鬬品少焉解衣仰卧使人誦東坡赤壁前後賦亦一大快

東坡言嶺南氣候不常吾謂菊花開時乃重陽凉天佳月即中秋不須以日月爲斷十月初菊始開與客作重九因次韻淵明九日詩登遊盡醉而返

范堯夫（范純仁已見）每仕京師早晚二膳自巳身以至婢妾皆治於家往往鐫削過爲簡儉有不飽者雖晚登政府亦然補外則付之外厨加料幾倍無不厭餘或問其故曰人進退雖在巳然未有不累於妻孥者吾欲使居中則勞且不足在外則逸而有餘故處吾左右者朝夕所言必以外爲樂而不顧戀京師於吾亦一助也前輩嚴於出處每致意如此

田承君云頃爲金陵酒官有王荆公處一老兵時來沽酒必問公之動止兵云相公每日只在書院讀書時時以手撫牀而歎人莫測其意（聞見録曰田晝字承君陽翟人宣簡公之姪也人物雄偉議論慷慨深有前輩之風）

王仲弓浮沉久不仕超然不嬰世故慕嵇叔夜陶淵明之爲人（硯北雜志曰王寔字仲弓許昌人文格公陶之子未冠從司馬温公學公不以膏粱畜之教以名節仲弓超然不以仕宦進取爲意韓持國歸以女范蜀公以耆老退居忘年接之）

蘇黃門（蘇轍已見）南遷既還居許下多杜門不通賓客有鄉人自蜀來見之伺候於門彌旬不得通宅南有叢竹竹中爲小亭遇風日清美或徜徉亭中鄉人既不得見謀之閽人閽人使待於亭旁後旬日果出鄉人因趨進黃門見之大驚慰勞久之曰子姑待我於此翩然而入迨夜竟不復出

張文潛云范丞相（范堯夫已見）司馬太師（司馬文正公已見）俱以閑官居洛中余時待次洛下一日春寒中謁之先見温公時寒甚天欲雪温公命至一小書室中坐談久之爐不設火語移時主人設栗湯一杯而退後至

留司御史臺見范公纔見主人便言天寒遠來不易趣命温酒大杯滿酳三杯而去此事可見二公之趣各異

盧秉侍郎嘗爲江南小郡司戶叅軍於傳舍中題詩云青衫瘦馬病叅軍旋糶官糧置酒樽但得有錢留客醉也勝騎馬傍人門王荆公過而見之尤極稱賞俄薦于朝數年間遂超顯仕（范成大吳郡志曰盧秉本德清人父革舉神童累官太子賓客退居于吳遂爲吳人秉元豐中爲發運使每歲上計必請還鄉省侍後帥涇原懇乞歸養手詔慰勉時以爲榮）

茅山元符宮有蘇養直象自贊其上曰松風颼颼瘦藤在手唯此白叟獨全于酒（荃翁貴耳集曰蘇庠字養直父伯固從東坡遊東坡我夢扁舟遊震澤之詞爲伯固作也養直屬玉雙飛水滿塘之句亦見賞於坡坡呼爲吾家養直）

葉少蘊言余家藏書三萬餘卷喪亂以來所亡幾半山居狹隘餘地置書囊無幾雨漏鼠齧日復蠹敗今歲出曝之閱兩旬纔畢其間往往多余手抄日取所喜觀者數十卷命門生從旁讀之不覺至日仄舊得釀法極簡易盛夏三日輒成色如湩醴不減玉友每晚涼即相與飲三杯而散亦復盎然讀書避暑固是佳事況有此釀忽記歐公詩有一生勤苦書千卷萬事消磨酒十分慨然有當於心（宋史曰葉夢得字少蘊蘇州吳縣人嗜學

蚤成多識前言往行談論亹亹不窮仕至江東安撫制置使提舉洞霄宮卒于湖州）

林時隱博學多聞深明象緯聚書數千卷皆自校讐語子孫曰吾與汝曹獲良産矣（宋史曰林霆字時隱與鄭樵爲金石交林光朝嘗師事之）

趙子固清放不羈好飲酒醉則以酒濡髮歌古樂府自執紅牙以節曲（陶南村輟耕錄曰趙孟堅字子固自號彛齋宋宗室也寓居嘉興之廣陳酷嗜古法書名畫）

耶律和尚雅有美行數以財恤親友人皆愛重然嗜酒不事事故不獲柄用或以爲言答曰吾非不知顧人生如風燈石火不飲將何爲晚年沈湎尤甚（遼史曰耶律和尚字特抹系出季父房善滑稽重熙初補祇候郎君時帝篤於親親凡三父之後皆序父兄行第於是和尚尤狎愛然每侍宴雖諧詼諸未嘗有一言之過由是上益重之歷積慶永興宮使累遷至同知南院宣徽使事）

完顏仲實資質簡重博學有俊才家藏法書名畫不減中秘宣宗南遷衣冠顛沛奔走仲實盡載書畫一帙不遺從居汴中客至貧不能具酒肴蔬飲共食焚香煑茗盡出藏書談大定明昌以來故事終日不聽客去（金史曰完顏璹本名壽孫世宗賜名字仲實博學多才喜爲詩工真草書日以講誦吟咏爲事與文士趙秉文楊雲翼雷淵元好問李汾王飛伯輩交善）

謝皐父登子陵西臺以竹如意擊石歌招魂之辭曰

魂來兮何極魂去兮江水黑化爲朱鳥兮其咮焉食

歌竟竹石俱碎失聲大哭人莫能測（鄧牧謝皋父傳曰謝翶字皋父延平人蚤事科舉有志當世遭亂憤懣成疾性耿介不以貧累人所居產薪炭秋暮載至杭易米卒歲少裕則資遊江海訪前代故實著家史補唐詩人無傳者三十餘篇傳近世隱逸數篇）

趙子昂有琴名松雪但時出橫牀未嘗撫弄（硯北雜志曰張伯雨少學琴畜一琴名風林嘗從趙子昂論琴子昂以爲琴之五音各有政綜法其法不傳世所謂琴者皆不審五音之主徒啾啾耳殆不若秦箏之按宮徵也故伯雨終身不復鼓琴）

胡石塘送蔡如愚歸東陽詩云薄糜不繼襖不煖謳吟猶是鍾球鳴因指以語蔡曰此余祕寄藏中休糧方也（胡汲仲已見）

鮮于伯機嘗於廢圃中得怪松一株移植所居齋前呼爲支離叟朝夕撫翫以爲適（硯北雜志曰鮮于樞字伯機漁陽人少爲郡吏後以材選爲御史大夫掾意氣奭豪晨出載筆櫝與其長廷爭是非一語不合輒欲棄去日晏歸焚香弄翰取鼎彝陳諸几席搜抉斷文廢款客至則相對指說吟諷或命觴徑醉中歲益自刻苦讀書因號困學卒官太常典簿）

貫酸齋拜翰林侍讀學士知制誥同修國史（元史曰小雲石海涯父楚國忠惠公名貫只哥小雲石海涯遂以貫爲氏自號酸齋生而神采秀異年十三膂力絕人稍長折節讀書目五行下爲文不蹈襲故常其旨皆出人意表）忽喟然歎曰辭尊居卑昔賢所尚今禁林清選與所讓軍資孰高人將議吾矣（元史曰公初襲父官爲兩淮萬戸府達魯花赤御軍極嚴稍暇輒投壺雅歌意所暢適不爲形跡所拘一日呼弟忽都海涯語之曰吾生宦情素薄顧祖父之爵不敢不襲今已數年矣願以讓弟語已即解所綰金虎符佩之）乃稱疾辭還江南賣藥於錢塘市中詭姓名易冠服人無有識之者偶過梁山濼見漁父織蘆花爲被欲易之以紬漁父疑其人陽曰君欲吾被當更賦一詩遂援筆立成竟持被去人間喧傳蘆花被詩其依隱玩世多類此

巙巙子山嘗語人曰天下事皆宰相所當言宰相不得言則臺諫言之臺諫不敢言則經筵言之吾得備位經筵得言人所不敢言於天子之前志願足矣（元史曰巙巙字子山康里氏父不忽木自有傳巙巙隸業國學博通群書風神凝遠制行峻潔其遇事英發掀髯論辨法家拂士不能過之始授集賢待制累官奎章閣學士院大學士知經筵事）

曹知白嘗遊京師王侯鉅公多折節與交章薦屢上知白悉謝去曰吾聞冀北多奇士庶幾見之豈齷齪求官者耶即日南歸隱居讀易終日不出戸庭或放筆圖畫掀髯長笑人莫窺其際（松江志曰曹知白字又玄別號雲西其先閩之霍童山人後徙居溫宋宣和中景修始遷華亭知白身長七尺美鬚髯性機敏至元中詔遣中書左丞鑒吳松江以策從行功居多大德戊戌廟田使柳公行水復獻賓闕成隄之法民甚德之大府薦教諭崑山意不樂遂辭去）

吾子行沉困市隱不能以自見豐碑巨碣寫其幽曠託焉以自逃者也（胡長孺吾子行文冢銘曰吾衍字子行太末人曠放高不仕之節求

（室委巷教小學常數十人所著有尚書要畧諸書）

楊鐵崖雖病困危坐不披文則弄翰或理音樂素不喜奕晝謂碁損閑心晝爲人役見即屏去

楊鐵崖每至名山川必登高遐眺想見古人風節曠邁非常人所能測也

倪雲林平生無他好翫唯嗜畜古法書名畫持以售者酬之百金無所靳高勝之韻每發揮於縑素蒼勁妍潤尤得清致晚益務情退棄散無所積屏慮釋累黃冠野服浮遊湖山之間以遂其志

顧仲瑛晚年閱佛書有悟遂祝髮稱金粟道人自題其像曰儒衣僧帽道人鞋天下青山骨可埋若說向時豪俠處五陵衣馬洛陽街一時賞其曠達（殷奎顧府君墓志曰君諱德輝字仲瑛姓顧氏崑山人蓋四姓之舊也幼穎敏善記誦輕財喜事以意氣自豪年三十更折節讀書崇禮文儒師友其賢者後淮兵入吳聞君將用之乃謝絕塵事營別業於嘉興之合溪漁釣五湖三泖間自稱金粟道人歲戊申從其子遷臨濠而卒）

何氏語林卷之十一

何氏語林卷之十二

華亭何良俊元朗撰 并註

方正第六上

詩小康篇曰無縱詭隨以謹無良式遏冦虐憯不畏明毛公傳曰詭隨者詭人之善而隨人之惡鄭氏箋曰王爲政無聽於詭人之善不肯行而隨人之惡者以此勑慎無善之人又用此止爲冦虐曾不畏敬明白之刑罪者夫康成之曰以此曰又用此是葢深得詩人之旨矣至孔頴達正義乃曰惡有大小詭隨小惡無良其次冦虐則大惡也非唯不知詩人之旨抑且并鄭氏之意而失之矣葢詭隨冦虐其惡相因豈有異也夫苟國是若定雖冦虐之人亦何能爲害唯善惡不分則冦虐者始恣肆而無所畏忌一人詭隨猶可幾也一國詭隨而衆論揺矣乃至於天下詭隨爲善者將安望哉故詩人於每章必著詭隨冦虐葢三致意焉其意以爲此詭隨者廼無善之人苟一縱之則根盤芽茁其勢必至於憯慠罔極以衆犯政繾綣而不可解必無縱而謹之則無善者始不敢肆又用是以止冦虐庶幾不至於作慝敗正而小康或可冀也此詩人之意而孔氏以爲詭隨小惡夫乃欲芟

夷冠屨而更墊治之耶嘗讀屈原卜居篇曰寧廉潔正直以自清將突梯滑稽如脂如韋以潔楹盍傷之焉夫一善之不勝衆詭明矣原豈不知渾渾纖趨之足以免禍寧自沉死而不肯爲余觀世亦有方正如原者然皆取禍不旋踵嗚呼傷哉此所載其疾惡似已甚稍失中然能使詭隨斂跡至不得自容亦良快矣余故以著之篇云

陳尚書見王莽誅何武鮑宣喟然歎曰易稱君子見機而作不俟終日吾可以逝矣即乞骸骨去職三子（參豐欽）在位悉令解官父子相與歸鄉里閉門不出入猶用漢家祖臘或問之答曰我先祖豈知王氏臘乎（班固漢書曰御史大夫陳萬年子咸元直有異才官廷尉監累遷尚書）

蘇桓公性強切而持毀譽士友咸憚之至相語曰見蘇桓公患其教責人不見又思之三輔號爲大人（後漢書蘇章傳曰章八世祖建武帝時右將軍祖父純字桓公有高名）

王仲回姿性方潔疾惡強豪一友人喪親同郡陳遵關西大俠爲護喪事賻助甚豐仲回懷一縑陳於主人前曰如丹此縑出自機杼遵有慙色（范曄後漢書曰王丹字仲回京兆下邽人哀平間仕州郡王莽時連徵不至鄧禹至關中表爲左馮翊稱疾不視事免歸後徵爲太子少傅）

更始中陳遵爲大司馬出使匈奴過辭王丹丹曰俱遭反覆唯我二人爲天所遺今子當之絕域無以相贈贈子以不拜遂揖而別（班固漢書游俠傳曰陳遵字孟公杜陵人祖遂宣帝微時與有故遵長八尺餘容貌甚偉畧涉傳記贍於文辭請求不敢逆所到衣冠懷之時列侯有與遵同姓氏者每至人門曰陳孟公坐中莫不震動旣至而非因號其人曰陳驚坐云）

侯司徒欲與王仲回交友仲回被徵司徒遣子昱候於道昱迎拜車下仲回下答之昱曰家公欲與君結交何爲見拜仲回曰君房有是言丹未之許也（范曄後漢書曰侯霸字君房河南密人矜嚴有威容篤志好學師事九江太守房元治穀梁春秋爲元都講建武四年徵霸與車駕會壽春拜尚書令明年代伏湛爲大司徒）

馬伏波嘗有疾梁松來候之獨拜牀下伏波不答松去後諸子問曰梁伯孫帝壻貴重朝廷公卿已下莫不降意大人柰何獨不爲禮伏波曰我乃松父友也雖貴何得失其序（范曄後漢書曰梁松字伯孫安定烏氏人梁統子少爲郎尚光武女舞陰長公主後爲書誹謗下獄死）

光武嘗問宋弘求通博之士（後漢書曰宋弘字仲子京兆長安人父尚成帝時至少府）弘薦沛國桓譚才學洽聞幾能及揚雄劉向父子帝召拜議郎每燕輒令鼓琴好其繁聲弘聞不悅伺譚出內正朝服坐府上遣吏召譚至讓之曰吾欲薦女令輔國家以道德柰何數進鄭聲以亂雅頌譚

頓首辭謝良久遣去後大會群臣令譚鼓琴譚見弘遂失常度帝怪問弘免冠謝曰臣薦譚望能以中正導主而令朝廷躭悅鄭聲臣之罪也帝改容謝不復令譚給事（范曄後漢書曰桓譚字君山沛國相人好音律善鼓琴博學多通徧習五經皆詁訓大義不爲章句能文章尤好古學數從劉歆揚雄辯析疑異性嗜倡樂簡易不修威儀而意非毀俗儒由是多見抵排）

吳大儀初爲郡吏（范曄後漢書曰吳良字大儀齊國臨淄人初爲郡吏東平王聞而辟之上疏薦良除議郎遷司徒長史）歲旦與掾史入賀門下掾王望舉觴上壽諂稱太守功德大儀於下坐勃然進曰望佞邪之人欺諂無狀願勿受其觴太守斂容而止讌罷轉大儀爲功曹大儀恥以言受進終不肯謁（東觀漢記曰王望言曰齊郡敗亂遭離盜賊不聞雞鳴犬吠之音明府視事五年土地開闢盜賊滅息五穀豐熟家給人足今日歲首請上雅爵掾史皆稱萬歲良時跪曰門下掾佞諂明府勿受其觴盜賊未盡人庶困乏今良曹掾尚無絝望曰議曹惰窳自無絝寧足爲不家給人足耶太守曰此生言是賜良鰒魚百枚也）

肅宗嘗問第五倫曰聞卿爲吏不過從兄飯有之乎倫答曰臣少遭饑亂米石萬錢實不妄過人飯（司馬彪續漢書曰第五倫字伯魚京兆人修行清白）

袁安（已見）初爲縣功曹奉檄詣從事從事因安致書於令安曰公事自有督郵私請則非功曹所持辭不肯受從事懼然而止

周稺都作太常清潔守禮盡敬宗廟嘗臥病齋宮其妻哀稺都老病闚問所苦稺都大怒以妻干犯齋禁收送詔獄時人爲之語曰生世不諧作太常妻一歲三百六十日三百五十九日齋一日不齋醉如泥（東觀漢記曰周澤字稺都少修高節耿介特立好學問治嚴氏春秋門徒數百人隱居上野不汲汲於時俗拜太常果敢數有直言朝廷嘉其清廉）

范史雲（范冉已見）與王子炳親善（范曄後漢書曰王奐字子炳　謝承書曰王奐字子昌河內武德人明五經負笈追業常賃灌園恥交勢利爲考城令遷漢陽太守拜議郎卒）子炳爲考城令屢遣書請范范不時往及子炳除漢陽太守范與弟協步齎麥酒於路側設壇待之范見子炳車徒駱驛遂不自聞與弟共辯論於路子炳識其音聲即下車與相揖對子炳言行路倉卒非陳契闊之所可共到前亭宿息以叙分隔范曰子前在考城思欲相從以賤質自絕豪友耳今子遠適千里會面無期故輕行相候以展訣別如其相追將有慕勢之譏便起告違拂衣而逝

大將軍鄧隲貴戚傾時無所下借獨重李充高節每卑敬之嘗置酒請充賓客滿堂酒酣隲跪曰幸託椒房位列上將幕府初開欲辟天下奇偉以匡不逮惟諸君博求其器充乃爲陳海內隱居懷道之士頗有

不合隲欲絶其說以肉啖之充抵肉於地曰說士猶甘於肉遂出徑去（杜預汝南記曰李充字大遜陳留人兄弟二人貧無擔石之儲并日而食易衣而出妻竊謂充曰今貧如此妾有私財可分異獨居人多費極無爲空自窮也充請呼隣里宗家相對前跪白其母便顧其妻叱而遣之婦行泣出門去）

盧植少與鄭玄俱事馬融能通古今學好研精而不守章句融外戚豪家多列女倡歌舞於前植侍講積年未嘗轉眄融以是敬之

桓文林（桓礹已見）姑是楊司空（楊賜）夫人文林父卒姑赴哀止於傳舍整飾而入文林心非之及勞問終無所言號哭而已司空遣吏奉祠因縣發取祠具悉拒不受後每至京師未嘗舍宿楊氏

蔡中郎自朔方歸將就還路五原太守王智餞之（智中常侍王甫弟也）酒酣起舞屬中郎中郎不爲報智素驕貴慚於賓客詬曰徒敢輕我中郎遂拂衣去智密告中郎怨於囚放謗訕朝廷中郎慮不免乃亡命江海遠跡吳會

袁忠嘗乘船戴笠過詣王景興見景興左右僮從皆著青絳采衣忠非其奢麗即稱疾發而退

魏文帝受禪（曹丕字子桓魏武長子也魏氏春秋曰初夏侯惇勸曹公宜早順人望曹公曰若天命有歸吾其爲周文王矣後果至丕始代漢）欲用楊公（楊彪已見）爲太尉先

遣人示旨楊曰彪備漢三公遭世傾亂不能有所補益耄年被病豈能贊維新之朝乃授光祿大夫賜几杖衣袍朝會引見著布單衣鹿皮冠持杖而入待以賓客之禮（司馬彪續漢書曰魏文帝詔曰先王制几杖之賜所以賓禮黃耇太尉楊彪乃祖以來世著名績其賜公延年杖延請之日便使杖入也）

魏文帝（曹丕已見）爲五官中郎將時天下嚮慕賓客如雲邴根矩（邴原已見）獨守道持常自非公事不妄舉動曹公微使人從容問之邴答曰吾聞國危不事冢宰君老不奉世子此典制也曹公深重其言

沐德信少有志介嘗過其姊姊爲殺雞炊黍德信不留

蘇則（魏志曰蘇則字文師扶風武功人少以學行聞起家爲酒泉太守轉安定武都所在有威名）（魏書曰則剛腸疾惡慕汲黯之爲人）與臨菑侯（曹植已見）聞魏氏代漢皆發服慟哭文帝知臨菑如此初不聞則後帝在洛陽嘗從容言曰人心不同當我應天受禪時天下人有哭者帝意在臨菑則謂見問須髯悉張欲正論以對侍中傅巽目之則悟而止（傅子曰傅巽字公悌瓌瑋博達有知人鑒識）

蘇文師拜侍中與董昭同官董嘗枕文師膝卧文師推置之曰蘇則之膝非佞人之枕（魏志曰董昭字公仁濟陰定陶人舉孝廉初袁紹以爲參軍入魏爲太祖謀臣拜司空軍祭酒）

呂子義世稱清賢有人就之宿非其度數之內子義燃燭危坐通曉目不轉睛膝不移處（呂子義已見）

司馬公旣進爵爲王（晉書曰司馬昭字子上司馬宣王次子景王母弟也咸熙元年加封晉王）王太尉（晉書曰王祥字休徵瑯琊臨沂人事繼母朱氏以孝聞徐州刺史呂虔檄爲別駕州界清靜政化大行時人歌之曰海沂之康實賴王祥邦國不空別駕之功後天子幸太學命祥爲三老祥南面几杖以師道自居天子北面乞言祥陳帝王政化之要聞者莫不砥礪官至太尉）荀司空（晉陽秋曰荀顗字景倩太尉彧第四子幼爲姊夫陳羣所異司馬宣王見而奇之曰荀令君之子也擢散騎侍郎佐命晉室官至太尉封臨淮康公）並詣之荀曰相王尊重何侯與一朝之臣皆已盡敬今日便當相率而拜無所復疑太尉曰相國位勢誠爲貴重然要是魏之宰相吾等備位三公相去一階而已班列大同安有天子三公可輒拜人者損魏朝之望虧晉王之德君子愛人以禮吾不爲也及入荀遂下拜太尉獨長揖王謂太尉曰今日然後知君見顧之重（晉諸公贊曰何曾字潁考陳郡陽夏人父夔魏太僕曾以高雅稱加性純孝位至太宰年八十餘薨謚元公傅子曰以文王之道事其親者其潁昌何侯乎其荀侯乎古稱曾閔今曰荀何內盡其心以事其親外崇禮讓以接天下孝子百世之宗仁人天下之令也有能行仁孝之道者君子之儀表也）

諸葛思遠初統朝事（蜀志曰諸葛瞻字思遠丞相亮之子亮出武功與兄瑾書曰瞻已八歲聰慧可愛嫌其早成恐不爲重器耳丞相亡蜀人思之愛瞻才敏每朝廷有一善政佳事雖非瞻所建倡傳相告曰葛侯所爲也是以美聲溢譽有過其實與董厥並平尚書事蜀亡死於國難）廖元

儉（蜀志曰廖化字元儉襄陽人爲丞相參軍以果烈稱官位與張翼齊而在宗預之右）過宗德豔欲與共詣思遠許德豔曰吾輩年踰七十所竊已過但少一死耳何求於年少輩而屑屑造門耶遂不往（蜀志曰宗預字德豔南陽安衆人爲丞相主簿丞相卒吳慮魏襲蜀增巴丘守兵萬人蜀亦益永安之戍預將命至吳孫權問曰東之與西譬猶一家而西更增白帝之守何也預曰東益巴丘之戍西增白帝之守皆事勢宜然不足相問權大笑嘉其伉直）

孫仲謀嘗於武昌臨釣臺飲酒（吳志曰孫權字仲謀兄策既定諸郡以權爲陽羨長郡察孝廉行奉義校尉漢遣劉琬加策錫命琬語人曰吾觀孫氏兄弟雖各才秀明達然皆祿祚不終唯中弟孝廉形貌奇偉骨體不恒大貴之表年又最壽　江表傳曰堅爲下邳丞時生權方頤大口目有睛光堅異之以爲有貴象及策起事江東權常隨從性度弘朗仁而多斷好俠養士每參同計謀策自以爲不及）使人以水灑群臣曰今日酣飲唯醉墮臺中乃當止耳張子布正色不言出外車中坐權遣人呼張還謂曰共爲樂耳公何爲作異張對曰昔紂爲糟丘酒池長夜之飲當時亦以爲樂不以爲過權默然有慚色（吳志曰張昭字子布彭城人少好學從白侯子安受左氏春秋博覽衆書與瑯琊趙昱東海王朗俱發名友善）

顧元歎（顧雍已見）不飲酒寡言笑舉動時當每飲酒歡燕左右恐有酒失爲元歎所覺終不敢肆情孫權常曰顧公在坐使人不樂（江表傳曰雍孫譚爲選曹尚書嘗與宴酣酒起舞不止雍召譚責之曰君王以含垢爲德臣下以恭謹爲節昔蕭何吳漢並有大功何見高帝似不能言漢奉光武亦信

（恪勤汝於國寧有汗馬之勞但階門戶遂見寵任何有舞不知止雖爲酒後亦由恃恩怠敬謙虛不足損吾家者必爾也因向壁卧譚立過一時乃遣去）

陸公紀（陸績已見）小時在孫討逆（孫策已見）坐時張昭張紘秦松爲上賓共論四海未泰須當用武公紀在末坐大聲言曰昔管仲相齊九合諸侯一匡天下不以兵車孔子曰遠人不服則修文德以來之今論者不務道德懷取之術而唯尚武童蒙竊所未安

姚彪與張温俱至武昌遇吳興沈珩守風粮盡從彪貸塩一百斛彪性峻直得書不答方與温談論良久呼左右倒百斛塩著江中謂温曰明吾不惜惜所與耳

建武初裴叔則（裴楷已見）與山巨源（山濤已見）和長輿（晉諸公贊曰和嶠字長輿汝南西平人父逌魏太常嶠少以雅量稱深爲賈充所知每向世祖稱之歷官尚書）並以盛德處位晉武嘗問曰朕應天革命海內更始外間風聲云何裴對曰陛下受命四海承風所未比德於堯舜者但以賈充之徒尚在朝耳方宜引天下賢人與弘政道不宜示人以私

郄道徽在合肥被徵（郄鑒別傳曰鑒字道徽高平金鄉人漢御史大夫郄慮後也少有體正號思經籍以儒雅著名）道經姑熟與王大將軍相見（王敦別傳曰敦字處仲琅琊臨沂人少有名理累遷青州刺史避地江左歷丞相大將軍揚州牧以罪伏誅）王謂道徽曰樂彦輔（樂廣已見）短才耳後生流宕言違名檢考之以實正應不勝滿武秋（荀綽冀州記曰奮字武秋高平人魏太尉寵之孫性清平有識自吏部郎出爲冀州刺史晉諸公贊曰奮體量清雅有曾祖寵之風遷尚書令爲荀顗所害）道徽曰擬人必於其倫彦輔道韻平淡體識冲粹處傾危之朝不可得而親疎及愍懷之廢可謂柔而有正武秋失節之士邪得爲比王曰愍懷廢從之際交有危機之急人何能以死守以此相方其不減明矣道徽曰丈夫既潔身北面義同在三豈可偷生屈節苟道數終極固當存亡以之耳王素懷無君之心聞道徽言大忿遂不復相見拘留不遣道徽舉止自若初無懼心後王謂錢鳳曰郄道徽儒雅之士名位既重何得害之乃放還臺

王敦下石頭害周伯仁（虞預晉書曰周顗字伯仁汝南安城人揚州刺史浚長子也晉陽秋曰顗有風流才氣正體嶷然儕輩不敢褻）王世儒與周侯素善往哭甚慟既而見敦敦怪其有慘容問其所以世儒答曰向哭周伯仁情不能已敦曰伯仁自致刑戮且凡人遇汝汝那得爾世儒曰伯仁清譽之士有何罪故而加以極刑因數敦抗旌犯上言辭慷慨與淚俱下（晉書曰王彬字世儒王廙之弟少稱雅正）

周僕射（周顗已見）亡後王敦使人致吊周仲智曰（鄧粲晉紀曰周

（嵩字仲智周顗弟也性狡直果俠每以才氣凌物）亡兄天下有義人爲天下無義人所殺復何所吊敦甚銜之猶取爲從事中郎後因事誅嵩（晉陽秋曰嵩事佛臨刑猶誦經）

初過江時熒惑守南斗經句王丞相語陶回曰南斗是楊州分野爲熒惑守之吾當遜位以厭此謫耳（陶氏家傳曰回字恭淵爲王導從事中郎爲人正直不撓導亦以此重焉每言曰陶中郎有輔佐之才眞國器也）回答曰公以明德作相輔佐聖王宜親忠貞遠邪佞而與桓景造膝熒惑何由退舍丞相有愧色（何法盛晉中興書曰丹陽尹桓景頗以佞事司徒王導導甚昵之）

王丞相（王導已見）名位隆重百僚欲爲降禮馮太常（馮氏譜曰馮懷字祖思長樂人歷太常護國將軍）以問顏光祿（晉書曰顏含字弘都琅琊莘人祖欽給事中父默汝陰太守含少有操行以孝聞仕至光祿勳　晉中興書曰顏含嫂病困須蟒蛇膽不能得含憂歎累日忽有一童子持青囊授含乃蛇膽也童子化爲青鳥飛去）顏曰王公雖重禮無偏敬降禮之言或是諸君事宜鄙人老矣不識時務既而告人曰吾聞伐國不問仁人向馮祖思問佞於我我其有邪德乎

郭景純（郭璞已見）嘗遇顏弘都欲爲之筮顏曰年在天位在人修己而天不與者命也守道而人不知者性也自有性命無勞蓍龜

蔡子尼體貌尊嚴莫有褻嫚高平劉整儁才白衣車服奢麗語人曰紗縠吾之常服耳遇蔡子尼在坐而經日不自安（晉諸公贊曰蔡克字子尼陳留雍丘人蔡克別傳曰克祖睦蔡邕孫也克少好學有雅尚體貌尊嚴）

王褒（已見）與管彥爲友約男女爲婚彥後葬父於洛陽褒遂別嫁其女因語彥弟馥曰昔嫁姊妹皆遠吉凶斷絕今賢兄葬父洛陽則京邑之人豈吾結好之意馥曰嫂是齊人兄當還齊褒曰豈有葬父洛陽而隨妻還齊如此去就復何婚之有

庾異行（庾衮已見）嘗與諸兄過邑人陳準諸兄友之皆拜其母異行獨不拜準弟徽曰子何以不拜吾親異行曰夫拜人之親者將自同於人之子其義至重衮敢輕之乎遂不拜

王懷祖（王述已見）年三十尚未知名人或謂之痴王丞相以門地辟爲中兵屬既見無他言唯問以在東米價懷祖張目不答丞相曰王掾不痴人何言痴也

桓公（桓溫已見）議移洛陽鍾簴王懷祖曰永嘉不競暫都江左方當漸平區宇旋軫舊京若其不爾宜改遷園陵不應先事鍾簴桓公不能奪

簡文臨崩（續晉陽秋曰帝諱昱字道萬中宗少子仁聞有智度穆帝幼冲以撫軍輔政大司馬桓溫廢海西公立帝在位三年而崩）詔桓公居攝王中郎持詔命入於

帝前毀之帝曰天下儻來之運卿何所嫌中郎曰天下宣元之天下陛下何得自專事遂不行（王中郎別傳曰王坦之字文度太原晉陽人祖承清淡平遠父述貞貴簡正坦之器度淳深孝友天至譽輯朝野標的當時累遷中書令領北中郎將徐兗二州刺史）

桓公平蜀朝廷欲以豫章郡封桓時荀令遠言於朝曰若溫復假王威北平河洛修復園陵將何以加此朝議乃止（晉書曰荀奕字令遠荀崧之子起家秘書郎遷尚書左丞少有儀望風操甚爲簡文帝所重）

會稽王道子專政（孝文王傳曰王諱道子簡文皇帝第五子也封會稽王領司徒揚州刺史進太傅爲桓玄所害）委任群小陸祖言（陸納已見）望闕歎曰好家居纖兒欲撞壞之耶朝士稱其忠亮

周勰爲謝太傅王濛居喪廢禮崇尚老莊脫落名教時韓康伯領中正不過勰品爲之議曰拜下之敬猶違衆從禮情理之極不宜以多比爲通時人以康伯爲澄世所不能澄裁世所不能裁（續晉陽秋曰韓伯字康伯清和有思致幼爲舅殷浩所知　晉書曰王坦之著公謙論袁宏作論以難之伯美其辭旨以爲是非既辯誰與正之遂作辯謙以折中曰夫尋理辯疑必先定其名分所存則彼我之趣可得而詳也夫謙之爲義存乎降己者也以高從卑以賢同鄙故謙名生焉孤寡不穀人之所惡而侯王以自稱降其貴者也執御執射衆之所賤而君子以自目降其賢者也與山在地中之象其致豈殊哉捨此二者而更求其義雖南轅求冥終莫近也夫有所貴故有降焉有所美故有謙焉譬影響之與形聲相與而立道足者忘貴賤而一賢愚

體公者乘理當而均彼我降挹之義於何而生則謙之爲美固不可以語至足之道涉大方之家矣誠由未能一觀於能鄙則貴賤之情立非忘懷於彼我則私己之累存當其所貴在我則矜值其所賢能之則伐處貴非矜而矜己者常有其貴言善非伐而伐善者驟稱其能是以知矜貴之傷德故宅心於卑素悟驟稱之虧理故情存乎不言情存於不言則善斯匿矣宅心於卑素則貴斯降矣況君子之流苟理有未盡情有未夷存我之理未冥於內豈不同心於降挹哉體有而擬無者聖人之德有累而存理者君子之情雖所滯不同其於遣之緣有弊而用降己之道由私我而存一也故懲忿窒欲著於損彖卑以自牧實繫謙爻皆所以存其所不足拂其所有餘者也王生之談以至理無謙近得之矣云人有爭心善不可收假後物之迹以逃動者之患以語聖賢則可施之於下斯者豈惟逃患於外亦所以流心於內也）

會稽王道子執政寵昵王國寶委以機權（王氏譜曰國寶坦之第三子太傅謝安國寶婦父也惡而抑之安薨相王輔政遷中書令弟緒有寵於王國寶權動內外王珣王恭殷仲堪爲孝武所待不爲相王所眄恭抗表討之會稽王不能拒諸侯兵遂委罪國寶付廷尉賜死）

王孝伯每正言規諫（周祗隆安記曰王恭字孝伯太原晉陽人祖濛司徒左長史風流標望父蘊鎮軍將軍亦得世譽　恭別傳曰恭清廉貴峻志存格正起家著作郎歷中書令出爲五州都督青兗二州刺史）道子不從及赴山陵還孝伯歎曰榱棟維新便復有黍離之歎

戴安道（戴逵已見）少有高名武陵王（司馬晞爲太宰封武陵王）聞其善鼓琴使人召之安道就使者前打破琴直語云戴安道不能爲王侯伶人

司馬太傅（會稽王道子已見）嘗集朝士置酒於東府謝尚書因醉爲委巷之歌王孝伯正色曰居端右之尊集藩

王之第而大肆淫聲欲令臣下何所取則（晉書曰謝石字石奴丞相安之弟拜秘書郎累遷尚書僕射）淮陵内史虞珧子婦裴氏有服食之術常著黃衣狀如天師司馬道子甚悅之令與賓客談論時賢爲之降節王孝伯獨抗言曰未聞宰相之坐有失行婦人坐賓莫不反側

王佛大臨荊州甚得民和（王忱小字佛大　晉安帝紀曰王忱字元達平北將軍坦之第四子甚得名於當世與族子恭相善齊聲見稱仕至荊州刺史）桓南郡（桓玄已見）時在江陵既其本國且奕葉故義常以才雄駕物王每裁抑之南郡嘗詣王通人未出南郡乘轝徑入王對南郡鞭門幹南郡怒去王亦不留

袁彥升（袁喬已見）與褚季野友善及康獻臨朝（康獻皇后季野女也）彥升與季野書曰皇太后踐登正阼臨馭皇朝將軍於國外姓之太上皇也至於皇子近屬咸有揖讓之禮況策名人臣而交媟人父天性攸尊亦體國而重矣故友之好請從此辭論者以彥升爲得禮（袁書又曰與將軍雖世譽先後臭味同歸然平昔之交與禮數而降箕踞之欣隨世事而替雖欲虛詠濠肆脫落儀制其能得乎）

桓玄作逆晉安帝出宮時徐野民陪列悲動左右及玄篡立野民又獨哀感涕泗交流（晉書曰徐廣字野民東莞姑臧人世好學至廣尤爲精純謝玄爲兗州辟從事桓玄輔政以爲大將軍文學祭酒）謝尚書謂之曰徐公將無小過也野民收淚言曰君爲宋朝佐命身是晉室遺老憂喜之事固自不同乃更歔欷（沈約宋書曰謝晦字宣明陳郡陽夏人祖朗東陽太守父重司馬道子長史晦爲孟昶中兵參軍後爲宋高祖中領軍少帝即位加中書令與徐羨之傅亮共輔政以事伏誅）

謝晦爲宋臺右衛權遇已重於彭城還都迎家賓客輻輳時宣遠在家驚謂晦曰吾家以遠退爲業汝遂勢傾朝野此豈門戶福耶乃竪籬隔絕門庭曰吾不忍見此

殷仲文還姑孰祖送傾朝桓敬祖要王參軍（王弘之已見）同行參軍曰餞離送別必在有情下官與殷風馬不接無緣扈從敬祖深貴其言（晉中興書曰桓謙字敬祖沖第三子尚書僕射中軍將軍）

蔡子度自豫章徵爲吏部尚書（沈約宋書曰蔡廓字子度濟陽考城人曾祖謨晉司徒祖系撫軍長史父琳司徒左西屬廓博涉羣書言行以禮起家著作佐郎至尚書令）時傅季友（沈約宋書曰傅亮字季友北地人博涉經史尤善文辭官散騎常侍）徐羨之共管朝政（宋書曰徐羨之字宗文東海郯人祖寧尚書吏部郎父祚之上虞令羨之歷官司空録尚書事羨之起自布衣又無學術直以志力局度一旦居廊廟朝野推服謂有宰臣之望與謝晦傅亮同誅）蔡因傅隆以問季友若選事悉以見付不論不然不能拜也季友以語羨之羨之曰黃門郎以下悉以委

蔡吾徒不復厝懷自此以上故宜共參同異蔡曰我不能爲徐干木（羨之小字）署紙尾也遂不拜

沙門慧琳以才學爲文帝所賞朝廷政事多與參决帝每引見常升獨榻顔延之因醉白上曰昔同子驂乘袁絲正色此三台之坐豈可使刑餘居之帝爲變色

王倩玉（王球已見）是司徒（王謐）子公子簡貴素不交遊筵席虚靜門無異客時殷尚書（宋書曰殷景仁陳郡長平人曾祖融晉太常祖茂散騎常侍父道裕早亡景仁少有大成之量官至尚書僕射）劉領軍並執權重傾動内外王雖通家姻戚未嘗往來（宋書曰劉湛字弘仁南陽涅陽人祖

耽父柳並晉左光祿大夫湛少有局力不尚浮華博涉史傳諳前世舊典弱年便有宰世情常自比管夷吾諸葛亮歷官尚書僕射領軍將軍）

中書舍人王弘爲太祖所愛遇上謂曰卿欲作士人得就王球坐乃當判耳若往詣球可稱旨就席弘如言往王舉扇撝曰若不得爾弘還依事啓聞太祖曰我便無如此何

張景胤（張敷已見）爲正貟中書郎時舍人秋當周赳並管要務以張同省名家嘗欲詣之周曰彼恐不相容接不如勿往秋言我等並已貟外郎矣何憂不得共坐景胤先設二牀去壁三四尺許二客就席張呼左右曰移我遠客周等失色而退

張景胤爲江夏王撫軍記室江夏就文帝求一義學沙門會景胤赴假還江陵入辭帝令以後車載沙門往云道中可得言晤張不奉詔曰臣性不耐雜（宋書曰江夏王義恭武帝子也幼明頴姿顔美麗武帝特所鍾愛封江夏王謚文獻）

蔡興宗在荆州被徵還都時右軍王道隆任參内政權重一時躡履到前不敢造席良久王去竟不呼坐（南史曰蔡興宗字興宗幼爲父廓所重謂有己風與親故書曰小兒四歲神氣似可不入非類室不與小人游故以興宗爲之名以興宗爲之字歷官吏部侍郎中書監）

宋孝武好狎侮群臣自太宰義恭尚書令柳元景以

下皆不能免又寵一崑崙奴令以杖遍擊群臣唯惲蔡興宗方嚴不敢侵媟顔師伯謂議曹王耽之曰蔡尚書常免昵戲去人實遠

王僧祐雅爲從兄仲寶（王儉已見）所知仲寶在中書日常鳴笳列騶到其門候之僧祐輒稱疾不前仲寶曰此吾之所望於若人也世以仲寶之愛名德僧祐之不附貴要並兩稱之（南史曰王僧祐字胤宗瑯琊人父遠光祿勳僧祐雅博古善老莊不尚繁華工草隸善鼓琴亭然獨立不交當世自天子至侯伯未嘗與一人游卒於黃門郎）

向玄季有義學才能立身方雅（南史曰向柳字玄季河内山陽人父靖太子左衛率柳仕至南康郡涉義宣事伏法）與袁太尉徐司空顔揚州（袁淑徐湛

（之顏峻並已見）並相友善後揚州貴勢當朝玄季猶以素情
自處不相推下范伯玉戒之曰名位不同禮有異數
卿何得作曩時意耶玄季曰我與士遜心期久矣豈
可一旦以勢利處之（南史曰范璩字伯玉平北將軍汪之曾孫位至淮南太守）
褚彥回（褚淵已見）美儀貌善容止俯仰進退咸有風則宋
山陰公主窺見彥回悅之以白帝帝召彥回西上閤
宿十日公主夜就之備見逼迫彥回整身而立不爲
移志公主謂曰君鬚髯如戟何無丈夫意彥回曰回
雖不敏何敢首爲亂階

紀僧真得幸於齊世祖容表有士風嘗請於世祖曰

臣出自本縣武吏邀逢聖時階榮至此爲兒婚得荀
昭光女即時無復所須唯就陛下乞作士大夫上曰
此由江斆（別見）謝瀹（已見）我不得措意可自詣之僧
真承旨詣斆登榻坐定斆顧命左右曰移吾牀遠客
僧真喪氣而退以告世祖世祖曰士大夫故非天子
所命

宋德既衰齊高祖輔政朝野之情人懷彼此時王延
之與尚書令王僧虔（已見）中立無所去就時人爲之
語曰二王持平不送不迎（南史曰王延之字希季祖敞弘宋侍中父昇之都官
尚書延之靜默不交人事仕宋司徒左長史清貧居宇穿漏褚彥回以啓宋明帝即敕材官爲起三間齋

屋（屋歷吏部尚書左僕射）
宋世吏部都令史咨執選事陸東海（陸慧曉已見）在選任
已獨行未嘗與語帝遣人語陸云都令史諳悉舊貫
可共參懷陸曰六十之年不復能諮都令史爲吏部
郎也上若謂身不堪便當拂衣而退

齊高帝於華林宴使群臣各效伎藝褚彥回彈琵琶
王僧虔柳世隆彈琴沈文季歌子夜來張敬兒舞時
王仲寶曰臣無所解唯知誦書因跪上前誦相如封
禪書上曰此盛德之事吾何以堪之

王僕射（王儉已見）嘗屬王琨用東海郡吏琨謂信人曰語

郎三臺五省皆是郎用人外方小郡當乞寒賤省官
何容復奪之遂不過其事（南史曰琨王華從父弟也祖薈會稽內史父懌不辯
菽麥時以爲殷道矜之流琨少謹篤爲從伯謐所愛先是琨伯父廞得罪晉世諸子並從誅唯華得免華
宋世貴盛以門衰提携琨恩若同生爲之延譽歷位宣城太守孝建中爲吏部郎）

褚彥宣常非從兄彥回身事二姓（褚炤已見）彥回子賁（南史
曰淵長子賁字蔚先少耿介父背袁粲等附高帝賁深執不同終身愧恨有棲退之志位侍中）往問
訊彥宣彥宣問曰司空今日何在賁曰奉璽紱在齊
大司馬門彥宣正色曰不知汝家司空將一家物與
一家亦復何謂彥回好戲詔以軺車給之彥宣大怒
曰着此辱門戸邪可令人見索火燒之馭人奔車乃

免

卞士蔚弱冠時爲上虞令甚有剛氣會稽太守孟彭以令長裁之士蔚積不能容脫幘投地曰我所以屈卿者正爲此幘耳今已投之卿以一世勳門而傲天下國士拂衣竟去（卞彬已見）

張思曼（張緒已見）怠情利祿朝野皆貴其風常語人曰吾一生不解作諾

劉璡（已見）嘗爲武陵王（曅）征虜參軍武陵與僚佐飲自割鵞炙璡曰應刀落俎膳夫之事殿下親執鸞刀下官未敢安席

中領軍劉劭（宋書曰劉劭字伯猷彭城安上里人祖懷義父顗之並郡守劭少有志節兼好文義受明帝顧命守尚書僕射中領軍）晚節有棲退志表求東陽郡（南史曰劭以世路糾紛有懷止足經始鍾嶺之南以爲棲息聚石蓄水髣髴丘中朝士雅素者多徃游之）尚書令袁粲以下莫不賛美之王吏部曰永初景平唯謝晦殷景仁爲中領軍元嘉有到彥之爲人望才譽劭不及也近聞加侍中已爲怏怏便求東陽臣恐子房赤松未易輕擬

明帝廢鬱林虞侍中稱疾不陪位（齊書曰虞悰字景豫會稽餘姚人祖嘯父晉左民尚書父秀之黃門郎悰少謹勑有至性秀之於都亡悰東出奔喪水漿不入口州辟主簿歷官侍中）帝使尚書令王晏諭旨以虞舊人引參佐命（南史

曰王晏字休默一字士彥祖弘之有高行父普曜秘書監晏官侍中左僕射永明中位任親重以事伏誅）虞謂晏曰主上聖明公卿戮力寧假朽老以匡賛維新乎不敢聞命朝議欲糾之僕射徐孝嗣曰此亦古之遺直衆議乃止

任彥升（任昉已見）在齊紆意於梅蟲兒（南史曰梅蟲兒吳興人齊東昏時爲制局監甚見愛幸東昏敗伏法）用爲中書郎彥升造謝尚書令王亮亮曰卿宜謝梅那忽謝我彥升大慙（南史曰王亮字奉叔王瑩從父弟也父昌宋太宰中郎亮以名家宋末選尚公主齊竟陵王開西邸延才俊以爲士林使工圖其像亮亦與焉仕中書監加散騎常侍）

沈休文撰史王希聃一日問休文曰從叔太常何故無傳休文戲語云賢從有何可載希聃答曰從叔唯忠與孝君當不以忠孝爲美休文有慙色

徐勉爲吏部尚書（梁書曰徐勉字修仁東海郯人祖長宗宋高祖霸府行參軍父融南昌相勉幼孤貧早勵清節六歲時屬霖雨家人祈霽率爾爲文見稱耆宿及長篤志好學起家國子生王儉爲祭酒稱勉有宰輔之量歷官侍中謚簡肅）嘗與門人夜集客有虞暠求詹事五官勉正色答云今夕止可談風月不宜及公事時人服其無私（勉嘗爲書戒子崧曰吾家世清廉常居貧素至産業之事所未嘗言非直不經營而已薄躬遭逢遂至今日尊官厚祿可謂備之每念叨竊若斯豈由才致仰藉先代風範故臻此耳古人以清白遺子孫不亦厚乎又曰遺子黃金滿籝不如一經詳求此言信非徒語吾實有本志庶得遵奉斯義不敢墜失所以顯貴以來門人故舊亟薦便宜或使創闢一園或勸興立邸店又欲舳艫

運致亦令貨殖聚斂若此事皆距而不納非謂拔葵去織且欲省息紛紜中年聊於東田營小園者非在播藝以要利入正欲穿池種樹少寄情賞又以郊際閑曠終可爲宅儻獲懸車致事實欲歌哭於斯慧日十住等既應營婚又須住止吾淸明門宅無相容處所以爾者亦復有以前割西邊施宣武寺既失西廂不復方幅意亦謂此逆旅舍耳何事須華常恨時人謂是我宅古往今來豪富繼踵高門甲第連闥洞房宛其死矣定是誰室但不能不爲培塿之山雜以花卉以娛休沐用託性靈隨便架立不在廣大所以內中逼促無復房宇近營東邊兒孫二宅乃藉十住南還之資既牽挽不至又不可中塗而輟郊間之園遂不辦保貨與韋黯乃獲百金成就兩宅已消其半尋園價所得何以至此由吾經始歷年麤已成立桃李茂密桐竹成陰塍陌交通渠畎相屬華樓迥榭頗有臨眺之美孤峯叢薄不無糾紛之興瀆中竝饒菰蔣湖裏殊富芰蓮雖云人外城闕密邇韋生欲之亦雅有情趣追述此事非有吝心蓋是筆勢所至耳憶謝靈運山家詩云中爲天地物今成鄙夫有吾此園有之二十載矣今爲天地物物之與我相校幾何哉此

吾所餘今以分汝營小田舍親累既多理亦須此且釋氏之教以財物謂之外命儒典亦稱何以聚人曰財況汝曹常情安得忘此聞汝所買姑熟田地甚爲舄鹵彌復何安孔子曰居家理治可移於官既以營之宜使成立進退兩亡更貽恥笑若有所收獲汝可自分贍內外大小宜令得所非吾所知又復應沾之諸女耳汝既居長故有此及凡爲人長殊復不易當使中外諧緝人無間言先物後己然後可貴老生云後其身而身先若能爾者更招巨利汝當自勗見賢思齊不宜忽畧以棄日也棄日乃是棄身身名美惡豈不大哉今之所敕畧言此意正謂爲家已來不事資產陳其始末無愧懷抱兼吾年時朽暮心力稍殫牽課奉公畧不克舉其中餘暇裁可自休或復冬日之陽夏日之陰良辰美景文案閒隙負杖躡屩逍遙陋館臨池觀魚披林聽鳥濁酒一杯彈琴一曲求數刻之暫樂庶居常以待終不宜復勞家間細務汝交關既定吾不復言及田事汝亦勿復與吾言之假使堯水湯旱吾豈知如何若其滿庾盈箱爾之幸遇並無俟令吾知也記云夫孝者善繼人之志善述人之事今且望汝全吾此志則無所悵矣

朱彥和方貴用事賓客輻輳（南史曰朱异字彥和錢唐人祖昭之以學解稱父巽之字處林有志節著辯相論顧歡見而異之欲以女妻焉异徧覽經史兼通雜藝官侍中中領軍）引江子一爲助（南史曰江子一字元亮濟陽考城人晉散騎常侍統之七世孫父法成奉朝請子一少慷慨有大志仕終南津校尉）彥和是子一姑夫子一知彥和不爲物議所歸未嘗造門

王東陽性簡貴有風格時朱异當朝用事每休下車馬塡咽時有魏郡申英者寒門才俊好危言高論以忤權右常指异門曰此中穰穰皆以利往能不至者唯有大小王東陽小東陽即承弟稱也（南史曰王承字安期初爲秘書郎累遷國子祭酒承祖儉父暕皆爲此職三世爲國師前代未有後爲東陽太守）

阮居士外兄王晏貴顯居士度其必至顛覆王䇲管造門居士穿籬逃匿不與相見曾食醬美問之云是王家所得便吐餐覆醬

邵陵王（綸）嘗於婁湖立園廣宴朝士酒後好聚衆賓冠手自裂破投之吐壺皆莫敢言謝舉嘗預宴王欲取舉冠舉正色曰裂冠毀冕下官弗敢聞命拂衣而退王屢召不反甚有慙色

蕭引（已見）爲建康令時宦者李善度蔡脫兒多所請託引皆不許或諫曰李蔡之權在位皆憚亦宜少爲身計引曰吾之立身自有本末亦安能爲李蔡致屈

就令不平不過免職爾

陳後主嘗置酒歡甚將移宴弘範宮衆人咸從唯蔡凝與袁憲不行後主問其故凝答曰長樂尊嚴非酒後所過臣不敢奉詔衆皆失色（南史曰蔡凝字子居蔡興宗曾孫蔡撙之孫也美容止及長博涉經傳有文詞太建中選尚信義公主後主嗣位爲黃門侍郎）

李敬文爲高陽内史河間守崔諶恃其弟暹權勢從敬文乞麞角翎羽敬文答曰翎有六翮飛則冲天麞有四足走便入海下官膚體疎嬾手足遲鈍不能逐飛追走遠事佞人（北史曰李繪字敬文趙郡平棘人儀貌端偉神情朗儁舅邢晏每與言歎其高遠曰若披雲霧如對珠玉宅相之寄良在此甥齊文襄用爲散騎常侍）

晉公護執政廣營第宅嘗召韋敬遠至宅訪以政事敬遠仰視其堂徐語曰酣酒嗜音峻宇雕墻有一於此未或弗亡護甚不悅有識者以爲知言

柳調爲侍御史楊素嘗戲之曰柳條通體弱獨搖不禁風調斂板正色答曰調信無可取者公不當以爲侍御史調信有可取不應發此言公當具瞻之地樞機何可輕發素甚奇之（北史曰柳調河東解縣人柳昂之子歷官秘書侍郎時王綱不振朝士多贓貨唯調清素守常爲時所美）

何氏語林卷之十二

何氏語林卷之十三

華亭何良俊元朗撰　并註

方正第六下

李綱嘗乞骸骨高祖謾罵曰卿昔爲何潘仁長史今顧羞朕尚書耶綱頓首曰潘仁賊也志好殘殺然每諫輒止爲其長史無愧陛下功成厚自伐臣言如持水内石何敢久爲尚書（劉昫唐書曰李綱字文紀觀州蓨人太業末屏居于鄠賊帥何潘仁以爲長史義師至京城綱謁見高祖授丞相司録貞觀四年拜太子少師每吐論發言辭色慷慨有不可奪之志）

蘇世長（已見）從獵於高陵是日大獲陳禽於旌門高

宗顧謂群臣曰今日畋樂乎蘇對曰陛下畋獵薄廢萬機不滿十旬未爲大樂高宗色變既而笑曰狂態發耶對曰臣爲私計則狂爲陛下國計則忠

劉仁軌（已見）既官達其弟仁相在鄉曲升沉不同遂搆嫌恨與仁軌別籍每於縣祇奉巨課或謂之曰何不與給事同籍五品之家當免差科仁相曰誰能向狗尾底避陰凉

楊德幹爲萬年令高宗朝有宦官恃寵放鷂不避人禾稼德幹杖之二十悉拔去鷂頭宦者涕泣袒背以示帝帝曰你情知此漢獰何須犯他百姓

張文瓘在禁近同列以堂饌豐餘欲少損文瓘曰此天子所以重樞務待賢才也若不任職當自引避不宜節減以自取名（宋祁唐書曰張文瓘字稚圭貝州武城人貞觀初第明經累官黄門侍郎兼大理卿執法平恕時人比之戴冑）

則天時南海獻集翠裘珍麗異常后以賜張昌宗狄梁公時入奏事后命梁公與昌宗雙陸則天曰卿二人賭何物梁公對曰賭昌宗毛裘以臣紫絁袍爲對則天笑曰此裘價逾千金卿袍安能敵此梁公起曰臣此袍乃大臣朝見奏對之衣昌宗乃嬖倖寵遇之服對臣之袍臣猶怏怏昌宗心赧神沮累局連北梁公對御就褫其袍拜恩而出至光範門付家奴衣之促馬而去（劉昫唐書曰狄仁傑字懷英太原人神功元年拜鸞臺侍郎中宗在房陵仁傑每奏對無不以母子恩情爲言后省悟召還中宗帝反正追贈司空）

武后臨朝薛懷義勢傾當時雖王主皆下之蘇良嗣遇諸朝懷義偃蹇不爲禮良嗣大怒使左右牽曳搭面數十武后知曰阿師當向北門出入南衙宰相往來勿犯他（劉昫唐書曰蘇良嗣世長之子高宗時爲周王府司馬守文檢括莫敢有犯深爲高宗所稱則天朝工部尚書）

武候將軍田仁會（宋祁循吏傳曰田仁會雍州長安人永徽中爲平州刺史歲旱自暴以祈雨雨大至郡人歌之）誣奏侍御史張仁禕（朝野僉載曰張仁禕上元中爲吏部員外郎）高宗臨問仁禕惶懼失次韋仁約歷階進曰臣與仁禕連曹頗知事由仁禕懦不能自理若仁會眩惑聖聽致仁禕非常之罪則臣事陛下不盡臣之恨矣請專對其狀詞辯縱横音旨朗暢高宗深納之乃釋仁禕（大唐新語曰韋仁約在憲司見王公卿相未嘗拜人或勸之答曰鵰鶚鷹鸇豈衆禽之偶柰何設拜以狎之後爲左丞奏曰陛下爲官擇人非其人則闕今不惜美錦令臣製之此陛下知臣之深亦微臣盡命之秋振舉綱目朝廷肅然）

韋安石爲納言曰（劉昫唐書曰韋安石京兆萬年人周司空孝寬曾孫歷德鄭二州刺史持重少言笑爲政清嚴所在人吏畏之久視中遷文昌右丞尋知納言）二張引蜀商宋霸子博塞后前（劉昫唐書曰張易之白皙美姿容善音律先是易之弟昌宗入侍中禁既而啓天后曰臣兄易之器用過臣兼工合鍊即召見甚悅兄弟俱侍宮中傅粉施朱衣錦繡服承辟陽之寵）安石言商等賤類不當戲殿上顧左右引出坐皆失色后以安石辭正改容慰勉鳳閣侍郎陸元方自以爲不及退語人曰韋公真宰相（劉昫唐書曰陸元方蘇州吳縣人伯父柬之以工書知名元方延載初遷鳳閣侍郎則天嘗問以外事對曰臣備位宰臣有大事即奏人間碎務不敢以煩聖覽由是忤旨）

狄梁公爲度支員外郎車駕將幸汾陽宮狄奉使先修供頓并州長史李玄冲以道出妬女祠俗稱有盛衣服車馬過必致雷風之異欲別開路梁公謂曰天子行幸千乘萬騎風伯清塵雨師灑道何妬女之敢

害而欲避之玄冲遂止果無他變

宋廣平（宋璟已見）嘗侍宴朝堂時二張皆爲列卿（朝野僉載曰周張易之爲控鶴監昌宗爲秘書監）廣平階六品在下坐易之素憚廣平剛正妄悅其意虛位揖廣平曰公第一人何乃下坐廣平曰才劣品卑張卿以爲第一何也天官侍郎鄭善果謂廣平曰中丞柰何呼五郎爲卿（大唐新語曰當時朝列呼易之爲五郎昌宗爲六郎）廣平曰以官言之正當爲卿以親故當爲張五非易之家奴何郎之有（大唐新語曰鄭善果性至孝篤慎父城周大將軍討尉遲迥遇害母崔氏甚賢明曉以正道故善果勵己清廉所涖咸有政績）

張易之誣魏元忠有不順之言引張說令證之說皇惑迫懼宋璟曰名義至重神道難欺必不可黨邪陷正以求苟免若緣犯顏流貶芬芳多矣或至不測吾必叩閤救子與子同死子須努力萬代瞻仰在此舉也說感其言及入乃保明元忠竟得免死（大唐新語曰魏元忠以擢辱二張反爲所搆云元忠屬意太子爲少年耐久朋則天大怒下獄易之引張說爲證說明其枉元忠得免死流嶺南）

宋廣平自廣州召還玄宗遣內侍楊思勗迎之廣平風度凝遠人莫測其際在塗竟不與思勗交一言思勗自以將軍貴幸訴之於帝帝益嗟重

王毛仲有寵於玄宗百官附之一日毛仲嫁女上問何所須毛仲頓首謝曰臣萬事已備但未得客上曰張說源乾曜（二人已見）輩豈不可召耶對曰此則得之上曰知汝所不能致者一人耳必宋璟也對曰誠如聖旨上笑曰朕明日爲汝召客明日上謂宰相朕奴毛仲有婚事卿等宜與達官悉詣其第旣而日中客未敢舉箸待璟久之方至先執酒西向拜謝飲不盡巵遽稱腹痛而歸（劉昫唐書曰王毛仲本高麗人性識明悟玄宗爲臨淄王時常伏侍左右開元中部統羣牧孳息數倍玄宗大悅加位至特進）

安樂公主恃寵嘗奏請昆明池爲湯沐中宗不許（劉昫唐書曰安樂公主中宗女也韋后欲寵樹公主爲之開府置官屬安樂恃寵驕恣賣官鬻爵勢傾朝廷）安樂大役人夫掘其側爲定昆池池成中宗韋庶人往宴令公卿已下賦詩黃門侍郎李日知詩曰但願暫思居者逸無使時傳作者勞後睿宗登位謂日知曰朕當時亦不敢言非卿忠正何能爾（唐詩紀事曰李日知鄭州人景龍初爲相）

呂太乙爲戶部員外郎戶部與吏部鄰司吏部移牒戶部令墻宇悉樹棘以防令史交通太乙報牒曰眷彼吏部銓總之司當須簡要清通何必設籬種棘省中賞其俊拔（大唐新語曰太乙初爲御史裡行自負才華而不即真詠院中叢竹以寄意曰擢擢當軒竹青青重歲寒心貞徒見節籜小未成竿後遷戶部員外）

吳兢與劉子玄撰定武后實録叙張昌宗引張說誣證魏元忠事云說已許昌宗賴宋璟激勵苦切故轉禍爲忠不然皇嗣且殆後說爲相讀之不喜知兢所爲即從容謬語曰劉生書魏齊公事不少假借柰何兢曰子玄已亡不可受誣地下兢實書之其草故在聞者歎其直說屢以情蘄改兢辭曰徇公之情何名實録卒不改世稱爲今之董狐（劉昫唐書曰吳兢汴州浚儀人勵志勤學博通經史魏元忠朱敬則爲相薦其有史才令直史館神龍中修武后實録）

秘書監姜皎得罪（唐詩紀事曰姜皎長安中爲尚書奉御明皇在藩邸皎識其有非常度遂委心焉及即位授殿中少監出入卧内開元中爲秘書監坐洩禁中語流欽州道死）張嘉貞附會權幸請加詔杖係而皎死（劉昫唐書曰張嘉貞蒲州猗氏人弱冠應五經舉累官幷州長史有告其在軍奢僭按驗無狀上將加告者反坐之罪嘉貞奏曰昔天子聽政瞍賦矇誦百工諫庶人謗而後天子斟酌焉今坐此輩是塞言者之路天下之事無由上達特望免此罪以廣謗誦之道帝以嘉貞爲忠數月遷中書令）後廣州都督裴伷先下獄帝問法當如何嘉貞復援皎例時張說進曰臣聞刑不上大夫以其近於君也故曰士可殺不可辱向者姜皎官是三品亦有微功若其有犯應死即殺應流即流不宜廷辱以卒伍待況律有八議勳貴在焉皎事既不可追伷先豈容復濫上然其言嘉貞退謂說曰何言事之深也說曰宰相者時來即爲豈能長據若貴臣盡當可杖但恐吾等行當及之此言非爲伷先乃爲天下士君子也嘉貞有慙色（劉昫唐書曰裴伷先絳州聞喜人宰相裴炎從子也官至工部尚書）

李邕爲左拾遺時御史中丞宋璟奏張昌宗兄弟有不順之言請付法曹推斷則天初不應邕在陛下進曰臣觀宋璟之言事關社稷望陛下可其奏則天色稍解始允宋璟所請既出或謂邕曰子名位尚卑若不稱旨禍將不測何爲造次如是邕曰不愿不狂其名不彰若不如此後代何稱（李邕宋璟張昌宗並已見）

孔著作（至）撰百家類例品第海內族姓以張燕公爲近代新門不入百家之數駙馬張垍是燕公子見著作所撰謂弟埱曰多是漢天下族姓何與伊事而妄爲升降埱素與著作善以兄言告之時工部侍郎韋述諳練士族舉朝共推每有商確咸就諮訪著作書初成以呈韋公韋以爲可行及聞垍言著作懼禍將追改之以情告韋韋曰孔至休矣大丈夫奮筆將爲千載楷則柰何以一言而自動搖有死而已何可改也遂不復改（劉昫唐書曰韋述司農弘機曾孫篤志文學有家書二千卷童時記覽皆遍父景駿爲肥鄉令述從父至任洺州刺史元行沖景駿姑子爲時大儒常載書數車自隨述入其書齋忘寢與食行沖引與之談貫穿經史事如指掌探賾奥旨如遇師資試以綴文操牘便就行沖引之同榻曰此

（吾外家之寶也舉進士入關時述甚少儀形眇小考功宋之問曰韋學士童年有何事業述對曰性好著書有所撰唐春秋三十卷恨未終篇至如詞策仰待明試之問曰本求異才果得遷固居史舘二十年勤成國史一百一十三卷）

蕭茂挺為集賢校理李林甫欲一見之穎士方有父喪不時肯詣林甫嘗至一故人舍邀穎士穎士遂往哭門內以待林甫林甫不得已前弔乃去（李華作穎士文集序曰蘭陵蕭穎士字茂挺十九進士擢第淮南連帥表為揚州功曹君以文章制度為己任時人咸以此許之及卒門人謚為文元先生　唐詩紀事曰穎士以接獎後進為任如李陽冰皇甫冉陸渭由獎目皆為名士天下推知人稱蕭功曹嘗兄事元德秀而友殷寅顏真卿柳芳陸據李華邵軫趙驊時人語曰殷顏柳陸李蕭邵趙以能全交也李華與齊名世號蕭李）

常袞當國（劉昫唐書曰常袞京兆人文章俊拔當時推重與楊炎同掌綸誥時稱常楊性清直孤潔不妄交遊代宗拜門下侍郎同平章事）崔祐甫在中書（劉昫唐書曰崔祐甫字貽孫父沔黃門侍郎祐甫性剛直無所容遇事不回遷中書舍人）每論事未嘗降屈袞人岑參初掌綸誥屢稱疾不宿直諸人不敢言崔獨以舍人職在樞密不宜讓事於人岑舍人稱疾既久多有離局袞曰此子羸疾日久諸賢豈不能容之崔曰相公若知岑久抱疾本不當遷授今既居此地安可以疾辭王事乎袞默然無以奪（唐詩紀事曰岑參南陽人文本之後至德中任宣議郎攝監察御史拾遺裴冕杜甫薦參識度清遠議論雅正佳名早立時輩所仰可備獻替之官）

李揆（已見）秉政苗侍中薦元載可大用（劉昫唐書曰苗晉卿上黨壺關人世以儒素稱晉卿開元中知吏部選事性謙柔選人有訴訟索好官者雖數千言或聲色甚厲晉卿必含容之畧無慍色累官侍中）揆語侍中曰龍章鳳姿之士不可見麞頭鼠目之子乃求官耶竟不肯納載入相除揆秘書監江淮養病十餘年（唐書曰元載鳳翔岐山人唐詩紀事曰載羈旅到京屢陳時務深符上旨肅宗擢拜中書以貪恣伏法）

顏魯公在汝州淮西賊將僭竊問儀注於魯公公荅曰老夫耄矣曾掌國禮所記唯諸侯朝覲之儀耳臨以白刃視之晏然（李肇國史補曰李希烈陷汝州盧杞建議曰顏真卿四方所信若往諭之可不勞師而定時朱滔王武俊使皆在坐謂希烈曰聞太師名德久矣公欲建大號而太師至求宰相孰先太師者真卿叱曰若等聞顏常山否吾兄也祿山反首舉義師後雖被執詬賊不絕口吾年且八十官太師吾守吾節死而後已）

張延賞在中書（劉昫唐書曰張延賞中書令嘉貞之子博涉經史達於政事苗晉卿見而奇之以女妻焉貞元中拜中書侍郎）恃權矜己嫉柳渾守正使人謂之曰相公舊德但節言於廟堂則名位可久渾曰為吾謝張相公柳渾頭可斷舌不可禁卒為所擠（續襄陽耆舊傳曰柳渾字夷曠襄陽人天寶初補單父尉累拜監察御史求外職宰相惜其才留為左補闕）

裴澥為陝府錄事參軍時李汧公（李勉已見）充觀察始至官屬謁訖令別召裴錄事坐與之語且云少頃有燕便請隨判官同赴及燕三召不至公怒召澥讓之曰

其忝公之官長以素聞公名兼朝中親友話公美事思接從容故超越禮分而約赴燕遂累召不來何相忽之甚也澥正色言曰中丞細思之未知誰失必也正名各司其局古人所守其敢怠之中丞府中自有賔僚其走吏也安得同之汧公曰老夫過矣澥退汧公命駕訪之置在賔席（趙璘因話録曰澥累官同州刺史所在有能名）

憲宗寢疾杜黃裳時爲太常卿欲率百官請皇太子監國以語其壻韋執誼執誼曰丈人方得一官寧可復開口議禁中事黃裳勃然曰黃裳受恩三朝豈可以一官見買即拂衣而出

朱泚召段秀實（已見）計事源休姚令言李忠臣李子平皆在秀實戎服與休並坐語至僭位秀實勃然起執休腕奪其象笏奮而前唾泚面大罵曰狂賊可磔萬段吾豈從汝反耶遂擊泚中額流血𧖴面

李惇在淄青幕屢有規正節度使王衙不能用一日王對諸客別有所問惇曰某前後頗獻愚直大夫不用今復問何爲王作色曰李十五好爲詆訐惇曰忠言大夫謂之詆訐久任何益請從此辭再拜趨出命駕而去

柳元公甚知張尚書正甫（劉昫唐書曰柳公綽字起夫性謹重動循禮法屬歲饑其家雖給而每飯不過一器歲儉復初家甚貧有書千卷不讀非聖之書爲文不尚浮靡官檢校左僕射河南節度觀察使）元公之子仲郢（別見）嘗遇張於途去盖下馬而拜張止之不獲他日張言於元公曰壽郎（仲郢小字）相逢其謙太過元公作色不應久之張起去元公謂客曰張正甫與公綽往還欲使兒於街中騎馬衝公綽此人亦不足與語張聞而謝過（劉昫唐書曰張正甫字踐方南陽人官至檢校兵部尚書仁而端亮莅官清強居外任所至稱理）

憲宗在東宮時王紹避太子諱請改名時以爲諂李藩曰自古故事由不識體之人敗之不可復正雖紹何誅（劉昫唐書曰李藩字叔翰趙郡人少恬淡修檢雅容儀好學元和中爲中書侍郎藩爲相材能不及裴垍孤峻頗後韋貫之然人物清規亦其流也）

裴垍在中書有故人自遠來訪裴給卹優厚其人乘間求京府判司裴曰公誠佳士但此官與公不相當不敢以故人之私而隳朝廷紀綱他日有瞎眼宰相憐公者不妨却得（劉昫唐書曰裴垍字弘中河東聞喜人代李吉甫爲中書侍郎年少驟居相位器局峻整雖大寮前輩不敢干以私議者謂垍作相才與時會知無不爲于時朝無倖人百度寢理再周纔疾公論惜之）

鄭珣瑜在中書堂會食俄王叔文至吏白宰相方會食百官例不得見叔文恚叱吏吏入白韋執誼遽起延入閤內珣瑜歎曰吾可以復居此乎命左右取馬

歸臥家七日不出自是罷相（宋祁唐書曰鄭珣瑜字元伯鄭州滎澤人天寶中退耕陸渾山以養母崔祐甫爲相擢左拾遺除河南尹清靜惠下人不敢干以私後爲門下侍郎）

李逢吉當國（劉昫唐書曰李逢吉字虛舟隴西人學士李玄道曾孫元和中爲門下侍郎憲宗討淮蔡以兵委裴度逢吉密沮之後又搆于方之獄代度平章事時國威不振天下延頸俟度再用及爲逢吉所擠四海爲之側目）忌裴晉公（裴度已見）復相使京兆尹劉棲楚十餘人悉力根却之雖晉公門下賓客皆有去就意他日晉公置酒延客棲楚曲意自解附耳而語崔咸疾棲楚舉酒讓晉公曰丞相乃許所由官囁嚅耳語願上罰爵（項安世家說曰今坊市公人謂之所由）晉公笑受而飲棲楚不自安趨出坐上壯之（宋祁唐書曰崔咸字重易博州博平人元和初鄭餘慶李夷簡表在幕府與均禮入朝爲侍御史處正特立風采動一時）

李公垂（李紳已見）爲李錡掌書記錡逗撓不朝一日召公垂使作疏公垂陽怖栗至不能爲字下筆輒塗去盡數紙錡怒罵曰何敢爾不憚死耶公垂對曰生未嘗見金革今得死爲幸即注以刃令易紙復然或言許縱能軍中書紳不足用召縱至操書如所欲即囚公垂獄中錡誅或欲以聞公垂謝曰本激於義非市名也乃止

韋澳是韋貫之子兄温與中丞高元裕友善温請用澳爲御史一日謂澳曰高二十九持憲綱欲與汝相面汝必得御史澳不答温曰高君端士汝不可輕澳曰然恐無呈身御史竟不詣元裕之門

宣宗朝戶部缺判使韋澳奏對延英宣宗言戶部缺判使澳但對以府事上言戶部缺判使者三又問卿意何如澳曰臣近年心力減耗不奈繁劇累曾陳乞一小鎮聖慈未垂矜允上嘿然不樂甥柳玭曰舅特承聖知延英奏對恐未得中澳曰吾不爲時相所信忽自宸衷委以使務必以吾他岐得之何以自明我意不錯爾須知時事漸不佳是吾徒貪爵位所致爾宜志之後出鎮河陽

周祖入京師百官迎謁周祖見馮道猶設拜意道便行推戴道受拜如平時徐語曰侍中此行不易周祖氣沮故禪代之謀稍緩

宋太祖時竇儀在翰林忽一日宣入禁中行至屏障間覘見太祖猶衩衣潛身却退中書謂曰官家坐多時請速出見竇曰聖上衩衣必是未知儀來但奏云宣到翰林學士竇儀太祖聞之遂起索衫帶着後方召見（五朝名臣言行録曰竇儀字可象薊州人登晉朝進士　金坡遺事曰王著旣貶官太祖謂范質曰深嚴之地當選愼重之士以處之質言前朝學士惟竇儀清介謹厚然已爲尚書難於復召上曰禁中非此人不可當諭朕意今勉赴所職即日再入翰林）

陶穀爲學士日嘗召對太祖襞服御便殿穀望見將進而復却者數四太祖笑曰措大索事分顧左右取袍帶來上束帶竟穀遽趨出

宋太宗一日謂宰臣曰朕何如唐太宗衆皆曰陛下堯舜也何太宗可比李文正（李昉巳見）獨無言徐誦白樂天詩曰怨女三千放出宫死囚四百來歸獄太宗曰朕不如也

真宗欲以後宫劉氏爲貴妃遣使持手札以問李沆（巳見）沆對使者引燭爇手札因附奏曰但道臣沆以爲不可其議遂寢

張知白守亳亳有豪士修佛廟成知白召穆修作記記成不書士名士以五百金遺修求載名于記修投金庭下促治裝去曰吾寧糊口爲旅人終不以匪人汚吾文也（東都事畧曰張知白字用晦滄州青池人真宗朝參知政事出知亳州天聖二年拜工部尚書平章事在位重名器無毫髪私清約如寒士卒贈中書令謚文節）

王魏公（王旦巳見）當國時玉清宫初成丁崖相（丁謂）令大具酒食列幕次以飲食游者後游者多詣丁訴玉清飲食官視不謹多薄惡不可食丁至中書言於魏公公不答丁三四言終無所云丁色變問相公何以不答公曰此地不是與人理會饅頭夾子處

王魏公至性儉素東封日二府議增飾車服以威法從諸公令人於公第日調之一無所爲王冀公（欽若）乃作繡韉送公曰前議恐忘巳令爲之公使具直置之而不乘冀公怪問其故公曰常所跨者君上所賜非不華也豈可更事奢僭以隳典制

王文正作相罕接賓客獨楊大年（楊億巳見）來則對榻肝談文正卒時屬家事一付大年後丁晉公求文正家婚大年令絕之

楊大年答契丹書云隣壤交歡真宗注云朽壤糞壤令大年重改因易爲隣境明旦引唐故事不稱職求

罷上曰楊億不通商量真有性氣

楊大年與王文穆不相得在館中文穆或繼至大年必徑出他處亦然文穆去國日朝士皆有詩大年獨不作文穆辭日奏真廟傳宣令大年作詩大年竟不奉詔（宋史曰王欽若字定國臨江新喩人進士甲科累官門下侍郎卒謚文穆智數過人每朝廷有所興造委曲遷就以中帝意又輕巧敢爲矯誕仁宗嘗謂輔臣曰欽若久在政府觀其所爲真姦邪也王曾對曰欽若與丁謂林特陳彭年劉承珪時謂五鬼姦邪險僞誠如聖諭）

真宗將立明肅后令丁謂諭旨於楊大年令作冊文丁云此叚不憂不富貴大年答曰如此富貴亦不願得

楊文公在翰林丁謂初叅政事群公致賀楊語同列曰骰子選爾何多尚哉未幾逃歸陽翟別墅

楊文公在翰死日有新幸近臣意欲拔公入其黨中因間語公曰君子知微知章知柔知剛公正色疾聲答曰小人不耻不仁不畏不義

王沂公在閣下日楊文公性詼諧一時僚友無不被其狎侮於沂公獨曰第四廳舍人不敢奉戲

富鄭公爲樞密使英宗初即位賜大臣永昭陵遺留器物已拜賜又例外獨賜鄭公加于鄭公力辭東朝遣小黄門諭公此微物不足辭雖家人亦以爲不害大體屢辭恐違中旨公曰此固微物要是例外也大臣例外受賜不辭若人主例外作事何以止之竟辭不受

馮拯在中書曰（涑水記聞曰馮拯河南人其父爲趙韓王守第舍拯小時韓王見而奇之曰此子何不使讀書其父使就學數年舉進士太宗時請立太子謫嶺南真宗即位被用至宰相無文學而性伉直官至侍中）孔道輔初拜正言詣馮許謁謝馮曰天子用君作諫官豈宜私謝執政道輔慙伏而退後道輔嘗語人曰如馮公者未足爲賢相然求之於今亦未易有（儒林公議曰孔道輔自以聖人之後常高自標置性剛介急於進用或有勸其少通者答曰吾豈姓張姓李者耶聞者多笑之爲御史中丞以事被黜知鄆州然非其罪懆憤且甚至胙縣一夕卒於驛）

富韓公之薨神宗對輔臣悼惜且曰富弼平生強項今誌其墓者亦必一強項人卿等試揣之已而自曰方今強項者莫如韓維必維爲之（五朝名臣言行錄曰韓維字持國忠憲公之子篤志好學神宗在潛邸英宗命韓魏公擇宮僚用王陶韓維等皆名儒厚德之士）時持國知汝州其弟玉汝在樞密院具聞此語亟遣使報持國曰雖其家以是相囑愼勿許之不然且獲罪先是富氏果以誌屬持國持國與玉汝書曰吾平生受富公厚恩恨未有以報今其家見託義無以辭且已許之不可食言因以獲罪所甘心也卒爲之初持國年幾四十猶未仕會富公鎮幷門以帥幕辟之遂起（東都事畧曰韓縝字玉汝忠憲公子也官至中書侍郎外事莊重所至以嚴稱雖出入將相而寂無功烈厚自奉養清議非之）

韓魏公留守北京李稷以國子博士爲漕頗慢公公不爲較待之甚禮俄潞公代爲留守未至揚言云李稷之父絢我門下士也聞稷敢慢魏公必以父死失教至此吾視稷猶子也果不悛將庭訓之公至北京李來謁坐客次久之公着道服出徐語曰而父吾客也只八拜稷不獲已如數拜之（東都事畧曰徐禧用兵西夏李稷主糧餉永樂城陷圍城俱沒稷贈工部侍郎）

神宗嘗對章惇稱張安道之美問惇識否惇退以告呂惠卿惠卿明日與安道同行入朝告以上語且曰行當大用矣安道縮鼻不對其夕安道適與客坐惇呵引到門謁入安道使謝曰素不相識不敢受謁惇慙怍而退

熈寧初蔡寺丞（名天申丞相挺之子也）察訪京西挾其父勢妄作威福震動一路河南尹李師中轉運使李南公事之甚恭時司馬温公判留司御史臺因朝謁應天院天申獨立一班既報班齊温公呼知班曰引蔡寺丞歸本班知班引天申立監竹木務官富賛善之下天申即日行（蓋朝位儀注以官爲高下朝謁應天院留臺職也）

司馬文正公自在臺閣時不送門狀曰不誠之事所不敢爲

范蜀公（范鎮已見）有子弟赴官乞書諸見朝貴蜀公不許曰仕官不可廣求人知受恩多則難爲立朝

范景仁與趙閱道私好不協熈寧中王介甫執政以景仁時爲異同數訐之於上且曰陛下問趙抃即知其爲人他日上以問閱道閱道對曰鎮是忠臣上問卿何以知其忠對曰嘉祐初仁宗不豫鎮首請立皇嗣以安社稷豈非忠乎既退介甫語閱道曰公不與景仁有隙乎閱道曰不敢以私害公（涑水記聞曰至和中范景仁爲諫官趙閱道爲御史以論陳恭公事有隙）

王荆公與唐質肅（唐介已見）同爲參政議論未嘗少合荆公雅愛馮道嘗謂其能屈力以安人如諸佛菩薩之行一日於上前語及此事唐曰道爲宰相使朝易四姓身事十主此得爲純臣乎荆公曰伊尹五就湯五就桀者正在安人而已豈得非純臣質肅曰有伊尹之志則可荆公爲之變色

王舒王嗜佛書曾子固欲諷之未有以發嘗一日會於南昌少頃潘延之亦至延之談禪王問所得子固熟視之已而又論人物曰某人可秤子固曰弇用老而逃佛亦可一秤舒王曰子固失言也善學者讀其書唯理之求有合吾心者則樵牧之言猶不可廢言而無理周孔所不敢從子固笑曰前言第戲之耳（羅湖野録曰清逸居士潘興嗣字延之初調德化縣尉同郡許瑊拜江州守潘往見之瑊不爲禮遂懷刺歸竟不之官問道於黃龍南禪師獲其印可嘗曰我清世之逸民故自號焉）

孫少述與王荆公最厚荆公當國數年不復相聞及荆公再罷相歸過高沙少述適在亟往造之相見惟勞苦及弔元澤之喪兩公皆自忘其窮達遂留荆公置酒共飯劇談經學抵暮乃散荆公曰退即解舟無

由冉見少述曰如此更不奉謝矣悵悵各有惜別之色人然後知兩公未易測也（老學庵筆記曰孫少述字正之與荆公最厚公別少述詩云應須一曲千回首西去論心有幾人又云子今去此來何時後有不可誰余規其相與如此及公當國數年不相聞人謂二公之交遂絕）

王荆公初叅大政一日因閱晏元獻小詞荆公曰爲宰相何詎作詞平甫曰彼亦偶然自喜而爲爾顧其事業亦不止此時呂惠卿爲館職亦在坐遽曰爲政必先放鄭聲况自爲之乎平甫正色曰放鄭聲不若遠佞人呂大慚（涑水記聞曰王安國常非其兄所爲官西京國子教授任滿至京上以介甫故召上殿時人以爲必除侍講上問以其兄秉政物論如何對曰但恨聚斂太急知人不明耳上默然

不悅由是別無恩命安國嘗力諫其兄以天下恟恟不樂新法恐爲家禍介甫不聽安國哭於影堂曰吾家滅門矣又責曾布以誤惑丞相更變法令布曰足下人之子弟朝廷變法何預足下事安國勃然怒曰丞相吾兄也丞相之父即吾父也丞相殺身破家僇及先人發掘丘壠豈得不預我事也）

呂惠卿之謫詞頭始下劉貢父當草制東坡呼曰貢父平生作劊子今日纔斬人也貢父引疾謁告東坡一揮而就不日傳寫都下紙爲之貴（曲洧舊聞曰紹興初惠卿牽復知江陵到任謝上表云顧惟妄論何裨當日之朝廷徒使煩言有瀆在天之君父或曰觀此一聯其用心憸復如此使其得志必殺二蘇無疑矣蓋當時臺諫論列多子由章疏而謫詞東坡當筆也）

章惇被謫錢勰草詞云硜硜無大臣之體鞅鞅非少主之臣章甚銜之紹聖初召拜首台翰林曾子宣（布）草麻洎庭宣有赤舄几几南山巖巖之語時士大夫語云今則几几巖巖奈硜硜鞅鞅乎未幾錢自吏部尚書責知池州

章子厚在政府一日李邦直欲復唐巾畧子厚曰未消爭競只煩公令嗣帶來畧看蘇子由語張文潛曰廟堂之上詎語肆行在下者安得不風靡

范淳夫（五朝名臣言行錄曰范祖禹字淳夫成都人事神宗哲宗爲太史著唐鑑）嘗語李方叔云（宋史文苑傳曰李豸字方叔其先自鄆徙華豸六歲而孤能自奮立以學問稱嘗以文謁蘇軾於黃州軾謂其筆墨瀾翻有飛砂走石之勢拊其背曰子之才萬人敵也）李文正（李昉已見）有言士人當使王公聞名多而識面少此最名言蓋

寧使王公訝其不來無使王公厭其不去

高宗在徽宗服中用白木椅子錢大主入覲見之曰此檀香椅子耶張婕妤掩口笑曰禁中用胭脂皂筴多相公已有語更敢用檀香作椅子時趙鼎張浚作相（宋史曰張浚字德遠漢州綿竹人紹興中總中外之政天子方厲精克己戒飭宮庭內侍無敢越度事無巨細必以咨浚）

趙鼎在潮五年杜門謝客時事不掛口及移吉陽軍有謝上表曰白首何歸悵餘生之無幾丹心未泯誓九死以不移秦檜見之曰此老倔強猶昔（宋史曰趙鼎字元鎮解州聞喜人紹興中至宰相秦檜畏其逼出知泉州自泉州歸復上書言時政檜忌其復用諷次翁論其

（嘗受僞命乾没都督府錢十七萬緡謫官興化軍論者猶不已責清遠軍節度副使潮州安置）

史彌遠拜相陳晦草制用昆命元龜語倪文節歎曰董賢爲大司馬册文有允執厥中一語蕭咸以爲堯禪舜之文長老見之莫不心懼今制詞所引舜禹揖遜事也天下有如蕭咸者讀之得不大駭乎乃上省牘請貼改麻制詔下分析彌遠除晦殿中侍御史即劾文節藩臣僭論麻制鐫職而罷（宋史曰倪思字正甫湖州歸安人中博學宏詞科累遷著作郎兼翰林權直光宗即位典册與尤袤對掌故事行三制並宣學士上欲試思一夕併草除公師四制訓詞精敏在廷諷歎）

金人來取趙彬等三十人家屬詔歸之時洪皓曰昔韓起謁環于鄭鄭小國也能引義不與金既限淮官屬皆吳人宜留不遣蓋慮知其虛實也彼方困於蒙兀姑示強以嘗中國若遽從之謂秦無人益輕我矣檜變色曰公無謂秦無人（宋史曰洪皓字光弼番易人少有奇節慷慨有經畧四方志假禮部尚書爲大金通問使黏罕迫仕劉豫皓不從流遞冷山悟室銳意南侵曰孰謂海大我力可乾但不能使天地相拍爾皓曰兵猶火也弗戢將自焚自古無四十年用兵不止者又數言所以來爲兩國事既不受使乃令深入敎小兒非古者待使之禮悟室發怒曰汝作和事官而口硬如許謂我不能殺汝耶皓曰自分當死顧大國無受殺行人之名願投之水以墜淵爲名可也悟室義之而止）

元兵大入賈似道當國以去要君時度宗初即位呼爲師相至涕泣拜留之江萬里時爲參政以身披帝云自古無此君臣禮陛下不可拜似道不可復言去似道不知所爲下殿舉笏謝萬里曰微公似道幾爲千古罪人（宋史曰江萬里字子遠都昌人少神雋有鋒穎入太學有文聲理宗在潛邸嘗書其姓名几硯間召試館職遷右正言爲侍御史器望清峻論議風采傾動一時帝眷注尤厚度宗朝官至參知政事）

至元中程文海薦宗臣二十三人以謝枋得爲首時行省奉詔起之執手相勞勉枋得謝曰上有堯舜下有巢由枋得名姓不祥不敢赴詔（宋史曰謝枋得字君直信州弋陽人讀書五行俱下一覽終身不忘寶祐中對策極詆丞相董槐與宦官董宋臣中乙科官至權工部侍郎宋亡見福建行省參政魏天祐傲岸不爲禮與之言不對天祐怒強之而北至京問謝太后欑所及瀛國所在再拜慟哭遷憫忠寺見壁間曹娥碑泣曰小女子猶耳吾豈不汝若哉留夢炎使醫持藥雜米飲進之枋得曰吾欲死汝乃欲生我耶棄之於地不食而死）

胡沙虎弒衛紹王立宣宗一時朝臣皆言衛王失道天命絶之虎實無罪且有推戴之功獨張行信抗章言之不報舉朝遂以爲諱後史官謂賈益謙經事衛王宜知其事時益謙居鄭州乃遣編修一人就鄭訪之益謙慷慨言曰知衛王莫如我然我聞海陵被弒大定間禁近能暴海陵醜惡者輒得美仕故當時史官多所附會衛王爲人勤儉愼惜名器較其行事中材不及吾唯知此而已設欲飾吾言以實其罪吾亦

何惜餘年（金史曰賈益謙字彦亨沃州人大定中歷仕州郡以能稱累官尚書左丞）

廉希憲嘗有疾帝累遣醫診視醫言須用沙糖作飲北土糖最艱得家人求於外阿合馬與之二斤且致密意希憲却之曰使此物果能活人吾終不以奸人所與求活也（元史曰廉希憲字善甫布魯海涯子也幼魁偉舉止異凡兒篤好經史手不釋卷一日方讀孟子聞召急懷以進世祖問其說遂以性善義利仁暴之旨爲對世祖嘉之目曰廉孟子由是知名）

元世祖一日命廉希憲受戒於國師對曰臣已受孔子戒上曰汝孔子亦有戒耶希憲曰爲臣當忠爲子當孝孔子之戒如是而已上稱善

賈居貞爲左司郎中劉秉忠奏除參知政事居貞辭曰他日必有由郎官援例求執政者將何以處之執不肯拜（元史曰賈居貞字仲明真定獲鹿人十五汴京破奉母居天平世祖知其賢俾監築上都城授左司郎中從帝北征每陳說資治通鑑雖軍中未嘗廢書一日帝問郎俸幾何居貞以數對帝謂太薄敕增之居貞辭曰品秩宜然不可以臣而紊制）

初迎帝師至京有旨令朝臣一品以下皆乘白馬郊迎大臣俯伏進觴帝師不爲動孛术魯翀時爲國子祭酒舉觴立進曰帝師釋迦之徒天下僧人師也余孔子之徒天下儒人師也請各不爲禮帝師笑而起舉觴卒飲衆爲之慄然

趙承旨（趙孟頫已見）初至京會詔集百官於刑部議法衆欲計至元鈔二百貫贓滿者死承旨抗言其非或以承旨年少初自南方來譏國法不便意頗不平責承旨曰今朝廷行至元鈔故犯法者以是計贓論罪汝以爲非豈欲阻格至元鈔耶承旨曰法者人命所係議有輕重則人不得其死孟頫奉詔與議不敢不言今中統鈔虛故改至元鈔謂至元鈔終無虛時豈有是理公不揆於理欲以勢相陵可乎其人有愧色（元史旨議曰始造鈔時以銀爲本虛實相權今二十年間輕重相去至數十倍故改中統爲至元又二十年後至元必復如中統使民計鈔抵法疑於太重古者以米絹民生所須謂之二實銀錢與二物相權謂之二虛四者爲直雖升降有時終不大相遠也以絹計贓最爲適中況鈔乃宋時所創施於邊郡金人襲而用之皆出於不得已廼欲以此斷人死命似不足深取也）

王虎臣言平江路總管趙全不法世祖命虎臣往按葉李執奏不宜遣虎臣帝不聽趙承旨進曰趙全固當問然虎臣前守此郡多強買人田縱賓客爲姦利全數與爭虎臣怨之虎臣往必將陷全事縱得實人亦不能無疑帝悟乃遣他使（遂昌山人雜錄曰吳守趙全繼除杭吳民泣送不忍捨時浙省以宗室大臣鎮之待憲臣如司屬全不勝折辱竟卒於杭時人擬以趙廣漢）

世祖嘗與趙承旨共論葉李留夢炎優劣承旨退語奉御徹里曰帝論賈似道誤國責留夢炎不言桑哥

罪甚於似道而我等不言他日何以辭其責然我䟽遠之臣言必不聽侍臣中讀書知義理慷慨有太節又爲上所親信無踰公者夫捐一旦之命爲萬姓除殘賊仁者之事也公必勉之既而徹里至帝前數桑哥罪惡帝怒命衛士批其頰血涌口鼻委頓地上少間復呼而問之對如初時大臣亦有繼言者帝遂按誅桑哥罷尚書省大臣多以罪去（元史曰前史官楊載稱孟頫之才頗爲書畫所掩知其書畫者不知其文章知其文章者不知其經濟之學人以爲知言云）

呂思誠爲浙西廉訪僉事時南臺御史大夫達識帖木邇與江浙省臣有隙嗾思誠劾之思誠曰吾爲天子耳目不爲臺臣鷹犬也不聽（元史曰呂思誠字仲實平定州人母馮氏夢一丈夫趨而揖曰我文昌星也寤而生思誠目有神光見者異之及長從蕭𣂏學治經試國子伴讀累官國子祭酒中書左丞）

吾子行（吾衍已見）遇人巧宦善富如蟲蛆臭腐將噬染己避去惟恐不速

張士誠據有吳中江南名士多往依之所不可致者唯楊廉夫一人一日聞其來吳使人要於路廉夫不得已乃一至賓賢館時元主方以龍衣御酒賜士誠士誠聞廉夫至甚喜即命飲以御酒酒未半廉夫作詩曰山中歲歲烽煙起海上年年御酒來如此烽煙如此酒老夫懷抱幾時開士誠得詩知廉夫不可屈不敢強也

張士誠弟士信聞倪元鎮善畫使人持絹侑以重幣欲求其筆元鎮怒曰倪元鎮不能爲王門畫師即裂去其絹

何氏語林卷之十三

何氏語林卷之十四

華亭何良俊元朗撰　幷註

雅量第七

昔鄙夫爭一簞食聞堯讓天下而非之仲尼厄於陳蔡臣坐鼓琴子路愠見而弗是也夫苟能人我皆冥則無物不遺知有生皆幻則何險不夷此亦難與拘見褊心者道也

有客薦士於王仲回（王丹已見）仲回舉之後所舉者陷罪仲回坐以免客慙懼自絕仲回終無所言尋復徵爲太子太傅乃呼客謂曰子之自絕何待丹之薄也不爲設食以罰之相待如舊

公沙穆居建城山中依林阻爲室獨宿無侶時暴風震雷有聲於外呼穆者三穆不與語有頃呼者自牖而入音狀甚怪穆誦經自若終亦無他（聖賢羣輔錄曰公沙穆北海名士也）

張然明進屯長城時休屠各及朔方烏桓並同反叛燒度遼將軍門引屯赤阬煙火相望兵衆大恐各欲亡去然明安坐帷中與弟子講誦自若軍士稍安（范曄後漢書曰張奐字然明敦煌酒泉人少遊三輔師事太尉朱寵學歐陽尚書舉賢良對策第一擢拜議郎遷安定屬國都尉正身絜己威化大行遷使匈奴中郎將）

文舉在青州（范曄後漢書曰融在北海六年劉備表爲青州刺史）爲袁譚（袁紹子）所攻流矢雨集矛戟內接孔隱几安坐讀書論義自若

諸葛武侯與司馬宣王（晉紀曰司馬懿字仲達河內溫人猜忌多權數魏武聞其有狼顧相召使前行令反顧面正向後而身不動又嘗夢三馬同食一槽甚惡焉謂太子丕曰司馬懿非人臣也必與汝家事太子素與帝善每相全佑　聖賢羣輔錄曰河內司馬懿仲達潁川陳羣長文譙朱鑠彥才濟陰吳質季重爲魏文帝四友）治軍渭濱克日交戰宣王戎服蒞事使人視武侯獨乘素輿葛巾毛扇指麾三軍隨其進止宣王歎曰諸葛君可謂名士矣

曹公聞周公瑾年少俊才謂可以說動密下揚州遣九江蔣幹（江表傳曰幹有容儀以才辯見稱獨步江淮之間莫與爲對）布衣葛巾自託私行以詣公瑾公瑾出迎立謂幹曰子翼良苦遠涉江湖爲曹氏作說客也幹曰與卿州里中間別隔遙聞芳烈故來叙闊幷觀雅規而云說客無乃逆詐乎公瑾曰吾雖不及夔曠聞絃賞音足知曲也因延幹入爲設酒食後三日公瑾引幹偏觀營壘倉庫及軍資器仗復還張燕示以侍者服飾珎玩之物因謂幹曰丈夫處世一遇知己外托君臣之義內結骨肉之恩言行計從禍福共之假使蘇君更生酈叟復在吾猶拊其背而折其辭豈足下幼生所能移乎幹

侄笑終無所言幹稱公瑾雅量非言辭所間中州之士亦以此多之

許司徒喪子（蜀志曰許靖字文休汝南平輿人避亂交阯依太守士燮劉璋遣使招靖靖入蜀璋以爲廣漢太守先主爲漢中王拜太傅靖年逾七十愛樂人物誘納後進清談不倦丞相諸葛亮皆爲之拜）董休昭（董允已見）與費文偉欲共會其葬所休昭白其父掌軍請車（蜀志曰董和字幼宰南郡枝江人劉璋時爲益州太守先主定蜀爲掌軍中郎將與武侯並署大司馬府事獻可替否共爲交歡和外牧殊域內幹機衡二十餘年死之日家無儋石之財亮教與羣下曰夫參署者集衆思廣忠益也若遠小嫌難相違覆曠闕損矣違覆而得中猶棄弊蹻而獲珠玉然人心苦不能盡惟徐元直處茲不惑又董幼宰參署七年事有不至至于十反來相啓告苟能慕元直之十一幼宰之殷勤有忠於國則亮可少過矣）掌軍遣開後鹿車給

之休昭有難載之色文偉便從前先上及至喪所諸葛亮及諸貴人悉集車乘甚鮮休昭猶神色未泰文偉晏然自若持車人還掌軍問之知其如此謂休昭曰吾常疑汝於文偉優劣未別也自是吾意了矣

諸葛武侯亡後以蔣公琰録尚書事時新喪元帥遠近危悚公琰拔自庶品處群僚之右既無戚容又無喜色神守舉止有如平日衆望漸服（蜀志曰蔣琬字公琰零陵湘鄉人隨先主入蜀除廣都長先主至廣都琬衆事不理時又沉醉將加罪戮丞相請曰蔣琬社稷之器非百里之才其爲政以安民爲本不以修飾爲先願主公察之先主雅敬亮乃不加罪）

蔣公琰在大司馬府東曹掾楊戲素性簡略公琰與語不時應答（蜀志曰楊戲字文然犍爲武陽人與巴西程祁巴郡楊汰蜀張表並知名丞相亮深識之辟爲主簿亮卒蔣琬請爲治中從事史嘗著漢季輔臣頌）或構戲於公琰曰公與戲語而不見應其慢上殊甚公琰曰人心不同各如其面面從後言古人所戒也文然欲贊吾是耶則非其本心欲反吾言則顯吾之非是以默然是文然之快也乃更以爲慢耶（蜀志曰又督農楊敏曾毀琬曰作事憒憒誠非及前人或以白琬主者請推治琬曰吾實不如前人無可推也主者重白據聽不推則乞問其憒憒之狀琬曰苟其不如則事不當理事不當理則憒憒矣復何問耶）

魏軍次于興平蜀假費文偉節督師往禦（蜀志曰費禕字文偉江夏鄳人游學益土與汝南許叔龍南郡董允齊名丞相請爲參軍代蔣琬爲尚書令　費禕別傳曰職

國多事公務煩猥禕識悟過人每省讀書記舉目暫視已究其意旨其速數倍於人終亦不忘常以朝晡聽事其間接納賓客飲食嬉戲加之博奕每盡人之歡事亦不廢董允爲尚書令欲斆禕之所行旬日之中事多愆滯歎曰人才力相縣若此吾聽事終日猶有不暇爾）光禄大夫來敏至文偉許別就求圍棊于時羽檄交馳嚴駕已訖文偉與敏留意對戲色無厭倦敏曰聊觀試卿耳信自可人必能辦賊者文偉至賊軍遂退（蜀志曰來敏字敬達義陽新野人父豔漢司空敏涉獵書籍善左氏春秋尤精倉雅訓詁先主署典學校尉與孟光皆以樞機不慎數見貶削然敏東宮舊恩特加優待後爲執慎將軍欲令以官自警）

范孝敬在武昌自造冢名長室時與賓客作鼓吹入中晏飲（吳録曰范愼字孝敬廣陵人竭忠知己之君纏綿三益之友時人榮之後爲侍中出補武

（吕左部督孫皓移都甚憚之詔曰愼勳德俱茂朕所敬憑宜登上公以副衆望以爲太尉愼自恨久爲將遂託老耄軍士戀之舉營爲之隕涕）

夏侯太初（夏侯玄已見）格量弘濟臨斬東市顏色無異舉動自若

阮德如嘗於厠見鬼長丈餘色黑而眼大着皂單衣平上幘去之咫尺德如心定徐笑語之曰人言鬼可憎果然鬼赧愧而退

嵇中散（嵇康已見）嘗於夜中燈火下彈琴有一人入室初來時面甚小斯須轉大遂長丈餘顏色甚黑單衣草帶嵇熟視既久乃吹火滅曰耻與魑魅爭光

山巨源無所標明淳深淵默人莫見其際而其器亦入道故見者莫能稱謂而服其偉量

魏陽元（王隱晉書曰魏舒字陽元任城人幼孤爲外氏甯家所養甯氏起宅相者曰當出貴甥外祖毋意以咸氏甥小而惠謂應相也舒曰當爲外氏成此宅相少名遲鈍叔父衡使守水碓每言舒堪八百戶長我願畢矣舒不以介意身長八尺二寸不修常人近事少工射著韋衣入山澤每獵大獲爲後將軍鍾毓長史）爲鍾毓後將軍長史（魏書曰鍾毓字稚叔潁川長社人相國繇長子十四爲散騎侍郎機捷談笑有父風仕至車騎將軍）毓每與參佐射陽元嘗爲畫籌後遇朋人不足以陽元消數毓初不知其善射陽元容範既極閑雅兼發無不中舉坐莫敵毓謝而歎曰吾之不足以盡卿材有如此射矣

魏陽元子既先殞朝野咸謂陽元悲必過慟陽元退而歎曰吾不及莊生遠矣豈以無益自損乎遂不復哭（王隱晉書曰魏舒子混字延廣清惠有才行爲太子舍人年二十七先舒卒）

阮千里善彈琴（名士傳曰阮瞻字千里夷任少嗜欲不修名行自得於懷讀書不甚研求而識其要仕至太子舍人）人聞其能多往聽之千里不問貴賤長幼至輒與彈神氣沖和不知向人所在内兄潘安仁常令鼓琴終日達夜曾無忤色（晉陽秋曰潘岳字安仁滎陽人夙以才穎發名善屬文清綺絕世蔡邕未能過也仕至黃門侍郎爲孫秀所害）

夏仲御母病危篤常詣洛市藥（晉書曰夏統字仲御會稽永興人幼孤貧養親以孝聞睦於兄弟每採梠求食或至海邊拘螊蝛以資養雅善談論宗族勸之仕曰卿清亮質直可作郡綱紀與府朝接自當顯至統悖然曰諸君待我至此乎使統屬太平之時當與元凱評議出處遇濁代念與屈生同汙共泥若汙隆之間自當耦耕沮溺豈有辱身曲意於郡府之間乎聞君之談不覺寒毛盡戴白汗言者大慙統自此不與宗族相見從父敬寧祠先人迎女巫章丹陳珠並有國色莊服甚麗善歌舞又能隱形匿影甲夜之初撞鐘擊鼓間以絲竹統諸從兄弟欲往觀共紿之曰從父疾病得瘳欲因其祭祀往賀之卿可俱行乎統入門忽見丹珠輕步佪儛靈談鬼笑統驚愕而走破藩直出歸責諸人曰昔淫亂之俗興衛文公爲之悲惋螮蝀之氣見君子尚不敢指季桓納齊女仲尼載馳而退子路見夏南憤恚而忼愾吾常恨不得頓叔向之頭陷華父之眼柰何迎此妖物夜與游戲放傲逸之情縱奢淫之行亂男女之禮破貞高之節也遂隱床上被髮而卧不復言衆踧踖即退遣丹珠）會三月上巳洛中王公已下方軌連軫共至南浮橋邊禊男則朱服耀路女則錦綺粲爛仲御時在船中曝所市藥雖

見此輩穩坐不揺賈公閭望見竒之顧相與語（晉諸公贊曰賈充字公閭襄陵人父逵豫州刺史充起家爲尚書遷廷尉聽訟稱平晉受禪封魯公有才識明達治體加善刑法與裴楷共定科令蠲除密網以爲晉律）遣問船中安坐者爲誰仲御不應重問徐乃答曰會稽北海間民夏仲御

謝幼輿（晉陽秋曰謝鯤字幼輿陳郡人父衡晉碩儒鯤性通簡好老易善音樂以琴書爲業避亂江東王敦引爲長史）初至東海王越太傅府坐家僮取官稱除名于時在事諸人並以謝初登宰府便遭黜辱深爲之恨謝聞之方清歌鼓琴不以屑意時人服其遠暢（晉書曰東海王越字元超高密王泰之次子少有令名謙虛持布衣之操爲中外所宗）

劉越石爲胡騎所圍數重（王隱晉書曰劉琨字越石中山魏昌人祖邁有經國才父蕃光祿大夫琨少稱儁朗累遷尚書右丞迎大駕於長安以勳封廣武侯出爲并州刺史爲段日磾所害）城中窘迫無計劉始夕乘月登樓清嘯胡賊聞之皆悽然長歎中夜吹奏胡笳賊皆流涕人有懷土之切向曉又吹賊并起圍奔去或云是劉王喬（曹嘉之晉紀曰劉疇字王喬彭城人父訥司隸校尉疇善談名理有重名永嘉中爲閻鼎所害）

桓宣武止新亭大陳兵衛呼謝太傅王中郎前欲於坐害之王入失厝倒執手板流汗霑衣謝神姿舉動不異常日舉目徧歷左右衛士從容語曰安聞諸侯有道守在四夷明公何有壁間著阿堵輩桓笑曰正自不能不爾於是矜莊之色頓盡命左右促晏行觴

笑語移日（桓温謝安王坦之並已見）

郄嘉賔嘗三伏之月詣謝公時炎暑熏赫諸人雖復當風交扇猶沾汗流離謝着故絹衣食熱白粥宴然無異郄曰非公幾不堪此（嘉賔郄超小字　晉中興書曰郄超字景興高平人司空愔之子卓犖不覊有曠世之度累遷司徒左長史）

孟嘉爲桓宣武征西叅軍九日宣武宴龍山寮佐畢集時佐吏並著戎服有風至吹嘉帽落嘉不之覺宣武使左右勿言以觀其舉止嘉良久如廁宣武令取還之命孫盛作文嘲嘉著嘉坐處嘉還見即答之其文甚美四坐嗟異（孫盛已見　陶靖節征西長史孟府君傳曰君諱嘉字萬年江夏鄂人曾祖宗以孝行稱仕吳司馬祖揖元康中爲廬陵太守宗葬武昌新陽縣子孫家焉遂爲縣人君少失父奉母與二弟居娶大司馬長沙桓公陶侃第十女閨門孝友人無能間鄉閭稱之冲默有遠量弱冠儔類咸敬之）

王子敬夜齋中卧有群偷入其室盜物都盡王徐曰偷兒青氊我家舊物可特置之（王獻之別傳曰獻之字子敬祖曠淮南太守父羲之右將軍獻之咸寧中詔尚餘姚公主遷中書令）

羊敬元（羊欣已見）在隆安中見晉室漸亂優游私門不復進仕會稽王世子（元顯）每使羊書常辭不奉命元顯怒乃以爲其後軍府舍人此職本用寒士羊意貌恬然不以高卑見色論者稱焉

王江州（王弘已見）欲識陶淵明不能致淵明嘗往廬山王令淵明故人龐通之齎酒具於半道栗里要之淵明有脚疾使一門生二兒轝籃輿既至欣然便共飲酌俄頃王至亦無忤也

徐羨之起自布衣直以局度超居廊廟朝野推服咸謂有宰臣之望沉密寡言不以憂喜見色頗工弈棊觀戲常若未解當世倍以此推之嘗與謝晦傅亮宴聚晦亮才學辯博羨之風度詳整時然後言鄭鮮之歎曰觀徐傅言論不復以學問爲長（沈約宋書曰鄭鮮之字道子滎陽開封人高祖渾魏將作大匠曾祖襲大司農父遵尚書郎襲初爲江乘令因居縣境鮮之下帷讀書絕交遊之務初爲栢偉輔國主簿歷官尚書右僕射）

宋明帝賜王景文死勑至之夜景文在江州方與客棊看勑訖置在局下神色恬然爭刼竟斂子納奩畢徐言奉勑見賜以死方以勑示客因舉賜鴆謂客曰此酒不可相勸遂仰飲而絕（王彧已見）

沈昭畧與徐孝嗣諸人同賜死於華林省時昭畧言笑自若了無懼容孝嗣語昭畧曰見卿使人思夏侯太初昭畧曰明府猶憶夏侯便是方寸不能都豁下官見龍逢比干欣然相對霍光脫問明府今日之事當何辭答之耶孝嗣不能對

張黃門出爲封溪令廣越嶂險獠賊執張將殺食之張神色不動方作洛生詠（張融已見南齊書曰帝寵姬殷淑妃薨建齋僚佐襯者多至一萬融獨注襯百錢帝怒曰融殊貧當序以佳祿出爲封溪令）

齊高宗廢鬱林領兵入殿左右驚報謝侍中（謝瀹已見）謝與客圍棊每下子輒云其當有意竟局乃還齋臥終不問外事

豫章王北宅後堂宴集沈率（沈文季已見）與褚太宰（褚淵已見）並善琵琶酒酣太宰取樂器作明君曲沈便下席大唱曰沈文季不能作技兒豫章曰此故當不損仲容之德太宰顏色無異

褚太宰宅嘗失火烟焰甚逼左右驚擾太宰神色怡然索轝來徐去

哀太子甚有器度爲侯景所憚一日賊黨稱景命召太子太子方講老子將欲下床而刑人掩至太子顏色不變徐曰久知此事嗟其晚耳刑者欲以衣帶絞之太子曰此不能見殺乃指繫帳竿下繩命取絞之而絕（梁書曰哀太子字仁宗太宗嫡長子也太宗即位立爲皇太子性寬和兼神用端嶷爲賊所害時年二十八）

韋敬遠子在隨州物故孝寬子總復於幷州戰沒一日之中凶問俱至家人相對悲慟敬遠神色自若徐

語之曰死生命也去來常事亦何足悲援琴撫之如舊

齊晉陽陷没王叔朗與同志避周兵（北史曰王晞字叔朗小字沙彌北海劇人淹雅有器度好學不倦美容儀有風則齊亡周武帝以爲儀同大將軍）王温酒服膏曾不一廢每未肯即去同侶尤之王曰莫我尤我行事若不悔久作三公矣

李密據洛口署李玄道爲記室密敗爲王世充所執衆懼不能寐玄道曰死生有命非憂能了寢甚安及見世充辭色不撓世充用爲著作佐郎（劉昫唐書曰李玄道隴西人貞觀中爲常州刺史在職清簡百姓安之）

吐谷渾與党項寇邊時柴紹討之虜據高射紹軍矢下如雨士衆失色紹安坐遣人彈胡琵琶使二女子對舞虜異之休射縱觀紹伺其懈以精騎從後掩擊虜衆大潰（劉昫唐書曰柴紹字嗣昌晉州臨汾人趫捷有勇力任俠聞於關中高祖妻之以女即平陽公主也義旗建累功封霍國公）

劉禕之坐賜死既沐浴而神色自若命其子草謝死表其子哀號將絶不能書監刑者催逼之禕之乃自操紙援筆即成辭理懇至見者無不傷痛（唐詩紀事曰劉禕之字希美常州人與孟利貞高智周郭正一俱有名號劉孟高郭上元中與元萬頃等召入禁中論次新書高宗密與參決時政以分宰相權時謂北門學士武后時賜死）

李昭德爲內史婁師德爲納言相隨入朝師德體肥行緩李顧待不即至乃發怒曰叵耐殺人田舍漢師德聞之徐笑曰師德不是田舍漢更阿誰是（大唐新語曰婁師德弟拜代州刺史將行謂之曰吾以不才位居宰相汝今又得州牧叨據過分人所嫉也將何以全先人髮膚弟長跪曰自今雖有唾某面者某亦不敢言但拭之而已以此自勉庶免兄憂師德曰此適所謂爲我憂也夫前人唾者發於怒也汝今惡其唾而拭之是逆前人怒也唾不拭將自乾何若笑而受之武后之年竟保寵祿率是道也）

婁師德樸忠沉厚心無適莫狄仁傑（已見）入相師德舉之及爲同列仁傑頗輕師德頻擠之外師德知而不憾則天覺之嘗問仁傑曰婁師德知人否仁傑對

曰臣嘗同官未聞其知人則天曰朕之用卿師德所薦安可謂不知人仁傑大慙而退歎曰婁公盛德我爲其所容

婁師德在夏官注選選者就按閱簿師德曰容我擇之選者不去乃灑筆曰墨汁爾

則天朝旱澇輙閉坊市南門以禳之宰相楊再思晨入朝值一重車將牽出西門峻而又滑馭者叱牛不前乃罵曰一群癡宰相不能和得陰陽而閉坊門遣我匪行如此辛苦再思徐謂之曰你牛亦自弱不得嗔他宰相（劉昫唐書曰再思鄭州原武人證聖初鳳閣侍郎巧佞邪媚能得人主微旨恭慎畏）

（忌未嘗忤物或曰公名高位重何爲屈折如此再思曰世路艱難直者受禍苟不如此何以全身）

魏元忠（已見）微時家止一婢廚中方爨出外汲水還見老猿爲其守火婢驚白元忠元忠曰猿恐我乏使能爲我爨不亦善乎後亦無他

陸兗公（陸象先已見）爲同州刺史有家僮過參軍不下馬參軍怒責其事鞭背見血入白兗公曰卑吏犯某請去官公從容謂曰奴見官人不下馬打也得不打也得官人打了去也得不去也得參軍不測而退

韋斌責蘄春時李鄴侯（李泌已見）以處士放逐中夜同宴屢聞鴟音韋流涕鄴侯曰此聲人以爲惡苟以好音聽之則無足悲請飲酒不聞鴟音者浮以大白坐客皆企其聲終夕不厭（劉昫唐書曰韋斌京兆萬年人父安石景雲初宰相斌容止嚴厲有大臣體與兄陟齊名天寶末掌文誥李林甫構陷貶巴陵太守）

杜兼誣奏李藩搖動軍中德宗密勑杜佑殺之杜素重藩旬日不忍發因引藩共談內典遂及因報之説信有之不藩曰信然杜曰審如此君應遇事無恐因出詔示藩藩覽之無動色杜言君慎勿出口吾已密論持百口保君矣德宗怒不解追藩赴闕及召見望其儀形曰此豈作惡事人耶除校書郎（李藩杜佑已見劉昫唐書曰杜兼京兆人宰相正倫五代孫性浮險矜氣爲濠州刺史甚恣凶威參軍韋賞判官陸楚以論事忤兼兼誣奏二人扇動軍中忽有制使至兼呼韋賞陸楚出宣制杖殺之賞進士擢第楚象先之孫皆名家有士林之譽無罪受戮天下冤之又誣奏李藩將殺之故兼所至人側目焉）

陽城（已見）召爲諫議大夫見諸諫官紛紜言事細碎無不聞達天子厭苦之城方與二弟痛飲人莫窺其涯際有謁城者城引之與坐輒強以酒客辭城輒自飲客不得已乃與城酬酢或客先醉仆於席上或城先醉臥客懷中竟不聽客語

裴晉公（裴度已見）不信術數每語人曰雞猪魚蒜逢着則喫生老病死時至則行

靖安李少師雖居貴位不以威重隔物與賓僚飲宴談笑曲盡布衣之歡亦不記人過失嘗一日宴散有人言昨飲大歡公曰今日言歡則明前之不歡無好惡一不得言（胡三省通鑑注曰李宗閔居靖安坊當時人因以稱之）

處士丁重有人倫一日見于琮語路巖曰其比不熟識于侍郎今日見之風儀秀整禮貌謙挹如百斛重器所貯尚空其半安得不益於祿位哉苟踰月不居廊廟則某無復更至門下矣其後旬浹于果登台鉉（劉昫唐書曰于琮給事中敖之子落拓有大志駙馬鄭顥以器度奇之後尚廣德公主累踐臺閣揚歷藩府黃巢犯京師起琮爲相義不受命爲賊所害　路巖字魯瞻陽平冠氏人方鎮交辟久之方就數年間至中書舍人）

司空表聖（司空圖已見）頃爲壽藏故人來者引置壙中賦詩對酌人或難之表聖曰達人大觀幽顯一致非止暫遊此中公何不廣耶

鄭仁誨初事唐將陳紹光紹光恃勇使酒嘗乘醉抽劒將傳刃於仁誨左右無不奔避仁誨端坐以俟畧無懼色紹光擲劒於地曰汝有此器度必當享人間富貴後仁誨果至樞極（五代史記曰鄭仁誨字日新太原晉陽人初事唐將陳紹光周太祖爲樞密召仁誨用之累官內客省使謙謹好禮不自矜伐爲士大夫所稱）

馮道（已見）與趙上交王度迎劉贇爲漢嗣既而周太祖已副推戴左右知事變欲殺道等上交度惶怖不知所爲惟道偃仰自適畧無懼色（續世說曰道微時嘗賦詩云終聞海岳歸明主未省乾坤陷吉人至是其言驗矣）

江南孫晟使周世宗待之甚厚召見飲以醇酒問以唐事晟但言唐主畏陛下神武事陛下無二心及得唐主蠟書誘邊將李重進皆誘毀反間之詞帝大怒責晟以所對不實晟正色抗辭復問唐虛實又默然不對送軍巡院更使曹翰從容問之終不言翰乃曰有勅賜相公死晟神色怡然索袍笏整衣冠南向拜曰臣謹以死報乃就刑（馬令南唐書曰孫晟一名鳳密州人好學有文辭尤工於詩少爲道士居廬山簡寂宮後易儒服謁唐莊宗于鎮州用爲著作郎天成中奔吳烈祖得晟甚喜以爲右僕射後周世宗征淮元宗懼遣禮部尚書王崇質副晟奉表入周）

江南李氏太弟景遂嘗與官僚宴集賛善大夫張易有所規諫景遂方與客傳玩玉杯弗之顧易怒曰殿下重寶而輕士取杯抵地碎之衆皆失色景遂但歛容謝過（鄭文寶南唐近事曰張易爲太弟賓客方雅真率而好乘醉凌人嘗侍宴昭愛宮儲后特所愛玉杯親酌易酒捧玩勤至有不顧之色易張目排座抗音而讓曰殿下輕人重器不止虧損至德恐乖聖人慈儉之旨言訖碎玉杯於殿柱一座失色儲后避席而謝之）

呂文穆不記人過初叅政事入朝堂有朝士於簾內指之曰此子亦叅政耶文穆佯爲不聞而過同列令詰其官位姓名文穆遽止之朝罷同列猶不能平悔不窮問文穆曰若一知其姓名則終身不復能忘固不如毋知也不問之何損時人服其量（東都事畧曰呂蒙正字聖功河南人舉進士第一累官叅知政事李昉罷相以蒙正爲中書侍郎平章事寛簡有重望以直道自持趙普開國元老蒙正晚出同在相位普甚推許之封許國公謚文穆）

何良俊曰夫以韓魏公之偉度猶不能忘李師中然則知人之過而能不記者唯太上忘情耳下此而曰我忘之者其欺人亦已甚矣故於此不但見文穆寛中又有以知其無隱情也

李公沆秉鈞日有狂生叩馬獻書歴詆其短李遜謝曰俟歸家當得詳覽狂生遂發訕怒隨公馬後肆言

[illegible]居大位不能康濟天下又不能引退久妨賢路寧不愧於心乎公但於馬上踧踖再三曰屢求退以主上未賜允終無忤也

李文靖（李沆已見）所居陋巷廳事無重門頽垣敗壁不以屑慮堂前藥欄壞夫人戒守舍者勿葺以試公公經月終不言夫人以語公公笑謂其弟（維）曰豈可以此動吾一念哉

向敏中拜右揆（東都事畧曰向敏中字常之開封人沉毅開濟識大體深爲人主所知祥符中拜中書門下平章事天禧元年進右僕射）宣麻日李昌武在翰林當對上謂之曰朕自即位已來未嘗除僕射今日有此殊命敏中應甚喜門下賀客必多卿往觀之明日却對來勿言朕意也向歸昌武往候見門闌悄無人昌武徑入見之徐賀曰今日聞降麻士大夫莫不懽慰朝野相慶公但唯唯又言自上即位未嘗降端揆此非常之命自非勲德隆重眷倚殊越何以有此公復唯唯終未測其意又歷陳前代爲僕射者勲勞德業之盛禮命之重公亦唯唯卒無一言旣退復使人至庖厨中問今日有無親戚賓客飲食燕會亦寂無一人明日昌武具以所見對上笑曰向敏中大耐官職（宋史曰李宗諤字昌武文正公昉之子第進士授校書郎初昉居三館兩制之職宗諤不數年皆踐其地風流

（[illegible]藏書萬卷內行淳至事繼母符氏以孝聞）

王太尉（王旦已見）局量寛厚人不見其喜怒飲食有不精潔但不食而已家人欲試其量以少埃墨投羹中公惟啖飯問其何以不食羹曰我偶不喜肉一日又墨其飯公視之曰吾今日不喜飯可且具粥

王文正公子弟嘗愬於公曰庖肉爲饔人所私食肉不飽公曰汝輩人料肉幾何曰一斤今但得半斤食其半爲饔人所廋公曰盡一斤可得飽乎曰盡一斤固當飽曰此後人料一斤半

王文正公嘗宅門壞主者撤屋新之暫於廊廡下啓一門以出入公至側門門低據鞍俯伏而過都不問門畢復行正門亦不問

王文正家有控馬卒歲滿辭公公問汝控馬幾時曰五年矣公曰吾不省有汝旣去復呼回曰汝乃某人乎於是厚贈之乃是逐日控馬但見背未嘗視其面因去見其背方省是此人

丁晉公（丁謂已見）謫朱崖後許於光州居住流落貶竄十五年髭鬢略無班白人服其量

丁晉公在光州親知皆會至食不足轉運使表聞有旨給京東房錢一萬貫爲其子（珙）數月呼博而盡臨

終前半月已不食但焚香危坐默誦佛書以沉香煎湯時呷少許臨化之際神識不亂奄然而逝能榮辱兩忘大變不怛當時稱為異人

仁宗久病廢朝一日康復思見執政坐便殿促召二府呂許公聞命移刻方赴召比至中使數促公同列亦贊公速行公愈緩步既見上曰久病方平喜與公等相見何遲遲其來公從容奏曰陛下不豫中外頗憂一旦聞忽召近臣臣等若奔馳以進慮人驚動爾上以為得輔臣之體（龍川志曰王沂公知制誥朝望日重一日至中書見王文正公公問君識一呂夷簡否沂公曰不識也文正曰此人異日與舍人對秉鈞軸沂公曰何以知之曰吾亦不識但以其奏請得之沂公曰奏請何事曰如不稅農器等數事卒與沂公並相）

景德中河北用兵車駕欲幸澶淵中外之論不一獨寇忠愍（寇準已見）贊成上意乘輿方渡河虜騎充斥城下人情恟恟上使人微覘忠愍方酣寢於中書鼻息如雷人以其一時鎮物比之謝安

呂許公（呂夷簡已見）執政范文正屢攻其短坐落職知饒州後呂再入相言於仁宗曰仲淹賢者朝廷將用之豈可但除舊職遂除龍圖閣直學士經畧陝西上以許公為長者文正面謝曰曏以公事忤相公不意乃爾奬拔許公曰豈復以前事為念

宋元憲與弟景文未第時貧甚因依外家就學安陸冬至召同人飲元憲語客曰至節無以為具獨有先人劍鞘上裹銀一兩麁以辦節乃笑曰冬至喫劍鞘年節當喫劍耳宴笑自若

呂文靖（夷簡）四子（公弼公著公奭公孺）皆穎異文靖與夫人語四兒他日皆顯重但不知誰作宰相吾將驗之他日四子居外夫人使小鬟擎四寶器貯茶而往教令至門故跌而碎之三子皆失聲獨公著凝然不動文靖謂夫人曰此兒必作相元祐中果大拜

富鄭公致政歸西都嘗着布直裰跨驢出郊逢水南巡檢蓋中官也威儀呵引甚盛前卒呵騎者下公舉鞭促驢卒聲愈厲又唱言不肯下驢請官位公舉鞭稱名曰弼卒不曉所謂白其將曰前有一人騎驢衝節請官位不得口稱弼弼將方悟曰乃相公也下馬伏謁道左其候贊曰水南巡檢唱喏公舉鞭去

韓魏公帥定武時夜作書令一侍兵持燭於旁兵他顧燭燃公鬢公以袖麾之作書如故少頃回視則已易其人矣公恐主吏鞭卒急呼曰勿易之渠方解持燭軍中為之感服

韓魏公知北都有人獻玉盞云耕者入壞塚而得表

裏無纖瑕可指真絕寶也開讌召漕使顯官特設一卓致玉盞其上將酌酒遍勸坐客俄爲吏將誤觸臺倒玉盞竟碎坐客皆愕然吏將伏地待罪公神色不動徐語曰物破亦自有時

韓魏公駐兵延安忽夜有人携匕首至卧內遂褰帷魏公起坐問是誰曰某來殺諫議又問誰遣汝曰張相公（蓋夏國方張元用事也）魏公復就枕曰汝取我首去其人曰某不忍願得諫議金帶足矣遂取帶而去明日魏公亦不治此事俄有守陴卒報城櫓上得金帶乃納之范純祐亦在延安謂魏公曰不治此事甚善蓋行之則沮國威今受其帶是墮其計中矣魏公握范手再三歎曰非某所及

龎相（龎籍已見）爲郡掾日會郡守性褊好責人小禮常令掾屬羅拜庭下率坐受之衆皆忿耻竊罵公獨處之自若公曾以疾在告月餘方出例當庭叅偶是日大雨守乃命張傘布茅於庭使人設拜公拜起唯謹當時以爲遠到之量

趙閱道（趙抃已見）爲成都轉運出行部內唯携一琴一鶴坐則看鶴鼓琴嘗過青城山遇雪舍於逆旅逆旅人不知是趙或慢狎之公頹然鼓琴不問

唐質肅嘗言文潞公（文彥博已見）交結宮禁自御史責英州別駕潞公亦罷相後潞公復相即上言唐介所言正中臣罪召臣未召介臣不敢行仁宗即起介通判潭州尋至大用（東都事畧曰唐介字子方荆南人爲御史裏行論張堯佐不當除宣徽使言彥博顯用堯佐陰結貴妃外陷陛下有私後宮之名仁宗怒甚貶英州別駕）

元厚之知福州日有吏白事公問如何行遣吏對合依元降指揮公曰元絳未嘗指揮（公名絳故云）吏悚而退終不加罪（東都事畧曰元絳字厚之杭州錢塘人舉進士除著作佐郎出知鄆州召爲翰林學士卒謚章簡）

呂晦叔（呂公著已見）平章軍國時門下因語次或曰嘉問敗壞家法可惜公不答客愧而退一客少留曰司空尚能容呂惠卿何况族黨此人妄意迎合可惡也公又不答既歸子弟請問二客之言何如公亦不答（宋史曰呂嘉問字望之以蔭入官條例司引以爲屬提舉市易務初嘉問竊從祖公弼論新法奏稿以示安石公弼遂斥於外呂氏號爲家賊）

范忠宣（范純仁已見）謫居永州以書寄人云此中羊麪無異北方每日閉門飡餺飥不知身之在遠（猗覺寮雜記曰北人食麪名餺飥揚雄方言餅謂之飥齊民要術青稞麥麪堪作飯及餅飥甚美磨盡無麩則飥之名已見於漢魏五代史李茂貞傳朕與宮人一日食粥一日食不托不托俗語當以方言爲正作餺飥字）

范忠宣謫永州公夫人在患難中每遇不如意事則

罵章惇曰枉陷正人使我至此公每爲一笑舟行過橘洲大風雨中船破僅得及岸公令正平持盎自負夫人以登燎衣民舍稍蘇公顧曰船破豈亦章惇所爲耶

范丞相在永州閉門獨處人稀識面客苦欲見者或出則問寒暄而已家僮掃榻具枕揖客解帶對卧良久鼻息如雷霆客自度未起亦熟睡睡覺常及暮乃去

范忠宣云或相勉以攝生之理不知人非久在世之物假如丁令威千歲化鶴歸鄉見城郭人民皆非則獨存亦何足樂

蘇公逮獄時舒亶之徒力詆上前必欲置之死地裕陵密遣小黃門至獄中視蘇起居狀適蘇公晝寢鼻息如雷即馳以聞裕陵顧謂左右曰朕知蘇軾胷中無事者於是即有黃州之命

蘇子瞻爲鳳翔判官章子厚任商令同試永興軍進士時劉原父爲師皆以國士遇之二人相得歡甚同遊南山諸寺抵仙遊潭下臨絕壁萬仞橫一木爲橋子厚推蘇過潭書壁蘇不敢子厚平步以過用索繫樹步躡上下神色不動以漆墨濡筆大書壁上曰章惇蘇軾來遊

范寥言曾直至宜州州無亭驛亦無民居可僦止一僧舍可寓適爲崇寧萬壽寺法所不許迺居一城樓極爲湫隘秋暑方熾幾不可過一日忽小雨曾直飲薄醉坐胡床自欄楯間伸足出外以受雨顧謂寥曰信中吾平生無此快也未幾而卒

米元章晚年學禪有得卒於淮陽軍先一月區處家事作親友別書盡焚其所好書畫奇物預置一棺坐卧飲食其中前七日不茹葷更衣沐浴焚香清坐而已及期徧請郡寮舉拂示衆曰衆香國中來衆香國中去擲拂合掌而逝（蔡肇南宮舍人米公墓誌曰元章少與禪人遊詰以爲得法其逝不怛作偈語有倫）

王鼎宰縣日嘗憇於庭俄有暴風舉卧榻空中鼎無懼色但覺枕榻俱高乃曰吾中朝端士邪無干正可徐置之須臾榻復故處風亦隨止（遼史曰王鼎字虛中涿州人幼好學居[illegible]山數年博通經史時馬唐俊有文名適上巳與同志祓禊水濱鼎偶造席唐俊見鼎樸野置下坐欲以詩困之出所作索賦鼎援筆立成唐俊驚其敏妙即與定交調易州觀察判官累遷翰林學士當代典章多出其手）

楊鐵崖在松江嘗遊盤龍塘夜抵普門寺宿盜伺其亡盡竊去所畜物黎明家人往白之先生賦詩不輟

語客曰老鐵在是區區長物又奚恤衆服其量

倪元鎮旣刼張士信之請一日士信與諸文士遊太湖聞小舟中有異香士信曰此必一勝流急榜舟近之乃元鎮也士信大怒即欲手刃之諸人力爲營救然猶鞭元鎮元鎮竟不吐一語後有人問之曰君被士信窘辱而一語不發何也元鎮曰一說便俗

何氏語林卷之十四

何氏語林卷之十五

華亭何良俊元朗撰　并註

識鑒第八

夫人情深阻而莫測事勢倚伏而難定況乎人方幼而即審其終事未形而能知其著可不謂尤難哉書曰知人則哲維帝其難之易曰知幾其神乎不虛耳然子貢億則屢中夫子顧少之焉何平叔曰子貢不窮理而幸中亦所以不虛心也蓋聖人者心如明鏡遇物便了豈有議擬一涉議擬或幸中鮮不失矣況億以爲知者哉易稱寂然不動感而遂通釋氏所謂常寂常照皆此道也後世去古聖賢甚遠然觀其品校人物推測事幾多奇中若大賢以下有不能者何耶蓋東漢以後尚老釋宋世好談理性嗚呼清虛澄汰之功又焉可誣也

吳祐牧豬長垣澤中誦經而行（范曄後漢書曰吳祐字季英陳留長垣人年二十喪父居無擔石而不受贍遺常牧豕於長垣澤中行吟經書後舉孝廉）北海公沙穆遊太學資乏變服爲傭與祐賃舂遂爲交於杵臼之間

延熹中京師遊士范滂諸人非毀朝政公卿以下折節下之太學生爭慕其風以爲文學將與處士復用

申屠蟠歎曰（范曄後漢書曰申屠蟠字子龍陳留外黃人九歲喪父哀毀過禮家貧傭爲漆工郭林宗見而奇之同郡蔡邕深重蟠及被州辟乃讓蟠曰蟠稟氣玄妙性敏心通喪親盡禮幾於毀滅至行美義人所鮮能安貧樂潛味道守眞不爲燥濕輕重不爲窮達易節方之於邕以齒則長以德則賢郡召主簿不行太尉黃瓊辟不就瓊卒歸葬四方名豪會者六七千人互相談論莫能及蟠唯南郡一士與相酬對既別執蟠手曰君非聘則徵當相見於上京矣蟠勃然作色曰始吾以子爲可與言何意乃拘教樂貴之徒耶振手而去不復與言）昔戰國之世處士橫議列國之君至爲擁篲先驅卒有坑儒燒書之禍今之謂矣乃絕迹於梁碭之間因樹爲屋自同傭人（謝承後漢書曰蟠居蓬萊之室依桑樹爲棟前後徵辟文書悉挂於樹初不顧盼也）

鍾季明（鍾皓已見）爲郡功曹時陳太丘（陳寔已見）爲西門亭長鍾深獨敬異太丘少鍾十七歲常禮待與同分義會辟公府臨辭太守問鍾誰可代君鍾曰明府必欲得其人西門亭長可用太丘曰鍾君似不察人爲意不知何獨識我

鍾季明兄子覲是李元禮（李膺已見）姑子與元禮年齊並有令名覲又好學慕古有退讓之行元禮祖太尉（漢官儀曰李修字伯游安帝時爲太尉）言覲似我家性國有道不廢國無道免於刑戮復以元禮妹妻之元禮嘗謂覲曰孟軻以爲人無好惡是非之心非人也弟於人何太無皂白耶覲嘗以元禮之言白鍾君鍾君曰元禮祖公在

位諸父並盛韓公之甥故得然耳國武子好昭人過以爲怨本今豈其時保身全家汝道爲是後元禮雖荷功名卒殞身世禍（范曄後漢書曰元禮免歸鄉里居陽城山中天下士大夫皆高尚其道而汙穢朝廷荀爽恐其名高致禍欲令屈節以全亂世爲書貽曰久廢過庭不聞善誘陟岵瞻望惟日爲歲知以直道不容於時悅山樂水家于陽城道近路夷當即聘問無狀嬰疾闕於所仰頃聞上帝震怒貶黜鼎臣人鬼同謀以爲天子當貞觀二五利見大人不謂夷之初旦明而未融虹蜺揚煇棄和取同方今天地氣閉大人休否智者見險投以遠害雖匱人望內合私願想甚欣然不爲恨也願怡神無事偃息衡門任其飛沈與時抑揚）

李元禮一世龍門時同縣聶季寶小家子不敢見元禮杜周甫知季寶賢不能定名以語元禮元禮呼見坐置砌下牛衣上一與言即決曰此人當作國士後卒如元禮言（聶季寶未詳）

許子將山峙淵停行應規表（范曄後漢書曰許劭字子將汝南平輿人少峻名節好人倫多所賞識與兄靖俱有高名好共論鄉黨人物每月輒更其品題汝南俗有月旦評焉）

謝子微世稱其裁鑒見子將十許歲時歎曰此乃希世之偉人（汝南先賢傳曰謝甄字子微汝南召陵人稟氣聰爽明識達理有人倫嘗曰察其盼睞則賞其心觀其顏步則知其道）

許子將嘗到潁川多長者之游唯不詣陳仲弓（陳寔已見）又陳仲舉（陳蕃已見）妻喪還葬鄉人俱至許獨不往或問其故子將曰太丘道廣廣則難周仲舉性峻峻則少

遷故不造也時人服其裁量

衛子許弱冠與同郡圈文生同稱盛德郭林宗與二人俱到市子許買物隨價讐直文生訛呵減價乃取林宗曰子許少欲文生多情此二人非徒兄弟乃父子也後文生以穢貨見捐子許以烈節致譽（先賢行狀曰衛茲字子許陳留襄邑人不爲詭激之行不徇流俗之名明慮淵深規畧宏遠爲車騎將軍何苗所辟司徒楊彪再加旌命漢室傾蕩曹公到陳留與茲相見同議起兵茲曰亂生久矣非兵無以整之由是首讚洪謀從太祖入滎陽力戰終日失利而殁）

曹操微時人無知者嘗往候橋太尉太尉見而異焉（范曄後漢書曰橋玄字公祖梁國睢陽人少爲縣功曹舉孝廉補洛陽左尉光和元年拜太尉性剛急無大體然謙儉好士及卒家無居業喪無所殯當時稱之）

無語曹曰今天下將亂安生民者其在君乎曹常感其知己後經太尉墓輒悽愴致祠自爲祭文（按曹公祭文曰故太尉橋公懿德高軌汎愛博容國念明訓士思令謨幽靈潛翳哉緬矣操以幼年逮升堂室特以頑質見納君子增榮益觀皆由獎勗猶仲尼稱不如顏淵李生厚歎賈復士死知己懷此無忘又承從容約誓之言殂歿之後路有經由不以斗酒隻雞過相沃酹車過三步腹痛勿怨雖臨時戲笑之言非至親之篤好胡肯爲此辭哉懷舊惟顧念之悽愴奉命東征屯次鄉里北望貴土乃心陵墓裁致薄奠公其享之）

盛孝章爲臺郎路逢一童子是孔文舉（孔融已見）孔時年十餘歲孝章察其容貌非常怪而問之孔舉手荅曰是魯國孔融孝章以爲異乃載歸與之言知其奇才便結爲兄弟升堂拜親（虞預會稽典錄曰盛憲字孝章會稽人器量雅偉舉孝廉補尚書郎遷吳郡太守孫策定吳會誅其英豪憲素有名策深忌之初憲與少府孔融善憂其不免與曹公書由是徵爲都尉詔命未至果爲權所害）

王叔優與弟季道小時聞郭林宗有知人之鑒共往候之請問才行所宜以自處業林宗笑曰卿二人皆二千石才也然叔優當以仕宦顯季道宜以經術進若違才易務亦不至也叔優等從其言後叔優至北中郎將季道代郡太守（王氏世譜曰王昶字文舒太原晉陽人伯父柔字叔優父澤字季道）

荀令君舉士不以一揆（荀彧已見）

戲志才（魏志曰戲志才籌畫士也太祖甚器之早卒）郭嘉（魏志曰郭嘉字奉孝潁川人太祖與荀彧書曰自志才亡後莫可與計事者汝潁固多奇士誰可以繼之彧薦嘉召見論天下事太祖曰使孤成大業者必此人也）有負俗之累杜畿簡傲少文（魏志曰杜畿字伯侯京兆杜陵人傅子曰畿自荊州還至許見侍中耿紀語終夜尚書令荀彧與紀比屋夜聞畿言異之旦遣人謂紀曰有國士而不進何以居位既見畿如舊相識遂進畿於朝）皆以智策舉之終各顯名

司馬德操（司馬徽已見）有人倫在荊州時知劉表性暗必害善人乃括囊不復談議時有以人物問德操者初不辯其高下每輒言佳其婦諫曰人質所疑君宜辯論而一皆言佳豈人所以咨君之意德操曰如卿所言亦復佳（司馬徽別傳曰有人謂劉表曰司馬德操奇士也但未遇耳表後見之曰世人多妄）

（語此直小書生耳便以爲奇其智而能愚皆此類）

管幼安（管寧已見）見公孫度時語唯經典不及世事乃因山爲廬鑿坏爲室越海避難者皆就之旬月成邑遂講詩書陳俎豆飾威儀明禮讓非從學者弗見由是度安其賢民化其德邴原時亦在遼好以清議格物度已下心不安之幼安謂原曰潛龍以不見爲德言非其時皆招禍之道也密勸令西還

杜伯侯（杜畿已見）與太僕李恢東安太守郭智有好恢子豐交結英儁以才智著名（魚豢魏畧曰李豐字安國年十七八鄴下名爲清白識別人物海內翕然注意後隨軍在許昌聲稱日隆其父不願其然令閉門斷客明帝在東宮豐在文學中及即尊位得吳降人問江東聞中國名士爲誰降人云聞有李安國者特豐爲黃門郎帝問左右安國所在左右以對帝曰豐名乃被於吳越耶轉騎都尉）智子冲有內實而無外觀（蜀記曰晉扶風王駿鎮關中司馬劉寶長史桓隰諸官屬共論諸葛亮於時談者多譏亮託身非所勞困蜀民力小謀大不能度德量力金城郭冲以爲亮權智英畧有踰管晏因條亮五事隱沒不聞於世者寶等不能復難扶風王慨然善冲之言）伯侯爲尚書僕射二人各修子孫禮見伯侯既退伯侯歎曰孝懿無子非徒無子殆將無家君謀爲不死也時人皆以伯侯爲誤恢死後豐爲中書令父子兄弟皆誅冲爲代郡太守卒繼父業世乃服伯侯知人

龐士元性好人倫勤於長養每所稱述多過其才時

人或問之士元曰當今雅道陵遲善人常少方欲興風俗長道業不美其譚即聲名不足企慕不足企慕而爲善者少矣今拔十失五猶得其半而可以崇邁世教使有志者自勵不亦可乎時人服其言（襄陽記曰龐統字士元襄陽人少未有識者唯德公重之年十八使見司馬德操德操與語既而歎曰德公誠知人此實盛德也）

李衡小時聞羊道（別見）有人物徃干之道曰多士之世尚書劇曹郎也（襄陽耆舊傳曰李衡字叔平襄陽人習竺以女英習配之漢末爲丹陽太守孫休在丹陽衡數以法繩之後休得立衡自詣獄表列前失休下令曰李衡以徃事之嫌自拘有司夫射鉤斬祛在君爲忠遣衡還郡勿令自疑加威遠將軍）

荀奉倩（荀粲已見）與傅蘭碩（魏志曰傅嘏字蘭碩北地泥陽人弱冠知名司空陳群辟爲掾　傅子曰嘏既達治好正而有清理識要好論才性原本精微尠能及之司隸校尉鍾會年甚少嘏以明智交會）夏侯太初（夏侯玄別見）親善荀常語蘭碩與太初曰子等在世塗間功名必勝我但識劣我耳蘭碩難曰能盛功名者識也天下孰有本不足而末有餘者耶荀曰功名者志局之所奬也然則志局自一物耳固非識之所獨濟也我以能使子等爲貴然未必齊子等所爲二人莫能難

裴使君（裴徽已見）問管公明（管輅已見）何尚書（何晏已見）一代名士其實何如管曰其才若盆盎之水所見者清不見者

濁神在廣博志不務學弗能成才如以盆盎之水求一山之形形不可得則智由此惑故說老莊則巧而多華說易義則美而多僞華則道浮僞則神虗得上才則淺而絕流得中才則游精而獨出輅以爲少功之才也裴使君曰吾數與何平叔共說老莊易義常覺其辭妙於理不能折之又時人吸習歸之益令不了相見得清言然後灼灼耳

夏侯太初在正始中風格高朗弘辯博暢（魏志曰夏侯玄字太初少知名弱冠爲散騎黃門侍郎世語曰玄世名知人爲中護軍拔用武官參戟牙門無非後傑牧州典郡立法垂教皆爲後式）曹爽誅後徵爲太常內知不免不交人事不畜筆研（魏畧作不畜華妍）及司馬宣王亡許領軍謂之曰（魏畧曰許允字士宗高陽人少與清河崔贊俱發名於冀州官領軍將軍）卿無復憂矣太初歎曰士宗卿何不見事乎此人猶能以通家年少遇我子元子上不吾容也（司馬師字子元晉景王司馬昭字子上晉文王）後果及難（魏氏春秋曰中書令李豐惡大將軍執政謀以玄代之大將軍聞其謀誅豐收玄送廷尉　于寶晉紀曰初豐之謀也使告玄玄荅曰宜詳之爾不以聞也故及於難　殷基通語曰司馬懿誅曹爽費禕設甲乙論甲以爲曹爽兄弟凡品庸人以宗子枝屬得蒙顧命而驕奢僭逸交非其人私樹朋黨謀以亂國懿奮誅戮一朝殄盡此所以副士民之望也乙以爲懿感曹仲附已不一豈爽與相干事勢不專以此陰成疵瑕初無忠告侃爾之訓一朝屠戮讒其不意豈大人經國篤本之事乎若爽信有謀主之心大逆已構而發兵之日更以芳委爽兄弟懿父子從後閉門舉兵蹙而向芳豈忠臣爲君深謀之謂乎以此推之爽無大惡明矣若懿以爽奢僭廢之可也滅其尺口被以不義絕子丹血食及何晏魏之親甥亦與同戮爲僭濫不當矣）

夏侯仲權入蜀（魏志曰夏侯霸字仲權夏侯淵子素爲曹爽所厚爽誅自疑亡入蜀）姜伯約（姜維別見）問之曰司馬公既得彼政還復有征伐之志不仲權曰此人方營立家門未遑外事有鍾士季（鍾會已見）者其人雖少終爲吳蜀之憂

劉恭嗣年十歲時嘗於講堂上戲司馬德操拊其頭曰孺子孺子黃中通理寧自知不（魏志曰劉廙字恭嗣南陽安衆人兄望之有名於世劉表辟爲從事數以正諫不合投傳告歸廙謂望之曰趙殺鳴犢仲尼回輪今兄既不能法柳下惠和光同塵於內則宜模范蠡遷化於外坐而自絕殆不可也望之不從尋遇害廙遂歸太祖太祖辟爲丞相掾歷官侍中）

辛憲英是佐治女（世語曰憲英適泰山羊耽　魏志曰辛毗字佐治潁川陽翟人累遷衛尉）聰明有才鑒初文帝與陳思王爭爲太子既而文帝得立抱佐治頸曰辛君知我喜不佐治以告憲英憲英曰太子代君主宗廟社稷者也代君不可以不戚主國不可以不懼宜戚而喜何可以久魏其不昌乎（夏侯湛憲英傳曰憲英弟敞爲大將軍曹爽參軍司馬宣王將誅爽因爽出閉城門司馬魯芝將爽府兵斬關出城赴爽來呼敞俱去敞問憲英曰天子在外太傅閉城門人云將不利國家於事可得爾乎憲英曰天下有不可知然以吾度之太傅不得不爾明皇帝崩把太傅臂以後事付之此言猶在朝士之耳且曹爽與太傅俱受寄託之任而獨專權勢於王室不忠於人道不直此舉不過誅爽耳敞曰然則事

（就乎憲英曰得無殆就爽才非大傅之偶也敞曰然則敞可以無出乎憲英曰安可不出職守人之大義也凡人在難猶或恤之爲人執鞭而棄其事不祥敞遂出宣王果誅爽敞歎曰吾不謀於姊幾不獲於義逮鍾會爲鎭西憲英謂從子羊祜曰會在事縱恣非持久處下之道吾畏其有他志也祜曰季毋勿多言其後會請子琇爲參軍憲英憂曰他日見鍾會之出吾爲國憂之今日難至吾家琇固請司馬文王不聽憲英語琇曰行矣戒之古之君子入則致孝於親出則致節於國在職思其所司在義思其所立不遺父毋憂患而已軍旅之間可以濟者其惟仁恕乎琇竟以全）

聶友小時爲縣吏虞仲翔（虞翻已見）徙交州縣令使友送之仲翔與語奇焉爲書與豫章太守謝斐令以爲功曹郡時見有功曹斐問之曰縣吏聶友可堪何職功曹答曰此人縣閭小吏猶可堪曹佐斐曰論者以爲宜作功曹君其避之即用爲功曹使至都諸葛元遜友之（江表傳曰諸葛恪字元遜瑾長子也少有才名發藻岐嶷辯論應機莫與爲對權見而奇之謂瑾曰藍田生玉真不虛也）時論謂顧子默（顧譚已見）子直（吳志曰顧承字子直譚毋弟與陸瑁俱徵孫權與雍書曰貴孫子直令問休休至與相見過於所聞爲君嘉之）其間無所復容元遜欲以友居其間由是知名（吳錄曰聶友字文悌豫章人有唇吻諸葛恪軍還友知其將敗與滕胤書曰當人強盛河山可拔一朝羸縮人情萬端言之悲歎恪誅孫峻忌友以爲鬱林太守發病死）

阮嗣宗（阮籍已見）先與王渾爲友（世語曰王渾字長原瑯琊臨沂人有才望歷尚書涼州刺史）時濬沖年十五（晉諸公贊曰王戎字濬沖太保祥宗族晉文王輔政鍾會薦之曰裴楷清通王戎簡要即俱辟晉文踐阼累遷荊州刺史以平吳功封安豐侯）隨渾在郎

舍濬沖少阮二十歲阮與之交阮每適渾俄頃輒去過視濬沖良久然後出嘗謂渾曰濬沖清貴非卿倫也共卿言不如共阿戎談

鍾士季（鍾會已見）伐蜀過王濬沖別問計將安出王曰道家有言爲而不恃非成功難保之難也及士季敗衆以爲知言

嵇叔夜從孫登遊（嵇康集目錄曰登字公和不知何許人無家屬於汲縣北山上窟中得之夏則編草爲裳冬則被髮自覆好讀易鼓琴見者皆親樂之每所止家輒給其衣服食飲得無辭讓）叔夜欲與之言登默然不對踰時將去叔夜曰先生竟無言乎登乃言曰子識火乎火生而有光而不用其光果然在於用光人生而有才而不用其才果然在於用才故用光在乎得薪所以保其熠用才在於識眞所以全其年今子多才寡識難乎免於今之世叔夜不能用遂及於難（虞預晉書曰康與東平呂昭子巽及巽弟安親善會巽淫安妻徐氏而誣安不孝囚之安引康爲證康義不負心保明其事安亦至烈有濟世志力鍾會勸大將軍因此除之遂殺安及康）

夏侯太初（夏侯玄已見）爲征西時樂彥輔父方嘗參其軍事彥輔時年八歲太初見彥輔在路因呼與語還謂方曰向見廣神姿朗徹終爲名士（虞預晉書曰樂廣字彥輔南陽人清夷沖曠加有理識累遷河南尹用心虛淡時重其貞貴代王戎爲尚書令）

尚書閔鴻見陸士龍（陸雲已見）小時即奇之曰此兒若非龍駒當是鳳雛

武伯南三子小時皆秀異（虞預晉書曰武陔字元夏沛郡竹邑人父周字伯南魏光祿大夫陔及二弟韶茂總角見稱並有器望雖鄉人諸父未能覺其多少）同郡劉公榮名知人（晉陽秋曰劉昶字公榮沛國人爲人通達仕至兗州刺史）嘗造伯南伯南曰卿有人倫欲使三兒見卿卿爲目其高下公榮乃自詣陔兄弟與共言論觀其舉動出語伯南曰君三子皆國士也元夏器量最優有輔佐之風展力仕宦可爲亞公叔夏季夏不減常伯納言也（後陔仕至僕射）

王渾從子浚是司空（沈）賤孽子小時不爲親黨所知渾嘗語諸弟曰卿等莫輕彭祖（王浚小字）此兒平世不減方州牧伯亂世可爲都督三公浚懷懸之世果爲幽州都督位至鼎輔如渾所說（晉諸公贊曰王浚字彭祖爲幽州刺史洛陽破浚承制建行臺以宗廟焚毀設壇望祀七室及功臣配食者）

索靖有先識遠量知天下將亂指洛陽宮門銅駝歎曰會見汝在荊棘中（晉書曰索靖字幼安燉煌人父湛北地太守靖少有逸群之量與鄉人氾衷張甝索紾索永俱詣太學馳名海內稱敦煌五龍靖該博經史兼通內緯傅玄張華與靖一面皆厚與之相結出爲西域戊己校尉長史張勃表靖才藝絕人宜在臺閣武帝擢爲尚書郎與襄陽羅尚河南潘岳吳郡顧榮同官咸器服焉）

夏少明在東未有名聞裴逸民知人乃裹粮寄載入洛從之未至裴少許見一人著黃皮袴褶乘馬將獵少明問裴逸民家遠近答曰君何以問少明曰聞其名知人故從會稽來投之裴曰身是逸民君明可更來明往逸民果知之乃用爲西門候少明於此遂知名

胡毋彥國過河南尹門下將飲酒使門卒王子博取火子博曰卒也唯不乏吾事安能爲人役彥國呼與語歎曰吾不及也因言於河南尹以爲功曹（永嘉流人名曰胡毋輔之字彥國泰山奉高人湘州刺史晉書曰彥國少擅高名有知人之鑒）

光孟祖爲博昌亭長迎新令至都（晉書曰光逸字孟祖樂安人初爲博昌小吏縣令使逸送客冒寒舉體凍濕還令不在逸解衣炙之入令被中臥令還大怒將加嚴罰逸曰家貧衣單沾濕無可代若不暫溫勢必凍死柰何惜一被而殺一人乎君子仁愛必不爾也故寢而不疑令奇而釋之）時胡毋彥國與荀道玄共詣令家（晉書曰荀邃字道玄祖勗尚書令父藩司空邃解音樂善談論弱冠辟趙王倫相國掾遷太子洗馬）望見孟祖因謂道玄曰彼似奇才便呼上車與談良久果是儁器令怪客久不入詢之吏白與光逸共語

桓茂倫有鑒識（桓彝別傳曰彝字茂倫譙國龍亢人漢桓榮十世孫父顥有高名彝少孤識鑒明朗避亂渡江累遷散騎常侍　晉中興書曰桓彝家貧而性度高邁不以簞瓢屑意年在弱冠便有知人之鑒爲宣城太守百姓懷之）嘗去職無事至廣陵尋親舊遇風停浦中累日上岸逍遙見一空宇有似廨署桓訪之

云是輿縣廨令姓徐名寧桓既獨行思逢悟賞聊造之寧清惠博涉相遇怡然遂停宿因留數夕與寧結友而別（徐江州本事曰徐寧字安斯東海郯人通朗有德素初爲輿縣令遇桓彝大相賞得桓至都謂庾公曰吾爲卿得一佳吏部郎亮問所在彝即敘之遷吏部郎）

劉眞長（劉惔已見）標寄清遠小時諸人比之袁羊劉喜還告其母母有識鑒謂之曰此非汝比勿受之又有方之范汪者劉復喜母又不聽後眞長年德轉升論者比之荀粲（范汪別傳曰范汪字玄平潁陽人左將軍畧之孫少有不常之志通敏多識博涉經籍致譽於時歷吏部尚書　晉書曰汪少孤六歲過江依外家新野庾氏王澄見而奇之及長好學外氏家貧無以資給汪乃廬於園中布衣蔬食燃薪寫書誦讀亦遍博學多通善談名理）

劉穆之既爲宋武帝委任心懷警惕嘗語所親曰貧賤常思富貴富貴必踐危機今日思爲丹陽布衣不可得也（沈約宋書曰劉穆之字道和小字道民東莞莒人齊悼惠王肥後也世居京口好書傳博覽多通爲濟陽江敳所知以宋室佐命贈侍中封南昌縣侯）

劉裕布衣時人未之識唯王謐獨奇貴之嘗語裕曰卿當爲一代英雄

謝尚書（謝混已見）見弘微（已見）小時即奇之曰此兒深衷夙敏方成佳器

謝晦權遇太盛兄宣遠每裁止之及還彭城言於武帝曰臣本素士父祖位不過二千石弟年始三十志

用凡近位任顯密福過災生特乞降黜以保衰門

宋明帝廢立之際王思遠謂從兄晏（王晏已見）曰兄荷武帝厚恩今一旦贊人如此事彼或可以權計相須未知兄將何以自立及此引決猶可保全門戶不失後名晏曰方啜粥未暇此事及晏拜驃騎會子弟謂思遠兄思徵曰隆昌之末阿戎（思遠小字）勸我自裁若用其語豈有今日思遠遽應曰如阿戎所見猶未晚也旬日晏及禍（南史曰王思遠晏從父弟也父羅雲平西長史思遠入歲父卒祖弘之及外祖羊敬元並棲退高尚故思遠少無仕心宋建平王景素辟主簿深見禮遇後至司徒左長史）

瑯琊王元長才名甚盛欲與徐勉（已見）相識每託人召之徐謂人曰王郎名高望促難可輕縈衣裾俄而元長及禍時人服其幾鑒

建武中褚彥回嘗與從弟彥宣同載道遇齊太祖彥回指太祖車語彥宣曰此非常人將來不可測

劉祭酒（劉瓛已見）住在檀橋瓦屋數間上皆穿漏世祖爲祭酒立館以揚烈橋故主第給之生徒皆賀祭酒曰室美爲人災此華宇豈吾宅耶幸可詔作講堂猶恐見害也未及徙居祭酒遇病卒

傅茂遠（傅昭已見）年十一時隨外祖於朱雀桁賣曆日外祖是袁雍州客雍州嘗一日來茂遠許茂遠讀書自

若神色不改雍州曰此兒神情不凡必是佳器（南史曰袁顗字國章陳郡陽夏人袁淑兄子也父洵吳郡太守顗官至雍州刺史）

王僧辯東討梁元帝謂僧辯曰王師近次朝士孰當先來王曰其周弘正乎弘正智不後機體能濟勝無妻子之顧有獨決之明其餘碌碌不逮也俄而弘正至王飛騎迎之及見歡甚曰吾固知王僧辯非後機者公可坐吾膝上周曰所謂進人若將加諸膝老夫何足以當（周弘正已見）

柳文暢（柳惲已見）唯與王暕陸杲厚善每歎曰暕雖名家猶恐累我

徐陵（已見）母臧氏嘗夢五色雲化爲鳳凰集左肩上巳而誕陵時寶誌公在都世稱其有道家人攜以候之寶誌手摩其頂曰天上石麒麟也

北齊王晞爲幷州司馬昭帝欲以爲侍中苦辭不受或勸王勿自踈王曰我少年以來閱要人多矣充詘少時鮮不顚覆且性實踈緩不堪時務人主恩私何由可保萬一披猖求退無地非不愛作熱官但思之爛灼爾（王晞已見）

蕭大圜（已見）至北時周兵攻高齊拔晉州或問大圜師遂克不蕭曰高歡昔以晉陽肇基僞迹今本既拔

矣能無亡乎所謂君以此始必以此終數月齊氏果滅聞者以爲知言

隋吏部侍郎高孝基鑒識幾悟清慎絶倫然後爽有餘迹似輕薄時宰多以此疑之唯牛弘（弘已見）深識其眞推心委任後孝基在事選舉最爲清允時論彌服牛公識度之遠（北史曰高構字孝基北海人性滑稽多智辯給過人好讀書工吏事仁壽初爲吏部侍郎以公事免煬帝立召令復位論者稱構有知人之鑒）

隋吏部侍郎高孝基銓人至房梁公（劉昫唐書曰房喬字玄齡齊州臨淄人幼聰敏博覽經史善屬文爲太宗佐命封梁國公）杜蔡公愕然端視良久降階與之抗禮延入内廳共食甚恭曰二賢當爲興

王佐命位極人臣杜年壽稍減於房耳願以子孫相託後皆如其言

王績（已見）知天下將亂藩部法嚴一日歎曰網羅高懸去將安所出所受俸錢積于縣城門前託以風疾輕舟夜遁

劉文靜一見唐太宗退語裴寂曰大度類於漢高神武同於魏祖其年雖少乃天縱矣

李勣臨事選將必先相其奇龐福艾者遣之或問其故荅曰薄命之人不足與成功名（劉昫唐書曰李勣曹州離狐人初事李密密爲王世充所破擁衆歸朝頻立戰功官幷州大都督府長史封英國公）

王師旦知舉日進士張昌齡王瑾竝文辭俊爽聲振京邑師旦考其文策爲下等舉朝不知所以及奏等太宗怪無昌齡等名以問師旦師旦曰此輩誠有辭華然其體輕薄文章浮艷必不成令器臣恐後生倣効有變風雅帝深然之（唐詩紀事曰王師旦太宗特考功郎中張昌齡冀州人與兄昌宗俱能文獻翠微頌敕於通事舍人裏供奉南部新書曰昌齡與文皇作息兵詔上見而歎曰禰衡潘岳之儔也　大唐新語曰昌齡爲長安尉以贓罪解官王瑾亦無所成）

李義琛爲御史曰文成公主貢金遇盜於岐州主名不立太宗召群御史至曰義琛曰是人神情爽核可使推捕義琛往數日果獲賊（劉昫唐書曰李義琛中書侍郎義琰從祖弟也爲雍州長史時關輔饑高宗欲令貧民逐食義琛恐人流轉不還固爭之出爲岐州刺史稱良吏）

王勃在沛王府時諸王方共鬬雞勃戲爲沛王檄英王雞高宗見之大怒曰此殆交搆之漸即日竄勃

狄梁公（狄仁傑已見）初授并州判佐時閻立本黜陟河南梁公爲人誣告立本一見即驚謝曰仲尼觀過知仁足下可謂海曲之明珠東南之遺寶特薦之遷并州法曹（劉昫唐書曰閻立本雍州萬年人父毗在隋以工藝知名立本與兄立德弔傳家業總章中爲右相與姜恪對掌樞密）

天后遣徐彦伯迎廬陵王於房州王至后匿王帳中召見狄梁公語廬陵事梁公敷請輒至涕下浸淫不

能止后乃使王出曰還爾太子梁公降拜頓首曰太子歸未有知者人言紛紛何所信后然之更令太子舍龍門具禮迎還中外大悅（唐詩紀事曰徐彦伯兗州人爲蒲州司兵參軍時司戶韋暠善判司士李亘工書彦伯屬辭號河東三絕武后撰三教珠英取文辭士皆天下之選彦伯與李嶠居首、）

崔湜在中書曰張嘉貞（已見）爲舍人湜頗輕之常呼爲張底後與商量數事皆出湜意外湜驚美久之顧語同官曰詎意張底乃我輩人此終是其坐處後嘉貞至中書令（唐詩紀事曰崔湜字澄瀾仁師之子以文辭稱附韋后作相又附太平公主門客獻海鷗賦以諷湜稱善而不自悛帝誅蕭至忠湜流嶺外後知湜本謀賜死荆州）

張曲江（張九齡已見）見朝士趨附楊國忠語人曰皆是向火乞兒一旦火盡灰冷暖氣何在當凍屍裂體棄骨溝壑中不遠矣後祿山之亂果皆減族

李華文辭綿麗而乏宏傑之氣蕭穎士（已見）健爽自肆時謂華不及穎士華自疑過之嘗著弔古戰場文極思研確既成自加汙漫雜置梵書中他日與穎士讀之穎士稱工華問誰可及穎士曰君加精思便可及此華愕然而服（唐詩紀事曰李華字遐叔除右補闕祿山亂輦毋而逃爲盜所得二京復謫杭州司功參軍召加司封員外郎將以司言處之華曰焉有隳節奪志者可以荷君之寵乎移病請告李峴表爲從事以風痺廢居楚）

禮部侍郎楊俊掌貢舉問蕭茂挺（蕭穎士已見）求人海內以爲德選

潘孟陽母劉夫人是劉晏妹孟陽爲戶部侍郎（劉昫唐書曰潘孟陽禮部侍郎炎之子登博學宏辭科德宗末王紹以恩倖數稱孟陽之才授權知戶部侍郎）夫人憂之曰以爾人才而在丞郎之位吾懼禍之至也試會爾同列吾觀之因遍招深熟者客至夫人視之喜曰皆爾儔也不足憂矣向末坐綠衫少年何人曰補闕杜黃裳夫人曰此人全別必是有名卿相（劉昫唐書曰杜黃裳字遵素京兆杜陵人貞元末爲太常卿王叔文竊權黃裳終不造其門尋拜平章事）

潘孟陽在德宗朝爲翰林學士恩渥極異有一京尹

伺候累日不得見乃遺閽者三百縑劉夫人知之謂潘曰豈有爲人臣使京尹願一見遺奴三百疋縑其危可知遽勸潘避位

叚文昌自渚宮客遊成都韋南康與奏釋褐爲賓從後劉闢逐佐外邑高崇文收蜀召復舊職指其椅曰此猶不足與君坐（劉昫唐書曰叚文昌字墨卿西河人高祖志玄陪葬昭陵文昌倜儻有氣義韋皐在蜀表授校郎長慶中朝廷以文昌少在西蜀詔授西川節度使文昌素洽蜀人之情至是以寬政爲治嚴靜有斷蠻夷畏服）

韓晉公節制三吳所辟賓佐隨其所長無不得人嘗有故舊子弟投之更無他能嘗召之與燕畢席端坐不與比坐交言晉公署以隨軍令監庫門此人每早入幃端坐至夕警察吏卒無敢濫出入者竟獲其力（劉昫唐書曰韓滉字太沖太子少師休之子幼有美名其所結交皆時之雋彥非公直者不與親密性持節儉志在奉公衣裘茵衽十年一易官檢校左僕射封晉國公）

陸忠州知舉（劉昫唐書曰陸贄字敬輿嘉興人少特立不群頗勤儒學德宗素知贄名召爲翰林學士貞元七年以兵部侍郎知舉八年代竇參爲中書侍郎後貶忠州別駕）時崔元翰梁肅文藝冠時（梁肅已見唐詩紀事曰崔元翰初名鵬舉進士年五十矣禮部侍郎于邵以其文擢異等曰後當司詔令竇參秉政引知制誥訓詞溫厚有典誥風以剛褊罷爲比部郎中）忠州輸心於肅肅與元翰推薦藝實之士昇第之日雖衆望不愜然一歲選士纔十四五數年之內居臺省

清近者十餘人李觀（唐詩紀事曰李觀字元賓以文馳聲卒于校書郎陸希聲序其文曰激揚發越若絲竹中有金石聲每篇得意處如健馬在御蹀蹀不能止）韓愈（劉昫唐書曰韓愈字退之昌黎人幼刻苦學儒大曆貞元間文士多尚古學效揚雄董仲舒之述作獨孤及梁肅最稱淵奧愈從其徒遊銳意鑽仰欲自振於一代官至吏部侍郎）李絳（宋祁唐書曰李絳字深之元和中爲翰林學士一日奏對李吉甫盛稱天子威德絳極言規切帝顧左右曰絳言骨鯁眞宰相也）崔群（宋祁唐書曰崔群字敦詩貝州武城人未冠舉進士陸贄知舉梁肅薦其有公輔器遂擢甲科）共游梁補闕之門（唐詩紀事曰梁肅字欽之世居陸渾蕭復杜佑交薦終右補闕）四賢造補闕靡不偕行一日延接補闕盛稱四人文學復獎以交遊之道補闕素善人倫觀等既去復止崔李曰公等文行相契

他日皆振大名然二君位極人臣卒各自愛後果如其言

楊炎自道州還家人以緑袍木簡棄之炎曰吾嶺外一逐吏超登上台此可常哉且有非常之福必有非常之禍安可棄是及再貶果還所服（劉昫唐書曰楊炎字公南鳳翔人與常衮並掌綸誥時號常楊樂賢下士人士歸之以與元載厚善貶道州司馬）

韓滉有知人之鑒見楊於陵甚悅滉有愛女方擇佳壻謂其妻柳氏曰吾閱人多矣無如楊生貴而有壽生子必爲宰相於陵自句容尉秩滿寓居楊州而生嗣復滉見之撫其首曰名位果踰於父楊門之慶也因字曰慶門於陵更踐中外以右僕射致仕終年七十八嗣復作相

裴晉公（裴度已見）微時羈遊洛中一日策蹇驢上天津橋時淮西不庭已數年矣二老人倚柱歎曰蔡州何時得平俄見晉公愕然而退有僕夫在後聞其語曰適憂蔡州未平須得此人爲將僕遽告公公曰見我龍鍾故相戲爾

路巖佐崔鉉於淮南爲支使鉉知其必貴嘗曰路十終須作彼一官（胡三省通鑑注曰謂作相也）既而入爲監察御史不出長安城十年至宰相其入翰林日鉉猶在淮南聞之曰路十今已入翰林如何得老後皆如鉉言（路巖已見　劉昫唐書曰崔鉉字台碩義成節度使元畧子也累官戶部侍郎會昌末以本官平章事爲同列李德裕所嫉罷相）

清太中樞密直學士呂琦問國家運祚于趙延義延義曰保邦在刑政保祚在福德刑政則術士不敢言忝際會諸公罕有福德者下官竊有恤緯之僭

韓熙載在南唐多置女僕晝夜歌舞客至雜坐熙載語僧德明云吾爲此行正欲避國家入相之命僧問何故避之曰中原常虎視於此一旦眞主出江南棄甲不暇吾不能爲千古笑端（湘山野錄曰韓熙載字叔言本青社人事江南三主時謂之神仙中人風彩照物每縱轡春城秋苑人皆隨觀談笑則聽者忘倦審音能舞善八分及畫筆皆冠絕簡介不屈舉朝未嘗拜一人每獻替多嘉納吉凶儀制不如式者隨事稽正制誥典雅有元和之風屢欲相之爲宋齊丘深忌終不進用）

孫晟（已見）爲南唐尚書郎國主賜以一宅在鳳臺山西岡壠之間徙居之日群公萃止韓熙載見其門卑巷陋謂孫曰湫隘若此豈稱爲相第耶舉坐莫喻其旨明年孫拜御史大夫旬日之間果正台席

王昭素謂李穆兄弟皆令器穆尤沉厚他日必至廊廟後果參知政事（皇朝類苑曰王昭素酸棗人博學通九經尤長於易作易論二十三篇學者稱之李穆薦之太祖召見年已八十貌不衰太祖問何不求仕致相見之晚對曰草野陋儒無補

（聖化賜坐講易帝嘉之以爲國子博士逾月遣還善攝養年九十餘卒）

李文靖（李沆已見）在相位時王文正（王旦已見）爲參政西北二方猶梗羽書日聞或至旰食王公歎曰安得企見太平吾輩稍得優游乎文靖曰國家少有憂勤足爲警戒異日天下寧晏人臣率職亦未必高拱無事君奚念哉後北鄙和好西鄰欵附於是朝陵展禮登封行慶寖尋巨典無所不講屬王公衰病疲於贊導始服文靖之深識

眞宗朝李沆王旦同時執政四方奏報祥瑞沆固滅裂之如有災異則再三疏陳以爲失德所招上意不悅旦退謂沆曰相公何苦違戾如此似非將順之意沆曰自古太平天子志氣侈盛非事四夷則躭酒色或崇釋老不過以此數事自敗今上富於春秋須常以不如意事裁挫之使心不驕則可爲持盈守成之主沆老矣公他日當見之旦猶不以爲然至晚年東封西祀禮無不講時沆已薨旦繪像事之毎胷中鬱鬱則摩腹環行曰文靖文靖蓋服其明識也

王魏公（旦）在政府一日王沂公（曾）李觀察（維）薛尚書（映）造謁公辭病薛有不平之色公壻韓億時在門下見之以此啓公公曰韓郎未之思爾王薛皆李公之

壻相率而來恐有所干於朝廷事果不可沮之無害若可行荅以何辭執政之大忌韓乃謝曰非億所知後果是李文靖夫人有所請託

王魏公與楊文公品量人物楊曰丁謂果何如公曰才則才矣語道未可他日在上位使有德助之庶保終吉若獨當權必爲身累後丁果被流竄

章得象爲職方知洪州罷歸丁晉公與楊文公博召數人皆不至丁以爲二人博無歡楊曰有章職方者善博可召之既至丁不勝輸銀器數百章無喜色亦不辭他日又博章輸銀器數百兩亦無吝色丁嘉其有度援引以至清顯嘗云章公他日必爲公台（東都事畧曰章得象字希言世家泉州後徙居浦城寶元中拜中書門下平章事仁宗謂曰先太后臨朝羣臣邪正朕皆默識之卿清忠無所附麗故大用也）

唐待制先與丁晉公爲友後居水櫃街宅正相對丁將有弼諧之命唐遷居州北或問其故唐曰謂之入則大拜數與往還事涉依附經旬不見情必猜疑故避之耳後晉公南遷唐曰丁之才術李贊皇之流動多而靜少任智而鮮仁可以佐三事但不可冢百官耳（宋史曰唐肅字叔元杭州錢塘人錢鏐時七歲能誦五經名聞國中後與孫何丁謂游學者慕之官至龍圖閣待制）

慶曆中余靖歐陽修蔡襄王素在臺中力引石介爲諫官執政亦欲從其請時范文正爲叅政語同列曰石介剛正天下所聞然性亦好異若使爲諫官必以難行之事責人主以必行少拂其意則引裾折檻叩頭流血無不爲矣主上雖富有春秋然無失德朝廷政事亦自修舉安用如此諫官人皆服其言

慶曆中一近侍犯法罪不至死執政以其情重請殺之范希文獨無言退而語同列曰諸公勸人主法外殺近臣一時雖快意不宜教手滑諸公默然（東軒筆録曰劫盜張海過高郵知軍晁仲約度不能禦具牛酒迎勞事聞朝廷大怒時富鄭公在樞府議欲誅仲約范欲

宥之富公曰方今患法不舉方欲舉法而多方沮之范公曰祖宗以來未嘗輕殺臣下此盛德之事柰何欲輕壞之且吾與公在此同僚之間同心者有幾雖上意亦未知所定而輕導人主以誅戮臣下他日手滑雖吾輩亦未敢自保富公終不以爲然及范公出按陝西富公出按河北富自河北還及國門不許入未測朝廷意此夜徬徨不能寐遶牀歎曰范六丈聖人也）

薛簡肅知成都范蜀公（范鎭已見）方爲舉子薛一見愛之館於府第俾與子弟講學每曰范君廊廟人也蜀公益自謙退乘小駟至銅壺閣下即步行趨府門踰年人不知爲帥客薛還朝以蜀公行或問薛自成都歸得何奇物曰蜀珍産不足道吾歸得一偉人與俱來（五朝名臣言行録曰薛奎字宿藝絳州人嘗尹開封以嚴爲治及鎭蜀則以惠愛稱蜀人愛且畏之以比張詠而不苛官至叅知政事卒謚簡肅）

御史臺有闍吏隷臺中四十餘年善評其優劣每以所執之挺待中丞之賢否中丞賢則横其挺否則直其挺此語諠於縉紳凡爲中丞者唯恐其挺之直也范諷爲中丞聞望甚峻一日視事次闍吏忽直其挺范大驚立召問曰爾挺忽直豈覩我之失耶吏初諱之苦問乃言曰昨見中丞召客親諭庖人以造食指揮者數四庖人去又呼之復丁寧者數四大凡役使者受以法而觀其成苟不如法有常刑矣何事喋喋之煩若使中丞宰天下不止一庖人之任皆欲如此

喋喋不亦勞而可厭乎其心鄙之不知其挺之直也范大笑慙謝（儒林公議曰范諷齊人性踈誕不顧小節監舒州靈仙觀莊獻太后臨朝聞其俊邁召拜諫官好大言押闔時有補益當塗者皆畏之任三司使闊畧財計議者以謂任不適其器好朋飲高歌嗷呼或不冠幘禮法之士深疾之）

呂獻可待對於崇政殿時司馬温公爲翰林學士侍讀邇英閣亦趨賛善堂待召相遇朝路並行而北温公密問曰今日請對何所言獻可舉手曰袖中彈文乃新叅也温公愕然曰王介甫素有學行命下之日衆皆喜於得人柰何論之獻可正色曰君實亦爲此言耶安石雖有時名好執偏見不通物情輕信姦回

喜人佞巳聽其言則美施於用則踈若在侍從猶或可容置諸宰輔必天下受其禍矣溫公又諭之曰與公相知有所懷不敢不盡未見其不善之迹遽論之不可獻可曰上新嗣位富於春秋朝夕謀議者二三執政爾苟非其人則敗國事此乃腹心之疾治之惟恐不及顧可緩耶後安石變法人始服獻可先見（邵氏聞見錄曰呂誨字獻可正惠公之孫初爲侍御史言歐陽修首建邪議尊濮安懿王出知鄆州神宗擢天章閣待制又論王安石出知鄧州）

盛文肅知揚州簡重少許可時夏有章授鄭州推官過謁文肅驟稱其才明日置酒召之人謂有章盛公未嘗燕過客甚器重者方召一飯有章別曰爲一詩謝之公得詩不發封使人謝曰度巳衰老無用此詩有章殊不意詣通判刁繹言其故刁往見文肅問之公曰始見其氣韻清秀謂必遠器今封詩乃自稱新圃田從事得一幕官遂爾輕脫其志巳滿必止於此官他日可驗時賈文元爲參政與有章有舊薦爲館職會御史發其舊事遂寢改差國子監主簿仍帶鄭州推官未幾卒于京師（東都事畧曰盛度字公量餘杭人累官翰林學士參知政事性好學家居讀書未嘗釋手眞宗命與李宗諤楊億王曾李維舒雅任隨石中立同編文苑英華所著有愚谷集度肌體豐大艱於拜起有拜之者俯伏不能興或至詬罵其褊戾如此）

張樂全（方平）守陳富鄭公在亳社以不行新法謫知汝州假道宛丘與樂全相見富歎曰人果難知其三次薦安石謂其才可大用不意今日乃如此樂全曰自是彥國未識此人方平昔年知舉辟爲點檢試卷官每向前來論事則滿院無一人可其意者自是絕之至今無一字往還

李待制在仁宗朝嘗爲州縣官因邸吏報包希仁（包拯已見）拜參政或曰朝廷自此多事矣承之正色曰包公無能爲今知鄞縣王安石者眼多白甚似王敦他日亂天下者必此人

元祐間東坡在禁林張無盡以書自言曰覺老近來見解與往時不同若得一把茅蓋頭必能爲公呵佛罵祖蓋欲坡薦爲臺諫也溫公頗有意用之嘗以問坡坡云犢子雖俊可喜終敗人事不如求負重有力而馴良服轅者使安行於八達之衢爲不誤人也溫公遂止

張天覺好佛而不許諸子誦經嘗云彼讀書未多心源未明纔粘著經卷便燒香禮拜不能得了

張芸叟云呂申公名知人多得於下僚家有茶羅子一金飾一銀一粽櫚方接客索銀羅子常客也金羅

子禁近也棕櫚則公輒必矣家人常排列於屏間以候之

廉文正王秉政日中書右丞劉整以初附爲都元帥騎從甚都詣門求見文正弟薊公（希貢）爲通謁文正讀書不顧薊公出整復宛入言之文正因令撤去坐椅自據中坐令整入整展拜起立不與之一言整求退謂曰此是我私宅汝欲有所言明日當詣政事堂整出愧赧殆無人色頃之有士人在羈旅寒餓狼狽冠衣襤褸袖詩求見文正兄弟皆耶揄之薊公復入爲言文正亟令設坐戒內人備酒饌至外門肅入對坐張燕執禮甚恭且錄其居止士人但言困苦乞歸明日言於世祖皆遂其請文正兄弟怪問劉元帥主上之所倚任反薄待之江南窮秀才却禮遇如此我等不能無疑文正曰我是國家大臣言動顰笑繫天下重輕整雖貴是賣國叛臣故折辱之令其知君臣重義若寒士數七皆誦法孔子在宋不與燕坐況國家起朔漠斯文不絕如綫我更不尊禮則儒術將掃地矣聞者無不歎服（陶九成輟耕錄曰恒陽廉文正王希憲字善父畏吾氏由父孝懿王布魯凱官廉訪使因氏焉希憲國初拜平章事）

倪元鎮當至正初天下尚無事元鎮日鬻其家田產不事家人作業唯逍遙吟諷兼寓意於圖畫人竊笑其爲贛後兵興諸富家田產剽剝都盡衆始服其有見

何氏語林卷之十五

何氏語林卷之十六

華亭何良俊元朗撰　幷註

賞譽第九上

孔子嘗曰吾之於人誰毀誰譽如有所譽者其有所試則孔子但不毀人耳亦何嘗不譽人哉然必試耳余觀東漢喜標樹晉世好加奬飾然一時雖門閥子弟皆賢可施於行列昔人以爲名者靡世厲鈍之具豈不信哉善乎龐士元之言曰欲興風俗長道業不美其談即聲名不足企慕而爲善者少今拔十失五猶得其半而可以崇邁世教使有志者自勵夫古多善俗或者用此道也後世欲以深文苛議繳振頹風然一遭譏貶而賢者率多自棄嗚呼有世道之責者可無加之慮哉

賈景伯與班固竝校秘書景伯毋常有疾帝欲加賜以校書例多特以錢二十萬使潁陽侯馬防與之語防曰賈逵毋病此子無人事於外屢空則從孤竹之子於首陽山矣（范曄後漢書曰賈逵字景伯扶風平陵人自爲兒童常在太學不通人閒事身長八尺二寸諸儒爲之語曰問事不休賈長頭）

賈偉節兄弟三人竝有高名偉節最優時人爲之語曰賈氏三虎偉節最怒（袁山松後漢書曰賈彪字偉節少遊京師與郭林宗爲談論之首一言一行天下以爲準的黨事起彪謂同志曰吾不西行大難不解即入關說方畧天子爲之大赦）

或問汝南范孟博（范滂已見）郭林宗何如人范曰隱不違親貞不絕俗天子不得臣諸臣不得友吾不知其他（范曄後漢書曰郭泰字林宗太原介休人家貧早孤毋使給事縣庭林宗曰大丈夫安能處斗筲之役乎就屈伯彥學三年博通墳籍游洛陽見李膺膺大奇之遂相友善名震京師後歸鄉里諸儒送至河上車數千兩林宗與李膺同舟而濟衆賓望之以爲神仙）

東國宗敬蔡中郎不言名咸稱蔡君兗州陳留竝圖畫形像爲之目曰文同三閭孝齊參騫

世目陳仲舉（陳蕃已見）昂昂如千里驥周孟玉（周璆已見）瀏瀏如松下風（世說作世目李元禮謖謖如勁松下風）

一云世目潁川李府君（李膺已見）顒顒如玉山汝南陳仲舉軒軒如千里馬南陽朱公叔（朱穆已見）飂飂如行松栢之下

潁川爲之目曰荀氏八龍慈明（荀爽已見）無雙（范曄後漢書曰荀淑字季和爲朗陵侯相莅事明理稱爲神君卒年六十七李膺自表師淑去官生八子儉緄靖燾汪爽肅專竝有名稱時人謂之八龍初荀氏舊里名西豪潁陰令苑康以爲昔高陽氏有才子八人今荀氏亦有八子遂改曰高陽里）

趙戩遭三輔喪亂客於荊州州牧劉表以爲賓客（典畧曰趙戩字叔茂京兆長陵人質而好學言稱詩書愛恤於人不論踈密辟公府入爲尚書選部郎董卓欲

（以所私竝充臺閣戩拒不聽卓怒欲殺之戩引辭正色卓雖凶戾屈而謝之故將王允被害戩棄官收斂三輔亂戩客荊州劉表以爲賓客曹公平荊州執戩手曰何相見之晚遂辟爲掾）爾時禰正平（張隲文士傳曰禰衡字正平平原般人少有才辯氣尚剛傲好矯時慢物）來游京師（范曄後漢書曰興平中衡避難荊州建安初來遊許下）詆訾朝士謂無復人反南見戩歎曰所謂劒則干將莫邪木則椅桐梓漆人則顏冉仲弓也

阮元瑜少有儁才應機捷麗嘗就蔡伯喈學蔡歎曰童子奇才朗朗無雙

平原陶丘洪（青州先賢傳曰陶丘洪字子休平原人清達博辯文冠當代舉孝廉不行辟太尉府年三十卒）舉劉正禮爲茂才（范曄後漢書曰劉繇字正禮東萊牟平人父寵會稽太守繇爲揚州牧時袁術據淮南繇移居曲阿值中國喪亂士友南奔攜接收養與同優劇甚得名稱袁術遣孫策攻破繇奔豫章）是公山弟（范曄後漢書曰劉岱字公山董卓入洛陽岱從侍中出爲兗州刺史虛己愛物爲士人所附初平三年黃巾轉入東平岱擊之戰死）刺史曰前年舉公山柰何復舉正禮洪曰若使明君用公山於前擢正禮於後所謂御二龍於長途騁騏驥於千里何所復難

陳長文（陳群別見）與孔文舉共論汝潁人士陳曰荀文若（荀彧已見）公達（魏春秋曰荀攸字公達爲尚書令從太祖征伐常謀謨幃幄時人及子弟莫知其所言太祖每稱之曰公達外愚内智外怯内強不伐善無施勞智可及愚不可及雖顏子甯武不能過與鍾繇善繇言我每有所行反覆思惟自謂無以易以咨公達輒復過人意）休若（荀氏家傳曰荀衍字休若彧第三兄也）友若（荀諶字友若彧第四兄袁紹在冀州以諶爲謀士）仲豫（荀氏家傳曰荀悅字仲豫彧從父兄也父儉朗陵長祖淑朗陵侯相　張璠漢紀曰悅清虛沉靜善於著述建安初爲秘書監被詔刪漢書作漢紀三十篇因事以明臧否致有典要其書大行於世）當今竝無對

脂元升以哭孔文舉尸魏太祖收欲治罪以其事直見原元升後見太祖陳謝前愆太祖呼其字曰元升卿故慷慨（魚豢魏畧曰脂習字元升京兆人公府辟舉高第天子西遷及許昌習常隨從與少府孔融親善太祖爲司空威德日盛融書疏倨傲習常責融欲令改節融被誅時許中百官與融親善者莫敢收恤習獨撫而哭之曰文舉卿舍我死我當復與誰語者）

魏文帝初授漢禪群臣皆揚魏德衛臻獨稱漢美文

帝曰天下之珍當與山陽共之

曹子建七步成章世目爲繡虎目王仲宣爲泥下潛蛙

龎德公目諸葛孔明爲卧龍龎士元爲鳳雛司馬德操爲水鏡

諸葛武侯甚知蔣琬用爲長史常曰公琰托志忠雅當與吾共贊王業者也

鍾士季（鍾會巳見）入蜀甚知姜伯約謂長史杜元凱曰（杜氏新書曰杜預字元凱司馬宣王女壻　王隱晉書曰預智謀淵博明於理亂常稱德者非所企及立功立言所庶幾也著左氏集解又參考衆家謂之釋例作盟會圖春秋長歷成一家學摯虞甚重之曰左丘明

（本爲春秋作傳而左傳遂自孤行釋例本爲傳設而所發明何但左傳）

以伯約比中土名士公休太初（諸葛誕夏侯玄並已見）不能過也（蜀志曰姜維字伯約天水冀人少與母居好鄭氏學傳子曰維好立功名陰養死士不修布衣之業孫盛雜紀曰初姜維詣亮與母相失復得母書令求當歸維曰良田百頃不在一畝但有遠志不在當歸也蜀志曰亮辟維爲奉義將軍與長史張裔參軍蔣琬書曰姜伯約忠勤時事思慮精密考其所有永南季常諸人不如也郤正論曰姜伯約據上將之重處群臣之右宅舍弊薄資財無餘側室無妾媵之褻後庭無聲樂之娛衣服取供輿馬取備飲食節制不奢不約官給費用隨手消盡察其所以然者非激貪厲濁抑情自割也直謂如是爲足不在多求凡人之談常譽成毀敗扶高抑下咸以姜維投厝無所身死宗滅以是貶削不復料擿異乎春秋褒貶之義矣如姜維之樂學不倦清素節約自一時之儀表也）

張子綱（張紘已見）與孔北海書言虞仲翔前頗爲論者所侵美實爲質雕磨益光不足以損

管公明言與裴使君（裴徽已見）何鄧二尚書（何晏鄧颺並已見）劉太常（劉寔已見）兄弟語使人神思清發昏不假寐自此以還殆白日欲寢矣（晉書曰劉寔弟名智字子房貞素有兄風少貧負薪自給讀誦不輟以儒行稱）

或問焦先於皇甫士安士安曰曠然以天地爲棟宇闇然合至道之前出群形之表入玄寂之幽一世之人不足以挂其意四海之廣不足以回其顧妙乎與三皇之先者同矣結繩已來未及其至也豈群言之所能髣髴常心之所能測量哉（皇甫謐高士傳曰世莫知焦先所出或言生漢末無父母兄弟見漢衰乃不言常結草爲廬冬夏袒露垢汚如泥後野火燒其廬先因露寢遭大雪袒卧不移人以爲死就視如故）

陸士衡與弟士龍俱有儁才張司空（張華已見）見而悅之常曰伐吳之利在獲二儁

山公目嵇叔夜巖巖如孤松之獨立

嵇君道（嵇含已見）云吾在洛嘗與二陸談（陸機陸雲並已見）覺辭少理暢語約事舉莫不豁然若春日之判薄冰秋風之掃枯葉

世目鄧士載爲伏鸞陸士龍爲隱鵠

衛伯玉明識清允傅蘭碩（傅嘏已見）極貴重之比之甯武子（晉書曰衛瓘字伯玉河東安邑人父覬魏尚書瓘十歲喪父至孝過人性貞靜有名理在位以任職稱鄧艾鍾會伐蜀瓘以侍中持節監艾會軍事）

張茂先甚重成公簡（王隱晉書曰成公簡字宗舒東郡人世二千石性清素不求榮利潛心味道罔有干其志者由是默識過人）嘗曰公簡清靜比揚子雲（揚雄自敘曰雄爲人簡易佚宕默而好深湛之思清淨無爲不汲汲於富貴不戚戚於貧賤不修廉隅以徼名當世無擔石之儲晏如也自有大度非聖哲之書不好也非其意雖富貴不事也）默識擬張安世（班固漢書曰張安世字子孺少以父任爲郎以善書給事尚書精力於職休沐未嘗出上幸河東亡書三篋詔問莫能知唯安世識之具述其事後以相校無所遺失上奇其才擢爲尚書令）

顧彥先少有珪璋符采朗徹弱冠仕吳爲黃門郎當時後進盡相推許稱爲大才令望

衛叔寶是樂彥輔壻（衛玠樂廣）並有海內之名裴叔道嘗稱之曰婦翁冰清女壻璧潤（裴遐已見）

周中丞（顗）目裴逸民曰裴公若武庫五兵縱橫（晉諸公贊曰裴頠字逸民談理與王夷甫不相推下當疾世俗尚虛無之理故著崇有論以折之才博喻廣學者不能究後樂廣與頠清談欲說理頠辭喻豐博廣自以體虛無笑而不復言）

山季倫薦蔡克於王太尉曰蔡子尼今之正人太尉以書示衆曰山子以正字拔人然未易可稱後太尉聞克在選曰山子正人之言驗於今矣（山簡王衍蔡克並已見）

王平子風韻邁達甚爲從兄濬沖夷甫所知四海士人一爲平子品目則二兄不復措意云已經平子（晉諸公贊曰王澄字平子有達識仕至荊州刺史）

王大將軍甚重王太尉常稱之曰夷甫處衆中如珠玉在瓦石間

王武子爲本州大中正（晉諸公贊曰王濟字武子太原晉陽人司徒渾第二子也）訪問闕求孫子荊品狀（張隱文士傳曰孫楚字子荊太原中都人有儁才能清言起家中書郎終太僕）（晉陽秋曰楚驃騎將軍資之孫南陽太守宏之子仕至馮翊太守）王曰此人非鄉評之所能名乃自爲之目曰天才英博亮拔不群

王東海清虛寡欲無所修尚言理辯物但明其指要而不飾文辭一時服其約而能通王太尉雅貴重之比之南陽樂廣（王承王夷甫並已見）

世目杜弘治清標令上（晉陽秋曰杜乂字弘治京兆人祖預父錫有譽前朝乂少有令名仕丹陽丞成帝納乂女爲后）世說曰有人目杜弘治標鮮清令盛德之風可樂詠也語林曰有人目杜弘治標鮮甚清令初若熙怡容無韻盛德之風可樂詠也二說與此並小異

世目阮遙集風韻疎誕少有門風

謝太傅云小時在殿廷會見王丞相便覺清風來拂人

諸葛道明（諸葛恢已見）初過江名稱亞於王丞相庾太尉（王導庾亮）丞相甚知之嘗謂曰明府終爲黑頭公

王丞相拜司空時諸葛道明在坐丞相指所著冠語道明曰君當復著此

蔡司徒甚重劉王喬（劉疇已見）常歎曰劉王喬若過江司徒公之美選也（蔡司徒別傳曰謨字道明濟陽考城人博學有識避地江左歷左光祿錄尚書事揚州刺史）

高坐和尚天姿高朗風韻遒邁甚爲王丞相所知周僕射（周顗已見）領選撫其背曰若選得此賢令人無恨（高坐別傳曰和尚胡名尸黎密西域人傳云國王子以國讓弟遂爲沙門永嘉中到中土止於大市中王丞相一見奇之以爲吾之徒也周侯遇害和尚對其靈坐作胡祝數千言音聲高暢既而揮涕收淚其哀樂廢

（與皆此類性高簡不學晉語諸公與之言皆因傳譯神領意得頓在言前塔寺記曰尸黎密冢曰高坐在石子岡常行頭陀卒於梅岡即葬焉晉明帝於冢邊立寺因名高坐）

周僕射神彩秀澈正體嶷然儕輩不敢褻汝南賁泰淵通清操之士嘗歎曰汝潁固多賢士自頃陵遲雅道殆衰今復見周伯仁將恢舊風清我邦族矣

桓茂倫見謝太傅小時歎曰此兒風神秀澈後當不減王東海（桓彝謝安王承並已見）

王世將高朗豪率王丞相庾太尉遊于石頭會世將至爾日迅風飛驅世將倚船樓長嘯神氣甚逸丞相謂太尉曰世將爲復識事太尉曰正足舒其逸耳（王廙別傳曰廙字世將祖覽父正廙性倨傲不合己者面拒之故爲物所疾加平南將軍）

李充言潘安仁之文如翔禽之羽毛衣被之綃縠

庾公目王右軍清貴有鑒裁（按世說云殷中軍道右軍清鑒貴要與此語復小異）

世人語曰大才槃槃謝家安江東獨步王文度盛德日新郄嘉賓（世說作揚州獨步王文度後來出人郄嘉賓無上謝安一句）

支道林清談著名一時風流貴勝莫不崇敬以爲造微之功足參正始然獨重郄嘉賓稱爲一時之儁

支道林談善標宗會而章句或有所遺時爲守文者所陋謝太傅聞而善之曰此乃九方歅之相馬畧其玄黃取其駿逸

王長史（王濛已見）問孫興公（中興書曰綽字興公太原中都人少以文稱歷太學博士大著作散騎常侍）郭子玄定何如（文士傳曰郭象字子玄河南人少有才理慕道好學託志老莊時人咸以爲王弼之亞辟司空掾太傅主簿）孫曰詞致清雅奕奕有餘吐章陳文如懸河瀉水注而不竭

殷中軍識度清遠當時比之管葛屏居墓所幾將十年王濛謝尚伺其出處以卜江左興亡因相與省之知浩有確然之志既反因相謂曰淵源不起當如蒼生何（庾翼貽浩書曰當今社稷安危內委何褚諸君外託庾桓數族恐不得百年無憂足下少標令名十數年間位經內外而欲潛居利貞斯理難全且夫濟一時之務須一時之勝何必德均古人韻齊先達耶王夷甫先朝風流士也然吾薄其立名非眞而始終莫取若以道非虞夏自當超然獨往而不能謀始大合聲譽極致名位正當抑揚名教以靜亂源乃高談莊老說空終日雖云談道實長華競及其末年人望猶存思安懼亂寄命推務而甫自申述狥小好名既身囚胡虜棄言非所此明德君子遇會處際寧可然乎而世皆然之益知名實未定弊風未革也浩固辭不起簡文帝始綜萬幾衛將軍褚裒薦浩徵爲揚州刺史浩上疏陳讓幷致牋於簡文簡文荅之曰屬當厄運危弊理盡誠賴時有其才不復遠求版築足下沉識淹長思綜通練起而明之足以經濟若復深存挹退苟遂本懷吾恐天下之事於此去矣今紘領不振晉綱不綱顧蹈東海復可得耶由此言之足下去就即是時之廢興時之廢興則國家不異足下弘思之靜筭之亦將有以深鑒可否望必廢本懷率群情也）

劉尹亡後孫興公爲之誄曰居官無官官之事處事無事事之心當時以爲名言

孫興公目劉真長曰神猶淵鏡言必珠玉

謝鎮西（晉陽秋曰謝尚字仁祖陳郡人鯤之子也齠齓喪兄哀慟過人及遭父喪溫嶠唁之尚號叫極哀既而收淚告訴有異常童嶠奇之由是知名仕至鎮西將軍）與羅君章爲方外之友（羅府君別傳曰含字君章桂陽耒陽人楚熊姓之後啓土羅國遂氏族焉後寓淮境爲桂陽人含臨海太守彥曾孫滎陽太守綏少子也桓宣武辟爲別駕遷散騎常侍門施行馬含自在官舍有一白雀棲集堂宇及致仕還家庭中忽蘭菊挺生此亦至行之徵也）常稱之曰羅君章可謂湘中之琳琅

或有人言羅君章可謂荊楚之杞梓桓大司馬曰此自江左之秀豈唯荊楚而已

孫興公云庾太尉雅好所托常在塵埃之外雖柔心應世蹔屈其迹而方寸湛然固以玄對山水

世目王苟子曰流奕清舉（苟子王脩小字文字志曰王脩字敬仁太原晉陽人父濛司徒左長史脩明秀有美稱）

桓南郡既誅司馬元顯見謝景仁甚知之謂四坐曰司馬庶人那得不敗遂令謝景仁年三十方作著作郎

阮萬齡與袁豹江夷相係爲孟昶司馬時人謂昶府有三素望（南史曰阮萬齡陳留尉氏人祖思曠光祿大夫萬齡少知名爲孟昶建威長史）

謝叔源與從子靈運並有美名時人謂叔源風韻爲高目望蔡肅如寒風振松（謝叔源襲爵望蔡侯）目康樂亹亹如霜臺寵日

謝方明無他伎能自然有雅韻高祖常稱之曰謝方明可謂名家駒直置便是台鼎人無論復有才用或云是劉穆之語（沈約宋書曰謝方明陳郡陽夏人尚書僕射景仁從父弟父沖中書侍郎方明爲高祖中兵主簿事思忠益知無不爲遷侍中丹陽尹）

王令明素不與謝靈運相識嘗得一交言靈運辯博辭義鋒起令明時然後言時荀伯子在坐退而告人曰靈運固自蕭散直上王郎如萬頃陂（沈約宋書曰荀伯子潁川潁陰人祖羨驃騎將軍父猗秘書郎伯子少好學博覽經傳而通率好戲遨遊閭里故失清塗解褐駙馬都尉仕至東陽太守）

謝法曹（惠連已見）幼有才悟性至輕脫不爲父方明所知靈運去永嘉還始寧時方明爲會稽郡靈運嘗自始寧至會稽造方明過視惠連大相知賞時何長瑜教惠連讀書亦在郡內靈運又以爲絕倫謂方明曰阿連才悟如此而尊常兒遇之何長瑜當今仲宣而給以下客之食尊既不能禮賢宜以長瑜還靈運靈運載之去

謝宣遠（謝瞻已見）諸人才辭辯富弘微每以約言服之尚書（謝混已見）特所敬貴號曰微子嘗語諸人曰汝雖才義豐辯未必皆愜衆心至於領會機賞言約理要固當

共推微子

謝尚書目弘微曰微子異不傷物同不害正

宋世爲之語曰王光祿如屏風屈曲從俗能蔽風露（南史曰王遠字景舒太保弘弟光祿大夫孺之子也仕至光祿勳）

王僧祐少便聰悟叔父景玄撫其首曰兒神明意用當不作率爾人（僧祐已見）

宋文帝見王征南（王僧虔已見）所書素扇歎曰非唯迹逾子敬方當器雅過之

顏特進（顏延年已見）爲徐羨之諸人所忌出爲始安太守謝領軍（謝晦已見）謂顏曰昔荀勗忌阮咸斥爲始平郡今卿又爲始安可謂二始殷黃門（殷景仁已見）亦語之曰所謂人惡俊異世疵文雅

王瓚之歷官五兵尚書未嘗詣一朝貴（南史曰瓚之王敬弘子也官吏部尚書謚貞子）江湛（已見）謂何偃曰王瓚之今便是朝隱（宋書曰何偃字仲弘廬江灊人司空尚之中子舉秀才除中軍參軍歷官吏部尚書）

王智少簡貴有高名（南史曰王智琅琊人祖穆臨海太守司徒謐之兄）宋武帝甚重之常云見王智使人思仲祖（南史曰帝與劉穆之議討劉毅而智在焉他日穆之白帝曰伐國重事公言何乃使王智知武帝笑曰此人高簡豈關此輩議論）

吳郡陸法真歷官有清節爲劉秀之安北錄事參軍太山羊希（南史曰羊希字泰聞太山南城人羊玄保之從子少有才氣爲尚書左丞）與安北諮議孫詵書曰足下同僚似有陸錄事者此生東南名地又張玄外孫治身清雅至有志節年高官下秉操不衰冀當日夕相與申意（南史曰孫詵字休群太原中都人愛文尤賞泉石官御史中丞）

張景山（張岱已見）與兄太子中舍演新安太守鏡征北將軍永弟廣州刺史辯俱知名時人謂之張氏五龍

釋曇賴屬意宣唱天然獨絶張暢聞而歎曰吐辭流便足騰遠理（高僧傳曰曇賴會稽人少出家誦經十餘萬言止長干寺）

張永嘗請斌公開講（釋曇斌已見）永問斌京下復有卓越年少不斌言有沙彌道慧法安永即要請令道慧覆涅槃（梁惠皎高僧傳曰道慧姓王餘姚人十一出家爲僧遠弟子嘗講成實張融構難慧乘機挫銳言必詣理）法安述佛性（高僧傳曰釋法安姓畢東平人七歲出家年在息慈便精神秀出）二人神色自若敘致無遺永問年幾慧言十九安言十八永歎曰昔扶風朱勃年十二能誦書詠詩時號才童今日二道士可稱義少

王仲寶張思曼甚知孔廣仲寶嘗言廣來使人廢簿領思曼數巾車詣之每歎曰孔廣使吾成輕薄祭酒（王儉張緒已見　南史曰孔廣字淹源會稽人美容止善吐論）

宋文帝以王華劉湛王曇首殷景仁俱爲侍中風力局幹冠冕一時上嘗與四人於合殿宴既罷出上目

良久歎曰此四賢一時之秀同管喉唇恐後世難繼也（劉緯宋拾遺曰帝嘗召四人宴飲從朝至夕帝甚歡既出帝目送之歎美不已）

張思曼少知名清簡寡欲叔父鏡語人曰此兒今之樂廣

劉悛之爲益州獻蜀柳數株枝條甚長狀若絲縷武帝植於太昌雲和殿前常嗟賞之曰楊柳風流可愛似張緒當年

袁吏部（袁粲已見）語人曰近見張思曼殊有正始遺風

劉參軍（劉璡已見）至吳語人曰吾聞張思光與陸慧曉並宅中間有水此水必有異味遂命駕酌而飲之曰飲此則鄙吝之萌盡矣

釋慧亮過江止何園寺（梁慧皎高僧傳曰慧亮姓董先爲東阿靖公弟子後立寺於臨菑講法華大小品十地等學徒雲集千里命駕）顏延之張緒眷德留連每歎曰安汰吐珠玉於前（釋道安竺法汰並已見）斌亮振金聲於後清言妙緒將絕復興（高僧傳曰釋曇斌姓蘇南陽人十歲出家事道禕爲師後住江陵辛寺袁粲請爲毋師）

張融陸慧曉二人宅間有池池上有二株楊柳何點見而歎曰此池便是醴泉此木便是交讓

張思光年弱冠道士陸靜脩以白鷺羽麈尾扇遺之曰此既異物以奉異人

張思光清抗絕俗雖王公貴人視之傲如獨重衡陽王語從兄思曼曰衡陽王飄飄有淩雲氣其風情素韻彌足可懷融與之遊不知老之將至

王仲寶（王儉已見）少便不凡袁司徒（袁粲已見）見之歎曰宰相之門栝栢豫章雖小已是棟梁器

劉祭酒（劉瓛已見）少有至性母孔氏甚嚴明語親戚曰阿稱（瓛小字）便是今世曾子

王僧達貴公子孫以才傲物爲吳郡太守入昌門曰彼有人焉顧琛家一公兩椽英英門戶陸子眞五世內侍我之流亞

齊高帝輔政百僚脫屐到席蔡長史躡屐不改（南史曰蔡約字景撝濟陽考城人興宗子也尚宋孝武公主好飲酒夷淡不與世雜仕齊爲司徒左長史卒官太子詹事）帝謂江祏曰蔡郎是禮度之門故自可悅（南史曰江祏字弘業濟陽考城人仕至侍中中書令受遺輔政爲東昏所誅）

王瞻六歲時從師讀書有伎經門同業皆出觀瞻獨不視習業如初從父僧虔曰大宗不衰寄之此子（南史曰王瞻字思範弘從孫也少遊遨爲閭里患及長折節修士操涉獵書記仕齊至御史中丞梁臺建遷吏部尚書）

袁尹（袁粲已見）在郡嘗於後堂夜集劉祭酒在座劉是眞長六世孫袁指庭中柳樹謂劉曰人謂此是劉尹時

樹每想高風今復見卿可謂清德不衰

褚司徒（褚淵已見）嘗集袁粲舍初秋涼夕風月甚美彥回援琴奏別鵠之曲宮商既調風神諧暢王彧謝莊並在坐歎曰以無累之神合有道之器宮商暫離不可得巳

袁尹見江叔文歎曰風流不墜政在江郎（南史曰江斅字叔文濟陽考城人祖夷右僕射父湛吏部尚書斅母宋文帝女淮陽長公主幼以戚屬召見孝武謂謝莊曰此小兒方當爲名器少有美譽尚孝武女臨汝公主拜駙馬都尉爲丹陽丞）

庾杲之韶令和潤善於音吐（蕭子顯齊書曰杲之字景行新野人祖深之雍州刺史父粲司空叅軍杲之少貞立學涉文義起家奉朝請太子右衞率）世祖令對虜使

兼侍中上每歎其風器之美王儉在座曰杲之爲蟬冕所照更生風采

陸明霞是張思光外甥好學通博兼善書畫風韻舉動頗類於思光時人爲之語曰無對日下惟舅與甥（南史曰陸杲字明霞吳郡吳人祖徽宋建康令有清名父叡揚州中從事杲少好學歷官以清正稱仕至金紫光祿大夫）

謝參軍（謝超宗已見）一日詣東府門自通爾時風寒慘厲太祖謂四座曰此客至使人不衣自煖矣

褚侍中（褚炫已見）小便清簡爲舅王景文所知司徒（淵）謂人曰從弟廉勝獨立乃十倍於我

徐孝嗣（已見）出爲吳興王僕射（儉）贈四言詩曰方軌叔茂追清彥輔柔亦不吐剛亦不茹時人以比蔡子尼行狀

褚中郎淹雅有器量風儀端麗眉目如點公庭就列爲衆所瞻（南史曰褚向字景政祖淵司空父蓁太子詹事向年數歲父母相繼亡沒毀若成人親表異之及長淹雅有器量仕梁卒於北中郎）爲廬陵王長史卒官謝舉銘其墓曰弘治推華（杜乂）子嵩懈量（庾敳）酒歸月下風清琴上論者以爲擬得其人（南史曰謝舉字言揚謝瀹子也幼好學與兄覽齊名十四贈沈約詩爲約所賞弱冠丁父憂幾致毀滅爲太常博士與覽俱預元會江淹一見並相欽挹曰所謂馭二龍於長塗爲太子家令掌管記深爲昭明太子賞接）

世目何散騎曰人中爽爽何子朗

何點嘗目陸慧曉心如明鏡遇形觸物無不朗然王思遠常如懷冰暑月亦有霜氣

周彥倫目慧隆道人曰隆公蕭散森踈若霜下之松竹（高僧傳曰釋慧隆姓成陽平人學無師友卓然自悟）

劉孝標（劉峻已見）目劉訏超然越俗如半天末霞（何佟之梁典曰劉訏字彥度平原人與陳留阮孚李紳申金蘭之契築室鍾阜之傍共聽內義鑽尋典奧）劉歊矯矯出塵如雲中白鶴（梁書曰劉歊字士光劉懷慰之子生夕有香氣滿室幼有識慧十二讀莊子逍遙篇曰此可解耳客問之隨問而荅皆有情理家人異之謂爲神童及長博學有文不娶不仕與族弟訏隱居求志遨遊林澤以山水書籍相娛諡貞節處士）皆儉歲之粱稷寒

年之纖纊

梁武帝欲爲昭明太子納妃意在謝氏袁昂曰當今貞素簡勝唯有蔡撙（南史曰蔡撙字景節興宗子也少方雅退默兄弟並知名爲吳興太守不飲郡井齋前種白莧紫茄以爲常膳詔褒其清）

宋世有嵇元榮羊蓋並善鼓琴云得戴安道之法柳吳興（柳惲已見）特盡其妙齊竟陵引爲法曹參軍雅被賞狎王嘗置酒有謝太傅鳴琴在側以授吳興吳興彈爲雅弄竟陵曰卿巧越嵇心妙臻羊體良質美手信在今辰豈止當世稱奇足可追蹤古烈（劉璠梁典曰梁武帝嘗語周捨曰吾聞君子不可求備至如柳惲可謂具美分其才藝足了十人）

劉長史幼聰敏善屬文（南史曰劉孝綽字孝綽本名冉幼聰敏七歲能屬文舅王融深賞異之與同載以適親友號曰神童起家著作郎左遷臨賀王長史）王中書（融）深賞異之常歎曰天下文章若無我當歸阿士（孝綽小字）

陸佐公少爲外祖張岱所異岱語諸子曰此兒汝家陽元（劉璠梁畧曰陸倕字佐公吳郡人慧曉子也少篤學善屬文仕至太常卿）

梁武革命之事沈休文頗相匡贊後帝以語范尚書曰平日與沈休文群居不覺有異今日才智縱横可稱明識尚書荅曰公今知約不異約今知公

梁昭明在東宮雅好文學嘗與王記室（筠）劉長史（孝綽）陸庶子（倕）到舍人（洽四人並已見）殷常侍遊宴玄圃太子獨執筠袂撫孝綽肩語曰所謂左把浮丘袖右拍洪崖肩（梁書曰殷芸字灌蔬陳郡長平人性倜儻不拘細行不妄交遊門無雜客勵精勤學博洽羣書廬江何憲見之深相歎賞仕至散騎常侍）

王詹事（筠）幼便警悟及長清靜好學沈尚書（約）每見其所著輒嗟咨吟味以爲不逮嘗語詹事曰昔蔡中郎一見王仲宣稱爲王公孫曰吾家書籍悉當相與僕雖不敏請附斯言自謝朓諸賢零落已後平生意好殆將都絶不謂疲暮復逢於君

張士簡（張率已見）與同郡陸佐公幼相友狎同載詣左衛將軍沈休文適值任彥升在坐沈謂任曰此二子後進才秀皆南金也卿可與定交

簡文素重蕭景陽（蕭子顯已見）在東宮時引爲促晏景陽起更衣簡文謂坐客曰嘗聞異人間出今日始知是蕭尚書

到長史（洽）齊末覩世方亂築室巖阿幽居積歲樂安任昉與洽兄沼溉並善嘗訪洽於田舍見之歎曰此子日下無雙

到茂灌與弟茂沿皆有文才兼善言理時人比之二陸世祖嘗贈詩云魏世重雙丁晉朝稱二陸何如今兩到復似凌寒竹

庾彦寶（庾詵已見）子曼倩（梁書曰曼倩字世華早有令譽元帝在荊州爲中録事後轉諮議參軍）早有令譽爲世祖荊州主簿每出常目送之謂劉之遴曰（梁書曰劉之遴字思貞南陽涅陽人父虬齊國子博士謚文範先生之遴八歲能屬文十五舉茂才對策沈約任昉見而異之）荊南信多君子雖美歸田鳳（摯虞三輔決録註曰田鳳字秀宗爲郎端正入奏事靈帝目送題柱曰堂堂乎京兆田郎）清屬桓階（桓階別傳曰階爲尚書令文帝行幸見諸子無禪上搏手曰長者子無禪是日拜三子爲黃門郎）賞德標奇未過此子

梁元帝嘗云余於諸僧重招提琰法師隱士重華陽陶貞白士人重汝南周弘正其於義理清轉無窮亦一時名士也

王威明爲黃門侍郎時湘東王（梁元帝別見）爲丹陽尹與朝士宴集屬威明爲酒令威明曰江左以來未有茲舉蕭琛傅昭在坐並謂知言（南史曰王規字威明王儉之孫王騫子也十二畧通五經及長博涉有口辯仕至太子中庶子）

衛尉趙知禮見袁德章少時歎曰袁生舉止詳中故有陳汝之風（南史曰袁憲字德章幼聰敏好學梁武帝開五館其一館在憲宅西憲招引諸生與之談論新義出人意表同輩咸嗟服焉武帝撰孔子正言章句詔下國學憲十四被召爲正言生祭酒到溉愛其神采博士周弘正謂憲父君正曰賢子欲策試不君正曰未敢令試居數日君正遣門客與憲候弘正會弘正將升講坐延憲入室授以麈尾令憲豎義時謝岐何妥在坐弘正曰二賢雖窮奧賾得無憚此後生何謝遞起義端深極理致憲酬對閑敏弘正謂妥曰恣卿所問勿以童幼期之時觀者重沓憲神色自若辯論有餘弘正亦起數難終不能屈因告客曰卿還諮袁吳郡此郎已堪見代博士矣）

江揔持幼便聰慧神采英拔（南史曰江揔字揔持濟陽考城人江斅之曾孫祖蒨光祿大夫父紑南康王主簿揔七歲而孤聰敏有至性梁時爲太子中舍人仕陳歷尚書令入隋拜上開府）甚爲瑯邪王元禮（王筠已見）范陽張纘（南史曰張纘字伯緒范陽方城人衛尉卿弘策子也長七尺四寸眉目疎朗神采爽發性好學兄緬有書萬卷晝夜披讀不去手歷官吏部郎）南陽劉之遴所重之遴嘗酬揔詩其略曰上位居崇禮寺署鄰栖息忌聞曉騶唱每畏晨光絶高談意未窮晤對賞無極探志共遨遊休沐忘退食曷用銷鄙吝枉趾蓬顔色上下數千載揚搉吐胸臆其爲通人欽挹如此

陳後主在東宮時張譏爲東宮學士有玉柄麈尾至佳後主親執之曰當今雖復多士如林堪執此者獨張譏耳即手授譏

陳後主嘗幸鍾山召從臣於松林下共談敕張譏豎義時索麈尾未至後主取松枝手以屬譏曰此可代麈尾顧語群臣此即張譏後事

陳永陽王臨吳郡聞陸慶名請與相見慶固辭以疾時慶宗人陸榮爲郡五官掾慶嘗詣焉王乃微服往榮舍穿壁觀之後語榮曰慶風神凝峻殆不可測嚴君平鄭子眞何以尚茲（南史曰陸慶吳郡人少好學徧通五經尤明春秋左氏傳）

（節操甚高仕梁爲奠令陳天嘉初徵散騎侍郎不就）

何妥少機警以技巧事湘東王後知其聰明召爲誦書時蘭陵蕭愼亦有儁才住青楊巷妥住白楊頭時人爲之語曰世有兩儁白楊何妥青楊蕭愼（隋書曰何妥字栖鳳西城人爲湘東王誦書江陵平入周爲太學博士隋除散騎常侍終國子祭酒）

何氏語林卷之十六

何氏語林卷之十七

華亭何良俊元朗撰　幷註

賞譽第九（下）

杜子光童孺時奇才博學能著文章心解性達無不貫綜一時稱爲舞陽杜孔子（崔鴻十六國春秋前涼錄曰杜肓字子光濮陽舞陽人）

崔司徒（崔浩已見）每與盧玄談輒歎曰對子眞使我懷古之情更深（北史曰盧玄字子眞范陽涿人曾祖諶晉司空從事中郎祖偃父邈仕慕容氏俱以儒雅稱神䴥四年太后辟召儒儁以玄爲首授中書博士遷侍郎崔浩欲整人倫分明姓族玄曰創制立事各有其時樂爲此者詎幾人也宜三思浩不納後終以此敗）

高伯恭（高允已見）少有奇度清河崔玄伯見而異之歎曰高子黃中內潤文明外照必爲一代偉人（魏收魏書曰崔宏字玄伯清河東武城人魏司空林六世孫少有儁才號曰冀州神童苻堅徵爲太子舍人不就魏道武以爲黃門侍郎與張袞對掌機要）

魏中山王（熙）博識之士見盧幼章歎之曰盧郎有如此風神唯須誦離騷飲美酒自爲佳士（北史曰盧元明字幼章范陽涿人涉歷羣書兼有文義風采閑潤進退可觀太平中副李諧使梁南人稱之）

范陽祖元珍（祖瑩別見）與陳郡袁景翔齊名秀出（北史曰袁翻字景翔陳郡項人）時人爲之語曰京師楚楚袁與祖洛中翩翩祖與袁

濟陰王元暉見溫子昇文嘗云江左文人宋有顏延之謝靈運梁有沈約任昉我子昇足以凌顏轢謝含任吐沈（北史曰溫子昇字鵬舉太原人晉大將軍嶠之後世居江左祖恭之避難歸魏家于濟陰寃句子昇博覽百家文章清婉永熙中爲散騎常侍領本州大中正）

魏陸暐與弟恭之並有時譽洛陽令賈禎歎曰僕以老年更覩雙璧黃門郎孫惠蔚曰不意二陸復在坐隅（北史曰陸暐字道暉弟恭之字季順代人也世領部落祖俟仕魏封東平王父凱官至正平太守暐除伏波將軍嘗擬急就章爲悟蒙章及七誘十醉章表數十篇恭之有操尚位東荊州刺史所著文章詩賦千餘篇）

楊遵彥小時夙成從父兄黃門侍郎（昱）特相器重嘗

謂人曰此兒駒齒未落已是我家龍文更十年當求之千里外耳

楊遵彥典選時以六十人爲一甲楊令其自敘訖不省文簿便次第呼之嘗誤以盧士深爲士琛士深自言其名遵彥曰盧郎朗潤所以加玉（三國典畧曰東魏以楊愔典選愔令選人自敘不省文簿次第呼之嘗誤呼慕容爲長孫一人而已有職人曾漫漢自言微賤不蒙記愔曰卿前在元子思坊乘驢遥見我不下以方麴障面我何不識卿耶漫漢驚服）

楊遵彥作文德論（楊愔已見）以爲古今辭人皆負才遺行澆薄險忌唯邢子才王元景溫子昇彬彬有德素

楊遵彥欲引崔彥通（崔瞻已見）爲中書侍郎時盧思道直中書省因問盧曰我比日多務都不見崔瞻文藻卿與之親通理當相悉思道荅曰崔瞻文辭之美實有可稱但舉世重其風流所以才華見沒

北齊廢帝爲太子時嘗集諸儒講孝經問國子助教許散愁曰先生在世何以自資許對曰散愁自少以來不登孌童之牀不入季女之室服膺簡策不知老之將至平生素懷若斯而已太子曰顏子縮屋稱貞柳下嫗而不亂未若此翁白首不娶

魏帝嘗季秋大射普令群臣賦詩魏佛助（魏收小字）詩末云尺書徵建業折簡召長安文襄壯之顧謂諸人曰

在朝今有魏收便是國之光采

盧子均小字龍子風神澹雅從弟思道小字釋奴宗中俱稱英妙幽州爲之語曰盧家千里釋奴龍子（思道已見　北史曰盧昌衡字子均沉靜有才識風神澹雅容止可法博涉經史工行草書）

王沙彌（王晞小字已見）東適海隅與邢子良遊處子良愛其清晤與其在洛兩兄（昕）書曰賢弟彌郎意識深遠曠達不羈簡於造次言必詣理吟咏情性往往麗絕恐足下方難爲兄不暇憂其不進也

吏部郎中陸卬嘗稱李德林曰德林文章浩浩如長河東注比來見後生制作乃涓澮之流耳（續世說曰北齊任城

（王亦稱德林曰經國大體是賈生晁錯之儔雕蟲小技殆相如子雲之輩）

李德林爲文辭覈理暢魏收嘗對高隆之謂其父曰賢子文筆終當繼温子昇隆之大笑曰魏常侍殊已嫉賢何不近比老彭乃遠求温子

柳思敬少有遠量濟陽蔡大寳有重名於江左時爲岳陽王（蕭詧已見）諮議見柳便歎曰襄陽水鏡復在於茲（北史曰柳莊字思敬河東解人宋太尉元景從孫博覽墳籍兼善詞令隋給事黄門侍郎）

辛懷遠與二兄鑒曠弟寶迅皆以才識知名秦雍爲之語曰五龍一門金友玉昆（崔鴻前涼錄曰辛攀字懷遠隴西狄道人父奭尚書郎）

鎮南長史悦壽謂南海王曰向見北海王子天資弘雅神爽高邁始知天族多奇玉林皆寶

李密乘一黄牛被以蒲韉將漢書一帙掛於角上一手捉牛靷一手翻漢書越國公（楊素已見）遇見於道從後按轡躡之既及問何處書生耽學如此密識是越公乃下牛再拜自言姓名又問所讀書荅云項羽傳越公奇之與語大悦謂其子玄感等曰吾觀李密識度女等不及

虞世基拜内史舍人時柳顧言博學罕所推許與世基相見歎曰海内當共推此一人

薛收與弟德音元敬齊名號河東三鳳時目收爲長離德音爲鸑鷟元敬年最少爲鵷鶵

太宗登極日語房玄齡曰薛收若在朕當以中書令處之

唐太宗嘗稱虞永興（虞世南已見）有五絕德行忠直博學文詞書翰

李守素尤精譜學人號肉譜或謂虞秘監曰李倉曹以善談人物乃得此名然非雅目公既言成準的宜有以改之秘監曰昔任彦昇善談經籍時稱爲五經笥宜改倉曹爲人物志（隋唐嘉話曰李守素趙州人太宗署爲倉曹參軍甚工譜學自晉宋以降四海士流及諸勲貴華戎閥閱莫不詳究當時號爲行譜）

劉子翼峭直有行常面折僚友之短退無餘訾李百藥嘗語人曰劉四雖復罵人人多不憾（大業雜記曰劉子翼字小心劉禕之之父仕隋至著作郎）

太宗嘗出行有司請載副書以從上曰不須虞世南在此行秘書

賀德仁與兄德基俱以辭學見稱時人爲之語曰學行可師賀德基文質彬彬賀德仁（唐書曰賀德仁越州山陰人少與從兄德基俱事國子祭酒周弘正以辭學見稱德仁仕陳官吳興王友）

太宗嘗宴群臣于積翠池酣樂賦詩魏徵賦西漢其

卒章曰終藉叔孫禮方知皇帝尊帝曰徵言未嘗不約我以禮

太宗征遼東拜楊弘禮爲兵部侍郎駐蹕之役領步騎二十四軍跳出賊背所向摧靡帝自山上下望見其袍仗精整人人盡力謂許敬宗曰越公兒郎故有家風（劉昫唐書曰楊弘禮隋尚書令素弟岳之子高祖受禪襲爵清河郡公太宗征遼以弘禮有文武材擢拜兵部侍郎專典兵機之務）

太宗嘗曰褚遂良鯁亮有學術竭誠親於朕若飛鳥依人自加憐愛（劉昫唐書曰褚遂良散騎常侍亮之子博涉文史尤工隸書父友歐陽詢甚重之）

谷那律淹識群書褚遂良目爲九經庫（唐書曰谷那律魏州人淹識群書官至弘文館學士）

張文瓘補幷州叅軍時李勣爲長史語人曰雉圭今之管簫吾所不及

太宗嘗問群臣曰朕子弟孰賢魏徵曰臣愚不盡知其能唯吳王數與臣言未嘗不自失帝曰朕亦器之然卿以爲前代孰比對曰經學文雅漢之河間東平至於孝行曾閔不能過帝由是寵遇益厚（劉昫唐書曰霍王元軌高祖第十四子武德八年封吳王改封霍王）

薛元超爲高宗所知時在中書特承恩遇嘗召入與諸王同預私讌重其文學政理之才嘗語之曰長得卿在中書固不藉多人（唐詩紀事曰元超薛收之子高宗時爲給事轉中書舍人薦任希古郭正一崔融等皆以才名上元初同中書門下三品政出武后因陽喑乞骸骨）

李義府（已見）初進以李大亮劉洎之薦太宗召令詠烏李曰日裏颺朝彩琴中伴夜啼上林如許樹不借一枝棲帝曰當以全枝借子何止一枝

韋思謙調官有微累吏部尚書高季輔曰自吾居選部今始得此一人豈可以小疵而棄大德擢受監察御史

皇甫公義引韋思謙爲沛王府倉曹曰公豈是池中物屈公爲數句之客以望此府耳

鳳閣侍郎杜景佺文章智識並高遠時號爲鶴鳴鷄樹

盧昇之爲鄧王府典籤王甚知之嘗語諸人曰此即寡人相如（唐詩紀事曰盧照鄰字昇之范陽人調新都尉病去官足攣一手又廢乃居具茨山下自以爲高宗尚吏已獨儒武后尚法已獨黃老后封嵩山屢聘賢士已已廢著五悲文以自明病既久與親屬訣自沉潁水）

張鷟文章俊敏凡應八舉皆登甲科騫味道嘗稱之曰此生天下無雙（續世說曰張鷟爲兒童時夢紫色大鳥五綵成文降於庭中其祖謂曰五色赤文鳳也紫文鸑也爲鳳之佐吾兒當以文章瑞於明庭因名鷟員半千嘗見其文曰張子之文

（如青錢萬簡萬中未聞退時時目爲青錢學士）

崔尚書（崔湜已見）甚重其弟潤甫嘗語人曰液子我家龜龍（唐詩紀事曰崔液字潤甫仁師子湜之弟也工五言官殿中侍御史坐湜故亡命郢州作幽征賦以見意）

貞半千本名餘慶嘗師事學士王義方義方嘉重之嘗語之曰五百年一賢者生足下當之矣因改名半千

孔季詡在秘書陳子昂每爲之目曰神韻清遠可比衛玠

魏知古亡後宋廣平歎曰叔向古之遺直子產古之遺愛兼之者其魏公乎（唐詩紀事曰魏知古深州人相睿宗薦洹水令呂太一司功參軍齊澣騎曹參軍柳澤密尉宋遙補闕袁暉封希顏伊闕尉陳希烈後皆爲聞人）

李元紘爲相務峻崖檢抑進者憚之宋廣平嘗曰李侍郎引宋遙之美黜劉晃之貪貫爲國相家無留儲雖季文子之德何以加諸（劉昫唐書曰李元紘京兆萬年人少謹厚爲雍州司戶時太平公主與寺僧爭碾磑元紘斷還寺僧竇懷貞爲雍州長史懼太平勢促令元紘改斷元紘大署判後曰南山或可改移此判終無搖動竟執正不撓懷貞不能奪開元中中書侍郎）

李乂嘗典選請謁不行時人爲之語曰李下無蹊徑（唐詩紀事曰李乂字尚眞趙州人十二工屬文薛元超曰是子且有海內名沉正方雅識洽禮時稱有宰相器初爲黃門侍郎姚崇爲紫微令薦爲侍郎外託引重實去其糾駮權）

張燕公（張說已見）嘗曰沈三兄（沈佺期已見）詩直須還他第一

楊再思每目徐堅爲鳳閣舍人樣

韋氏孝友文學有承慶嗣立（劉昫唐書曰韋承慶字延休嗣立承慶異母弟也父思謙則天朝納言母王氏遇承慶甚嚴每有杖罰嗣立必解衣請代母不聽輒私自杖母察知之漸加恩貸議者比王祥王覽）邃音樂有萬石（劉昫唐書曰萬石韋挺之子有學業而善音律爲太常卿增損郊廟燕會樂調時以爲稱職）達禮儀則叔夏（劉昫儒學傳曰韋叔夏左僕射安石兄也精通三禮官國子祭酒撰五禮要記）史才博識有述（劉昫唐書曰述勤成國史一百十三卷事簡而記詳有良史才蕭穎士以爲譙周陳壽之流述以儒術進當代宗仰而純厚長者澹於勢利聚書二萬卷皆自校定雖御府不逮也兼古今朝臣圖歷代知名人畫魏晉以來草隸眞跡數百卷古碑古器藥方格式錢譜璽譜之類當代名公尺題無不畢備祿山之亂兩京陷賊玄宗幸蜀述

抱國史藏於南山經籍資產焚剽殆盡述亦陷於賊庭）時趙冬曦兄弟亦有美名（唐詩紀事曰趙冬曦定州人開元初監察御史坐事流岳州召還復官）張燕公嘗語人曰韋趙兄弟人之杞梓

韋述是元行冲姑子性好學嘗入行冲書齋忘寢與食行冲引與之談貫綜經史事如指掌試以綴文操牘便成行冲大悅引之同榻曰此吾外家之寶

張燕公嘗稱許景先曰許舍人之文雖無峻峰激流嶄絕之勢然屬詞豐美得中和之氣實一時之秀（唐詩紀事曰許景先常州人景先獻賦李迥秀見之曰是宜付太史後與齊澣王丘韓休更知制誥）

玄宗嘗早朝見張九齡風儀秀整有異於衆謂左右

曰朕每見張九齡精神頓生

汝陽王璡是寧王長子丰儀秀整玄宗甚愛之嘗曰花奴姿質明瑩必神仙謫墮也寧王隨短之上曰大哥不在過慮阿瞞自是相師帝王之相須有英特之風深沉之候花奴但端笑過人當得公卿間令譽耳（劉昫唐書曰寧王憲本名成器睿宗長子也追贈讓皇帝長子璡封汝陽王與賀知章褚廷誨爲詩酒之交）

房太尉每見元魯山即終日歎息嘗謂李遐叔（華）曰見紫芝眉宇使人名利之心頓盡（劉昫唐書曰房琯字次律河南人平章事融之子少好學風儀沉整以門蔭補弘文生性好隱遁與東平呂向於陸渾伊陽山讀書凡十餘歲天寶末官至憲部侍郎玄宗幸蜀奔赴行在拜文部尚書同平章事奉使靈武冊立肅宗抗疏自請將兵戰敗于陳濤斜）

韋陟以父安石憤激致斃與弟斌杜門不出八年親友更往敦曉乃強調洛陽令宋璟見陟歎曰盛德遺範盡在此矣（韋安石韋斌並已見　劉昫唐書曰韋陟字殷卿自幼風標峻整安石尤愛之早有台輔之望被李林甫楊國忠所擠中原兵起鬱鬱不得志乃歎曰吾道窮於此乎有志不伸得非天命因遘疾卒于虢州）

賀知章（已見）性曠夷善談說與族姑子陸象先（已見）善象先嘗謂人曰季真清談風流吾一日不見則鄙吝生矣

賀知章見李太白稱之曰此天上謫仙人也

陸象先與弟景倩景融景獻景裔皆有名當世僧一行少時與象先兄弟相善嘗語人曰陸氏兄弟皆有士行古之荀陳何以加之

吉頊爲吏部侍郎用陸景初（陸象先先名景初已見）爲洛陽尉其父元方時亦在吏部固辭不敢當頊曰爲官擇人至公之道陸景初才望高雅非常流所及實不以吏部之子妄推薦也竟奏授之

元結舉進士禮部侍郎楊浚見其文歎曰一第慁子耳有司得子是賴是年果擢上第（唐詩紀事曰元結字微之蘇源明薦於肅宗時思明攻河陽帝召結詣京師結上時議三篇擢監察御史發宛葉軍屯泌陽全十五城帝善之代宗時侍親歸樊上拜道州刺史民樂其教始號猗玗子後稱浪士又曰漫郎更曰聱叟）

閻士和嘗評摧歷世文章獨推蕭穎士以爲聞蕭氏之風者五尺童子羞稱曹陸

皇甫冉是玄晏先生之後張曲江深愛之嘗曰皇甫生清穎秀拔有江徐之風（唐詩紀事曰皇甫冉字茂政常州人大曆二年遷右補闕　高仲武中興間氣集曰皇甫補闕自擢桂禮闈遂爲高格往以世道艱虞避地江外每文章一到朝廷作者變色）

李遐叔著含元殿賦成以示蕭茂挺茂挺曰景福之上靈光之下

錢起與郎士元齊名時人語曰前有沈宋後有錢郎（姚合極玄集曰錢起字仲文吳興人天寶十載進士終尚書郎太清宫使郎士元字君胄天寶十五載進士與錢起齊名歷拾遺終潁州刺史）

劉捷卿（已見劉迅）在都嘗寢疾房太尉聞而憂之通夕不寐顧語賔從曰捷卿有不諱可謂無復有神理

劉忠州每與劉捷卿談輒語曰聞劉公清言皇王之理盡矣（唐詩紀事曰劉晏字士安八歲獻頌泰山行在帝命張說試之說曰國瑞也即授太子正字公卿邀請傍午號神童）

良俊按宋祁唐書劉知幾第五子劉迅傳中有此二事又摭言李華三賢論其論劉慎虛亦載此事

不應二人同時事都不異然三賢論又謂慎虛名儒大官之家兄弟以學著乃述詩書禮易春秋爲五說條貫源流備古今之變今考劉昫宋祁唐書及李肇國史補作五說者正劉迅也且劉迅父知幾史才無對官至崇文館學士叔知柔以文章政事致位尚書右丞兄貺餗彙秩弟迴本傳中皆有述撰則所謂名儒大官之家與兄弟以學著者非迅而何且二唐書都不載劉慎虛事豈摭言稱慎虛門閥風望如此而正史顧遺之耶則慎虛之爲迅無疑迅本字捷卿或慎虛其別字也但正史不著迅有別字與其能詩而詩家序論亦不詳其所出乃知記事者固多踈漏也

陳郡殷寅名知人見劉捷卿歎曰今之黄叔度也

李揆（已見）在中書美風儀善奏對帝歎曰卿門地人物文學皆當世第一信是朝廷羽儀

文宗嘗問魏謩卿家書詔頗恐存不（劉昫唐書曰魏謩字申之五代祖徵貞觀朝名相謩至檢校右僕射儀容魁偉言論切直宣宗每曰魏謩綽有祖風竟以語詞太剛爲令狐綯所忌）謩對比多失墜惟故簪笏在詔令上送時鄭覃曰在人不在笏帝曰覃不識朕意此笏乃今之甘棠（劉昫唐書曰鄭覃故相珣瑜之子長於經學稽古守正文宗尤重之官至守司徒）

元稹（已見）爲翰林承旨朝退行至廊下時初日映九英梅隙光射稹有氣勃然百寮望之歎曰豈腸胃之章映日可見乎

顧逋翁（顧況已見）恃才凌物於文章少所推可見白居易之文即自失曰吾謂斯文遂絕今復得子矣

有人言牛僧孺可爲御史大夫宰臣鄭覃曰頃爲中丞未嘗搏擊恐無風望上曰鸞鳳與鷹隼事異

牛奇章鎮江夏辟柳仲郢爲從事仲郢有元公之風動修禮法奇章歎曰苟非積習名教安能及此

柳璨爲左拾遺公卿託爲牋奏時譽日洽以其博奧

目爲柳篋子（劉昫唐書曰柳璨河東人祖公器僕射公綽之再從弟璨少孤貧好學僻居林泉晝則採樵夜則燃木葉以照書）

趙光逢方直温潤當時目爲玉界尺（孔平仲續世說曰後唐趙光逢幼嗜典墳動守規檢弟光胤爲平章事嘗詣問於私第語及政事他日光逢署其戶曰請不言中書事清靜端默如此）

劉子儀愛徐堅初學記嘗曰非但初學正可爲終身記耳

李穆有清識然獨重徐寶臣（徐鉉已見）嘗語人曰吾觀江表冠蓋若中立有道唯有徐公（涑水記聞曰李穆字孟雍陽武人幼沉謹温厚好學周世宗時爲左拾遺太祖登極以左拾遺知制誥太宗朝除中書舍人毋卒哀毀過人未終喪而卒上甚惜之謂宰相曰李穆國之良臣奄爾淪沒非穆不幸乃國之不幸也）

李穆從王昭素學易昭素語穆曰子所謂精理往往出吾意表（王聖塗澠水燕談錄曰王昭素先生酸棗人博學通五經尤長於易作易論二十三篇學者稱之李穆薦之太祖召見賜坐逾月遣還）

陳彭年（已見）在翰林所兼十餘職皆文翰清秘之目時人謂其署銜爲一條冰

王冀公（王欽若已見）自江寧歸再秉機軸魯宗道時爲參政凡聚議多冀公不堪冀公語曰堂武相公在政府日參政豈敢如此魯笑曰王文正先朝重德豈他人可企苟公執政平允宗道亦何敢異同（五朝名臣言行錄曰魯宗道字貫夫亳州人官至參知政事當時目爲魚頭參政因其姓且言骨鯁如魚頭也）

宋景文（宋祁已見）云左太冲詩曰振衣千仞岡濯足萬里流使人飄飄有世表意不減嵇康目送飛鴻語

宋莒公言歐陽永叔推重歸去來詞以爲江左高文丞相以爲知言

歐陽公平日少許人惟服韓稚圭嘗因事歎曰累百歐陽脩何敢望韓公

文彥博守成都見文與可奇之嘗曰與可襟韻灑落如晴雲秋月塵埃不到

二蘇初赴制舉到都是時同召試者甚衆一日韓魏公與客言曰二蘇在此而諸人亦敢與之較試耶此語既傳由是不試而去者十八九

程伯淳嘗至天寧寺方飯見趨進揖遜之盛歎曰三代威儀盡在是矣

王荆公司馬温公呂申公韓黃門（四人並已見）仁宗朝同在從班特相友善暇日多會於僧坊往往談燕終日他人罕得而預時目爲嘉祐四友

王介甫與呂申公素相厚善嘗曰呂十六不作相天下不太平又曰晦叔作相吾輩可以言仕矣（邵氏聞見錄曰王介甫嘗簡晦叔曰京師二年疵吝積於心每不自勝一詣長者即廢然而反夫所謂德人之容使人之

（意消者於晦叔得之矣以安石之不肖不得久容左右以求於心而稍近於道又曰師友之義實有望於晦叔故介甫作相薦晦叔爲中丞後議新法不合始謂晦叔有驩兜共工之姦矣）

東坡詩文落筆輒爲人傳誦每一篇到歐公爲終日喜前後類如此一日與子棐論文因及東坡公歎曰汝記吾言三十年後世上人更不道著我也崇寧間海外詩盛行後生不復有言歐公者

東坡初爲趙清獻公作表忠觀碑或持以示王荊公公讀之沉吟曰此何語耶時有客在傍遽詆誚之公不荅讀至再三又携之而起且行且讀忽歎曰此三王世家也客大慚

崇寧大觀間朝廷禁止蘇公文章賞錢增至八十萬禁愈嚴而傳愈盛往往以多相誇士大夫不能誦坡詩便自覺氣索而人謂之不韻

叅寥嘗與客評詩客曰世間故實小說有可以入詩者有不可以入詩者唯東坡全不揀擇入手便用如街談巷說一經坡手似神仙點瓦礫爲黃金自有妙處叅寥曰老坡牙頰間別有一副爐鞴他人豈可學耶座客無不以爲然

蘇欒城云子瞻諸文皆有奇氣至赤壁賦彷彿屈原宋玉之作漢唐諸公莫及也

蘇欒城云讀上林賦如觀君子佩玉冠冕折還揖讓音吐皆中規矩終日威儀無不可觀

蘇子由云莊周養生一篇誦之如神龍行空爪趾鱗翼所及皆自合規矩

呂太尉（惠卿）赴延安帥道出西都時程正叔居里中謂門人曰吾聞呂吉甫未識其面明旦西出必經吾門我且一覘之迨旦了無所聞詢之則過巳久矣道旁多不知正叔歎曰夫以從者數百人馬數十行道中能使悄然無聲馭衆如此可謂整肅矣立朝雖多可議其才亦何可掩

黃太史（黃庭堅巳見）年十七八時自稱清風客俞清老見而目之曰奇逸通脫眞驥子墮地也（石林避暑錄曰俞澹字清老揚州人少與黃魯直同從孫莘老學於漣水軍）

黃魯直見謝無逸詩歎曰使在館閣當不減晁張（彭乘墨客揮犀曰謝逸字無逸臨川人有高才江南勝士也閒居多從衲子遊不喜對書生朱世英爲撫州舉八行不就）

蘇子瞻自海外歸與米元章書云嶺海八年親友曠絕亦未嘗關念但念吾元章邁往凌雲之氣清雄絕俗之文超妙入神之字何時見之以洗我積年瘴毒耶今眞見之及得寶月菴賦誦之以爲恨二十年相

從知元章不盡元章答云更有知不盡處脩楊許之業爲帝宸碧落之遊異時相見乃知也其高自標置如此（宋史曰米芾字元章吳人以母侍宣仁后藩邸舊恩補臨光尉歷漣水軍使知無爲軍召爲書畫學博士賜對便殿上其子友仁楚江清曉圖擢禮部員外郎芾爲文奇險不剿襲前人特妙翰墨沉著飛翥得王獻之筆意畫山水人物自名一家尤工臨移至亂眞遇古器物書畫則極力求取必得乃已立寳晉齋貯之坐起玩拊精於鑒裁一經題品價增數倍所與遊皆名士王安石摘其詩句書扇上蘇軾亦喜稱譽之冠服效唐人風神蕭散音吐淸暢所至人聚觀之而好潔成癖至不與人同巾器時有可傳笑者又舉止顚顧不能與世俯仰故仕數困）

紹聖元符間汪內相彥章有聲太學中時人爲之語曰江左二寶胡伸汪藻（游宦紀聞曰胡伸字彥時新安人終符寳郎　宋史曰汪藻字彥章饒州德興人幼穎異官至龍圖閣直學士知湖州博極羣書老不釋卷工儷語多著述所爲制辭人皆傳之）

王景文在太學與九江王阮齊名阮嘗曰聽景文談如讀酈道元水經名川支渠貫穿周匝無有間斷咳唾皆成珠璣（宋史曰王質字景文其先鄆州人後徙興國質博通經史善屬文與張孝祥父子游深見器重孝祥將薦質舉制科會去國不果虞允文當國欲用爲右正言中貴人陰沮之出爲通判荆南府）

趙汝愚嘗稱劉光祖論諫激烈似蘇子瞻懇惻似范祖禹世以爲知言（宋史曰劉光祖字德脩簡州陽安人爲右正言上章言事讀之有流涕者劾戶部尚書葉翥太府卿沈揆結近習圖進用言比年以來士大夫不慕廉靖而慕奔競不尊名節而尊爵位不樂公正而樂軟美不敬君子而敬庸人既安習以成風謂苟得爲至計良由老成零落後生晚進議論無所據依學術無所宗主正論益衰士風不競幸詔大臣妙求人物必朝野所共屬賢愚所同敬者一二十人參錯立朝國勢自壯臣鉗終歲無所奏糾固亦未至曠官今日之患在於不封殖人才臺諫但有摧殘廟堂初無長養臣處當言之地豈以排擊爲能哉）

御史胡紘希韓侂胄意誣趙汝愚久蓄邪心嘗語人以乘龍授鼎之夢又言朝士中有推汝愚宗派出楚王元佐爲正統所在蓋指游仲鴻也初欲直書仲鴻名張孝伯見之曰書其名則竄矣凡阿附宰相本冀官爵此人沉埋六院且二年心迹可察遂不書仲鴻名（宋史曰游仲鴻字子正南充人趙汝愚一見即敬之汝愚在樞密謂仲鴻直諒多聞訪以蜀中利病

汝愚欲親出經畧西事仲鴻曰宥密之地斡旋者易公獨不聞呂申公經畧西事當在朝廷之語乎汝愚悟而止除利路提點刑獄而卒劉光祖表其隧道曰慶元黨人游公之墓）

趙汝愚罷相游仲鴻力求外除朱仲晦聞其出歎曰信蜀士之多奇也

謝枋得豪爽性好直言每與人論古今治亂及天下事必掀髯抵几跳躍自奮徐霖嘗稱之曰謝君如驚鶴摩霄不可籠縶（謝枋得已見　宋史曰至元二十五年福建行省參政管如德將旨如江南求人材留夢炎以枋得薦枋得遺書夢炎曰江南無人材求一瑕呂飴甥程嬰杵臼厮養卒不可得也紂之亡也以八百國之精兵而不敢抗二子之正論武王太公凜凜無所容急以興滅繼絕謝天下殷之後遂與周並立使三監不叛武庚必不死殷命必不黜夫女眞之待二帝亦慘矣我宋今年遣使祈

（請明年遣使問安玉倫一市井無賴小人謂梓宮可還太后可歸終則二事皆符其言今一王倫且無之則江南無人材可見也吾年六十餘所欠一死耳豈復有他志哉終不聽）

董師中小時敏悟右相唐括訛魯古尤器重之撫其座曰子議論英發襟度開朗他日必居此座（金史曰董師中字紹祖洺州人少聰敏好學強記擢皇統進士官尚書左丞謚文定）

黃文獻平居和易煦如陽春然剛中少容觸物或弦急及升朝行挺立無所附足不登勢人之門一時稱其高風勁節如冰壺玉尺纖塵弗汚（元史曰黃溍字晉卿婺州義烏人毋童氏夢大星墜于懷乃有娠溍生而俊異迨長以文名于四方與同郡柳貫臨川虞集豫章揭傒斯齊名人號儒林四傑官侍講學士謚文獻）

元仁宗嘗目趙子昂操履純正博學多聞書畫絕倫旁通釋老求之當代罕見其儔

胡汲仲謂趙子昂書上下五百年從橫一萬里舉無此書

趙子昂嘗語人曰姚子敬天資高爽相見令人怒不見令人思

鮮于伯機（鮮于樞已見）目趙子昂神情簡遠是神仙中人

何氏語林卷之十七

何氏語林卷之十八

華亭何良俊元朗撰　并註

品藻第十

昔子貢方人夫子曰我則不暇葢少之也及觀夫子之論管仲晏子銅鞮伯華程本子蘧伯玉子產孟公綽甯武子諸人其差次品列不遺豪髮此所謂方人者非耶而何獨少子貢也葢夫子嘗曰不患人之不己知患不知人也則夫子何嘗不貴知人哉然所貴知人者爲其能自考也不然知之雖明奚益哉漢晉以來喜人倫其品目率一二語皆微中足以槩人終身此其人豈必盡能自考有所益然足使後之欲論其世者宛然若親見其人則斯語又烏可少哉

肅宗雅好崔駰文章（范曄後漢書曰崔駰字亭伯涿郡安平人祖篆父毅並有文章駰十三能通詩易春秋博學有偉才盡通古今訓詁百家之言善屬文少遊太學與班固傅毅齊名）嘗語竇憲曰卿知崔駰否憲曰班固數爲臣說之然未見也（范曄後漢書曰班固字孟堅北地人九歲能屬文長遂博貫載籍顯宗時除蘭臺令史大將軍竇憲出征匈奴以固爲中護軍憲敗固坐免官）帝曰卿好班固而忽崔駰此何異葉公之好龍（莊子曰子張見魯哀公不禮焉去之曰君之好士也有似葉公子高之好龍雕文畫之於是天龍聞而示之窺頭於牖拖尾於堂葉公見之失其魂魄五色無主是葉公非好龍也好夫似龍非龍也今君非好士也好夫似士者）

漢桓帝嘗問陳仲舉（陳蕃已見）徐穉（已見）袁閎（已見謝承後漢書曰閎少脩志節矯俗高厲）韋著（范曄後漢書曰著字休明扶風平陵人六世祖賢漢丞相父豹廣都長著少以經行知名不應州郡之命謝承後漢書曰著三輔冠族少修節操持京氏易韓詩博通藝術）三人孰爲先後仲舉對曰閎生出公族聞道漸訓著長於三輔禮義之俗所謂不扶自直不鏤自雕至於穉者爰自江南卑薄之域而角立傑出宜當爲先

或問汝南許章曰叔慈（皇甫謐高士傳曰荀靖字叔慈潁川潁陰人父淑朗陵侯相靖少有俊才動止以禮及卒學士製誄者二十六人潁陰令丘禎追謚曰玄行先生）慈明（張璠漢紀曰荀爽字慈明荀靖之弟幼好學十三能通春秋論語太尉橋玄稱其可爲人師長遂躭思經書慶弔不行徵命不應遂成大儒）孰賢許曰二荀皆玉也慈明外朗叔慈內潤

陳太丘（范曄後漢書曰陳寔字仲弓潁川許人除太丘長少著清德遠辭徵命閉門懸車棲遲養老中平四年卒于家傅子曰寔亡天下致弔會葬者三萬人制衰麻者百數先賢行狀曰大將軍何進遣官屬弔祠追謚文範先生）子紀（范曄後漢書曰紀字元方亦以至德稱兄弟孝養閨門邕和弟諶字季方海內先賢行狀曰寔紀高名並著而諶又配之世號三君每宰府辟命率皆同至羔鴈成群）紀子群（范曄後漢書曰群字長文爲兒時祖父寔奇之謂宗人曰此兒必興吾宗仕魏官至侍中魏志曰魯國孔融才高倨傲年在群紀之間先與紀友後與群交更爲紀拜由是顯名）並有高名天下以爲公慚卿卿慚長

郭林宗目汝南謝子微（謝甄已見）陳留邊文禮（典畧曰邊讓字文禮陳留浚儀人少博辯能屬文何進欲辟之恐不至詭以軍事徵旣到署令史進以禮見之時賓客滿座莫不羨其風府掾孔融王朗修刺候焉）二子英才有餘並不入道（後甄以不拘細行爲時所毀讓以輕侮曹操爲鄉人所搆操告郡就殺之）

孔北海（孔融已見）與平原陶丘洪陳留邊讓並以俊秀爲後進冠蓋孔持論經理不如洪讓逸才宏博過之

邊文禮才辯俊逸孔北海嘗薦於曹公（曹操已見）曰邊讓爲九州之被則不足爲單衣襜褕則有餘（范曄後漢書曰蔡中郎深重讓薦於何進曰伏惟幕府初開博選清英華髮舊德並爲元龜雖振鷺之集西雍濟濟之在周庭無以或加竊見陳留邊讓天授逸才聰明賢智髫齔夙孤不盡家訓及就學廬便受大典初涉諸經見本知義授者不能對其問章句不能逮其意心通性達口辯辭長若處狐疑之論定嫌審之分經典交至檢括參合衆夫寂焉莫之能奪使讓生在唐虞則元凱之次運值仲尼則顏冉之亞豈徒俗之凡偶近器而已階級名位亦宜超然若復隨輩而進非所以章瓌偉之高價昭知人之絕明也傳曰函牛之鼎以亨雞多汁則淡而不可食少汁則熬而不可熟此言大器之於小用固有所不宜也邕竊悄邑怪此寶鼎未受犧牛大羹之和久在煎熬臠割之間願明將軍回謀垂慮裁加少納貢之機密展之力用若以年齒爲嫌則顏回不得貫德行之首子奇終無阿宰之功苟堪其事古今一也）

華子魚（華歆已見）與北海邴根矩（邴原已見）管幼安（管寧已見）游學相善時號三人爲一龍華爲龍頭邴爲龍腹管爲龍尾（裴松之云邴根矩之徽猷懿望不必有愧華公管幼安含德高蹈又恐弗當爲尾魏畧此言未可以定其優劣也）

何良俊曰華子魚輸心異代大肆戈鋋邴根矩避難殊方自露瓌穎較之幼安韜精戢羽終始令德

者豈可同年而校其優劣哉篤而論之當以管爲龍頭邴爲龍腹華爲龍尾

王景興在會稽（魏志曰王朗字景興東海郡人以通經拜郎中師太尉楊賜賜亡棄官行服陶謙察朗茂才爲謙治中後謙奉章至長安天子嘉其意俱拜官朗爲會稽太守孫策渡江舉兵迎策連戰敗績朗詣策曹公表徵之朗自曲阿展轉江海積年乃至）思賢嘉善樂采賢俊問功曹虞仲翔（虞翻已見）曰聞玉出崑山珠生南海遠方異域各生珍寶且聞士人歎美貴邦舊多英俊徒以遠于京畿含香未越耳功曹雅好博古寧識其人耶虞對曰夫會稽上應牽牛之宿下當少陽之位東漸巨海西通五湖南暢無垠北渚浙江山有金玉鳥獸

之殷水有魚鹽珠蚌之饒海嶽精液善生俊異是以忠臣係踵孝子連閭下及賢女靡不育焉景興笑曰地勢然矣士女之名可悉聞乎仲翔曰不敢及遠請略舉其近往者孝子句章董黯盡心色養喪致其哀單身林野鳥獸歸懷怨親之辱白日報讐海內聞名昭然光著太中大夫山陰陳囂漁則化盜居則讓鄰感侵遐藩遂成義里攝養單嫗行足厲俗自揚子雲等上書薦之粲然傳世太尉山陰鄭公清亮質直不畏彊禦魯相山陰鍾離意稟殊特之姿孝家忠朝故取養有君子之謩魯國有丹書之信及陳宮費齊皆上契天心功德治狀記在漢籍有道山陰趙曄徵士上虞王充各洪才淵懿學究道源著書垂藻駱驛百篇釋經傳之宿疑解當世之槃結或上窮陰陽之奧祕下據人情之歸極交阯刺史上虞綦毋俊拔濟一郡讓爵土之封決曹掾上虞孟英三世死義主簿句章梁宏功曹史餘姚駟勳主簿句章鄭雲皆敦終始之義引罪免居門下督盜賊餘姚伍隆賀殯侯主簿任光章安小吏黃他身當白刃濟君於難楊州從事句章王脩委身授命垂聲來世河內太守上虞魏少英遭世屯蹇忘家憂國列在八俊爲世英彥尚書烏

傷楊喬桓帝妻以公主辭疾不納近故太尉上虞朱公天資聰亮欽明神武策無失謨征無遺慮是以天下義兵思以爲首上虞女子曹娥父溺江流投水而死立石碑紀炳然著顯景興曰是既然矣頴川有巢許之逸軌吳有太伯之三讓貴郡雖士人紛紜於此足矣仲翔對曰故先言其近者耳若乃引上世之事及抗節之士亦有其人昔越王翳讓位逃於巫山之穴越人薰而出之斯非太伯之儔耶且太伯外來之君非其地人也若以外來言之則大禹亦巡於此而葬之矣鄞大里黃公潔己暴秦之世高祖即阼不能

一致惠帝恭讓出則濟難徵士餘姚嚴遵王莽數聘抗節不行光武中興然後俯就矯手不拜氣凌雲日皆著於傳籍較然彰明豈如巢許流俗遺譚不見經傳者哉景興笑曰善哉話言也賢矣非君不著太守未之前聞也

陳元龍（陳登已見）使功曹陳季弼詣許謂之曰許下論議待吾不足足下相爲觀察還以見誨季弼還曰聞遠近之論頗謂明府驕而自矜元龍曰夫閨門雍穆有德有行吾敬陳元方兄弟淵清玉潔有禮有法吾敬華子魚清脩疾惡有識有義吾敬趙元達博聞強記奇逸卓犖吾敬孔文舉雄姿傑出有王伯之略吾敬劉玄德所敬如此何驕之有餘子瑣瑣亦焉足錄哉（魏志曰陳矯字季弼廣陵東陽人初爲陳登功曹太祖辟爲司空椽歷官侍中司徒）

高貴鄉公即位神明爽儁德音宣朗朝罷司馬景王私問鍾會曰上何如主會曰才同陳思武類太祖景王曰果如卿言社稷之福

張惠恕少脩節操容貌奇偉（吳志曰張溫字惠恕吳郡吳人父允輕財重士名顯州郡溫少知名孫權徵到延見文辭占對觀者傾竦權改容加禮罷出張昭執其手曰老夫托意君宜明之）吳主聞之後以問群臣曰溫當今與誰爲比大司農劉基曰（吳志曰劉基字敬輿劉繇子美姿容孫權甚敬嘗宴於船中値雷雨權以蓋自覆又命覆基餘人不得也　吳書曰基遭多難潛處味道不以爲戚與群弟常夜臥早起妻妾希見其面諸弟事之猶父不妄交游門無雜賓）可與全琮爲輩（吳志曰全琮字子璜吳郡錢塘人江表傳曰琮治富春經過錢塘修祭墳墓請會平生知舊宗族施散惠與千有餘萬本土以爲榮）太常顧榮曰基未詳其爲人也溫當今無輩

張惠恕至蜀諸葛武侯甚知之（吳志曰溫以輔義中郎使蜀權謂溫曰卿不宜遠出恐諸葛孔明不知吾所以與曹氏通意故屈卿行若山越都除便欲大搆於蜀行人之義受命不受辭也溫對曰臣入無腹心之規出無專對之用懼無張老延譽之功又無子產陳事之効然諸葛亮達見計數必知神慮屈申之宜加受朝廷天覆之惠推亮之心必無疑貳溫至蜀詣闕拜章曰昔高宗以諒闇昌殷成王以幼沖隆周功冒溥天聲貫罔極今陛下以聰明之姿等契往古總百揆於良佐參列精之炳燿遐邇望風莫不欣賴吳國勤任旅力清澄江滸願與有道平一宇內委心協規有如河水軍事興煩使役乏少是以忍鄙倍之羞使下臣溫通致情好陛下敦崇禮義未便耻忽臣自入遠境及即近郊頻蒙勞來恩詔輒加以榮自懼悚怛若驚謹奉所齎函書一封蜀甚貴其才權既銜溫稱美蜀政又兼其聲名太盛衆庶眩惑因暨豔事廢溫）及聞惠恕黜免未得其故思之數日曰吾今巳了矣其人於清濁太明善惡太分（會稽典錄曰餘姚虞俊歎曰張惠恕才多智少華而不實怨之所聚有覆家之禍吾見其兆矣諸葛亮聞俊憂溫意未之信及溫放黜亮乃歎俊之先見）

有人言許子將褒貶不平以拔樊子昭而抑許文休劉子揚曰（劉曄已見）子昭拔自賈豎年至七十退能守靜進不苟競子將之拔夫亦宜爾蔣子通曰（魏志曰蔣濟字子通楚國平阿人官領軍將軍著萬機論　世語曰濟隨司馬宣王屯洛水浮橋濟書與曹爽言宣王旨惟免

（官而已爽誅滅濟病其言之失信發病卒）子昭誠自幼至長容貌完潔然觀其插牙齒樹頰頦吐脣吻自非文休之敵（王朗與許靖書曰武皇帝於江陵劉景升廳事上共論足下至於通夜不寐纖滑無已）

崔琰從弟林嘗與陳群共論冀州人士稱琰爲首群以智不存身貶之林曰大丈夫爲有邂逅耳即如卿諸人良足貴乎

張輔吳（張昭已見官輔吳將軍）在孫權坐嘗論劉子初褊阨不當拒張飛太甚（零陵先賢傳曰張飛嘗就巴宿巴不與語飛忿恚葛亮謂巴曰張飛雖武人敬慕足下主公方收合文武以定大事足下雖天素高亮宜少降意巴曰大丈夫處世當交四海英雄如何與兵子共語備聞之怒曰孤欲定天下而子初專亂之其欲還北假道於此豈欲成孤事耶備又曰子初才智絕人如孤可任用之非孤者難獨任也亮亦曰運籌策於帷幄之中吾不如子初若提枹鼓會軍門使百姓喜勇當與人議之耳）權曰若令子初隨世沉浮容悅玄德交非其人何足稱高士

荀奉倩謂其父文若立德高整軌儀以訓物從兄公達不治外形而愼密自居以公達爲優（晉陽秋曰諸兄大怒之而不能迴也）

吳宣太子妙選官屬東宮號爲多士（吳志曰孫登字子高權長子黃初二年立爲太子好賢下士接待寮屬畧用布衣之禮）使侍中胡綜（吳志曰胡綜字偉則汝南固始人有文才）作賓客目曰英才卓越超踰倫匹則諸葛恪（已見）精識時機達幽究微則顧譚（已見）凝辯宏達言能釋結則謝景（吳歷曰謝景字叔發南陽宛人爲豫章太守在郡有治迹吏民稱之吳以爲前有顧劭其次即景）究學甄微游夏同科則范愼（已見吳錄曰愼著論二十篇名曰矯非）南陽羊道私駮綜曰（羊道已見吳書曰羊道初爲中庶子年二十時廷尉監隱蕃交結豪傑自衛將軍全琮等皆傾心敬待惟道及豫章楊迪拒絕不與通人咸怪之蕃後叛逆衆乃服之）元遜才而疎子默精而狠叔發辯而浮孝敬深而狹所言皆有指趣然道竟以此言不爲恪等所親後四人皆敗時以道爲知言

李令伯（李密已見）入洛見張茂先張言次問孔明言教何碎令伯曰昔舜禹臯陶相與語故得簡大雅誥與凡人語宜碎孔明與言者無已敵言教是以碎耳張公大善令伯對

晉武與胡威語次因及其父（胡質已見）清德遂問威曰卿自謂孰與父清威曰威乃何敢望臣父帝又問卿父以何爲勝耶威荅曰臣父清常恐人知臣清常恐人不知

王武子甚重荀松以方其外祖陳郡袁侃謂侃弟奥曰近見荀監子清虛名理當不及父德性純粹是賢兄輩人也

王太尉（王衍已見）甚重其弟平子（王澄已見）與處仲（王敦別見）庾子嵩（晉陽秋曰庾敳字子嵩頴川人侍中峻第三子恢廓有度量自謂是老莊之徒曰昔未讀此書意謂

（至理如此今見之正與人意暗同仕豫州長史）嘗爲天下士人目曰阿平第一子嵩第二處仲第三

王平子嘗行經陳留郡界陳留時爲大郡名有人士太守遣吏迎王王問吏曰此郡人士爲誰吏曰有蔡子尼江應元（蔡克江統已見）是時郡人多居大位者王以其姓名問曰甲乙等非君郡人耶何但稱此二人吏曰向謂君侯問人不謂問官位王笑而止到郡以語太守曰舊名此邦有風俗果然小吏亦復知此

時人目王汝南（鄧粲晉紀曰王湛字處沖太原人隱德人莫之知雖兄弟宗族亦以爲癡唯父昶異焉）上方山濤不足下比魏舒有餘王聞之曰欲處我於季孟之間（山濤魏舒並已見）

衛洗馬（衛玠）穎識通達天韻標令論者以爲出王眉子平子武子之右世人爲之語曰諸王三子不如衛家一兒（王澄王濟已見　晉諸公贊曰王玄字眉子夷甫子也東海王越辟爲掾後除陳留太守大行威罰爲塢人所害）

州里目陳留阮放爲宏伯（晉書曰阮放字思度祖略齊郡太守父顗淮南內史放與族弟孚並知名中興時爲太子舍人鎮戎車屢駕而常說老莊不及軍國明帝甚愛之素清約不營產業爲吏部郎不免饑寒王導庾亮供給衣食）高平郗鑒爲方伯泰山胡毋輔之爲達伯濟陰卞壼爲裁伯陳留蔡謨爲朗伯阮孚爲誕伯（上五人已見）高平劉綏爲委伯（晉諸公贊曰劉綏字萬安高平

人祖奐太祝令父武著作郎綏歷驃騎長史）泰山羊曼爲黠伯（羊曼別傳曰曼字延祖泰山南城人父暨陽平太守曼頹縱宏任飲酒誕節與陳留阮放等號兗州八達累遷丹陽尹爲蘇峻所害）凡八人號兗州八伯以擬八儁

解叔連在豫州（晉書曰解結字叔連濟南著人與兄系齊名辟公府掾累遷豫州刺史時孫秀亂關中結在都坐議秀罪應誅秀由是致憾及系被害結亦同戮）嘗問從事陳頵曰河北白壤膏粱何故少人士（晉書曰陳頵字延思陳國苦人少好學有文義）陳曰英偉大賢多出山澤河北土地平均蓬蒿裁高三尺不足成林故也叔連曰張彥真（張升已見）以爲汝穎巧辯不及青徐儒雅陳曰張彥真與元禮（李膺已見）不協故設過言老子莊周生陳梁伏羲傳說師曠大項出陽夏漢魏二祖起於沛譙準之衆州莫與爲比叔連甚異之曰豫州人士常半天下此言非虛

裴景思是裴叔則子（晉書曰裴憲字景思少而穎悟好交輕俠及弱冠更折節嚴重脩尚儒學足不踰闕者數年）謝幼輿庾子躬（名士傳曰子躬名琮子嵩兄也）甚知之嘗曰裴憲鯁亮宏達通機識命不知其何如父至於深識保素不以世物嬰心者其殆過之

諸葛恢蔡謨（二人並已見）與荀闓（晉書曰荀闓字道明有名稱京師語曰洛中英英荀道明齊王冏辟爲掾冏敗暴尸二日莫敢收葬闓與冏故吏李述嵇含等露版請葬朝廷嘉之論者稱焉）俱字道明並有名江左號爲中興三明時人爲之語曰京都三明各有名蔡氏儒雅荀葛清

荀道玄（荀邃已見）道明兄弟俱有名明帝嘗從容問王世將（王廙已見）曰二荀兄弟孰賢世將答以闓才明過邃帝以語庾太尉太尉曰邃眞粹之地亦闓所不及

庾赤玉（赤玉庾統小字晉中興書曰統字長仁潁川人衛將軍懌子也少有令名仕至尋陽太守）曾問殷洪喬（殷羨已見）王丞相治何似詎是所長殷曰其餘令績不復稱論然三捉三治三休三敗

中朝人共論少正卯盜跖其惡孰深有人云少正卯雖姦不至剖人充膳盜跖爲甚顏光祿（顏含已見）曰爲惡彰露人思加戮隱伏之姦非聖不誅由此言之少正爲甚衆莫能屈

或問江左諸人優劣於顏光祿顏曰周伯仁（周顗已見）之正鄧伯道之清（晉陽秋曰鄧攸字伯道平陽襄陵人七歲喪父母及祖父母持重九年性清慎平簡）卞望之（卞壼已見）之節餘則吾不知

支道林目會稽王曰有遠體而無遠神（續晉陽秋曰簡文帝諱昱字道萬中宗少子初封會稽王仁聞有智度穆帝幼沖以撫軍輔政大司馬桓溫廢海西公而立帝在位三年而崩）

桓茂倫性通朗有人倫鑒識時人方之許郭雅爲周侯所重周嘗歎曰茂倫嶔崎歷落是可笑人

劉尹謝鎮西共論中朝士人或問杜乂可方衛洗馬不謝曰安得比中間可容數人

顧長康在桓公大司馬府桓公曰長康體中癡黠各半合而論之正得平耳（丘淵之文章錄曰顧愷之字長康晉陵人父悅尚書左丞愷之義熙初爲散騎常侍　晉中興書曰愷之博學有才氣爲人遲鈍而自矜尚爲時所笑、宋明帝文章志曰世云愷之有三絕畫絕文絕癡絕）

王季琰（王珉別傳曰珉字季琰琅邪人丞相導孫中領軍洽少子有才藝善行書名出兄珣右累遷侍中中書令）有雋才與兄元琳（王珣已見）並有美稱季琰又出元琳右時人爲之語曰法護非不佳（法護王珣小字）僧彌難爲兄（僧彌王珉小字）

羊玄保爲司徒長史（沈約宋書曰羊玄保太山南城人祖楷尚書都官郎父綏中書侍郎玄保起家楚臺太常博士至散騎常侍）府公王弘甚知之謂左長史

庾登之（南史曰庾登之字元龍悅族弟也曾祖冰晉司空祖蘊廣州刺史父鄭東陽太守登之少以彊濟自立爲宋武帝鎮軍參軍預討桓玄功封曲江縣男豫章太守）吏部尚書王淮之（已見）曰卿二賢明美朗識會晤多通然弘懿之望故當共推羊也

有蔡湛之者甚重謝弘微湛之猶及見謝安兄弟嘗語人曰弘微貌類中郎（謝萬）性似文靖（謝安）

謝尚書（謝混已見）嘗云阿遠剛躁負氣（謝瞻小字已見）阿客博而無檢（靈運小字）阿多恃才而持操不篤（謝曜已見）宣明自知而納善不周（謝晦已見）設復功濟三才終亦以此爲恨至如微子吾無間然（謝密已見）

謝叔源嘗因酣宴之餘爲韻語以獎訓靈運等曰康樂誕通度實有名家韻若加繩染功剖瑩乃瓊瑾宣明體遠識頴達乃沉雋若能去方執穆穆三才順阿多標獨解弱冠纂華胤質勝誠無文其尚又能峻通遠懷清悟采采標蘭訊直轡鮮不躓抑用解偏吝微子基微尚無倦由慕藺勿輕一簣少進往將千仞數子勉之哉風流由爾振如不犯所知此外無所慎靈運等皆有誡厲之言惟弘微獨盡褒美

世目謝宣明涉獵文義朗贍多通以方揚德祖微將不及宣明聞猶以爲恨

或人問沈休文王惠何如休文曰令明簡問王球何如曰蒨玉淡又次問謝弘微何如曰簡而不失淡而不流古之所謂名臣弘微當之矣

王蒨玉（王球）居身簡貴不雜交游筵席虛靜門無異客從兄曇首常語云蒨玉亦是玉巵但無當耳

齊太祖素奇愛張思光爲太尉時與思光款接見思光常笑曰此人不可無一不可有二

王僕射（王儉已見）語人曰張緒過江所未有北士中可求之耳不知黃叔度陳仲弓能過之不

到長史在天監中甚見知賞（梁書曰到洽字茂沿彭城武原人宋驃騎將軍

彥之曾孫祖仲度江夏王從事中郎父坦齊中書郎洽少清警有才行謝朓文章盛於一時見洽深相賞好日引與談論每謂洽曰君非直名人乃亦兼資文武除晉安國常侍後爲雲麾長史）時二兄沼漑與從弟沆一時俱有美名（南史曰到漑字茂灌兄弟俱知名起家王國常侍樂安任昉大相賞好廣爲聲價家門雍睦兄弟特相友愛與洽恒共居一齋洽卒後便捨爲寺蔣山有延賢寺漑家世所立漑得祿俸皆充二寺因斷腥羶終身蔬食朝夕從僧徒禮誦武帝每月三致淨饌性不好交游唯與朱异劉之遴張綰同志友密及卧疾門可羅雀三人恒鳴騶枉道以相存問置酒極歡而去　梁書曰到沆字茂瀣父撝齊五兵尚書沆幼聰敏善屬文爲人不自伐不論人長短樂安任昉南鄉范雲皆友善官北中郎諮議參軍）高祖嘗問丘待詔（丘遲）到洽何如沆漑丘對曰清正過於沆文章不減漑加以清言殆將難及

梁元帝嘗自言我韜於文士愧於武夫論者以爲得言

元文若少有文學時譽甚美（魏書曰元彧字文若大武皇帝之孫臨淮王譚之子也）與從兄安豐（延明）中山（熙）並是宗室以博古文學齊名時人莫能定其優劣范陽盧道將謂吏部清河崔休曰三人才學雖無高下然安豐少於造次中山太多阜白未若濟南風流沉雅時人爲之語曰三王楚琳琅未若濟南備員方

邢子廣目二盧云詢祖有規檢禰衡思道無冰稜文舉

梁使至北與館伴李緯語次因問安平諸崔緯曰子玉以還雕龍絕矣崔暹聞之而怒後緯詣門謝暹暹不顧而出

崔㥄端凝如神以簡貴自處齊神武言崔㥄應作令僕恨其神明太遒

房玄齡在隋嘗校讐秘書省時吏部侍郎高孝基名知人謂裴矩曰僕觀人多矣未有如此郎者當爲國器但恨其不見聳壑昂霄耳

太宗嘗因群臣侍宴語王珪曰卿識鑒精通尤善談論自房玄齡以下咸宜品藻又可自量孰與諸子賢

（劉昫唐書曰王珪字叔玠太原祁人祖僧辯梁太尉珪恬淡少欲志量沉深叔頗當世通儒有人倫之鑒謂所親曰門戶所寄惟在此兒貞觀中與房玄齡李靖溫彥博戴冑魏徵同知國政）珪對曰孜孜奉國知無不爲臣不如玄齡才兼文武出將入相臣不如李靖（劉昫唐書曰李靖本名藥師雍州三原人姿貌瓌偉少有文武材畧其舅韓擒虎號爲名將每與論兵未嘗不稱善曰可與論孫吳之術者唯斯人矣　王通中說曰靖也惠而斷）敷奏詳明出納唯允臣不如溫彥博（劉昫唐書曰溫大雅弟名彥博聰悟有口辯涉獵書記父友薛道衡李綱見彥博兄弟咸歎異曰皆卿相才也）處繁理劇衆務必舉臣不如戴冑（劉昫唐書曰戴冑字玄胤相州安陽人性貞正有幹局明習律令尤曉文簿貞觀中官尚書僕射房玄齡魏徵美冑才用俱與親善）以諫諍爲心耻君不及於堯舜臣不如魏徵（房玄齡魏徵並已見）至於激濁揚清嫉惡好善臣於數子亦有一日之長太宗深然其言諸人各以爲盡己所懷謂之確論

溫大雅在隋與顏思魯俱在東宮彥博與思魯弟愍楚同直內史省彥將與愍楚弟遊秦同典校秘閣二家兄弟各爲一時人物之選世以爲小時學業顏氏爲優後來官位溫氏爲盛

太宗嘗語人曰人言魏徵舉動踈慢我但覺其嫵媚耳

褚河南（褚遂良已見）一日問虞秘監（虞世南已見）其書何如永師虞曰聞彼一字直錢五萬官豈得若此又問何如

歐陽詢虞曰聞詢不擇紙筆皆能如志官豈得若此褚恚曰若爾其何得更留意於此虞曰若手和筆調遇合作者亦深可貴尚褚喜而退

李綱（已見）爲詹事隱太子嘗至溫湯綱以小疾不從有獻生魚者太子召饔者鱠之時李檢趙元楷在坐各自賛能爲鱠太子謂之曰飛刀鱠鯉調和鼎食公實有之至於審諭弼諧固屬李綱矣

馬周雅善敷奏動無不中（唐詩紀事曰馬周字賓王博州人嗜學天貧曠邁補州助教不治事刺史達奚怒數咎責周去客密州趙仁本高其才厚以資使入關留汴爲浚儀令崔賢所辱遂感激而西至長安客常何家太宗召之後爲中書令）岑文本謂人曰吾觀馬

君論事多矣援引事類揚榷古今舉要刪蕪會文切理奇鋒高論往往間出聽之靡靡令人忘倦昔之蘇張鍾賈正應此耳然鳶肩火色騰上必速恐不能久耳無何而卒如文本言（唐詩紀事曰岑文本字景仁鄧州人中書侍郎顏師古以譴罷太宗曰朕自舉一人乃援文本侍郎專典機要）

來恒與其弟濟相次知政事時以爲榮初濟父護兒在隋爲將而恒濟俱以學行見稱虞世南子昶既無才術累居工作之司濟初升相位許敬宗歎曰士之登庸不繫世業履道則爲衣冠失緒則爲匠庶來護兒兒作相虞世南兒作匠（唐詩紀事曰來濟揚州人父護兒隋左翊衛將軍濟志好學有文詞善談論正觀中置太子司議郎高其選以濟爲之永徽中爲相）

崔融李嶠張說俱重四傑之文崔嘗曰王勃文章宏放奔逸有絕塵之迹固非常流所及唯烱與照鄰可以企之盈川之言信矣說曰盈川文思如懸河注水酌之不竭既優於盧亦不減王恥居王後信然愧在盧前謙也（世稱王楊盧駱謂之四傑烱聞之曰吾愧在盧前恥居王後）

世言楊盈川之文好以古人姓名連用號爲點鬼簿駱賓王文好數對號算博士

蘇味道高爽（唐詩紀事曰味道趙州人與里人李嶠同掌綸誥稱蘇李武后時爲相世號模稜手）王方慶（別見）曾鈍同時爲鳳閣侍郎或問張元一二子孰賢元一荅曰蘇如九月得霜鷹王如十月被凍蠅（朝野僉載曰或人又問其故元一荅曰得霜鷹俊健被凍蠅頑怯人伏其能體物）

中宗正月晦日幸昆明池賦詩羣臣應制百餘篇帳殿前結綵樓命上官昭容選一首爲新翻御製曲從臣悉集其下須臾紙落如飛各認其名而懷之唯沈宋二詩不下又移時一紙飛墜競取而觀乃沈詩也昭容評曰二詩工力悉敵沈詩落句云微臣雕朽質羞覩豫章材蓋辭氣已竭宋云不愁明月盡自有夜珠來猶陟健舉沈乃不敢復爭（唐詩紀事曰昭容名婉兒西臺侍郎儀之孫父廷芝與儀死毋鄭方姙夢巨人畀大秤曰持此秤量天下昭容生踰月毋戲曰秤量者豈爾耶輒啞然應後內秉機政符其夢云自通天來內掌詔命中宗立進昭容帝引名儒賜宴賦詩婉兒常代帝及后長寧安樂二公主衆篇並作采麗益新又差第羣臣所賦賜金爵朝廷靡然成風當時屬辭大抵浮靡然皆可觀昭容力也韋后之敗斬闕下）

中宗嘗召宰相蘇瓌李嶠之子進見時皆童年帝謂曰汝等各以所通書取宜奏吾者言之頲應曰木從繩則正后從諫則聖嶠之子亦奏曰斮朝涉之脛剖賢人之心帝曰蘇瓌有子李嶠無兒

蘇廷碩（蘇頲已見）與宋廣平同在政府廣平剛正多所裁斷蘇皆順從其美廣平甚悅之嘗謂人曰吾與蘇氏父子皆同時爲宰相僕射長厚誠爲國器然獻可替

否磬盡臣節則頲實過之

東明觀道士周彥雲欲爲其師立碑謂蘇昌容曰成某志者不過頲相君諸子五郎文（頲）六郎書（詵善八分書）七郎致石瓌大笑口不言而心服其當

張燕公徐元固（張說徐堅並已見）同在集賢十餘年好尚頗同情契相得諸學士凋落者衆燕公手疏諸人名與元固同觀之元固謂燕公曰諸公昔年皆擅一時之美敢問孰爲先後燕公言李嶠崔融薛稷宋之問如良金美玉無施不可（李嶠崔融宋之問並已見劉昫唐書曰薛稷中書令元超之從子與從兄曜俱以辭學知名同在兩省爲時所稱）富嘉謨之文如孤峯絕岸

壁立萬仞叢雲鬱興震雷俱發誠可貴乎若施於廊廟則駭矣（唐詩紀事曰富嘉謨武功人長安中爲晉陽尉吳少微者亦尉晉陽有魏倚谷者爲太原主簿稱北京三傑時天下文章尚徐庾浮俚嘉謨少微本經術雅厚雄邁人爭慕之號吳富體）閻朝隱之文如麗色淨妝衣之綺繡燕歌趙舞觀者忘憂然類之風雅則罪人矣（唐詩紀事曰閻朝隱字友情趙州欒城人性滑稽屬辭奇詭爲武后所賞景龍時爲秘書少監坐事貶通州別駕）元固因問今之後進文辭孰賢燕公曰韓休之文如大羹玄酒雅有典則而薄於滋味（劉昫唐書曰韓休京兆人早有詞學蕭嵩引爲門下侍郎方直不務進趨甚允當時之望）許景先（已見）之文如豐肌膩理穠華可愛而乏風骨張九齡（已見）之文如輕縑素練雖濟時用而窘於邊幅王翰之文如瓊杯玉斝爛然可珍而有玷缺（唐詩紀事曰王翰字子羽晉陽人少豪健恃才張嘉正張說爲并州長史厚禮之爲駕部郎坐事貶道州司馬）若能成其所闕濟其所長亦各一時之秀也

齊澣善知今事（唐詩紀事曰齊澣字洗心定州人開元間與蘇晉蘇頲賈曾韓休許景先孫逖典詔誥爲代言最杜暹當國表宋璟爲吏部尚書澣及蘇晉爲侍郎世謂臺選嘗稱陳希烈苗晉卿之才後皆大顯）高仲舒善知古事（劉昫唐書曰高叡雍州萬年人子仲舒博通經史尤明三禮及詁訓之書神龍中爲相王府文學王甚重之開元中授中書舍人宋璟蘇頲每詢訪故事焉）姚崇每諮此兩人嘗曰欲知古事問仲舒欲知今事問齊澣一說今事問崔琳

姚梁公與崔監同在中書梁公在假旬日政事委積

崔處置皆不得自言於玄宗玄宗曰朕以天下事本付姚崇以卿坐鎮雅俗耳及梁公出頃刻間決遣盡畢時齊平陽見之梁公自以爲能頗有得色因問平陽曰余之爲相可是誰比平陽未及對梁公曰何如管晏曰不可比管晏管晏作法雖不及後猶及其身相公作相所立法令施未竟悉更之以此不及梁公曰然則竟何如曰相公可謂救世之相也梁公投筆曰救世之相豈易得乎（平陽即齊澣）

張說爲左丞相知京官考其子均任中書舍人說時注曰父教子忠古之善訓祁奚舉午義不勝私至如

潤色王言章施帝載道叅墳典例絕常功恭聞前烈尤難其任豈以嫌疑敢撓綱紀考上下人服其公（劉昫唐書曰張均丞相說之子能文章自以才名爲李林甫所抑意常鬱鬱禄山陷京師授僞中書令後免死流合浦）

盧藏用嘗謂李邕如干將莫邪難與爭鋒但虞傷缺耳（唐詩紀事曰盧藏用字子潛幽州人初隱終南少室二山時有意當世人目爲隨駕隱士晚乃狥權利官至黄門侍郎）

裴子餘補鄠尉同舍李朝隱程行諶以文法稱而子餘以儒顯或問優劣於長史陳崇業陳荅曰蘭菊異芬胡有廢者（大唐傳載曰二子卒子餘謚孝行諶謚正張說歎曰二謚可無愧矣）

魚朝恩判國學日會釋菜執易升坐百官在列朝恩言鼎有覆餗象以侵宰臣（劉昫唐書曰魚朝恩天寶末以宦者入內侍省性黠惠善宣荅通書計至德中爲觀軍容使恃勳自伐乃引輕薄文士講授經籍自謂有文武才幹上優遇之加判國子監事）時王縉大怒（唐詩紀事曰王縉字夏卿河中人與兄維俱以名聞舉草澤文辭清麗科相肅宗）元載（已見）怡然朝恩曰怒者常情笑者不可測

劉蕡精於儒術嘗看文中子忿然言曰才非殆庶擬上聖述作不亦過乎客曰文中子於六籍何如蕡曰若以人望人文中子於六籍猶奴婢之於郎主也世遂以文中子爲六籍奴婢（宋祁唐書曰劉蕡字去華幽州昌平人文宗朝舉直言極諫對策切直第策官馮宿賈餗龐嚴見之嗟服以爲過古晁董畏中官睚眦皆不敢取）

張弘靖三代掌書命皆在台座前此未有（張嘉貞生延賞延賞生弘靖皆在中書時號三相張氏）楊巨源贈詩曰伊陟無聞祖韋賢不到孫時稱其能與張家說門戶（唐詩紀事曰巨源在元和間詩韻不爲新語體律務實功夫頗深旦暮吟詠不輟年老頭摇人言吟詩所致）

穆秘監（劉昫唐書曰穆寧河內人清愼剛正重交游以氣節自任官至秘書監）四子贊質貟賞皆有令譽性又和粹世以滋味目之（劉昫唐書曰穆贊字相明官至御史中丞與弟質貟賞以家行人材爲搢紳所仰贊官達父毋尚無恙家法清嚴兄弟奉指使笞責如僮僕贊最孝謹質強直應策其所條對至今傳之自補闕至給事中賞工文辭尚節義士大夫言家法者以穆氏爲首）謂贊俗而有格爲酪質美而多入爲酥貟爲醍醐言粹而少用賞爲乳腐言最凡固

貞元中楊氏（劉昫唐書曰楊虞卿與弟漢公從兄汝士魯士並歷清貫鬱爲昌族所居靖恭里人稱靖恭楊家）穆氏兄弟皆有美名人物氣韻略相似人不能上下或言楊氏兄弟賔客皆同穆氏兄弟賔客各殊以此爲優劣

李觀作文不旁沿前人時謂與韓愈相上下及觀少夭而愈後文益工議者以爲觀文未極愈老不休故卒擅名陸希聲以爲觀尚辭故辭勝理愈尚質故理勝辭雖愈窮老不能加觀之辭觀後愈死亦不能逮愈之質（李觀韓愈已見　唐詩紀事曰陸希聲博學善屬文相昭宗在位無所輕重以太子太師

（罷李茂貞犯京師輿疾避難卒）在選諸人擬以李珏爲殿中御史宰相韋處厚曰清廟之器豈擊搏才耶除禮部員外郎

乾符中蔣凝應宏辭舉爲賦止及四韻遂白而出試官逼請所試觀之歎息稱善頃刻之間播於人口時人語曰白頭花鈿滿面不若徐妃半妝（摭言曰蔣凝江東人工於八韻然形不稱名隨計途次襄陽謁徐商相公疑其假手因試峴山懷古一首凝賦成尤得意時溫飛卿居幕下大加稱譽）

後唐命相安重誨欲用崔協任圜欲用李琪圜曰朝廷有李琪者學際天人奕葉軒冕論才校藝可敵時輩百人必舍琪而相協如棄蘇合之丸取蜣蛣之轉也

後唐張文禮素不知書亦無方略唯於儒兵之中萋菲上將言甲不知進退乙不識軍機以此軍人推爲良將

柳開（已見）少好任氣大言凌物應舉時以文章投主司於簾前多至千軸載以獨輪車引試日衣襴自擁車入欲以此駭衆取名時張景能文有名唯袖一書簾前獻之主司大稱賞擢景優等時人爲之語曰柳開千軸不如張景一書

張尚書（張詠）嘗曰吾榜中慎重有雅望無如李文靖（李沆）深沉有德素鎮服天下無如王子明（王旦）面折廷爭有風采無如寇萊公（寇準四人並已見）當方面之寄則詠不敢辭

張乖崖嘗稱使寇公治蜀未必如詠至於澶淵一擲詠不敢爲

夏英公言楊文公文如錦繡屏風但無骨耳議者謂英公之文譬諸泉水迅急湍悍至於浩蕩汪洋不如文公（涑水記聞曰夏竦字子喬父故錢氏臣歸朝爲禁侍竦幼學於姚鉉使爲水賦限以萬字竦作三千字以示鉉鉉怒不視曰汝何不於水之前後左右廣言之竦又益之得六千字以示鉉鉉喜曰可教后矣十七善屬文爲時所稱）

世言宋宣獻公未嘗素談在河南聚廳錄囚公曰汝與其人素有何冤囚不能對坐上官吏以俗語問之囚始能荅宋元憲公近之和氣拂拂然襲人景文公則英采秀發三人者久視之無一點塵俗眞神仙中人也（宋郊宋祁已見　宋史曰宋綬字公垂趙州平棘人幼聰穎額有奇骨爲外祖楊徽之所器徽之藏書悉與綬綬母亦知書躬自訓教博通經史百家文章爲一時所尚楊億稱其文曰沉壯淳麗吾不及也累官參知政事卒諡宣憲）

世言歐陽永叔每誇政事不誇文章蔡君謨不誇書呂濟叔不誇棋何公不誇飲酒司馬君實不誇清絕

大抵不足則誇也

司馬温公言昔與王介甫同爲郡牧判官包孝肅爲使時號清嚴一日牡丹盛開包公置酒賞之公舉酒相勸其素不喜酒亦強飲介甫終席不飲包公不能強也以此知其不屈

曾子固與王荆公友善後神宗以問子固云卿與王安石相知最早安石果何如子固曰安石文章行誼不減揚雄以吝故不及神宗遽曰安石輕富貴似不吝也子固曰臣所謂吝者以安石勇於有爲而吝於攺過耳神宗頷之

宋景文諸公在館中嘗評唐人之詩言李長吉才力奔放不驚衆絕俗不肯下筆因舉其鴈門太守詩云黑雲壓城城欲摧甲光向日金鱗開王介甫曰是兒言不相副也方黑雲如此安得向日之甲光乎

王平甫（已見）閱韓退之送石洪温造二處士詩序言退之善與處士作牙

蘇子瞻云老杜自秦川赴成都所歷輒作一詩數千里山川在人目中古今詩人殆無其比獨明皇遣吳道子傳畫蜀道山川歸對大同殿索其畫無有曰在臣腹中請疋素寫之半日都畢明皇後幸蜀皆默識其處無不相合唯此可用爲比

蘇叔黨（過）嘗讀南史東坡卧聽之因語叔黨曰王僧虔居建康禁中里馬糞巷子孫賢實謙和時人稱馬糞諸王爲長者東漢贊論李固云觀胡廣趙戒如糞土糞之穢也一經僧虔便爲佳號而以比胡趙則糞有時而不幸汝可不知乎

蘇子由嘗云在朝所見朝廷遺老數人如歐陽永叔張公安道皆一世偉人蘇子容劉貢父博學強識亦可以名世予幸與之周旋聽其誦說放失舊聞多得其詳實其於天下事古今得失折衷典據甚多（東都事畧）

（曰蘇頌字子容紳之子舉進士爲南京留守推官杜衍居睢陽一見深器之天性仁厚宇量恢廓喜怒不形於色居必正冠危坐平生嗜學凡經史九流百家之說至於圖緯陰陽五行律呂星官筭法山經本草無所不通官右僕射中書侍郎）

晁秘監（晁美叔已見）以集句示劉貢父貢父曰君高明之識輔以家世文學何至作此等伎倆殊非我素所期也吾嘗謂集古人句譬如蓬蓽之士適有佳客既無自己庖廚而器皿肴蔌悉假貸於人收拾飽飣意欲強學豪奢而寒酸之氣終是不去非如貴公供帳不移水陸之珍咄嗟而辦

陳瑩中題元祐黨籍碑云嗚呼漢世得人於斯爲盛

君論事多矣援引事類揚榷古今舉要刪蕪會文切理奇鋒高論往往間出聽之靡靡令人忘倦昔之蘇張鍾賈正應此耳然鳶肩火色騰上必速恐不能久耳無何而卒如文本言（唐詩紀事曰岑文本字景仁鄧州人中書侍郎顏師古以譴罷太宗曰朕自舉一人乃授文本侍郎專典機要）

來恒與其弟濟相次知政事時以爲榮初濟父護兒在隋爲將而恒濟俱以學行見稱虞世南子昶既無才術累居工作之司濟初升相位許敬宗歎曰士之登庸不繫世業履道則爲衣冠失緒則爲匠庶來護兒兒作相虞世南兒作匠（唐詩紀事曰來濟揚州人父護兒隋左翊衛將軍濟志好學有文詞善談論正觀中置太子司議郎高其選以濟爲之永徽中爲相）

崔融李嶠張說俱重四傑之文崔嘗曰王勃文章宏放奔逸有絕塵之迹固非常流所及唯炯與照鄰可以企之盈川之言信矣說曰盈川文思如懸河注水酌之不竭既優於盧亦不減王恥居王後信然愧在盧前謙也（世稱王楊盧駱謂之四傑炯聞之曰吾愧在盧前恥居王後）

世言楊盈川之文好以古人姓名連用號爲點鬼簿駱賓王文好數對號算博士

蘇味道高爽（唐詩紀事曰味道趙州人與里人李嶠同掌綸誥稱蘇李武后時爲相世號模稜手）王方慶（別見）魯鈍同時爲鳳閣侍郎或問張元一

宋世嘗目莊周爲道家之儀秦王通孔門之王莽

元仁宗極重趙孟頫嘗與侍臣論文學之士以孟頫比唐之李太白宋之蘇子瞻

何氏清森閣雕梓

何氏語林卷之十八

何氏語林卷之十九

華亭何良俊元朗撰　幷註

箴規第十一

臧孫有言曰石猶生我疢之美其毒滋多嗚呼自古天子有四海諸侯饗國卿大夫持禄守官士庶人保其家何可一日不聞讜言乎

嚴子陵（范曄後漢書曰嚴光字子陵會稽餘姚人少有高名與光武同游學及光武即位變姓名隱身不見帝令以物色訪之齊國上言有一男子披羊裘釣澤中帝疑是光安車聘之三反而後至終不能屈）與侯司徒書曰（范曄後漢書曰侯霸字君房河内密人篤志好學師事九江太守房元治穀梁春秋爲元都講光武徵拜尚書令時無故典朝廷又少舊臣霸明習故事悉收録條奏帝施用

之）君房足下位至鼎足甚善懷仁輔義天下悅阿腴順旨腰領絶侯得書封奏之帝笑曰此狂奴故態（皇甫謐高士傳曰霸與光素舊使西曹屬侯子道奉書光不起於牀上箕踞抱膝發書讀訖問子道曰君房素痴今爲三公寧小差否子道曰位已鼎足不痴也光曰遣卿來何言子道傳霸言光曰卿言不痴是非痴語也天子徵我三乃來人主尚不見當見人臣乎子道求報光曰我手不能書乃口授之使者嫌少可更足光曰買菜乎求益也）

高義方嘗造馬季長季長辭不見義方覆刺爲書曰伏聞高問爲日已久冀一見龍光敘腹心之願不圖辭之以疾昔周公父兄文武九命作相以尹華夏猶握沐吐食以接白屋之士天下歸德歷載邈矣今君不能相見宜哉季長大愧遣人追請徑去不肯還（漢雜事曰高彪字義方吳郡人志尚甚高遊太學博覽經史善屬文）

范孟博（范滂已見）遷光禄勳主事時陳仲舉（陳蕃已見）爲光禄勳范執公儀詣陳陳不止之范懷恨投板棄官而去郭有道（郭泰已見）聞而讓仲舉曰若范孟博者豈宜以公禮格之今成其去就之名得無自取不優之議仲舉乃謝孟博

禰正平（禰衡已見）忤曹公責爲鼓吏禰裸身更衣顏色不怍孔北海（孔融已見）退而數之曰正平大雅固當爾耶

魏文爲五官將時臨淄侯才名甚盛幾有奪敵之議

曹公一日屏人以諮於賈詡詡默然不對曹公曰與卿言不荅何也詡曰屬有所思不即對耳公問何思荅曰思袁本初劉景升父子也曹公大笑太子遂定（魏畧曰文帝嘗使人問詡以自固之術詡曰願將軍恢崇德度躬素士之業朝夕孜孜不違子道而已帝從之深自砥礪）

蜀先主嘗因旱儉禁酒刑吏於人家檢得釀具欲令與釀酒者同罰時簡雍從先主遊見一男子行道雍謂先主曰彼人欲行淫何以不縛先主曰卿何以知之雍曰彼有淫具與欲釀同先主大笑命原欲釀者（蜀志曰簡雍字憲和涿郡人少與先主有舊隨從周旋先主至荆州與麋竺孫乾同爲從事中郎常爲談

（客往來使命後拜昭德將軍優游諷議性簡傲跌宕在先主坐猶箕踞傾倚適諸葛亮已下則獨擅一榻項枕臥語無所爲屈）

樊建入晉爲給事中晉武帝問諸葛孔明之治蜀建對曰聞惡必改而不矜過賞罰之信足感神明帝曰善哉使我得此人以自輔豈有今日之勞乎建稽首曰臣竊聞天下之論皆謂鄧艾見枉陛下知而不理此豈馮唐所謂雖得頗牧而不能用者乎帝笑曰吾方欲明之卿言起我意於是發詔理艾（晉百官表曰樊建字長元蜀志曰建延熙中以校尉使吳值孫權病篤不自見建權問諸葛恪曰樊建何如宗預恪曰才識不及預而雅性過之後爲侍中守尚書令）

石季倫嘗與長水校尉孫季舒酣宴孫慢傲過度季倫欲表免之裴叔則聞而謂之曰季舒酒狂四海所知足下飲人狂藥責人正禮不亦乖乎

王丞相與庾太尉頗懷疑貳時孫安國爲庾公征西主簿孫密諫庾曰王公神情朗達常有世外之懷豈肯爲凡人事耶此必邪佞之徒欲間疎內外耳公宜稍詳之太尉初意頓釋

祖士言深好弈棊（王隱晉書曰祖納字士言范陽遒人九世孝廉納事諸母三兄最治行操能清言歷太子中庶子避地江南溫嶠薦爲光祿大夫）王處叔謂之曰禹惜寸陰不聞數棊（晉書曰王隱字處叔陳郡陳人世寒素父銓少好學有著述之志每私錄晉事及功臣行狀未就而卒隱以隱素自守不交勢援博學多聞受父遺業西都舊事多所諳究家貧無資依征西將軍庾亮於武昌亮供其紙筆書成詣闕上之隱雖好著述而文辭鄙拙蕪舛不倫其書次第可觀者皆父所撰文體混漫義不可解者隱之作也）祖云聊用忘憂耳處叔曰古人遭時則以功達其道不遇則以言達其才故否泰不窮也今晉未有書而天下傾覆舊事蕩滅君少長王都游宦四方華夷成敗皆在耳目何不記述使有裁成昔應仲遠作風俗通崔子眞作政論蔡伯喈作勸學篇史游作急就章猶行於世便爲沒而不朽當其同時人豈少哉而皆無聞由無述作也故君子疾沒世而名不稱況國史明乎得失之迹何必博弈而後忘憂哉祖喟然歎曰非不悅子之道力不足也遂發書薦處叔脩史帝以問鍾雅事遂不行（鍾雅別傳曰雅字彥胄潁川長社人魏太傅鍾繇弟仲常曾孫也少有才志累遷侍中）

謝太傅愛好聲律期功之慘不廢伎樂頗以成俗（續晉陽秋曰謝安初攜幼穉同好養志海濵襟情超暢尤好聲律然抑之以禮在衰能至弟萬之喪不聽絲竹者將十年及輔政而修宰第園館麗車服雖朞功之慘不廢伎樂王坦之因苦諫焉）王文度苦相規切（王坦之已見）謝貽文度書曰知君思相愛惜之至僕所求者聲謂稱情義無所不可爲聊復以自娛耳若絜軌跡崇世教非所擬議亦非所屑常謂君麄得鄙趣者猶未得之濠上耶故知莫逆未易爲人文度

荅言具君雅旨此是誠心而行獨往之美然恐非大雅中庸之謂意者以爲人之體韻猶器之方圓方圓不可錯用體韻豈可易處各順其方以弘其業則歲寒之功必有成矣吾子少立德行體議淹允加以令地優游自居僉曰之談咸以清遠相許至於此事實有疑焉公私二三莫見其可以此爲濛上悟之者得無鮮乎且天下之寳故爲天下所惜天下之所非何爲不可以天下爲心乎想君幸復三思書反覆數四謝竟不從

謝萬爲豫州都督王右軍貽書戒之曰以君邁往不屑之韻而俯同群辟誠難爲意然所謂通識正自當隨事行藏乃爲遠耳願君與士之最下者同則盡善矣食不二味居不重席此復何有而古人以爲美談濟不所由實在積小以致高大君其存之

謝萬就太傅乞裘自云畏寒太傅荅曰君妄語正欲以爲豪具耳若畏寒無復勝綿者乃以三十斤綿與萬

車武子爲侍中日與王東亭諸人期共遊集武子請急出過詣王子敬子敬時住在建陽門內道北武子求去子敬問卿何以忽忽武子荅云與東亭諸人期不行子敬曰卿何以乃作此不急行武子不敢去盡急還臺

王國寶是謝太傅壻專利無檢行太傅每抑制之後國寳爲孝武帝親暱遂危搆太傅帝一日召桓子野飲太傅亦在坐（子野桓伊小字續晉陽秋曰伊字叔夏譙國銍人父景護軍將軍伊少有才藝又善聲律標悟省率爲王濛劉惔所知累遷豫州刺史）帝命桓吹笛桓神色無忤即吹爲一弄乃放笛云臣於箏分乃不及笛然自足以韻合歌管請以箏歌并請一吹笛人帝善其調達乃勑御妓吹笛桓又言御府人于臣必自不合臣有一奴善相便串帝令召之奴既吹笛桓便撫箏而歌曹子建怨詩（詩曰爲君既不易爲臣良獨難忠信事不顯乃有見疑患周旦佐文武金縢功不刊推心輔王室二叔反流言）聲節慷慨俯仰可觀太傅泣下沾襟乃越席就之捋其鬚曰使君於此處不凡

謝奕在豫州亡後（晉中興書曰謝奕字無奕陳郡陽夏人祖衡太子少傅父裒吏部尚書奕少有器鑒辟太尉掾累遷豫州刺史）簡文使王彪之舉可代者（王氏譜曰彪之字叔虎祖正尚書父彬衛將軍年二十而頭須皓白時人謂之王白須少有局幹之稱累遷左光祿大夫）簡文曰人有舉桓雲者君謂何如（晉書曰桓雲字雲子桓彝第二子大司馬溫之弟初爲何充驃騎參軍襲爵萬寧男歷位建武將軍）王曰雲不必非才然溫居上流割天下之半其弟復處西藩兵權盡出一門亦非深根固蔕之宜人才非可豫量但當令不

與殿下作異者耳簡文深納其言

王司徒謐與遠公書曰身年始四十而衰同耳順遠荅曰古人不愛尺璧而重寸陰觀其所存似不在長年耳檀越既履順而遊性乘佛理以御心因此而推復何羡於遐齡耶聊想斯理久已得之爲復酬來信耳人皆稱公善誘

謝康樂父奐不慧爲秘書郎早亡康樂好臧否人物叔尚書（混）患之欲加裁折未有方也謂宣遠曰非汝莫能乃與晦曜弘微等共遊戲命瞻與靈運共車既上便商較人物宣遠謂之曰秘書早亡談者亦互有

同異靈運默然言論自此衰止

世祖登祚以顏延之爲光禄大夫時延之兒峻既貴重權傾一朝凡所資供延之一無所受器服不改宅宇如舊常乘羸牛敝車逢峻鹵簿即屏往道側又好騎馬遨遊里巷遇知舊輒據鞍索酒得酒便頹然自得常語峻曰吾平生不喜見要人今不幸見汝峻起大宅延之謂曰善爲之無令後人笑汝拙也

孔中丞（孔覬已見）二弟在官（孔徽孔道存道存官至南海太守）頗營贓賄嘗請假還東中丞出渚迎之輜重十餘船皆是綿絹紙席中丞見之僞喜曰我比困乏得此甚要因命上

置岸側既而正色語曰汝輩忝預士流何至還東作賈客耶命左右取火燒之燒盡乃去

齊武帝時諸弟皆無寵嘗於御坐曲宴武陵因醉伏地以貂抄肉柈帝笑曰汙貂武陵荅曰陛下何愛其羽毛而踈其骨肉（武陵王曄已見）

丘靈鞠嘗詣褚彥回彥回不時起語靈鞠曰比脚疾更增不復能起靈鞠言脚疾亦是大事卿爲一代鼎臣不可復爲覆餗

王仲寶既爲朝宰起長梁齋制度小過叔僧虔視之不悅竟不入戶仲寶即日毀之

王仲寶（王儉已見）小時叔父僧虔撫之曰我不患此兒無名政恐名太盛

宋明帝頗好言理以周彥倫有辭義引爲宿直時帝所爲慘毒周不敢顯諫輒誦經中因緣罪福事帝亦爲之小解（釋慧皎高僧傳曰明帝末年頗多忌諱因之犯忤致戮者十有七八僧瑾每以匡諫恩禮遂薄時周顒入侍帷幄瑾謂顒曰陛下比日所行殊非人君舉動俗事諷諫無所復益妙理深談彌爲慈緩唯三世苦報最切近情檀越儻因機候正當陳此而已帝後風疾數加針灸痛惱無聊輒召顒及殷洪等說鬼神雜事以散胸懷顒乃習讀法句賢愚二經每見談說輒爲言帝驚曰報應真當如此亦寧可不畏因此犯忤之徒屢被全宥）

徐孝嗣（已見）從武帝幸方山帝曰朕經始此山之南

後爲離宮故應有邁靈丘靈丘玄武湖新林苑也孝嗣荅曰繞黃山欵牛首乃盛漢之事今江南未曠民亦勞止願陛下少更留神

王長史（王騫已見）至性凝簡不狎當世嘗從容語諸子曰吾家門戶所謂素族自可隨流平進不須苟求

建元中都下舛雜且多姦盜上欲立符伍家家以相檢括王仲寶曰京師翼翼四方是湊必也持符於事既煩理成不曠謝安所謂不爾何以爲京師

齊高宗從弟季敞性頗豪縱上心非之（南史曰輔國將軍蕭季敞麤猛無行善於彌縫）嘗語之曰卿可數詣王思遠（王思遠已見南史曰思

遠立身簡潔）

陳顯達除江州刺史自以門寒位重每一遷官常有愧懼之色戒其子勿以富貴陵人而諸子多事豪侈顯達聞之不悅子休尚爲郢府主簿過九江拜別顯達語之曰麈尾蠅拂是王謝家物汝不須捉此即取於前燒除之

湘東王（繹）入援臺城頓軍武城淹留不進中記室參軍蕭賁以繹不早下心甚非之嘗與繹雙陸食子未即下賁斂手言曰殿下都無下意繹甚銜之（南史曰蕭賁字文奐形不滿六尺有文才能書善畫起家爲湘東王法曹參軍）

陳寳應潛有逆謀虞寄微知其意寳應嘗令左右讀漢書臥而聽之至蒯通說韓信曰相君之背貴不可言寳應蹶起曰可謂智士寄正色曰覆酈驕韓未足爲智豈如班彪王命識所歸乎

北齊高祖嘗宴群臣酒酣各令歌樂武衛斛斯豐樂歌曰朝亦飲酒醉暮亦飲酒醉日日飲酒醉國計無取次上曰樂豐不諂是好人

北齊孝昭樂善聞過後代罕及嘗問舍人裴澤在外議論得失裴率爾對曰陛下聰明至公自可遠侔古昔而有識之士咸言傷細帝王之度頗爲未弘帝笑

曰誠如卿言

唐太宗幸九成宮駕還有宮人憩湋川縣官舍俄而李靖王珪（二人並已見）至縣官移宮人於別所太宗怒曰威福豈由靖等何爲輕我宮人即令按驗湋川官屬魏徵曰靖等陛下心膂大臣宮人陛下賤隷論其委任事理不同又靖等出見官吏訪問朝廷法式民間疾苦自應與官吏相見至於宮人供養之外不合參承若以此加罪恐不益德音駭天下耳目太宗曰公言是遂捨不問

太宗嘗作宮體詩使虞永興（虞世南已見）賡和虞曰聖作

誠工然體非雅正臣恐此詩一傳天下風靡帝曰朕試卿爾後帝爲詩一篇述古興亡既而歎曰鍾子期死伯牙不復鼓琴朕此詩何所示耶敕褚遂良即永興靈坐焚之

太宗射猛獸於苑內有群豕突出太宗引弓四發殪四豕有一雄豕直來衝馬尚書唐儉下馬搏之太宗拔劒斷豕顧而笑曰天策長史不見上將擊賊耶何懼之甚唐對曰漢祖以馬上得不以馬上理之陛下以神武定四方豈復逞雄心於一獸太宗因命罷獵（劉昫唐書曰唐儉字茂約晉陽人北齊尚書邕之孫父鑒與高祖有舊高祖在太原儉說太宗以天下可圖太宗白高祖召入密訪時事授記室參軍貞觀中天策府長史）

貞觀中百官表請封禪獨魏徵切諫太宗謂徵曰朕欲卿極言其不可徵對曰陛下功則高矣而人未懷惠德雖厚矣而澤未滂流諸夏雖安未足以供事遠夷慕義無以供其求符瑞雖臻罻羅猶密積歲豐熟倉廩尚虛臣未能遠譬但喻於人今有人十年常患療治且愈皮骨僅存便欲使負米一石日行百里必不可得隋氏之亂非止十年陛下良醫除其疾苦雖已又安未甚充實告成天地臣竊有疑且陛下東封萬國咸萃要荒之外莫不奔走今伊洛已東洎於海岱灌莽巨澤蒼茫千里人烟斷絕雞犬不聞道路蕭條進退艱阻豈可引彼蠻夷示之虛弱殫府竭財未厭遠人之望加年給復不償百姓之勞或遇水旱之災風雨之變庸夫橫議悔不可追豈獨臣之懇誠亦實輿人之議太宗乃罷封禪

少府監裴匪躬善營利嘗奏賣苑中馬糞歲可得錢二十萬緡上以問劉仁軌仁軌對曰利則厚矣恐後代稱唐家賣馬糞非佳名也

裴匪躬在司農寺按諸苑鬻果蔬儲利佐公以墨敕示僕射蘇良嗣（已見）良嗣判曰公儀休一諸侯相尚拔葵去織未聞天子賣果蔬與人爭利事遂不行

高宗出獵在路遇雨因問諫議大夫谷那律曰油衣若爲不漏對曰能以瓦爲之必不漏矣上因此不復出獵

王方慶在政府其子爲眉州司士參軍武后嘗問卿在相位何子之遠方慶荅曰廬陵是陛下愛子今尚在遠臣之子庸敢相近世以比倉唐之對（劉昫唐書曰王方慶雍州咸陽人周石泉公褒之曾孫官至太子左庶子博學好著述尤精三禮）

高宗嘗問魏元忠外以朕方前代何主元忠荅曰周成康漢文景帝問然有遺恨否曰有之王義方一世

豪英而死草萊議者謂陛下不能用賢帝曰我適用之聞其死顧已無及元忠曰劉藏器行副於才陛下所知今七十爲尚書郎徒歎彼而又棄此帝默然

蕭至忠依太平公主後復當國嘗出主第遇宋璟於道宋曰非所望於蕭傅（唐詩紀事曰至忠蕭德言之孫相中宗後從太平公主謀逆伏誅明皇曰至忠誠國器但晚謬耳）

玄宗登封泰山張燕公多引兩省生徒及所親知攝官升山超階至五品時張九齡當草詔謂燕公曰官爵者天下之公器望爲先勞舊爲次若顛倒衣裳則譏議起矣今登封霈澤千載絶典清流高品不沐殊恩胥吏末班先加章紱但恐制出之後四方失望今進草之際事猶可改燕公曰事已決矣悠悠之談何足慮也後果爲宇文融所劾

中宗嘗宴侍臣酒酣後令各爲廻波詞衆皆爲佞悅之語時李景伯獨寓規諷其詞曰廻波爾時酒巵微臣職在箴規侍飲既過三爵諠譁切恐非儀中宗不悅中書令蕭至忠稱之曰此眞諫官

明皇以李林甫爲相一日曲宴近臣於苑中帝指示張九齡李林甫曰檻中盆池新魚數頭鮮活可愛林甫曰賴陛下恩波所養九齡曰盆中之魚猶陛下用

人但能裝景致助兒女之戲耳

張九齡獎愛李泌常引至卧内九齡與嚴挺之蕭誠善挺之惡誠好佞勸九齡絶之九齡獨念嚴太苦勁不若蕭軟美可喜方命左右召蕭泌在旁率爾曰公起布衣以直道至宰相顧喜軟美者乎九齡改容驚謝因呼小友

玄宗嘗於復道窺見衛士食畢以殘食棄水竇中上怒令杖殺之寧王曰從復道窺衛士之過恐人不能自安上曰大哥於我可謂急難

杜暹家藏書皆自題跋尾以戒子孫曰請俸買來手自校子孫讀之知聖道鬻及借人皆不孝（職官分紀曰杜暹開元十四年召爲中書門下平章事遣中使往迎賜宅一區）

肅宗爲太子時明皇使割羊臑肅宗以餅拭刀徐噉之明皇喜曰福當如是愛惜

唐肅宗既遷上皇於西内嘗端午日山人李唐入見上抱幼女語唐曰朕念之卿勿怪也唐對曰太上皇思見陛下計亦如陛下之念公主上泫然泣下

李皐爲山南節度鎭襄陽（劉昫唐書曰李皐字子蘭曹王明之玄孫天寶中嗣封多智數善因事以自便奉太妃鄭氏以孝聞官襄州刺史山南東道節度使）襄陽有張柬之林園在州西公府多假之游宴皐嘗欲買之馬燮

歛袵言曰漢陽有中興功遺業當百世共保柰何令其子孫自彝皐謝曰主吏失詞以爲君蓋非君安得聞此言（劉昫唐書曰馬彝扶風人初未知名李皐始辟之後以正直稱）

裴諝爲河東鹽鐵使時關輔旱儉諝入計召至便殿問榷酤之利歳出内幾何諝久不對帝復問諝曰臣有所思帝問何思諝曰臣自河東來渉三百里而農人愁歎穀菽未種誠謂陛下軫念元元先訪疾苦而乃責臣以利孟子曰治國者仁義而已何以利爲故未即對帝曰微公言朕不聞此（劉昫唐書曰裴諝字士明洛陽人父寛有重名諝通達簡率不好苛細史思明冠東都陷賊中乃陰疏賊短長以聞事泄思明大怒僅而免死賊平累官兵部侍郎）

陸敬輿（陸贄已見）嘗語德宗曰欲紓多難收群心惟在赦令而已動人以言所感已淺言又不切人誰肯懐

陸相（贄）知舉放崔群（已見）後群知舉陸氏子簡理被黜群妻李夫人謂群曰子弟成長盍置莊園公曰今年已置三十所矣謂知舉放三十人也夫人曰君非陸贄門生乎君掌文柄陸氏子無一得事者如以君爲良田陸氏一莊荒矣群無以對

韓滉堂先無挾廡弟洄稍增補之滉見即撤去曰先君容焉吾弟奉之猶恐失墜安敢改作以傷儉德

柳渾爲相韓滉自浙西入覲朝廷委政待之每奏事語至日午他相充位而已滉於省中榜吏渾雖滉所引心惡其專正色曰先公猶察爲相不滿歳而罷今相公復榜吏於省中省闥非刑人之地相公柰何復蹈前非況在朝而專立威福豈尊主卑臣之義滉憮然愧悔爲之霽威

鄭絪爲門下侍郎朝廷以盧從史與王承宗有連詔從史歸潞從史辭潞乏粮請留軍山東李吉甫密譖絪漏言於從史帝怒坐浴堂殿召學士李絳語其故絳曰誠如是罪當族然誰以聞陛下帝曰吉甫爲我言絳曰絪任宰相稍識名節不當如犬彘梟獍與姦臣外通恐吉甫勢軋内忌造爲醜辭帝良久曰吉甫幾誤我（劉昫唐書曰鄭絪字文明少有奇志好學善屬文張參蔣乂楊綰常衮皆相知重憲宗朝拜中書侍郎集賢殿大學士絪以文學進踐歴華顯者四十年所居雖無赫奕稱而守道敦篤躭悦墳典與博聞好古之士爲講論名理之游時人仰其耆德）

憲宗初徵柳宗元劉禹錫至京俄皆貶謫柳得柳州劉得播州柳以禹錫須侍親播州最爲惡處請以柳州換上不許宰相言禹錫有老親上曰但要與惡郡豈繫毋在裴晉公徐進曰陛下方侍太后不合發此言上有愧色既而語左右曰裴度終愛我切禹錫改

授連州

周墀節度鄭滑（劉昫唐書曰周墀字德升汝南人能爲古文有史才文宗重之補集賢學士出爲鄭滑節度使入朝遷刑部侍郎以本官平章事）表韋澳在幕府會墀入相私語澳曰卿何以教我澳曰願公無權墀愕然澳曰爵賞刑罰人主之柄公無以喜怒行之俾庶官各舉其職則公歛袵廟堂天下治矣烏用權墀歎曰吾先居此得無愧乎（唐詩紀事曰韋澳字子斐官至秘書監分司東都嘗戲吟曰莫將韋監同殷監錯認容身是保身此語聞於京師權倖甚怒之）

德宗令王叔文直東宮太子欲言宮市之弊人皆贊美叔文獨無言罷坐太子謂叔文曰君何獨無言叔

文曰太子視膳問安外不合輒預他事陛下在位歲久如小人離間謂殿下收取人心則安能自解太子聞之曰苟無先生安得聞此言

于延陵授建州刺史上問建去京師近遠對曰八千里上曰朕左右多建人郡極不惡卿若廉潔奉公綏緝凋瘵無異長在我前或撓枉法度遠人亡聊即三尺堦前便是萬里延陵悸懾上撫而遣之

崔彥昭與王凝爲外昆弟凝先顯而彥昭未仕彥昭嘗候見凝凝慢言曰不若從明經舉彥昭爲憾後彥昭入相凝爲兵部侍郎彥昭毋敕婢多製履襪曰王氏妹必與子皆逐吾將共行彥昭聞之泣且拜不敢爲怨（王凝已見　劉昫唐書曰崔彥昭字思文清河人事毋至孝雖位居宰輔退朝侍膳與家人雜處承奉左右未嘗高言歲時慶賀公卿拜席時人榮之）

李茂貞居岐以地狹賦薄嘗下令榷油因禁城門無內松薪以其可爲炬也有優者笑曰臣請并禁月明（五代史記曰李茂貞深州博野人爲博野卒戍鳳翔光啓中以功自扈蹕都頭拜鳳翔隴右節度使）

唐明宗與馮道語及年穀屢登四方無事道曰臣常記昔在先皇幕府奉使中山歷井陘之險臣憂馬蹶執轡甚謹幸而無失逮至平路放轡自逸俄至顛隕凡爲天下亦猶是也上深以爲然

江南李景於宮中起樓甚高衆皆歎美蕭儼獨曰恨樓下無井以此不及景陽樓

太平興國中朝士祖吉典郡以姦贓下獄太宗怒其貪穢遣中使諭旨於執政祖吉特俾於郊赦不宥明日宰相趙普（已見）奏曰敗官抵罪合正刑辟然而國家卜郊肆類所以對越天地告於神明吉本何人亦安足以隳陛下赦令上善其對而止

王魏公（王旦）見家人服飾似過則瞑目曰吾門素風一至於此亟令減損

蘇子美以饗客得罪言事者欲因子美以動一二大

臣彈擊甚急宦者操文符捕人所逮皆一時名士都下爲之紛駭左右無敢救解韓魏公從容言於仁宗曰舜欽一醉飽之過止可付有司治之何至如此帝悔見於色

崔公孺是韓魏公夫人之弟魏公執政日用監司有非其人者公孺曰公居陶鎔之地宜法造化爲心造化以蛇虎者害人之物故置蛇於藪澤置虎於山林公今何乃置之通衢使爲民害（涑水記聞曰崔公孺諫議大夫立之子韓魏公夫人之弟性亮直喜面折人魏公甚嚴憚之）

連庶爲壽春令縣有淮南王舊壘在山間州守議取

其甓爲城庶曰弓矢舞衣傳之百世藏於王府非爲必可用蓋以古之物傳於今尚有典刑也壘因是得存（王得臣麈史曰應山二連伯氏庶字君錫仲氏庠字元禮少從學於二宋相繼登科君錫爲人清修孤潔故當官人號爲連底清元禮加以肅人號爲連底凍）

陳恭公判亳州遇生日親族多獻老人星圖姪世修獨獻范蠡遊五湖圖且賛曰賢哉陶朱霸越平吳名隨身後扁舟五湖公即日納節（宋史曰陳執中字昭譽以父恕任爲秘書省正字累遷平章事卒贈侍中禮官韓維議謚言謚法寵祿光大曰榮不勤成名曰靈執中出入將相以一品就第寵祿光大矣得位行政士大夫無述焉不勤成名矣請謚爲榮靈詔謚恭）

嘉祐中除張堯佐節度（東軒筆錄曰張堯佐以進士擢第官至屯田員外郎知開州會其姪女有寵於仁宗冊爲脩媛堯佐遂驟遷一日除宣徽節度景靈羣牧四使）陳秀公作中丞上殿爭之仁宗初盛怒作色待之既進見迎謂之曰豈欲論張堯佐不當授節度耶節度使本麄官何用甚爭時唐質肅（唐介已見）作御史裏行在衆人後越次進曰節度使太祖太宗總曾做來恐不是麄官上竦然而罷（東都事畧曰陳升之字暘叔建州建陽人舉進士爲校書郎徙監察御史張堯佐以後宮親爲三司使升之言其不可改侍御史知雜爲人深沉多數善傅會始爲小吏與王安石相遇安石深器之升之在樞府安石亦執政多變更舊制引升之共事升之心知其非而竭力賛助故先安石拜相封秀國公謚成肅）

洛中有一僧欲開堂説法司馬君實夜過邵堯夫曰

聞富彦國呂晦叔欲往聽此甚不可晦叔貪佛已不可勸人亦不恠如何勸得彦國堯夫曰今日已莫姑任之明日二人果偕往後月餘彦國招數客共飯堯夫在坐因問彦國曰主上以裴晉公禮起公公何不應命又聞三遣使公皆卧內見之彦國曰衰病如此其能起否堯夫曰上三命公不起一僧開堂以片紙見呼即出恐亦未是彦國曰弼亦不曾思量至此

邵康節與富韓公在洛毎晴日必同行至僧舍韓公見佛必躬身致敬康節笑曰無乃爲佞乎

文潞公守東都日富鄭公致仕在洛司馬温公領宮

祠范蜀公自許來同過郡爲會潞公出四玉杯勸酒官奴不謹碎其一潞公將治之温公請筆書牘尾云玉爵弗揮典禮雖聞於往記彩雲易散過差可恕於斯人潞公笑釋之

陳少卿蓄書數千卷名畫數十幅晚年退居有華亭唳鶴一雙恠石一株奇峭可愛與異花數十本列植於庭爲詩以戒子孫曰滿室圖書雜墳典華亭仙客岱雲根他年若不和花賣便是吾家好子孫陳死未幾皆散落民間（吳處厚青箱雜記曰陳亞揚州人仕至太常少卿年七十卒蓋近世滑稽之雄也）

范蜀公以議新法不合而去其謝表云望陛下集群議爲耳目以除壅蔽之姦任老成爲腹心以養和平之福天下聞而壯之（邵氏聞見錄曰王荆公草制詞極於醜詆公笑誦其辭曰材無任職之能某披襟當之内有謀利之實則夫子自道也後元祐起公公辭曰六十三而求去蓋不待年七十九而復來豈云得禮卒不起）

李清臣平日多於韓魏公前論釋氏貴定力謂無定力則不能主善公毎然之後朝廷斥異論者清臣頗持兩端魏公因書問之曰比來臺閣斥逐紛紛吾親得不少加定力耶公之善論人如此

呂獻可（呂誨已見）病亟日自草章乞致仕其辭曰臣無宿疾偶值醫者用術乖方殊不知脉候有虚實陰陽有逆順診察有標本治療有先後妄投湯劑率意任情差之指下禍延四肢寖成風痺遂難行步非秪憚跋盭之苦又將虞心腹之變勢已及此爲之柰何雖然一身之微固未足恤其如九族之託良以爲憂是思納禄以偷生不俟引年而還政蓋以疾諭政天下聞而韙之

范蜀公與司馬温公同遊嵩山各携茶以行温公以紙爲貼蜀公用小黑木合子盛之温公見之驚曰景仁乃有茶具耶蜀公聞其言留合與寺僧而去

范蜀公素不飲酒又詆佛教在許下與韓持國兄弟往還諸韓皆崇此二事毎宴集蜀公未嘗不與同飲盡歡少間必以禪悅相勉蜀公頗病之蘇子瞻時在黃州蜀公以書問救之當以何術曰麴糵有毒平地生出醉鄉土偶作祟眼前妄見佛國子瞻報之曰請公試觀能惑之性何自而生欲救之心作何形相此猶不立彼復何依正恐黃面瞿曇亦須斂衽況學之者耶亦以曉公公終不領

蘇惠州以作詩下獄自黃州再起遍歷侍從然其詩毎爲不知者咀味以爲有譏訕遂出守錢塘來別文

潞公公曰願君至杭少作詩恐爲不喜者誣謗冊三言之臨別上馬潞公笑曰若還與也便有箋云時吳處厚取蔡安州詩作注以上安州遂遇禍故潞公有箋云之戲

晏叔原著樂府黃山谷爲之序父客韓宮師玉汝曰願郎君捐有餘之才崇未至之德（黃山谷小山集序曰晏叔原臨淄公之暮子也　經籍考曰小山集晏幾道叔原撰其辭在名勝間可追迨花間高處或過之）

晁伯宇少作閔吾廬賦黃魯直以示蘇長公曰此晁家十郎作年未二十也長公荅曰此賦甚奇麗信是晁家多異材耶凡人至足之餘自溢爲奇怪乃可令晁傷奇太早可作魯直微意諭之勿傷其邁往之氣魯直以語晁晁自是文章大進（昭德先生郡齋讀書志曰晁載之字伯宇黃魯直嘗薦之於蘇子瞻云伯宇謹厚守文元家法從遊多長者後坎壈終身卒官封丘丞）

二王（王寧王寔）是韓持國壻一日訪蘇端明端明因問訊持國王曰公自致政來尤好爲歡嘗謂身已癃老且以樂聲自娛不爾無以度日東坡曰殘年正不應爾願爲某傳一語於持國頃有一老人未嘗參禪而雅合禪理死生之際極爲了然一日置酒大會酒闌語衆曰老人即今且去因攝衣正坐奄奄欲逝諸子惶遽呼號曰大人今日乃與世訣願留一言爲教老人曰本欲無言今爲汝懇只且第一五更起諸子未論老人曰惟五更可以幹當自家事諸子曰家中幸豐何用早起舉家諸事皆是自家豈有分別老人曰所謂自家事是死時將得去者吾平時治生今日就化可將何者去諸子頗悟今持國自謂殘年請二君言與持國但言某請持國幹當自家事與其勞心聲酒不若爲可以死時將去者計也

王元澤病亟介甫命道士作醮大陳楮泉平甫啓介甫曰兄在位要須令天下後世人取法雱雖疾丘之禱久矣爲此奚益且兄常以倉法繩吏姦今乃以楮泉徼福安知三清門下不行倉法耶

李伯時善畫馬（鄧椿畫繼曰李公麟字伯時舒城大族家世業儒公麟以文學有名於時陸佃薦爲中書省刪定官董敦逸辟檢法御史臺學佛悟道深得微旨立朝藉藉有聲平日博求鐘鼎古器圭璧寶玩森然滿家以其餘力留意畫筆心通意徹直造玄妙蓋其大才逸羣舉皆過人也）法秀師讓之曰伯時爲士大夫而以畫行已可恥又作馬忍爲之耶伯時恚曰作馬無乃例能蕩人心墮惡道乎師曰公業已習此則日夕思其情狀求爲神駿繫念不忘一日眼花落地必入馬胎無疑非惡道而何伯時大驚不覺身去坐榻曰今當何以洗此過師曰但當畫大士像伯時遂畫此像妙絕天下一時公卿

服師之善誘

法秀師嘗語黃魯直曰公作豔歌小詞可罷之魯直曰空中語耳非殺非偷不至坐此墮惡道師曰君以邪言蕩人搖心使逾禮越禁其罪豈止墮惡道而已魯直由此不作詞曲（捫虱新話曰黃魯直初好作豔歌小詞道人法秀謂其以筆墨誨淫於我法中當墜泥犁之獄魯直自是不作）

張芸叟云頃游京師嘗聽司馬溫公王荊公之論於行義文史爲多唯歐陽公多談吏事余言學者見公莫不欲聞道德文章今先生何教人以吏事公曰吾子皆時才異日臨事當自知之大抵文學止於潤身

政事可以及物吾昔貶官夷陵方壯年未厭學欲求漢史一觀公私無有因取架閣陳年公案反覆觀之見其枉直乖錯不可勝數違法徇情滅親害義無所不有且夷陵荒遠褊小尚如此天下固可知也當時仰天誓心自爾遇事不敢忽時蘇明允父子亦在共聞此語（東都事畧曰張舜民字芸叟邠州人王安石行新法舜民上書謂裕民所以窮民疆內所以弱內闢國所以蹙國以堂堂之天下不當與小民爭利時皆壯之元祐初司馬光舉舜民才氣秀異剛直敢言召試秘閣校理舜民慷慨善論事自號浮休居士）

劉資政爲太常少卿時靖康用兵軍需困乏劉檢視禮器庫見有故祭服甚多將建請以爲戰士衲衣有老吏諫曰祭器弊則埋之祭服弊則焚之禮也柰何以爲戰士衣劉嘿然

蔡元長既刻黨籍碑在朝無敢言者其後再相葉左丞從容謂之曰夢得聞天下有道則庶人不議今舉籍上書之人刻之于石以昭示來世恐非所以彰先帝之盛德也蔡大感悟其後黨禁稍解胡尚書（直孺）聞之歎曰此人宜在君側

宗澤任館陶尉凡獲逃軍即殺之邑境爲之無盜時呂大資（惠卿）帥大名聞其事因召與語仍薦之且戒云此雖警盜賊之一策恨子未閱佛書人命難得安

可殺況國有常刑（方勺泊宅編曰宗澤婺州農家子登進士任館陶尉）

楊誠齋爲零陵丞以弟子禮謁張魏公時公以遷謫杜門謝客南軒爲之介紹數日乃得見因跪請教公曰元符貴人腰金紆紫者何限惟鄒志完陳瑩中姓名與日月爭光誠齋得此語終身厲清直之操

王嘉叟與王龜齡別語龜齡曰吾輩會合不可常但今常留面目異日可以相見龜齡每歎賞此言

趙德莊嘗宰餘干趙忠定（汝愚）是其邑子忠定初冠多士適德莊在朝忠定往謁謝德莊語之曰慎勿以一魁先置胸中時以爲名言（荃翁貴耳集曰趙介菴名彥端字德莊宗室之

（之秀能作文賦）

淳祐甲辰省元徐霖狀元劉夢炎皆三衢人一時士林稱爲盛事時楊彥瞻守衢揭雙元坊以誇之二公各以書爲謝且固辭焉彥瞻荅書頗致規諷二公得書悚然其後徐以道學名劉以功業顯世以爲彥瞻有以發之（周公謹齊東野語曰彥瞻荅書云嘗聞前輩曰吾鄉昔有第奉常而歸鎖者迓者往來而觀者闐路斯陌既而宗族姻友與客交賀焉至於譽者亦茹恥含愧賀且謝焉獨鄰居一室扃鑰遂引若避浼然余怪問之愀然曰所貴衣錦之榮者謂其得時行道有以庇吾鄉里今或竊一名得一官即起朝富暮貴之想名愈高官愈夸而用心愈譎武斷者有之庇姦慝持州縣者有之是一身之榮一害之增也其居日以廣鄰居日以蹙吾將入山林深密之地以避之是可弔何以賀爲吾聞而異其言因默識而謹書之凡交遊間必道此語相訓切而非心相知者不道也執事於不肖可謂心相知而不以告罪也且今日此扁之揭所以獨異於尋常者蓋僕之望於執事者亦異焉人於此時每以諛獻僕乃獨以忠告非求異於人所冀進執事之德成執事之器也執事若以僕之言爲然則是扁之揭可無愧矣）

金海陵銳於求治講論每至夜分嘗乙夜召見楊伯雄因及鬼神事伯雄進曰漢文帝召見賈生夜半前席不問百姓而問鬼神後世譏之陛下不以臣愚陋幸及天下大計鬼神之事未之學也海陵曰但言之以釋永夜倦思伯雄曰臣家有一卷書記人死復生或問冥官何以免罪荅曰汝置一曆白日所爲暮夜書之不可書者是不可爲也海陵爲之改容（金史曰楊伯雄

字希雲真定藁城人八世祖彥稠後唐定州兵馬使伯雄登皇統進士海陵一見深加器重海陵執政以舊知伯雄屬之使時時至其第伯雄不往海陵怪問之對曰君子受知於人當以禮進附麗奔走非素志也海陵篡立銳於求治講論每至夜分嘗問人君治天下其道何貴對曰貴靜海陵默然明日復謂曰我遷諸部猛安分屯邊戍前夕之對豈指是爲非靜耶對曰徙兵分屯使南北相維長策也所謂靜者乃不擾之耳）

虞伯生與元明善俱以文章著二人相得甚懽至京師乃復不相下董士選自中臺行省江浙二人送至都門士選曰伯生以教道爲職當早還復初宜更送我伯生還明善送至二十里外士選下馬入邸舍中爲席酌酒同飲舉酒屬明善曰士選以功臣子出入臺省無補國家惟求得佳士數人爲朝廷用如復初與伯生他日必皆光顯然恐不免爲人搆間復初中原人仕必當道伯生南人將爲復初摧折今爲我飲此酒慎勿如是明善受卮酒跪而釂之起立言曰請公再賜一卮明善終身不敢忘公言乃再飲而別（元明善已見　元史曰虞集字伯生宋丞相允文五世孫父伋黃岡尉宋亡僑居臨川與吳澄爲友娶楊氏國子祭酒文仲女生集三歲即知讀書伋挈家趨嶺外無書冊可携楊氏口授論語孟子左傳歐蘇文輒成誦文仲以春秋名家族弟棟明性理之學楊氏盡通其說故集與弟槃皆受業家庭董士選除南行臺中丞延集家塾大德初至京師益自充廣除國子助教即以師道自任累官奎章閣大學士　元史曰董士選字舜卿文炳從子幼從文炳居兵閒晝治武事夜讀書不輟靜重識大體秋毫無所取其禮敬賢士尤

（至在江西以屬掾元明善爲賓友又得吳澄而師之延虞伋於家塾以教其子諸老儒及西蜀遺士皆以書院之祿起之遷南行臺招伋子集與俱得范梈等數人皆以文學顯於時世稱求賢薦士必以董氏爲首）

許白雲（許謙已見）初從金履祥學履祥語之曰士之爲學猶五味之在和醯醬既加則酸鹹頓異今子處此已三日而猶夫人也豈我之學無以感發子耶白雲聞之惕然自勵數年盡得其所傳之奧（元史曰金履祥字吉甫婺之蘭溪人幼敏睿授之書即能記誦比長益自策勵凡天文地形禮樂田乘兵謀律曆之書靡不畢究及壯知向濂洛之學事同郡王柏學者稱爲仁山先生）

世祖時天變異常上遣阿剌渾撒里召集賢翰林兩院官詢致災之由議者莫敢語及時政先是丞相桑哥遣忻都王濟理筭天下錢糧害民特甚人不聊生自殺者相屬趙承旨（趙孟頫已見）與阿剌渾撒里善勸令奏帝赦天下盡與蠲除庶幾天變可弭阿剌渾撒里入奏如承旨言上從之詔草已具桑哥大怒謂非上意承旨語桑哥曰凡錢糧未徵者其人死亡已盡何所從取非及是時除免之他日言事者倘以失陷錢糧數千萬歸咎尚書省豈不爲丞相深累耶桑哥悟民始獲蘇

順帝嘗於暇日欲觀古名畫巙巙即取郭忠恕比干圖以進（巙巙已見）

何氏語林卷之十九

何氏語林卷之二十

華亭何良俊元朗撰　并註

棲逸第十二

余好觀莊生言見其輕詆舜至比之卷婁又言堯往見四子窅然喪其天下太過或者以爲寓言也然太史公稱由光義至高箕山有許由冢似誠有之世言隱士率多避世不然夫古有鑿坏築巖之徒漢興猶傳東園綺季東都有嚴光周黨斯其人豈必盡衰世哉蓋鍾鼎丘園亦各其性生也惟有道之君優顯異節隱士乃著若汙濁之世雖神龍威鳳猶隱鱗藏羽則隱士常數倍於平世由不自見史傳所載什一耳余所取不必盡巖藪之士蓋達情任運冥心出處者庶幾孔子之所謂時古稱陸沉金馬門即藏史漆園皆遁世也其視後世以終南爲捷徑既專一壑聞車馬而驚猜者相去何如哉昔謝萬作八賢論孫興公以爲體公識遠則出處同歸世以興公理爲得不誣也

向子平讀易至損益卦喟然歎曰吾已知富不如貧貴不如賤但不知死何如生耳爲子嫁娶畢敕家事斷之云當如我已死與同好禽子夏俱遊五嶽名山不知所終（録隷高士傳曰向長字子平禽慶字子夏二人相善慶隱避不仕王莽通老易安貧樂道好事者更饋遺輒受之自足還餘如有不取也舉措必於中和司空王邑辟之連年乃欲薦之於莽固辭乃止）

張仲蔚隱居平陵蓬蒿滿宅唯開一行徑（三輔決録曰仲蔚扶風人少與同郡魏景卿隱身不仕明天官博物好爲詩賦所居蓬蒿沒人）

蔣元卿舍中三徑唯羊仲求仲從之遊二仲皆挫廉逃名之士（司馬彪續漢書曰蔣詡字元卿父喪弔者盈門後毋疾之不得止舊廬自作小菴於側往如舊）

鄭次都去吏隱居蟻陂之陽（謝承後漢書曰鄭敬字次都釣於大澤　汝南先賢傳曰鄭敬隱蟻陂之陽以漁釣自娛彈琴詠詩常方坐於陂側隨杞柳之蔭鋪茅蘼爲席）與同郡鄧敬折芰爲坐以荷薦肉瓠瓢盈酒言談彌日蓬廬蓽門琴書自娛（謝承後漢書曰敬閒居不修人倫新遷都尉逼爲功曹廳事前樹時有清汁以爲甘露敬曰明府政未能致甘露此青木汁耳辭病隱處精學蛾陂中陰就虞延並辟不行）

王君公遭亂不去儈牛自隱（儈謂平會兩家賣買之價）時人爲之語曰避世牆東王君公（嵇康高士傳曰君公明易爲郎數言事不用乃自汙與官婢通免歸詐狂儈牛口無二價也）

王仲子爲大司徒司直以病免歸後徵至滎陽疾篤不任進道乃過其友人友人不肯見曰不有忠言奇謀而取大位何其往來屑屑不憚煩也（范曄後漢書曰王良字仲子東海蘭陵人在位恭儉妻子不入官舍布被瓦器時司徒史鮑恢以事到東海過候其家良妻曳柴從

（田中歸恢言我司徒史也故來受書欲見夫人妻曰妾是也苦掾無書恢乃下拜歎息而還）

范史雲學通三經常自賃灌園

韓伯休采藥名山賣於長安市口不二價三十餘年時女子從韓買藥守價不移女子怒曰公是韓伯休那乃不二價伯休歎曰我本避名今女子皆知有我何用藥爲乃遁入灞陵山中（范曄後漢書曰韓康字伯休京兆灞陵人桓帝以安車聘之康辭安車自乘柴車冒晨先使者發至亭亭長以韓徵君當過方發人牛修道及見康柴車幘巾以爲田叟也使奪其牛即釋駕與之有頃使者至奪牛翁乃徵君也使者欲奏殺亭長康曰此自老子與之亭長何罪乃止康因道遁以壽終）

袁夏甫散髮絕世欲投迹深林以母老不宜遠遁乃築土室四周於庭不復爲戸自牖納飲食旦於室中東向拜母母思夏甫時往就視母去便自掩閉妻子莫得而見及母沒不制服設位時莫能名或以爲狂生（范曄後漢書曰袁閎字夏甫高祖安司徒曾祖京侍中祖彭議郎父賀彭城相閎居處側陋以耕學爲業從父逢隗並貴盛數餽之無所受閎見時方險亂而家門富盛常對兄弟歎曰吾先公福祚後世不能以德守之而競爲驕奢與亂世爭權此即晉之三郤矣）

劉荊州（劉表已見）數請龐德公德公不爲屈乃就候之劉曰夫保一身孰若保天下乎德公笑曰鴻鵠巢於高林之上暮而得所棲黿鼉穴於深淵之下夕而得所宿夫取舍行止亦人之巢穴也各得其棲宿而已天下非所保也

管幼安自越海及歸常坐一木榻積五十餘年未嘗箕股其榻上當膝處皆穿

孫公和（孫登已見）清靜無爲好讀易彈琴頹然自放覩其風神若遊六合之外魏末居北山中以石窟爲宇編草自覆阮步兵見孫被髮端坐巖下遥見鼓琴自下趨進莫得與言阮因長嘯與琴音諧和公和嘯和之妙響動林谷

王右軍既去官與東土人士營山水弋釣之娛又與道士許邁共修服食偏采名藥不遠千里游東中諸郡名山泛滄海歎曰我卒當以樂死（道學傳曰許邁字叔玄清虛接真遐棲表志所在往而不返故改名遠遊與王右軍父子爲世外之交）

許詢支遁諸人皆以文義冠世並築室東土與王同好

張薦隱居頤志家有苦竹數十頃張於竹中爲屋常居其中王右軍聞而造之張逃避竹中不與相見

陶處靜年十五便服食絕穀家累千金僮客百數處靜終日端拱絕不婚宦居臨湘縣山中立小草屋栽

足容身有時還家設小牀獨坐不與人共（晉中興書曰陶淡字處靜）

劉子驥虛退寡欲志在棲遁（劉之驎已見）桓車騎請爲長史（桓沖別傳曰沖字玄叔溫弟也累遷車騎將軍都督七州諸軍事）劉固辭車騎因到其家劉於樹條桑使者致命劉曰使君既枉駕光臨宜先詣家君車騎乃造其父父命劉然後還拂短褐與車騎言話父使驎之於內自持濁酒蔬菜供賓車騎敕人代驎之斟酌父辭曰若使從者便非野人之意車騎慨然稱美至暮乃退

郭元瑜少有拔俗之韻隱居巖谷（晉書曰郭瑀字元瑜敦煌人隱于臨松薤谷）張天錫遣使備禮徵之（張資涼州記曰天錫字公純嘏安定烏氏人張耳後也祖軌涼州刺史值亂據涼土天錫纂位自立爲涼州牧）元瑜指翔鴻示使人曰此鳥安可籠哉（天錫遣瑀書曰先生潛光九皐懷真獨遠心與至境冥符志與四時消息豈知蒼生倒懸四海待拯孔聖車不停軌墨子駕不俟旦皆以黔首之禍不可不救先生懷濟世之才故遣使者虛左授綏）

索偉祖虛靖好學不應州郡之命（晉書曰索襲字偉祖敦煌人）太守陰澹嘗造焉經日忘返退而歎曰世人之所有餘者富貴也而目好五色耳玩音聲先生棄衆人之所收收衆人之所棄味無味於慌惚之際兼重玄於衆妙之內宅不彌畝而志忘九州形居塵俗而棲心天

外雖黜婁之高遠莊生之不顛茂以過也遂謚爲玄居先生

戴仲若（戴顒已見）以桐廬僻遠難以養疾乃出居吳下吳下士人共爲築室聚石引水植林開澗少時繁密有若自然

宗少文好山水愛遠遊西陟荊巫南登衡嶽因結宇衡山欲懷尚平之志有疾還江陵歎曰老疾俱至名山恐難徧覩唯當澄懷觀道臥以遊之凡所遊履皆圖之於室謂人曰撫琴動操欲令衆山皆響

宗少文善琴書精於言理每遊山水往輒忘歸王長史（王敬弘已見）每從之未嘗不彌日也

周道祖閑居樂志好讀老易入廬山事沙門慧遠時彭城劉遺民遁迹廬山陶淵明亦不應徵命時人謂之尋陽三隱（沈約宋書曰周續之字道祖鴈門人過江居豫章建昌縣徵太學博士不就常以嵇康高士傳得出處之美因爲之注江州刺史劉柳薦之高祖曰臣聞恢耀和肆必在兼城之寶翼亮崇本宜紆高世之逸是以渭濱佐周聖德廣運商洛匡漢英業乃昌伏惟明公道邁振古應天繼期游外暢於冥內體遠形於應近雖汾陽之舉輟駕於時艱明揚之旨潛感於穹谷矣竊見處士鴈門周續之清真貞素思學鉤深弱冠獨往心無近事性之所遺榮華與饑寒俱落情之所慕巖澤與琴書共遠加以仁心內發義懷外亮留愛崑卉誠著桃李若升之宰府必鼎味斯和濯纓儒官亦王猷遐緝薦文不習失在降賢言偃得人功由升士顧照其丹款不以人廢言舉太尉掾不起）

王敬弘（已見）居舍亭山林澗環周備登臨之美時人謂之王東山

周續之以身不可遺餘累可絕遂終身不娶布衣蔬食

孔淳之居會稽剡縣性好山水每有所遊必窮其幽峻或旬日忘歸嘗遊山遇沙門釋法崇因留共止遂停三載法崇歎曰緬想人外三十年矣今乃傾蓋於玆不覺老之將至淳之還反不告以姓（宋書曰孔淳之字彥深魯郡人祖惔尚書祠部郎父粲秘書監徵不就淳之少高尚愛好墳籍與徵士戴顒王弘之及王敬弘等共為人外之遊）

江湛舉王景玄為吏部郎（江湛王微並已見）王與湛書曰君平有言生我名者殺我身天爵猶滅名安用吏部郎哉其舉可陋其事不經非獨縉紳者不道僕妾皆笑之因與湛告絕足不踰閾十餘年棲遲環堵之室苔草沒堦

王僧達禮政褚元璩停郡信宿裁交數言而退丘珍孫與王書曰聞褚先生出居貴館此子滅景雲棲不事王侯抗高木食有年載矣自非折節好賢何以致之昔文舉棲冶城安道入閶門於玆而三焉夫卻粒之士飡霞之人乃可蹔致不宜久羈君當思遂其高

步成其羽化望其還策之日蹔紆清塵亦願助為譬說王荅曰褚先生從白雲遊舊矣古之逸民或留慮兒女或使華陰成市而此子索然唯朋松石介於孤嶺積數十年近故要其來此冀慰日夕比談討芝桂借訪薜蘿若已窺烟液臨滄洲矣知君欲見之輒當申譬（蕭子顯齊書曰褚伯玉字元璩吳郡錢塘人少有隱操孝建中徵議曹從事不就齊太祖即位敕於剡白石山立太平館居之）

褚元璩少有隱操寡嗜欲年十八父為婚婦入前門褚從後門出遂住剡居瀑布山性耐寒暑時人比之王仲都（上清六甲經曰王仲都西漢人也少修道德孝文以積寒之日令仲都單衣載四馬於上林昆明環水而馳御者厚衣狐裘而寒凜垂死仲都色旹不變體和氣溢如焰盛暑圍以烈火亦不汗後不知所之）

顏延之居身清約不營財利布衣蔬食獨酌郊野當其為適傍若無人

劉靈預（劉蚪已見）詔徵不就竟陵王（子良）致書通意劉荅曰蚪四節臥病三時營灌暢餘情於山澤託暮情於魚鳥寧非唐虞重恩周邵宏施蚪進不研幾入玄無洙泗稷館之辯退不凝心出累非冢間樹下之節遂澤既灑仁規先著謹收樵牧之嫌敬嘉軾鼃之義

庚幼簡志性恬隱不交外物臨川王（映）臨州獨重幼

箭餉麥百斛幼簡謂使人曰民樵採麋鹿之伍終其解毛之衣馳騁日月之車得保自耕之祿於大王之恩亦已深矣辭不受（齊書曰庾易字幼簡新野人徙居江陵永明中徵太子舍人不就以文義自樂）

顧長孺有隱操（齊書曰顧黯字長孺吳郡人有隱操）與顧景怡（顧歡已見）俱不就徵景怡晚節服食不與人通每旦出戶山鳥集其掌取食

宗敬微（宗測已見）嘗歎曰家貧親老不擇官而仕先哲以爲美談余竊有惑誠不能潛感地金冥致江鯉但當用天道分地利孰能食人厚祿憂人重事乎

豫章王辟宗敬微爲參軍宗曰測性同鱗羽愛止山壑眷戀松筠輕迷人路縱宕巖流有若狂者忽不知老至今鬢已蒙白豈容課虛責有限魚慕鳥哉

魚復侯（子響）爲江州厚餉遺宗敬微宗辭曰少有狂疾尋山采藥遠來至此量腹而進松术度形而衣薜蘿淡然已足豈容當此橫施（南史曰測居江陵欲游名山齎老子莊子自隨子孫拜辭悲泣測長嘯不視遂往廬山）

孫伯翳放情物外棲志丘壑與王令君范將軍（王亮范雲並已見）交好王范既相二朝欲以吏職相處孫曰人生百年有如風燭正可怡神養性琴酒寄情安能棲棲

役役若此此嵇康所不堪予亦未能也（楊松介談藪曰孫康字伯翳太原人放情物外棲志丘壑與王亮范雲爲莫逆之交　宋齊語曰孫康家貧常映雪讀書交游不雜）

陶徵士嘗言五六月北窗下臥遇涼風暫至自謂是羲皇上人

臧榮緒（南齊書曰臧榮緒東莞莒人純篤好學惇愛五經常以宣尼生庚子日陳五經拜之自號被褐先生）與關康之俱隱京口（南齊書曰關康之字伯愉河東人世居丹徒以墳籍爲務四十年不出門不應州府辟獨處一室稀與妻子相見不通賓客弟子以業傳受）時號京口二隱

明僧紹累徵不就嘗聞釋僧遠風德僧紹往候於定林寺太祖欲出寺見之（南史曰明僧紹字休烈平原鬲人明經有儒術舉秀才鎮北府辟功曹並不就隱長廣郡嶗山聚徒立學）僧遠問曰天子若來居士若何相對僧紹曰山藪之人政當鑿坏以遁若辭不獲命便當依戴公故事耳（南史曰昔戴顒高臥牖下以山人服加其身故云）

何子有清退少欲居吳波若寺足不踰戶人莫見其面宋明帝召至都除永嘉太守子有時寄住南澗寺不肯詣臺乞於野外拜受詔命見許忽一夜乘小船逃歸吳隱虎丘山

何子晳棲遁不出豫章王（蕭嶷已見）命駕造之點從後門遁去竟陵王（蕭子良已見）欲就見之子晳時在法輪寺竟陵往請子晳遂角巾登席竟陵欣悅無已即遣子晳

嵇叔夜酒杯徐景山酒鎗

何子季（何胤已見）以會稽山多靈異特往遊覽遂家若耶雲門寺初子季二兄求點並棲遁至是子季又隱世號點爲大山胤爲小山亦曰東山兄弟發迹雖異克終皆隱世稱何氏三高

劉彥度（劉訏已見）少懷隱操兄爲聘妻剋日成婚彥度聞而逃匿事息乃還本州刺史張稷辟爲主簿彥度挂檄於樹而逃陳留阮孝緒博學隱居不交當世時人造之未嘗見也彥度徑二造孝緒即顧以神交彥度族兄士光（劉歊已見）又履高操三人日夕招携都下謂之三隱

劉彥度每遊山澤留連忘反神理閒正姿貌甚華在山谷之間意氣彌遠或遇之者謂爲神人

陶隱居（陶弘景已見）始從東陽孫遊岳受符圖經法徧歷名山尋訪仙藥每經澗谷必坐卧其間吟詠盤桓不能已已

梁昭明性愛山水於玄圃大營亭館與朝士名素者遊處其中

庾杲之清素自業食唯有韮葅瀹韮生韮雜菜或戲之曰誰謂庾郎貧食鮭常有二十七種

卞士蔚（卞彬已見）飲酒以瓠壺瓢勺杬皮爲肴著帛冠十二年不易以大瓠爲火籠器物多諸詭異自稱卞田居婦爲傳蠶室

阮孝緒幼有至性與群兒游戲便以穿池築山爲樂及冠父誡之曰三加彌尊人倫之始宜思自勗以庇余躬孝緒荅曰願迹松子於瀛海追許由於窮谷庶保促生以免塵累自是屏居一室雖家人亦罕窺其面人遂呼爲阮居士（南史曰阮居士著高隱傳分爲三品言行超逸名氏弗傳爲上篇始終不耗姓名可錄爲中篇挂冠人世棲心塵表爲下篇）

阮居士所居唯有一鹿牀竹樹環繞

劉慧斐張孝秀隱居東林寺慧斐於山北搆一園名離垢時人因稱爲離垢先生論者謂自遠法師後將二百年方有張劉之盛（南史曰劉慧斐字宣文彭城人張孝秀字文逸南陽宛人慧斐博學能屬文起家梁安成王參軍嘗還都途經尋陽遊於匡山與張孝秀遇相得甚歡遂有終焉之志）

侯景之亂邵陵王援臺留書二萬卷付馬要理（馬樞已見）馬肆志尋覽殆將周徧乃喟然歎曰吾聞貴爵位者以巢由爲桎梏愛山林者以伊呂爲管庫束名實則芻芥柱下之言翫清虛則糠粃席上之說稽之篤論亦各從其好也然支父有讓王之介嚴子有傲帝之

規千載美談所不廢也比求志之士望塗而息豈天之不惠高尚何山林之無聞甚乎乃隱居茅山有終焉之志（梁書曰邵陵携王綸字世調高祖第六子少聰穎博學善屬文尤工尺牘）

盧度隱居盧陵所居前有池養魚皆名呼之次第來取食食已即去（南史曰盧度字孝章始興人有道術）

會稽山有一人姓蔡隱居山中養鼠數十頭呼來即來遣去即去言語狂易時人呼爲謫仙

馮靈通雅好山水兼有巧思結架巖林甚得棲游之適頗以此聞世祖給其功力令與沙門統僧暹河南尹甄琛周視崧高形勝之處造閑居寺林泉既奇營

製又美曲盡山居之妙（北史曰馮亮字靈通南陽人梁平北將軍蔡道恭之甥博覽諸書篤好佛理被虜入北遂隱居崧高世宗召令侍講十地諸經固辭不拜使衣幘入見馮苦求以幅巾至朝遂不強逼還山數年與僧徒禮誦爲業蔬食飲水有終焉之志）

王沙彌（王晞）母終後遨遊鞏洛悅其山水與范陽盧元明鉅鹿魏季景結侶同契往天陵山浩然有終焉之志

王叔朗閒淡寡欲雖王事鞅掌而雅操不移良辰美景嘯詠遊遨登山臨水以談讌爲事人士謂之物外司馬（王晞）

韋敬遠（韋夐已見）志尚夷簡澹於榮利所居之宅枕帶林泉對翫琴書蕭然自逸時人號爲居士時有慕其閑素者載酒從之敬遠爲之盡歡接對忘倦

周明帝敬禮韋敬遠嘗貽以詩敬遠願不時朝謁帝敕有司日給河東酒一斗號曰逍遙公（周明帝貽敬遠詩曰六爻貞遯出三辰光少微潁陽讓逾遠滄洲去不歸香動秋蘭佩風飄蓮葉衣坐石窺仙洞乘槎下釣磯嶺松千仞直巖泉百丈飛聊登平樂觀遙望首陽薇詎能同四隱來參余萬機）

王無功有田十六頃在河渚間奴婢數人自課種黍春秋釀酒養鳧鴈蒔藥草自供與仲長子光服食養性欲見兄弟輒渡河還家遊北山東臯著書自號東臯子（王績仲長先生傳曰先生諱子光字不曜自云洛陽人徃來河東傭力自給無室廬絕妻子開

皇末始菴河渚間以息身焉賣藥爲業人莫之知也汾陰生游河渚一覩而伏曰東方朔管輅不如也由是顯重守令至者皆親謁先生辭以瘖疾未嘗交語著獨游頌河渚先生傳以自喻識者知其懸解人也有請道者劒書老易二字示之彈琴餌藥以終其世王通中說曰薛收問仲長子光子曰天人也收曰何謂天人子曰眇然小乎所以屬於人曠哉大乎獨能成其天）

朱桃椎澹泊無爲隱居不仕披裘帶索沉浮人閒竇軌爲益州聞而召之遺以衣服逼爲鄉正桃椎不言而退逃入山中夏則裸形冬則樹皮自覆凡所贈遺一無所受毎織芒屩置之於路人見者皆言朱居士屩也爲鬻取米置之本處桃椎至夕取之終不見人高士廉下車深加禮敬召至降階與語桃椎不荅直

視而去士廉每加優異蜀人以爲美談（宋祁唐書曰桃椎益州成都人高士廉在益州屢遣人存問見輒走林草自匿云）

孔極侍郎朝迴遇雨避於一叟之廡下延入廳事叟烏帽紗巾逢迎甚恭因備酒饌一一精好孔公借油衣叟曰其寒不出熱不出風不出雨不出未嘗置油衣也孔公不覺頓忘宦情

元魯山（元德秀已見）南遊陸渾見佳山水乃定居屬歲歉庖厨不充彈琴讀書怡然自得好事者載酒肴過之不擇賢不肖與之對酌陶陶然遺身物外琴觴之餘間以文詠率情而書語無雕刻所著季子聽樂論蹇士賦爲高人所稱

賀知章請爲道士還鄉里就求周宮湖數頃爲放生池詔賜鏡湖剡川一曲

田游巖（已見）愛夷陵青溪止廬其側

田游巖入箕山居許由祠旁自號田東鄰

逸人王休居太白山下每冬時取溪冰琢其清瑩者煮茗以供賓客

李白與孔巢父韓準裴政張叔明陶沔同隱徂徠山每日沉飲號竹溪六逸

王摩詰貯蕙蘭用黃磁斗養以綺石累年彌盛（劉昫唐書曰王維字摩詰太原祁人與弟縉俱有俊才博學多藝閨門友悌兄弟奉佛居常蔬食不茹葷血晚年長齋不衣文綵得宋之問藍田別墅在輞口輞水周於舍下竹洲花塢與道友裴迪浮舟往來彈琴賦詩嘯詠終日在京師日飯十數名僧以玄談爲樂齋中無所有唯茶鐺酒臼經案繩牀而已退朝之後焚香獨坐以禪誦爲事妻亡不再娶三十年孤居一室屏絕塵累）

邢和璞曾居終南好道者多卜築依之崔曙年少亦隨焉伐薪汲泉都是名士

商山隱士高太素所居曰清心亭每一時至則有猿啼於庭下謂之報時猿

學士許謹選放曠不拘小節多與親友結宴花圃中未嘗張幄設坐只使童僕聚落花鋪坐下曰吾自有花裀

郄純與元載不合退歸東洛自號伊川田父

顏眞卿爲湖州刺史張志和來謁眞卿以其舟敝漏請更之志和曰願爲浮家泛宅往來苕霅間

陸羽隱苕溪自稱桑苧翁闔門著書或獨行野中誦詩擊木徘徊不得意即慟哭而歸人謂今時接輿

李兵部（李約已見）雅度玄機蕭蕭冲遠德行既優又有山林之致琴道酒德皆高絕一時不近粉黛性喜接引人物不好俗談晨起裹頭對客蹙融便過一月多蓄古器在湖州嘗得古鐵一片擊之清越又養一猿名

山公嘗以之隨逐月夜泛江登金山擊鐵鼓琴猿必嘯和傾壺連旦不俟外賓

白傅分司東洛日以詩酒自娛盧尚書簡辭有別墅近伊水亭榭清峻方冬與群從子姪同登眺望嵩洛旣而霰雪微下因說鎮金陵時江南多山水見居人以葉舟浮泛就食菰米鱸魚念之不忘逡巡忽有二人衣簑笠循岸而來牽引篷艇船頭覆青幕中有白衣人與衲僧稱坐船後有小竈安銅甑而炊小僮烹煮泝流過於檻前聞舟中吟笑方甚盧歎其高逸不知何人問之言是白公與僧佛光自建春門往香山精舍（劉昫唐書曰盧簡辭字子策范陽人父綸工詩有聲於大曆間簡辭文雅之餘尤精法律累官檢校刑部尚書）

白樂天在東都居履道里宅有池水可泛舟樂天每命賓客繞舷以百十油囊懸炙沉水中隨舷而行一物盡則左右隨取之藏盤筵於水底（白氏長慶集池上篇序曰都城水木之勝在東南偏東南之勝在履道里里之勝在西北隅西閈北垣第一第即白氏叟退老之地地方十七畝屋室三之一水五之一竹九之一島樹橋道間之初樂天旣爲主喜且曰雖有臺無粟不能守也乃作池東粟廩又曰雖有子弟無書不能訓也乃作池北書庫又曰雖有賓朋無琴酒不能娛也乃作池西琴亭加石樽焉樂天罷杭州刺史時得天竺石一華亭鶴二以歸始作西平橋開環池路罷蘇州刺史時得太湖石白蓮折腰菱青板舫以歸又作中高橋通三島徑罷刑部侍郎時有粟千斛書一車洎臧獲之習箎磬絃歌者指百以歸先是潁川陳孝山與釀法酒味甚佳博陵崔晦叔與琴韻甚清蜀客姜發授秋思聲甚淡弘農楊貞一與青石三方長平滑可坐臥大和三年樂天始得爲太子賓客分秋於洛下息躬於池上凡三任所得四人所與泊吾不才身今率爲池中物矣每至池風春池月秋水香蓮開之旦露清鶴唳之夕拂楊石舉陳酒援崔琴彈姜秋思頹然自適不知其他酒酣琴罷又命樂童登中島亭合奏霓裳散序聲隨風飄或凝或散悠揚於竹烟波月之際曲未竟而樂天陶然已醉睡於石上矣睡起偶詠非詩非賦阿龜握筆因題石閒視其麄成韻章命爲池上篇云爾十畝之宅五畝之園有水一池有竹千竿勿謂土狹勿謂地偏足以容膝足以息肩有堂有庭有橋有船有書有酒有歌有絃有叟在中白鬚飄然識分知足外無求焉如鳥擇木姑務巢安如龜居坎不知海寬靈鶴怪石紫菱白蓮皆我所好盡在吾前時飲一杯或吟一篇妻孥熙熙雞犬閒閒優哉游哉吾將終老乎其間）

白樂天方齋劉禹錫正病酒禹錫乃饋菊苗虀蘆菔鮓換取樂天六班茶二囊以自醒酒

盧簡求致仕還東都有園林別墅歲時行樂子弟侍側公卿在席詩酒賞詠竟日忘歸（劉昫唐書曰盧簡求即簡辭之弟辭翰縱橫長於應變仕至太原尹北都留守）

王涯別墅有佳木流泉（劉昫唐書曰王涯字廣津太原人貞元中爲相）

王龜簡淡瀟灑以琴書自適意在人外倦接朋遊於永達里園林深僻處創書齋吟嘯其間目爲半隱亭（劉昫唐書曰王龜字大年父起翰林學士拜吏部尚書龜累官越州刺史）

王龜從父起在河中於中條山山谷中起草堂與山人道士遊朔望一還府第後人目爲郎君谷

司空圖在中條山芟松枝爲筆管人問之曰幽人筆當如是

淳化中詔起种明逸其母恚曰常勸汝勿聚徒講學果爲人知而不得安處身既隱矣何用文爲我將棄汝深入窮山矣放稱疾不起母遂焚去筆研與放轉居窮僻人跡罕至

荊南朱昂博學有清德晚年乞歸（文苑傳曰朱昂字舉之其先京兆人父葆光挈家南渡寓潭州昂眞宗朝翰林學士拜章乞骸骨前後所得奉賜購奇書以諷誦爲樂閒居自稱退叟弟協以純謹稱仕至主客郎中昂以書招之協亦告老歸昂頗好釋氏書晚歲自爲墓誌門人謚曰正裕先生）眞宗寵詔留俟秋涼（時吳淑贈行詩曰浴殿夜涼初閤筆渚宮秋晚得懸車）比行錫宴玉津園昂弟協亦退居里中兄弟皆年八十人號渚宮二疎

林逋隱居杭州孤山常畜兩鶴縱之則飛入雲霄盤旋久之復入籠中逋常泛小艇西湖諸寺有客至逋所居則一童子應門延客坐爲開籠縱鶴良久逋必棹小船而歸蓋常以鶴飛爲客至之驗（歸田錄曰林逋字君復居杭州西湖之孤山眞宗聞其名賜號和靖處士詔長吏歲時勞問逋工畫善爲詩如草泥行郭索山木叫鈎輈頗爲士夫所稱）

錢文僖留守西京時幕下有謝絳尹洙歐陽修皆一時名士每同游宴洛下多水竹奇花凡園囿之勝無處不到有郭延卿居水南少與張文定呂文穆遊累舉不第以文行稱於鄉閭張呂作相更薦之得官職然延卿未嘗出葺幽亭蓺花足跡不及城市時年八十餘一日文僖率僚屬往遊去其居一里外即屏騎從徒步訪之延卿欣然延接道服對談數公疎爽闓明天下之選延卿笑曰陋居罕有過從所接之人亦無若數君者老夫甚愜願少留對花小酌遂進陶尊果蔌文僖愛其野逸爲引滿不辭既而吏報申牌府史牙兵列庭中延卿徐曰公等何官而從吏之多也尹洙指而告曰留守相公也延卿笑曰不圖相國肯顧野人相與大笑又曰尚能飲否文僖欣然從之又數杯禮數杯盤無少加於前而談笑自若日入辭去延卿送之門顧曰老病不能造謝希勿訝也文僖登車茫然自失翊日語僚屬曰此眞隱者彼視富貴爲何物耶因稱歎累日（東都事畧曰錢惟演字希聖幼有俊才父俶使賦遠山詩有高爲天一柱秀作海三峯之句俶異之咸平中獻所爲文章擢知制誥惟演少富貴能志於學文章與楊億劉筠齊名嘗曰學士備顧問不可不該博故其家聚書侔於秘府又多藏古書畫後以平章事判許州卒謚文僖）

滕達道錢醇老孫莘老孫巨源同在館中花時各數京師花最盛處滕曰皆不足道約旬休日相率同遊

三人如其言達道前行出封丘門入一小巷中行數步至一門陋甚又數步至大門特壯麗造廳下馬主人戴道帽衣紫半臂徐步而出達道素識之因曰今日風埃特甚主人曰此中不覺諸公宜往小廳至則雜花盛開雕闌畫楯樓觀甚麗水陸畢陳皆京師所未嘗見又顧指開後堂門坐上已聞樂聲矣莘老時在諒闇中辭之衆遂起去莘老常語人云平生看花只此一處（滕元發孫覺孫洙別見　宋史曰錢藻字醇老明逸從子幼孤刻厲爲學累官樞密直學士知開封府）

司馬溫公優游洛中不屑世務棄物我一窮通自稱齊物子元豐中秋與樂令子訪親洛汭並轡過韓城抵登封憩峻極下院趨嵩陽造崇福宮至紫極觀尋會善寺過轘轅遂達西洛少留廣度寺歷龍門至伊陽訪奉先寺登華嚴閣觀千佛巖躡山徑瞻高公真堂步潛溪還保應觀文富二公之廣化寺拜邠陽堂下涉伊水登香山到白公影堂詣黃龕院倚石樓臨八節灘還伊口凡所經遊發爲詠歌歸敘之以爲遊録士大夫爭傳之

范蜀公居許下於所居造大堂以長嘯名之前有荼蘼架高廣可容數十客每春季花繁盛時燕客其下約曰有飛花墮酒中者爲余釂一大白或語笑諠譁之際微風過之則滿坐無遺者當時號爲飛英會傳之四遠無不以爲美談

田承君有廬在亂山中前有竹旁有溪溪畔有大石前後樹以梨棗日與二弟穿竹渡溪倦則坐石上或藉以草葛巾草屨吟諷而歸以足遺老而忘憂

蘇養直隱京口紹興間與徐師川同召養直不起師川造朝時便道過養直留飲甚歡二公平日對奕徐高於蘇是日養直拈一子笑視師川曰今日還須讓老夫下此一著師川有愧色

車溪贊上人言嘗與其徒月夜登閣聽江貫道鼓琴貫道信手忘言曲盡其妙於是據琴而弗彈坐客莫不自失超然得意於絲桐之表（鄧椿畫繼曰江參字貫道江南人長於山水形貌清癯嗜香茶以爲生）隆茂宗乃畫爲據琴圖（夏文彥圖繪寶鑑曰僧梵隆字茂宗號無住吳興人善白描人物山水師伯時高宗極重其畫）

松江一漁父每棹小舟往來長橋扣舷飲酒酣歌自得紹聖中閩人潘裕自京師調官過吳因就與語且曰先生濯身浴德今聖明在上盍出而仕父笑曰君子之道或出或處吾雖不能棲隱巖穴追園綺之蹤竊慕老氏曲全之義且養志者忘形養形者忘利致

道者忘心心形俱忘其視軒冕如糞土耳與子出處異趣無與吾事

楊誠齋年未七十退休南溪之上老屋一區僅庇風雨聰明強健閒退十有六年寧皇初與朱文公同召公獨不起文公與公書云更能不以樂天知命之樂而忘與人同憂之憂毋過於優游毋決於遁思則區區猶有望於斯世也公已決於高蹈遂自贊曰江風索我吟山月喚我飲醉倒落花前天地爲衾枕又云青白不形眼底雌黃不出口中只有一罪不赦唐突明月清風

張子偉少不婚宦得刁景純廢圃結茅齋居焉啜菽飲水嘯傲長松脩竹之下十有餘年一日聞湖湘山水之勝杖策獨行登廬阜汎彭蠡絶洞庭南至衡山數年而返所過雖兎迒鳥道人跡所不及必窮搜極覽以盡其意隨輒疏録名之曰山水漫遊紀（硯北雜志曰張褘字子偉范陽人寓居京口）

耶律官奴與歐里部人蕭哇友善哇謂官奴曰仕不能致主澤民成大功烈何屑屑爲也吾與若居林下以枕簟自隨觴詠自樂雖不官無慊焉官奴然之時稱二逸（遼史曰耶律官奴字奚隱林牙斡魯之孫沉厚多學詳於本朝世系嗜酒好俠初徵爲宿直將軍重熙九年以疾去官）

趙景道隱居燕南教授爲業金章宗遊春水過焉聞絃誦聲幸其齋舍見壁間所題詩諷詠久之賞其志趣不凡召至行殿命之官固辭曰臣僻性野逸志在長林豐草金鑣玉絡非所願也況聖明在上可不容巢由爲外臣乎上益奇之賜田千畝復之終身（金史曰趙質字景道遼相思温之裔大定末舉進士不第隱居燕城南教授爲業）

葉去文與鄧牧心（硯北雜志曰葉林字去文鄧牧字牧心俱錢塘人　鄭德明遂昌雜録曰鄧牧心葉本山兩先生皆高節士宋亡隱大滌山鄧先生於古文尤精覈不苟作）俱隱大滌山或數日不食或一食兼人清夜放遊則不避豺

虎白晝危坐雖客至亦不起去文於大德中忽馳書別親友云將他往且詣鄧言別即端坐而逝後十餘日鄧知去文仙去歎曰葉君出處與我同奈何給我言別吾亦當長往耳乃爲去文述墓志又於燈下取其筴讀畢而終

趙子固（趙孟堅已見）脩雅博識酷嗜法書多藏三代以來金石名跡遇其會意輒傾囊易之善作梅竹往往得逃禪石室之妙於山水尤奇時人珍之襟度瀟爽有六朝諸賢風氣時比之米南宮東西薄遊必挾所有自隨一舟橫陳僅留一席爲偃息之地隨意左右取

之撫摩吟諷至忘寢食所至識不識望之而知爲子固書畫船也

尤平章嘗微服江浙採諜南士後除行省平章素慕褚雪巘高節（遂昌山人雜録曰杭高士褚雪巘先生諱伯秀自宋以清苦節行聞）雪巘時寓跡黃冠住天慶觀尤單騎從一童至天慶方丈語觀主王管轄曰我欲一見褚高士觀主言其人孤僻士宰相何故欲見之尤意愈堅時雪巘方閉戶讀書觀主扣門雪巘曰主首不游廊管轄何爲至此觀主以實告雪巘曰某自來不識時貴人何忽有此時平章已拜於地意雪巘延坐其室雪巘即鎖戶偕行

廊廡間尤執禮愈恭至前堂雪巘語尤曰三年前有一閩州王高士嘗留此某非其人也長揖竟出尤顧瞻良久而去

天台諸士人物色得呂處士（呂徽之已見）嘗共詣之值處士在溪上捕魚諸人告以特來候見之意處士隔溪語曰諸公先到舍我得魚當換酒飲諸公也少頃携酒與魚至因共飲盡歡而散明日復躡其蹤則處士已徙家矣

倪雲林所居有清閟閣幽迥絶塵中有書數千卷皆手自校定經史諸子以及釋老之言盡日成誦古鼎彝名琴陳列左右松桂蘭竹之屬敷紆繚繞其外則高木脩篁蔚然深秀每雨止風收杖屨自隨逍遥容與詠歌以娛望之者識其爲世外人也

顧仲瑛（已見）家富於貲輕財好客購古法書名畫彝鼎秘翫別築墅於茜涇西題曰玉山佳處日夕與客置酒賦詩其中四方文學之士若河東張翥會稽楊維禎天台柯九思永嘉李孝光方外若張伯雨于彥成琦元璞與一時名士咸主其家其園池之盛圖史之富與夫餼館聲伎並鼎甲一時才情妙麗與諸人略相酬對風流文雅著稱東南

何氏語林卷之二十

何氏語林卷之二十一

華亭何良俊元朗撰　幷註

捷悟第十三

漢世稱見事敏速者曰一日千里蓋言捷也夫有觸即悟其孔子所云耳順非耶然孔子必俟知命之後而後世小生率能及此余竊怪之嘗觀釋氏菩薩乘六度五者皆以慧爲導師然定復生慧其與吾儒明則可以至於誠誠則自無不明一道也故初地之慧謂之世諦既定之慧謂之眞諦眞諦則與理爲一即耳順是也然初地之慧本於賦畀既定之慧假於脩習賦畀必由天降脩習可以力強此其難易之辯也柰何後世初地之慧與古不異而既定之慧尠焉無聞豈人之易其所難顧難其所易耶孔子曰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如丘者焉不如丘之好學嗚呼惜哉

楊德祖（楊修已見）爲曹操主簿操既平漢中欲討劉備而不得進欲守又難爲功護軍不知進止操出教唯曰雞肋外曹莫能曉德祖曰夫雞肋食之則無所得棄之則殊可惜公歸計決矣乃令白外稍嚴俶操迴師時人伏其幾決

魏太祖征袁本初有治餘數十斛竹片咸長數寸衆並謂不堪用正合燒除太祖意甚惜思所以用之謂可作竹甲而未顯其言馳使以問楊德祖德祖意懸同

桓温陰懷犯順追蜀人知星者問以國家運祚修短星人云太微紫微文昌三宮氣候如此決無憂虞五十年外不論耳由是大忤温旨異日送絹一疋錢五千文與之星人乃馳詣習鑿齒曰家在益州被命遠下今受旨自裁無由致其骸骨緣君仁厚乞爲標碣習問其故星人曰賜絹一疋令僕自裁錢五千以買棺耳習曰君幾誤死君嘗聞星宿有不覆之義乎此以絹戲君以錢供道中資聽君去耳星人大喜明便詣温別温問去意以習鑿齒之言對温笑曰鑿齒憂君誤死君定是誤活然徒三十年讀書不如一詣習主簿

宋文帝時到彥之北伐甲兵資實甚盛（南史曰到彥之字道豫彭城武原人楚大夫屈到後也爲豫州刺史鎮歷陽元嘉七年侵魏回軍焚舟步至彭城）及敗還委棄蕩盡武庫爲之一空一日上與群臣宴有荒外降人在列上問庫部郎顧琛庫中仗猶有幾許琛詭對有十萬人仗上既問而悔得琛對甚喜（沈約宋書曰顧琛字弘瑋吳郡吳人晉司空和之曾孫祖履之父惔並爲司徒左西曹掾琛謹確不尚浮華起家州從事駙馬

（都尉累遷尚書庫部郎）

劉士章（劉繪已見）爲南康相郡人有姓賴居穢里投刺謁士章士章嘲之曰君有何穢而居穢里此人應聲荅曰未審孔丘何闕而居闕里

蕭彥瑜嘗與御宴醉伏筵中（蕭琛已見）武帝以棗投之彥瑜取栗擲上正中面帝動色言汝那得如此豈有說也彥瑜荅曰陛下投臣以赤心臣敢不報以戰栗上大悅

梁時有沙門訟田武帝大署曰貞有司未辯徧問莫知劉顯曰貞文字爲與上人帝忌出之（梁書曰梁顯字嗣芳沛國相人父鸃晉安內史顯幼聰敏當世號曰神童好學博涉多通仕至平西諮議參軍）

祖元珍（祖瑩）爲彭城王（勰）參軍時尚書令王肅曾於省中詠悲平城詩云悲平城驅馬入雲中陰山常晦雪荒松無罷風彭城甚嗟其美欲使肅更詠乃失語云王公吟詠情性聲律殊佳可便爲誦悲彭城詩肅因戲彭城云何意悲平城爲悲彭城也彭城有慙色祖在坐即云有所悲彭城王公自未見耳肅云可爲誦之元珍應聲云悲彭城楚歌四面起屍積石梁亭血流睢水裏肅甚嗟賞之彭城大悅退謂元珍曰卿定是神口今日若不得卿幾爲吳子所屈

東魏孝文帝嘗宴群臣酒酣歡極帝因舉巵酒屬群臣曰三三橫兩兩縱誰能辯之賜金鍾御史中尉李彪曰沽酒老嫗甕注瓨屠兒割肉與稱同尚書左丞甄琛曰吳人浮水自云工妓兒擲袖在虛空彭城王勰曰臣始解此是習字高祖即以金鍾賜彪人服彪聰明有智甄琛和之亦速

薛道衡嘗遊鍾山開善寺謂一沙彌曰金剛何爲努目菩薩何爲低眉沙彌荅曰金剛努目所以降伏四魔菩薩低眉所以慈悲六道道衡憮然稱善

隋煬帝與唐神堯俱是獨孤外家由是神堯與煬帝

每相狎侮神堯面皺帝於衆中目爲阿婆面神堯忿恚不樂消歸以告竇皇后曰某身世可悲今日更被上顯毀云阿婆面據是兒孫不免饑凍矣后欣躍曰此言可以室家相賀神堯不喻后曰公封於唐阿婆乃是堂主堂者唐也神堯大悅

太行山有薛居士學總玄儒多所該覽聞釋曇延少年知道夙悟絕倫嘗一造之言謔相高未之揖謝薛乃戲題四字方圓動靜命曇延體之延應聲曰方如方等城圓如智慧日動則識波浪靜類涅槃室居士驚異絕歎曰由來所未見希世挺生即斯人也

張説女嫁盧氏女嘗爲其舅求官説不語但指揩牀龜示之歸告其夫曰舅得詹事矣

令狐相（令狐綯已見）出鎮淮海日支使班蒙與從事俱遊大明寺之西廊忽覩前壁題云一人堂堂二曜同光泉深尺一點去冰傍二人相連不欠一邊三梁四柱烈火然除却雙勾兩日全諸賔幕顧之駐足良久莫能辯班蒙曰一人豈非大字乎二曜者日月非明字乎尺一者十一寸非寺字乎點去冰水字二人相連天字不欠一邊下字三梁四柱而烈火無字兩日除雙勾比字得非大明寺水天下無比乎衆皆洸然曰黃絹之竒智亦何異哉令狐公稱歎彌日詢之老僧曰頃年有客獨遊題之而去

朱梁張策年十二父同嘗浚甘泉井得鼎耳有篆曰魏黃初元年春二月匠吉千造製作竒巧同甚寳之策時在傍徐言曰建安二十五年曹公攺元爲建康其年十月文帝受漢禪始號黃初元年無二月明矣鼎文何繆與同大驚亟遣取魏志展讀果驗宗族竒之（五代史記曰張策字少逸河西燉煌人父同爲唐容管經畧使策少通悟好學開平中拜中書侍郎以風恙罷卒于洛陽）

湖南馬希範唐同光中入貢莊宗問洞庭廣狹希範對曰洞庭至狹若車駕南巡止可飲馬莊宗拊背嘉之（五代史楚世家曰馬希範字寳規馬殷第四子殷卒希範襲爵楚王好學善詩文士廖光圖徐仲雅李皐拓拔常等十八人皆故殷時學士也）

有客嘗訪青龍寺僧屬主者忽遽不暇留連翌日復至又遇要地朝客不得展敬客怒取筆題門而去詞曰龕龍東去海時日隱西斜敬文今不在碎石入流沙僧衆不能詳有一沙彌解之曰龕龍去矣有合字時日隱有寺字敬文不在苟字碎石入沙卒字此不遜之言辱我曹矣僧人大悟追前人杳無蹤由或云沙彌是懿皇帝朝文皓供奉

陳恭公（陳執中已見）當國日曾魯公由起居注除待制恭公弟婦王冀公孫女曾出也歲旦拜恭公公迎謂曰六新婦曾三除從官喜否王固未嘗歸外家輒荅曰三舅甚荷相公收録但太夫人不樂責三舅曰汝三人及第必是全廢學丞相姻家備知之故除待制也恭公默然未幾攺知制誥蓋恭公不由科舉失於夷攷女子之警敏如此（東都事畧曰曾公亮字明仲泉州晉江人嘉祐六年拜平章事公亮精於法令多知朝廷典章臺閣故事時韓琦爲上相歐陽修參知政事琦於法令典故問公亮文學人材問修百官奉法循理而朝廷治封魯國公謚宣靖）

王定國素爲馮當世所知荊公絕不樂之一日當世

力薦於神祖荆公曰此孺子耳當世忿曰王鞏庚子生安得謂之孺子蓋鞏之生與先天節同日也荆公愕然不覺退立

趙魏公夫人管道昇善書畫（陶九成書史會要曰管夫人諱道昇字仲姬吳興人趙魏公室封魏國夫人有才畧聰明過人爲詞章作墨竹筆意清絕亦能書）吾竹房（吾衍已見）嘗題其所畫竹石竹房有一私印是好嬉子三字即以此印倒用於跋尾人皆以爲竹房之誤魏公見之曰此非誤也這瞎子道婦人會作畫倒好嬉子

博識第十四

孔子語子貢曰女以余爲多學而識之者與非也余一以貫之則孔子果不貴博識耶及觀萍浮楚澤隼集陳庭異鳥舞郊羵羊出井苟非博識誰爲辯之夫孔門見道莫過顏子顏子之有得於孔子者莫過於喟然之歎今觀其所稱高堅前後與夫卓爾末由皆形容道體之妙若夫孔子之善誘與顏子之善學者唯博約二語而已蓋二者互相爲用不可廢也不然則其告子貢者語一足矣其所貫者復何物耶後世舍博而言約此則入於釋氏頓悟之說道之不明也夫何尤

漢武帝祀甘泉至渭橋有女子浴於渭水乳長七尺上怪其異遣問之女曰帝後第七車侍中知我所來時寬在第七車對曰天星主祭祀者齋戒不嚴則女人星見（漢武故事曰張寬字叔文蜀郡人武帝時爲侍中）

武帝幸甘泉長平坂道中有蟲赤如肝頭目口齒悉具先驅馳還以報上使視之皆莫能識時東方朔在屬車中令往視焉朔曰此謂怪哉是必秦獄處也上使按圖果秦獄地上問朔何以知之朔曰夫積憂者得酒而解乃取蟲置酒中立消賜朔帛百匹後令屬車載酒（漢書曰朔字曼倩平原厭次人 朔別傳曰朔南陽步廣里人 列仙傳曰朔是楚人武帝時上書說便宜拜郎中宣帝初棄官去共謂歲星也）

竇攸舉孝廉爲郎時世祖大會靈臺得鼠如豹文熒熒光澤世祖異之以問群臣莫能知者攸對曰鼮鼠也帝問何以知攸曰見爾雅按秘書如攸言詔賜帛百匹

顯宗時有神雀集宮殿官府冠羽有五采色帝異之以問臨邑侯劉復（後漢書補注曰復齊武王伯升孫北海王興之子）復不能對薦賈逵（已見）博物多識帝召見逵問之對曰昔武王終父之業鸑鷟在岐宣帝威懷戎狄神雀乃集此胡降之徵帝勑蘭臺給筆札使作神雀頌拜爲郎與班固同校秘書應對左右

孫權時永康有人入山遇一大龜即束之歸龜便言曰遊不量時爲君所得人甚怪之載出欲上吳王夜泊越里纜船於大桑樹宵中樹呼龜曰勞乎元緒奚事爾耶龜曰我被拘縶方見烹臛雖盡南山之樵不能潰我樹曰諸葛元遜博識必致相苦令求如我之徒計從安薄龜曰子明無多辭禍將及爾樹寂而止既至權命煑之焚柴萬車語猶如故諸葛恪曰燃以老桑乃熟獻者仍說龜樹共言權即使伐樹煑龜立爛今烹龜猶多用桑薪（諸葛恪已見）

諸葛恪爲丹陽太守嘗出獵兩山之間有物如小兒伸手引人恪令持去故地即死叅佐問之恪曰此事在白澤圖曰兩山之間有精如小兒名曰傒囊

嵩高山北有大穴晉時有人誤墮穴中見二人圍棊下有一杯白水與墮者飲之氣力十倍棊者曰汝欲停此否墮者曰不願停棊者曰從此西行有天井其中多蛟龍但投身入井自當出若餓取井中物食之墮者如言可半年乃出蜀中因至洛下問張華華曰此名仙館所飲者玉漿所食者龍穴石髓

有人遺張華鮓者華見之謂客曰此龍肉鮓也以醋漬之當有五色光見試之果爾後問其主云於茅積下得白魚所作也

晉武帝時吳郡臨平岸出一石鼓扣之無聲以問張華華云取蜀中桐材刻作魚形扣之則鳴矣於是如言聲聞數里

晉武帝問摯虞三日曲水之義虞曰漢章帝時平原徐肇以三月初生三女至三日俱亡村人以爲怪乃招攜之水濱洗祓遂因水泛觴其義起此帝曰必如所談便非好事束晳進曰虞小生不足以知臣請言之昔周公成洛邑因流水以泛酒故逸詩曰羽觴隨流波又秦昭王以三日置酒河曲見金人奉水心之劒曰令君制有西夏乃覇諸侯因此立爲曲水二漢相沿皆爲盛集帝大悅

晉世有於嵩山下得竹簡一枚上有兩行科斗書衆莫能辯張司空以問束廣微束曰此漢明帝顯節陵中策文檢驗果然時人服其博識（王隱晉書曰束晳字廣微陽平人賈諡請爲著作）

宋孝武時青州人嘗發古冢有銘云青州世子東海女郎帝問學士鮑照徐爰蘇寶生竝不能悉賈希鏡對曰此是司馬越女嫁苟晞兒檢訪果然（南史曰賈希鏡平陽襄陵人祖弼之父匪之家傳譜學齊高帝取希鏡爲驃騎叅軍希鏡三世傳學凡十八州士族譜合百帙）

（七百餘卷該究精悉皆如貫珠）
陸常侍（陸澄已見）少好學博覽無所不知行坐眠食手不
釋卷王僕射常自以博聞多識讀書過澄（王儉已見齊春秋
曰儉以四部書盈溢几閣自劉歆七畧以來應更區別乃著七志上之時人以比相如封禪書）澄曰
僕少來無事唯以讀書爲業且年已倍令君令君少
便鞅掌王事雖復一覽便諳然見卷軸未必多僕儉
集學士何憲等盛自商略澄俟儉語畢然後談所遺
漏數百千條皆儉所未覩儉乃歎服（南史曰何憲字子思廬江灊人
博涉該通群集畢覽天閣秘寶人間散逸無遺漏焉）

王僕射在中書省出巾箱机案雜物服飾令學士隸

事事多者與之人人各得一兩物陸常侍後來更出
諸人所不知事復各數條幷奪物將去

竟陵王（蕭子良已見）嘗得古器小口方腹而底平可將七
八升以問陸常侍（澄）陸曰北名服匿單于以與蘇武
子良後詳視器底有字髣髴可識如澄所言

王摛少以博學知名王僕射嘗使賓客隸事多者賞
之（齊春秋曰儉集文學之士總校虛實謂之隸事隸事自此始也）探索皆窮唯盧
江何憲爲勝乃賞以五色簟白團扇憲坐簟執扇意
氣甚得摛後至僕射以所隸示摛語之曰卿能奪之
不摛操筆便成事既奧僻辭亦華美舉坐擊賞僕射

命左右抽憲簟摛手自掣取扇登車而去僕射笑曰
所謂大力者負之而趨（南史曰王摛東海郯人晉少傅雅之後以博學見知爲秣
陵令清直請謁不行）

永明時天中忽有黃色照地衆莫能解司徒法曹上
金天頌王摛曰是非金天所謂榮光武帝大悅

崔慰祖好學聚書至萬卷與平原劉孝標皆以碩學
被徵國子祭酒沈約吏部郎謝朓嘗於吏部省中賓
友俱集各問慰祖地理中所不悉十餘事慰祖口喫
無華辭而酬據精悉一座稱服之朓歎曰假使班馬
復生無以過此（南史曰崔慰祖字悅祖清河東武城人解褐奉朝請聚書萬卷鄰里年少

來從假借日數十袠慰祖手自取與未嘗爲辭）

劉士深嘗在任昉坐有人餉昉榰酒昉次及問劉曰
酒有千日醉當是虛言劉曰桂陽程鄉有千里酒飲
之至家而醉亦其例也昉大驚曰吾自當遺忘實不
憶此劉曰出楊元鳳所撰置郡事元鳳是魏代人此
書仍載其賦云三重五品商溪擦里時即檢楊記言
皆不差（南史曰劉杳字士深平原人父懷慰北中郎司馬杳博綜群書沈約任昉以下毎有遺忘
皆訪問焉）

斛律士亮（徵）博涉群書兼解音律初樂有錞于者近
代絕無此器或有自蜀中得之皆莫之識士亮見之

曰此錞于也衆弗之信士亮遂依干寶周禮注以芒筒捋之其聲極振衆乃歎服

上官儀詩語中用影蛾池（唐詩紀事曰儀字游韶陝州人工詩其詞綺錯婉媚時人效之曰上官體高宗時爲相麟德元年坐梁王忠事下獄死武后惡之也）學士時無解其事者祭酒令狐德棻召張柬之等十餘人示之柬之對曰洞冥記漢武帝於望鶴臺西起俯月臺臺下穿影娥池每登臺眺月影入池中使宮人乘舟笑弄月影因名影娥池亦曰眺蟾臺時皆歎其博識（劉昫唐書曰德棻宜州華原人博涉文史早知名大業末爲藥城長太祖入關引直丞相府記室貞觀中官至國子祭酒　張柬之字孟將襄陽人涉獵經史尤好三禮令狐德棻甚重之姚崇薦爲宰相及誅張易之兄弟柬之首謀其事中宗即位以功擢拜天官尚書封漢陽郡王）

盧若虛多才博物辛怡諫爲職方有獲異鼠者豹首虎臆大如拳怡諫謂之鼮鼠若虛曰非也此許慎所謂鼨鼠豹文而形小一坐驚服

唐太宗立晉王爲太子時有飛雉數集宮中帝問是何祥褚遂良曰昔秦文公時有侲子化爲雉雌鳴陳倉雄鳴南陽侲子曰得雄者王得雌者霸文公遂雄諸侯始爲寶雞祠漢光武得其雄起南陽有四海陛下本封秦胡雄雌並見以告明德帝悅曰人之立身不可無學遂良所謂多識君子哉

唐文宗一日問宰臣古詩云輕衫襯跳脫跳脫是何物宰臣未對上曰即今之腕釧也眞誥言安妃有斵粟金跳脫是臂飾

韓定辭爲鎭州王鎔書記聘燕帥劉仁恭舍於賓館命幕客馬彧延接馬有詩贈韓云邃林芳草綿綿思盡日相携陟麗譙別後巏嵍山上望羨君時復見王喬韓於座酬之曰崇霞臺上神仙客學辨癡龍藝最多盛德好將銀筆述麗辭堪與雪兒歌座賓頗疑銀筆之僻他日彧荅聘常山亦命定辭接於公館彧從容問韓以雪兒銀筆之事韓曰昔梁元帝爲湘東王

時好學著書常紀忠臣義士及文章之美者筆有三品或以金銀雕飾或用斑竹爲管忠孝全者用金管書之德行清粹者用銀筆書之文章贍麗者以斑竹書之故湘東之譽振於江表雪兒者李密之愛姬能歌舞每見賓寮文章有奇麗入意者即付雪兒叶音律歌之又問癡龍何出定辭曰洛下有洞穴曾有人誤墮穴中因行數里漸見明曠見有宮殿人物凡九處又見有大羊羊髯有珠人取而食之後其人得出以問張華華曰此地仙九館也大羊者名曰痴龍耳定辭復問彧巏嵍山當在何處彧曰此隨郡之故事

何謙光而下問由是兩相悅服結交而去

梁太祖幸河北至内黃顧問李珽曰何謂内黃珽曰河南有外黃下黃故此名内黃太祖曰外黃下黃何在珽曰秦有都尉理外黃其故墉在今雍丘下黃爲高齊所廢在今陳留太祖平生不愛儒者聞珽語大喜（五代史記曰李珽河西燉煌人唐末爲監察御史後趙匡凝鎮襄陽辟掌書記梁太祖破匡凝得珽喜曰此眞書記也除考功員外郎知制誥後爲亂兵所殺）

太宗時一日後苑象斃上令取膽剖腹不獲上異之以問徐鉉鉉奏曰請於前左足求之須臾果得以進亟召鉉問對曰象膽隨四時在足今方二月故臣知在左足也朝士皆歎其博識

江南徐鍇嘗奉命撰文與其兄鉉共論貓事鉉疏得二十事鍇曰未也適已憶七十餘事鉉曰楚金大能記明旦云夜來復得數事鉉撫掌稱美

江南徐知諤嘗得畫牛一軸晝則齕草欄外夜則歸臥欄中知諤獻後主煜煜持貢闕下太宗張後苑以示群臣俱無知者（湘山野録曰江南徐知諤爲潤州節度使溫之少子也美姿度喜畜奇玩）僧録贊寧曰南倭海水或減則灘磧微露倭人拾方諸蚌胎中有餘淚數滴得之和色着物則晝隱而夜顯沃焦山時或風撓飄擊忽有石落海岸得之滴水磨色染物則晝顯而夜晦諸學士皆以爲無稽寧曰見張騫海外異物記後杜鎬檢三館書目果見於六朝舊本書中載之（六一居士詩話曰吳僧贊寧國初爲僧録讀儒書博覽強記亦自能撰述而辭辯縱横人莫能屈）

劉原甫博物多聞前世無及在長安日有得古鐵刃以獻製作極巧下爲大環以纒龍爲之而其首類鳥人莫能識原甫曰此赫連勃勃所鑄龍雀刀所謂大夏龍雀者也鳥首蓋雀云問之乃种世衡築青澗城掘地所得正夏故疆也（酈道元水經注曰赫連氏以百鍊之鉄爲龍雀大環號曰大夏龍雀銘其背曰古之利器吳楚湛盧大夏龍雀名冠神都可以懷遠可以柔邇如風靡草威服九區）

人有獲玉印遺原甫其文曰周惡夫印原甫曰漢條侯印尚存於今耶或疑而問之曰古亞惡二字通用史記盧綰之孫他人封亞谷侯而漢書作惡谷是矣聞者大服

宋末襄樊之師日急當事諸人坐視而不救金履祥進牽制擣虛之策請以重兵由海道直趨燕薊則襄樊之師將不攻自解因備敘海舶所經凡州郡聚落下至巨洋別隝難易遠近歷歷可據宋不能用後朱瑄張清獻海運之利其所經海道視履祥先所上書咫尺無異人始服其精確（金履祥已見）

豪爽第十五

夫豪爽者略於檢節故其小德或多出入然與齷齪孅嗇縛窄家人細務狹小者殊矣

漢章帝一日臨朝命文郎居左武郎居右時方儲正住在中曰臣文武兼備在所施用帝嘉其才以繁亂絲付儲使理儲拔刀三斷之對曰反經任勢臨事宜然（謝承後漢書曰方儲字聖明丹陽人仕至郎中幼喪父事母母死負土成墳種樹千株鸞烏集其上白兎遊其下）

沔水南有層臺號曰景升臺劉表盛遊於此常所止憩表性好鷹嘗登此臺歌野鷹來曲其聲韻似孟達上堵吟（酈道元水經注曰堵陽有白馬山山石似馬望之逼眞側水謂之白馬塞孟達爲守登之而歎曰劉封申躭據金城千里而更失之乎爲上堵吟音韻哀切有惻人心今水次尚歌之）

王右軍（王羲之已見）爲會稽內史謝公（謝安已見）就乞牋紙右軍檢校庫中有九萬悉以乞謝公桓宣武聞之曰逸少不節

桓宣武與殷劉談不如甚喚左右取黃皮袴褶上馬舞矟數廻或向殷或擬劉意氣始得雄

桓南郡（桓玄已見）作詩或時思不來輙作鼓吹既而思得云鳴鵠響長阜歎曰鼓吹固自來人思

劉毅家在京口貧約過常嘗與州里士人往東堂共射（晉書曰劉毅字希樂彭城沛人曾祖距廣陵相叔父鎭左光祿大夫毅少有大志不脩家人產業桓弘以爲中兵參軍桓玄簒位毅與劉裕何無忌魏詠之密謀討玄後宋太祖以其貳於已討誅之）時庾仲豫爲司徒長史暫至京要府中僚佐共出東堂毅已先至遣與庾相聞曰身久躓頓嘗一遊集甚難君如意人無處不可爲適豈能以此堂見讓庾素豪徑前不荅毅語諸人並避之唯毅留射如故庾廚饌甚盛不以及毅毅既不去庾甚不歡俄頃毅又相聞曰身今年未得子鵞豈能以殘炙見惠不庾又不荅後竟爲毅所毀（沈約宋書曰庾悅字仲豫潁川鄢陵人曾祖亮晉太尉祖義吳國內史父淮西中郎將悅少爲琅琊王參軍司馬桓玄簒位徙中書侍郎高祖定京邑武陵王遵承制以悅爲寧遠將軍爲劉毅挫辱疽發背而卒）

王太常性豪爽爲吳郡太守彌不得意吳郭西臺寺多富沙門太常求須不稱意乃遣主簿顧曠率門義刼寺內沙門竺法瑤得數百萬（沈約宋書曰王僧達琅琊人少好學善屬文爲始興王參軍稍遷太常卿至中書令以屢犯上顏于獄中賜死）

齊高祖於華林宴命諸臣各効伎王敬則脫朝服袒裸以絳紏髻奮臂拍張叫動左右上不悅曰豈聞三公如此敬則荅曰臣以拍張故得三公不可忘拍張時以爲名荅

羊高昌初赴衡州於兩艖艕起三間通梁水齋飾以

珠玉加之錦繢盛設帷屏陳列女樂乘潮解纜臨波置酒緣塘傍水觀者塡咽（南史曰羊侃字祖忻太山梁父人父祉仕魏侃少而瓌偉身長七尺八寸雅好文史父使侃南歸大通中封高昌侯）

孫德璉（南史曰孫瑒字德璉吳郡吳人）頻立武功居家富侈家庭穿築極林泉之致歌鍾舞女當世罕儔賓客塡門軒蓋不絕出鎭郢州乃合十餘船爲大舫於中立亭池植荷芰良辰美景賓僚並集泛長江而置酒一時稱爲勝賞（南史曰孫雖武臣常於山齋設講肆業玄儒之士冬夏資奉而處身率易不以名位驕物甚爲當世所稱）

李白登華山落鴈峯曰此處最高呼吸之氣想通帝坐恨不携謝眺驚人詩來搔首問青天爾

將軍裴旻（李肇國史補曰裴旻爲龍華軍使出守北平）嘗請吳道玄畫天宮寺壁道玄曰聞將軍善舞劒願作氣以助揮毫旻欣然爲舞一曲道玄看畢奮筆立成若有神助（朱景玄唐朝名畫錄曰吳道玄字道子東京陽翟人少孤貧天授之性年未弱冠窮丹青之妙浪迹東洛明皇知其名召入內供奉）

李翰文雖宏暢而思甚苦澁（劉昫唐書曰翰即李華宗人以進士知名天寶中寓居陽翟）晚居陽翟常從邑令皇甫曾求音樂思涸則奏樂神逸則綴文（唐詩紀事曰皇甫曾字孝常爲殿中侍御史天寶中兄弟進士名相上下時比張氏景陽孟陽云）

于頔鎭襄陽（劉昫唐書曰于頔字允元河南人貞元中爲襄州刺史非法聚斂恣意虐殺專以陵上威下爲務卒謚厲）盧山符載齎書就于乞買山錢百萬于即時與之（唐詩紀事曰符載字厚之蜀人有奇才始與楊衡宋濟習業青城山衡擢第濟老死無成唯載以王霸自許耻於常調韋臯鎭蜀辟爲支使）

裴寬罷郡西歸見一士坐樹下甚貧與語奇之舉一船金帛盡與之此人不辭登舟奴婢偃蹇者輒鞭之乃張徐州也

段文昌（已見）負才傲俗落拓荆楚間嘗半酣靸履於江陵大街上往來雨下泥甚街側有大宅門枕流渠文昌乘醉於渠上脫履濯足旁若無人自言我作江陵節度當買此宅住聞者皆笑後果鎭荆南遂買此宅

劉乂聞韓昌黎接天下士徒步謁之後以爭語不能下賓客因持愈金數斤去曰此諛墓中人得耳不若與劉君爲壽（唐詩紀事曰劉乂節士也放肆爲俠因酒殺人亡命會赦出更折節讀書能爲歌詩然恃故時所負不能俛仰貴人嘗謁韓昌黎作冰柱雪車二詩出盧仝孟郊之右樊宗師見而獨拜後歸齊魯不知所終）

鄭仁表豪爽有文以門閥文章自高嘗曰天瑞有五色雲人瑞有鄭仁表（唐詩紀事曰鄭仁表傲縱多所陵籍人畏薄之仕爲起居郎劉鄴少時投文於仁表父洎仁表嗤鄙之鄴爲相仁表貶死）

王智興爲徐州節度一日諸從事會飲賦詩智興至從事即屏去翰墨智興言適聞作詩何獨見某而罷復以箋陳席上小吏亦置箋於智興前智興引毫立成曰三十年前老健兒剛被郎官遣作詩江南花柳從君詠塞北烟塵我獨知四座驚歎監軍謂張祐曰觀茲盛事豈得無言祐乃獻詩曰十年受命鎮方隅孝節忠規兩有餘誰信將壇嘉政外李陵章句右軍書左右言書生謟辭耳智興叱曰有人道我惡汝輩又肯否張生海内名士篇什豈易得天下人聞且以爲王智興樂善矣（劉昫唐書曰王智興字匡諫溫縣人少驍銳事徐州刺史李洧洧以徐州歸國智興累官徐州刺史武寧節度使）

崔弘禮嘗過宣武從劉玄佐獵劉酒酣顧語曰崔生獨不知有此樂弘禮笑曰我固喜武請爲公歡玄佐臂鷹與弘禮馳逐急緩在手一軍盡驚曰安得此奇客

寇萊公有飲量每飲賔席嘗闔扉輟驂以留之未嘗點油雖溷軒馬廄必用蠟炬

胡宿在郡日丁晉公爲遊客見之胡待之甚厚丁因投詩索米明日胡延晉公所用樽皿悉屏但陶瓦而已丁失望以爲厭己遂辭去胡即出銀一篋遺丁曰家素貧惟此飲器願以贐行丁始諭設陶器之因其後晉公極力推挽胡遂至顯位

滕達道布衣時嘗爲范文正客時范尹京滕少年頗不羈往往潛出狹邪縱飲范公病之一夕至滕書室中因明燭觀書以俟其至意將媿之滕夜分大醉而歸范公陽不視以觀其所爲滕略無慴懼長揖問曰公所讀何書公曰漢書復問漢高祖何如人公逡巡而入（東都事畧曰滕元發字達道東陽人范仲淹見而奇之神宗朝拜翰林學士性踈達在上前論事如家人父子言無文飾洞見肝膈神宗知其誠盡後力言新法之害落職知筠州或以爲且有後命元發曰天知吾直上知吾忠吾何憂哉上章自訟有曰樂羊無功謗書滿篋即墨何罪毀言日聞上覽之釋然改知揚州卒諡章敏）

韓魏公喜營造所臨之郡必有改作皆宏壯雄深稱其度量在大名於正寢後稍西爲堂五楹其間洞然不爲房屋號善養堂蓋平日宴息之地

蘇子美豪放不羈好飲酒在外舅杜祁公家每夕讀書以一斗爲率公深以爲疑使子弟密覘之聞子美讀漢書張良傳至良與客狙擊秦皇帝誤中副車遽撫掌曰惜乎擊之不中遂滿引一大白又讀至良曰始臣起下邳與上會於留此天以授陛下又撫案曰君臣相遇其難如此復舉一大白公聞之大笑曰有

如此下物一斗不足多也

宋子京（宋祁已見）博學能文章天資醖藉好遊宴自喜晚年知成都府帶唐書於本任刊脩每宴罷盥漱畢開寢門垂簾燃二椽燭媵婢夾侍和墨伸紙遠近皆知爲尚書修唐書

宋子京修唐書嘗一日大雪添帟幕然椽燭一秉燭二左右熾炭兩巨鑪諸姬環侍方磨墨濡毫以澄心堂紙草一傳未成顧諸姬曰汝輩俱曾在人家頗見主人如此否皆曰無有其間一人來自宗子家子京曰汝太尉遇此天氣亦復如何對曰只是擁鑪命歌

舞間以雜劇引滿大醉而已如何比得內翰子京點頭曰也自不惡乃閣筆掩卷起索酒飲之幾達晨明明日對賓客自言其事後每讌集必舉以爲笑

洪覺範主儋耳嘗謁姜唐佐唐佐不在見其母母迎笑食以檳榔覺範問母識蘇公否母曰識之然無柰其好吟詩公嘗杖而來指西木榻自坐其上問曰秀才何往我言入村落未還有包燈心紙公以手展開書其紙祝曰秀才歸當示之今尚在覺範索讀之醉墨欹傾曰張睢陽生猶罵賊嚼齒空齦顏平原死不忘君握拳透爪

歌者袁綯嘗從東坡與客遊金山適中秋天宇四垂一碧無際加江流傾湧月色如晝遂共登金山妙高臺命綯歌其水調歌頭曰月明幾時有把酒問青天歌罷公自起舞

范德孺喜琵琶暮年苦夜不得睡家有琵琶箏二婢每就枕即便雜奏於前至熟寢乃得去（宋史曰范純粹字德孺文正公第三子沈毅有幹畧與蘇軾同建募役之議軾謂純粹講此事尤爲精詳仕至戶部侍郎出知延州以元祐黨人奪職）

蔡魯公守維揚維揚特多過客日夕盈府寺一日蚤膳召客設涼餅會者八人俄報客繼至公必留偶來

者不已坐客私語蔡公卒迫留客若是他食輒咄嗟爲尚可如涼餅者柰何便辦請共嘗之及食時計留客已四十又冷淘皆至仍精腆時共稱之

張天覺爲渝州南川宰時章子厚經制夔夷狎侮州縣吏無人敢與共語部使者念獨張可亢之檄至夔會子厚詢人才使者以張告即呼入同食張著道士服長揖就坐子厚肆意大言張隨機折之落落出其上子厚大喜延爲上客歸薦諸王介甫遂得召用（東都事畧曰張商英字天覺蜀州新津人章惇薦其才召對除光祿寺丞紹聖中遷左司諫商英覬望時政謂蘇軾論合祭天地非是指呂大防范祖禹爲姦以司馬光文彥博爲負國至以宣仁后比呂武商英在元

（祐時作嘉禾頌以文彥博呂公著比周公又作文祭司馬極其稱美至是追論其罪其詭譎不常如此喜浮圖法自號無盡居士）

張紫巖（張浚已見）屯兵秀州嘗夜坐警備甚嚴忽有客至前出一紙懷中曰此苗傅劉正彥募賊公賞格也浚問欲何如客曰僕河北人麄讀書知逆順豈以身爲賊用特見爲備不嚴恐有後來者耳浚下執其手問姓名不告而去浚翊日斬死囚徇于衆曰此苗劉刺客也私識其狀貌物色之終不遇

張于湖知京口王宣子代之時多景樓落成于湖爲書樓扁公庫送銀二百星爲潤筆于湖却之但需紅羅百匹於是大宴合樂酒酣于湖製詞命諸伎合唱甚歡因以紅羅百匹賞之（書史會要曰張孝祥字安國號于湖歷陽烏江人讀書過目不忘下筆頃刻數千言紹聖中廷對第一官至顯謨閣直學士篆書極工大字亦佳楊萬里謂安國書甚眞而放）

揚州有一趙氏富而好客家有明月樓一時諸名公題詠多未當其意後趙子昂過揚主人知之迎致樓上盛筵相欵所用皆銀器酒半出紙筆求作春題子昂援筆書曰春風閬苑三千客明月揚州第一樓主人得之甚喜撤酒器爲贈

何氏語林卷之二十一

何氏語林卷之二十二

華亭何良俊元朗撰　幷註

夙惠第十六

世言早慧者大未必佳自孔文舉小時大中大夫陳韙已有是語殆不然夫黃帝徇齊后稷岐嶷此皆大聖人也豈後果不佳耶蓋人性皆善而根有利鈍若穎脫者最易爲善夫既易爲善則亦易爲惡在所以養之耳後人不論所養而槩責之早慧吁可怪哉

陳咸小時父萬年嘗召至牀下教之咸睡去頭觸屏風萬年怒責咸咸叩頭謝曰具曉所言大要教咸諂也萬年因不復言（漢書曰御史大夫陳萬年子咸亢直有異才官廷尉監累遷尚書）

黃文彊小時家貧都無僕妾躬執勤苦盡心色養博通經典精究道術時人爲之語曰天下無雙江夏黃童（東觀漢記曰黃香字文彊江夏安陸人九歲失母哀毀殆不免喪十二太守劉護召署門下孝子家業虛貧衣食不贍舅龍鄉侯爲作衣被不受）

桓驎年十二（張騭文士傳曰桓驎字元龍精鑒好學）在伯父太尉坐（范曄後漢書曰桓焉字叔元沛郡龍亢人父郁祖榮皆以經學顯名焉位至太尉）太尉告客曰此吾弟子有異才殊能作詩賦客乃爲詩曰甘羅十二楊烏九齡昔有二子今則桓生驎應聲荅曰邈矣甘羅超等絕倫伊彼楊烏命世稱賢嗟予惷弱殊才

偉年仰慙二子俯愧遺言

黃子琰少即辯惠建和中嘗曰食京師不見子琰祖太尉以狀聞太后詔問所食多少太尉思其對而未知所況子琰年七歲時在側曰何不言日食之餘如月之初（東觀漢記曰黃琬字子琰江夏安陸人琬少失父曾祖香祖瓊並有高名）

司徒盛允有疾黃太尉（瓊）遣子琰候問會江夏上蠻賊事副司徒府允發書視畢微戲子琰曰江夏大邦而蠻多士少子琰奉手對曰蠻夷猾夏責在司徒因拂衣辭去

孔北海（孔融已見）年四歲與諸兄食梨輙取其小者人問其故荅曰小兒法當取小者

孔北海被收時男方九歲女纔七歲以幼弱得全寄住他舍主人遺以肉汁男飲之女曰今日之禍豈得久活何賴知肉味乎或有言於曹操收之將加戮女謂兄曰若死而有知得見父母豈非至願乃延頸就刑

孫策年十四詣袁術俄而外通劉豫州來孫便求去袁曰劉豫州何若荅曰英雄忌人既出下東堦劉玄德從西堦上但得轉顧視孫足下行殆不復能前

沈子正小時有異年十一歲華子魚行風俗見而奇之因呼曰沈郎可登車語乎子正逡巡却曰君子講好會宴以禮今仁義陵遲聖道漸壞先生銜命將以裨補先王之教整齊風俗而輕脫威儀猶負薪救火無乃更崇其熾乎子魚慙謝曰自桓靈以來雖多英彥未有見幼童若此者（張勃吳錄曰沈友字子正吳郡人弱冠博學多所貫綜善屬文兼好武事注孫子兵法又辯於口每所至衆人默然莫與爲對咸言其筆之妙舌之妙刀之妙三者皆過絕於人權以禮聘既至論王道之畧當時之務權斂容敬焉正色立朝清議峻厲爲庸臣所譖誣以謀反權以終不爲已用害之時年二十九）

張純（吳書曰張純字元基敦之子吳錄曰純少厲操行學博才秀切問捷對容止可觀拜郎中補廣德令治有異迹擢太子輔義都尉）張儼（吳錄曰張儼字子節吳人弱冠知名以博聞多識拜大鴻臚使于晉晧曰今南北通好以君有出境之才故相屈行對曰皇皇者華蒙其榮耀無古人延譽之美磨厲鋒鍔思不辱命既至賈充裴秀荀勖等欲傲以所不知而不能屈僕射羊祜尚書何楨並結縞帶之好）朱異（吳志曰朱異字季文吳郡吳人朱桓子也以父任爲郎拜騎都尉代桓領兵孫權與論攻戰辭對稱意權謂異從父驃騎將軍據曰本知季文儈定見之復過所聞）俱童少知名嘗同時詣驃騎將軍朱據（吳志曰朱據字子範吳郡吳人有姿貌膂力又能論難黃武初拜五官郎中時選曹尚書暨豔疾貪汙在位欲沙汰之據以爲天下未定宜以功覆過棄瑕取用舉清厲濁足以沮勸若一時貶黜懼有後咎豔不聽卒敗權咨嗟將率追思呂蒙張溫以據才兼文武可以繼之拜建義校尉）據聞三人才名欲試之因語曰老鄙相聞饑渴甚矣夫騕褭以迅驟爲功鷹隼以輕疾爲妙其爲吾各賦一物然後入坐儼乃賦犬曰守則有嚴出則

有獲韓盧宋鵲書名竹帛純賦席曰席以冬設簟爲夏施揖讓而坐君子攸宜異賦弩曰南嶽之幹鍾山之銅應機命中獲隼高墉三人皆隨目便賦成而後坐據大笑悅

何平叔小時魏武帝納其母平叔少養於魏宫至七八歲慧心天悟形貌絶美武帝欲以爲子每扶持遊觀令與諸子長幼相次平叔微覺此意坐則專席止則獨立或問其故荅曰異姓不相貫

王戎年七歲時嘗與諸小兒遊矚看道邊李樹有子扳折諸小兒競走之惟戎不動人問之荅曰樹在道

邊而多子此必苦李取之信然

愍懷太子少便聰慧武帝甚愛之六七歲時宫中嘗夜失火武帝登樓望之太子牽上衣裾使入闇中上問其故太子對曰暮夜倉卒宜備非常不宜親近火光令照見人主（晉書曰愍懷太子遹字熈祖惠帝長子幼聰慧武帝愛之恒在左右嘗從帝觀豕牢言於帝曰豕甚肥何不殺以享士而使久廢五穀帝嘉其意即便烹之因撫其背謂廷尉傅祗曰此兒當興我家嘗對群臣稱太子似宣帝於是令譽流於天下）

張光祿（張永已見）嘗携內外孫遊武丘山顧正禮時年數歲光祿撫之曰兒欲何戲正禮荅曰兒正欲枕石漱流

王養（王泰小字）年數歲時祖母集諸孫姪散棗栗於牀羣兒競取之泰獨不動祖母問其故曰不取自當得賜（梁書曰王泰字仲通幼敏悟好學手所抄寫二千許卷及長通温和雅家人不見喜慍之色與王筠齊名沈約常曰王有養炬謝有覽舉炬即筠小字也）

王僧孺五歲便機警嘗有餽其父冬李者先以一枚與僧孺僧孺不受曰大人未見不容先嘗（梁書曰王僧孺字僧孺東海郯人衛將軍肅八代孫曾祖雅晉左光祿大夫祖准宋司徒長史僧孺六歲能屬文既長好學家貧傭書以養母所寫既畢諷誦亦通仕齊起家王國左常侍入梁歷吏部郎）

徐孝穆早慧（徐陵已見）光宅寺慧雲法師每嗟其早就謂之顏回

蕭建平（梁書曰蕭大球字仁瑛簡文帝子封建平王）明惠夙成高祖歸心釋教每發誓願恒云若有衆生應受諸苦悉請身代時建平年七歲聞之驚謂母曰官家尚爾兒安敢辭乃六時禮佛亦云凡有衆生應獲苦報悉大球代受其明悟如此

袁君正年數歲父疾晝夜不眠專侍左右家人勸令暫休袁荅曰尊患既未瘥眠亦不安（南史曰袁君正字世忠陳郡陽夏人祖顗雍州刺史父昂尚書令君正美風儀善自居處早得時譽爲豫章內史）

謝元正幼便聰慧八歲爲春日閒居詩從舅尚書王筠奇其有佳致謂所親曰此兒方當大成至如風定

花猶落乃追步惠連矣（陳書曰謝貞字元正陳郡陽夏人晉太傅安九世孫父藺以孝義稱貞少有至性仕始興王錄事參軍）

陸從典八歲時讀沈休文集見回文硯銘援筆擬之便有佳致（南史曰陸從典字由儀吳郡吳人祖雲公父瓊皆有文才從典篤好學業博涉群書位太子洗馬陳亡入隋爲著作佐郎）

虞荔年九歲往候太常陸倕（倕已見　陳書曰虞荔字山披會稽餘姚人祖權梁廷尉卿父檢始興王諮議參軍荔㓜聰敏有志操官太子中庶子領著作）倕問五經十事荔對無遺失倕甚異之弟寄亦機敏（南史曰寄字文安少聰敏及長好學善屬文性冲靜有棲遁志弱冠對策高第起家梁宣城王國左常侍陳寶應據閩得寄甚喜承聖中除中書侍郎寶應愛其才托以道阻不遺）數歲時有人造其父遇寄於門嘲寄云郎子姓虞必當無智寄應聲曰文字不辯豈得非愚客大慙入謂其父此子非常人孔文舉之流也

魏宗室元子和（魏收魏書曰元顯字子和文宣王澄之子）九歲時師事樂安陳豐初書王羲之小學篇數千言晝夜誦之旬有五日一皆通徹豐白文宣曰豐十五從師迄于白首耳目所經未見此比江夏黃童不得無雙文宣笑曰藍田生玉何容不爾

何晏八歲時遊太學顧良戲之曰汝姓是荷葉之荷爲河水之河晏應聲曰先生姓顧是貨雇之雇爲新故之故

李德林㓜便聰敏年數歲誦左思蜀都賦十餘日便度高隆之見而嗟歎遍告朝士云若假其年必爲天下偉器鄴京人士多造觀之月餘日中車馬不絕

李百藥七歲時中書舍人陸乂嘗過其父德林有讀徐陵文者云刈瑯琊之稻坐客並不識其事百藥進曰傳稱鄅人藉稻注云鄅國在瑯琊開陽縣人皆服其機穎

孫思邈七歲就學日誦千言弱冠善談老莊兼綜釋典及百家之說洛州總管獨孤信見而歎曰此聖童也

蘇頲初未知頲一日有客詣瓌候於客次頲擁篲庭廡間遺落一文字客取視之乃詠崑崙奴詩云指如十挺墨耳似兩張匙客異之良久瓌出與客淹留言詠以其詩問瓌何人豈非足下宗庶之孽瓌備言其事客驚訝之請瓌加禮收舉必蘇氏令子瓌稍親之有人獻兎懸於廊廡瓌召頲令詠之即應聲曰兎子死闌彈將來挂竹竿試將明鏡照無異月中看瓌覽詩異之由是學問日新文章蓋代及帝平內難制誥駱驛皆出於頲時稱小許公

蘇頲年五歲時裴談嘗過其父頲方誦庾信枯樹賦避談字諱因易其韻曰昔年移柳依依漢陰今看搖落悽愴江潯樹猶如此人何以任皆歎異之

嚴挺之薄妻而愛其子武武年八歲詢其母曰大人常厚玄英（挺之妾）未嘗慰省何至於斯母曰汝父嫌吾寢陋枕席數宵即懷汝自後相棄其母悽咽武亦憤惋候父出玄英方睡武持小鐵鎚擊碎其首挺之歸驚愕視之已斃矣左右言小郎君戲運鎚而致此挺之呼武曰汝何戲之甚武曰焉有大朝人士厚其侍妾困辱兒之母乎故須擊殺非戲也父曰眞嚴挺之兒（劉昫唐書曰嚴挺之華陰人體質昂藏雅有吏幹姚崇深器異之又與張九齡善張欲引之同居相位謂之曰李尚書深承聖眷足下宜一造門挺之素負氣竟不肯詣深爲林甫所嫉子武神氣雋爽敏於聞見幼有成人之風官劍南西川節度使）

蘇晉數歲能屬文嘗作八卦論王紹宗見而歎曰此後來王粲也

楊綰四歲時嘗因夜宴客舉令各舉坐中一物以四聲呼之衆皆未言綰應聲指鐵樹曰燈盞柄曲聞者歎異

開元間悉召能言佛道孔子者相答禁中有員俶九歲升座詞辯注射坐人皆屈帝異之曰半千孫固應

爾因問童子豈有類若者乎俶跪奏有臣舅子李泌帝即馳召之泌至帝方與張說觀奕因使說試其能說請賦方圓動靜泌逡巡曰願聞其略說因曰方若棋局圓若棋子動若棋生靜若棋死泌即答曰方若行義圓若用智動若騁材靜若得意說因賀帝得奇童帝大悅曰是子精神要大於身

李衛公（李德裕已見）幼時父吉甫每誇其敏捷武相元衡召見問曰吾子在家所嗜何書德裕不應翌日元衡以告吉甫吉甫責之德裕曰武公身爲宰相不問理國調陰陽而問所嗜書其言不當所以不應

高定是貞公郢之子小字董二年七歲時讀書至牧誓問柰何以臣伐君貞公答曰應天順人耳又問用命賞於祖不用命戮於社豈是順人貞公不能對（高郢已見　劉昫唐書曰高定小字董二聰明絶倫人以其幼惠多以小字呼之尤精王氏易著易外傳二十二卷）

楊大年（楊億已見）七歲時對客談論有老成風年十一太宗聞其名召對便殿授秘書省正字且謂曰卿久離鄉里得無念父母乎對曰臣見陛下一如臣父母上歎賞久之

王元澤數歲時客有以一獐一鹿同籠以獻問元澤

何者是獐何者爲鹿元澤實未識良久對曰獐邊者是鹿鹿邊者是獐客大奇之

岳柱年八歲時觀畫師何澄畫陶毋剪髮圖岳柱指陶毋手中金釧詰之曰金釧可易酒何用剪髮爲也何大驚即易之（元史曰岳柱字止所一字兼山自幼容止端嚴性穎悟有遠識至大中授集賢學士）

賢媛第十七

夫無非無儀女婦所貴然觀王儒仲樂羊子之妻與孟德耀辛憲英諸人其深識高行世所稱賢者尚不敢輕擬又豈可以一切少之哉若蔡文姬辱身虜庭

君子恥之縱文才卓出又何稱焉

王儒仲少立高節其妻亦美志行初儒仲與令狐子伯爲友後子伯爲楚相其子爲郡功曹子伯遣子奉書儒仲車服鮮麗僕從都雅儒仲子方耕於野聞賓至投耒而歸見令狐子沮怍不能仰視儒仲目之有愧容客去久卧不起妻問其故儒仲曰吾與子伯素不相若向見其子容服甚光舉措有適而我兒曹蓬頭歷齒未知禮則見客而有慙色父子情深不覺自失耳妻曰君少修清節不顧榮禄今子伯之貴孰與君之高柰何忘宿志而慙兒女子乎儒仲屈起笑曰有是哉遂共終身隱遯（范曄後漢書曰王霸字儒仲太原廣武人王莽時棄冠帶絕交宦建武中徵到尚書拜稱名不稱臣司徒侯霸讓位於霸閻陽毀之曰太原俗黨儒仲頗有其風遂止以病歸隱居守志茅屋蓬戶）

樂羊子遊學七年妻常躬勤養毋又遠饋羊子嘗有他舍雞謬入園中姑盜殺而食之妻對雞泣而不餐姑怪問其故對曰自傷居貧使食有他肉姑亦感悟棄去（列女傳曰河南樂羊子之妻不知何氏之女有盜欲犯之先刼其姑妻舉刀自刎而死太守以聞以禮葬之號曰貞義）

樂羊子嘗行路得遺金一餅還以與妻妻曰妾聞志士不飲盜泉之水（論語撰考讖曰水名盜泉仲尼不漱）廉者不受嗟來

之食（禮記曰齊大饑黔敖爲食於路以待餓者有蒙袂戢屨貿貿而來曰嗟來食曰余唯不食嗟來之食以至於斯從而謝之不食而死仲尼曰其嗟也可去其謝也可食）況拾遺求利以汙其行乎羊子大慙乃捐金於野

袁隗妻馬倫是季長女（馬融已見）少有才辯融家世豐豪裝遣甚盛初成禮隗問曰婦奉箕帚而已何乃過珍麗乎對曰慈親垂愛不敢逆命君若欲慕鮑宣梁鴻之高妾亦請從少君孟光之事矣隗言弟先兄舉世以爲笑今處姊未適先行可乎對曰妾姊高行殊邈未遭良匹不似鄙薄苟然而已又問南郡學窮道奧文爲辭宗而所在之職輙以貨財爲損何耶對曰孔

子大聖不免武叔之毀子路至賢猶有伯寮之愬家君獲此固其宜耳隗默然不能屈

蔡文姬自匈奴歸後適董都尉董祀法當刑（董祀爲屯田都尉）文姬自詣曹公請之時公卿名士及遠方使驛坐者滿堂曹公謂賓客曰蔡伯喈女在外今爲諸君見之及文姬進蓬首徒行叩頭請罪音辭清辯旨甚酸哀衆爲改容曹公曰誠爲相矜然文狀已去柰何文姬曰明公廏馬萬疋虎士成林何惜疾足一騎不濟垂死之命乎操感其言乃特原祀（范曄後漢書曰蔡伯喈女名琰字文姬博學有才辯妙於音律適河東衛仲道夫亡無子興平中喪亂爲胡騎所獲沒於南匈奴左賢王十二年生二子曹公素與伯喈善還使以金璧贖之嫁與董祀）

承

曹公問蔡文姬聞夫人家先多墳籍猶能憶識之不文姬曰昔亡父賜書四千許卷流離塗炭罔有存者今所誦憶裁四百餘篇曹公言當使十吏就夫人寫之文姬曰妾聞男女之別禮不親授乞給紙筆眞草唯命於是繕書送上文無遺誤

桓宣武平蜀以李勢妹爲妾南康主不即知之後知乃拔刃向李所因欲斫之李在窓梳頭未竟李姿貌端麗見主來徐徐結髮斂手向主神色閑正辭甚悽惋主擲刀前抱之曰阿子我見汝亦憐何况老奴（續晉陽秋曰溫尚明帝女南康長公主）

謝鎮西（謝尚已見）妾阿妃有國色甚善吹笛謝死阿妃誓不嫁郄曇時爲北中郎設權計遂得阿妃爲妾阿妃終身不與曇言（晉書曰郄曇字重熈郄鑒第二子司徒王導辟秘書郎）

王江州（王凝之已見）爲孫恩所害謝夫人（名道韞已見）嫠居會稽太守劉柳聞其名請與談義夫人素聞劉名亦不自阻乃簪髻素褥坐在帳中劉束修整帶造於別榻夫人風韻高邁敘致清雅先及家事慷慨流連徐酬問旨詞理無滯劉退而歎曰實頃所未見瞻察言氣使人心形俱服夫人亦云親從凋亡始遇此士聽其

后

所問殊開人心胸（晉書曰劉柳字叔惠南陽人劉喬之曾孫少登清宦歷尚書左右僕射時右丞傅迪好廣讀書而不解其義柳唯讀老子而已迪每輕之柳云卿讀書雖多而無所解可謂書簏矣時人重其言）

宋太宗后王是僧朗女（沈約宋書曰明恭王皇后諱貞風瑯琊人元嘉五年拜淮陽王妃太宗即位立爲皇后）帝嘗於宮内大集嬴婦人觀之以爲歡笑后以扇障面獨無所言帝怒曰外舍家寒乞今共爲笑樂何獨不視后曰爲樂之事其方自多豈有姑姊妹集聚而嬴婦人形體以此爲樂外舍之爲歡適與此不同帝大怒遣后令起后兄景文以此事語從舅陳郡謝緯曰后在家爲儜弱婦人不知今段遂

能剛正如此

朱百年妻孔氏亦有高行百年卒於山中蔡興宗爲會稽太守餉米百斛孔氏遣婢詣郡固辭時人美之以比梁鴻妻

劉孝綽三妹嫁瑯琊王叔英（未詳）吳郡張嵊（南史曰張嵊字四山吳郡人張稷子也方雅有志操能清言湘東王長史）東海徐悱（梁書曰徐悱字敬業東海郯人徐勉子也幼聰敏能屬文仕至晉安內史）並有文才徐妻尤爲清拔

鄭善果母崔氏賢明曉政道每善果理務崔氏常於閤內聽之聞其剖斷合理歸則大悅處事不允母則不與之言善果伏於牀前終日不敢食善果由此厲已爲清吏

李審諸爲御史臺中送禄米到宅其母遣量之賸三石問其故曰御史例不槩又問車脚幾錢荅言御史例不還脚錢母怒送賸米及脚錢因責審諸御史皆有慙色

肅宗宴于宮中時有蕃將阿布思伏法其妻配掖庭善爲優因使隷樂工是日爲假官之長上及侍宴者笑樂政和公主獨俛首嚬眉不視上問其故公主曰禁中侍女不少何必須得此人使阿布思眞逆人其妻亦同刑人不合迫至尊之座果寃耶豈忍使其妻與群優雜處爲笑謔之具妾雖至愚深以爲不可上亦憫惻爲之罷戲（趙璘因話錄曰政和公主肅宗第三女降柳潭宮中女優有弄假官戲其綠衣秉簡者謂之參軍椿）

元相（元載已見）得罪後夫人王氏韞秀少有識量節槩頗聞掖庭代宗欲令入宮備彤管箴規之任王歎曰王家十三娘二十年太原節度使女十六年宰相妻誰能書得長信昭陽之事得罪亦幸矣堅不從命（范攄雲溪友議曰韞秀王縉相公之女右丞維之姪初王公鎮北京以韞秀嫁元載久而見輕韞秀謂元曰何不增學所有奩幌資裝盡爲紙墨之費元到京屢陳時務深契上旨肅宗擢拜中書）

按通鑑及劉昫唐書載妻王忠嗣女且王縉與載同時作相史言縉卑體附之故縉終以載得罪不應翁壻同時俱在政府又不應婦翁卑體於女壻則載妻爲忠嗣女無疑而雲溪友議與杜陽雜編以爲韞秀縉女也夫范攄蘇鶚皆唐時人其所載唐事尚相抵牾如此乃知野史所書固多謬妄也

劉異將赴鎮安平公主入辭以異姬從安平左右皆宮人上盡記忽見別姬問安平曰此爲誰安平曰劉郎聲音上大喜安平不妒顧左右曰別與作主人不令與宮娃同處

令狐峘爲吉州刺史齊映廉察江西故事刺史始見

觀察皆戎服庭趨岠以前輩耻爲此禮入告其妻韋氏韋氏亦以抹首庭謁爲非謂岠曰卿自視何如人頭白走小生前卿如不以此禮見映雖黜死我亦無恨岠乃以客禮見映映深以爲憾以事奏貶岠爲衢州別駕

李景讓毋鄭氏性嚴明早寡家貧居於東都諸子皆幼毋自教之宅後古墻因雨隤陷得錢盈船奴婢喜奔告鄭鄭往焚香祝之曰吾聞無勞而獲身之災也天必以先君餘慶矜其貧而賜之則願諸孤他日學問有成乃其志也此不敢取遽命掩而築之

李景讓爲浙西觀察一左都押衙忤意杖殺之軍中憤怒將變景讓方視事毋出坐聽事立景讓於庭責之曰天子付汝以方面豈得妄殺萬一致一方不寧豈惟上負天子使垂年之毋犄羞入地何以見汝先人乎命左右褫其衣坐之將撻其背將佐皆泣拜爲請久乃釋之軍中遂安

中和間時溥既平黃巢獻俘於朝幷巢姬妾百數僖宗御大元樓受之宣問姬妾汝等皆勳貴子女世受國恩何爲從賊其居首曰狂賊凶逆國家以百萬之衆失守宗祧播遷巴蜀今陛下以不能拒賊責一女子置公卿將相於何地乎僖宗不復問皆戮於市人爭與之酒衆皆悲慟昏醉居首者獨不飲不泣至於就刑神色肅然

宋太祖將北征京師諠言軍中欲立點檢爲天子太祖愼密以告家人曰外間詾詾如此將若之何太祖姊（或云即魏國長公主）方在厨引麪杖擊太祖逐之曰丈夫臨大事可否當自決胸懷乃來家間恐怖婦女何爲耶太祖默然而出

任夢臣任西川路提點刑獄以廉節稱卧病不起家徒四壁二女賢甚趙清獻公守成都率僚屬以俸助

之二女辭不受曰豈敢以此汙先君清德趙倅成伯篤意勉之遂納于公宇之東廡既行以元物榜於門壁付之守吏無毫髮損二女潔廉如此又文筆議論皆士人所不逮後清獻以子姓妻之

容止第十八

珠藏淵而川暉玉韞石而山潤苟符采炳發雖重波積壤何能掩焉顏子曰苟有溫良在中斯眉睫與之矣嗚呼容止之於人豈直黼黻藻繪而巳耶

陸子春姿容如玉威儀秀異（吳地記曰陸閑字子春吳郡吳人陸暢之子）光武嘗登臺見而偉之歎曰南方故多佳人（謝承後漢書曰）

陸閎建武中爲尚書令美姿貌喜著越布單衣上見而好之自是常敕會稽郡獻越布）

漢末諸賢多委王服以幅巾爲雅袁紹崔豹之徒雖爲將帥猶著縑巾

管幼安在家恒著皁帽

劉季和嘗言荀令君至人家坐處常三日香（襄陽記曰劉季和性愛香嘗上厠還過香爐上主簿張坦曰人名公作俗人不虛也季和曰荀令君至人家坐處三日香爲我如何令君而惡我愛我也坦曰古有好婦人患而捧心顰眉見者皆以爲好其鄰醜婦法之見者走公便欲使下官遁走耶季和大笑以是知坦）

魏武帝佻易無威重性好音樂倡優在側窮日達夜被服輕綃常自佩小鞶囊以盛手巾細物時或著帢

帽見客每與人談論戲弄言詠盡無所隱及歡悅大笑至以頭沒杯案間肴膳皆沾汙巾幘

譙允南體貌素朴而潛識內敏然無造次論辯諸葛武侯領益州牧辟爲勸學從事初到脩謁左右皆笑既出有司請推笑者武侯曰孤欲不能忍何况左右聽令勿推（蜀志曰譙周字允南巴西西充人幼孤與母兄同居號古篤學家貧不問產業誦讀典籍欣然獨笑研精六經尤善書札頗曉天文而不以留意身長八尺體貌朴素推誠不飾無造次辯論然潛識內敏丞相亮領益州命爲勸學從事亮卒周聞問即便奔赴尋詔書禁斷惟周以速行得達益部耆舊傳曰益州刺史董榮圖畫周像於州學命從事李通頌之曰抑抑譙侯好古述儒寶道懷眞鑒世盈虛雅明美迹終始是書我后欽賢無言不譽攀諸前哲丹青是圖嗟爾來葉鑒茲顯模）

何平叔慧心天悟容貌絕美每出遊行觀者盈路咸謂是神仙之類

嵇叔夜長七尺八寸偉容色土木形骸不加飾厲而龍章鳳姿天質自然正爾在群形之中便自知非常之器

魏陽元（魏舒已見）身長八尺二寸不修常人近事爲相國叅軍晉王每朝罷目送之曰魏舒堂堂人之領袖

陸平原兄弟初入洛見張茂先張問平原雲何以不來平原曰雲有笑疾恐公未悉故未敢俄而雲詣茂先茂先爲人多姿制又好以帛纏須雲見而大笑不

能自已

陸士龍好笑嘗著縗幘上船水中自見其影便大笑不已幾落水

王安豐形狀短小目甚清炤能視日不眩

衛洗馬（衛玠已見）總角時乘羊車入洛陽市見者咸曰誰家璧人

衛叔寶風神秀異其舅王武子嘗與同遊語人曰昨日吾與外甥共坐若明珠之在側朗然來照人

庾公道王尼非唯事事勝人布置須眉亦勝人我輩皆出其轅下（晉中興書曰王尼字孝孫洛陽覆沒避亂江夏王澄時爲荆州見之欣喜厚供

給之

庾太尉（庾亮已見）兄弟初渡江行路人有避雨者悉聚廳事上征西車騎（庾翼庾冰並已見）自譬遣之不肯去太尉新沐頭散髪高詠從閤內出向人奔迸走去莫有留者

諸人要阮光禄（阮裕）共詣林公阮曰欲聞其言惡見其面

桓宣武自以容姿風氣是司馬宣王劉越石之儔有以比王大將軍者意甚不平及北伐還於路中得一巧作老婢乃越石故妓一見桓便潸然而泣桓問其故荅曰公甚似劉司空桓大悅出外整理衣冠又呼問此婢婢云面甚似恨薄眼甚似恨小鬚甚似恨赤形甚似恨短聲甚似恨雌桓於是褫衣解帶惛然而臥不怡者數日

安公講僧常數百習彥威曾餉十梨值安開講安便於座中手自剖分梨盡人徧都無煩偏（釋道安習鑿齒並已見）

裴瓚風神高邁爲中書侍郎出入禁門見者肅然改容

謝晦美風姿善言笑眉目分明鬢髪如墨時謝混風鑒爲江左第一常與晦同在宋武帝前帝目之曰一時頓有兩玉人

謝景仁至性整潔居宇淨麗在坐輒唾左右人衣事畢聽一日澣濯故每欲唾左右爭來受之

有人詣謝益壽言向在劉丹陽坐見一客殊毛謝曰正是我家阿瞻

宋明帝姿貌豐潔與珪璧等質

王令明（王惠）嘗臨曲水風雨暴至座者皆馳散王徐起去姿制不異常日

王思遠（已見）立身簡潔客有詣之者覘知衣服垢穢方便不聽前形儀新楚乃與促膝及去之後猶令二人交帚拂其坐處

伏曼容風采韶秀宋明帝以方嵇叔夜命吳人陸探微畫叔夜像賜之（南史曰曼容字公儀平昌安丘人少篤學善老易倜儻好大言）

都水使者季珪之常曰見王思遠終日匡坐不妄言笑簪帽衣領無不整潔便憶丘明士見明士蓬頭散帶終日酣醉吐論縱橫唐突卿宰便復憶見王思遠言其兩反也

褚太宰（褚淵已見）美儀貌善容止俯仰進退咸有風則每朝會百僚遠國莫不延首宋明帝嘗歎曰褚淵能遲行緩步便持此得宰相時人以方何平叔

王景文（王彧已見）風姿爲一時之冠袁粲歎曰景文非但

風流可悅乃餔啜亦復可觀有客及識謝混者曰景文方謝叔源則爲野父矣粲惆悵曰恨眼中不見如此人（續世說曰宋孝武選侍中四人並以風貌王彧謝莊爲一雙阮韜何偃爲一雙）

張景胤（張敷已見）音儀詳緩與人別輒執手曰念相聞餘響久之不絕

張思曼（張緒已見）吐納風流聽者皆忘饑疲見者肅然如在宗廟

張思光（融）風止詭越坐常危膝行則曳步翹身仰首意制甚多隨例同行常稽遲不進

張長史（融）形貌短陋精神清澈王敬則見融革帶垂寬殆將至骼謂之曰革帶太急融曰既非步吏急帶何爲

梁武平建鄴朝士造之獨王亮王瑩等數人揖自餘皆拜謝景滌時年二十爲太子舍人亦長揖而已意氣閑雅瞻視聰明梁武帝目送良久謂徐勉曰覺此生芳蘭竟體（南史曰謝覽字景滌陳郡陽夏人父瀹爲太子詹事覽選尚齊錢唐公主仕梁爲吳興太守）

張都尉（張纘已見）年十七身長七尺四寸眉目踈朗神采爽發

何敬容公庭就列容止出人武帝雖衣浣衣而左右

衣必須整潔嘗有侍臣衣帶卷褶帝怒曰卿衣帶如繩欲何所縛耶敬容希旨故益鮮明常以膠清刷鬢衣裳不整伏牀熨之或暑月背爲之焦（南史曰何敬容字國禮弱冠尚齊武帝女天監中爲建安內史清公有美績守吏部尚書銓序明審號爲稱職歷官侍中）

劉顯將之尋陽朝賢設祖勝流畢集顯懸帛十疋約曰險衣來者以賞之衆人競改常服不過長短之間顯曰將有甚於此者既而周弘正著綠絲布袴軒昂而至折標取帛

陶隱居（弘景）身長七尺四寸神儀明秀朗目踈眉細形長耳雖在朱門閉影不交外物

徐孝穆目有青睛時人以爲聰慧之相

李諧形貌短小兼是六指因瘦而舉顧因跛而緩步因謇而徐言人謂李諧善用三短

李密目瞳子正方黑白明澈煬帝見之謂宇文述曰左仗下黑色小兒爲誰云是蒲山公李寬子密帝曰此小兒瞻視異常無令入衛

李特進（李嶠）體貌短小鼻口都無厚時議不以重祿待之

張九齡體弱有醞藉故事公卿皆搢笏於帶而後乘馬九齡獨常使人持之因設笏囊笏囊自九齡始帝

後每用人必曰風度能若張九齡乎

玄宗召李白見於便殿神氣高朗軒軒然若霞舉

路侍中風貌之美爲世所聞鎭成都日委政於孔目吏邉咸日以技樂自隨宴於江淮都人士女懷擲果之美又善巾裹蜀人見必效之後自剪紗巾之脚以異於衆閭巷有眩服修容者人必譏之曰爾非路侍中耶

朱泚之亂裴佶與衣冠數人佯爲奴求出城佶最寢陋自稱甘草門兵曰此數子定非人奴如甘草者不疑（劉昫唐書曰裴佶字弘正裴耀卿之孫能屬文𥛱冠舉進士德宗南狩奔詣行在拜拾遺佶清勁温敏所交皆當時第一流與鄭餘慶特相友善佶沒餘慶行朋友之服縉紳美之）

鄭畋文學優深器量弘恕美風儀神采如玉

崔遠文才清麗風神峻整當時目爲釘座梨言席上之珍也（劉昫唐書曰崔遠博陵安平人祖璵兵部侍郎父澹吏部侍郎遠仕至右僕射從昭宗東遷柳璨希朱全忠旨貶白州長史被害於白馬驛）

趙匡凝氣貌甚偉每整衣冠使人持巨鑑前後照之衣巾上微覺有塵即令持紅拂去之（五代史記曰趙匡凝字光儀蔡州人氣貌甚偉性方嚴喜自修飾頗好學問聚書數千卷爲政有威惠）

蘇東坡云梅二聖俞長身秀眉大耳紅額飲酒過百醆輒正坐高拱此其醉也

蘇端明平生寢卧時已就枕則安然不復轉動劉元城對賓客或宴居雖暗室常端坐略無欹仄至於終日

劉器之待制對客多默坐往往不交一談至於終日客意甚倦或請去輒不聽至留之再三有問之者曰人能終日危坐而不欠伸欹側蓋百無一二其能之者必貴人也以其言試人皆驗（東都事畧曰劉安世字器之大名人少師事司馬光既仕請於光曰願一言終身行之光曰其誠乎安世問其目曰自不安語始哲宗立光舉安世充館職除秘書省正字累官左諫議大夫後除名竄管峽州）

黃太史（庭堅）嘗言人心動則目動王介甫終日目不停轉

黃太史過范景仁終日相對正身端坐未嘗回顧亦無倦色景仁言二十年來胸中未嘗起一思慮不甚觀書若無賓客則終日獨坐夜深方睡雖兒曹歡呼咫尺皆不聞庭堅曰公却是學佛作家

呂居仁云米元章盥手用銀方斛瀉水於手已而兩手相拍至乾都不用巾拭

趙文敏公（趙孟頫已見）神觀煥爛容儀軒舉每一入朝則光映殿廷世祖常目送之語左右曰此神仙中人

倪雲林性好潔每盥頸易水數次冠服著時數十次

振拂齋閣前樹石常洗拭見俗士避去如恐浼

何氏語林卷之二十二

何氏語林卷之二十三

華亭何良俊元朗撰　并註

自新第十九

堯舜尚不能無過今之庸衆人廼曰我無過是果堯舜之弗若歟故人之遂其過乃至沒其身而不悔惜哉是以聖人重改過其稱顏子之好學曰不貳過又曰丘也幸苟有過人必知之嗚呼後之人有過而能自知又不難於自新亦庶幾孔子之徒矣

仇覽爲陽遂亭長好行教化有陳元凶惡不孝其母詣覽言元覽呼元誚責以子道與一卷孝經使讀之元深改悔到母牀下謝罪曰元少孤爲母所驕諺曰孤犢觸乳驕子罵母乞今自改母子更相向泣於是元遂修孝道後成佳士（范曄後漢書曰仇覽字季智一名香陳留考城人少爲書生淳默鄉里無知者年四十縣召補吏選爲亭長朞年稱大化）

賈淑性至險害邑里患之林宗遭母喪淑來修弔既而孫威直後至見林宗受惡人弔不進而去林宗遽追謝曰賈子厚誠實凶德然洗心向善仲尼不逆互鄉故吾許其進也後淑感悟終成善士

王藍田（述）性至狷急既躋重位每以柔克爲用謝奕嘗忿藍田極言罵之藍田回面著壁初不應之半日

奕去始復坐

蕭思話十許歲時未知書好騎屋棟打細腰鼓侵暴鄰曲莫不患之自後折節數年中遂有令譽

齊高帝有故吏竺景秀嘗以過繫作部高帝語荀伯玉卿比看景秀否荅曰數往候之備加責誚景秀言若許某自新則吞刀刮腸飲灰洗胃帝善其言乃釋之

到茂謙貲籍豪富厚自奉養宅宇山池京師第一妓妾姿藝皆窮上品才調流贍善納文遊庖厨豐腆多致賔客愛姬陳玉珠明帝遣求不與逼奪之以怨望下獄減死輸作尚方由是屏斥聲玩更以貶素自立（南史曰到撝字茂謙彭城武原人彥之之孫襲爵建昌公宋明帝立欲收物情以撝功臣之後擢爲太子洗馬仕齊至五兵尚書）

張延符（張充別見）少不拘檢肆意畋遊父思曼請假還吳始入西郭值延符正獵左手臂鷹右手牽犬遥望見思曼乃放鷹紲犬向舟而拜思曼曰一身兩役無乃勞乎延符跪對曰充聞三十而立今二十九矣請至來歲終身折節思曼曰若過而能改乃顏子矣明年番然易操尋師就學博覽古籍鬱爲名士

梁蕭恪爲雍州刺史委政群下賄賂公行客有江仲舉蔡蘧（薳一作）王臺卿庾仲容皆有蓄積人間歌曰江千萬蔡五百王新車庾大宅武帝續之曰主人憒憒不如客帝以示恪恪大慙乃折節學問所歷以善政稱（三國典畧曰蕭恪字敬則南平元襄王偉之子官雍州刺史）

魏甄琛舉秀才入都頗以奕棊廢日至通夜不止令蒼頭執燭或時睡頓則杖之奴曰郎君辭父毋仕宦若讀書執燭所不敢辭今乃圍棊日夜不息豈是向京之意乎琛悵然慙感遂詣赤彪許假書研習聞見日優（北史曰甄琛字思伯中山毋極人漢太保邯之後少敏悟閨門之內兄弟戲狎不以禮法自居拜中書博士遷諫議大夫時有所陳亦爲孝文知賞）

南唐元宗嗣位之初留心內寵宴私擊鞠略無虛日常乘醉命樂工楊花飛奏水調詞進酒花飛唯歌南朝天子好風流一句如是者數四上悟覆杯大懌厚賜金帛以旌敢言上曰使孫陳二主得此一句固不當有銜璧之辱翌日罷諸歡宴留心庶事圖閩弔楚幾致治平

術解第二十

夫術小數也然觀其變幻詭異有不可以理推者嗚呼亦神矣況君子學道苟至於精義入神則其妙又曷可勝窮耶

張平子作地動儀精銅以鑄其器圓徑八尺形似酒尊尊中有都柱旁行八道施關發機外有八龍首銜銅丸下設蟾蜍承之地或動則隨其方面一龍吐丸其機關巧制皆在尊中（范曄後漢書曰張衡字平子南陽西鄂人祖堪蜀郡太守衡少善屬文後遊太學遂通五經善機巧尤致思於天文陰陽歷筭之學）

蔡中郎（蔡邕已見）在陳留鄰人召中郎飲比往酒已酣客有彈琴於屏中郎至門潛聽之曰以樂召我而有殺心何也遂反將命者告主人以蔡君至門而去中郎素爲鄉邦所宗主人自起追問其故中郎具以告莫不憮然彈琴者曰我見螳蜋方向鳴蟬蟬將去而未飛螳蜋爲之一前一却吾心聳然唯恐螳蜋之失蟬也此豈爲殺心而形於聲者乎中郎笑曰此足以當之矣（范曄後漢書曰吳人燒桐以爨邕聞火烈聲知其良木因裁爲琴果有美音而尾猶焦時人名焦尾琴）

蔡中郎告吳人曰吾昔嘗經會稽高遷亭見屋椽竹東間第十六可以爲笛取用果有異聲（伏滔長笛賦序云柯亭之觀以竹爲椽邕取爲笛奇聲獨絕）

蔡文姬年六歲時父中郎於夜中鼓琴絃絕文姬曰第二絃中郎復故斷一絃以問之文姬言是第四絃並不差謬中郎云偶得之耳文姬曰吳札觀風知興亡之國師曠吹律識南風之不競由此觀之何足不知

蒲元性多奇思於斜谷口爲諸葛武侯鑄刀三千口刀成自言漢水鈍弱不任淬用蜀江爽烈是謂大金之元精命人於成都取江水蒲以淬刀言雜涪水不可用取水者捍言不雜蒲以刀畫水言雜八升取水者叩頭云於涪津覆水遂以涪水八升益之以竹筒納鐵珠滿中舉刀斷之應手虛落因曰神刀

管公明（管輅已見）過清河時適大旱太守問何當有雨公明曰今夕當大雨至日向暮了無雲氣衆人並譏嗤公明公明言樹中已有少女微風樹間陰鳥和鳴若少女反風陰鳥亂翔其應至矣須臾雲氣四起大雨傾注

嵇中散夜彈琴忽有一鬼著械來歎其手快曰君一絃不調中散與琴調之聲更清婉問其姓名不對當時疑其是伯喈後中散亡時亦被桎梏

吳未亡時恒有紫氣見牛斗間張司空聞雷孔章（雷煥）妙達緯象乃要宿問天文孔章曰惟斗牛之間有異氣是寶物也精在豫章豐城張遂以孔章爲豐城令至縣掘深二丈得玉匣長八尺開之得二劒其夕

斗牛氣不復見孔章乃留其一以一進於張劒至光曜煒曄煥若電發後張遇害此劒飛入襄城水中孔章臨亡戒其子恒以自隨後其子爲建安從事經淺瀨劒忽於腰間躍出忽見二龍相隨飛去

魏帝殿前大鍾不扣自鳴人皆震駭衆以問張茂先茂先曰此蜀郡銅山崩故鍾鳴應之耳尋蜀都上事如茂先言

葛稚川（洪）博聞深洽江左絶倫著述篇章富於班馬又精辯玄賾析理入微忽與廣州刺史鄧嶽疏云當遠行尋師剋期便發鄧得疏狼狽徃别而葛坐至日中兀然若睡視其顏色如生體亦柔軟舉尸入棺輕如空衣世以爲尸解仙去

郭景純（郭璞）明解卜筮永嘉中海内將亂郭投策歎曰黔黎將同異類矣便結親族十餘家南渡江居于暨陽

會稽賀思令善彈琴嘗夜坐月中臨風鳴絃忽有一人形貌甚偉著械有慘色在中庭稱善便與交語自云是嵇中散謂賀云卿下手極快但於古法未備因授以廣陵散賀遂傳之于今不絶

王大將軍（王敦已見）嘗坐武昌釣臺聞行船打鼓嗟稱其能俄而一槌小異王以扇柄撞几曰可恨時王應侍側曰不然此是回颿檛使視之云船人入夾口（世云敦善識鼓節則應識鼓又善於敦也　晉陽秋曰王應字安期含子也敦無子養爲嗣以爲武衛將軍用爲副貳伏誅）

于法開醫術明解嘗旅行暮投主人其家妻産而兒積日不墮法開曰此易治耳殺一肥羊食十餘臠而針之須臾兒下羊膋裹兒出（高逸沙門傳曰法開初以義學著名後與支遁有競故遁居剡縣更學醫術）

佛圖澄初詣石勒勒試以道術澄取鉢盛水燒香呪之須臾鉢中生青蓮花光色曜日（梁釋慧皎高僧傳曰佛圖澄西域人本姓帛氏少出家清眞務學誦經數百萬言善解文義與諸學士論辨疑滯皆闇若符契能役使鬼物以麻油雜燕脂塗掌千里外事皆徹見掌永嘉四年至東土欲立寺洛陽不果時石勒屯具葛陂杖策到軍門勒大信服）

佛圖澄妙通玄術常服氣自養能積日不食乳傍先有一孔圍四五寸通徹腹内有時腸從中出常以絮塞之夜欲讀書則拔去絮孔中出光一室洞明

鳩摩羅什（已見）嘗講經于草堂寺姚興及朝臣大德沙門千有餘人肅容觀聽羅什忽下高坐謂興曰忽有二小兒登吾肩慾障須婦人興乃召宮女進之一交而生二子

姚興謂鳩摩羅什曰大師聰明超悟天下莫二何可使法種少嗣遂以伎女十人逼令受之爾後不住僧房別立解舍諸僧效之什乃聚針盈鉢引諸僧語之曰若能見效食此乃可畜室耳因舉匕進針無異常食諸僧愧服乃止

庾道愍精于相木手板時山陽王休祐屢以言語忤顏色令人多愆以手板令道愍占之道愍曰此雖甚貴然令人多愆忤休祐以褚彥回詳密求換其板他日彥回侍明帝自稱下官帝性多忌甚不悅休祐具以狀言帝意乃釋（南史曰庾道愍潁川鄢陵人晉司空冰之玄孫有孝行頗能屬文少孤其母漂流交州及長求爲廣州綏寧府佐負擔冒險僅得自達尋求經年日夜悲泣嘗入村雨驟寄止一家有嫗負薪而還道愍心動訪之乃其母也於是行伏號泣聞者莫不揮淚仕齊至射聲校尉）

褚澄善醫李道念有冷疾五年澄曰汝病是食白瀹雞子過多取蘇一升令煮服之吐一物如升涎裹之乃是雞雛羽翅爪距皆見凡十三頭而病愈（南史曰褚澄字彥道褚彥回之弟也尚宋文帝女廬江公主拜駙馬都尉歷官清顯善醫術）

徐秋夫能醫嘗夜中有鬼呻吟聲甚悽愴秋夫問何須荅言其家在東陽患腰痛死雖爲鬼痛尤難忍請療之秋夫問云何厝法鬼請爲芻人按孔穴針之秋夫如言爲灸四處又針肩井三處設祭埋之明日見一人來謝忽然不見宋文帝云天下有五絕而皆出錢唐謂杜道鞠彈碁范悅詩褚欣遠模書褚胤圍碁徐道度療疾道度是秋夫子

徐之才善醫藥可稱神解嘗有一人患脚跟腫痛諸醫莫能識之才曰此蛤精疾也由乘船入海垂脚水中病者言實曾如此之才爲剖得蛤子二枚大如榆莢（張太素齊書曰徐之才字茂卿高平金鄉人五葉祖仲融隱於秦望山有道士過之求飲因留瓠蘆遺之曰習此子孫當以道術救世開視乃扁鵲鏡經一卷習之遂爲良醫父雄代傳其術號爲神明之才幼而俊發尤爲精敏仕梁爲豫章王鎮東常侍隨綜鎮彭城綜降魏之才走至呂梁爲魏所獲既羇旅以醫自業又諧隱滑稽王公貴人爭饋之稍遷散騎常侍）

齊梁間有薛伯宗善徙癰公孫泰嘗患背癰伯宗爲氣封之徙置齋前柳樹上明旦癰消樹邊便起一瘤如拳稍稍長大二十餘日瘤大膿爛出黃赤汁斗餘樹爲之痿損

嘗有人以骨爲刀子靶者五色紛錯文采異常徐之才見之曰此人瘤也問所得處云於古冢見髑髏額骨長數寸削視有文理遂用之其明悟如此

隋文帝將遷都夜與高熲蘇威二人定議庾季才旦日奏云臣仰觀玄象俯察圖記龜兆允襲必有遷都之議且漢營此城經今八百歲水皆鹹鹵不甚宜人

願爲遷徙計帝愕然謂頻等曰是何神也遂發詔施行

濟陽蔡仲熊禮樂博聞嘗謂人曰凡鍾律在南不容復得調平昔五音金石本在中土今既來南土氣偏陂音律乖矣人皆伏其言

樂人王令言妙解音律大業末煬帝將幸江都令言子當從忽於戶外彈胡琵琶作翻調安公子曲令言時卧室中聞之大驚蹶然而起曰變變急呼其子問曰此曲興自早晩其子言頃來有之令言歔欷流涕謂其子曰汝愼無從行帝必不返子問其故令言曰此曲宮聲往而不返宮者君也吾是以知之帝果於江都遇害

趙耶利善鼓琴貞觀初獨步上京嘗云吳聲清婉若長江廣流綿綿徐逝國士之風蜀聲躁急若激浪奔雷亦一時俊決（樂纂曰趙師字耶利天水人以琴道見重海内帝王賢貴靡不欽風舊錯謬十五弄皆削凡歸雅迷胡笳五弄譜弟子達者數人並當代翹楚卒于貞觀十年）

許胤宗仕陳爲新蔡王外兵參軍王太后病風不能言醫家告術窮胤宗曰餌液不可進即以黃芪防風煮湯數十斛置牀下氣如霧熏薄之是夕語

袁客師（袁天綱子名客師）嘗渡江叩舟而言曰舟中人鼻氣皆黑不可以濟餓有一男子跛足須直就舟客師曰貴人在吾可以濟矣江中風果大起幾覆而免跛男子是婁師德

太常鈌黃鍾鑄不能成李嗣眞居崇業里疑土中有之弗得其所道上逢一車有鐸聲甚厲嗣眞曰宮聲也市以歸振於空地若有應者掘之得鍾衆樂遂和（劉昫唐書曰李嗣眞滑州匡城人博學曉音律兼善陰陽推筭之術永昌中拜御史中丞爲來俊臣所陷配流嶺南）

章懷太子嘗作寶慶曲閱於太清觀李嗣眞謂道人劉槩輔儼曰宮不召商君臣乖也角與徵戾父子疑也死聲多且哀若國家無事太子任其咎俄而太子廢

葉法善居玄眞觀嘗有朝士詣之解帶淹留滿坐思酒忽有一美措傲睨直入稱麴秀才年二十餘肥白可觀笑揖諸公抗聲譁論良久暫起法善曰此子突入詞辯如此恐是魑魅俟其復至密以小劍擊之隨手墮於階下化爲瓶榼一座驚懾遽視乃醲醞也衆笑飲之其味甚佳咸曰麴生風味不可忘也（劉昫唐書曰葉法善括蒼人三代爲道士皆有攝養之術法善少傳符籙尤能厭劾鬼神顯慶中徵詣京師先天中封越國公）

僧一行長於術數所善王生其子殺人繫獄求救於一行一行曰吾以數推之近當有赦遣其徒授以布囊戒令其處廢園伺之有物當來其數七共捕之以囊攜來至晡時果有七豕入園盡獲之即寘於大甕中密覆封以太一泥朱書梵字誌之太史奏北斗忽不見帝以問一行曰莫若大赦帝從之其夕太史奏北斗復見如故（劉昫唐書曰一行姓張氏魏州昌樂人都督公謹之孫少聰敏博覽經史尤精曆象五行之學時道士尹崇博學先達素多墳籍一行詣崇借太玄經讀之數日還其書崇曰此書意指稍深吾尋之積年尚不能曉吾子試更研求何遽見還一行曰究其義矣因出所撰大衍玄圖及義決一卷示崇崇大驚因與談其奧賾甚嗟伏之謂人曰此後生顏子也由是大知名）

客以按樂圖示王右丞右丞徐曰此霓裳第二疊最初拍也客未然引工按曲乃信

涼州獻新曲玄宗御便坐召諸王觀讓皇憲曰曲雖佳然宮麗而不屬商亂而暴君卑逼下臣僭犯上發於忽微形於音聲播之詠歌見於人事臣恐一日有播遷之禍帝默然及安史之亂乃思憲審音（讓皇已見）

李龜年嘗至岐王宅聞琴曰此秦聲良久又曰此楚聲主人入問之則前彈者隴西沈妍後彈者楊州薛滿

李翺守廬江有重囚當刑引錄之此人哀鳴曰其有薄藝願於貴人前試之問之乃長嘯也因命釋械俄而清聲上徹雲漢公曰不謂蘇門之風出於赭衣之下可與孫阮同躅乎即赦其罪

李贊皇（李德裕已見）作相日有親知奉使京口贊皇曰金山泉楊子江中冷水各置一壺其人舉棹醉而忘之至石頭城方憶乃汲一瓶歸獻之李飲之曰江南水味大異頃歲此頗似建業石頭城下水其人謝過不敢隱

劉禹錫爲屯田員外郎時一僧有術數極精禹錫邀之至省方欲問忽報韋生在外禹錫令僧坐簾下出

接韋韋獻卷禹錫略省之意色殊倦韋去僧吁嗟良久曰某欲言員外心必不愜如何禹錫曰但言之僧曰員外後遷乃本行正郎然須待適來韋生知印處置禹錫大怒揖出不旬日貶官韋乃處厚相也後三十年在中書禹錫轉屯田郎中

晁文元公（迥）少聞方士之術凡人耳有靈響目有神光其後聽於靜中若鈴聲遠聞耆年之後愈覺清澈公名之曰三妙音一曰幽泉漱玉二曰清聲搖空三曰秋蟬曳緒

張僕射（齊賢）漕江南日以書薦王冀公（王欽若已見）於錢

希白錢時以才名獨步館閣適延一術士以考休咎不容通謁王蹋踏門下厲聲詬閽人術者遥聞之謂錢曰此不知何人若聲形相稱世無此貴者但恐形不副聲爾願延入使其一見希白召之冀公單微弢人神貌踈瘦舉止山野希白茂視之術者悚然側目睇視既退稽顙興歎曰人中之貴有此十全者希白戲曰都堂便有此等宰相乎術者正色曰公何言歟且宰相何時而無此君不作則已若作則天下富盛而君臣相得至死有慶而無弔不完者但無子而已希白曰他日當陶鑄吾輩乎術者曰恐不在他日願

公無忽後希白方爲翰林學士冀公已眞拜（東都事畧曰錢易字希白吳越國王倧之子十七舉進士言者以其輕俊黜之太宗語蘇易簡曰朕恨不與李白同時易簡曰有錢易者李白才也太宗喜曰若然當用唐故事召入禁林會盗起劒南不果眞宗朝擢知制誥遷翰林學士）

歐陽公嘗得一古畫牡丹叢下有一猫公未知其精麤以示吳正肅（吳育已見）正肅一見曰此正午牡丹也其花披哆而色燥此日中時花也猫眼黑睛如線此正午猫眼也凡帶露花則房斂而色澤猫眼早暮則睛圓正午則如一線耳人稱其善求古人之意

蔡君謨善別茶[illegible]安能仁院有茶生石縫間寺僧采造得茶八餅號石巖白以四餅遺君謨以四餅密遣人走京師遺王内翰禹玉歲餘君謨被召還闕訪禹玉禹玉命子弟於茶筒中選茶之精品碾待君謨君謨捧甌未嘗輒曰此極似能仁石巖白公何從得之禹玉未信索茶貼驗之乃服（東都事畧曰蔡襄字君謨興化軍仙游人爲著作佐郎時唐介以直言貶春州別駕襄言貶太重得改英州襄爲政清明以端明殿學士知杭州性嗜茶第其品目以爲譜）

賈師憲微時（賈似道已見）嘗出遊湖山小憩棲霞嶺一布衣道者睨視曰官人好自愛將來功名不在韓魏公下賈意其見侮既而醉博平康偶破其面他日復遇

道者頓足驚歎曰可惜可惜天堂已破必不能令終其後悉驗

女里安涅烈袞善識馬嘗行郊野見數馬跡指其一曰此奇駿也以己馬易之果然（遼史曰女里安涅烈袞逸其氏族補積慶宮人應曆初爲習馬不底以毋憂去一日至雅伯山見一巨人惶懼走巨人止之曰勿懼我地祇也葬爾毋於斯當速詣闕必貴女里從之累遷馬羣侍中）

李國用自北來杭（輟耕録曰國用登州人嘗爲卒遇神仙教以觀日之法能洞見肺腑世稱神明）傲岸陵物時貴咸敬之謝后諸孫有字退樂者設早饌延致國用至即據中位省幕官皆列坐不得其一言時趙文敏公在杭人稱爲七司戸與謝媚戚

屈來同飯文敏公風瘡滿面李望見即起迎語坐客曰我過江僅見此人耳瘡愈即面君異日官至一品名聞四海後皆如其言

李國用兼能望氣襄陽未破時世祖命即其軍中望氣行踰兩三舍即還奏曰臣見卒伍中往往有台輔氣襄陽不破江南不平置此人於何地未幾果下襄陽

吾子行（吾衍已見）妙解音律嘗有一人從豫章來以音律自高聞子行造之子行遍扣所列鍾鐃問之客言其音所屬語皆符合子行最後取東柱下鎛鍾擊之鎛形弇其音涵沍客審聽之曰宮乎子行笑曰宮當渾以圜此鬱勃不發非宮也而不比他音當是古棄鎛耳客乃服

巧藝第二十一

夫德成而上藝成而下藝非君子所先也然孔子曰游於藝又曰吾不試故藝至以博奕爲賢於無所用心則亦豈聖人之所廢哉余觀莊生言宋元君將畫圖一畫史後至儃儃然不趨受揖不立因之舍則解衣磐礴臝君曰是眞畫者也後世稱王維之畫爲天機所到嗚呼夫能遺人而後可以全於天是豈維藝哉進於道矣他如輪扁之輪郢人之斤庖丁之解牛皆所謂遺人以全天者也苟僅能執繩墨守塗轍而不失者是工徒之廝役也曷足以言藝哉

蔡中郎性沉審志好琴道嘉平中入清溪訪鬼谷先生故居山五曲曲有靈迹中郎每一曲制一弄三年曲成出呈馬季長王子師輩皆歎異之

漢世安平崔瑗瑗子寔（張懷瓘書斷曰崔瑗字子玉安平人曾祖纂父駰子玉官至濟北相文章蓋世善章草書師於杜度點畫之間莫不調陰陽袁昂評其書如危峯阻日孤松一枝王隱謂之草賢、羊愔能書人姓名曰瑗子寔字子眞官至尚書亦能草書）弘農張芝芝弟昶（羊愔能書人姓名曰弘農張芝字伯英高尚不仕善草書精勁絕倫家之衣帛必先書而後練臨池學書池水盡墨每書云匆匆不暇草書人謂爲草聖芝弟昶漢黃門侍郎亦能草今世云芝草者多是昶作也）並善草書而魏武亞之桓君山（桓譚已見）蔡伯喈（蔡邕）善音樂馮翊山子道王九眞郭凱（三人未詳）諸人善圍棋魏武皆與埒能

魏文帝善彈棋能盡其巧嘗云京師先工有馬合鄉侯東方安世張公子常恨不得與彼數子者對

魏文帝善擊劒嘗與征虜將軍劉勳奮威將軍鄧展飲宴鄧自言善有手臂習兵能空手入白刃因求與魏文對時酒酣耳熱方食芊蔗便以爲杖下殿數交三中其臂

晉世羊曇善唱樂桓子野善挽歌（二人已見）及袁山松作行路難曲時人謂之三絕（晉中興書曰山松陳郡人祖喬益州刺史父方平義興太守山松歷秘書監吳國內史孫恩亂見害）

羊敬元少便靜默美言笑善容止父不疑爲烏程令王獻之爲吳興太守羊時年十二王甚知愛之嘗夏月入縣羊著新絹裙晝寢獻之書裙數幅而去羊本工書因此彌善（竇蒙述書賦注曰羊欣字敬元太山人不疑子宋中散大夫與丘道護同受獻之筆法 張懷瓘書斷曰羊欣師資大令時多衆賢非無雲塵之遠若親承妙旨入於室者唯獨此公亦猶顏回與夫子有步驟之近檝若嚴霜之材婉如流風之雪驚禽走獸絡驛飛馳可謂王之蓋臣朝之元老沈約云敬元尤長於隸書子敬之後可以獨步時人云買王得羊不失所望）

衡陽王（義季）鎮京口戴顒衣野服爲王鼓琴並新聲變曲其三調遊絃廣陵止息之流皆與世異太祖聞之嘗曰吾東巡之日當宴戴公山也以戴好音常給正聲伎一部

宗敬微（測）善畫自圖阮籍遇蘇門於行障上坐臥對之又畫永業佛影臺皆爲妙作

羊玄保善奕棋何尚之亦雅好棋吳郡褚胤年七歲入高品及長冠絕當時胤父榮期與臧質同逆胤應從坐何尚之請曰胤奕棋之妙超古冠今魏犨犯令以才獲免父戮子宥其例甚多特乞與其微命使異術不絕上不許時人痛絕之

江左能棊人瑯琊王抗第一品吳郡褚思莊會稽夏赤松第二品赤松思速善於大行思莊思遲巧於鬭棊宋文帝世羊玄保爲會稽太守帝遣思莊入東與玄保戲因製局圖還於帝前覆之齊太祖嘗使思莊與王抗交賭自食時至日暮一局始竟上倦遣還省至五更方決抗睡於局後思莊達曉不寐或云思莊所以品第致高緣其用思深久人不能對

自漢時已有佛像而形制未工宋戴顒父子特善其事宋世子鑄丈六銅像於瓦官寺既成面恨瘦工人不能改顒曰非面瘦乃臂胛肥耳及減臂胛瘦患遂除

宋孝武賜何戢蟬雀扇乃顧景秀所畫同時吳郡陸探微顧彥先皆能畫歎其巧絕後齊高帝好畫扇戢因王晏獻之上令晏厚酬其意

劉瑱少有行業文藻篆隸丹青並爲當世第一瑱妹爲齊鄱陽王妃伉儷甚篤王爲齊明帝所誅妃追傷成疾醫所不療有陳郡殷蒨善寫人面與眞不別瑱令蒨畫王形像并圖王平生所寵姬共照鏡狀如欲偶寢瑱乃密使媼奶示妃妃視仍唾之因罵云故宜

早死於是恩情即歇病亦除差（蕭子顯齊書曰瑱字士温劉繪弟也善畫婦人時有滎陽毛惠遠善畫馬並爲當世第一瑱仕齊至義興太守）

蕭賁是竟陵王子良之孫有文才善書畫嘗於扇上圖山水咫尺之内便覺萬里爲遥矜慎不傳自娱而已

梁宣城王於東府起齋令顧野王畫古賢（陳書曰顧野王字希馮吳郡吳人祖子喬梁武陵王府參軍事父烜臨賀王記室以儒術知名野王七歲讀五經畧知大指九歲能屬文嘗制賦領軍朱异見而奇之十二隨父之建安撰地記二篇長而遍觀經史精記默識天文地理蓍龜占候蟲篆奇字無所不通爲臨賀王府記室宣城王爲揚州野王及瑯琊王褒並爲賓客後仕陳至黃門侍郎）王褒書賛（周書曰王褒字子深瑯琊臨沂人曾祖儉祖騫父規並仕南朝褒識量淹通博覽史傳除秘書郎蕭子雲特善草隷褒以姻戚去來其家遂相模範而名亞子雲並見重於時入周仕至開府儀同三司）時人稱爲二絶

鄭述祖聰敏有風檢爲先達所稱能鼓琴自造龍吟十弄云嘗夢人彈琴寤而寫得當時以爲絶妙

吳道玄傳神寫照如欲笑言

吳道玄嘗畫殿内五龍鱗甲飛動每欲大雨即生烟霧

玄宗忽思嘉陵江山水假吳生驛遞令往寫貌及回帝問之道玄云臣無粉本並記在心遣於大同殿圖之嘉陵江山水一日而就時有李將軍山水擅名亦畫大同殿數月方畢上曰李思訓數月之功吳道玄一日之跡各極其妙也（朱景玄唐朝名畫録曰李思訓開元中除衛將軍善畫品格高奇爲國朝山水第一）

玄宗召李思訓圖大同殿壁兼畫掩障數日因奏對上曰卿所畫掩障夜聞水聲眞通神之佳手也

王右丞（王維已見）畫思入神其山水平遠雲勢石色繪工以爲天機所到非學可及

何氏語林卷之二十三

何氏語林卷之二十四

華亭何良俊元朗撰　幷註

企羡第二十二

夫自賢者日損見人之賢者日益夫苟見人之賢企而望之常若不及則其進善寧有窮乎故曰好善優於天下不虛耳

趙文楚拜東海相道經滎陽縣令曹暠是文楚故孝廉迎路謁候文楚不爲留暠送至亭次望塵不及謂主簿曰趙君名重今過界不見必爲天下笑即棄印綬追至東海謁文楚畢辭歸（范曄後漢書曰趙咨字文楚東郡燕人少孤有孝行州郡舉孝廉不就後舉有道拜東海相在官清簡計日受奉視事三年以疾自乞徵拜議郎）

張楷除長陵令不至官隱居弘農山中學者隨之所居成市後華陰山南遂有公超市（范曄後漢書曰張楷字公超蜀郡成都人通嚴氏春秋古文尚書門徒常百人賓客慕之父黨夙儒造門車馬塡街徒從無所止貴戚之家皆起舍巷次以候過客往來之利楷疾其如此輒徙避之）

李元禮獨持風裁以聲名自高士有被其容接者名爲登龍門

郭林宗來遊京師當還鄉里送車千許乘李膺亦在焉衆人皆詣大槐客舍而別獨膺與林宗共載乘薄笨車上大槐坂觀者數百人引領望之眇若松喬之

在霄漢

庾徵君少給事縣庭郭林宗見而拔之勸遊學宮遂爲諸生傭後能講論自以卑第每處下坐諸生博士皆就讎問由是學中以下坐爲貴（范曄後漢書曰庾乘字世遊潁川鄢陵人徵辟並不起世號徵君）

郭林宗聲望顯重士爭歸之載刺常盈車

郭林宗嘗行陳梁間遇雨巾一角霑折二國學士著巾莫不折其一角云作林宗巾

荀慈明（荀爽已見）嘗就謁李元禮（李膺已見）因爲其御既還喜曰今日乃得御李君矣

孔北海（孔融已見）深重鄭康成（鄭玄已見）屣履造門告高密縣爲玄特立一鄉曰昔齊置士鄉越有君子軍皆異賢之意鄭君好學實懷明德昔太史公廷尉吳公謁者僕射鄧公皆漢名臣又南山四皓有園公夏黃公潛光隱耀世嘉其高皆悉稱公然則公者仁德之正號不必三事大夫也今鄭君鄉宜曰鄭公鄉昔東海于公僅有一節猶戒鄉人侈其門閭矧乃鄭公之德而無駟牡之路可廣開門衢令容高車號爲通德門（殷芸小說曰鄭玄在徐州孔文舉時爲北海相欲其返郡敦請懇惻使人繼踵又教曰鄭公久遊南夏今艱難稍平儻有歸來之思無寓人于室毀傷其蕃林木必繕治牆宇以俟還句及歸融告僚屬昔周人尊師）

（謂之尚父今可咸曰鄭君不得稱名也袁紹一見玄歎曰吾本謂鄭君東州名儒今乃是天下長者夫以布衣雄世斯豈徒然哉）

魏文帝大重虞仲翔仲翔在吳帝令設虛坐

山陽縣東北有嵇叔夜園宅後悉爲墟父老猶稱嵇公竹林（述征記曰山陽東北二十里魏中散大夫嵇康園宅悉爲田墟時有遺竹）

裴國寶（晉諸公贊曰裴瓚字國寶楷之子才氣爽儁終中書郎世說曰正始中人士比論以五荀方五陳八裴方八王以裴瓚方王敦）是裴叔則子風神高邁見者無不修敬特爲王萬子所重每從之遊（晉諸公贊曰王綏字萬子辟太尉祿不就年十九卒晉書曰萬子有美號而太肥戎令食糠而肥愈甚）萬子父安豐（王戎）謂之曰國寶初不來汝那得數往萬子曰國寶雖不知綏綏自知國寶

廣陵戴若思（戴淵已見）東南之美舉秀才入洛素聞周僕射名往候之終坐而出不敢顯其才辯

謝公少有美譽時多慕愛鄉人有罷中宿縣者還詣公公問其歸資荅云有蒲葵扇五萬公乃取其中者捉之京師士庶競市價增數倍

謝太傅能爲洛生詠謝本有鼻疾故其音濁名流愛其詠而弗能及恒以手捉鼻爲之

謝叔源誅後及宋武帝受禪謝晦言曰陛下應天受命登壇日恨不得謝益壽（謝混小字）奉璽紱帝亦歎曰吾甚恨之使後生不得見其風流

張新安（張鏡已見）少與顏光祿（延之）鄰居顏談議飲酒喧呼不絕新安靜翳無言聲後顏於籬邊聞其與客語設胡牀坐聽辭義清玄顏指謂坐賓曰此中有人由此不復酣叫

虞愿拜後軍將軍褚彥回詣之不值見其牀上積塵埃有書數卷彥回歎曰虞君之清乃至於此令人掃地拂牀而去（南史曰虞愿字士恭會稽餘姚人元嘉中爲湘東王國常侍明帝立以愿儒吏學涉兼蕃國舊恩除太常丞散騎常侍）

王仲寶作解散幘斜插簪朝野慕之相與倣效儉常語人曰江左風流宰相唯有謝安

何思澄（已見）終日造謁每宿豫作名紙一束曉便命駕朝賢無不悉狎所在命食有人方之婁護思澄欣然當之

任中丞（任昉已見）欲造阮居士（阮孝緒已見）而不敢甞至其兄履之許輙望而歎曰其室雖邇其人甚遠

元文若姿制閑裕吐發流靡瑯琊王誦見之未甞不心醉忘疲

魏尚書右丞高緯國子博士封軌素以方直自業宣武朝高肇擅國肇拜司徒日緯送迎往來軌竟不詣

羣綽顧視不見軌遽歸歎曰吾平生自謂不失規矩今日舉措不如封生遠矣

温子昇博覽百家文章清婉梁使張皐寫温文筆傳於江外梁武見之歎曰曹植陸機復生北土恨我辭人數窮百六

趙郡李渾嘗燕聚名輩詩酒正歡譁崔㥄後到一坐無復談話鄭伯猷歎曰身長八尺面如刻畫謦欬作洪鍾胷中貯千卷書使人那得不畏

李神儁晚年無子見崔瞻才學風流爲後來之秀語邢卲曰昨見崔㥄兒便爲後生第一我遂無此物使人傷懷

韋敬遠志在放逸不干世務薛仁友（裕）慕其恬靜數載酒候之談宴終日薛嘗謂親友曰大丈夫當聖明之運而無灼然文武之用爲世所稱雖復恓恓惶惶徒爲勞耳至如韋處士退不丘壑進不市朝怡然守道榮辱不及何其樂也

仲長子光隱居北渚凡三十年非其力不食王無功愛其貞素徙與相近

歐陽率更行見古碑（張懷瓘書斷曰歐陽詢字信本長沙汨羅人官至太子率更令善書筆力勁險篆體尤妙高麗國王愛其書遣使請焉神堯曰不意詢之書名遠播夷狄）是索靖

所書（羊惜能書人姓名曰燉煌索靖字幼安張芝姊之孫官至征南司馬善草書）駐馬觀之良久而去數百步復還下馬佇立疲倦則布毯坐觀因宿其下三日乃去

閻立本善畫（朱景玄唐朝名畫錄曰閻立本太宗朝官宰相畫入神品與兄立德齊名於世）至荊州見張僧繇舊迹曰定虛得名耳明日又往曰猶近代佳手明日又往曰名下定無虛士因坐臥觀之留宿其下（宣和畫譜曰張僧繇吳人天監中官右將軍以丹青馳譽于時嘗於金陵安樂寺畫四龍不點目睛謂點之則驤騰而去人以爲誕固請點之因爲落墨纔及二龍果雷電破壁徐視畫已失矣獨二龍未點睛者在焉世謂僧繇畫骨氣奇偉規模宏逸六法精備當與顧陸並馳爭先）

崔湜執政時年三十六嘗暮出端門下天津橋馬上賦詩曰春還上林苑花滿洛陽城張說見之歎曰文與位固可致其年不可及也

崔湜甚重陸象先太平公主謀引崔爲相崔曰陸象先人望宜幹樞近若不爾者湜敢辭主爲言之遂並知政事

倪若水爲汴州刺史時班景倩入爲大理少卿倪設餞于路因語之曰班生此行何異登仙

蘇司業毎謂當時名士曰僕不幸生於衰俗所不恥者識元紫芝（元德秀已見　杜工部集曰蘇源明天寶中守東平召爲國子司業禄山陷京師源明以病不受僞官肅宗復兩京擢考功郎中知制誥）

承

殷直清達於名理（摭言曰殷寅字直清陳郡人）自恨言理少對以未嘗面劉慎虛嘗想見其人

張嘉貞爲相閱堂按見宋璟危言切議未嘗不失聲歎息

蕭穎士嚴酷異常有一僕事之十餘年穎士每加箠楚輙百餘不堪其苦人或激之使去其僕曰我非不能他從所以遲留者特愛慕其博奧耳（李亢獨異志曰穎士常使一傭僕名杜亮）

獨孤郁是權相壻歷掌綸誥有美名憲宗嘗歎曰我女壻不如德輿女壻

秦系客泉州南安有九日山系結廬其上系亡後南安人猶思之爲立小亭號其山爲高士峯

段文昌有別業在廣都縣之南龍華山嘗杜門力學於此俗稱之爲段公讀書臺

杜舍人弱冠成名制策登科名振京邑嘗與同輩城南遊覽至一寺有禪僧擁褐獨坐與之語玄言妙旨咸出意表問杜姓字又問修何業傍人以累捷誇之顧而笑曰皆不知也杜歎訝因題詩曰家在城南杜曲傍兩枝仙桂一時芳禪師都未知名姓始覺空門意味長（劉昫唐書曰杜牧字牧之司徒佑之孫好讀書攻詩爲文嘗自負經緯才畧爲湖州刺史）

（入拜中書舍人）

文宗嘗戚戚不樂一日幸三殿東亭見横廊架巨軸上指謂畫工程修巳曰此開元東封圖也命内臣懸於東廡下上舉玉如意指張說輩歎曰使吾得其中一人則可見開元之理

寇萊公出入宰相三十年不營私第處士魏野贈詩曰有官居鼎鼐無地起樓臺暨萊公南遷時北使至内宴宰執使者與坐歷視諸相語譯者曰孰是無地起樓臺相公（王聖塗澠水燕談録曰陜右處士魏野與蒲中李瀆俱有高節以吟詠相善野於東郊鑿土室方丈蔭以修竹泉流其前曰樂天洞）

范文正貶饒州朝廷方治朋黨士大夫莫敢往別王待制獨扶病餞於國門大臣責之曰君何自陷朋黨王曰范公天下賢者質何敢望之若得爲范公黨人公之賜質厚矣聞者歎服（東都事畧曰王質字子野旦猶子也以蔭補太常寺太祝知荆南府爲政有惠愛召爲史館修撰拜天章閣待制）

黄魯直晚年懸東坡像於室中每早衣冠薦香肅揖甚敬或以同時聲名相上下爲問則離席驚避曰庭堅望蘇公門弟子耳安敢失其序

紹聖中用蔡京之請置元祐黨籍刻石禁中時尚書省國子監亦有石刻國子監有無名子以朱大題其

碑上曰千佛名經

東坡自海外歸毘陵病暑著小冠披半臂坐船中夾運河千萬人隨觀之坡顧語坐客曰莫看殺我否

陳無已（已見）與晁以道俱學文於曾子固無已晚得詩法於黃魯直他日二人論文以道曰吾曹不可負曾南豐旣而論詩無已曰吾此一瓣香須爲山谷道人燒也（昭德先生郡齋讀書志曰晁說之字以道文元公玄孫少慕司馬溫公爲人自號景迂生年未三十蘇子瞻以著述科薦之紹聖中除中書舍人以論不合去國）

唐侍御以論錢尚書去國同朝送之館學爲空孝宗知之歎曰遂爲唐氏百年口實（周公瑾癸辛雜識曰唐仲友之父侍御堯封孝廟時以禮部侍郎除副端有直聲嘗論錢尚書左遷小龍）

施聖與嘗使金親王至不肯退班一時稱其有守後金使至闕問館伴云師點今居何官館伴宇文价於班列中指聖與示之金使恍然曰一見正人令人眼明（宋史曰施師點字聖與上饒人弱冠遊太學司業高宏稱其文深醇有古風官給事中假學士使金致命金廷立班旣定相儀者以親王至命師點退位師點屹立相儀者請數四師點正色曰班立已定尚欲何爲不肯少動在廷相顧駭愕不敢後以爲請使還有言其事於上上嘉歎不已）

承暉生自富貴居家頗類寒素常置司馬光蘇軾像於書室曰吾師司馬而友蘇公（金史曰承暉字維明好學淹貫經史五經皆經師授講守力行不爲虛文累官中都留守元兵至中都失守仰藥而死）

趙文敏公（趙孟頫已見）以程鉅夫薦起家爲郎及鉅夫爲學士承旨求致仕去文敏代之先往拜其門而後入院時人以爲衣冠盛事

寵禮第二十三

何良俊曰今郡縣不請士宰相不俛眉之日久矣昔孔子當春秋間齊魯陳衛之君聘問接轍其道雖不得大行然不可謂不知之也世猶悲其不遇使生於今之世苟非守章句擢甲科曾不得與士之最下者齒安望其若此哉三代之風邈哉邈矣東漢猶有徒見二千石不如一逢掖之言或者東漢去古未遠夫以秦檜之當國猶能優一陸士規時宋室雖季非無多聞懿實之士柰何其所禮者特文華浮競之徒卒之挾勢黷賄而後之不欲下士者遂爲口實夫天道下濟而光明上不下交世漸否塞徒使有志之士憤慨盈襟嗚呼斯豈特在上者之過哉

趙元叔舉郡上計到都（華嶠後漢書曰趙壹字元叔漢陽西縣人體貌魁梧身長九尺美須豪眉望之甚偉恃才倨傲爲鄉里所擯後屢抵罪幾至死友人救得免乃作刺世疾邪賦以舒其怨憤曰伊五帝之不同禮三王亦又不同樂數極自然變化非是故相反駮德政不能救世溷亂賞罰豈足懲時清濁春秋時禍敗之始戰國愈復增其荼毒秦漢無以相踰越乃更相其怨酷寧計生民之命唯利己而自足于兹迄今情僞萬方佞諂日熾剛克消亡舐痔結駟正色徒行嫗媀名勢撫拍豪強偃蹇

（反俗立致咎殃捷懾逐物日富月昌渾然同惑孰溫孰涼邪夫顯進直士幽藏原斯瘼之攸興實執政之匪賢女謁掩其視聽兮近習秉其威權所好則鑽皮出其毛羽所惡則洗垢求其瘢痕雖欲竭誠而盡忠路絕嶮而靡緣九重既不可啓又群吠之狺狺安危亡於旦夕肆嗜慾於目前奚異涉海之失柂積薪而待燃榮納由於閃榆孰知辨其蚩妍故法禁屈撓於勢族恩澤不逮於單門寧饑寒於堯舜之荒歲兮不飽暖於當今之豐年秉理雖死而非亡違義雖生而匪存有秦客者乃爲詩曰河清不可俟人命不可延順風激靡草富貴者稱賢文籍雖滿腹不如一囊錢伊優北堂上抗髒倚門邊魯生聞此辭繫而作歌曰勢家多所宜咳唾自成珠被褐懷金玉蘭蕙化爲芻賢者雖獨悟所困在群愚且各守爾分勿復空馳驅哀哉復哀哉此是命矣夫）時司徒袁逢受計（范曄後漢書曰袁逢字周陽曾祖安祖京父湯累世三公而逢以寬厚篤信著稱於時官至司空卒）計吏數百皆拜伏庭中莫敢仰視趙獨長揖逢望而異之令左右讓之曰下郡計吏而揖三公何也趙曰昔酈食其長揖漢王今揖三公何詎怪哉逢斂衽下堂延置上坐顧語坐客曰此漢陽趙元叔也朝臣莫有過之者吾請爲諸君分坐

皇甫度遼解官歸鄉（范曄後漢書曰皇甫規字威明安定朝那人官度遼將軍與太常張奐然明太尉段熲紀明並知名顯達稱爲涼州三明）時有以貨得鴈門太守者書刺投謁度遼臥不時起既入見問卿前在郡食鴈美乎有頃白王節信在門度遼驚據而起衣不及帶屣履出迎援手入坐極歡而別時人爲之語曰徒見二千石不如一逢掖（范曄後漢書曰王符字節信安定臨涇人少好學與馬融竇章張衡崔瑗友善安和之後世務游宦更相薦引符獨耿介不同於俗以此不得升進志意蘊憤隱居著書三十餘篇名潛夫論）

李元禮恒以疾不送迎賔客積二十日乃一通客惟陳仲弓來輙乗輿出門迎之

禰正平年未及冠而孔文舉已踰五十相與爲爾汝交（張隲文士傳曰禰衡有逸才少與孔融交時衡未滿二十而融已五十敬衡才秀忘年殷勤）

邴根矩（邴原已見）在魏爲東閣祭酒太祖北伐三郡還住昌國宴士大夫酒酣太祖曰孤反鄴中諸君必來迎今日明旦度皆至其不來者獨有邴祭酒耳頃之而根矩先到門下通謁太祖大驚喜攣履而起迎謂根

矩曰賢者誠難測度孤謂君將不能來乃遠自降屈誠副饑渴之懷

王仲宣初入長安蔡中郎見而奇之時蔡才學顯著貴重朝廷常車騎填巷賔客盈座聞仲宣在門倒屣迎之仲宣至年既幼弱容狀短小一坐盡驚蔡曰此王公孫有異才吾不如也吾家書籍文章盡當與之（魏志曰王粲字仲宣山陽高平人曾祖龔祖暢父謙皆有名漢世粲避亂依荆州劉表表以粲貌寢而體弱通侻不甚重也表卒勸表子琮歸太祖太祖辟爲丞相掾典畧曰粲才既高辯論應機鍾繇王朗等雖各爲魏卿相至於朝廷奏議皆閣筆不能措手）

劉南郡（劉肇）貽王濬沖筒中細布五十端爲司隸所

糾以知而未納故得不坐然議者猶少之帝謂諸人曰以戎之爲行豈懷私苟得者正當不欲爲異耳

謝幼輿爲王大將軍長史（謝鯤已見）王平子時在敦坐見幼輿清談無倦唯歎謝長史可與言都不眄敦

王孝孫初爲護軍府兵士（晉書曰王尼字仲孫城陽人本兵家子寓居洛陽卓犖不羈初入洛詣東海王越不拜越問其故尼曰公無宰相之能是以不拜因數之言甚切）時泰山胡毋彥國與瑯琊王澄北地傅暢中山劉輿潁川荀邃河東裴遐（五人並已見）（晉陽秋曰劉輿字慶孫中山人有豪俠才筭善交結爲范陽王虓所暱虓薨太傅召之大相委仗用爲長史）共齎羊酒詣門邀孝孫門吏疏名呈護軍護軍驚曰諸名士何得持羊酒來孝孫時以給府中養馬諸人入就馬廄下與孝孫炙羊飲酒醉飽而去竟不見護軍護軍大驚即與孝孫長假

王丞相常懸一麈尾著帳中後殷中軍來乃取之與中軍曰今以遺汝

明帝嘗引紀思遠於廣室慨然憂天下言社稷之臣欲無復十人如何因屈指曰君便其一紀議擬辭避帝曰方欲與君善語復何事謙挹（晉書曰紀瞻字思遠丹陽秣陵人祖亮吳尚書令瞻少以方直知名才兼文武朝廷稱其忠亮雅正以久病去官不聽加散騎常侍王敦作逆帝使謂之曰卿雖病但爲朕卧護六軍所益多矣）

桓宣武取羅君章（羅含已見）爲別駕以廨寺諠雜非靜黙所居乃於城西小洲上更立茅屋竹果蔭宇伐木爲牀織葦爲席布衣蔬食宴若有餘

謝萬與太傅共詣簡文萬來無衣幘可前簡文曰但前不須衣幘即呼使入萬著白綸巾鶴氅裘履板而前共談移日

王仲祖病劉真長爲稱藥荀令則爲量水

荀令則爲征北將軍褚公（褚裒）長史既到褚公謂參佐曰荀生資逸群之氣將有沖天之舉諸君宜善事之

王東亭當之吳郡就汰公道人宿別晡許府家往庵棺寺設幔屋竟一寺東亭至汰公爲設豆藿糜汰公自啖一大甌東亭難汰公遂強進半甌須臾東亭行帳設名飲食果炙畢備汰公都無所啗

王敬仁有異才時賢皆重之（王脩已見）王右軍在郡迎敬仁叔仁輙同車常惡其遲後以馬迎敬仁雖風雨亦不以車也（周祗隆安記曰王蘊字叔仁小字阿興父濛司徒左長史風流標望蘊爲鎮軍將軍亦得世譽）

王甲從北來詣謝公公問北方何果最勝甲云桑椹最好公問可比江東何果甲云是黃柑之流公曰君

乃爾妄語甲不欲受妄語之名乃買駿馬候熟時馳取數十枚奉公公食之以爲美語甲曰此味乃江東所無君何近比黃柑即引甲爲賓客

車武子與吳隱之（已見）皆以寒素博學知名武子又善於賞會當時每有盛坐而武子不在皆云無車公不樂謝公游集之日常設席待之（續晉陽秋曰車胤字武子南平人父育郡主簿胤少爲王胡之所知及長風姿美劭幾悟敏率桓溫在荊州取爲從事一歲至治中）

蕭思話從太祖登鍾山北嶺中道有磐石清泉上使於石上彈琴因賜以酒謂曰相賞有松石間意（沈約宋書曰蕭思話南蘭陵人孝懿皇后弟子也涉獵書傳能隷書解音律便弓馬官至鎭西將軍）

宋太祖嘗曰人仕宦非唯須才然亦須運命每有好官缺我未嘗不先憶羊玄保

羊玄保善奕棋棋品第三太祖與賭郡戲勝以補宣城太守

王高麗年十四五時四月八日在彭城佛寺中戲謝混一見以檳榔贈之執王手語曰王郎謝叔源可與周旋否

羊敬元嘗詣謝領軍（混）謝拂席改服然後見之時康樂在坐退告宣遠曰望蔡（謝混襲封望蔡侯）見羊欣遂易衣改席由此益知名

廬陵王（義眞）聰明愛文義而輕動無德業與陳郡謝靈運琅琊顏延之沙門慧琳（弘明集何承天曰冶城慧琳道人作白黑論）並周旋異常都督徐羨之嫌其暱狎過甚嘗使范晏從容戒之義眞曰靈運空疎延之隘薄魏文帝云鮮能以名節自立者但性情所得未能忘言於悟賞故與之遊耳

王蒨玉（王球已見）除尚書僕射素有脚疾常還家卧不時入直江夏王（義恭）啓宋文帝曰王球誠有素譽頗以物外自許端任要切或非所長帝曰誠知如此要是時望所歸昔周伯仁終日飲酒而居此職蓋所以崇

素德也遂見優容後以白衣領職

新安王子鸞豫章王子尚嘗詣曇濟道人於八公山道人設茶茗子尚味之曰此甘露也何云茶茗焉

王僕射（王儉已見）高自標位常自比漢李膺時人呼儉府爲入芙蓉池嘗用庾杲之爲衛軍長史謂人曰昔袁公作衛軍欲用我爲長史雖不獲就要是意向如此今亦應須我輩人也

柳惔與兄悅小時齊名王僕射一日造世隆宅世隆謂爲詣己及至門唯求悅與惔遣謂世隆曰賢子俱有盛才一日見顧今故報禮若仍相造似非本意恐

年少寬人（南史曰柳世隆長子悅字文殊少有清致位中書郎次子惔字文通好學工文尤曉音律少與兄悅齊名仕至尚書左僕射）

范尚書（范雲已見）大武帝十三歲嘗侍宴帝謂臨川鄱陽王曰（南史曰臨川名宏鄱陽名恢武帝二弟也）我與范尚書少便親善申四海之敬今爲天下主此禮遂革汝宜代我呼范爲兄二王下席拜與雲同車還省

孔休源爲晉安王長史（梁書曰孔休源字慶緒會稽人晉尚書沖八世孫沖即愉之世父休源從沈驎士受經梁臺建與劉之遴同爲太學博士當時以爲美選後爲晉安王長史加金紫光祿大夫）王深相倚仗嘗於齋中別施一榻云此是孔長史坐（續世說曰昭明太子亡後召休源入宴居殿與群公參定謀議立晉安王爲太子公卿珥貂插筆奏決於休源前休源怡然無愧時人名爲兼天子）

孔休源來都寓止少府孔登舍范侍中（雲）到少府登謂詣已拂筵整帶備水陸之品范停箸命休源休源命取其常膳正有赤倉米飯蒸鮑魚范食休源食都不舉主人之饌高談竟日同載還家

陶貞白隱茅山武帝每有征討大事輒先以咨訪月中常有數信時人謂爲山中宰相

到溉山池有奇礓石長一丈六尺梁武賭得之即迎置華林宴居殿前移石三日都下傾城縱觀時謂之到公石

盧辨素重寇儁待以師友之禮每閑暇輒詣儁燕語彌日恒云不見西安君煩憂不遣

後周寇儁明帝與之同席而坐顧問洛陽故事儁身長八尺鬚鬢皓然容止端詳音韻清朗帝不覺屢爲之前膝及儁辭還帝親執其手曰公年德俱尊朕所欽向乞言之事所望於公宜數相見以慰虛想即以御輿令於帝前乘出

高熲在隋文帝朝任寄隆重當時莫比（隋書曰高熲字昭玄勃海蓨人明敏有器局隋文帝知熲習兵事用爲府司録及受禪拜尚書左僕射封勃海郡公）呼爲獨孤而不名（北史曰熲父賓仕東魏大統中棄官奔西魏獨孤信引爲僚佐賜姓獨孤氏）帝

嘗語之曰伐陳之役人云公反朕已斬之君臣道合非青蠅可間也將軍盧賁等前後短熲於帝皆被疎絀因謂熲曰獨孤猶鏡也每被磨瑩皎然益明

李德林每贊平陳之計隋高祖以馬鞭南指曰待平陳之後會以七寶莊嚴公

張沛在同州時任正名爲録事劉幽求爲朝邑尉沛奴下諸官而獨呼二公爲劉大任大若平常之交

張嘉貞免歸鄉里御史張循憲採訪河東薦嘉貞材堪憲官則天召見垂簾與之語嘉貞奏曰臣以草萊得謁九重是千載一遇只尺之間如隔雲霧竟不覩

日月恐君臣之道有所未盡則天遠令捲簾

中宗於立春日內出綵花賜近臣時武平一應制詩最美中宗云平一年雖最少文甚警新悅紅蕋之先開訝黃鶯之未囀循還吟咀賞歎兼懷令更賜花一枝以彰其美所賜學士花令插頭上平一左右交插因舞蹈拜謝時崔日用乘酣飲欲奪平一所賜花上於簾下見之謂平一曰日用何爲奪卿花平一跪奏曰讀書萬卷從日用滿口虛張賜花一枝學平一終身不獲上及侍臣大笑因更賜酒一杯當時歎美（唐詩紀事曰武平一名甄以字行武后時畏禍隱嵩山中宗雖宴豫常因詩規戒然不能卓然自引去明皇時終亦彼讁雖讁而名不衰）

明皇在便殿甚思姚元崇論時務時七月十五日苦雨不止泥濘盈尺上令待制者擡步輦召學士來時元崇爲翰長中外榮之

肅宗夜坐地爐燒二梨以賜李泌潁王恃恩固求上不許曰汝飽食肉先生絕粒何乃爭耶（李鄴侯家傳曰時諸王請聯句潁王曰先生年幾許顏色似童兒信王曰夜抱九仙骨朝披一品衣一王曰不食千鍾粟惟飡兩顆梨上曰天生此間氣助我化無爲）

蕭茂挺父旻以莒丞抵罪潁士往訴於府佐張惟一惟一曰旻有佳兒吾以旻獲譴不憾乃平宥之

楊綰在代宗朝恩遇甚厚綰時有疾每引見延英特許扶入綰亡後帝語侍臣曰天不使朕致太平何奪我楊綰之速

德宗狩山南道路險澁與從官相失夜召陸贄不得帝驚且泣詔軍中得贄者賞千金久之上謁帝喜見顏問太子以下皆賀

韋綬在翰林（劉昫唐書曰韋綬德宗朝爲翰林學士貞元之政多參決於內署綬所議多合中道然畏慎致傷晚多心疾故不極其用）德宗嘗至其院韋妃從幸會綬方寢學士鄭絪欲馳告之帝不許時適大寒帝以妃蜀纈袍覆而去（唐詩紀事曰鄭絪字文明善屬文所交皆天下名士憲宗初拜相四年罷絪守道寡欲所居不爲烜赫事以篤實稱）

白尚書姬人樊素善歌小蠻善舞年既高邁而小蠻方豐豔因爲楊柳詞以託意曰一樹春風萬萬枝嫩於金色軟於絲永豐坊裏東南角盡日無人屬阿誰及宣宗朝國樂唱是詞上問誰詞永豐在何處左右具以對遂因東使命取永豐柳兩枝植於禁中（摭言曰白樂天去世大中皇帝以詩弔之曰綴玉聯珠六十年誰教冥路作詩仙浮雲不繫名居易造化無爲字樂天童子解吟長恨曲胡兒能唱琵琶篇文章已滿行人耳一度思卿一愴然）

牛奇章帥維揚日杜牧在幕中杜夜間微服狎遊公以街子數輩潛隨以防不虞後杜以拾遺召公以縱

逸爲戒杜始隱諱公取一篋示杜皆街子輩報帖言杜書記平善

柳公綽在山南時牛僧孺罷相鎮江夏公綽具戎容於郵舍候之軍吏以漢上地高於鄂疑公綽禮太過公綽曰奇章纔離台席方鎮重宰相是尊朝廷也竟以戎容見之

令狐綯在翰林日夜對禁中帝命以乘輿金蓮華炬送還院吏望見以爲天子來俄傳呼曰學士歸院

和魯公梁貞明三年在薛廷珪下第十三人及第後魯公知舉獨愛范魯公（質）文語范曰君文合在第一輒屈居第十三人用傳老夫衣鉢時以爲榮（五代史記曰和凝字成績鄆州須昌人累遷翰林學士知貢舉所取皆一時之秀漢高祖時拜太子太傅封魯國公唐故事知貢舉者所放進士以已及第時名次爲重凝舉進士時第五後知舉選范質爲第五質位至宰相封魯公皆與凝同當時以爲榮）

王元之謫黃州日時蘇易簡知舉適放榜易簡奏曰禹偁翰苑名儒今乞以全榜諸生送於郊外上從其請

錢文僖（惟演）守西都謝希深歐陽永叔同在幕下一日游嵩山自潁陽歸暮抵龍門香山俄而雪作登石樓望都城各有所懷忽於烟靄中有車馬渡伊水來既至則文僖遣廚傳歌妓至傳公語曰山行良佳少留龍門賞雪無遽歸也其高曠愛才如此（周煇清波雜志曰思公既貶漢東王文康公曙代爲留守一日訶幕客多遊責曰君等自比寇萊公何如萊公尚坐奢縱取禍況其下者衆不敢對永叔取手板起立曰萊公之禍不在杯酒在老不知退耳時文康年已高爲之動四座偉之）

范蜀公（鎮）每對客尊嚴靜重言有條理客亦不敢慢易獨敬重蘇子瞻子瞻來則掀髯鼓掌旁若無人

陸士規布衣工詩秦檜喜之嘗挾秦書干臨川守饒遺不滿意升堂嫚罵守懼以書白秦自解秦怒陸甚陸請見不出然猶令其子小相見之問其近作陸誦其黃陵廟一絶云東風吹草緑離離路入黃陵古廟西帝子不知春又去亂山無主鷓鴣啼小相入誦之秦吟賞再四即命請見待之如初

元仁宗拜趙文敏爲學士承旨眷之甚厚常呼其字而不名

有人言國史所載不宜使趙孟頫知帝曰趙子昂世祖皇帝所簡拔朕優以禮貌置在館閣典司述作傳之後世此屬呶呶何也俄賜鈔五百錠語侍臣曰中書每言國用不足必持而不與其以普慶寺別貯鈔給之

趙承旨或累月不至官帝以問左右皆謂其年老畏寒帝特敕御府賜貂鼠裘

傷逝二十四

夫死生去來特旦暮耳而昔人傷之無乃幾於怛化耶杜輔玄有言共陰而息尚有將別之悲窮轍以遊亦興中途之歎况情之所鍾正在我輩往而不返能無傷乎若氣機廻環逝川不息固當知之濠上耳

龔勝死（漢書曰龔勝字君賓楚人王莽徵之不食而死）楚父老來弔哭甚哀既而歎曰薰以香自燒膏以明自煎嗟哉龔生竟夭天年非吾徒也（徐州先賢傳曰楚老者彭城之隱人也）

范巨卿（謝承後漢書曰范式字巨卿山陽金鄉人一名氾少尚節義游學京師同業有長沙陳平子與式未相見被病將亡謂其妻曰范巨卿烈士可託死吾歿後以尸埋巨卿戶前裂素爲書以遺巨卿時式出行適還省書愴然向墳揖哭以爲死友營護平子妻兒身自送喪於臨湘未至四五里委素書於柩上哭別而去其兄弟尋求不復見）與張元伯爲友（范曄後漢書曰張劭字元伯汝南人與范巨卿交二人告歸鄉里式謂元伯曰後二年當還將過拜尊親見孺子焉共剋期日後期至元伯具以白母請設饌候之母曰千里結言爾何相信之審耶對曰巨卿信士必不乖違母曰若然當爲爾醞酒至日巨卿果到升堂拜飲盡懽而別）後元伯寢疾同郡郅君章殷子徵晨夜省視元伯臨盡歎曰恨不見吾死友子徵曰吾與君章盡心於子是非死友復欲誰求元伯曰若二子者吾生友耳山陽范巨卿所謂死友也元伯尋卒范忽夢見元伯玄冕垂纓屣履而呼曰巨卿吾以某日死當以爾時葬永歸黄泉子未我忘豈能相及范怳然覺寤悲歎泣下范時爲郡功曹具告太守請往奔喪便具服投其葬日范未及到而喪已發引柩不肯前其母撫之曰元伯豈有望耶遂停移時見有素車白馬號哭而來其母云是必范巨卿也巨卿既至叩棺言曰行矣元伯死生異路永從此辭會葬千人皆爲揮涕范執紼引柩喪乃得前

陳蕃竇武爲中官所害郭林宗哭之于野慟既而歎曰人之云亡邦國殄瘁瞻烏爰止不知于誰之屋

徐孺子（徐穉已見）前後爲群公所辟雖不就有死喪萬里赴弔常預炙雞一隻以一兩綿漬酒日中曝乾以裹雞徑到所赴冢隧外以水漬綿使有酒氣升米飯白茅爲籍以雞置前醊酒畢留謁即去不見喪主（皇甫謐高士傳曰徐穉仁讓聞於天下黄瓊辟公府不詣黄死穉負笈徒步三千里到瓊墓致酹）

蔡中郎死縉紳諸儒莫不流涕鄭康成（鄭玄已見）聞而歎曰漢世之事誰與正之

孔北海（孔融已見）與蔡中郎（蔡邕已見）素厚中郎亡後有虎賁士貌類於蔡北海每酒後引與共坐曰雖無老成人且有典刑

魏文帝（曹丕已見）愛楊德祖（楊修已見）才美德祖誅後帝追憶之德祖嘗以寶劒與文帝帝後佩之告左右曰此楊修劒也

樓玄到廣州密求虞仲翔故宅處徘徊躑躅哀歎悽愴不能自勝

陸士衡士龍與弟耽同時遇害叅軍孫惠歎曰不意三陸相携亂朝一朝湮滅道業淪喪痛酷之深荼毒難言國喪儁望悲豈一人其爲州里悼痛如此

潘安仁與石季倫同刑東市石謂潘曰天下殺英雄卿復何爲爾潘曰俊士塡溝壑餘波來及人

衛洗馬亡謝幼輿哭之慟曰棟梁折矣何得不哀

荀中郎亡後（荀羨已見晉中興書曰荀令則鎮淮陰時年二十八中興方伯未有如羨之少者石季龍死胡中人亂羨移鎮下邳撫納降附甚得衆心卒年三十八）穆帝歎曰荀令則王敬和（晉中興書曰王洽字敬和丞相導第三子累遷吳郡內史爲士民所懷徵拜中領軍尋加中書令年二十六卒）相繼凋落股肱腹心將復誰寄

王東亭亡後桓敬道與會稽王道子書曰元琳神情朗悟經史明徹風流之美公私所寄忽爾喪失歎悼之深豈惟風流相悼而已

王文度與竺法師友善（高逸沙門傳曰竺法深不知其俗姓蓋衣冠之胤道徽高扇譽播山東值永嘉亂投迹楊土居止京邑內持法綱外允具瞻弘道法師也以業慈清淨而不耐風塵考室剡東二百里岬山同遊十餘人高棲浩然支道林宗其風範與高麗道人書稱其德行年七十九終于山中）每共論幽明報應便要先死者當報其事後經年王忽見法師來云貧道已死罪福皆不虛唯當勤修道德以升濟神明耳言訖不見王亦尋沒

羊曇少爲謝太傅所知（晉書曰羊曇者泰山人知名士也爲謝公所愛重）太傅亡後羊輟樂彌年行不由西州路嘗因石頭大醉扶路唱樂不覺至州門左右白曰此西州門羊悲感不已以馬策叩扉詠曹子建詩曰生存華屋處零落歸山丘慟哭而去

范蔚宗謀逆被繫上有白團扇甚佳送曄令出詩賦美句曄攬筆書曰去白日之昭昭襲長夜之悠悠上爲循覽悽然（沈約宋書曰范曄字蔚宗順陽人也少好學爲高祖相國掾稍遷太子詹事坐謀反誅）

宗少文（宗炳已見）妻羅亦有高情與少文協趣羅亡後少文哀之過甚既而輟哭尋理悲情頓釋謂沙門慧堅曰死生之分未易可達三復至教方能遺哀

王曇首亡文帝臨慟歎曰王詹事所疾不救國之衰也中書舍人周赳侍側曰王家欲衰賢者先殞帝曰直是我家衰耳

張思曼亡後從弟融齎酒於靈前酌酒慟哭曰阿兄

風流頻盡

齊豫章王亡梁武哀痛敕王元長（融）爲銘王作銘曰半岳摧峯中河墜月帝流涕曰此正吾所欲言

劉孝陵爲太子中庶子俄而病卒（南史曰劉遵字孝陵彭城安上里人祖勔贈司空父悛散騎常侍孝陵清雅有學行工屬文仕至太子中庶子）太子與其從兄孝儀令曰賢從弟中庶孝友淳深立身貞固内含玉潤外表瀾清言行相符終始如一文史該富琬琰爲心辭章辨博玄黃成采既以鳴謙表性又以難進自居昔者三友此寔其人及弘道下邑未申善政而能使人結去思野多馴翟此亦威鳳一羽足以驗其五德（南史曰劉潛字孝儀祖勔父繪孝儀幼孤與諸兄弟相勗以學並工屬文孝綽嘗曰三筆六詩三即孝儀六即孝威也）

王威明（王規已見）亡後昭明與湘東王書曰王威明風韻遒正神峯標映千里絶迹百尺無枝實俊人也一爾過隙永歸長夜金刀掩鋩長淮絶涸去歲冬中已傷劉子今茲寒孟復悼王生俱往之傷信非虚説（梁書曰蕭繹字世誠封湘東王後即大位爲世祖孝元皇帝）

到長史亡昭明與晉安王令曰明北兗到長史遂相係淍落傷怛悲惋不能已已去歲陸太常殂歿今茲二賢長謝陸生資忠履貞氷清玉潔文該四始學遍九流高情勝氣貞然直上明公儒學稽古淳厚篤誠立身行道始終如一儻値夫子必升孔堂到子風神開爽文義可觀當官莅事介然無私皆海内之俊乂東序之秘寶此之嗟惜更復何論但遊處周旋並淹歲序造膝忠規豈可勝説幸免祇悔實二三子之力談對如昨音言在耳零落相仍皆成異物每一念至何時可言天下之實理當惻愴近張新安又致物故其人文筆弘雅亦足嗟惜隨弟府朝東西日久尤當傷懷也人物零落特可傷惋屬有今信乃復及之（梁書曰蕭綱字世纘昭明母弟也封晉安王後即大位爲太宗簡文皇帝）

梁簡文爲侯景幽縶題壁自敘云有梁正士蘭陵蕭世纘立身行道終始如一風雨如晦雞鳴不已弗欺暗室豈況三光數至於此命也如何（三國典畧曰簡文爲侯景所幽作連珠曰吾聞道行則五福俱奏運閉則六極所鍾是以麟出而悲豈唯孔子途窮則慟寧止嗣宗）

孫右軍（孫瑒已見）亡後江總爲其誌銘後主又題銘後四十字遣左民尚書蔡徵宣敕就宅鐫之其詞曰秋風動竹烟水驚波幾人樵徑何處山阿今時日月宿昔綺羅天長路遠地久雲多功臣未勒此意如何時論咸以爲榮

崔浩誅後駐琴爲之素服受鄉人弔唁歎曰崔公既

死誰能更容駐夸

咸陽王窮極驕奢姬妾數十意尚不已後以叛誅宮人爲之歌曰可憐咸陽王柰何作事悞金牀玉几不能眠夜蹋霜與露洛水湛湛彌岸長行人那得渡其歌流傳江表北人在南者雖至富貴弦歌奏之莫不灑泣（北史曰咸陽王禧魏獻文皇帝子也）

盧元明與頴川王由友善忽夜夢由攜酒就之言別賦詩及明憶其十字云自茲一去後朝市不復遊元明歎曰由性不狎俗旅寄人間乃今有夢又復如此必有他故經三日果聞由爲亂兵所害

夏侯夬好酒（北史曰夏侯夬字元廷魏驃騎將軍道遷子也性好酒）與南人辛諶庾遵江文遙終日遊聚酣飲之際恒相謂曰人生局促何殊朝露坐上相看先後之間耳脫有先亡者當於良辰美景靈前飲燕儻或有知庶共爲樂及夬亡後三月上巳諸人相率至夬靈前酹酒爾日天陰室中微闇咸見夬在坐衣服形容不異平昔時執杯酒似若獻酬但無語耳

裴伯茂嗜酒踈傲以傷性致殞殯於家園友人常景李渾王元景盧元明魏季景李騫等十許人於墓旁致酒設祭哀哭涕泣一飲一酬曰裴中書魂而有靈知吾曹也乃各賦詩一篇李騫以魏收亦與之友寄以示收收時在晉陽乃同其作論敘伯茂云臨風想玄度對酒思公榮時人以伯茂性誕傲謂收詩頗得事實（北史曰裴伯茂河東聞喜人魏冀州刺史徽之後也學涉群書文藻富贍釋褐奉朝請後爲廣平王文學加中軍大將軍）

柳匡道博涉群書辭彩雅贍與弘農楊素友善柳卒素誄之曰山陽王弼風流長逝頴川荀粲零落無時修竹夾池永絶梁園之賦長楊映沼無復洛川之文其爲士友痛惜如此（北史曰柳弘字匡道河東解人少聰頴工草隸辭彩雅贍與弘農楊素爲莫逆交除内史上士）

唐太宗語房梁公（房玄齡已見）曰以銅爲鏡可正衣冠以古爲鏡可知興替以人爲鏡可明得失朕嘗寶此三鏡用防己過今魏徵殂逝遂亡一鏡矣

杜如晦亡後帝嘗賜房玄齡黃銀帶語之曰昔如晦與公同輔朕今獨見公因泫然流涕曰世傳黃銀鬼神所畏更取金帶遣玄齡送其家

岑文本從太宗伐遼至幽州卒太宗撫之流涕其夕聞警皷之聲曰文本殞逝情深惻怛今宵夜警所不忍聞命停之

元魯山亡族弟道州（元結已見）哭之至慟或曰子哭無乃

過哀道州曰若知禮之過而不知情之至

朱梁末帝唐莊宗納其妃郭氏許收葬末帝殷鵬作誌文警句云七月有期不見望陵之妾九嶷無色空餘泣竹之妃聞者爲之悽然

雷宣徽頗涉道書因讀史廢書流涕曰功名者貪夫之鉤餌橫戈開邊枝劍討叛死生食息之不顧及其死也一棺戢身萬事都已悲夫（東都事畧曰雷有終同州郃陽人殿中御史德驤子也以父任爲萊蕪尉有平賊功授保信軍留後契丹入冦眞宗幸澶淵有終赴援威聲甚震召拜宣徽北院使）

江鄰幾云（宋史曰江休復字鄰幾開封陳留人强學博覽爲文淳雅尤善於詩喜琴奕飲酒不以聲利爲意爲藍田尉騎驢之官每據鞍讀書至迷失道嘗獻所著書召試集賢校理與蘇舜欽遊坐預進奏院祠神會落職監蔡州商稅）胡翼之凶訃至京錢公輔學士與太學生徒百餘人詣興國戒壇院舉哀又自陳師喪給二日假近時無復此事（五朝名臣言行録曰胡瑗字翼之與孫明復石守道同讀書泰山攻苦食淡終夜不寢十年不歸得家問見有平安二字即投之澗中不復展讀以范文正薦官太常博士學者稱爲安定先生）

蘇子瞻云昔劉原父酒酣誦陳季弼告陳元龍語（陳矯語已見言語篇中）因仰天太息此自原父舒其胷中磊塊之氣吾嘗作詩云平生我亦輕餘子晚歲人誰念此翁記原父語也原父没尚有貢父在每與語強人意今

復死矣何時復見此俊傑人乎

東坡初入荆溪有樂死之語繼而抱疾稍革徑山老惟琳來候坡曰萬里嶺海不死而歸宿田里有不起之憂非命也耶然死生亦細故爾後二日將屬纊聞根先離琳叩耳大聲曰端明勿忘西方坡言西方不無但箇裏著力不得語畢而終

彭器資久在侍從剛明正直朝野推重晚娶宋氏有姿色器資承順惟恐不及後出守九江病中忽索紙筆大書云宿世寃家五年夫婦從今以後不打這鼓投筆而逝（宋史曰彭汝礪字器資饒州鄱陽人舉進士第一神宗用爲監察御史漢陽軍吳處厚得蔡確安州詩上之傅會解釋以爲怨謗諫官交章請治之汝礪曰此羅織之漸也數上䟽論列落職知徐州初汝礪論呂嘉問事與確異趣徙外十年後治嘉問他獄以不阿執政坐奪二官至是又爲確得罪人以此益賢之）

自昔名公下世太學生必相率至佛宮薦悼王荆公薨太學録朱朝偉作薦文以公好佛其間多用佛語

東坡訃至京師王定國及李豸皆有䟽文張耒時知潁州聞坡卒出俸於薦福禪寺修供以致師尊之哀乃遭論列責房州別駕

元祐黨籍皆一時名賢逮宣和中往往多在鬼録獨劉器之范德孺二公在未幾器之訃至晁以道對賓

客誦南嶽新摧天柱峰之句至哽咽不得語客皆抆睫以道徐曰耆哲凋喪殆盡緩急將柰何客曰世未嘗乏材前輩雖有殄瘁之感安知無後來之秀以道曰人材於世譬如名方靈藥之於病世之集名方儲靈藥者多矣然不肯先疾而備至於疾既彌留始閱方書而治藥材不如見成湯劑爲應所須而取効速也時坐客無不深味其言

何氏語林卷之二十五

華亭何良俊元朗撰　幷註

任誕第二十五

世所謂任誕其孔門狂者之流與昔孔子傳道不得中行而思其次曰必也狂狷乎豈不以狂者志意高遠易於入道耶自東漢尚清名好爲詭激之行魏晉以來又喜言莊老一時如嵇阮輩以率情任性爲得大道之本其後阮孚謝鯤之徒咸共祖述浸以成風觀其脫落禮教不持名檢固多可非然能皭然塵埃之表舉天下不足迴其顧則豈流俗所能庶幾乎柰何世無孔子莫爲折中以斯人而卒於狂也惜哉

第五伯魚自以久宦不達將家屬客河東變名姓自稱王伯齊載鹽往來太原上黨所過輒爲糞除而去陌上號爲道士親友故人莫知其處（已見第五倫）

戴叔鸞少便誕節（後漢書逸民傳曰戴良字叔鸞汝南慎陽人曾祖遵平帝時御史王莽篡位稱病歸鄉家富尚俠食客常三四百人時人爲之語曰關東大豪戴子高良少誕節母喜驢鳴常學之以娛樂焉）居母喪時兄伯鸞居廬啜粥非禮不行叔鸞食肉飲酒哀至乃哭而二人俱有毀容或以問叔鸞子之居喪禮乎叔鸞曰禮所以制情佚情苟不佚何禮之論夫食旨不甘故致毀瘠之實若味不存口食

之可也論者不能奪

晉文帝（司馬子上已見）大親愛阮嗣宗恒與談戲任其所欲不迫以職事阮嘗從容言曾遊東平樂其土風願得爲東平太守文帝即從其意阮騎驢徑到郡至則壞府舍諸壁障使內外相望敎令清當十許日便復乘驢去

阮嗣宗能爲青白眼見禮俗之士以白眼對之時阮有毋喪嵇喜來弔阮作白眼喜不懌而退喜弟康聞之乃齎酒挾琴造焉阮大悦遂見青眼

阮嗣宗任情縱誕不拘檢節時兵家女有才色未嫁而死阮初不識其父兄徑往哭之盡哀而還

阮嗣宗嗜酒荒放露頭散髮裸袒箕踞其後貴游子弟阮瞻王澄謝鯤胡毋輔之之徒皆祖述於籍謂得大道之本故去巾幘脫衣服宣露醜惡同於禽獸甚者名之爲通次者名之爲達

嵇叔夜性巧好鍛宅有一柳樹甚茂乃激水環之夏月居其下鍛

劉伯倫以宇宙爲狹常乘鹿車攜一壺酒使人荷鍤隨之曰死便埋我（名士傳曰劉伶字伯倫沛郡人肆意放蕩土木形骸遨遊一世竹林七賢論曰伶處天地間悠悠蕩蕩無所用心嘗與俗士相牾其人攘袂而起欲必築之伶和其色曰雞

劭豈足以當尊奉其人不覺廢然而返）

王安豐（王戎已見）頴脫不持儀形好乘巴賨馬雖爲三司率爾私行巡省田園不從一人自以手巾插腰（竹林七賢論曰戎故吏多大官相逢輒下道避之）

王孝孫早歲喪妻有一子貧無居宅惟畜露車有牛一頭每行輒使御之暮則共宿車上常歎曰滄海橫流處處不安也（王尼已見）

謝幼輿鄰家高氏女有美色謝嘗挑之女投梭折其兩齒時人爲之語曰任達不已幼輿折齒謝聞之傲然長嘯曰猶不廢我嘯歌

光孟祖避難渡江欲投胡毋彥國初至值彥國與謝鯤阮放畢卓羊曼桓彝阮孚散髮裸袒閉室酣飲已累日孟祖將排戶守者不聽孟祖便於戶外脫衣露頭於狗竇中窺之而大叫彥國驚曰他人決不能爾必我孟祖遽呼入與飲時人謂之八達

畢茂世爲吏部郎常飲酒廢職比舍郎釀熟茂世因醉夜至其甕間取飲掌酒者以盜執而縛之郎往視乃畢吏部也遽釋其縛茂世遂引主人宴於甕側取醉而出（晉中興書曰畢卓字茂世新蔡人少傲達爲胡毋輔之所知溫嶠素知愛卓請爲平南長史

胡毋彦國至湘州爾時三伏中彦國坐正衙摇扇視事其子子光從容顧語曰彦國復何爲自貽伊戚（晉陽秋曰彦國子謙之字子光）

胡毋彦國子謙之醉與父語常呼父字彦國亦不怪一日窺彦國厲聲曰彦國老年不得爲爾將令我尻背東壁彦國遂呼入與共飲酒

成公子安（成公綏已見）妙解音律嘗當暑承風而嘯泠然成曲

周伯仁正有姊喪三日醉姑喪二日醉大損資望每醉諸公常共屯守

周僕射（周顗）與王公及朝士共詣尚書紀瞻宅觀妓紀有愛妾能爲新聲周於衆中欲通其妾露其醜穢顏無怍色

周僕射在中朝時能飲酒一石及過江雖日醉每稱無對偶有舊對從北來周遇之欣然乃出酒二石共飲各大醉及周醒使視客已腐脇而死

宋褘是石崇妓綠珠弟子有國色善吹笛後在晉明帝宮帝疾患危篤群臣進諫請出宋褘時朝賢悉見帝曰卿諸人誰欲得者衆人無言阮遥集時爲吏部尚書對曰願以賜臣帝卽遣出與之

阮遥集爲安東參軍蓬髮飲酒不以王務嬰心後拜散騎常侍性既好飲頻以金貂換酒爲有司所糾帝置不問

王丞相辟謝仁祖（謝尚已見）爲掾到府通謁丞相以謝有勝會語謝曰人謂君能作鴝鵒舞一坐盡傾寧有此理不謝言佳便著巾幘而舞丞相令坐者撫掌擊節謝俯仰在中旁若無人

劉承胤少有淹雅之度王庾温諸公素與周旋聞其至共載看之劉倚被囊了不與三人言神味亦不相酬俄頃賓退王庾甚怪此意温曰承胤好賄新下必有珍寶當有市井事令人視之果見向囊皆珍玩正與胡父詣賈

謝仁祖開率穎秀辯悟絶倫脱略細故不爲流俗之事小時好著刺紋袴

謝鎮西（謝尚已見）酒後於槃案間爲洛中市肆工鴝鵒舞甚佳

謝鎮西著紫羅襦據胡牀在大市佛圖門（樓）上彈琵琶作大道曲

羅友少有美韻不持檢節好伺人祠往乞餘食雖營署市肆不以爲羞時在桓公府桓責之曰君太不遠

須食何不就身求乃至於此友傲然不屑荅曰就公乞食今乃可得明日已復無桓大笑之（晉陽秋曰羅友字它仁襄陽人好學嗜酒不持節檢在桓溫府以家貧乞祿溫以其非治民才許而不用後同府人有得郡者溫送別友至晚問之荅曰昨奉教旨首旦出門中路逢一一鬼大見揶揄云只見汝送人作郡何不見人送汝作郡民回還以解不覺成淹緩之罪溫雖笑其滑稽心頗愧焉後以爲襄陽太守舉其宏綱不存小察甚爲吏民所安）

王中郎（王坦之已見）以圍棋爲手談故其在哀制中祥後客來方幅會戲

王佛大（王忱已見）性嗜酒醉輒經日自號上頓故今世人猶稱大飲爲上頓

王佛大自恃才氣放酒誕節慕王平子之爲人婦翁嘗有慘王乘醉弔之婦翁慟哭王與賓客十許人連臂被髮裸身而入繞之三匝而出

袁山松衿情秀遠妙解音樂舊有行路難曲辭頗疎質山松好之乃爲文其辭句婉其節奏每因酣醉歌之聽者無不流涕

顧長康衿伐過實諸年少因相稱譽以爲戲弄嘗爲散騎常侍與謝瞻連省夜於月下長詠自云得先賢風致謝每遥賛之長康彌自力忘倦謝將眠語槌脚人令代已長康不覺有異遂申旦而止

陶淵明嘗九日無酒宅邊東籬下菊叢中摘盈把坐俄望見一白衣人至乃是王弘送酒得便酣飲

陶靖節在家郡將候陶値其酒熟取頭上葛巾漉酒漉畢還復著之

陶淵明爲彭澤令公田三百畒悉令吏種秫稻妻子固請種秔乃使二頃五十畒種秫五十畒種秔

顏光祿（延之）先爲劉柳功曹在尋陽與淵明交欵後爲始安郡經過日造淵明每往必酣飲致醉臨去留二萬錢與淵明淵明悉送酒家稍就取酒

謝康樂因父祖之資生業甚厚奴僕既衆義故門生數百鑿山浚河功役無已尋山陟嶺必造幽峻巖嶂千重莫不遍歷登躡常著木履上山則去前齒下山去其後齒嘗自始寧南山伐木開逕直至臨海從者數百人臨海太守王琇驚駭謂是山賊徐知是靈運乃安（沈約宋書曰靈運要琇更進琇不肯靈運贈詩曰邦君難地險旅客易山行靈運後在會稽亦多徒衆驚動縣邑）

劉穆之小時家貧誕節不持檢操常往妻江氏家乞食多見侵辱不以爲耻一日食畢求檳榔江氏兄弟戲之曰檳榔消食君乃常饑何忽須此及穆之爲丹陽尹召江氏兄弟食令廚人以金柈貯檳榔一斛進

之

王敬弘爲尚書僕射關署文案初不省讀嘗豫聽訟上問以疑獄敬弘不對上變色問左右何故不以訊牒副僕射敬弘曰臣乃得訊牒讀之政自不解

王敬弘夫人是桓南郡女兄敬弘性愛山水求爲天門太守及之郡南郡遣信要其過巴敬弘至巴陵謂人曰靈寶正當欲見其姊我不能爲桓氏贅壻乃遣別船送妻往江陵彌年不迎山郡無事恣其遊適

顏延之好酒踈誕恒與物忤見殷景仁劉湛（二人並已見）專當要任意甚不平常言天下之務當與天下共之豈一人之智所能獨了辭甚激揚每犯權要常語劉曰吾名器不升當由作卿家吏（南史曰延之小時經爲湛父劉柳後將軍主簿）

顏延之不能取容當世宋文帝傳詔召之頻不肯詣常日但入酒店裸袒挽歌了不應對他日醉醒入見帝帝問以諸子才能延之曰竣得臣筆測得臣文奐得臣義躍得臣酒何尚之因問誰得卿狂荅曰其狂不可及

謝超宗恃才使酒多所凌忽嘗以應對忤旨出爲南郡王中軍司馬人問曰聞有新命定是何府謝荅曰不知是司馬爲是司驢既是驢府政應爲司驢（蕭子顯齊書曰超宗恃才使酒爲齊高帝黃門郎在省常醉上召見問北方事超宗曰虜動來二十年矣佛出亦無如之何以忤旨出爲南郡王中軍司馬）

袁尹（袁粲已見）在郡時詩酒自適不以物務經心每杖策逍遙當其意得悠然忘反郡南一家頗有竹石袁率爾步往不通主人直造竹所嘯詠自得主人出語笑歘洽俄車騎羽儀至方知是袁

袁尹踈放好酒嘗步屧白楊郊野間道遇一士人便呼與酣飲明日此人謂被知遇詣門求通袁曰昨日飲酒無偶聊相邀爾勿復爲煩

謝長史性通脫會意便行嘗預樂遊苑宴不得醉而還因詣道邊酒壚停車褰幔與車前三騶對飲觀者如堵謝處之自若（南史曰謝幾卿靈運之曾孫超宗子也十二補國子生齊文慧太子自臨策試謂王儉曰幾卿本長玄理今以經義訪之儉承旨發問幾卿辨釋無滯文慧大稱賞焉儉謂之曰謝超宗爲不死矣及長博學有文梁天監中至左光祿長史）

謝長史庾左丞既免官二人志意相得並肆情誕縱或乘露車歷遊郊野既醉則相與執鐸挽歌不屑物議（南史曰庾仲容字子仲潁川鄢陵人祖徽之父漪仲容幼孤爲叔父泳所養及長杜絕人事專精篤學晝夜手不輟卷吏部尚書徐勉擬泳子晏嬰爲宮僚泳泣曰兄子幼孤人才麄可願以晏嬰所忝回用之勉許焉轉仲容太子舍人）

謝長史在省署時夜著犢鼻褌與門生登閤道飲酒酣呌達曙

張思光與弟寶積俱詣太祖思光於御前放氣寶積謝曰臣兄觸忤宸扆上笑而不問須臾食至思光排寶積不與同食上曰何不與賢弟共食思光曰臣不能與謝氣之口同餐（張寶積已見）

蕭侍中（蕭琛已見）性通脫常自解竈事事畢餕餘便陶然致醉

陳暄文才俊逸而沉湎過度兄子秀致書止之暄荅曰速營糟丘吾將老焉（南史曰暄兄子秀常憂暄飲酒過多致書於暄友人何胥冀其諷諫暄與秀書曰見汝書與孝典陳吾飲酒過差吾有此好五十餘年昔吳國張公亦稱就嗜吾見張公時已六十自言引滿大勝少年吾今所進亦勝於往日老而彌篤唯吾與張季舒耳吾方與此子交歡地下汝欲夭我此志耶昔阮咸阮籍同遊竹林宣子不明斯言王湛能玄言巧騎武子呼爲痴叔何陳留之風不嗣太原之氣巋然翻成可怪吾既寂寥當世朽病殘年產不異於顏原名未動於卿相若不日飲醇酒復欲安歸汝以飲酒爲非吾以不飲爲過昔周伯仁渡江唯三日醒吾不以爲少鄭康成一日三百盃吾不以爲多吾嘗譬酒猶水也可以濟舟亦可以覆舟故江諮議有言酒猶兵也兵可千日而不用不可一日而不備酒可千日而不飲不可一飲而不醉美哉江公可與論酒矣汝驚吾墜車侍中之門陷地武陵之第遍匝朝野自言憔悴丘也幸苟有過人必知之吾平生所願身沒之後題吾墓云陳故酒徒陳君之神道若斯志意豈避南征之不復賈誼之慟哭者哉何水曹眼不識盃鐺吾口不離瓢杓汝寧與何同日而醒與吾同日而醉乎政言其醒可及其醉不可及也）

齊神武欲用李元忠爲僕射文襄言其常醉不可委以臺閣其子搔聞之請元忠節飲元忠曰我言作僕射不勝飲酒樂爾愛僕射宜勿飲酒（李百藥齊書曰李元忠趙郡平棘人勸齊神武建義拜侍中雖處要任不以物務干懷唯以聲酒自娛大率常醉家事大小了不關心園庭羅種果藥親朋尋詣必留連宴賞披彈攜壺遨遊里閈每言寧無食不可使我無酒阮步兵吾師也孔少府豈欺我[illegible]中書令復求太常卿以其有音樂而多美酒）

胡倫許（胡叟已見）不治產業常苦饑貧然不以爲恥養子蝢蛉以自給養每至貴勝之門恒乘一牸牛敝韋袴褶作布囊容三四斗飲噉醉飽便盛所餘餅肉以付蝢蛉見車馬榮貴者視之蔑如也不以經意

王無功性簡放不喜拜揖兄通知其誕縱不嬰以家事鄉族慶弔婚冠不與也

房玄齡嘗送葬出定鼎門際晚且饑有鬻蒸餅者與同行數人共食久之房素不持錢鬻者逼取直房曰乞你頭銜我右臺御史也可隨取直時賞其放逸

崔顥有美名李邕欲一見開館待之顥至[illegible]首章曰十五嫁王昌邕叱起曰小兒無禮不與接而去（劉昫唐書曰崔顥有俊才而無士行累司勳員外郎）

崔顥好蒲博飲酒及游京師娶妻擇有貌者稍不愜意即去之前後如此數四

賀知章晚節尤加誕放遨嬉里巷自號四明狂客又稱秘書外監

韓朝宗爲山南採訪（柳子厚先友記曰韓會字朝宗昌黎人善清言有文章名最高然以故多謗至起居郎貶官卒）謂孟浩然深閑詩律寘諸周行必詠穆如之頌因入奏挾與俱行先揚于朝約日引謁會浩然有故人至劇飲歡甚或言與韓公約不當後期浩然叱曰業已飲矣身行樂耳遑恤其他遂畢飲不赴

杜司徒（杜佑已見）在維揚日嘗語賔幕曰我致政後著一麁布襴衫跨小馬入市看盤伶傀儡足矣後致政果

如其言諫官疏言三公不合入市公曰此自吾意正欲爾

陽城與二弟約凡吾所得俸入汝可度吾家有幾口月食米幾何買薪菜鹽凡用幾錢先具之餘悉以送酒家無留也

元微之廉問浙東有劉采春自淮甸來容色莫比元與歎狎遂留浙河七年因醉題東武曰因循歸未得不是憶鱸魚盧侍郎簡求戲曰丞相雖不爲鱸魚爲好鏡湖春耳謂採春也

杜牧之分務洛陽時李司徒罷鎮閒居聲妓豪侈洛中名士咸謁之李高會朝客以牧之持憲不敢邀致牧之遣座客通意願預斯會李不得已邀之牧之獨坐南向瞪目注視引滿三卮問李云聞有紫雲者孰是李指之牧之凝睇良久曰名不虛傳宜以見惠李俯而笑諸妓亦回首破顏牧之又自飲二爵朗吟而起曰華堂今日綺筵開誰喚分司御史來忽發狂言驚滿座兩行紅粉一時廻意氣閑逸旁若無人

司空圖（已見）布衣鳩杖出則以女家人鸞臺自隨

南唐後主頗疑北人韓熙載肆情坦率不持名檢售妓樂迨百數人日與荒樂所得月俸散與諸姬熙載

弊衣芒屩作瞽者持獨絃琴俾舒雅執板挽之隨房乞食以爲笑樂（湘山野錄曰韓熙載北人仕江南致位通顯不防閑婢妾有北齊徐之才之風侍兒往往私客客賦詩有最是五更留不住向人枕畔著衣裳之句熙載亦不介意）

南唐李煜嘗以韓熙載盡忠直言欲用爲相熙載後房妓妾數十多出外舍私侍賔客煜以此難之左授右庶子分司東都熙載盡斥諸妓單車上道煜喜留之已而諸妓稍稍復還煜曰吾亦無如此何

孟蜀兵部尚書李昊常以牡丹花數枝分遺親知即以興平酥同贈且曰俟花凋謝即以酥煎食之無棄濃豔

何承裕嗜酒狂逸歷盩厔咸陽二縣令醉則露首跨牛趨府爲治清而不煩民頗安焉每覽牒訴必戲判以喻曲直訴者多心伏引去往往召豪吏接坐引滿吏因醉挾私白事承裕笑曰此見罔也當受杖杖訖復召與飲（文苑傳曰何承裕有清才好爲歌詩嗜酒狂逸初爲中都主簿桑維翰鎮兖州知其眞率不責以吏事官著作佐郎出爲盩厔咸陽令醉則露首跨牛趨府府尹王彥昭以其名士容之）

馮吉不持檢操雅好琵琶曲盡其妙教坊供奉號名手者亦莫能及父道戒令勿習吉性所好亦不能改道欲辱之因家宴令吉奏琵琶爲壽賜以束帛吉置於肩左抱琵琶按膝再拜如伶官狀了無怍色（宋史曰馮吉字惟一河南洛陽人父道周中書令吉晉天福初任秘書省校書郎周顯德中遷太常少卿嗜學善屬文工草隸議者以掌誥許之然性滑稽無操行每中書舍人缺宰相即欲用吉終以佻薄而止）

馮惟一爲太常卿不得意以杯酒自娛每朝士宴集雖不召亦常自至酒酣即彈琵琶彈罷賦詩詩成起舞時人愛其俊逸謂之三絶

晏丞相（晏殊已見）知南京王琪張亢爲幕客泛舟湖中常以諸妓自隨晏公把柁王張操篙王是南人知行舟次第至橋下故使船觸柱而橫厲聲曰晏稍使柁不正也（涑水記聞曰張密學奎張客省亢毋宋氏白之族其夫好黃白術宋氏伺其夫出取其書并燒煉之具悉焚之夫歸怒之宋氏曰君有二子不使就學日見君燒煉而效之他日何以興君之門夫感其言而止宋氏不愛金帛市書至數千卷親教督二子客至輒密聽之客與其子論文學政事則爲之設酒肴或閑話諧謔則不設也僑居常州胡樞密宿有文行宋氏以爲必貴亢跡弛宋氏常藏其衣冠不聽出唯胡秀才召乃給衣冠使詣之既而二子皆仕至顯官）

歐陽文忠公在揚州作平山堂壯麗爲淮南第一堂在高岡下臨江南數百里眞潤金陵三州隱隱可見公凌晨携客往遊遣人走邵伯埭取荷花千餘朶分插百許盆與客相間遇酒行即遣妓取一花傳客以其葉盡處則飲酒往往侵夜載月而歸

石曼卿以館職通判海州官滿日載私鹽兩船至壽春託知州王子野貨之時禁網踈闊曼卿亦不爲人所忌市中公然賣學士鹽

石曼卿喜豪飲與布衣劉潛爲友嘗通判海州劉潛來訪之曼卿迎於石闥堰與潛劇飲中夜酒竭船中有醋斗餘傾入酒中併飲之明日酒醋俱盡

喻明仲妙於長笛持節數郡每出按行至山水佳處馬上臨風輒快作數弄（墨莊漫録曰喻陟字明仲睦州人持節數郡政績藹著雅善散隸尤妙長笛嘗有馬上吹笛詩張芸叟和之）

慎伯筠（東美）秋夜待潮於錢塘江沙上露坐設大酒尊及置一杯對月獨飲意象傲逸吟嘯自若顧子敦適遇之亦懷一杯就其尊對酌伯筠不問子敦亦不

與語酒盡各散去

張子通旣貴其弟子遊好吹薤露暑月衣犢鼻納涼門廡值里巷喪車過必徑趨群挽中聲調清壯抑遏中節或至郊外通夕而歸喪家以子通故攝至賓位常享醉飽子通雖屢戒勗終不能止

劉跛子（青州人）常拄一拐每歲必一至洛陽看花館范家園春盡即還爲人談噱有味范家子弟多狎之

李冉客都下一年無差遣後受昌州議者以去家遠改受鄂倅劉淵才聞之徃謁李曰今日聞大夫欲受鄂倅有之乎李曰然淵才悵然曰誰爲大夫謀昌佳郡也柰何棄之李驚問其佳淵才曰天下海棠無香昌州海棠獨香聞者傳以爲笑

王韶罷樞密以禮部侍郎知鄂州一日宴客出家妓奏樂入夜席客張續沉醉挽家妓不前遽將擁之家妓泣訴于韶坐客皆失色韶徐曰比出汝曹以娛賓而乃令坐客失歡命取大杯罰家妓容色不動談笑如故人皆伏其量

米芾爲書學博士一日上與蔡京論書艮嶽俄召芾至令書一大屏上指御前一端州石硯使就用之書成芾捧硯請曰此硯經賜臣芾濡染不堪復以進御上大笑因以賜之芾蹈舞以謝抱負趨出餘墨霑漬袍袖喜動顏色上顧京曰顛名不虛得京曰芾人品誠高所謂不可無一不可有二（張思光事已見）

陳季常（龍丘子）嘗自洛之蜀載二女侍以從戎裝駿馬至谿山佳處輙徃終日

周公謹嘗與一時好事諸人邀趙子固各携所藏書畫放舟湖上相與評賞飲酣子固脫帽以酒晞髮箕踞歌離騷旁若無人薄暮入西泠掠孤山檥櫂茂樹間指林麓最幽處瞪目絕呌曰此是洪谷子董北苑得意筆也鄰舟數十皆驚駭絕歎以爲眞謫仙人（劉道醇五代名畫補遺曰荊浩字浩然河南沁水人業儒博通經史善屬文值五季多故隱于太行之洪谷自號洪谷子嘗畫山水樹石以自適著山水訣一卷圖繪寶鑑曰董源江南人事南唐爲後苑副使善畫山水樹石幽潤峯巒清深天眞爛漫意趣高古論者謂其水墨類王維著色師李思訓兼工龍水無不臻妙）

何氏語林卷之二十五

何氏語林卷之二十六

華亭何良俊元朗撰　幷註

簡傲第二十六

昔夫子許仲弓以南面仲弓蓋簡者也故以子桑伯子爲問及夫子曰可也簡則又以居敬行簡爲可居簡行簡爲太簡仲弓其善於用簡者乎嘗觀夫子在陳之歎曰吾黨之小子狂簡不知所以裁之夫裁之者亦唯持之以敬而已此所載曰簡傲其即太簡者耶惜無夫子以裁之終亦爲伯子之流爾矣

世祖與嚴子陵論道故舊相對累日帝從容問子陵云朕何如昔時對曰陛下差增於往因共偃臥子陵以足加帝腹上明日太史奏客星犯御坐甚急帝笑曰朕故人嚴子陵共臥耳（會稽典録曰上在長安中與餘姚嚴光俱共受學結好）

世祖幸嚴子陵館子陵臥不起帝撫其腹曰咄咄子陵不可相助爲理耶子陵不應良久張目熟視曰昔唐堯著德巢父洗耳士故有志何至相迫乎帝曰子陵我竟不能下汝耶歎息升輿而去

井大春禀性清高未嘗修刺候人（范曄後漢書曰井丹字大春扶風郿人少受業太學通五經善談論京師爲之語曰五經紛綸井大春）時五王居北宮皆好賓客更遣請大春不能致信陽侯陰就（光烈皇后弟）以外戚貴盛使人要劫大春既至就故設麥飯葱葉之食大春推去之曰以君侯能供甘旨故來相過何其薄乎更致盛饌乃食左右進輦大春笑曰吾聞桀駕人車豈此耶坐中皆失色就令去輦

趙元叔（趙壹已見）造河南尹羊陟不得見趙以公卿中非陟無足以托名乃日往到門既通謁尚臥未起元叔逕入上堂遂前臨之曰竊伏西州承高風舊矣乃今方遇而遽忽然奈何命也因舉聲哭門下皆驚奔入滿側陟知非常人起延與語明旦大從車騎造元叔

時諸計吏多盛飾車馬帷幙元叔柴車草屏露宿其旁延陟坐於車下相與言談至曛夕而去執其手曰良璞不剖必有泣血以相明者乃與袁司空（袁逢已見）共稱薦之名動京師（謝承後漢書曰羊陟遷河南尹計日受俸嘗食乾飯茹菜禁斷豪右書疏不與交通斷理究徒進用善士節操者旌表異行）

戴叔鸞才既高逹論議尚奇多駭流俗同郡謝季孝問曰子自視天下孰與爲比叔鸞荅曰我若仲尼長東魯大禹出西羌獨步天下誰與爲偶

龐德公居峴山南（襄陽記曰龐德公南郡襄陽人諸葛孔明每至德公家獨拜牀下德公初不令止）司馬德操嘗詣德公值其渡沔上先人墓德

操逕入其室呼德公妻子使速作黍徐元直向云當來就我與德公談妻子羅拜堂下奔走供設須臾德公還直入相就不知何者是客（司馬徽已見襄陽記曰德操年小德公十歲兄事之呼作龐公）

十月朝黃祖在艨衝舟上會設黍臛衡年少在坐黍臛至衡先自飽食都不顧衆賓唯舉搏以弄戲（禰衡別傳曰時江夏有張伯雲亦在坐調之曰禮教云何而食此正平不荅弄黍如故祖曰處士不當荅之也衡謂祖曰君子寧聞車前馬糟祖呵之衡熟視祖罵曰死鍜錫公祖大怒令五伯將出欲杖之而罵不止遂令絞殺黃射來救無所復及悽愴流淚曰此有異才曹操及劉荊州不殺大人柰何殺之祖曰人罵汝父作鍜錫公柰何不殺）

先主初入蜀彭永年詣龐士元值龐有客永年與龐素不相識逕上龐榻上臥語龐曰俟客罷當與卿善談須臾客去龐就永年坐永年又先責龐食然後共語因留信宿至于經日龐大善之又法孝直宿自知永年遂並致之先主（蜀志曰彭羕字永年廣漢人容貌甚偉姿性驕傲先主拔爲治中從事羕囂然自矜武侯密表羕心大志廣難可保安左遷江陽太守羕私情不悅往詣馬超超曰卿才具秀拔主公相待至重謂當與孔明孝直齊足並驅寧當外授小郡失人本望乎羕曰老革荒悖可復道耶又謂超曰卿爲其外我爲其内天下不足定也超退表羕辭於是收羕付有司羕於獄中與諸葛亮書曰僕昔有事於諸侯以爲曹操暴虐孫權無道惟主公有伯王之器可與興業致治翻然有輕舉之志會公來西僕因法孝直自衒鬻龐統斟酌其間遂得詣公抵掌而談治世之務講伯王之義建取益州之策公亦宿慮明定即相然贊遂舉事焉僕得遭風雲激矢之中求君得君志行名顯擢爲國士分子之厚誰復過此羕一朝狂悖自求葅醢爲不忠不義之鬼乎先民有言左手據天下之圖右手刎咽喉愚夫不爲也況僕頗别菽麥者哉所以有怨望意者不自度量以爲首興事業而有投江陽之論頗以被酒侻失老語主公實未老也且夫立業豈在老少西伯九十寧有衰志至於内外之言欲使孟起立功北州戮力主公共討曹操耳寧有他志耶每與龐統共相誓約庶託足下末蹤盡心主公之業追名古人載勳竹帛統不幸死僕敗以取禍自我情之將復誰怨足下當世伊吕宜善與主公計事濟其大猷天明地察神祇有靈復何言哉貴使足下明僕本心耳行矣努力羕竟誅死）

龐士元師事司馬德操士元嘗一日詣之時適蠶月德操躬采桑後園自坐樹上不動令士元助其條桑因與談論興廢其言如神遂移日忘食

孫子荊爲驃騎叅軍時石苞在驃騎府孫負其才氣又侮易苞初至不拜但長揖直語苞曰天子命我叅卿軍事

阮宣子通率簡任不修人事絕不喜見俗人時誤相逢即便舍去

陶士行爲鄉平令性矜傲責鄉里謝鯤等拜或曰禮敬年爵以德爲先令鯤拜勢懼傷風俗士行不以爲慙

庾太尉（庾亮已見）領江州辟孟萬年爲部從事孟還都太尉引問風俗得失孟對曰還傳當問從吏太尉舉麈

尾掩口而笑顧謂弟征西曰孟嘉故是盛德人即轉爲勸學從事（孟嘉已見　庾翼別傳曰翼字稚恭潁川鄢陵人少有大度時論以經畧許之兄太尉亮朝議推才乃以翼都督七州進征西將軍荊州刺史）

謝仁祖爲豫章主簿在桓大司馬閤下桓聞其善彈箏便呼之既前取箏令彈仁祖理絃撫箏因歌秋風意氣殊遒桓大以此知之

謝仁祖性輕率不治細行兄葬後往墓所省視還時王劉（王濛劉惔並已見）諸人共遊新亭王欲招仁祖先以問眞長曰計仁祖正當不爲異同耳眞長曰仁祖韻中自應來乃遣信要之仁祖初辭然已無歸意及再請便回車

王子猷嘗寄居空宅中便令種竹或問之王但嘯詠指竹曰何可一日無此君（晉百官名曰王徽之字子猷　晉中興書曰徽之羲之第五子卓犖不羈欲爲傲達仕至黃門侍郎）

王子猷爲桓沖參軍嘗從行值雨因下馬步入沖車中曰公豈得獨擅一車

桓子野（桓伊已見）最解音晉孝武祖宴西堂詔桓箏歌桓辭以須笛於是詔其常吹奴碩賜姓曰張加四品將軍引使上殿張碩意氣激揚吹破三笛末取睹脚笛然後理調成曲

王曇首年十四五便歌諸妓向謝公稱歎公甚欲聞之而王名家年少無由得聞諸妓又向王說謝公意謝後出東府土山上作技王時作兩丸髻著袴褶騎馬往土山下庾家墓林中作一曲歌于時秋月王因舉頭看北林卒曲便去妓白謝公曰此是王郎歌

宋高祖爲桓修撫軍中兵參軍嘗詣謝景仁諮事謝與語大悅因留高祖共食食未辦且爲玄所召玄性促急俄頃之間騎詔續至高祖屢求去謝不許曰主上見待要應有方我欲與客共食豈當不得待竟遂飽食然後應召

陶淵明在彭澤郡遣督郵行縣吏白應束帶見之陶歎曰我不能爲五斗米折腰向鄉里小兒即日解印綬去

陶徵士居家凡貴賤造之有酒輒設陶若先醉便語客我醉欲眠卿可去

王僕射（王敬弘已見）嘗往何氏看女（南史曰敬弘女適何尚之弟述之）值尚之不在寄齋中臥俄頃尚之還敬弘使二婢守閤不聽尚之前直語云正熱不堪相見君可且去尚之遂移於他室

謝叔源（謝混已見）風格高峻少所交納唯與族子靈運瞻

曜弘微以文義賞會嘗共宴處居在烏衣巷時稱爲烏衣之遊其外雖復高流時譽莫敢造門

劉會稽之郡送者傾都王令明亦造別還過其從弟球球問向何所見令明曰惟覺即時逢人耳（王惠王球並已見）

范曄善彈琵琶能爲新聲宋武帝欲聞之屢諷以微旨僞爲不曉終不肯彈一日因飲宴歡適謂曄曰我欲歌卿可彈曄乃奉旨上歌既畢曄亦罷絃

顔延之以才學見遇當時多相推服唯袁淑年倍小於延之不相推重延之甚忿嘗於衆中折之曰昔陳

元方與孔元駿齊年文學元駿拜元方於牀下今君何得不見拜淑無以對

張思光嘗詣吏部尚書何戢誤通尚書劉澄融下車入門曰非是至戸外望澄又曰非是既造席視澄曰都目非是乃去

路瓊之是太后父興之孫與王僧達鄰居嘗一日盛車服謁僧達僧達不與言直語曰身昔門下騶路興之者是君何親遂焚瓊之所坐牀太后怒泣訴於孝武帝帝曰瓊之年少無事詣王僧達見辱乃其宜爾（南史曰孝武路太后者丹陽建康人以色選入宮生孝武帝孝建二年贈太后父興之散騎常侍太明四年太后弟子瓊之自陳有司奏贈瓊之父道慶給事中瓊之及弟休之茂之並居顯職）

檀超放誕任氣爲州西曹時蕭惠開爲別駕稍相凌辱超舉動嘯傲不以地勢推之張目語惠開曰我與卿皆國家微賤時外戚耳何足以一爵高人（檀超蕭惠開並已見）

袁司徒（粲）閑默寡言不肯當事主書毋往諮決或高詠對之時立一意則衆莫能改宅宇平素器物取給好飲酒善吟諷獨酌園亭以此自適居貧南郭時杖策獨遊素寡往來門無雜客及受遺當權四方輻湊閑居高卧一無所接談客文士所見不過一兩人

劉蒨在晉陵高爽嘗經途詣之了不相接高甚銜之俄爽代蒨爲縣蒨迎贈甚厚爽受餉荅書云高晉陵自荅人問其故爽荅曰劉蒨自餉晉陵令耳何關爽事（南史曰高爽廣陵人博學多才坐事被繫作鑊魚賦以自況其文甚工後遇赦得免）

釋法願出憇湘宮寺文惠太子嘗往問訊願既不命坐文惠作禮而立乃謂願曰蓀吹清鐃以爲供養其福云何願曰昔菩薩八萬伎供養佛尚不如至心今吹竹管子打死牛皮此何足道（高僧傳曰釋法願本姓鍾潁川長社人移居吳興長城後出家爲遠公弟子太始六年校長生舍宅爲寺名曰正勝請願居之）

張延符是思曼子（張緒已見劉璠梁典曰張充字延符父緒官侍進有重名充談通

（老易能清言與從叔稷俱有令譽歷殿中郎終吳郡太守）齊武帝時朝政皆取決於王中書（儉）王一日方宴聚親賓延符穀巾葛帔至便求酒言論放逸一坐盡傾（南史曰武帝欲以緒爲尚書僕射儉不可充以爲慍與儉書曰頃日路長霖霞韜晦凉暑未平想無虧攝充以漁釣之閑鎌採之暇時復引軸自娛逍遥前史縱橫萬古動默之路多端紛綸百年升降之塗不一金剛水柔性之別也圓行方止器之異也善御性者不違金水之質善爲器者不易方圓之用充生平少長不以利欲干懷三十六年差得棲貧自贍介然之志峭聳霜崖確乎之情峰橫海岸至如彰纓天閣旣謝廊廟之華綴組雲臺終愧衣冠之秀寔由氣岸踈疑情塗猶隔獨師懷抱不見許於俗人孤秀神崖每邅回於在世長羣魚鳥畢景松阿雖復玉沒於訪珪之辰桂掩於捜芳之日汎濫漁父之遊偃息卜居之會如此而已充何識哉若夫桂蘭綺靡叢雜山幽松栢陰森相繞澗側元卿於是不歸伯休以茲長往至於飛竿釣渚濯足滄洲獨浪烟霞高卧風月悠悠琴酒岫遠誰來灼灼文言空擬方寸不覺鬱然千里路隔江山毎至西風何嘗不歎丈人歲路未強學優而仕道佐蒼生功橫四海可謂德盛當時孤松獨秀者也而茂陵之彥望冠蓋而長懷渭川之叟佇簪裾而竦歎得無惜乎充崑西百姓岱表一人蠶而衣耕而食不能事王侯覔知已造時人騁游説容與屠博之間其歡甚矣然舉世皆謂充爲狂充亦何能與諸君道之哉是以披聞見掃心胷述平生論語默所可通夢交魂推襟送抱唯丈人而已闕廷夐阻書罷莫因儻遇樵夫妄塵執事儉以書示緒緒杖之一百）

梁武帝與何子晳（何點已見）有舊及踐祚手詔論舊賜以鹿皮巾召見子晳以巾褐引入華林園恩禮甚厚詔徵爲侍中子晳以手捋帝鬚曰乃欲臣老子耶辭疾不起

劉長史（劉孝綽已見）仗氣負才多所凌忽毎於朝集公卿間無所與語輒呼騶卒訪道途間事

蕭子顯性凝簡頗負其才氣及掌選見九流賓客不與交言但舉扇一撝而已

蕭侍中（蕭琛已見）少便朗悟有縱橫才辯初爲太學博士時王儉當朝蕭年少未爲所知自負才氣欲往候儉儉方宴樂遊苑蕭著虎皮鞾策桃枝杖直造儉坐

張吏部（張纘已見）與何敬容意趣不協敬容居權軸賓客輻輳有過詣吏部者輒拒不前曰吾不能對何敬容殘客

吳興吳規頗有才學邵陵王綸引爲賓客邵陵作牧郢藩規隨在江夏時張纘出之湘鎮邵陵餞之南浦纘見規在坐意不能平忽舉杯曰吳規此酒慶汝得陪今燕規尋起還其子翁孺見父不悦問而知之翁孺因氣結爾夜便卒規恨纘慟兒信次致殞規妻深痛夫子翌日又亡時謂張纘一杯酒殺吳氏三人

劉祭酒（劉瓛已見）謙率通美不以高名自居遊詣故人唯一門生持胡牀隨後主人未通便坐問荅

蕭茂鏡（介）性高簡少交游唯與族兄琛從兄眕素洽及從弟淑等文酒賞會時人以比謝氏烏衣之遊

徐孝穆（陵）爲吏部尚書精簡人物縉紳之士皆嚮慕

嘗陳暄以玉冒簪插髻紅絲布裹頭袍拂腂鞾至膝不陳爵里直上孝穆坐孝穆初不識命吏持下陳徐步而出舉止自若意色無異遂作書謗孝穆孝穆名譽爲之小減

眭夸少有大度未曾以世務經心好酒耽書浩然物表少與崔浩爲友浩爲司徒奏徵爲其中郎州郡逼遣入都與浩相見延留數日唯飲酒談敘平生不及世利浩每欲論屈之竟不能發言浩遂以詔書投夸懷中亦不開口夸曰桃簡（崔浩小字）卿自爲司徒何足以此勞國士耶吾便於此將別夸乘一驢浩內之廄中冀將維縶夸遂託鄉人輸租者謬爲御車出關而去（魏書曰眭夸一名旭趙郡高邑人高尚不仕寄情丘壑同郡李順請與交拒而不許）

齊神武東出李元忠以路車載素箏濁酒奉迎神武聞其酒客未即見之元忠下車獨坐酌酒擘脯食之謂門者曰本言公招延英傑今聞國士到門不吐哺輟洗其人可知還吾刺勿復通也門者以告神武遽見之

裴季雲性不拘檢好彈琴飲酒時有文詠每出返家人或問有何消息荅曰無所聞縱聞亦不解

崔瞻性既簡傲以才地自矜所與周旋皆一時名望在御史臺恒於宅中送食備盡珍羞別室獨餐處之自若有一河東人姓裴亦爲御史伺瞻食便往造焉瞻不與交言又不命匕筯裴坐視瞻食罷而退明日裴自攜匕筯恣情飲噉瞻方謂裴曰我初不喚君食亦不共君語君遂能不拘小節昔劉毅在京口冒請鵞炙豈亦異是君定名士於是每與之同食

孫騰司馬子如嘗共詣李元忠逢其方坐樹下擁被對壺庭室蕪曠使婢卷兩褥以質酒徐謂二人曰不意今日披藜藿也

王無功隱居河渚京兆杜之松清河崔善爲相繼爲刺史皆請與相見無功曰柰何坐召君平耶

許敬宗性輕傲見人多忘之或謂其不聰曰卿自難記若遇何劉沈謝暗中摹索著亦可識（劉昫唐書曰許敬宗字延族杭州新城人隋禮部侍郎善心子也幼善屬文）

陳子昂初入京不爲人知有賣胡琴者價百萬豪貴傳視無辯者子昂突出顧左右曰輦千緡市之衆驚問荅曰余善此樂皆曰可得聞乎曰明日可集宣陽里如期偕往則酒肴畢具置胡琴於前食畢捧琴語曰蜀人陳子昂有文百軸馳走京轂碌碌塵土不爲人知此樂賤工之役豈宜留心舉而碎之以其文軸

徧贈會者一日之內聲華溢都（唐詩紀事曰陳子昂字伯玉梓州人資褊躁然好施予篤朋友與陸餘慶王無競房融崔泰之盧藏用趙元最厚唐興文章承徐庾餘風子昂始變雅正爲感遇詩三十八篇王適曰是必爲海內文宗）

杜審言與李嶠崔融蘇味道爲文章四友將死時語宋之問武平一曰吾在久壓公等今且死固大慰但恨不見替人（孔平仲續世說曰杜審言甫之祖也恃才謇傲爲時輩所疾登封中蘇味道爲天官侍郎審言預選試判訖謂人曰味道必死人問其故審言曰見吾判自當羞死又謂人曰吾之文章合得屈宋作衙官吾之書迹合得王羲之北面其矜誕如此）

李白嘗乘月與崔宗之自采石泛江至金陵著宮錦袍坐舟中顧瞻笑傲旁若無人（唐詩紀事曰宗之襲父日用齊國之封好學寛博有風槩與李杜以文相知）

嚴武鎮成都奏杜甫爲叅謀甫於浣花里種竹植樹結廬枕江縱酒嘯詠與田畯野老相狎蕩都無拘檢武過之有時不冠

盧簡求（已見）致仕末年篤信仙方飛鍊金石服食雲母粉穿鑿池臺崇飾羅綺嘗奏清商樂以自奉養不與外人交通

劉贊子弟皆虧庭訓雖童年稚齒便能侮易驕人人士多鄙之（劉昫唐書曰劉贊祖子玄開元朝名儒父彙博涉經史雅贊不知書但以強猛立威吏畏之重足一跡仕至宣歙觀察使）

李尚書名益時有宗人庶子與尚書同名俱出於姑臧公而人謂尚書爲文章李益庶子爲門戶李益尚書猶欲兼門地嘗姻族間有禮會尚書歸笑語家人曰大堪笑今日之席兩箇座頭總是李益（柳子厚先友記曰李益字君虞姑臧人風流有文詞少有僻疾以故不得用）

張祐嘗謁李紳自稱釣巨鼇客李盛怒因詰之曰以何爲竿曰以虹爲竿問以何爲鉤曰以月爲鉤又問以何爲餌曰以短李相爲餌紳默然厚贈之

南唐嚴續位高寡學爲時所鄙嘗請韓熙載撰其父神道碑（南唐書曰嚴續字興宗父可求吳相續少長貴勢性恭恪宋齊丘用事續守正不爲黨附累官門下侍郎續自以少貴倦學群從子弟皆礪以儒業子孫舉進士者十餘人）以珍貨幾萬緡仍輟未勝衣一歌鬟質冠洞房者爲濡筆之贈韓納其請文既成但敘譜裔品秩略不道續事業續慊之封還尚冀改竄熙載不許直以向所贈及歌姬悉還之臨登車止寫一闋於泥金雙帶而去（南唐近事熙載詩曰風柳搖搖無定枝陽臺雲雨夢中歸他年蓬島音塵斷留取尊前舊舞衣）

文章承五代之弊穆伯長始好古學初得韓柳集善本即自鏤板鬻于相國寺有一士人來買酬價不相當伯長語之曰但讀得成句便以一部相與或怪之復正色曰誠如此修豈相欺者耶士人知是伯長乃

引去

郭恕先放曠不羈尤不與俗人伍宋太宗聞其名召赴闕館於內侍省竇神興舍恕先長髯而美一日忽盡去之神興驚問其故曰聊以効顰（蘇文忠公集曰郭忠恕字恕先洛陽人少善屬文及史書小學通九經七歲舉童子漢湘陰公辟從事與記事董裔爭事謝去宋初與御史符昭又爭忿朝堂貶乾州司戶）

郭恕先時與役夫小民入市肆飲食曰吾所與游皆子類也

郭恕先有美名郭從義鎮岐下延置山館岐有富人子喜畫日給醇酒待之甚厚久乃以情言且致匹素郭爲畫小童持線車放風鳶引線數丈滿之富人子大怒與郭遂絕

李誠之爲童子時論其父緯之功於朝久不報自詣漏舍以狀白韓魏公魏公曰君果讀書自當取科名不用紛紛論賞誠之云先人功罪未辯深恐先犬馬塡溝壑無以見於地下故忍痛自言若欲求官稍識字第二人及第不難蓋韓魏公於王堯臣榜第二人登科故也公聞其語矍然或云魏公德量服一世獨於誠之終身不能平（東都事畧曰李師中字誠之應天府楚丘人父緯爲涇原鈐轄監東鎮戎軍夏人犯鎮戎緯帥兵[illegible]戰而帥司所遣別將逗留不進緯敗坐責降師中上書辯之師中累）

言天章閣待制言時政闕失乞召司馬光蘇軾復置左右史和州團練使）

錢思公（錢惟演初謚思後改謚文僖）帥洛謝希深尹師魯歐陽永叔俱在幕下思公以賓友遇三子創道服筇杖各三每府園文會丞相則壽巾紫褐三人者羽氅携筇以從

石曼卿一日語僧秘演曰館俸清薄恨不得痛飲演曰非久當引一酒主人奉謁不數日引一納粟牛監簿來以宮醪十擔爲贄列醞於庭演爲傳刺曼卿愕然延之乃問中第何許生曰一別舍介繁臺之側曼卿閑語演曰繁臺寺閣虛爽可愛久不一登其生曰學士與大師果欲登閣當具酒殽迎候曼卿因許之一日休沐約演同登演預戒生生果陳具于閣器皿肴核冠于都下石演高歌褫帶飲至落景曼卿醉喜曰此遊可紀乃以盆漬墨濡巨筆題云石延年曼卿同空門詩友老演登此生拜叩曰塵賤之人幸獲陪侍乞挂一名以光賤迹曼卿大醉握筆沉慮目演佯聲諷曰大武生捧硯用事可也演以爲言竟題云牛某捧硯永叔後以詩戲曰捧硯得全牛

宋元憲始名郊文價振天下既入翰林有言郊姓名於朝廷非便神文乃間諭元憲令易之遂改名庠一

日具奏劉先書臣庠時李憲臣爲翰長見奏指宋名曰此何人耶吏具以對已而白宋宋乃書一絶云紙尾何勞問姓名禁林依舊玷華纓欲知七略稱臣向便是當年劉更生

宋朝翰林學士多以知制誥久次而稱職者充之劉原父居外制最久旣譽望素高一時咸以爲宜充此選劉亦雅以自負然久不升進出典兩郡還朝復居舊職頗怏怏不自得一日顧官屬曰諸君聞殿前指揮使郝質乎已拜翰林學士矣或以爲疑者徐笑曰以今日之事準之固當然耳

張丞相（天覺）召自荊湖適劉跛子與客飲市橋聞車騎過甚都起觀之跛子挽丞相衣使且共飲因作詩曰遷客湖湘召赴京車蹄迎迓一何榮爭如與子市橋飲且免人間寵辱驚一時賞其俊爽

曾子固性矜汰多所傲忽元豐中爲中書舍人曾白事都堂時章子厚爲門下侍郎謂之曰向見舍人賀明堂禮成表眞天下奇作子固一無辭讓但復問曰比班固典引如何章不荅

徐德占與曾子固同里素不相接子固流落外郡十餘年還朝日德占驟進御史中丞中丞法不許出謁子固亦不過之德占以其先進欲一識其人因朝路相值迎接甚恭子固却立曰君是何人德占因自敘子固曰君便是徐禧頷之而去

米元章守漣水地接靈壁畜石甚富一一品目加以美名入書室則終日不出時楊次公（楊傑已見）爲察使知米好石廢事因往廉焉至郡正色言曰朝廷以千里郡邑付公汲汲公務猶懼有闕那得終日弄石都不省録爾後當録郡事不然按牘一上悔亦何及米徑前以手於左袖中取一石其狀嵌空玲瓏峯巒洞穴皆具色極清潤米舉石宛轉翻覆以示楊曰如此石

安得不愛楊殊不顧迺納之左袖又出一石疊嶂層巒奇巧又勝又納之左袖最後出一石盡天劃神鏤之巧又顧楊曰如此石安得不愛楊忽曰非獨公愛我亦愛也即就米手攫得之徑登車去

吾子行（吾衍已見）玩褻一世人或來謁者苟非其所願見輒從樓上遥語曰吾出有間矣顧彈琴吹洞簫撫弄如意不輟

楊鐵崖晚年臥起小蓬臺不復下直榜於門曰客至不下樓恕老懶見客不荅禮恕老病客問事不對恕老默發言無所避恕老迂飲酒不輟樂恕老狂其誕

情傲世如此

倪元鎮所居有清閟閣雲林堂其清閟閣尤勝前植碧梧四周列以奇石蓄古法書名畫其中客非佳流不得入嘗有夷人入貢道經無錫聞元鎮名欲見之以沉香百斤爲贄元鎮令人詒云適往惠山飲泉翌日再至又辭以出探梅花夷人以不得一見徘徊其家元鎮密令開雲林堂使登焉堂東設古玉器西設古鼎彝尊罍夷人方驚顧間問其家人曰聞有清閟閣者可一觀否家人曰此閣非人所易入且吾主已出不可得也其人望閣再拜而去

何氏語林卷之二十六

何氏語林卷之二十七

華亭何良俊元朗撰　幷註

排調第二十七

詩美衛武公善謔即孔子於子游亦有牛刀之戲蓋弛張委蛇先哲之盛事也下至衰世之君所爲失德累數諫而不從者優伶之徒往往以一言悟主易於轉圜若優孟優旃黃幡綽敬新磨之類是也太史公稱談言微中亦可以解紛則排調亦何可少哉然稍過甚則亦多爲厲堦故世稱君子雅謔以不虐爲善此編所載庶幾近之

司馬建公（魏志曰司馬防字建公宣王之父）嘗舉曹公爲北部尉後曹公進爵爲王召建公到鄴與歡飲語之曰孤今日可復作尉否建公曰昔舉大王時適可作尉耳

魏太祖嘗因宴會嘲王景興（王朗已見）曰不能効君昔在會稽折秔米飯也王仰而歎曰宜適難值太祖問云何王曰如朗昔者未可折而折如明公今日可折而不折

五官將（曹丕已見）既納袁熙妻孔文舉與曹公書曰武王伐紂以妲己賜周公曹公以文舉博學眞謂書傳所記後見文舉問之荅曰以今度之想當然耳

蔡文師拜侍中舊儀侍中親省起居故俗謂之執虎子（虎子云是溲器）時蘇同郡有吉茂者爲冗散見蘇嘲之曰仕進不止執虎子蘇笑曰我誠不能効汝蹇蹇驅鹿車馳也

張裕饒鬚（蜀志曰張裕字南和蜀郡人明曉占候而天才過於周群）蜀先主在劉璋坐嘗嘲之曰昔吾居涿郡特多毛姓東西南北皆諸毛也涿令稱曰諸毛繞涿居乎裕即荅曰昔有作上黨潞長遷爲涿令去官還家時人與書欲署潞則失涿署涿則失潞乃署曰潞涿君先主無鬚故裕以此嘲之

張奉使吳以姓名調闞澤澤不時荅（吳志曰闞澤字德潤會稽山陰人家世農夫澤好學居貧無資常爲人傭書以供筆札所寫既畢誦讀亦遍究覽群籍由是顯名孫權以爲尚書吳録曰虞翻稱澤曰闞生矯傑盖蜀之楊雄又曰闞子儒術德行今之仲舒也）薛敬文（薛綜已見）下行酒因勸奉酒曰蜀者何也有犬爲獨無犬爲蜀横目勾身虫入其腹奉曰不當復說君吳耶敬文應聲曰無口爲天有口爲吳君臨萬邦天子之都於是衆坐大笑

孫權嘗燕見蜀使費禕逆勑群臣使禕至伏食勿起禕至權爲輟食而諸人不起禕調之曰鳳凰來翔麒麟吐哺驢騾無知伏食如故諸葛恪應聲荅曰爰植梧桐以待鳳凰有何燕雀自稱來翔何不彈射使還故鄉（費禕別傳曰孫權每別置好酒以酌禕視其醉然後問以國事辭難累至禕輙辭以醉退而撰次所問事條荅無所遺失）

張君嗣在益州爲雍闓縛送孫權（蜀志曰張裔字君嗣蜀郡成都人治公羊春秋博涉史漢許文休入蜀謂裔幹理敏捷是中夏鍾元常之倫也）武侯遣鄧芝使吳（蜀志曰鄧芝字伯苗義陽新野人漢鄧禹之後避亂入蜀先主用爲廣漢太守後先主崩武侯恐孫權異計遣芝奉使芝成好而還權謂芝曰若天下太平二主分治不亦樂乎芝對曰夫天無二日土無二王如并魏之後大王未深識天命君各茂其德臣各盡其忠將提枹鼓則戰爭方始耳權笑曰君之誠欵乃爾耶權與亮書曰丁掞厷張陰化不盡和合二國唯有鄧芝）令言次從權請裔裔自至吳流徙伏匿權未之知故許芝遣裔裔臨發乃

引見問裔曰蜀卓氏寡女亡奔相如貴土風俗何以乃爾裔曰愚以爲卓氏寡女猶賢於買臣之妻

諸葛武侯出駐漢中以張君嗣領留府長史張嘗北詣武侯諮事送者盈路車凡數百乘張還書與所親曰近者涉道晝夜接賓不得寧息人自敬丞相長史男子張君嗣附之疲倦欲死人皆稱其談啁流速之美

孫權大會將佐命諸葛元遜行酒次至張輔吳（張昭已見）前張先有酒色不時肯飲曰此非養老之禮也權謂元遜曰卿但令張公辭屈乃當飲耳元遜即難張曰

昔尚父九十秉旄仗鉞猶未告老今軍旅之事將軍在後酒食之事將軍在前何謂不養老也張卒無辭遂為盡爵

曾有白頭鳥集吳殿前孫權問群臣曰此何鳥也諸葛元遜對云此名為白頭翁張輔吳自以坐中最老疑元遜以鳥戲之因曰恪欺陛下未嘗聞鳥名白頭翁者試使恪復求白頭母元遜曰鳥名鸚母未必有對試使輔吳復求鸚父張不能答一坐大笑

諸葛子瑜面長似驢孫權嘗大會群臣使人牽一驢入長檢其面題曰諸葛子瑜時元遜在坐跪請筆益

兩字權聽與筆元遜續其下曰之驢舉坐歡笑權命以驢與元遜

鍾毓兄弟頴悟絕人每有嘲戲未嘗困躓毓嘗語會聞安陸能作調試共視之乃盛飾共載行至西門一女子笑曰車中央殊高二鍾都不覺車後一門生云向已被嘲鍾愕然門生曰中央高者兩頭羝二鍾多髯故以為戲

州泰為司馬宣王所知泰屢在縣中宣王留鈌待之至三十六日擢為新城太守宣王為泰會使尚書鍾元常調泰曰君釋褐登宰府三十六日擁麾蓋守兵馬郡乞兒乘小車一何駛乎泰曰誠有此君名公之子少有文采故守吏職獮猴騎土牛又何遲也衆賓咸悅（魏志曰州泰南陽人好立功名世語曰初荊州刺史裴潛以泰為從事司馬宣王鎮宛潛數遣詣宣王由此為宣王所知及征孟達泰又導軍遂辟泰）

庾純與賈充志趣不同（二人並已見）一日賈宴朝士而庾後至賈曰君行常居人前今何忽在後庾曰且有小市井事不了是以來後世言庾之先嘗有伍伯賈之先有市魁因以相譏

劉道眞嘗與一人共索柈草中食見一嫗將兩兒過並青衣劉調之曰青羊將兩羔嫗答曰兩豬共一槽

（晉百官名曰劉寶字道眞高平人）

劉道眞於河側自牽船見一老嫗採梠劉調之曰女子何不調機利杼而採梠嫗答曰丈夫何不跨馬揮鞭而牽船

鍾雅語祖士言我汝頴之士利如錐卿燕趙之士鈍如槌祖曰以我鈍槌打爾利錐鍾曰自有神錐不可得打祖曰既有神錐亦有神槌

王仲祖好飲茶賓至輒命飲之士大夫皆患其如此每欲往候必曰今日有水厄

瑯琊有一諸葛面病鼠瘻劉眞長見之歎曰鼠乃復

窟穴人面耶

劉尹見桓公每嬉戲必取勝一日謂桓曰卿乃爾好利何不焦頭

刁彝於桓公坐（晉書曰刁彝字大倫渤海饒安人刁協之子）嘲韓博曰君是韓盧後博誤應曰卿是韓盧後桓公笑曰刁以卿姓韓故相問耳他自姓刁那得復是韓盧後博曰明公未之思耳短尾者則爲刁也桓公大悅一坐歎以爲佳（崔鴻十三國春秋前京錄曰符堅復有兼并之規天錫大懼遣從事中郎韓博奉表於晉又與桓温書尅期大舉）

范武子嘗患目痛（晉中興書曰范甯字武子愼陽縣人博學通覽累遷中書郎豫章太守）就張處度求方（晉東宮官名曰張湛字處度高平人張氏譜曰湛祖嶷正員郎父曠鎭軍司馬湛仕至中書郎）處度因嘲之曰古方宋陽里子少得其術以授魯東門伯魯東門伯以授左丘明及漢杜子夏鄭康成魏高堂隆晉左太沖凡此諸賢並有目疾相傳此方云用損讀書一減思慮二專内視三簡外觀四旦晚起五夜早眠六凡六物熬以神火下以氣簁蘊於胷中七日然後納諸方寸修之一時近能數其目睫遠視尺捶之餘長服不已洞見墻壁之外非但明目乃亦延年

習鑿齒以脚病廢居里巷符堅滅樊鄧素聞鑿齒名與釋道安並致焉與語大悅以其蹇疾裁堪半丁堅與諸鎭書曰晉氏平吳利在二俊今破漢南得士一人半耳

有人詣謝公別謝公流涕此人了不悲既去左右曰向客殊自密雲謝公曰非徒密雲乃自旱雷耳

謝敷隱居會稽山初月犯少微星少微一名處士星識者以隱士當之時吳國戴逵名重於敷時人憂之俄而敷死故會稽士人以嘲吳人云吳中高士便是求死不得（檀道鸞續晉陽秋曰謝敷字慶緒會稽人崇信釋氏入太平山十餘年以長齋供養爲業招引同事化納不倦以毋老還若邪中内史郄愔表薦之徵博士不就）

顧愷之見謝萬因論神仙顧問云仙者之乘或羊或鹿使君當乘何物耶謝曰居家者遇物斯乘卿輩即轅中客也

謝康樂父瑍生而不慧爲秘書郎早亡康樂小時便文藻豔逸祖車騎甚奇之謂親知曰我乃生瑍瑍那得不生靈運

何尚之與顏延年少相好狎二人並短小尚之嘗謂延年爲猿延年目尚之爲猴一日同遊太子西池延年問路人云吾二人誰似猴此人指尚之爲似延年喜笑此路人曰彼似猴君乃是眞猴

范蔚宗（范曄已見）臨刑時妓妾來別蔚宗悲涕流漣謝綜時亦同刑（綜宋書曰外甥謝綜爲曄所知）顧謂蔚宗曰舅殊不同夏侯色（先是曄在獄作詩曰禍福本無兆性命歸有極必至定前期誰能延一息在生已可知來緣憒無識好醜共一丘何足異枉直豈論東陵上寧辯首陽側雖無嵇生琴庶同夏侯色寄言生存子此路行復即故綜以譏曄沈約宋書曰曄意入獄便死上窮治其獄遂經二旬曄更有生望獄吏戲之曰外傳詹事或當長繫曄聞驚喜綜熙先笑曰詹事在西池射堂上躍馬顧盼自以爲一世之雄今擾擾紛紜畏死乃耳設令今賜以性命人臣圖主何顏可以生存曄謂獄將曰惜哉薶如此人將曰不忠之人亦何足惜曄曰大將言是也）

范蔚宗撰和香方其序云麝本多忌過分必害沉實易和盈斤無傷零藿虛燥詹唐黏濕甘松蘇合安息鬱金捺多和羅之屬並被珍於外國無取於中土及棗膏昏鈍甲煎淺俗非惟無助於馨烈乃當彌增於尤疾此序所言悉以比類朝士麝本多忌比庾炳之零藿虛燥比何尚之詹唐黏濕比沈演之棗膏昏鈍比羊玄保甲煎淺俗比徐湛之甘松蘇合比慧琳道人沉實易和以自況也

宋太祖嘗面許張思光（融）爲司徒長史敕竟不下張乘一馬甚瘦太祖見之問曰卿馬何瘦給粟多少張曰日給粟一石上曰食粟不少何瘦如此張曰臣許而不與明日即除司徒長史

王延之（已見）阮韜俱是劉湛（已見）外甥並有早譽劉甚愛之嘗曰韜後當爲第一延之其次也延之甚不平後爲江州每致餉下都韜與朝士同例高祖聞之與延之書曰韜云卿未嘗有別意當由劉家月旦耶（南史曰阮韜字長明陳留人晉光祿大夫裕玄孫也爲南兗州別駕江夏王求資費錢韜曰此朝廷物也執不與）

張思光既免官爲詩與何徵士（何求已見）有高尚之言何荅曰昔聞東都日不在簡書前思光久病之及何後婚孔氏女思光始爲詩贈何曰惜哉何居士薄暮遘荒淫何亦病之而無以釋也

謝吏部（謝朓已見）初告王敬則反狀（蕭子顯齊書曰王敬則晉陵南沙人母爲女巫生敬則而胞衣紫色謂人曰此兒有鼓角相敬則兩腋下生乳各長數寸夢騎五色獅子二十善拍張明帝即位爲直閤將軍進大司馬以事伏誅）謝妻是敬則女常懷刀欲報謝謝不敢相見及爲吏部郎謝自敘謙挹沈昭略謂之曰卿人地之美無愧此職但恨今日刑于寡妻（南史曰朓臨刑歎曰天道其不可昧乎我雖不殺王公王公因我而死　齊書曰沈昭略字茂隆吳興武康人祖慶之太尉父文振侍中昭略性狂儁不事公卿昇平末爲相國西曹掾齊高帝謂王儉曰南士中有沈昭略何職處之儉以擬前將軍尋爲中書郎遷侍中永元中與叔文季俱召入華林省賜藥酒卒）

江祏及弟祀（南史曰江祏字弘業濟陽考城人姑爲齊高帝兄始建王妃生明帝祏少爲明帝所親恩如兄弟明帝入纂拜寧朔將軍官中書令弟祀字景昌位晉安王[illegible]長史明帝崩祏受遺輔

（政以謀廢東昏兄弟同日見殺）與劉渢劉晏（南史曰劉渢字處和南陽人爲始安王遙光諮議遙光敗與弟謙俱見殺）俱候謝玄暉玄暉戲之曰可謂帶二江之雙流

齊太祖嘗置酒爲樂清河崔思祖侍宴謂沈侍中（沈文季已見）曰羹膾爲南北所推沈荅曰羹膾乃吳食非卿所知思祖曰炮鼈膾鯉似非句吳之詩沈曰千里蓴羹豈關魯衛之事帝稱美曰蓴羹頗須歸沈（南史曰崔祖思字敬元清河東武城人崔琰七世孫少有志氣好讀書齊高帝在淮陰祖思聞風自結爲上輔國主簿參預謀議齊朝建官青冀二州刺史）

王儉與王敬則同拜三公徐孝嗣於崇禮門候儉因嘲之曰今日可謂連璧儉曰不意老子遂與韓非同傳

梁武朝盛於佛教朝賢多啓求受戒江休映精信因果而高祖未知（梁書曰江革字休映濟陽考城人祖齊之宋金部郎父柔之齊倉部郎革早有才思六歲便屬文仕至光祿大夫）謂江不奉佛乃賜江覺意詩五百字云惟當勤精進自強行勝修豈可作底突如彼必死因以此告江革并及諸貴游又手敕云世間果報不可不信豈得底突如對元延明耶江因啓乞受菩薩戒（南史曰革在彭城南下爲魏人所執魏徐州刺史元延明聞革才名厚加接待革稱脚疾不拜延明將害之見革辭色嚴正更加敬重時祖暅同被拘執延明使暅作欹器漏刻銘革唾暅曰卿荷國厚恩乃爲虜立銘孤負朝廷延明又令革作文入寺碑革辭以囚執既久無復心思延明將加箠朴革厲色曰江革年六十不能殺身報主今日得死爲幸誓不爲人執筆延明知不可屈乃止）

朱异遍治五經涉獵文史兼通雜藝博奕書筭皆其所長年二十詣都沈尚書（約）戲語曰卿年少何乃不廉异逡巡未達其旨約曰天下唯有文義棋書卿一時將去那得云廉（朱异已見）

殷孚（沈約宋書曰孚殷淳子有父風大明末爲尚書吏部郎）與何勗嘗共食（勗是何無忌子）孚羹盡勗曰益殷蓴羹孚荅曰何無忌諱

謝鳳子名超宗謝莊子名朏宋明帝敕二人由鳳莊門入超宗曰君命不可以不往乃趨而入朏曰君處臣以禮遂不入

王僧虔子慈謝鳳子超宗（並已見）並年少戲狎慈方學書超宗曰卿書何如虔公慈曰慈書比大人猶雞之比鳳

謝莊子瀹劉勔子悛嘗同飲悛曰謝莊兒不可云不能飲瀹曰苟得其人自可流湎千日

何承天爲著作時年已老而諸佐郎並名家年少潁川荀伯子嘲之常呼爲奶毋何曰卿當云鳳凰將九子何言奶毋耶（南史曰何承天東海郯人母徐廣姊聰明博學故承天幼漸訓義博見古今爲一時所重除著作佐郎）

陸澄當世稱爲碩學讀易三年不解文義欲撰宋書終不能成王儉戲之曰陸公書廚也

到舍人（梁書曰到鏡字圓照到溉子五歲口授爲詩婉有詞致位太子舍人作七悟文甚美）子藎小時聰慧（南史曰到鏡子藎早聰慧仕尚書殿中郎）嘗從高祖幸京口登北顧樓賦詩藎受詔便就上覽以示其祖溉曰藎定是才子翻恐卿從來文章假手於藎因賜溉連珠曰研磨墨以騰文筆飛毫以書信如飛蛾之赴火豈焚身之可吝必耄年其已及可假之於少藎

初梁武帝與任昉相遇於竟陵王西邸從容語昉曰我登三事當以卿爲記室昉亦戲帝曰我若登三事當以卿爲騎兵以帝善騎故也後帝既登大位與昉語次因及此語昉仰謝曰昔承清宴屬有緒言提挈之旨形於善謔豈謂多幸斯言不渝

釋寶淵廣寫義疏貴市王征南書緘封一篋有意西歸同寺慧濟謔之曰昔謝氏青箱不至不得作文章今卿白篋未來判無講理淵曰殊不然此乃打狗杖耳（釋道宣續高僧傳曰釋寶淵本姓陳巴西閬中人年二十三於成都出家居羅天宮寺酷好蒲摴使酒秋氣師僧旻曉喻返以爲讐因爾改塗復從智藏採摭先業自建講筵）

劉諒爲湘東王所善（梁元帝始封湘東王）湘東一目眇一日與諒共遊江濱歎秋望之美諒曰今日可謂帝子降於北渚湘東以爲刺已因語諒曰卿言目眇眇而愁予耶由此嫌之（南史曰諒字求信彭城人祖繪大司馬從事中郎父孝綽秘書監諒少好學有文才尤悉晉代故事時號皮裏晉書）

魏伯起昔在京洛輕薄尤甚時爲之語曰魏收驚蛺蝶後文襄遊東山令諸臣宴文襄曰魏收恃才卿輩適須出其短往復數番伯起忽大唱曰楊遵彥理屈已倒楊從容言曰我綽有餘暇山立不動若遇當塗恐翩翩遂逝當塗者魏翩翩者蛺蝶也文襄先知之大笑稱善

魏佛助與邢子才意趣不協更相詆毀魏每議陋邢文邢云江南任昉文體本踈魏收非直模擬亦大偷竊魏聞乃曰伊嘗於沈約集中作賊何意道我偷任昉任沈俱有重名邢魏各有所好武平中黃門郎顏之推以二公意問祖僕射祖曰見邢魏之臧否即是任沈之優劣（魏收邢卲已見　北齊書曰祖瑩字孝徵神情機警詞藻道逸性疎率不能廉愼起家秘書郎顏之推字介瑯琊臨沂人祖見遠父協並以義烈稱之推博覽書史辭情典麗爲湘東王右常侍好酒任縱不修邊幅時論少之）

祖孝徵所乘老馬自稱騮駒又與寡婦王氏姦通每人前相聞往復裴讓之與祖卑狎嘗於衆中嘲祖曰卿珽那得如此詭異老馬十歲猶號騮駒一妻耳順

尚稱娘子千時喧然傳之（北史曰裴讓之字士禮河東聞喜人少好學有文情清明俊辯早得聲譽對策高第歷屯田郎中兼散騎常侍聘梁文宣時賜死）

王沙彌（晞）嘗詣晉祠賦詩曰日落應歸去魚鳥見留連忽有相王使至召王不時至明日在丞相西閤祭酒盧思道謂王曰昨被召已朱顏得不以魚鳥致怪王緩笑曰昨晚陶然頗以酒漿被責卿輩亦是留連之一物豈直魚鳥而已

徐之才聰辯強識有兼人之敏尤好劇談公私會聚多相嘲戲常嘲王昕姓云有言則誑近犬則狂加頸足而爲馬施角尾而爲羊盧元明因戲之才云卿姓是未入人名是字之誤徐即荅云卿姓在亡爲虐在丘爲墟生男則爲虜養馬則爲驢又嘗與朝士出遊遥望群犬競走諸人試令目之徐應聲曰爲是宋鵲爲是韓盧爲逐李斯東走爲負帝女南徂

阮孚性機辯好酒貌短而禿周文帝偏所愛重常於室內置酒十瓶瓶大一斛上皆加帽欲以戲孚孚適入室見即驚喜曰吾兄弟輩甚無禮何爲入王家匡坐相對宜早還宅因持酒去周文帝憮然大笑

齊世有席毘嗤鄙文學嘲劉逖曰君文如朝菌須臾之翫豈比吾千丈松常有風霜劉荅云既有寒木又

發春花可乎席不能屈（席毘未詳三國典畧曰劉逖字子長彭城叢亭里人漢楚王後也少好弋獵後倦於覊旅發憤自勵專精讀書晉陽都會之所覇朝人士咸務宴集逖巻不離手遇有文籍所未見者則終日諷誦或通夜不歸亦留心文藻頗工詩詠齊天保初行定陶縣令）

王肅好魚（已見）在北時彭城王（勰）嘗戲之曰卿不重齊魯大邦而愛邾莒小國王對曰鄉曲所美不得不好彭城復謂曰卿明日顧我爲卿設邾莒之餐亦有酪奴北人因號茗飲爲酪奴

孫彥舉以文才著稱然學淺行薄邢卲嘗謂之曰卿更須讀書孫曰我精騎三千足敵君羸卒數萬（北史曰孫搴字彥舉樂安人少勵志勤學孫騰薦之齊神武會神武西征命李義深李士畧作檄文皆辭請以搴代神武引搴入帳自爲吹火催促之搴神色安然援筆立就其文甚美神武大悅署相府主簿）

李庶生而天閹崔諶調之曰教弟種鬚法以錐遍刺作孔插以馬尾庶曰先以此方迴施貴族藝眉有效然後樹鬚世傳諶門有惡疾以呼沱爲墓田故庶言及之（崔鴻十三國春秋曰李庶黎陽人魏大司農諧之子以清才每接梁使徐陵謂其徒曰江北有李庶可語耳庶無鬚髯人謂天閹）

宗如周面狹長蕭詧戲之曰卿何爲謗經如周曰身自來不謗經蔡大寶曰卿當不謗餘經正應不信法華經爾蓋法華經云聞經隨喜面不狹長如周乃悟（後梁書曰蔡大寶字敬仁嘗以書干僕射徐勉勉大賞異令與其子遊處所有墳籍盡以給之遂博覽群

（書學無不綜）

柳機（北史曰柳機字匡時河東解人偉容儀有器局頗涉經史年十九周武帝引爲記室）柳昂（北史曰柳昂字千里河東解人幼聰穎有器識幹局過人周武帝時爲内史中大夫嘗途用事百寮皆出其下）在周朝俱歷要任至隋文帝受禪竝爲外職時楊素方用事因文帝賜宴素戲語機云二柳俱摧機應聲荅曰不若孤楊獨聳

侯白好俳諧一日楊素與牛弘退朝白語之曰日之夕矣素曰以我爲牛羊下來耶

麥鐵杖（隋書曰麥鐵杖始興人少有勇力日行五百里走及奔馬踈誕使酒好交遊重信義立功隋朝仕至開府儀同三司）因朝集考功郎蘇威戲之曰麥是何姓鐵杖曰麥竇不殊那忽致怪（隋書曰蘇威字無畏武功人蘇則之後少有至性隋文帝爲丞相高熲屢言其賢與語大悅居月餘威聞禪代之議遁歸田里高熲請追之帝曰此不欲預吾事且置之及受禪徵拜太子少保兼納言）

庾信自建康遁歸江陵湘東王因賜妾徐氏妾與信弟㧛私通㧛欲求之無致言者信庭前有一蒼鷹乃繫書于鷹頸信視之遂題紙尾曰畜生乞汝

歐陽詢形狀猥陋長孫無忌嘗嘲之曰聳髆成山字埋肩畏出頭誰令麟閣上畫此一獮猴詢應聲曰索頭連背暖漫襠畏肚寒秖緣心渾渾所以面團團太宗笑曰詢殊不畏皇后耶

武懿宗形狀短陋嘗統兵禦西戎畏懦而遯張元一嘲之曰長弓短度箭蜀馬臨高蹹去賊七百里隈墻獨自戰忽然逢著賊騎豬向南趍則天未曉曰懿宗無馬耶元一曰騎豬夾豖也則天大笑（劉昫唐書曰武懿宗則天伯父士逸之孫張元一武后時左司郎中善滑稽）

張易之與弟昌宗爲奉宸令引詞人爲供奉時有言昌宗是王子晉後身令被羽衣吹簫乘木鶴奏樂於庭崔融賦詩爲絕唱有昔偶浮丘伯今同丁令威中郎才貌是藏史姓名非之句後與蘇味道相詣云某詩所以不及相公無銀花合也（味道詠上元詩曰火樹銀花合星橋鐵鎖開故崔以爲戲）味道云子詩雖無銀花合還有金銅丁

王勃與二弟助劼皆以文著後福峙幼子勸又有文名福峙嘗以詑韓思彥思彥曰昔武子有馬癖君復有譽兒癖王家癖何多耶

婁師德好詼諧則天朝大禁屠殺師德因使至陝庖人進肉師德曰何得有此庖人曰豺咬殺羊師德曰豺大解事又進鱠復問何得有此庖人曰豺咬殺魚師德大叱之曰智短漢何不道是獺遂不食

許敬宗嘗奏流其子昂於南及敬宗死博士袁思古議諡爲謬昂子彥伯於衆中將擊之袁曰今爲賢家

君報讐何忽見怒彥伯慙而止

宋濟老於詞場舉止可笑嘗試賦誤落官韻濟撫膺曰宋五坦率矣此聲大傳後禮部上甲乙名明皇先問曰宋五坦率不

盧相邁不食鹽醋同列問之足下不食鹽醋何堪邁笑而荅曰足下終日食鹽醋復又何堪（劉昫唐書曰盧邁字子玄范陽人以孝友謹厚稱貞元中以給事中平章事大政決於陸贄公謹身中立守文奉法而已）

喬琳好談諧朱泚僭逆琳掌賊中吏部選人前白曰所注其官不穩便琳荅曰足下謂此選竟穩便乎

楊汝士以尚書出鎮東川白樂天是尚書妹婿時以太子少傅分洛樂天戲代内子作詩賀兄嫂曰劉綱與婦共登仙弄玉隨夫亦上天何似沙哥（汝士小字沙哥）領崔嫂碧油幢引向東川又曰金花銀碗饒兄用罨畫羅裙任嫂裁嫁得黔婁爲妹婿可能空寄蜀茶來

白傅就裴晉公乞馬裴贈以一馬戲爲詩曰君若有心求逸足我還留意在明姝蓋用愛妾換馬事白即荅云安石風流無奈何欲將赤驥換青娥不辭使送東山去臨老無人與唱歌

白樂天求箏於牛奇章奇章贈詩曰但愁封寄去魔物或驚禪樂天云會教魔女弄不動是禪心樂天嘗

言思黯自誇前後服鍾乳三千兩而歌舞之妓甚多乃謔予衰老故荅思黯詩云鍾乳三千兩金釵十二行妒他心似火欺我鬢如霜慰老資歌笑銷愁仰酒漿眼看狂不得狂得且須狂奇章又有詩云不是道公狂不得恨公逢我不教狂

張祜初未識白公白刺蘇州時祜來謁才見白即語曰久欽藉嘗記得君有欵頭詩祜愕然請其故白曰鴛鴦鈿帶拋何處孔雀羅衫付阿誰非欵頭何耶張頓首微笑仰而荅曰祜亦嘗記得舍人有目連變白曰何也祜曰上窮碧落下黃泉兩處茫茫皆不見非目連變耶遂與歡宴竟日

徐晦嗜酒沈傳師善餐楊嗣復戲語云徐家肺沈家脾眞安穩耶

姚峴善滑稽遇機即發姚僕射南仲廉察陝郊峴嘗候見僕射延之中堂未及語忽有投刺者云李過庭僕射曰過庭之名甚新未知誰家子弟客將左右皆稱不知又問峴峴初猶俛首頃之自不可忍斂手言曰恐是李趨兒僕射久方悟而大笑

姚巖傑（摭言曰姚巖傑梁國公元崇之孫少聰悟絕倫弱冠博通典籍慕班固司馬遷爲文時稱大儒）與盧肇會於江亭（摭言曰盧肇字子發爲歙州牧）肇改令欲目前

取象一聯即發令曰遠望漁舟不闊尺八（尺八樂器名爾雅釋樂不載　唐逸史曰開元末一僧往終南回寺中一老僧令於空房内取尺八來乃玉也謂曰汝主在寺以愛吹尺八謫在人間此常吹者也汝回可將此付汝主僧歸進於玄宗特攻吹之宛是先所御者　孫夷中仙隱傳曰房介然專吹竹笛名尺八）姚遽飲酒一器凭欄嘔噦須臾即席還令曰凭欄一吐已覺空喉

方干姿態山野且兎缺性好凌侮人有龍丘李主簿偶一見干遂同杯酌李目有翳干改令譏之曰措大喫酒點鹽軍將喫酒點醬只見門外著籬未見眼中安障李荅曰措大喫酒點鹽下人喫酒點鮓只見半臂著襴不見口脣開跨一坐大笑（孫郃元英先生傳曰先生新安人字雄飛廣明間爲律詩江南未有及者謁錢塘守姚合合視其貌陋初甚侮之覽卷駭目變容而嘆先生一舉不得志遂遯於會稽與鄭仁規李頻陶詳爲三友）

唐僖宗頗工衆藝於音律蒲博蹴踘鬬雞無不精妙尤善擊毬嘗謂優人石野猪曰朕若應擊毬進士舉須爲狀元野猪對曰若遇堯舜作禮部侍郎恐陛下不免駮放

湖南馬希聲聞梁太祖嗜食雞慕之殺五十雞爲膳居其父武穆王喪發引之夕頓食雞臛數盤吏部侍郎潘起譏之曰昔阮籍居喪食蒸豚何代無賢

周世宗時陶尚書奉使江南韓熙載遣家妓以奉盥匜及旦以書謝有云巫山之麗質初臨霞侵鳥道洛浦之妖姿自至月滿鴻溝舉朝不能會其辭熙載因召家妓訊之云是夕忽當浣濯（東都事畧曰陶穀字秀實邠州新平人有俊才起家爲校書郎在周爲翰林學士宋興歷禮刑戸部三尚書遷承旨博記美詞翰滑稽好大言佛老之書陰陽之學亦能詳究乾德初郊法物制度多穀所定）

陶尚書小字鐵牛李濤嘗戲之曰每至海源即思靈德

陶穀使吳越忠懿王宴之因食蝤蛑詢其族類忠懿命自蝤蛑至蟛蜞凡取十餘種以進穀曰眞所謂一蠏不如一蠏宴將畢或進葫蘆羹相勸穀下箸忠懿笑曰先王時庖人善爲此羹今依樣饌來者穀一語不荅

楊大年方與客棊石中立自外至戲云止於坐偶貌甚閑暇石荅云口不能言請對以臆

楊大年嘗於丁晉公席上舉令云有酒如線遇斟則見公荅曰有餅如月因食則缺

楊文公嘗戒門人爲文宜避俗語既而公自作表云伏惟陛下德邁九皇門人鄭戩曰未審何時得賣生菜公笑易之

丁晉公在秘閣日凝寒近火常以鐵箸於灰爐間書

畫同舍伺公暫起燒火箸使熱公至爲箸所熨曰昨宵通曉不寐爲四鄰絃筦喧呼所聒同舍曰是必嫁娶之家也公曰非是時平歲稔小人輩共樂其父毋祖先耳

丁晉公自崖州還坐客論天下州郡何地最雄盛公曰唯崖州地望最重客問其故荅曰宰相只作彼州司戶參軍他州何可及

石中立喜滑稽天禧中爲員外郎時西域獻獅子畜於御苑日給羊肉十五斤石率同列往觀或曰吾輩忝與郎曹及不及一獸石曰汝何不知分彼乃苑中獅子吾曹員外郎耳安可並耶（魏泰東軒筆錄曰石參政中立事太宗爲館職至眞宗末年猶爲學士）

盛度體豐肥一日自前殿趨出宰相在後盛初不知忽見即欲趨避行百餘步乃得直舍隱於其中石學士（中立）見其喘甚問之盛告其故石曰相公問否盛曰不問別去十餘步乃悟罵曰奴乃以我爲牛

王宣徽（拱辰）於洛中營第甚侈中堂起屋三層最上曰朝天閣時司馬公亦在洛於私第穿地丈餘作壤室邵康節見富鄭公公問洛中新事邵云近有一巢居一穴處者富爲大笑

（三山石橋官至吏部尚書）

尤延之博洽工文與楊誠齋爲金石交淳熙中誠齋爲秘書監延之爲太常卿又同爲青宮寮寀二公皆善謔延之一日言有一經句請秘監對曰楊氏爲我誠齋應聲曰尤物移人衆皆歎其敏確

楊誠齋嘗戲呼尤延之爲蝤蛑延之呼誠齋爲羊一日食羊白腸延之曰秘監錦心繡腸亦爲人所食誠齋笑吟曰有腸可食何須恨猶勝無腸可食人世稱蝤蛑爲無腸公子一坐大笑

翟伯壽俊爽好奇巾服一如唐人自名唐裝（張荃翁貴耳集曰翟耆年字伯壽公巽參政之子能清言工篆及八分書）一日往見許彥周彥周髽髻著犢鼻褌躡高屐出迎伯壽愕然彥周徐曰吾晉裝也公何怪

乾道中衆客赴郡宴爾日伎樂甚盛一年少勇於見色甫就席中一客以服辭乃命撤樂勸酬次年少責此人曰敗一席之歡者爾也眞所謂不自殞滅禍延過客者耶賓主爲之烘堂

會稽有富人馬生以入粟得官號馬殿幹喜賓客有姬美豔能歌時出佐酒客有梁縣丞者頗黠因與之目成後馬生殂梁捐金得之他日置酒觴客陳無損

繫之馬後耳或曰此更詭異也貢父曰我初幸館閣之除俸入儉薄不給桂玉之用因就廉直取此馬以代步不意諸君子督過之深姑爲此以揜言者之口耳

王觀恃才放誕莘子履愼默於事無所可否觀嘗以方直少之然二人極相善觀嘗寢疾子履往候之觀以方帽包裹坐複帳中子履笑曰體中小不佳何至是所謂王三惜命也觀厲聲曰王三惜命何如六四括囊聞者莫不大笑

馬默爲臺官嘗彈奏劉貢父輕薄不當置在文館劉

曰既云馬默豈合驢鳴（宋史曰馬默字處厚單州成武人家貧徒步從石介學諸生時以百數一旦出其上將歸石語諸生曰馬君他日必爲名臣宜送之山下累官寶文閣待制知徐州紹聖時坐附司馬光落待制致仕）

劉貢父性滑稽喜嘲謔與王汾同在館中汾病口喫貢父爲之贊曰恐是昌家又疑非類未聞雄名只有艾氣

王汾嘗嘲劉攽云常朝多喚子蓋常朝知班吏多云班班謂之喚班攽應聲云寒食每呼君（東都事畧曰王禹偁曾孫汾舉進士甲科元祐中爲工部侍郎寶文閣待制入元祐黨籍云）

治平初濮安懿王原寢皆用紅泥雜飾劉貢父謂王汾曰頃聞王墳賜緋得非子有銀章之命耶

王介甫爲相大講天下水利劉貢父嘗造介甫值一客在坐獻策曰梁山泊決而涸之可得良田萬頃但未擇得利便之地貯其水耳介甫傾首沉思曰然安得所貯許水乎貢父抗聲曰此甚不難介甫欣然以爲有策遽問之貢父曰別穿一梁山泊則足以貯此水矣介甫大笑遂止

王介甫多思而喜鑿說嘗與劉貢父共食王曰孔子不撤薑食何也貢父曰本草言薑食多損智道非明民將以愚之孔子以道敎人故不撤薑食所以愚之也介甫欣然而笑久乃悟其爲戲

劉貢父滑稽辯捷世推無對晩年雖得末疾乘機決發亦不能忍一日擁爐於惠林僧寮語東坡曰吾之鄰人有一子稍長使之代掌小解不逾歲誤質盜物資本耗折殆盡其子引罪請曰某拙於運財以敗成業今請從師讀書勉赴科舉其父大喜擇日具酒肴遣之旣別且囑之曰吾老矣恃子以爲窮年之養今子去我而游學儻或僥倖改門換戶固吾之大幸然切有一事不可不記或有交友與汝唱和須子細看莫更和却賊詩狼狽而歸蓋譏東坡前逮詔獄王晉

卿周開祖之徒皆以和詩爲累也（烏臺詩案曰公有與王詵往來詩賦及寄周邠諸詩二人皆以收蘇軾有譏諷文字不申繳有司各治罪）貢父語始絕口東坡即曰某聞昔夫子自衛反魯會有召夫子食者群弟子相與語曰魯吾父母之邦我曹久從夫子轍環四方今幸俱還鄉里何夫子之出當共尋訪親舊因閱市肆衆欣然許之始過闤闠未及縱觀而稠人中望見夫子巍然而來惶懼相告由夏之徒奔踔越逸無一留者獨顏子拘謹不能遽爲闊步顧市中石塔似可隱蔽即屏伏其旁以俟夫子之過群弟子因目之爲避孔子塔蓋譏貢父風疾之劇以報之也

東坡嘗與劉貢父言某與舍弟習制科時日享三白食之甚美不復信世間有八珍也貢父問三白之說坡言是一撮鹽一碟生蘿蔔一盌飯貢父大笑久之以簡招坡喫皛飯坡不復省憶謂人云貢父讀書多必有出處比至赴食見案上所設惟蘆菔鹽飯而已始悟貢父以三白相戲援匕箸食之幾盡將上馬云明日可見過當具毳飯奉待貢甫雖知其爲戲但不解毳飯所設何物迨往談論過午不設食貢父饑甚索飯坡云少待如此者再三坡荅如故貢父曰饑不可忍矣坡徐曰鹽也毛蘆菔也毛飯也毛非毳而

何貢父捧腹曰固知君必報東門之役然慮不及此坡始命進食抵暮乃去

王聖塗云（聖塗字闕之）蘇子瞻文章議論獨出當世風格高邁書畫亦精絕有得其眞跡者重於珠玉雖才高一世而遇人溫厚有片善即與之傾盡城府論辯酬倡間以談謔謫居黃州日有陳處士携紙筆求書會客方鼓琴遂書曰或對一貴人彈琴者天陰聲不發貴人怪之曰豈絃慢耶對曰絃也不慢其清談善謔類如此

蘇子瞻與姜潛同坐姜字至之先舉令云坐中各要一物是藥名乃指子瞻曰君藥名也問之曰子蘇子子瞻應聲曰君亦藥名也君若非半夏定是厚朴姜請其故曰非半夏厚朴何故曰姜制之（宋史隱逸傳曰姜潛字至之兗州奉符人從孫復學春秋神宗時召對除陳留令以不散青苗錢移疾去）

東坡鎮維揚幕下皆奇豪一日石塔長老遣侍者投牒求解院東坡問長老欲何往對曰歸西湖舊廬東坡即將僚佐同至石塔令擊鼓大衆聚觀袖中出疏使晁無咎讀之其詞曰大士何曾出世誰作金毛之聲衆生各自開堂何關石塔之事去作無相住亦隨緣戒公長老開不二門施無盡藏念西湖之久別亦

是偶然爲東坡而少留無不可者一時稽首重聽白槌渡口船迴依舊雲山之色秋來雨過一新鐘鼓之聲以文爲戲一時咸慕其風

東坡在惠州天下傳其已死後七年北歸時章丞相方貶雷州東坡見南昌太守葉祖洽葉問曰世傳端明已歸道山今尚爾游戲人間耶坡曰途中見章子厚乃回反耳

黃魯直戲東坡曰昔右軍書爲換鵞字近日韓宗儒性饕餮每得公一帖於殿帥姚麟家換羊肉數斤可名公書爲換羊書矣公在翰苑一日以生辰製撰紛冗宗儒繼作簡以圖報書來人督索甚急公笑曰傳語本官今日斷屠

涪翁（黃庭堅已見）嘗和東坡春菜詩云公如端爲苦筍歸明日春衫誠可脫坡得詩戲語坐客曰吾固不愛做官魯直遂欲以苦筍硬差致仕聞者絕倒

劉道原（恕）日記萬言終身不忘壯輿（羲仲道原子並已見）亦能記五六千字壯輿之子所記才三千字晁以道戲壯輿曰更兩世當與我輩相似

呂嘉問（已見）提舉市易曾子宣（布）劾其違法曾反得罪嘉問治事如故劉貢父曰豈意曾子避席望之儼然乎嘉問字望之（司馬公涑水記聞曰曾布爲三司使與呂嘉問爭市易事介甫主嘉問布坐左遷）

蘇長公在維揚一日設客十餘人皆一時名士米元章亦在坐酒半元章忽起立自贊曰世人皆以芾爲顛願質之子瞻長公笑答曰吾從衆（海岳遺事曰米元章嘗爲書畫學博士後遷禮部員外郎數遭白簡逐出一日以書抵蔡京訴其流落且言舉室百指行至陳留獨得一舟如許大遂畫一艇於行間京哂焉時彈文正謂其顛而芾又歷告諸執政自謂久任中外並被大臣知遇舉主累數十百皆用吏能爲稱首一無有以顛蒙者世遂傳米老辭顛帖）

元祐中米元章居京師被服怪異戴高簷帽不欲置從者之手恐爲所涴既坐轎爲頂蓋所礙遂徹去露帽而坐一日出保康門遇晁以道以道大笑下轎握手問曰晁四你道似甚底晁云我道你似鬼章二人撫掌絕倒時西邊獲賊寨首領鬼章檻車入京故晁以爲戲

滕甫有弟申狠暴無禮其母獨篤愛用是數凌侮其兄而閫政多紊章子厚與甫舊狎一日語之曰公多類虞舜然亦有不似者甫究其說子厚曰類者父頑母嚚象傲不類者克諧以孝耳（宋名臣四科事實曰龍圖滕甫臨大事毅然不計死生至於已私則小心莊栗惟恐有過）

黃魯直劉莘老同在館中每庖人請食次魯直頗治

珍味劉北人性樸厚常云來曰喫蒸餅鄉音頗質黃不樂其簡儉一日聚飲行令以三字離合成字一人云戊丁成皿盛或云王白珀石碧或云里予野土墅黃云禾女委鬼魏劉未荅黃遽云僕當奉代以來力勑正整如何其聲大似蒸餅之語坐皆笑劉不樂

呂與叔言長安有安氏家藏唐明皇髑髏作紫金色其家事之甚謹因爾家富達遂爲盛族後其家析居爭髑髏斧爲數片（道學名臣言行録曰呂大臨字與叔大鈞之弟學於橫渠橫渠卒乃東見二程元祐中除正字范內翰薦可爲講官未用而卒）張文潛（已見）聞之即語曰明皇生死爲姓安人極惱合坐大笑時秦學士太

虛方爲賈御史彈不當授館職文潛戲太虛曰千餘年前賈生過秦今復爾也聞者以爲佳謔

郭景初嘗夜出爲醉人所誣（墨客揮犀曰郭膕字景初泉州人少有才學而性甚輕脫）太守召景初詰其狀景初笑曰諺所謂張公喫酒李公醉太守怪其言不屈命取紙筆使作張公喫酒李公醉賦郭操紙立就其略云事有不可測人當防未然何張公之飲酒乃李老之醉焉清河丈人方肆杯盤之樂隴西公子俄遭酩酊之愆太守見而大笑乃釋之

林瑀王洙同作直講林謂王曰何相見之闊也王曰遭此霖雨瑀云今後轉更疎闊王曰何故荅云逢此短晷蓋譏王之侏儒

陳繹好爲敦朴之狀時謂熱熟顏回後熙寧中台州推官孔文仲舉制科庭試對策言事有痛哭太息執政惡而黜之繹時爲翰林學士語於衆曰文仲狂躁眞杜園賈誼王平甫笑曰杜園賈誼可對熱熟顏回合坐大噱

李章赴鄰人小集主人素鄙會文章適坐其傍既進饌主人前一魚特大於衆客者章即請於主人曰章與主人俱蘇人每見人書蘇字不同其魚不知合在

左邊者是右邊者是主人曰古人作字不拘一體移易從便也章即引手取主人之魚示衆云領主人旨揮今日左邊之魚亦合從便移過右邊一座輟飯而笑終席乃已（龔明之中吳紀聞曰李章姑蘇人敏於戲調）

元符中上巳日錫燕從臣命御新龍舟蔡元長忽墜于金明池萬衆喧駭蔡得浮木憑出遂入次舍方一身淋漓蔣頴叔（之奇）啗公曰元長幸免瀟湘之役蔡大笑荅曰幾同洛浦之遊

許下人相傳章子厚當輈言罵士人嘗對衆云今世士人如人家婢子才出外[illegible]食箇箇要作行首張天

覺在旁云如商英者莫做得一箇角妓否章笑久之遂遷職子厚之孫章大方云不然天覺好詼諧先祖丞相曰豈有禁從作是俳語好闘天覺應聲云某權其職且二年切告相公提下權字丞相未幾乃落權字

吳元中在辟雍時試經義五篇盡用字說據援精博蔡京爲進呈特免過省以爲學字說之勸及作相請復春秋科反攻王氏徐擇之時爲左相語人曰吳相此舉雖湯武不能過客不解擇之曰逆取而順守元中甚不能平（宋史曰吳敏字元中眞州人大觀二年辟雍私試蔡京愛其文薦充館職中書侍郎劉正夫以敏未嘗過省不可京請御筆特召上殿除左司郎官金人犯順敏薦李綱同贊徽宗內禪遷知樞密院事）

翟叅政汝文與蔡安世（靖）陳應賢（邦光）同在門下省安世位汝文之上應賢坐其下每共談論二人交闘之一日辭屈汝文歎曰嗟乎遂厄於陳蔡之間（蔡絛鐵圍山叢談曰翟叅政公巽字汝文有文名對人辭語華暢雖談笑歷歷皆可聽然不妄吐也政和間爲給事中）

宣和間追復蘇軾職名時衛仲達當行詞同列戲語曰達可宜善爲此詞蓋須焚黃耳聞者莫不大笑（淇水流慶錄曰衛仲達初名上達字達可秀州華亭人大觀三年登進士第徽宗改今名爲館職日上書諫脩

趙悅道（抃）罷政閑居每見僧至接之甚有禮一日有士人以書贄見公讀之正色謝去後再往閽人不爲通士人詰閽者曰叅政便直得如此敬重和尚閽者曰尋常僧來相見亦只是平平人相公道只是重袈裟士人笑曰我這領襴衫直是不直錢閽者曰也半看佛面士人曰便那輟不得些少來看孔夫子面人傳以爲笑

孫巨源從劉貢父乞墨吏送達孫莘老中丞巨源以未得讓劉劉曰已嘗送君矣後知是莘老誤留以其皆孫姓而同爲館職吏輩莫能別劉曰何不取其鬚爲別吏曰皆鬍而莫能別劉曰既是皆鬍何不以身之大小爲別於是館中以孫莘老爲大鬍孫學士巨源爲小鬍孫學士

沈存中（括）爲內翰劉貢父與從官數人同訪之始下馬典謁者報云內翰方就浴可少待貢父語同行曰存中死矣待之何益衆驚問其故貢父曰孟子云死矣夫盆成括衆悟其爲戲

劉貢父初入館乘一課馬而出或言此豈公所乘亦不慮趨朝之際有從群者或致奔踶之患耶貢父曰吾將處之也或問何以處之曰吾令市青布作小襜

益之在坐酒酣舉杯屬梁曰有儷語奉上梁諦聽之即琅然高唱曰昔居殿幹之家爰喪其馬今入縣丞之室毋逝我梁一坐大笑梁憮然不樂無幾病死

趙魏公（趙孟頫已見）有一私印曰水晶宮道人周草窓以瑪瑙寺行者對之（夏文彥圖繪寶鑑曰周密字公謹號草窓歷山人居錢塘）魏公遂不用此印後見草窓同郡崔進之藥肆縣一牌曰養生主藥室魏公以敢死軍醫人對之進之亦不復設此牌魏公語人曰我今日方爲水晶宮吐氣

劉時中與文子方（矩）同過暢純父（暢師文已見）値其濯足暢聞二人至輟洗迎笑而出曰佳客至正有佳味於卧内取四大桃置案上以二桃洗於濯足水中持啖二人子方與時中不食但以其置案上者人持一顆去曰公洗者其自享之無以二桃汙三士也乃大笑而出

張仲舉每以文自負常語人曰吾於文已化矣葢吾未嘗搆思特任意屬筆而已（元史曰張翥字仲舉晉寧人少負才雋豪放不羈好蹴踘喜音樂其父以爲憂翥翻然曰大人勿憂今請易業乃閉門讀書受業於李存存江東大儒其學傳於陸九淵翥從之游道德性命之說多所研究留杭從仇遠學遠於詩最高翥盡得其音律之奧遂以詩文知名）他日學士沙剌班示以所爲文請易數字仲舉苦思移時終不能就沙剌班曰先生於文豈猶未化耶何思之苦也仲舉因相視大笑（陶九成輟耕錄曰文定王沙剌班字敬臣號山齋畏吾人庚申帝之師也）

嘉興林叔大（鏞）爲江浙行省掾貪墨鄙吝頗交名流以沽美譽其於達官顯宦則品饌甚豐若高人勝士不過素湯餅而已一日延黃子久作畫多士畢集復以此供客諸人不能堪譏訕交作叔大赧甚揖潘子素求題其畫子素援筆書一絶句云阿翁作畫如說法信手拈來種種佳好水好山塗抹盡阿婆臉上不曾搽子久笑語曰好水好山謂達官顯宦阿婆臉不搽言素面也言未已子素復加一句云諸佛菩薩摩訶薩俱不解其意子素曰此即僧家懺悔閧堂大笑而散叔大數日不見客（姑蘇志曰黃公望字子久性慧敏博極群書於技能無不通曉補浙西憲掾以忤權豪棄去黃冠野服往來三吳開三教堂於蘇之文德橋三教中人多執弟子禮善畫山水師董源巨然　潘純字子素廬州人游京師文學貴介爭延致之每宴集談笑傾坐）

何氏語林卷之二十七

何氏語林卷之二十八

華亭何良俊元朗撰　幷註

輕詆二十八

或問子西孔子曰彼哉彼哉蓋厭絶之也至孟子於管晏猶或輕之則聖賢亦詆訶人耶嗚呼聖賢之心非不欲幷包兼容然是非之公卒何可掩不有所貶後將安懲

禰正平自荆州北遊許都書一刺懷之漫滅而無所遇或問之曰何不從陳長文司馬伯達乎禰曰卿欲使我從屠沽兒輩耶又問當今復誰可者禰曰大兒孔文舉小兒楊德祖

人問禰正平荀令君趙盪寇皆足蓋當世乎禰荅曰文若可借面弔喪稚長可使監厨請客其意以荀但有貌趙健啖肉也

劉荆州（劉表已見）嘗自作書欲與孫伯符以示禰正平正平蚩之言如是爲欲使孫策帳下兒讀之耶將使張子布見乎

管幼安少便恬靜常笑邴根矩華子魚有仕宦意及華爲司徒上書讓幼安幼安聞之笑曰子魚本欲作老吏故榮之耳

劉巴不與張飛語孔明問之巴曰大丈夫處世當交四海英雄何至與兵子共語

虞仲翔在東吳曹公欲辟之虞聞之曰盜跖欲以餘財汙良家耶

石勒治門閤至峻有醉胡乘馬徑入府門勒問門吏馮翥向走馬入門爲是何人翥惶遽忘諱誤對云向有醉胡乘馬馳來即已訶問胡人難與語非小吏所制勒笑曰胡正自難可與言（石虎鄴中記曰石勒字世龍上黨武鄉人匈奴之苗裔也永嘉初豪傑並起共推爲主都於襄國後僭正號）

周僕射以雅望有海内重名後頗有酒失爲僕射時略無醒日時人謂之三日僕射庾太尉曰周侯末年所謂鳳德之衰

阮光禄（阮裕已見）聞何次道拜相歎曰我當何處生活（晉陽秋曰何充字次道盧江人思韻淹通有文義才情累遷侍中驃騎將軍揚州刺史）

褚公與孫興公（褚裒孫綽並已見）同遊曲阿後湖中流風勢猛迅舫欲傾覆褚公已醉乃曰此舫人皆無可以招天譴者唯孫興公多塵滓正當以厭天欲耳便欲捉擲水中孫遽無計唯大啼曰季野卿念我

袁眞爲監軍時范玄平爲吏部尚書大坐語袁卿此還不失爲護軍袁曰卿何事人中作市井

符朗初過江（裴景仁秦書曰朗字元達符堅從兄姓宏放神氣爽悟堅常曰吾家千里駒也堅爲慕容沖所圍朗降謝玄用爲散騎侍郎）王大與兄國寶命駕詣之汰法師問朗曰（安法師傳曰竺法汰者體器弘簡道情冥到法師友而善焉一說法汰即安公弟子）見王吏部兄弟未朗曰非一狗面人心又一人面狗心者是耶蓋以忱醜而才國寶美而狠也（秦書曰朗矜高忤物不容於世衆讒而殺之）

劉邁（劉毅之兄）爲殷仲堪參軍桓南郡嘗過仲堪於廳事前戲馬以矟擬仲堪劉時在坐謂南郡曰馬矟有餘精理不足

會稽太守孟顗事佛精懇而爲謝靈運所輕謝嘗語顗曰得道應須慧業文人卿生天當在靈運前成佛必在靈運後顗深恨此言（南史曰孟顗字彥重平昌安丘人衛將軍昶弟也昶顗並美風姿時人謂之雙珠昶貴盛顗不就辟昶死後歷侍中卒於會稽太守）

顏延之每薄湯惠休詩謂人曰休上人制作委巷間歌謠耳方當誤後生

王僧達（已見）性好鷹犬何尚之致仕復起嘗於宅設八關齋大集朝士行香次至僧達曰願即解於鷹犬勿復遊獵僧達荅曰家養一老狗放之去已復還尚之失色

謝宣映（南史曰謝絢字宣映謝景重之子）曾於公坐戲調其舅袁湛湛甚不堪之謂曰汝父昔已輕舅汝今復來加我可謂世無渭陽情也（宋書曰景重是王胡之外甥與舅亦不協）

丘車騎嗜酒弛縱不治形儀好臧否人物嘗在沈淵坐見王文憲詩沈曰王令文章大進丘曰何如我未進（丘靈鞠王儉並已見）

王瞻好裁貶人物小時與齊豫章王嶷爲友嘗候嶷高論武帝時在大牀寢瞻謂嶷曰帳中人物亦復隨人寢與嶷言次忽問王景文卿兄楷賢愚何如殷道矜瞻曰卿遂復言他人兄耶武帝笑語嶷曰多王（嶷小）名汝兄愚那得忽來王參軍此句瞻曰直恐如卿來

談（南史曰王瞻字明遠玄謨子負氣傲俗好裁貶人物齊建元初爲永嘉太守詣闕跪拜不如儀召入東宮付廷尉殺之）

江左甲族向來多不居憲臺王氏以分枝居烏衣者官位微減王僧虔初除御史中丞謂人曰此是烏衣諸郎坐處我亦可試爲耳

張忺泰爲直閤校尉通涉雅俗交結多是名素每下直輒著鹿皮冠衲衣錫杖執素琴有以啓武帝者帝曰將家兒何作此舉止（南史曰張忺泰字義亨竟陵人衛將軍興世子也不以武業自居好隸書讀子史年十餘詣褚彥回彥回問張郎弓馬多少荅曰性怯畏馬無力牽弓彥回異之）

王元長初爲司徒法曹詣王僧祐因過沈昭略元長

與沈先未相識沈屢顧眄請主人曰是何年少元長殊不意因語曰僕出於扶桑入於暘谷照耀天下云誰不知沈曰不知許事且食蛤蜊元長曰方以類聚物以群分君生長東隅居然應嗜此族

張敬兒拜車騎將軍開府王敬則戲之呼爲褚彥回（時咸推褚彥回風度詳雅敬則以敬兒武臣麄率故以彥回爲戲也）敬兒曰我馬上得之終不得作華林閣勳（南史曰敬則在宋與壽寂之殺後廢帝於華林園）

卞田居（卞彬已見）爲平越長史嘗目禽獸云羊性淫而狠豬性卑而率鵞性頑而傲狗性險而出皆指斥貴勢其賦蝦蟆云紆青拖紫名爲蛤魚世以比令僕也又云科斗唯唯群浮闇水維朝繼夕聿役如鬼比令史諮事也文章傳於閭巷

劉中郎性韻剛疎輕言肆行一日遇褚司徒（淵）入朝以腰扇障日中郎從側過曰作如此舉止羞面見人扇障何益褚曰寒士不遜中郎曰不能殺袁劉安得免寒士（南史曰劉祥字顯徵穆之之曾孫少好文學性韻剛疎建元中爲正員郎後爲臨川王驃騎從事中郎）

王奐初拜僕射劉顯徵（祥）與奐子融同載行至中堂見路人驅驢劉曰驢汝好爲之如汝人才皆已令僕矣（南史曰祥著連珠十五首以寄懷其譏議者云希世之寶違時必賤偉俗之器無聖則淪是以明玉黜於楚岫章甫窮於越人）

王茂遠子琮爲國子生尚始興王女繁昌主琮少不惠爲學生所嗤遂離昏茂遠謝始興始興曰此自上意身極不願如此茂遠曰下官曾祖是謝仁祖外孫亦不藉殿下姻媾爲門戶

沈休文常侍梁武帝宴值豫州獻栗徑寸半帝奇之問栗事多少與約各疏所憶沈少帝三事約出語人曰此公護前不讓即羞死

徐常侍（徐陵已見）聘齊時魏收文學北朝之秀收錄其文集以示徐令傳之江左徐速濟江而沉之從者以問徐曰吾爲魏公藏拙

庾信至北唯愛温子昇寒山寺碑後還南人問北方何如信曰唯寒山寺一片石堪共語餘若驢鳴犬吠耳

何敬容爲尚書令淺於學術不善作草隸署名敬字大作苟小爲文容字大爲父小爲口陸倕見而戲之曰公家苟既奇大父亦不小敬容不能荅

江從簡是江光祿子（江革已見）小時有文情年十七作採荷調以刺何敬容曰欲持荷作柱荷弱不勝梁欲持荷作鏡荷暗本無光敬容不覺唯歎其工（南史曰江革少子從

（簡少有文才作採荷調以刺何敬容爲當時所賞官至司徒從事中郎侯景亂爲任約所害）

蕭韶是梁宗室（南史曰蕭韶字德茂梁長沙宣武王之孫太清中爲舍人城陷西奔江陵湘東王用爲郢州刺史）初爲幼童庾開府（信）愛之有斷袖之歡衣食所資皆開府所給遇有客韶爲開府傳酒後爲郢州開府西上江陵途經江夏韶接開府甚薄坐清油幕下引開府入宴坐開府別榻有自矜色開府稍不堪因酒酣乃徑上韶牀踐蹋肴饌直視韶面語曰官今日形容大異近日時賓客滿坐韶大慙耻

胡倫許（胡叟已見）嘗於高允坐見中書侍郎李璨璨被服華靡倫許貧老衣褐璨頗忽之倫許謂之曰老子今若相許脫體上袴褶衣帽君欲作何計也李惕然失色

楊遵彥（愔）典選二十餘年獎拔人倫以爲已任然取士多以言貌時人爲之語曰楊公用人如貧士市瓜取其大者

魏佛助以温子昇全不作賦邢雖有一兩首又非所長常云文士會須作賦始成大才令人唯以章表碑誌自許此外更同兒戲

劉晝作六合賦自謂絕倫以呈魏收收曰賦名六合已是大愚文又愚於六合君四體又甚於文晝大忿

以示邢子才子才曰君此賦正似疥駱駝伏而無嫵媚（後魏書曰劉晝本大儒舉秀才入京考策不第方復緝綴詞藻言甚俚拙作賦一首以六合爲名自謂絕倫）

崔信明嘗自矜其文謂過李百藥鄭世翼遇之江中謂信明曰嘗聞有楓落吳江冷願見其餘信明欣然多出衆篇世翼覽未終篇曰所見不逮所聞投諸水引舟逕去（唐詩紀事曰鄭世翼滎陽人武德時爲揚州録事參軍以言忤物貞觀中坐怨謗流死巂州）

唐太宗行幸翠微宮以司農卿李緯爲民部尚書會有自京師來者帝問房玄齡聞緯拜尚書謂何荅曰惟稱李緯好髭鬢帝聞遽改授洛州刺史

高宗朝姜恪爲左相閻立本爲右相時姜以邊將立功立本最善圖畫時人爲之語曰左相宣威沙漠右相馳譽丹青

武后時有御史臺令史將入臺門值裏行御史數人聚立門內令史下驢衝過其間諸御史大怒將杖之令史云今日之過實在此驢乞先數之然後受罰御史許之此人即語驢曰汝伎藝可知精神極鈍何物驢畜敢於御史裏行於是羞而止（大唐傳載曰武后初稱周恐下心不安乃令人自舉供奉官正員外多置裏行拾遺補闕御史時有車載斗量之詠）

楊再思呼朝士爲麒麟楦或問之曰今假拚麒麟必修飾其形覆之驢上宛然異物及去其皮還是驢耳無德而朱紫何以異是

狄仁傑爲相有盧氏堂姨居午橋別墅未嘗入城仁傑伏臘修禮甚謹嘗雪後休暇候盧氏適見表弟挾弧矢携雉兎歸羞味進於堂上顧揖仁傑意甚輕傲仁傑因啓曰某忝爲相表弟有所欲願悉力從其請姨曰吾止有一子不欲令事女主仁傑慙而去

趙仁獎住王戎墓側善歌黃麞景龍中負薪詣闕云助國調鼎即除臺官中書令姚崇曰此是黃麞耶攺授當州一尉宋務光嘲之曰趙仁獎出王戎墓下入朱博臺中舍彼負薪登玆列栢行人不避驄馬坐客惟聽黃麞忽一夫負兩束薪曰此合拜殿中人問其由曰趙以一束拜監察此兩束合授殿中

盧藏用初隱終南少室二山時有意當世人目爲隨駕隱士晚年乃狥權利司馬承禎將還山藏用指終南曰此中大有佳處承禎徐曰以僕視之仕宦之捷徑耳（盧藏用已見）

陸餘慶爲洛州長史其子嘲之曰陸餘慶筆頭無力觜頭硬一衙受詞訟十日判不竟置案褥下餘慶得讀之曰必是那狗遂鞭之

李林甫每與同僚議及公直之事則如癡醉之人未嘗問荅或語及阿狥之事則響應如流張曲江常謂賔客曰李林甫議事如醉者腦語

王縉作相日好與人撰碑誌有送潤毫者誤叩右丞門右丞曰大作家在那邉

玄宗欲相蘇頲夜召蕭嵩草制其詞曰國之瓌寶帝曰朕不欲斥其父名卿當爲刋削沉思久之曰國之珍寶嵩出帝曰虗有其表嵩順大多髭故云（唐詩紀事曰嵩開元初權中書舍人王丘齊澣以嵩少學術不以行輩許之獨姚崇稱其遠到）

嚴武以世舊待杜甫甚善甫性偏躁傲誕嘗醉登武牀瞪視曰嚴挺之乃有此兒

朱泚僭逆姚令言與源休同知政事辟兇宴樂既醉令言與休論功令言自比蕭何休曰帷幄之謀成秦之業無出吾右吾比蕭何子爲曹參可矣時朝士在賊庭者聞之皆笑謂休爲火迫酇侯

長慶中一朝士退朝詣其友人見衲衣道人在坐不懌而去他日謂友人曰公何故好毳褐之夫吾不知其賢愚且覺其臭友人應曰毳褐之臭豈勝銅乳銅乳之臭並肩而立接跡而趨公處其間曾不嫌耻反

讖余與山野有道之士遊南朝高人以蛙鳴及蒿勝鼓吹以吾視毳褐愈於今之朱紫遠矣

韓愈嘗語李程曰其與崔丞相（群）同年往還直是聽明過人李曰何處是過人者韓曰共愈往還二十餘年不曾共說著文章

韓昌黎初貶之制是席舍人草詞中曰早登科第亦有聲名席既物故友人曰席無令子弟豈病陰毒傷寒而與不潔喫耶韓曰席十八喫不潔太遲人問之曰出語不是

李泌謂盧杞姦邪德宗稱其小心泌對曰小心乃姦

臣之態

李紓侍郎好諧戲又服用華鮮嘗朝迴與同列入坊門有負販者呵不[illegible]李罵云頭錢價奴兵輒衝官長負者顧而言曰八[illegible]價措大漫作威風紓樂採異語使僕者誘之至家[illegible]設酒饌問八錢之義負者荅曰只是衣短七耳同[illegible]以爲破的（唐詩紀事曰李紓字仲舒大曆初李季卿薦爲左補闕德宗時終吏部侍郎）

闗播盛稱李元平用爲汝州別駕李希烈作逆使李克誠禽之又募亡命爲內應縛致元平入見希烈遺下汗地希烈以其眇小無鬚戲克誠曰使爾取元平何得將元平兒來因嫚罵曰盲宰相使汝當我何待我淺耶（劉昫唐書曰關播字務元衛州汲人盧杞以其柔緩易制驟稱薦之用爲吏部侍郎播乏知人之鑒好大言虛誕者李元平本宗室子敢大言好論兵播奇之累奏以爲可任將相）

武儒衡在中書時元稹因緣宦官得知制誥儒衡鄙厭之會食爪蠅集其上儒衡揮扇曰適從何處來遽集於此一坐皆失色（劉昫唐書曰武儒衡宰相元衡從父弟才度俊偉氣岸高雅論事有風彩群邪惡之尤爲宰相令狐楚所忌）

薛昭緯嘗任祠部員外（摭言曰薛保遜大中朝僥倖諸叔父自起居舍人貶洗馬而卒其子昭緯有父風任祠部員外貶澄州司馬中書舍人顏蕘當制曰陵轢諸父代嗣其凶）時李系任少儀王蕘任小賓正旦立仗班退昭緯吟曰左

金烏而右玉兎天子旌旂蕘遽請下句昭緯應聲曰上李系而下王蕘小人行綴（唐書曰王蕘祖起父龜並知名蕘苦學善屬文拜侍御史從僖宗幸山南卒）

鄭光業兄弟每柄文有一巨皮箱凡同人投獻詞句有可嗤者即投其中號曰苦海用資諧戲每有宴集即命二僕舁苦海於前共閱一編靡不極歡而罷

韓昭仕蜀龐有文章李台嘏曰韓八座事藝如拆襪線無一條長

玄武湖是金陵勝處一日諸閣老待漏朝堂語及林泉之事馮謐因舉玄宗賜賀監鏡湖信爲盛事又言

余非敢望此但賜後湖亦足暢平生也徐鉉徐語曰主上尊賢待士常若不及豈惜一後湖所乏者知章爾馮大有慙色

韓熈載性好詼浪有投贄太荒惡者熈載使妓炷艾熏之俟來即歸之出乃嗅之曰子之卷軸何多艾氣聞者大笑

郭昱狹中詭僻登顯德中進士恥赴常選獻書於宰相趙普自比巢由朝議惡其矯激故久不調後復伺普望塵自陳普笑謂人曰今日甚榮得巢由拜於馬首

宋太祖嘗與趙普議事不合上曰安得宰相如桑維翰者與之謀乎普曰使維翰在陛下亦不用蓋維翰愛錢上曰苟用其長當護其短措大眼孔小賜與十萬貫則塞破屋子矣

許懷德爲殿帥嘗有一舉人因懷德乳姥求爲門客懷德許之舉子曳欄拜於庭下懷德據坐受之或以懷德武人不知事例密謂之曰舉人無設皆之禮可少降接懷德應曰我得打乳姥關節秀才只消如此待之

梅侍讀與孫何盛度丁謂四人（並已見）俱爲侍從時梅好潔衣服裛以龍麝其香數步襲人孫性落魄衣服垢汙盛體充壯居馬上前如俯後如仰丁吳人面如刻削時人爲之語曰梅香孫臭盛肥丁瘦

夏竦嘗統師西伐揭榜塞上云有得趙元昊頭者賞錢五百萬貫爵西平王元昊使人入市賣箔陝西荻箔甚高倚之食肆外佯爲食訖遺去至晚食肆竊喜以爲有所獲徐展之乃元昊購竦之榜懸箔之端云有得夏竦頭者賞錢兩貫文竦聞之怱令藏掩而已諠播遠近竦大慙阻

劉貢父作給事中時鄭穆學士表請致仕狀過門下省劉謂同舍曰宏中請致仕爲年若干荅者曰鄭年七十三劉遽曰慎不可遂其請問其故劉曰且留取伴八十四底時潞公年八十四再起平章事或云潞公聞之甚不懌宏中穆字也

劉貢父言每見介甫道字說便待打諢

蘇子瞻云予一日醉卧有魚頭鬼身者自海中來云廣利王請端明予披褐黃冠而去亦不知身入水中但聞風雷聲有頃豁然明目覰入水晶宮其下驪目夜光文犀尺璧南金火齊不可仰視間以珊瑚琥珀廣利佩劍冠服而出從二青衣予曰海上逐客重煩

邀命有項東華眞人南溟夫人亦至出鮫綃丈餘命予賦詩予寫竟進廣利諸仙迎看稱妙獨廣利旁一冠簪者謂之鼈相公進言蘇軾不謹祝融字犯王諱王大怒斥出予退而歎曰某到處被鼈相公厮壞

東坡一日會客坐客舉令欲以兩卦名證一故事一人云孟嘗門下三千客大有同人一人云光武兵渡滹沱河既濟未濟一人云劉寬婢羹汙朝衣家人小過東坡云牛僧孺父子犯罪先斬小畜後斬大畜蓋指荊公父子也

荊公素輕沈文通以爲寡學贈之詩曰儵然一榻枕書卧直到日斜騎馬歸及作文通墓志遂云公雖不常讀書或曰渠乃狀元此語得無太過公乃改讀書作視書（東都事畧曰沈遘字文通錢塘人舉進士第一爲人明敏通達世務以龍圖閣直學士知開封府）

王荊公嘗見鄭毅夫夢仙詩云授我碧簡書奇篆蟠丹砂讀之不可識翻身凌紫霞大笑曰此人不識字不勘自承毅夫曰不然吾用太白詩語也公又笑曰自首減等（東都事畧曰鄭獬字毅夫安州安陸人爲人俊邁不群舉進士第一累官知制誥王安石參知政事不悅獬除翰林侍讀學士知杭州）

杜少陵宿龍門詩云天闕象緯逼王介甫改闕爲閱

黃山谷對衆極言其是劉貢父聞之曰直是怕他活

王荊公與滕甫不善又素輕鄭毅夫因目爲滕屠鄭沽

司馬溫公之亡當明堂大享朝廷以致齋不及奠赦畢蘇子瞻率同輩以往程正叔固爭引論語子於是日哭則不歌子瞻曰明堂乃吉禮不可謂歌則不哭正叔又諭司馬諸孤不得受弔子瞻戲曰顧可謂爊糟鄙俚叔孫通

司馬文正公薨時程正叔以臆說斂之正如封角狀東坡嫉其怪妄因怒詆曰此豈信物一角附上閻羅大王者耶（沈明遠寓簡曰程氏之學自有佳處至椎魯不學之人竄迹其中狀類有德者其實土木偶也而盜一時之名東坡譏罵略無假借人或過之不知東坡之意懼其爲楊墨將率天下之人流爲矯虔庸惰之習也闢之恨不力耳豈過也哉）

章子厚（章惇）與蘇子瞻小時相善一日章坦腹而卧適子瞻自外來章摩其腹以問子瞻曰公道此中何所有子瞻曰都是謀反的家事

蘇子瞻云惠州市肆寥落然日殺一羊不敢與在官者爭買時囑屠者買其脊骨骨間亦有微肉熟煮熱漉隨意用酒薄點鹽炙微焦食之終日摘剔得微肉於牙綮間如食蟹螯率三五日一食甚覺有補子由

三年堂庖所食芻豢滅齒而不得骨豈復知此味乎此雖戲語極可施用用此法則衆狗不悅耳

張文潛（耒）嘗問張安道云司馬君實直言王介甫不曉事是如何安道云賢只消去看字說文潛云字說也只是二三分不合人意安道云若然則足下亦有七八分不解事矣

曾鞏知襄州日朝廷遣使按水利令從官各辟三兩選人充勾當公事鞏一日宴諸使者坐客云昨夕九星墜於西南有聲甚厲又有小星隨之鞏曰小星必是天狗下勾當公事也

劉元城言哲宗皇帝嘗因春日經筵講罷移坐小軒中賜茶自起折一柳枝程頤爲說書遽起諫曰方春萬物生榮不可無故摧折哲宗色不平因擲棄之溫公聞之不樂謂門人曰遂使人主不欲親近儒生正爲此輩

章子厚爲侍從時遇其生朝會客門人林特以詩爲壽子厚出詩示客指其頌德處歎以爲工門人頗不平忽曰昔人有令畫工傳神以其不似命別爲之既又以爲不似凡三四易畫工怒曰若畫得似處是甚模樣滿坐烘然

曾布以翰林學士權三司坐言市易事落職知饒州舍人許將當制頗多斥詞許是曾公所引心自不安往曾許謝過曾曰君不聞宋子京之事乎昔晏元獻當國子京爲翰林學士晏愛宋之才雅欲旦夕相見遂稅一第於旁近延居之遇中秋啓燕晏召宋出妓飲酒賦詩達旦方罷翌日罷相宋當草詞頗極詆斥至有廣營產以殖私多役兵而規利之語方子京揮毫之際昨日餘酲尚在左右觀者亦駭蓋此事由來遠矣何足校耶許憮然而去

王元澤有心疾與妻未嘗接荊公憐而嫁之同時有工部員外郎侯叔獻再娶而悍後叔獻卒朝廷慮其虐前妻之子有旨出之不得爲侯氏妻京師爲之語曰王太祝生前嫁婦侯兵部死後休妻（王雱已見東軒筆錄曰侯叔獻爲汜縣令有善政初爲尉嘗捕盜有功府尹李綯謂曰子之才能吾深知之可一見推官判官當同狀薦子也叔獻曰本以公事至府事畢歸邑若投謁以求薦非我志也遂不見而去）

蔡卞妻七夫人是荊公女頗知書能詩詞蔡每有國事先謀之牀笫然後宣於廟堂時執政相語曰吾輩每日奉行者皆其咳唾之餘也蔡拜右相家宴張樂伶人揚言曰右丞今日大拜都是夫人裙帶中外傳以爲笑

蔡攸嘗飲禁中徽宗頻以巨觥勸之攸懇辭不任杯酌將至顛踣上曰就令灌死亦不至失一司馬光

杭僧溫日觀善畫葡萄性嗜酒唯楊總統飲以酒則不一霑脣見輒罵曰掘墳賊掘墳賊（夏文彥圖繪寶鑑曰僧子溫字仲言號日觀作水墨葡萄自成一家法人莫能測又號知歸子）

何氏語林卷之二十八

何氏語林卷之二十九

華亭何良俊元朗撰　幷註

假譎第二十九

夫君子所貴者誠假譎則於誠何有哉蓋雖權以濟事亦君子所不道也

安帝時關尚書詔將大夫六百石以上試對政事天文道術以高第者補之翟酺自恃能高而忌故太史令孫懿恐其先用乃往候懿既坐言無所及唯涕泗流連懿怪問酺曰圖書有漢賊孫登將以才智爲中官所害觀君表相似當應之酺受恩接悽愴君之禍

耳懿憂懼移病不試由是酺對第一拜尚書（范曄後漢書曰翟酺字子超廣漢雒人四世傳詩酺好老子尤善圖緯天文歷筭以報舅讎當徙日南亡於長安爲卜相工遇赦還郡徵拜議郎遷侍中）

魏武嘗行軍廩穀不足私召主者問如何主者曰可行小斛以足之太祖曰善後軍中言太祖欺衆太祖謂主者曰特當借君一死以厭衆不然事不解乃斬之取首題徇曰行小斛盜官穀

劉玄德嘗戰敗自投曹公一日曹公從容語玄德曰天下英雄唯使君與孤本初之徒不足數也玄德方食失匕箸會雷大震玄德曰聖人言迅雷風烈必變

良有以也一震之威乃可致此曹公遂不疑玄德

宋世祖與群臣至殷貴妃墓謂劉德願曰卿等哭貴妃若悲當加厚賞劉應聲號慟涕泗交橫上以爲豫州刺史帝又令羊志哭羊亦嗚咽甚哀他日有問羊者卿那得此副急淚羊曰我爾日自哭亡妾耳

姚崇與張說同爲宰輔各懷疑阻張銜之頗切崇病戒諸子曰張丞相與吾不協釁隙甚深然其人素懷奢侈尤好服玩吾身没之後當來弔汝具陳吾平生服玩寶帶重器羅列帳前張若不顧汝家族無類矣若顧此當録玩用致之仍以神道碑爲請既獲其文登時録進先礱石以待至便鐫刻張丞相見事常遲於我數日之後必當有悔若徵碑文以刊削爲辭當引視鐫石仍告以聞上崇没張果至目其服玩者三四崇家悉如崇戒不數日文成敘致該詳時謂極筆（其略曰八柱承天高明之位列四時成歲亭育之功全）數日果遣使取本以爲辭未周密欲加刪改姚氏諸子引使者視其碑仍告以奏御使者復命張悔恨撫膺曰死姚崇能筭生張說吾今日方知才之不及遠矣

李泌以虛誕自任嘗對客曰令家人速灑掃今夜洪崖先生來宿有人遺酒一榼會有客至云麻姑送酒來與君同傾飲未畢閽者云某侍郎取榼子泌命倒還之略無作色

韓晉公（韓滉已見）自江東入覲氣槩傑出是時劉玄佐在大梁倔強難制滉欲致其朝覲結爲兄弟升堂拜親駐車三日大出金帛賞勞一軍爲之傾動玄佐敬伏乃使人竊聽滉滉夜問孔目吏所費多少詰責頗細玄佐笑而鄙之

曹武穆知渭州號令明肅西人懾憚自是邊境無虞一日方召諸將飲會有叛卒數千亡奔賊境候騎報至諸將相眎失色公言笑如平時徐謂騎曰吾命也汝勿顯言西人聞以爲襲已皆殺之（東都事略曰曹瑋字寶臣武惠王彬第三子彬被疾眞宗問以後事對曰臣二子璨與瑋皆堪爲將問以優劣曰璨不如瑋瑋好讀書通春秋尤善左氏爲將幾四十年威震西鄙謚武穆）

丁晉公執政不許同列留身唯王文正一切委順未嘗忤其意文正謂丁曰欲面求恩澤又不敢留身丁曰如公不妨一日留身進文字一卷具道丁事丁去數步大悔之不數日丁遂有朱崖之行

文潞公以樞密直學士知成都公年未四十成都風俗喜行樂公多燕集有飛語至京師御史何聖從因謁告歸上遣伺察之（東都事略曰何郯字聖從成都人爲御史鯁切無所避爲仁宗

（所知）何將至潞公亦爲之動有幕客張少愚謂公曰聖從之來無足念少愚與聖從同郡因迎見於漢州命酒設樂有營妓善舞聖從狎問其姓妓曰姓楊聖從曰所謂楊臺柳者少愚即取妓項帕羅題詩曰蜀國家人號細腰東臺御史惜妖嬈從今喚作楊臺柳舞盡春風萬萬條命其妓作柳枝詞歌之聖從爲之霑醉後數日聖從至成都頗嚴重一日潞公大作樂以燕聖從迎其妓雜府妓中歌少愚之詩以侑觴聖從每爲之醉聖從還朝潞公之謗乃息（隱逸傳曰張愈字少愚益州郫人儁偉有大志屢舉不第遂隱於家文彥博治蜀爲置青城山白雲溪杜光庭故居以處之）

殿帥楊存中有親愛吏平居賜予無筭一旦無故怒而逐之吏莫知得罪之由泣拜辭去存中曰無事莫來見我吏悟其意歸以厚貲俾其子入臺中爲吏無何御史欲論存中乾沒軍中糞錢十餘萬其子歸語其父其父奔告存中存中即具劄奏言軍中有糞錢若干椿管其處惟朝廷所用不數日臺中果以爲言高宗出存中劄子示之御史坐妄言被黜

秦會之夫人常入禁中顯仁太后言近日子魚大者絶少夫人對曰妾家有之當以百尾進歸告會之會之咎其失言與其館客謀進青魚百尾顯仁拊掌笑曰我道這婆子村果然

秦檜當國日四方餽遺日至方滋德帥廣東爲蠟炬以衆香實其中遣駛卒持詣相府厚遺主藏吏期必達吏使俟命一日宴客吏白燭盡適廣東方經略送燭一罨未敢啓命取用之俄而異香滿坐察之則自燭中出也亟命藏其餘枚數之適得四十九呼使人問故則曰經略專造此燭供獻僅五十條既成恐不佳試爇其一不敢以他燭充數秦大喜以爲奉己之專

秦檜爲相日都堂左揆前有石榴一株每著實檜嘿數焉忽亡其二檜佯不問一日將排馬忽顧謂左右取斧伐樹有親吏在旁倉卒對曰實佳甚去之可惜檜反顧曰汝盜食吾榴吏叩頭服

韓彥古尹京日（周公謹癸辛雜志曰韓彥古字子師詭譎任數處性不常孝宗時爲京尹）李仁甫惡其詭譎弗與交請謁一日瞰其亡往見之韓實未出既見延入書室請曰平日欲一攀屈而不能今既見臨姑解衣盤礴可也仁甫辭不獲遂爲強留室有二廚貯書牙籤黃袱扃護甚嚴仁甫問此爲何書答曰先人在軍中日得於北方蓋本朝野史編年成書者時仁甫方修長編既成有詔臨安給筆札

就其家繕録以進而卷帙浩博未見端緒仁甫聞其言亟欲得見韓言家所秘藏將即進呈不可他示李益窘再四致禱乃曰且爲其飲酒續當以呈仁甫爲盡量每杯行輒請酒罷笑謂仁甫曰前言戲耳此即公所著長編已用嘉紙作副本裝治即以奉納使可進御矣仁甫視之信然蓋陰戒書吏傳録每一板酬千錢吏畏其威利其賞輒先録送韓所故仁甫方成韓已得全帙仁甫雖奮愧不平亦幸蒙其成遂用以進（宋史曰李燾字仁甫眉州丹稜人博極載籍搜羅百氏慨然以史自任倣司馬光通鑑例斷自建隆迄於靖康爲編年一書凡九百七十八卷名長編）

黜免第三十

夫尺有所短寸有所長况三代以下士鮮全德世率以寸朽而棄大材微類而遺美實君子蓋深惜之

蜀先主銜張裕不遜兼忿其漏言（張裕已見蜀志曰裕私語人曰歲在庚子天下當易代劉氏祚盡矣主公得益州九年之後寅卯之間當失之人密白其言後魏氏之立先主之薨皆如裕所刻）下獄將誅之諸葛武侯表請其罪先主荅教曰芳蘭當門不得不鉏（蜀志曰裕甚精相術每舉鏡視面自知刑死未嘗不撲之於地也）

李令伯（李密已見）入晉自負才器常望內轉而羈旅無援遷漢中太守自以失分懷怨出賜餞東堂詔令賦詩令伯末章云人亦有言有因有緣仕無中人不如歸田明明在上斯語豈然帝大忿怒廢黜于家

摯瞻爲王敦戶曹叅軍（摯氏世本曰瞻字景游京兆長安人太常虞兄子也父育涼州刺史瞻少善屬文起家著作郎中朝亂依王敦爲戶曹叅軍）敦以故壞裘賜老病外部都督瞻諫曰尊裘雖故不宜與小吏敦問何爲不可瞻時因醉曰若上服皆可用賜貂蟬亦可賜下乎敦言非喻所引如此不堪二千石瞻曰瞻視去西陽如脫屣耳

殷中軍（殷浩已見）被廢夷神委命雅詠不輟雖家人不見其有流放之戚外生韓康伯始隨至徙所周年還都殷素愛之送至水側乃詠曹顏遠詩曰富貴他人合貧賤親戚離因泣下

何長瑜爲臨川王（義慶）記室叅軍嘗於江陵寄書與族人何勗以韻語序臨川州府僚佐云陸展染鬢髮欲以媚側室青青不解久星星行復出如此五六句輕薄少年遂演而廣之一時人士並爲品目盡加劇言苦句其文流行臨川以白太祖長瑜徙廣州（南史曰太尉袁淑文冠當時義慶在江州請爲衛軍諮議其餘吳郡陸展東海何長瑜鮑照並有詞章之美引爲佐吏）

謝惠連隨父方明在會稽郡愛郡吏杜德靈及居父

憂贈以五言詩十餘首坐流徙廢塞不豫榮伍殷僕射（景仁）愛其才因言次白太祖臣見時便見世中有此文而論者云是惠連其實非也太祖曰若如此便應通之即用爲彭城王（義康）法曹叅軍

袁陽源（袁淑已見）不附劉湛大相乖忤陽源賦詩曰種蘭忌當門懷璧莫向楚楚少别玉人門非種蘭所尋以久病免官

梁武每集文士策經史事時范雲沈約之徒皆引短推長帝悅加其賞賚曾策錦被事咸言已罄帝試呼問劉孝標劉時貧悴冗散忽請紙筆疏十餘事坐客

皆驚帝不覺失色自是惡之不復引見及孝標類苑成帝即命諸學士撰華林徧略以高之竟不見用劉乃著辯命論以寄懐

高祖於鍾山造大愛敬寺王思寂有舊墅在寺側良田八十餘頃是王丞相賜田高祖遣主書宣旨就思寂求市欲以賜寺思寂荅旨云此田不賣若是敕取所不敢言酬對又脫略高祖怒付市評價以直逼還之由是忤旨出爲吳興太守（南史曰王騫字思寂一字玄成王儉子也性凝簡慕樂廣之爲人不事產業有田八十餘頃與諸宅及故舊共佃之常曰我不如鄭公業有田四百頃而食常不周以此爲愧仕至度支尚書加給事中）

宋考功（宋之問已見）在天后朝求爲北門學士不許作明河篇以見意（詩末云明河可望不可親願得乘槎一問津更將織女支機石還訪成都賣卜人）則天見其詩謂崔融曰吾非不知之問有才但以其有口過蓋之問患齒疾口常臭故也之問終身慙憤

孟浩然極爲王右丞所知一日王待詔金鑾召浩然商較風雅上忽臨幸浩然錯愕伏牀下王不敢隱因奏聞上欣然曰朕素聞其人因得召見上曰卿將得詩來否浩然奏曰臣偶不齎所業上即命吟舊作浩然拜舞誦詩曰北闕休上書南山歸弊廬不才明主

棄多病故人踈上聞之憮然曰卿自不求朕朕未嘗棄卿奈何誣朕因放歸南山

開元中東宫官僚清淡薛令之爲右庶子題詩自悼曰朝日上團團照見先生盤盤中何所有苜蓿長闌干飯澁匙難綰羮稀箸易寛何以謀朝夕何由保歲寒上幸東宫覽之索筆題其榜曰啄木口觜長鳳凰羽毛短若嫌松桂寒任逐桑榆暖令之遂謝病歸（唐詩紀事曰薛令之閩之長溪人肅宗在東宫令之爲右庶子積歲不遷棄官歸乾元中肅宗以舊恩召令之而令之已先卒）

開元中陸堅在中書以麗正學士供擬過豐謂朝列

曰此亦何益國家致此費損將議罷之張說謂諸人曰說聞帝王功成則有奢僭之失或興造池臺或躭玩聲色聖上重儒崇德親自講論刊校圖書詳延學者今之麗正即是聖主禮樂之司永代規模不易之道所費者細所益者大陸子之言未爲達也玄宗後聞其言陸之恩待稍薄

李適之爲相疎直坦夷時譽甚美（唐詩紀事曰適之常山愍王孫天寶初代牛仙客爲左相朝退每邀賓戚談諧賦詩）爲李林甫排誣罷免朝賢雖知其無罪然謁問甚稀適之意憤日飲沉酣且爲詩曰避賢初罷相樂聖且銜杯爲問門前客今朝幾箇來林甫愈怒終遂不免

徐常侍久在中書常忝李右座議（李林甫已見）右座被癈常侍恐爲罪累逃隱衡山爲東林寺掇蔬行者詐爲喑啞數年後值修建佛殿僧中選善書者題梁已二三人忽徐行者跨過掌事怒以杖連擊其背徐乃畫地曰某口雖不言昔年曾學大書乙試之使題數行諸僧皆悅服因遣盡書之時李北海遊嶽觀其題處曰不知徐公在此乃召至握手言曰朝列於公已息論矣遂解其布褐釋以繒[illegible]因戲徐曰徐侍郎曾吟峴山思駐馬漢水憶迴舟[illegible]徐曰喑啞之時亦默詠之即與同載北歸（唐詩紀事曰徐安貞始名楚璧應制舉三登甲科開元中爲中書舍人帝屬文多令視草終中書侍郎）

陸宣公謫忠州土塞其門家人由於狗竇中州將不得謁面

張祜深爲令狐楚所知楚鎮天平自草薦表以祜詩三百篇隨表進上祜至京屬元稹在內庭帝以問稹稹曰祜雕虫小技壯夫不爲或獎激之恐變陛下風教由是失意東歸

令狐綯（劉昫唐書曰令狐綯字子直宰相楚之子大中四年以兵部侍郎平章事）曾以舊事訪於溫庭筠庭筠荅曰事出南華經非僻書也冀相公燮理之暇時宜覽古綯甚怒奏庭筠有才無行不許登第遂轗軻以至終身（摭言曰開成中溫庭筠才名籍甚然罕拘細行以文爲貨識者鄙之　唐詩紀事曰庭筠彥博裔孫與李商隱俱有名時號溫李）

陶穀久在翰林意希大用建隆以後宰相往往不由文翰聞望皆出穀下穀不能平仍俾其黨因奏對言穀宣力實多微伺上旨太祖曰翰林草制皆檢前人舊本俗所謂依様畫葫蘆耳何宣力之有穀乃作詩書于玉堂之壁（詩曰官職須由生處有才能不管用時無堪笑翰林陶學士批能依様畫葫蘆）太祖益薄其怨望遂决意不用

丁崖州當政日置宴私第忽語於衆曰嘗聞江南國

王鍾愛一女一日諭大臣曰吾止一女姿儀性識特異於人卿等爲擇佳壻須年少美風儀有才學門第高者或言洪州劉生爲郡叅謀風骨秀美大門博學有文可以充選國王召見大喜尋尚王拜都尉鳴珂鏘玉出入禁闈良田甲第珍寶奇玩豪華富貴冠於一時未幾王殂國王悲悼不勝曰吾將不復見劉生削其官一物不與遣還洪州生恍疑夢覺觸目如失丁笑曰某他日不失作劉叅謀也坐中莫不失色未幾有海上之行籍其家孑然南去

楊文公爲執政所忌母病謁告不俟朝旨徑歸韓城與弟倚居踰年不調有啓謝朝中親知云介推母子願歸綿上之田伯夷兄弟甘受首陽之餓後除汝州希旨者攻擊不已公又有啓曰已擠溝壑猶下石而弗休方困蒺藜尚關弓而相射當事諸人益惡之

東坡既謫黃州復以先知徐州日不覺察妖賊事取勘已而有旨放罪乃上表謝神宗讀至無官可削撫己知危笑語曰畏喫棒耶

儉嗇第三十一

孔子曰與其不孫也寧固蓋深惡奢僭甚之也夫齊相以濯冠見譏魏人以葛屨興刺下此則戔戔小人纖嗇委瑣又安足道哉

沈叔山在吳有美名性至儉吝張惠恕使蜀時詣沈別沈入內良久出語惠恕曰向擇一端布欲以送卿而絕無麄者惠恕佳其能顯非（江表傳曰沈珩弟峻字叔山有名譽但性儉吝）

和長輿性至儉嗇家有好李諸弟往園中採食皆計核責錢

王琨儉于財用設客不過兩盌酒輒云此酒難遇鹽豉姜蒜之屬並挂屏風酒漿悉置牀下內外有求琨手自賦之

世祖幸芳林園就虞侍中（悰）求扁米粣虞獻粣及雜肴數十轝大官鼎味不及也上就虞求諸飲食方虞秘不肯出上醉後體不快虞乃獻醒酒鯖鮓一方而已

夏侯亶性節儉不事華侈晚年頗好音樂有妓妾數十人無被服姿容每有客常隔簾奏樂時呼簾爲夏侯妓衣（南史曰夏侯亶字世龍譙郡譙人父詳天監元年徵爲侍中亶仕至豫州刺史）

侈汰第三十二

記曰奢則逼上正孔子所謂不孫也夫僭擬者王誅之所不赦余觀侈汰之徒皆取禍不旋踵蓋有所由

來矣

馬季長居宇器服多存侈飾教養生徒常數千許自坐高堂施絳紗帳前授生徒後列女樂弟子高足傳授鮮有入其宅者

劉威碩在蜀車服飲食號爲侈靡侍妾數十能爲聲樂悉教誦讀魯靈光殿賦（蜀志曰劉琰字威碩魯國人有風流善談論先主在豫州辟爲從事厚親待之隨從周旋常爲賓客然不豫國政領兵千餘隨諸葛武侯諷議而已）

劉尚書（劉寔已見）詣石季倫如厠見有絳紗帳大牀茵褥甚麗兩婢持錦香囊尚書惶遽反走語季倫向誤入卿內季倫曰是厠耳

羊稚舒冬月釀常令人抱甕須臾復易人酒速成而味好

符朗過江時與朝士宴會諸人並用唾壺朗欲誇之使小兒跪而張口承唾含出

謝靈運性奢豪車服鮮麗衣裳器物多改舊形制世共宗之咸名爲謝康樂

虞景豫（悰）善爲滋味和齊皆有方法豫章王（嶷）盛饌享賓王問今日肴羞寧有所遺不虞曰恨無黃頷臛何曾食疏所載也

羊祖忻（羊侃已見）性善音律自造採蓮棹歌兩曲甚有新

致姬妾侍列窮極奢靡有彈箏人陸太喜著鹿角爪長七寸儛人張淨琬腰圍一尺六寸時人咸推能掌中舞又有孫荊玉能反腰帖地銜得席上玉簪敕賚歌人王娥兒時東宮亦賚歌者屈偶之並妙盡奇曲一時無對

徐湛之（已見）產業甚厚室宇園池伎樂之妙冠於一時門生千餘皆三吳富人子姿質端美衣服鮮麗每行遊塗巷盈滿兩目悉以後車載之文帝每嫌其侈縱時安成公何勗無忌之子臨汝公孟靈休是昶之子並名奢豪與湛之以肴膳器服車馬相尚都下語曰安成食臨汝飾湛之特兼何孟之美

河間王（琛）駿馬千餘疋以銀爲槽窗戶之上玉鳳啣鈴金龍吐旆

陳顯達子與王敬則諸兒並精車牛麗服飾當世快牛稱陳世子青王三郎烏呂文顯折角江瞿曇白鼻後皆集陳氏家

蕭宏奢侈過度修第擬於帝宮後房數百餘人皆極天下之選所幸江無畏服玩侔於東昏潘妃寶屧直千萬（南史曰臨川靜惠王宏字宣達梁文帝第六子也天監元年封臨川王位揚州刺史）

隋文帝子秦王俊盛修宮室窮極侈麗爲妃作七寶

罩籬車不可載以馬負之而行又爲水殿香粉塗壁玉砌金堦梁柱榱棟之間周以明鏡間以寶珠極瑩飾之美每與賓客妓女絃歌於上

煬帝作西苑其內爲海海北有龍鱗渠作十六院門皆臨渠每院以四品夫人主之剪綵爲芰荷乘輿臨幸則去水而布之上好以月夜從宮女數千騎遊西苑作清夜遊曲馬上奏之

隋虞孝仁性奢華伐遼之役以駱駝負函盛水養魚以自給

唐太宗盛飾宮掖大然燈燭與蕭后同觀之因問朕施設孰與隋主蕭后笑而不荅固問之曰彼乃亡國之君陛下開基之主奢儉之事固自不同帝問隋主何如蕭后曰每至除夜殿前設火山數十盡沉水香根每一山焚沉香數車以甲煎簇之焰起數丈香聞數十里一夜用沉香二百餘乘甲煎二百石房中不然膏火懸寶珠一百二十以照之光比白日妾觀陛下殿前所焚是柴木殿內所爇是膏油但覺烟氣薰人太宗良久不言口刺其奢而心伏其盛

韋陟性侈縱喜飾服馬侍兒閽童列左右常數十倅於王宮主第窮治饌羞選膏腴地藝穀麥以鳥羽擇米每食視廚所棄其直猶不減萬錢宴公侯家雖極水陸曾不下箸（明皇雜錄曰陟早以文學識度著名善屬文出入清顯踐歷崇貴自以門地才華坐取卿相接物簡傲未嘗與人款曲）

何良俊曰觀韋陟如此舉動其奢縱無檢幾於不孫縱其人地甚高亦已減十之四五以宋廣平之清德而猶歎譽之不置何耶豈其兄弟杜門時嘗矯矯自立茲豈其風德之衰耶廣平語載賞譽中

韋陟廚中飲食香味錯雜人入其中多飽飫而歸時人爲之語曰人欲不飯筋骨舒寅緣須入郇公廚

岐王宮於竹林內懸碎玉片每夜聞相觸之聲即知

有風號占風鐸（劉昫唐書曰惠文太子隆範睿宗第四子也封岐王好學工書雅愛文章之士與閻朝隱劉廷琦張諤鄭繇篇題倡和又多聚書畫古蹟爲時所稱）

王元寶嘗以金銀疊爲屋壁以紅泥泥之別置禮賢堂以沉香爲軒檻以鑌鐵甃地面以錦文石爲柱礎又以銅線穿錢甃於後園花徑中泥雨不滑人呼爲王氏富窟（開元天寶遺事曰王元寶京師巨豪也李冗獨異志曰明皇嘗問元寶家財多少對曰請以一縑繫陛下南山一樹南山樹盡臣縑不窮）

于頔爲襄州日點山燈一上油二千石

元載末年造芸輝堂擣芸香爲屑塗壁更以沉檀爲梁棟飾金銀爲戶牖（蘇鶚杜陽雜編曰芸香草也出于闐國其香潔白如玉入土不）

（杇可以塗壁）

元載寵姬薛瑤英幼啗香肌肉皆香載處以金絲却塵褥

李昌夔在荆州打獵大修裝飾其妻獨孤氏亦出女隊二千人皆著紅紫繡襖子及錦鞍韉

魚朝恩有洞房四壁皆安琉璃板中貯江水及萍藻諸色魚蝦號魚藻洞

段文昌富貴後打金蓮花盆盛水濯足或規之荅曰人生幾何要酬平生不足也（續世説曰段文昌布素之時所向不偶及其達也揚歷顯重出入將相垂二十年服飾玩好歌鍾妓女苟悅於心無所愛惜奢侈過度物議貶之）

李德裕嘗平泉莊遠方以異物奉之或題曰隴右諸侯供語鳥日南太守送名花

李德裕好飲惠山泉自京至常州置遞時號水遞

李德裕每食一杯羹其費約錢三萬雜珠玉寶貝雄黃硃砂煎汁爲之過三煎即棄其滓於溝中

王廣津作相日庭穿一井合玉爲欄嚴其鐍鑰天下寶玉眞珠投置其中汲其水供飲後廣津被刑其骨肉之色並如金

張功甫是張循王諸孫園池聲妓服玩之麗甲天下嘗於南湖園作駕霄亭於四古松間以巨鐵絙懸之空半當風月清夜與客梯登之飄搖雲表王簡卿侍郎嘗赴其牡丹會云衆賓既集坐一虛堂寂無所有俄問左右云香已發未荅云已發命卷簾則異香自內出郁然滿坐群妓以酒肴絲竹次第而至別有名姬十輩皆衣白凡首飾衣領皆牡丹首帶照殿紅一妓執板奏歌侑觴歌罷樂作乃退復垂簾談論自如良久香起卷簾如前別十姬易服與花而出大抵簪白花則衣紫紫花則衣鵞黃黃花則衣紅如是十杯衣與花凡十易所謳者皆前輩牡丹名詞酒竟歌樂無慮百數十人列行送客燭光香霧歌吹雜作客皆

恍然如仙遊（齊東野語曰張鎡字功甫循忠烈王諸孫能詩一時名士無不交遊於誅韓有力賞不滿意又欲以故智去史事泄謫象臺而殂）

忿狷第三十三

夫以伯夷之隘尚曰君子不由若夫勁狹之徒一遭愆忤即怒目攘臂其去伯夷何遠哉然且曰望望然去之在伯夷則有然矣故孟子非惡伯夷惡後世之以伯夷爲口實者嗚呼君子何可不知所以自養也

許子將（許劭已見）與從兄文休（許靖已見）俱知名並有人倫臧否之稱而私情不協子將爲郡功曹排擯文休不得齒敘以馬磨自給（典論曰汝南許劭與族兄靖俱避地江東共爭論於太守許貢坐至）

（於手足相反）

時苗令壽春日蔣濟作揚州治中苗初至謁濟濟素嗜酒適會其醉不時見苗苗恚恨還刻木爲人署曰酒徒蔣濟竪之墻下旦夕射之（魏畧曰時苗字德冑鉅鹿人爲大官令領其郡中正至於敘人才不能寛大然記人之短雖在久遠銜之不置）

魏國既建杜子緒（魏志曰杜襲字子緒潁川定陵人曾祖安祖根著名漢世襲避亂荆州劉表待以賓禮同郡繁欽數見奇於表襲曰吾與子欲龍蟠幽藪待時鳳翔豈謂劉牧爲撥亂之主而規委身哉子見能不已非吾徒也遂南適長沙建安初逃還鄉里太祖以爲西鄂長歷官侍中）王仲宣和陽士（王粲已見魏志曰和洽字陽士汝南西平人與親舊南依劉表太祖定荆州辟爲丞相掾時毛玠崔琰並以忠清幹事選用儉節洽曰天下大器在位與人不可以一節儉也儉素過中自以處身則可以此格物所失或多夫立教觀俗貴處中庸令崇一概難堪之行以撿殊塗勉而爲之必有疲瘁）並以彊識博聞見知魏武遊觀出入多得驂乘至其見敬不及於陽士杜嘗獨見魏武留語直至夜半仲宣性躁競中夜起坐曰不知公對杜襲道何等也陽士笑曰天下事豈有盡耶卿晝侍可矣悒悒於此欲兼之乎

王僕射（敬弘）諸見孫歲中不過一再見見輙剋日恢之爲新安太守（敬弘子）嘗請假還東定省王剋日見之至日不果假日將盡恢之乞求奉辭王呼前既至閤復不見恢之於閤外拜辭流涕而去（南史曰敬弘子恢之贊之昇之孫秀之延之曾孫綸之凡四世並方嚴剋日乃見子孫盖家風也）

王敬弘諸子未嘗教以學問人問之荅曰丹朱未應乏教甯越不聞被捶

王錫年二十四辭吏部郎掩扉覃思室宇蕭然諸子温清隔簾趨倚

謝弘微至性寛博與人未嘗有牾末年嘗與友人棋友人西南棋有死勢一客唱言西南風急或至覆舟其人悟而救之弘微大怒投局於地識者覺其有異未幾果卒

虞玩之好臧否人物王仲寳嘗舉員外郎孔逿玩之頗持異議仲寳甚恨之後玩之亡後孔瑄就仲寳求會稽五官仲寳方盥投皂莢於地曰卿鄉俗殊惡虞玩之至死煩人（虞玩之王儉並已見南史曰玩之東歸儉懷恨不出送朝廷無祖餞者中丞劉休與親知書曰虞公散髮海隅同古人之美而東都之送殊不藹藹）

段相文昌性介狹每燕賓客有眉睫之失必致怪訝在西川有進士薛太白飲酒稱名太多明日遂不復召

梅侍讀（詢）晩年躁於禄位嘗朝退過閤門見箱中有錦軸云是胡侍郎（則）致仕告身同列取視梅遽避而過曰幣重而言甘誘我也何以視爲時人多笑之

梅侍讀年七十餘又病足常撫其足而詈之曰是中有鬼令我不至兩府者汝也

慶曆中西師未解晏元獻爲樞密使大雪置酒西園歐陽永叔賦詩云須憐鐵甲冷徹骨四十餘萬屯邊兵晏曰昔韓愈亦能作言語赴裴度會但云園林窮勝事鐘鼓樂清時不聞如此合鬧

倪元鎮修潔不能容物嘗寓其姻鄒氏家鄒塾師陳子章有壻曰金宣伯一日來訪元鎮聞宣伯儒者倒屣迎之見其言貌麤率大怒掌其頰宣伯媿忿不見主人而去鄒出頗怪之元鎮曰宣伯面目可憎語言無味吾斥去之矣

讒險第三十四

夫讒險之毒憯於戈兵是以吉甫慈父也伯奇孝子也不能不致疑於掇蜂之間成王明君也周公賢臣也猶必有待於風雷之變故孔子以浸潤之譖膚受之愬不行既謂之明又謂之遠嗚呼難矣况乎義闕君臣恩非父子聽言者非成王吉甫之能詳致謗者無周公伯奇之可指幾何其不見惑於交搆之徒耶巷伯之詩欲取彼譖人投之有昊亦豈過也

曹公欲加害孔北海使路粹作奏（典畧曰路粹字文蔚少學於蔡邕初平中隨車駕至三輔建安初以高才與京兆嚴象擢拜尚書郎象以兼有文武出爲揚州刺史粹後爲軍謀祭酒與陳琳阮瑀等典記室）粹承旨文致融罪言融昔在北海見王室不寧招合徒衆欲圖不軌言我大聖之後而滅於宋有天下者何必卯金刀又融爲九列不遵朝儀禿巾微行唐突宮掖與白衣禰衡言論放蕩衡與融交相贊揚衡謂融仲尼不死融謂衡顏淵復生諸如此類辭語甚多融死之後覩粹所作無不嘉其才而畏其筆也

姚崇天資權譎始爲同州張說以素憾諷趙彦昭劾之及崇當國說懼潛詣岐王申欵他日朝退衆皆趨出崇曳踵爲有疾狀帝詔問之對曰臣心有憂痛不在足問其故曰岐王陛下愛弟張說輔臣而密車出入王家恐爲所誤故憂之於是說出相州

李適之與李林甫爭權不協林甫陰賊好諛謂適之曰華　金采之可以富國顧上未之知適之性踈信其言他日從容爲帝道之帝喜以問林甫林甫對曰臣知之舊矣顧華山陛下本命王氣之舍不可穿治故不敢以聞帝以林甫爲愛己而薄適之

李義府貌足恭與人言嬉怡微笑而陰賊褊忌凡忤意者皆中傷之時號義府笑中刀

盧杞以闕播韋柔可制因從容言播材任宰相其儒厚可鎮浮動乃拜同平章事大政一決於杞嘗論事帝前播意不可避坐欲有所言杞目禁輙止退讓播曰以君寡言故至此柰何開口爭事耶播即喑畏不敢與爭

李揆爲盧杞所惡用爲入蕃會盟使揆辭以老恐死道路不能達明命帝惻然杞曰和戎者當練達朝事非揆不可且使揆則異時年少於揆者不敢辭揆遂行至蕃酋長曰聞唐有第一人李揆公是否揆畏留因紿之曰彼李揆安肯來耶

盧杞忌張鎰剛直欲去之時朱泚以盧龍卒戍鳳翔帝擇人代之杞即謬曰鳳翔將校班秩素高非宰相信臣不可鎮撫臣宜行帝不許杞復曰陛下必以臣容貌寢陋不爲三軍所信恐後生變臣不敢自謀惟陛下擇之帝乃顧鎰曰文武兼資望重内外無易卿者爲朕撫盧龍士乃以中書侍郎爲鳳翔隴右節度鎰知爲杞陰中然辭窮因再拜受詔

穆修有詩名多遊京洛有題其詩於禁中壁間者眞宗一見大加賞歎問爲誰詩左右以穆修對上曰有文如此公卿何不薦來時丁晉公在側從容荅曰此人行不逮文由此上不復問

王冀公旣以城下之盟短寇萊公於眞宗眞宗曰然則如何可以洗此恥冀公曰今國家欲以力服契丹所未能也戎狄之性畏天而信鬼神今不若盛爲符瑞引天命以自重戎狄聞之庶幾不敢輕中國上疑未決因幸秘閣見杜鎬問之曰卿博達墳典所謂河圖洛書者果有之乎鎬曰此蓋聖人神道設教耳上遂決用冀公之策作天書等事故世言符瑞之事始於冀公成於杜鎬（墨客揮犀曰杜學士鎬博聞強記凡有檢閱先戒小吏某事在某書第幾行取視無差士大夫有所著撰咨以古事無不知者雖晚學卑品亦應荅不倦時人號爲杜萬卷性

和易有懿行士君子推之）

紹聖初逐元祐黨人以水土美惡繫罪之輕重一日執政聚議至劉安世器之時蔣頴叔云劉公平昔人推命極好章子厚以筆於昭州上點之曰劉待制命好且去昭州試命一巡

秦丞相（檜）晚歲權尤重常有數卒皂衣持挺立府門外行路過者稍顧視謦欬皆呵止之嘗病告一二日執政獨對不敢他語惟盛稱秦公勳業明日入堂忽問曰聞昨日奏事甚久執政惶恐曰某惟誦太師勳德曠世所無語終即退實無他言秦公嘻笑曰甚荷

蓋巳嫉言事官上章執政甫歸閣予彈章副本巳至其忮刻如此

何氏語林卷之二十九

何氏語林卷之三十

華亭何良俊元朗撰　幷註

尤悔第三十五

夫言行君子之樞機也使言而見尤行而致悔豈自修之道耶故夫子於多聞多見旣闕其疑殆又欲君子之慎其餘也

曹公聞丁正禮才美欲以愛女妻之（魏畧曰丁儀字正禮沛郡人父沖宿與太祖親善儀有文才太祖辟爲掾）以問五官將（曹丕巳見）五官將曰女人觀貌而正禮目眇恐愛女未必悅也不如與伏波子楙（魏志曰夏侯惇字元讓沛國譙人太祖平河北以爲伏波將軍子楙太祖以女妻之即清河公主　魏畧曰楙字子林惇仲子也文帝少與親善及即位以爲安西將軍都督關中）太祖從之尋辟正禮爲掾及與論議嘉其才朗曰丁掾好士即使其兩目盲尚當與女何况但眇是兒悞我

邵貞與虞俊鄰居貞先不知俊俊至吳與張溫朱據會清言竟日溫等敬服於是吳中盛爲俊談貞聞而歎曰吾與仲明遊居比屋不能甄其英秀播其風烈而令他邦稱我之傑深用爲媿（會稽典錄曰邵貞字德方餘姚人）

陸平原（陸機巳見）爲河北督巳被閒搆內懷憂懣聞衆軍警角鼓吹謂孫顯世曰（晉書曰孫拯字顯世吳郡富春人能屬文吳黄門郎入晉爲涿令陸機被誣收拯考掠兩踝肉盡門生費慈宰意二人詣獄明拯遂同死獄中）今我聞此

不如華亭鶴唳（八王故事曰華亭由拳縣郊外墅也有清泉茂林吳平後陸機兄弟共遊於此十餘年 吳郡圖經曰華亭縣本嘉興縣地天寳十年置因華亭谷爲名）

孔熈先與范曄同逆下獄被責望風吐欵辭氣不撓上奇其才遣人慰勞之曰以卿之才而滯於集書省理應有異志又詰責前吏部尚書何尚之曰使孔熈先年三十作散騎郎那不作賊

沈休文自負高才昧於榮利乘時藉勢頗累清淡及居端揆稍弘止足每進一官輙殷勤請退而終不能去論者方之山濤

張玄素出自刑部令史仕至三品太宗問云在隋任何官曰縣尉又問以前何官曰流外又問在何曹司玄素將出閤門殆不能移步精爽頓盡色類死灰朝臣見之多所驚怪褚遂良上疏切諫太宗曰朕亦悔此問

唐太宗嘗與侍臣泛舟春苑池中見異鳥容與波上悅之召閻立本圖其狀閣外傳呼畫師閻立本是時已爲主爵郎中俯伏池左研吮丹粉瞻望坐賓羞悵流汗歸戒其子曰吾少好讀書幸免面墻緣情染翰頗及儕流唯以丹青見知躬厮役之務辱莫大焉汝宜深戒勿習此技

陸鴻漸與常伯熊皆精茶理（范攄雲溪友議曰鴻漸嘗爲茶論說茶之功效并煎茶炙茶之法造茶具二十四事以都統籠貯之遠近傾慕好事者家藏一副）御史李季卿宣慰江南（劉昫唐書曰李季卿丞相適之子也弱冠舉明經頗工文詞代宗時拜御史大夫奉使江淮宣慰振拔幽滯進用忠廉時人稱之）至臨懷縣館或言伯能善茶季卿請爲之伯熊著黃帔衫烏紗幘手執茶器口通茶名區分指點左右刮目茶熟李爲歠兩杯既到江外又有言鴻漸者李公復請爲之鴻漸身衣野服隨茶具而入如伯熊故事李公心鄙之茶畢命奴取錢三十文酬博士鴻漸夙遊江介通狎勝流及此羞愧遂著毀茶論

哀帝時魏博羅紹威以牙軍之逼召朱全忠全忠殪八千餘家其餘攻討悉平全忠留魏半年紹威供億所殺牛羊豕近七十萬資糧稱是所賂遺又近百萬比全忠之去蓄積爲之一空紹威雖除其偪而魏兵自是衰弱紹威悔之謂人曰合六州四十三縣鐵不能爲此錯也

劉孟節酷愛山水天資絕俗青之南有冶原歐冶子鑄劒之地山奇水清旁無人烟叢筠古木氣象幽絕富鄭公鎮青爲築室原上孟節常寓居龍興僧舍之西軒往往凭欄靜立慨想世事吁唏獨語或以手拍

欄杆自詠詩曰讀書悞我四十年幾回醉把欄杆拍（皇朝類苑曰劉槩字孟節青州壽光人少師种放篤好古學而天資絕俗與世齟齬故久不仕其後范文正公文潞公皆欲薦之朝先生懇辭二公亦不敢強以成其高尚）

黃德潤事阜陵（孝宗陵名）人或議其循默淳熙末上將內禪一日朝退留二府賜坐從容諭及倦勤之意諸公交贊公獨無語上顧曰卿以爲何如對曰皇太子聖德誠克負荷顧李氏不足毋天下宜留聖慮上愕然色變公徐奏陛下問臣臣不敢自默然臣既出此語自今不得復覲清光陛下異日思臣之言欲復見臣亦不可得矣退即求去甚力後壽皇在重華宮每撫几歎曰悔不用黃洽之言或至淚下（宋史曰黃洽字德潤福建候官人通判福州召爲太常丞請外孝宗方厲精求治曰黃洽厚德方任以事不許後歷官御史中丞）

洪景盧在翰苑日嘗入直值制詔沓至凡視二十餘草事竟小步庭間一老人負暄花陰問之是京師人累世爲院吏今已八十餘幼時及識元祐間諸學士今子孫復爲吏故養老於此因言聞今日文書甚多學士必大勞神洪喜其言告以今日草二十餘制皆已畢老人復頌曰學士才思敏速眞不多見洪矜之云蘇學士想亦不過如此速耳老人復首肯咨嗟曰蘇學士敏速亦不過此但不曾檢閱書冊洪爲赧然

自恨失言（宋史曰洪邁字景盧皓季子也幼讀書日數千言一過目輒不忘博極載籍雖稗官虞初釋老傍行靡不涉獵淳熙三年拜中書舍人兼侍讀直學士院）

尹少稷（穡）博學工文杜門讀書不汲汲於仕進後乃附麗湯思退力排張魏公以是除諫議公論始薄之後貶嶺南累年蒙恩北歸周益公素與之善便道來訪謂益公曰某三十年閉戶讀書養得少名思之不審所得於彼者幾何而破壞掃地雖悔何及悵然者久之益公每舉以爲士大夫之戒

紕漏第三十六

夫南山之竹不揉自直然括而羽之可以射遠況天之降才爾殊不必盡會稽之竹箭也不加隱括欲無紕漏其能免乎是以君子貴學也

陳壽將爲國志（晉書曰陳壽字承祚巴西安漢人少師事譙周仕蜀爲觀閣令史父喪有疾使婢丸藥鄉黨以爲貶議坐是沉滯者累年張華愛其才以爲壽雖不遠嫌原情不至貶廢舉孝廉除佐著作郎）謂丁梁州曰若覓千斛米見借當爲尊公作佳傳丁不與米遂不爲立傳時論以此少之梁州是敬禮子（文士傳曰丁廙字敬禮少有才博學洽聞建安中爲黃門侍郎廙從容謂太祖曰臨菑侯天性仁孝發於自然而聰明智達其殆庶幾至於博學淵識文章絕倫當今天下賢才皆願從其游而爲之死實天命所以鍾福於大魏而永授無窮之祚也欲以勸動太祖太祖荅曰植吾愛之安能若卿言吾欲立爲嗣何如廙曰此國家所以興衰天下所以存亡非愚劣瑣賤者所敢與及廙聞知臣莫若君知子莫若

（父至於君不論明闇父不問賢愚而能常知其臣子者何蓋由相知非一事一物相盡非一朝一夕況明公加之以聖哲習之以人子今發明達之命吐永安之言可謂上應天命下合人心得之於須臾垂之於萬世也廙敢不盡言太祖深納之）

王濬沖典選未嘗進寒素退虛名與時浮沉門調戸選而已

明帝函封詔與庾公信誤致於王丞相丞相開詔末云勿使冶城公知（丞相居冶城故帝稱爲冶城公）丞相既視表荅曰伏讀明詔似不在臣臣開臣閉無有見者明帝甚愧數月不敢見王公

顧虎頭（顧愷之小字愷之已見）人笑爲痴桓玄嘗以一葉柳詒之曰此蟬翳葉也以自蔽人不見巳顧引葉自蔽玄就溺焉顧目覩醜穢故云不見以珍重此葉

顧長康嘗以一厨畫糊題其前寄桓南郡許皆其深所珍惜者南郡發其厨後竊取畫而緘封如舊以還之紿云未開顧見封題如初但失去畫直云妙畫通靈變化而去亦猶人之登仙了無怪色

范蔚宗（曄）被收家中樂器服玩並極珍麗妓妾亦盛飾毋住止單陋唯有一厨中著樵薪（沈約宋書曰范曄臨刑與其甥謝綜同逆俱至市曄問綜曰時欲至未綜曰勢不復久曄既食又苦勸綜綜曰此異病篤時何事強飯曄家人悉至市臨刑問須相見不曄問綜曰家人以來幸得相見將不暫別綜曰別與不別亦何所存來必

嘗號泣正足亂人意曄曰號泣何關人向見道邊親故贈望亦殊勝不見吾意故欲相見於是呼前曄妻先下撫其子回罵曄曰君不爲百歲阿家不感天子恩遇身死固不足塞罪柰何枉殺子孫曄乾笑云罪至而已曄所生母泣曰主上念汝無極汝曹不能感恩又不念我老今日柰何仍以手擊曄頸及頰曄顏色不怍綜母以子弟自蹈逆亂獨不出視曄語綜曰姊今不來勝人多也曄轉醉子藹亦醉取地土及果皮以擲曄呼曄爲別駕數十聲曄問曰汝恚我耶藹曰今日何緣復恚但父子同死不得不悲）

劉義基封營道侯凡鄙無識始與王濬謂義基曰陸士衡詩云營道無烈心其意何若義基荅曰下官初不識士衡何忽見苦

袁淑嘗詣彭城王（南史曰宋武帝七男王修容生義康永初元年封彭城王）彭城問其年淑荅曰鄧仲華拜袞之歲（東觀漢記曰鄧禹字仲華以元功拜太傅）彭城曰身不識也淑又曰陸機入洛之年彭城曰身不讀書何爲作才語見向

謝超宗是謝鳳子有文才補新安王常侍作王毋殷淑儀誄帝大嗟賞謂謝莊曰超宗殊有鳳毛時右衛將軍劉道隆在御坐出候超宗曰聞君有異物欲覔一見謝曰懸罄之室何得異物耶道隆武人正觸其父諱曰方侍宴至尊說君有鳳毛謝徒跣還內道隆謂檢覔鳳毛至暗待不得乃去

沈休文嘗侍梁武帝燕有妓師是齊文惠宮人帝問識坐中客不曰惟識沈家令休文伏坐流涕帝亦悲

感爲之罷酒

何敬容在選曰嘗有一客詣之此人姓吉敬容問之曰卿與丙吉遠近答曰如明公之與蕭何

祖孝徵（祖珽已見）放縱不羈曾至交州刺史司馬世雲家飲酒遂藏銅疊二面厨人請搜諸客果於孝徵懷中探得又魏神武嘗宴僚屬於坐失金叵羅竇太后令飲者皆脫帽果在孝徵髻中見者以爲深耻孝徵怡然不屑（北史曰祖孝徵性踈率不能廉慎嘗守倉曹受山東課輸大文綾幷連珠孔雀羅等百匹令諸嫗擲樗蒱調新曲招城市年少歌舞爲娛遊諸倡家與陳元康穆子容任胄元士亮諸人爲聲色之遊）

北人謂茗飲爲酪奴亦云水厄蕭正德初入北侍中元乂欲爲設茗先問正德卿於水厄多少正德初不知荅云下官雖生水鄉立身以來未遭陽侯之難舉坐大笑

貞觀中尚藥奏求杜若敕下度支有省郎以謝朓詩云芳洲生杜若乃委坊州貢之本州曹官判云坊州不出杜若應由讀謝朓詩誤華省名郎作此判事豈不畏二十八宿笑人耶太宗聞之改授雍州司法

虞世南兄世基許敬宗父善心同爲宇文士及所害封德彝時爲内史舍人備見其事因謂人曰世基被

誅世南匍匐而請代善心之死敬宗舞蹈以求生人以爲口實敬宗銜之

褚遂良其父亮尚在乃别開門敕嘗有賜遂良使者由正門入亮出曰渠自有門

蘇味道爲相具位未嘗有所發明脂韋自營而已嘗謂人曰決事不欲明白誤則有悔模稜持兩端可也世號模稜手

侯思止爲左臺御史嘗命作籠餅謂膳者曰與我縮葱作之時人號爲縮葱侍御

李林甫不學太常少卿姜度妻誕子林甫手書慶之曰聞有弄麞之慶客視之掩口

李林甫引蕭炅爲戶部侍郎炅不知書嘗與嚴挺之共語稱蒸嘗伏臘乃呼爲伏獵挺之語九齡曰省中乃有伏獵侍郎乎

郭弘霸爲右臺御史時大夫魏元忠病僚屬省候弘霸獨後入憂見顔問請視便液即染指嘗之驗疾輕重因賀曰凡甘者病不瘳今味苦當愈喜溢于面元忠惡其媚暴語于朝

安禄山好作詩嘗詠櫻桃云櫻桃一籃子一半青一半黃一半寄懷王一半寄周贄或請以一半寄周贄

句在上則協韻禄山怒曰豈可使周贄壓我兒耶

韓杲是韓吏部子雖教有義方而性頗闇劣嘗爲集賢校理史傳有金根車杲以爲誤悉改爲銀

江南一驛吏以幹事自任典郡者初至吏白驛中已理請一閱之刺史往視初見一室署云酒庫諸醞畢熟其外畫一神刺史問是誰言是杜康刺史曰公有餘也又一室署云茶庫諸茗畢貯復有一神問是誰云是陸鴻漸刺史益善之又一室署云葅庫諸葅畢備亦有一神問是誰吏曰蔡伯喈刺史大笑曰不必置此

耶律德光嘗問馮道曰爾是何等老子道荅曰無才無德癡頑老子德光大喜即以道爲太傅（儒林公議曰馮道當天下大亂戎虜交侵生民之命急於倒挂道方自號長樂老著書數百言陳己更事四姓及契丹所得階勳官爵以爲榮自謂孝於家忠於國爲子爲弟爲人臣爲師長爲夫爲父有子有孫時開一卷時飲一杯食味別聲老而自樂何樂如之蓋其自述如此）

北方民家吉凶輒有相禮者謂之白席多鄙俚可笑韓魏公自樞密歸鄴赴一姻家禮席偶盤中有荔枝欲啗之白席者遽唱言曰資政喫荔枝請衆客同喫荔枝魏公憎其喋喋因置不復取白席者又云資政惡發也却請衆客放下荔枝魏公爲一笑

熙寧中省試王射虎侯賦一試卷云譱君子必爭之藝飾大人所變之皮又嘗試貴老爲其近於親賦一試卷云覩茲黃耇之狀類我嚴君之容一時傳以爲笑

余靖不事修飾作諫官日因賜對面陳乞不修開寶塔時方盛暑上入內云被一汗臭漢薰殺噴唾在吾面上（涑水記聞曰余靖本名希古韶州人舉進士未預解薦曲江主簿王仝善遇之爲下知韶州者舉制科知州怒以爲玩己捃其罪無所得惟得與希古接坐仝坐違敕停任希古杖臀二十仝遂不復仕進希古更名靖字安道取他州解及第景祐中爲館職爲范文正訟寃獲罪由是知名范公入叅大政引爲諫官）

苗振以第四人及第既而召試館職一日謁晏丞相晏語之曰君久從吏事必踈筆硯今將就試宜稍溫習振率然荅曰豈有三十年作老娘而倒棚孩兒者乎晏公俛而哂之既而試澤宮選士賦韻有王字振押之曰率土之濱莫非王（不成語）遂不中選晏公聞而笑曰苗君竟倒棚孩兒矣

李獻臣好爲雅言知鄭州時孫次公爲陝漕罷赴闕先遣一使臣入京所遣乃獻臣故吏到鄭庭叅獻臣甚喜欲令左右延飯乃問之曰餐來未使臣誤意餐者謂次公也遽對曰離長安日都運已治裝獻臣曰

不問孫待制官人餐來未其人慙沮而言曰不敢仰昧爲三司軍將日曾喫却十三盞鄙語謂遭杖爲餐獻臣掩口曰官人誤也問曾與未曾餐飯欲奉留一食耳

王荆公爲小學時嘗訪蔡君謨君謨聞公至喜甚自取茶之精品親滌器烹點以飲公公忽於夾袋中取消風散一撮投茶甌中併食之君謨失色公徐曰大好茶味君謨大笑且歎公之眞率

呂申公（呂公著已見）素喜釋氏之學及爲相務簡靜罕與士大夫接惟能談禪者多得從遊於是好進之徒往

往幅巾道袍日遊禪寺隨僧齋粥談說理性覬以自售時人謂之禪鑽

程師孟嘗請於王介甫曰公文章命世師孟多幸與公同時願得公爲墓誌庶傳不朽惟公矜許介甫問先正何官師孟曰非也師孟恐不得常侍左右欲豫求墓誌俟死而刻之耳介甫雖笑不許而心憐之（吳中舊事曰程光祿師孟吳下大樂易純質喜作詩效白樂天而尤簡直至老不改吳語與王荆公有場屋之舊荆公頗喜之晚相遇猶如布衣時自江州致仕歸過荆公蔣山留數日時已年七十餘荆公戲之曰公尚欲仕乎曰猶可更作一郡荆公大笑知其無隱情也）及王雱死有習學檢正張安國被髮藉草哭於柩前曰公不幸未有子今郡君妊娠安國願死托生爲公嗣京師爲之語曰程師孟生求速死張安國死願托生

王荆公作相日當生朝光祿卿鞏申以大籠貯雀詣客次搢笏開籠且祝曰願相公一百二十歲時有邊寨之主妻病而虞候割股以獻天下駭笑時人爲之語曰虞候爲縣君割股大卿與丞相放生（東軒筆錄曰光祿卿鞏申佞而好進老爲省判尤趨附不已）

呂惠卿嘗語王荆公曰公面有䵟用園荽洗之當去荆公曰吾面黑耳非䵟也呂曰園荽亦能去黑公笑曰天生黑於予園荽其如予何

紹聖間馬從一監南京排岸司適漕使至隨衆迎謁漕一見怒甚即叱之曰聞汝不職未欲按汝何不亟去尚敢來見耶從一惶恐自陳湖湘人迎親竊祿求哀不已漕察其語南音也乃稍霽威云湖南亦有司馬氏乎從一荅曰某姓馬監排岸司耳漕乃微笑曰然則勉力職事可也初蓋誤認爲温公族人故欲害之自是從一刺謁但稱監南京排岸而已傳者皆以爲笑

謝無逸閒居多從衲子遊不喜對書生一日有一舉子來謁坐定曰每欲問無逸一事輙忘之嘗聞人言

歐陽修者果何如人無逸熟視久之曰舊亦一書生後甚顯達嘗叅大政又問能文章不無逸曰文章也得無逸之子宗野方七歲立在傍聞之匿笑而去

建炎中車駕倉卒南渡駐蹕錢塘有侍臣因召對自陳劄子首曰恭惟歲二月東巡狩至於錢塘呂相頤浩見之笑曰秀才家識甚好惡

金主亮南侵命葉義問視師江上義問素不習軍旅會劉錡捷書至讀之至金賊又添生兵顧問吏曰生兵是何物聞者掩口

溫日觀（已見）嘗在朱宣慰家畫葡萄遂題一詩於上

云昔有朱買臣今有朱宣慰兩箇擔柴夫並皆金紫貴朱欣然曰朱清果是賣蘆柴出身和尚說得我著酬以[illegible]貲五錠（輟耕錄曰宋季亡賴相聚鈔掠海上朱清張瑄最爲雄長廷議招懷令部其徒屬爲防海民義後建言海漕事試之良便上注意嚮之父子致位卿相弟姪甥壻皆大官田園宅館遍天下僕從皆佩金虎符爲萬戸意氣盈滿同時夷戮殆盡）

惑溺第三十七

夫欲之惑人迺至於溺而不能返蓋自中人以上有不能免者其能奮然自拔者幾人哉故孟子以爲養心莫善於寡欲老子曰爲道日損孰能知損之爲道君子哉

山陽太守薛勤喪妻不哭將殯臨之曰幸不爲夭復何恨哉（汝南先賢傳曰薛勤字公祖仕郡爲功曹陳仲舉十五時爲父詣勤勤顧而異之明日造焉仲舉父出迎勤勤曰足下有不凡子吾來候之不從卿也言議盡日）後王伯宗妻卒（張璠漢紀曰王龔字伯宗有高名於天下順帝時爲太尉）伯宗與諸子並持杖行服時人或兩譏焉

荀奉倩既娶曹洪女（荀粲已見魏志曰曹洪字子廉太祖從弟也）容服帷帳甚麗專房燕婉後婦病亡傅嘏往弔奉倩不明而神傷傅問曰婦人才色並茂爲難子之聘也遺才存色非難遇也何哀之甚奉倩曰佳人難再得顧逝者不能有傾城之異然未易可遇也痛悼不能已已後歲餘亦亡

石崇有妓綠珠美而工笛孫秀使人求之崇別館北邙下方登凉觀臨清水使者以告崇崇出其婢妾數十人以示之曰任所以擇使者曰本受命索綠珠崇勃然曰綠珠我所愛不可得也使者曰君侯博古知今察遠照邇願加三思崇不聽使者已出又反崇竟不許遂及於難

劉道眞（劉寶已見）子婦始入門遣婢虔劉聊之甚苦婢固不從劉乃下地叩頭婢懼而從之明日語人曰手推故是神物一下而婢子服淫

王丞相曹夫人性甚忌禁制丞相不得有侍御時有姸少必加誚責丞相不能久堪乃密營別館衆妾羅列男女成行後元會日夫人於青疏中觀望忽見兩三小兒騎牛皆端正夫人語婢云汝出問此是誰家兒奇可念給使不達旨乃云此是第四五等諸郎曹氏驚恚不能自忍乃命駕車將黃門及婢二十人持食刀欲自出尋討丞相亦飛轡出門猶患遲乃以左手攀車欄右手提麈尾以柄打牛狼狽奔馳方得先至蔡司徒聞之乃謂丞相曰朝廷欲加公九錫公知不丞相爲信自敘謙志蔡曰不聞加餘物惟聞短轅犢車長柄麈尾爾丞相大恚恨

謝太傅劉夫人性忌不令公有別房公既深好聲樂後遂頗欲立妓妾兄子外生輩微達此旨共問訊劉夫人因方便稱關雎螽斯有不忌之德夫人知以諷已乃問誰撰此詩云是周公夫人曰周公是男子相爲耳若使周姥撰詩當無此言

范汪至能噉梅有人致一斛奩須臾噉盡

劉邕（南史曰邕穆之子襲封南康郡公）愛食瘡痂以爲味似鰒魚嘗詣孟靈休靈休先患灸瘡痂落在牀邕取食之靈休大驚痂未落者悉褫取飴邕邕去靈休與何勗書曰劉邕向顧見噉遂舉體流血

山陰主淫恣過度嘗謂帝曰妾與陛下雖男女有殊俱托體先帝陛下六宮萬數而妾唯駙馬一人事不均平一何至此帝乃爲置面首左右三十人帝每出行主與朝臣常共陪輦

王僧達爲太子洗馬在東宮愛念軍人朱靈寶及出爲宣城靈寶已長僧達作列死亡寄宣城左永之藉注以爲已子改名元序啓太祖補竟陵典書後事發禁錮

庾炳之性好潔士大夫造之者去未出戶輒令拭席洗牀

王思微好潔淨左右提衣悉令用白紙裹手指宅中有犬汙屋棟思微令門生洗之意尤不已更令刮削復言未足遂令易柱

何佟之性好潔一日之中洗滌者十餘過猶恨不足人稱爲水淫（梁書曰何佟之字士威廬江灊人豫州刺史惲六世孫祖劭之宋員外散騎常侍父歆齊奉朝請佟之少好三禮師心獨學彊力專精手不輟卷讀禮論二百篇畧皆上口起家揚州從事仍爲總明館學士仕梁至尚書左丞）

魏收使梁買吳婢入館其部下有買婢者魏亦與取遍行姦穢梁朝館司皆爲之受譴人皆稱其才而鄙

其行

崔湜是崔仁師子與弟澄液從兄涖並有文翰列居清要每私宴自比王謝之家謂人曰吾門戶及出身未嘗不爲第一丈夫當先據要路以制人豈能默默受制故進取不已而不以令終

喬知之有侍婢曰窈娘美麗歌舞爲武承嗣所奪知之怨惜因作綠珠篇以寄情密送與婢婢感憤自殺承嗣大怒因諷酷吏羅織知之下獄死（唐詩紀事曰喬知之馮翊人武后時爲補闕）

玄宗性俊邁不好琴會聽琴一弄未畢叱琴者出謂內侍曰速令花奴將羯鼓來爲我解穢

王維居輞川宅宇既廣山林亦遠而雅好潔地不容浮塵日有十數帚掃治專使兩僮縛帚有時不給

鮮于叔明嗜蟠虫權長孺嗜人爪甲

元載納薛瑤英爲姬以龍綃衣衣之衣一襲無一兩載以瑤英體輕不勝重衣於異國訪求此服

袁正辭積錢盈室室常有聲如牛人以爲妖勸其散積以禳之正辭曰吾聞物之有聲求其同類爾宜益以錢聲必自止

李納性辯急酷尚奕棊每下子安詳極於寬緩有時躁怒家人輩則密以棊具陳於前納覩便欣然改容取子布筭都忘其恚

孫何性落魄而酷好古文爲轉運使日政尚苛峻州縣患之乃求古碑文字磨滅者得數本釘於館中孫至則讀其碑辯識文字以爪搔髮垢而嗅之遂徃徃至暮不復省錄文案

丁諷病癈常令兩女妓掖侍見客於堂中諷以好色致疾既廢亡賴益求妙年殊質以厭其心客出不能送又令一婢子送至中門曰謝訪以故賓客之至者加多乃數陪於未病時

宋子京多內寵後庭曳羅綺者甚衆甞宴於錦江偶微寒命取半臂諸婢各送一枚凡十餘枚皆至子京視之茫然恐有厚薄之嫌竟不敢服忍凍而歸

東坡云未知一生當著幾兩屐吾有嘉墨七十枚而尤求取不已不近愚耶石昌言畜李廷珪墨不許人磨或戲之云子不磨墨墨將磨子今昌言墓木拱矣而墨故無恙李公擇見墨輒奪卿相間抄取殆遍近有人從渠許來云懸墨滿堂此亦通人之一蔽也

米元章有潔癖屋宇器具時一滌之巾帽少有塵則濯之復加於頂客去必濯其坐榻

米元章在眞州嘗謁蔡攸於舟中攸出右軍王略帖示之元章驚嘆求以他畫易之攸有難色元章曰公若不見從某不復生即投此江死矣因大呼據船舷欲墮攸遂與之

彭淵才游京師十餘年其家饘粥不給父以書促歸跨一驢携一布囊親舊相慶曰布囊中必金珠也君官爵雖未入手且使父母妻兒脫凍餒之戹囊中所有可早出之淵才喜見鬚眉曰吾富可埒國也汝可拭目以觀既開橐乃李廷珪墨一丸文與可墨竹一枝歐陽公五代史稿草一巨編

一士人以鬻書爲業盡棓其家所有約百餘千買書將入京中塗遇一士人取書目閱之愛其書而貧不能得家有數古銅器將貨之而鬻書者雅有此癖一見甚喜乃曰毋庸貨也我與汝估其值而兩易之於是盡以隨行之書換數十銅器亟返其家其妻視其行李但見二三布囊磊磈然鏗鏗有聲問得其實乃詈其夫曰你換得他這箇幾時近得飯喫其人曰他換得我那箇也幾時近得飯喫聞者無不絶倒

趙子固（已見）嘗得姜白石所藏定武不損本禊帖乘舟夜汎而歸行至霅之昇山風起舟覆行李襆被皆渰溺無餘子固方披濕衣立淺水中手持禊帖語人曰蘭亭在此餘不足問也因題於卷首云性命可輕至寶是保

仇隙第三十八

甚哉怨毒之於人遂相讎陷有殺其身而不悔者吁可畏哉故一朝之忿忘其身以及其親亦聖賢之深戒也

獻帝嘗宴見孔文舉與郄鴻豫（司馬彪續漢書曰郄慮字鴻豫山陽高平人少受學於鄭玄）問文舉曰鴻豫何所優長文舉言可與適道未可與權鴻豫舉笏曰融昔宰北海政散人流其

權安在遂與文舉互相短長（范曄漢書曰操以孔融論建漸廣慮鯁大業郄慮承望風旨以微法奏免融官因顯明讎怨操書激厲融曰蓋聞唐虞之朝有克讓之臣故麟鳳來而頌聲作也後世德薄猶殺身爲君破家爲國及至其敝睚眦之怨必讎一餐之惠必報故晁錯念國遘禍於袁盎屈平悼楚受譖於椒蘭彭寵傾亂起自朱浮鄧禹威損失於宗馮由此言之喜怒怨愛禍福所因可不愼與昔廉藺小國之臣猶能相下寇賈倉卒武夫屈節崇好光武不問伯升之怨齊侯不疑射鉤之虜夫立大操者豈累細故哉往聞二君有執法之平以爲小介當收舊好而怨毒漸積志相危害聞之憮然中夜而起昔國家東遷文舉盛歎鴻豫名實相副綜達經學出於鄭玄又明司馬法鴻豫亦稱文舉奇逸博聞誠怪今者與始相違孤與文舉既非舊好又於鴻豫亦無恩紀然願人之相美不樂人之相傷是以區區思協歡好又知二君群小所搆孤爲人臣進不能風化海內退不能建德和人然撫養戰士殺身爲國破浮華交會之徒計有餘矣融報曰猥惠書教告所不逮融與鴻豫州里比鄰知之最早雖嘗陳其功

（美欲以厚於見私信於爲國不求其覆過掩惡有罪望不坐也前者黜退歡欣受之昔趙宣子朝登韓厥夕被其戮喜而求賀況無彼人之功而敢枉當官之平哉忠非三閭智非鼂錯竊位爲過免罪爲幸乃使餘論遠聞所以慙懼也朱彭寇賈爲世壯士愛護相攻能爲國憂至於輕弱薄劣猶昆虫之相嚙適足還害其身誠無所至也晉侯嘉其臣所爭者大而師曠以爲不如心競性既遲緩與人無傷雖出胯下之負榆次之辱不知貶減之於己猶蚊虻之過也子產謂人心不相似或矜勢者欲以取勝爲禁不念宋人待四海之客大鑪不欲令酒酸也至於屈穀巨瓠堅而無竅當以無用罪之耳他旨庠尊嚴教不敢失墜郄爲故吏融所推進趙衰之拔郤穀不輕公叔之升臣也知同其愛訓誨發中雖懿伯之忌猶不得念況恃舊交而欲自外於賢吏哉輒布腹心修好如初）

王平北在任（王乂別傳曰王乂字叔元瑯琊臨沂人時蜀新平二府作亂文帝西之長安徵爲相國司馬遷尚書督幽州諸軍事平北將軍）有簡書將免官夷甫時年十七（夷甫是平北子）見從舅羊祜申陳事狀辭甚俊偉羊不然之夷甫拂衣而起羊顧謂賓客曰此人必將以盛名處當世大位然敗俗傷化者必此人也初羊以軍法欲刑王濬沖夷甫又忿羊言其必敗不相貴重天下爲之語曰二王當朝人莫敢稱羊公之有德

謝玄暉頗輕江祏祏嘗詣玄暉玄暉因言有一詩呼左右取既而復停祏問其故云定復不急祏以爲輕己後遂構害玄暉

劉長史（劉孝綽已見）與到茂沿（到洽已見）友善同遊東宮劉自以才優於到每於宴坐嗤鄙其文到常銜之及劉爲

廷尉正携妾入官府其母猶停私宅到尋爲御史中丞遣令史按其事遂劾奏之云携少妹於華省棄老母於下宅高祖爲隱其惡改妹爲姝免孝綽官

王偉侯景之徒也景敗元帝愛其才欲全之朝士多忌之曰前日偉作檄文有異詞句帝求而觀之云項羽重瞳尚有烏江之敗湘東一目寧爲赤縣所歸元帝大怒釘其舌於柱剜腸臠肉偉顏色自若（劉璠梁典曰王偉洛陽人學通周易嘗在揭陽賊詩曰平明聽戰鼓薄暮敍存亡楚漢方龍鬭秦關陣未央至江陵繫獄以詩贈湘東嬖人曰趙一能爲賦鄒陽解獻書何惜西江水不救轍中魚又上五十韻詩以希不死湘東愛其詞翰猶欲未誅左右疾之曰偉前作檄文言不順湘東取視乃斬之）

郄昂與韋陟友善因話國朝宰相陟曰誰最無德昂誤對曰韋安石已而驚走出逢吉溫於街中溫問何此倉遑荅曰適與韋尚書話國朝宰相最無德者本欲言吉頊誤云韋安石既知失言復鞭馬而走抵房相之第琯執手慰問之復以房融爲對昂有時稱忽一日觸犯三人舉朝嗟歎惟韋陟遂與之絶

顏平原不容於盧杞杞將出之平原辭曰先中丞傳首平原面被流血吾不敢以衣拭親舌舐之公不忍見容乎杞矍然下拜而銜恨切骨

牛奇章赴舉時每爲同袍見忽嘗投贄於劉補闕（禹

錫劉對客展卷飛筆點竄其文一時雖謝礲礪終爲鞅鞅後劉轉汝州奇章出鎮漢南枉道至汝駐旌旄信宿酒酣以詩喻劉劉承詩意方悟往年改牛公文卷因作詩謝過牛公吟諷前意稍解移宴竟夕方整前驅（范攄雲溪友議曰牛僧孺席上贈劉尚書詩曰粉署爲郎四十春今來名輩更無人休論世上升沉事且鬬尊前見在身珠玉會應成咳唾山川猶覺露精神莫言特酒輕言語曾把文章謁後塵劉和詩曰昔年曾忝漢朝臣晚歲空餘老病身匆見相如成賦日後爲丞相掃門人追思往事咨嗟久喜幸清光笑語頻猶有當時舊冠劍待公三日拂埃塵）

楊廉夫與倪元鎮嘗會飲於友人家時席有歌妓廉夫狂誕脫妓人鞋行酒令坐客傳飲元鎮素有潔病見之大怒翻案而起廉夫亦色變飲席遂散後二公竟不復面

何氏語林卷之三十 終

何氏語林後序

華亭何元朗擬劉氏世說作語林成翰林待詔文公旣爲序之以傳矣又以示師道俾志其末簡予惟世說紀述漢晉以來佳事話言以垂法戒所選集清英至爲精絶故寡許諸人倣晉史者往往用以成篇不知唐藝文志何故乃列之小說家蓋言此書非實錄者自劉知幾始而不知義慶

去漢晉未遠其所述載要自有據雖傳聞異詞抑揚緣飾不無少過至其言並代崇尚人士風流百世之下可以想見不謂之良史不可也豈直與志怪述妖稽神纂異詖誕慌惚之談類哉是故齊梁以來學士大夫恒喜言之宗工鉅儒往往為之註釋綴續敘錄删校尊信益衆而此書亦益顯於是有擬之而作唐語林續世說者矣然或止紀一姓或僅載數朝固未及貫綜百代統論千祀也其所採擷亦終不能如劉氏之精而元朗乃獨上溯西京下逮朔漠悉取其精深玄遠之言瓌詭卓絕之跡聚而陳之而劉氏所遺更加搜抉翦裁屬比嚴約整潔不下前書自非博雅通方之士其孰能與於斯哉抑義慶宗王牧將幕府多

賢當時如袁淑陸展鮑照何長瑜之徒皆一世名彥爲之佐吏雖曰筆削自己而檢尋贊潤夫豈無人若元朗則藏器海濱明經應舉而不以帖括佔嗶奪所嗜好紬繹會萃不仰同志校仇劉氏難易豈啻什百矧況世說精絕亦由孝標作註詳援確証有不言之妙頃事出二手作述不同而元朗所註乃一旹並撰

綱目互發詳畧相成開闔貫通一無抵牾至其所引奧篇秘典靡不具列視之劉氏冨贍畧等信該洽㞢鉅觀而文筆之弘致也而說者顧㠯其多取近世雜家頗傷玄雅而又以鞮譯之士廁之中古華夏幾不分肃芊㞢鞹爲疑是不知元朗之志扗於法戒則不得不兼取久近而具列焉耶律蒙古近而可徵盖所

謂商監秦喻世惡得而舍諸若夫其文則史隨兹汙隆者又安能盡汰之哉元朗之叙言語篇固自謂玄虛簡遠不得盡同劉氏覽者可自得之矣元朗著述大方已詳文序予獨論其與莊說所以同異者着之亦以白作者之苦心云爾

長洲陸師道撰

陸師道印

陸氏子傳

山海經廣註十八卷讀山海經語一卷

雜述一卷圖五卷

（清）吳任臣撰

清乾隆崇義書院刻本

山海經廣註十八卷、（浙江巡撫採進本）

國朝吳任臣撰。任臣有十國春秋、已著錄。是書因郭璞山海經註而補之、故曰廣註。於名物訓詁、山川道里、皆有所訂正。雖嗜奇愛博、引據稍繁、如堂庭山之黃金、青邱山之鴛鴦、雖販婦傭奴、皆識其物、而旁徵典籍、未免贅疣。卷首冠雜述一篇、亦涉冗蔓。然掎摭宏富、多足爲考證之資。所列逸文三十四條、自楊愼丹鉛錄以下十八條、皆明代之書、所見實無別本。其爲稗販誤記、無可致疑。至應劭漢書註以下十四條、則或古本有異、亦頗足以廣見聞也。舊本載圖五卷、分爲五類。曰靈祇、曰異域、曰獸族、曰羽禽、曰鱗介。云本宋咸平舒雅舊稾。雅本之張僧繇。其說影響依稀、未之敢據。其圖亦以意爲之、無論不眞出雅與僧繇、卽說果確實、二人亦何由見而圖之。故今惟錄其註、圖則從刪。又前列引用書目五百三十餘種、多採自類書。虛陳名目、亦不瑣錄焉。

仁和吳志伊注

增補繪像山海經廣註

崇義書院藏板

山海經廣注序

仁和柴紹炳撰

山海經初見漢志劉歆校定爲一十八篇云是伯益所撰其後尤袤指爲先秦之書至晉郭璞爲之傳凡二十二篇每卷有讚

梁張僧繇又爲畫圖宋咸平中校理舒雅重繪爲十卷其書雖流傳迄今中多疏略未備同郡吳志伊任臣極泝源流爲襍述一卷又於郭注外蒐而討之爲廣注十八卷又取舒繪本次第

增註爲圖象五卷都爲一部書成屬余爲序之余既受卒讀服其補闕有功廼歎曰嗟乎斯誠所謂閎覽博物君子哉葢記稱道貫而隱易賢多識以畜其德詠春秋美國僑倚相周公自言

多藝仲尼之答楛矢墳羊皆非淺見寡聳者可測也如山經語近荒怪司馬遷已不敢言然天地之間何所不有及其至也聖人有不知未嘗謂非道之所存而鄙儒小生欲槩以耳目格之乎相提而論葢是禹貢之外篇軄方之附庸耳自昝方聳之士信而有徵若畢方貳負長臂兩面箴石之類援引本末皆出於是書閎覽博物所資烏可廢也借謂虞夏先典而有長沙零陵

桂陽諸暨之名疑屬子虛此顏之推斷爲後人羼入者是矣且達識者比類而觀寧得以豫章斥本草之說張仲排爾雅爲僞乎故志伊殫精是書使山川方域草木禽魚靡不考鏡同異條

貫表裏綱羅羣籍要諸明備庶幾好事鼓吹來學津梁正復張舒金駕景純可作亦何多讓焉雖然志伊三十年名士好學深思著書滿家爲吾黨共推何事不辦若余則衰遲善病於道罔

聞記問昏忘舊業日替豈復足備揚搉顧自念董子觀道大原而識重常之目陶淵明讀書不求甚解而好覽山海經形諸賦咏是知六籍之外聖賢載記爲學者不遺既以稽古兼能格物

余雖欿啟無似於是集猶篤好之斲未敢以玩物喪志爲解而願爲閎博君子執鞭前導可也

昔

康熙歲次丁未秋九月

山海經廣注序

經籍志載地理書二百四十四家山海經最爲近古論者以虎齒豹尾九首一目之奇譏其誣誕不經又以長沙零陵丹陽番陽類秦漢地名疑後人所作且苗民西王母帝俊驩頭之屬更復叠見牴牾然代當秦火簡策錯亂故不無傳疑而中間與籍畧同者若鳥鼠同穴與禹貢合屛封岐頭與王會解合明組旄牛與爾雅合崑崙弇茲與穆天子傳合湘水二女與離騷合焦僥奇肱與竹書紀年合他如禹彊爲禹京司幽爲思幽延維爲委蛇女丑爲女仞雜

證莊列管子抱朴諸書遐覽旁通鴻纖畢貫則山海經實博物之權輿異苑之嚆矢也蓋二氣磅礴萬彙區分六合之內何所不有卽陰陽變化莫大五行而華陽溫泉蕭邱涼燄交州浮石南海沉木且有易其本來反其性始況下此者乎古人云少所見多所怪世之不異未始非異異世之所異亦未必盡異也彼盜械之尸出自上郡畢方之鳥獻于漢廷沃沮見兩面之客海濱獲長臂之衣其事時見于軼書班班可考居恒讀山海經每怪注多缺畧因溯厥源流攟其梗概爲雜述一卷徧羅載籍仍冠以郭注爲廣注十八卷又取舒雅繪本次第先後增其不備爲圖象五卷自惟蠡實未詳識同句山莪鼓因達解昧弘農然竊謂一物不知君子所恥昔五酉嘶象于宣尼俞兒矚名于敬使元遂辨傒囊之號士淡審仲師之形大都垂諸往冊炳然來茲高山仰止未嘗不景行行止也抑聞之九州之外復有九州斯編所具特亞細亞一隅耳若廼紀葱嶺之西謫郎度之北古西海孔雀之區多南極大浪之異抵掌而譚縱橫四表則瑰奇弔詭將更有超于耳目尋常之際者余則有志未逞矣

康熙五年柔兆敦牂日在析木則陽之月仁和吳任臣撰

讀山海經語

禹貢導山以兩條四境爲叙山海經紀山分東西南北中五經南山則自蜀中西南至浙江江南界西山則自華陰嶓冢以至崑崙積石諸山今隴西甘肅玉門外其地也北山則自汧岐太行以至王屋孟門諸山是禹貢冀雍兩州之境也東山則泰岱姑射沿海諸境大要青萊齊魯之墟形法家所謂中龍是也至海內經南如閩中鬱林西如上郡居延東如浙江廬江不列中土而列海內者良由古帝建都冀北三方不復遠及惟北境幅幀最廣故北經以朝

鮮諸國爲斷則亦今之東北徼也若大荒爲海內之外地海外又大荒之外表經文具在兹不槩悉

山勢原于西北故禹貢導山以岍岐爲首地脉由于南轉故伯益作經以離山爲先自北條北境南境至南條北境南境應江河兩戒之說者禹貢之法也自南山而西山而北山而東山而中山合地氣右行之說者山海經之序也（大荒獨首東經者此本舊逸在外疑次序有錯耳）

經內紀僕牛王亥夏啓叔均皆禹以後人長沙零陵緣氏番禺皆秦漢時地名且長右山郡縣之稱非三代前語要知山海經原係伯益所作古本無多後好事者因而粉飾傳會之益復綿雜不經如概謂此經非古書則疏屬之尸西面之人何以往往取驗自非禹益神人不能撰也

山海經多用古字如鵲作誰豚作逐楸作橚甕作雍吟作欽嘔作歐盲作費鱗作麟神作䰠罟作嬰虺作虫徭作繇砥砆作武夫滹沱作虖勺扶桑作榑木鵂鶹作鴡鴝猶有漆書竹簡遺意倘本間有易誰山爲鵲山者大非古人重吉日癸巳之旨

山海經有韻語如視爲晝瞑爲夜吸爲冬呼爲夏渾渾泡

泡其實如桃黃華而赤柎食之不勞正立無景疾呼無響爰有大暑不可以往皆押字爲韻亦古文之一奇也

經有育沛曼兌虖交呼咽等物此或古時語與今稱名自姝有如蜀都賦之翕徽毘陵志之傒迭不可得詳也

經中物類繁賾稱謂易淆有名同而實異者鳥名肥遺蛇亦名肥遺木名離朱鳥亦名離朱鵸鵌三首比帶山者迥姝畢方一足與人面者較別又蠻蠻比翼鳥也而剛山之鼠偕稱羅羅青虎獸也而萊山之禽符號析類相求庶無鵸雞之論蟛蜞之誤矣

瞿蹟辨羊腸之坂敬宗知濟漯之坂自古稱爲博洽讀山海經者須識道里有遠近疊今不同名西經勞山非齊地勞山入洛弱水非合黎弱水青邱國非南山青邱儋耳民非交州儋耳不周崑崙有海內外之分浮玉一山有江南北之異諸如此類未可枚舉明此思過半矣

山海經名物叓析注家每多疎畧如赤銅赤銀赤金黃金白金銀黃赤錫諸名種類自殊原注以赤金爲銅而銀黃無解是不知赤金之爲鏐與銀黃之貴于黃金也又蘼蕪芎藭葉也一名江蘺而郭氏以芎藭名江蘺辛怡辛雉雉而郭氏以爲芍藥草蘼蕪也而郭氏以爲香草斜蟖未精覈何不誤衆甚彌也今附注各條下

經所載帝俊苗民驩頭相柳以及建木扶桑屏蓬天吳之屬重見疊出或相矛盾此知後人以己意羼入者故彼此不復相謀于原經奚碍

經內道里遠近或有以首山起數者或有隨地計程者亦間有註次不倫者義例幾多同歸一定猝代越久遠簡冊淆錯往往而有約畧言之中如南山經句餘山會稽山今相去僅三百餘里乃經所序列尚隔浮玉山成山無慮千

餘里而浮玉山則又句餘之西北與東五百里之說殊不相蒙又海內諸經所載高柳代中東北上也乃與流沙崑崙並見西經大夏月支西北隅也竟與雷澤都州同登東籍非惟地絕脈輸亦且風同牛馬凡此皆循文測義未容臆斷者也姑爲闕疑以俟君子

周秦諸子惟屈原最熟此經天問中如十日代出啓棘賓商泉華安居燭龍何照應龍何畫雄虺吞象延年不死以至鯪魚鬿堆之名皆原本斯經校讐家以山海經爲秦漢人所作即此可辨

海內經語尤多重複不倫此必前卷錯簡或後人見山海經襲其成說自爲一書亦考工記之流也

吳任臣識

山海經廣注目錄

第一　南山經
第二　西山經
第三　北山經
第四　東山經
第五　中山經
第六　海外南經
第七　海外西經
第八　海外北經
第九　海外東經

第十　海內南經
第十一　海內西經
第十二　海內北經
第十三　海內東經
第十四　大荒東經
第十五　大荒南經
第十六　大荒西經
第十七　大荒北經
第十八　海內經

目錄畢

山海經圖總目

讀山海經語
山海經雜述
第一卷
靈祇
第二卷
異域
第三卷
獸族

第四卷
羽禽
第五卷
鱗介

山海經雜述

呂氏春秋曰禹東至榑木之地日出九津青羌之野櫕木之所𢭏天之山鳥谷青邱之鄉黑齒之國南至交阯孫樸續樠之國丹粟漆木沸水漂漂九陽之山羽人裸民之處不死之鄉西至三危之國巫山之下飲露吸氣之民積金之山共肱一臂三面之鄉北至人正之國夏海之窮衡山之上　　之國夸父之野禺彊之所積水積石之山不有懈墮

趙氏吳越春秋曰禹行七年案黃帝中經見聖人所記曰

九疑山東南天柱號曰宛委其書金簡玉字編以白銀瑑其文禹登衡山夢赤繡朱衣自稱　蒼水使者曰欲得我山神書者齋于黃帝嶽岩之下禹退又齋三月庚子登宛委山發石取書按金簡玉字得通水之理復返歸嶽從三子乘四載以行川始于霍山徊集五嶽遂循行四瀆與益夔共謀行到名山大澤召其神而問之山川脉理金玉所有鳥獸昆蟲之類及八方之民俗殊國異域土地里數使益疏而記之名曰山海經使大章步東西豎亥度南北暢八極之廣旋天地之數

家語子夏曰商聞山書曰地東西爲緯南北爲經

列子曰大禹行而見之伯益知而名之孟堅聞而志之

鶴牀經云山海經乃夏后師雲華子所著

史記大宛傳太史公曰至禹本紀山經所有怪物余不敢言之也

漢張騫傳贊禹本紀言河出崑崙言九州山川尚書近之矣至禹本紀山經所有放哉

後漢書西南國論曰漢開四方之境款殊俗之附文約之所沾漸風聲之所周流幾將日所出入處也著自山經水

志者亦畧及焉

王充論衡談天篇曰按禹之山經淮南之地形以察鄒子之書虛妄之言也又別通篇曰禹主治水益主記異物海外山表無遠不至以所聞見作山海經董仲舒覩重常之鳥劉子政曉貳負之尸皆見山海經故立二事之說使禹益行地不遠不能作山海經董劉不讀山海經不能定二疑

張華博物志自序余觀山海經及禹貢爾雅說文地志雖曰悉備各有所不載者作畧說云云又志曰太古書今見

有有神農經山海經或云禹所作

左思吳都賦曰名載于山經形鐫于夏鼎

杜預釋例曰天有列宿之號地有山川之名尚矣今其遺文禹貢及山海經載其大畧而春秋經國邑之名尤詳

書記洞詮車永答陸雲書曰雖山海經異物志二京三都殆不復過也

顏之推家訓曰山海經禹益所記而有長沙零陵桂陽諸暨後人所羼非本文也

水經注叙曰昔大禹記著山海周而不備（引元中記）又曰穆天

子竹書及山海經皆埋蘊歲久編韋稀絶書策落次難以緝綴又盧水注曰山海經創志大禹記錄遠矣

謝莊詩山經亟旋覽水牒劭敷尋

劉孝儀啓曰雕鏤海籍圖載山經

江淹遂古篇曰山經古書亂編篇兮郭釋有兩人不亡兮

庾信終南山義谷銘序曰燮理餘暇披閱山經

隋志漢初蕭何得秦圖書故知天下之要害後又得山海經相傳以爲夏禹所記

蕭綺拾遺記錄曰按禹貢山海正史說名山大澤或不列書圖著於緗雜之部或有乍無或同乍異故使覽者廻惑而疑焉

弘明集宗炳與何承天書曰山海經說死而更生者甚衆崑崙之山廣都之野軒轅之丘不死之國氣不寒暑鳳卵是食甘露是飲瓊玗琪之樹歃朱泉人皆數千歲不死

崔賾答豫章王書曰理高象繫管輅思而不解事富山經郭璞注而未詳

段成式酉陽雜俎曰天地間所化所產突而旋成形者樊然矣故山海經爾雅所不能究

杜佑通典曰禹本紀山海經不知何代之書恢怪不經疑夫子刪詩書後尚奇者或先有其書如詭誕之言必後人所加也若古周書吳越春秋越絶書諸緯書之流是矣

文苑英華許敬宗賦曰覽山經而逖聽詠周詩而遐想

劉知幾史通曰夏禹敷土實著山經

韓愈毛頴傳曰山經地志字書圖書九流百家天人之書

盧肇海潮賦狀曰言不及渾天而乖誕者凡五家莊子元中記王仲任論衡山經釋氏言四天

王欽若冊府元龜曰續伯益之山經備成周之上訓

周邦彥汴都賦曰山經所不記齊國所不覩

羅泌路史曰伯益掌火主驅禽獸命山川類草水別水土四嶽佐禹益以周四方遠人跡之所希至及舟輿之所罕到內別五方之山外分八方之海紀其珍寶奇物異方之所生水土草木禽獸昆蟲麟鳳之所止禎祥之所隱及四海之外絕地之國殊類之人禹別九州任土作貢益取剩文類物善惡著山海經以備稽考又曰禹周行天下草木企走蜚動蟲魚俾益疏之以爲嶽瀆山海二經

王應麟玉海云方志亦不傳荒經所不載又云惠帝紀注

師古引貳負之臣地理志引瑯邪臺外國傳引黃帝生苗龍列子注引大荒經文選注引東荒中山海南海外西經海外東經海內西經水經後漢書注王逸注楚辭天問多引之左傳疏服虔用山海經莊子釋文引海外經爾雅釋文引山海經及圖讚

又漢藝文志考證曰莊子言多詭誕或似山海經本（陸德明語）

又地理通釋序曰若山海經周書王會爾雅之釋地管氏之地員呂覽之有始鴻烈之墜形亦好古愛奇者所不廢

又小學紺珠曰山海經南西北東中山經爲五篇海內海外大荒三經南西北東各一篇海內經一篇相傳以爲夏禹所記（又王氏周山川圖記云風后授圖九州汸布山海有經爲篇十三）

又困學紀聞曰山海經禹益所紀有長沙零陵桂陽諸暨之名本草神農所述有豫章朱崖趙國常山奉高眞定臨淄馮翊之稱爾雅作於周公而云張仲孝友蒼頡篇造于李斯而云漢兼天下皆非本文

章俊卿山堂考索曰辨契丹之駮而誦山海經管子之書以曉之則若宋之劉敞

晁公武讀書志曰長沙零陵雁門皆郡縣名又自載禹鯀

似後人因其名參益之（跋山海經）

陶穀王母宮記曰考山經與竹書故兩留于前事

陸深藏書目序曰山經地志具險易叙貢賦寓王政矣

楊愼水經序曰昔在陶唐水失其行神禹平之史官紀其濬導之績於是乎禹貢作焉厥後好事者因禹迹之廣爰及異域圻壤悉載俶詭畢陳於是乎山海經作焉

朱謀㙔水經叙曰地理書極稱該博乃今所傳僅山海偕國十洲神異數種而已

黃省曾山海經水經合序畧曰古山海經十八卷亦字中

之逼揆也粤迦往牒則遠方圖物夏鼎之鑄象也聶耳雕題湯令之備獻也白民黑齒成王之作會也出受八千管仲之蒐揚也殘遺泰桂蕭何之顯布也獵廣窮長王充之嗜信也以至孔疏據之以釋經漢志錄之而歷史齊澄演之而聚書唐典纂之而建部守節屢登于正義應麟富識于逸鈔江淹補之顏不能吉甫刪之而頓顯

王世貞讀書後曰淮南子其辭出于呂氏春秋玉杯繁露愼子鄧析山海圖經爾雅

胡應麟經籍會通曰地志昉自山海經陸澄任昉浸盛至

蕭德言等五百五十卷極矣

又三墳補逸曰穆天子傳文絕類山海經而事實大不同自景純取山海經以注穆天子而穆天子傳殘闕不易讀好古之士率先熟山海經胷中讀穆天子而景純之注又分列其下故祗以爲同而弗以爲異試循其本文覈之則二書之旨有天壤之懸者矣

又史書佔畢曰山海經稱禹益實周末都邑簿也

陳一中冠編曰堯八十六載伯益著山海經

貢一正事物紺珠曰山海經禹治水所見著

宋維陛神異經序曰東方朔著神異經記周逝天下所見山海經所不載者列之雖有而不倫者亦列之遂知神異經與山海經類

劉昌允類山曰禹登玉質山得簡書周行天下伯益記之作山海經

焦竑僞書論曰山海經禹益書也中有長沙零陵桂陽諸暨如此郡縣豈禹時所有耶此類甚多或摹古書而僞作或以己意而妄增

梁寅河源記曰古今河源之說異山海經言崑崙之水赤

黃黑青色以方異其名往往不同或古今變易番漢異稱

廬泉劉氏曰淮南子雜以呂氏春秋莊列鄧析愼子山海經爾雅諸書

朱長春管子注曰不攬天官不知天之變也不讀地員不知地之變也山經簡而穆志怪于恒上古之文也地員博而奇衍恒于怪中古之文也

郭延年史通釋曰山經太史公已不敢言尤袤定爲秦書疑信者半

顧起元說畧曰山海經古書也第首尾多衡决後世不者

又曰夏英公集古篆韻所引書目汗簡說文石經字畧古
老子山海經古史記古漢書云云
董斯張吹景錄曰向疑列子雜魏晉人筆其實南華語者
十之三夸父禹彊思士思女見山海經
劉鳳雜組曰山海經文學大儒多讀學以爲奇
歸有光詩曰昔年曾讀山海經所稱怪獸多異名
陸時雍讀楚辭譜曰天地之大何所不有山海經固多可
疑然安知其事之盡妄者
晉陶潛有讀山海經詩中云汎覽周王傳流觀山海圖後

顏魯公詠淵明詩曰手持山海經頭戴漉酒巾見廬山記
王應麟曰靖節之讀山海經猶屈子之賦遠遊也
南齊江淹欲爲赤縣經以補山海經之缺不成
南史王筠傳其自序云余少好抄書爾雅山海經本草並
再抄
宋史蘇頌傳山經本草無所不通又劉敞傳敞學問淵博
山經地志皆究大畧又何涉傳涉上自六經諸子百家旁
及山經地志醫卜之術無所不學
陶宗儀輟耕錄云莊蓼塘山經地志靡所不具

黃省曾五嶽山人集讀山海經詩三章
後漢永平十二年賜王景山海經注云禹所作漢志山海
經十三篇劉歆所校凡三十二篇定爲十八篇固已不同
尤袤定爲先秦之書非禹及伯翳所作
唐六典秘書郎掌四部之圖籍史家十一曰地理以紀山
川郡國注云山海經等一百三十九部
裴孝源貞觀畫史有大荒經圖
中興書目山海圖十卷本梁張僧繇畫咸平二年校理舒
雅銓次館閣圖書見僧繇舊蹤尚有存者重繪爲十卷每

卷載工侍宋鼎運僧繇畫圖表于首僧繇在梁以畫著每卷
中先類所畫名凡二百四十七種（崇文目同舒雅修見氏志圖十卷舒雅等撰）
（或題曰張僧繇畫妄也玉海作咸平山海經圖）
漢志形法者大舉九州之勢以立城郭室舍六家百二十
二卷山海經爲之首
書目又有圖十卷首載郭璞序節錄經文而圖其物如張
僧繇本不著姓名大禹治水元與錄一卷不知作者叙禹
貢治水本末
唐志地理類郭璞注山海經二十三卷又圖讚二卷音二

卷

舊唐書志山海經十八卷圖讚二卷郭璞撰

中興書目山海經十八卷晉郭璞傳凡二十三篇每卷有讚

崇文目晁氏志山海經十八卷（黄伯思校正崇文總目云山海經侍中秀領校秀即歆也見東觀餘論）

宋史新編地理類山海經讚二卷五行類郭璞山海經十八卷

馬氏文獻通考山海圖經十卷

程俱集宋朝李誠續山海經十卷

焦竑經籍志宋朝舒雅山海經圖十卷

劉會孟評山海經十八卷

楊愼山海經補注一卷

王崇慶山海經釋義十八卷

胡文煥山海經圖二卷

山海經古文一卷金石韻府引鳳（皇）鶬（鶬）二字

山海經目本文三萬九百十九字注二萬三百五十字總五萬一千二百六十九字

古序說

西漢劉秀（字子駿）上山海經奏曰侍中奉車都尉光祿大夫臣秀領校秘書言校秘書太常屬臣望所校山海經凡三十二篇今定爲一十八篇已定山海經者出于唐虞之際昔洪水洋溢漫衍中國民人失據崎嶇於邱陵巢於樹木鯀既無功而帝堯使禹繼之禹乘四載隨山刊木定高山大川益與伯翳主驅禽獸命山川類草木別水土四嶽佐之以周四方逮人跡之所希至及舟輿之所罕到內別五方之山外分八方之海紀其珍寶奇物異方之所生水土草木禽獸昆蟲麟鳳之所止禎祥之所隱及四海之外絕域之國殊類之人禹別九州任土作貢而益等類物善惡著山海經皆聖賢之遺事古文之著明者也其事質明有信孝武皇帝時常有獻異鳥者食之百物所不肯食東方朔見之言其鳥名又言其所當食如朔言問朔何以知之即山海經所出也孝宣帝時擊磻石於上郡陷得石室其中有反縛盜械人時臣秀父向爲諫議大夫言此貳負之臣也詔問何以知之亦以山海經對其文曰貳負殺窫窳帝乃梏之疏屬之山桎其右足反縛兩手上大驚朝士由

是多奇山海經者文學大儒皆讀學以爲奇可以考禎祥變怪之物見遠國異人之謠俗故易曰言天下之至賾而不可亂也博物之君子其可不惑焉臣秀昧死謹上

東晉記室參軍郭璞（字景純）　山海經序曰世之覽山海經者皆以其閎誕迂誇多奇怪俶儻之言莫不疑焉嘗試論之曰莊生有云人之所知莫若其所不知吾於山海經見之矣夫以宇宙之寥廓羣生之紛紜陰陽之煦蒸萬殊之區分精氣渾淆自相濆薄遊魂靈怪觸像而構流形於山川麗狀於木石者惡可勝言乎然則揔其所以乖鼓之於一

響成其所以變混之於一象世之所謂異未知其所以異世之所謂不異未知其所以不異何者物不自異待我而後異異果在我非物異也故　人見布而疑黂越人見罽而駭毳翫信其習見而奇所希聞此人情之常蔽也今畧舉可以明之者陽火出于冰水陰鼠生于炎山而俗之論者莫之或怪及談山海經所載而生怪之是不怪所可怪而怪所不可怪也不怪所可怪則幾于無怪矣怪所不可怪則未始有可怪也夫能然所不可不可所不可然則理無不然矣案汲郡竹書及穆天子傳穆王西征見西王母執璧帛之好獻錦組之屬穆王享王母於瑤池之上賦詩往來辭義可觀遂襲崑崙之邱遊軒轅之宮眺鍾山之嶺玩帝者之寶勒石王母之山紀跡元圃之上乃取其嘉木豔草奇鳥怪獸玉石珍瑰之器金膏燭銀之寶歸而殖養之於中國穆王駕八駿之乘右服盜驪左驂騄耳造父爲御奔戎爲右萬里長騖以周歷四荒名山大川靡不登濟東升大人之堂西燕王母之廬南轢黿鼉之梁北躡積羽之衢窮歡極娛然後旋歸案史記說穆王得盜驪騄耳驊騮之驥使造父御之以西巡狩見西王母樂而忘歸亦與

竹書同左傳曰穆王欲肆其心使天下皆有車轍馬跡焉竹書所載則是其事也而譙周之徒足爲通識瑰儒而雅不平此驗之史考以著其妄司馬遷敘大宛傳亦云自張騫使大夏之後窮河源惡覩所謂崑崙者乎至禹本紀山海經所有怪物余不敢言也不亦悲乎若竹書不潛出于千載以作徵于今日者則山海之言其幾乎廢矣若乃東方生曉畢方之名劉子政辨盜械之尸王頎訪兩面之客海民獲長臂之衣精驗潛效絕代懸符於戲羣惑者其可以少寤乎是故聖皇原化以極變象物以應怪鑒無滯賾

曲盡幽情神焉瘦哉神焉瘦哉蓋此書跨世七代歷載三千雖暫顯于漢而尋亦寢廢其山川名號所在多有舛謬與今不同師訓莫傳遂將湮泯道之所存俗之所喪悲夫余有懼焉故爲之創傳疏其壅閡闢其茀蕪領其異致標其洞涉庶幾令逸文不墜于世奇言不絕于今夏后之迹靡刊於將來八荒之事有聞於後裔不亦可乎夫蘙薈之翔叵以論垂天之凌蹄涔之遊無以知絳虬之騰鈞天之庭豈伶人之所躡無航之津豈蒼兕之所涉非天下之至通難與言山海之義矣嗚呼達觀博物之客其鑒之哉

陳氏（宋人）書目說山海經曰漢侍中奉車都尉臣秀所校秘書秀即劉歆也晉郭璞注案唐志二十三卷音二卷今本錫山尤袤延之校定世傳禹益所作其事見吳越春秋曰禹東巡登南嶽得金簡玉字通水之理遂行四瀆與益共謀所至使益疏而記之名山海經此其爲說恢誕不典司馬遷曰言九州山川尚書近之矣至禹本紀山海經所書怪物余不敢言之也可謂名言執曰多愛乎故尤跋明其非禹伯翳所作而以爲先秦古書無疑然莫能明其何人也洪慶善補注楚辭引山海經淮南子以釋天問而晦翁則曰古今說天問者皆本此二書今以文意考之疑此二書本皆緣解天問而作此可以破千載之惑古今相傳既久姑以冠地理書之錄

王應麟（字伯厚　宋人）山海經考證曰隋志相傳以爲夏禹所記二十三卷郭璞注劉歆所定書其南西北東及中山經五藏經凡五篇其文最多海內海外大荒三經南西北東各四篇并海內經一篇總十八篇多者十餘簡少者二三簡其卷後或題建平元年四月丙戌待詔太常屬臣望校治侍中光祿勳臣龔侍中奉車都尉光祿大夫臣秀領主省

顏之推曰山海經禹益所記而有長沙零陵桂陽諸暨後人所羼非本文也通典以爲恢怪不經疑夫子刪詩書後尚奇者所作或先有其書如詭誕之言必後人所加也郭璞序曰東方生曉畢方之名劉子政辨盜械之尸王頎訪兩面之客海民獲長臂之衣精驗潛効絕代懸符論衡謂董仲舒親重常之鳥劉子政曉貳負之尸皆見山海經故能立二事之說今本十八卷劉歆定爲十八篇多於志五篇固已不同尤袤定爲先秦之書非禹及伯翳所作晁氏曰長沙零陵雁門皆郡縣名又載禹鯀後人參益之薛氏

曰左傳稱大禹鑄鼎象物以知神姦入山林者不逢不若山海經所述不幾是也經言大川所出及舜所葬皆秦漢時郡縣又有成湯文王之事管子之文其非先秦有夏遺書審矣劉歆直云伯益所記又分伯益伯翳以爲二人皆未之詳考于史公記漢西京著非後世之作也山海經要爲有本于古秦漢增益之書太史公謂言九州山川尚書近之至山海經禹本紀所言怪物余不敢言也然哉

楊慎（字用修明人）山海經後序曰左傳曰昔夏氏之方有德也遠方圖物貢金九牧鑄鼎象物物而爲之備使民知神

姦入山林不逢不若魑魅魍魎莫能逢之此山海經之所由始也神禹既錫玄圭以成水功遂受舜禪以家天下於是乎收九牧之金以鑄鼎鼎之象則取遠方之圖山之奇水之奇草之奇木之奇禽之奇獸之奇說其形著其生別其性分其類其神奇殊彙駭世驚聽者或見或聞或恒有或時有或不必有皆一一書焉蓋其經而可守者具在禹貢奇而不法者則備在九鼎九鼎既成以觀萬國同彼象而魏之曰使耳而目之脫幽軒之使重譯之貢續有呈焉固以爲恒而不怪矣此聖王明民牖俗之意也夏后氏之世雖曰尚忠而文反過於成周太史終古藏古今之圖至桀焚黃圖終古乃抱之以歸殷又史言孔甲于黃帝姚姒盤盂之銘皆緝之以爲書則九鼎之圖其傳固出于終古孔甲之流也謂之曰山海圖其文則謂之山海經至秦而九鼎亡獨圖與經存晉陶潛詩流觀山海圖阮氏七錄有張僧繇山海圖可證已今則經存而圖亡後人因其義例而推廣之益以秦漢郡縣地名故讀者疑信相半信著直以爲禹益所著既迷其原而疑者遂斥爲後人贋作誣矣抑亦輒矣漢劉歆七略所上其文古矣晉郭璞注釋所序

其說奇矣此書之傳二子之功與但其著作之源後學或忽故著其說附之篇尾

胡應麟（字元瑞）說山海經曰山海經古今語怪之祖劉歆謂夏后伯翳撰無論其事即其文與典謨禹貢迥不類也余嘗疑戰國好奇之士本穆天子傳之文與事而侈大博極之雜傳以汲冢紀年之異聞周書王會之詭物離騷天問之遐旨南華鄭圃之寓言以成此書而其叙述高簡詞義淳質名號倬詭絕自成家故雖本會萃諸書而讀之反若諸書之取證乎此者而實弗然也穆天子傳晉始出而此

書漢世獨完綠是前代文人率未能定其先後余首發之于此俟大雅君子商焉（見筆叢）

又曰山海經本書不言禹益撰劉歆校定以爲禹任上作貢而益等類物善惡著山海經蓋億度疑信之言趙氏吴越春秋因禹登會稽遂撰爲金簡玉字之說趙東漢人在劉歆後其僞無疑讀者但以禹益治水不當至海外而怪誕之說聖人所不道以破之而不据其本書案經稱夏后啓事者三又言殷王子亥又言文王墓凡商周之事不一而足晁氏但疑長沙桂陵數郡名及鯀湮息壤等文夫鯀事固禹益所覩商周曷從知之哉

又曰此書蓋周末文人因禹鑄九鼎圖象百物使民入山林川澤備知神姦之說故所記多魑魅魍魎之類而於禹爲特詳

又曰始余讀山海經而疑其本穆天子傳雜錄離騷莊列傳會以成者然以出于先秦未敢自信載讀楚辭辨證云古今說天問者皆本山海經淮南子今以文意考之疑此二書皆緣天問而作則紫陽已先得矣然經所紀山川神鬼凡離騷九歌遠遊二招中稍涉奇怪者悉爲說以實之不獨天問也而其文體特類穆天子傳故余斷以爲戰國好奇之士取穆王傳雜錄莊列離騷周書晉乘以成者自非熟讀諸書及此經本末不易信也後世必有以余爲知言者

又曰經載叔均方畊讙兜方捕魚長臂人兩手各操一魚竪亥右手把算羿執弓矢鑿齒執盾此類皆與紀事之詞大異近世坊間戲取山海經怪物爲圖意古先有斯圖撰者因而紀之故其文義應爾及讀王伯厚王會補傳引朱子曰山海經紀諸異物飛走之類多云東向或云東首疑本依圖畫而述之古有此學如九歌天問皆其類余意頗爾釋然甚矣紫陽之善讀書也即此文義之間古今博雅所未究而獨能察之況平生精力萃于經傳者可淺窺乎

又曰古人著書即幻說必有所本山海經之稱禹也名山大川遐方絕域固本治水作貢之文至異禽詭獸鬼蜮之狀充斥簡編雖戰國浮誇之習乃禹貢則亾一焉而何以傳合也偶讀左傳王孫滿之對楚子曰昔夏之方有德也遠方圖物貢金九牧鑄鼎象物百物而爲之備使民知神姦故民入川澤山林魑魅魍魎莫能逢之不覺灑然擊節

曰此山海經所由作乎葢是書也其用意一根于恠所載人物靈祇非一而其形則皆魑魅魍魎之屬也考王孫之對雖一時辨給之談若其所稱圖象百物之說必有所本至于周末離騷莊列輩其流遂不可底極而一時能文之士因假穆天子之體縱橫附會勒成此書以傳于圖象百物之說意將以禹益欺天下後世而適以誣之也自此書之行古今學士但謂非出大禹而已而未有辨其本于穆滿之文者尤未有察其本于王孫之對者區區名義之末誠非大體所關然亦可見古今事理剪彌精索之即千載以上無弗可窮也作者有靈其將爲余絶倒于九京也哉（任臣曰胡氏之說山海經辨矣然疑爲後人本穆天子傳楚辭諸書而作非實錄也愚論具讀山海經語中）

程良孺（字穉修）說山海經曰夏禹伯益作山海經有長沙零陵桂陽諸暨郡縣神農作本草而有豫章朱崖趙國常山奉高眞定臨淄馮翊等郡縣周公作爾雅而云張仲孝友孔子作春秋而云孔某卒左邱明作世本而有漢高祖燕王喜汲家瑣語乃載秦望碑李斯作蒼頡篇而有漢兼天下海內并廁豨黥韓覆畔討滅殘司馬遷作史記而有班固敘贊劉向作列仙傳而贊云七十四人出佛經又作列

女傳其子歆足成之而有更始韓夫人明德馬皇后梁婦人嫕傳非其爲後人所羼何疑（見讀書考定）

劉絛山海經策曰禹平水土主名山川伯益等類物善惡著山海經與禹貢互相發明內別五方之山外分八方之海山與水錯成舟車之所罕到人類之所希覩凡一十八篇或云孔子刪後所出或云漢臣劉歆等多所附益如長沙零陵桂陽諸暨後人所屬而其爲唐虞間書則近之蓋禹貢爲地平天成歸告成功而作是已成之書也是故以冀兗青徐荆揚豫梁雍定州以上中下錯綜定賦其詞確山海經爲隨山刊木創造經行而作是未成之書也故此以南西北東中定方隅而州則未定以海內外大荒定梗槩以鳥獸草木金玉人物紀珍怪而賦則未定其詞詳禹貢以尊京師爲主故首冀州兗最下故次兗雍最高故終雍崑崙最遠故以織皮與三國終之而無他賦山海經治之導之從其所自起天下山起崑崙故山海經首南山禹貢以定賦獻天子崑崙在荒徼外故不列九州止言導河自積石而非以河源自積石也山海經備載環海內外故得源其所起要其所止獨其海外與大荒五方與海內辭

多類而事複則經庋之始原爲未成大抵君子道其常達人觀其變譎其正則譏之禹貢語其變則概之山經至若經言貳負之臣帝梏之疏屬之山桎其足縛其兩手至漢宣帝時猶驗此可爲貳心之臣戒有蜮民之國射蜮是食爲鬼爲蜮則不可得射而食之此可爲邪民戒豐次玉門日月所入倚天蘇門日月所生羲和之國浴日天虞浴月日月君象也而浴之此可爲夾輔日月者勸此師無是事而理固足信況經備載之乎

陳一中論山海經曰山海經伯益真經劉氏郭氏經序雖

氏路史得之此可與虛心好古者道特筆續于漢儒之貂義濫于景純之觴耳察其所志皆山川之產財貨之出風上之俗祭祀之禮動植之情藥石之性灾祥之徵疾病之宜道里之數帝王之葬鬼神之祠神明之胄無詮經國福民之良博詢于山者野老廣采于絕域遐方南天北地不能無聞見之異兼收並錄無怪有彼此之殊故山海經爲禹貢剩文有存無棄乃所謂聖人之至虛也千載之下東方生劉子政習之其應如神所見之廣所志之博都非後人能辨孰謂山海經非伯益之真乎（見蛙螢子）

山海經逸文

應劭漢地理志泫氏縣注引山海經曰泫水所出

史記正義引山海經云紫淵水出根耆之山西流注河

歐陽詢藝文類聚引山海經曰列缺電名

李善文選注引山海經曰閬風之山或上倍之是謂立圃或上倍之是謂大帝之居

孫愐唐韻云鰤魰魚名出山海經又云鸓鳥出山海經

韓鄂歲華紀麗引山海經曰狼山多毒草盛夏鳥過之不能去

太平御覽引山海經曰猰㺄食猛獸

東觀餘論引山海經曰南方山谷中有獸曰貘象鼻犀目牛尾虎足人寢其皮辟溫圖其形辟邪齧銅鐵弗食他物王世貞異物彙苑亦引此又曰經一云白貘似熊十頭

朱熹楚辭注引山海經曰禹治水有應龍以尾畫地即水泉流通禹因而治之

廣厚合璧事類引山海經曰沃焦在碧海之東有石闊四萬里居百川之下故又名尾閭

高似孫緯略云山海經流沙之西丹山之南有鳳之圓圖

古卯字

郭象聯車志熙寧間泗州盱眙令自陳改名雍觀時王荆公當國怪其名云夢中神告如此其人後渡浮橋沒淮水事聞朝廷荆公白向疑雍觀名因閲山海經乃知爲水官之名故慮其有水厄也厥後縣僚時夢雍觀騶從甚盛往來淮岸云

王應麟漢藝文志考證引山海經曰伏羲氏得河圖夏后因之曰連山廣帝氏得河圖商人因之曰歸藏列山氏得河圖周人因之曰周易

困學紀聞載孝皇問三季海聾字何以从龍从耳對曰山海經龍聽以角不以耳又續文獻通考亦引此

吳淑事類賦注引山海經曰儒女降露儒人常飲之

李肇國史補引山海經云水獸好爲害禹瑣之名巫支祈

輟耕錄又云山海經水獸好爲雲雨禹鎖于軍山（之下名無支祈）

楊慎外集曰陸渾山山海經作賁渾案古陸字作奋賁渾當是奋渾之誤

楊慎均藻引山海經曰鳳丸（鳳卵也）山獠（即山魈）

劉賡稽瑞錄引山海經曰鸞鳳之佐鳴中五音也

梅膺祚字彙引山海經云櫾木煮其汁味甘可爲酒

馮應京月令廣義引山海經曰道州有暖谷在寒亭之旁

吳泰韻譜本義引山海經曰鱟形如惠文青黑色十二足悉在腹下長五六尺似蟹雌常負雄漁者取之必得其雙

董斯張廣博物志引山海經云崑崙縱廣萬里高萬一千里有清河白河赤河黑河環其墟又引經曰九眞郡有風有風門常出風

程良孺讀書考定曰江海之有潮辰刻不移山海經則以爲海鰌出入穴之度郎瑛七脩類藁畢拱辰蟫雪咤言亦

引此云

程氏又曰金吾其形似美人首魚尾有兩翼其性通靈不睡出山海經博物志

郭絡孔正誤曰山海經神荼鬱壘海中二神人郭璞注神荼音伸舒鬱壘一作欝律又作鬱壘張衡東京賦守以鬱壘是也戰國策作鬱靁沈休文作鬱罍王充作欝嵳音義同應劭風俗通楊愼古音複字羅泌餘論皆云出山海經

戴埴鼠璞亦引山海經曰滄海之中度朔之山上有大桃木其屈蟠三千里其枝間東北曰鬼門萬鬼所出入也有

二神人一曰神荼一曰鬱壘

陳一中冠編引山海經云黃帝字律曰帝律

虞淳熙陰符演引山海經曰廣成子治屯蒙二卦黃帝之師也

夏樹芳詞林海錯曰山海經海神名馬銜一角而龍形

陳敬香譜引山海經曰丁香生東海及崑崙國二三月花開七月結實郭造卿永平府志亦引山海經曰丁香生東海及崑崙

白湛淵續演雅云嬰啼聞木杖註云見山海經

正韻註引山海經云楓木入地千年爲虎魄

屠隆篇海云具疢山山名見山海經疢音恢

篇韻引山海經云猴鉛南極之人尾長數寸巢居山林

任臣案前文今本所無存之以備闕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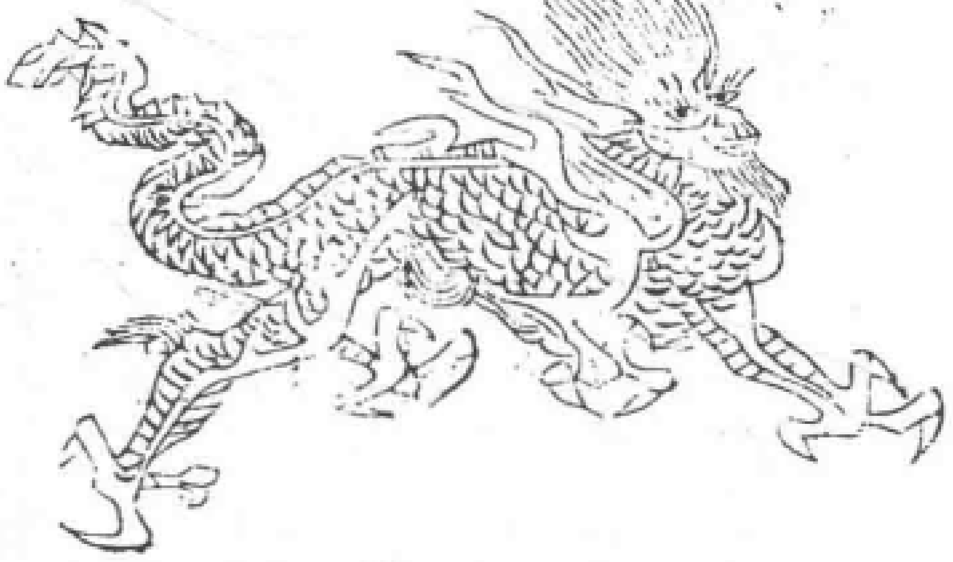
山海經圖第一卷目錄

靈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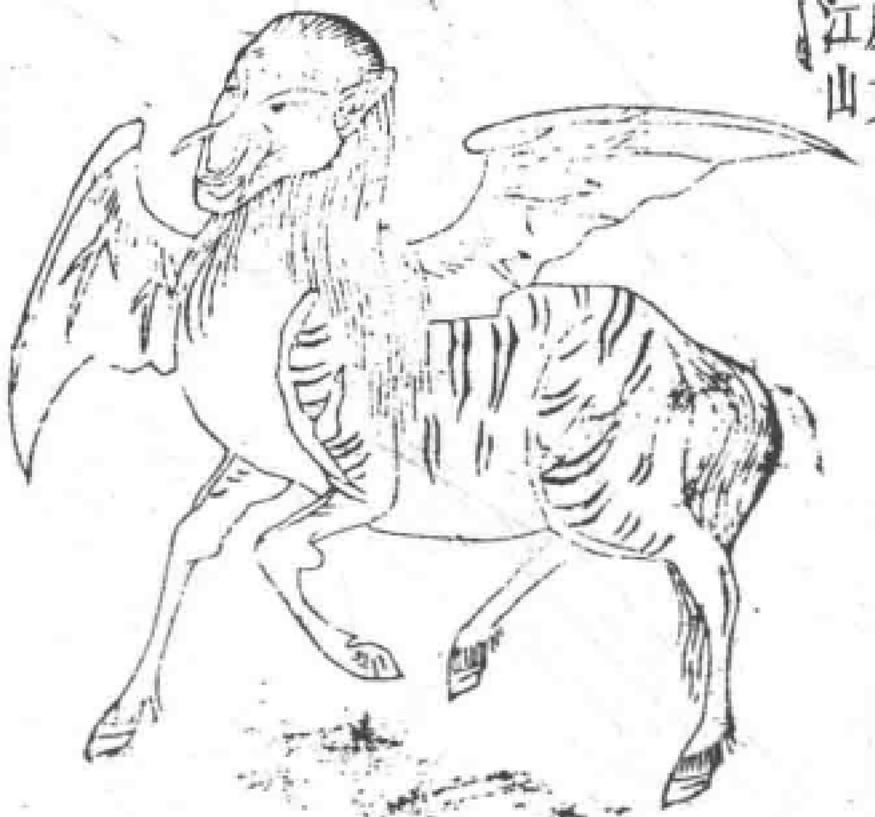
鼓　英招
陸吾　帝江
神䰠　泰逢
驕蟲　䰠圍
計蒙　形天
蓐收　燭陰
相柳　奢比

天吳　雨師妾
貳負之臣　雷神
九鳳　彊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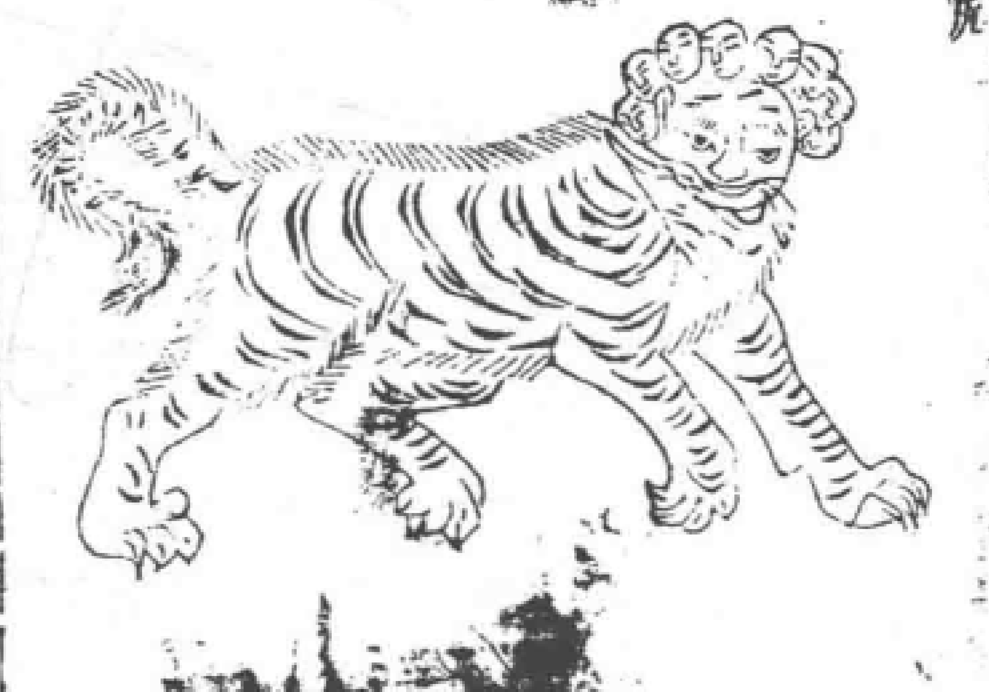
鼓 人面龍身居鍾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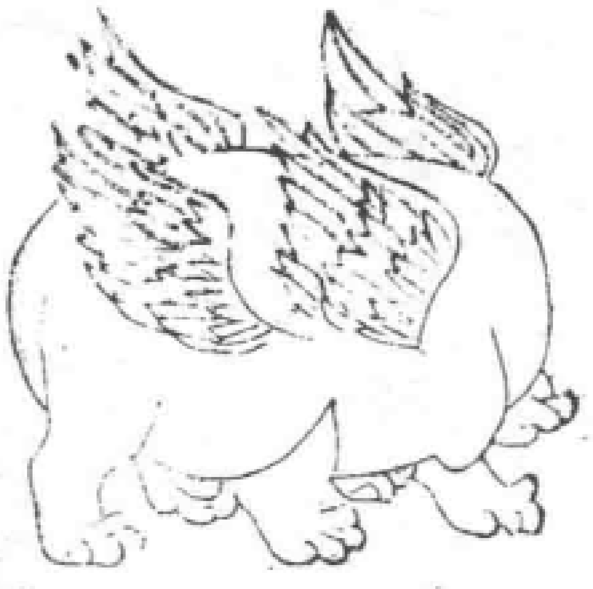
英招 馬身人面虎文鳥翼司槐江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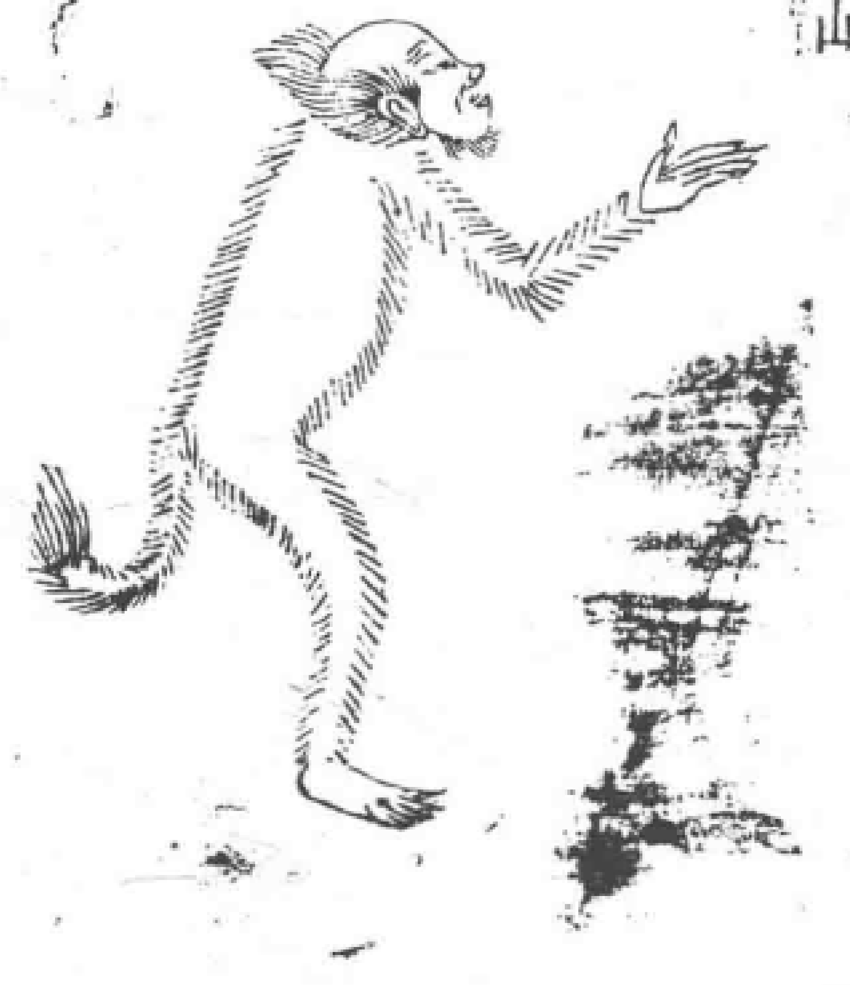
陸吾 虎身九首人面虎爪司崑崙之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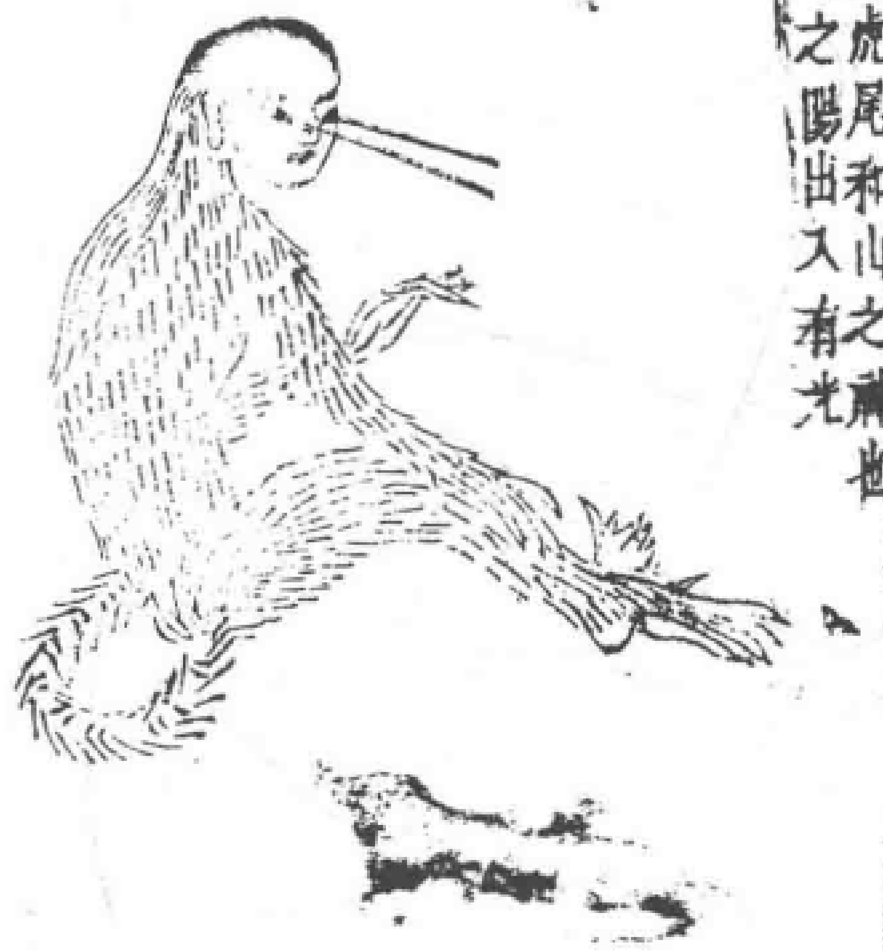
帝江 狀如黃囊赤如丹火六足四翼渾敦無面目居天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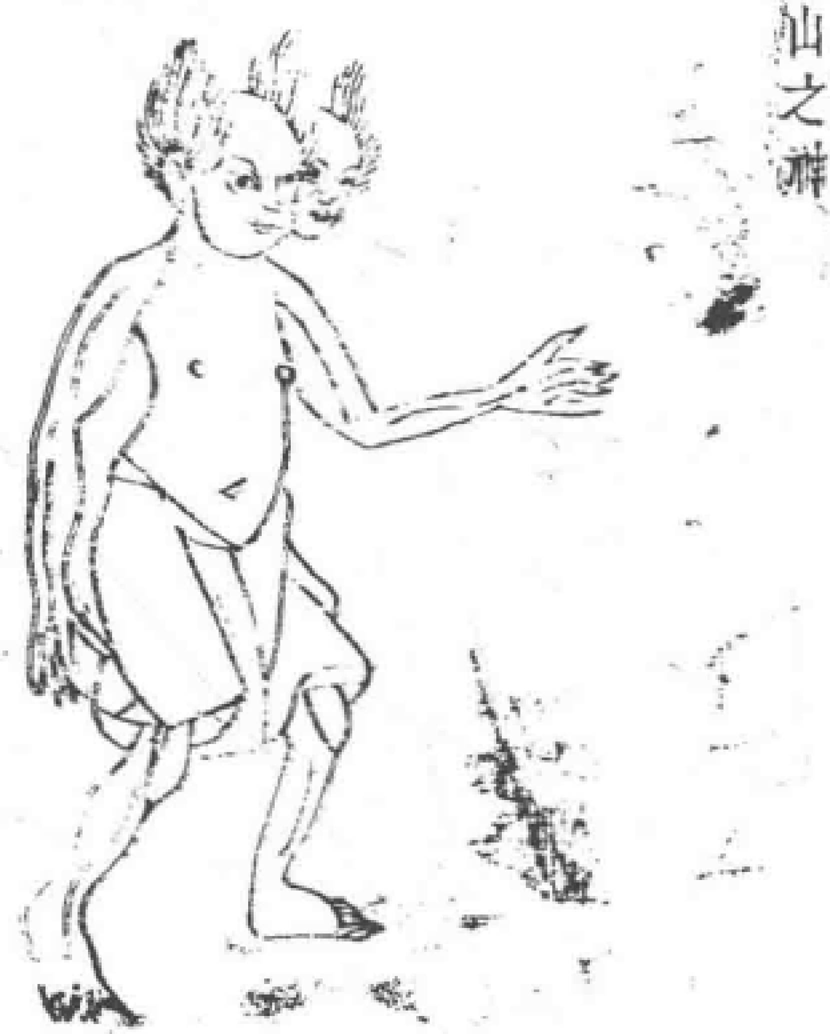
神䰠人面獸身一足一手居剛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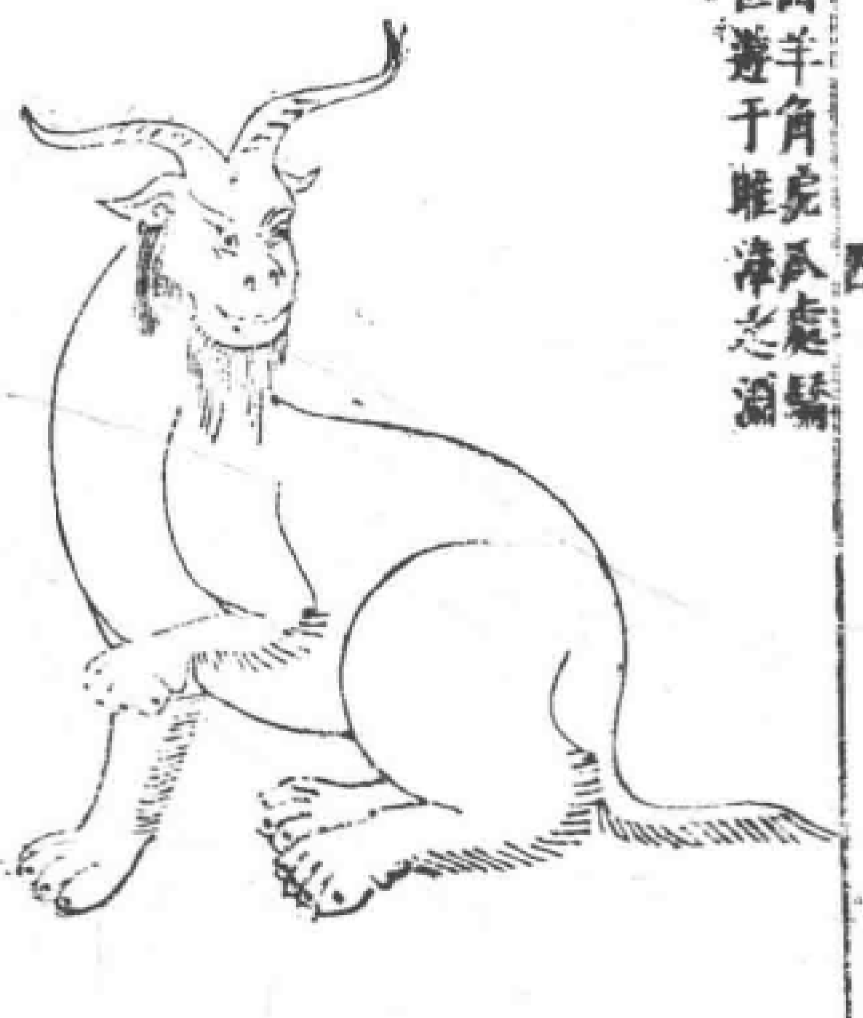
泰逢狀如人而虎尾和山之神也好居萯山之陽出入有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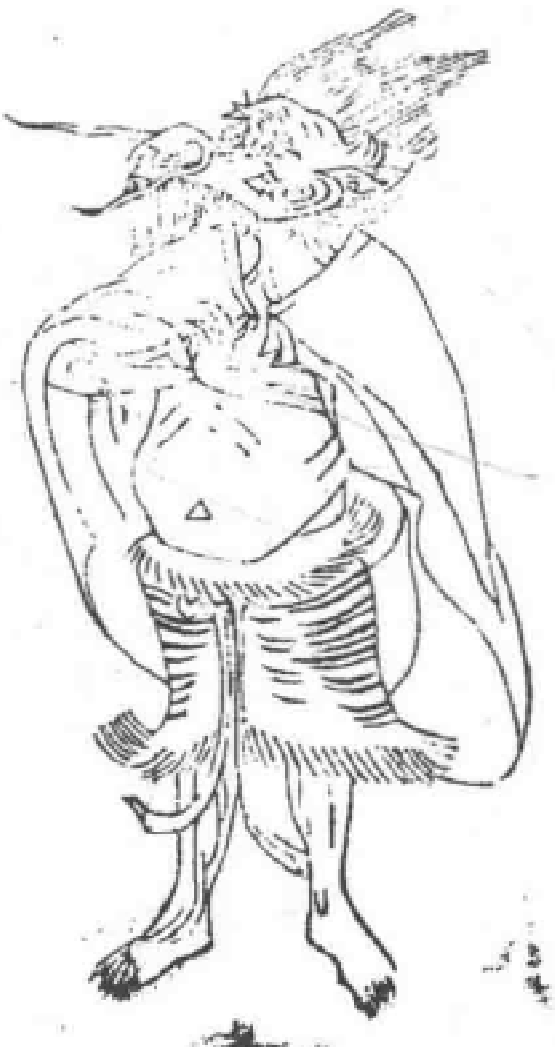
驕蟲狀如人而二首平逢山之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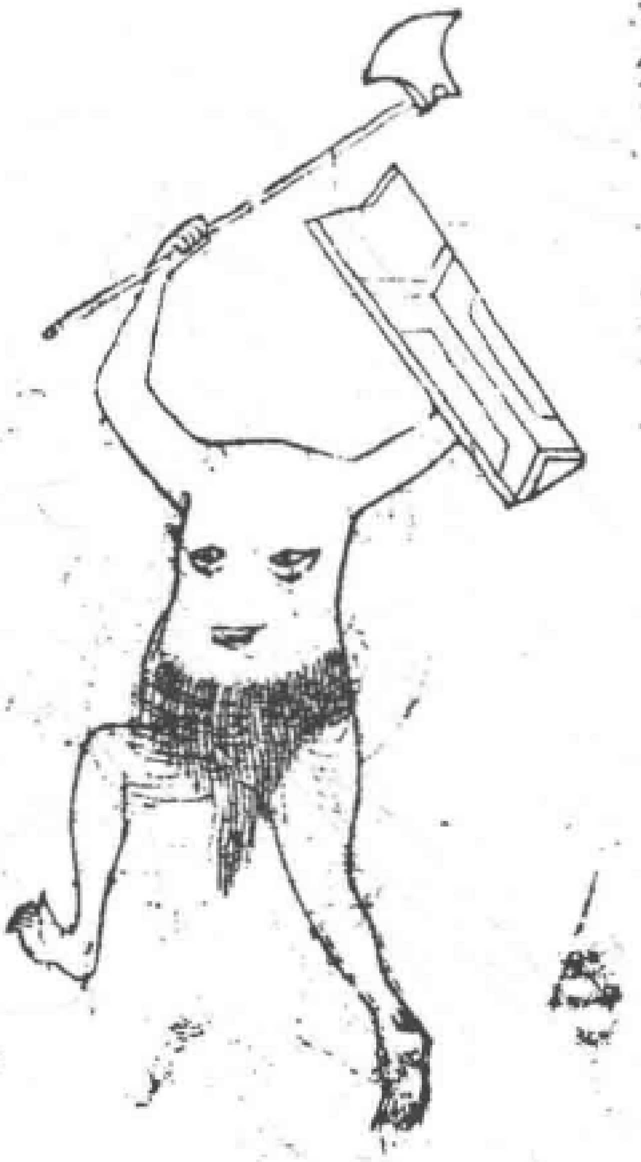
䰠圍人面羊角虎爪驕山恒遊于睢漳之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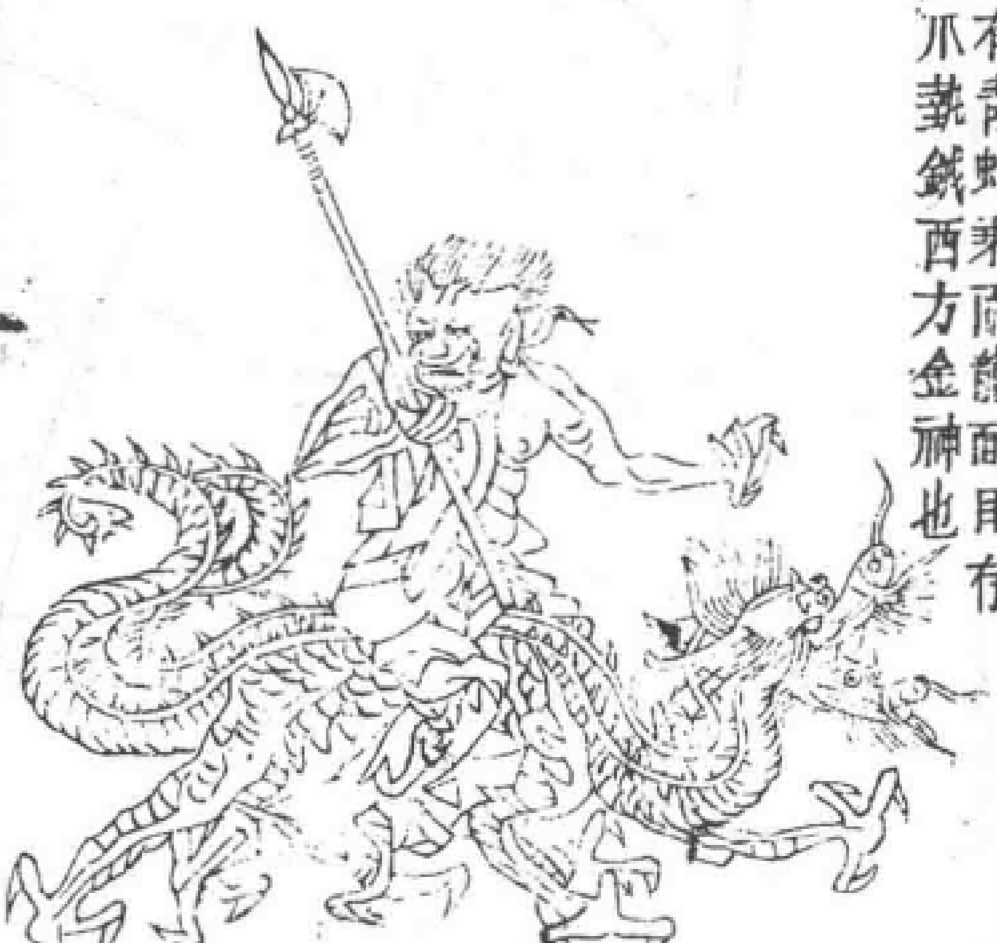
計蒙人身龍首居光山恒遊于漳淵出入必有風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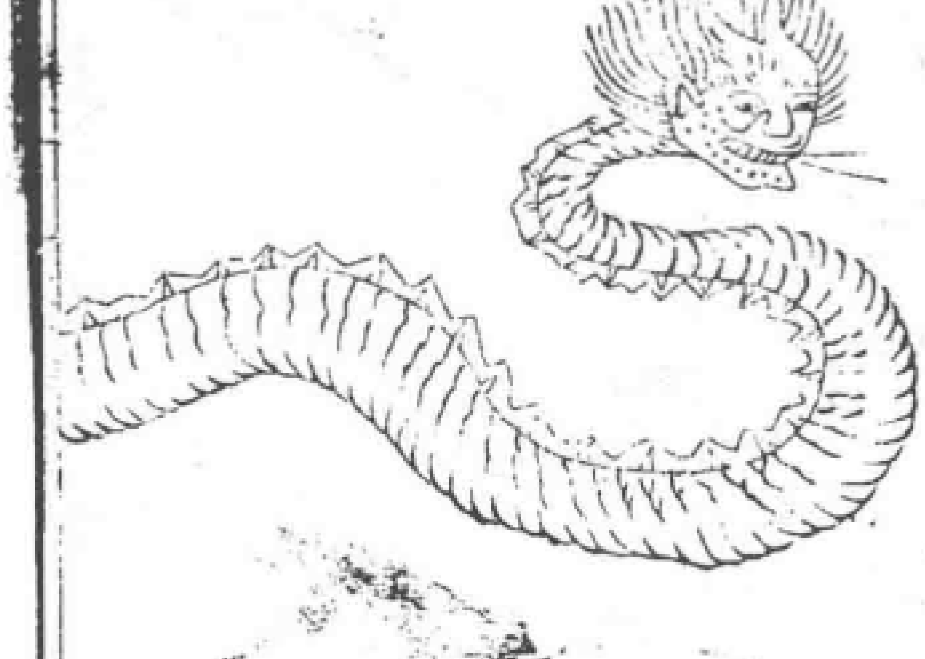
形天無首操干戚而舞以乳爲目以臍爲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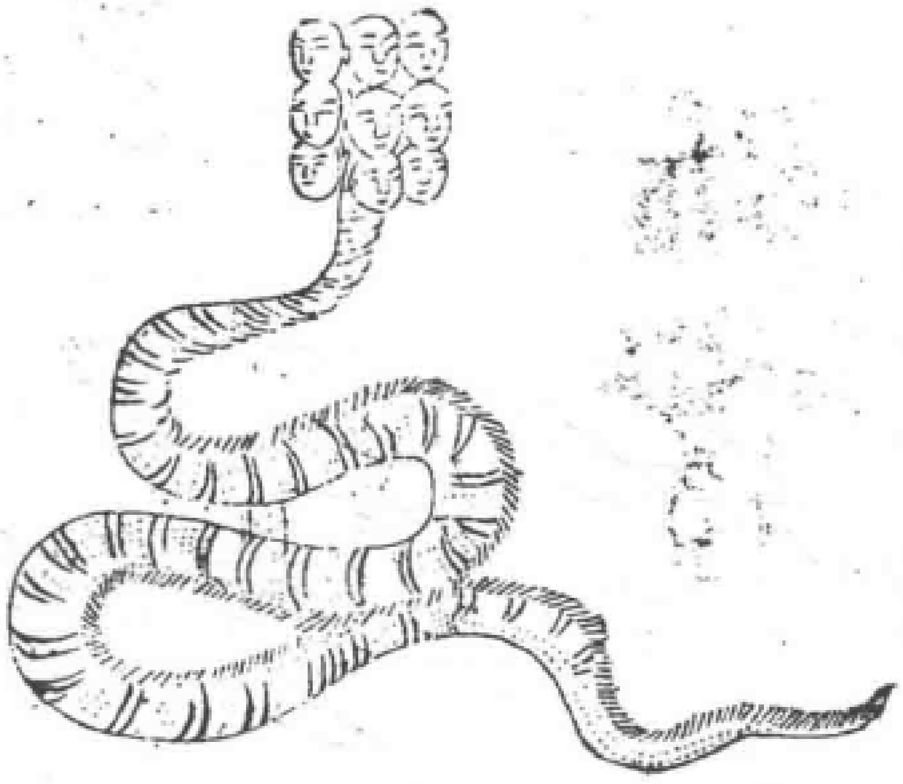
蓐收左耳有青蛇乘兩龍面目有毛虎爪執鉞西方金神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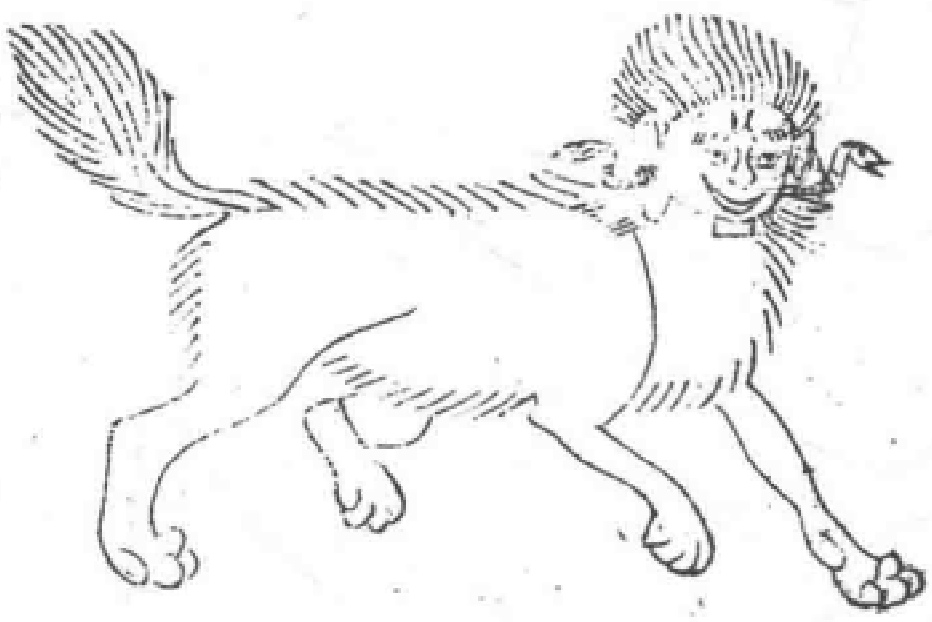
燭陰人面蛇身赤色身長千里鐘山之神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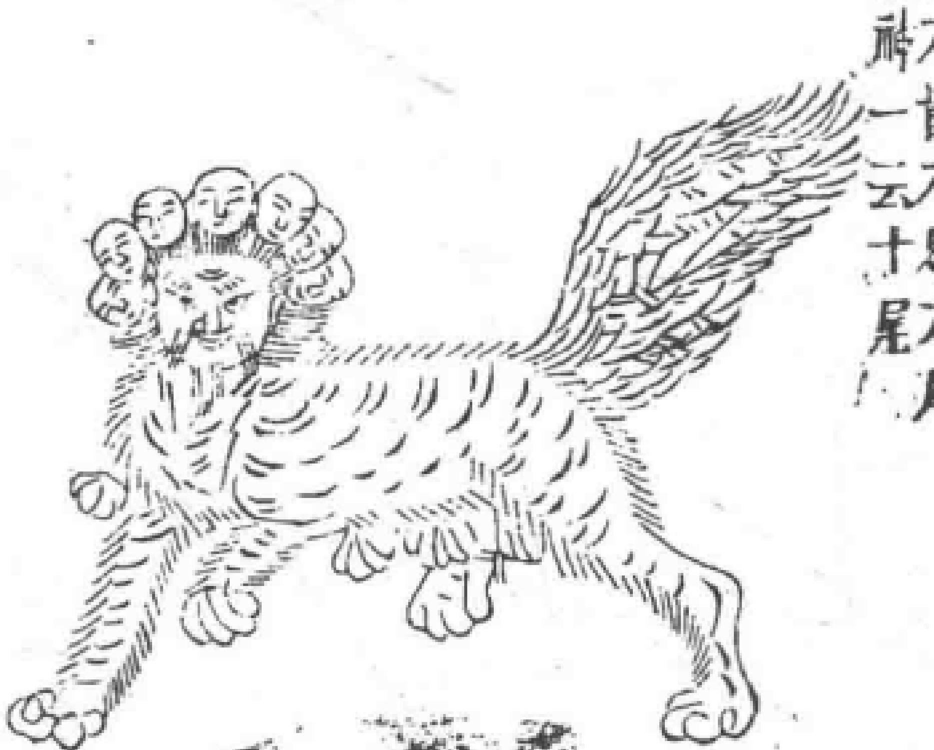
相柳（九首人面蛇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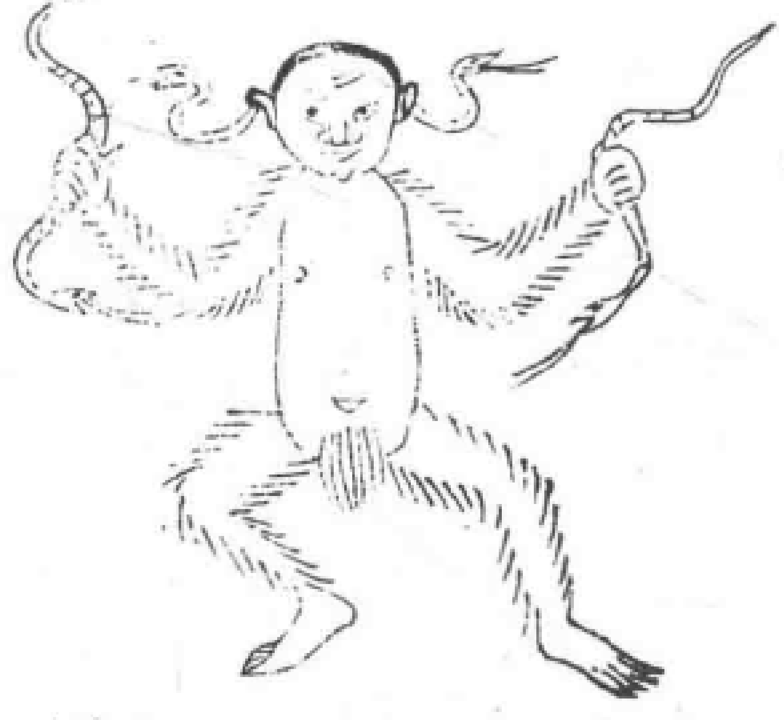
奢比（獸身人面大耳珥兩青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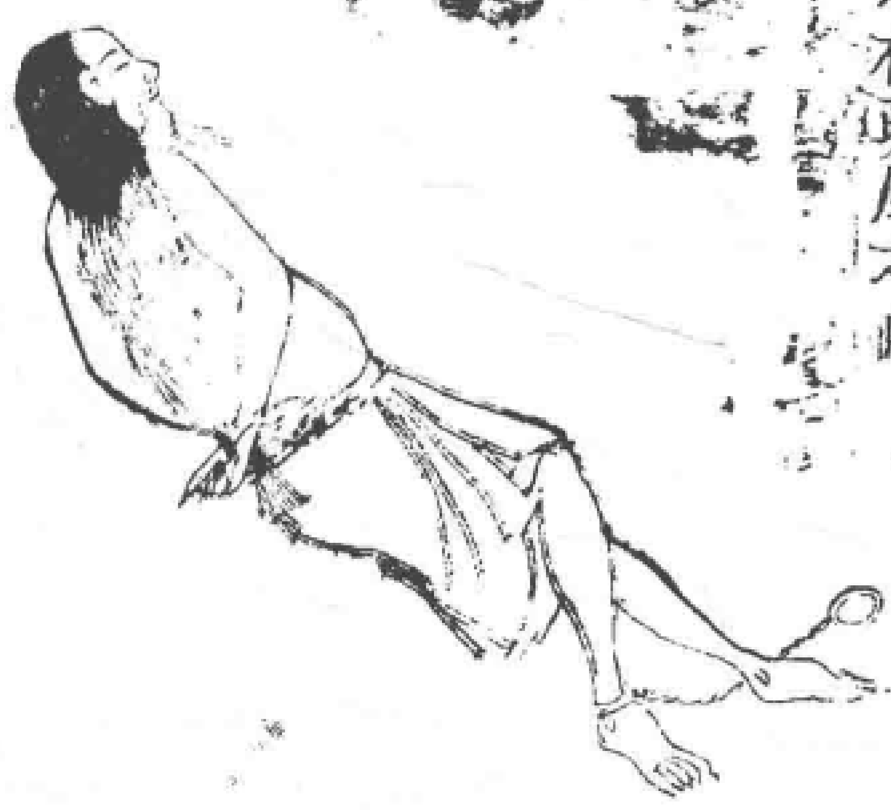
天吳（虎身人面八首八足八尾朝陽谷之神一云十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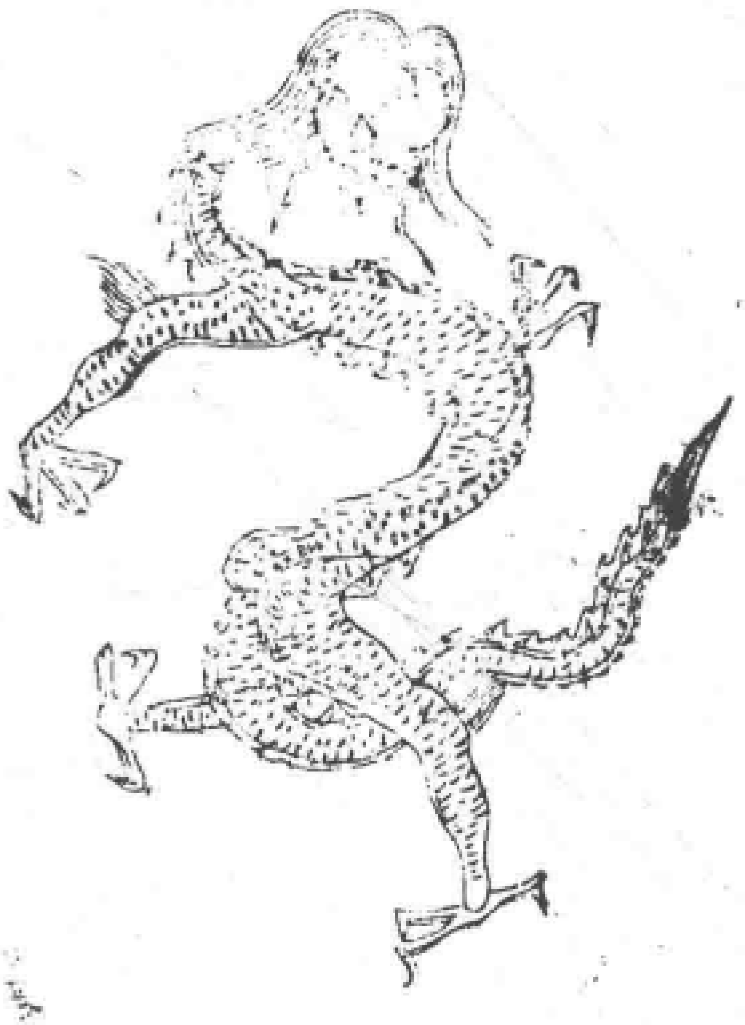
雨師妾（黑身人面兩手各操一蛇左耳有青蛇右耳有赤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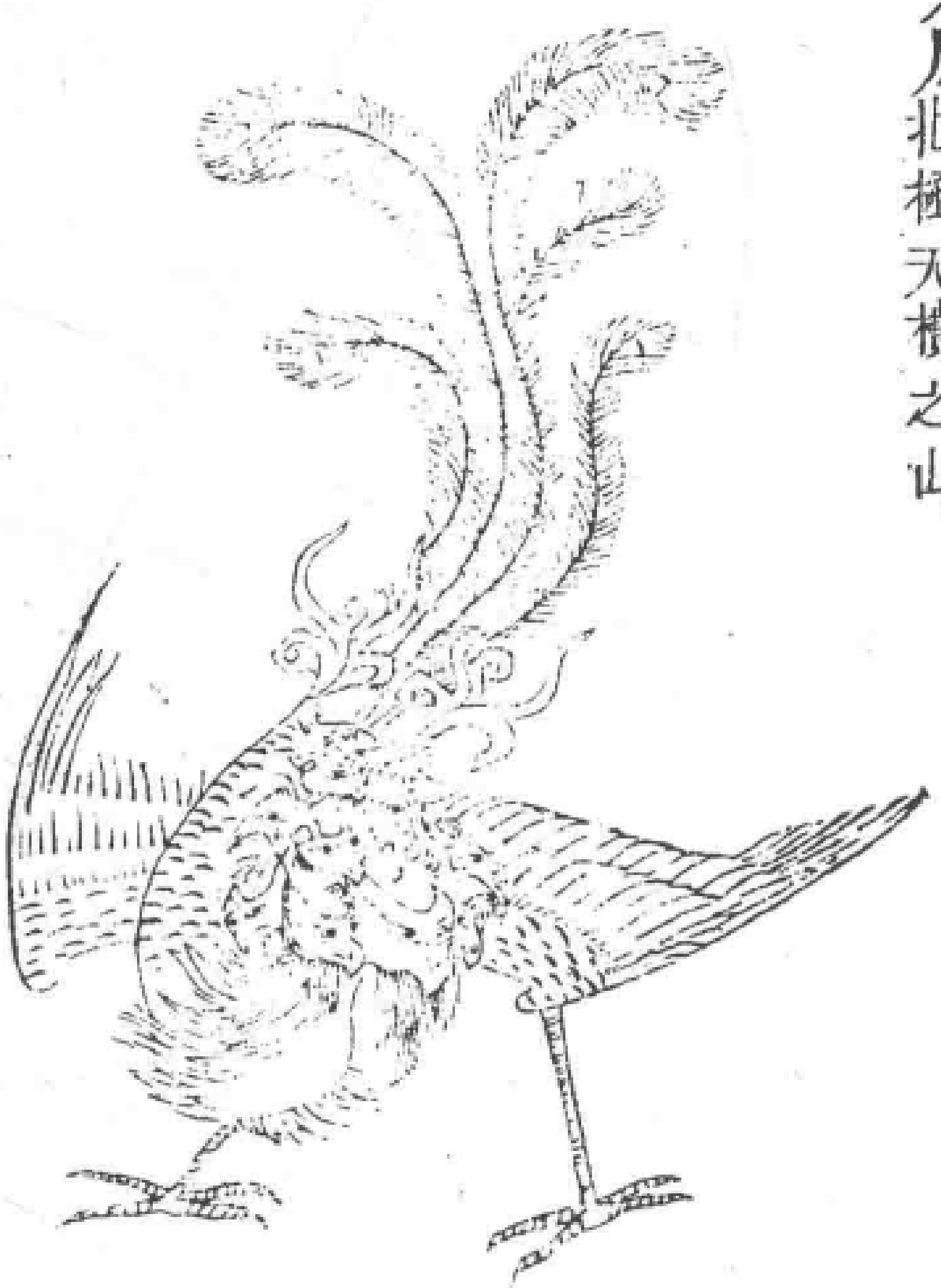
貳負之臣（反縛兩手與髮桎其右足在疏屬之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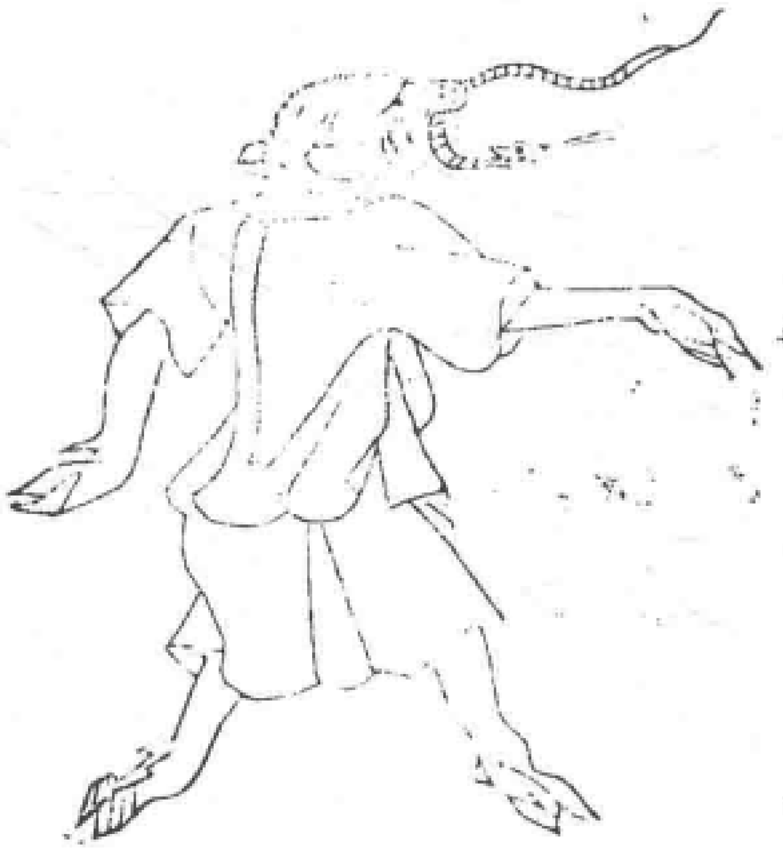
雷神（龍身人頭而鼓其腹在吳西）



九鳳（九首人面鳥身居北極天櫃之山）



彊良（虎首人身四蹄長肘銜蛇操蛇與九鳳同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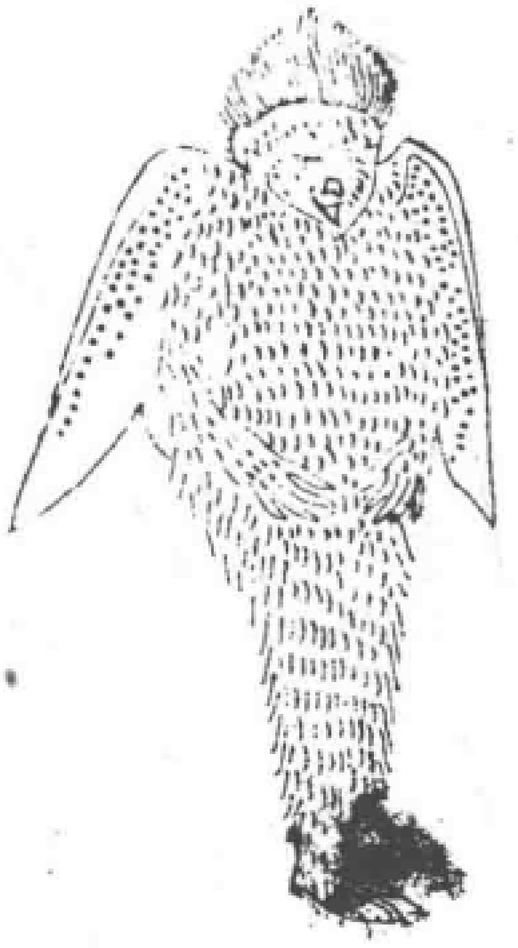


山海經圖第二卷目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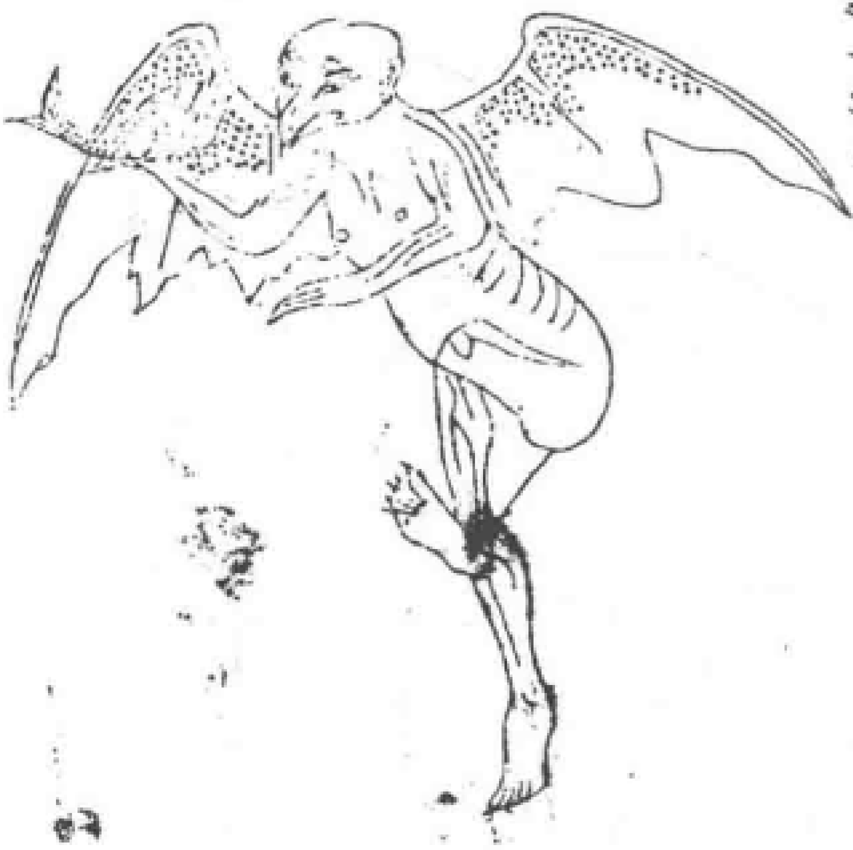
異域

羽民國
讙頭國
厭火國
貫胸國
交脛國
三首國
長臂國
三身國
奇肱國
長股國（一云長腳）
無啓國
一目國
柔利國
聶耳國
毛民國
梟陽國
氐人國
小人國
一臂民
三面人
釘靈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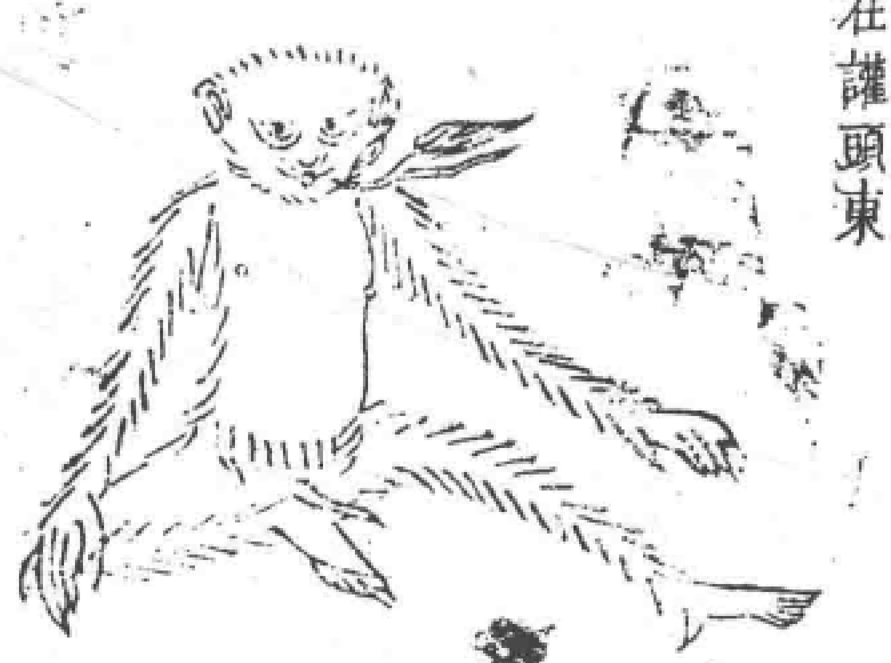
羽民國為人長頭身生羽毛在結匈國東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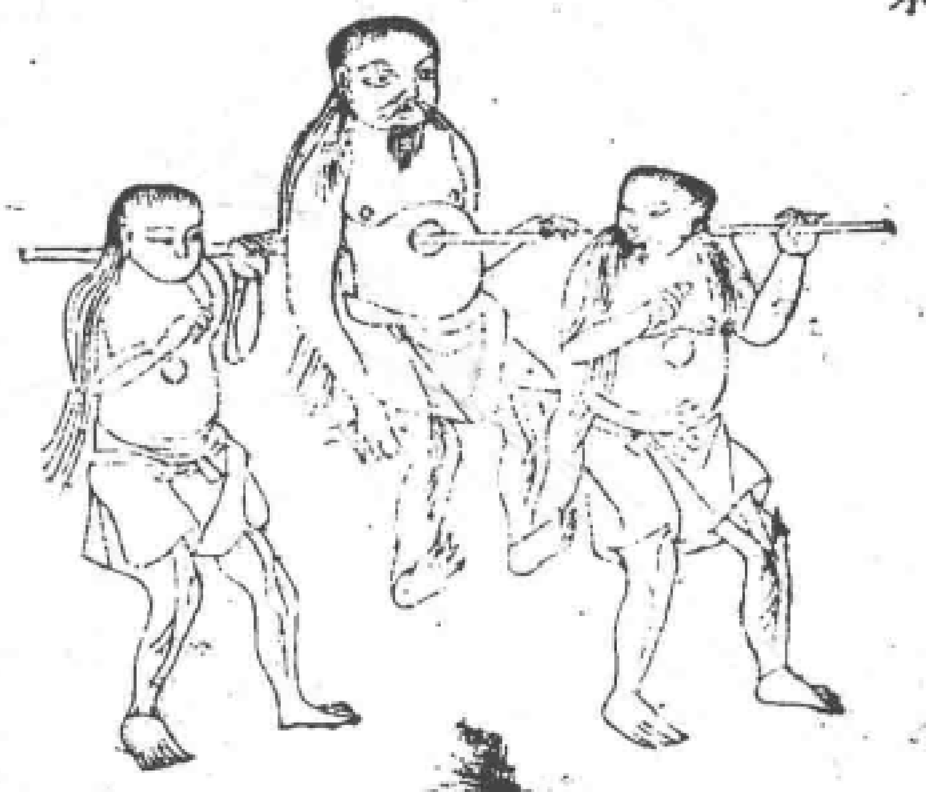
讙頭國人面有翼鳥喙方捕魚在畢方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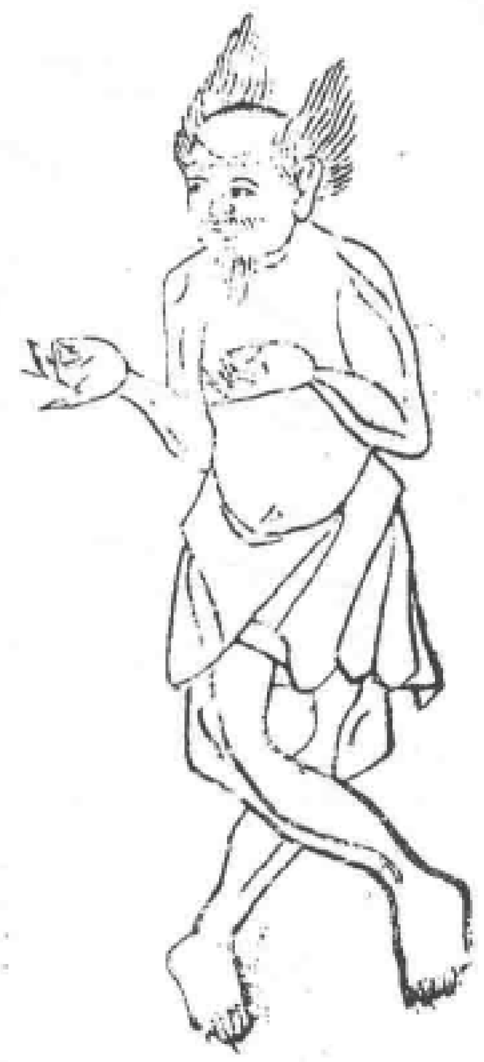
厭火國（獸身黑色生火出其口中在讙頭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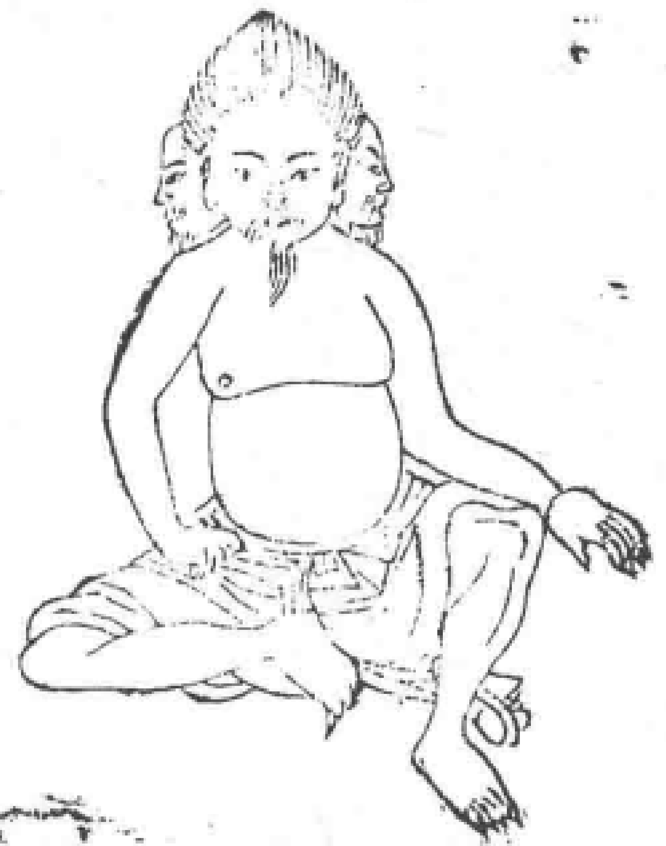
貫胷國（爲人胸有竅在臷國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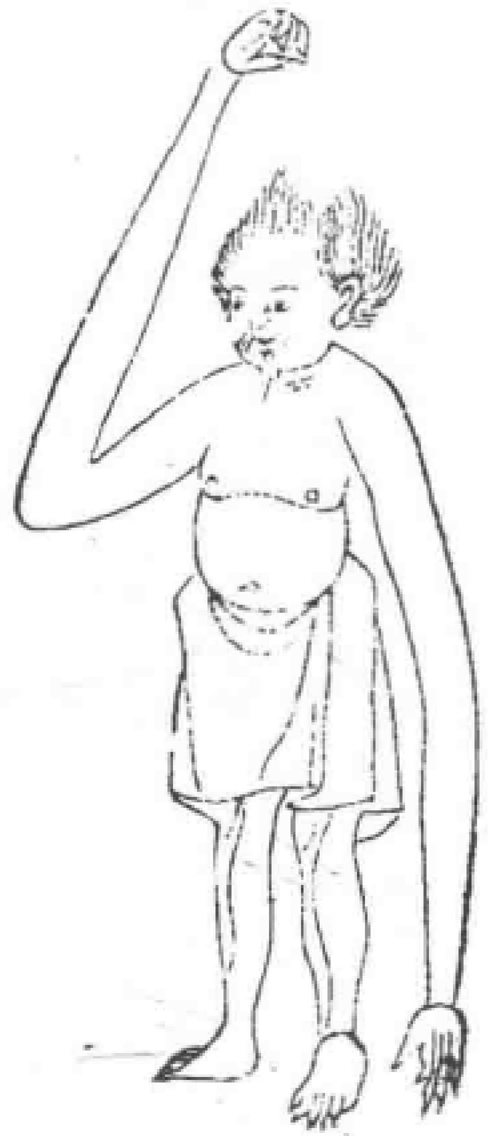
交脛國（爲人交脛在穿胷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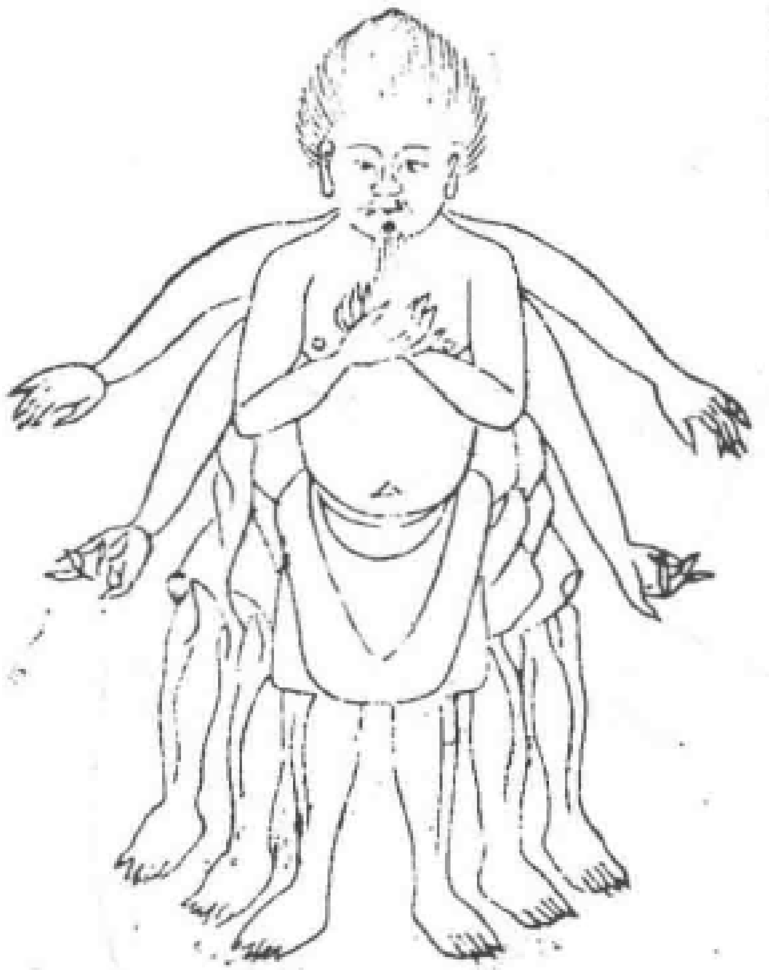
三首國（一身三首在鑿齒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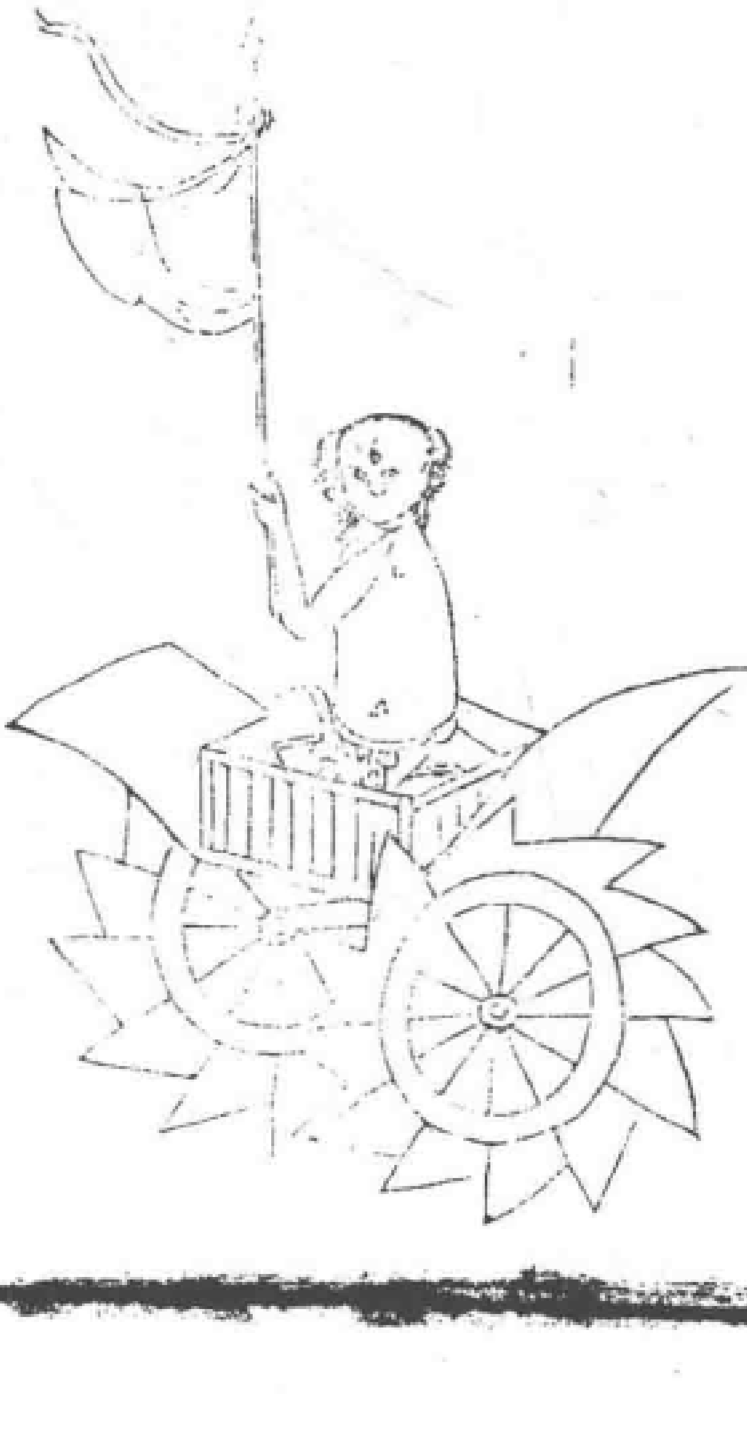
長臂國（其人手垂下地在焦僥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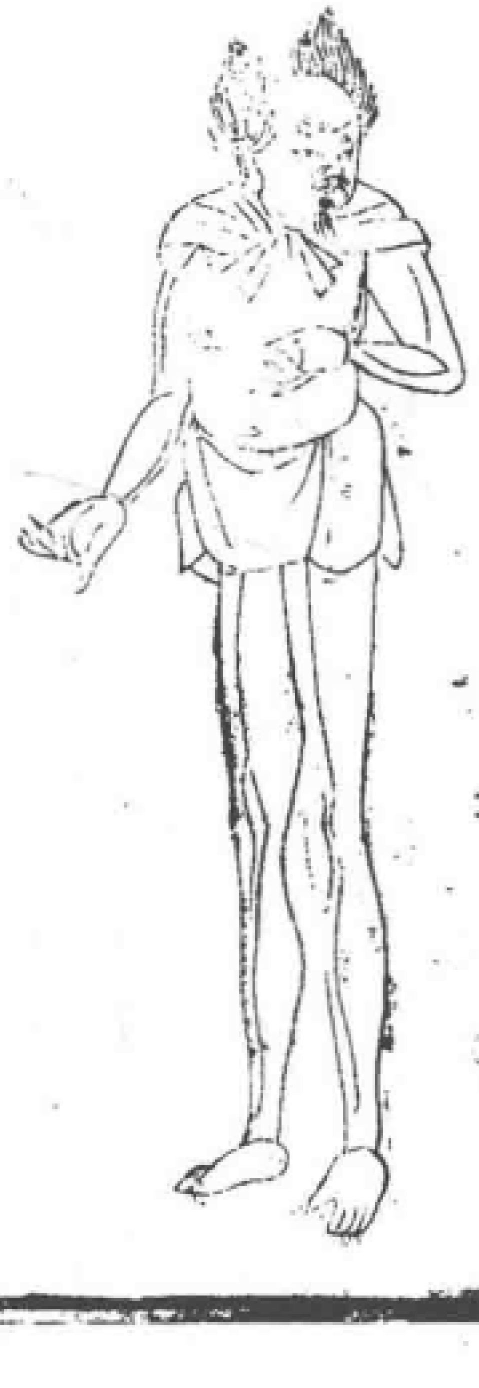
三身國（一首而三身在海外西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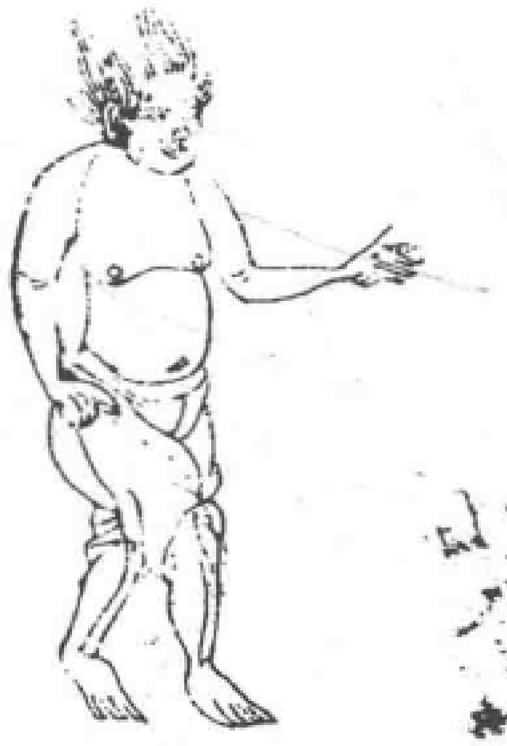
奇肱國（其人一臂三目有陰有陽能作飛車從風遠行在一臂國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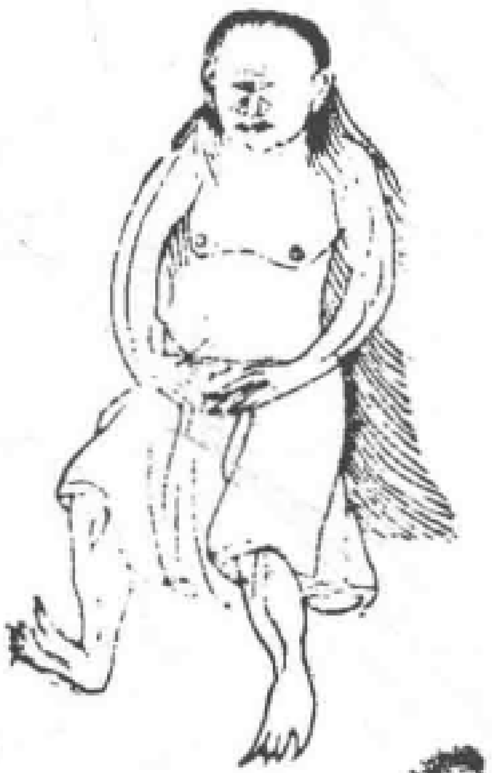
長股國（一云長脚脚過三丈在雄常樹之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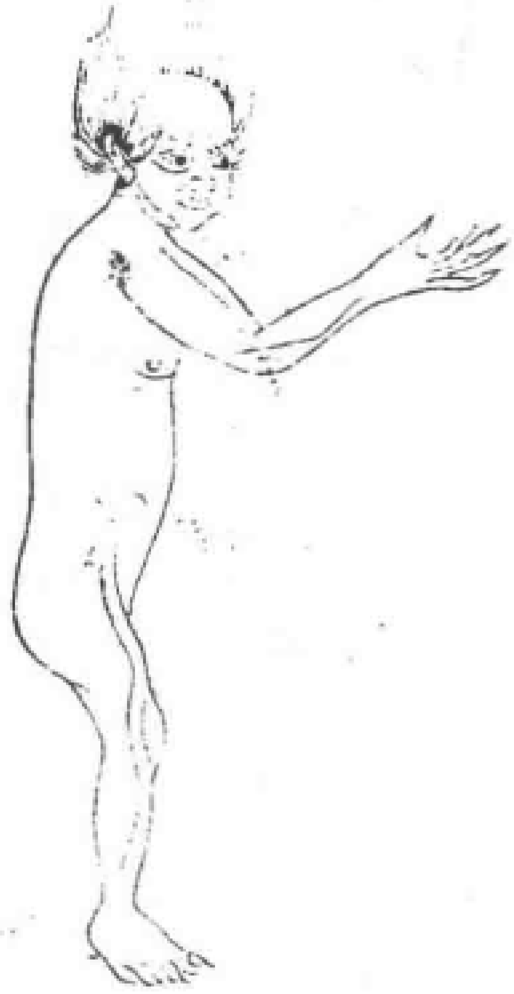
無脊國為人無肥腸在長股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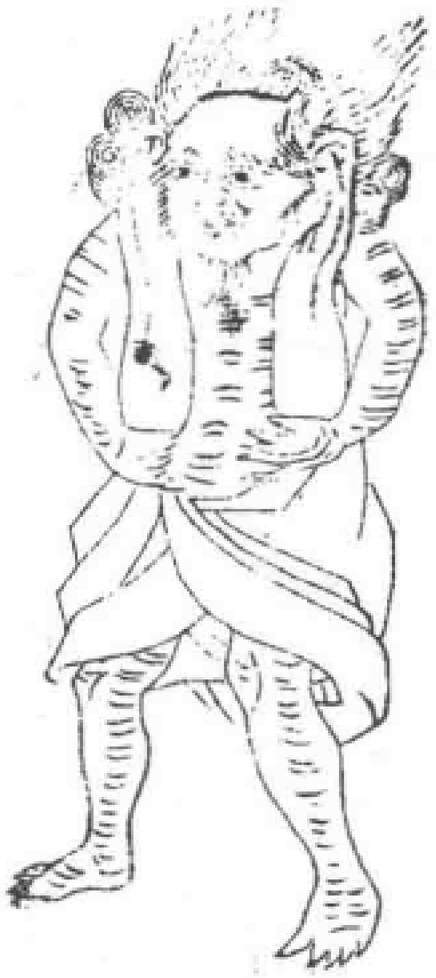
一目國一目中其面而居在燭龍之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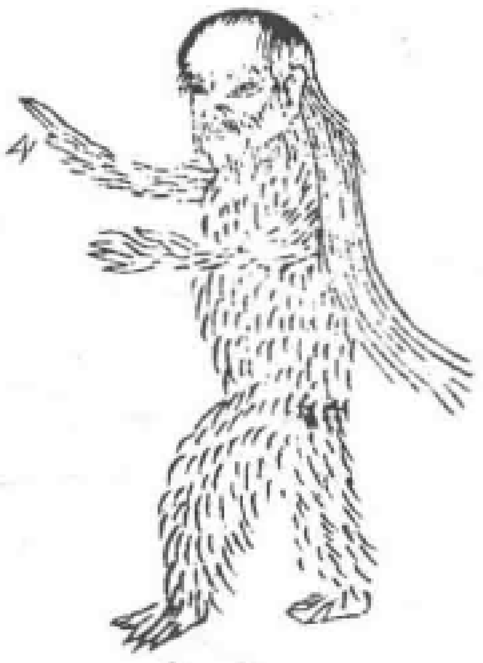
柔利國為人一手一足反[illegible]曲足居上在一目國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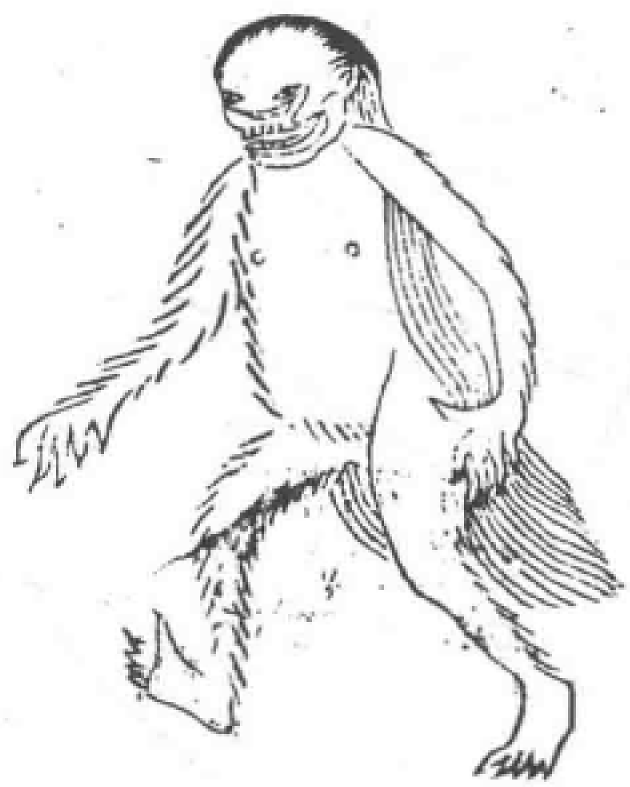
聶耳國為人耳長行則以手攝持之在無腸國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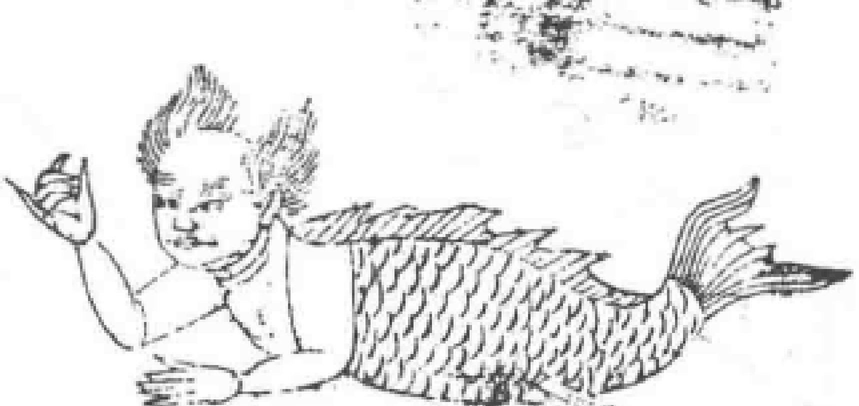
毛民國（爲人身生毛在海外東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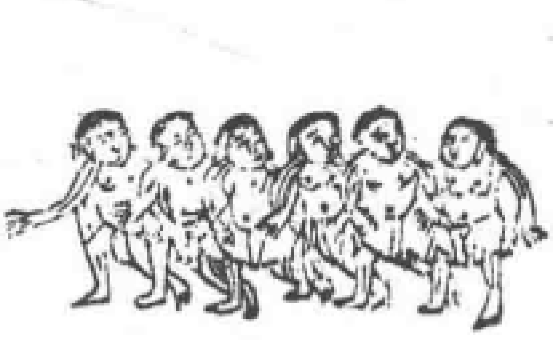
梟陽國（人面長脣黑身有毛見人笑亦笑笑則脣掩其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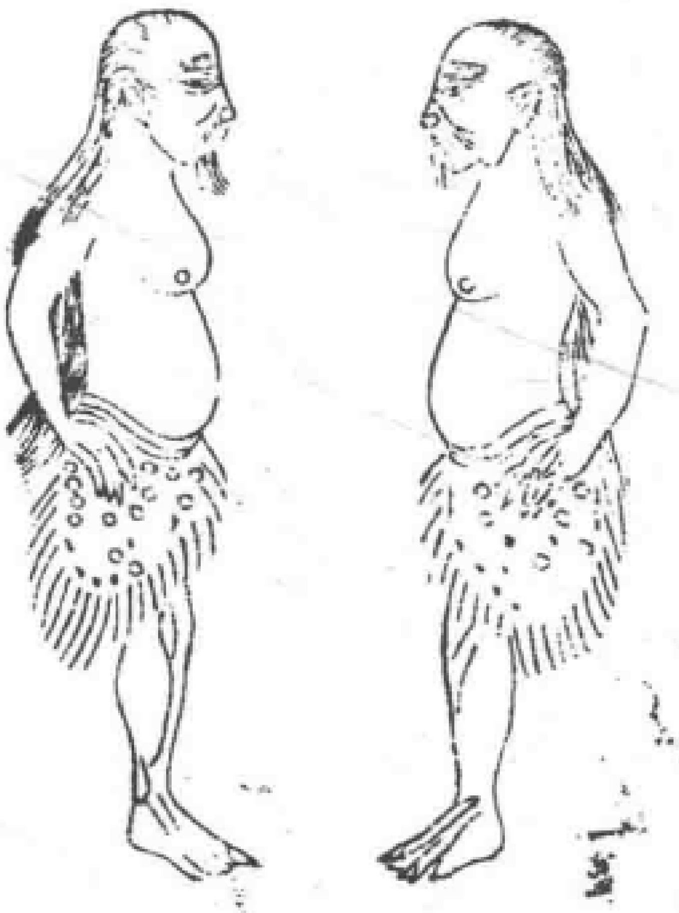
氐人國（人面魚身無足在建木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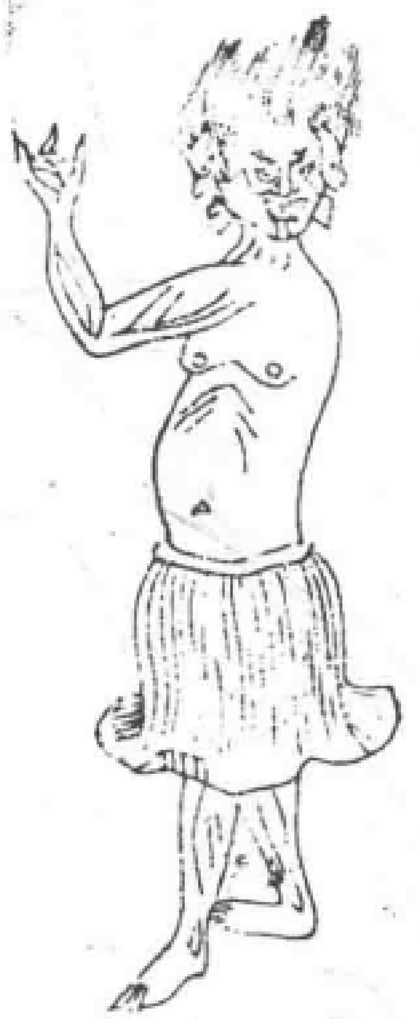
小人國（人長九寸在大荒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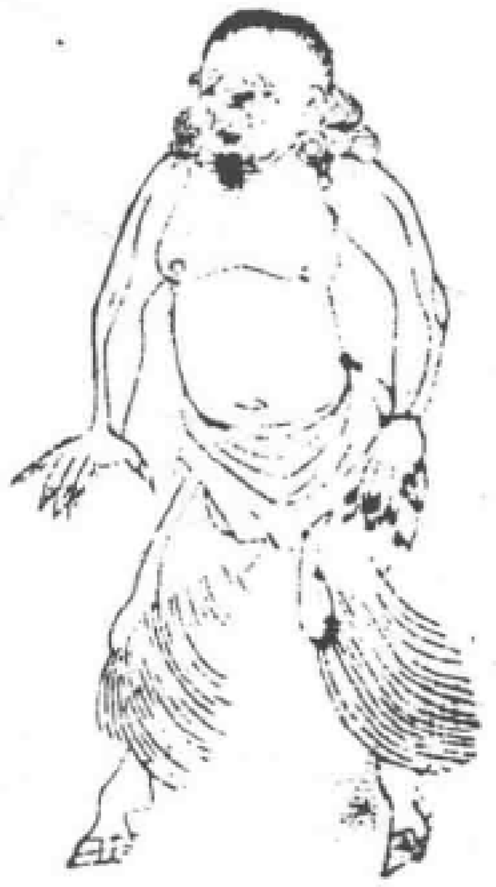
一臂民一手一足一目一鼻孔在六荒之西



三面人人頭三邊各有面無左臂居大荒山



釘靈國其民從膝已下有毛馬蹄善走在康居北



山海經圖第三卷目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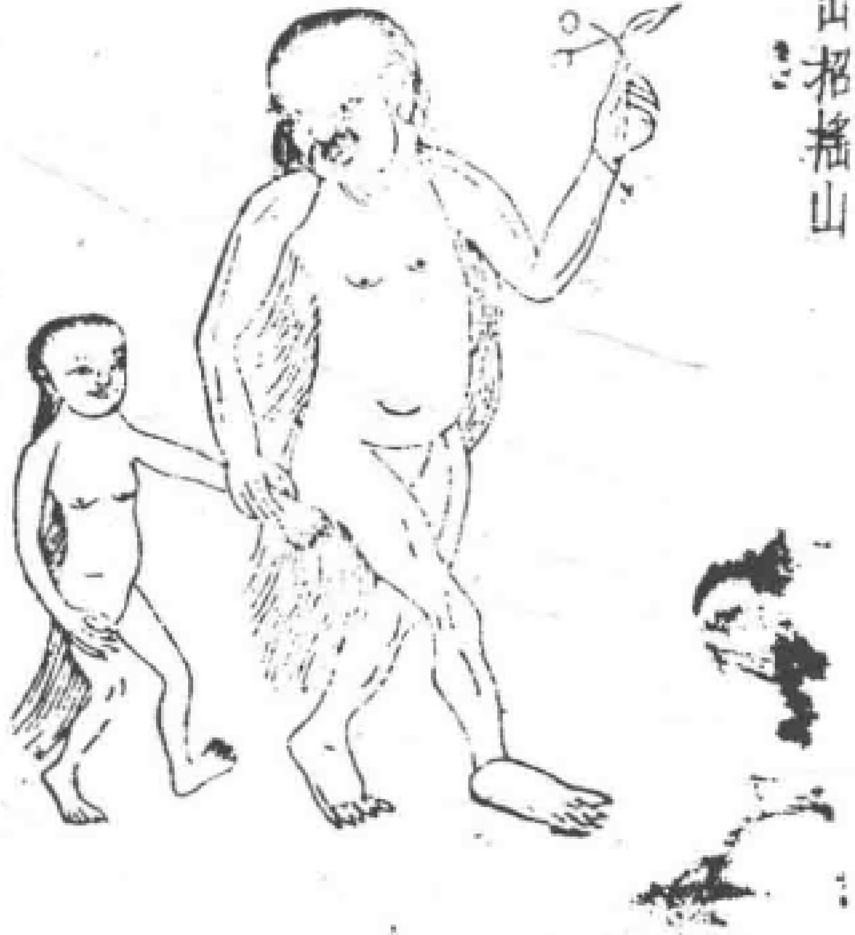
獸族

狌狌　鹿蜀
類　猼訑
九尾狐　長右
猾褢　彘
[illegible]　蠱雕
羬羊　葱聾
豪彘　玃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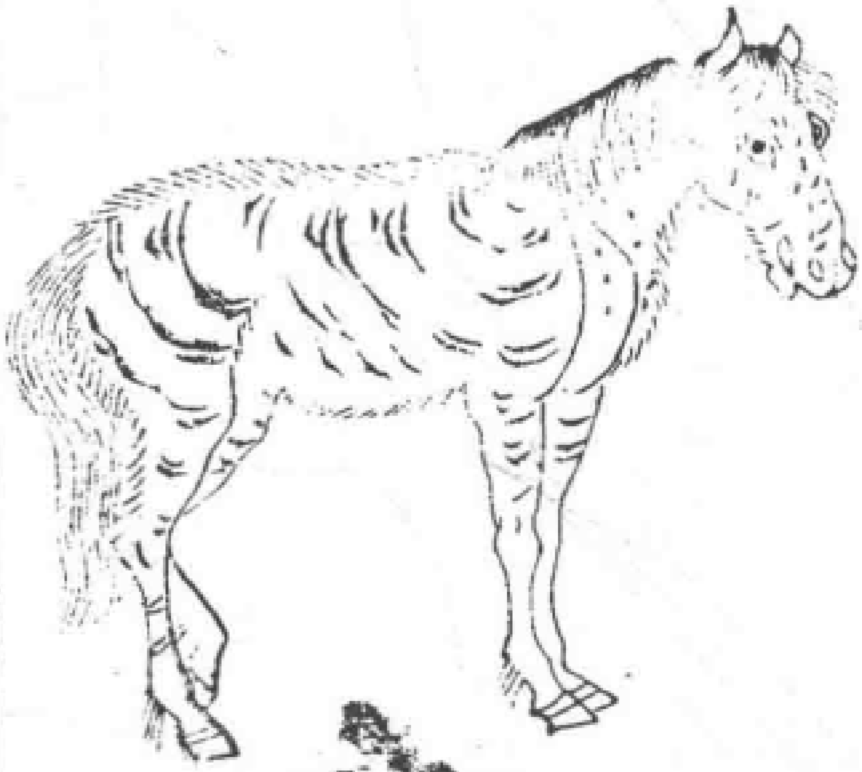
麢羊　舉父
土螻　猙
天狗　獓𢓍
讙　蠻蠻
駮　鳥鼠同穴
䑏疏　諸犍
山獋　諸懷
𩣡馬　狍鴞
驒　天馬
飛鼠　辣辣
獂　羆（倫山）
從從　朱獳
獙獙　蠪蛭
峳峳　[illegible]
馬腹　𤟹
并封　乘黃
騶吾　夔
旄馬　跊踢

雙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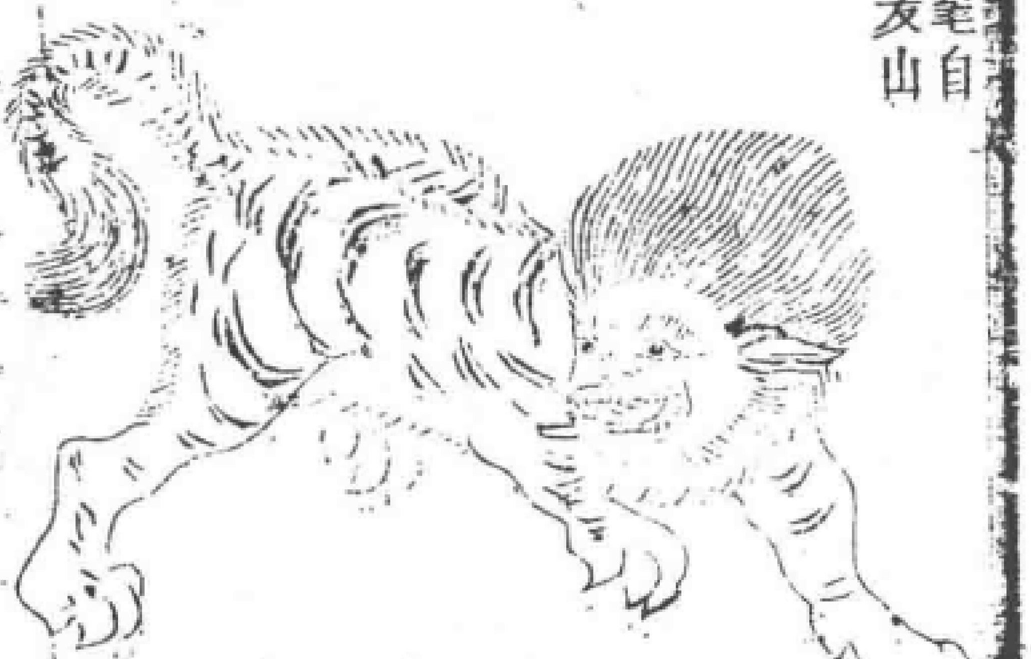
狌狌狀如禺而白耳伏行人走出招搖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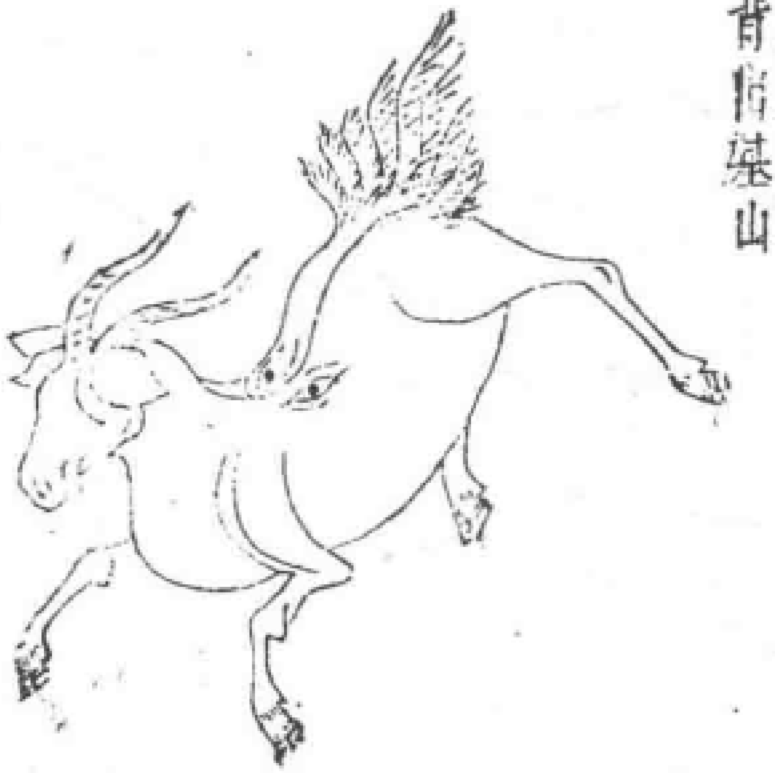
鹿蜀狀如馬而白首其文如虎而赤尾佩其皮宜子孫出杻陽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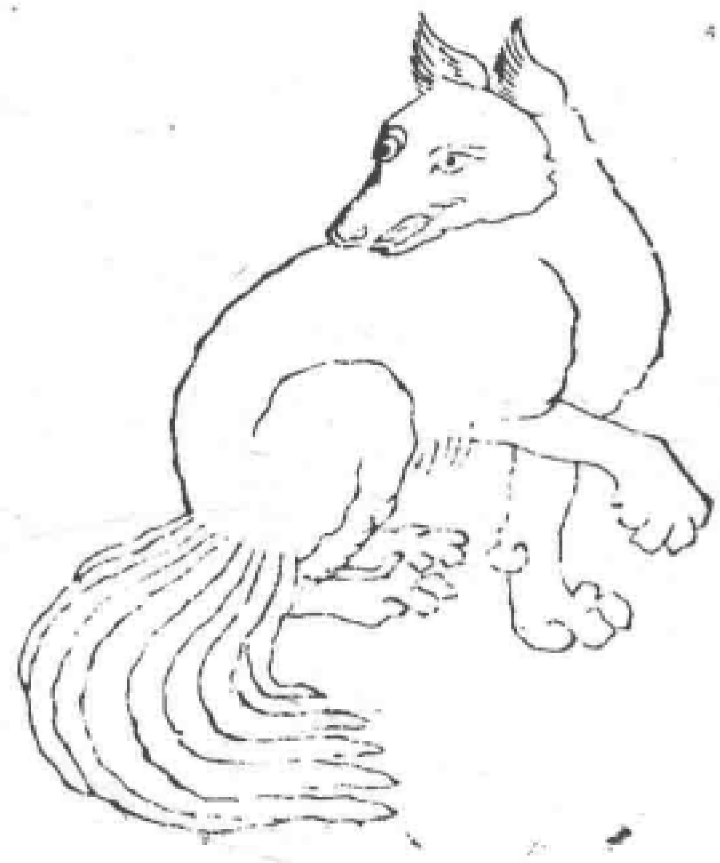
類狀如狸而有髦自為牝牡出亶爰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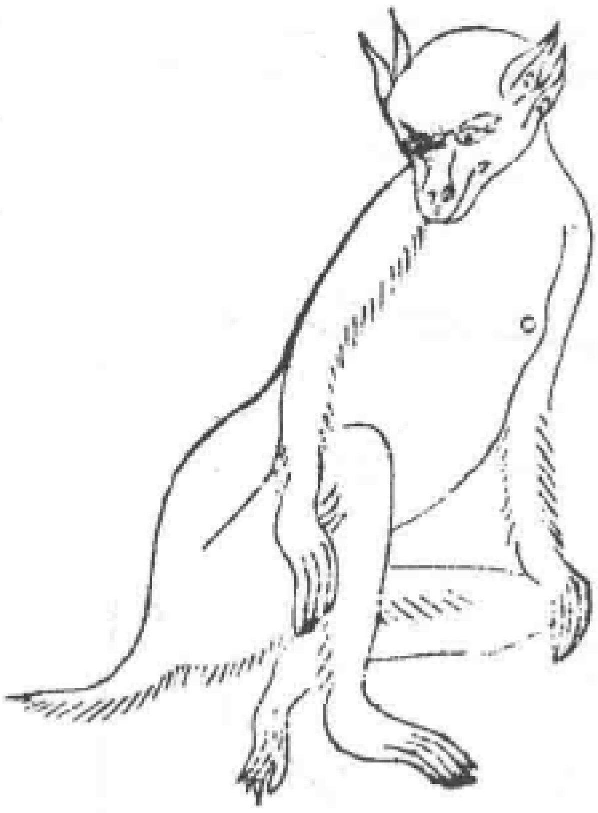
猼訑狀如羊九尾四耳其目在背出基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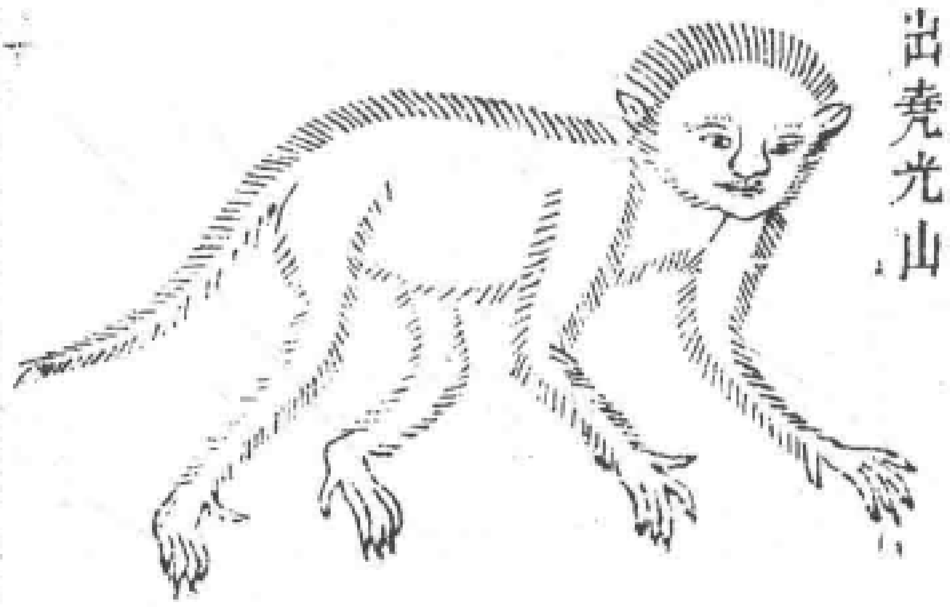
九尾狐　狐身九尾能食人出青邱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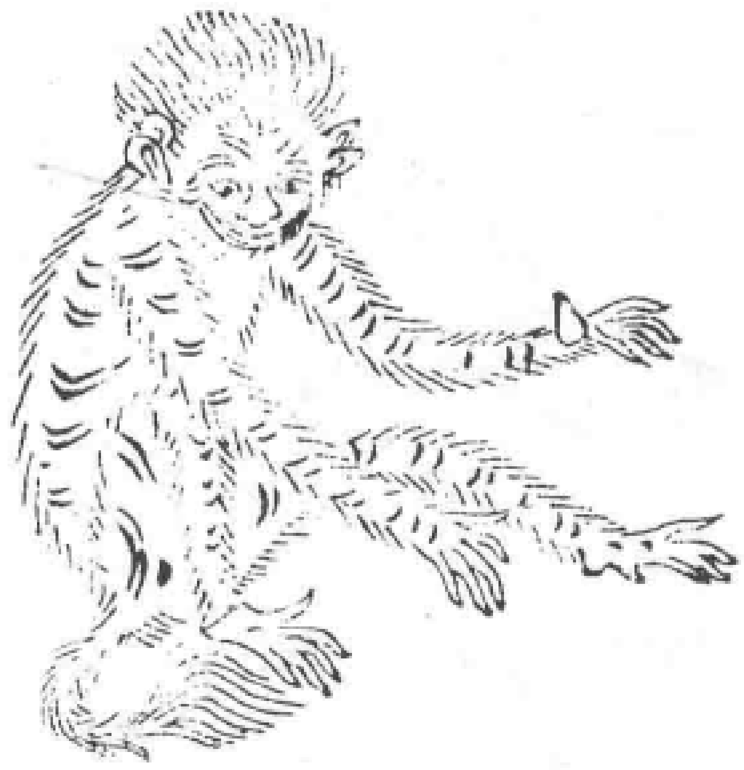
長右　狀如禺而四耳見則大水出長右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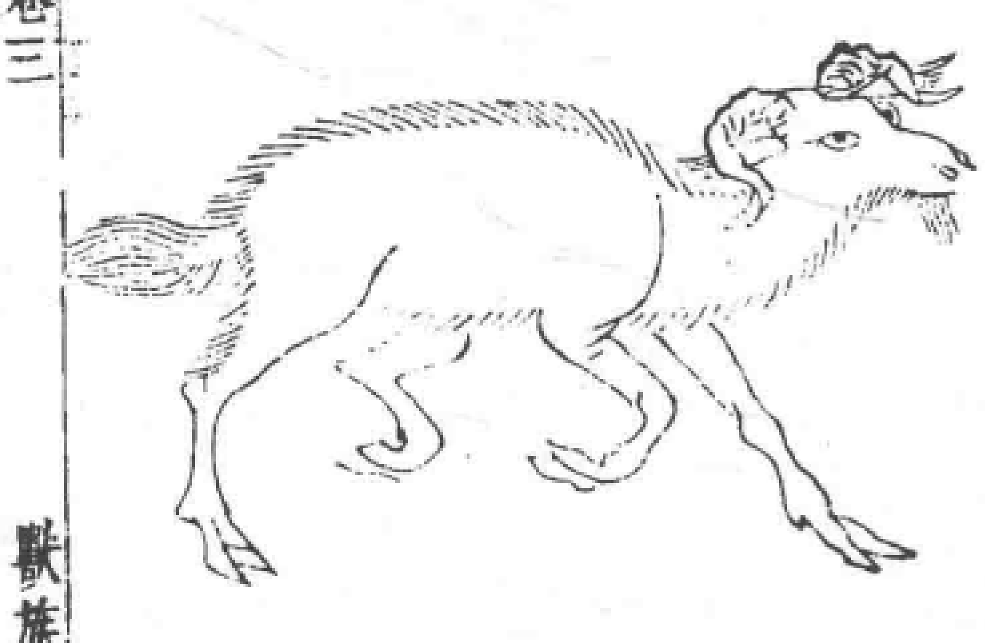
猾褢　狀如人而彘鬣音如斲木見則其縣有繇出堯光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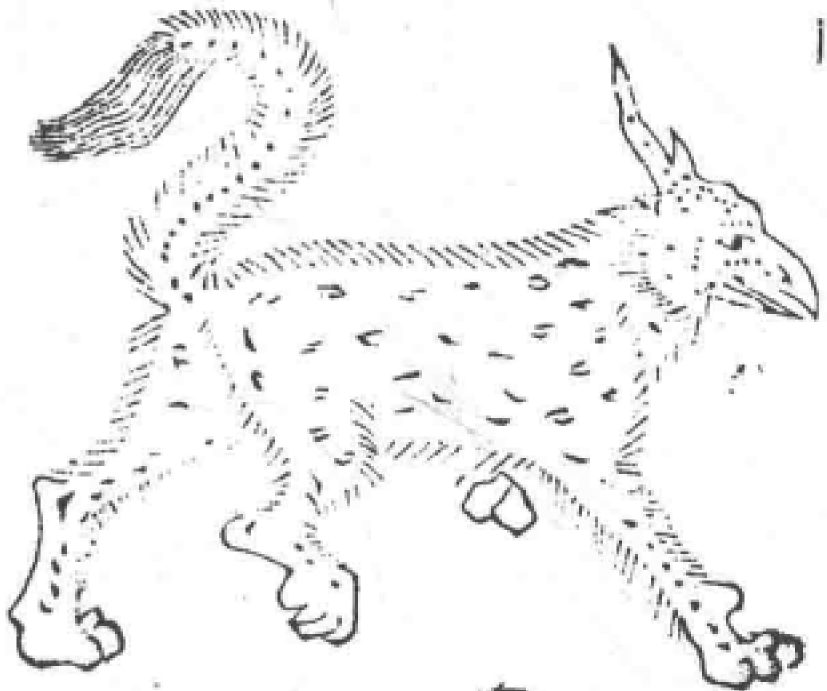
彘　狀如虎而牛尾音如吠犬是食人出浮玉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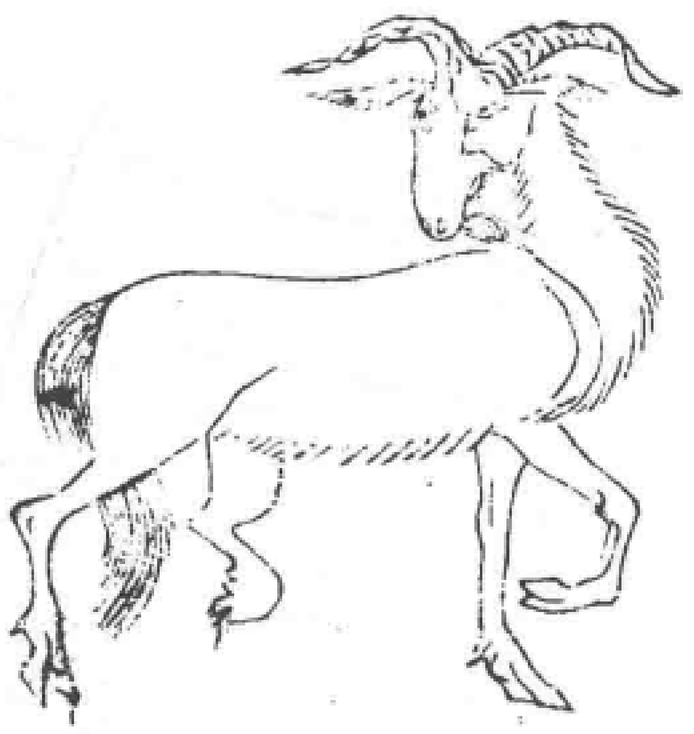
䍺狀如羊而無口出洵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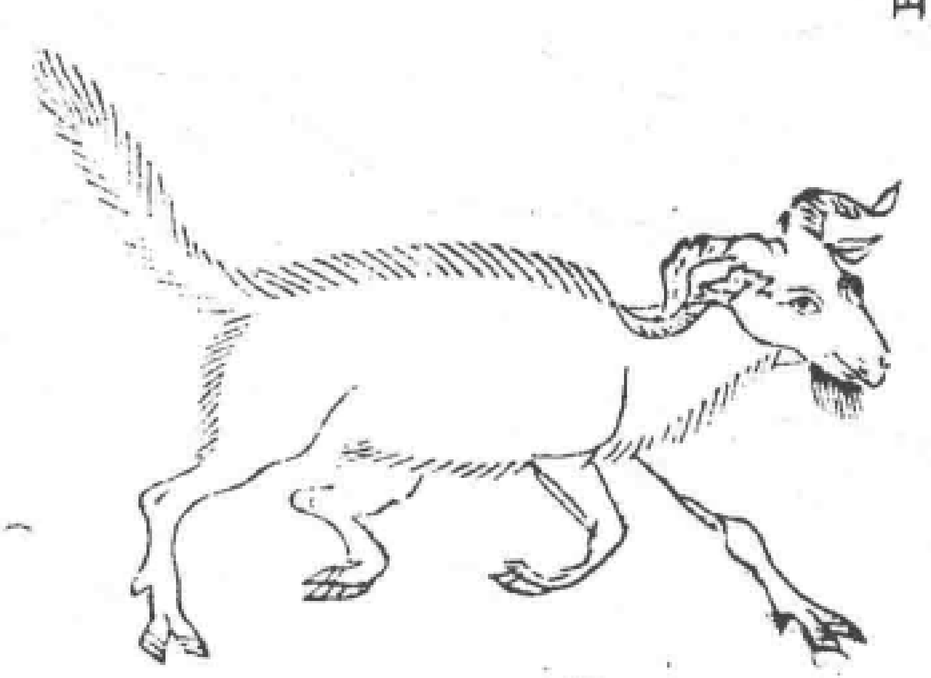
蠱雕狀如雕而有角是食人出鹿吳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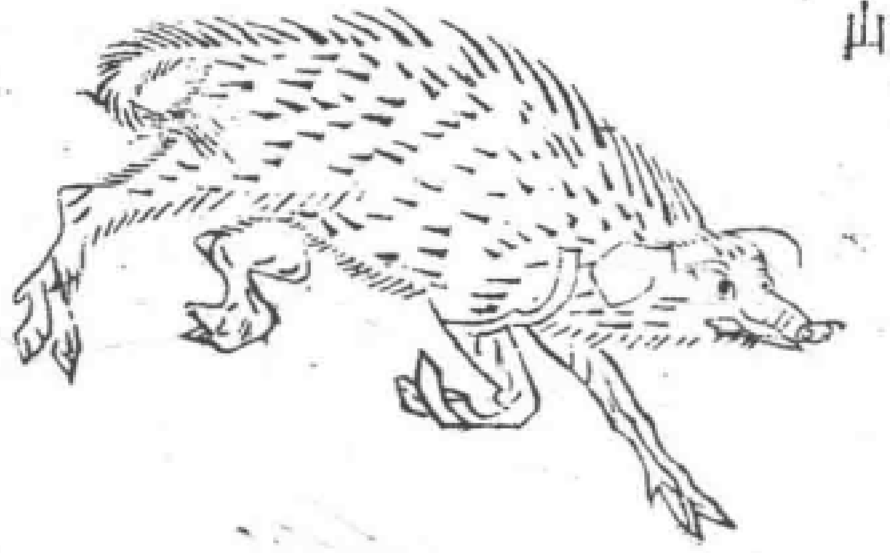
羬羊狀如羊而馬尾出錢來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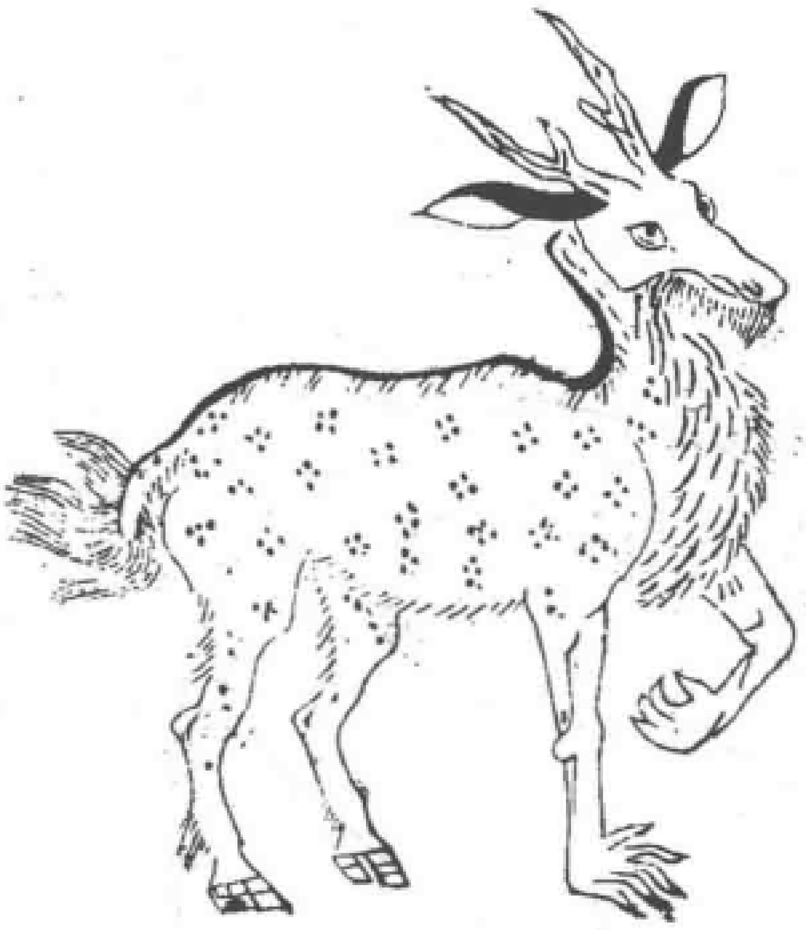
葱聾狀如羊而赤鬣出符禺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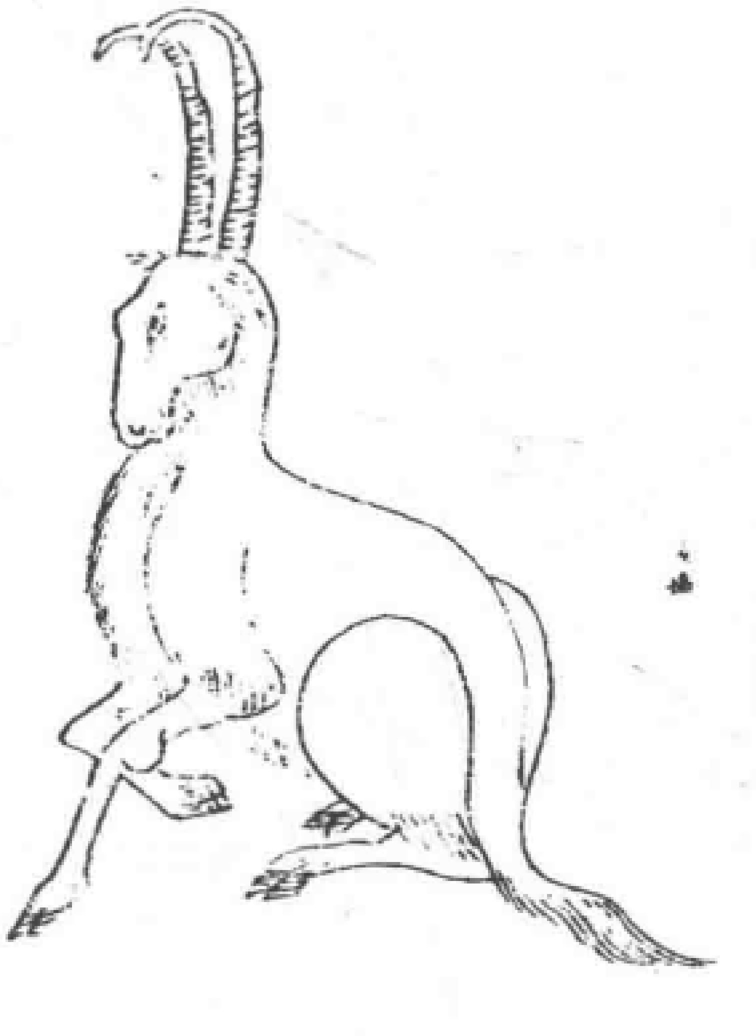
豪彘 其狀如豚白毛大如笄而黑端出竹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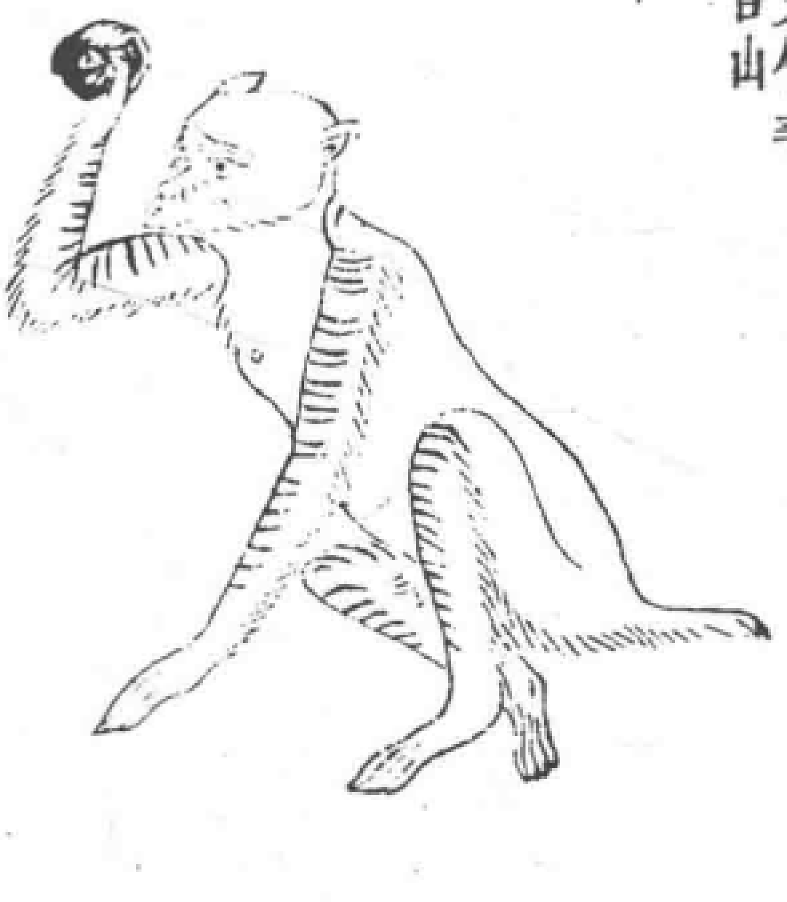
玃如 狀如鹿而白尾馬足人手四角出皐塗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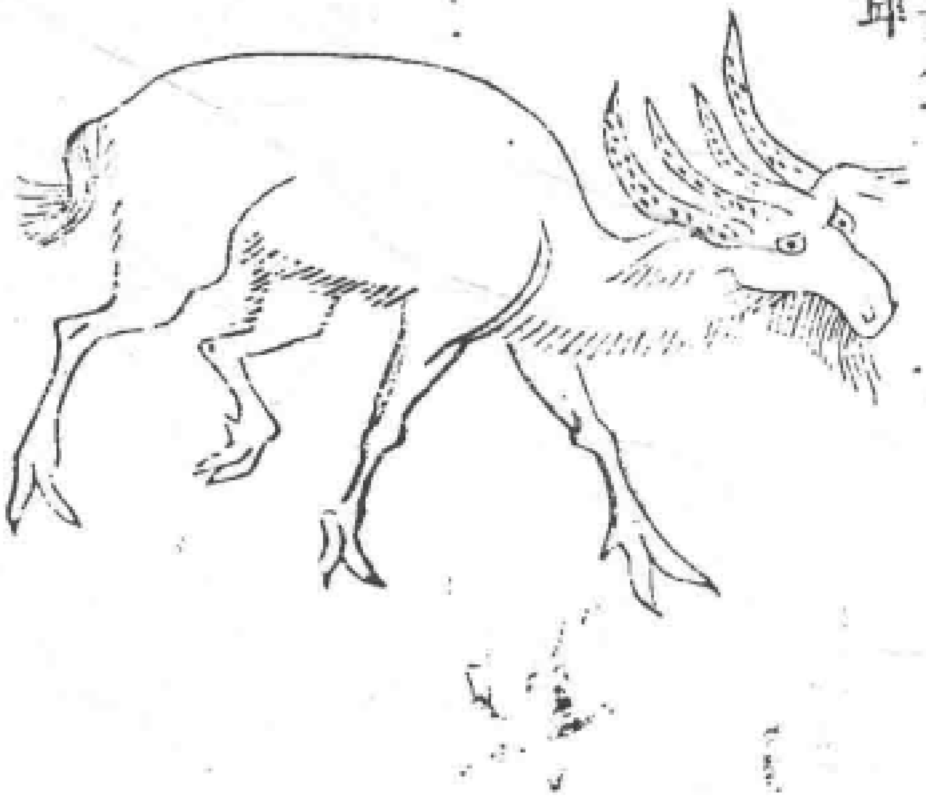
麢羊 似羊而大細角有圓繞蹙文夜則懸角木上以防患翠山多此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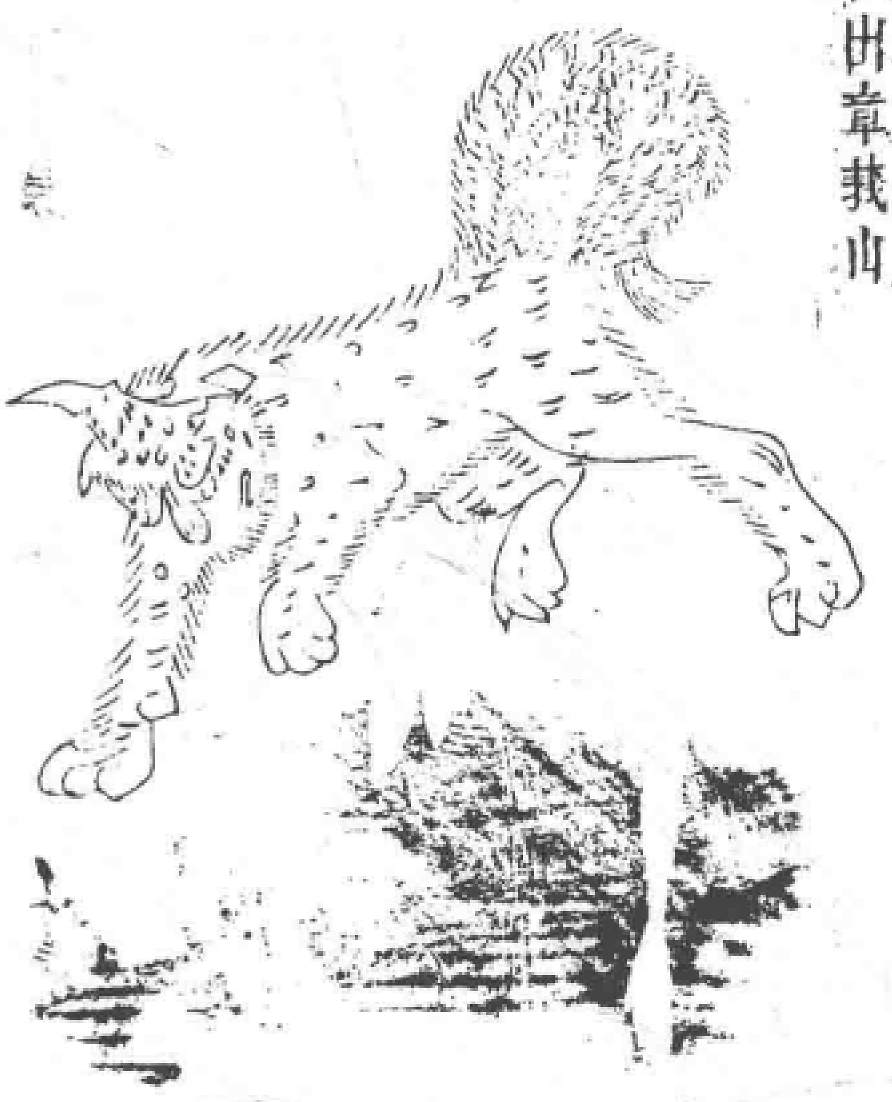
舉父 狀如禺文臂善投出崇吾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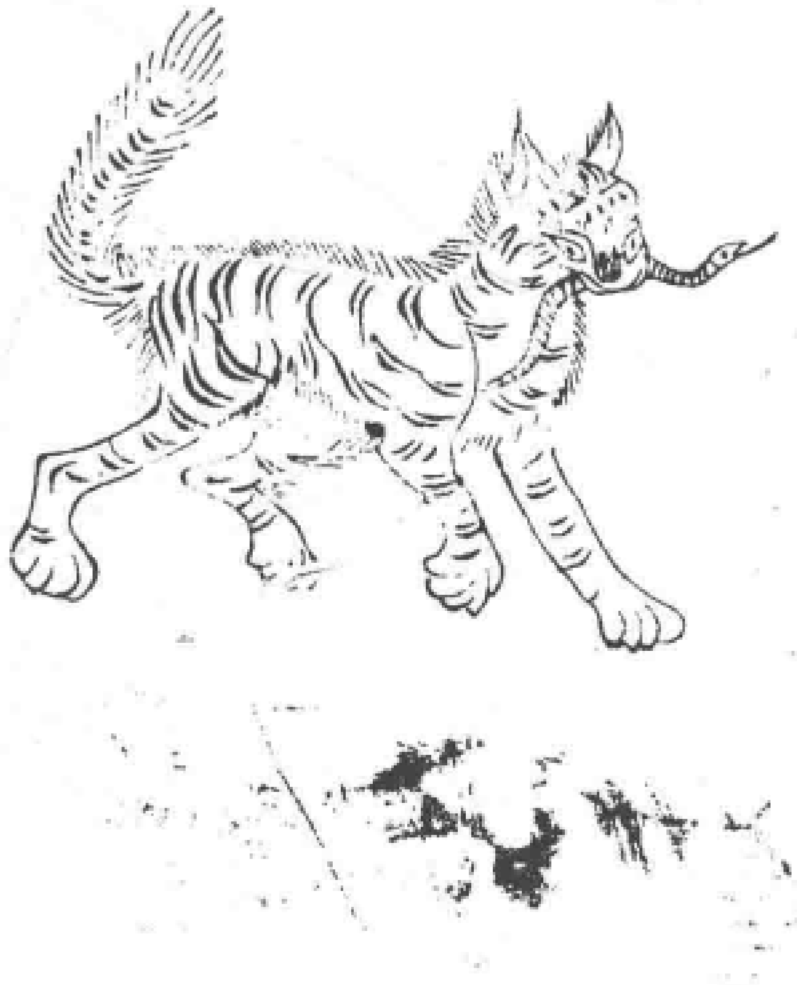
土螻狀如羊四角是食人出崑崙之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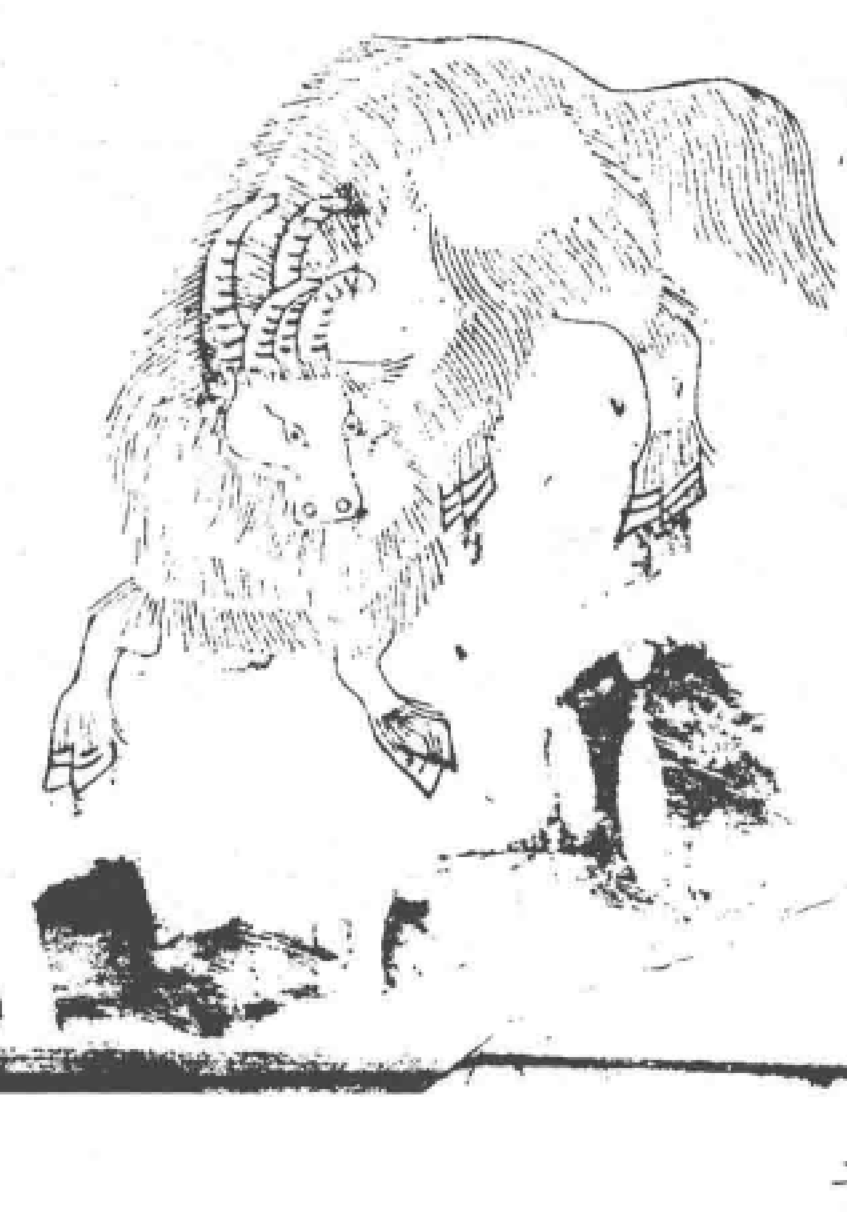
猙狀如赤豹五尾一角音如擊石出章莪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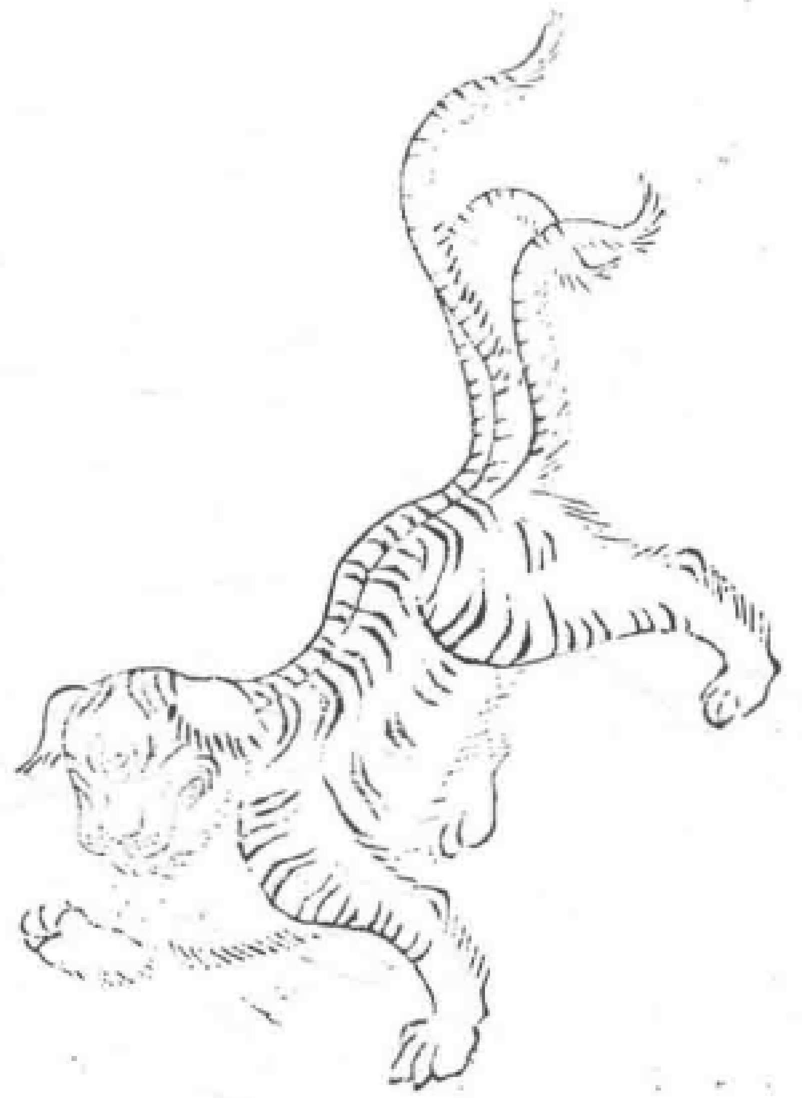
天狗狀如狸而白首出陰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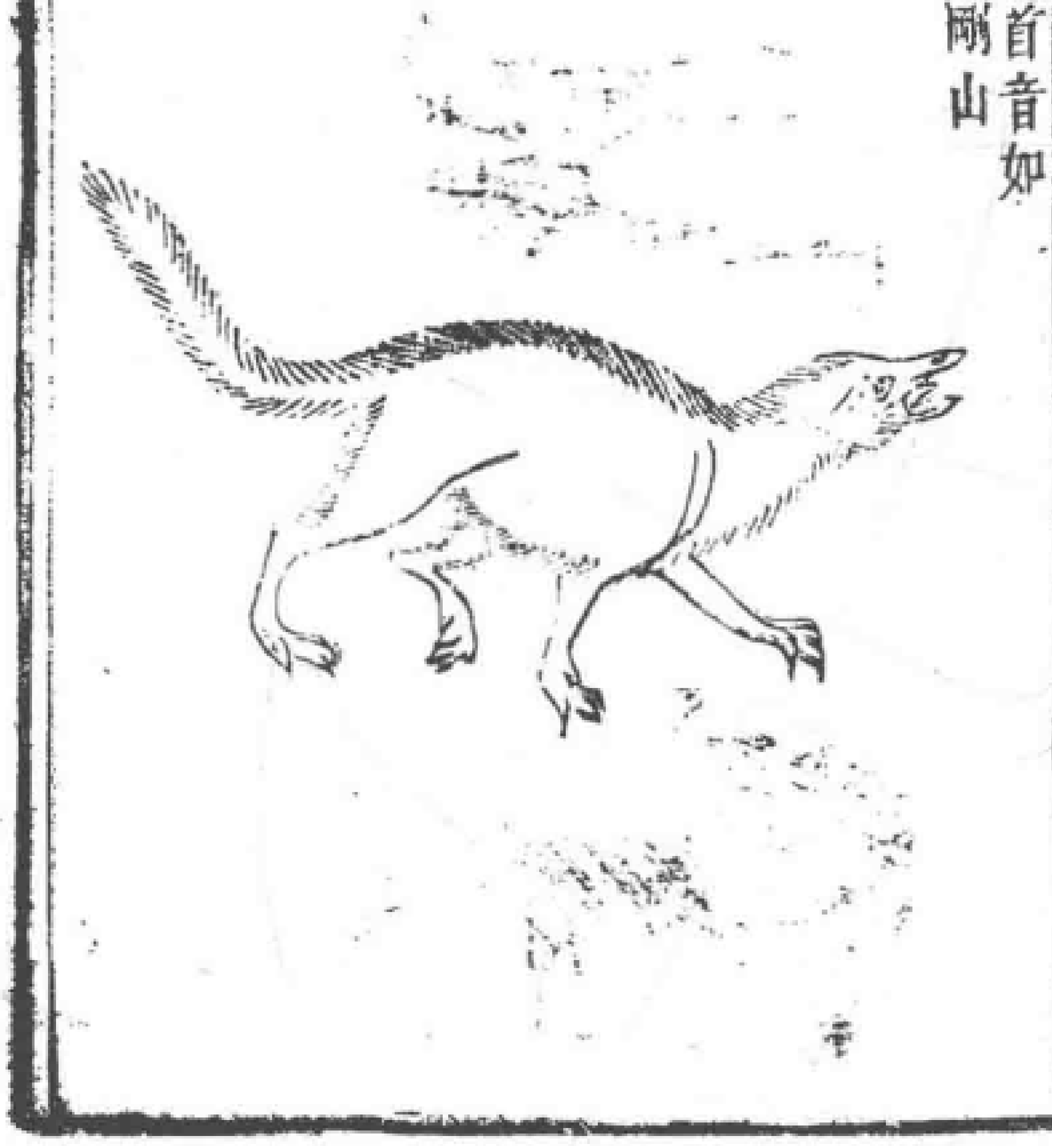
獓狠狀如牛白身四角其毫如披蓑是食人出三危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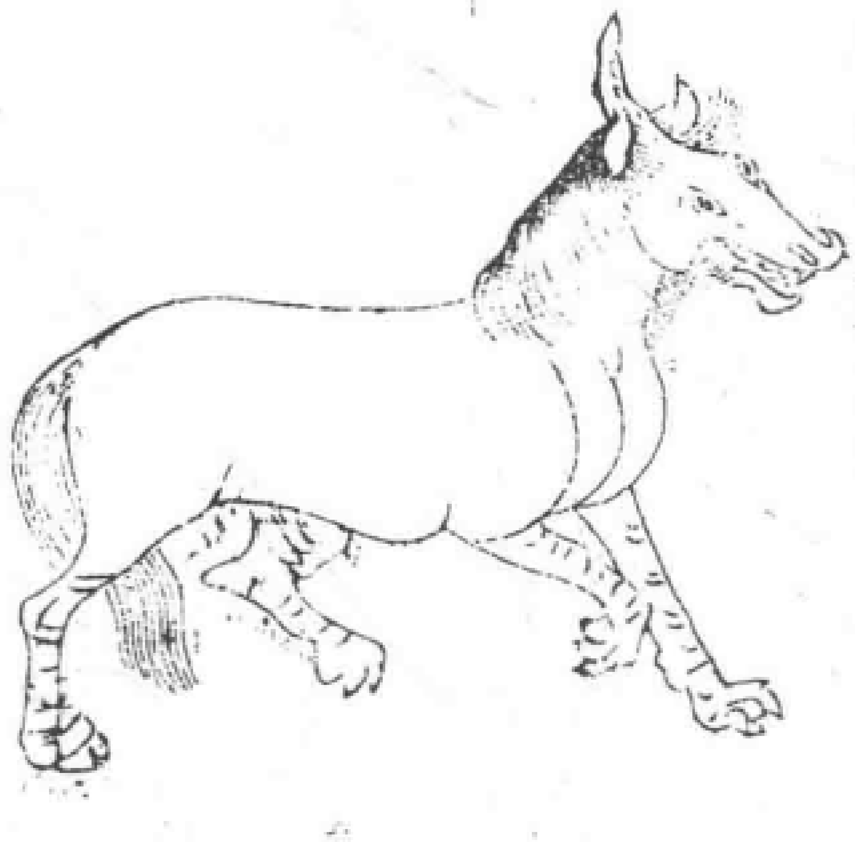
讙狀如貍一目三
讙尾出翼望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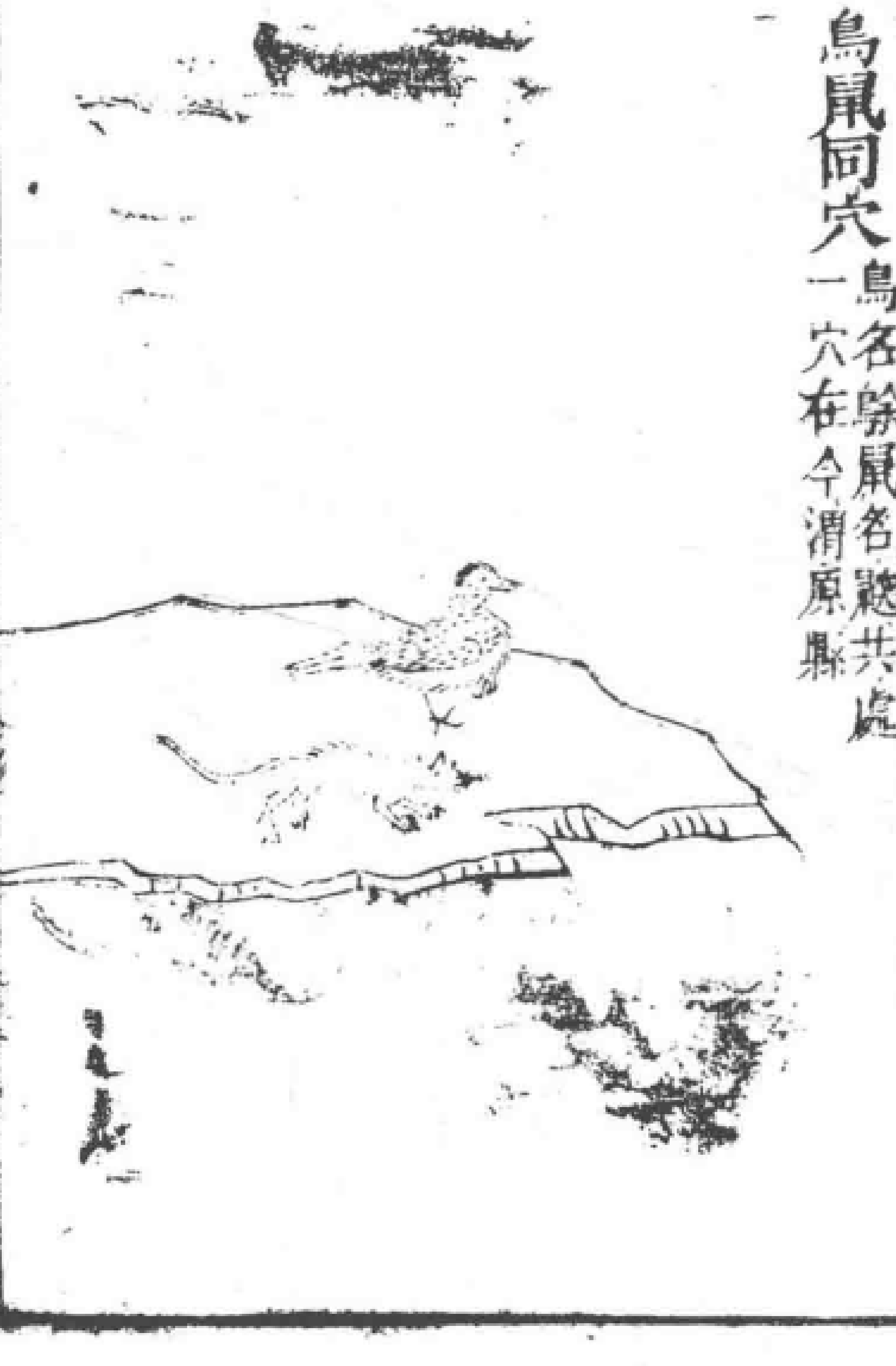
蠻蠻鼠身鼈首音如
蠻蠻吠犬出剛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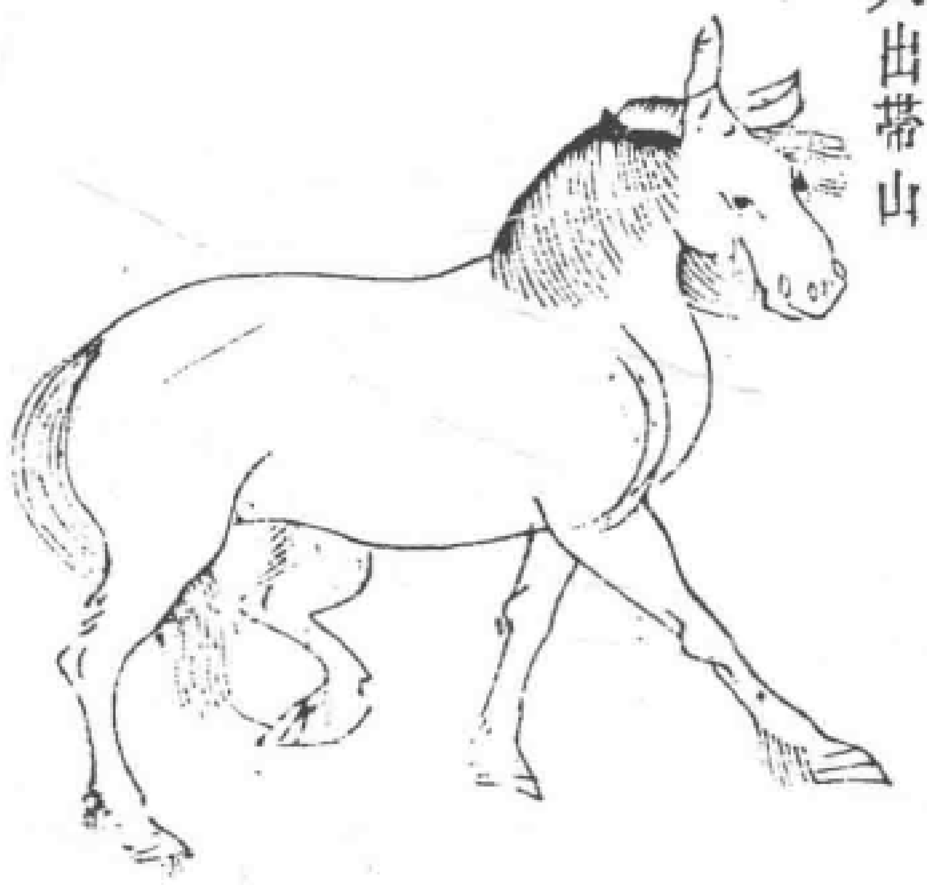
駮狀如馬而白身黑尾一角虎牙爪
駮音如鼓音是食虎豹出中曲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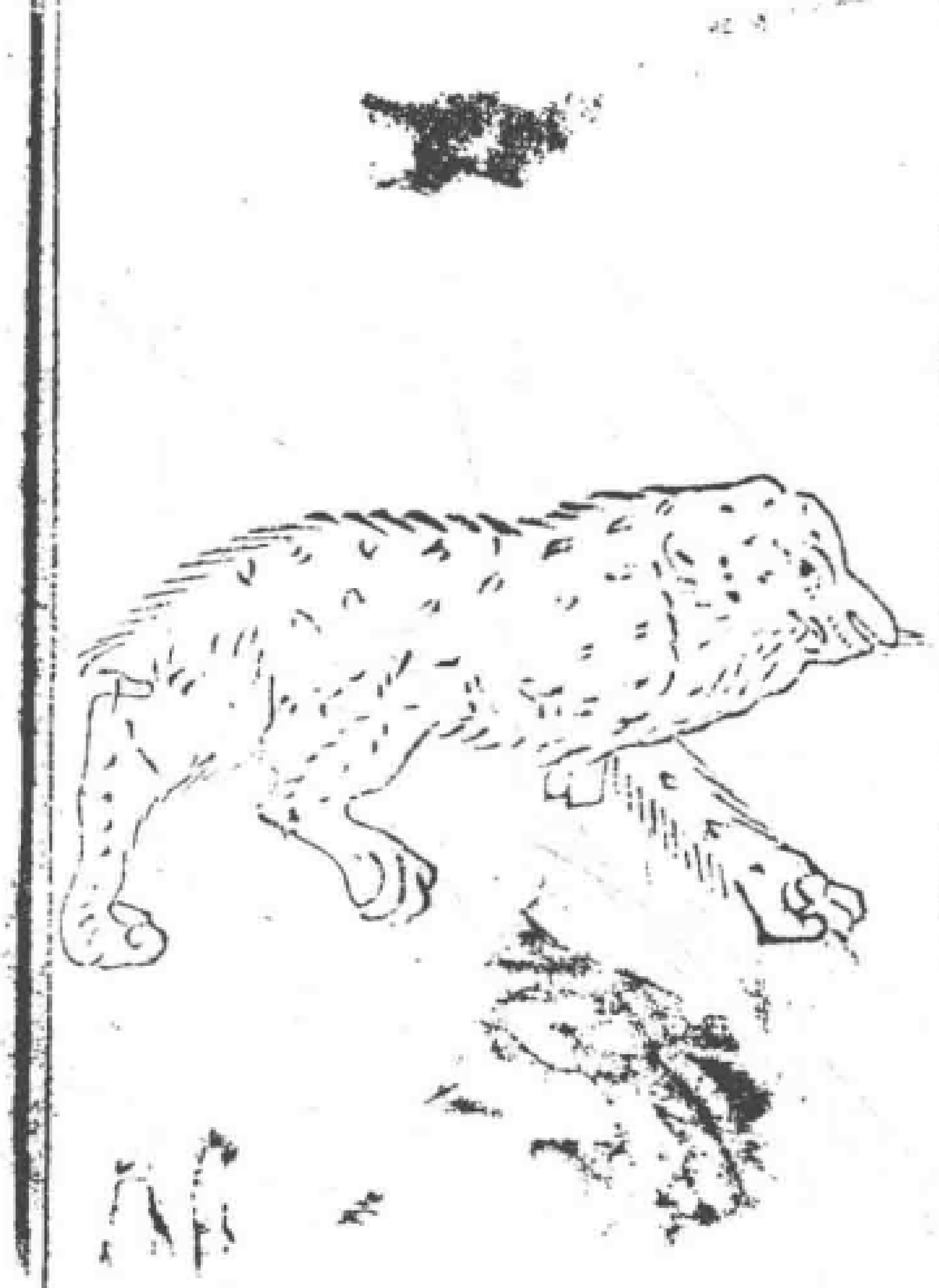
鳥鼠同穴鳥名鵌鼠名鼵共處
一穴在今渭原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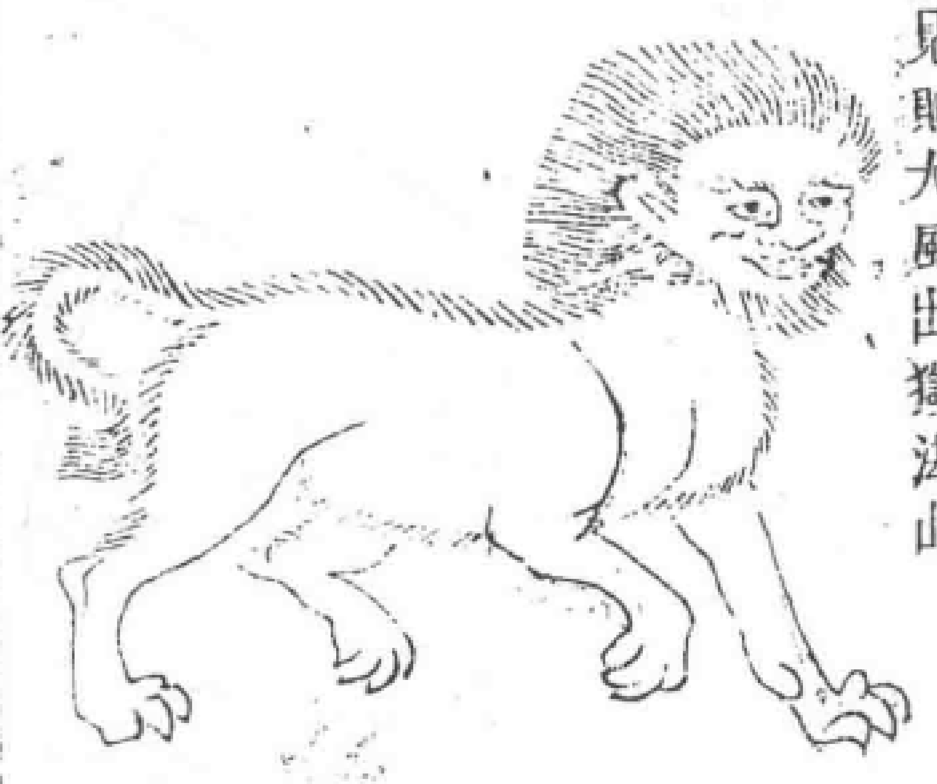
䑏疏狀如馬一角有錯可以辟火出帶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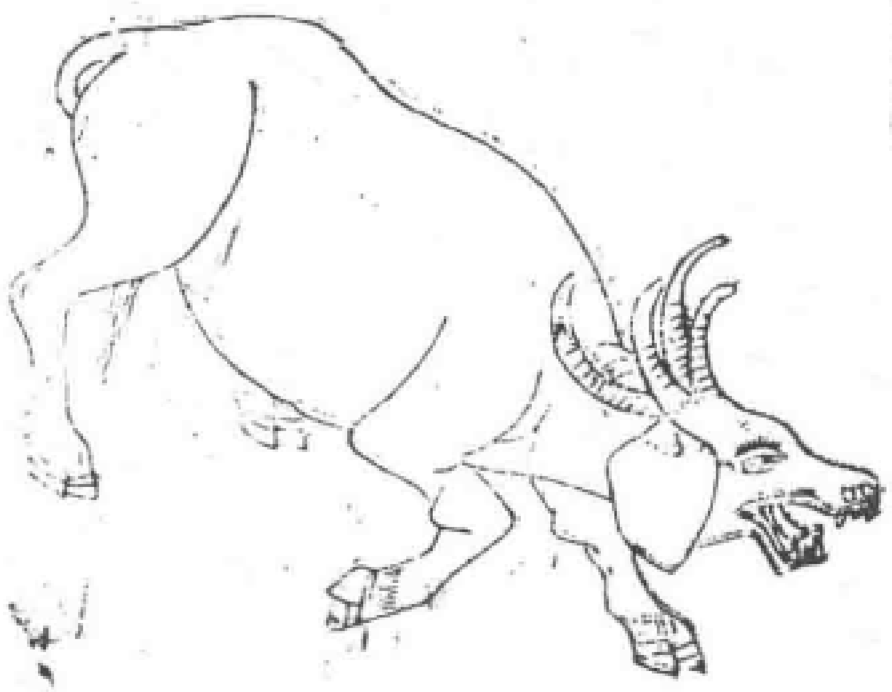
諸犍狀如豹而長尾人身牛耳一目行則銜其尾居則蟠其尾出單張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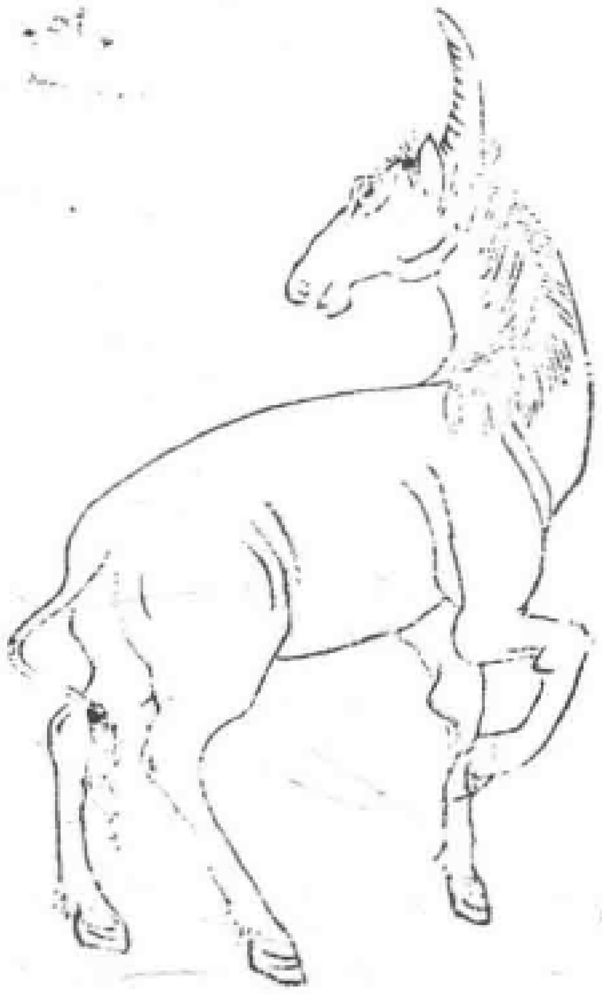
山𤟤狀如犬而人面善投見人則笑其行如風見則大風出獄法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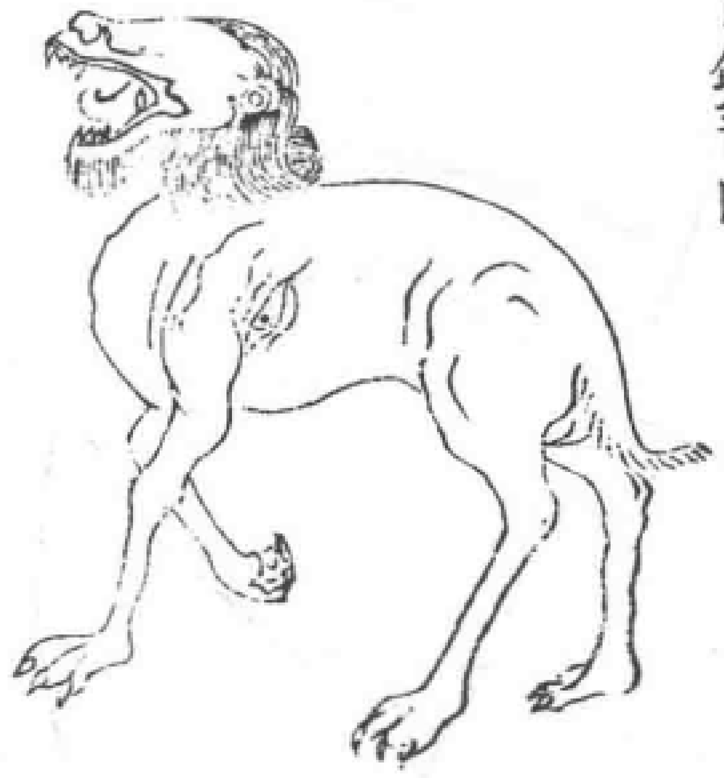
諸懷牛形四角人目彘耳是食人出北嶽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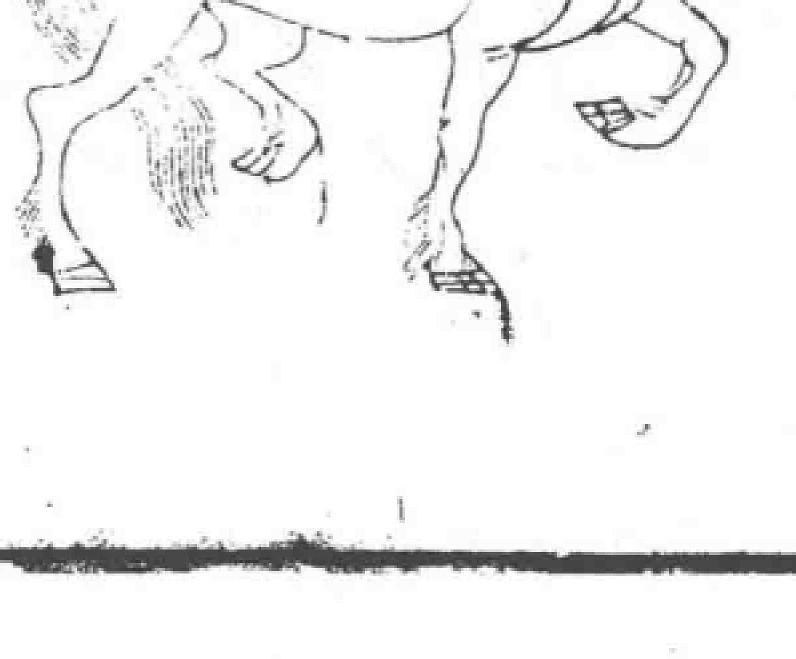
䮝馬牛尾而白身一角出旄水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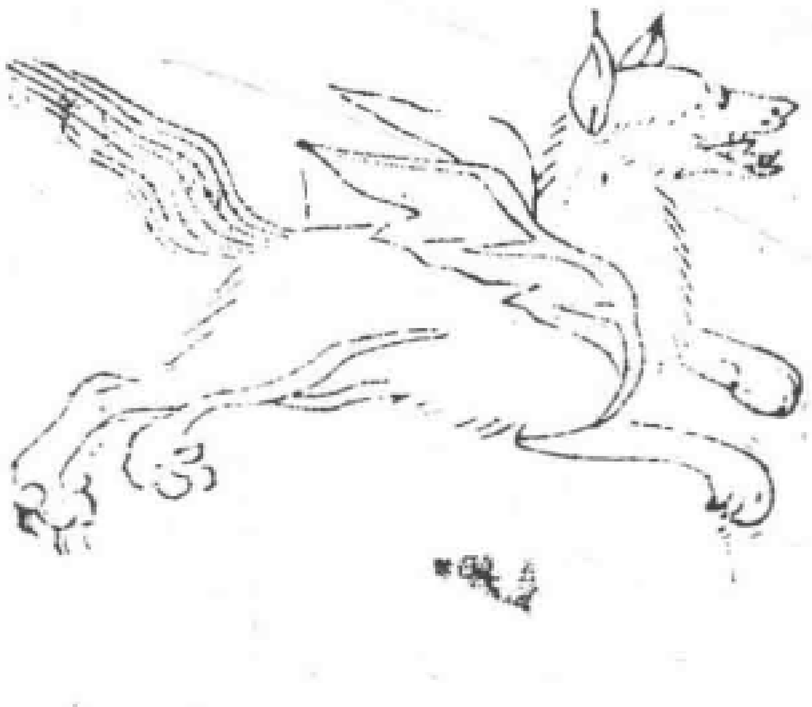
狍鴞羊身人面目在腋下虎齒人爪是食人出鉤吾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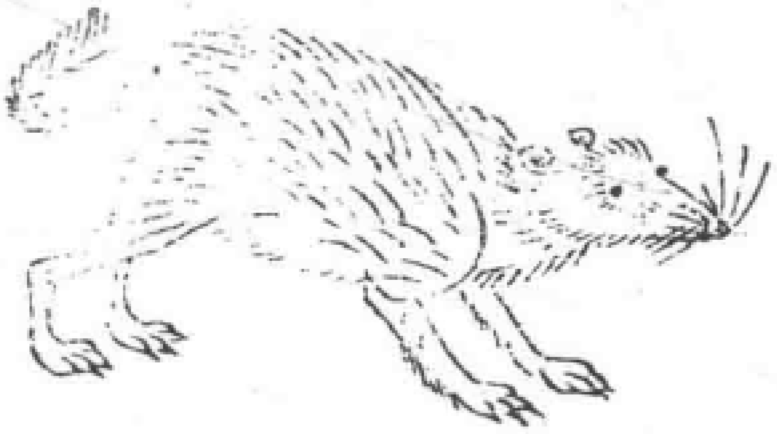
驒狀如麢羊四角馬尾而有距出太行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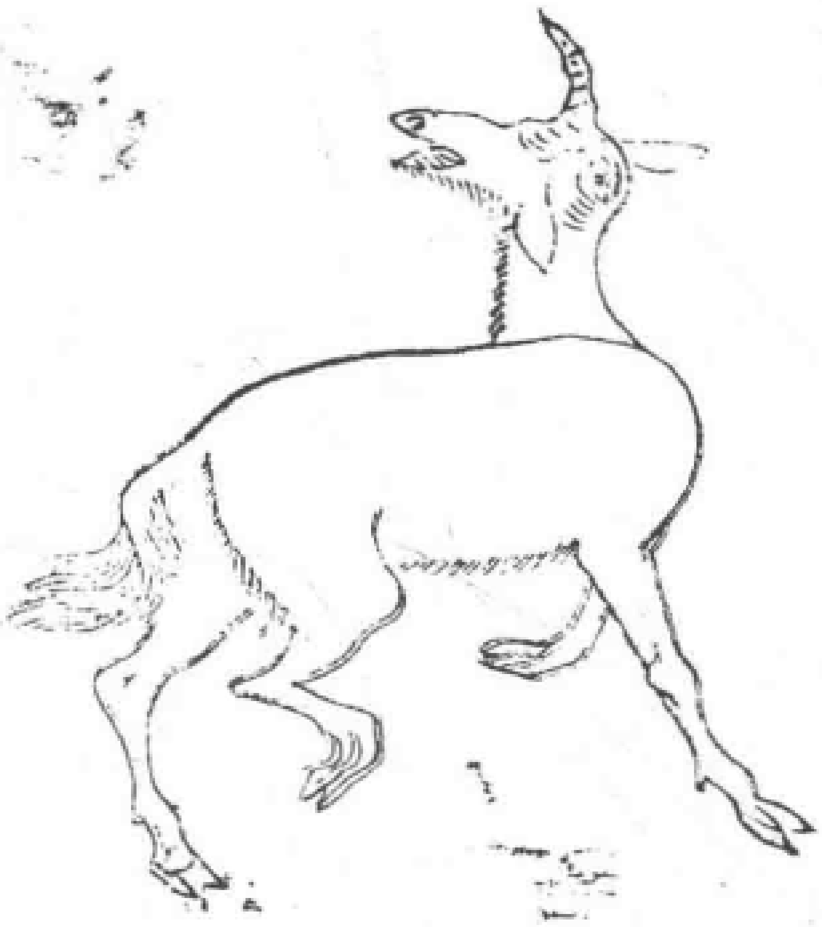
天馬狀如白犬而黑頭有肉翅能飛出馬成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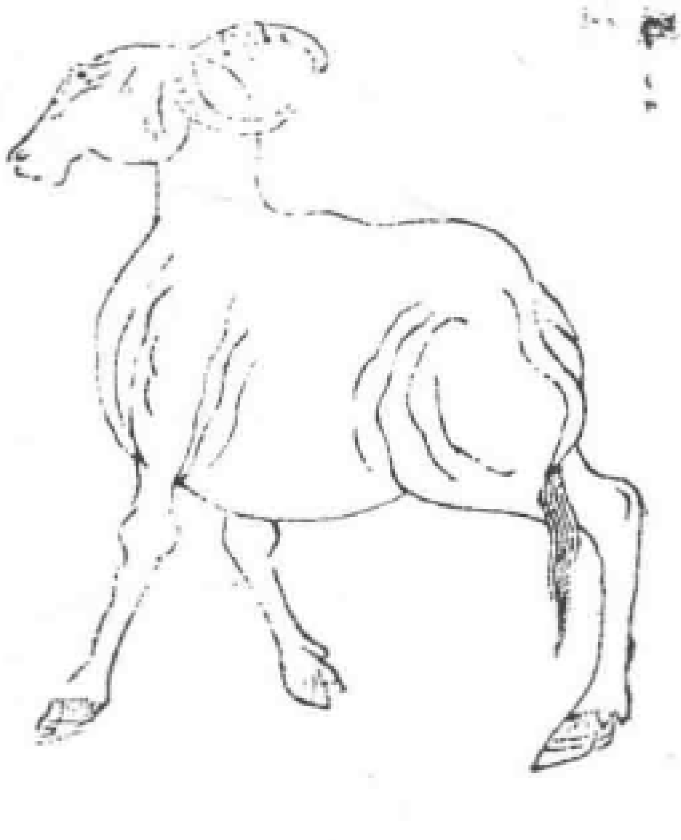
飛鼠狀如兔而鼠首以其背飛出天池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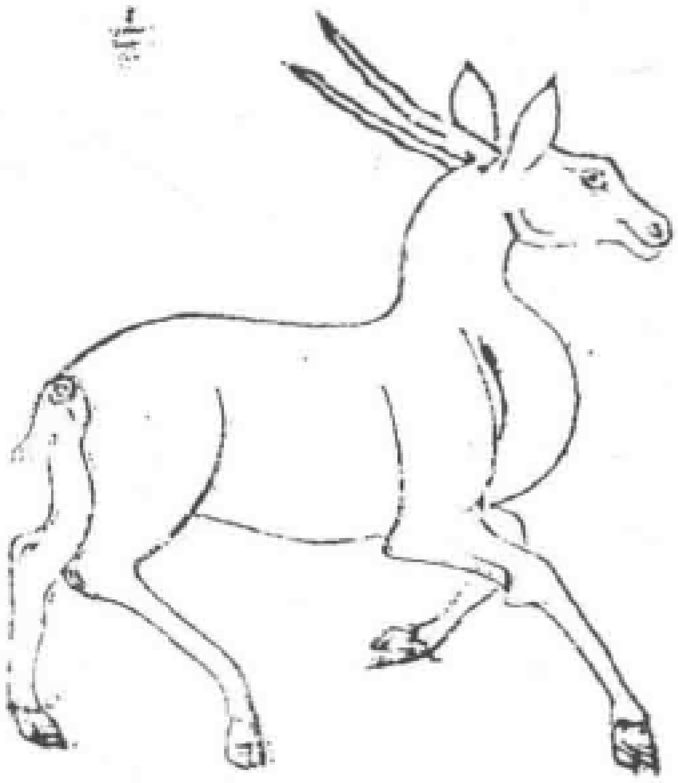
䍶䍶狀如羊一角一目目在耳後出泰戲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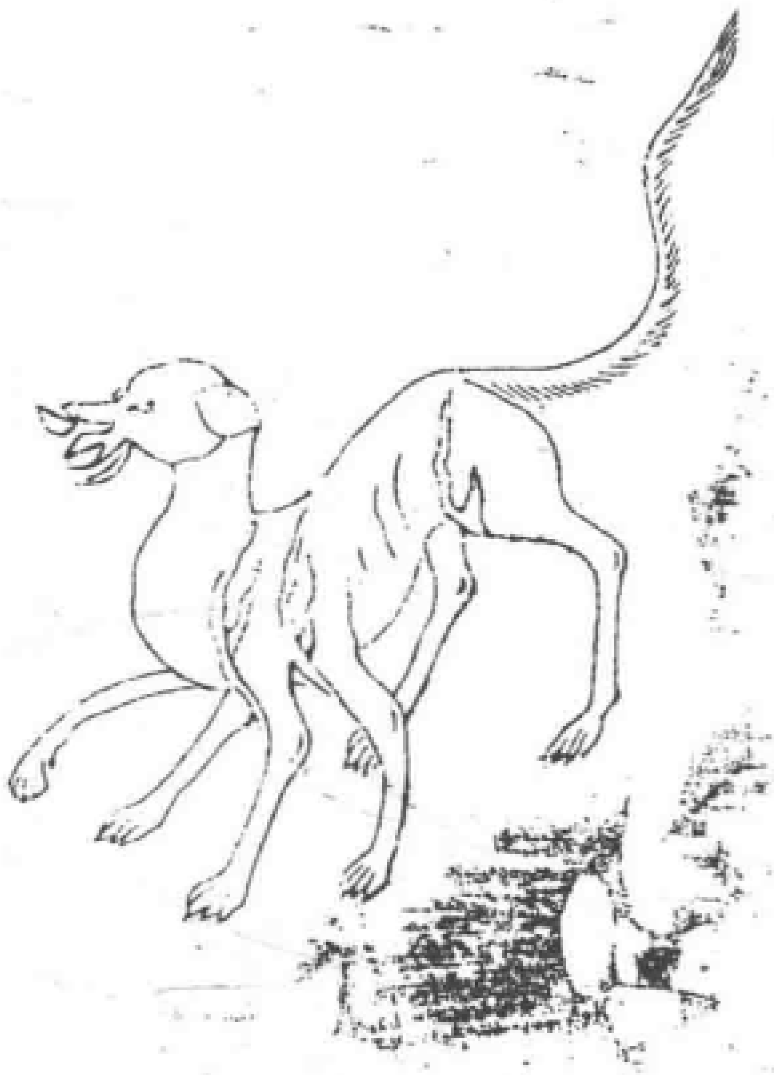
獂牛形三足出乾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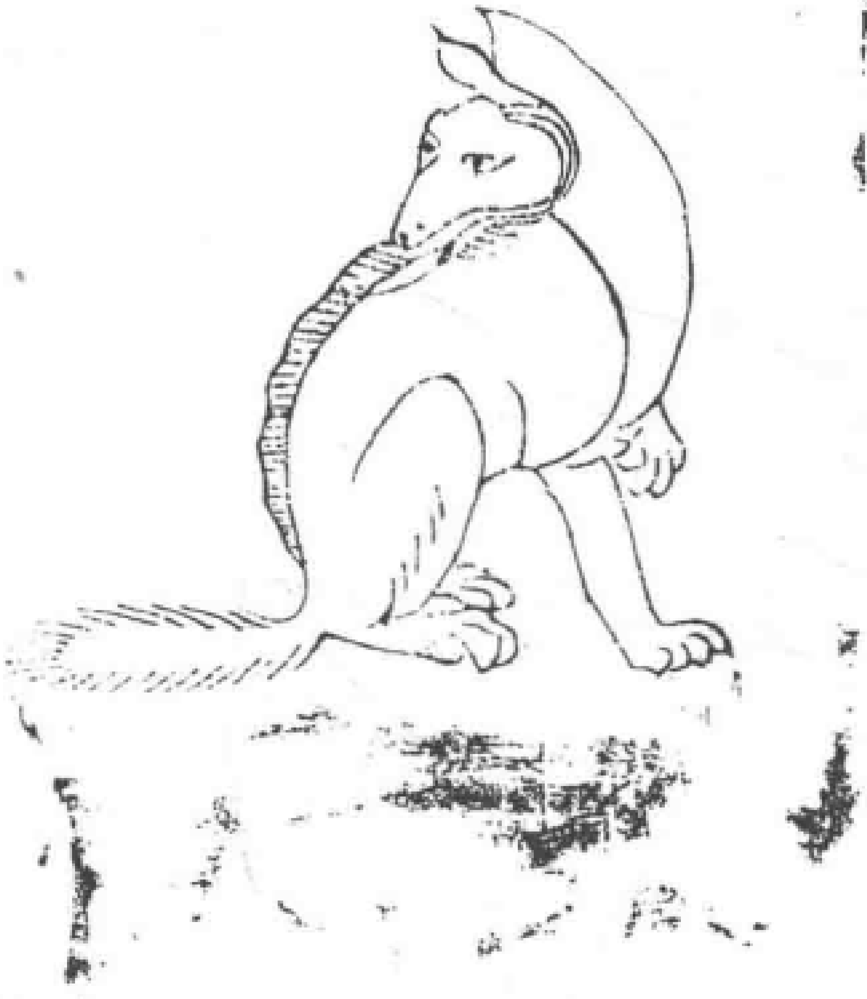
羆狀如麋其川在尾上出倫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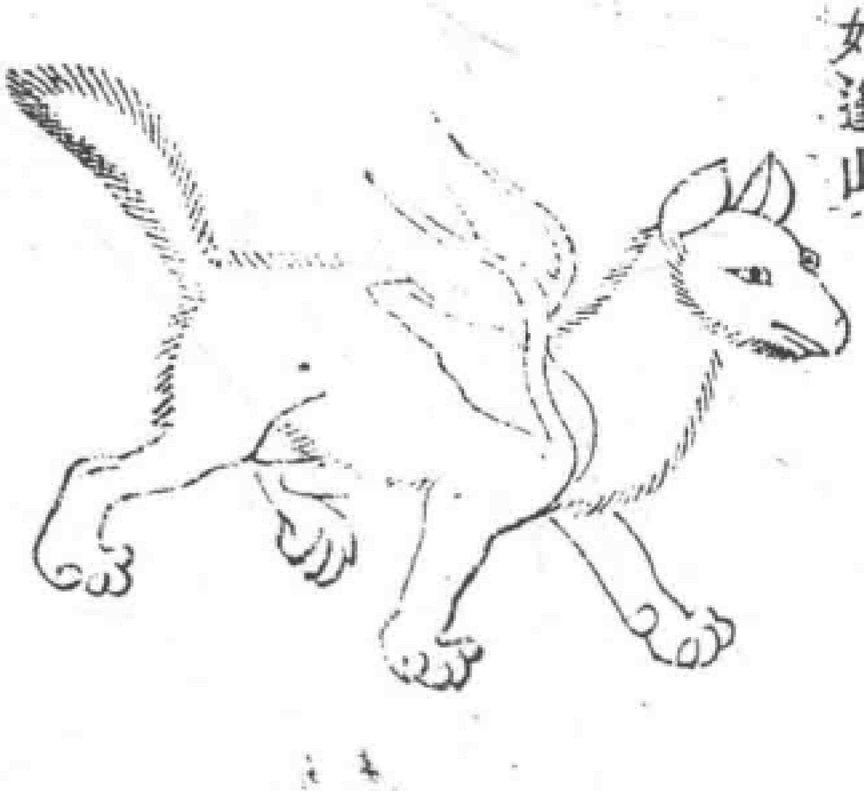
從從狀如犬而六足出栒狀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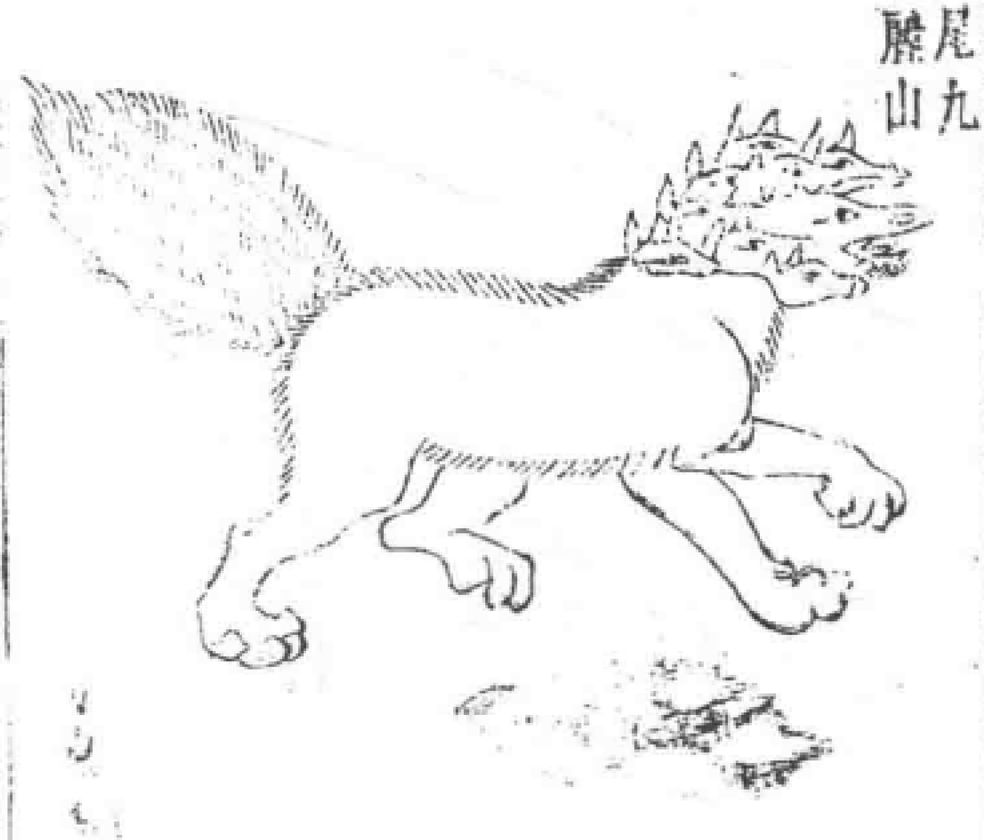
朱獳狀如狐而魚翼見則其國有恐出耿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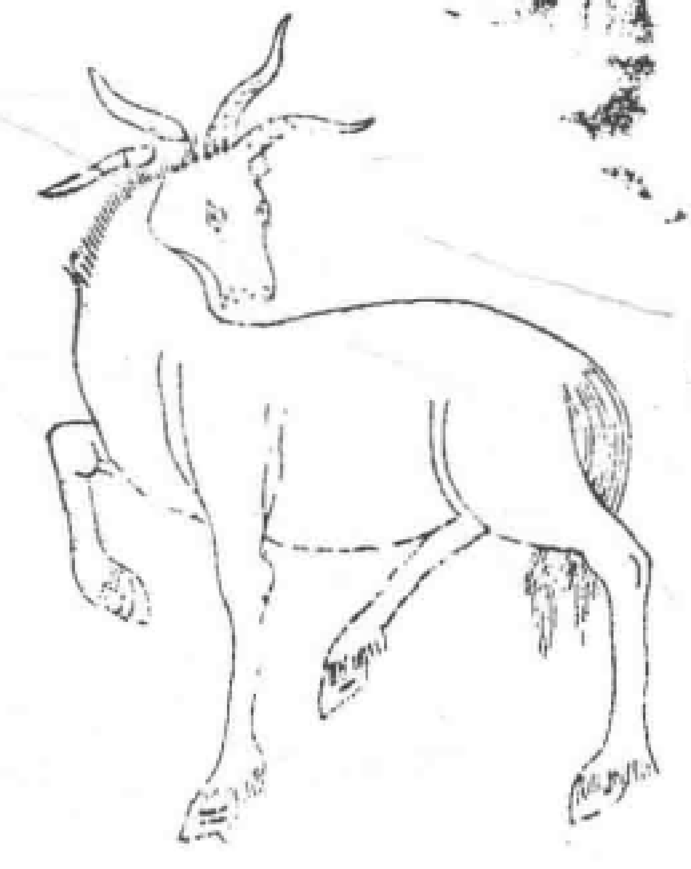
獙獙狀如狐而有翼見則大旱出姑逢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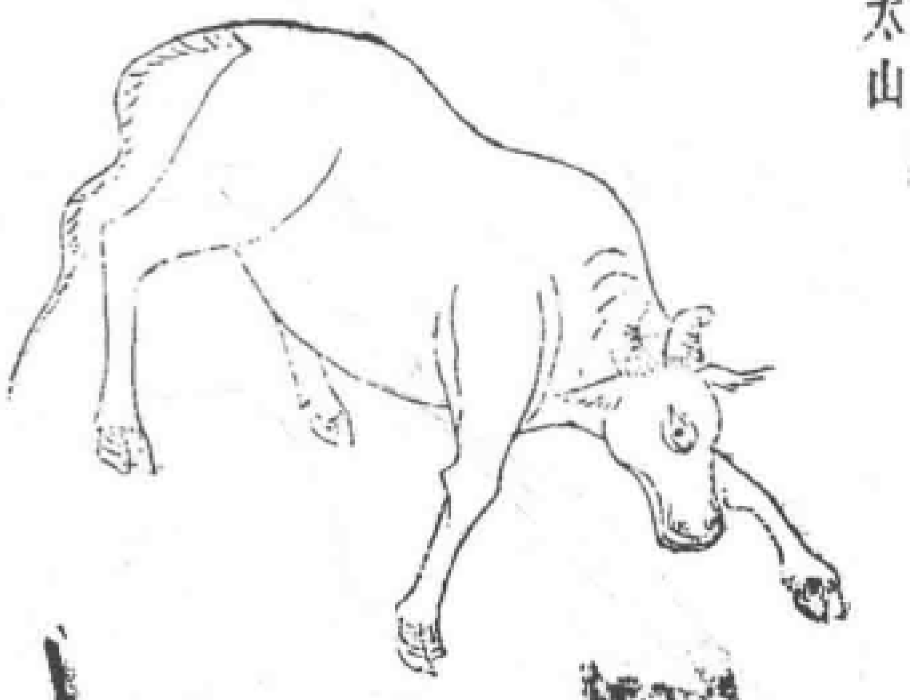
蠪蛭狀如狐而九尾九首虎爪出鳧麗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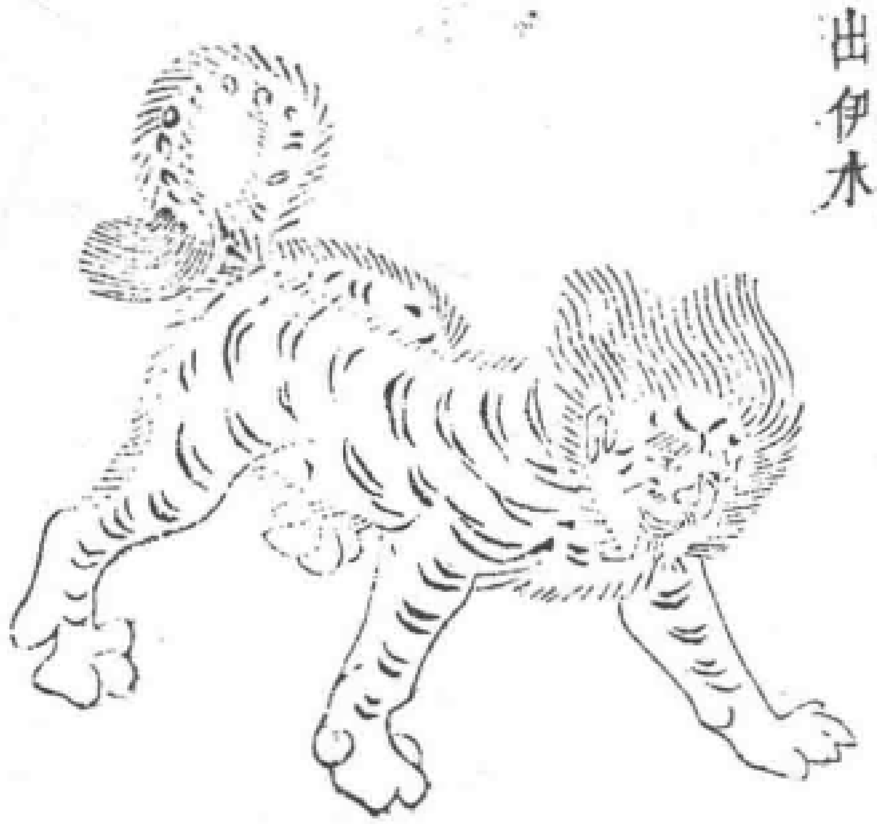
峳峳狀如馬而羊目四角見則國多狡客出礜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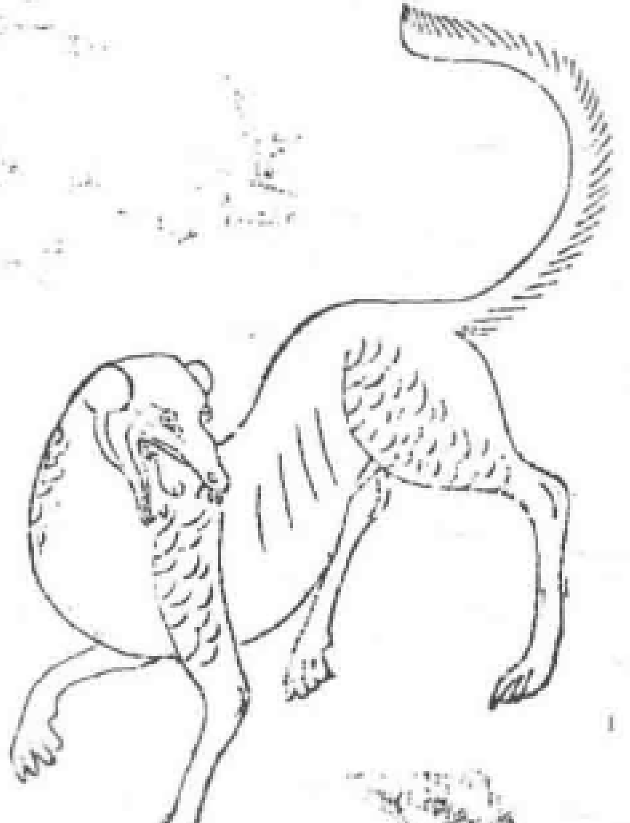
蜚狀如牛而白首一目蛇尾見則大疫出太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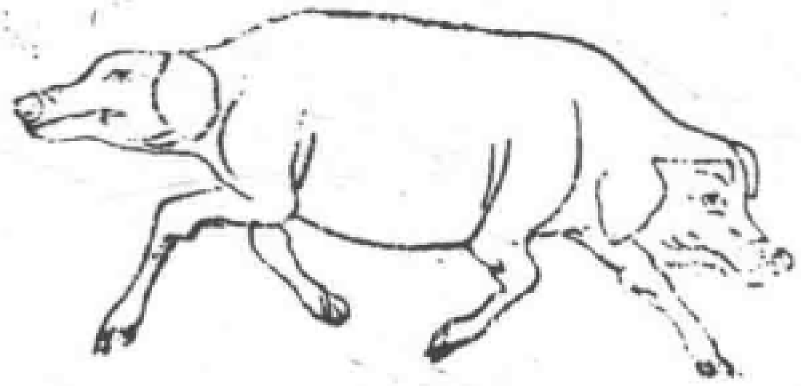
馬腹人面虎身音如嬰兒是食人出伊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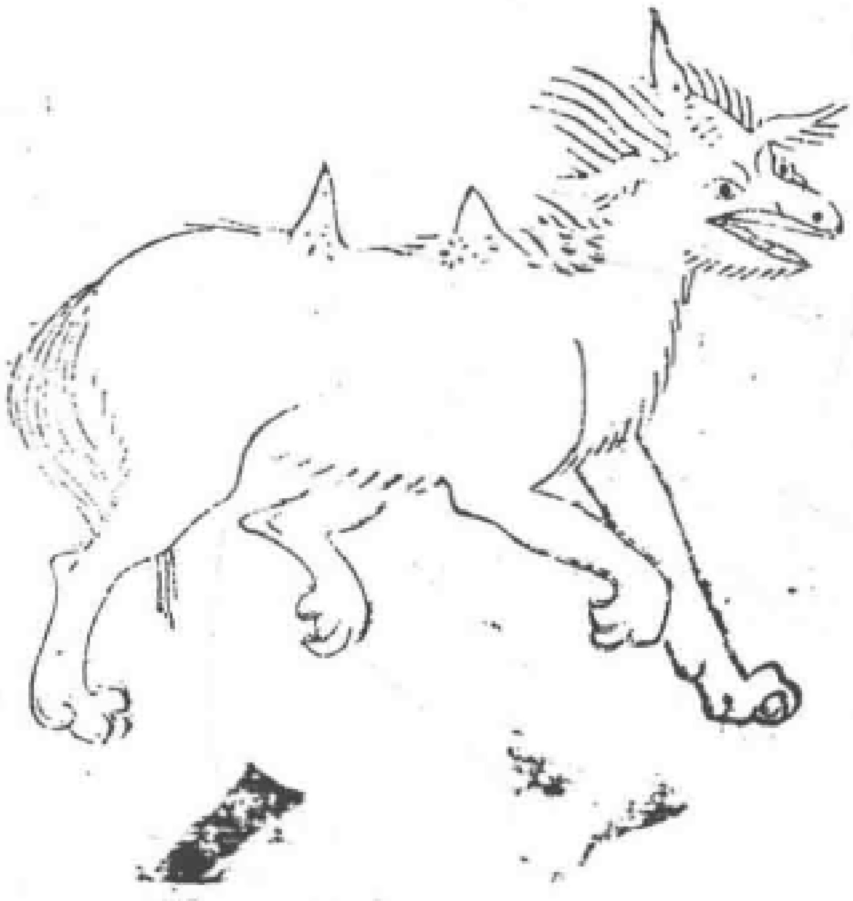
獱狀如獳犬而有鱗其毛如彘鬣出滽滽之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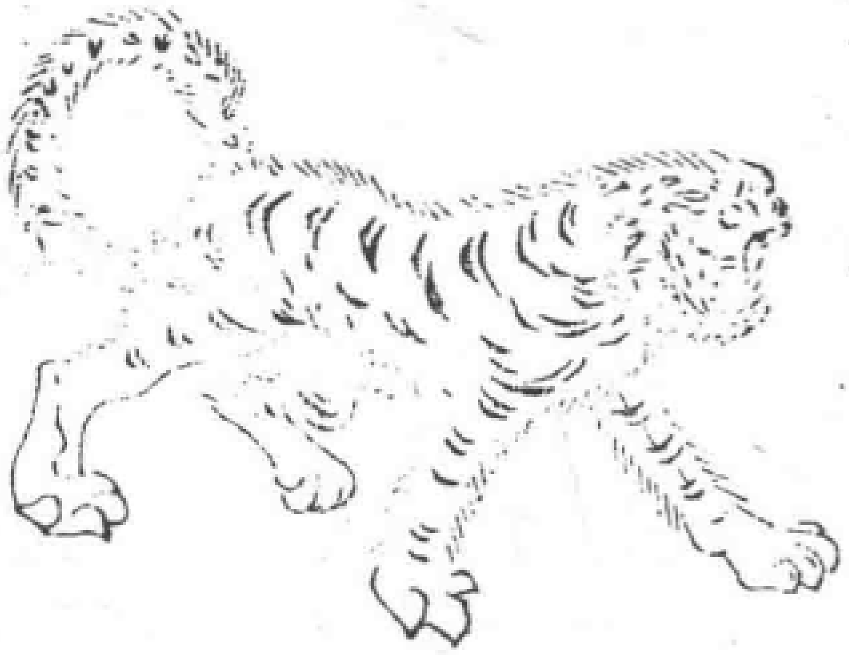
并封狀如彘前後皆有首黑色出巫國之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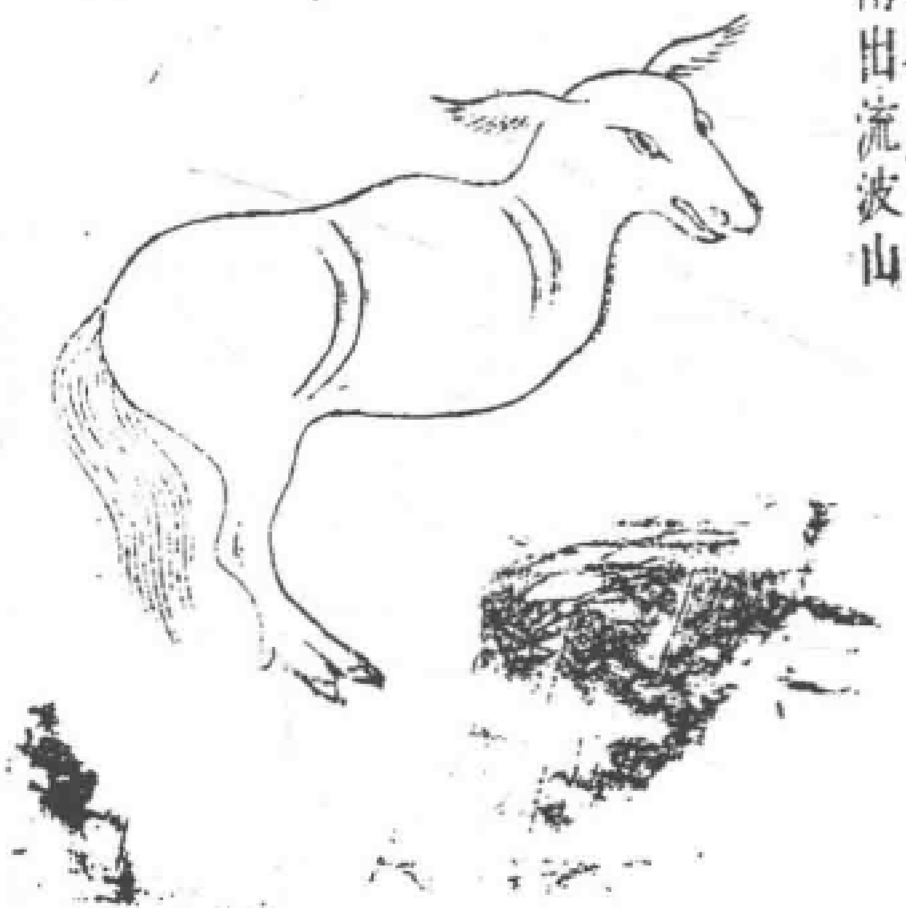
乘黃狀如狐其背上有角乘之壽二千歲出白民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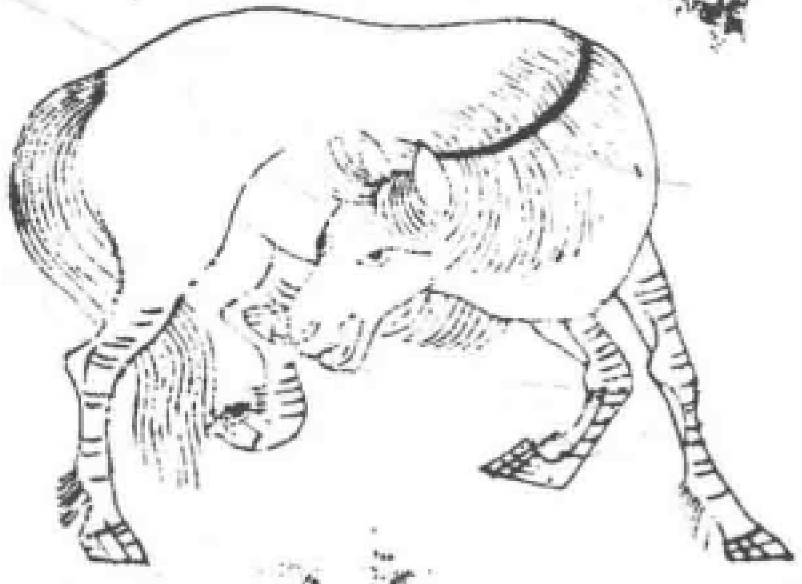
騶虞狀如虎而五彩畢具尾長於身乘之日行千里出林氏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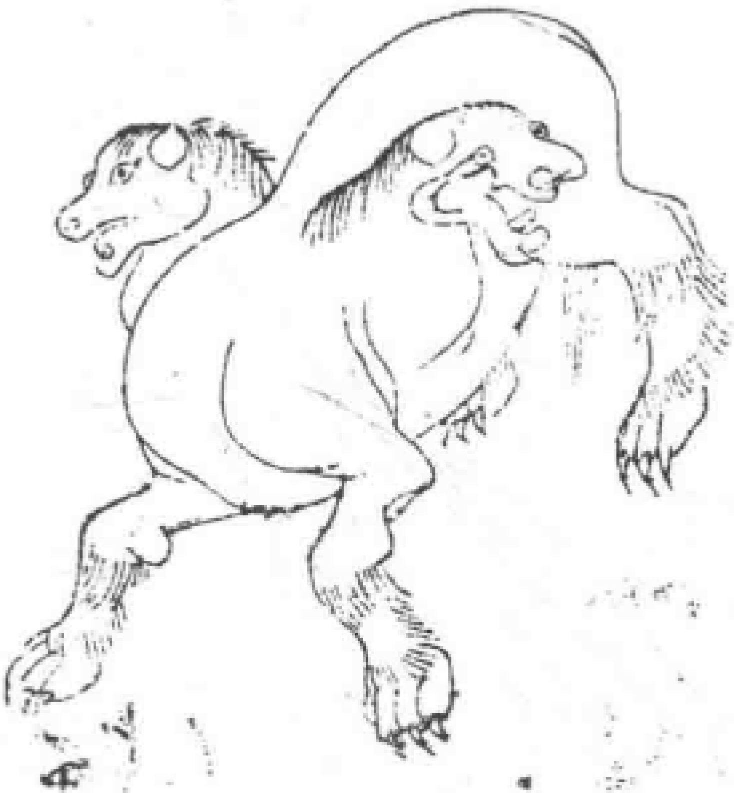
夔狀如牛蒼身而無角一足出入必有風雨出流波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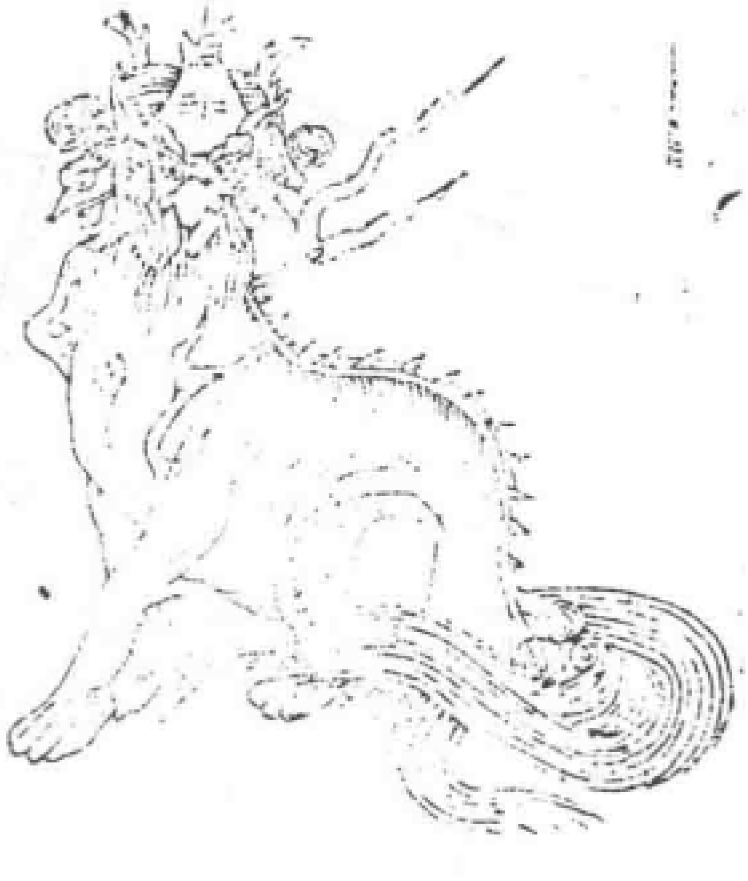
旄馬狀如馬而足有四節垂毛出南海外



跊踼獸形左右有首出流沙河



雙雙三青獸合體爲亦出流沙之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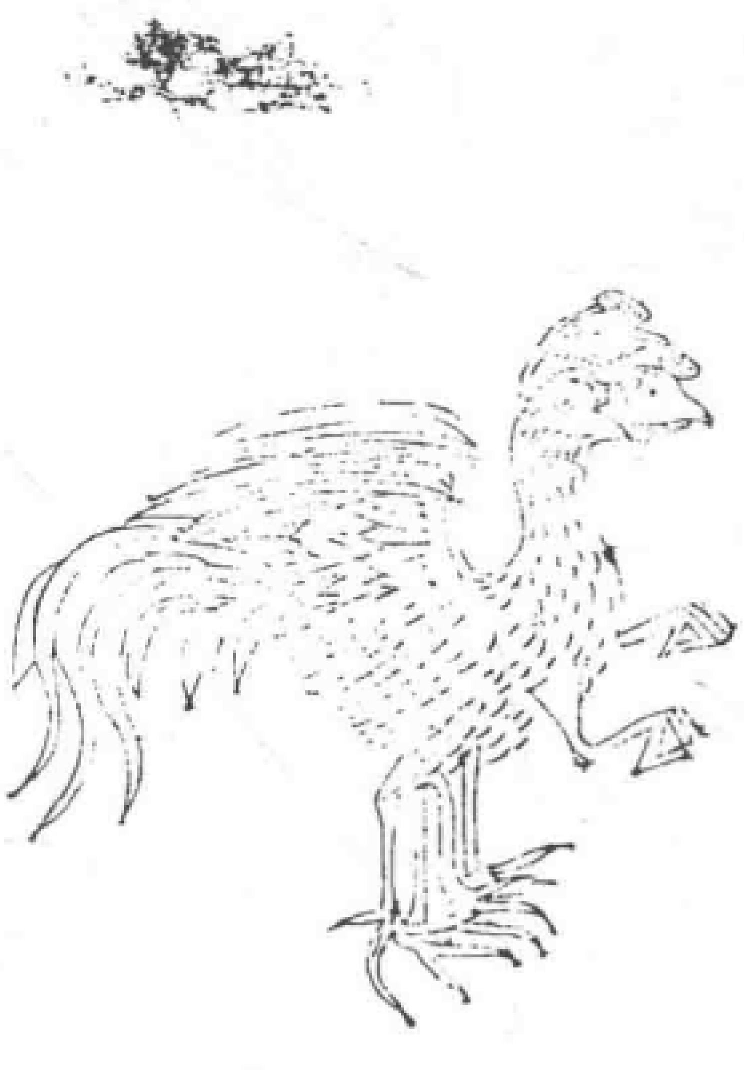


山海經圖第四卷目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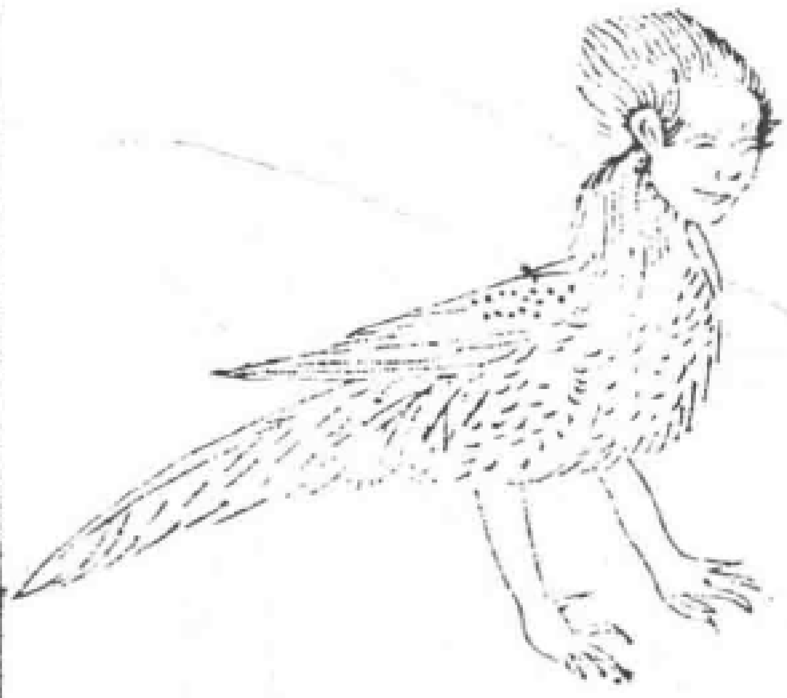
羽禽

鶬鵂　鴸
瞿如　顒
橐𩇯　鸓
鳧徯　鸞鸞
畢方　鴟（三危山）
鵸鵌（翼望山）　人面鴞
寓鳥　竦斯
鸚鴞　囂鳥
[illegible]　酸與
[illegible]　鴃鳥
[illegible]　鶹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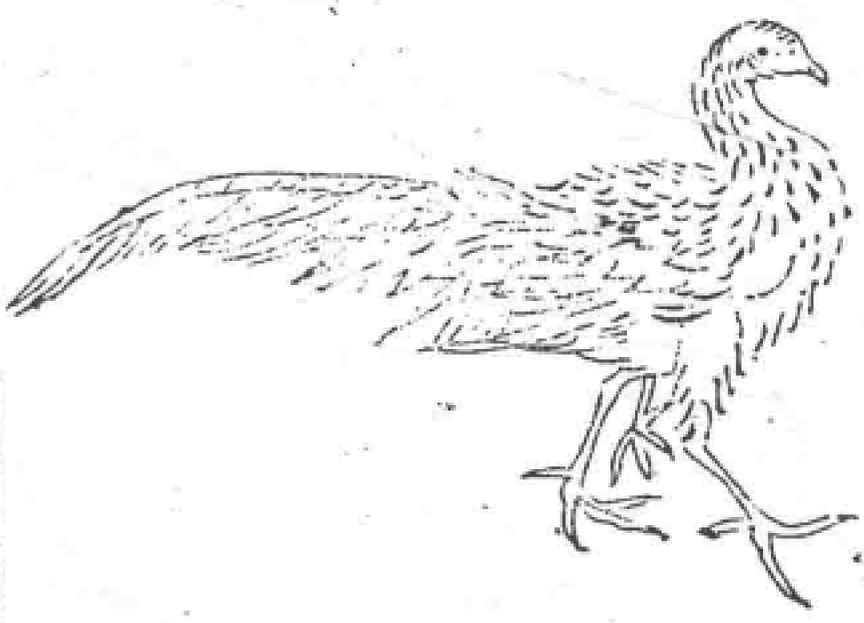
鶬鵂狀如鷄而三首六目六足三翼出基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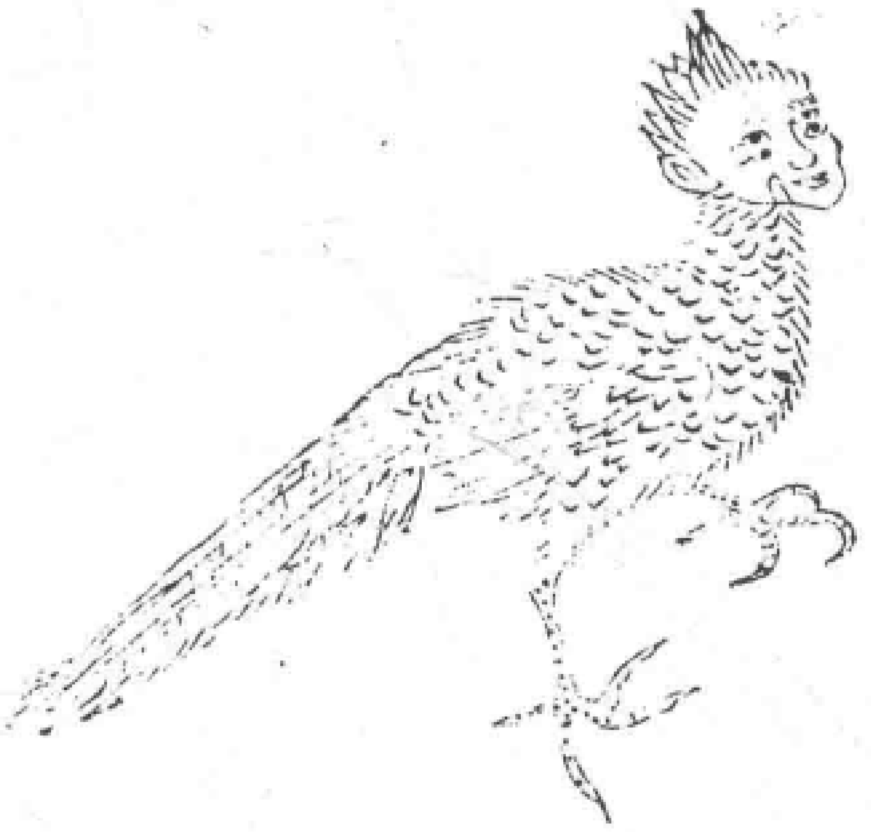
鴸狀如鴟而人面人手見則其縣多放士出柜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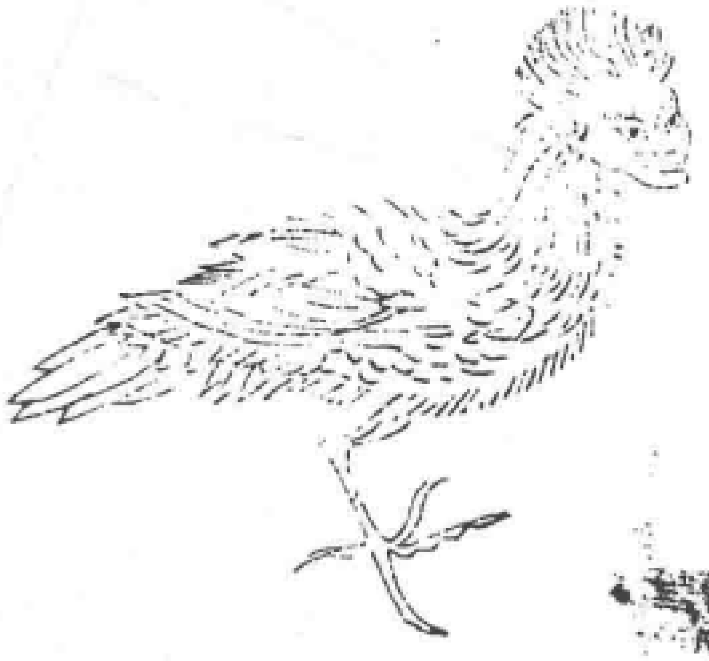
瞿如狀如鵁而白首三足人面出禱過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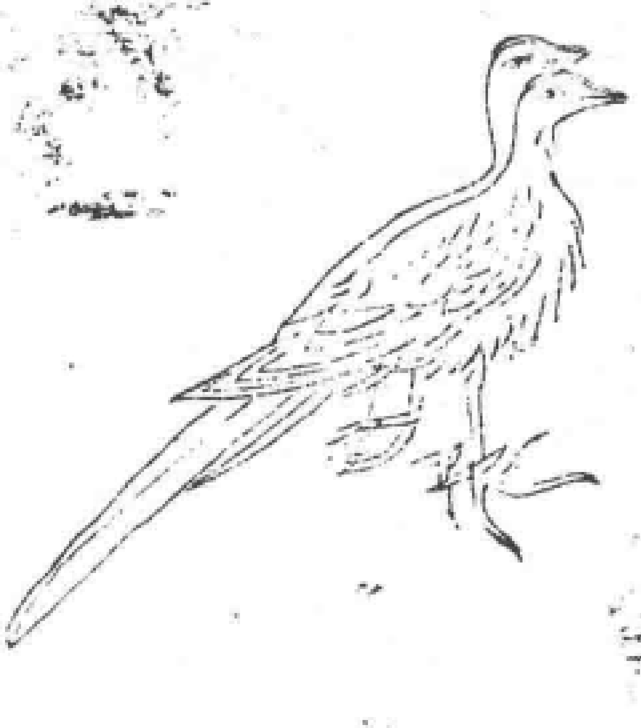
顒狀如梟人面四目有耳見則天下大旱出令丘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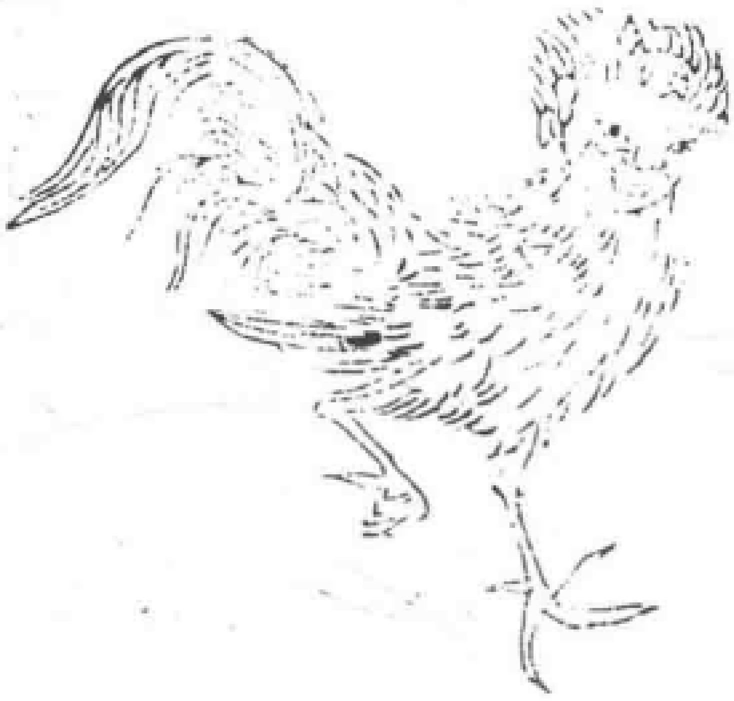
橐𩇯狀如梟人面一足冬見夏蟄出羭次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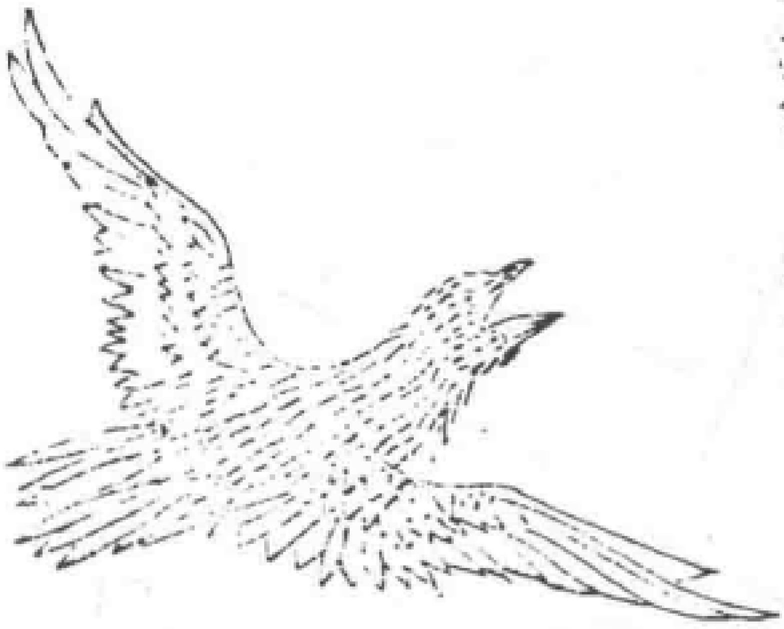
鸓狀如鵲赤黑兩首四足出則可以禦火出翠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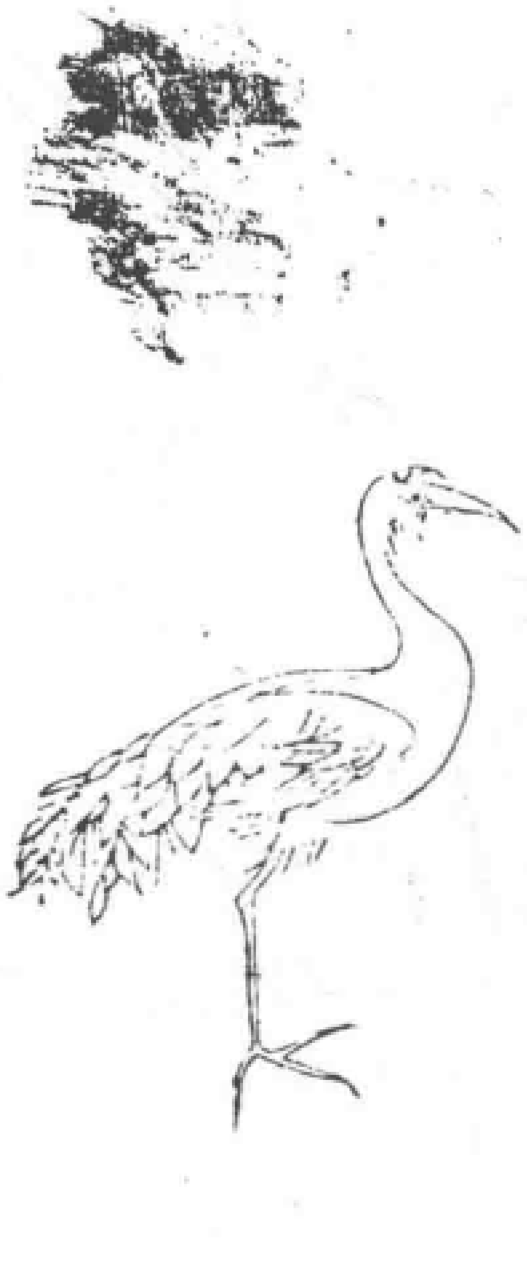
鳧徯狀如雄雞而人面見則有兵出鹿臺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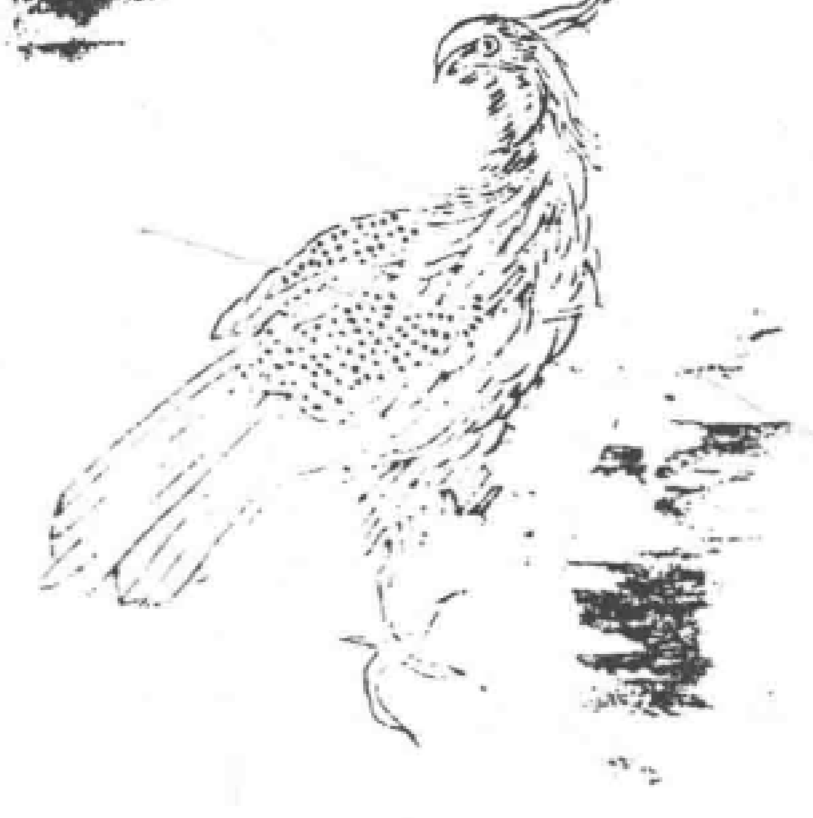
蠻蠻狀如鳧而一翼二目相得乃飛見則大水出崇吾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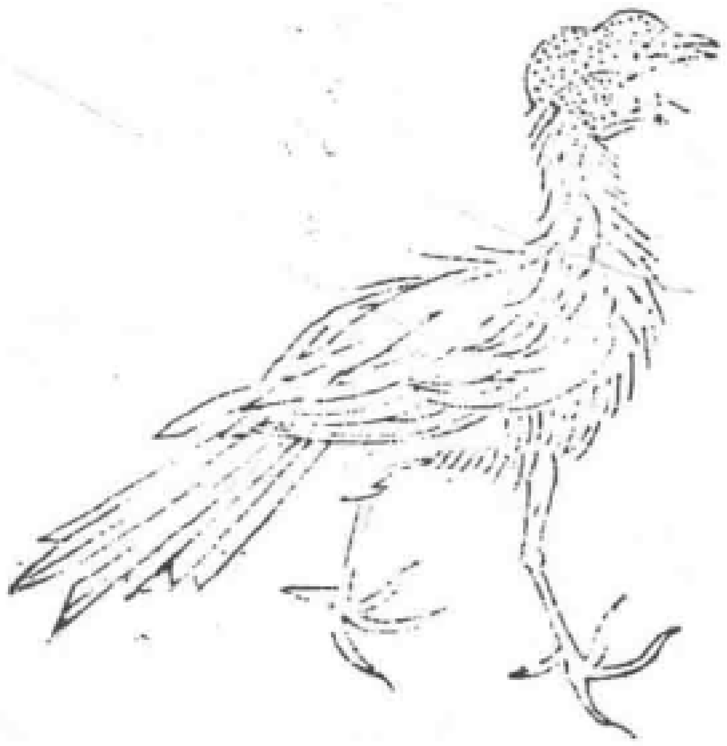
畢方狀如鶴一足赤文青質白喙見則有訛火出章莪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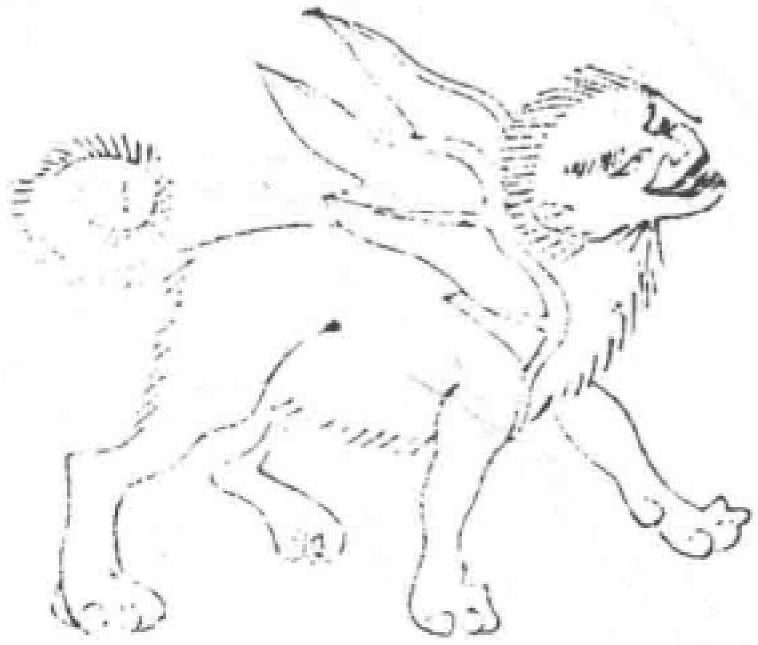
鴟一首三身其狀如鸈出三危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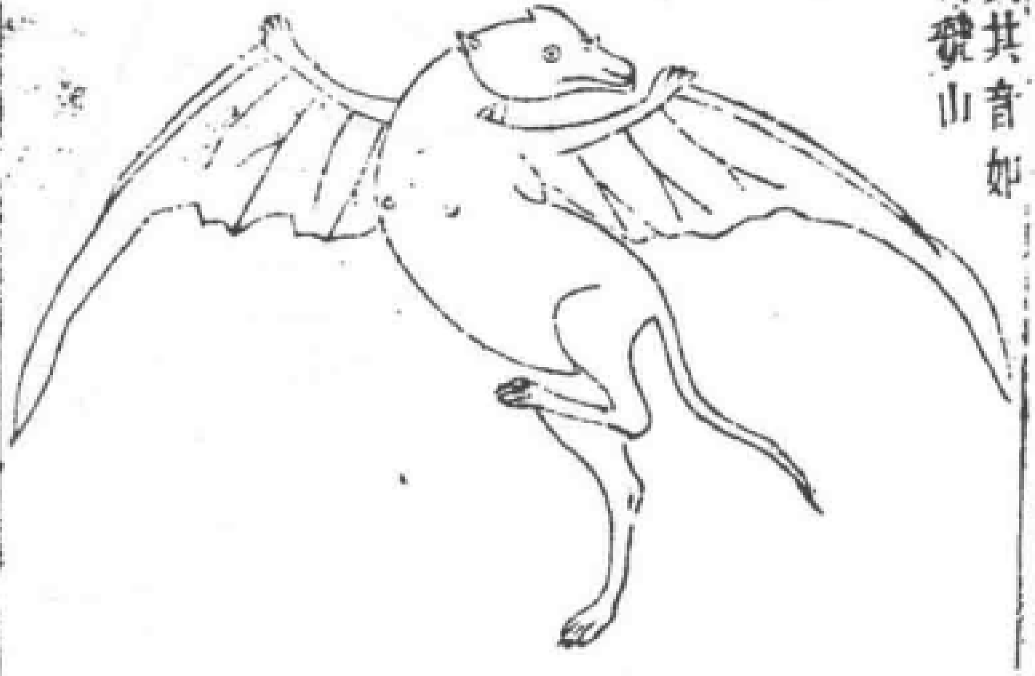
鵸鵌狀如烏三首六尾善笑出翼望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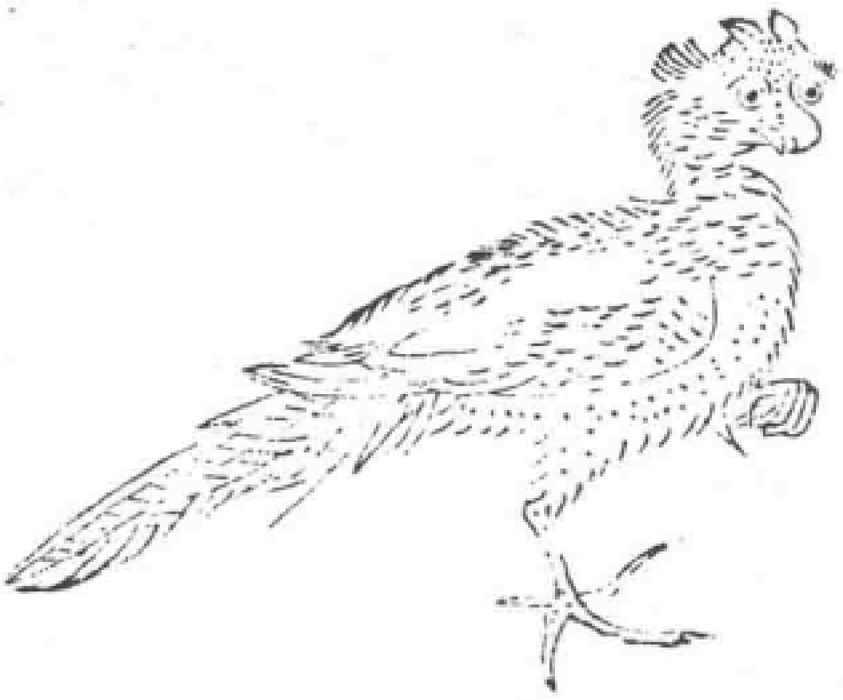
人面鴞其狀如鴞人面蜼身犬尾見則大旱出崦嵫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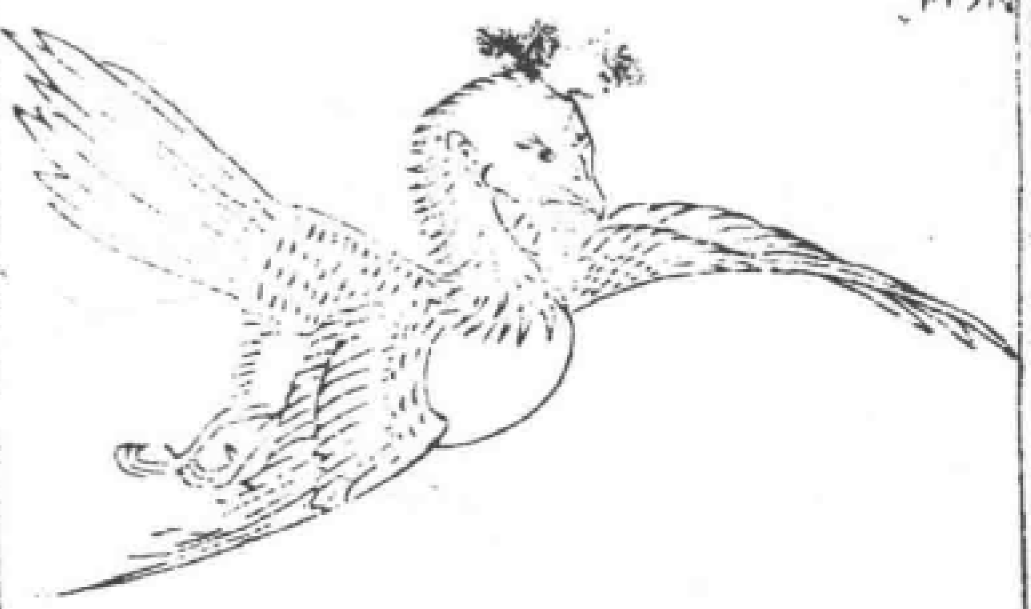
寓鳥狀如鼠而鳥翼其音如羊可以禦兵出虢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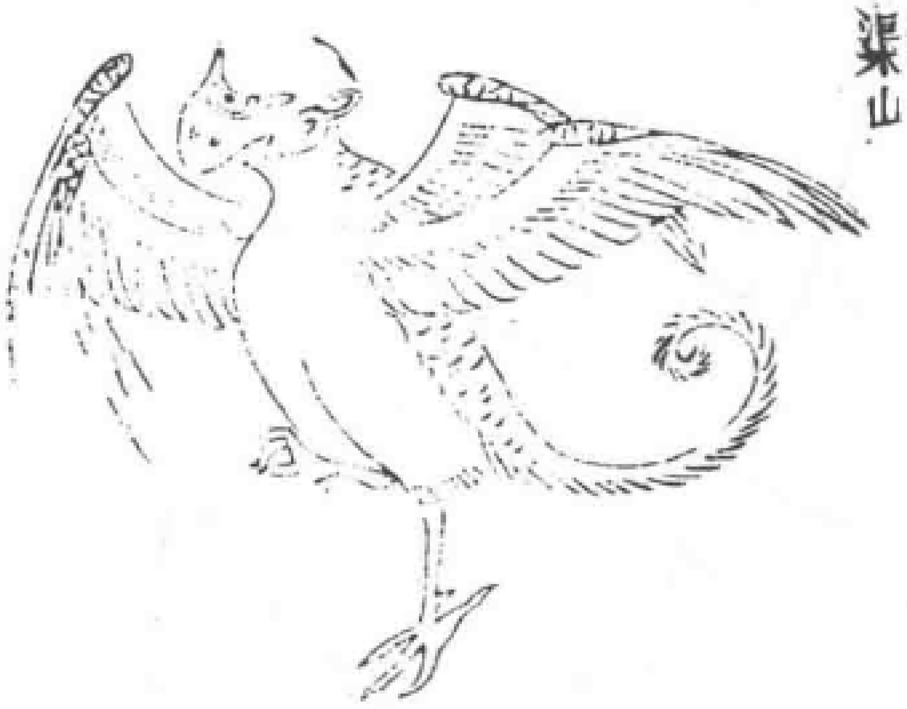
竦斯狀如雌雉而人面見人則躍出灌題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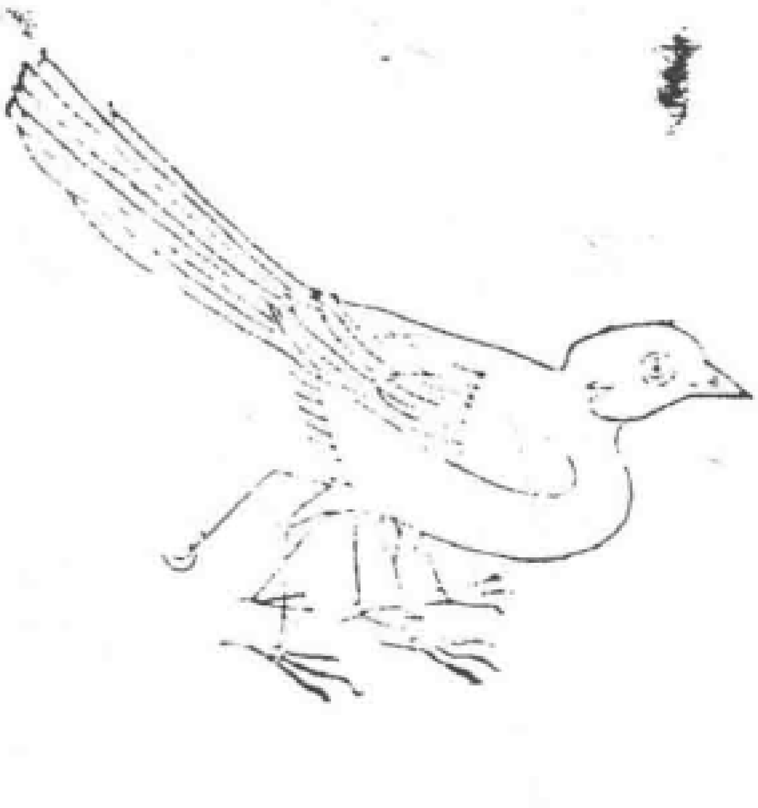
䳋鶥狀如烏人面宵飛而晝伏出北囂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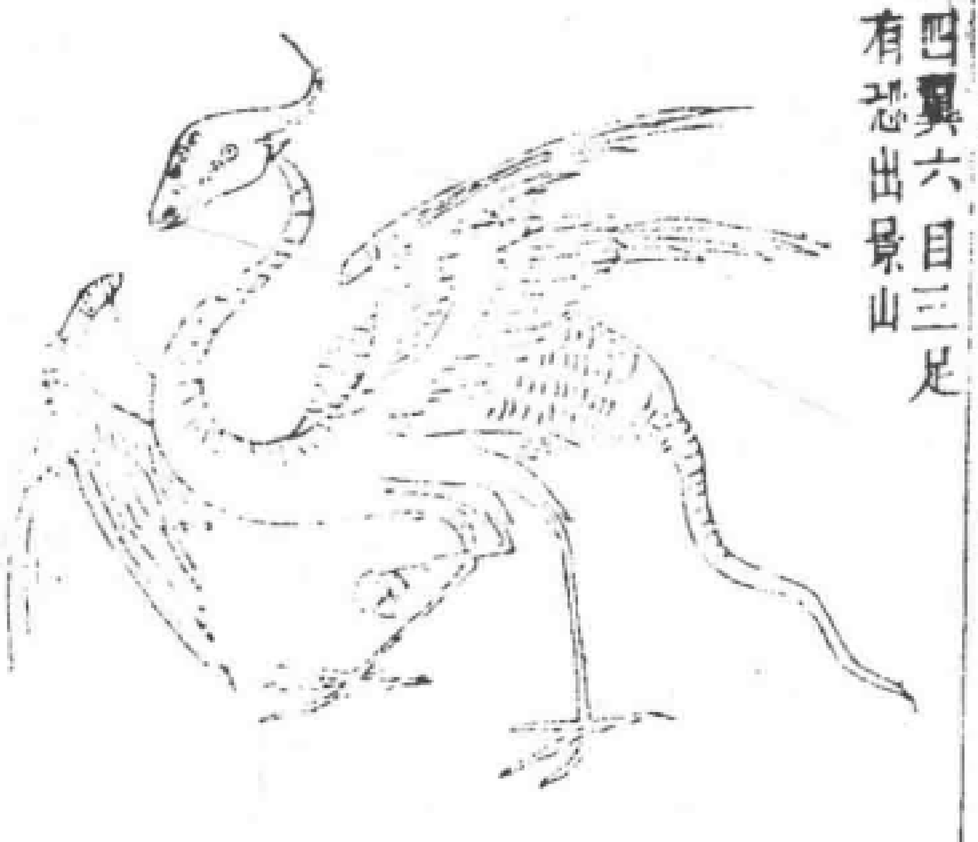
囂鳥狀如夸父四翼一目犬尾出梁渠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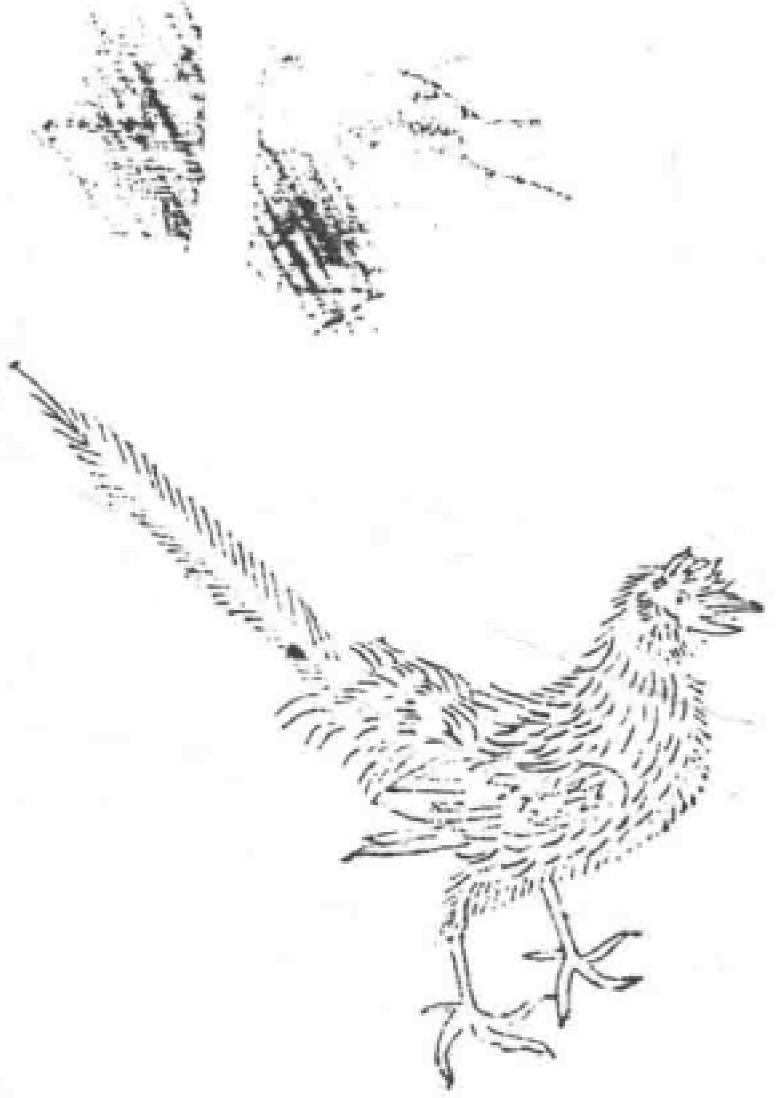
鴶狀如鵲白身赤尾六足出太行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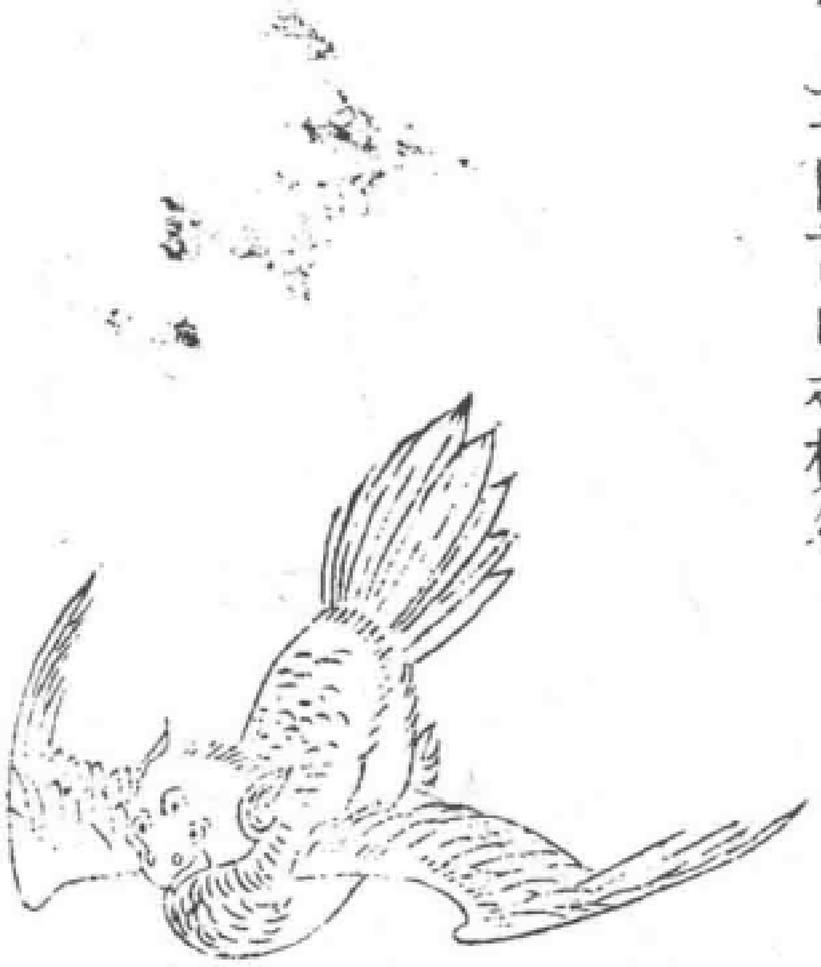
酸與狀如蛇而四翼六目三足見則其邑有恐出景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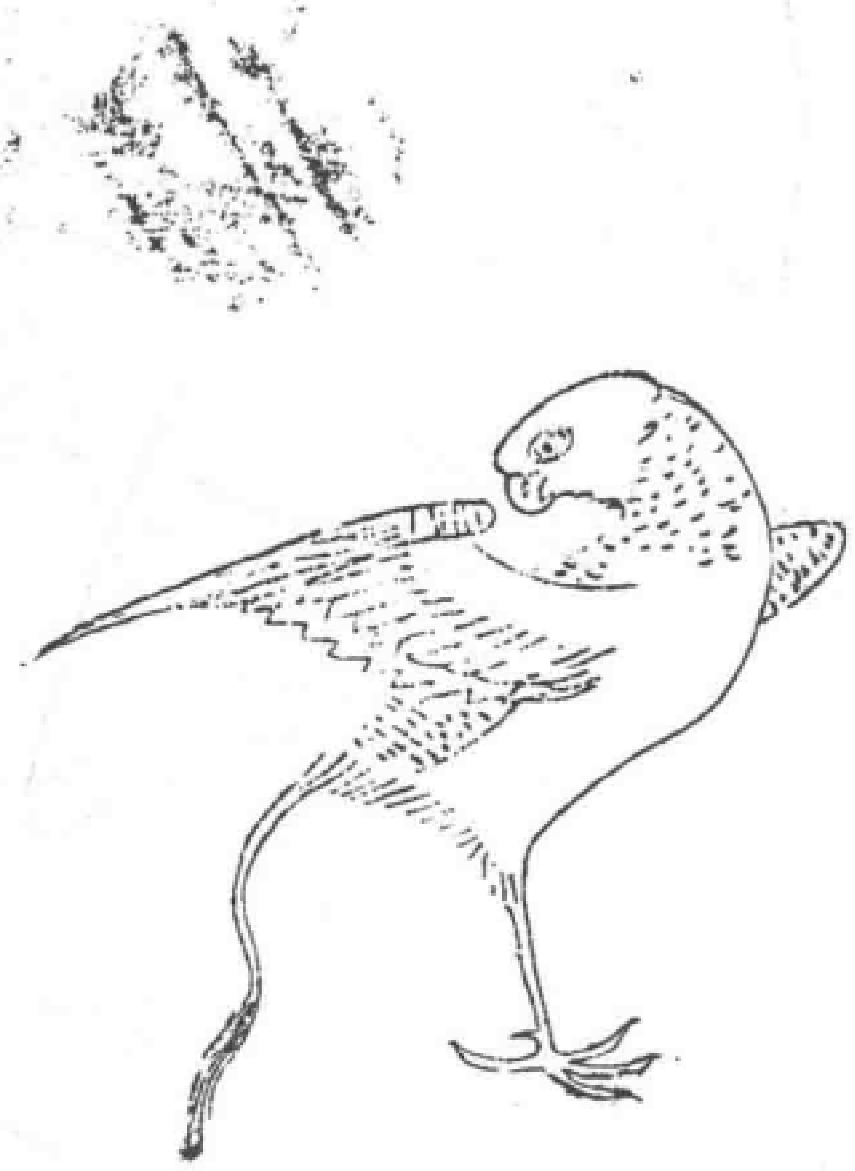
蚩鼠狀如雞而鼠毛見則大旱出栒狀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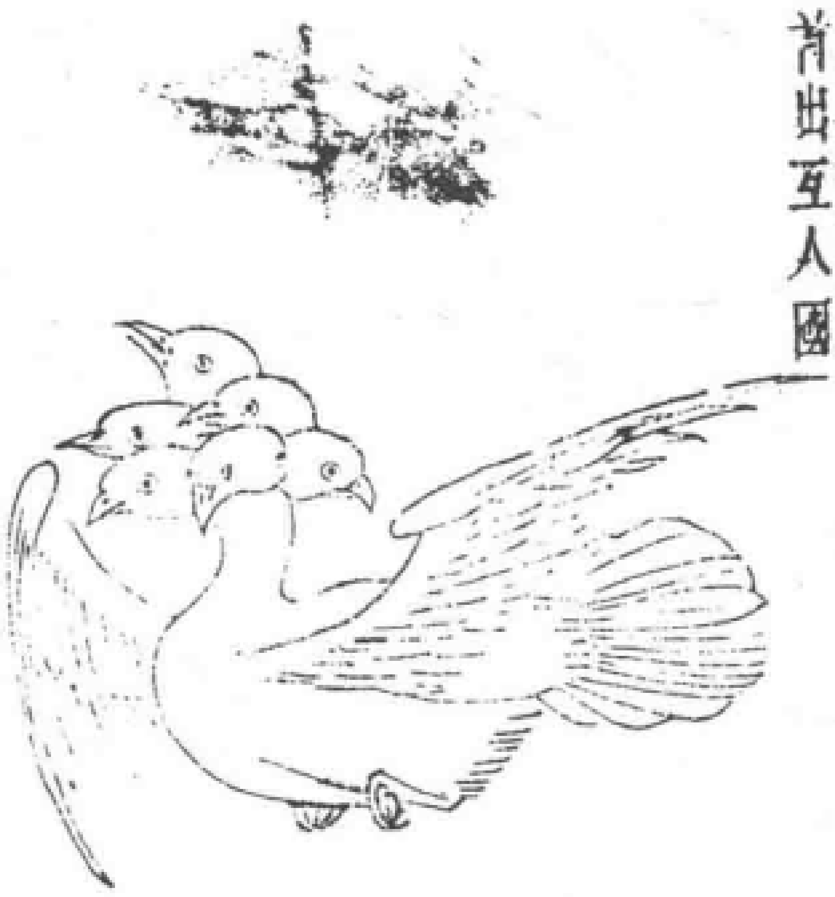
鴃鳥狀如梟而三目有耳出首山之机谷



跂踵狀如鴞一足彘尾見則大疫出復州山



鸀鳥青鳥身黃赤足六首出互人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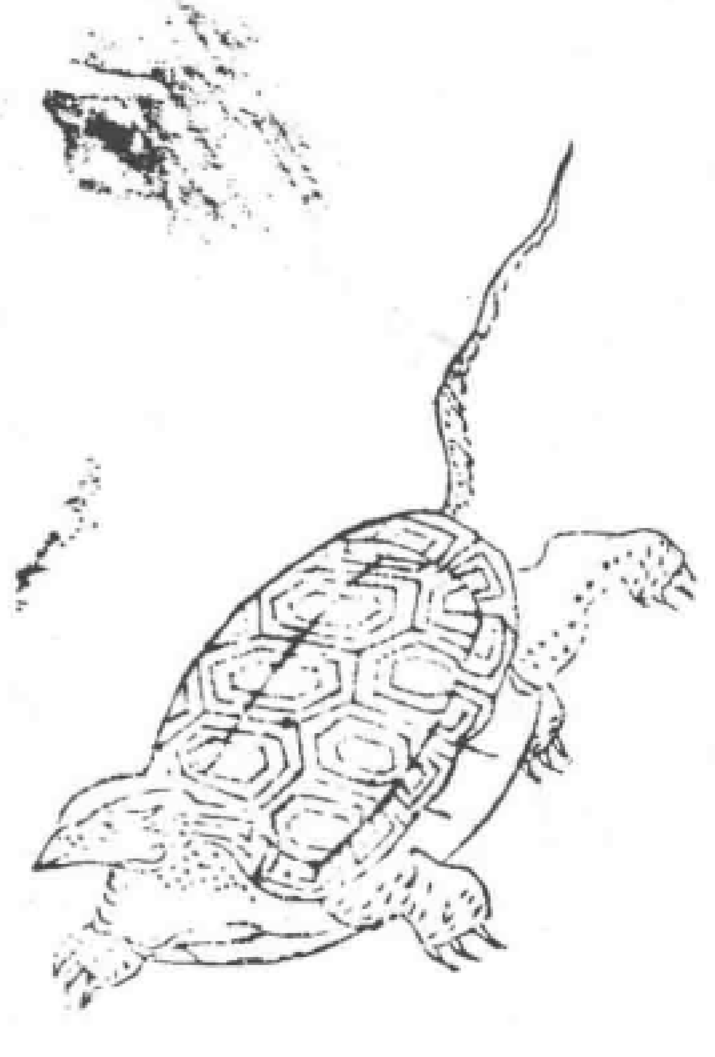
山海經圖第五卷目錄

鱗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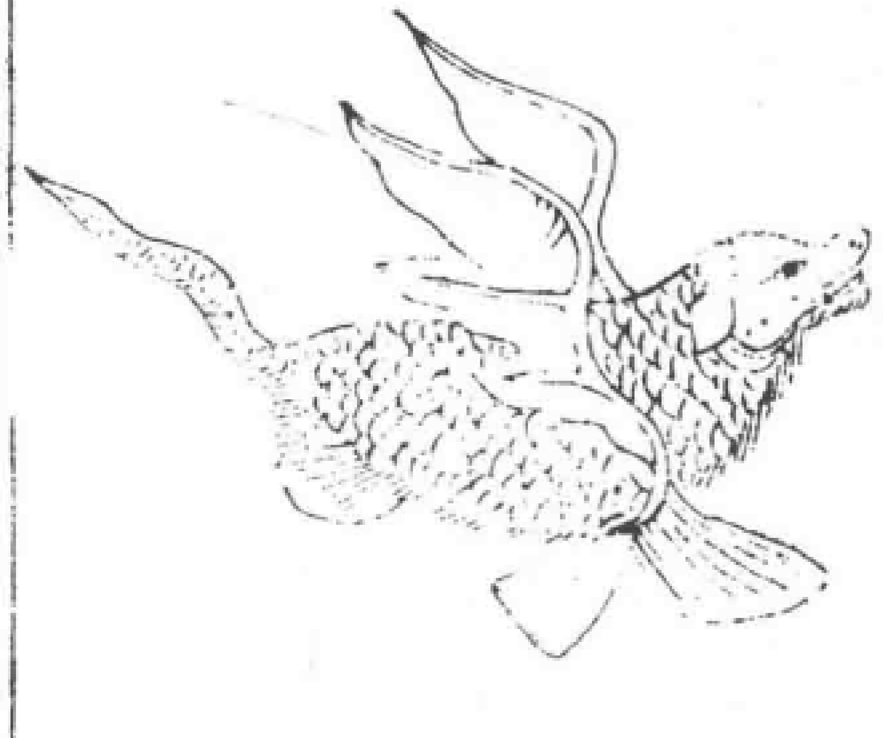
旋龜　鯥魚
赤鱬　肥𧔥（太華山）
鮭魚　文鰩魚
鮹魚（桃水）　冉遺魚
豪魚　絮魮魚
鯈魚　何羅魚
鰼鰼魚　長蛇
鱳魚　鮨魚
肥遺（渾夕山）　人魚
儵蜅　珠蟞魚
鮯鮯魚　薄魚
䱱魚（子桐水）　鳴蛇
化蛇　飛魚（正回水）
三足龜　巴蛇
鯪魚　鹿龍

目錄畢卷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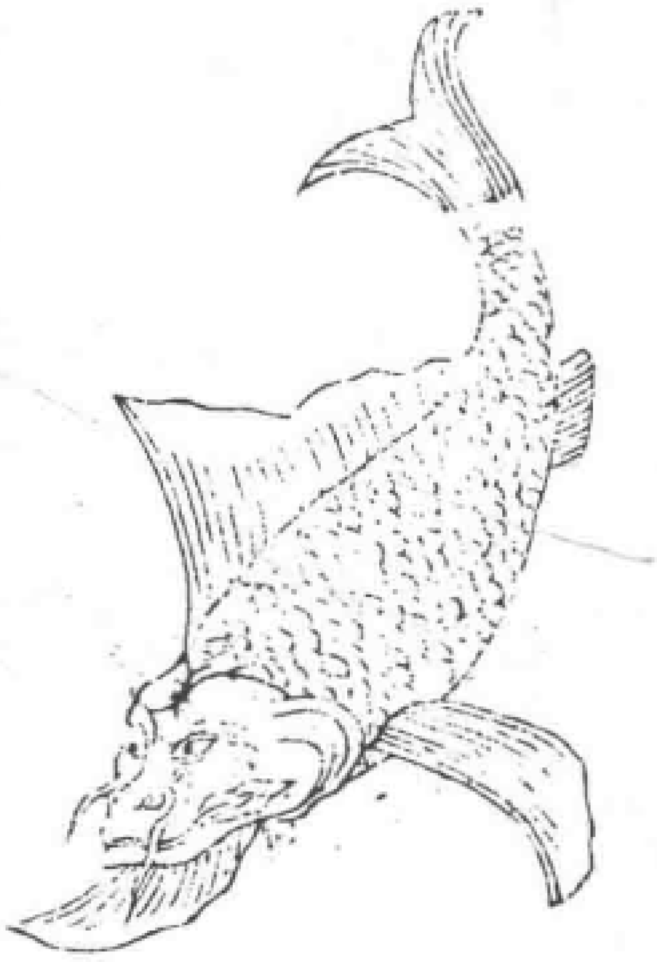
旋龜狀如龜而鳥首虺尾出怪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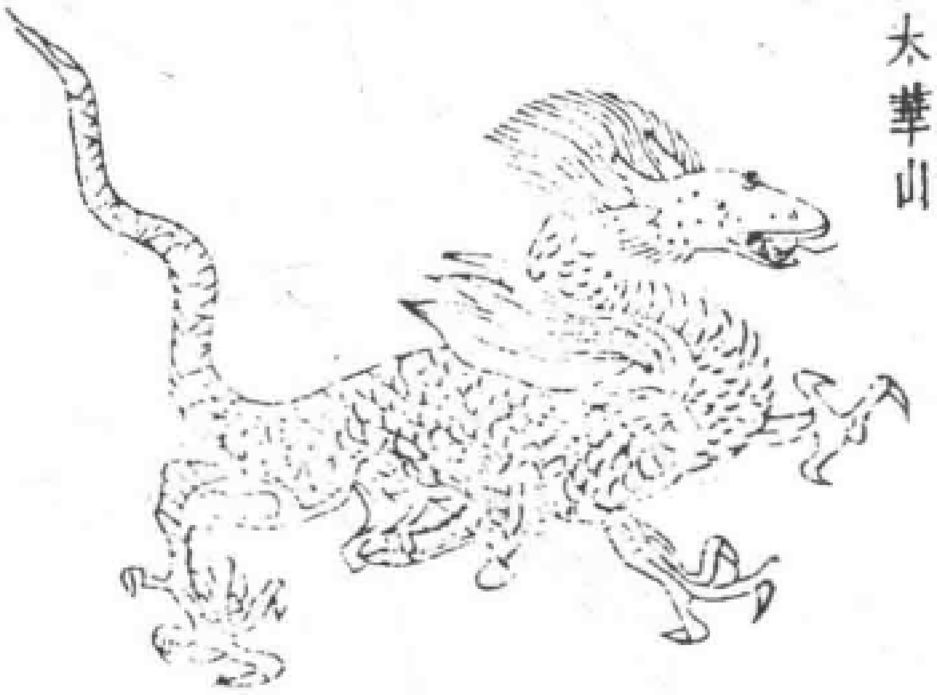
鯥魚狀如牛陵居蛇尾有翼其羽在魼下出柢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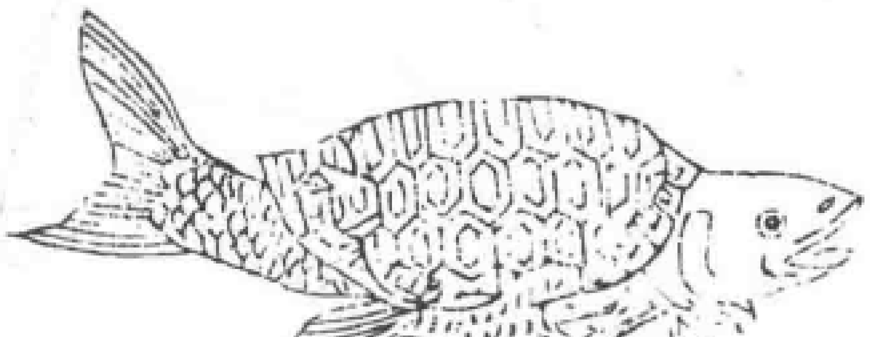
赤鱬狀如魚而人面出英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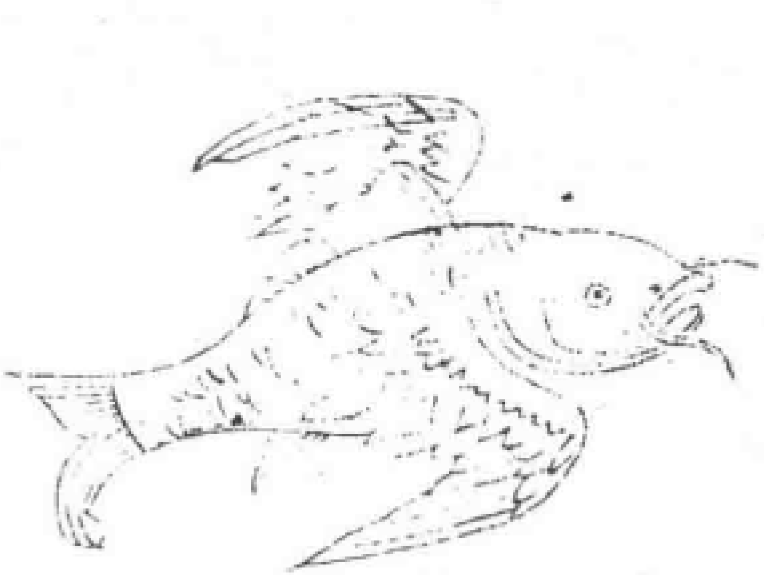
肥遺蛇形六足四翼見則大旱出太華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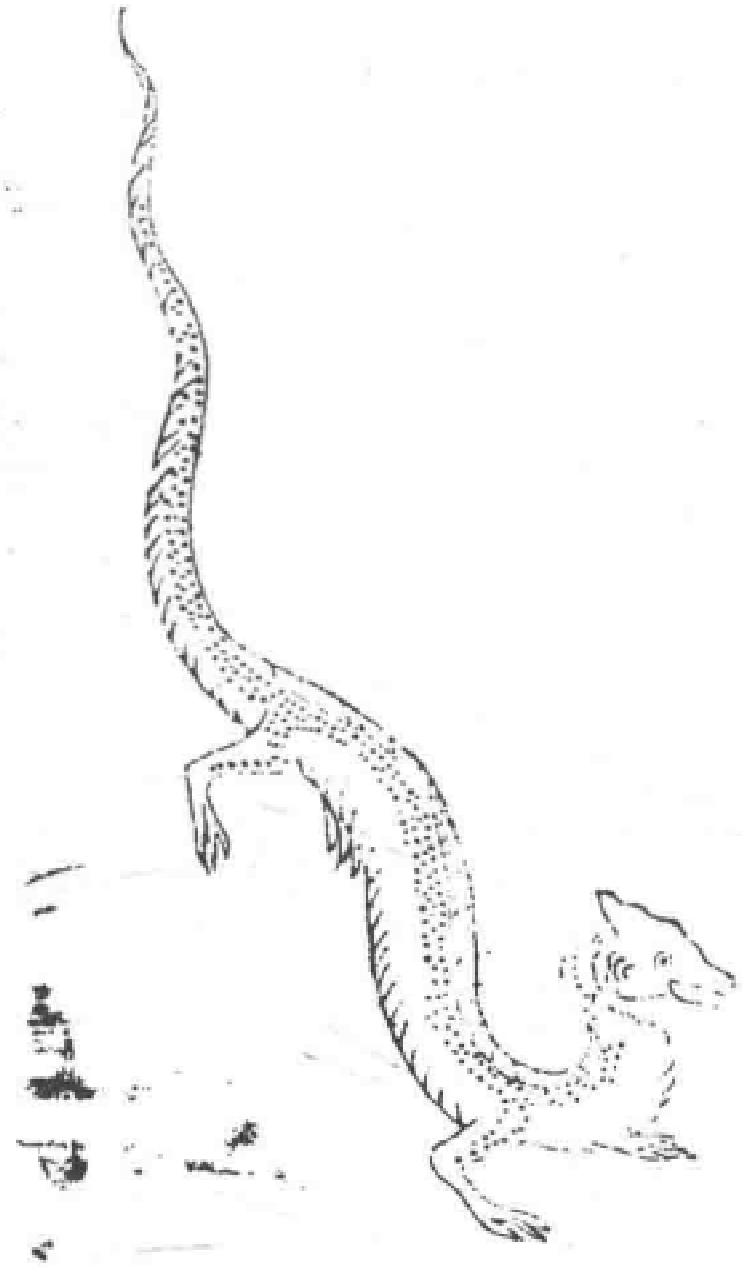
鮢魚其狀如鱉其音如羊出禺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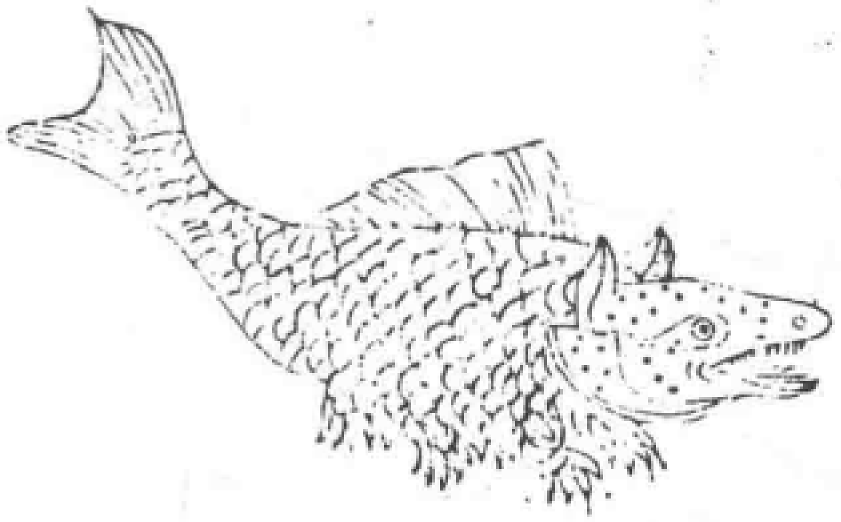
文鰩魚狀如鯉魚鳥翼蒼文白首赤喙常從西海飛游東海出觀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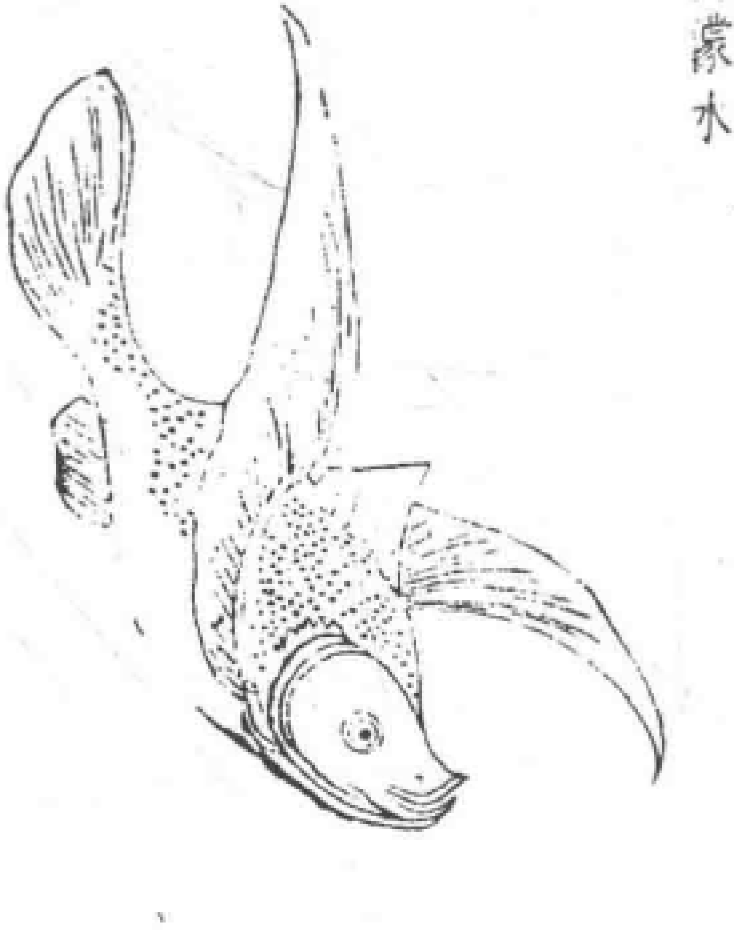
魣魚如蛇四足
出桃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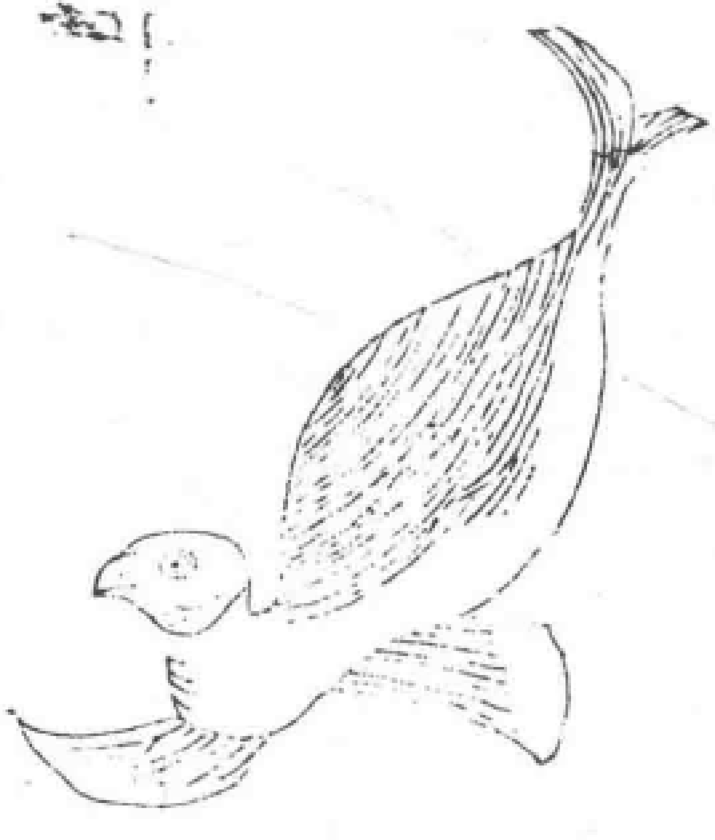
冉遺魚魚身蛇首六足目
如馬耳出涴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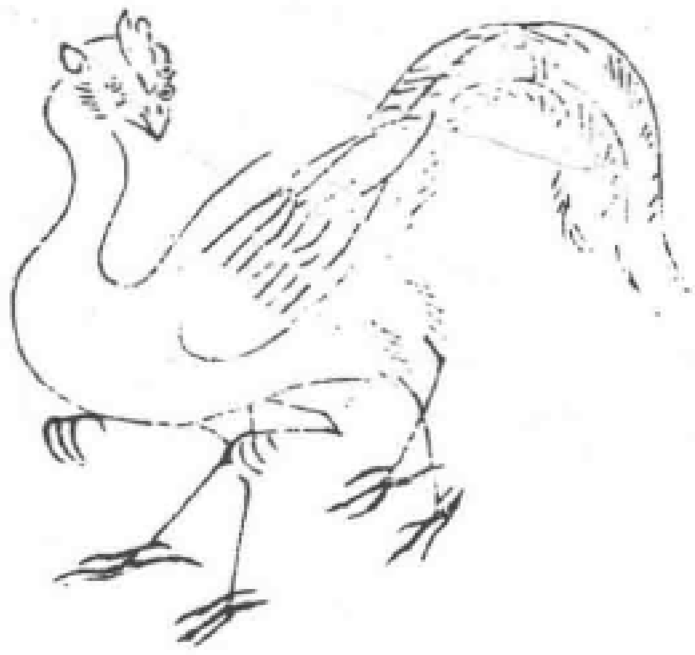
蠃魚魚身鳥翼見則
大水出濛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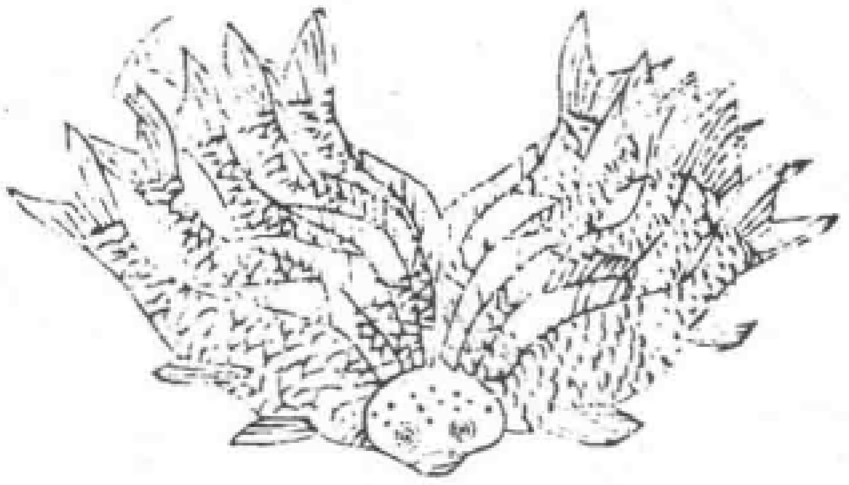
䰽魮魚狀如覆銚鳥首而魚翼魚尾音
如磬石之聲是生珠玉出濫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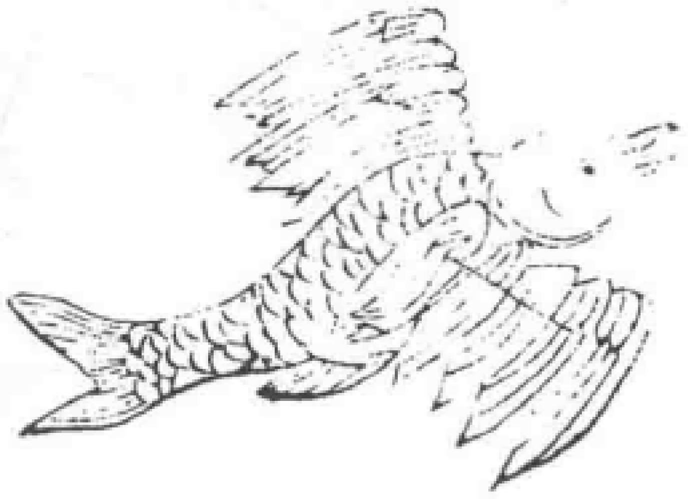
儵魚狀如雞赤毛三尾六足四目食之已憂出鼓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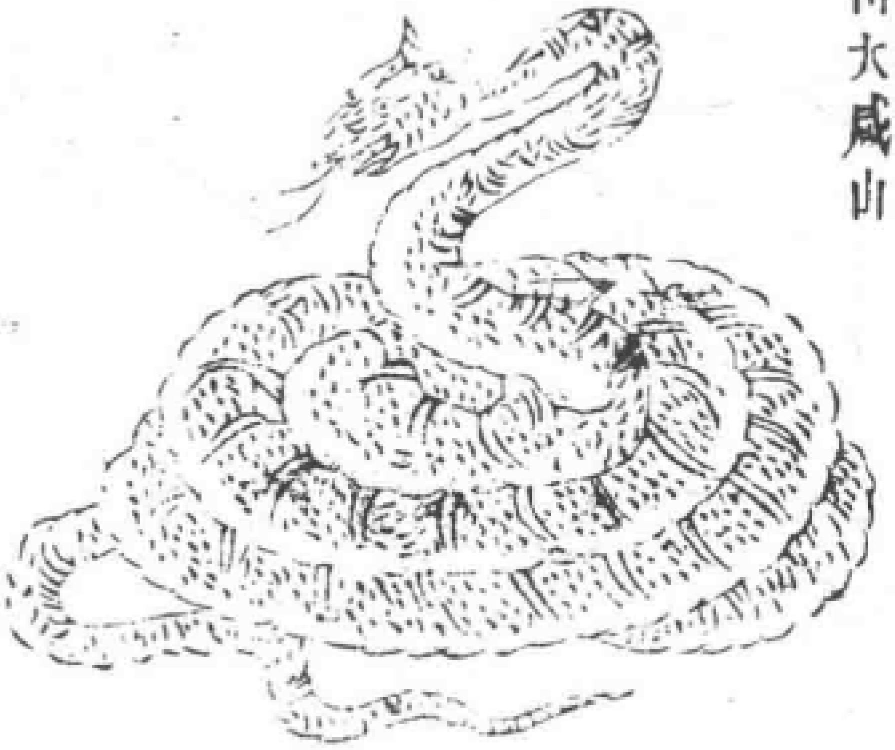
何羅魚一首十身食之已癰出譙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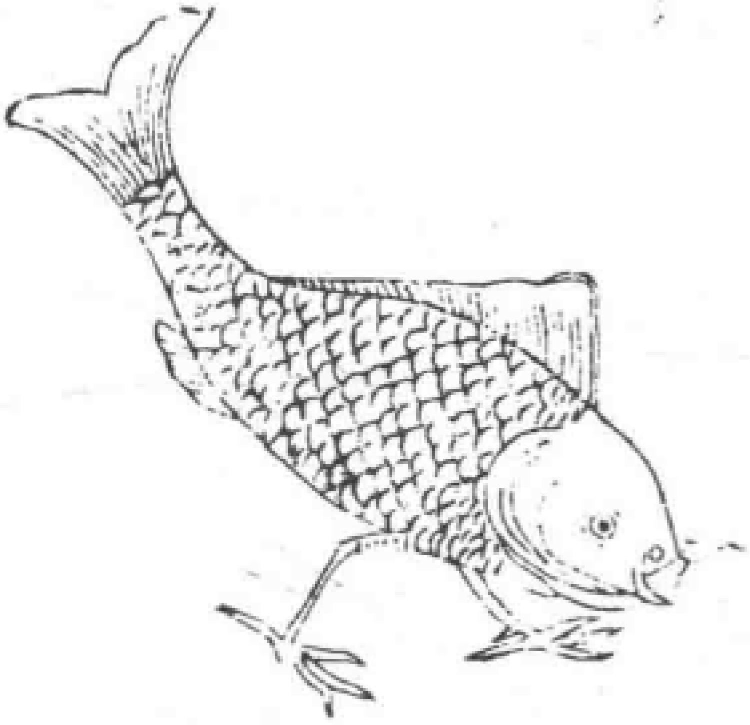
鰼鰼魚狀如鵲而十翼鱗皆在羽端禦火治癉出囂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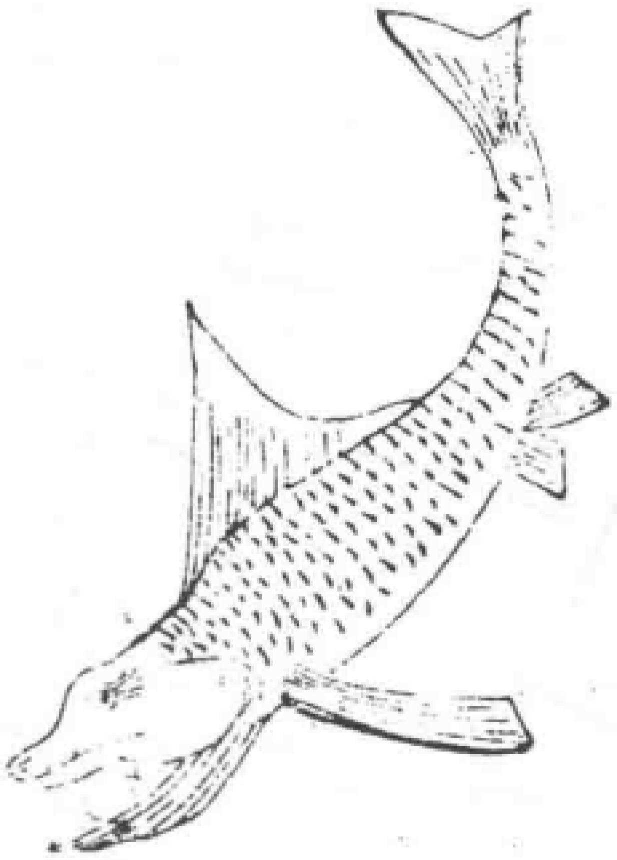
長蛇長百尋毛如彘豪音如鼓柝出大咸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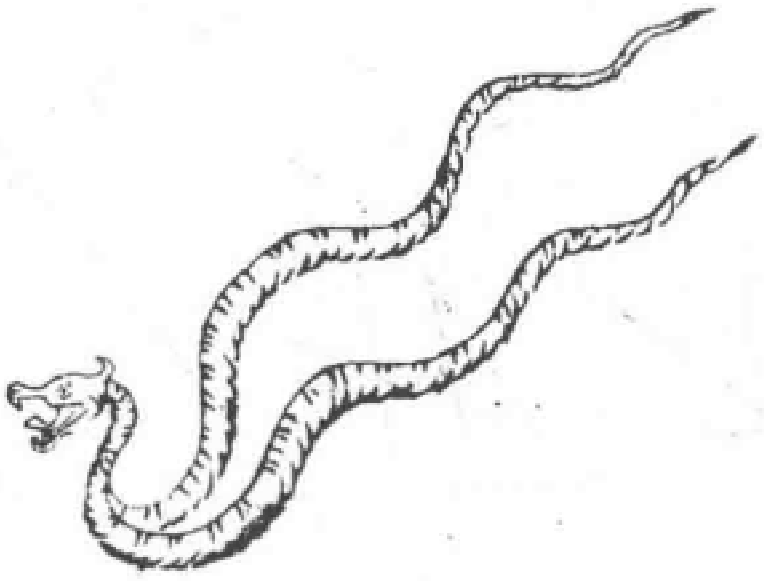
鱳魚狀如鯉而雞足
出嚻擇之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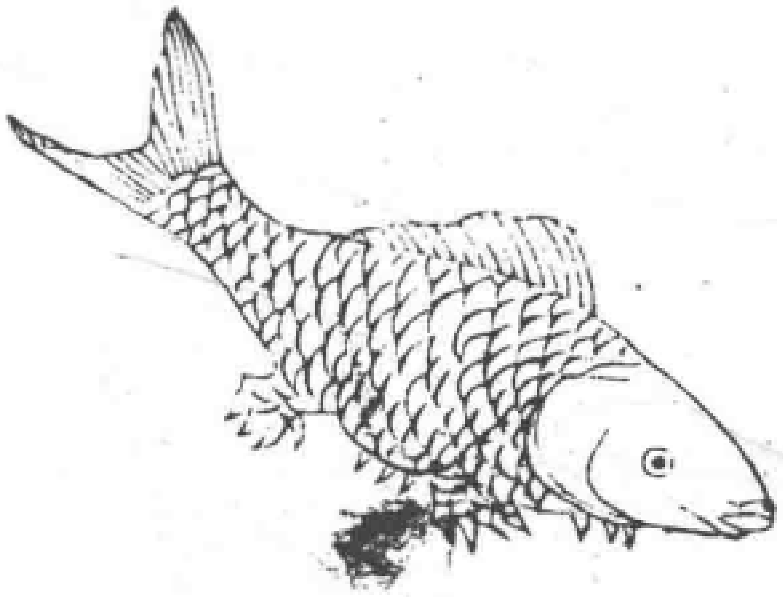
䱤魚魚身犬首音如嬰兒
食之已狂出諸懷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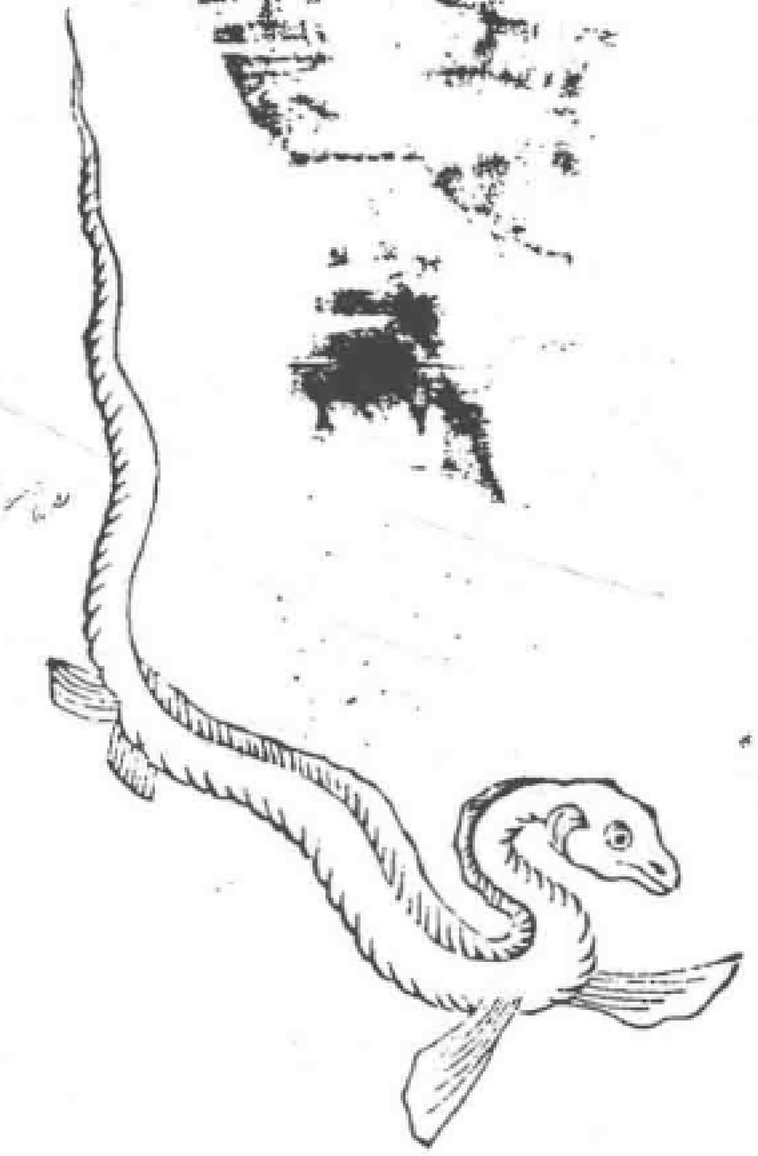
肥遺一首兩身見則
大旱出渾夕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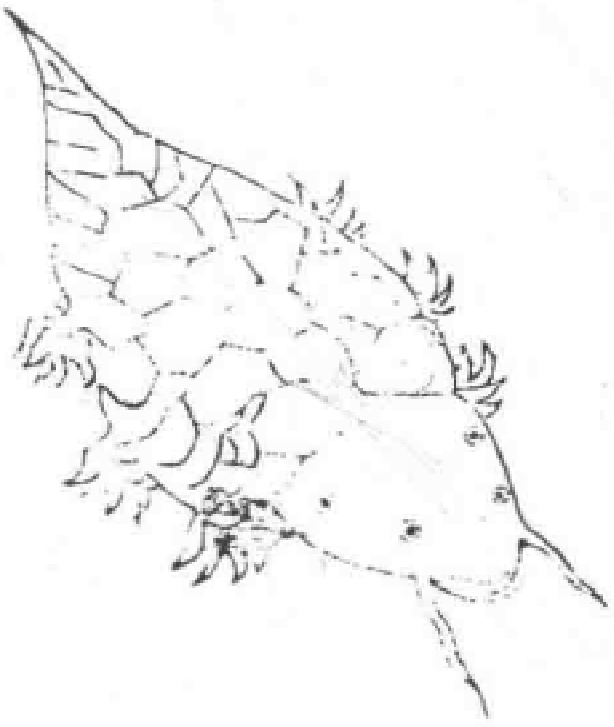
人魚狀如鯑魚四足音如嬰兒
食之療痴出決決之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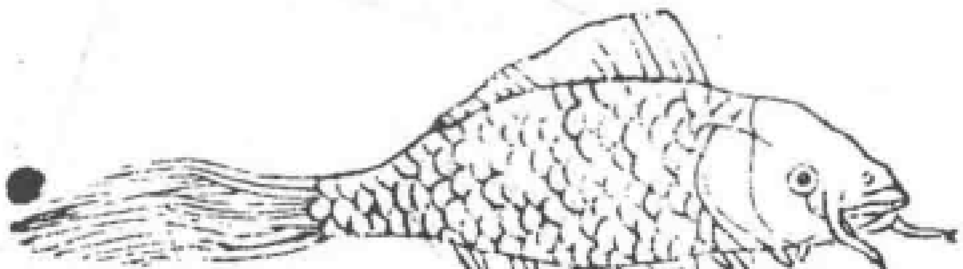
儵鱅狀如黃蛇魚翼見則大旱出末塗之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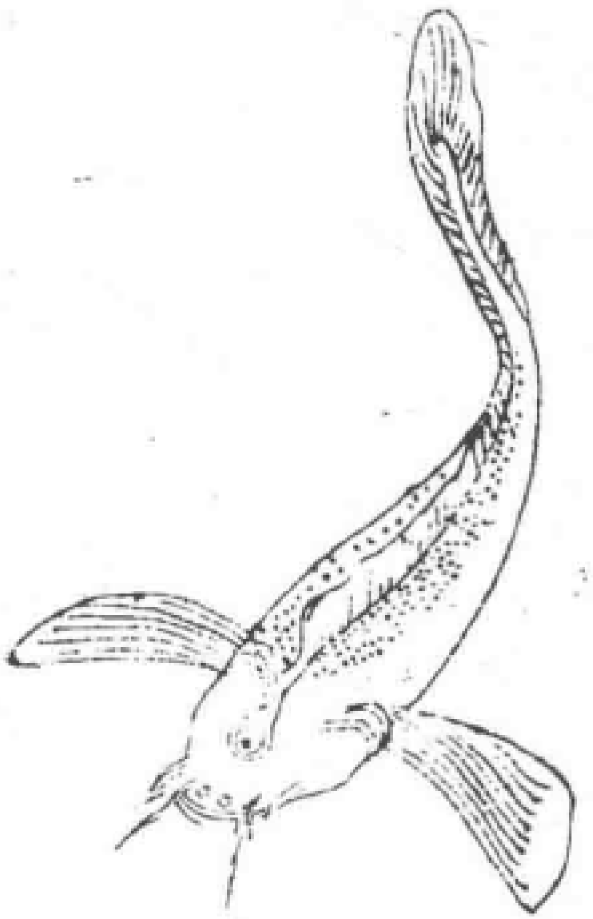
珠蟞魚共狀如肺六足四目有珠出澧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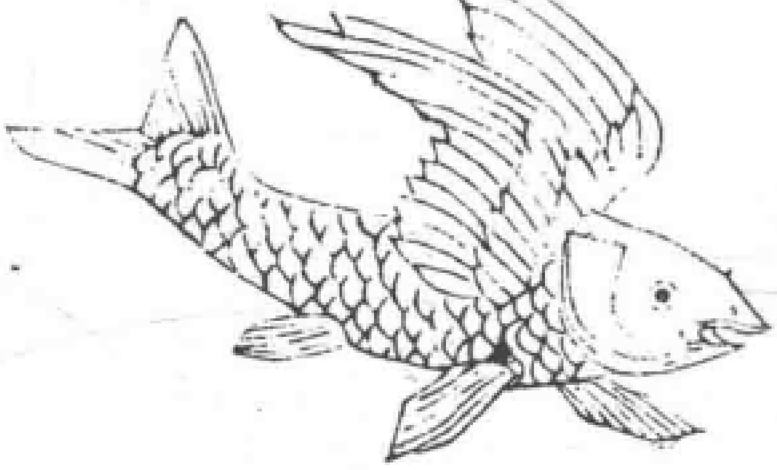
鮯鮯魚狀如鯉六足鳥尾出深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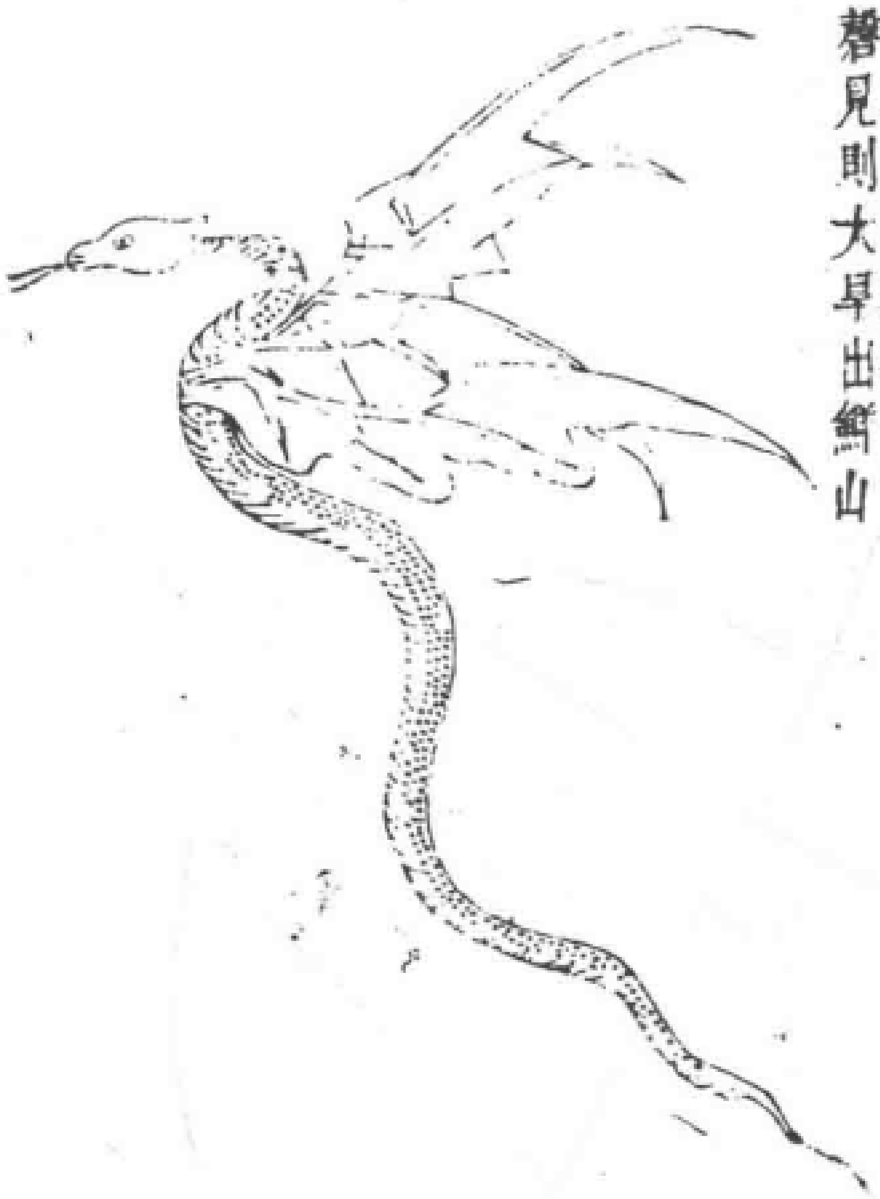
薄魚狀如鱣一目見則大旱出膏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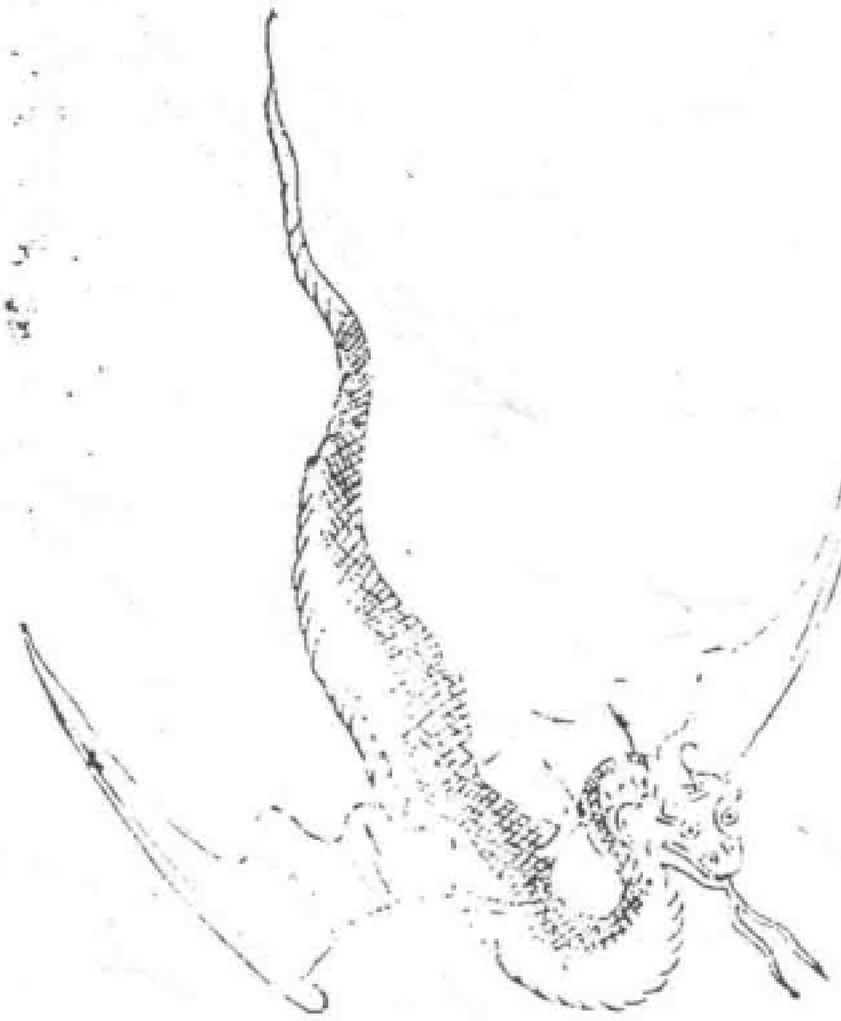
䱻魚狀如魚而鳥翼見則大旱出子桐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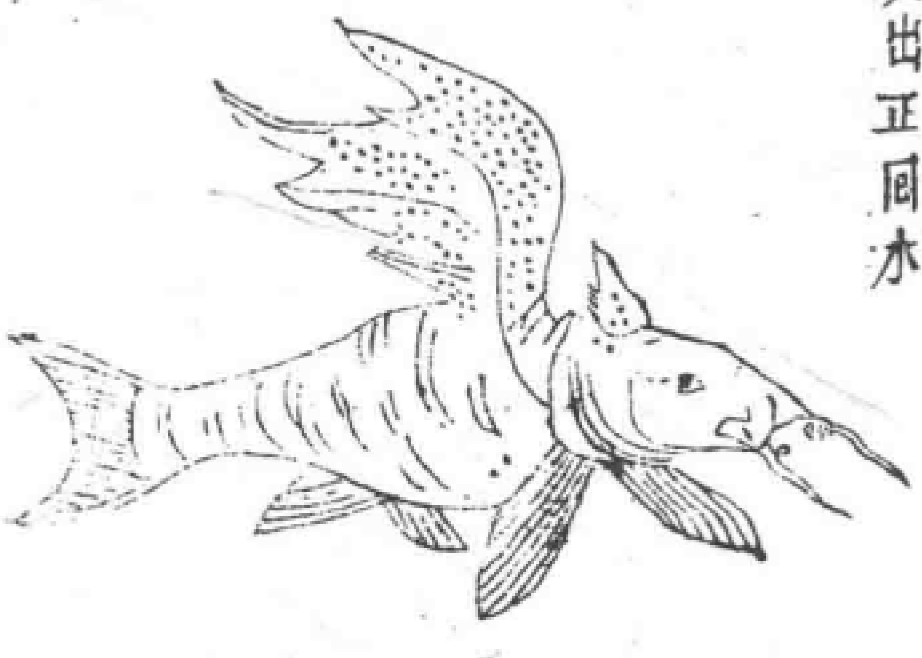
鳴蛇如蛇而四翼其音如磬見則大旱出鮮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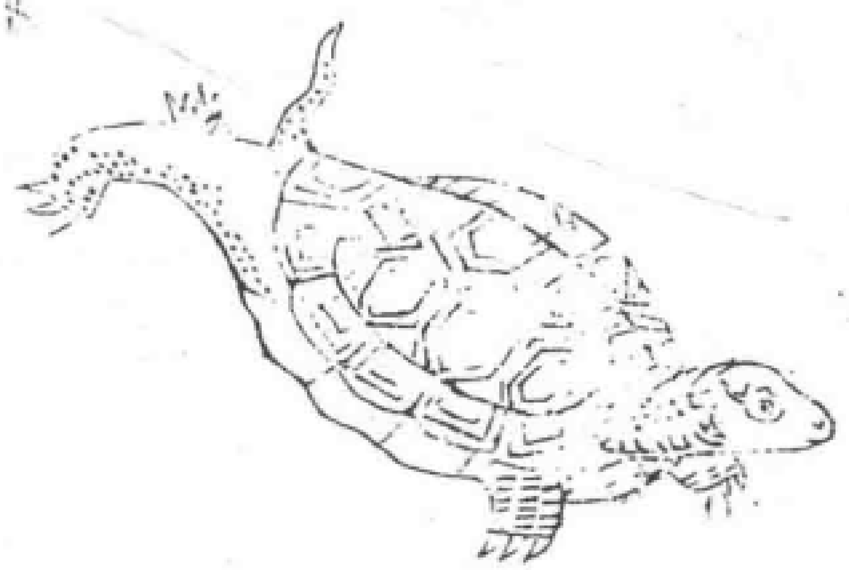
化蛇人面豺身鳥翼蛇行見則大水出陽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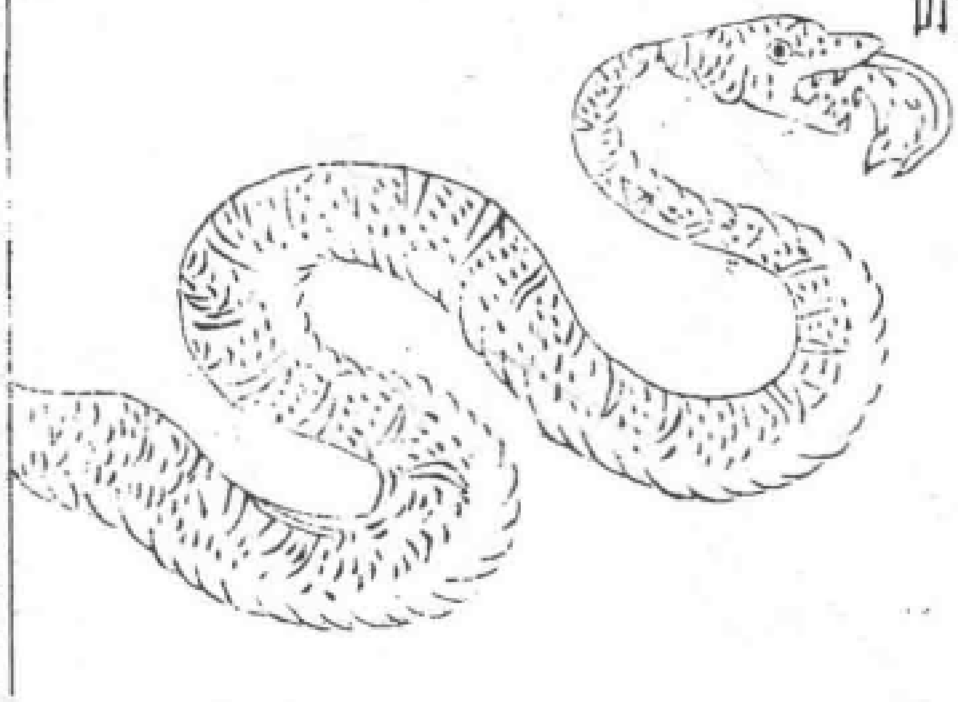
飛魚狀如豚而赤文服之不畏雷可禦兵出正同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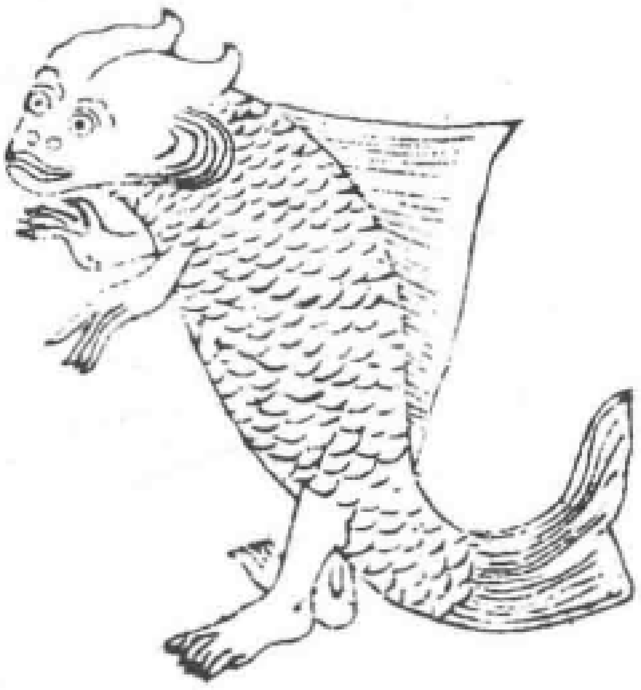
三足龜（山狂水食之可消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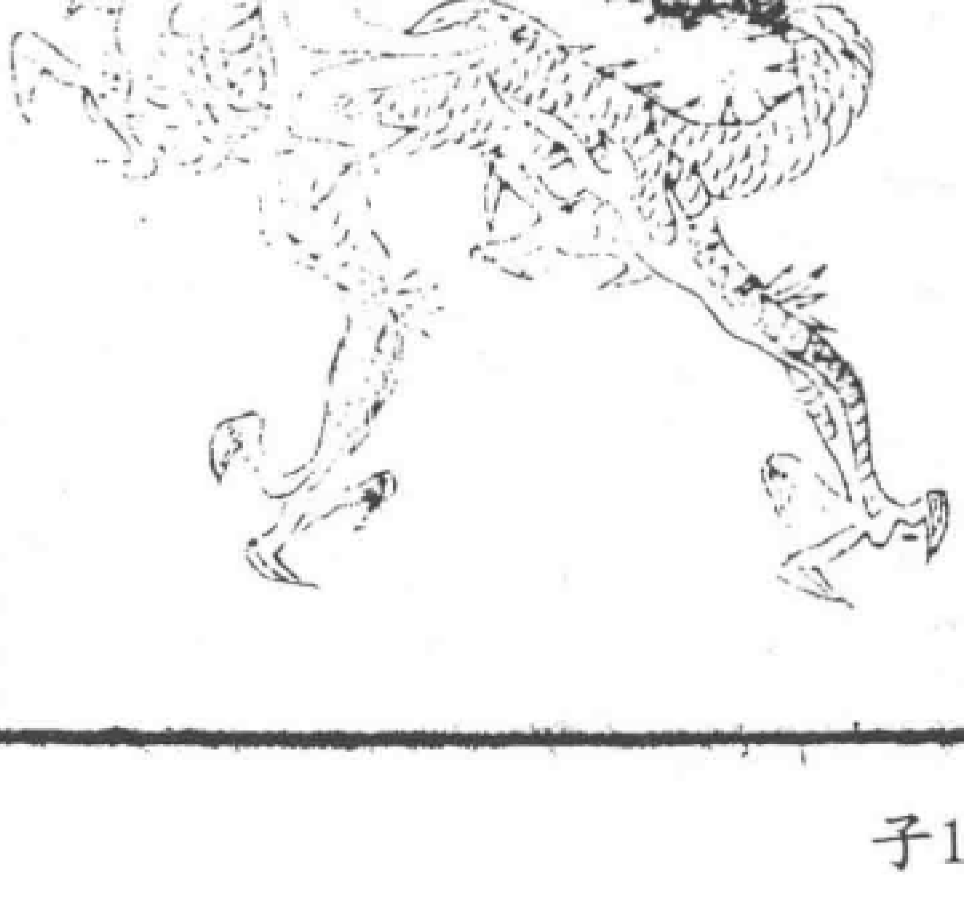
巴蛇（長千尋食象三歲而出其骨出巴山）



陵魚（人面手足魚身在海中）



應龍（龍身有翼處南極）



右山海經圖五卷凡一百四十四圖爲靈祇者二十爲異域者二十有一爲獸族者五十有一爲羽禽者二十有二爲鱗介者三十奇形怪物靡不悉陳異獸珍禽爗然畢具中間若肥𧌒與肥遺攸分蠻鳥與蠻鼠迥別以至桃水之鮹子桐水之鮹字同音異而浮玉之彘倫山之羆三危之鴟又與世所稱曰彘曰羆曰鴟者有殊咸爲分形析象用辨微芒昔人譏疏屬之尸知一足之鳥審駮馬之狀證孟婆之神往往載諸史籍以爲美譚即此 而循覽周回亦庶幾遇物

能名無庸寘喙矣舊舒雅咸平圖十卷計二百四十二種今登其詭異以類相次而見聞所及者都爲闕加云

康熙六年夏五吳任臣謹

山海經廣注卷之一

仁和吳任臣注

南山經

南山經之首曰䧿山（任臣案今本作鵲三才圖會有鵲山之神即此山也又濟南汝寧太原順德皆有鵲山搜神記仲于隱于鵲山蓋濟南鵲山通鑑李世民與竇建德戰西薄汜水南屬鵲山汝寧鵲山也非此）其首曰招搖之山（任臣案王崇慶釋義云既曰鵲山又曰其首曰招搖之山是一山而二名或兩山相並也任昉述異記曰招搖山亦名鵲山）臨于西海之上（郭曰在蜀伏山山南之西頭濱西海也）多桂（郭曰桂葉似枇杷長二尺餘廣數寸味辛白花叢生山峰冬夏常青間無雜木呂氏春秋曰招搖之桂　任臣案王會解自深桂注自深南蠻也楚辭嘉南州之炎德兮麗桂樹之冬榮山海經圖贊曰桂生南裔拔萃

岑嶺廣莫熙葩淩霜津穎氣王百藥森然雲挺）多金玉有草焉其狀如韭（郭曰璨曰韭音九爾雅云藿山亦多之）而青華其名曰祝餘（郭曰或作桂茶）食之不饑（任臣案騈雅曰祝餘療飢草也徐氏譬脩賦云采石蕈以夕春兮羞祝餘以龜鱐圖贊云祝茶嘉草食之不飢即此）有木焉其狀如穀而黑理（郭曰穀楮也皮作紙璨曰穀亦名構名穀者以其食如穀也）其華四照（郭曰言有光燄也若木華赤其光照地亦此類也見離騷經　任臣案梁簡文帝相宮寺碑四照吐芬五衢異色梁元帝集苣亂九衢花合四照又啓云昔往陽臺雖逢四照李百藥賦詠四照於花叢庾子山啓花開四照惟見其榮又詩五衢開辨路四照起文絳王巾頭陀寺碑九衢之草千計四照之花萬品晉書四照開春華萬寶成秋實顧野王詩爭攀四照花競戲三條術王勃乾元殿頌四照霏紅間靈苑于右城王氏華平頌五衢四照未數山經韻府群玉云即若草木其光四照本此）其名曰迷穀（任臣案與叔木賦迷穀四照之異文玉五色之

（奇駢雅曰迷穀因照樹福七卷述異記云迷穀出招搖山事物紺珠云迷穀如穀而黑理王世貞騷曰佩迷穀之璀璨兮脩途向乎叢林吳國倫書云疑網暫撤迷穀在躬圖贊曰爰有嘉樹產自招搖厥華流光上映垂霄佩之不惑潛有靈標）佩之不迷有獸焉其狀如禺而白耳（郭曰禺似獮猴而大赤目長尾今江南山中多有說者不了此物名禺作牛字圖亦作牛形或作猴皆失之也禺字音遇）伏行人走其名曰狌狌食之善走（郭曰生生禺獸狀如猿伏行交足亦此類也見京房易　任臣案淮南萬畢術曰歸終知來狌狌知往王會解州靡以費費都郭生生卽狌狌也太微經曰狌染齒于酒忘其勞取圖贊曰狌狌似猴走立行伏櫰木挺力少辛明目蜚廉迅足豈食斯肉）麗麐之水出焉（郭曰麐音作几）而西流注于海其中多育沛（郭曰未詳）佩之無瘕疾（郭曰瘕蟲病也　任臣案內經瘕瘕之疾）

又東三百里曰堂（郭曰一作常）庭之山多棪木（郭曰棪別名連其子似柰而赤可食音剡　任臣案爾雅棪速其曹毗魏都賦果則谷棪山椁）多白猿（郭曰今猨似獮猴而大臂腳長便捷色有黑有黃鳴其聲哀　任臣案圖贊曰白猿肆巧由基撫弓應眄而號神有先中數如循環其妙無窮）多水玉（郭曰水玉今水精也相如上林賦曰水玉磊砢赤松子所服見列仙傳　任臣案庾肩吾啓云競爽雲珠爭奇水玉李賀詩暗佩清臣敲水玉又玻璃亦名水玉圖贊曰水玉沐浴潛映洞淵赤松是服靈蛻乘煙吐納六氣升降九天）多黃金（任臣案說文五金黃爲之長地鏡圖云黃金之氣赤夜有光或云上有薤下有金又黃金有沙金麩金橄欖葉子胯子之名不可殫述見寶貨辨疑又事物紺珠有瑞金蔓苔揚遺麟趾關浮標之屬皆黃金也）

又東三百八十里曰猨翼之山（任臣案楊慎補注曰山險難登猨亦須翼蓋所謂胡孫愁也又淮南子云臨蝯眩之岸亦此義）其中多怪獸水多怪魚（郭曰凡言怪者皆謂貌狀

倔奇不常也尸子曰徐偃王好怪沒深水而得怪魚入深山而得怪獸者多列于庭）多白玉多蝮虫（郭曰蝮虫色如綬文鼻上有鍼大者百餘斤一名反鼻虫古虺字　任臣案楚辭蝮蛇蓁蓁是也蝮大而虺小）多怪蛇多怪木不可以上

又東三百七十里曰杻陽之山（郭曰音紐）其陽多赤金（郭曰銅也　任臣案經中銅自名赤銅赤金者紫磨金類爾雅謂之鏐也寇宗奭云顆塊金其色深赤又外國五種波斯紫磨金并邑赤金後陶氏亦以赤金爲銅蓋本郭之誤）其陰多白金（郭曰銀也見爾雅山南爲陽山北爲陰　任臣案說文鋈白金也梵書謂之阿路巴管子土有鉛下有銀地鏡圖曰土有葱下有銀寶藏論銀有十七種又外國四種其產銀谷者稱銀笋銀牙）有獸焉其狀如馬而白首其文如虎而赤尾其音如謠（郭曰如人歌聲）其名曰鹿蜀（任臣案駢雅曰鹿蜀虎文馬也又五侯鯖云鹿蜀杻陽山獸杻字之譌也崇禎時鹿蜀見于閩南崇德吳爾壎作詩紀之）佩之宜子孫（郭曰佩謂帶其皮尾　任臣案圖贊曰鹿蜀之獸馬質虎文驤首吟鳴矯足騰羣佩其皮尾子孫如雲）怪水出焉而東流注于憲翼之水其中多玄龜其狀如龜而鳥首虺尾（郭曰虺）其名曰旋龜其音如判木（郭曰如破木聲）佩之不聾可以爲底（郭曰底躪也爲猶治也外傳曰疾不可爲一作底猶病愈也　任臣案本草拾遺曰蠵龜生南海狀如龜二三尺兩目在側如鷄李時珍釋云山海經旋龜鳥首虺尾乃此類也又嶺南異聞言海龜鷹首鷹吻大者方徑丈其形狀亦與此類駢雅曰旋龜鳥首[illegible]圖贊云聲如破木號曰旋龜[illegible]鳴如鳴人絲類鯦出于洛伊）

又東三百里柢山（郭曰音帶　任臣案一作祇山）多水無草木有魚焉其

狀如牛陵居蛇尾有翼其羽在魼下（郭曰亦作脅）其音如留牛（郭曰莊子曰執犂之狗謂此牛也穆天子傳曰天子之狗執虎豹）其名曰鯥（郭曰音六任臣案圖贊云魚號曰鯥處不在水厥狀如牛鳥翼蛇尾隨時隱見倚乎生死又江賦鯪鯥踦臨于垠隒又曰潛鵠魚牛亦鯥也陳禹謨駢志云鯥魚陵居明府宗江漢賦敘蛇尾之鯥兮徐徐秋談脊云能翼在膀謂此）冬死而夏生（郭曰此亦蟄類也謂之死者言其蟄無所知如死耳）食之無腫疾（任臣案淮南子云下氣多瘇）

又東四百里曰亶爰之山（郭曰音蟬任臣案武林江驛潛亶爰集取此）多水無草木不可以上（郭曰言崇峭也）有獸焉其狀如貍而有髦其名曰類（郭曰類或作沛髦或作鬉任臣案列子曰亶爰之獸自孕而生曰類河澤之鳥視而生曰鶂）自為牝牡食者不妒（郭曰莊子亦曰類自為雌雄而化今貆猪亦自為雌雄任臣案陳藏器曰靈貓生南海山谷狀如貍自為牝牡異物志云靈貍一體自為陰陽劉郁西域記云黑丹出香貍文似土豹段成式言香貍有四外月自能牝牡詳考諸說則類為靈貍無疑也楊慎補注曰今雲南蒙化有此獸土人謂之香髦具兩體二十八宿真形圖心房二宿皆具兩體星禽家演房宿為兔心宿為狐今之兔有雌無雄擇目而孕狐有兩體故能媚惑亶爰之類自為牝牡又何疑焉再考此獸名類蓋種無異同雄亦類雌雌亦類雄類字之義愈益可明圖贊云類之為獸一體兼二近取諸身用不假器竊窕是佩不知妒忌程良孺讀書考定曰楚辭乘赤豹兮載文貍王逸注云神貍而不言其狀考南山經亶爰之山有獸名類其狀如貍其文如豹疑即此物也）

又東三百里曰基山其陽多玉其陰多怪木有獸焉其狀如羊九尾四耳其目在背其名曰猼訑（郭曰博施二音訑一作陁任臣案元覽作猼䍧字彙作猼䍧讀書考定作縛訑駢雅曰羊九尾而四耳曰猼訑又事物紺珠云猼䍧似羊九尾四目彙雅曰猼似羊四耳無尾目附于背五侯鯖云猼訑基山獸互有異同皆誤也圖贊曰猼訑似羊眼反在背視之則奇推之無怪若欲不恐厥皮可佩篇海又云猼似羊四耳九尾目附于背即此獸）佩之不畏（郭曰不知恐畏）有鳥焉其狀如雞而三首六目六足三翼其名曰鵸鵌（郭曰鵸鵌急性敝乎二音任臣案駢雅曰鵸鵌六足鶬鵌三首元覽云鵸鵌六足而三首或作鷩鵌廣雅曰南方有鳥為三首六目六足三翼其名曰鷩鵌圖贊云鳥首虺尾其名旋鵸鵌六足二翅並單又事物紺珠載鵸鵌三首六目六翼六足與此鳥差類）食之無臥（郭曰使人少眠）

又東三百里曰青邱之山（郭曰亦有青邱國在海外水經云即上林賦云秋田于青邱任臣案淮南子堯繳大風于青邱之澤劉峻辨命論大風立于青邱唐昭仁寺碑大風之作梗青邱有苗之猾亂丹浦王勃九成宮頌命繳青邱桃野見其凶之兆沈約詩極睎丹水月表望青邱許敬宗詩青邱絢春組丹谷燿華林儲光羲詩軒后青邱埋猰貐趙時春樂敵詞云窅青邱之神劍還紫宮子犇庚即斯地也十洲記曰青邱山上有紫宮天真仙女多遊于此乃海外青邱山非此）其陽多玉其陰多青雘（郭曰雘黝屬音瓠任臣案尚書大傳青邱出青雘今石青白青之屬六書索隱云善丹曰雘从丹善青曰䨼从青）有獸焉其狀如狐而九尾（郭曰即九尾狐任臣案孝經援神契德至鳥獸則狐九尾田俅子曰殷湯為天子白狐九尾孫氏瑞應圖曰王者不傾于色則九尾狐至又曰王法修明三才得所見九尾狐至春秋運斗樞云璣星得則狐九尾呂氏春秋禹行塗山有白狐九尾造于禹王褒講德論昔文王應九尾狐而東國歸春秋元命苞云天命文王以九尾狐東觀漢紀元和二年九尾狐見古今注章帝時白狐九尾見信都魏略云文帝欲受禪郡國奏九尾狐見于譙陳宋符瑞志黃初元年九尾狐又見甄城北史天平八年光州獲九尾狐以獻張協七命云苑戲九尾之禽蓋謂狐也又王會解青邱狐九尾乃青邱國也兩青邱皆有九尾狐此所未審）其音如嬰兒能

食人食者不蠱（郭曰噉其肉令人不逢妖邪之氣或曰蠱蠱毒）有鳥焉其狀如鳩（任臣案班鳩一名祝鳩又名鶻鳩其小者曰荆鳩曰楚鳩鳩之子曰鵓鳩曰役鳩曰糠鳩名類不一）其音若呵（郭曰如人相呵呼聲）名曰灌灌（郭曰或作濩濩　任臣案騈雅曰灌灌鳩屬也圖贊曰厥聲如訶厥形如鳩佩之辨惑出自青邱又陶潛詩青邱有奇鳥自言獨見爾本爲迷者生又以喻君子）佩之不惑

英水出焉南流注于卽翼之澤其中多赤鱬（郭曰音儒）其狀如魚而人面（任臣案圖贊云赤鱬之物魚身人頭劉會孟曰磁州亦有孩兒魚四足長尾聲如嬰兒啼其膏然之不滅沸劉所說乃鯑魚也）其音如鴛鴦（任臣案鴛鴦古今注謂之匹鳥涅槃經謂之婆羅迦隣提或曰雄鳴曰鴛雌鳴曰鴦又鴻鴦一名紫鴛鴦）食之不疥（任臣案說文疥搔也又疥與痎通小瘡也左傳齊侯疥遂痁後魏李繪說）

又東三百五十里曰箕尾之山其尾踆于東海多沙石（郭曰踆古蹲字言臨海上音存）汸水出焉（郭曰音芳）而南流注于淯（郭曰音育　任臣案水經淯水出弘農盧氏縣攻離山九域志金州洵陽縣有淯水晉升平三年桓溫與范汪北討列營淯水）其中多白玉凡䧿山之首自招搖之山以至箕尾之山凡十山二千九百五十里其神狀皆鳥身而龍首其祠之禮毛（郭曰言擇牲取其毛色也周官曰陽祀用騂牲之毛）用一璋玉瘞（郭曰半圭爲璋瘞埋也）糈用稌米（郭曰糈祀神之米名先呂反今江東音所　音壻稌稌稻也他覯反糈或作疏非也　任臣案詩云豐年多黍多稌內則牛宜稌今之糯稻）一璧稻米白菅爲席（郭曰菅茅屬也音間）

南次二經之首曰柜山（郭曰音矩）西臨流黃北望諸毗東望長右（郭曰皆山名）英水出焉西南流注于赤水其中多白玉（郭曰尸子曰水方折者有玉員折者有珠）多丹粟（郭曰細丹沙如粟也　任臣案雷斅曰白庭砂如帝珠子許大蕭頑曰辰砂小者如石榴子皆丹粟也張衡南都賦綠碧紫英青雘丹粟）有獸焉其狀如豚有距其音如狗吠其名曰狸力（郭曰一作狸刀　任臣案騈雅云狸力距豚也）見則其縣多土功有鳥焉其狀如鴟而人手（郭曰其脚如人手鴟音處脂反　任臣案篇海云鴸鳥鴟目人首事物紺珠亦云鴸身如鴟人面人掌乙酉歲夏六月有鳥止于杭之慶春門上三日足如小人見而若老人形其鳴曰鴸或以爲卽鴸鳥也）其音如痺（郭曰未詳　任臣案字彙痺音脾鳥名鵪鶉之雌者）其名曰鴸（郭曰音株　任臣案五音集韻鴸或从隹）其鳴自號也見則其縣多放士（郭曰放放逐或作效也　任臣案圖贊曰彗星橫天鯨魚死浪鴸鳴于邑賢士見放厥理至微言之無況又陶潛讀山海經詩鵃鵝見城邑其國有放士念彼懷王世當時數來止或云鵃鵝當作鴅鴸黃省曾詩云宛彼鴸鳥鳴放士眞堪哀卽此）

東南四百五十里曰長右之山無草木多水有獸焉其狀如禺而四耳其名長右（郭曰以山出此獸因以名之任臣案圖贊曰長右四耳厥狀如猴實爲水祥見則橫流彘虎其身厥尾如牛元覽云長右也彝䝤也四耳之獸也騈雅云狌狌長右梟父皆禺屬也）其音如吟（郭曰如人呻吟聲）見則郡縣大水（任臣案郡縣之稱非三代前語此爲後人所增）

又東三百四十里曰堯光之山其陽多玉其陰多金有獸焉其狀如人而彘鬣穴居而冬蟄其名曰猾褢（郭曰滑懷兩音　任

（臣案褢古懷字漢樊苑寅碑畏威褢德是也太平御覽作猾褢廣博物志作猾豝皆誤駢雅曰猾褢如人而彘鬣碟矽獸身而羊首汪若海麟書云以燕伐燕猾褢是逆）其音如斲木（郭曰如人斫木聲）見則縣有大繇（郭曰謂作役也或曰其縣是亂任臣案圖贊曰猾褢之獸見則興役膺政而出匪亂不適天下有道幽形匿跡黃省曾讀山海經[illegible]國邑有大繇康莊行猾褢）

又東三百五十里曰羽山（郭曰今東海祝其縣西南有羽山即鯀所殛處計此道里不相應似非也任臣案禹貢注羽山在郯城縣七十里十道志羽淵一名羽池東有羽山郡國志云鍾離派城有羽山其水恒清牛羊不飲劉會孟曰淮安贛榆縣有羽山經所紀未詳是非）其下多水其上多雨無草木多蝮虫（郭曰蚖也任臣案蚖乃蚖字之誤蚖即虺字謂虺名蚖非）

又東三百七十里曰瞿父之山（郭曰音釣）無草木多金玉

又東四百里曰句餘之山（郭曰今在會稽餘姚縣南句餘縣北故此二縣因此爲名云見張氏地理志任臣案逸周書有句餘此山以地名也亢倉言句越之餘者非一統志云在慈谿西南四十里）無草木多金玉

又東五百里曰浮玉之山（任臣案楊慎補注曰浮玉即金山也唐明皇改浮玉爲金山前八詩天將白玉浮諸水帝以黃金鑄此山又劉會孟曰浮玉之山有二在歸安者爲小浮玉在孝豐者爲大浮玉苕水出其陰然經云北望具區則山在具區南非金山明矣一統志浮玉山在湖州城南七里玉湖中巨石如積波不以水盈縮故名天目山志曰天目一名浮玉山見山海經疑非是陸龜蒙詩人實搆浮玉宛與崑閬匹注云大湖乃仙家浮玉之北宅也又西海之西亦有浮玉山見拾遺記）北望具區（郭曰具區今吳縣西南太湖也尚書謂之震澤任臣案周禮職方氏揚州其澤曰具區爾雅十藪云吳越之間有具區呂覽云菜之美者具區之菁陸廣微吳地記云今吳縣西南太湖中有包山越絕曰太湖周迴二萬六千頃亦曰五湖揚州記云太湖一名震澤一名洞庭）東望諸毗（郭曰水名）有獸焉其狀如虎而牛尾其音如吠犬其名曰彘是食人（任臣案事物紺珠曰長彘出湖州浮玉山如猴四耳虎身牛尾聲如犬吠即斯獸也異物彙苑引經亦作長彘）苕水出于其陰（任臣案苕水有兩源一源出天目山一源自獨松嶺合浮玉山水）北流注于具區（任臣案水經注曰謝康樂云山海經浮玉之山在句餘東便是句餘縣之東山乃應入海具區今在餘姚鳥道山北何由北望具區也言洞庭南口有羅浮山高三千六百丈會稽山宜直湖南又有山陰溪水入焉山陰縣西四十里有二溪東谿廣一丈九尺冬煖夏冷西谿廣三丈五尺冬冷夏煖二谿北出行三里至徐村合成一谿廣五丈餘而溫涼又蘇甚山海經所謂苕水也北經羅浮山而下注于太湖故言出其陰入于具區謝言山水微與今時不合未足據也）其中多鮆魚（郭曰鮆魚狹薄而長頭大

者尺餘太湖中今饒之一名刀魚音薺啓反任臣案爾雅鮤鱴刀是也即鱭魚異物志云是鱭鳥所化故腹中有鳥骨二枚魏武食制謂之望魚本草謂之鱭魚楊慎異魚圖贊浮玉之山北望具區苕水出焉中多鮆魚蚼蠑所化刻蔓長須）

又東五百里曰成山（任臣案劉會孟曰成山今在文登古不夜城計其道里殊爲懸絕劉鳳吳郡考云慈谿縣西南十五里有城山湲或即此也）四方而三壇（郭曰形如人築壇相累也成亦重耳）其上多金玉其下多青雘閟水出焉（郭曰音涿）而南流注于（郭曰一作流注于西）虖勺（郭曰虖音呼勺或作多下同任臣案楊慎補注虖勺即滹沱古今字異耳況多音與沱相近又曰滹沱有南有北此南滹沱也其字古書所載無定體經作虖勺又作虖多乃南追作渥池北滹沱也經作滹池秦詛楚文作亞馳字林作滹沱周禮作虖池記作滹池九州記作滹池禮記作惡池據此則會稽句水

（宜夕沱音無侯鄭氏以爲夕水者豈卽多字之譌耶又下虖勺山與此同名未審何音）其中多黃金（郭曰今永昌郡水出金如糠在沙中尸子曰清水出黃金玉英　任臣案異物志縣南遊府吉州水中並產遊金華陽國志曰蘭滄水有金沙洗取融爲金本草拾遺曰麩金出水沙中氈上淘取或鵝鴨腹中得之嶺表錄云五嶺內富州賓州澄州浩縣江溪河皆產金）

又東五百里曰會稽之山四方（郭曰今在會稽郡山陰縣南上有禹冢及井　任臣案孔靈之會稽記會稽山在縣東南其上石狀似覆釜爲夏玄■會蒼水使者都尚覆釜之山是也周禮揚州之鎮山曰會稽爾雅東南之美者有會稽之竹箭焉水經注會稽之山古防山也亦謂之茅山又曰棟山越絕曰棟猶鎮也故又名鎮山劉會孟云古防山有陽明洞道書第十一洞天書封爲南鎮吳越春秋云禹巡越大會計治國之道更名茅山爲會計亦曰苗山也圖贊曰禹徂會稽爰朝群臣不虔是討乃戮長人玉匱表夏玄石勒秦）其上多金玉（任臣案王十朋會稽賦苗山金玉）其下多砆石（郭曰砆武夫石似玉今長沙臨湘出之赤地白文色蘢葱不分明　任臣案砆石水經注作玞石）勺水出焉而南流注于湨（郭曰音鵙　任臣案勺水水經注作夕水注于湨水經注作注于湖）

又東五百里曰　山無草木多沙石湨水（郭曰一作浿）出焉而南流注于列塗

又東五百里曰僕勺（郭曰一作夕）之山其上多金玉其下多草木無鳥獸無水

又東五百里曰咸陰之山無草木無水

又東四百里曰洵山（郭曰一作旬）其陽多金其陰多玉有獸焉

其狀如羊而無口不可殺也（郭曰稟氣自然　任臣案王氏釋義曰自人至物未有無口徵之曰不可殺爲其不成物也）其名曰䍺（郭曰音還或音患　任臣案[illegible]經曰蘧則比肩隨則無口事物紺珠云䍺如羊無口黑色孫愐唐韻曰慮獸名似羊黑色無口不可殺也又作猿圖贊曰有獸無口其名曰䍺害氣不入口體無閒至理之盡出乎自然）洵水出焉（郭曰音詢）而南流注于閼之澤（郭曰音遏）其中多茈嬴（郭曰紫色螺也　任臣案楊慎補注螺色白紫之則紫文生）

又東四百里曰虖勺之山其上多梓枏（郭曰梓山楸也枏大木葉似桑今作柟音南爾雅以爲枏　任臣案梓有數種大理白者爲梓赤者爲楸楸之小者爲榎梓之美者爲椅尸子曰荆有長松文梓又有鼠梓一名楰亦楸屬詩曰北山有楰蓋指此也枏木其樹直上若幢蓋之狀生南方蜀尤多）其下多荆杞（郭曰杞枸杞也子赤　任臣案荆有紫荆白荆金荆牡荆蔓荆之名蘇頌云有青白二種青者爲荆白者爲楛春秋運斗樞云玉衡星散而爲荆杞一名苦杞其根名地骨皮爾雅云杞枸檵小雅云集于苞杞卽枸杞也或曰無刺者爲杞有刺者爲枸杞）滂水出焉（郭曰音滂沱之滂）而東流注于海

又東五百里曰區吳之山無草木多砂石鹿水出焉而南流注于滂水

又東五百里曰鹿吳之山上無草木多金石澤更之水出焉而南流注于滂水水有獸焉名曰蠱雕（郭曰蠱或作纂　任臣案圖贊曰蠱雕有角聲若兒號駢雅云蠱雕如雕而戴角事物紺珠云蠱雕如豹鳥喙一角音如嬰兒）其狀如雕而有角（郭曰雕似鷹而大尾長翅　任臣案禽之似獸者駝鳥飛生鳥獸之似禽者鸞背大蠱雕獸皆物）

（犨麗異也）其音如嬰兒之音是食人

又東五百里曰漆吳之山無草木多博石（郭曰可以爲博碁石）無玉處于東海望丘山其光載出載入（郭曰神光之所潛燿）是惟日次（郭曰是日景之所次舍　任臣案楊氏補注曰經載日月所出入之山凡數十所蓋峰巒隱映壑谷層疊所見然矣非必日月出沒定在是也曹孟德樂府日月之行若出其中孟郊終南山詩日月石上生幽谷視光明即此意乎）

凡南次二經之首自柜山至于漆吳之山凡十七山七千二百里其神狀皆龍身而鳥首其祠毛用一璧瘞糈用稌（郭曰稻穬也）

南次三經之首曰天虞之山其下多水不可以上

又東五百里曰禱過之山其上多金玉其下多犀兕（郭曰犀似水牛豬頭庳腳腳似象有三蹄大腹黑色三角一在頂上一在額上一在鼻上在鼻上者小而不墮食角也好噉棘口中常灑血沫兕亦似水牛青色一角重三千斤　任臣案圖贊云犀頭似豬形兼牛質角則併三分身互出鼓鼻生風比氣監濫又云兕推壯獸似牛青黑力無不傾自焚以革皮充武備角助文德）多象（郭曰象獸之最大者長鼻大者牙長一丈性妒不畜淫子　任臣案象膽四時在四足象身備十二肖肉象皮隨割隨合象牙聞雷發花皆物性之異者今荊蠻山中亦有野象猶馬有野馬也又楚粵象皆青黑惟拂林大食國乃多白象北戶錄云象一名伽耶圖贊曰象實魁梧體巨貌詭肉兼十牛目不踰豕望頭如尾動若丘徙）有鳥焉其狀如鵁（郭曰鵁似鳧而小腳近尾音骹箭之骹）而白首三足（郭曰或作手）人面其名曰瞿如（郭曰音劬　任臣案元覽云三足之鳥有鸜鵒焉）其鳴自號也泿水出焉（郭曰音銀）

（豚　任臣案桑欽水經泿水出武陵鐔城縣北界沅水谷注云泿水東別逕番禺即此水也）而南流注于海其中有虎蛟（郭曰蛟似蛇四足龍屬　任臣案景純江賦水物怪錯則有虎蛟鉤蛇謂此也又述異記蛟龍類眉交生故謂之蛟裴淵廣州記云蛟長丈餘似蛇頭有白癭尾有肉環梵書云蛟名宮毗羅蛟之屬復有鼉名鰵陸璣云鰵即蛟也其外更有蛇頭鼈身者名吉弔龍身赤色有毒者名海鰲皆能種而蛟類也）其狀魚身而蛇尾其音如鴛鴦食者不腫可以已痔（任臣案拾遺記漢昭帝釣于渭水得白蛟命大官作鮓甚美骨青而肉紫則蛟可食也圖贊曰羣如三手厥狀似鵁魚身蛇尾是謂虎蛟）

又東五百里曰丹穴之山（任臣案爾雅岠齊州以南戴日爲丹穴淮南云丹穴太蒙反踵空同梁元帝集度青邛而跨丹穴盧柟賦南麗丹穴北驗空同皆謂此玉海云通鳳穴以文軌襲龍庭以冠帶又云流沙蟠木鳳穴龜林鳳穴即丹穴也）其上多金玉丹水出焉而南流注于渤

海（郭曰渤海海岸曲崎頭也　任臣案丹水今出冢嶺山酈道元云名高猪山也呂氏春秋堯有丹水之戰以服南蠻又丹水南有丹崖山赬壁霞舉若紅雲秀天二岫更爲殊觀）有鳥焉其狀如雞五采而文名曰鳳皇首文曰德翼文曰義背文曰禮膺文曰仁腹文曰信是鳥也飲食自然自歌自舞見則天下安寧（郭曰漢時鳳鳥數出高五六尺五采莊周說鳳文字與此有異廣雅曰鳳雞頭燕頷蛇頸龜背魚尾雌曰皇雄曰鳳　任臣案樂叶圖徵云五鳳皆五色爲瑞者一爲孽者四其四皆似鳳並爲妖一鷫鸘二發明三焦明四幽昌元覽云鳳青曰鶡赤曰鶉黃曰焉白曰鵠紫曰鸑楊慎云西有鵷雀東有諫珂北有定甲南有鶬鴕皆竊鳳形而似者也圖贊曰鳳皇靈鳥實冠羽羣八象其體五德其文羽翼來儀應我聖君天老說鳳云濯羽弱水暮宿丹穴陸機七徵云拾朝陽之遺卵納丹穴之飛鳳安成王發云鶉火之禽不匱景于丹山顏延之詩翔龍潛九淵鳴鳳窺丹穴庾信字文

（碑鳳沉丹穴龍泓黑波又詩云丹穴更巢梧王勃乾元殿頌序桐珪作瑞鳳毛曜丹穴之英魏後邢國公墓誌遲注龍種丹穴鳳雛呂吉父表云鳳生而五色悵丹穴之已遲周邦彥汴都賦鸑鷟離丹穴而來集指此也）

又東五百里曰發爽（郭曰或作爽）之山無草木多水多白猿（任臣案猨似猴而長臂列子猶變化為猨抱朴子猴八百歲變為猨王濟日詢記云猨初生毛黑而雄老則變黃轉雄為雌數百歲黃又為白也）沉水出焉而南流注于渤海

又東四百里至于旄山之尾其南有谷曰育遺（郭曰或作隧　任臣案虞褫泰宇賦育遺而洗渤海）多怪鳥（郭曰廣雅曰鶡離鵰朋爰居鳴雀皆怪鳥之屬也）凱風自是出（郭曰凱風自南　任臣案王叔齊籟記景風一曰凱風又曰薰風亦曰巨風起自赤天之者門從南方來圖贊曰育隧之谷爰含凱風青陽說[illegible]氣應祝融炎風是扇以散烋隧）

又東四百里至于非山之首其上多金玉無水其下多蝮虫

又東五百里曰陽夾之山無草木多水

又東五百里曰灌湘之山上多木無草多怪鳥無獸（郭曰一作灌湯射之山　任臣案釋義曰獸依草無草故無獸鳥依木多木故多鳥堯夫謂鳥羽如木葉獸毛如草）

又東五百里曰雞山（任臣案劉會孟云雲南雞山乃八寶所出其瀾滄江即黑水○張掖亦有雞山見下注）其上多金其下多丹臒（郭曰臒赤色者或曰臒美丹也見尚書音尺蠖之蠖　任臣案大傳云丹丘出丹臒周書若作梓材惟其塗丹臒蓋赤石脂之類）黑水出焉而南流注于海（任臣案禹貢匯疏雍州黑水有六入禹貢者則寧夏之黑水地志云出張掖雞山南流至燉煌蔡氏書傳云黑水出汾關山在雍西北今計其道里此似非張掖黑水也劉說為近之漢緯曰西國之水入而海者四曰區江曰西洱河曰麗江曰瀾滄江龍江古黑水）其中有鱄魚（郭曰音團扇之團　任臣案呂氏春秋魚之美者洞庭之鱄或作鱄江賦云蛤鱄鱉蝐）其狀如鮒而彘尾（任臣案集韻鱄魚似蛇而豕尾與此小異鮒鬣也）其音如豚見則天下大旱

又東四百里曰令邱之山無草木多火（任臣案即熒臺火井之屬又火山軍其地鐵炭入則有烈焰不妨耕植皆此類也吳淑火賦行司爟之政令絕令邱之草木本此）其南有谷焉曰中谷條風自是出（郭曰東北風為條風記曰條風至出輕繫督逋留　任臣案淮南子云諸稽攝提條風之所生也）有鳥焉其狀如梟人面四目而有耳其名曰顒（任臣案集韻作顒篇韻作雕或作鶥又作顒顒雙名朱謀㙔異林云萬歷二十年鶥鳥集豫章城承寧寺

高二尺許燕雀羣噪之是年五月至七月酷暑異常時朱國禎湧幢小品亦云萬歷壬辰鶥鳥集豫章人面四目有耳其年夏無雨田禾盡枯）其鳴自號也見則天下大旱（任臣案圖贊曰顒鳥栖林鱄魚處淵俱為旱徵災延普天測之無象厥數惟立顒郭音娛）

又東三百七十里曰侖者之山（郭曰音論說之論一音倫）其上多金玉其下多青雘有木焉其狀如穀而赤理其汁如漆其味如飴食者不饑可以釋勞其名曰白䓘（郭曰或作睪蘇睪蘇一名白䓘見廣雅音羔　任臣案楊氏補注曰睪古皐字春秋繁露云皐蘇釋勞即此也荀子亦有睪芷之文睪皐蘇也芷白芷也事物紺珠云白䓘如穀赤理汁如漆味甘駢雅曰白䓘睪蘇飴木也元覽云白䓘之汁如漆甚木之汁如血詞林海錯引經云侖山有木其名曰白䓘乃䓘之譌也圖贊曰白䓘皐蘇其汁如飴食之辟穀味有餘遊逍遙忘勞窮生盡期

可以血玉（郭曰血謂可用染玉作光彩　任臣案談薈云海芊可變金白砻可血玉）

又東五百八十里曰禺稾之山（任臣案王本作禺膏）多怪獸多大蛇

又東五百八十里曰南禺之山（任臣案郭子章曰今清海之屬有禺山）其上多金玉其下多水有穴焉水春輒入夏乃出冬則閉佐水出焉而東南流注于海有鳳皇鵷鶵（郭曰亦鳳屬　任臣案莊子南方之鳥鵷鶵發[illegible]王褒[illegible]賦鸞[illegible]鵷鶵[illegible]張衡南都賦鸞鷟鵷鶵翔其上[illegible]）

凡南次三經之首自天虞之山以至南禺之山凡一十四山六千五百三十里其神皆龍身而人面（任臣案王延壽夢賦或龍形而似人注引此證之）其祠皆一白狗祈（郭曰祈請禱也）糈用稌

右南經之山志大小凡四十山萬六千三百八十里

山海經廣注卷之二

仁和吳任臣注

西山經

西山經華山之首曰錢來之山其上多松（任臣案松碌砢修聳其葉有兩鬣五鬣七鬣荊公字說曰松柏爲百木之長松猶公也柏猶伯也故名）其下多洗石（郭曰澡洗可以磢體去垢圿磢初兩反　任臣案楊慎云洗石去垢之石今南中有之）有獸焉其狀如羊而馬尾名曰羬羊（郭曰今大月氏國有大羊如驢而馬尾爾雅云羊六尺爲羬謂此羊也羬音針　任臣案尸子大羊爲羬六尺李時珍注本草以羬羊爲羚羊誤矣說文麢山羊也大而細角麢羬同圖贊云月氏之羊其類在野厥高六尺尾亦如馬何以審之事見爾雅）其脂可以已腊（郭曰治體皴腊音昔）

西四十五里曰松果之山濩水出焉北流注于渭其中多銅有鳥焉其名曰䳋渠（郭曰䳋音彤弓之彤　任臣案楊慎補注䳋音同䳋渠即鶬渠南中通海縣有之名曰鶬雞舊注音彤謬又古音略云鶬乃庸渠水鳥也廣韵作鷛鶏直音作鷛鷊韻府羣玉曰庸渠似鳧灰色雞脚一名章渠即今水雞明獻帝汀[illegible]賦鶄鶚之行且搖今況兄弟之急難亦此也又通志略引經作螐渠螐徒冬切）其狀如山雞黑身赤足可以已𦢊（郭曰謂皮皴起也音叵駁反）

又西六十里曰太華之山（郭曰即西嶽華陰山也今在弘農華陰縣西南　任臣案爾雅華山爲西山嶽白虎通華之爲言穫也言萬物成熟可得穫也應劭風俗通華變也萬物成變由於西方也河圖云華山君姓浩名鬱狩雲笈七籤云西嶽姓浩名元倉五嶽圖云西嶽姓姜名壘）削成而四方（郭曰今山形上大下小峭峻也　任臣案張說述經華岳詩爽竦削成李氏華山記削成上四方顧其中汗也）其高

五千仞其廣十里（郭曰仞八尺也上有明星玉女持玉漿得上服之即成仙道險僻不通詩含神霧云　任臣案達奚珣華山賦序太華之山前成四面方直者五千餘仞蓋岳之雄也又辛氏三秦記華山在長安東三百里不知幾千里如半天之雲華山記云山頂有池生千葉蓮華因名華山劉會孟曰今華陰縣界著者蓮花明星玉女三峯而仙掌崖日月巖蒼龍嶺皆奇境也謝華啓秀云華山之上明星遠矚謂此圖贊曰華嶽靈峻削成四方爰有神女是挹玉漿其誰遊之龍駕雲裳）鳥獸莫居有蛇焉名曰肥𧔥（任臣案胡文煥圖作𧔥遺音廣駢雅肥遺肥𧔥皆毒蟲也）六足四翼見則天下大旱（郭曰湯時此蛇見于陽山下復有肥遺蛇疑是同名　任臣案成湯元祀記𧔥見于陽山後有七年之旱述異記曰肥遺西華山中有也見則大旱吳淑蛇賦或號肥遺旌忠廟碑騶伯強兮逐肥𧔥宋濂文獻𧔥一出晉魚盡怖圖贊云肥遺為物與災合契鼓翼陽山以表亢厲乘林既禱倏忽潛逝今華山有肥𧔥穴土人謂之老君脇明末時大旱肥𧔥曾一見云）

又西八十里曰小華之山（郭曰即少華山）其木多荊杞其獸多㸲牛（郭曰今華陰山中多山牛山羊肉皆千斤牛即此牛也音昨　任臣案㸲牛即犛牛見中山經注）其陰多磬石（郭曰可以為樂石）其陽多㻬琈之玉（郭曰㻬琈玉名所未詳也㻬浮兩音　任臣案虞汝明古琴疏鄒屠氏以瑶碧之梓為琴飾以㻬琈寶玉即名曰㻬琈又洪武正韻㻬音搏蒲之搏又楊氏玉名詁曰琈玉采也）鳥多赤鷩（郭曰赤鷩山雞之屬胸腹洞赤冠金背黃頭綠尾中有赤毛彩鮮明音作蔽或作鼈　任臣案爾雅翼曰鷩一謂之蠛蟒又謂之鵔鸃說文鷩赤雉也此鳥雅好高故曰蠛蟒好山使）可以禦火其草有萆荔（郭曰萆荔香草也蔽戾兩音　任臣案楊慎曰即薜荔也舊注音戾非六書索隱云山海經薜荔作萆荔事物紺珠曰萆荔如韭而厚三月開紫碧花五月結實生木石上一名荔挺一名馬藺可合香）狀如烏韭而生于石上亦緣木而生（郭曰烏韭在屋者曰昔邪在墻

者曰垣衣　任臣案崔融瓦松賦昔邪今之瓦松也本草云在石曰烏韭在屋曰瓦松在墻曰土馬騣在山曰卷柏在水曰藫）食之已心痛

又西八十里曰符禺之山（任臣案水經注作觀愚之山緯略引此作符遇之山）其陽多銅（任臣案鵠頂新書云土得紫陽之氣而生綠綠二百年而生石銅始生于中管子上有陵石下有赤銅）其陰多鐵（任臣案土宿本草云鐵受太陽之氣始生之初鹵石產焉一百五十年而成慈石二百年孕而成鐵管子云上有赭下有鐵）其上有木焉名曰文莖其實如棗可以已聾其草多條其狀如葵而赤華黃實如嬰兒舌食之使人不惑符禺之水出焉（任臣案水經注作符愚之水）而北流注于渭其獸多葱聾其狀如羊而赤鬣（任臣案駢雅曰羊之異者一角謂之鍊鍊赤鬣謂之葱聾一角而神謂之觟䚪事物紺珠曰葱聾如羊黑首赤鬣）其鳥多鴖（郭曰音旻）其狀如翠而赤喙（郭曰翠似燕而紺色也）可以禦火（郭曰畜之辟火災也　任臣案圖贊曰螐渠已殃赤鷩辟火文莖食之是則嘉果鴖亦衛災厭形唯慶）

又西六十里曰石脆之山其木多椶柟（郭曰椶樹高三丈許無枝條葉大而員枝生梢頭實皮相裹上行一皮者為一節可以為繩一名栟櫚音馬騣之騣　任臣案椶有兩種一種有皮絲可作繩一種小而無絲葉可作帚通志略以為王彗非也）其草多條其狀如韭而白華黑實食之已疥其陽多㻬琈之玉其陰多銅灌水出焉（任臣案水經注小赤水出石脆之山即灌水也）而北流注于禺水其中有流赭（郭曰赭赤土）以塗牛馬無病（郭曰今人亦以朱塗牛角云以辟惡馬或作角　任臣案圖贊曰沙則滑流赤

（有運豬于以求鐵趨在其下觸牛之癘作采于社）

又西七十里曰英山其上多杻橿（郭曰杻似棣而細葉一名土橿音紐橿木中車材音姜　任臣案爾雅杻檍陸璣云杻葉似杏葉而尖白色皮正赤為木多曲少直二月開花似練而細蕊正白嚴粲詩緝曰杻木今官園種之名曰萬歲或謂之牛筋或謂之檍材可為弓弩幹）其陰多鐵其陽多赤金禺水出焉（任臣案水經注作愚水）北流注于招水（郭曰音韶）其中多𩶘魚（郭曰音同蚌蛤之蚌）其狀如鼈其音如羊（任臣案事物紺珠曰蚌魚如鼈魚走二足音如羊又劉鳳雜俎作鮮魚）其陽多箭䉋（郭曰今漢中郡出䉋竹厚裏而長節根深筍冬生地中人掘取食之䉋音媚　任臣案廣雅篃䉋籙也）其獸多犛牛羬羊有鳥焉其狀如鶉（任臣案鶉大如雞雛頭細而無尾毛有斑點性醇無常居有常匹隨地而安莊子所謂聖人鶉居也其子曰鴽

初生謂之羅鶉至秋初謂之早秋中秋已後謂之白唐一物四名淮南萬畢術云蝦蟇得瓜化為鶉交州記云南海黃魚九月變為鶉）黃身而赤喙其名曰肥遺食之已癘（郭曰癘疫病也或曰惡創韓子曰癘人憐王　任臣案癘一音賴　劉會孟曰太華山蛇名肥遺見則大旱英山鳥名肥遺食之已癘美惡不嫌同名）可以殺蟲

又西五十二里曰竹山其上多喬木（郭曰枝上竦者音橋）其陰多鐵有草焉其名曰黃藋其狀如樗其葉如麻白華而赤實其狀如赭（郭曰紫赤色）浴之已疥又可以已胕（郭曰治胕腫也音符）竹水出焉北流注于渭其陽多竹箭（郭曰箭篠也　任臣案爾雅會稽之竹箭禹貢篠簜既敷注云篠竹箭也）多蒼玉（任臣案于闐采玉之地有綠玉河白玉河烏玉河太平御覽載交州出白玉夫餘出赤玉挹婁出青玉大秦出菜玉西蜀出黑玉並不言蒼玉然周禮有蒼璧禮天之文意即青玉類也）丹水出焉（郭曰今所在有丹水）東南流注于洛水其中多水玉多人魚（郭曰如鯑魚四脚　任臣案異物志異魚圖皆云人魚似人長三尺有髮不可食是同名異類者也）有獸焉其狀如豚而白毛大如笄而黑端（郭曰笄簪屬）名曰毫彘（郭曰狟猪也夾髀有麄毫長數尺能以脊上毫射物亦自為牝牡狟或作猳吳楚呼為鸞猪亦此類也　任臣案揚雄長楊賦拉熊羆拖豪猪注一名帚豨通志略謂之山猪唐本草謂之蒿猪亦謂之獅豬或謂之豲豬星禽云壁水貐毫豬也圖贊曰剛鬣之族號曰豪豨毛如攢錐中有激矢厥體兼資自為牝牡又張師正倦游錄南海有泡魚大如斗身有棘刺能化豪豬與為魚坎為豕豈與變坎乎理或然也）

又西百二十里曰浮山（任臣案成都平陽澤州高州皖城豪州廣陵松江皆有浮山是異地

而同名者）多盼木（郭曰音美目盼兮之盼）枳葉而無傷（郭曰枳刺針也能傷人故名云）木蟲居之（郭曰在樹之中　任臣案劉會孟云桂蠹在木之中其味甚美尉佗所貢）有草焉名曰薰（郭曰音訓）草（任臣案左傳一薰一蕕魏略曰大秦山出薰草成公綏宜清賦哀薰草之見芟南越志云土人名燕草即今零陵香也嵇含草木狀云薰草出南海葉如麻兩兩相對其氣如蘼蕪可以止癘）麻葉而方莖赤華而黑實（任臣案屈子天問靡蓱九衢枲華安居柳子天對有蓱九岐厥圖以詭浮山孰產赤華伊枲蓋指此）臭如蘼蕪（郭曰蘼蕪香草易曰其臭如蘭眉無兩音　任臣案爾雅作蘪蕪疏云芎藭苗也一名蘄茝一名蘼蕪一名江蘺淮南子曰似蛇牀古詩上山采蘼蕪言拾香草也）佩之可以已癘

又西七十里曰瑜次之山（郭曰音臾　任臣案即榆次山）漆水出焉（郭曰今漆水出岐山　任臣案水經注漆水出扶風杜陽俞山東北入于渭　程大昌雍錄曰雍境漆水凡四出而實三派雍州

（富平縣石川河一也邠州新平縣漆水二也鳳翔府普潤縣漆水三也鄭白渠亦名沮漆四也四水之中唯石州河當爲禹貢漆沮而綿詩之謂自土漆沮者在岐不在邠也）北流注于渭其上多棫橿（郭曰棫白桵也音域　任臣案詩大雅芃芃棫樸陸璣曰三蒼說棫即柞也其材理全白無赤心者謂之白桵可爲車輞今人謂之白桵或曰柞爾雅疏棫小木叢生有刺實如耳璫紫赤可啖二說不同未知孰是）其下多竹箭其陰多赤銅其陽多嬰垣之玉（郭曰垣或作短或作根或作埋傳寫謬錯未可得詳　任臣案騈雅曰嬰垣璙瑌美玉也）有獸焉其狀如禺而長臂善投其名曰嚻（郭曰亦在畏獸畫中似獼猴投擲也　任臣案圖贊曰浴疾之草厥子赭赤肥遺似鶉其肉已疫嚻獸長臂爲物好擲）有鳥焉其狀如梟人面而一足曰橐𩇯（郭曰音肥　任臣案騈雅曰橐𩇯瞿如鸒鶋皃猴人面鳥也圖贊曰有鳥人面一腳孤立性與時反冬出夏蟄帶其羽毛迅雷不入又孫愐唐韻云鸒土精也似鴈一足黃色廣州志獨足鳥一名山蕭鳥大如鵠其色蒼其聲自呼臨海志云獨足鳥文身赤口晝伏夜飛將雨轉鳴即孔子所謂商羊也河圖曰鳥一足名獨立見則主勇強南史陳之將亡有鳥一足集其殿庭以觜畫地成文凡此皆一足鳥亦橐𩇯類）冬見夏蟄（任臣案釋義曰純陽之氣冬則出夏則蟄耳若蟄而非蟄也）服之不畏雷（郭曰著其毛羽令人不畏天雷也或作灾）

又西百五十里曰時山無草木逐（郭曰或作遂）水出焉北流注于渭其中多水玉

又西百七十里曰南山（任臣案劉氏云南山今按長安藍田鄠縣界）上多丹粟丹水出焉北流注于渭獸多猛豹（郭曰猛豹似熊而小毛淺有光澤能食蛇食銅鐵出蜀中豹或作虎）鳥多尸鳩（郭曰尸鳩布穀類也或曰鶻鵃也鳩或作邱　任臣案爾雅鳲鳩鴶鵴陸

璣云一名擊穀嚴粲云一名乘鳩仲春鷹所化爲鳩也山陰陸氏曰一名鴶黍江東呼爲郭公又爲獲穀）

又西百八十里曰大時之山（任臣案上有時山此名大時山猶地志中射的山有大射的山勞山有大勞山）上多穀柞（郭曰柞櫟　任臣案又鑿子本亦名柞）下多杻橿陰多銀陽多白玉涔水出焉（郭曰音潛　任臣案涔水今出旱山酈道元云涔水即黃水也）北流注于渭清水出焉南流注于漢水（郭曰今河內修武縣縣北黑山亦出清水）

又西三百二十里曰嶓冢之山（郭曰今在武都氏道縣南嶓音波　任臣案括地象曰嶓冢上爲狼星常璩華陽國志西岷嶓冢地稱天府漢中記云嶓冢以東水皆東流嶓冢以西水皆西流又嶓冢有二一在天水一在漢中寧羌漢水所出）漢水出焉而東流注于沔（郭曰至江夏安陸縣江即沔水）囂水出焉北流注于陽水（郭曰或作陽）其上多桃枝（任臣案桃枝今名桃竹實心多節可以爲杖又可爲蓆裴氏廣州記有桃竹魏志倭國有桃枝竹圖贊曰嶓冢美竹厥號桃枝叢薄幽藹從容鬱猗篁以安寢杖以扶危）鉤端（郭曰鉤端桃枝屬　任臣案鉤端藤也其絲絡可以束物）獸多犀兕熊羆（郭曰羆似熊而黃白色猛憨能拔樹一云長頭高腳　任臣案李時珍曰熊羆魋三種一類也如豕色黑者熊也大而色黃白者羆也小而色黃赤者魋也羅良願云熊有豬熊形如豕而馬熊形如馬）鳥多白翰（郭曰白翰白鵫也亦名鵫雉又曰白雉）赤鷩有草焉其葉如蕙（郭曰蕙香草蘭屬也或以爲薰葉失之音惠　任臣案蕙草即零陵香也亦謂之薰草離騷云余既滋蘭之九畹兮又樹蕙之百畝又云既替余以蕙纕兮又申之以攬茝蓋蘭爲蘭草蕙爲薰葉也張揖廣雅云鹵薰也其葉謂之蕙廣志云蕙草綠葉紫花魏武以爲香燒之葉可代香非今之蘭審矣鄭樵曰蕙即零陵香後人因不識蘭草蘭花原爲二種遂以一榦一花者爲蘭一榦數花者爲蕙號曰蕙蘭朱子楚詞辨證曰今蘭蕙但花香而葉乃無氣質弱易萎之可刈

（佩必非古人所指然則今似茅而花有兩種者非古蘭蕙明甚郭謂蕙非薰葉其亦謬以蕙蘭爲蕙草歟）其本如桔梗（郭曰本根也　任臣案桔梗似薺苨一名利如一名符扈一名房圖國策云今求柴胡桔梗于沮澤則累世不得一焉及之睪黍梁父之陰則郄車而載耳）黑華而不實名曰䔄蓉（任臣案河圖括地象云嶓冢山上有異花草名䔄容食之無子楊愼補注曰今名花䔄空菱䔄花之類黃氏紺珠亦云花䔄空出嶓冢山服之無子又爾雅釋草花而不實謂之䔄）食之使人無子又西三百五十里曰天帝之山上多椶枏下多菅蕙（郭曰菅茅類也）有獸焉其狀如狗名曰谿（郭曰或作谷）邊（郭曰或作遺）席其皮者不蠱（任臣案熊氏冀越集木狗形如黑狗能登木其皮可爲衣褥能運動血氣李時珍本草云川西有玄豹大如狗黑色尾亦如狗其皮作裘褥甚暖疑卽谿邊類也事物紺珠云谿邊如狗席其皮辟蠱蠱腹病或云蛇蠱金蠶蠱之類）有鳥焉其狀如鶉黑文而赤翁（郭曰翁頭下毛音汲甕之甕）名曰櫟（郭曰音沙櫟之櫟）食之已痔（任臣案讀書考定曰肥遺已癘雷櫟已痔事物紺珠亦曰雷櫟已痔數斯已癭圖贊曰有華無實䔄容之樹谿邊類狗皮厭不蠱黑文赤翁鳥愈隱痔）有草焉其狀如葵其臭如蘼蕪名曰杜衡（郭曰香草也　任臣案爾雅杜土鹵離騷雜杜衡與芳芷博物志云杜衡亂細辛故一名土細辛又其葉如馬蹄俗名馬蹄香經謂可以走馬亦因其性以爲用也杜若亦名杜衡別錄所謂杜蓮廣雅所謂楚衡者也其類自別後人多不辨）可以走馬（郭曰帶之令人便馬或曰馬得之而健走　任臣案圖贊曰狌狌犇人杜衡走馬理固須因體亦有假足駁在感安事御者）食之已癭西南三百八十里曰皐塗之山薔（郭曰音色或作賁又作薔）水出焉西流注于諸資之水塗水出焉（任臣案今榆次縣有大涂水小涂水）南流注于

集獲之水其陽多丹粟其陰多銀黃金（任臣案銀黃楊愼以爲卽黃銀也銀黃漢代用以爲佩唐太宗常賜房元齡黃銀帶又虞世南書夫子廟碑太宗賜之王羲之黃銀印一枚北史辛公義爲牟州刺史山產黃銀獲之以獻春秋運斗樞云八君秉金德而生則黃銀見熊太古冀越集云黃銀絶少道家言鬼神畏之方勺泊宅編云黃銀出蜀中與金無異但上石則白色丹霞子曰丹砂伏火化爲黃銀能重能輕能神能靈程氏演繁露云銀黃圭辟邪元覽云黃銀辟鬼金剛石辟惡毒或云鍮石類也非是庾信羽調曲山不藏於紫玉地不愛于黃銀一云銀與黃金二物）其上多桂木（任臣案范成大桂海志云凡木葉心皆一縱理獨桂有兩道如圭形故字从圭爾雅謂之梫）有白石焉其名曰礜可以毒鼠（郭曰今礜石殺鼠音豫蠶食之而肥　任臣案本草經礜一名青分石一名立志石一名固羊石又名鼠鄉以其能毒鼠也圖贊曰稟氣方殊舛錯理微礜石殺鼠蠶食而肥物性雖反齊之一歸）有草焉其狀如槀茇（郭曰槀茇香草　任臣案茇音沛藁本也一名鬼卿別錄謂之微莖）其葉如葵而赤背名曰無條可以毒鼠（任臣案元覽云無條毒鼠荸薺毒魚）有獸焉其狀如鹿而白尾馬足人手（郭曰前兩腳似人手）而四角名曰玃如（郭曰音玃嬰之嬰　任臣案埤蒼云皐塗之山有獸如鹿名曰玃如駢雅曰鹿四角爲玃如或作玃如廣雅曰西方有獸焉如鹿白尾馬足人手四角其名曰玃如亦作玃玃事物紺珠曰玃玃狀如白鹿前兩腳似人手後兩腳似馬蹄圖贊曰玃如之獸鹿狀四觡馬足人手其尾則白貌兼三形攀木緣石又司馬貞引經云皐塗山有獸似鹿馬足人手四角名爲玃是古本異同也梅氏云玃卽玃猓）有鳥焉其狀如鴟（任臣案鴟似鷹而稍小尾如舵極善高翔類有數種禽經云善搏者曰鷂竊玄者曰鵰骨曰鶻瞭曰鷂展曰鸇奪曰鵽又云鶻生三子一爲鴟爾雅謂之茅鴟詩疏謂之雀鷹或謂之隼齊人謂之擊征南謂之題肩）而人足名曰數斯（任臣案駢雅云周周大首鶖鵜數斯皆人

（足鳥事物紺珠曰數斯如雉人足）食之已瘻（郭曰或作癰）

又西百八十里曰黃山（郭曰今始平槐里縣有黃山上故有官漢惠帝所起疑非此任臣案潘之恒黃海引此與徽州黃山爲類非是又青南府南六十里亦有黃山與此同名）無草木多竹箭盼水出焉（郭曰音美目盼兮之盼）西流注于赤水其中多玉有獸焉其狀如牛而蒼黑大目其名曰𤚩（郭曰音敏任臣案即仲犨牧犍之屬事物紺珠云𤚩蒼黑色大目）有鳥焉其狀如鴞（任臣案鴞大如鳩綠色張揖云鴞鵩鵂鶹一物也）青羽赤喙人舌能言名曰鸚䳇（郭曰鸚䳇舌似小兒舌腳趾前後各兩扶南徼外出五色者亦有純赤白者大如鴈也任臣案說文鸚䳇能言鳥也爾雅翼曰其足指前後各二特爲羽族異故字从武又名鸚䳇吳志云鳥名鸚䳇未聞鸚父字說云嬰兒生不能言母教之言已而能言以言此鳥之能言類是也又鳥目下瞼眨上惟此鳥兩瞼俱動如人目內典謂之臊陀今秦中有吉了聲差重濁亦鸚䳇類元覽云鸚䳇人舌而語清吉了人耳而語濁圖贊曰鸚䳇慧鳥青羽赤喙四指中分行則以觜自助伊能見幽坐趾）

又西二百里曰翠山其上多椶枏其下多竹箭其陽多黃金玉其陰多旄牛（見潘侯山注）麢麝（郭曰麢似羊而大角細食好在山崖間麝似獐而小有香任臣案爾雅麢大羊陶注本草云今出建平宜都諸蠻中及西域王安石字說鹿則比類而環角外向以自防麢則獨棲懸一角以遠害可謂靈也故字从鹿从靈後人作羚星槎勝覽云阿丹國羚羊自胸中至尾垂九塊名九尾羊又安南高石山出一角羚羊見寰宇志唐傅奕以羚羊角碎金剛石即麢羊也麝腳似麢有香爾雅釋獸云麝父麢足字林云小鹿有香其足似麞故云麝足俗呼爲香麈）其鳥多鸓（郭曰音疊任臣案廣雅云鷄鴨飛鸓也即此又字彙鸓鳥如鵲兩手四足可禦火音徒協切宿宗江漢賦云又有兩首之鸓以鸓爲疊未識所据）

其狀如鵲赤黑而兩手四足（任臣案博物志翠山鳥兩首四足可以禦火又五侯鯖云鸓鳥生翠山狀如鵲四足不云兩首疑誤也又釋書載共命鳥亦二首一身）可以禦火（任臣案劉會孟曰鳥可禦火者多漢宮殿多以鳥名事物紺珠云鴟鸓鳧條似辟火圖贊曰數斯人腳厥狀似鴟舉獸人眼有鳥名鸓兩頭四足翔若合飛）

又西二百五十里曰騩山（郭曰音巍一音隗囂之隗）是錞于西海（郭曰錞猶堤埻也音章閏反）無草木多玉淒水出焉（郭曰或作淒）西流注于海其中多采石黃金（郭曰采石石有彩色者今雌黃空青綠碧之屬任臣案楊慎補注曰穆天子傳天子至于重邕氏之黑水爰有采石之山凡好石之器于是出又水經注若水衛有光珠之穴其云采石山光珠穴者疑即今寶山寶井今多產寶石其品有紅刺紫刺軟紅種密酒黃祖母綠是即經之采石也又李東壁本草亦云采石與寶石同碧者唐人謂之瑟瑟紅者宋人謂之靺鞨黃者名木難珠紫者名蠙子）多丹粟

凡西經之首自錢來之山至于騩山凡十九山二千九百五十七里華山冢也（郭曰冢者神鬼之所舍也任臣案漢志云東北神明之舍西方神明之墓冢爲冢意）其祠之禮太牢（郭曰牛羊豕爲太牢）羭山神也祠之用燭（郭曰或作湯）齋百日以百犧（郭曰牲純色者爲犧）瘞用百瑜（郭曰瑜亦美玉名音臾）湯（郭曰或作溫）其酒百樽（郭曰溫酒令熱）嬰以百珪百璧（郭曰嬰謂陳之以環祭也或曰嬰即古罌字謂盂也徐州云穆天子傳曰黃金之罌之屬也）其餘十七山之屬皆毛牷用一牢祠之（郭曰牷謂體全具也左傳曰牷牲肥腯者也）燭者百草之未灰白蒻采等純之（郭曰純緣也五色純之等差其文綵）

（也周禮芫席紛純）

西次二經之首曰鈐山（郭曰音髡鉗之鉗或作冷又作塗 任臣案劉氏云屬袁州誤）其上多銅其下多玉其木多杻橿

西二百里曰泰（郭曰或作秦）冒之山其陽多金其陰多鐵浴水出焉東流注于河其中多藻玉（郭曰藻玉玉有符彩者或作柬音練）多白蛇（郭曰水蛇）

又西一百七十里曰數歷之山（任臣案太平御覽引經作數歷）其上多黃金其下多銀其木多杻橿其鳥多鸚鴟楚水出焉而南流注于渭其中多白珠（郭曰今蜀郡平澤出青珠尸子曰水員折者有珠 任臣案左思蜀都賦青珠黃環是也）

又西百五十里曰高山其上多銀其下多青碧（郭曰碧亦玉類也今越巂會稽縣東山出碧）雄黃（郭曰晉太興三年高平郡界有山崩其中出數千斤雄黃）其木多櫻其草多竹涇水出焉（郭曰音經）而東流注于渭（郭曰今涇水出安定朝那縣西幷頭山至京兆高陵縣入渭也 任臣案一統志云涇河自平涼府西南白巖發源至涇州又東南至邠州界又東北至西安府高陵縣界會于渭）其中多磬石（郭曰書曰泗濱浮磬是也 任臣案劉會孟云陝西慶州不可為磬故名磬山非泗濱浮磬也）玉青碧

西南三百里曰女牀之山（任臣案東京賦注女牀山在華陰西六百里）其陽多赤銅其陰多石涅（郭曰即礬石也楚人名為涅石秦名為羽涅也本草經亦名曰涅石也 任臣案本草黑石脂一名石墨一名石涅南人謂之畫眉石礬石二名涅石又名羽澤二名原自不同且礬石并無石涅之名以涅石為石涅是郭注之誤也李氏注本草于礬石條下仍引經文亦未察其謬耳又石灰亦名石墨與此不同楊慎補注曰石涅可以染黑色論語涅而不淄即此物也又可以書字謂之石墨上古用漆書中古用石墨書今代用煙墨不知石墨為何物矣本草石涅一名玄丹又名黑丹孝經援神契曰王者德至山陵而黑丹出文選東京賦墨丹流滀魏都賦墨井鹽池注云鄴西有墨井又宜陽縣有石墨山汧陽縣有石墨洞韓州興國縣上洛山皆產石墨廣東始興縣小溪中亦產石墨水經注商州黃水北有黑山山石悉黑此皆石涅也）其獸多虎豹犀兕有鳥焉其狀如翟而五彩文（郭曰翟似雉而大長尾或作鵜鶘雕屬也）名曰鸞鳥見則天下安寧（郭曰舊說鸞似雞瑞鳥也周成王時西國獻之 任臣案師曠禽經鸞瑞鳥一曰雞趣顧野王符瑞圖曰雞趣王者有德則見尚書中候云周公歸政于成王太平制禮鸞鳥見禽蟲迹

曰鸞赤曰丹鳳青曰羽翔白曰化翼玄曰陰翥黃曰土符亦名鷖楚詞云駟玉虬而乘鷖是也張衡東京賦鳴女牀之鸞鳥舞丹穴之鳳皇駱賓王露布女牀鳴鳳韻歸昌子帝梧李商隱詩女牀無樹不棲鸞顧起元幽思賦羞鷟羽之差池兮感女牀之文鸞指此圖贊曰鸞翔女牀鳳出丹穴拊翼相和以應聖哲擊石靡詠韶音其絕）

又西二百里曰龍首之山（任臣案一統志山在應州北山之南踞雲中三秦記曰長六十里頭入于渭尾達樊川云昔有黑龍從山南出飲渭其行道因成土山故以名焉）其陽多黃金其陰多鐵苕水出焉東南流注于涇水其中多美玉

又西二百里曰鹿臺之山（郭曰今在上郡 任臣案今名麓臺山在平遙縣南四十七里一名冢山）其上多白玉其下多銀其獸多㸲牛羬羊白豪（郭曰豪貆猪也）有鳥焉其狀如雄雞而人面名曰鳧徯其名自叫也見

則有兵（任臣案劉會孟曰鳥人面者非大美則大惡大美者頻伽大惡者梟徯黃省曾詩海內揚戈兵梟徯下鹿臺謂此也）

西南二百里曰鳥危之山其陽多磬石（任臣案陳暘樂書曰少華之山其陰多磬鳥危之山其陽多磬高山源水出焉其中多磬則磬名所自固雖不一要之一適陰陽之和者泗濱所貢浮磬而已蓋取其土少而水多其聲和且潤也）其陰多檀（任臣案檀有黃白二種葉皆如槐與梓榆莢蒾相似語云斫檀不諦得莢蒾莢蒾尚可得駁馬）楮（郭曰楮即穀木　任臣案日華子曰皮斑者爲楮皮白者爲穀李時珍云楚人呼乳爲穀其木白汁如乳故以名之埤雅訓爲善誤矣陶隱居云即今構樹也陸璣詩疏曰構幽州人謂之穀桑荊揚交廣謂之穀）其中多女牀（郭曰未詳　任臣案王氏釋義曰女牀疑草石類）鳥危之水出焉西流注于赤水其中多丹粟

又西四百里曰小次之山其上多白玉其下多赤銅有獸焉其狀如猿而白首赤足名曰朱厭（任臣案駢雅曰朱厭雍和騰猿獮風毋前皃皆猿屬也事物紺珠云朱厭如猿白身赤足）見則大兵（郭曰一作見則有兵起焉一作見則爲兵　任臣案圖贊曰鳧徯朱厭見則有兵類異感同理不虛行推之自然厥數難明）

又西三百里曰大次之山其陽多堊（郭曰堊似土色甚白音惡）其陰多碧其獸多㸲牛麢羊

又西四百里曰薰吳之山無草木多金玉

又西四百里曰底陽之山（郭曰音旨）其木多櫻柟豫章（郭曰櫻似松有刺細理音即豫章大木似楸葉冬夏青生七年而後可知也　任臣案張衡南都賦其木則檉松楔櫻司馬相如賦云楩柟豫章顏注曰豫即枕木章即樟木二木生七年乃可分別觀此則豫即釣樟也通志略曰釣樟亦樟類爾雅所謂楩無疵是也又縣名豫章亦因此木得名）其獸多犀兕虎犳（郭曰犳音之藥反　任臣案字海云犳皮有虎文字彙云獸豹文又音履狀如狗而文首也）㸲牛

又西二百五十里曰衆獸之山其上多㻬琈之玉其下多檀楮多黃金其獸多犀兕

又西五百里曰皇人之山其上多金玉其下多青雄黃（郭曰即雌黃也或曰空青曾青之屬　任臣案雄黃生山陽故名雄黃雌黃生山陰故名雌黃二義自別若爲雌黃不當復有青雄黃之名矣蘇頌云階州山中雄黃有青黑色而堅者名曰熏黃青雄黃意即此也）皇水出焉西流注于赤水其中多丹粟

又西三百里曰中皇之山其上多黃金其下多蕙棠（郭曰彤棠之屬也蕙或作羔　任臣案或以爲薰葉棠梨二種）

又西三百五十里曰西皇之山其陽多金其陰多鐵其獸多麋鹿㸲牛（郭曰麋大如小牛鹿屬　任臣案麋牡麔牝麎其子麇鹿牡麚牝麀其子麛熊氏禮記疏云鹿是山獸屬陽情淫而遊山夏至得陰氣而解角從陽退之象麋是澤獸屬陰情淫而遊澤冬至得陽氣而解角從陰退之象）

又西三百五十里曰萊山其木多檀楮其鳥多羅羅是食人（郭曰羅羅之鳥所未詳也　任臣案宛委餘編曰鳥之變名者萊山羅羅蔘山作藥山誤）

凡西次二經之首自鈐山至于萊山凡十七山四千一百

四十里其十神者皆人面而馬身其七神皆人面牛身四足而一臂操杖以行是爲飛獸之神其祠之毛用少牢（郭曰羊豬爲少牢也）白菅爲席其十輩（郭曰音背）神者其祠之毛一雄雞鈐而不糈（郭曰鈐所用祭器名所未詳也或作思訓訢不糈祠不以米）毛采（郭曰言用雜色雞也）

西次三經之首曰崇吾之山在河之南北望冢遂（郭曰山名）南望䍃之澤（郭曰音遙）西望帝之搏獸之邱（郭曰搏或作簿）東望蟜（郭曰音於然反）淵有木焉員葉而白柎（郭曰今江東人呼草木子房爲柎音府一曰柎花下鄂音丈夫字或作柎音符）赤華而黑理其實如枳（任臣案周禮橘逾淮而北爲枳又小者枳實大者枳殼）食之宜子孫有獸焉其狀如禺而文臂豹虎（任臣案而字有誤）善投名曰舉父（郭曰或作夸父　任臣案本草𧆨音據建平山有之大如狗狀如猴黃黑色多髯鬣好奮頭舉石擲人郎舉父也又有玃父亦𧆨類徐氏客修賦云懲舉父之不量兮鼇九鳥使安居）有鳥焉其狀如鳧（任臣案鳧似鴨而小長尾爾雅鸍沈鳧詩云鳧鷖在涇尸子曰野鴨爲鳧家鴨爲鶩）而一翼一目相得乃飛名曰蠻蠻（郭曰比翼鳥也色青赤不比不能飛爾雅作鶼鶼鳥也　任臣案周書成王時巴人獻比翼鳥瑞應圖曰王者德及高遠則比翼鳥至管仲曰西海致比翼之鳥拾遺記成王時然邱國獻之狀如鵲而多力張華以爲一青一赤在參嵎山焦氏易林云比目附翼歡樂相得太微經曰有羽翮鶼而或九騎與七騶博物志云崇邱山有鳥一足一翼一目相得而飛名曰䖟見則吉良乘之壽千歲皆此鳥也晉俞益期與韓康伯牋林邑城外比翼鳥不比不飛鳥名歸飛鳴聲自呼疑亦此也又韻會作鶼鶼通志畧引經又作鶼圖贊曰比翼之鳥似鳧青赤雖云一形氣同體隔延頸離鳥翻飛合翮）見則天下大水

西北三百里曰長沙之山泚水出焉（郭曰音紫　任臣案水經泚水有二一出泚陽太湖山一出童山東北非此）北流注于泑水（郭曰鳥交反又音黝水色黑也）無草木多青雄黃

又西北三百七十里曰不周之山（郭曰此山形有缺不周匝處因名云西北不周風自此山出　任臣案淮南子崑崙虛旁有四百四十門其西北隅北門開以納不周風又曰禹強不周風之所生也拾遺記員嶠多大鵲高一丈銜不周之粟粟穗高三丈呂氏春秋粟之美者有不周之粟郎此山）北望諸毗之山臨彼嶽崇之山東望泑澤河水所潛也其源渾渾泡泡（郭曰河南出崑崙潛行地下至葱嶺出于闐國復分流岐出合而東流注泑澤已復潛行南出于積石山而爲中國河也名泑澤郎蒲澤一名蒲昌海廣三四百里其水停冬夏不增減去玉門關三百餘里郎河之重源所謂潛行也渾渾泡泡水濆涌之聲也袞咆二音）爰有嘉果其實如桃其葉如棗黃華而赤柎食之不勞

又西北四百二十里曰峚山（郭曰峚音密　任臣案他書引此多作密山）其上多丹木員葉而赤莖黃華而赤實其味如飴（任臣案劉熙逸雅飴之清者曰飴稠者曰餳揚雄方言謂之餦餭楚詞云粔籹蜜餌用餦餭）食之不飢（任臣案陶潛讀山海經詩丹木生何許迺在峚山陽黃華復朱實食之壽命長）丹水出焉西流注于稷澤（郭曰后稷神所馮因名云）其中多白玉是有玉膏其源沸沸湯湯（郭曰玉膏涌出之貌也河圖玉版曰少室山其上有白玉膏一服郎仙矣亦此類也沸音拂　任臣案玉膏郎玉髓或謂之玉液又謂之王脂十洲記云瀛洲有玉膏名曰玉醴飲數升輒醉抱朴子云生玉之山有玉膏流出鮮明如水精以無心草木和

（之須臾成水服之長生圖贊曰丹木煒爗沸沸玉膏黃軒是服遂攀龍豪渺然升遐羣下烏號）黃帝是食是饗（郭曰所以得登龍于鼎湖而龍蛇也　任臣案陶淵明詩白玉凝素液瑾瑜發奇光豈伊君子寶見重我軒黃卽此）是生玄玉（郭曰言玉膏中又出黑玉也　任臣案于闐國有烏玉河御覽云西蜀出黑玉王逸玉論云黑如純漆又高昌人謂玄玉爲石墨今謂之墨玉皆此玉也孫興公賦云挹以玄玉之膏）玉膏所出以灌丹木（任臣案事類賦玉膏灌丹木之根金刀剖如何之實）丹木五歲五色乃淸（郭曰言光鮮也　任臣案吳淑木賦拏弱水之九衢亂容山之五色）五味乃馨（郭曰言滋香也）黃帝乃取峚山之玉榮（郭曰謂玉華也離騷曰懷琬琰之華英又曰登崑崙兮食玉英汲冢周書所謂苕華之玉　任臣案穆天子傳天子于是得玉策枝斯之英玉策卽玉榮郭注引山海經亦作玉策尸子曰龍泉有玉英梁任昉咏雪詩山經陋容榮謂此也）而投之鍾山之陽（郭曰以爲玉種　任臣案潘氏

黃海云峚山玉榮投之鍾山之陽以爲種）瑾瑜之玉爲良（郭曰言最善也或作食觀與兩音　任臣案圖贊曰鍾山之寶爰有玉華光彩流映氣如紅霞君子是佩象德閑邪）堅粟精密（郭曰說玉理也禮記曰瑱密似栗栗或作粟玉有粟文所謂穀璧也　任臣案陳氏禮書子不足于長人故璧琢以穀是穀璧非自然之文以此相証非是）濁澤有而光（郭曰濁謂潤厚）五色發作（郭曰言符彩互映色王子靈符應曰赤如雞冠黃如烝栗白如割肪黑如醇漆玉之符彩也）以和柔剛（郭曰言玉協九德也）天地鬼神是食是饗（郭曰玉所以祈祭者言能動天地感鬼神）君子服之以禦不祥（郭曰今徼外出金剛石石屬而似金有光彩可以刻玉外國人帶之云辟惡氣亦此類也）自峚山至于鍾山四百六十里其間盡澤也是多奇鳥怪獸奇魚皆異物焉

又西北四百二十里曰鍾山（任臣案穆天子傳自舂山以至鍾山四百六十里論衡曰鍾山之上以玉抵鵲嚴忌哀時命云願至崑崙之玄圃也采鍾山之玉英嵇康琴賦蔑以鍾山之玉卽此山也又應天府興國州皆有鍾山非此）其子曰鼓（郭曰此亦神名名之爲鍾山之子耳其類皆見歸藏啓筮　任臣案事物紺珠作古續騷經鍾魃又附耳而皋佩注云謂鼓也）其狀如人面而龍身（郭曰啓筮曰麗山之子青羽人面鳥身亦似此狀也　任臣案三才圖會曰鍾山之子有神名曰鼓其狀龍身而人面）是與欽䲹（郭曰音邳　任臣案王世貞欽䲹行云不知鳳凰遶淚䲹鷹枘泰宇賦云齒欽䲹而亂界獲領起元評遶詰琊鍾有大鳥其名爲欽䲹本此）殺葆江于崑崙之陽（郭曰葆或作祖　任臣案張衡思玄賦瞰瑤谿之赤岸兮弔祖江之見劉靖節讀山海經詩巨猾肆威暴欽䲹違帝旨窫窳強能變祖江遂獨死以葆爲祖也）帝乃戮之鍾山之東曰䍃（郭曰音遙）崖欽䲹化爲大鶚（

郭曰鶚鵰屬也音[illegible]　任臣案禽經云王雎魚鷹也卽此荊謂之雎鳩淮南子謂之沸波）其狀如鵰而黑文白首赤喙而虎爪其音如晨鵠（郭曰鵠鶚屬猶云晨鳧耳說苑曰[illegible]比秦晨鳥也）見則有大兵鼓亦化爲鵕鳥（郭曰音俊　任臣案劉會孟曰袁君化[illegible]牛哀化虎黃母化黿徐伯化魚何但欽䲹與鼓又陶潛詩長枯固已劇鵕鶚豈足恃謂此也）其狀如鴟赤足而直喙黃文而白首其音如鵠見卽其邑大旱（郭曰穆天子傳云鍾山作舂山音同耳穆天子北升此山以望四野曰鍾山是唯天下之高山也百獸之所聚飛鳥之栖也爰有赤豹白虎白鳥青鵰執犬羊食豕鹿穆王五日觀于鍾山乃爲銘迹于縣圃之上以詔後世　任臣案圖贊曰欽䲹及鼓是殺祖江帝乃戮之崑崙之東二子皆化矯翼亦同）又西百八十里曰泰器之山觀水出焉西流注于流沙是

多文鰩魚（郭曰音遥任臣案呂氏春秋雚水之魚名曰鰩其狀若鯉而有翼常從西海飛遊于東海左思賦云文鰩飛波而觸綸庾信集云文鰩夜觸翼似青鸞郭璞江賦鮫鰩鯩鱺酉陽雜俎云洞庭之鮒灌水之鰩猶瑞錄云虬何以驂鰩何以藝曹植七啓膾西海之飛鱗李善注以爲文鰩也騈雅云文鰩長尺許有翼西史物性志文鰩出南海名飛魚羣飛水上則大風又神異經言東南海中有溫湖其中有鰩魚長八尺不言能飛似別爲一種）狀如鯉魚魚身而鳥翼蒼文而白首赤喙常行西海遊于東海以夜飛（任臣案薛道衡詩杉樹朝飛向洛陽文魚夜過歷異洲白氏六帖云獸爲毛羣天馬潛而在水魚非羽族文鰩飛以排空事類賦云夜飛常駭于文鰩）其音如鸞雞（郭曰鸞雞鳥名未詳也或作鸞任臣案鸞亦名雞趣鳧即鸞也）其味酸甘食之已狂（任臣案淮南子曰丘氣多狂）見則天下大穰（郭曰豐穰收熟也韓子曰穰歲之秋任臣案圖贊曰見則邑穰厥名曰鰩經營二海矯翼閒霄唯味之奇寄厥伊庖又薦文詩鰩魚躍嘉瑞謂此也）

又西三百二十里曰槐江之山丘時之水出焉而北流注于泑水其中多嬴母（郭曰即蝶螺也任臣案螺之屬有珠螺鶉鷸螺棱子螺皆蝶螺類）其上多青雄黃多藏琅玕黃金玉（郭曰琅玕石似珠者藏猶隱也郎干兩音任臣案爾雅西北之美者有崑崙之璆琳琅玕許氏說文云琅玕乃似玉禹貢雍州厥貢琅玕孔安國云石之似珠者荀子琅玕龍茲注亦云琅玕似珠又徐氏總龜曰琅玕生南瀛石崖間狀如筍質似玉西域記天竺國出琅玕六甚珊瑚琅玕本是一類生于海而赤者爲珊瑚生于山而碧者爲琅玕今同出青珠與碧龍相似即琅玕所作或曰左思蜀都賦青珠黃環指琅玕子也又杜綰石譜載明州昌國有琅玕石生水中初白而後微紫是水中亦有琅玕矣）其陽多丹粟其陰多采黃金銀實惟帝之平圃（郭曰即玄圃也穆天）

（子傳曰乃爲銘迹于玄圃之上謂刊石紀功德如秦皇漢武之爲者也任臣案王融曲水詩序載懷平圃乃睠芳林）神英招司之（郭曰司主也招音韶）其狀馬身而人面虎文而鳥翼狥于四海（郭曰狥謂巡行也任臣案圖贊曰槐江之山英招是主巡游四海無翼雲舞實唯帝圃有謂玄圃）其音如榴（郭曰音留或作籀此所未詳也）南望崑崙其光熊熊其氣魂魂（郭曰皆光氣炎盛相焜燿之貌）西望大澤后稷所潛也（郭曰后稷生而靈智及其終化形遯此澤而爲之神亦猶傳說騎箕尾也任臣案后稷有二一爲炎帝柱一爲舜之臣棄）其中多玉其陰多榣木之有若（郭曰榣木大木也言其上復生若木大木之奇靈者爲若見尸子國語曰榣木不生花也任臣案楚詞擘榣木之橝枝兮望艮風之板桐即榣木也楊氏補注云凡木大至百圍年歷千載皆有奇靈不獨扶桑得稱若木耳尸子曰食若木者多爲仁人圖贊曰榣雖靈樹爰生若木重根增駕流光旁燭食之靈化榮名仙錄古音附錄曰山海經多榣木列子碧樹而冬生曰櫾蓋省作榣也未審是非）北望諸毗（郭曰山名）槐鬼離侖居之（郭曰離侖其神名）鷹鸇之所宅也（郭曰鸇亦鴟屬也莊周曰鴟鵄甘鼠穆天子傳云鍾山上有白鳥青鵰皆此族類也）東望恒山四成（郭曰成亦重也爾雅云再成曰英也）有窮鬼居之各在一搏（郭曰搏猶脅也言羣鬼各以類聚處山四脅有窮其總號耳搏一作摶任臣案楊愼補注云退之送窮文實衍此也）爰有淫水其清洛洛（郭曰水留下之貌也淫音瑤也任臣案陶潛讀山海經詩迢遞槐江嶺是謂玄圃邱西南望崑墟光氣難與儔亭亭明玕照落落清瑤流恨不及周穆託乘一來遊）有天神焉其狀如牛而八足二首馬尾其音如勃皇（郭曰勃皇未詳）見則其邑有兵

西南四百里曰崑崙之邱是實惟帝之下都（郭曰天帝都邑之在下者）

也移天子傳曰吉日辛酉天子升于崑崙之邱以觀黃帝之宮而封豐隆之葬以詔後世言增封于崑崙山之上任臣案十六國春秋馬岌言酒泉南山卽崑崙之體也周穆王見西王母樂而忘歸甚謂此山禹貢崑崙在臨江之西卽此明矣十三州記云崑崙山在西海之戌地北海之亥地去岸十三萬里有弱水周迴繞匝山南接積石圃西北接北戶之室東北臨大活之井西南至承淵之谷此四角大山實崑崙之支輔也河圖云崑崙山北地轉下三千六百里有八玄幽都方二十萬里地下有四柱廣十萬里地有三千六百軸大牙相牽言誕而誇未可據也又括地象曰崑崙之墟下通含本赤縣之州是爲中則赤縣經曰崑崙柱天萬所由起西北綿亘肉寒搜神記曰崑崙之山是惟帝之下都淮南子云崑崙之邱或上倍之是謂涼風之上或上倍之是謂元圃或作上之是謂太帝之居酉陽雜俎云崑崙之墟帝之下都百神所在十洲記云上有金臺玉闕天帝君之居治處也葛仙公傳崑崙一曰玄圃一曰積石瑤房一曰閬風臺一曰華蓋一曰天柱仙人所居也圖贊曰崑崙月精水之靈府惟帝下都西郎之宇磈然中峙號曰天柱廬崙崑崙山人賦峙爾萬何爲帝下都本此）神陸吾司之（郭曰卽肩吾也莊周曰肩吾得之以處大山也任臣案圖贊曰肩吾得一以處崑崙開明是對司帝之門吐納靈氣熊熊魂魂王世貞騷云彼坴亦何爲兮肩陸吾使不得主盧柟泰宇賦挂陸吾而賠驕蟲徐氏賽修賦令陸吾啓鑰而列圖謂此也）其神狀虎身而九尾人面而虎爪是神也司天之九部及帝之囿時（郭曰主九域之部界天帝苑圃之時節也任臣案事物紺珠作堅吾虎身人面九首司九域事開山圖注無外之山在崑崙東南五龍天皇皆出此中爲十二時神也道里既殊或與此神異）有獸焉其狀如羊而四角名曰土螻（任臣案一作土螻又作土塿篇海云土塿獸似羊四角觸物則斃元覽曰土螻似羴羊也四角之獸也事物紺珠云土螻如羊四銳角駁猶曰羊四角爲土螻又厲鳥北方赤謂之土螻見爾雅翼與此同名異物）是食人有鳥焉其狀如蜂大如鴛鴦名

曰欽原（郭曰欽或作爰或作至也任臣案駢雅云欽原蠚鳥也元覽曰蜚竭水欽原蠚木彭儀五侯鯖云欽原蠚鳥獸則死蠚木則空）蠚鳥獸則死蠚木則枯（任臣案蠚毒蟲名猶言毒也漢書齊王曰螫蠚手則斬手蠚足則斬足下壼與溫嶠書元規召外意定必縱毒蠚以向朝廷圖贊曰土螻食人四角似羊欽原類蜂大如鴛鴦觸物則斃其螫難當）有鳥焉其名曰鶉鳥是司帝之百服（郭曰服器服也一曰服事也或作藏任臣案天文志鶉首鶉火鶉尾三宮當大微軒轅之座南面而承如在帝左右焉且星主衣裳文繡張主宗廟服用皆鶉火宿也周禮輪人鳥旟七斿畫南方鶉火之象司服鷩冕翟諸制皆本此意通之經云鶉鳥司帝百服或義取此也今三式家猶以朱雀爲文章采服之神夫有所受之矣）有木焉其狀如棠（郭曰棠梨也）黃華赤實其味如李而無核名曰沙棠可以禦火食之使人不溺（郭曰言體浮輕也沙棠爲木不可得沈呂氏春秋曰果之美者沙棠之實銘曰安得沙棠刻以爲舟泛彼滄海以遨以遊任臣案南越志寧鄉果多沙棠竺法真羅浮山疏羅浮山有沙棠華黃實赤甘如李上林賦云沙棠櫟櫧華楓枰櫨謝朓啓云帝臺妙棠安期靈棗圖贊曰安得沙棠制爲龍舟汎彼滄海渺然遐遊聊以逍遙在彼去留）有草焉名曰薲草（郭曰音頻任臣案毛晃曰薲大萍也與蘋同本草云大者爲蘋小者爲杏葉如田字形有水陸二種左傳蘋蘩蘊藻之采可薦于鬼神可羞于王公則薲有賓之義故字从賓）其狀如葵其味如葱食之已勞（郭曰呂氏春秋曰菜之美者崑崙之薲任臣案圖贊曰司帝百服其鳥名鶉沙棠之實惟果是參爰有奇菜厥號曰薲）河水出焉（郭曰出山東北隅也）而南流東注于無達（郭曰山名）赤水出焉（郭曰出山東南隅也）而東南流注于氾天之水（郭曰氾天亦山名赤水所窮也穆天子傳曰遂宿于崑崙之側赤水之陽陽水北也氾浮劍反）洋水出焉（郭曰出山西北隅或作清任臣案水經注引經作

（漾水出崑崙西北隅又許愼呂忱孔安國當據並以漢水出隴西則洋水或一名漾水未可知也又案海內西經洋當音翔）而西南流注于醜塗之水（郭曰醜塗亦山名也皆在南極穆天子傳曰戊辰濟洋水又曰觴天子洋水也　任臣案亦經注作醜塗）黑水出焉（郭曰亦出西北隅也）而西流于大杅（郭曰山名也穆天子傳曰乃封長肱于黑水之西河是惟崑崙鴻鷺之上以爲周室主杅音于）是多怪鳥獸（郭曰謂有一獸九首有一鳥六首之屬也）

又西三百七十里曰樂游之山桃水出焉西流注于稷澤是多白玉其中多鮹魚（郭曰音滑　任臣案字書鰨魚有二鳥翼如魚者音滑于桐水之鮹魚是也如蛇四足者音骨今郭音相反疑字書誤景純江賦云鮹鯵鰶[illegible]張融海賦云[illegible]鯫鰈鮹）其狀如蛇而四足是食魚（任臣案劉會孟曰龍蟠山潭中亦產魚四足而有角）

西水行四百里曰流沙二百里至于蠃母之山神長乘司之是天之九德也（郭曰九德九氣所生）其神狀如人而犳（郭曰之藥反）尾（任臣案圖贊曰九德之氣是生長乘人狀犳尾其神則發妙物自潛世無得稱）其上多玉其下多青石而無水

又西三百五十里曰玉山是西王母所居也（郭曰此山多玉石因以名云穆天子傳謂之羣玉之山見其山河無險四徹中繩先王之所謂策府寡草木無鳥獸穆王於是攻其玉石取玉石版三乘玉器服物載玉萬隻以歸雙玉爲瑴半隻　任臣案闕駰十三州志赤水西有白玉山山有西王母堂室外國圖曰西王母國前弱水中有玉山白兔陶潛讀山海經詩玉臺凌霞秀王母妙怡顏又李賀詩忽憶周天子驅車上玉山即此也又玉山近春山旁東瀛子云西王母所居在龜山之春山寶華之闕光碧之堂所謂玉闕墜天綠臺承霄老君中經集仙傳諸泉記書記洞冥諸書云西王母九靈太妙龜山金母也姓緱氏名婉妗一云姓楊名回與東王公共理二氣乃西華之至妙洞陰之極尊其說甚誕不足據也）西王母其狀如人豹尾虎齒而善嘯蓬髮戴勝（郭曰蓬頭亂髮勝玉勝也音龐　任臣案帝王世紀曰崑崙之北玉山之神人身虎首豹尾蓬頭又廣記云蓬髮戴華勝虎齒善嘯者此乃王母之使金方白虎之神非王母真形也或說未足信今戴鵀鳥以頭上有毛花成勝故亦名戴勝專此知戴勝之義）是司天之厲及五殘（郭曰主知災厲五刑殘殺之氣也穆天子傳曰吉日甲子天子賓于西王母執玄圭白璧以見西王母獻錦組百縷金玉百斤西王母再拜受之乙丑天子觴西王母于瑤池之上西王母爲天子謠曰白雲在天山陵自出道里悠遠山川間之將子無死尚復能來天子答之曰予還東土和理諸夏萬民均平吾顧見汝比及三年將復而野西王母又爲天子吟曰徂彼西土爰居其所虎豹爲羣烏鵲與處嘉命不遷我爲帝女彼何世民又將去子吹笙鼓簧

中心翺翔世民之子惟天之望天子遂驅升于奄山乃紀迹于奄山之石而樹之槐眉曰西王母之山奄山即崦嵫山案竹書穆王五十七年西王母來見賓于昭宮舜時西王母遣使獻玉環見禮三朝　任臣案黃帝時西王母授益地圖廣博物志云堯敎化及雕題蜀越西見王母大戴禮云舜時西王母獻白玉琯說見大荒經注圖贊曰天帝之女蓬髮虎顏穆王執贄賦詩交歡）有獸焉其狀如犬而豹文其角如牛（郭曰或作羊）其名曰狡其音如吠犬見則其國大穰（郭曰晉太康七年邵陵扶[illegible]縣獲得一獸狀如豹文有兩角無前兩腳時人謂之狡疑非此　任臣案盧柟蠛蠓集云狡音龍吠豹文純攫）有鳥焉其狀如翟而赤名曰胜遇（郭曰音姓　任臣案事物紺珠云胜遇如翟而赤食魚騈雅曰蠻蠻胜遇兆水鳥也又張華神異經敘天柱上有大鳥名曰希有南向右翼覆西王母當與此鳥其處也）是食魚其音如錄（郭曰音祿義未詳　任臣案字義總略碌碌古作綠淥或作鹿鹿是錄也）

（古相通也疑爲鹿之借字）

又西四百八十里曰軒轅之邱（郭曰黃帝居此邱娶西陵氏女因號軒轅邱　任臣案皇甫謐云黃帝受國于有熊居軒轅之邱劉會孟曰今新鄭縣古有熊氏之國曹學佺名勝志云新鄭縣城內有軒轅邱又秦州亦有軒轅邱）無草木洵水出焉（郭曰音詢）南流注于黑水其中多丹粟多青雄黃

又西三百里曰積石之山其下有石門河水冒以西流（郭曰冒猶覆也積石山今在金城河門關西南境中河水行塞外東入塞內　任臣案一統志積石在西寧衛境廢龍支縣之南劉辰翁曰積石在陝西河州夏氏禹貢合注云積石有二河水經大積石山又東北流至小積石山一名唐述山土人以鬼爲唐述蓋傳其山有神人往還也葛洪枕中書曰舜治積石山卽此河水冒以西流水經注引此作西南流）

是山也萬物無不有焉（郭曰水經引山海經云積石山在鄧林山東河所入也　任臣案圖贊曰積石之中實生重河夏后氏導石門湧波珍物斯備比奇崑阿）

又西二百里曰長留之山其神白帝少昊居之（郭曰少昊金天氏帝摯之號也　任臣案禮斗威儀曰白帝白招拒枕中書云白帝治華陰山顏之推家訓曰帝王世紀帝少昊崩其神降長流之山於祀主秋周禮秋官主刑罰故今名治獄參畢爲長流卽長留也羅苹路史注云今臨朐有祠曰治泉祠廣雅以爲金神之祠斯少昊所降也是少昊之主西也久矣又傳稱少昊爲西皇亦以帝居西方故耳）其獸皆文尾（郭曰或作長）其鳥皆文首（郭曰文或作長）是多文玉石實惟員（任臣案一本作貟）神磈氏之宮（郭曰音隗　任臣案圖名記作隗氏卽春秋隗氏之祖冠編云少昊青陽氏借姓隗氏降神于長流之山圖贊曰少昊之帝號曰金天磈氏之宮亦在此山是司日入其景則圓）是神也主司反景（郭曰日西入則景反東照主司察之　任臣案吳淑日賦長留反景都廣無晷謂此楊慎補注云日西入則景反東照故曰反景揚雄賦所謂倒景也尚書宅西曰昧谷賁餞納日古文亦谷作柳谷鄭氏曰五色聚爲柳日入時具五色說文繳日入色也音忽尚書餞日柳谷屬之仲秋山海經司反景亦居之白帝蓋倒景反照在秋爲多其變十狀有作胭脂紅者有如金線穿射者凡作雨作霽載霞載陰雲氣斑駁日光穿漏其中必有蛟龍隱見是則所謂神司反景也）

又西二百八十里曰章莪之山（任臣案一本作章義）無草木多瑤碧（郭曰瑤亦玉屬）所爲甚怪（郭曰多有非常之物）有獸焉其狀如赤豹（任臣案穆天子傳鍾山爰有赤豹白虎屈子九歌云乘赤豹兮從文貍詩大雅赤豹黃羆鬼谷子遺蘇秦張儀書中云下有赤豹麒麟）五尾一角其音如擊石其名如猙（郭曰金氏易義曰音如石相擊音靜也）

（任臣案猙又音爭一曰似狐有翼見廣韻黃氏續騷經梟接翼于猙猙注云似豹一角五尾圖贊曰章莪之山奇怪所宅有獸似豹厥色惟赤五尾一角鳴如擊石又篇海言猙如赤豹五尾與猙相類似誤也）有鳥焉其狀如鶴（任臣案鶴大於鵠長喙丹頂赤目赤頰青腳修頸白羽黑翎相鶴經云飲而不食乃胎化也）一足赤文青質而白喙名曰畢方其鳴自叫也見則其邑有譌火（郭曰譌亦妖訛字　任臣案駢雅畢方兆火鳥也商羊虐鶯兆雨鳥也淮南子木生畢方注云狀如鳥青色赤腳一足不食五穀事物紺珠云畢方見者主壽囊苑云畢方老鬼也一曰南方獨腳鳥形如鶴尚書故實云漢武帝有獻獨足鶴者人皆以爲異東方朔奏曰山海經云畢方鳥也驗之果是華林博議云孝武帝常有獻異鳥者莫識東方朔曰此畢變也見山海經畢變本爲畢方之訛又白澤圖火之精曰必方狀如鳥一足以其名呼之則去卽畢方也圖贊曰畢方赤文離精是炳旱則高翔鼓翼陽景集乃流災火不炎正柳宗元逐畢方文元和七年夏火

（灾日夜數十發葢類物之爲者訛傳怪鳥莫實其狀山海經畢方見有訛火則怪鳥其畢方與興化府志云嘉靖十八年九月間莆田縣火災是夜有鳥下火中即子厚所云畢方鳥也又續騷經云俞兒騶騂而遠去兮畢方蹮跳以卜降是指此又蔣綜文選注畢方如鳥兩足一翼常銜火作怪灾與經文小有異同未可據也）

又西三百里曰陰山濁浴之水出焉而南流注于蕃澤其中多文貝（任臣案相貝經貝十二等書大傳大貝如車渠顧命云文貝仍几楚詞紫貝闕兮珠宮詩小雅成是貝錦言其文也圖贊云先民有作龜貝爲貨貴以文彩賈以小大簡則易資犯而不過）有獸焉其狀如貍（郭曰或作豹　任臣案字林云貍狀獸似貙其子名貄）而白首名曰天狗（任臣案大荒有赤犬曰天犬又太白化妖星名天狗窮奇獸亦名天狗非此事物紺珠云天狗如貍白首音如貓食蛇）其音如榴榴（郭曰或作貓貓）可以禦凶（任臣案圖贊云乾麻不長天狗不大厥質雖小禳灾除害氣之相旺在乎食帶）

又西二百里曰符惕之山（郭曰音陽　任臣案劉子威雜俎作符陽）其上多椶枏下多金玉神江疑居之（任臣案郁離子云江疑乘雲列缺御雷即此神）是山也多怪雨風雲之所出也（任臣案劉鳳玄覽篇符陽之山多怪雨謂此也）

又西二百二十里曰三危之山（郭曰今在燉煌郡尚書云竄三苗于三危是也　任臣案三危古字作三峗在陝西沙州城東南二十里其山三峰聳絶因名河圖括地象曰三危山在鳥鼠之西南與汝山相接上爲天苑星黑水出其南河西舊事云三危山有三峰故曰三危俗亦爲昇雨山在縣南二十里又列朝詩集注麗江府羅些城北有山即三危山未知是非）三青鳥居之（郭曰三青鳥主爲西王母取食者則自棲息于此山也竹書曰穆王西征至于青鳥所解　任臣案圖贊曰山名三危青鳥所憩往來崑崙王母是隷穆王西征旅軫斯地陶潛讀山海經詩翩翩三青鳥毛色奇可憐朝爲王母使暮歸三危山徐陵天台碑未去三鳥賓造二華真誥大鳥銘西王青鳥東海赤鳳伏知道書云王母青鳥仙使難過來此留青日札曰三危山有青鳥爲王母使者左傳云青鳥司啓者也注鶬鴳也立春鳴立夏止故司啓閉啓有通信問之義故言西王母使者又漢武故事云七月七日西王母至有三青鳥夾侍王母傍亦緣此附會之）是山也廣員百里其上有獸焉其狀如牛白身四角其毫如披蓑（郭曰蓑辟雨之衣也音催）其名曰傲㸸（郭曰傲噎兩音　任臣案一作獓狠駢雅曰牛四角而白曰獓㸸字彙引此作獒㹄古音畧又作傲㸸）是食人有鳥焉一首而三身其狀如鶹其名曰鴟（郭曰鶹似鵰黑文赤頸音洛下句或云扶狩則死扶木則枯應在上欽原下脫錯在此耳○一本作扶狩則死　任臣案圖贊曰江疑所居風雲是稽獸有獓㸸毛如披蓑樂鳥一頭厥身則兼）

又西一百九十里曰騩山其上多玉而無石神耆童居之（郭曰耆童老童顓頊之子　任臣案圖贊曰顓頊之子嗣作火正鏗鏘其鳴聲如鐘磬處于騩山惟靈之盛）其音常如鐘磬其下多積蛇

又西三百五十里曰天山（任臣案河西舊事曰天山高冬夏長雪故曰白山山中有好木鐵白人謂之天山過之皆下馬拜在蒲東一百里即漢武師擊右賢王處也九州要記云涼州古武威郡有天山黃帝受金液神丹于此程大昌北邊備對云一名祈曼羅山杜詩注天山即祁連山在伊州顏氏說界曰天山雪山祁連山白山四名其實一也）多金玉有青雄黃英水出焉而西南流注于湯谷（任臣案開山圖麗山西北有溫池辛氏三秦記漢武故事並云驪山有湯泉若前都賦所稱湯谷湯其後非此地也）有神焉其狀如黃囊赤如丹火（郭曰體色黃而精光赤也）六足四

渾敦無面目（任臣案渾敦古音叢，自育家沌與混沌同中天佚典云渾沌蔑判太希其谷太微經曰有物齒于渾敦莫之敢作又神異經言崑崙西有獸焉目不見兩耳不聞有腹而無五藏有腸直而不旋名曰渾沌）是識歌舞實惟帝江也（郭曰夫形無全者則神自然靈照精無見者則闇與理會其帝江之謂乎莊生所云中央之帝混沌爲儵忽所鑿七竅而死者蓋假此以寓言也　任臣案段氏諾皋記天山有神是爲渾敦狀如橐而光其光如火六足重翼無面目背育歌舞實爲帝江事物紺珠云帝江出天山識歌舞之妙楊慎均藻云帝江鳥名知歌舞之音王氏彙苑云天山之神鳥名曰帝江或能識歌舞之妙無如帝江一曰鼓神也圖贊曰質則渾沌神則旁通自然靈照聽不以聰強之爲名曰惟帝江王融曲水詩序傳妙靡于帝江直柟僉濵國云帝丸踐古而發聚謂此也又路史帝不降是爲帝江注云山海經帝江也此羅氏之誤）

又西二百九十里曰泑山（郭曰泑音黝黑之黝）神蓐收居之（郭曰亦金神也

人面虎爪白尾執鉞見外傳云　任臣案風俗通姓纂云蓐收後有蓐國蓋少皞之子該也生則爲蓐侯殁則爲神月令亦云其神蓐收）其上多嬰短之玉（郭曰未詳　任臣案羭次山有嬰垣玉短疑垣字之譌）其陽多瑾瑜之玉其陰多青雄黃是山也西望日之所入其氣員（郭曰日形員故其氣象亦然也　任臣案楊愼補注云晉天文志東海氣如圓簦其說亦此類也）神紅光之所司也（郭曰未聞其狀）

西水行百里至于翼望之山（郭曰或作上翠山）無草木多金玉有獸焉其狀如狸一目而三尾名曰讙（郭曰讙音歡或作原）其音如奪百聲（郭曰言其能作百種物聲也或曰奪百物名亦所未詳　任臣案太平御覽引經讙作獾奪作奪百聲作衆百聲五侯鯖云原一目二尾音奪衆音卽斯獸也）是可以禦凶服之已癉（郭曰黃癉病也）

（苦曰）有鳥焉其狀如烏三首六尾而善笑名曰鵸鵌（郭曰猗餘兩音　任臣案帶山鳥自爲牝牡亦名鵸鵌事物紺珠云鵸鵌如烏九首六尾善笑自爲雌雄黃氏之誤也又駢雅云鵸鵌三首元覽云三首之鳥有鵸鵌焉九首之鳥有鶬焉鬼車舊字書或作鵸鵌）服之使人不厭（郭曰不厭夢也周書曰服者不昧音莫禮反或曰昧昧目也　任臣案程良孺曰鵸鵌不覺當息不瞚圖讚云鵸鵌三頭獂獸三尾俱禦不祥消凶辟眯君子服之不逢不韙）又可以禦凶

凡西次三經之首崇吾之山至于翼望之山凡二十三山六千七百四十四里其神狀皆羊身人面其祠之禮用一吉玉瘞（郭曰玉加采色者也尸子曰吉玉大龜）糈用稷米（任臣案稷穄也黍之不黏者）

西次四經之首曰陰山（任臣案在今寧夏）上多穀無石其草多茆

蕃（郭曰茆鳧葵也蕃青蕃似莎而大卯煩兩音　任臣案詩魯頌薄采其茆江南人謂之蓴菜齊民要術作蒓）陰水出焉西流注于洛

北五十里曰勞山（任臣案齊地亦有大勞山小勞山晏謨齊記所謂泰山高不如東海勞也是異地同名者）多茈草（郭曰一名茈莀中染紫也　任臣案卽紫草爾雅云藐茈草唐本草一名紫丹）弱水出焉而西流注于洛（任臣案留青日札天下有三弱水東海中弱水不勝鴻毛至則必溺西海中弱水在今西寧衞西三百里甘州界昔乞伏熾磐破吐谷渾覓地于弱水南覓地降署爲弱水護軍是也勞山所出疑此水又弱水餘支去長安四萬里似與甘州之弱水異則又一弱水也釋義言天地之氣東南而升西北而降降則其氣沉也氣沉水則弱矣然東海亦有弱水則何說也）

西五十里曰罷父之山（任臣案楊氏古音引此作罷谷山罷皮買切）洱水出焉

（郭曰音耳　任臣案劉會孟云洱水桑榆河也中有三島四洲九曲之勝朱國禎大事記曰西洱河在大理府城南一名昆瀰池亦名瀰渚源出浪穹縣罷谷中山下世傳黑水飲流別派自縣西北來匯于縣東爲巨津形如月生五日抱珥之狀故又曰珥河又案水經注清水又南洱水注之水出弘農郡盧氏縣之熊耳山地理志熊耳之山出三水洱水其一焉計其道里與朱說不合未能斷也）而西流注于洛（任臣案李元陽云地理志謂南中山曰昆彌水曰洛山海經洱水西流入于洛益瀾滄江亦名洛水言脈絡分明也據此則諸洛非上洛之洛）其中多瑉碧（任臣案紫石華玄石英之類）

北百七十里曰申山其上多穀柞其下多杻橿其陽多金玉區水出焉而東流注于河（任臣案水經注世謂之清水）

北二百里曰鳥山其上多桑其下多楮其陰多鐵其陽多玉辱水出焉而東流注于河（任臣案水經河水又南又納辱水注云俗謂之秀延水）

又北百二十里曰上申之山（任臣案劉屬雜俎引此作上甲）上無草木而多硌石（郭曰硌磊硌大石貌也音洛）下多榛楛（郭曰榛子似栗而小味美楛木可以爲箭詩云榛楛濟濟臻怙兩音　任臣案陸璣詩疏榛栗屬字或作蓁木有二種鄘風云樹之榛栗左傳女贄不過榛栗棗脩楛木名書傳云可以爲矢禹貢荊州厥貢惟箘簵楛）獸多白鹿其鳥多當扈（郭曰或作户）其狀如雉以其髯飛（郭曰髯咽下須毛　任臣案談薈云飛者以翼當扈之鳥以髯圖贊曰鳥飛以翼當扈則鬚廢多任少沛然有餘輪運于轂至用在無）食之不眴目（郭曰音眩）湯水出焉東流注于河（任臣案水經河水又南湯水注之一統志湯水在盧氏縣西南一百二十里源出惡嶺）

又北百八十里曰諸次之山諸次之水出焉而東流注于

河（任臣案水經曰河水又南諸次之水入焉）是山也多木無草鳥獸莫居是多衆蛇

又北百八十里曰號山其木多漆椶（郭曰漆似樗也　任臣案韓保昇曰漆樹高二三丈皮白葉似椿子似牛李子木心黃六七月刻取滋汁又一種似小榎而大取汁漆物黃澤如金唐書所謂黃漆者也）其草多葯虂芎藭（郭曰葯白芷別名虂香草也芎藭一名江蘺葯音烏較反　任臣案廣雅白芷葉謂之葯楚詞桂棟兮蘭橑辛夷楣兮葯房淮南子秋葯被風吳氏本草曰白芷一名虂一名苻離一名澤芬一名莞說文云晉謂之虂齊謂之茝楚謂之蘺又謂之葯是葯虂皆白芷也芎藭左傳作山鞠藭本草釋名謂之壺藭與藁本類淮南云亂人者若芎藭之與藁本名山志曰橫山諸山草多芎藭又案別錄蘼蕪一名江蘺芎藭苗也郭以芎藭名江蘺非是然上林賦被以江蘺糅以蘼蕪若非一物李氏云大葉似芹者爲江蘺細葉似蛇牀者爲蘼蕪摠爲芎藭葉隱矣）多汵石（郭曰汵或音金未詳　任臣案水經注引經作涅石）端水出焉而東流注于河（任臣案水經河水又東端水入焉）

又北二百二十里曰盂山（郭曰音于　任臣案水經注引郭注云盂或作明今本無此文藝文類聚引此作甝山）其陰多鐵其陽多銅其獸多白狼白虎（郭曰外傳曰周穆王伐[redacted]得四白狼白虎虎名甝虪　任臣案瑞應圖曰白狼王者仁德則見周宣王時白狼見西國戚田符子曰商湯爲天子有神手牽白狼口銜金鉤而入湯庭尚書中候曰湯牽白狼握禹籙圖贊云矯矯白狼有道則遊應符變質乃御靈鉤惟德是適出殷見周孝經援神契曰德至鳥獸白虎見春秋演義圖曰湯地七十內懷聖明白虎戲朝魏略曰文帝欲受禪郡國上言白虎二十七見中興徵祥說曰白虎狀如虎而白色嘯則風興[illegible]身如雲而無雜者近代所謂白虎者班虎文是爾雅之彪虎也圖贊云甝虪之虎仁而有猛其質載皓其文載縞應德而擾）

（止我交境）其鳥多白雉白翟（郭曰或作白翠）生水出焉而東流注于河（任臣案即奢延水也水西出奢延縣西南赤沙阜東北流）

西二百五十里曰白於之山（任臣案括地志白於山在慶州洛源縣水經注曰白於山今名女郎山猶張魯女也）上多松栢（任臣案吳淑栢賦擢華轂秀白於）下多櫟檀（郭曰櫟即柞　任臣案實名橡斗）其獸多㸲牛羬羊其鳥多鴞（郭曰鴞似鳩而青色　任臣案鴞即梟盛弘之荊州記云有鳥如雌雞其名為鴞楚人謂之鵩）洛水出于其陽（任臣案洛水非一此秦中洛水也伊洛之洛其源出熊耳漢書云洛出塚野）而東流注于渭夾水出于其陰東流注于生水

西北三百里曰申首之山（任臣案唐類函作由首宋濂演連錄亦云由首之山曾季常晟

似誤）無草木冬夏有雪申水出于其上潛于其下是多白玉

又西五十五里曰涇谷之山（郭曰或無之山二字）涇水出焉（郭曰或以此為今涇水未詳）東南流注于渭（任臣案關中記云涇渭洛關中三川與灞滻澇潏灃滈為關中八水一統志曰今涇河自平涼府西南白巖發源至涇州又東南至邠州界又東北至西安府高陵縣界會于渭）是多白金白玉

又西百二十里曰剛山多柒木（任臣案廣韻柒與漆同此即榛漆之漆也）多㻬琈之玉剛水出焉北流注于渭是多神𩳁（郭曰𩳁亦魑魅之類也音恥同反或作魗　任臣案圖經作神䰠集韻引此作神魑音熾）其狀人面獸身一足一手其音如欽（郭曰欽亦吟字假音　任臣案劉會孟云深山魈魈多一足故詩曰山鬼獨一足圖贊曰其音如吟一腳人面鼠身䶂頭厥號曰䰠目如馬耳食厭妖變）

又西二百里至剛山之尾洛水出焉而北流注于河其中多蠻蠻其狀鼠身而鱉首其音如吠犬

又西三百五十里曰英鞮之山上多漆木下多金玉鳥獸盡白（任臣案釋義曰西方金屬於氣為白鳥獸盡白似感金氣也然他山又不盡然豈感者有淺深耶）涴水出焉（郭曰涴或作演音冤枉之冤）而北注于陵羊之澤是多冉遺之魚（任臣案御覽作無遺之魚事物紺珠作冉鱧元賢卜僉魚鮮遺鯩鰭皆六足又集韻引經云英鞮之山涴水出焉多鯔魚似誤）魚身蛇首六足其目如馬耳食之使人不眯（任臣案目不明曰眯莊子云簸糠眯目讀書者定云文鰩也狂冉遺不眯）可以禦凶

又西三百里曰中曲之山其陽多玉其陰多雄黃白玉及金有獸焉其狀如馬而白身黑尾一角虎牙爪音如鼓音其名曰駮是食虎豹（郭曰爾雅說駮不道有角及虎爪駮亦在畏獸畫中　任臣案晉平公獵遇虎虎伏于道問師曠曠曰臣聞駮馬伏虎豹意君所乘者駮馬乎又宋史載順州山中有異獸如馬而食虎豹北人不能識問劉敞敞曰此駮也為說其狀且誦山海經管子書曉之汲冢瑣語曰駮馬能食虎豹邢氏爾雅疏曰駮亦野馬名秦風隰有六駮毛萇音剝陸璣云駮馬梓榆也以其木皮似駮馬故名之王會篇義渠以茲白茲白一名駮近宋康寇于秦中見駮一角虎蹄食四虎云圖贊曰駮惟馬類實畜之英騰髦驤首嘘天雷鳴氣無不凌吞虎辟兵）可以禦兵（郭曰養之辟兵刃也）有木焉其狀如棠而員葉赤實實大如木瓜（郭曰木瓜如小木瓜一名楙詩云投我以木瓜　任臣案木）名曰櫰木（郭曰音懷）

（任臣案槐亦名櫰木非此也）食之多力（郭曰尸子曰木食之人多爲仁者名爲若木此之類　任臣案圖贊曰櫰之爲木厥形似槵若能長服拔樹排山力則有之壽亦宜然）

又西二百六十里曰邽山（郭曰音圭　任臣案高氏緯畧引此作封山）其上有獸焉其狀如牛蝟毛名曰窮奇音如獋狗是食人（郭曰或云似虎蝟毛有翼銘曰窮奇之獸厥形甚醜馳逐妖邪莫不奔走是以一名號曰神狗　任臣案緯畧云窮奇聞人鬭乃助不直者又文王出獵所獲　張揖上林賦注窮奇其音如狗嘷神異經云窮奇狀如牛而色狸尾長曳地其聲如狗狗頭人形鈎爪鋸牙逢忠信之人[illegible]而食之逢奸邪則捕禽獸而飼之宛委餘編云窮奇[illegible]名神狗郭璞曰牛蝟毛謂之窮奇黃香九宮賦驂騕褭而挾窮奇即此也又逐疫祇亦名窮奇後漢志云窮奇騰根共食蠱北方天神亦名窮奇淮南子云窮奇廣莫風之所生也抱朴子云前道十二窮奇後從三十六辟邪蓋指此窮奇或作窮青誤）

漾水出焉（郭曰音象）南流注于洋水其中多黃貝（郭曰貝甲蟲肉如科斗但有頭尾耳　任臣案爾雅貝居陸贆在水者蜬余貾黃白文余泉白黃文相貝經云貝十二等灌貝使人善驚黃脣點齒是也浮貝投水則浮也）贏魚（郭曰音螺）魚身而鳥翼（任臣案廣宗江漢賦翼飛鯩贏于天池謂此與文鰩也或作贏孫楯唐韻云贏落戈反魚身鳥翼）音如鴛鴦見則其邑大水

又西二百二十里曰鳥鼠同穴之山（郭曰今在隴西首陽縣西南山有鳥鼠同穴鳥名曰鵌鼠名曰鼵鼵如人家鼠而短尾鵌似燕而黃色穿地入數尺鼠在內鳥在外而共處　孔氏尚書傳曰共爲雌雄張氏地理記云不爲牝牡也　任臣案山在今陝西渭源縣一統志云俗呼爲青雀山是也河圖括地象曰鳥鼠同穴山地之幹也上爲掩華星揚衒之伽藍記云赤嶺不生草木其山有鳥鼠同穴鳥雄鼠雌共爲陰陽段國沙州記云寒嶺去太陽川三十里有雀鼠同穴雀亦如家雀色小白鼠亦如家鼠色如黃鼬無尾太康地記曰鳥鼠山穴入三四尺鼠在內鳥在外甘肅志云凉州之地有兀兒鼠形狀似鼠尾若贅疣有鳥曰本周兒其形似雀而色灰白兩物同穴而處又禹貢合註鼠名鼵鼵與古所傳鳥名鵌鼠名鼵者不一蓋俗所沿也沈約宋書沙州甘谷嶺北有雀鼠同穴或在山嶺或在平地雀色白鼠色黃地生黃紫華草便有雀鼠穴杜彥達曰同穴止宿養子互相哺食長大乃止故因以名山袁小修書經考曰鳥鼠山鳥形色似雀而稍大頂出毛角飛即匿穴穴口有鼠狀如常鼠但脣缺似兔蓬尾似鹿與鳥牝牡有類雌雄揚慎云鳥鼠同穴今陝西人實云有之然修撰正戊盡特親見之宋人作詩得乃以鳥鼠爲一山同穴爲一山非也近時宋蓮谷窺亦云見擊之圖贊曰鵌鼵二蟲殊類同歸聚不以方或走或飛不然之然難以理推吉覽云飛蜮四鼠蝠邑蟿蝴鼢鼵同居諸龍與處田氏日札曰廣西潯州桂平縣有伏蛇山犢牛與蛇同穴牛嘗出游其角如玉亦與鳥鼠山類）其上多白虎白玉渭水出焉而東流注于河（郭曰出山東至弘農華陰縣入河　任臣案水經渭水出首陽縣首陽山渭首亭

南谷山在鳥鼠山西北此縣有高城嶺嶺上有城號渭源城）其中多鰠魚（郭曰音騷　任臣案字彙云鰠魚似鱣）其狀如鱣魚（郭曰鱣魚大魚也口在頷下體有連甲也或作鮎魚　任臣案詩鱣鮪發發今江東呼爲黃魚似鱣）動則其邑有大兵（郭曰或脫無從動則以下語者　任臣案圖贊曰物以感應亦不數動壯士挺劍氣激白虹鰠魚潛淵出則邑悚）濫水出于其西（郭曰音檻　任臣案水經注濫水北逕降道故城又北隴水注之即經所謂濫水也水出鳥鼠山西逕隴坻其岸崩落聲聞數百里故揚雄稱響若坻頹是也又小學紺珠載濫水爲九淵之一或謂即此水未知是非）西流注于漢水多鴽魮之魚（郭曰如玭兩音）其狀如覆銚鳥首而魚翼魚尾音如磬石之聲是生珠玉（郭曰亦珠母蚌類而能生出之　任臣案文選云鳴磬乎磬吳坂珠賦云濫水文魮瀛洲紺珠廣宗江漢賦轉車輪之聲兮覆金銚之魮此也南越志曰海中有文魮鳴以磬鳥頭魚尾而生

（玉圖贊云形如覆銚包玉含珠有而不積泄以尾閭奧道會可謂奇魚揚顱奧魚圖贊海經鴽齒江賦文魮孕琛音聲鳥首魚尾出鳥鼠穴禹貢攸紀）

西南三百六十里曰崦嵫之山（郭曰日沒所入山也見離騷奄茲兩音　任臣案穆天子傳謂之弇山十道志云昧谷在秦州西南堯紀申命和叔宅西土曰昧谷亦謂之兌山一曰崦嵫山事物紺珠云崦嵫亦曰落棠山日入處）其上多丹木其葉如穀其實大如瓜赤符而黑理食之已癉（任臣案癉音旦惡創也左傳荀偃癉疽又黃病與疸同醫家有五疸症）可以禦火（任臣案圖贊曰爰有丹木生彼洧盤實如瓜其味甘酸蠲痾辟火用奇桂蘭今廣州有樹可以禦火山北謂之慎火多種屋上以防火亦斯類也）其陽多龜其陰多玉苕（郭曰或作若）水出焉而西流注于海（郭曰禹大傳曰洧盤之水出崦嵫山　任臣案江淹賦崦嵫之泉疑指此）

其中多砥礪（郭曰磨石也精為砥粗為礪也）有獸焉其狀馬身而鳥翼人面蛇尾是好舉人（郭曰喜抱舉人）名曰孰湖（任臣案駢雅馬而人面鳥翼曰孰湖又游氏廳見作孰湘未知所据圖贊曰窮奇如牛蝟毛自表濛水之獻匪魚伊鳥孰湖之獸見人則抱）有鳥焉其狀如鴞而人面蜼身犬尾（郭曰蜼獮猴屬也音贈遺之遺一音誄見中山經尾又作[illegible]）其名自號也（郭曰或作設設亦呼耳疑此脫誤）見則其邑大旱

凡西次四經自陰山以下至於崦嵫之山凡十九山三千六百八十里其祠祀禮皆用一白雞祈糈以稻米白菅為席

右西經之山凡七十七山一萬七千五百一十七里

山海經廣注卷之二終

山海經廣注卷之三

仁和吳任臣注

北山經

北山經之首曰單狐之山（任臣案單狐一作亶狐在洛一百五十里秦遷西周公于單狐聚即此）多机木（郭曰机木似榆可燒以糞稻田出蜀中音飢　任臣案廣韻稱注机今之榿也字書云榿音溪蜀人以榿為薪三年可燒又宋元符二年眉山縣榿木二株異根同幹即此木）其上多華草逢水出焉（郭曰音逢）而西流注于泑水其中多芘石文石（任臣案文石即瑪瑙佛書謂之摩羅迦隸見本草釋名今紫雲瑪瑙竹葉瑪瑙多出中州維石山東諸城又周禮秋官注嘉石文石也蓋指石之有文理者）

又北二百五十里曰求如之山其上多銅其下多玉無草木滑水出焉而西流注于諸毗之水（郭曰水出諸毗山也）其中多滑魚其狀如鱓赤背（郭曰鱓魚似蛇音善）其音如梧（郭曰如人相枝梧聲音吾子之吾）食之已疣（郭曰疣贅也　任臣案字書疣音由結肉也）其中多水馬其狀如馬文臂牛尾（郭曰臂前腳也周禮曰馬黑脊而般臂螻漢武元狩四年燉煌渥洼水出馬以為靈瑞者即此類也　任臣案漢馬出于余吾之水又元和中神馬四匹出鎮池河中號黃珈間於上黨得澤馬晉孝武太元十四年鎮池縣河水有神馬二匹唐明皇時靈昌郡得異馬于河陸梟子云夏后之輿方澤出馬皆水馬也又考襄陽記中盧山有推穴漢時常有數百匹馬出遂名馬穴吳時陸遜復于此穴得數十匹馬出土中更一異也將記之圖贊曰馬實龍精爰出水類渥洼之駿是靈是瑞昔在夏后亦有何驪）其音如呼（郭曰如人呼呼）

又北三百里曰帶山其上多玉其下多青碧有獸焉其狀如馬一角有錯（郭曰言角有甲錯也或作厝）其名曰䑏疏（郭曰音歡任臣案駢雅曰騅馬䑏疏一角馬也玉侯鯖云䑏疏出常山如馬一角其性墨卽此也異物彙苑作䑏疏似誤）可以禦火（任臣案圖贊曰厭火之獸厥名䑏疏有鳥自化號曰鵸鵌一頭十身何羅之魚）有鳥焉其狀如烏五采而赤文名曰鵸鵌（郭曰上已有此鳥疑同名任臣案學[illegible]作鵸鵌）是自爲牝牡（任臣案唐韻注云有鳥名鵸鵌能自爲牝牡疑卽此鳥也爾雅翼曰山海經類有二種獸之出亶爰山者如狸而有髮其名曰[illegible]類帶山之鳥如烏而五采文其名曰奇類）食之不疽（郭曰無癰疽病也）彭水出焉而西流注于芘湖之水其中多儵魚（郭曰音由）其狀如雞而赤毛三尾六足四首（任臣案引書晶氣云鯈雉堯切又市流切似雞赤毛六足四目也从魚督宗江漢賦云麁雞尾之鯈）其音如鵲食之可以已憂（任臣案圖贊曰泪和損平莫慘于憂詩咏萱草山經則儵壑焉遺忿聊以盤遊逾委餘編曰儵已憂[illegible]已狂吳叔事類賦[illegible]惟宜暑儵可忘憂）

又北四百里曰譙明之山（任臣案荒史循蜚紀有譙明氏蓋居于此山也冠編云譙明氏顯沿譙明之山羅泌云伯益之書有譙明之山涿光之山而俱載于凡經譙明涿光信其爲[illegible]治者乃如遂古之事非必無據）譙水出焉西流注于河（任臣案一統志譙水在陝州城南三里溯出入河俗呼三里澗）其中多何羅之魚一首而十身（任臣案張融海賦何儸鰩鯖卽此也楊愼補注云何羅魚今八帶魚也異魚圖贊曰何羅之魚十身一首化而爲鳥其名休舊竊糈于春傷隕在臼夜飛曳音聞春疾走玄覽曰何羅之魚一首而十身游氏臨見云冉遺六足建同四足章舉八足鰼鰼十翼何羅一首十身皆異魚

也鄧元錫物性志云其尤異者曰何羅魚曰鮨曰鱄曰鯉則鱗族之生不測也）其音如吠犬食之已癰有獸焉其狀如貆而赤豪（郭曰貆豪猪也音丸任臣案嚴粲音暄）其音如榴榴（任臣案程良孺曰榴榴赤獸也）名曰孟槐可以禦凶（郭曰辟凶邪氣也亦在畏獸畫中也任臣案駢雅曰貒邊如狗孟槐如貆不穀如豚活浮地如鼠圖贊云孟槐似貆其豪則赤列象畏獸凶邪是辟氣之相勝莫見其迹又孟槐代醉編作孟魂）是山也無草木多青雄黃（郭曰一作青碧）

又北三百五十里曰涿光之山（任臣案荒史循蜚紀有涿光氏蓋居于此山也冠編云涿光氏顯沿涿光之山前編引此作作光山神異經事類賦注作橐光之山緯畧引此作豫光之山）嚻水出焉（任臣案緯畧引此作囂水）而西流注于河其中多鰼鰼之魚（郭曰音褶褶之褶）其狀如鵲而十翼鱗皆在羽端其音如鵲（任臣案雜書靈准聽云鰼鰼魚狀如鵲食之不癉出涿光之山神異經云鰼之魚如鵲而十翼可以禦火述異記云涿光山下嚻水多鰼鰼之魚玄覽曰鰼鰼之魚十翼圖贊曰鼓翮一揮十翼翩翩厥鳴如鵲鱗在羽端是謂怪魚食之辟癉吳叔魚賦鮂則似蛇鰼聞有翼）可以禦火（任臣案王氏釋義曰鰼魚禦火意其得水氣居多氣有相制故也又鄧氏物性志作善衛火傳寫之誤也）食之不癉其上多松柏其下多椶橿其獸多麢羊其鳥多蕃（郭曰未詳或云卽鴞音煩）

又北三百八十里曰號山其上多漆其下多桐椐（郭曰桐梧桐也椐樻木腫節中杖椐音袪　任臣案桐有三種青桐赤桐白桐外又有岡桐其名櫬者青桐也陸璣云椐節中腫似扶老詩曰其檉其椐）其陽多玉其陰多鐵伊水出焉西流注于河其

獸多槖駝（郭曰有肉鞍善行流沙中日行三百里其負千斤知水泉所在也 任臣案西域傳大月氏出封駝脊上有一峯隆起若封土故俗呼爲封牛亦曰犎牛穆天子傳謂之牥牛爾雅謂之犦牛嶺南徐聞縣海康皆出之羅願以爲此即槖駝也然槖駝肉鞍胅起有二封牛領肉胅起惟一自是二種槖駝善知伏泉性惡熱夏至退毛至盡又駝峯爲八珍之一古詩所稱紫駝峯是也五侯鯖云駝之聲口國圖贊曰駝惟奇畜肉鞍是被迅景流沙顯功絶地潛識泉源微乎其智又南史滑國出兩腳駝亦異種）其鳥多寓狀如鼠而鳥翼其音如羊可以禦兵

又北四百里至于虢山之尾其上多玉而無石魚水出焉西流注于河其中多文貝

又北二百里曰丹熏之山（任臣案白帖引此作丹重之山）其上多樗柏（任臣

案蘇恭曰椿樗二樹形相似但樗木疎椿木實爲別又山樗名栲詩云山有栲是也）其草多韭䪥（郭曰皆山菜爾雅有其名 任臣案說文云一種而久故謂之韭生山中者名藿又名韱蘇頌云形性亦與家韭類但根白葉如燈心苗也䪥爾雅作䪥葉似韭一名藠子一名火葱生山中者名茖）多丹雘熏水出焉而西流注于棠水有獸焉其狀如鼠而菟首麋身其音如獋犬以其尾飛（郭曰或作髯飛獋音豪）名曰耳鼠（任臣案即鸓鼠飛生鳥也狀如蝙蝠暗夜行飛其形翅聯四足及尾與蝠同故曰以尾飛神異經謂之鼺鼠禽經謂之鴞爾雅謂之夷由劉子曰飛鸓甘煙走貘美鐵別錄稱鸓鼠狀如蝙蝠爾雅注言鸓鼠狀如小狐經稱耳鼠菟首麋身雖所命不同其實一也又詩物志鼠之最小者謂之耳鼠邢昺以爲鸓鼠也非此）食之不睬（郭曰睬大腹也見埤蒼音采也）又可以禦百毒（任臣案圖贊曰蹠實以足排虛以羽翹尾翻飛奇哉耳鼠厥皮惟良百毒是禦）

又北二百八十里曰石者之山其上無草木多瑤碧泚水出焉西流注于河有獸焉其狀如豹而文題白身（郭曰題額也）名曰孟極是善伏其鳴自呼（任臣案獸經云在子其鳴也在子孟極其名曰孟極駢雅曰孟極諸犍豹屬也麟書云孟極是瞏指此）

又北百一十里曰邊春之山（郭曰或作春山）多葱葵韭（郭曰山葱名茖大葉）桃李（郭曰山桃榹桃子小不解核也 任臣案桃屬甚多如緋桃緗桃銀桃御桃方桃偏桃之類不可枚舉大抵山中所產則爾雅所謂褫桃是也玄中記云積石之桃大如斗斛酉陽雜俎云九疑有桃核半扇可容斗一升亦奇矣爾雅休無實李痤接慮李駁赤李兩京記謂之嘉慶子梵書名曰居陵迦其種有牛心馬肝柰李苦李之異不能具述吳淑李賦云邊春則見於方外員邱則載彼仙經）杻木出焉而西流注于泑澤

有獸焉其狀如禺（任臣案大者爲禺小者爲狖）而文身善笑見人則臥（郭曰言佯眠也）名曰幽頞（郭曰或作嬻嫍頞音遏 任臣案事物紺珠曰幽頞如禺文身善笑圖贊曰幽頞似猴俾愚作智觸物則笑見人佯睡好用小慧終是嬰累頞古音餘作鴞又太平御覽作幽頞疑誤）其鳴自呼

又北二百里曰蔓聯之山（郭曰萬連二音）其上無草木有獸焉其狀如禺而有鬣牛尾文臂馬蹏見人則呼名曰足訾（任臣案獸經云足訾文臂風狸長眉五侯鯖云足訾如禺有鬣駢雅云嬻嫍足訾皆禺屬也圖贊曰鼠而傳翼聲如羊孟極似豹或倚無良見人則呼號曰足訾）其鳴自呼有鳥焉羣居而朋飛（郭曰朋猶輩也）其毛如雌雉名曰鵁（郭曰交音或作渴也 任臣案鵁疑即鵁鶄也鵁鶄一名鳽頂有紅毛如

（冠犨鬛丹背顏似雉）其鳴自呼食之已風（任臣案圖贊曰毛如雌雉朋翔羣下飛則籠日集則蔽[illegible]肉陰鏃不不勞補寫）

又北百八十里曰單張之山其上無草木有獸焉其狀如豹而長尾人首而牛耳一目名曰諸犍（郭曰音如犍牛之犍　任臣案顧野王玉篇云犍獸似豹人首一目即此也）善吒行則銜其尾居則蟠其尾有鳥焉其狀如雉而文首白翼黃足名曰白鵺（郭曰音夜　任臣案篇海云鵺鳥似雉駢雅曰白鵺象蛇皆雉屬也）食之已嗌痛（郭曰嗌咽也穀梁傳曰嗌不容粒今吳人呼咽爲嗌音嗌）可以已痸（郭曰痸癡病也）櫟水出焉而南流注于杠水

又北三百二十里曰灌題之山其上多樗柘（任臣案考工記弓人取材以柘爲上埤雅云柘宜山石柞宜山阜其葉飼蠶絲中琴瑟爾雅所謂棘繭是也）又其下多流沙多砥有獸焉其狀如牛而白尾其音如訆（郭曰如人呼喚訆音叫）名曰那父（任臣案駢雅獸似牛而白尾曰那父赤尾曰領月馬尾曰犄犄）有鳥焉其狀如雌雉而人面見人則躍（郭曰躍跳）名曰竦斯其鳴自呼（任臣案彭儼錡五侯鯖云竦斯狀如雌雉見人則躍駢雅云竦斯當扈皆雉屬也圖贊曰諸犍善吒行則銜尾白鵺竦斯厥狀如雉見人則跳頭文如綉）

匠韓之水出焉而西流注于泑澤其中多磁石（郭曰可以取鐵管子曰山上有磁石者下必有銅音慈　任臣案董子曰茲石取鐵頸金取火難淡曰茲石引針琥珀拾芥淮南萬畢術磁石一名磁君圖贊曰磁石吸鐵琥珀拾芥氣有潛感數有冥會物之相投出乎意外）

又北二百里曰潘侯之山其上多松柏其下多榛楛其陽多玉其陰多鐵有獸焉其狀如牛而四節主毛名曰旄牛（郭曰今旄牛背膝及胡尾皆有長毛　任臣案文獻通考云冉駹有旄牛無角一名犨牛肉重千斤毛可爲旄羅氏爾雅翼曰犛西南國髦牛也似牛四節腹下及肘有赤毛長尺餘而尾尤佳大如斗天子之車左纛以注爲之是旄犛一物也又案上林賦庸旄貘犛顏監注云庸今犎牛旄今偏牛犛今貓牛李東璧亦云旄牛一名犏牛卽爾雅之觀牛若犛牛則爾雅之摩牛明爲二種矣圖贊曰牛充兵犧兼之者旄冠干旌鼓爲軍之標匪肉致灾亦毛之招）邊水出焉而南流注于櫟澤

又北二百三十里曰小咸之山（任臣案藝文類聚引此作小威之山）無草木冬夏有雪

北二百八十里曰大咸之山（任臣案事類賦注引此作大同之山疑誤）無草木其下多玉是山也四方不可以上有蛇名曰長蛇其毛如彘豪（郭曰說者云長百尋今蝮蛇色似艾綬文文間有毛如豬鬐此其類也常山亦有長蛇與此形不同　任臣案豫章記永嘉末有大蛇長十餘丈亦此類圖贊曰長蛇百尋厥鬣如彘飛羣走類靡不吞噬極物之惡盡毒之屬又吳叔蛇賦云毛若彘豪本此也）其音如鼓柝（郭曰如人行夜敲木柝聲音託）

又北三百二十里曰敦薨之山其上多椶柟其下多茈草敦薨之水出焉（任臣案水經注敦薨之水出焉耆之北敦薨之山在北邊之西鳥孫之東）而西流注于泑澤出于崑崙之東北隅實惟河源（郭曰卽河水出崑崙之虛　任臣案漢張騫元都實俱窮河源河源名火敦腦兒華言星宿海也在吐蕃西鄙）其中多赤鮭（郭曰今名鯸鮐爲鮭魚音圭　任臣案左思吳都賦王鮪鯸鮐卽鮭魚也王充論衡云鮭肝死人鯸鮐螫人雷斆炮炙論

（鮏魚插樹立便枯乾一名鯛魚一名貞魚日華子謂之鰤魚今謂之河豚無鱗無腮無膽有聲目能眨漢書貨殖傳鮐鮆千尺桓寬鹽鐵論秦貢之鮐）其獸多兕旄牛（郭曰或作撲牛撲牛見離騷天問所未詳）其鳥多鳲鳩

又北二百里曰少咸之山無草木多青碧有獸焉其狀如牛而赤身人面馬足名曰窫窳（郭曰爾雅云窫窳似貙虎爪與此錯軋愈二音　任臣案爾雅猰貐類貙食人迅走淮南子堯時窫窳爲民害乃使羿殺之海內經窫窳龍首是食人海內西經窫窳蛇身人面駢雅牛人面而馬足曰窫窳或爲猰貐或爲猰窳形狀不同所傳亦異實未詳也）其音如嬰兒是食人敦水出焉（任臣案水經注敦水導源西北少咸之山南麓東流逕參合縣故城南）東流注于鴈門之水（郭曰水出鴈門山間）其中多魳魳之魚（郭曰音沛未詳或作鯆　任臣案李時珍本草以爲即鯸鮐也與鮭同物異名又江豚別名鯆魚魏武食制謂之鯚魳未知孰是）食之殺人

又北二百里曰獄法之山瀤澤之水出焉（郭曰音懷）而東北流注于泰澤其中多鱳魚（郭曰音藻）其狀如鯉而雞足（任臣案圖贊曰鱳之爲狀半鳥半鱗形如雞鯉食之已疣又南齊書載張融海賦云鱇鯲鱳鯖鯷鱳即鱳之誤）食之已疣有獸焉其狀如犬而人面善投見人則笑其名山𤟤（郭曰音暉　任臣案爾雅翼曰禺禺亦作鸜一名揮揮一名梟羊一名山𤟤俗謂之山都北方謂之土螻周成王時州靡國獻之獨謂狒狒者梟羊也山𤟤者山都山丈類吳都賦𤟤子長嘯是也又狒狒人形山𤟤獸狀故有差別羅氏誤矣樊注梟陽國以山都即狒狒亦非是）其行如風（郭曰言疾）見則天下大風（任臣案獸經云風獸兆風圖贊曰山𤟤之獸見人歡謔厥性善投行如矢激是惟氣精出則風作）

又北二百里曰北嶽之山（任臣案劉會孟曰恒山渾源即北嶽相傳飛至曲陽遂歷代祛升者就祠于曲陽）多枳棘剛木（郭曰檀柘之屬）有獸焉其狀如牛而四角人目彘耳其名曰諸懷（任臣案駢雅曰牛四角人目曰諸懷又篇海字彙作懐通作獲事物紺珠曰獐似牛三足獲似牛四角立賢云諸懷也獲獲也四角之獸也）其音如鳴鴈（任臣案獸經曰窮奇之音犴豹諸懷之音鳴鴈）是食人諸懷之水出焉（任臣案水以獸名猶𤟤山泉水之義）而西流注于囂水其中多鮨魚（郭曰音詣）魚身而犬首（任臣案物性志作人首）其音如嬰兒（郭曰今海中有虎鹿魚及海豨體皆如魚而頭似虎鹿猪此其類也　任臣案張融海賦云何懅鱐鮨即斯魚）食之已狂

又北百八十里曰渾夕之山無草木多銅玉囂水出焉（任臣案爾雅翼引經作嚻水）而西北流注于海有蛇一首兩身名曰肥遺見則其國大旱（郭曰管子曰涸水之精名曰蟡一頭而兩身其狀如蛇長八尺以其名呼之可使取魚鼈亦此類　任臣案搜神記曰涸小水精主蚳蚳者一頭而兩身其狀若蛇即管子之所記也又五音集韻云蟲蟡[illegible]蛇二身同首六足四羽見則不雨是合兩肥蟡爲一矣孰誤圖贊云窫窳諸懷是則害人鮨之爲狀羊鱗黑文肥遺之虵一頭兩身王世貞詩狸力見距山渾夕出肥遺蓋指此也）

又北五十里曰北單之山無草木多葱韭

又北百里曰羆差之山無草木多馬（郭曰野馬也似馬而小）

又北百八十里曰北鮮之山是多馬鮮水出焉而西北流

注于涂吾之水（郭曰漢元狩二年馬出涂吾水中也任臣案涂吾與余吾同揚雄長揚賦髓余吾又漢得馬于余吾是也王氏釋義曰水亦生馬如所謂渥洼水）

又北百七十里曰隄山（郭曰或作陡古字耳）多馬有獸焉其狀如豹而文首名曰狕（郭曰音么　任臣案事物紺珠云狕如豹文首）隄水出焉而東流注于泰澤其中多龍龜（任臣案紫婁周祭綠滿洲迦海有龍龜高四尺四足有鱗甲麐長牙齒人立死王氏釋義曰龍龜蓋龜之大者亦謂既有龍而又有龜也）

凡北山經之首自單狐之山至于隄山凡二十五山五千四百九十里其神皆人面蛇身其祠之毛用一雄雞彘瘞吉玉用一珪瘞而不糈（郭曰言祭不用米皆埋其所用牲玉）其山北人皆生食不火之物（郭曰或作皆生食而不火）

北次二經之首在河之東其首枕汾（郭曰臨汾水上也音墳　任臣案山海經例先言山此獨變文）其名曰管涔之山（郭曰今在太原郡故汾陽縣北秀容山涔音岑　任臣案管涔山上人亦曰箕管山又爲菅字見多菅草或以爲名十六國春秋劉曜弱冠隱居管涔山管涔王以神劍獻之劉會孟云管涔山今屬靜樂縣又劉子威據祖引此作官涔山誤）其上無木而多草其下多玉汾水出焉（任臣案十三州記汾水出武州　京山亦管涔之異名也季雅䫆五臺山記云　京山一名管涔即五臺之一）而西流注于河（郭曰至汾陽縣北西入河）

又西二百五十里曰少陽之山（任臣案名勝志少陽山在交城縣西北四十里）其上多玉其下多赤銀（郭曰銀之精也　任臣案寶貨論云銀牙生銀坑內石縫中狀如亂絲紅色者上即赤銀也唐立大通監于此取鐵礦烹煉亦以此故）酸水出焉而東流注于汾水（任臣案名勝志酸水其味微酸流入文谷水）其中多美赭（郭曰管子曰山上有赭者其下有鐵　任臣案赭赤土晉張華嘗以赤土拭寶劍本草別錄曰出代郡者名代赭出姑幕者名須丸一名血師）

又北五十里曰縣雍之山（郭曰今在晉陽縣西名汲甕音甕　任臣案郡國志曰懸甕山一名龍山亦名結絀一統志云因山頂有巨石如甕故名）其上多玉其下多銅其獸多閭麋（郭曰閭即羭也似驢而岐蹄角如麢羊一名山驢周書曰北唐以閭亦見鄉射禮　任臣案禮曰君國中射則皮樹中于郊則閭中陳祥道禮書云閭如驢一角廣志云驢羊似驢南史云滑國出野驢有角皆閭也或曰歸藏齊母經兩壺兩羭即此）其鳥多白翟白鵗（郭曰即白鵫也音于六反　任臣案爾雅鸐山雉註疏云俗呼山雞也白鵫一名鵫雉江東人亦呼爲白雉又字林云鵗鵫似雉出懸雍山蓋指此鳥也然與郭注不同未詳是非）晉水出焉而東南流注于汾水（郭曰東過晉陽南又東入汾　任臣案水經晉水出晉陽縣西縣甕山又東入于汾水）其中多鮆魚其狀如儵而赤麟（郭曰小魚曰儵）其音如吒（任臣案一本作叱）食之不驕（嘐郭曰或作騷騷臭也　任臣案即蘊抵之疾圖贊曰陽燧動日土蛇致宵微哉鮆魚食則不驕物在所感其用無標）

又北二百里曰狐岐之山（任臣案禹貢治梁及岐即此山也在汾州介休縣東南二十五里孝義縣西八十里一名薛頡山勝水所出又名洪山三易洞瑣曰鳥鼠朱圉蛾嶓爲艮之太陰其井出于龍洞隔谷其合入于狐岐）無草木多青碧勝水出焉而東北流注于汾水其中多蒼玉

又北三百五十里曰白沙山廣員三百里盡沙也無草木

鳥獸鮹水出于其上潛于其下（郭曰出山之頂停其底也任臣案武王師渡鮹水疑非此）是多白玉

又北四百里曰爾是之山無草木無水

又北三百八十里曰狂山無草木是山也冬夏有雪狂水出焉而西流注于浮水（任臣案國名記云狂水逕綸氏城在陽城）其中多美玉

又北三百八十里曰諸餘之山其上多銅玉其下多松柏諸餘之水出焉而東流注于旄水

又北三百五十里曰敦頭之山其上多金玉無草木旄水出焉而東流注于邛澤其中多騂馬（郭曰音勃）牛尾而白身一角其音如呼（任臣案馬一角者名䮂元康八年九真郡曾獵得之王會解云俞人雖馬雖馬亦一角皆斯類也郭璞江賦騂馬騰波以噓蹀駢雅曰白而一角謂之騂馬明府宗江漢賦水狗騂馬厥類孔多圖贊云有獸如豹厥文惟縟閒善躍峻騂馬一角又吳從仙別記作施水出騂馬施字之誤也）

又北三百五十里曰鉤吾之山其上多玉其下多銅有獸焉其狀如羊身人面其目在腋下虎齒人爪其音如嬰兒名曰狍鴞（任臣案駢雅云羊人面腋目曰狍鴞贊云獰詭目在背上狍鴞呂在腋下誤）是食人（郭曰爲物貪惏食人未盡還害其身像在夏鼎左傳所謂饕餮是也狍音咆任臣案宜和博古圖古器多篆雲雷饕餮之形呂氏春秋曰饕餮有首無身食人未咽害及其身黃伯思東觀餘論曰饕餮之爲物食人未盡還齧其軀又其目在掖下山經所謂狍鴞者故多以飾器之掖腹象其本形示爲食戒彭儀五侯鯖云鉤吾山獸名饕發能食人圖贊曰狍鴞貪惏其目在腋食人未盡還自齧割圖形妙鼎是謂不若）

又北三百里曰北囂之山無石其陽多碧其陰多玉有獸焉其狀如虎而白身犬首馬尾彘鬣名曰獨狢（郭曰音谷任臣案圖贊云虎狀馬尾號曰獨狢說文云北囂山有獨狢獸如虎白身豕鬣尾如馬余蜀切駢雅曰獨狢如虎而馬尾猾褢如人而彘鬣事物紺珠云獨狢如虎白身犬首馬足豕鬣）有鳥焉其狀如鳥人面名曰鷲鶡（郭曰般冒兩音或作夏也任臣案孫愐唐韻鷲鶡異鳥人面圖贊曰鸓鳴之鳥厥名鷲鶡昏明是互晝隱夜窺物貴應用安事鸞鷸釋義云鷲鶡一作斑貓）宵飛而晝伏（郭曰鵂鶹之屬）食之已暍（郭曰中熱也音謁任臣案稱良爾曰鷲鶡已暍鵂鶹無毋）涔水出焉而東流注于邛澤

又北三百五十里曰梁渠之山無草木多金玉脩水出焉而東流注于鴈門（郭曰水名任臣案脩水即于延水也水經注云地理志有于延水而無鴈門脩水之名山海經有鴈門之目而無說于延河自下亦通謂之于延河矣）其獸多居暨其狀如彙而赤毛（郭曰彙似鼠赤毛如刺猬彙音渭任臣案彙古猬字即蝟鼠廣韻云似蝟而赤尾者名居暨或作居盬集韻曰居盬獸似蝟毛赤）其音如豚有鳥焉其狀如夸父（郭曰或作舉父）四翼一目犬尾名曰囂其音如鵲食之已腹痛可以止衕（郭曰治洞下也音洞）

又北四百里曰姑灌之山無草木是山也冬夏有雪

又北三百八十里曰湖灌之山其陽多玉其陰多碧多馬

湖灌之水出焉而東流注于海其中多䱻（郭曰亦鱓魚字任臣案字彙作黃䱻云黃䱻之名取此音旦）有木焉其葉如柳而赤理（任臣案今檉柳似柳而赤色未審是否）

又北水行五百里流沙三百里至于洹山其上多金玉三桑生之其樹皆無枝其高百仞（任臣案圖贊曰居暨豚鳴如彙赤毛四頭一目其多日[illegible]三桑無枝既稱惟高）百果樹生之其下多怪蛇（任臣案嶺表之蛇人面雲南之蛇岐尾涔禱之蛇似鼠而捕鼠苟印之蛇如蛇而四足古都之蛇角號曰碧犀千歲之蝮精呼曰博叔凡皆蛇類絕怪者附記之）

又北三百里曰敦題之山無草木多金玉是錞于北海（任臣案釋義曰錞于北海謂依附于海也）

凡北次二經之首自管涔之山至于敦題之山凡十七山五千六百九十里其神皆蛇身人面其祠毛用一雄雞彘瘞（郭曰埋之）用一璧一珪投而不糈（郭曰擲玉于山中以禮神不埋之也）

北次三經之首曰太行之山（郭曰今在河內野王縣西北行音戶剛反　任臣案丹鉛錄曰太行山一名五行山列子作大形則行本音也河圖括地象云太行天下之脊郭緣生述征記太行首始河內自河內至幽州凡有八陘崔伯陽感山賦上正樞星下開冀方趙爲名邱爰爲平岡巍乎甚尊其名太行蓋趙韻之談耳博物志曰太行山北不知山所限極亦如東海不知所窮尸子曰龍門魚之難也太行牛之難也一統志云山勢綿亘數千里雖各因地立名其實皆名太行山魏武帝苦寒行北上太行山艱哉何巍巍羊腸坂詰曲車輪爲之摧）其首曰歸山其上有金玉其下有碧有獸焉其狀如麢羊而四角馬尾而有距其名曰驒善還（郭曰還旋旋舞也驒音暉　任臣案李氏本草驒蟺之類圖贊云驒獸四角馬尾有距涉歷歸山騰躍岨厥貌惟奇如是旋舞）其鳴自叫

有鳥焉其狀如鵲白身赤尾六足其名曰䴅（郭曰音奔　任臣案玄覽云鵸[illegible]兒[illegible]六足[illegible]起元帝京賦曰三[illegible]鵸五工之鶺蒼謂此也）是善驚其鳴自詨（郭曰今吳人謂呼爲詨音呼交反）

又東北二百里曰龍侯之山無草木多金玉決決之水出焉（郭曰音訣）而東流注于河其中多人魚（任臣案史記始皇之葬也以人魚爲燭又稽神錄言人魚上身如婦人腰以下皆魚臨海異物志云人魚長三尺餘不可食此更名同而異物者）其狀

如鯑魚四足其音如嬰兒（郭曰鯑見中山經或曰人魚即鯢也似鮎而四足聲如小兒啼今亦呼鮎爲鯑音啼　任臣案鯑魚鯢魚皆名人魚此則鯢魚也李時珍謂其聲如小兒故名蓋即鯑魚之能上樹者與海中鯢同名陳藏器云鯢生溪中似鮎有四足長尾能上樹廣志曰鯢四足形如鱧可以治牛爾雅鯢大者謂之鰕又一名孩兒魚秦人名鰨蜀人名鯑益部方物畧記鯑魚出溪谷及雅江有足能緣木其聲如兒啼是也一統志興安縣龍蟠山水中有魚四足而有角人不敢傷恐致風雨亦其類）食之無瘕疾（任臣案酉陽雜俎峽中人食鯢魚縛樹上鞭至白汁出如構汁方可食不爾有毒也本草云食之已痎疾）

又東北二百里曰馬成之山其山多文石其陰多金玉有獸焉其狀如白犬而黑頭見人則飛（郭曰言肉翅飛行自在）其名曰天馬（任臣案韻寶云飛虡天上神獸鹿頭龍身在天爲氣陳在地爲天馬即其獸也文人用天馬行空之語亦

（指此爾圖贊曰龍憑雲遊騰蛇假霧未若天馬自然凌翥有理懸運天機潛御吳淑錦賦辟邪天馬之奇名山精舊永樂十八年忽魯謨斯進天馬即此獸也又徐陵文云天馬龍媒梁簡文云天馬半漢疑指漢之天馬非此）其鳴自訆有鳥焉其狀如烏首白而身青足黃是名曰鶌鶋（郭曰屈居二音或作鳴　任臣案駢雅曰鶌鳩鶻鵃皆鳥屬也）其鳴自詨食之不飢可以已寓（郭曰未詳或曰寓猶誤也　任臣案圖贊曰鶌鶋如烏青身黃足食之不飢可以辟穀肉厭誰珍匪徒丹禾）

又東北七十里曰咸山其上有玉其下多銅是多松柏草多茈草條菅之水出焉（郭曰菅音閒）而西南流注于長澤其中多器酸三歲一成（郭曰所未詳也　任臣案釋義曰器酸疑物之可食而酸者如解州鹽池出鹽之類泰澤水止而不流積久或酸鹵所有也故曰三年一成）食之已癘

又東北二百里曰天池之山（任臣案劉會孟曰天池山今河內鄉一名高前疑非）其上無草木多文石有獸焉其狀如兔而鼠首以其背飛（郭曰用其背上毛飛飛則仰也）其名曰飛鼠（任臣案宛委餘編飛鼠斷猿猴風齒蝙楊慎補注云飛鼠即文選所謂飛鸓雲南姚安蒙化有之其肉可食其皮治難產談薈云飛者以翼而天池之山飛兔以背又方言云鼯鼠自關而東謂之飛鼠蓋所指服翼也非此圖贊曰或以尾翔或以髯凌飛鼠鼓翰翛然背騰用無常所惟神是馮天啓三年十月鳳縣有大鼠肉翅無足毛黃黑豐尾若貂首若兔飛食黍粟疑即斯類也）澠水出焉潛于其下（郭曰停山底也　任臣案河南澠池縣與此近戰國澠池之會是其地也若易牙辨淄澠之水左傳有酒如澠則又與淄之澠本同字而異音）其中多黃堊（郭曰堊土也）

又東三百里曰陽山其上多玉其下多金銅有獸焉其狀如牛而赤尾其頸腎其狀如勾瞿（郭曰言頸上有肉腎勾瞿斗也音劬）其名曰領■（任臣案駢雅曰獸似牛而赤尾曰領■）其鳴自詨食之已狂有鳥焉其狀如雌雉而五彩以文是自為牝牡名曰象蛇（任臣案鳥獸自爲雌雄者亶爰之類鵸鵌之禽帶山鵸鵌竹山豪彘陽山象蛇以至火鼠猨現一首兩身相爲牝牡而人類偶異亦有婆羅門半釋迦之屬兩體畢具內典列于五種黃門是皆天地不正之氣陰陽變異之事也）其鳴自詨留水出焉而南流注于河其中有䱻父之魚（郭曰音陷　任臣案五音集韻引經作鮥文之魚音荻圖贊曰有鳥善驚名曰鵸鵌象蛇似雉自生子孫䱻父魚首厥體如豚）其狀如鮒魚魚首而彘身（任臣案廣雅鮒鰿也莊子鮒魚涸轍易曰井谷射鮒呂氏春秋魚之美者洞庭之鮒音附）食之已嘔

又東三百五十里曰賁聞之山其上多蒼玉其下多黃堊多涅石（任臣案涅石礬石也與石涅不同辨見女牀山注）

又北百里曰王屋之山（郭曰今在河東東垣縣北書曰至于王屋也　任臣案劉會孟曰在今山西澤州晁氏曰山形如屋故名李石續博物志曰中國有洞天三十六所第一王屋山洞天周廻萬里名小有清虛天王君內傳曰王屋山有小天號曰小有天真誥曰王屋出仙之別天所謂陽臺是也又王屋山有二一在山西之垣曲一在河南之濟源實一山也）是多石𣶃水出焉（郭曰𣶃音輦）而西北流注于泰澤（郭曰地理志王屋山沇水所出𣶃沇聲相近殆一水耳沇則濟也　任臣案水經注引經𣶃水作聯水泰澤作泰澤）

又東北三百里曰教山（任臣案楊慎補注曰教即殽也秦晉襲于殽即此地兩山間殽之南

（北兩嶔也夏后臯墓文王避雨處在焉見公羊傳又案水經曰河之右則崤水注之注云出河南盤崤山西北流又曰河水又東與教水合注云出垣縣教山是二山實相近然以爲教即殽也非是名勝志云教山今名姑山亦名臯山在絳縣東南八十里入垣曲界）其上多玉而無石教水出焉西流注于河是水冬乾而夏流實惟乾河（郭曰今河東聞喜縣東北有乾河口因名乾河里但有故溝處無復水即是也　任臣案酈道元云是水冬乾夏流今世人猶謂之乾澗楊慎曰乾河在陝州唐名石壕杜子美有石壕吏歌今名石壕鋪）其中有兩山是山也廣員三百步其名曰發丸之山其上有金玉

又南三百里曰景山（郭曰外傳曰景霍以爲城　任臣案寰宇記山在聞喜縣東南十八里非毛詩景山）南望鹽販之澤（郭曰即鹽池也今在河南猗氏縣或無販字　任臣案地理志曰鹽池在安邑西南許愼謂之盬盬長五十一里廣六里周一百一十四里呂忱云河東鹽池謂之解鹽今池水東西七十里南北十七里紫色澄渟渾而不流水出石鹽自然印成西又一池名女鹽澤朱廷立鹽政志曰安邑一池謂之女鹽澤東西二十五里南北二十里在猗氏故城南大歷間生乳鹽賜名寶應靈慶池本草云解州安邑兩池取鹽于池旁耕地沃川池水每得南風急則宿夕成鹽滿畦）北望少澤其上多草藷藇（郭曰根似羊蹄可食曙豫二音今江南單呼爲藷音儲語有輕重耳　任臣案藷藇有二種此草藷藇也中山經其木多藷藇蓋木藷藇也又藷藇或音儲余計然曰儲藇本出三輔白色者善是也或音署預本草薯蕷味甘溫是也）其草多秦椒（郭曰子似椒而細葉草也　任臣案楊氏云秦椒今名地椒狗羊食之故尾此地羊爲美計然云秦椒出隴西天水粒細者善又本草以大椒爲秦椒即爾雅櫢也地椒別爲一種）其陰多赭其陽多玉有鳥焉其狀如蛇而四翼六目三足名曰酸與（任臣案駢

雅曰酸與三足立覽云三足之鳥有酸與焉即此也事物紺珠云酸與如蛇四翼六目三足程良孺曰善芳令人不寐酸與令人不醉圖讚曰景山有鳥禀形殊類厥狀如蛇脚三翼四見則邑恐食之不醉）其鳴自詨見則其邑有恐（郭曰或曰食之不醉）

又東南三百二十里曰孟門之山（郭曰尸子曰龍門未闢呂梁未鑿河出于孟門之上大溢逆流無有邱陵高阜滅之名曰洪水穆天子傳曰北升孟門九河之隥　任臣案辛氏三秦記曰河津一名龍門巨靈迹猶在去長安九百里孟門與龍門相對即龍門之上口也實爲河巨阨兼孟門津之門也名勝志云今在山西平陽府吉州西七十里界離風山四十里）其上多蒼玉多金其下多黃堊多涅石

又東南三百二十里曰平山（任臣案水經注輔山疑即平山也山頂周員五六里少草木隋圖經曰平山在平陽一名壺口山尚書既載壺口是也今名姑射山平水出其下又一統志平山在平陽府西南二十五里姑射山之支也圖經以爲即姑射山非姑射山在府西五十里）平水出于其上潛于其下是多美玉

又東三百里曰京山有美玉多漆木多竹其陽有赤銅其陰有玄𥐻（郭曰黑砥石也尸子曰如玄黃砥明色非一也𥐻音竹篠之篠）高水出焉南流注于河

又東二百里曰蟲尾之山其上多金玉其下多竹多青碧丹水出焉南流注于河薄水出焉（郭曰淮南子曰薄水出鮮于山）而東南流注于黃澤

又東三百里曰彭毗之山其上無草木多金玉其下多水蚤林之水出焉（郭曰音早）東南流注于河肥水出焉（任臣案今鎮原縣西北有肥水堤即此劉會孟曰昔黃帝時百泉青流成泉故有肥泉之水）而南流注于牀水其中多肥遺之蛇

又東百八十里曰小侯之山明漳之水出焉南流注于黃澤有鳥焉其狀如烏而白文名曰鴣鸐（郭曰姑習二音　任臣案駢雅曰鴣鶍鶡鵃鶚精衛皆鳥屬也）食之不灂（郭曰不瞧目也或作䁐音醮）

又東三百七十里曰泰頭之山共水出焉（郭曰音恭）南注于虖沱（郭曰呼佗二音下同）其上多金玉其下多竹箭

又東北二百里曰軒轅之山（任臣案路史禪通紀有軒轅氏作于空桑之北注引此爲據非黃帝軒轅也）其上多銅其下多竹有鳥焉其狀如梟而白首其名曰黃鳥其鳴自詨食之不妒（任臣案倉庚亦名黃鳥倉庚即鸎也李氏本草于鸎條下云食之不妒且引經文爲證又楊夔止妒論云梁武帝郗氏性妒或言倉庚爲膳療忌遂令治之妒果減半合觀二說明以此鳥爲倉庚矣然經云狀如梟白首與倉庚不甚類疑亦同名異物者也圖贊曰鴣鵲之鳥食之不妒爰有黃鳥其鳴自叫婦人是服矯情易操）

又北二百里曰謁戾之山（郭曰今在上黨郡涅縣　任臣案劉會孟云今在澤州高平縣）其上多松柏有金玉沁水出焉南流注于河（郭曰至滎陽縣東北入河或出穀遠縣羊頭山也　任臣案水經沁水出上黨涅縣謁戾山注云沁水即泊水也）其東有林焉

名曰丹林丹林之水出焉（任臣案鄭世子律學新說羊頭山西二十里曰丹朱嶺意古之丹林也蓋年久伐盡不復有林矣遂訛爲丹嶺而朱乃後人妄加者楊慎補注曰丹林今之懷慶清化鎮柿林百里故曰丹林實北地之上腴太行之穠秀也丹水在懷慶書帶府城水經注云丹水出上黨高都縣故城東北阜下俗謂之源源水地理志云高都縣有莞谷丹水所出東南入絕水竹書紀年晉出公五年丹水三日絕不流幽公九年丹水出相反擊皆丹水也）南流注于河嬰侯之水出焉北流注于氾水（任臣案水經注濁水又會嬰侯之水北流注于氾水亂流逕中都縣俗又謂之中都水一統志曰嬰澗水今在平遙縣東三十里即嬰侯水也）

東三百里曰沮洳之山（郭曰詩云彼汾沮洳　任臣案劉會孟曰今山西太原叔虞封此）無草木有金玉濝水出焉（郭曰音其　任臣案郝敬讀書通曰文字附合增減悉由人作如山海經沮洳之山濝水出焉增系海內西南陬有鶬鸐鳥）南流注于河（郭曰今淇水出汲郡隆慮縣大號山東過河內縣南爲白溝　任臣案清淇自魏郡朝歌縣界入分爲二派一在郡東一在郡西俱南流入河漢建武二年遣司空王梁守濝關即濝水地也水經河西會濝水注云水出垣縣王屋西山）

又北三百里曰神囷之山（郭曰音如倉囷之囷）其上有文石其下有白蛇有飛蟲黃水出焉（任臣案劉鳳雜俎云隆慮縣黃水出于神囷之山黃華谷山高十七里水出木門帶直瀉巖下狀若雞翹故謂之雞翹洪）而東流注于洹（郭曰洹水出汲郡林慮縣東北至魏郡長樂入清水洹音丸　任臣案隋圖經云洹水出隆慮縣西北俗謂安陽河即聲伯夢涉之所）滏水出焉（任臣案楊慎云滏水在今磁州）而東流注于歐水（郭曰滏水今出臨水縣西釜口山經鄴西北至列人縣入于漳其水熱　任臣案水經注滏水發源出石鼓山南岩下泉奮湧滏水之陽矣其水冬溫夏

（泠水上有祠能興雲雨又東流注于漳謂之合河）

又東北二百里曰發鳩之山（郭曰今在上黨郡長子縣西　任臣案劉會孟云今屬山西潞安府一統志云在長子縣西五十里律學新說曰徽蓋山西北三十里曰發鳩山山下有泉泉上有廟濁漳水之源也廟有聚神女三八女侍手擎白鳩俗言漳水欲漲則白鳩先見蓋以精衞之事而傅會之也王鑑禹貢考云發鳩山又名鹿谷山）其上多柘木有鳥焉其狀如烏文首白喙赤足名曰精衞其鳴自詨是炎帝之少女名曰女娃（郭曰炎帝神農也娃惡佳反語誤或作啱）女娃遊于東海溺而不返故爲精衞常銜西山之木石以堙于東海（郭曰堙塞也音因　任臣案述異記炎帝女溺死東海中化爲精衞一名誓鳥一名冤禽一名志鳥俗名帝女雀學海注云赤帝之女姜姓爲精衞在上黨發鳩山博物志云有鳥如烏文首白喙赤足曰精衞常取西山之木石以塡東海五侯鯖曰精衞無雄偶海燕而生抱朴子曰精衞塡海玄蔑遁生左思魏都賦[illegible]精衞銜木償怨吳都賦精衞銜石而遇繳文鰩飛波而觸綸庾信連珠云精衞何禽欲銜石而塞海又哀江南賦豈冤禽之能塞海非愚叟之可移山顏之推賤臣銜石以塡海終荷戟以入秦使融嵩山碑精衞銜木而償冤女尸化草而成墳李白詩西飛精衞鳥東海何由塡又云精衞費木石黿鼉無所憑又大鵬賦精衞殷勤於銜木鶢鶋悲愁乎蹈跡白氏六帖婦化石以望夫鳥銜木而塡海韓斗南詩千年木石勞精衞邊貢詩柳海精衞浙江濤豐坊鳴鳳行精衞一小鳥銜石翻飛東海頭文翔鳳後湖行銜木非爲精衞冀徐光啓歷當苦精衞銜冤海有求成之堅愚叟移山論可爲之理黃氏續騷經云娥冤轉于水涌兮精禽舞于江渚圖贊曰炎帝之女化爲精衞沉形東海靈爽西邁乃銜木石以塡攸害陶潛讀山海經詩精衞銜微木將以塡滄海刑天舞干戚猛志故常在同物旣無慮化去不復悔徒設在昔心良晨詎可待王氏釋義云炎帝少女化精衞猶蜀帝化杜鵑也）漳水出焉

（郭曰濁漳音章　任臣案一統志濁漳在潞州西南二十里名勝志曰發鳩山上有靈湫泉即濁漳之源也）東流注于河（郭曰或曰出長子縣鹿谷出而東至鄴入清漳）

又東北百二十里曰少山（郭曰今在樂平郡沾縣沾縣故屬上黨　任臣案晉地記云少山即太谷也在太谷縣西南十里有咸陽故城亦名咸陽山　王鑑禹貢考云山在太原府樂平縣西南二十里稱地記言其高八百丈可以避兵恆山之佐命也清漳水出此又名沾嶺）其上有金玉其下有銅清漳之水出焉東流于濁漳之水（郭曰清漳出少山大要谷至武安縣南暴宮邑入于濁漳或曰東北至邑城入于大河也　任臣案禹貢合註漳水有二出大要谷爲清漳出鹿谷山爲濁漳）

又東北二百里曰錫山（任臣案王氏云今無錫亦有錫山）其上多玉其下多砥（任臣案禹貢云礪砥砮丹）牛首之水出焉而東流注于滏水

又北二百里曰景山有美玉景水出焉東南流注于海澤

又北百里曰題首之山有玉焉多石無水

又北百里曰繡山其上有玉青碧其木多栒（郭曰木中枚也音荀）其草多芍藥芎藭（郭曰芍藥一名辛怡亦香草屬　任臣案辛怡乃辛雉今謂之木筆楊雄甘泉賦列辛雉于林薄服虔注云即辛怡雉怡相近耳老胡有辛以乎亦不謂芍藥也郭注非是又王傳以芍藥爲香草座娥云今藥草芍藥無香氣冰嗇今何草爲芍或作勺鄭風云伊其相謔贈之以勺藥董子云勺藥一名將離故將別贈之韓詩外傳云勺藥離草也李瀕湖曰芍藥猶綽約也此草花容綽約故以爲名爾雅翼云制食之毒莫良于勺故得藥名又赤者名金芍藥白者名木芍藥）洧水出焉（任臣案水經云洧水出河南密縣馬領山）而東流注于河其中有鱯（郭曰色似[illegible]鱯似[illegible]小而大白色[illegible]而背[illegible]曰鱯鮠一物）

（名耳　任臣案稗雅蝦蟆背在水有名曰名耿黽一名土鴨鄭注以爲水雞黽音猛）

又北百二十里曰松山陽水出焉東北流注于河

又北百二十里曰敦與之山（任臣案名勝志作敦與山在今直隸趙州臨城縣南七十里）其上無草木有金玉溹水出于其陽（郭曰音悉各反　任臣案今溹水源間桊陽小陘山北流入京水）而東流注于泰陸之水（郭曰大陸水今鉅鹿北廣平澤即其水　任臣案泰陸一本作泰陸矣）泜水出于其陰（郭曰音抵肆也）而東流注于彭水（郭曰今泜水出中丘縣西窮泉谷東注于堂陽縣入于滹水　任臣案一統志泜水出臨城縣西北源發元氏縣史記韓信斬成安君于泜水上）槐水出焉而東流注于泜（任臣案釋義曰此謂泜水出于其陰指泰陸之南而言曰東流注于彭水亦泜水也曰槐水出焉則出于彭水也三水委折必分別始悉）

又北百七十里曰柘山其陽有金玉其陰有鐵歷聚之水出焉而北流注于洧水

又北三百里曰維龍之山其上有碧玉其陽有金其陰有鐵肥水出焉（任臣案成德亦有肥水出良餘山非此）而東流注于皋澤其中多礨石（郭曰未詳也音雷或作壘　磈壘大而貌或曰石名）敞鐵之水出焉而北流注于大澤

又北百八十里曰白馬之山其陽多石玉其陰多鐵多赤銅木馬之水出焉而東北流注于虖沱（郭曰呼佗二音　任臣案曹學佺名勝志白馬山在盂縣東北四十里有白馬關相傳後魏時築其水谷謂之牧馬河源有二一出盂縣一出忻州俱會白馬山至三交村之牛尾莊合流經城南之里東北入定襄界注于滹沱）

又北二百里曰空桑之山（郭曰上已有此山疑同名也　任臣案空桑有二路史云共工振滔洪水以薄空桑其地在莘陝之間伊尹莘人伐呂氏春秋古史考俱言尹産空桑空桑故城在今陳留三十里又有空桑澗炎稱帝偁同於空桑歸藏啓筮云蚩尤伐空桑帝所居也即此空桑也兗地亦有空桑其地廣絕商陽氏所宇考皇甫謐周謂廣桑之野上古有空桑氏又春秋演孔圖及干寶所記孔子生于空桑皆魯之空桑也見東山經）無草木冬夏有雪（任臣案吳淑雪賦云望空桑于四時本此）空桑之水出焉東流注于虖池（郭曰音佗）

又北三百里曰泰戲之山（任臣案一作泰戲一統志云泰戲山在繁峙縣東北俗名小孤山寰宇記云一名武夫山亦曰氏天山今名孤山王鑑兩頁考引此亦作泰戲）無草木多金玉有

獸焉其狀如羊一角一目目在耳後其名曰辣辣（郭曰音屋棟之棟　任臣案獸經曰辣辣一目從從六足玄覽曰駮鹿琥辣辣一角之獸也駢雅曰羊一角謂之辣辣楊慎奇字韻云辣辣今產于代州鴈門谷口俗呼爲耩子見則歲豐音東見晉志曹學佺名勝志曰代州谷中常產獸名曰辣狀如羊一目一角目生耳後鳴則自呼河源志云崑崙以西獸有髦牛野馬狼狗狦羊之類又字彙引此作㹩又集韻音陳則有㹩名獸似豕目出于耳亦與此類見事物紺珠）其鳴自叫虖沱之水出焉（郭曰今虖沱水出鴈門鹵城縣南武夫山　任臣案地理通釋云虖沱在今代州繁峙縣東流經定州深澤縣東南即光武所渡處舊名危渡口名勝志虖沱水刈如品字又名三白水古本作滹池虖池後人改也）而東流注于漊水（郭曰音樓）液女之水出于其陽南流注于沁水（郭曰液音悅懌之懌　任臣案劉會孟曰實惡泰公主田處）

又北三百里曰石山多藏金玉濩濩之水出焉（郭曰濩音尺蠖之蠖）而東流注于虖池鮮于之水出焉而西南流注于虖沱

又北二百里曰童戎之山皋涂之水出焉而東流注于溇液水

又北三百里曰高是之山（郭曰今在北地靈邱縣任臣案一統志高是山在蔚州西北七十里）滋水出焉（郭曰音慈任臣案一統志云在靈邱西南枚迴巖懸流五丈溢激之聲震動山谷名勝志云滋水在蔚州西南三十里之南馬庄名流水泉）而南流注于虖沱其木多椶其草多條滱水出焉（郭曰音寇任臣案滱水今在渾源州恒山南水經滱水出代州靈邱縣高氏山注云即溫夷之水也今名邏河亦名溫夷河）東流注于河（郭曰過博陵縣南又東北入于易水）

又北三百里曰陸山多美玉𨚕水出焉（郭曰或作郯水）而東流注于河

又北二百里曰沂山（郭曰音祈）般水出焉（郭曰音盤）而東流注于河

北百二十里曰燕山（任臣案一統志燕山在玉田縣西北自西山一帶逶迤東其延袤數百里北平立燕山三衛日此山而名）多嬰石（郭曰言石似玉有符彩嬰帶所謂燕石者任臣案劉會孟云今此石出保定滿城縣語云魚目混珠燕石亂玉）燕水出焉東流注于河

又北山行五百里水行五百里至于饒山是無草木多瑤碧其獸多橐駝其鳥多鶹（郭曰未詳或曰鶹鶹鶹也任臣案廣雅曰鶹鶹飛鶹也疑即是）歷號之水出焉而東流注于河其中有師魚食之殺人（郭曰未詳或作鯢任臣案本草綱目有魚師之名陳藏器本草拾遺云魚師大者有毒殺人疑即此魚也唐韻云鰤老魚事物紺珠云鰤魚青黃色腮下有橫骨如鋸）

又北四百里曰乾山無草木其陽有金玉其陰有鐵而無水有獸焉其狀如牛而三足其名曰獂（郭曰音元任臣案玄覽曰從從六足獂三足）其鳴自詨

又北五百里曰倫山倫水出焉而東流注于河有獸焉其狀如麋其川在尾上（郭曰川竅也任臣案[illegible]注曰伯樂相馬經有馬白州當是川字以此可證姚旅露書云倫山獸川在尾上則川可為竅也）其名曰羆（任臣案圖贊本作羆九獸贊曰淺豫倣羊服在耳後竅水尾上號曰羆九幽都之山大蛇牛呴蔹蒼云羆有二種如麋與如熊者別也）

又北五百里曰碣石之山（郭曰水經曰碣石山今在遼西臨渝縣南水中或曰在右北平驪城縣海邊山任臣案水經注碣石在驪城縣西南漢武帝嘗登之以望海杜佑曰碣石在樂浪郡長城起于此東截遼水而入高麗禹貢有碣石在平州南三十餘里東高麗中為左碣石也或曰碣石一在廣東海口一在冀州北海口北碣石在海中如河中砥柱迫天造也）繩水出焉而東流于河（任臣案漚水亦謂之繩水水經注繩水又西北入滱水是也非此）其中多蒲　之魚（郭曰未詳）其上有玉

其下多青碧

又北水行五百里至于鴈門之山無草木（郭曰鴈門山即北陵西隃鴈之所出曰以名云在高柳北任臣案釋義曰今三晉代州有鴈門山遂以是名關然其上草木多生此曰無草本又曰水行五百里所未詳也）

又北水行四百里至于泰澤其中有山焉曰帝都之山廣員百里無草木有金玉（任臣案釋義曰凡此皆往晉地夫環晉皆山恐無水行四百里者然厲西山亦曰水行五百里豈禹治水時事與）

又北五百里曰錞于毋逢之山北望雞號之山（任臣案通志畧作惟號之山）其風如颲（郭曰颲急風貌也音戾或云飄風也任臣案本作飈又說文引經云惟號之山其風若劦何頹切）西望幽都之山（任臣案爾雅北方之美者有幽都之筋角焉一統志山在昌平縣西北古幽州蓋因山為名）浴水出焉（郭曰浴即黑水也任臣案今黑水在定州界未審是非是）有大蛇其音如牛見則其邑大旱

凡北次三經之首自太行之山以至于無逢之山凡四十

六山萬二千三百五十里其神狀皆馬身而人面者二十神（任臣案一本作廿神）其祠之皆用一藻茝瘞之（郭曰藻聚藻茝香草蘭之類音昌代反）其十四神狀皆彘身而載玉其祠之皆玉不瘞（郭曰不埋所用玉也）其十神狀皆彘身而八足蛇尾其祠之皆用一璧瘞之大凡四十四神皆用稌糈米祠之此皆不火食

右北經之山志凡八十七山二萬三千二百三十里

山海經廣注卷之四

仁和吳任臣注

東山經

東山經之首曰樕螽之山（郭曰速株二音任臣案五音集韻引經作樕螽廣博物志引經作樕蛑江暉宣愛集云中峯樕螽之壁英謂此也）北臨乾昧（郭曰亦山名也音妹）食水出焉而東北流注于海其中多鱅鱅之魚（郭曰音容任臣案楚辭大招曰鰅鱅短狐篇海云鱅與鰫同似牛音如豕說文長箋云海魚肉如彘曰鱅）其狀如犂牛（郭曰牛似虎文者任臣案莊子云執犂之狗犂即此牛）其音如彘鳴

又南三百里曰藟山（郭曰音誄任臣案釋義曰此紀東山而皆曰南何豈北山編歷之後自

北而南迤紀東方之山與）其上有玉其下有金湖水出焉東流注于食水其中多活師（郭曰科斗也爾雅謂之活東任臣案陳藏器曰活師即蝦蟇兒生水中有尾如鮎魚漸大則腳生尾脫陸農師云活師月大盡則生前兩足月小盡則生後兩足崔豹古今注一名懸針一名玄魚生謀璋曰活東活師鼃黽子也）

又東三百里曰栒狀之山其上多金玉其下多青碧石有獸焉其狀如犬六足其名曰從從（任臣案獸經云從從六足騶雅曰從從六足犬也一作猔又作猔事物紺珠云縱縱如犬六足尾長丈餘宋書六足獸王者謀及衆庶則至）其鳴自詨

有鳥焉其狀如雞而鼠毛其名曰䖪鼠（郭曰音咨任臣案騈雅曰䖪鼠雞屬也事物紺珠云䖪鼠如雞鼠尾篇韻作鷀字彙作鸐圖贊曰魚號鱅鱅如牛虎駮從從之狀似狗六脚䖪鼠如雞）

（見則旱涸）見則其邑大旱沢水出焉（郭曰音枳）而北流注于湖水其中多箴魚其狀如儵其喙如箴（郭曰出東海今江東水中亦有之　任臣案鱵魚大小形狀與鱠殘魚相似但喙尖有一細黑骨如鍼粵東甲寅海志謂之銅唲魚俗名姜公魚）食之無疫疾

又南三百里曰勃亝之山（任臣案林茂槐字考曰勃亝山亝與齊同釋義本作齋）無草木無水

又南三百里曰番條之山無草木多沙減水出焉（郭曰音同減損之減）北流注于海其中多鰔魚（郭曰一名黃頰音感　任臣案鰔魚卽鱤魚一名鰥鳳異苑云諸魚欲產鮨以頭衝其腹世謂之衆魚生母李時珍曰鱤敢也鮨脂也食而無厭也性其柱獨行故曰鰥）

又南四百里曰姑兒之山其上多漆其下多桑柘姑兒之水出焉北流注于海其中多鱤魚

又南四百里曰高氏之山其上多玉其下多箴石（郭曰可以爲砥針治癰腫者　任臣案素問東方之域其病爲瘡瘍其治宜砭石故砭石亦從東方來程良孺曰或云金剛鑽卽其物也南史金元起訪王僧孺以砭石僧孺對曰古人當以石爲針東山經高氏之山多針石璞云可以爲砭針季世無嘉石故以鐵代之耳）諸繩之水出焉東流注于澤其中多金玉

又南三百里曰嶽山其上多桑其下多樗濼水出焉（郭曰音樂　任臣案濼水卽魯桓公會齊襄公地）東流注于澤其中多金玉

又南三百里曰犲山其上無草木其下多水其中多堪孖

之魚（郭曰未詳音序　任臣案字彙云堪孖一本作孖又篇海云孖亦魚子非此也）其狀如夸父而彘毛其音如呼見則天下大水

又南三百里曰獨山（任臣案平樂府亦有獨山　良餘山亦名獨山非此）其上多金玉其下多美石末塗之水出焉而東南流注于沔其中多偹蟰（郭曰條容二音　任臣案駢雅曰蝸蟜偹蟰螣聽蠚人皆毒蟲也楊愼奇字韻云偹蟰色如黃蛇有羽景純江賦云偹蟰拂翼而掣燿字彙作鯈蟰）其狀如黃蛇魚翼出入有光見則其邑大旱（任臣案圖贊曰偹蟰蛇狀振翼灑光憑波騰逝出入江湘見則歲旱是惟火祥）

又南三百里曰泰山（郭曰卽東嶽岱宗也今在泰山奉高縣西北從山下至頂四十八里三百步也　任臣案劉會孟云山屬山東泰安州又名天孫高四十餘里凡十八盤馬第伯封禪記曰泰山石壁窅窱鬱茖崒仰視天門如從穴中視天矣五嶽眞形圖東嶽姓歲名崇雲笈七籤云東嶽姓玄邱名目陸河圖云東方泰山君姓圓名常龍枕中書云太昊氏爲青帝治岱宗山）其上多玉其下多金有獸焉

其狀如豚而有珠名曰狪狪（郭曰音如吟恫之恫　任臣案駢雅曰狪狪珠豚也亶爰子云召蟰狪使先驅謂此又彭氏五侯鯖作侗侗亦作狪孫愐唐韻曰狪獸似豕出泰山圖贊曰蚌則含珠獸何不可狪狪如豚被褐懷禍患難無山招之自我益物有珠者瀛淵之鼈翼溢水之鱟魚與夫珠母交蛟龍蚌蛛蟹之屬爲種不一最異者狪狪以獸而孕珠殆猶之羊哀馬壘鹿埼狐媚珠也又顏氏說畧載易定之水馬吐珠劉欽之苑羊出珠更爲物類之變矣）其名自訆（任臣案釋義本作訓）環水出焉（任臣案環水古引水爲壁雍處基瀆存焉世謂之石汶也但壁雍爲禹以後事未審是非）東流注于江（郭曰一作渀）其中多水玉（任臣案今水晶也玄覽云北產偏黑南產偏白信州產濁而不清倭產者爲上）

又南三百里曰北山錞于江（郭曰一作淮　任臣案或言江形如錞于然西山經錞于西海北山經錞于北海辭騶互通注見騶山）無草木多瑤碧（任臣案瑤美玉禹貢瑤琨篠簜衛風報之以瓊瑤說文云碧石之青美者）激水出焉而東南流注于娶檀之水其中多茈蠃（任臣案即茈蠃也誤作蠃釋義曰疑亦草蟲屬）

凡東山經之首自樕𧒂之山以至于竹山凡十二山三千六百里其神狀皆人身龍首祠毛用一犬祈聃用魚（郭曰以血塗祭爲聃也公羊傳云蓋扣其鼻以聃社音鈎餌之餌）

東次二經之首曰空桑之山（郭曰此山出琴瑟材見周禮也　任臣案此魯之空桑也說見北山經注歸藏啓筮云空桑之蒼蒼八極之既張謂斯地也述異記曰空桑生大野山中爲琴瑟之最者空桑

也山以產此桑而名）北臨食水（任臣案即樕𧒂山食水）東望沮吳南望沙陵（任臣案即下流沙界）西望湣澤（郭曰音旻）有獸焉其狀如牛而虎文其音如欽（郭曰或作吟）其名曰軨軨（郭曰音靈）其鳴自叫（任臣案駢雅曰牛而虎文曰軨軨寔要集云命軨徐使奔騶王世貞詩軨軨墺空桑鹿臺嘯梟䝔即此也）見則天下大水（任臣案圖贊曰堪䎗軨軨殊氣同占見則洪水天下昏墊豈伊妄降亦應圖讖談薈云水獸兆水軨軨之獸見則天下大水也）

又南六百里曰曹夕之山其下多穀而無水多鳥獸

又西南四百里曰嶧皋之山（郭曰音亦）其上多金玉其下多白堊嶧皋之水出焉東流注于激女之水（任臣案爾雅疏引經作激汝之水）多蜃珧（郭曰蜃蚌也珧玉珧亦蚌屬腎遙兩音　任臣案蜃大蛤也一名蚌一名合漿小者名珧可飾佩刀鞘詩傳天子玉琫而珧珌楊氏云珧宋人謂之江瑤柱今登萊閩廣皆有之萬震南州志云江瑤柱厥甲美肉柱膚寸名江瑤柱）

又南水行五百里流沙三百里至于葛山之尾無草木多砥礪

又南三百八十里曰葛山之首無草木澧水出焉（郭曰音禮）東流注于余澤其中多珠蟞魚（郭曰音鼈）其狀如胏而有目六足有珠其味酸甘食之無癘（郭曰無時氣病也呂氏春秋曰澧水之魚名曰朱鱉六足有珠魚之美也　任臣案蟞通作鼈淮南子蛤蟹珠鼈與月盛衰傳曰舜撫天子有鍼耳貫胸之民來獻珠蝦珠鼈埤雅云鼈珠在足蚌珠在腹玄覽亦云魚之珠在目鼈之珠在足一統志珠鼈生高州海中狀如胏四目六足吐珠寰宇

記云高州府海中出珠鼈六眼四腳而吐珠景純江賦鱉胏躍而吐璣謂此也又珠或作朱阮籍詠懷詩朱鱉躍飛泉夜飛過吳洲庾信集云澧水朔浮光疑朱鱉然朱鱉生南海大如錢腹赤如血鴻烈解云朱鼈浮波必有風雨自爲一種非珠鼈也圖贊曰澧水之鮮狀如浮胏體兼三才以貨賈害厥州既多何以自衛）

又南三百八十里曰餘峩之山其上多梓枏其下多荆芑雜余之水出焉東流注于黃水有獸焉其狀如菟而鳥喙鴟目蛇尾見人則眠（郭曰言佯死也）名曰犰狳（郭曰仇餘二音　任臣案篇海曰狳獸似兔鳥喙鴟目獸經云山都見人則走犰狳見人則眠駢雅曰務即如膜犰狳鳥喙圖贊曰犰狳之獸見人作眠與災協氣出則無年此豈能爲歸之于天事物紺珠作犰狳）其鳴自訆見則螽蝗爲敗（郭曰螽蝗類也言傷敗田苗音終　任臣案春秋書螽傳云蝗也詩經螽斯羽嚴粲注云螽即蝗斯助語也是螽蝗

（明爲一物經以二名連文或古之方言然也若豳風五月斯螽動股此爲蚱蜢之名即阜螽也似蝗而亦能害稼爾雅謂之蜙蝑與螽不同中郎以斯螽螽斯皆爲蝗時珍以螽斯斯螽皆爲蚱蜢與郭氏以螽爲蝗類均非）

又南三百里曰柢父之山無草木多水

又南三百里曰耿山無草木多水碧（郭曰亦水玉類　任臣案即青䨼石綠之屬今畫家染采猶有天水碧之色謝靈運詩水碧輟流溫注云水玉也江淹詩木碧驗未顯又云淩波采水碧李白遡彭蠡詩水碧或可采李賀詩挹玉挹王須永碧西溪藥譜云常見墨子道書石藥中有水脂碧者當是楊慎謝華啓秀曰耿山饒水碧龍淵多玉英）多大蛇有獸焉其狀如狐而魚翼其名曰朱獳（郭曰音儒　任臣案駢雅曰朱獳乘黃狐屬也事物紺珠曰朱獳似狐魚翼曾爰集云率獳犀而來御本此）其鳴自叫見則其國有恐（任臣案圖贊曰朱獳無奇見則邑駭通感靡誠維數所在因事而作未始無待）

又南三百里曰盧其之山無草木多沙石沙水出焉（任臣案水經注逐澤其水東北流爲新溝新溝又東北流逕牛首鄉北又東北注渠即沙水也又左傳楚令尹子常以舟師及沙汭而還杜預曰沙水名也是此水之末流入淮者）南流注于涔水其中多鵹鶘（郭曰音黎）其狀如鴛鴦而人足其鳴自訆見則其國多土功（郭曰今鵜鶘足頗有似人腳形狀也　任臣案鵜鶘一名鴮鸅又名淘河江南甚多俗以夏至前來謂之犁湖主水夏至後來謂之犁塗主旱以其嘴之形狀似犁故云犁湖轉聲爲鵜鶘又謂爲駝鶴駢雅曰周周大首鸛鶘數斯皆人足也圖贊曰狸力鵹鶘或飛或伏是惟土祥出其功築長城之役同集秦域）

又南三百八十里曰姑射之山（任臣案山在平陽城西有姑射蓮花二洞神人所居）無草木多水

又南水行三百里流沙百里曰北姑射之山（任臣案括地志有南姑射山北姑射山即此猶語有南語北語潞有東潞西潞）無草木多石

又南三百里曰南姑射之山無草木多水

又南五百里曰碧山無草木多大蛇多碧水玉（任臣案本草拾遺玻瓈一名水玉與水精同名梁四公記扶南人來賣碧頗黎鏡碧水玉疑即是也然玻瓈今出南番西國內地絕少此非一云碇子石類或曰碧水玉爲二物）

又南五百里曰緱氏之山（郭曰一曰俠氏之山　任臣案即偃師地也道書七十二福地有緱氏今本或作維氏之山）無草木多金玉原水出焉東流注于沙澤

又南三百里曰姑逢之山無草木多金玉有獸焉其狀如狐而有翼其音如鴻鴈其名曰獙獙（郭曰音斃　任臣案駢雅曰獙獙鳥翼狐屬也盧柟蠛蠓集云鷯怪異獸猎猎獙獙）見則天下大旱

又南五百里曰鳧麗之山其上多金玉其下多箴石有獸焉其狀如狐而九尾九首虎爪名曰蠪姪（郭曰龍蛭二音　任臣案駢雅曰灌灌九尾狐也蠪姪九首狐也皆食人然灌灌青邱鳥名朱氏以爲狐誤矣曾爰集云蠪姪與其猗乾兮李獳猩而來御玄覽云蠪姪九首秦茂兩頭皆指此或作蠪蛭唐顧云蠪蛭如狐九尾虎爪呼如小兒食人一名螪蛭廣博物志又作蠪姪獸九首各別有開明九首又阿羊九頭而更食國隊乃出見淮南萬畢術）其音如嬰兒是食人

又南五百里曰硜山（郭曰音一眞反）南臨硜水東望湖澤有獸焉其狀如馬而羊目四角牛尾其音如獆狗其名曰峳峳（郭曰音攸　任臣案駢雅馬四角牛尾曰峳峳玄覽云土獿也喙羊也詭懷也驪騑也夫䶉也四角之獸也）見則其國多狡客（郭曰狡狡猾也　任臣案狡客姦人也麟書云狡容用刀有攸攸五侯鯖云峳峳見其國多狡猾圖贊曰治則得賢亾由失人峳峳之來乃致狡賓歸之冥應誰見其津）有鳥焉其狀如鳧而鼠尾善登木其名曰絜鉤見則其國多疫（任臣案圖贊曰獙獙如狐有翼不飛九尾虎爪號曰龍蛭絜鉤似鳧見則民悲劉會孟曰海鳧毛見則天下大亂斯鳥亦海鳧類）

凡東次二經之首自空桑之山至于硜山凡十七山六千六百四十里其神狀皆獸身人面戴觡（郭曰麋鹿屬角爲觡音格）其祠

毛用一雞祈嬰用一璧瘞

又東次三經之首曰尸　之山北望殍山（郭曰音詳）其上多金玉其下多棘有獸焉其狀如麋而魚目名曰妴明（郭曰音婉　任臣案駢雅云麋而魚目爲妴明）其鳴自訆

又南水行八百里曰岐山其木多桃李其獸多虎

又南水行五百里曰諸鉤之山無草木多沙石是山也廣員百里多寐魚（郭曰卽鮇魚音味　任臣案鮇魚嘉魚也一名擔魚一名丙穴魚）

又南水行七百里曰中父之山無草木多沙

又東水行千里曰　射之山無草木多沙石

又南水行七百里曰孟子之山其木多梓桐多桃李其草多菌蒲（郭曰未詳音胭胎之胭　任臣案菌蒲或曰二種菌地菌爾雅中馗菌小者菌蒲蒲草羅浮記云山菁蒲也）其獸多麋鹿是山也廣員百里其上有水出焉名曰碧陽其中多鱣鮪（郭曰鮪卽鱏也似鱣而長鼻體無鱗甲別名鮔鱑一名鱑也　任臣案鮔卽鱑似鱏而短鼻口在頷下大者長二三尺江南呼爲黃魚俗亦謂之玉版鮪形似鱏而色青黑頭小而尖似鐵兜鍪口亦在頷下今謂之鱘魚一作鱏魚一名王鮪小者名鮛子郭謂鮪一名鮥誤矣鮥鱧李奇漢書注作鮔鱧）

又南水行五百里曰流沙行五百里有山焉曰跂踵之山（郭曰跂音企）廣員二百里無草木有大蛇其上多玉有水焉廣員四十里皆涌（郭曰今河東汾陰縣有瀵水源在地底濆沸涌出其深無限卽此類也　任臣案神異是也宋寶鼎縣瀵泉有光如燭焰其聲如雷）

其名曰深澤其中多蠵龜（郭曰蠵觜蠵大龜也甲有文彩似瑇瑁而薄音遺知反　任臣案應劭漢書注蠵蠵大龜也雄曰瑇瑁雌曰蠵蠵臨海水土記云其甲黃點有光彼入以亂瑇瑁日華子曰蠵蠵卽鼂鼊也皮可寶裝飾物或云蠵龜大者爲蠵蠵最小者爲鼂鼊殼成式酉陽雜俎係臂狀如龜生南海劉欣交州記蚼蝌似瑇瑁其甲有黑珠文彩斑似錦文皆是物也圖贊曰水圓四十潛源溢沸靈龜爰處掉尾養氣莊生是感揮竿傲貴）有魚焉其狀如鯉而六足鳥尾名曰鮯鮯之魚（郭曰音蛤　任臣案廣雅曰東方有魚焉如鯉六足鳥尾其名曰鮯事物紺珠云鮯如鯉六足鳥尾出東方濛澤中駢雅曰舟遺鮯鮯建同序瑚皆異魚也睿宗江叢融曰蒐六足之鮯介戴八極之蹤神鼇揚塵異魚賛云東方有魚其形如鯉其名爲鮯六足鳥尾鱅爲之母鮯育厥子圖贊曰娶月之狀似槖魚眼精精似牛以尾自辨鮯鮯所潛厥深無限）其鳴自叫

又南水行九百里曰踇隅之山（郭曰音敏字）其上有草木多金玉多赭有獸焉其狀如牛而馬尾名曰精精（任臣案駢雅曰獸似牛而馬尾曰精精萬歷二十五年括蒼得異獸其角變身作鹿文馬尾牛蹄董斯張吹景錄引此爲證或又云乃辟邪也）其鳴自叫

又南水行五百里流沙三百里至于無皋之山南望幼海（郭曰即少海也淮南子曰東方大渚曰少海　任臣案周弘正辟色華少海用賁叢臺庾信詩飛橋浮少海鵠蓋上中峰徐陵集云叢臺之陛少海之珠盧柟賦云跨渚遡游少海又云舒育遊而泳幼海指此也）東望榑木（郭曰扶桑二音　任臣案六書正譌扶桑作榑桑嚴忌哀時命云左袪挂于榑桑呂覽云夏禹東至榑木之地即此也）無草木多風是山也廣員百里

凡東次三經之首自尸[illegible]之山至于無皋（任臣案一本作睪古睪皋通）之山凡十九山六千九百里其神狀皆人身而羊角其祠用一牡羊米用黍是神也見則風雨水爲敗

又東次四經之首曰北號之山臨于北海有木焉其狀如楊赤華其實如棗而無核（任臣案異物彙苑有無核棗即此也）其味酸甘食之不瘧食水出焉而東北流注于海有獸焉其狀如狼赤首而鼠目其音如豚名曰猲狙（郭曰葛苴二音　任臣案楊愼古音畧引經云有獸赤首鼠目名曰猲狙與此文異）是食人有鳥焉其狀如雞而白首鼠足而虎爪其名曰鬿雀（郭曰音祈）亦食人（任臣案天問云鬿堆焉處王逸注鬿堆奇獸也柳子天對云鬿雀在北號惟人是食楊萬里注惟當爲雀王逸注誤也王世貞續九辨云鬿堆侁侁而鼓翼謂此駢雅曰鬿雀食人鳥也篇海字彙引此復作鬿雀音桓非是圖贊曰猲狙狡獸鬿雀惡鳥或狼其體或虎其爪安用甲兵擾之以道又李給諫筆記云崇禎甲戌鳳陽出惡鳥數萬兔頭雞身鼠足味甚美犯其骨立死稽其形狀疑即此鳥也）

又南三百里曰旄山無草木蒼體之水出焉而西流注于展水其中多鱃魚（郭曰今蝦鰌字亦作鱃秋音　任臣案鱃魚本草拾遺以爲即鰌魚李時珍曰此魚中之下品蓋魚之庸常以供饈食者故曰鰌曰鱃鄭氏作[illegible]魚）其狀如鯉（任臣案鯉三十六鱗應老陰之數又鱗有十字文理故名交州人呼赤鯉爲玄駒）而大首食者不疕

又南三百二十里曰東始之山上多蒼玉有木焉其狀如楊而赤理其汁如血不實其名曰芑（郭曰音起　任臣案玄覽曰芑木之汁如血）可以服馬（郭曰以汁塗之則馬調良　任臣案圖贊曰馬惟剛駿塗之芑汁不勞孫陽自然閑習厥術無方理有潛執）泚水出焉而東北流注于海其中多美貝多茈魚其狀如鮒一首而十身（任臣案與何羅魚類）其臭如蘪蕪食之不𤺌（郭曰孚謂反魚失氣也　任臣案𤺌氣下泄也譬費二音圖贊曰有止十身蘪蕪其臭食之和體氣不下溜薄之蘼[illegible]是惟疢候）

又東南二百里曰女烝之山其上無草木石膏水出焉而西注于鬲水其中多薄魚其狀如鱣魚而一目其音如歐（郭曰如人嘔吐聲也　任臣案歐與嘔同大玄經歐鳴之疾至）見則天下大旱（任臣案物異志作見則天下大水）

又東南二百里曰欽山多金玉而無石師水出焉（任臣案今信陽縣有師水疑即此水）而北流注于皐澤其中多鱃魚多文貝有獸焉其狀如豚而有牙其名曰當康（任臣案駢雅云當康牙豚也事物紺珠作當庚誤）其鳴自叫見則天下大穰

又東南二百里曰子桐之山子桐之水出焉而西流注于餘如之澤其中多䱻魚（郭曰音骨　任臣案太平御覽曰子桐之水其中澤多鰯魚疑鰯即䱻也）其狀如魚而鳥翼出入有光其音如鴛鴦見則天下大旱（任臣案圖贊曰當康如豚見則歲穰䱻魚鳥翼飛乃流光同出殊應或災或祥）

又東北二百里曰剡山多金玉有獸焉其狀如彘而人面

黃身而赤尾其名曰合窳（郭曰音庾）其音如嬰兒是獸也食人亦食蟲蛇見則天下大水（任臣案事物紺珠曰合窳如豬人面血食駢雅曰皮樹在子合窳皆人而獸也圖贊曰豬身人面號曰合窳厥性貪殘物爲不咀至陰之精見則水雨）

又東二百里曰太山上多金玉楨木（郭曰女楨也葉冬不凋　任臣案女貞亦名冬青負霜蔥翠振柯凌風琴操載魯有處女見女貞木而作歌乃此木也駢雅云思儷不腐女貞不凋上林賦豫章女貞張揖曰女貞冬青）有獸焉其狀如牛而白首一目而蛇尾其名曰蜚（郭曰音如翡翠之翡）行水則竭行草則死見則天下大疫（郭曰言其體合災氣也其銘曰蜚之爲名體似無害所經枯竭甚於鴆厲萬物斯懼思爾遐逝　任臣案春秋莊二十五年秋有蜚劉侍讀春秋解引此謂蜚狀若牛一目虵尾江休復雜志亦云唐彥猷有舊本山海經說蜚處淵則涸行木則枯春秋所書似即此物若是則蜚不當云有謂之多可也未審是非又字彙䗍似牛白首一目疑爲此獸備海引經又作蜚五侯鯖云蜚生太山行水水竭行草草枯圖贊云蜚則災獸跂踵厲深會所經涉竭水槁林稟氣自然體此殃滔）鈎水出焉而北流注于勞水其中多鱃魚

凡東次四經之首自北號之山至于太山凡八山一千七百二十里

右東經之山志凡四十六山萬八千八百六十里

山海經廣注卷之四終

山海經廣注卷之五

中山經

仁和吳任臣注

中山經薄山之首（任臣案封禪書華山以西名山七薄山其一焉薄山即襄山也徐廣曰薄坂縣有襄山應劭云在潼關北十餘里）曰甘棗之山（任臣案括地志云蒲州河東縣雷首山一名中條一名歷山亦名首陽山亦名蒲山亦名襄山一名甘棗山亦名豬山又水經注引經薄山作蒲山甘棗作甘柔）共水出焉（郭曰音恭）而西流注于河其上多杻木其下有草焉葵本而杏葉（郭曰或作楛葉）黃華而莢實（任臣案如莢薺之實周禮莢物是也）名曰籜（郭曰他落反）可以已瞢（郭曰音盲任臣案瞢目不明也瞽瞍號天瞢）有獸焉其狀如

獸鼠而文題（郭曰獸鼠施未詳音施字亦或作施任臣案獸鼠集韻作獸注云獸名）其名曰難（郭曰音那或作熊也任臣案羣書鈎玄云古熊字作難與難字相近古音畧曰難又音能）食之已癭（任臣案集韻曰難獸似鼠斑頭食之明目與此略異草木子云阻氣多癭）

又東二十里曰歷兒之山其上多橿多櫔木（郭曰音厲）是木也方莖而員葉黃華而毛其實如楝（郭曰楝木名子如指頭白而粘可以浣衣也音練或作簡任臣案爾雅翼曰楝實名金鈴子）服之不忘

又東十五里曰渠豬之山其上多竹渠豬之水出焉而南流注于河其中是多豪魚狀如鮪（郭曰鮪似鱣也）赤喙尾赤羽可以已白癬

又東三十五里曰葱聾之山其中多大谷是多白堊（任臣案本草白堊白善土出邯鄲者爲上）黑青黃堊（郭曰言有雜色堊也）

又東十五里曰涹山（郭曰音倭）其上多赤銅其陰多鐵

又東七十里曰脫扈之山有草焉其狀如葵葉而赤花莢實實如椶莢（郭曰今椶木莢似皂莢也任臣案事物紺珠云植楮實如椶莢椶棕同）名曰植楮可以已癙（郭曰癙病也淮南子曰貍頭已癙也任臣案正韻云癙憂病詩云癙憂以痒）食之不眯

又東二十里曰金星之山多天嬰其狀如龍骨（任臣案龍骨出晉地川谷及太山巖雷斅曰細文廣者雌骨粗文狹者雄骨）可以已痤（郭曰痤癰也任臣案說文云小腫

也一曰癤也才何反）

又東七十里曰泰威之山其中有谷曰梟谷其中多鐵（郭曰或無谷字）

又東十五里曰橿谷之山其中多赤銅（郭曰或作檀谷之山）

又東百二十里曰吳林之山其中多葌草（郭曰亦菅字任臣案爾雅白華野菅說文云菅茅也左傳雖有絲麻無棄菅蒯詩經東門之池可以漚菅陸璣曰似茅而滑澤無毛柔韌宜爲索葌菅古字通）

又北三十里曰牛首之山（郭曰今長安西南有牛首山上有館下有水未知此是非任臣案金陵亦有牛首山徐陵表南望牛頭方稱天闕是同名者也）有草焉名曰鬼草其葉

如葵而赤華其秀如禾服之不憂（任臣案合歡蠲忿萱草忘憂此其類也圖贊曰焉得鬼草是樹是蓺服之不憂樂天傍世如彼滚舟任波流滯）勞水出焉（任臣案說文勞水如扶風鄠北入渭一統志勞水源出孚山縣西入汾河）而西流注于渦水（郭曰音如詬詐之詬　任臣案水經注渦水即巢山之水也水源東南出巢山東谷北逕浮虛東又西北流與勞水合一統志渦水源出龍角山字林曰渦水出杜陵縣）是多飛魚其狀如鮒魚食之已痔衕（任臣案屠本畯海錯疏飛魚頭大尾小有肉翅一躍十餘丈林邑圖記曰飛魚身圓長丈餘羽重沓翼如山蟬出入羣飛游翱翳會張驗飛角贊飛魚如鮒登雲游波揚鰭異魚贊曰飛魚身圓長丈餘登雲游波形如鮒翼如輕蟬翔泳俱仙人寧封曾餌諸養藻灼灼千載舒酉陽雜組云朗山浪魚長一尺能飛飛即凌雲息歸潭底一統志陝西鄠縣澇水出飛魚狀如鮒食之已痔疾也）

又北四十里曰霍山（郭曰今平陽永縣廬江灊縣晉安羅江縣河南鞏縣皆有霍山明山以霍爲名者非一矣按爾雅大山繞小山爲霍　任臣案霍山甚多最大者衡山一名霍山白虎通云霍之爲言護也太陽用事護養萬物也漢武帝移南岳于天柱山遂以天柱山爲霍山盧江之霍山也爾雅北方之美有霍山之珠玉焉平陽之霍山也經所祀疑是此山水經注霍太山上有飛廉冢山上有廟甚虛鳥雀不棲其林猛虎常守其庭劉會孟云山西霍州霍山今爲中鎮圖禹貢之岳陽也）其木多穀有獸焉其狀如貍而白尾有鬣名曰朏朏養之可以已憂（郭曰謂畜養之也普昧反　任臣案駢雅曰朏朏蒙頌皆貍屬也麟書云安得朏朏與之遊而釋我之憂）

又北五十二里曰合合之山是多薝棘（郭曰未詳音瞻一任臣案薝棘木名下音膽說文云金谷多薝棘又篇海引經作爾谷山）

又北三十五里曰陰山（郭曰亦曰險山）多礪石文石（郭曰礪石人石中磨者少）水出焉其中多彫棠其葉如榆葉而方其實如赤菽（郭曰菽豆　任臣案通志畧海棠子名海紅其狀如梨大如櫻桃亦此類也赤菽赤小豆）食之已聾（任臣案草木子曰風氣多聾）

又東北四百里曰鼓鐙之山多赤銅有草焉名曰榮草其葉如柳其本如雞卵（任臣案揚雄解嘲云四皓采榮於南山）食之已風

凡薄山之首自甘棗之山至于鼓鐙之山凡十五山六千六百七十里歷兒冢也其祠禮毛太牢之具縣以吉玉（郭曰縣祭山之名也見爾雅　任臣案祭山曰庪縣或庪或縣置之于山）其餘十三山者毛用一

羊縣嬰用桑封瘞而不糈桑封者桑主也方其下而銳其上而中穿之加金（郭曰言作神主而祭以金銀飾之也公羊傳曰虞主用桑或作玉）

中次二經濟山之首曰煇諸之山其上多桑其獸多閭麋其鳥多鶡（郭曰似雉而大青色有毛勇健鬪死乃止音曷出上黨也　任臣案鶡似雉而大或以爲黃黑色鷙鳥之暴疏者也每所攫撮應爪摧碎同類有被侵者輒往赴救之一死乃止曹植賦雙戰不隻僵是也爾雅翼曰黃帝之戰以鵰鶡鷹鳶爲旗幟趙武靈王貴鶡冠以表武士東都賦云武夫皆戴鶡又鶡冠子居山以鶡爲冠漢世常用之顏師古云俗爲鵰鶡黃鶡乃以爲鳳凰故張敞謂之圖贊曰鶡之爲鳥同羣相爲疇類彼侵雖死不避毛飾武士兼厲以義）

又西南二百里曰發視之山其上多金玉其下多砥礪

魚之水出焉而西流注于伊水

又西三百里曰豪山其上多金玉而無草木

又西三百里曰鮮山（任臣案事類賦注引此作鱗山）多金玉無草木鮮水出焉而北流注于伊水其中多鳴蛇其狀如蛇而四翼其音如磬見則其邑大旱（任臣案張衡南都賦其水蟲則有蠳龜鳴蛇吳淑蛇賦音如磬聲即此也圖贊曰鳴化二蛇同類異狀拂翼俱游騰波漂浪見則並災或淫或亢）

又西三百里曰陽山多石無草木陽水出焉（任臣案水經注陽水出陽山陽溪世人謂之太陽谷水）而北流注于伊水其中多化蛇其狀如人面而豺身（任臣案豺狼屬爾雅豺狗足月令仲秋豺祭獸）鳥翼而蛇行（任臣案廣雅曰中央有蛇焉人面豺身鳥翼蛇行其名曰化蛇）其音如叱呼見則其邑大水

又西二百里曰昆吾之山其上多赤銅（郭曰此山出名銅色赤如火以之作刀切玉如割泥也周穆王時西域獻之尸子所謂昆吾之劍也越絕書曰赤堇之山破而出錫若耶之谷涸而出銅歐冶子因以爲純鈞之劍汲郡冢中得銅劍一枝長三尺五寸乃今所名爲干將劍汲郡亦皆非鐵也明古者通以錫雜銅爲兵器也　任臣案相如子虛賦其石則琳瑉昆吾揚愼曰流州多積石其名曰昆吾鍊之成鐵以作劍光明成水精石蓋鐵井也應即此又十洲記昆吾割玉刀周穆王時西域所獻列子穆王得昆吾之劍切玉如泥六帖云穆王征西土得昆吾劍疑所稱非內地郭以爲即斯山所未詳也拾遺記云昆吾山其下多赤金色如火黃帝於此峡石爲銅越王採金鑄之以成八劍之精圖贊曰昆吾之山名銅所在切玉如泥炎有光彩尸子所歎騐之彼宰）有獸焉其狀如彘而有角其音如號（郭曰如人號哭）名曰蠪蚳（郭曰上已有此獸疑同名　任臣案五侯鯖云蠪蚳似九尾狐見而年豐又事物紺珠云蠪蚳獸似狐九首九尾見則豐稔十年是合蠪蛭爲一物也誤矣駢雅曰蠪蚳角彘也）食之不眯（任臣案程良孺曰耳鼠不眯蠪蚳不眯）

又西百二十里曰葌山（郭曰音間）葌水出焉而北流注于伊水其上多金玉其下多青雄黃有木焉其狀如棠（任臣案爾雅杜赤棠白者棠）而赤葉名曰芒草（郭曰音忘　任臣案即莽草俗名茵草）可以毒魚

又西一百五十里曰獨蘇之山無草木而多水

又西二百里曰蔓渠之山（任臣案水經蔓渠山在南陽縣西）其上多金玉其下多竹箭伊水出焉而東流注于洛（郭曰今伊水出上洛盧氏縣熊耳山

東北至河南洛陽縣入洛　任臣案淮南子云伊水出上魏山禹貢合註云伊水出廬渾山一統志曰伊水源出盧氏縣悶頓嶺流經嵩縣洛陽偃師縣界入於洛）有獸焉其名曰馬腹其狀如人面虎身（任臣案駢雅虎而人面曰馬復）其音如嬰兒是食人（任臣案陶弘景刀劍錄漢章帝建初八年鑄一金劍投伊水中厭人膝之怪水經注中廬縣踈水中有物如三四歲小兒鱗甲如鯪鯉膝頭似虎掌爪常沒水中出膝頭小兒不知欲取戲弄便殺人名爲水唐形狀與馬腹頗類又襄沔記中廬有涑水注于沔此水有物映人名水虎盛氏荊州記云生得者摘其鼻厭可小小便名曰水盧合諸書觀之水唐水盧水虎其爲馬腹與名審矣今恒星經緯圖大火宮有馬腹星豈此獸亦應列宿耶然後有馬尾星疑非謂此又睽車志言峽江水中有物頭似猴猊而無足自頸以下如疋練喜食馬土人謂之馬皮婆名與此小類附記之）

凡濟山經之首自煇諸之山至于蔓渠之山凡九山一千

六百七十里其神皆人面而鳥身祠用毛（郭曰擇用毛色）用一吉玉投而不糈

中次三經萯山之首曰敖岸之山（郭曰或作獻萯音倍）其陽多㻬琈之玉其陰多赭黃金神熏池居之（任臣案圖贊云泰逢虎尾武羅人面熏池之神厥狀不見爰有美玉河林如蒨盧柟蠛蠓集云熏池詞琥謂此也）是常出美玉（郭曰或作石）北望河林（任臣案張衡思玄賦梱河林之蓁蓁兮即此）其狀如蒨如舉（郭曰說者云蒨舉皆木名也未詳蒨音倩任臣案蒨染絳草也紫赤色舉櫸柳大者連抱數例如蒨如舉言其一望蔚蕊有如其青樹然）有獸焉其狀如白鹿而四角名曰夫諸（任臣案駢雅曰鹿四角而白爲夫諸麟書云夫諸橫流天戒丙憂玄覽作夫諸）見則其邑大水

又東十里曰青要之山（任臣案十道志青要山名強山劉會孟云在河南府新安縣西北二十里）實維帝之密都（郭曰天帝曲密之邑）北望河曲（郭曰河千里一曲一直也）是多駕鳥（郭曰未詳也或曰駕宜爲鴐鴐鵝也音加任臣案相如上林賦鴐鵝屬玉子虛賦弋白鵠連鴐鵝玄覽云海東青食鴐鵝後世鴐鵝隊取此名之盎即野鵝也爾雅謂之鴚鵝鴐鵝亦有作駕者見朐氏本草注左傳榮成伯名駕鵝駕平聲又名勝志作青要山多駕鳥）南望墠渚（郭曰水中小洲名渚墠音填也任臣案楊慎奇字韻引此作撣渚古音畧又作禪諸或作禪渚水經注云渚水上承陸渾縣東禪渚渚左原上陂方十里佳饒魚葦世謂此澤爲慎望陂）禹父之所化（郭曰鯀化於羽淵爲黃熊今復云在此然則一已有變化之性者亦無往而不化也任臣案寶凡云人之化者鯀化黃熊望帝化杜鵑褒君化龍牛哀化虎黃母化黿徐君化魚路史注云今陸渾東有禪渚即鯀化之所河南密縣亦有羽山鯀化羽淵一或在此神則無不在也）是多僕纍蒲盧（郭曰僕纍蝸牛也爾雅曰蒲盧者螟蛉也任臣案蝸牛一名蚹蠃一名螔蝓形似蛞蝓但頭皆負殼爾蒲盧細腰蠭俗呼蠮螉取桑上之螟蛉爲子爾雅故分二種非即螟蛉也鄭玄注中庸復以爲土蠭更非）䰠武羅司之（郭曰武羅神名也䰠即神字任臣案世本夏有武羅國琴志有夏臣武羅與神同名盧柟滄溟賦云武羅昇首以蠱身帝江跛足而斂翼）其狀人面而豹文小腰而白齒（郭曰齒或作首）而穿耳以鐻（郭曰鐻金銀器之名未詳也音渠任臣案五音集韻云璩五環與璩同左思魏都賦鬈首之豪縿耳之傑）其鳴如鳴玉（郭曰如人鳴玉佩聲任臣案圖贊曰有神武羅細腰白齒聲如鳴珮以鐻貫耳司帝密都是宜女子）是山也宜女子（任臣案淮南子青要玉女降霜神也本此傳會之）畛水出焉（郭曰音軫任臣案水經注畛水出新安縣青要山今謂之彊山）而北流注于河其中有鳥焉名曰鴢（郭曰音窈窕之窈任臣案爾雅鴢頭鵁一作投鴢即此也江東謂之魚鵁張萱彙雅曰鵁鳥類鴨而有文彩不能行多洄野鴨羣中浮游）其狀如鳧青身而朱目赤尾食之宜子（郭曰朱淺赤也任臣案文獻通考建炎二十七年鄱陽有妖鳥鳧身鷄尾長喙方足赤目止于民屋疑是此鳥不知者以爲妖也圖贊曰鴢鳥似鳧翠羽朱目既麗其形亦奇其肉婦女是食子孫繁育）有草焉其狀如葌（郭曰菅似茅也任臣案詩露彼菅茅即葌）而方莖黃華赤實其本如藁本（郭曰根似藁本亦香草任臣案藁本似芎藭淮南云亂人者若藁本之于芎藭）名曰荀草（郭曰或作荀草）服之美人色（郭曰令人更美艷任臣案一統志青要山有草黃華赤實服之益人色徐炬事物原始云美顏多食青要草即此也圖贊曰荀草赤實厥狀如菅婦人服之練色易顏夏姬是豔厥媚三遷）

又東十里曰騩山（郭曰音巍任臣案水經注強山東阜即騩山）其上有美棗（任臣

（案爾雅紀壺棗以下十一種又郭義恭廣志有狗牙鷄心羊角獼猴赤心三星駢白諸名復有氐棗夕棗墟棗崇棗之類不能悉舉）其陰有㻬琈之玉正回之水出焉（任臣案俗謂之殭川水）而北流注于河其中多飛魚其狀如豚而赤文服之不畏雷（任臣案劉會孟云雷之形亦如彘形）可以禦兵（任臣案圖贊曰馬腹之物人面似虎飛魚如豚赤文無羽食之辟兵不畏雷鼓）

又東四十里曰宜蘇之山其上多金玉其下多蔓居之木（郭曰未詳　任臣案木居蔓草之中非木名也）滽滽之水出焉（郭曰音容　任臣案水經作庸庸出河南垣縣俗謂之長川水）而北流注于河是多黃貝

又東二十里曰和山其上無草木而多瑤碧實惟河之九都（郭曰九水所潛故曰九都）是山也五曲（郭曰曲回五重　任臣案帝王世紀云即東首陽山也五曲水經注作五典誤）九水出焉合而北流注于河（任臣案酈道元云今首陽東山無水以應之當是今古世懸川域改狀）其中多蒼玉吉神泰逢司之（郭曰吉猶善也　任臣案三才圖會作泰逢事物紺珠云泰逢司吉善之神緯書云逢黃萯山之神能動天地冠編二十二姓紀有泰逢氏注云和山爲河之九都吉神泰逢寄精之所馮氏雜錄曰泰逢吉神也居和山五曲王文祿補衍云泰逢出萯山郁離子曰泰逢起風薄號行雨指此也）其狀如人而虎尾（郭曰或作雀尾）是好居于萯山之陽（任臣案學海曰今東陽有萯山一云倍尾山世紀云即東首陽山）出入有光泰逢神動天地氣也（郭曰言其有靈爽能興雲雨也夏后孔甲田于萯山之下天大風晦冥孔甲迷惑入于民室見呂氏春秋　任臣案通鑑循蜚紀泰逢氏沒爲河神司之于萯山之陽出入有光路史夏后氏游畋

黃萯之麓天風晦冥遇神逢而迷文心雕龍云夏甲嘆于東陽東音以發謂此事耳圖贊曰神號泰逢好遊山陽濯足九州出入流光天氣是動孔甲迷惶釋義曰今淩山有燐火夜中望之明滅倏忽出入有光無乃類是）

凡萯山之首自敖岸之山至于和山凡五山四百四十里其祠泰逢熏池武羅皆一牡羊副（郭曰副謂破羊骨磔之以祭也見周禮音悃愊之愊　任臣案周禮大宗伯以疈辜祭四方何注云披牲胸中分曰疈詩經不坼不副副訓劈副疈古字通也）嬰用吉玉其二神用一雄雞瘞之糈用稌

中次四經釐山之首（郭曰音狸）曰鹿蹄之山（任臣案寰宇記云鹿蹄山在宜陽縣西南三十里俗名非山亦名縱山水經注云其山陰則峻絕百仞陽則原阜隆平）其上多玉其下多金（任臣案寰宇記云上多美玉下多黃金）甘水出焉（任臣案水經甘水出南山甘谷北逕泰文王萯陽宮又北逕甘亭昔夏啓伐扈作誓于是亭酈道元注云甘水發于鹿蹄山東麓）而北流注于洛（任臣案一統志今甘水在河南府西南四十里下流入澗水味最甘美）其中多泠石（郭曰泠石未聞也泠或作涂　任臣案泠當作冷滑石小青黃者也又作涂者以下有涂石誤移此）

西五十里曰扶豬之山其上多礝石（郭曰音耎今鴈門山中出礝石白者如水水中有赤色者　任臣案禮記士佩瑌玫相如子虛賦碝石武夫即此）有獸焉其狀如貉而人目（郭曰貉或作貛古字　任臣案爾雅貈子貆注云雖者白貍今江東呼貉爲貁[illegible]也貐即貉）其名曰磨（郭曰音銀或作麋　任臣案黃氏紺珠云磨如貉人目）號水出焉而北流注于海（任臣案水經注洛水又與號水會水出林楮之山疑此扶豬之謂）其中多瓀石（郭曰言亦在水中）

又西一百二十里曰釐山（任臣案名勝志釐山在嵩縣西）其陽多玉其陰

多蒐（郭曰音搜茅蒐今之蒨草也　任臣案爾雅茹藘茅蒐李巡云一名蒨可以染絳鄭風縞衣茹藘又曰茹藘在阪即此草）有獸焉其狀如牛蒼身其音如嬰兒是食人其名曰犀渠（任臣案駢雅牛音如嬰兒曰尾渠）滽滽之水出焉而南流注于伊水（任臣案水經注云即今之王母澗也出陸渾縣西南）有獸焉名曰獺（郭曰音蒼頡之頡　任臣案水鳥龍骨豹之類）其狀如獳犬而有鱗其毛如彘鬣也（郭曰生鱗間　任臣案獳犬怒犬也范榭蜀都賦云丹獳之獳）

又西二百里曰箕尾之山多穀多涂石其上多㻬琈之玉

又西二百五十里曰柄山其上多玉其下多銅滔雕之水出焉而北流注于洛其中多羬羊有木焉其狀如樗其葉

如桐而莢實其名曰茇（任臣案事物紺珠曰茇木如樗葉如桐莢實）可以毒魚（郭曰茇一作艾）

又西二百里曰白邊之山其上多金玉其下多青雄黃

又西二百里曰熊耳之山（郭曰今在上洛縣南　任臣案河圖括地象曰熊耳山地門也其精上爲畢附耳星盛弘之荊州記南修縣北有熊耳山山東西各一峰傍竦南北望之若熊耳開山圖曰地皇興于熊耳山山書云上有丹青之樹服之可成仙禹貢合註曰熊耳山有三一在陝州東一在宜陽漢光武破赤眉積甲與熊耳山齊者也一在盧州兩峰相並如耳禹貢導洛處也又眉州亦有熊耳山蜀志壁帝以褒斜爲前門熊耳靈關爲後戶恭指眉州之熊耳）其上多漆其下多椶浮濠之水出焉而西流注于洛其中多水玉多人魚有草焉其狀如蘇而赤華（任臣案蘇一名桂荏生池中者爲水蘇一名雞蘇無紫色不香者名野蘇）名曰葶薴（郭曰亭寧叮嚀二音）可以毒魚（任臣案駢雅曰植楮可以已瘨葶薴可以毒魚又南方有醉魚草莖如黃荊七八月開花成穗紅紫色漁人采以毒魚亦葶薴類也一名䖘木）

又西三百里曰牡山其上多文石其下多竹箭竹䉋其獸多㸲牛羬羊鳥多赤鷩（郭曰音閉即鷩雉也　任臣案周禮注音鼈）

又西三百五十里曰讙舉之山雒水出焉（任臣案魚豢云漢火行忌水去洛水而加隹疑雒并古本考左傳楚子伐陸渾之戎遂至于雒周禮職方氏其川熒雒則古有其文矣不自漢助也）而東北流注于玄扈之水（任臣案顓頊得河圖于玄扈之水一統志玄扈水在永寧縣西五十至）其中多馬腸之物（任臣案蔓渠山馬腹一本作馬腸又事物紺珠云馬腸人面虎身音

如嬰兒豈即一物耶又馬腸赤草名葉似桑但非在水者疑非是）此二山者洛間也（郭曰洛水今出上洛縣冢嶺山河圖曰玄扈洛汭謂此間也　任臣案冢嶺即讙舉）

凡釐山之首自鹿蹄之山至于玄扈之山凡九山千六百七十里其神狀皆人面獸身其祠之毛用一白雞祈而不糈（郭曰言直所禱）以彩衣之（郭曰以彩飾雞）

中次五經薄山之首曰苟林之山（郭曰或作苟林山）無草木多怪石（郭曰怪石似玉也書曰鉛松怪石也）

東三百里曰首山（任臣案山在襄城縣南五里史記申公曰天下名山八而三在外域五在中國皆黃帝所游首山其一也名勝志云縣南諸山直接嵩華而實起于此故名首山前有靈泉出山上）其陰多

穀柞草多茱芫（郭曰茱山薊也芫華中藥　任臣案本草术一名山薑一名山連陶隱居云有兩種白术葉大有毛赤术葉細小苦其生平地而肥大者名楊抱薊今呼爲馬薊芫花一名赤芫一名杜芫根名黄大戟玉篇謂之杬木）其陽多㻬琈之玉木多槐其陰有谷曰机谷多馱鳥（郭曰音如鉗釱之釱）其狀如梟而三目有耳其音如錄食之已墊（郭曰未聞　任臣案字彙引經云馱鳥狀如梟音地从犬从鳥又曰馱似鳥三目有耳音如豕食之已熱音代从鳥从大彼此互有異同未識所据也明獻帝江漢賦梼一足而馱三目兮本此）

又東三百里曰縣斸之山（郭曰音如斤斸之斸）無草木多文石

又東三百里曰葱聾之山（任臣案中山經岐山騩山豐山女几山葱聾山各二皆異地同名）無草木多摩石（郭曰未詳）

東北五百里曰條谷之山其木多槐桐其草多芍藥亹冬（郭曰本草經曰亹冬一名滿冬今作門俗作耳　任臣案爾雅蘠蘼虋冬李時珍曰蘠蘼乃營實苗爾雅指爲門冬蓋錯簡也博物志天門冬曰郄休一名顛棘抱朴子云或名地門冬或名筵門冬在東岳名滛羊藿在中岳名天門冬在西岳名菅松在北岳名無不愈在南岳名百部又麥門冬秦名羊韭齊名愛韭楚名馬韭越名羊蓍一名忍冬二種無名滿冬者景純不知何据而云）

又北十里曰超山其陰多蒼玉其陽有井冬有水而夏竭（任臣案釋義曰冬有水氣專藏也夏反竭氣他泄也是恒而失恒）

又東五百里曰成侯之山其上多櫄木（郭曰似樗樹材中車轅吳人呼櫄音輴車或曰輴車　任臣案集韻櫄即椿也禹貢作杶左傳作橁語云椿樗栲漆相似如一）其草多芃（任臣案詩芃芃其麥芃芃其苗注長大也又正韻芃草貌都不言爲草名考本草晉數云秦芃取左文列爲秦治疾右文列爲芃發足氣則芃疑芃字之譌也未詳是非芃音交）

又東五百里曰朝歌之山谷多美堊

又東五百里曰槐山谷多金錫

又東十里曰歷山（任臣案濟南有歷山蒲州有歷山舜耕之處漢志充縣亦有歷山）其木多槐（任臣案蘇頌云槐有數種葉大而黑名櫰槐晝合夜開名守宮槐葉細而青綠但謂之槐別錄曰槐實生河南平澤）其陽多玉

又東十里曰尸山多蒼玉其獸多麖（郭曰似鹿而小黑色　任臣案蘇頌曰類麂而大者名麖一統志云梧州有靈麖三足）尸水出焉南流注于洛水其中多美玉

又東十里曰良餘之山其上多穀柞無石餘水出于其陰而北流注于河乳水出于其陽而東南流注于洛（任臣案水經洛水又東得乳水注云水北出良餘山南南注于洛）

又東南十里曰蠱尾之山（任臣案水經注作蠱尾）多礪石赤銅龍餘之水出焉而東南流注于洛（任臣案水經洛水又東會于龍餘之水）

又東北二十里曰升山其木多穀柞棘其草多藷藇（任臣案即薯蕷吳普本草云一名藷署一名兒草一名修脆齊魯曰山芋鄭越曰土藷秦楚曰玉延蘇頌云江閩人單呼爲藷音若殊亦曰山藷而名不同語有輕重耳後以唐代宗名預改爲署藥又以宋英宗諱署更名山藥）蕙（郭曰蕙香

（草也）多寇脫（郭曰寇脫草生南方高丈許似荷葉而莖中有瓤正白零桂人植而日灌之以爲樹也　任臣案爾雅疏引此作寇脫叅離南草也一名活莌嘉讀曰白瓤中藏脫木故亦名通脫蘇頌云又名倚商陳氏云俗名通草）黃酸之水出焉而北流注于河其中多璇玉（郭曰石次玉者也荀卿曰璇玉瑤珠不知佩音旋　任臣案韻譜本義璇與璿同美玉也漢安帝紀琁璣玉衡）

又東十二里曰陽虛之山多金臨于玄扈之水（郭曰河圖曰蒼頡爲帝巡狩登陽虛之山臨于玄扈洛汭靈龜負書丹甲青文以授之出此水中也　任臣案一統志陽虛山在河南永寧縣西五十里一名陽峪　曹學佺名勝志云玄扈水出永寧之陽虛山）

凡薄山之首自苟林之山至于陽虛之山凡十六山二千九百八十二里升山冢也其祠禮太牢嬰用吉玉首山䰠也其祠用稌黑犧太牢之具蘖釀（郭曰以蘖作醴酒也）干儛（郭曰干儛萬儛干楯也）置鼓（郭曰擊之以儛）嬰用一璧尸水合天也（郭曰天神之所馮也）肥牲祠之用一黑犬于上用一雌雞于下刉一牝羊獻血（郭曰以血祭也刉猶封也周禮曰刉衈奉犬牲）嬰用吉玉彩之（郭曰又加以繒綵之飾也）饗之（郭曰勸強之也特牲饋食禮曰執奠祝饗是也）

中次六經縞羝山之首曰平逢之山（任臣案圖經郟山在河南郡西南逶迤至城北二里曰芒山一名北邙一名平逢山又別本作平蓬）南望伊洛東望穀城之山（郭曰在濟北穀城縣西黃石公石在此山下張良取以合葬耳　任臣案一統志穀城山在河南府西北五十里連孟津縣界亦名替亭山瀍水出此）無草木無水多沙石有神焉其狀如人而二首名曰驕蟲是爲螫蟲（郭曰爲螫蟲之長　任臣案廣見橐考作螭蟲事類賦注引經云嬌蟲是長螫蟲盧柟泰宇賦桂陸吾而他驕蟲謂此也）實惟蜂蜜之廬（郭曰言羣蜂之所舍集蜜赤蜂名　任臣案蜜蠟蜂禮記謂之蚳最小者爲石蜜凡三種王元之蜂記蜂廬始營必造臺擁王居臺上言有君臣之禮也吳淑蜂賦云緒廬于逢山之側本此）其祠之用一雄雞禳而勿殺（郭曰禳亦祭名謂禳卻惡氣也）

西十里曰縞羝之山無草木多金玉

又西十里曰廆山（郭曰音如瓌偉之瓌）其陰多㻬琈之玉其西有谷焉名曰雚谷其木多柳楮其中有鳥焉狀如山雞而長尾赤如丹火而青喙名曰鴒鷚（郭曰鈴要二音　任臣案駢雅曰蛣渠鴒鷚山雞屬也宗江漢賦云鱅似魚而[illegible]似雞兮體入水而爲蛤）其鳴自呼服之不眯交觴之水出于其陽而南流注于洛俞隨之水出于其陰而北流注于穀水（任臣案俞隨水世謂之孝水潘岳西征賦澡孝水以濯纓嘉美名之在茲酈道元云是水在河南城西十餘里故呂忱曰孝水在河南也）

又西三十里曰瞻諸之山（任臣案一統志引經作瞻褚之山名勝志引經作擔諸之山）其陽多金其陰多文石謝水出焉（郭曰音謝　任臣案水經注作謝水）而東南流注于洛少水出其陰而東流注于穀水（郭曰世謂之慈澗　任臣案少水今在河南新安縣東一十二里東流入澗名勝志云金水發源新安縣東南流與少水同入澗水）

又西三十里曰婁涿之山無草木多金玉瞻水出于其陽

而東流注于洛（任臣案水經注惠水東南流與瞻水合卽此水也）陂水出于其陰（郭曰世謂之百荅水　任臣案水經注及蔡沈書傳引此作波水周禮豫州其浸波溠禹貢榮波旣猪）而北流注于穀水其中多茈石文石

又西四十里曰白石之山（任臣案一統志白石山在澠池縣東北二十三里龜山白玉經云白石山瓌秀長明之天是三十六洞天之一又事物紺珠云白石山周七十里在和州孔華會稽記剡縣七十里亦有白石山是異地同名者也）惠水出于其陽而南流注于洛（任臣案水經注洛水自枝貢又東出關惠水右注之世謂之八關水）其中多水玉澗水出于其陰（郭曰書曰伊洛瀍澗　任臣案水經澗水出新安縣白石山蔡氏書傳云新安之東澗水出焉至南而入于洛）西北流注于穀水其中多麋石櫨丹（郭曰皆未聞　任臣案眉麋古字通麋石疑石之列文如眉者猶嬰石以嬰帶文而名也櫨丹亦疑丹雘丹粟類）

又西五十里曰穀山其上多穀其下多桑爽水出焉（郭曰世謂之綜麻澗　任臣案水經注穀水又東北逕函谷關城東右合桑爽之水孫汝簑云本爲爽水曰桑爽水者誤矣）而西北流注于穀水其下多碧綠（任臣案亦石綠類）

又西七十二里曰密山（郭曰今滎陽密縣亦有密山疑非也）其陽多玉其陰多鐵豪水出焉而南流注于洛（任臣案水經注斷神水又東北經神逵亭東又北謂之豪水）其中多旋龜其狀鳥首而鱉尾其音如判木（任臣案圖贊曰聲如破木號曰旋龜修辟似黽厥鳴如鳴人魚類鯑出于洛伊）無草木

又西百里曰長石之山（任臣案一統志云卽南寧府石山地誌道里甚遠乃志之訛）無

草木多金玉其西有谷焉名曰其谷多竹其水出焉（任臣案水經注洛水又東其水入焉）西南流注于洛其中多鳴石（郭曰晉永康元年襄陽郡上鳴石似玉色青橦之聲聞七八里今零陵泉陵縣永正鄉有鳴石二所其一狀如鼓俗因名爲石鼓卽此類也　任臣案景純江賦云鳴石列于陽渚浮磬肆乎陰濱劉會孟曰歸德有鼓山鼓鳴則起兵齊地記云城東祠山有石鼓將有寇難則鳴後漢記曰天水冀地石鼓鳴野吳興記曰長城有夏架山天鼓盤石爲足聲如金鼓鳴則三吳有兵一統志城固縣有石鼓在褒水中擊之有聲又成都石磬山擊之聲聞數里東昌高唐山巖高百餘仞扣之聲甚清越號鳴石山述異記曰洞庭山東有石樓樓下有兩石扣之清越所謂神鉦者凡此皆鳴石之屬也圖贊曰金石同類潛響是韞擊之雷駭厥聲遠聞苟以數過氣無不運）

又西一百四十里曰傅山無草木多瑤碧厭染之水出于其陽而南流注于洛其中多人魚（任臣案水經注伊水又東北流注于洛水魚有四足出伊水也司馬遷謂之人魚徐廣曰人魚似魚而四足卽鯢魚朱謀㙔箋云山海經厭染之水多人魚不云伊水豈古今相沿并厭染之水名伊水乎）其西有林焉名曰墦冢（郭曰音番）谷水出焉而東流注于洛（郭曰今穀水出穀陽谷東北至穀城縣入洛河　任臣案水經穀水出弘農黽池縣南墦冢林穀陽谷一統志穀水在永寧縣北七十里楊衒之伽藍記云扶桑海石實流于地下西通穀水卽此水也）其中多珚玉（郭曰未聞也　任臣案水經注作珢玉一統志引經作瑂玉）

又西五十里曰橐山（任臣案今在陝州東五十里）多樗多構木（郭曰今蜀中有構木七八月吐穗穗成如有鹽粉著狀可以酢羹音備　任臣案構木卽膚木木狀如椿葉兩兩對生七月結子如細豆其核淡綠核外皮有薄鹽其葉上蟲結成五棓子今譌爲五倍後魏書勿吉國水氣鹹凝鹽生樹上謂此木也）

（蜀人謂之醱楄吳人謂之鹽韭西人謂之木鹽劉會孟曰構木可以爲羹蔓葉可以作醬又案構木外加林鄉木有麪文櫰木有粉都勾木有骨斗剌草有蜜柳子核頓遜樹有酒又女國産鹽草雲南生酸角波斯有齊墩果西域出摩廚子眞臘種咸平樹汁可調羹皆構木類也大平御覽引經作構音設）其陽多金玉其陰多鐵多蕭（郭曰蕭蒿見爾雅任臣案陸璣云今人所謂荻蒿是也可作燭有香氣郊特牲旣莫然後焫蕭合馨香）橐水出焉而北流注于河（任臣案一統志橐水在陜州城南一名永定澗水漫流故又名漫澗寰宇記云橐水卽魯水也）其中多脩辟之魚（任臣案駢雅曰浮游章舉脩辟鱕䱜横公王孫皆異魚也）狀如黽（郭曰黽蛙屬也）而白喙其音如鴟食之已白癬（任臣案宋委餘編曰何羅已癰疹辟已白癬）

又西九十里曰常烝之山無草木多堊潐水出焉（郭曰音譙、任臣案西征記曰北臨焦水西倚大河名勝志曰譙水在陝州城南三里平地湧出與橐水並流入河俗呼三里澗焦水譙水卽潐水也）而東北流注于河其中多蒼玉菑水出焉而北流注于河（任臣案水經注菑水出常烝之山經曲沃村西北流入河）

又西九十里曰夸父之山（任臣案寰宇記夸父山一名秦山在閿鄉縣東南二十五里諺云秦爲頭號爲尾與太華山相連）其木多椶柟（任臣案通鑑大業元年發二崤道開葼冊道胡三省注云山海經夸父山在湖縣西九里其山多椶柟或椶柟字後訛爲葼冊遂爲葼冊道與）多竹箭其獸多㸲牛羬羊其鳥多鷩其陽多玉其陰多鐵其北有林焉名曰桃林（郭曰桃林今弘農湖縣閿鄉南谷中是也饒野馬山羊山牛也任臣案三秦記桃林塞在長安東四百里左傳文公十三年晉侯使詹嘉守桃林之塞以備秦名勝志云自閿鄉已西至潼關皆是也魏志恒農

縣有桃林隋志河南郡立桃林縣因桃林而名也劉會孟云今閿鄉下有桃林武王放牛桃林之野卽此程大昌雍錄曰桃林一以爲潼關一以爲閿鄉一以爲靈寶元和志則又該爲之說曰靈寶縣西至潼關俱爲桃林塞圖贊曰桃林之谷實惟塞野武王克商休牛風馬阨越三塗作嶮西夏）是廣員三百里其中多馬（任臣案史記趙世家造父取桃林盜驪驊騮綠耳獻之繆王此以知桃林多馬也）湖水出焉而北流注于河（任臣案括地志湖水出湖城縣南夸父山又樂史云大谷關在夸父山谷中湖水所出與盤澗水百娚水玉澗水同流入河）其中多珚玉

又西九十里曰陽華之山其陽多金玉其陰多青雄黃其草多藷藇多苦辛（任臣案圖讚作苦華字之誤也駢雅云苦辛可以已瘧焉酸可以療毒）其狀如櫾（郭曰卽柚字也）其實如瓜其味酸甘食之已瘧楊水出焉而西南流注于洛其中多人魚門水出焉而東北流注于河（任臣案一統志門水在靈寶縣西南水經注門水卽洛水之枝流者也洛水自上洛縣東北于拒城之西北分爲二水枝渠東北出爲門水也門水又東北歷陽華之山）其中多玄礵（郭曰黑砥石生水中）緒姑之水出于其陰（郭曰緒音藉任臣案水經注引經作緒茹之水卽今蜀水）而東流注于門水其上多銅門水至于河七百九十里入雒水

凡縞羝山之首自平逢之山至于陽華之山凡十四山七百九十里嶽在其中以六月祭之（郭曰六月亦歲之中）如諸嶽之祠法則天下安寧

中次七經苦山之首曰休與之山（郭曰與或作輿下同任臣案女紅餘志

（出休與山其形如貓即此山）其上有石焉名曰帝臺之棋（郭曰帝臺神人名棋謂博棋也　任臣案仙傳拾遺曰玉女投壺天帝爲之醫噓設與帝臺棋類又水經注言湘水底石如樗蒲亦此義也顏延之赭白馬賦要帝臺于宜嶽吳淑石賦云或以布帝臺之棋本此）五色而文其狀如鶉卵（任臣案博物志曰桃林休牛之山有石焉曰帝臺之棋也五色而文狀如鶉卵事物紺珠云帝臺棋出湖城縣休馬山如雞卵五色文圖贊曰茫茫帝臺維靈之貴爰有石棋五彩燦爛禱百神以和天氣）帝臺之石所以禱百神者也（郭曰禱祀百神則用此石）服之不蠱有草焉其狀如蓍（任臣案蘇頌曰蓍草生如蒿作叢高五六尺一本一二十莖多者五十莖生便條直異于衆蒿埤雅曰草之多壽者故字從耆其莖可爲筮）赤葉而本叢生名曰夙條可以爲簳（郭曰中箭笴也）

東三百里曰鼓鍾之山（任臣案今名鍾山在陸渾縣西南三十里有鼓鍾上峽鼓鍾下峽水經注云垣曲縣鼓鍾則世人謂之鼓鍾城山海經鼓鍾之山也王氏地理通釋有鼓鍾鎮亦其地名勝志曰鼓鍾峽在垣曲縣東北）帝臺之所以觴百神也（郭曰舉觴燕會則於此山因名爲鼓鍾也　任臣案事類賦云觴百神者帝臺謂此也）有草焉方莖而黃華員葉而三成（郭曰葉三重也）其名曰焉酸可以爲毒（郭曰爲治　任臣案駢雅曰焉酸可以療毒嘉榮令人不迷一本作烏酸圖贊云療瘧之草厥實如瓜烏酸之葉三成黃華可以爲毒不畏蚖蛇）其上多礪其下多砥

又東二百里曰姑媱之山（郭曰音遙或無之山字）帝女死焉其名曰女尸化爲䔄草其葉胥成（郭曰言葉相重也亦音瑤　任臣案江淹別賦惜瑤草之徒芳瑤䔄通崔融啓母碑女尸化草而成嬪本此又韻府雜錄載瑤草仙家用以合丹乃珊瑚之類又泰室山有䔄草其狀如葇是同名而異物者或曰䔄草一名懷夢草然洞冥記云夢草似蒲色紅亦名懷夢武帝懷之以夢李夫人此非是）其華黃其實如菟邱（郭曰菟邱菟絲也見爾雅　任臣案孫炎云唐蒙女蘿菟絲一物四名陸佃曰在木爲女蘿在草爲菟絲二物殊別其子如蠶黍米粒輿辛玉冊云火燄草即菟絲子陽草結實如粃豆推蘩孟多有之）服之媚於人（郭曰爲人所愛也傳曰人服媚之如是一名荒夫草　任臣案搜神記曰舌埵山帝之女死化爲怪草其葉鬱茂其華黃色其實如菟絲故服怪草者恒媚于人焉圖贊曰䔄草黃華實如菟絲君子是佩人服媚之帝女所化其理難思又楚國先賢傳云帝之季女名曰瑤姬精魂化草實爲靈芝亦此類也李時珍曰嶺南無風獨搖草頭若彈子尾若鳥尾兩片開合見人自動陳藏器云帶之令夫相愛此與䔄草有類豈即一物耶）

又東二十里曰苦山有獸焉名曰山膏其狀如逐（郭曰即豚字）赤若丹火善詈（郭曰好罵人　任臣案駢雅曰山膏善詈頓丘善笑蒲牢善鳴山繅善語五侯鯖曰山膏生苕山善罵事物紺珠曰山膏如豚赤若火）其上有木焉名曰黃棘黃華而員葉其實如蘭服之不字（郭曰字生也易曰女子貞不字　任臣案駢雅曰黃棘員葉播棫虛中圖贊曰山膏如豚厥性好罵黃棘是食匪子匪化雖無貞操理同不嫁）有草焉員葉而無莖赤華而不實名曰無條服之不癭

又東二十七里曰堵山神天愚居之是多怪風雨其上有木名曰天楄（郭曰音鞭）方莖而葵狀（任臣案玄覽曰荊木內方天楄羊桃外方駢雅云天楄方莖六駁多癖）服者不噎（郭曰食不噎也　任臣案古音畧云即咽字）

又東五十二里曰放皐之山（郭曰放或作效又作牧　任臣案水經注舊本作放皐皐）

（即古畢字）明水出焉南流注于伊水其中多蒼玉有木焉其葉如槐（任臣案槐葉大而黑晝聶夜炕又其生也季春五日而兎目十日而鼠耳經旬而成規）黃華而不實其名曰蒙木服之不惑有獸焉其狀如蜂枝尾而反舌善呼（郭曰好呼喚也　任臣案王氏釋義曰今嶺海有異蛇亦善呼人之名）其名曰文文（任臣案駢雅曰蠭雕如雕而戴角文文如蜂而反舌獸經云文文善呼古音復字云文文獸名音問）

又東五十七里曰大𦳊之山（任臣案𦳊同苦寰宇記云太苦山倚箱山太谷山俱在舊頵陽境）多㻴琈之玉（任臣案水經注引經作瑻琈）多麋玉有草焉其狀葉如榆方莖而蒼傷其名曰牛傷（郭曰猶言牛棘　任臣案圖贊曰牛傷鎮氣天楄弭噎文獸如蜂枝尾反舌𩽾魚赤斑處于逵穴）其根蒼文服者不厥（郭曰厥逆氣病）可以禦兵其陽狂水出焉西南流注于伊水（任臣案水經注伊水又逕西北當階城西大狂水入焉水東出陽之大𦳊口即大𦳊山也國名記云狂水逕綸氏城在今南陽）其中多三足龜（郭曰今吳興陽羨縣有君山山上有池水中有三足六眼龜鼈三足者名賁出爾雅　任臣案吳淑龜賦云大苦三足君山六眸彭氏五侯鯖云𦳊山多三足賁賁龜也疑是賁字之譌又唐書江州獻六眼龜明會典暹羅國獻六足龜宋史趙霆獻兩頭龜皆異種也附記之圖贊曰造物維均靡偏靡頗少不爲短長不爲多賁能三足何異黿鼉）食者無大疾可以已腫（任臣案本草食之辟時疾消腫）

又東七十里曰半石之山（任臣案御覽半石山在緱氏南十五里今之偃師縣地也）其上有草焉生而秀其高丈餘赤葉赤華華而不實（郭曰初生先作穗却著葉花生穗間　任臣案名勝志引此作華莖皆赤不實）其名曰嘉榮服之者不霆

（郭曰不畏雷霆霹靂也音廷搏之廷　任臣案御覽作服者不霆然劉劭玄覽箴云服之不畏霆圖贊曰霆惟天精爍心駭目曷以禦之嘉榮是服所正者神用口腸腹）來需之水出于其陽而西流注于伊水（任臣案水經注曰來需之水又西南逕赤眉城南又西至高都城東西入伊水謂之曲水也）其中多鯩魚（郭曰音倫　任臣案景純江賦云鯪鯥鯩鰱）黑文其狀如鮒食者不睡（任臣案王氏釋義曰魚目不閉故謂無妻曰鰥食之不睡或取此也）合水出于其陰而北流注于洛多𩽾魚（郭曰音騰　任臣案本草𩽾形狀居止功用與鱖畧同日華子謂鱖爲水豚者意即𩽾也篇海云𩽾魚蒼身赤尾亦作螣又云似蝦赤文或作𩽾）狀如鱖居逵（郭曰鱖魚大口大目細鱗有斑彩逵水中之穴道交通者鱖音劌　任臣案鱖蹶也其體不能屈曲如僵蹶也味似豚又名鱖豚李延飛延壽書曰鱖鬐刺凡十二以應十二月月令廣義云鱖魚春有二骨每月一骨有毒開寶本草名爲石桂魚）蒼文赤尾食者不癰可以爲瘻（郭曰瘻癰屬也中多有蟲淮南子曰雞頭已瘻音漏）

又東五十里曰少室之山（郭曰今在河南陽城西俗名泰室　任臣案少室爲七十二福地之一劉會孟曰少室在河南懷慶府登封縣嵩山乃中嶽也東曰泰室西曰少室有三華）百草木成囷（郭曰未詳　任臣案囷如倉囷之囷言草木屯聚也朱氏玄覽云少室有壽樂草服之可通百神）其上有木焉其名曰帝休葉狀如楊其枝五衢（郭曰言樹枝交錯相重五出有象衢路也離騷曰靡萍九衢　任臣案劉屬雜俎曰帝休之葉又曰五衢謂此也）黃華黑實（任臣案楊峒少室山碑考於倉頡紐自土猶存驗于山海經黃花不落）服者不怒（任臣案駢雅曰帝休蠲忿文莖已聾事類賦云服帝休而不怒食貝邸而無死宛委餘編曰屈軼指佞帝休不愁陳藏器曰圭帯之愁自銷生少室山嵩高山亦如萱草之忘憂也事物紺珠云帝休服之不愁又名不愁木圖贊云帝休之樹厥枝交對埭本少室曾

（隱雲翳君子服之君怨伊愛）其上多玉（郭曰此山顛亦有白玉膏得服之即得仙道世人不能上也詩含神霧云）其下多鐵休水出焉而北流注于洛其中多鯩魚狀如盩蜼（郭曰未詳盩音倂　任臣案蜼最小者名蒙頌紫黑色說者以鯩魚類獺而紫色意盩蜼之為物即蒙頌異名也未審是非）而長距足白而對（郭曰未詳　任臣案釋義曰言其足白皆趾相向也）食者無蠱疾可以禦兵（任臣案鯩魚一名人魚陶隱居云人魚荆州臨沮青谿多有之其膏然之不消耗史記始皇以人魚膏為燭是也寇宗奭曰鯩魚似獺四足腹重墜如囊身微紫色無鱗與鮎鮠同類剖視之背有小蟹小魚小石數枚也全蜀藝文志鯢魚一名鰨一名鯑大首長尾四足又本草與鯢魚同名孩兒魚然鯑生江湖鯢生溪澗能上樹此所以異也睿宗江漢賦文屋元之蚺今鬱嬰見之鯑即此）又東三十里曰泰室之山（郭曰即中嶽嵩高山也今在陽城縣西　任臣案戴延之西征記曰中嶽東謂之泰室西謂之少室相去十七里嵩其總名也以其下各有室焉故謂之室葛洪枕中書云軒轅為黃帝治嵩高山五嶽眞形圖云中嶽姓惲名昊圖贊曰嵩維嶽宗華岱恒衡氣通天漢神洞幽明巍然中立衆山之宗）其上有木焉葉狀如梨而赤理其名曰栯木（郭曰音郁　任臣案栯木李時珍謂即郁李其注本草云郁山海經作栯馥郁也花實俱香故名之又案韓保昇云郁李樹葉似大李又蘇子容言汴洛一種枝莖作長條花極繁密而多葉者亦謂之郁李二說無所謂梨葉赤理者李以為即栯木未審何據也）服者不妒（任臣案圖贊曰爰有嘉樹厥名曰栯薄言採之窈窕是服君子維歡家無反目楊慎曰栯酉九切婦人服之不如）有草焉其狀如荣（郭曰荣似薊也）白華黑實澤如蘡薁（郭曰言子滑澤　任臣案詩六月食鬱及薁廣雅云一名嬰舌　蘇恭以為千歲蘽蘡薁也）其名曰䔄草服之不眯上多美石（郭曰次玉者也啓母化為石而生啓在此山見淮南子）

又北三十里曰講山其上多玉多柘多栢有木焉[illegible]屋葉狀如椒（任臣案爾雅檓大椒唐風云椒聊之實蕃[illegible]秦椒也又欓子亦名越椒古謂之藙或謂[illegible]檓外此有吳茱萸味履支蜀椒崖椒蔓椒同椒其類不一圖贊云椒之灌植實繁有倫拂穎霜雷朱實芬辛服之不已洞見通神）反傷赤實（郭曰反傷刺下勾也　任臣案駢雅曰平仲銀實帝屋赤實君遷鄒實此野樝實雞塈刀實）可以禦凶

又北三十里曰嬰梁之山上多蒼玉錞于玄石（郭曰言蒼玉依黑石而生也或曰錞于樂器名形似椎頭　任臣案鄭康成注錞于圜如碓頭杜佑云圜若筩錞于立石者一云立石之形類錞于也但經中錞于之文凡數見作依附解者似亦為允）

又東三十里曰浮戲之山（任臣案水經注綏水出方山綏谿[illegible]谿亦浮戲山之異名也蓋斯山所出不止汜水）有木焉葉狀如樗而赤實名曰亢木食之不蠱汜水出焉（任臣案史記正義汜音似汜水在成皋故城東水經注汜水南出浮戲山世謂之方山盧諶征艱賦云步汜口之芳草弔周襄之鄭館通鑑唐紀西薄汜水南屬轘山即此水）而北流注于河其東有谷名曰蛇谷（郭曰因此中出蛇故以名之）上多少辛（郭曰細辛也　任臣案管子五沃之上羣藥生少辛蓋細辛根細而味極辛故名細辛又名小辛少辛亦此義也李當之曰細辛如葵一根一葉相連沈括筆談曰東南所用細辛皆杜衡也博物志有云杜衡亂細辛自古已然矣）

又東四十里曰少陘之山（任臣案名勝志滎陽縣嵩渚山一名小陘山俗名周山即斯山）有草焉名曰萵草（郭曰音剛）葉狀如葵而赤莖白華（任臣案葵有戎葵露葵龍葵菟葵終葵之異名皆葵屬）實如蘡薁（任臣案丹鉛錄引此作赤莖白葉如顛冬與本文異）食

之不愚（郭曰言益人智　任臣案圖贊曰䒽草赤華實如蘡薁食之益智忽不自覺殆齊生知功奇于學）器難之水出焉（郭曰或作鬻）而北流注于役水（郭曰一作侵　任臣案水經注引經役水作侵水酈氏以侵水即古旃水也）又東南十里曰泰山（郭曰別有東小泰山今在朱虛縣汶水所出疑此非也）有草焉名曰梨其葉狀如荻（郭曰荻亦蒿也）而赤華可以已疽太水出于其陽（任臣案水經注太水出太山東平也）而東南流注于沒水（郭曰世謂之禮水　任臣案水經注引此作注于役水）承水出于其陰而東北流注于沒（郭曰世謂之靖澗水　任臣案水經注白溝水有二源北水出密之梅山而東逕靖城南與南水合北水即承水也）又東二十里曰末山上多赤金末水出焉北流注于沒（郭曰水經作沫　任臣案水經注曰今是水出中牟城西南又承荊亦有末水見一統志非此）又東二十五里曰役山上多白金多鐵役水出焉北注于河（任臣案水經注役水出菀陵縣西隟侯亭東中平陂世名之埿泉也）又東三十五里曰敏山上有木焉其狀如荊白華而赤實名曰薊柏（郭曰音計）服者不寒（郭曰令人耐寒　任臣案駢雅曰沙棠不沈思偪不腐女貞不凋薊柏耐寒圖贊曰薊柏白華厥子如丹實肥變氣食之忘寒物隨所染墨子所嘆）其陽多㻬琈之玉又東三十里曰大騩之山（郭曰今滎陽密縣有大騩山騩固溝水所出音歸　任臣案即具茨山也在新鄭縣西南四十里字彙作具茨山抱朴子云黃帝上具茨見大騩君黃蓋童子受神芝圖今其山有

軒轅避暑洞水經潩水出大騩山荒史循蜚紀大騩氏出于河南密縣泰騩山前編云新鄭有大騩之墟皆指此）其陰多鐵美玉青堊有草焉其狀如蓍而毛青華而白實其名曰莨（郭曰音狼戾）服之不夭（郭曰言盡壽也或作芺　任臣案劉會孟曰柳州有不死草如蒡食之令人多壽即莨類也圖贊曰大騩之山爰有華草青華白實食之無夭雖不增齡可以窮老）可以爲腹病（郭曰爲治也一作已）凡苦山之首自休與之山至于大騩之山凡十有九山千一百八十四里其十六神者皆豕身而人面其祠毛牷用一羊羞（郭曰言以羊爲羞）嬰用一藻玉瘞（郭曰藻玉玉有五彩者也或曰所以盛玉藻藉也）苦山少室泰室皆冢也其祠之太牢之具嬰以吉玉其神狀皆人面而三首其餘屬皆豕身人面也

中次八經荊山之首曰景山（郭曰今在南郡界中　任臣案盛弘之荊州記景山在上洛縣西南三百里其上一名鴈浮山鴈南翔北歸絡經其上土人由茲改名焉一統志云在房縣西南二百里又名馬塞山）其上多金玉其木多杼檀（郭曰杼音椽柱之柱　任臣案爾雅栩杼疏云栩一名杼也詩唐風集于苞栩陸璣云今柞櫟也其子爲皁或言皁斗）雎水出焉（郭曰雎音癰疽之疽）東南流注于江（郭曰今雎水出新城魏昌縣東南發阿山東南至南郡枝江縣入江也　任臣案雎水有二一在陳留一在夏邑此非是蓋即楚之沮水也在襄陽府房縣傳曰江漢沮漳是也）其中多丹粟多文魚（郭曰有斑彩也）東北百里曰荊山（郭曰今在新城沶鄉縣南　任臣案荊山在荊門南漳二縣青谿之北卞璞所

（出三面絕險惟西南一隅通人行非雍州荊岐既旅之荊也括地象曰荊山爲地雌上爲軒轅星）其陰多鐵其陽多赤金（任臣案盧照鄰文云賓謝南金徒辨荊蓬之妙以荊蓬二山皆出金也）其中多犛牛（郭曰旄牛屬也黑色出西南徼外也音狸一音來任臣案犛牛也廣志謂之毛犀顏師古漢書注作貓牛爾雅謂之犘牛經又謂之作牛非夢錄謂之竹牛本草謂之犨牛丹鉛錄曰毛犀即犛也狀如犀而角小善知吉凶古人呼爲美猪交廣稱之猪神）多豹虎其木多松栢其草多竹多橘櫾（郭曰櫾似橘而大也皮厚味酸任臣案列子吳越之間有木焉其名爲櫾桂海志云廣西臭柚大如瓜爾雅謂之櫠廣志謂之鎦柚皆櫾名也圖贊曰厥苞橘櫾奇者纔甘來實金鮮葉蒨翠藍靈均是詠以爲美談）漳水出焉而東南流注于雎（郭曰出荊山至南郡當陽縣入沮水任臣案一統志漳江在當陽縣北源出臨沮縣南至當陽與沮水合流入大江王粲賦夾清漳之通浦倚曲沮之長洲指此水也胡三省釋文辨誤曰荊山漳水今在襄陽南漳縣界左傳所謂江漢沮漳楚之望者是也非上黨漳水）其中多黃金多鮫魚（郭曰鮫鮒魚類也皮有珠文而堅尾長三四尺末有毒螫人皮可飾刀劍口錯治材角今臨海郡亦有之音交任臣案鮫皮有沙古曰鮫今曰沙其實一也或曰本名鮫譌爲鮫其類數種有鹿沙虎沙之別述異記云魚虎老變爲鮫魚虎沙者魚虎所化也南越志曰環雷魚長丈許一腹容二子子朝從口中出暮還入腹鱗皮有珠可飾刀劍一名鮨魚此即鮫魚也又石決明亦名鮫與此同名異物志乎交州異物贊鮫之爲魚其子既育驚必歸母還入其腹小則如之大則不復揚與異魚贊曰天淵魚虎老化爲鮫其皮朱文可飾弓刀圖贊曰魚之別屬厥號曰鮫珠皮毒尾匪鱗匪毛可以錯角兼飾劍刀）其獸多閭麋（郭曰似鹿而大也）

又東北百五十里曰驕山其上多玉其下多青雘其木多松栢多桃枝鉤端神䰠圍處之（郭曰䰠音鼉魚之鼉任臣案盧柟蠛蠓集云檻[illegible]

狗而蛾蠶圍仰化也）其狀如人面羊角虎爪恒遊于雎漳之淵（郭曰淵水之府也與也）出入有光

又東北百二十里曰女几之山（任臣案枕中書曰左仙公治蓋竹山又在女几山常駕乘虎騎兕即此山也今宜陽亦有女几山前涼錄張軌與皇甫謐得隱宜陽女几山劉會孟云神女上升遺几處也又元和郡縣志女几山在福昌縣西南非此）其上多玉其下多黃金其獸多豹虎多閭麋麂（郭曰麂似獐而大猥毛豹腳音几任臣案爾雅麂大麛旄尾狗足字說曰山中有虎麂必鳴以告其聲几几然故名）其鳥多白鷮（郭曰鷮似雉而長尾走且鳴音驕任臣案鷮鷮雉也說文云長尾雉乘轝以鷮尾爲防釳著馬頭上詩小雅有集維鷮陸璣疏云鷮微小於翟肉甚美語曰四足之美有麃兩足之美有鷮）多翟多鴆（郭曰鴆大如鵰紫綠色長頸赤喙食蝮蛇頭雄名運日雌名陰諧也任臣案爾雅翼曰鴆似鷹而大食蛇及橡實知木石有蛇即爲禹步以禁之須臾木倒石崩而蛇出也圖贊曰蝮維毒魁鴆鳥是噉拂翼鳴林草瘁木慘羽行隱戮厥罪難犯其雄者運日運日鳴則晴雌者陰諧陰諧鳴則雨楊維楨集云鴆出蘄州黃梅山狀類訓狐聲如擊鼓今交廣人謂之同力鳥又運日一作鴉日陶貞白云鴉日與鴆是兩種蓋陶之誤也）

又東北二百里曰宜諸之山其上多金玉其下多青雘洈水出焉（郭曰音詭）而南流注于漳（郭曰今洈水出南郡東洈山至華容縣入江也任臣案水經漳水又南洈水注之）其中多白玉

又東北三百五十里曰綸山（郭曰音倫）其木多梓柟多桃枝多柤栗（郭曰柤似梨而酢濇任臣案柤與樝也詩謂之木李通志畧謂之蠻樝埤雅謂之木梨李時珍曰榠樝

（乃木瓜之大者樝子乃木瓜之小者榅桲則樝類之生于北方者也三物與木瓜一類栗古文作㮚梵書名篤迦今有奧栗仮栗西栗天師栗莘栗諸名酥頰云倭韓國諸島栗大如雞子）橘櫾（任臣案本草綱目橘柚柑三者相類而不同橘實小其瓣味微酢柑大于橘其瓣味甘皮稍厚柚大小皆如橙其瓣味酢皮最厚而黄韓氏橘譜云柑橘南出閩廣西出荊州荊州斯山與荊山銅山所產皆荊州種也）其獸多閭麈（任臣案名苑云鹿大者曰麈羣鹿隨之視其尾爲準其尾能辟塵拂氈則不蠹急就篇注云似鹿尾大而一角談說者飾其尾執之以爲儀遂周書武王狩禽麈十有六華陽國志云郪縣宜君山出麈尾恩平郡諸曰麈譜之花蟲詩之據）麢㚟（郭曰㚟似兔而鹿腳青色音綽 任臣案六書正譌㚟作㲋注云青也似兔而大頭足似鹿說文曰㚟獸青色而大頭與兔同足與鹿同）

又東北二百里曰陸䣙之山（郭曰音如跪對之跪）其上多㻬琈之玉

其下多堊其木多杻橿

又東百三十里曰光山（任臣案蕭遍考引此作日光山誤）其上多碧其下多木神計蒙處之其狀人身而龍首恒遊于漳淵出入必有飄風暴雨（任臣案盧柟泰宇賦云虎山鼓而摺計蒙蓋此神也圖贊云涉䖸三腳䖸閭虎爪計蒙龍首獨禀異表升降風雨茫茫渺渺）

又東百五十里曰岐山其陽多赤金其陰多白珉（郭曰石似玉者音旻 任臣案玉書云石似玉者珷玞瑻珉璁瓔也）其上多金玉其下多青雘其木多樗神涉䖸處之（郭曰徒何切一作蠱笑遊切 任臣案宛委餘編作涉龘龘古龍字談薈云驕山神名䖸圍岐山神名涉䖸）其狀人身而方面三足

又東百三十里曰銅山其上多金銀鐵其木多穀柞柤栗橘櫾其獸多豹

又東北一百里曰美山其獸多兕牛多閭麈多豕鹿其上多金其下多青雘

又東北百里曰大堯之山其木多松栢多梓桑多机其草多竹其獸多豹虎麢㚟

又東北三百里曰靈山其上多金玉其下多青雘其木多桃李梅杏（郭曰梅似杏而酢也 任臣案陸璣云梅杏類也樹葉皆略似杏其外有鴛鴦梅一蒂雙實見范成大梅譜又有櫰梅乃櫰樹而梅實者邢氏爾雅疏荊州人呼梅木亦爲梅杏有數種沙杏梅杏柰杏金杏西京

雜記云蓬萊杏花五色亦種之絕異矣）

又東北七十里曰龍山上多寓木（郭曰寄生也一名宛童見爾雅 任臣案陸璣草木疏葉似當蘆子如覆盆一名蔦小雅云蔦與女蘿是也東方朔傳云在樹爲寄生在地爲窶藪）其上多碧其下多赤錫（任臣案赤錫疑即鉛丹沙錫之屬）其草多桃枝鉤端

又東南五十里曰衡山上多寓木穀柞多黃堊白堊

又東南七十里曰石山其上多金其下多青雘多寓木

又南百二十里曰若山其上多㻬琈之玉多赭（郭曰赭赤土）多邽石（郭曰未詳）多寓木多柘（郭曰若或作前）

又東南一百二十里曰彘山多美石多柘

又東南一百五十里曰玉山其上多金玉其下多碧鐵其木多栢（郭曰一作楢）

又東南七十里曰讙山其木多檀多邽石多白錫（郭曰今白鐵也）（任臣案本草錫謂之賀爾雅錫謂之鈏）郁水出于其上潛于其下其中多砥礪

又東北百五十里曰仁舉之山其木多穀柞其陽多赤金其陰多赭

又東五十里曰師每之山其陽多砥礪其陰多青雘其木多栢多檀多柘其草多竹

又東南二百里曰琴鼓之山其木多穀柞椒柘（郭曰椒為樹小而叢生手有草木則蘊死）其上多白珉其下多洗石其獸多豕鹿（任臣案野豕形似猪而大牙出口外如象牙能與虎鬬）多白犀（任臣案犀有山犀水犀兕犀三種白者絕少此與辟寒蠲忿辟塵辟暑諸犀皆異種也）其鳥多鴆

凡荆山之首自景山至琴鼓之山凡二十三山二千八百九十里其神狀皆鳥身而人面其祠用一雄雞祈瘞（郭曰禱請已埋之也）用一藻圭糈用稌驕山冢也其祠用羞酒少牢祈瘞嬰毛一璧

中次九經岷山之首曰女几之山其上多石涅其木多杻橿其草多菊莱（任臣案菊苦薏也莖如馬蘭花莱山薊也有赤白二種）洛水出焉東注于江其中多雄黃（郭曰雄黃亦出水中任臣案蘇頌曰階州出水窟雄黃生于山岩中有水流處）其獸多虎豹（任臣案豹有金錢艾葉金線文之異又本經有玄豹詩經有赤豹爾雅有白豹種類不同沈括筆談云秦人謂豹為程東國謂之失剌孫）

又東北三百里曰岷山江水出焉（郭曰岷山今在汶山郡廣陽縣西大江所出）（任臣案岷山即瀆山也亦謂之汶阜山緯書曰岷山之精上為井絡帝以會昌神以建福劉會孟云岷山今四川茂州即蘢山之南四川總志曰岷山在茂州之列鶩村一名鴞蒙為隴山之南首又名沃焦山江水所出也水利志云蜀諸江咸出岷江江源在羊膊嶺分為二派一西南流為大渡河一正南流謂之南江益州記曰大江泉源始發羊膊嶺下緣崖散漫小大百數殆未濫觴圖贊曰岷山之精上絡東井始出一勺終致淼溟作紀南夏天清地靜又全

蜀藝文志云蜀山在左皆名岷在右皆名嶓不獨茂州之汶山為岷金牛之嶓冢為嶓也）東北江注于海（郭曰至廣陽縣入海）其中多良龜（郭曰良善任臣案禹貢九江納錫大龜）多鼉（郭曰似蜥蜴大者長二丈有鱗彩皮可以冒鼓任臣案博物志名土龍本草謂之鮀魚蘇頌曰形似守宮鯪鯉其聲夜鳴應更號曰鼉更埤雅云鼉身十二生肖肉惟蛇肉在尾最毒）其上多金玉其下多白珉其木多梅棠（任臣案爾雅杜赤棠白者棠蓋棠梨也亦名楟丹鉛錄云尹伯奇采楟花以濟飢此也）其獸多犀象多夔牛（郭曰今蜀山中有大牛重數千斤名為夔牛晉太興元年此牛出上庸郡人弩射殺得三十八擔物即爾雅所謂魏任臣案本草綱目云即犪牛也顏會引經作犪牛圖贊曰西南巨牛出自江岷體若垂雲肉盈千鈞雖有逸力難以揮輪）其鳥多翰鷩（郭曰白翰赤鷩任臣案翰雉白鵫也今謂之白鷴鷩雉華蟲也今謂之錦雞

又東北一百四十里曰崍山江水出焉（郭曰邛來山今在漢嘉嚴道縣南江水所自出也山有九折坂出貊貊似熊而黑白駁亦食銅鐵也　任臣案華陽國志崍山邛崍山也一曰新道山南有九折坂夏則凝冰冬則毒寒王陽按轡處也水經注崍山中江所出劉會孟云崍山崌山今屬四川眉州彭山縣寰宇記云崌崍山在彭山縣東北十二里導江從山南合流王鑑禹貢注釋云今榮經縣四十里即邛崍山地非是圖贊曰邛崍峻險其坂九折王陽逡巡王尊逞節殷有三仁漢稱三君〇又案貊即貘亦作貘獸之食銅鐵者貊之外復有一角之豻南方之齧鐵叶火羅之大獸昆吾之鼓兔齒猶類也附記之）東流注大江其陽多黃金其陰多麋麈其木多檀柘其草多薤韭多葯（郭曰郎嚳）空奪（郭曰即蛇皮脫也）

又東一百五十里曰崌山（郭曰音居）江水出焉（郭曰北江　任臣案水經注崌山北江所出景純江賦云流二江于崌崍）東流注于大江其中多怪蛇（郭曰今永昌郡有鉤蛇長數丈尾岐在水中鉤取岸上人牛馬啖之又呼馬絆蛇謂此類也　任臣案張文仲云鉤蛇尾如鉤能鉤人獸入水食之又南方有肉蛇人若傷之不死終身伺其主）多鰲魚（郭曰音贅未聞）其木多楢杻（郭曰楢剛木也中車材音秋）多梅梓其獸多夔牛麢㚟犀兕有鳥焉狀如鴞而赤身白首其名曰竊脂（郭曰今呼小青雀曲觜肉食者為竊脂疑此非也　任臣案竊脂有三種九扈中竊玄竊黃竊脂竊訓淺言淺白色也小雅交交桑扈乃今青雀好竊脂肉者若此之赤身白首自與二種迥別不得以名之偶同混為一也）可以禦火

又東三百里曰高梁之山其上多堊其下多砥礪其木多桃枝鉤端有草焉狀如葵而赤華莢實白柎可走馬

又東四百里曰蛇山其上多黃金其下多堊其木多栒多豫樟其草多嘉榮少辛有獸焉其狀如狐而白尾長耳名㹢狼（郭曰音郎）見則國內有兵（郭曰一作國有亂　任臣案駢雅曰㹢狼獙獙狐屬也圖贊云㹢狼之出兵不外擊雍和作慝猥乃流疫同惡殊災氣各有適）

又東五百里曰鬲山其陽多金其陰多白珉蒲鸏（郭曰音蒙）之水出焉而東流注于江其中多白玉其獸多犀象熊羆多猨蜼（郭曰蜼似獼猴鼻露上向尾四五尺頭有岐蒼黃色雨則自懸樹以尾塞鼻孔或以兩指塞之　任臣案獼猴有數種總名禺屬小而尾短者猴也似猴而多髯者豦也小于猴文彩蔚然者果下豹也似猴而大者玃也大而尾長赤目者禺也小而尾長仰鼻者狖也狖即蜼也南人名仙猴似狖而大者果然也似狖而小者蒙頌也似狖而善躍越者獑猢也似猿而長臂者猨也似猨而狗首以猨為雌者猵狙也猵狙一名獦牂似猨而金尾者狨也似猨而大能食猨者獨也食猴者奬也圖贊曰禺屬之才莫過于蜼雨則自懸塞鼻以尾厥形雖隨列象宗彝）

又東北三百里曰隅陽之山其上多金玉其下多青雘其木多梓桑其草多茈徐之水出焉東流注于江其中多丹粟

又東二百五十里曰岐山（郭曰今在扶風美陽縣西）其上多白金其下多鐵其木多梅梓（郭曰梅或作楳）多杻楢減水出焉東南流注于江

又東三百里曰勾檷之山（郭曰音絡椐之椐）其上多玉其下多黃

金其木多櫟柘（任臣案嚴粲詩緝曰櫟柞櫟也橡斗也又栩亦謂之柞櫟故陸璣云秦人謂柞櫟爲櫟河內人謂木蓼爲櫟木蓼即橡斗）其草多芍藥

又東一百五十里曰風雨之山其上多白金其下多白涅其木多棷樿（郭曰棷木未詳也樿木白理中節䮑善二音任臣案說文棷木薪也博雅棷柴也又初九切樿白木之有文理者禮音撣杓玉藻櫛用樿櫛亦音展）多楊（任臣案楊有蒲柳白楊移楊數種與柳不同陳藏器曰楊樹枝葉短柳樹枝葉長）宣余之水出焉東流注于江其中多蛇其獸多閭麋多麈豹虎其鳥多白鷮

又東北二百里曰玉山其陽多銅其陰多赤金（任臣案郭以赤金爲銅則一物何以疊見即此足証前注之謬）其木多豫樟楢杻其獸多豕鹿麢㚟

其鳥多鴆

又東一百五十里曰熊山有穴焉熊之穴恒出神人夏啓而冬閉（任臣案天問云焉有虬負熊以遊周拱辰注虬龍與熊絕不相類而相負以遊蓋神熊也山海經熊穴恒出神人即此也又熊穴一謂之熊館說文云熊似豕山居冬蟄圖贊曰熊山有穴神人是出與彼石鼓象殊應一祥雖先見厥事非吉）冬啓乃必有兵（郭曰今鄴西北有鼓山下有石鼓象懸著山旁鳴則有軍事與此穴殊象而同應）其上多白玉其下多赤金其木多樗柳其草多寇脫

又東一百四十里曰騩山其陽多美玉赤金其陰多鐵其木多桃枝荆芑（任臣案荆牡荆也或謂之楚芑疑芑字之譌卷中多以荆芑連文）

又東二百里曰葛山其上多赤金其下多瑊石（郭曰瑊石勁石似玉也音緘）其木多柤栗橘櫾楢杻其獸多麢㚟其草多嘉榮（任臣案爾雅曰嘉榮之草不蘧）

又東一百七十里曰賈超之山其陽多黃堊其陰多美赭其木多柤栗橘櫾其中多龍脩（郭曰龍須也似莞而細生山石穴中莖倒垂可以爲席　任臣案鄭緝之東陽記仙姥巖下盡出龍須即此草也廣志云龍脩一名西王母簪述異記周穆王東海島中養八駿處有草名龍芻龍芻亦龍脩也古語云一束龍芻化爲龍駒謂此耳）

凡岷山之首自女几山至于賈超之山凡十六山三千五百里其神狀皆馬身而龍首（任臣案范楙蜀都賦馬首之神何其烈江瀆注云山海經

江有神生汶州馬首龍身禹導江神實佐之與本文小異）其祠毛用一雄雞瘞糈用稌文山勾檷風雨騩之山（任臣案文山即岷山史記汶岷通）是皆冢也其祠之羞酒（郭曰先進酒以酹神）少牢具嬰毛一吉玉熊山席也（郭曰席者神之所憑止也）其祠羞酒大牢具嬰毛一壁干儛用兵以禳（郭曰禳祓除之祭名儛者持盾武儛也）祈璆冕舞（郭曰祈求福祥也祭用玉儛者冕服也美玉曰璆巨求反）

中次十經之首曰首陽之山（任臣案劉會孟曰首陽山有二一屬山西蒲州一屬河南偃師）其上多金玉無草木

又西五十里曰虎尾之山其木多椒椐多封石（任臣案別錄曰封石味甘無毒主消渴生常山及少室）其陽多赤金其陰多鐵

又西南五十里曰繁繢之山（郭曰音潰）其木多楢杻其草多枝勾（郭曰今山中有此草）

又西南二十里曰勇石之山無草木多白金多水

又西二十里曰復州之山其木多檀其陽多黃金有鳥焉其狀如鴞而一足彘尾其名曰跂踵（郭曰音企）見則其國大疫（郭曰銘曰跂踵之鳥一足似夔不為樂與反以來悲任臣案玄覽曰一足之鳥有橐蜚焉有跂踵焉有畢方焉有爾芊焉駢雅曰絜鉤跂踵兆疫鳥也圖贊云青耕禦疫跂踵降災物之相反各以氣來見則民咨實為病媒）

又西三十里曰楮山多寓木多椒椐多柘多堊（郭曰一作渚州之山）

又西二十里曰又原之山其陽多青雘其陰多鐵其鳥多

鸜鵒（郭曰鴝鵒也傳曰鸜鵒來巢音臞任臣案考工記鴝鵒不踰濟地氣使然也一名哵哵鳥一名寒皋讀書考定云乾皋鴝鵒也又云鴝鵒睛交鴝鵒足交師曠禽經曰鵲鵲摩背而猜鴝鵒剔舌而語張華注云山海經謂之鸛鵒以鸜作鸛似誤）

又西五十里曰涿山其木多穀作杻其陽多㻬琈之玉

又西七十里曰丙山其木多梓檀多弞杻（郭曰弞義所未詳任臣案弞音哂）

凡首陽山之首自首山至于丙山凡九山二百六十七里其神狀皆龍身而人面（任臣案汲冢瑣語曰晉平公至于澮見人乘白驂八駟以來狸身而狐尾問師曠師曠曰其名首陽之神飲酒霍太山而歸見之甚善所言形狀與此不同）其祠之毛用一雄雞瘞糈用五種之精堵山冢也（任臣案即楮山）其祠之少牢具羞酒祠嬰毛一璧瘞騩山帝也其祠羞酒太牢其合巫祝二人儛嬰一璧（任臣案此亦祠騩山者明有統也祭以太牢者詘于所同而伸于所獨也）

中次一十一經荊山之首曰翼望之山湍水出焉（郭曰鹿摶反任臣案水經湍水出酈縣北芬山注云湍水出弘農翼望山水甚清徹東南流逕南酈縣故城東一統志云今湍水在鄧州城北三里源出熊耳山鏡峯嶺）東流注于濟（郭曰今湍水逕南陽穰縣而入淯水）貺水出焉（郭曰音況）東南流注于漢其中多蛟（郭曰似蛇而四腳小頭細頸頸有白癭大者十數圍卵如一二石甕能吞人任臣案龍類無角曰螭龍有角曰虯龍有翼曰應龍有鱗曰蛟龍圖贊曰匪蛇匪龍鱗彩炳煥騰躍波濤蜿蜒江漢漢武飲羽佽飛疊斷）其上多松栢其下多漆梓

其陽多赤金其陰多珉

又東北一百五十里曰朝歌之山（任臣案淮南子云墨子非樂不飲朝歌鄒陽獄中書云邑號朝歌墨子迴車論語摘考讖曰邑名朝歌顏淵不舍即此地也路史云今衛之黎陽衛鎮西二十里有朝歌城）潕水出焉（郭曰潕水今在南陽舞陽縣音武任臣案劉會孟云今之衛輝也水經潕水出潕陰縣西北扶予山東過其縣南不云朝歌者豈山之異名耶）東流注于滎其中多人魚其上多梓枏其獸多麢麝有草焉名曰莽草可以毒魚（郭曰今用之殺魚任臣案周禮翦氏掌除蠹物以莽草熏之鄭注莽草藥物殺蟲者玄覽云莽草熏庶蟲蜃炭攻貍蟲李氏翊即芒草也一名芮草山人以毒鼠故又謂之鼠莽別錄云一名葞一名春草沈括筆談補曰世人用莽草多是謬誤本草云若石南而葉稀無花實亦誤也今莽草蜀道襄漢浙江湖間山中有枝葉稠密團欒可愛葉光厚而

（香烈花紅色大小如杏花六出反卷向上中心有新紅蕊包莖丁漢間漁人競採以搗飯餌魚皆翻上乃撈取之南人謂之石桂唐人謂之紅桂李德裕詩序龍門敬善寺有紅桂樹故是蜀道莽草徒得佳名耳古用此毒魚有驗本草木部所收不審何緣謂之草）

又東南二百里曰帝囷之山（郭曰去倫反　任臣案盧柟泰宇賦頭布囷而并太逢指此山之神）其陽多㻬琈之玉其陰多鐵帝囷之水出于其上潛于其下多鳴蛇

又東南五十里曰視山其上多韭有井焉名曰天井（任臣案爾雅井一有水一無水爲瀱汋注云即天井類也邢昺疏曰非人爲之者曰天井荆州記云江陵縣有天井臺東廂天井井周二里許中有潛室人時見之輒有兵寇魚豢典畧曰浪井者勿鑿而成皆斯類又孫子地形曰天井此兵法

參言也非此）夏有水冬竭其上多桑多美堊金玉

又東南二百里曰前山其木多櫧（郭曰音諸似柞子可食冬夏生作屋柱難腐或作儲　任臣案櫧子有苦甜二種甜櫧子粒小木文細白俗名麪櫧苦櫧子粒大木文粗赤俗名血櫧其色黑者名鐵櫧）多栢其陽多金其陰多赭

又東南三百里曰豐山（任臣案名勝志紫川又東北五里曰豐山一統志云豐山在南陽東北三十里元好問詩豐山一何高古屋著烟重謂此）有獸焉其狀如蝯（任臣案蝯卽猿爾雅猱蝯善援揚雄賦蝯狖擬而不敢下）赤目赤喙黃身名曰雍和見則國有大恐（任臣案麟書云天狗電落不惡雍和本此）神耕父處之（任臣案駢雅曰耕父野仲歸忘敫遺皆鬼名也叢書云耕父凌波歲華紀麗云四林父藏淵光文選注曰耕父旱鬼）常遊清泠之淵出入有光（郭曰清泠水在西鄂縣山上神來時水赤有光燿今有屋祠之　任臣案張衡東京賦囚耕父于清泠溺女魃于神潢南都賦耕父揚光于清泠之淵黃省曾讀山海經詩耕父爾何神常遊清泠淵馮氏雜錄曰耕父居清泠之淵見則其國敗事物紺珠云南陽府東北豐山下有清泠泉神耕父處之神來則水赤說苑云白龍下清泠之淵真誥云務光入清泠之淵淮南子北人無擇非舜自投清泠之淵夏竦賦湛清泠之素波即斯水圖贊曰清泠之水在于山頂耕父是游流光癘景懸首祀禜以弭灾眚）見則其國爲敗有九鐘焉是知霜鳴（郭曰霜降則鐘鳴故言知也物有自然感應而不可爲也　任臣案文苑英華南陽有豐山山有鐘霜降則鳴于是喬潭作霜鐘賦五行記云豐山有鐘霜降則鳴黃河有鐘陰雨則鳴李那答徐陵書繫霜應管能響豐山之鐘王褒詩律改三秋節氣應九鐘霜王勃淨惠寺碑九乳仙鐘獨鳴霜雪楊烱渾天賦鐘何鳴兮動霜氣駱賓王啓葉浮澂潤霜落鐘鳴呂蔡子曰豐山有鐘感而自鳴沈亞之乞巧文門吟夢語之漣漣感霜鐘之流越吳淑霜賦

鼉貝嶠之寒鐘振豐山之洪鐘黃省曾詩九鐘知霜鳴宋濂文霜鐘初動梟鳥咸憂釋義曰霜降鳴金氣應也盧稱集豐山有九鐘焉不知夫霜降氣凝轟闐雷霧天然自鳴于大荒之野蓋自況也白帖引經云豐山有鐘九耳霜降則鳴與本文小異圖贊曰曉崩涇竭麟鬭日薄九鐘將鳴淩霜乃落氣之相應觸感而作）其上多金其下多穀柞杻橿

又東北八百里曰兔牀之山其陽多鐵其木多藷藇（任臣案此木藷藇也）其草多雞穀其本如雞卵其味酸甘食者利于人

又東六十里曰皮山多堊多赭其木多松栢

又東六十里曰瑤碧之山其木多梓柟其陰多青雘其陽多白金有鳥焉其狀如雉恆食蜚名曰鴆（郭曰蜚負盤也音翡此更一種

（鳥非食蛇之鴆也　任臣案蜚一名蠦蜰本草謂之蜚蠊春秋經云有蜚似此也音費漢中人食之名爲石蜚或以爲即蜚廉蟲非是）

又東四十里曰支離之山濟水出焉南流注于漢（郭曰今濟水出鄖縣西北山中南入漢鄖離音字亦同）有鳥焉其名曰嬰勺其狀如鵲（任臣案鵲大如雅長尾尖觜黑爪淮南子云乾鵲知來禽經謂之喜鵲內典謂之芻尼）赤目赤喙白身其尾若勺（郭曰似酒勺形　任臣案事物紺珠云嬰勺如鵲目喙赤身白尾若勺駢雅曰嬰勺鵲屬也圖贊曰支離之山有鳥似鵲白身赤眼厥尾如勺維彼有斗不可以酌）其鳴自呼多㸲牛多羬羊

又東北五十里曰袟簡之山（郭曰音彫　任臣案五音集韻作袾篇）其上多松栢机栢（郭曰栢葉似柳皮黃不措子似楝著酒中飲之辟惡氣浣衣去垢核堅正黑可以間香纓一名栝樓也　任臣案栢有數種松葉栢身者樅栢葉松身者檜亦謂之栝葉扁而側生者名曰側栢）

又西北一百里曰堇理之山其上多松栢多美梓其陰多丹雘多金其獸多豹虎有鳥焉其狀如鵲青身白喙白目白尾名曰青耕可以禦疫（任臣案事物紺珠曰青耕如鵲青身喙首尾皆白駢雅曰青耕肥遺鸈鷊鳥也讀書考定云寓辟兵青耕辟疫）其鳴自叫

又東南三十里曰依軲之山（郭曰音枯）其上多杻橿多苴（郭曰未詳音菹　任臣案雌麻謂之苴又臭酉不死草亦名苴未審孰是）有獸焉其狀如犬虎爪有甲其名曰獜（郭曰言體有鱗甲音吝）善駚坌（郭曰跳躍自撲也鞅奮兩音）食者不風（郭曰不畏天風　任臣案圖贊曰有獸虎爪厥號曰獜駚自跳撲鼓甲振奮若食其肉不覺風迅）

又東南三十五里曰即谷之山多美玉多玄豹（郭曰黑豹也即今荆州山中出黑虎也）多閭麈多麢臭其陽多珉其陰多青雘

又東南四十里曰雞山其上多美梓多桑其草多韭

又東南五十里曰高前之山（任臣案高前山今在南陽府內鄉縣東南五十里亦名天池山）其上有水焉甚寒而清（郭曰或作潛）帝臺之漿也（郭曰今河東解縣檀首山上有水潛出停不流俗名爲盎漿即此類也　任臣案名勝志天池山有水甚寒而冽比于帝臺之漿又靈池錄曰檀道山謂之百梯山山東麓出水噴流如雪澄渟爲池呼曰天池俗名止渴泉故老傳有玉女得道于此亦名玉女溪云即此處疑非也吳淑事類賦云天池之泉帝臺之漿夏竦河清賦帝臺之漿映日盧神滄濱賦飲帝臺之漿徐氏謇修賦云歎帝臺之瓊漿劉會孟云帝臺之漿所謂神漿也亦泰山醴泉虞淵甜水之屬釋義曰前有帝臺之石此有帝臺之漿蓋氣清無如水天一之所生也）飲之者不心痛（任臣案圖贊曰帝臺之水飲蠲心病靈府是滌和神養性食可逍遙濯髮浴泳）其上有金其下有赭

又東南三十里曰游戲之山多杻橿穀多玉多封石

又東南三十里曰從山其上多松栢其下多竹從水出于其上潛于其下其中多三足鼈枝尾（郭曰三足鼈者能見爾雅　任臣案羅良顧爾雅翼云能鼈之三足者今陽羨縣君山有池出三足鼈蓋自是一種故魁下六星兩兩而比者曰三能取此象也或以爲鯀化黃熊即此又說文稱蜮似鼈三足以气射害人豈亦能之類即束晳發蒙記曰鼈三足熊論衡曰鼈三足爲能韻通云能乃來翻左傳黃能入寢今本熊誤也玄覽云伊水有三足之龜從水有三足之鼈兩京賦云王鮪岫居能鼈三趾景純江賦云有鼈三足有龜六眸又白澤圖載一足鼈池精名長頭更異也）食之無蠱

疫（任臣案庚巳編太倉民得三足鼈烹食畢形化爲血水蘓頌云三足鼈食之殺人經謂食之無蠱疫而李時珍亦云近有誤食無恙者說都不同兩記之）

又東南三十里曰嬰硜之山（郭曰音貞）其上多松栢其下多梓櫄

又東南三十里曰畢山帝苑之水出焉東北流注于視其中多水玉多蛟其上多㻬琈之玉

又東南二十里曰樂馬之山有獸焉其狀如彙（任臣案彙蝟鼠也）赤如丹火其名曰狼（郭曰音戾任臣案十六國春秋南燕太上四年燕王超祀南郊有獸類鼠而色赤集于圜邱之側疑即此獸但其大如馬未審是非）見則其國大疫

又東南二十五里曰葴山覼水出焉（郭曰或曰視宜爲覼覼水今在南陽也任臣案水經作覼水出無陰縣東上界山許愼云出中陽山皆山之殊目也）東流注于汝水其中多人魚多蛟多頡（郭曰如青狗）

又東四十里曰嬰山其下多青雘其上多金玉

又東三十里曰虎首之山多苴椆椐（郭曰椆未詳也音彫）

又東二十里曰嬰侯之山其上多封石其下多赤錫

又東五十里曰大孰之山殺水出焉東北流注于視水其中多白堊

又東四十里曰卑山其上多桃李苴梓多纍（郭曰今虎豆貍豆之屬纍一名縢音誄任臣案本草謂之黎豆）

又東三十里曰倚帝之山（任臣案荒史循蜚紀倚帝氏都南陽倚帝山前編云南陽有倚帝之山唐吳筠下第遂居南陽倚帝山即此竇子野云今內鄉東三十里踦立山也）其上多玉其下多金有獸焉其狀如鼣鼠（郭曰爾雅說鼠有十三種中有此鼠形所未詳也音狗吠之吠任臣案本草綱目作鼣廣博物志作鼣）白耳白喙名曰狙如（郭曰音即蛆任臣案事物紺珠云狙如鼠耳白喙）見則其國大兵（任臣案圖贊曰狙如微蟲厥體無害見則師興兩陣交會物之所感焉有小大）

又東三十里曰鯢山（郭曰音倪）鯢水出于其上潛于其下其中多美堊其上多金其下多青雘

又東三十里曰雅山澧水出焉（郭曰音禮今澧水出南陽任臣案南陽府今有澧水其源與淮水同出于桐栢山而別流西注故亦謂是水爲派水又蒼梧九嶷間亦有澧水漢地理志充縣歷山澧水出焉王仲宣贈孫文始詩悠悠澹澧非此水也）東流注于視水其中多大魚其上多美桑其下多苴多赤金

又東五十里曰宣山（任臣案顏延之賦要帝臺于宜嶽宜嶽即斯山也）淪水出焉東南流注于視水其中多蛟其上有桑焉大五十尺（郭曰圍五丈也）其枝四衢（郭曰言枝交互四出）其葉大尺餘赤理黃華青柎名曰帝女之桑（郭曰婦女主蠶故以名桑任臣案張衡南都賦楓柙櫨櫪帝女之桑昭明太子錦帶書依依聳蔭俱臨帝女之桑庾信集云春則帝女採桑吳淑桑賦狀鳳闕之萬枝攉帝女之四衢本此圖贊曰爰有洪桑生

（濱淪潭厥圖五丈枝相交參困容是採帝女所蠶）

又東四十五里曰衡山（郭曰今衡山在衡陽湘南縣南嶽也俗謂之岣嶁山　任臣案寰宇記云宿當翼軫度應璣衡衡者北斗第二星玉衡也故名衡盛弘之荆州記南嶽衡山朱陵之靈臺太虛之寶洞五嶽眞形圖云灊盧風麻玉笥洞陽小潙九疑羅浮等十山爲之佐命復有神山聖境曰朱陵洞天盡指衡山也又云南嶽姓崇名墊河圖云南嶽衡山君神姓丹名靈峙雲笈七籤云南嶽姓爛名洋光葛洪枕中書祝融氏爲赤帝治衡霍山楊愼云衡山一名芝岡）其上多青雘多桑其鳥多鸜鵒

又東四十里曰豐山其上多封石其木多桑多羊桃狀如桃而方莖（郭曰一名鬼桃　任臣案羊桃莖大如指似樹而弱爾雅長楚銚芅詩曰隰有萇楚是也本草一名羊腸一名細子）可以爲皮張（郭曰治皮腫起）

又東七十里曰嫗山其上多美玉其下多金其草多雞穀

又東三十里曰鮮山其木多楢杻苴其草多亹冬其陽多金其陰多鐵有獸焉其狀如膜大赤喙赤目白尾（任臣案膜即貘南中志云貘大如驢狀似熊蒼白色多力舐鐵消千斤其皮溫暖五侯鯖三食鐵之獸貘也食烟之鼠羆也又曰貘糞可以切玉貘溺可以消鐵成水）見則邑有火名曰移即（郭曰音移　任臣案駢雅曰移即如膜事物紺珠云移即如犬目喙赤尾白見則大火談薈曰火獸兆火移即火獸見則邑有火災也）

又東三十里曰章山（郭曰或作童山　任臣案尚書日記云章山在江夏竟陵縣東北古文以爲內方山疑即斯山又四川總志成都西六十里亦有章山一名洛通山非此也）其陽多金其陰多美石皐水出焉東流注于澧水其中多脃石（郭曰未聞魚脆反）

又東二十五里曰大支之山其陽多金其木多穀柞無草木

又東五十里曰區吳之山其木多苴

又東五十里曰聲匈之山其木多穀多玉上多封石

又東五十里曰大騩之山（郭曰上已有此山疑同名）其陽多赤金其陰多砥石

又東十里曰踵臼之山無草木

又東北七十里曰歷石之山（郭曰或作磨）其木多荊芑其陽多黃金其陰多砥石有獸焉其狀如貍而白首虎爪名曰梁渠見則其國有大兵（任臣案駢雅曰梁渠胐胐蒙頌皆獼屬也圖贊曰梁渠致兵移即起災䳜鵌辟火物各有能獙獙之見大風乃來）

又東南一百里曰求山求水出于其上潛于其下中有美赭其木多苴多䉋（郭曰篠屬）其陽多金其陰多鐵

又東二百里曰丑陽之山其上多椆椐有鳥焉其狀如烏而赤足名曰䳜鵌（郭曰音如枳柑之枳　任臣案駢雅曰䳜鵌禦火鳥也）可以禦火

又東三百里曰奧山其上多柏杻橿其陽多㻬琈之玉奧水出焉東流注于視水（任臣案水經注作澳水洮水又西澳水注之）

又東三十五里曰服山其木多苴其上多封石其下多赤

錫

又東三百里曰杳山（任臣案釋義本作查山）其上多嘉榮草多金玉

又東三百五十里曰几山其木多楢檀杻其草多香有獸焉其狀如彘黃身白頭白尾名曰聞獜（郭曰音獜）見則天下大風（郭曰獜一作豩音銀　任臣案駢雅曰聞獜黃彘也事物紺珠云聞獜如猪黃身頭尾白又云𤢺如彘黃身首尾白亦斯獸也談薈云風獸兆風聞獜之獸見則天下大風也集韻作獜又作𤢺音吝）

凡荆山之首自翼望之山至于几山凡四十八山三千七百三十二里其神狀皆彘身人首其祠毛用一雄雞祈瘞用一珪糈用五種之精（郭曰備五穀之美者）禾山帝也（任臣案禾山疑即帝囷山）

其祠太牢之具羞瘞倒毛（郭曰薦羞反倒牲埋之也）用一璧牛無常堵山玉山冢也皆倒祠羞毛少牢嬰毛吉玉

中次十二經洞庭山之首曰篇遇之山（郭曰或作肩）無草木多黃金

又東南五十里曰雲山無草木有桂竹甚毒傷人必死（郭曰今始興郡桂陽縣出筀竹大者圍二尺長四丈又交阯有篥竹實中勁強有毒銳以刺虎中之則死亦此類也　任臣案竹譜云蕀竹一名芀竹扶蕀森然大者圍二尺可禦盜賊亦桂竹之屬）其上多黃金其下多瑤琈之玉

又東南一百三十里曰龜山其木多穀柞椆椐其上多黃金其下多青雄黃多扶竹（郭曰邛竹也高節實中中杖也名之扶老竹　任臣案竹譜節竹剡俗謂之扶老廣志云出南康邛都縣陶潛歸去來辭策扶老以憩息謂此竹也）

又東七十里曰丙山多筀竹（任臣案筀竹出桂陽見雲山注）多黃金銅鐵無木

又東南五十里曰風伯之山（任臣案事類賦注引經作鳳伯之山）其上多金玉其下多痠石文石（郭曰未詳痠石之義　任臣案痠蘇官反音酸）多鐵其木多柳杻檀楮其東有林焉名曰莽浮之林（任臣案王崇慶曰今廬山有東林寺疑即此）多美木鳥獸

又東一百五十里曰夫夫之山（任臣案釋義本作大夫之山續通考引此亦作大夫山又案秦繹山碑及漢印篆文大夫都作夫夫則二字古相通也）其上多黃金其下多雄黃其木多桑楮其草多竹雞鼓（任臣案草類有雞涅雞腸雞蘇雞脚雞冠莧之名無所爲雞鼓者疑即雞穀之譌）神于兒居之其狀人身而身操兩蛇常遊于江淵出入有光（任臣案圖贊曰于兒如人蛇頭有兩常游江淵見于洞廣乍潛乍出神光惚恍）

又東南一百二十里曰洞庭之山（郭曰今長沙巴陵縣西又有洞庭陂潛伏通江離騷曰邅吾道兮洞庭洞庭波兮木葉下皆謂此也字或作銅宜從水　任臣案劉會孟曰今屬湖廣德安府應山縣中有一穴深不可測或云洞庭山浮于水上也事物紺珠曰君山在洞庭湖中亦名洞庭山狀如十二螺髻）其上多黃金其下多銀鐵其木多柤梨橘櫾（任臣案圖贊曰厥色橘櫾奇者維甘朱實金鮮葉蒨翠藍靈均是詠以爲美談）其草多葌蘪蕪芍藥芎藭（郭曰蘪蕪似蛇

（狀而香也）帝之二女居之（郭曰天帝之二女而處江爲神即列仙傳江妃二女也離騷九歌所謂湘夫人稱帝子者是也而河圖玉版曰湘夫人者帝堯女也秦始皇浮江至湘山逢大風而問博士湘君何神博士曰聞之堯二女舜妃也死而葬此列女傳曰二女死于江湘之間俗謂爲湘君鄭司農亦以舜妃爲湘君說者皆以舜陟方而死二妃從之俱溺於湘江遂號爲湘夫人按九歌湘君湘夫人自是二神江湘之有夫人猶河洛之有虙妃也此之爲靈與天地並矣安得謂之堯女且既謂之堯女安得復總云湘君哉何以考之禮記曰舜葬蒼梧二妃不從明二妃生不從征死不從葬義可知矣卽令從之二女靈達鑒通無方尚能以鳥工龍裳救井廩之難豈當不能自免于風波而有雙淪之患乎假復如此傳曰生爲上公死爲貴神禮五嶽比三公四瀆比諸侯今湘川不及四瀆無秩於命祀而二女帝者之后配靈神祇無緣當復下降小水而爲夫人也參互其義義既混錯錯綜其理理無可據斯不然矣原其致謬之由由乎俱以帝女爲名名實相亂莫矯其失習非勝是終古不悟可悲矣　任臣案高似孫緯略曰劉向列女傳帝堯之二女長曰娥皇次曰女英堯以妻舜于嬀汭舜既爲天子娥皇爲后女英爲妃舜死于蒼梧二妃死于江湘之閒俗謂之湘君羅含湘中記舜二妃死爲湘水神故曰湘妃韓愈黃陵碑秦博士對始皇帝云湘君者堯之二女舜妃者也劉向康成皆以二妃爲湘君而離騷九歌既有湘君又有湘夫人王逸注以湘君爲正妃之稱則次妃自宜降曰夫人也故九歌謂娥皇爲君女英爲帝子而山海經亦言帝之二女者其稱謂審矣陳氏江漢叢譚曰沈存中云舜陟方時二妃皆百餘歲豈得俱存猶稱二女其說誠是但未考黃陵舜妃墓及瀟湘二女之故惟路史發揮則以黃陵爲癸比之墓瀟湘二女乃帝舜女也癸比氏帝舜第三妃而二女皆癸比氏所生一曰宵明一曰燭光帝王世紀云舜三妃娥皇無子女英生商均今女英墓在商州蓋舜崩之後女英隨子均徙于封所故其卒葬在焉而癸比氏則亦從二女從于瀟湘之間故其卒葬在此山海經所謂洞庭之山帝之二女居之是也若九歌之湘君湘夫人則又洞庭山神豈謂帝女哉然案博物志云洞庭君山帝二女居之曰湘夫人荊州圖經又曰洞庭湘君所遊故曰君山則更合爲一矣）是常遊于江淵澧沅之風交瀟湘之淵（郭曰此言二女遊戲江之淵府則能鼓三江令風波之氣共相交通言其靈響之意也江湘沅水皆共會巴陵頭故號爲三江之口澧又去之七八十里而入江焉淮南子曰弋釣瀟湘今所在未詳也瀟音肖　任臣案圖贊曰神之二女爰宅洞庭遊化五江惚恍窈冥號曰夫人是維湘靈又王子年拾遺記曰洞庭之山其下金堂數百間帝女居之四時匏管之清音金石之要疾徹于山抄張鷟龍筋鳳髓判云瀟湘帝子乘洞清而揚波本此）是在九江之間（郭曰地理志九江今在潯陽南江自潯陽而分爲九皆東會于大江書曰九江孔殷是也　任臣案書傳云九江卽今之洞庭也今沅水漸水元水辰水敘水酉水澧水資水湘水皆合于洞庭意以是名九江也）出入必以飄風暴雨（任臣案北齊李騊駼聘陳問陸士秀江南有孟姥是何神士秀曰山海經帝之女遊于江出入必以風雨自隨以帝女故曰孟姥猶郊祀志以地神爲泰媼陸言似謬也）是多怪神狀如人而載蛇左右手操蛇多怪鳥

又東南一百八十里曰暴山其木多椶柟荊芑竹箭䉋箘（郭曰箘亦篠類中箭見禹貢）其上多黃金玉其下多文石鐵其獸多麋鹿麢就（郭曰就雕也見廣雅　任臣案麢卽麂也就卽鷲也本草麢古麂字麂味甘旨故字从旨鷲一名鷲禽經云鵰以周之鷲以逝之梟以搏之梵書謂之揭羅闍）

又東南二百里曰卽公之山其上多黃金其下多㻬琈之玉其木多柳杻檀桑有獸焉其狀如龜而白身赤首名曰蛫（郭曰音詭）是可以禦火（任臣案事物紺珠云蛫狀如龜白身赤首又相如上林賦獑■豰蛫樓息乎其間意卽此獸）

又東南一百五十九里曰堯山（任臣案今眞定府唐山縣亦有堯山以堯始封名南陽府魯山縣亦有堯山非此）其陰多黃堊其陽多黃金其木多荊芑柳檀其草多藷藇茶

又東南一百里曰江浮之山其上多銀砥礪無草木其獸多豕鹿

又東二百里曰眞陵之山（任臣案吳淑事類賦注作直陵之山其柳賦云復有直陵鳳伯謂此）其上多黃金其下多玉其木多穀柞柳杻其草多榮草

又東南一百二十里曰陽帝之山多美銅其木多橿杻檿楮（郭曰檿山桑也　任臣案禹貢厥篚檿絲詩經其檿其柘國語檿弧箕箙考工記凡爲幹之道檿桑次之檿於

檢反音掩）其獸多麢麝

又南九十里曰柴桑之山（郭曰今在潯陽柴桑縣南共廬山相連也）其上多銀其下多碧多冷石赭（任臣案冷石滑石類見別錄）其木多柳芑楮桑其獸多麋鹿多白蛇飛蛇（郭曰音螣蛇乘霧而飛者　任臣案爾雅疏螣蛇能興雲霧而遊其中或以爲奔蛇許愼云奔蛇馳蛇也或呼爲奔蛇荀子云螣蛇無足而飛愼子云螣蛇遊霧飛雲乘龍淮南子云螣蛇雄鳴于上風雌鳴于下風圖贊曰螣蛇配龍因霧而躍雖欲登天雲罷陸莫材非所任難以久託）

又東二百三十里曰勞余之山其上多銅其下多銀其木多柳芑其蟲多怪蛇怪蟲

凡洞庭山之首自篇遇之山至于榮余之山凡十五山二千八百里其神狀皆鳥身而龍首其祠毛用一雄雞一牝豚刏（郭曰刏亦割刺之名）糈用稌凡夫夫之山即公之山堯山陽帝之山皆冢也其祠皆肆瘞（郭曰肆陳之也陳牲玉而後埋藏之）祈用酒毛用少牢嬰毛一吉玉洞庭榮余山神也其神皆肆瘞（郭曰肆竟然後依前埋之也）祈酒太牢祠嬰用圭璧十五五彩惠之（郭曰惠猶飾也方言也）

右中經之大志大凡百九十七山二萬一千三百七十一里大凡天下名山五千三百七十居地大凡六萬四千五十六里

禹曰天下名山經五千三百七十山六萬四千五十六里居地也言其五臧（任臣案臧與藏同才浪切漢志曰山海天地之藏）蓋其餘小山甚衆不足記云天地之東西二萬八千里南北二萬六千里出水之山者八千里受水者八千里出銅之山四百六十七出鐵之山三千六百九十此天地之所分壤樹穀也戈矛之所發也刀鎩之所起也能者有餘拙者不足封於太山禪於梁父七十二家得失之數皆在此出是謂國用（郭曰管子地數云封禪之王七十二家也）

右五臧山經五篇大凡一萬五千五百三字

卷五終

山海經廣注卷之六

仁和吳任臣注

海外南經

地之所載六合之間（郭曰四方上下爲六合也）四海之内照之以日月經之以星辰紀之以四時要之以太歲神靈所生其物異形或夭或壽唯聖人能通其道（郭曰言自非窮理盡性者則不能原極其情變）

海外自西南陬至東南陬者（郭曰陬猶隅也音騶）

結匈國在其西南其爲人結匈（郭曰臆前胅出如人結喉也　任臣案淮南子海外三十六國自西南至東南方有結胷民羽民博物志云結胷國有滅蒙鳥江淹遂古篇結匈反舌）南山在其東南自此山來蟲爲蛇蛇號爲魚（郭曰以蟲爲蛇以蛇爲魚　任臣案楊氏補注今嶺南呼蛇爲訛或爲茅鱓圖贊曰歲無定貞賓無常珍物不自物自物由人萬事皆然豈伊蛇鱗）一曰南山在結匈東南

比翼鳥在其東其爲鳥青赤（郭曰似鳧）兩鳥比翼（任臣案即蠻蠻也）一曰在南山東

羽民國在其東南其爲人長頭身生羽（郭曰能飛不能遠卵生畫似仙人也　任臣案博物志羽民國民有翼飛不遠多鸞鳥民食其卵去九疑四萬三千里異林云羽民長頰鳥喙赤目白首身有羽毛不能遠飛事物紺珠云羽民國在海東南崖巘間長頰鳥喙身生羽毛似人而卵生淮南原道訓曰理三苗朝羽民注云南方羽國之民金樓子云舜時羽民獻火浣布顧氏說畧曰舜時瑞事尤多羽民等獻黃布火浣之類楚辭仍羽人于丹邱今王逸注即羽人國也高叔嗣詩宅並羽人邱孫綽賦仍羽人于丹邱尋不死之福庭江淹

遂古篇敁踵交脛與羽人兮圖贊曰鳥喙長頰羽生則卵矯翼而翔龍飛不遠人維倮屬何狀之反）一曰在比翼鳥東南其爲人長頰（郭曰啓筮曰羽民之狀鳥喙赤目而白首）

有神人二八連臂爲帝司夜於此野（郭曰晝隱夜見　任臣案淮南子有神人連臂爲帝候夜注云連臂大呼夜行圖贊曰羽民之東有神司夜二八連臂自相羈駕晝隱宵出詭時淪化楊慎補注云南中蠻方或有之夜行逢之土人謂之夜遊神亦不怪也）在羽民東其爲人小頰赤肩（郭曰當胛上正赤色）盡十六人（郭曰疑此後人所增益語耳）

畢方鳥在其東青水西其爲鳥人面一脚（任臣案抱朴子云祐灌化形山嫂前蛩石俯九首畢方人面即斯鳥也又韓子載師曠曰黃帝合鬼神于泰山之上駕象車而六蛟龍畢方並轄淮南子云水出罔象木生畢方意林曰木精畢方火精遊光廣雅曰土神謂之羵羊木神謂之畢方楊雄蜀都賦獸則猶毅畢方疑非此劉會孟曰佛國鳥頻伽亦人面羽山之北有善鳴之禽亦人面鳥喙一足名曰青鷁其聲似鐘磬笙竽又鵬鳥鵞鳥橐巷嵬傒皆人面禽也與此類）一曰在二八神東

讙頭國在其南其爲人人面有翼鳥喙方捕魚（郭曰讙兜堯臣有罪自投南海而死帝憐之使其子居南海而祠之畫亦似仙人也　任臣案神異經曰讙兜民鳥足仗翼而行食魚不畏風雨有所觸死乃已博物志曰讙兜國其民盡是仙人帝堯司徒讙兜民常捕海島中人面鳥口去南國萬六千里呂氏春秋云縛婁之陽禺讙兜之國多無君圖贊曰讙國鳥喙行則仗羽潛于海濱維食杞秬實維嘉穀所謂濡黍）一曰在畢方東或曰讙朱國

厭火國在其國南獸身黑色生火出其口中（郭曰言能吐火畫似獼猴而黑色也　任臣案博物志曰厭光國民光出口中事物紺珠云厭光民形如猿猴光出口中又云厭虎獸似獼猴

（黑身口出火卽此也本草集解曰南方有厭火之民食火之獸注云國近黑崑崙人能食火炭食火獸名禍斗也圖贊曰有人獸體厥狀怪譎吐納炎精火隨氣烈推之無奇理有不熟又大秦國俗多奇幻口中出火漢安帝永寧元年復有撣國來朝獻樂及幻人能變化吐火此魚龍曼衍之術非自然者也）一曰在讙朱東

三株樹在厭火北生赤水上其爲樹如栢葉皆爲珠（任臣案三株通作三珠淮南子云三珠樹在其東北方博物志云三珠樹生赤水之上吳淑事類賦見三珠于赤水植五柞於漢宮圖贊曰三珠所生赤水之際翹葉栢竦美壯若彗濯彩丹波自相霞映陶潛讀山海經詩粲粲三珠樹寄生赤水陰亭亭凌風桂八榦共成林吳筠詩安得崑崙山僊塞三珠樹藹種詩謹調重三珠終焉蘐入桂張九齡詩側見雙翠鳥巢在三珠樹李白詩蒼蒼三珠樹王世貞詩赤水三珠樹高士廉集序獲十城之珍搴三珠之樹又唐人號王勃兄弟爲三珠樹皆本此畱青日札云嶺南珠子樹其珠生蚌中蚌生于樹上纍著不解而樹乃生海中石蜑戶斂人往往泅水中鑿石得樹蓋亦珊瑚琅玕樹之類比三珠樹較奇也王崇慶釋義曰皆爲珠謂其葉生如珠非眞有所謂珠也）一曰其爲樹若彗（郭曰如彗星狀）

三苗國在赤水東（任臣案淮南子海外三十六國有三苗民路史作三饒）其爲人相隨（郭曰昔堯以天下讓舜三苗之君非之帝殺之有苗之民叛入南海爲三苗國　任臣案劉會孟云猶陸渾之族遷于伊州尚曰陸渾）一曰三毛國

𢦏國在其東（郭曰音秩亦音替　任臣案國名記云經有巫人𢦏民𢦏民朌姓帝俊後實韻有𢦏國卽此也）其爲人黃能操弓射蛇（郭曰大荒經云此國自然有五穀衣服）一曰𢦏國在三毛東（任臣案圖贊曰不蠶不絲不稼不穡百獸率儛羣鳥推翼是號𢦏民自然衣食）

貫匈國在其東其爲人匈有竅（郭曰尸子曰四方之民有貫匈者有深目者有長肱

者黃帝之德嘗致之異物志曰穿匈之國去其衣則無自然者蓋似效此貫匈人也　任臣案河圖玉版曰防風之一臣以刃自貫其心而死禹哀之乃拔其刃療以不死之草是爲穿匈民然金樓子云帝舜九載貫匈民獻珠鰕竹書黃帝五十九年貫匈氏來賓前此已有其國矣墨子鼈之類八穿匈在其中羸蟲錄云穿胷國在盛海東駱賓王露布反衡穿匈之域襲官帶以來王奇肱儋耳之民奉正朔而請吏）一曰在𢦏國東

交脛國在其東其爲人交脛（郭曰言脚脛曲戾相交所謂雕題交趾者也或作頸其爲人交頸而行也　任臣案淮南子作交股今名交趾東漢書男女同川而浴故曰交趾禮三朝記云北發渠搜南撫交趾范氏桂海虞衡志安南有播流山環數百里如鐵圍不可攀躋中有土國惟一竅可入而甫自室之人物詭怪不與外人通疑此卽古交趾地若今之交趾人百骸與華無異又李氏筆記云交趾人足趾皆重起又張鏡心馭交記引經曰交趾其人交脛與本文異）一曰在穿匈東（任臣案博物志云交趾民在穿胷東沈佺期渡海詩嘗聞交趾郡南與貫匈連）

不死民在其東（任臣案楚辭何所不死長人何守淮南子海外三十六國有不死民又云飲氣之民不死之野卽此也江淹遂古篇云不死之國皆何因兮）其爲人黑色壽不死（郭曰有員邱山上有不死樹食之乃壽亦有赤泉飲之不老　任臣案括地圖曰員邱之山上有赤泉飲之不死博物志云員邱山有不死樹食之乃壽景純遊仙詩圓邱有奇草鍾山出靈液洛陽宮殿簿云明光殿前長生樹二株晉華林園長生樹二株卽不死樹也又廣西柳州產其草亦名不死草周髀算經曰中衡左右冬有不死之草李石續博物志曰支國有活人草人死者將草覆面卽活皆不死樹類圖贊曰有人爰處員邱之上赤泉駐年神木養命稟此遐齡悠悠無竟陶潛讀山海經詩自古皆有沒何人得靈長不死復不老萬歲如平常赤泉給我飲員邱是我糧方與三辰遊壽考豈渠央）一曰在穿匈國東

岐舌國在其東（郭曰其人舌皆岐或云支舌也任臣案淮南子東南方有反舌民注云語不可知而自相曉呂覽云反舌殊鄉之國東京賦重舌之人九譯僉稽首而來王王氏彙苑云反舌之國其人反舌卽此也拾遺記曰因霄之國人舌尖處倒向喉內亦曰兩舌重沓玄覽云軒渠之西其民四舌而三瞳通考謂之三童國亦此類又案物理論舌主心苗火旺于巳巳爲蛇故蛇舌岐南方岐舌之民其亦火旺之象與路史天皇頂嬴而三舌是中國亦有岐舌者圖贊曰鑠金洪鑪灑成萬品造物無私各任所稟歸於曲成是見兆朕）一曰在不死民東

崑崙墟在其東墟四方（郭曰墟山下基也任臣案劉會孟云在烏思藏山）一曰在岐舌東爲墟四方

羿與鑿齒戰於壽華之野羿射殺之（任臣案鴻烈解有鑿齒民卽此高誘云鑿齒獸名齒長三尺其狀如鑿下徹頷下羿射殺之博物志曰羿與鑿齒戰於疇華之野羿持干鑿齒持矛羿殺之路史云堯殊鑿齒于疇華之野戮九嬰於凶水之上疇華卽壽華也青邱記東方澤疇華南方澤凶水圖贊曰鑿齒人類實有傑牙猛越九嬰害過長蛇堯乃命羿斃之壽華金殪琳瑯載昭仁寺碑云殄暴壽華之澤戮凶絕嚮之野本此也）在崑崙墟東羿持弓矢鑿齒持盾（郭曰鑿齒亦人也齒如鑿長五六尺因以名云任臣案宛委餘編引經云鑿齒作楯誤）一曰戈（郭曰未詳任臣案一云鑿齒持戈也）

三首國在其東其爲人一身三首（任臣案抱朴子曰巢居野處獨目三首南華經云有人三頭何琅玕與玕琪子同此類李時珍人傀論人具四肢七竅常理也而荒裔有三首比肩飛頭垂尾之民淮南子云自西南至東南方爲三頭民圖贊曰雖云一氣呼吸異道觀則俱見食則皆飽物形自周造化非巧又博物志載蒙雙民二頭四手亦三首之屬也）一曰在鑿齒東

周饒國在其東其爲人短小冠帶（郭曰其人長三尺穴居能爲機巧有五穀食也）一曰焦僥國在三首東（郭曰外傳云焦僥民長三尺短之至也詩含神霧曰從中州以東西四十萬里得焦僥國人長一尺五寸也任臣案通考云焦僥人長三尺穴居善游鳥獸懼焉其地草木冬落夏生竹書紀年堯二十九載焦僥氏貢沒羽帝王世紀舜時焦僥氏來貢沒羽馬融廣成頌云納焦僥之珍羽謂此也漢明帝時西南國焦僥來貢獻安帝永初中焦僥種類陸類等舉種內附淮南子云焦僥曰炎上林希逸列子注焦僥之尺五諍人之九寸圖贊曰群籟殊吹氣有萬殊大人三丈焦僥尺餘混之一歸此亦僑如又人之短者廣延國人長二尺張伯師長一尺二寸鵠國男女長七寸陳章與齊桓公所言是也鶴民國人長三寸日行千里見窮神秘苑未多國長四寸李子敖長三寸三分黃帝時務光長七寸西京雜記云東都獻短人五寸或云東郡送人長七寸名曰巨靈神異經曰西北荒中有小人長一寸朱衣玄冠較焦僥更異也又案拾遺記遺池國陀移國人皆長三尺壽萬歲後漢書朱儒國人長三四尺洞冥記云勒畢國人長三尺有翼或云三寸朝野僉載云留仇國人長三尺二三寸職方外紀曰歐羅巴西海有小人國高不二尺跨鹿而行鸛鳥嘗欲食之馬端臨云大秦有小人國軀纔三尺耕稼之時懼鸛所食大秦每衛助之北域本末記曰猺比馬行一月爲短人國長者不踰三尺北方呼爲羊胞頭國然則人長三尺不獨焦僥也又焦僥或作僬僥酉陽雜俎云李章武有人腊長三寸餘頭項中骨筋成就是僬僥國人）

長臂國在其東捕魚水中兩手各操一魚（郭曰舊說云其人手下垂至地魏黃初中玄菟太守王頎討高句麗王宮窮追之過沃沮國其東界臨大海近日之所出問其耆老海東復有人否曰常在海中得一布褐身如中人衣兩袖長三尺卽此長臂人衣也任臣案淮南子海外三十六國有脩臂民抱朴子云脩臂交股江淹遂古篇云長臂兩面卽此也牛衷埤雅廣要曰長臂國在海之東其人垂手至地又有長腳

（人常負之入海捕魚又博物志載一布衣從海浮出其身如中國人衣兩袖長二丈朱謀㙔異林云長臂之國臂長丈餘身如中人圖贊曰雙肱三尺體如中人彼曷為者長臂之民脩腳是負捕魚海濱梁簡文帝提樹頌穿胷鏤膺之首短身長臂之師）一曰在焦僥東捕魚海中

狄山帝堯葬于陽（郭曰呂氏春秋曰堯葬穀林今陽城縣西東阿縣城次鄉中赭陽縣湘亭南皆有堯冢　任臣案帝王世紀堯葬濟陰成陽西北四十里是為穀林墨子云堯葬蛩山之陰山陵考云堯陵在東平州王充乃云葬崇山郡國志言濟陰郡成陽縣有堯冢皇覽冢墓記云堯冢在濟陰成陽續述征記云小成陽在陽城西南半里許俗云囚堯城合諸說觀之要以為小成陽者近是餘皆儀墓爾）帝嚳葬于陰（郭曰嚳堯父號高辛今冢在頓邱縣城南臺陰野中也音酷　任臣案山陵雜紀云嚳葬頓邱宜陽山陵考云帝嚳陵在滑縣東北七十里廣輿記大名府清豐縣有秋山帝嚳葬此山之陰圖贊曰聖德廣被物無不懷爰乃殂落封墓表哀異

類猶然况乃華黎）爰有熊羆文虎（郭曰雕虎也尸子曰中黃伯余左執大行之獿而右搏雕虎也）蜼豹（郭曰蜼獼猴類　任臣案爾雅蜼卬鼻而長尾）離朱（郭曰木名也見莊子今圖作赤鳥）視肉（郭曰聚肉形如牛肝有兩目也食之無盡尋復更生如故　任臣案謝肇淛五雜俎曰太平廣記載蕭靜之掘地得物如人手腫而食之甚美過一道士曰此肉芝也江鄰幾雜志云徐積于廬州河次得一小兒手無指攫而棄之亦肉芝也■山視肉蓋此類又案白澤圖物如小兒手無指者名封食之多力本草綱目云海中一種土肉正黑長五寸大如小兒臂有腹無口目有三十足可炙食文獻通考云公孫淵時襄平北市生肉各數尺有頭目口喙無手足而動搖西湖志董表儀撤屋掘土得一肉塊術士云太歲也棄之又飛來地囊形皆視肉類也附記之以廣聞見劉會孟曰視肉猶南方無損獸南華逸篇云人而不學謂之視肉學而不行謂之撮囊李斯云禽鹿視肉人面而能彊行圖贊曰聚肉有眼而無腸胃與彼馬勃頗相髣髴奇在不盡食人薦味）吁咽（郭曰所未詳也）文王皆

葬其所（郭曰今文王墓在長安鄗聚社中按帝王冢墓皆有定處而山海經往往復見之者蓋以聖人久於其位仁化廣及恩洽鳥獸至于殂亾四海若喪考妣無思不哀故絕域殊俗之人聞天子崩各有立坐而祭醊哭位起土為冢是以所在有焉亦猶漢氏諸遠郡國皆有天子廟此其遺象也　任臣案今咸陽縣有周文王陵）一曰湯山一曰爰有熊羆文虎蜼豹離朱鴟久（郭曰鴟久鵂鶹之屬　任臣案鴟久即鵂鶹古字通見字義總畧）視肉虖交（郭曰所未詳也）其范林方三百里（郭曰言林氾濫布衍也　任臣案范氾通）

南方祝融獸身人面乘兩龍（郭曰火神也　任臣案太公金匱南海神名祝融越絕云祝融治南方僕程佐之楚辭九歎云絕廣都以直指兮歷祝融於朱冥相如大人賦祝融驚而蹕御兮清雰氣而後行楊雄河東賦服元冥及祝融史記正義云南方炎帝之佐獸身人面乘兩龍應火正也圖贊曰祝融火神雲駕龍

驂氣御朱明正陽是含祚配炎帝位立于南）

山海經廣注卷之七

仁和吳任臣注

海外西經

海外自西南陬至西北陬者

滅蒙鳥在結匈國北爲鳥青赤尾（任臣案張華博物志結匈有滅蒙鳥）

大運山高三百仞在滅蒙鳥北（任臣案路史注作大連山）

大樂之野夏后啓於此儛九代（郭曰九代馬名儛謂盤作之令儛也　任臣案楊氏補注云盤作之謂舞盤起之令馬舞其上杜詩舞馬更登牀唐世猶有此戲又案蕭子範求昭明集表夏后之風載儛樂野梁簡文頌震樂大野夏有慙德盧柟滄溟賦玩弄乎夏后氏之儛本此）乘兩龍（任臣案王融曲水詩

序夏后兩龍載驅璿臺之上江淹赤虹賦稟傳說之一星乘夏后之兩龍又遂古篇夏開乘龍何因緣兮又效阮籍詩夏后乘兩龍商會在帝臺李商隱九成宮詩雲隨夏后雙龍尾謂此也）雲蓋三層（郭曰層猶重也）左手操翳（郭曰羽葆幢也）右手操環（郭曰玉空邊等爲環）佩玉璜（郭曰半璧曰璜）在大運山北（郭曰歸藏鄭母經曰夏后啓筮御飛龍登于天吉明啓亦仙也　任臣案路史夏啓紀登損扑馬乘驂執壎而聲九辨圖贊曰筮御飛龍果儛九代雲融是揮玉璜是佩對揚帝德稟天靈誨）一曰大遺之野（郭曰大荒云大穆之野）

三身國在夏后啓北一首而三身（任臣案淮南子自西北至西南方有三身民注云三身民一頭三身江淹遂古篇丈夫女子至三身兮玄覽云鑿齒之東其民一首而三身荒史因提紀曰庸成氏實有季子其性喜淫帝放之於西南季子儀馬而產子身人而尾蹄馬是爲三身之國）

一臂國在其北一臂一目一鼻孔有黃馬虎文一目而一手（任臣案淮南子海外三十六國西南方有一臂民呂氏春秋云其肱一臂之鄉爾雅北方有比肩民焉迭食而迭望注云此即半體之人各有一目一鼻孔一臂一脚異域志云半體國其人一目一手一足交州記曰儋耳國東有一臂國人皆一臂也江淹遂古篇一臂人兮本此三才圖會曰一臂國在西海之北半體比肩猶魚鳥相合王融曲水詩序離身反踵之君鑿首貫胸之長離身亦斯類也圖贊曰品物流行以散混沌增不爲多減不爲損厥變難原請尋其本）

奇肱之國（郭曰或作弘奇音羈）在其北其人一臂三目有陰有陽乘文馬（郭曰陰在上陽在下文馬即吉良也）有鳥焉兩頭赤黃色在其旁（郭曰其人善爲機巧以取百禽能作飛車從風遠行湯時得之於豫州界中即壞之不以示人後十年西風至復作遣之　任

臣案河圖括地象曰奇肱氏能爲飛車從風遠行博物志云奇肱國去玉門西四萬里善爲拭扛飛車述異記曰湯時西風吹奇肱人乘車東至豫州界俟十年而風後至使遣歸國冠編亦云成湯十祀遣奇肱氏歸其國沈思永文苑豹來云奇肱氏能爲飛車乘風而飛禹時曾至黃帝祠顏保云儋耳奇肱長股貫胸莫不來賓吳淑風賦云飛車初駭于奇肱曲蓋始因于周武又車賦云然郎則剛金爲悄奇肱則從風以飛玄覽曰奇肱有兩頭之鳥互人有六首之鶴圖贊曰妙哉工巧奇肱之人因風構思制爲飛輪凌頹遂軼帝湯是賓）

形天與帝至此爭神帝斷其首葬之常羊之山乃以乳爲目以臍爲口操干戚以舞（郭曰干盾戚斧也是爲無首之民　任臣案抱朴子謂無首之鶴即此也圖贊曰爭神不勝爲帝所戮遂厥形天臍口乳目仍揮干戚雖化不服形天或作刑天陶詩云精衛銜微木將以填滄海刑天舞干戚猛志故常在亦作形夭段成式諾皐記云形夭與帝爭神帝斷其首葬之常羊山乃以乳爲目臍爲口操干戚而舞焉劉會

（孟曰律阤有天眼形天有天口洪容齋白舊本淵明讀山海經詩刑天無千歲疑上下文義不貫遂取經文參校形天獸名也好啣干戚而舞乃知是形天舞干戚五字皆譌此與臨漢曾紘之說同也而二老堂詩話復云靖節茲題十三篇大槩篇指一事此恐專說精衛填海無千歲之壽而猛志常在化去不悔若并指形天似不相續其辭甚辨而要以曽洪之解爲得之邢凱坦齋通編云天山有神名刑天操干戚而舞不止張氏代醉編曰山海經形天與帝爭神形刑天天四字當再考善本又吳淑事類賦鼓操于之刑大以形天爲刑大更誤矣來斯行黄云晉史莫窺空詑渡河之三豕山經未諳終迷舞戚之刑天謂此又青藤山人路史曰刑天卽渾敦）

女祭女戚在其北居兩水間戚操魚䱉（郭曰鱓魚屬任臣案王會篇鳳人鱓蛆卽組也物性志云䱉似蛇亦善緣樹食藻花語曰䱉則似蛇鰼聞有翼）祭操俎（郭曰肉几任臣案圖贊曰彼妹者子誰氏二女曷爲水間操魚持俎厥儀安在藤羣遊處）

䳋鳥鶬鳥（郭曰次䳋兩音）其

色青黄所經國亡（郭曰此應禍之鳥卽今梟鵂鶹之類任臣案圖贊曰有鳥青黄號曰鶬䳋與妖會合所集會至類則梟鵂厥狀難媚）在女祭北䳋鳥人面居山上（任臣案篇海云䳋鳥鶬鳥别名今云人面似不類）一曰維鳥青鳥黄鳥所集

丈夫國在維鳥北其爲人衣冠帶劍（郭曰殷帝太戊使王孟採藥從西王母至此絶糧不能進食木實衣木皮終身無妻而生二子從形中出其父卽死是爲丈夫民 任臣案玄中記云子從背脇中出王孟一作王英江淹遂古篇丈夫女子徐陵陳公九錫文北泊丈夫之鄉南踰女子之國陳氏吳問云丈夫北極女子南方謂此也淮南子自西北至西南方有丈夫民事物紺珠云丈夫民去玉門關二萬里圖贊曰陰有偏化陽無產理丈夫之國王孟是始感靈所通桑石無子）

女丑之尸生而十日炙殺之（任臣案冠編云羲和爲黄帝日官錫土扶桑扶桑後君生十子皆以日名號十日而九日爲凶號九嬰分扶桑之國爲十用兵不止求實無巳炙殺女丑同惡相濟故曰叢枝胥敍）在丈夫北以右手鄣其面（郭曰蔽面任臣案王世貞沈愓云鼇齒齾齾援攬余兮女丑蒙顱以相疊盧栫放招賦魂兮無西女丑之尸蒙面奇怪指此也圖贊曰十日並熯女丑以斃暴于山阿揮袖自翳彼美誰子逢天之厲）十日居上女丑居山之上

巫咸國在女丑北右手操青蛇左手操赤蛇在登葆山羣巫所從上下也（郭曰採藥往來任臣案國名記巫咸國故巫縣今夔之巫山又陝之夏縣有巫咸山計其道里非此也淮南子云巫咸在其北方董道廣川書跋曰巫咸河在女丑北其神巫咸靈履羅得在祀典世圖其象右手操青蛇左手操赤蛇在保登山羣巫所以上下故安邑有巫咸祠祀之江淹赤虹賦序自非巫咸采藥羣帝上下者皆歛意焉用此圖贊曰群有十巫巫咸所統經枝是搜術藝是綜採藥靈山隨時登降）

并封在巫咸東其狀如彘前後皆有首黑（郭曰今弩弦蛇亦此類也任臣案游氏聽見云西匽陽有鼈封謂之兩頭鹿朱氏騈雅曰鼈封兩首彘也鼈封并封屏蓬似是一物胡應麟三墳補逸曰王會稱區陽以鼈封鼈封者若彘前後有首王伯厚稱注云盛弘之記武陵郡西有獸如鹿前後有頭常以一頭食一頭行然不言名鼈封考以山海經所載并封在巫咸東其狀如彘前後皆有首蓋斯物也任臣又案後漢書雲陽有神鹿兩頭能食毒草華陽國志云此鹿出雲陽南郡熊舍山卽余義也酉陽雜俎云雙頭鹿矢名耶希卽鹿名也張華博物志云荼苜機出永昌郡音荼茂机是兩頭鹿名弘之所記卽此耳圖贊曰龍過無頭并封連載物狀相乖如驥分背數得自通尋之愈閡又史旬云神功元年安國獻兩首犬亦并封類附記之）

女子國在巫咸北兩女子居水周之（郭曰有黄池婦人入浴出卽懷姙矣若生男子三歲輒死周猶遶也離騷曰水周於堂下也 任臣案金樓子云女國有潢池浴之而孕抱朴子云黄池無男）

（穿胷勞戶隋書云女國在葱嶺南職方外紀曰直北方之西有女國曰亞瑪作搦疑即此也梁四公記杰公曰今女國有六北海之東方外之國有女國天女下降爲其君西南域板楯之西有女國女爲人君以貴男爲夫置男爲妾媵昆明東南絕徼之外有女國以猿爲夫生男類父而入山谷晝伏夜遊生女則巢居穴處南海東南有女國舉國惟以鬼爲夫夫致飲食禽獸以養之勃律山之西有女國山出台虺之水女子浴之而有孕其女舉國無夫西海西北有女國以蛇爲夫男則爲蛇不螫人而穴處女則臣妾官長而居宮室唐書西域傳云東女國一曰蘇伐刺拏瞿呾羅國羌別種也西海有女國故稱東別之女主號賓就是西方亦不止一女國也又通考曰扶桑東千里有女國其人容貌端正身體有毛至二三月競入水則姙娠六七月產子埤雅廣要曰女人國與奚部小如者部抵界其國無男每視井即生蓋東女國也非此國贊曰簡狄有吞姜嫄有履女子之國浴於黃水乃娠乃字生男則死）一曰居一門中

軒轅之國在此窮山之際其不壽者八百歲（郭曰其國在山南邊也大荒經曰岷山之南　任臣案博物志西北有軒轅國在窮山之際其不壽者八百歲張衡思玄賦云超軒轅于西海今謂此圖贊曰軒轅之人承天之祐冬不襲衣夏不扇暑猶氣之和家爲彭祖潘之恒黃海云天帝賜算聖人有加焉軒轅之國不壽者八百歲是即以軒轅爲黃帝也未詳是非）在女子國北人面蛇身尾交首上窮山在其北不敢西射畏軒轅之邱（郭曰言敬畏黃帝威靈故不敢向西而射也　任臣案禪通紀有軒轅氏或曰居軒轅之邱以爲名號非是羅泌曰軒轅所迹後人因以名邱非因邱而爲號且其邱在崑崙之下世以爲黃帝之所避風雨者非所居也）在軒轅國北其邱方四蛇相繞（郭曰繚繞樛纏）此諸夭之野（郭曰夭音妖　任臣案博物志作渚沃事類賦作諸沃又篇海引此夭音沃）鸞鳥自歌鳳鳥自舞鳳凰卵民食之甘露

民飲之所欲自從也（郭曰言滋味無所不有所願得自在此謂夭野也　任臣案博物志軒轅國鸞自舞民食鳳卵飲甘露述異記云海中有軒邱鸞自歌鳳自舞古云天帝樂也昭明太子七召云拾卵鳳巢剖胎豹約李氏演連珠云渚沃之野食鳳卵而弃餘崔融賀甘露表嘗之則甘似降軒轅之國俱本此又吳淑露賦亭遐壽于搖山注引經云諸沃之山搖山之民甘露是飲不壽者八百歲與今本畧異）百獸相與羣居在四蛇北其人兩手操卵食之兩鳥居前導之龍魚陵居在其北狀如狸（郭曰或曰龍魚似狸一角　任臣案淮南子硥魚在其南即此張衡思玄賦云跨汪氏之龍魚景純江賦云龍鯉一角奇鶬九頭又云或虎狀龍顏吳淑魚賦云陵處亦驚于龍鯉劉賡稽瑞錄云具區文蠡陵居角鯉駢志云龍魚陵居皆指此也又成陽靈臺碑有龍魚鬿亦斯魚也見洪适漢隸釋又文選注事類賦注引經通作龍鯉）一曰鰕（郭曰音遐　任臣案虞荔鼎錄曰宋文帝得鰕魚遂作鼎

曰鰕魚四足又爾雅鯢大者亦謂之鰕皆同名異物）即有神聖乘此以行九野（郭曰九域之野　任臣案括地圖曰龍魚一名鰕魚狀如龍而有神聖乘此而行九野高誘淮南注硥魚如鯉魚有神靈者乘行九野圖贊曰龍魚一角似狸處陵候時而出神聖攸乘飛騖九域乘雲上昇楊慎異魚贊曰龍魚之川在沂之東河圖授羲實此出焉神行九野如馬行天）一曰鱉魚在夭野北其爲魚也如鯉白民之國在龍魚北（任臣案呂氏春秋注白民之國在海外極南淮南子自西北至西南方有白民注云白民白身天寶軍錄云門南鹿山連接不知幾千里裸人所居白民之後也刺其胷前作花以爲美飾路史白民進藥獸黃帝嗣顓解云師白民藥獸而知醫劉鳳雜俎曰赤頸白民謂此也又大荒東經亦有白民國計其道里疑爲二國又雲南通志云白飯王之後仁果居白崖爲白人之國亦非此也）白身被髮（郭曰言其人體洞白　任臣案淵鑑錄云白民國人白如玉國中無五穀惟種玉食之疑即白民）有乘黃其狀

如狐其背上有角乘之壽三千歲（郭曰周書曰白民乘黃似狐背上有兩角即[illegible]黃也淮南子曰天下有道飛黃伏皂　任臣案博物志白民國有乘黃乘之壽三千歲稽瑞錄云成王時白民獻乘黃游氏應見曰乘黃一名訾黃龍翼馬身黃帝乘之而仙漢武欲得之郊祀歌曰訾黃何不徠下文選赭白馬賦帝陟位飛黃伏皂輟耕錄云軒轅獲飛黃而獨角高誘淮南注云飛黃出西方狀如乘背上有角乘之壽三千歲宋符瑞志舜時地出乘黃之馬李長吉詩暫綦騰黃馬吳正子注云騰黃神黃也一曰狐黃飛黃或作古黃翠黃狀如狐背有兩角乘之壽千歲抱朴子云騰黃之馬吉光之獸皆壽三千歲即斯獸也圖贊曰飛黃奇駿乘之難老揣角輕騫忽若龍矯實鑒有德乃集厥皁）

肅愼之國在白民北（任臣案淮南子海外三十六國有肅愼民）有樹名曰雄（郭曰或作雒）常先入代帝於此取之（郭曰其俗無衣服中國有聖帝代立者則此木生皮可衣也　任臣案異物彙苑云雒常木無皮出肅愼之國聖人在位則木生皮可爲衣其國東朝中國成王時一生晉書列傳云肅愼有樹名曰雒常若中國有聖帝代立則其木生皮可衣周武王及成王時遣使入貢事物紺珠云雒常出肅愼談薈云挹婁國雒常樹其皮可衣顧野王進玉篇啓取衣雒樹則肅愼識受命之興平波海水則越裳知聖人之德埤雅曰雒常之皮可衣吉貝之花可績稽瑞錄云男戶潤達肅愼雒常圖贊曰青質赤尾號曰滅蒙大運之山百仞三重雄常之樹應德而通又朱謀瑋異林作雒棠樹）

長股之國在雄常北被髮（郭曰國在赤水東也長臂人身如中人而臂長二丈以類推之則此人腳過三丈矣黃帝時至或曰長腳人常負長臂人入海中捕魚也　任臣案竹書紀年黃帝五十九年長股氏來賓穆天子傳天子乃封長肱於黑水之西河是曰畱骨之邦即長股也淮南子海外三十六國有修股民又氾論訓曰奇肱修股之民是非各異習俗相反江淹遂古篇云長股深目豈君臣兮埤雅廣要云長腳人與長臂國相連）

一曰長腳（郭曰或曰有喬國今伎家喬人蓋象此身　任臣案喬人雙木續足之戲今曰躧蹻）

西方蓐收左耳有蛇乘兩龍（郭曰金神也人面虎爪白毛執鉞見外傳　任臣案月令秋月其神蓐收明義云少皞金天氏其子該爲蓐收也左傳金正曰蓐收楚辭遠遊云鳳凰翼其承旂兮遇蓐收乎西皇柳子晉問云出太白徵蓐收宣爰子云召蓐收以奔屬兮騶威虛迴踆烏國語號公所夢史嚚所對均此神也圖贊曰蓐收金神白毛虎爪珥蛇執鉞專司無道立號西阿恭行天討）

山海經廣注卷之七終

山海經廣注卷之八

仁和吳任臣注

海外北經

海外自東北陬至西北陬者

無䏿之國（郭曰音啓或作綮任臣案一名無啓又名無繼淮南墬形訓海外三十六國西北方有無繼民）在長股東爲人無䏿（郭曰䏿肥腸也其人穴居食土無男女死即埋之其心不朽死百廿歲乃復更生任臣案博物志無啓民居穴食土死埋之其心不朽百年還化爲人酉陽雜俎曰無啓人食土其人死其心不朽埋之百年化爲人錄民膝不朽埋之百二十年化爲人細民肝不朽埋之八年化爲人抱朴子云乘雲壂產之國肝心不朽之民盧柟蟥蠑集云登巫咸歷無䏿劉鳳雜俎云無䏿無骨者此也圖贊曰萬物相傳非子則根無䏿因心構肉生魂所以能然尊形者存又三才圖會云三蠻國民食土死者埋之心肺肝皆不朽百年復化爲人與無䏿國相類）

鍾山之神（任臣案十洲記曰北海外有鍾山自生千芝及神草又云鍾山在北海子地仙家數十萬耕田種芝草課計頃畝酉陽雜俎云仙藥有鍾山白膠魯女生列傳曰鍾山之棗其大如餅景純遊仙詩鍾山出靈液注云北海外山即此山也）名曰燭陰（郭曰燭龍也是燭九陰因名云任臣案盧柟泰宇賦前引壽華後蟠燭陰）視爲晝瞑爲夜吹爲冬呼爲夏不飲不食不息息爲風（郭曰息氣息也）身長千里在無䏿之東其爲物人面蛇身赤色居鍾山下（郭曰淮南子曰龍身一足任臣案括地圖曰鍾山之神名曰燭龍視爲晝眠爲夜吹爲冬呼爲夏息爲風楚辭日安不到燭龍何照王逸注云天之西北有幽冥無日之國有龍銜燭而照之柳宗元天對曰儵龍旦燎爰北其首九陰極冥厥朔以炳煬萬里解云旦燎謂銜燭也盧柟放招賦軼鍾山之幽冥兮令照之以燭龍龍池賦蔚兮御燭照鍾山之野圖贊曰天缺西北龍御火精炁爲寒暑眼作昏明身長千里可謂至神張憲燭龍行云蛇身人面髮如猪蝍珠光吐照天下指此也）

一目國在其東一目中其面而居一曰有手足（任臣案淮南子海外三十六國有一目民抱朴子所謂獨目也事物紺珠云西北一目少廣爲一八紘之地在八埏外三才圖會曰一目國在北海外其人一目當其面而手足皆具圖贊曰蒼四不多此一不少于野冥瞽洞見無表形遊逆旅所貴維眇今亞細亞之西北歐羅巴之東有一目國見兩儀支覽圖）

柔利國在一目東爲人一手一足反膝曲足居上（郭曰一脚一手反卷曲也任臣案博物志于利國人一手二足拳反曲與此國類第云二足疑非此也淮南子海外三十六國有

柔利民異林云柔利國其人曲膝向前一手一足三才圖會云柔利國國人曲膝一手一足圖贊曰柔利之人曲脚反肘于求之容方此無醜所貴者神形于何有）一云留利之國人足反折

共工之臣曰相柳氏（郭曰共工霸九州者）九首以食于九山（郭曰頭各自食一山之物言貪暴難厭任臣案相柳蛇蠻子三才圖會俱作相抑先是共工姜之異爲太昊黑龍氏主水職共工龔子康回藪黑龍氏亦曰共工太昊崩女媧立以上相不下女主伯九有而朝同列皆黑帝補以相抑竊保冀方亦作相繇見張揖廣雅及大荒經圖贊曰共工之臣號曰相柳稟此奇表蛇身九首恃力桀暴終禽夏后又案神九首者相柳之外九鳳九首本夫九首駱賓王露布云雄虺九頭蓋謂此也）相柳之所抵厥爲澤谿（郭曰抵觸厥掘也音撅）禹殺相柳其血腥不可以樹五穀種禹厥之三仞三沮（郭曰掘塞之而土三沮滔言其血膏浸潤壞地任臣案陳一中曰共工夾輔太昊太昊

（在位則相抑爲陪臣太昊既陟則相抑於共工君臣之分既定義不可絕嗣主縱無道死所事以報先君人臣之義也彼各爲其主精英未泯死化九首之虺所牴爲淵澤水蓄憤戾之氣理不盡無故禹不得不殺一曰禹戮之虺非眞相抑氏杜宇蛇蜒是也王世貞詩相抑食九州膏血瀰川羝本此）乃以爲衆帝之臺（郭曰言地潤濕唯可積土以爲臺觀）在崑崙之北（郭曰此崑崙山在海外者）柔利之東相柳者九首人面蛇身而青不敢北射畏共工之臺臺在其東臺四方隅有一蛇虎色首衝南方（郭曰衝猶向　任臣案楊愼補注云首衝南方者迺鼎上所鑄之象虎色者蛇斑如虎蓋鼎上之象又以彩色點染別之）深目國在其東爲人舉一手一目（郭曰一作曰）在共工臺東（任臣案淮南子自東北至西北方有深目民路史曰北海深目之國盼姓沉南地冠編云黃帝五十九歷貫匈長股深目儋耳莫不來賓圖贊曰深目類[redacted]但[redacted]絕縮軒轅道降欵塞歸服穿胷長脚同會異族）無腸之國在深目東（郭曰一作南）其爲人長而無腸（郭曰爲人長大腹內無腸所食之物直通過　任臣案淮南子自東北至西北方有無腸民路史云無腸蜚頭厭火流鬼圖贊曰無腸之人厭體維洞心實靈府餘悶外用得一自全理無不共埤雅廣要作無腹國）聶耳之國在無腸國東使兩文虎爲人兩手聶其耳（郭曰言耳長行則以手攝持之也聶諾夾反　任臣案牛衷埤雅廣要云聶耳在無腹東其人虎文兩手聶耳而行耳長及[illegible]行則手捧之朱謀瑋異林云聶耳之國耳垂至腰兩手捧耳而行圖贊曰聶耳之國海渚是縣雕虎斯使奇物畢見彩有佰須手不離面長源鬱氏曰四海之下半體聶耳縣即此又大耳國人以一耳爲席一耳爲衾較此更奇也）居海水中（郭曰縣猶邑也）及水所出入奇物（郭曰言盡規有之）兩虎在其東

夸父與日逐走入日（郭曰言及日於將入也逐音冑　任臣案列子夸父不量力欲追日影逐之於隅谷之際林注云夸父龍伯之類鴻烈解夸父在其比方又曰臣雷公役夸父注云夸父神獸也廣輿記云今涇州有振履堆相傳夸父逐日振履于此歲華紀麗日類云逐有夸父逆有秦皇吳國倫集北山愚公東海夸父續騷經云擔飛輿以夸父兮徐吾起而爲助冠編云句龍生垂及信信生夸父又蜀犓井碑成湯自上而臨下夸父處中而見受疑謂此人）渴欲得飲飲於河渭（任臣案何遜夢渴賦云舞夸父于渭上）河渭不足北飲大澤（任臣案王勃九成宮頌前雄逐日夸父斷洪河之流盧柟蠛蠓集飲夸父於後遂本此）未至道渴而死棄其杖化爲鄧林（郭曰夸父者蓋神人之名也其能及日景而傾河渭豈以走飲哉寄周於走飲耳幾乎不疾而速不行而至者矣此以一體爲萬殊存亾代謝寄鄧林而避形惡得尋其靈化哉　任臣案淮南子夸父棄其策是爲鄧林博物志云海水西夸父與日相逐棄其策杖化爲鄧林阮籍詠懷詩夏后乘靈輿夸父爲鄧林江淹遂古篇夸父鄧林義亦艱兮庾信竹林賦一傳大夏空成鄧林又羽調曲羣材既聚故能成鄧林詩品云篇章之珠澤文彩之鄧林李邕日賦夸父棄策崩走何益初學記云夸父棄杖魯陽揮戈晉書云鄧林之一枝崑山之片玉後周書云梗楠幹于鄧林駱賓王露布鄧林萬里交影甘泉之樹楊炯渾天賦夸父棄策無以方其駿奔李白大獵賦大章按步以徃來夸父振策而奔走文苑英華云畢沃焦於尺土微鄧林以秋毫吳淑日賦棄杖復問於夸父又杖賦棄鄧林而自茂盧柟賦慨夸父之鄧林吊燭龍於崑崙皆指此也又襄州南鄙林山亦名鄧林是古鄧祁侯國荀子云鄧地之山林是也非北圖贊曰神哉夸父難以理尋傾沙逐日遯形鄧林觸類而化應無常心陶潛讀山海經詩夸父誕宏志乃與日競走俱至虞淵下似若無勝負神力既殊妙傾河焉足有餘迹寄鄧林功竟在身後）博父國在聶耳東其爲人大右手操青蛇左手操黃蛇鄧

林在其東二樹木一曰慱父禹所積石之山在其東河水所入（郭曰河出崑崙而潛行地下至葱嶺復出注盬澤從盬澤復行南出於此山而爲中國河遂注海也書曰導河積石言時有壅塞故導利以通之）

拘纓之國在其東一手把纓（郭曰言其人常以一手持冠纓也或曰纓宜作癭 任臣案淮南子作句嬰民注云讀爲九嬰劉氏類山云跂踵句癭是爲海外三十六國句癭即拘纓也）一曰利纓之國尋木長千里在拘纓南生河上西北（任臣案尋木即穆天子傳姑繇之木之類也郭璞游仙詩縱酒濛汜濱結駕尋木末成公綏詩扶桑高萬仞尋木長千里圖贊曰渺渺尋木生于河邊竦枝千里上于雲天垂陰四極下蓋虞淵又李善文選注引此作櫄木）

跂踵國在拘纓東（郭曰跂音企）其爲人大兩足亦大（郭曰其人行腳跟不着地也孝經鉤命訣曰焦僥跂踵重譯款塞也 任臣案淮南子自東北至西北方有跂踵民注云跂踵踵不至地以五指行竹書紀年夏帝癸二年跂踵民來賓呂氏春秋云禁染于羊辛跂踵即此國人也李巡爾雅注曰蠻類有八天竺咳首焦僥跂踵穿胷儋耳狗軹旁春論衡曰周時若穿胷儋耳焦僥跂踵之輩不能三千江淹遂古篇跂踵交脛與羽民兮又墨子禮記疏古音餘俱作跂踵圖贊曰厥形雖大斯腳則企跳步雀踊踵不閡地應德而臻款塞歸義）一曰大踵

歐絲之野在大踵東一女子跪據樹歐絲（郭曰言噉桑而吐絲蓋蠶類也 任臣案博物志曰嘔絲之野有女子方跪據樹而嘔絲此海外也太平廣記曰歐絲之野女子據樹嘔絲楊慎補注云世傳絲神爲女子謂之馬頭娘後漢志曰蛇蠶蓋此類也圖贊云女子鮫人體近蠶蚌出珠匪甲吐絲匪蛹化出無方物豈有種梁蕭恪進世祖歲野蠶自績何謝歐絲白氏六帖云跪樹歐絲生桑得繭吳淑絲賦云或吐之而成錦或歐之而跪樹談薈云織綃之鮫人泣珠據樹之女子歐絲本此又因祇園女子內五色絲口中則成文錦流紉見女子亦吐絲織成氷紈與斯類）三桑無枝在歐絲東其木長百仞無枝（郭曰言皆長百仞也 任臣案淮南子云和邱在其東北阪三桑無枝在其西吳淑桑賦圓邱傳北海之名謂三桑也）

范林方三百里在三桑東洲環其下（郭曰洲水中可居者環繞也）

務隅之山帝顓頊葬于陽（郭曰顓頊號爲高陽冢今在濮陽故帝邱也一曰頓邱縣城門外廣陽里中 任臣案冠編云顓頊葬廣陽里務隅之陽劉會孟曰此招魂葬衣冠之所非濮陽帝邱也）九嬪葬于陰（郭曰嬪婦）一曰爰有熊羆文虎離朱鴟久視肉（任臣案王氏釋義曰離朱而下皆異物或以爲殉葬之具）

平邱在三桑東爰有遺玉（郭曰遺玉玉石 任臣案遺玉即瑿玉松枝千年爲伏苓又千年爲琥珀又千年爲瑿字書云瑿遺玉也是其解也高昌人名爲木瑿謂玄玉爲石瑿梁四公記云交河之間平磧中掘地深一丈下有瑿珀此瑿玉耳徐氏謇修賦云按子轡于平丘兮弄遺玉于三桑謂此也）青鳥視肉楊柳甘柤（郭曰其樹枝幹皆赤黃花白葉黑實 呂氏春秋曰其山之東有甘柤焉音如柤梨之柤）甘華（郭曰亦赤枝幹黃華 任臣案楊慎補注云甘華即积稍一云木賓俗云蜜瓜）百果所生（任臣案淮南子平邱作華邱青鳥作青馬楊柳作楊桃甘柤作甘櫨與經文大同小異）有兩山夾上谷二大邱居中名曰平邱（任臣案圖贊曰兩山之間邱號曰平爰有遺玉駿馬雜青視肉甘華百果所生）

北海內有獸其狀如馬名曰騊駼（郭曰陶塗兩音見爾雅 任臣案字林云北方

（良馬也一名野馬王會解成王時禺氏來獻騊駼又伊尹四方令正北以野馬騊駼爲獻史記北域奇畜則騊駼郝曷爾雅疏騊駼幽隱之獸有明王在位則至熊氏瑞應圖云王者德感則騊駼至孫氏瑞應圖曰有賢王則騊駼來爲時辟除災害劉賡稽瑞錄云騶邪解豸除害騊駼張揖監牧頌舉其神異則騊駼騕褭乘黃玆白顏氏漢書注云匈奴國出此馬因以爲名圖贊曰騊駼野駿產自北域交頸相摩分背翹陸雖有孫陽終不能服駼宋書作駼張萱彙雅曰駼又獸名狀如黃牛虎文共此）有獸焉其名曰駮狀如白馬鋸牙食虎豹（郭曰周書曰義渠玆白玆白若白馬鋸牙食虎豹按此二說與爾雅同　任臣案說苑師曠云鵔鸃食豹豹食駮駮食虎又獸之食虎豹者復有渠搜鼩鼠毅青腰後猊　耳虎鷹渠搜即鼩犬一名露犬穀一名黃腰）有素獸焉狀如馬名曰蛩蛩（郭曰即蛩蛩鉅虛也一走百里見穆天子傳音邛　任臣案爾雅翼云蛩鼠前而兔後趨則頓走則顛故常與邛邛距虛比爲邛邛距虛齧甘草即有難邛邛距虛負之號比肩獸

兗委餘編云東有魚比目曰鰈南有鳥比翼曰鶼西有獸比肩曰邛邛距虛玄覽曰東海之鰈比目而後達北方之獲更食更視而後飽西方之蹷得蛩蛩距虛而後行南方之鶼比翼而後舉王會篇獨鹿國獻蛩蛩距虛瑞應圖云比肩獸王者德及幽隱則至劉孝標序蛩蛩之謀止于善草則周周之計刋在銜翼圖贊曰蹷與岠虛乍兔乍鼠長短相濟彼我俱舉有若自然同心共膂相如子虛賦蹵蛩蛩轔距虛張揖注云蛩蛩青獸狀如馬距虛似蠃而小李善章句云蛩蛩即距虛變文互言耳是邛邛距虛爲一獸也）有青獸焉狀如虎名曰羅羅（任臣案駮雅曰青虎謂之羅羅今雲南蠻人呼虎亦爲羅羅見天中記）北方禺彊人面鳥身珥兩青蛇踐兩青蛇（郭曰字玄冥水神也莊周曰禺彊立于北極一曰禺京一本云北方禺彊黑身手足乘兩龍　任臣案太公金匱北海神名玄冥越絕云玄冥治北方白辨佐之五嶽眞形圖云北海神名帳餘里又名禺彊江淹遂古篇北極禺彊爲常存分圖贊曰禺彊水神面色鬒黑乘龍踐蛇凌雲附翼靈一玄冥立于北極）

山海經廣注卷之八終

山海經廣注卷之九

仁和吳任臣注

海外東經

海外自東南陬至東北陬者䃴邱（郭曰音嗟或作髮 任臣案續文獻通考引此作差邱盧柟滄溟賦云偃蹇䃴邱弭節甘淵）爰有遺玉青馬視肉楊柳甘柤甘華（任臣案亶爰集云鶡甘華于䃴邱）甘果所生在東海兩山夾邱上有樹木一曰䃴丘一曰百果所在在堯葬東

大人國在其北為人大坐而削船（任臣案淮南子云自碣石山過朝鮮貫大人之國注曰朝鮮樂浪縣大人國在其東博物志曰大人國其人孕三十六年生白頭其兒則長大能乘雲而不能走蓋龍類去會稽四萬六千里劉會孟云黎淵升巨人之臺古有此國太平廣記曰新羅國東與長人國接身三丈鋸牙鉤爪不火食或謂即此也）一曰在䃴邱北（任臣案一本作瑳邱北）

奢比（任臣三才圖會作奢比）之尸在其北（郭曰亦神名也 任臣案奢比黃帝七輔之一冠編云黃帝友奢比友地典路史奢比辯乎東以為士師是也國名記有奢比國盧柟滄溟賦云獻奢比游無垠）獸身人面大耳珥兩青蛇（郭曰珥以蛇貫耳也音鉤餌之餌 任臣案釋義曰青蛇以象木也類也）一曰肝榆之尸在大人北（任臣案釋義曰既曰奢比又曰肝榆肝亦木屬盧柟放招賦云左陰肝榆右儀鄧林謂此也）

君子國在其北衣冠帶劍食獸使二大虎在旁其人好讓不爭（任臣案淮南子云東方有君子之邱注曰東方木德仁故有君子之國其人衣冠帶劍食獸使二文虎也天老曰鳳五色備舉出于君子之國京房亦云鳳皇高丈二出于東方君子之國博物志云君子國好禮讓不爭土千里民多疾故人不蕃息好讓故為君子國後漢書列傳東方曰天性柔順日以道御至有君子不死之國焉盧陵羅氏曰北方有不釋之氷南方有不死之草東方有君子之域西方有殘刑之尸圖贊曰東方氣仁國有君子薰華是食雕虎是使雅好禮讓委蛇論理）有薰（郭曰或作堇 任臣案一本作堇誤）華草朝生夕死（任臣案爾雅椵木槿櫬木槿逸書云仲夏之月木槿榮詩云顏如蕣華即堇也本草謂之朝開暮落花薰為堇之譌無疑博物志亦云多薰華之草似猶緣此誤也）一曰在肝榆之尸北

䖝䖝在其北（郭曰音虹 任臣案古音畧云䖝音臬義與霓蜺留同又案漢天文志抱珥䖝蜺則䖝虹古字通也）各有兩首（郭曰虹螮蝀也 任臣案春秋運斗樞樞星散為虹蜺河圖曰鎮星散為虹蜺又吐金化玉所見不一是䖝䖝亦豐隆列缺類也）一曰在君子國北

朝陽之谷（任臣案江淹賦朝陽之谷巃嵸之泉）神曰天吳（任臣案天吳水伯名嵇康琴賦天吳踊躍於重淵木華海賦天吳乍見而髣髴庾闡詩天吳歸靈鼇將駕奔宵冥謝靈運詩川石時安流天吳靜不發王勃乾元殿頌序控風伯予詞林詔天吳于筆海沈雲卿詩飈颺榮海若霹靂耿天吳李賀浩歌云帝遣天吳移海水亶爰子云天吳吸重溟龍鰐來侁侁王世貞沈愷云天吳紛附其末下談藪曰李天吳常誦杜天吳紫鳳之句顧坐客云吳音華見山海經未知復見何書王仲行對云後漢書戴就被收獄吏燒鋘斧使就挾之注引何承天纂文鋘音華又詩不吳不敖不吳不楊亦皆音譁據此則天吳从華音矣）是為水伯在䖝䖝北兩水間其為獸也八首人面八足八尾皆青黃（郭曰大荒東經云十尾 任臣案圖贊云耽耽水伯號曰谷神八頭十尾人面虎身龍據兩川威無不震郁離子曰天吳八首八足而相抑九

（頭實佚之葢指此也）

青丘國在其北（郭曰其人食五穀衣絲帛　任臣案抱朴子云黃帝東至青邱過風山見紫府先生授以三皇內文呂覽云禹至鳥谷青邱之鄉王會注青邱海東地名服虔曰青邱國在海東三百里相如賦云秋田乎青邱彷徨乎海外梁元帝職貢圖序虔青邱而跨丹穴庾信羽調曲青邱還擾國丹穴更巢梧王勃爲趙長史表西窮赤水之源東究青邱之境又乾元殿頌青邱畫野不踰征賦之鄉顧起元壯遊賦左挈青邱獵右聘白雲鄉宋史天文志青邱七星在軫東南海東之國號也）其狐四足九尾一曰在朝陽北（郭曰汲郡竹書曰栢杼子征于東海及王壽得一狐九尾即此類也　任臣案瑞應圖九尾狐六合一同則見文王時東方歸之呂氏春秋云禹行塗山乃有白狐九尾造於禹塗山人歌曰綏綏白狐九尾龐龐成王時青邱貢九尾狐見逸周書圖讚曰青邱奇獸九尾之狐有道翔見出則銜書作瑞周文以摽靈符）

帝命竪亥（郭曰竪亥健行人　任臣案羅泌作竪核吳越春秋作孺亥曰禹使大章步東西孺亥度南北玉海云章亥所步禹契所書顧起元帝京賦測宵之圭步以竪亥王氏釋義曰此所謂帝或當爲禹天豈有命竪亥步地之理又黃帝臣亦名竪亥路史黃帝使竪亥通道路非此）步自東極至于西極五億十選（郭曰選萬也　任臣案楊氏補注云選與萬古音相通遂借其字）九千八百步（任臣案淮南子云禹乃使大章步自東極至於西極二億三萬三千五百里七十五步使竪步自北極至於南極二億三萬三千五百里七十五步）竪亥右手把算左手指青邱北（任臣案楊慎云右手把算左手指青邱亦言籌象也盧柟滄溟賦云便旋竪亥之蒲謂此圖讚曰禹命竪亥青邱之北東盡泰遠西窮郊國步履宇宙以明靈德）一曰禹令竪亥一曰五億十萬九千八百步（郭曰詩含神霧曰天地東西二億三萬三千里南北二億一千五百里天地相去一億五萬里　任臣案春秋命歷序曰有神

人始立地形甄度四海遠近所至東西九十萬里南北八十一萬里天文錄曰天地廣南北二億三萬三千五百里七十五步東西短減四步呂氏春秋云四極之內東西五億有九萬七千里南北亦五億九萬七千里括地象曰八極之廣東西二億三萬三千里南北二億三萬一千五百里張衡靈憲經云八極之維徑二億三萬二千三百里南北則短減千里東西則廣增千里言人人殊由鳥迹人迹之曲直不同古今之里法步法不一也）

黑齒國在其北（郭曰東　傳曰倭國東四十餘里有裸國裸國東南有黑齒國船行一年可至也異物志云西屠染齒亦以放此人　任臣案呂氏春秋禹東至黑齒之國淮南子自東南至東北有黑齒民又云堯立西教沃民東至黑齒木華海賦云或汎汎悠悠於黑齒之邦江淹遂古篇其外黑齒次裸民兮後漢書云自倭東南至黑齒國三國志云去女王四千餘里黑齒國復在其東南柳子招海賈文黑齒齾齴鱗文肌木吏言漢東道黑齒皆此也又屠移在海外以草染齒亦號黑齒王會篇黑齒白鹿白馬伊尹四方令云正西漆齒左思吳都賦儋耳黑齒之長管于雕題黑齒南土志黑齒蠻在永昌關南以漆漆其齒見人以此爲飾寢食則去之百濟西部有黑齒氏唐黑齒常之其種族也非此國）爲人黑食稻啖蛇一赤一青（郭曰一作一青蛇）在其旁一曰在竪亥北爲人黑首食稻使蛇其一蛇赤下有湯谷（郭曰谷中水熱也）湯谷上有扶桑（郭曰扶桑木也　任臣案兩幹同根相爲依倚故名扶桑猶之扶荔扶竹扶筍皆取斯義神異經云東方有樹焉高八十丈敷張自輔葉長一丈廣六尺名曰扶桑椹長三尺五寸十洲記曰扶桑在東海之東岸一萬里碧海之中樹長數千丈大二千圍今南中有佛桑亦名扶桑非此也又宋戴埴鼠璞曰離騷云飲馬咸池揔轡扶桑東京賦登天光於扶桑謝莊月賦擅扶桑於東沼張衡思玄賦憑雲遐逝夕宿扶桑楊炯渾天賦扶桑臨於大海淮南子曰日出陽谷拂於扶桑注云東方之野山海經曰暘谷有扶桑十日所浴如此則扶桑在泬寥之表及觀南齊扶桑傳沙門慧深來說云扶桑在大漢東二萬里土多扶桑

（木葉似桐初生如筍國人食之實如梨績其皮爲布綿及紙其地乃在中國東或謂日出扶桑以日自東方出耳猶倭自謂日出處天子也山海經多誕不足爲據也其言甚辨附記之）十日所浴（任臣案楚辭十日代出流金爍石唐董思恭詩滄海十枝暉玄圃重輪慶謂此路史徐論云天有十日居於暘谷次以甲乙迭運中土君有失道則兩日並鬬三日出爭以至十日並出大亂之道）在黑齒北居水中有大木九日居下枝（任臣案仲長統傳云九陽代燭卽此）一日居上枝（郭曰莊周云昔者十日並出草木焦枯淮南子亦云堯乃令羿射十日中其九日日中烏盡死離騷所謂羿焉畢日烏焉落羽者也歸藏鄭母經云昔者羿善射畢十日果畢之汲郡竹書曰胤甲卽位居西河有妖孽十日並出明此自然之異有自來矣傳曰天有十日日之數十此云九日居下枝一日居上枝大荒經又曰一日方至一日方出明天地雖有十日自使以次第迭出運照而今俱見爲天下妖災故羿禀堯之命洞其精誠仰天控弦而九日潛退也假令器用可以激水烈火精感可以降霜回景然則羿之鑠明離而斃陽烏未足爲難也若搜之常情則無理矣然推之以數則無往不通達觀之客宜領其玄致歸之冥會則逸義無滯言奇不廢矣　任臣案羅長源陳一中諸子以十日爲扶桑君十子九日爲凶號曰九嬰羿所射者謂此十日也今觀經文所載景純所注似南華鴻寶之言果不誣者理有或然存而不論圖贊曰十日並出草木焦枯羿乃控弦仰落陽烏可謂洞感天人驗符王充論衡曰日者大火也察火在地一氣也地無十火天安得十日然則所謂十日者殆更自有他物光質如日之狀居湯谷中水時緣據扶桑禹益見之則紀十日天地之間物氣相類其實非者多海外西南有珠樹焉察之是珠然非魚中之珠也夫十日之日猶珠樹之珠也珠樹似珠非眞珠十日似日非實日也淮南見山海經則虛言眞人燭十日妄紀堯時十日並出且日火也湯谷水也水火相賊則十日浴於湯谷當滅敗焉火燃木扶桑木也十日處其上宜燋枯焉今浴湯谷而光不滅登扶桑而枝不燋不枯與今日出同不驗於五行故知十日非眞日也）雨師妾在其北（郭曰雨師謂屏翳也　任臣案雨師遁甲開山圖作宋翥又云雲師似蠶雨師似蝙雲笈七籤云雨師名馮修號曰樹德搜神記曰雨師畢星也一曰號屏一曰玄冥事物別名云雨師名陳華夫列仙傳曰赤松子神農時雨師金樓子云虞吏虎也雨師龍也雨師蓋龍伯癡龍之類楊愼補注曰雨師有妾如姮娥織女宓妃等耳焦贛易林亦云雨師娶婦要皆寓言也）其爲人黑兩手各操一蛇左耳有青蛇右耳有赤蛇一曰在十日北爲人黑身人面各操一龜

玄股之國在其北（郭曰髀以下盡黑故云　任臣案楚辭黑水玄趾周氏注云玄股之國是也淮南子海外三十六國有玄股民高誘注曰玄股其股黑兩鳥夾之盧稍滄溟賦畧玄股兼離耳延離題覽黑齒）其爲人衣魚（郭曰以魚皮爲衣）食鷗（郭曰水鳥也音憂　任臣案楊愼補注曰鷗卽鷗衣魚食鷗蓋水中國也均藻云玄股之國衣魚食鷗）使兩鳥夾之一曰在雨師妾北

毛民之國在其北爲人身生毛（郭曰今去臨海郡東南二千里有毛人在大海洲島上爲人短小面體盡有毛如猪能穴居無衣服晉永嘉四年吳郡司鹽都尉戴逢在海邊得一船上有男女四人狀皆如此言語不通送詣丞相府未至道死惟有一人在上賜之婦生子出入市井漸曉人語自說其所在是毛民也大荒經云毛民食黍者是矣　任臣案職方外紀南亞墨利加之南爲智加人遍體生毛洞冥記云泥離國人長四尺自乳以下有靈毛自蔽又烏蘇國其人三爪號三爪繼身生長毛皆毛民類也神異經八荒之中有毛人曰髯麗異苑云吳孫皓時臨海得毛人淮南子東北方有毛民注云體半生毛若矢鏃羅泌國名記作毿民圖贊曰牢悲海鳥西子駭麋或貴穴倮或尊裳衣物我相傾孰了是非王充論衡曰海外三十五國有毛民羽民毛羽之民土形所出非言爲道身生毛羽也）一曰在玄股北

勞民國在其北其爲人黑（郭曰食果草實也有一鳥兩頭　任臣案淮南子海外三十六

（國自東南至東北方有勞民注云勞民躁擾不定圖贊曰陽谷之山國號黑齒兩師之妾以蛇挂耳玄人食驅勞民黑趾）或曰教民一曰在毛民北爲人面目手足盡黑

東方勾芒鳥身人面乘兩龍（郭曰木神也方面素服墨子曰昔秦穆公有明德上帝使勾芒賜之壽十九年　任臣案月令春月其神勾芒注云少皞之子重也左傳木正曰句芒劉安云東方之帝大皞其佐勾芒白虎通曰芒之爲言萌物始生也東方義取此司馬大人賦使勾芒其將行兮吾欲往乎南嬉史記正義云勾芒東方青帝之佐也劉會孟云東方青龍也故人乘兩龍然西南之神皆乘兩龍不獨東方也唐閻朝隱詩勾芒人面乘兩龍指此圖贊曰有神人面身鳥素服銜帝之命錫齡秦穆皇天無親行善有福）

建平元年四月丙戌（任臣案哀帝乙卯歲也）待詔太常屬臣望（任臣案太常初名奉常景帝六年改其屬有六太六令等官望疑是丁望）校治侍中光祿勳臣龔（任臣案侍中加官也光祿勳初爲郎中令武帝太初元年更名龔王龔也）侍中奉車都尉光祿大夫臣秀（任臣案奉車都尉武帝時置秩比二千石光祿大夫初爲中大夫亦太初元年改秀劉歆也）領主省

山海經廣注卷之十

仁和吳任臣注

海內南經

海內東南陬以西者（郭曰從南頭起之也）

甌居海中（曰今臨海永寧縣即東甌在岐海中也音嘔任臣案劉會孟云甌今溫州府城比東至盤石村會子海洋是曰甌海王應麟王會注曰漢以東甌地立回浦縣後漢以章安縣之東甌鄉置永寧縣章安即回浦又楊慎云郭注岐海海之岐流也猶云裨海）

閩在海中（郭曰閩越即西甌今建安郡是也亦在岐海中　任臣案羅泌曰郭璞以建安爲西甌非是寰宇記鬱林廢黨州經善勞縣乃古西甌居非閩也今建寧有東甌城相傳吳王濞發兵圍東甌在此然閩中實不得謂之甌也）

其西北有山一曰閩中山在海中（任臣案周禮職方氏掌八蠻七閩之人民史記索隱曰閩東越蛇種也故字从虫何喬遠閩書曰按謂之海中者今閩中地有穿井開地多得螺蚌殼敗槎知洪荒之世其山盡在海中後人乃先後填築之也）

三天子鄣山（郭曰音章）在閩西海北（郭曰今在新安歙縣東今謂之三王山浙江出其邊也張氏土地記曰東陽永康縣南四里有石城山上有小石城云黃帝曾遊此即三天子都也　任臣案今屬徽州績溪黃省曾盧山吟少讀神禹經昔爲天子都以匡盧爲天子都黃氏之誤也）一曰在海中

桂林八樹在番隅東（郭曰八樹而成林言其大也番隅今番隅縣　任臣案百粵風土記云桂林八樹山海經在番隅東番隅即桂州今粵西地最宜桂大者十圍終年蔥蒨秋風時起四遠聞香至冬枝端結子纍纍如小蓮子中空有獎魏禹卿西事珥曰海內南經載桂林八樹在番隅東番隅即今桂州則番隅東在何處乎

（讀路史桂國引伊尹四方令盖桂陽也然則八桂乃桂陽以桂林爲八桂者誤兹以二書証之地理則番禺古屬南海今在粤東而二書皆以爲桂州地誠所不解也又臨桂今有桂山三峯崛峙山多桂樹丹鉛録云桂林之山玉笋瑶簪森列無際徑之所指必此然當云在番隅西而云在其東者豈亦有誤文耶高氏緯畧合州亦有八桂廣志云臨海白石山入桂所植金喬所集似非此○番隅水經注後漢書注引此皆作賁禺又海録碎事引經八樹作八桂）

伯慮國（郭曰未詳）

離耳國（郭曰鏤離其耳分令下垂以爲飾即儋耳也在朱崖海渚中不食五穀但噉蚌及藷藇也　任臣案林邑記云漢置九郡儋耳與焉交廣春秋云儋耳與交州俱開南裔異物志曰儋耳俱在朱崖分爲東蕃應邵曰儋耳者種大耳渠率自謂王者耳尤緩下肩三寸張晏曰儋耳鏤其頰皮上連耳分爲數支狀似雞腸累耳下垂　臣瓚曰茂林書儋耳去長安七千三百六十八里又廣東志周武王十有八年儋耳入貢是儋耳之名至周始見其先固爲離耳也伊尹四方令云離耳漆齒劉鳳雜俎曰離耳雕題之俗盧柟賦云兼離耳皆指此也又其國以黑爲美故離騷亦謂之玄國）

彫題國（郭曰黥湼其面畫體爲鱗采即鱗人也　任臣案伊尹四方令曰貫匈雕題王制曰南方曰蠻雕題交趾有不火食者矣楚辭大招彫題黑齒得人肉以祀些梁簡文大法頌題雕臆鏤舌紫支黄庾子山文雕題鑿齒識海水以求王許敬宗賀慶雲表雕題鏤首之頌氈裘板屋之朋皆謂此或作雕踶見白虎通馬端臨曰自嶺而南當唐虞三代是百越之地亦謂之南越古謂之雕題王會補注云題額也刻其肌以丹青湼之）

北朐國（郭曰未詳音劬）皆在鬱水南鬱水出湘陵南山一曰相慮

梟陽國在北朐之西（任臣案梟或作嘄又作獴羽獵賦云蹈飛豹羂嘄陽續騷經云魑魅辟孫而索賴兮遇獴陽以反脣陽亦作羊吳都賦其上則猩子長肅其下則梟羊麐狼淮南子云山出梟羊水出罔象今交廣謂之狒狒北方謂之土螻李賀詩鶚鶚題深竹吳正子注即梟羊也又作場王氏彙苑云狒狒伎梟楊先導此朐西爾雅疏引經作北朐西）其爲人人面長脣黑身有毛反踵見人笑亦笑左手操管（郭曰周書曰州靡髴者人身反踵自笑笑則上脣掩其面爾雅云髴髴大傳曰周書成王時州靡國獻之海內經謂之贛巨人今交州南康郡深山中皆有此物也長丈許腳跟反向健走被髮好笑雌者能作汁灑人即病土俗呼爲山都南康今有贛水以有此人因以名水道大荒說地有蜮人人因號其山爲蜮山亦此類也　任臣案酉陽雜俎狒狒力負千斤作人言如鳥聲能知生死笑輒上吻揜額血可染緋髮可爲髲飲其血可見鬼宋建武時高郡城進雌雄二頭圖讚曰狒狒怪獸被髮操竹獲人則笑脣蔽其目終亦號兆反爲戲）

兕在舜葬東湘水南（任臣案釋義曰今廣西）其狀如牛蒼黑一角（任臣案爾雅兕似牛注云一角青色重千斤說文兕如野牛皮堅厚可制鎧交州記曰兕出九德有角角長三尺餘形如馬鞭柄）

蒼梧之山（任臣案劉會孟曰蒼梧今屬湖廣永州府寧遠縣其山九峯相似）帝舜葬于陽（郭曰即九疑山也禮記亦曰舜葬蒼梧之野也　任臣案傳曰舜葬蒼梧九疑之山拾遺記曰舜葬蒼梧有鳥如雀來蒼梧之野銜青砂珠積成壟阜名曰珠邱寶櫝記云舜葬蒼梧有鳥名馮霄能銜土成墳邱兼能返形變色登木則成禽行地則爲獸呂覽云舜葬紀市不變其肆盖九疑山下亦有紀邑也或云紀在河中府皮氏又王應麟困學紀聞曰舜葬蒼梧之野薛氏云孟子以爲卒于鳴條呂氏春秋云舜葬于紀蒼梧山在海州界近莒之紀城鳴條亭在陳留之平邱今考九域志海州東海縣有蒼梧山始存其說以傳疑云）帝丹朱葬于陰（郭曰今丹陽復有丹朱冢也竹書亦曰后稷放帝朱于丹水與此義符丹朱稱帝者猶漢山陽公死加獻帝之謚也　任臣案九域志鄧今有丹朱冢[illegible]縣釋名云丹朱陵乃在相之永和鎮王在昔山陵考曰丹朱冢在南陽府內鄉縣西北七里一統志亦云在內鄉縣廢浙川縣西北未知孰是又丹朱稱帝猶象封有鼻而稱鼻天子也上世朴畧不以此稱）

（為嫌故不帝而帝者如魁臺青陽乾荒獳帝玄囂商均皆帝胄不獨一朱也郭以漢獻事例之非其倫矣）

氾林方三百里在狌狌東（郭曰或作猩猩字同耳）狌狌知人名（任臣案淮南子猩猩知往而不知來乾鵲知來而不知往）其為獸如豕而人面（郭曰周書曰鄭郭狌狌者狀如黃狗而人面頭如雄雞食之不眯今交趾封溪出狌狌土俗人說云狀如豚而腹似狗聲如小兒啼也　任臣案獸經云狒狒人面而善笑猩猩人面而善啼水經注云葉榆有猩猩獸形若黃狗又狀貆貌人面頭顏端正善與人言音聲麗妙如婦人好女圖贊曰狌狌之狀形乍如犬厥性識往為物警辨以酒招災自詒纓羈）在舜葬西

狌狌西北有犀牛其狀如牛而黑（郭曰犀牛似水牛猪頭在狌狌知人名之西北庳腳三角　任臣案犀牛三角一在頂上一在額上一在鼻上所謂食角也劉欣期交州記云犀出九德毛如豕蹄有甲頭似馬吳錄地理志云武陵沅陵縣以南皆有犀）

夏后啟之臣曰孟涂是司神于巴人（郭曰聽其獄訟為之神主　任臣案緯編夏禹二歲命孟涂為理竹書紀年帝啟八歲使孟涂如巴蒞訟路史云孟涂敬職而能理神爰封于丹水經注引此作血涂）請訟于孟涂之所（郭曰令斷之也）其衣有血者乃執之（郭曰不直者則血見于衣）是請生（郭曰言好生也　任臣案圖贊曰孟涂司巴聽訟是非厥理有此血乃見衣所請靈斷鳴呼神徵）居山上在丹山西丹山在丹陽南丹陽居屬也（郭曰今建平郡丹陽城秭歸縣東七里即孟涂所居也　任臣案羅苹云丹山之西即孟涂之所理也丹山乃今巫山）

窫窳龍首居弱水中在狌狌知人名之西其狀如龍首食人（郭曰窫窳本蛇身人面為貳負臣所殺復化而成此物也）有木其狀如牛（郭曰河圖玉版說芝

草樹生或如車馬或如龍蛇之狀亦此類也）引之有皮若纓黃蛇（郭曰言牽之皮剝如人冠纓及黃蛇狀也）其葉如羅（郭曰如綾羅也　任臣案羅木名也楊樾一名羅見爾雅）其實如欒（郭曰欒木名黃木赤枝青葉生雲南山或作卵或作麻音鑾　任臣案藻林云欒即木蘭凡冢皆樹之又本草木欒子形如豌豆堪為數珠則木之名欒者不一也楊慎補注云欒借作丸謂圓如鳥彈也抱朴子曰建木芝生於都廣其皮如纓其實如鸞是以建木為木芝且謂其實如飛鳥狀歟說未知孰是）其木若蓲（郭曰蓲亦木名未詳　任臣案字彙音謳刺榆也）其名曰建木（任臣案淮南子云建木在廣都張衡思玄賦躔建本于廣都兮攄若華而躊躇馬融廣成頌珍林嘉樹建木叢生孫綽天台山賦建木滅景於千尋琪樹璀璨而垂珠江淹遂古篇建木千里鳥易論兮庾信趙將軍墓銘波分建木派流玄漉敬括建木賦廣都有建木焉大五千圍生不知始高入千尺仰不見巔）在窫窳西弱水上（郭曰建木青葉紫莖黑花黃實其下聲無響立無影也　任臣案圖贊曰爰有建木黃實紫柯皮如蛇纓葉有素羅絕蔭弱水異人則過）

氏人國（郭曰氏音觝抵之抵）在建木西其為人人面而魚身無足（郭曰盡胸以上人胸以下魚也　任臣案即大荒互人國也羅泌云互人宜作氐人徐鉉稽神錄云謝仲玉者見婦人出沒水中腰以下皆魚徂異記曰查道奉使高麗見海沙中一婦人肘後有紅鬣問之曰人魚也職方外紀云海中有海女上體為女人下體則魚形又禹治洪水觀于河見白面長人魚身出曰吾河精也形狀與此同）

巴蛇食象三歲而出其骨君子服之無心腹之疾（郭曰今南方蚺蛇吞鹿鹿已爛自絞于樹腹中骨皆穿鱗甲間出此其類也楚辭曰有蛇吞象厥大何如說者云蛇長千尋　任臣案函史物性志巴蛇長十尋傳青黃赤黑色食象三歲而出其骨庾仲雍江記曰羿屠巴蛇于洞庭其骨若陵文心雕龍注巴陵山一名巴蛇冢是其地也一統志巴蛇冢在岳州府城南長沙風土記云巴蛇吞象空見子圖書鵩鳥

似鴞但聞于詞賦左思三都賦屠巴蛇出象骼虞世南師子賦碎隨兕于斷鰐擒巴蛇于指掌李白詩脩蛇橫洞庭吞象臨江島柳宗元天對云巴蛇腹象足覿厥大三歲遺骨其脩已號吳淑蛇賦云或乘彼龍星或出夫象骼謂此也圖贊曰象實巨獸有蛇吞之越出其骨三年爲期厥大何如屈生是疑羅良願曰說巴陵者以爲巴蛇之死其骨若陵又有象骨山以爲象暴骨之所今倭國有獸如牛名山鼠彼有大蛇亦吞此獸皮堅不可斫蓋巴蛇類也閩奇錄曰番禺有書生經山中見氣高丈餘如煙鄉人言此岡子蛇吞象也遂集衆振譟巳而蛇退入谷中經宿鄉人各持任審往見一象尚立而肌骨已化爲水成鍼破取水云過海置此舟中能辟去蛟龍又曰奇志蚺蛇贊蚺維大蛇既洪且長采色駁映其文錦章食灰貪鹿腴成養瘡其爲賓饗嘉食是豆是觴審此則吞獸者不獨巴蛇也

蛇青黃赤黑一曰黑蛇青首在犀牛西

旄馬其狀如馬四節有毛（郭曰穆天子傳所謂毫馬者亦有旄牛　任臣案穆天子傳注引經作鬣馬事物紺珠云旄馬足可四節垂毛出南海外）在巴蛇西北高山南（郭曰一曰）開題之國（郭曰音提）列人之國並在西北（郭曰三國並在）

旄馬西北

山海經廣注卷之十一

仁和吳任臣注

海內西經

海內西南陬以北者

貳負之臣曰危危與貳負殺窫窳帝乃梏之疏屬之山（郭曰梏猶繫縛也古沃切　任臣案文中子云疏屬之南汾水之曲即斯山也劉會孟曰疏屬山今陝西延安府綏德州亦巴喊亦猶帝之解懸而與夫桎梏疏屬也張協七命云解疏屬之拘王世貞寓言評話貳負殺窫窳帝討羈石室模摹鎔其形千載鬱如腊謂此）桎其右足（郭曰桎械也）反縛兩手與髮（郭曰並髮合縛之也）繫之山上木在開題西北

郭曰漢宣帝使人上郡發盤石石室中得一人跣裸被髮反縛械一足以問群臣莫能知劉子政按此言對之宣帝大驚於是時人爭學山海經矣論者多以謂是其尸象非真體也意者以靈恠變化論難以理測物稟異氣出于不然不可以常運推不可以近數揆矣魏時有人發故周王冢者得殉女子不死不生數日時有氣數月而能語狀如廿許人送詣京師郭太后愛養之恒在左右十餘年大后崩此女哀思哭泣一年餘而死即比類也　任臣案圖贊曰漢擊盤石其中則危劉生是識群臣莫知可謂博物山海乃奇王充論衡云董仲舒覩重常之鳥劉子政曉貳負之尸李商隱啓其工崇尤之草與貳負同禍王世貞類售亭哉貳負見表于中山三躬流蹟于洛水盧耕放招賦貳負反繚石室圖且又酬德賦縷貳負之虐祇咨桀表之靈恩又詩貳負衍惧闉石室梏兩足指此也又露異志載劉歆司疏屬之尸須七歲女子以乳之即變爲人帝如其言遂能應對故博物策云取女乳而啞屬之尸可語辭亦誕矣死委餘編云劉向識貳負桎梏之尸蓋偃戶數千年不枯者也今郭溪水側有重人穴穴中有偃戶不知年載人記云八以五月五日生有戶不腐當此之類

大澤方百里羣鳥所生及所解（郭曰百鳥於此生乳解之毛羽　任臣案竹書紀年王北征流沙積羽千里即北圖贊曰地號積羽厥方百里羣鳥雲集鼓翅雷起穆王旋軫爰榛騄耳）在鴈門北鴈門山鴈出其閒在高柳北（任臣案江淹別賦遼水無極鴈山參雲吳淑鴈賦入梁州而逾塞過高柳而如門一統志鴈門山在代州北三十五里鴈出其門故名一名鴈門塞今有鴈門關隋有鴈門縣）

高柳在代北（任臣案水經注高柳在代中其山重巒疊巘霞舉雲高連山隱隱東出遼塞徐陵勸進元帝表高柳生風扶桑御日庾信宿國公碑名雄高柳又趙廣碑南臨高柳楊燭孔子禪映高柳而對扶桑即斯地也）

后稷之葬山水環之（郭曰在廣都之野）在氐國西

流黃酆氏之國（任臣案一本作豐）中方三百里（郭曰言國城內　任臣案淮南子流

黃沃民在其北方三百里羅泌國名記云流黃辛姓在三巴之東）有塗四方（郭曰塗道　任臣案圖贊曰城圍三百連河比棟動是塵昏蒸氣霧重焉得遊之以遨以縱）中有山在后稷葬西（任臣案劉會孟云大異初國于此）

流沙出鍾山（任臣案流沙即鳴沙界其地人馬踐之有聲括地象曰水有懸泉之神山有鳴沙之異王制西不盡流沙禹貢西被于流沙宋玉招魂篇西方之害流沙千里晉書曰弱水由流沙流沙與水同行也在西海郡北寰宇記曰鳴沙山在河州衛城南七里一名沙角山沙如乾糒天氣清朗時沙鳴聞于城內水經注流沙地在張掖居延縣東北五代史云瓜州南十里有鳴沙山冬夏殷殷有聲如雷蔡沈書傳曰河州西八十里其沙隨風而行故曰流沙方勺云西安州即唐鹽州西至流沙大日沙深絕沒馬脛無水源即乾沙耳二日至西海沈括記鄜延西北有范河即渾沙也北人謂之活沙人馬履之外皆動如人行幙上其下足處甚堅若遇其一陷則人馬駝車應時皆沒或謂此即流沙也路史亦謂之神沙圖贊曰天限州分以流沙絕帶西極頹塘委蛇注於黑水永溺餘波又猶海異聞云萬里長沙在萬里石塘東南即流沙河也疑此爲流沙之下流）西行又南行崑崙之墟西南入海黑水之山（郭曰今西海居延澤尚書所謂流沙者形如月生五日也　任臣案楊慎云謂形如半月也唐詩江畔洲如月）

在大澤東

人在　　東

國在漢水東北地近於燕滅之

孟鳥（郭曰亦鳥名也）在　國東北其鳥文赤黃青東鄉（任臣案釋義云孟鳥上無所因而獨當紀事之一意其群聚若大國與）

海內崑崙之墟在西北（郭曰言海內者明海外復有崑崙山　任臣案王崇慶云疑其重出也非有二崑崙）帝之下都崑崙之墟方八百里高萬仞（郭曰皆謂其墟基廣輪之高庳耳自此以上二千五百餘里上有醴泉華池去嵩高五萬里蓋天地之中也見禹本紀　任臣案十洲記云崑崙有三角正北曰閬風巔正西曰玄圃臺正東曰崑崙宮神異經曰崑崙有銅柱焉其高入天所謂天柱也圖

（三千里圓如削江淹遂古篇云崑崙之墟海北閒兮去彼宗周萬二千里）上有木禾長五尋大五圍（郭曰木禾穀類也生黑水之阿可食見穆天子傳　任臣案淮南子崑崙其高萬一千里百一十四步三尺六寸上有木禾其修五尋李善云禾木生而王木衰而死故曰木禾抱朴子云崑崙上有木禾高四丈九尺事物紺珠云木禾二月生八月熟張衡思玄賦發昔夢於木禾兮穀崑崙之高岡張景陽七命云大梁之黍瓊山之禾注云瓊山禾即崑崙木禾也壹愛子齊山賦云瞻峇輿以邐迤兮仰木禾焉是裴柳宗元詩披山窮本禾駕海盼晞聞得曰崑崙之陽鴻鷺之阿爰有嘉穀號曰木禾匪植匪耘自然靈播王圻續通考云明始興令楊應隆言其邑祖掘地得石甕發之有物數百枚長三寸餘上下尖如穀形去殼熟之直是大米後食者皆百二三十歲嘗讀圖經稱崑崙有木禾食者得上壽豈其餘粒耶又飛廉草亦名木禾食之身輕延壽與此同名異實）面有九井以玉為檻（郭曰檻欄　任臣案淮南子崑崙旁有九井玉橫維其西北之隅呂氏春秋云崑崙之井）面

有九門門有開明獸守之百神之所在在八隅之巖（郭曰在巖閒也　任臣案靈寶經曰五山安鎮玄嶽高峙崑崙閬風黃老為治葛洪枕中書云崑崙玄圃金為墉城四方千里城上安金臺五所玉樓十二瓊華之室紫翠丹房七寶金玉積之連天巨獸萬尋靈香億千西王母九光所治群仙無量）赤水之際非仁羿莫能上岡之巖（郭曰言非仁人及有才藝如羿者不能得登此山之岡嶺巉巖也羿嘗請藥西王母亦言其得道也羿一或作聖　任臣案路史堯命羿去下地之難號仁羿楊慎補注云古謂有才藝者為羿非必指有窮之君也）

赤水出東南隅以行其東北西南流注南海厭火東（任臣案郡縣釋名曰赤水衛城南有赤水河一名赤虺河源出芒部）

河水出東北隅以行其北西南又入勃海又出海外即西而北入禹所導積石山（郭曰禹治水復決疏出之故云導河積石　任臣案漢書西域傳河有兩源一出蔥嶺一出于闐于闐在南山下其河北流與蔥嶺河合東注蒲昌海蒲昌海一名鹽澤即泑澤也又復潛行地下南出積石為中國河蔡沈云積石在金城郡河關縣又古之言河源者不一元都實以河出火敦腦兒明宗泐親至其地復云出赤抜必列山要皆崑崙之異名也爾雅注引經云河出崑崙西北隅）

洋水（郭曰音翔　任臣案穆天子傳庚辰濟于洋水即斯水高誘淮南注云洋水經隴西氐道東至武都為漢陽）

黑水出西北隅以東東行又東北南入海羽民南

弱水青水出西南隅以東又北又西南過畢方鳥東（郭曰西域傳烏弋國去長安萬五千餘里西行可百餘日至條枝國臨西海長老傳聞有弱水西王母云東■傳亦曰長城外數千里亦有弱水皆所未見也淮南子云弱水出窮石窮石今之西郡刪丹蓋其派別之源耳　任臣案今淄山西

面演海小淵無慮三千舟行遇颶入淵即溺土人曰此弱水三千丈也）

崑崙南淵深三百仞（郭曰靈淵）開明獸身大類虎而九首皆人面東嚮立崑崙上（郭曰天獸也銘曰開明為獸稟資乾精瞪視崑崙威振百靈　任臣案駢雅云虎大而長尾曰耳長尾而五采曰騶吾九首而人面曰開明圖贊云開明天獸稟茲乾精虎身人面表此傑形瞪視崑山威懾百靈劉基樂府曰指揮開明闢帝閽又抱朴子稱崑崙有神獸獅子辟邪天鹿焦羊之屬五城十二樓下有青龍白虎蛟蛇此明不獨開明也）

開明西有鳳皇鸞鳥皆戴蛇踐蛇膺有赤蛇

開明北有視肉珠樹（任臣案淮南子曾城九重珠樹在其西列子蓬萊之山珠玕之樹叢生李時珍以為珠樹即琅玕樹也蓋古人謂石之美者多謂之珠廣雅稱琉璃珊瑚皆為珠是已然下文復有琅玕樹不

（應前後異稱且更登見所未敢信也又案熊太古冀越集云嘗見蕃人得珠子樹數株田藝衡日札亦以嶺南有珠子樹又海外經有三珠樹則珠樹當自是一種豈即王子年所謂珍林者歟吳淑珠賦云曾城列樹開明廣植梁簡文南郊頌序珠樹索禽越火枝之地王勃九成宮頌沼分瑤水花跨珠林顧起元先遊歌金芝何翩翩珠樹何扶疎張仲素宴瑤池賦翩翩三鳥棲珠樹以相隨楊維楨小游仙詩錦號鳥鳴珠樹林黃道周詩珊瑚生海中珠樹出危巒許景樊望仙篇三花珠樹春雲香木此又王充論衡云珠樹似珠非真珠也）文玉樹（郭曰五采玉樹　任臣案王嘉拾遺記曰崑崙山第六層有五色玉樹蔭翳五百里夜至水上其光如燭括地象曰崑崙墟北有玉樹淮南子云有玉樹在赤水之上抱朴子云崑崙有珠玉樹沙棠琅玕碧瑰之樹玉李玉瓜玉桃每風起珠玉之樹枝條花葉互相抑擊自成五音又揚雄甘泉賦翠玉樹之青蔥師古注云玉樹集眾寶爲之漢武故事云上起甲帳乙帳前庭植玉樹三輔黃圖云甘泉宮北有槐樹今謂玉樹紀少瑜詩玉樹起千層曹植詩綠蘿緣玉樹庾闡詩玉樹標雲翠蔚梁劉七舉亦曰玉樹青蔥所說不同未知所指也又黃氣陽精經曰諸天八悉採珠玉之華以拂日月之光雲笈七籤云眞人星圖七百七十里玄賓星圖八百里中有玉樹赤寶金翅之所棲復云流汨之池廣千里中有玉樹其說似近誕也）玗琪樹（郭曰玗琪赤玉屬也吳天璽元年臨海郡吏伍曜在海水際得石樹高二尺餘華葉紫色詰曲領靡有光彩即玉樹之類也于其兩音　任臣案爾雅東方之美者有醫無閭之珣玗琪焉說文玗琪石之似玉者穆天子傳云重絶氏之所守曰玗琪徽尾駢雅曰長發玗琪美玉也神異經曰瀛洲之山有琪樹瑤草武伯香詩琪樹年年玉葉新黃姬水職貢圖贊苕華玗琪王氏大和山賦无瓊玗琪盧柟賦瑤碧之草玗琪之樹圖贊曰文玉玗琪方以類叢翠葉猗萎丹樹玲瓏玉光爭煥彩艷火龍楊慎補注云玗琪即珊瑚樹未審是非也又孫綽賦琪樹璀璨而垂珠明皇歌云庭前琪樹已堪攀此益泛指雜樹也又六朝事迹言寶林寺前有琪樹疑亦同名而異物者）不死樹（郭曰言長生也　任臣案傷列解玉樹璇樹不死樹在崑崙西洛陽記云明光殿前）

（長生木樹二枝林中記云金華殿後有長生樹世謂之西王母長生樹皆不死樹也張衡思玄賦登閬風之層城兮搆不死而爲牀徐陵天台碑不死之草猶稱南裔長生之樹尚挺西崑謂此圖贊曰萬物暫見人生如寄不死之樹壽蔽天地請藥西姥烏得如羿）鳳皇鸞鳥皆戴瞂（郭曰音伐盾也）又有離朱（任臣案一名離俞）木禾栢樹甘水（郭曰即醴泉也）聖木（郭曰食之令人智聖也　任臣案圖贊曰醴泉睿木養靈盡性增氣之和祛神之冥何必生知然後爲聖）曼兌（郭曰未詳）一曰挺木牙交（郭曰淮南作旋樹旋玉類也）

開明東有巫彭巫抵巫陽巫履巫凡巫相（郭曰皆神醫也世本曰巫彭作醫楚辭曰帝告巫陽　任臣案中天佚典巫彭所洗淵格天之道又云帝俾巫彭造濟之陽呂氏春秋許愼說文張季明醫說皆云巫彭初作醫盧柟放招賦云太卜巫彭路史云黃帝命巫陽主筮蘇軾文公碑詛吟下遣招巫陽王世貞挽歌仰問巫陽師安能爲我權又離閔云招徐吾使歙余兮巫陽掘而見逮顧起元賦帝閽猖猖在鬱蕭兮孰召歲崇與巫陽蠛蠓集云皺悲歸來兮卜巫陽又袁花巫陽天帝之女也主巫余寅同姓名錄曰海內西經開明東有六巫皆神醫也大荒西經豐沮玉門有十巫升降靈山中有兩巫彭兩巫抵疑非一人是以叠見而各處一山）夾窫窳之尸皆操不死之藥以距之（郭曰爲距却死氣求更生）窫窳者蛇身人面貳負臣所殺也（任臣案圖贊曰窫窳無罪見害貳負帝命群巫操藥夾守遂淪溺淵變爲龍首）

服常樹（郭曰服常木未詳　任臣案淮南子沙棠琅玕在崑崙東服常疑是沙棠）其上有三頭人伺琅玕樹（郭曰琅玕子似珠爾雅曰西北之美者有崑崙之琅玕焉莊周曰有人三頭遞臥遞起以伺琅玕與玗琪子謂此人也　任臣案淮南子云南方有鳥名爲鳳天爲生食其樹名瓔枝以璆琳琅玕爲實天又

（爲生離珠一人三頭遞卧遞起以伺琅玕也黄道周兼大臣近而小臣親卽伺爲鳳凰琅玕之寶稽瑞録云人伺琅玕龜巡洪範本此圖贊曰服常琅玕崑山奇樹丹實珠離綠葉碧布三頭是伺遞望遞顧拾遺記云崑崙有璆琳琅玕之玉荀子注崑崙山有琅玕樹琅玕蓋石似珠者可爲冠冕之飾禹貢雍州厥貢惟璆琳琅玕張衡四愁詩美人贈我金琅玕傳玄西長安詩羽爵翠琅玕李白詩鳳凰不啄粟所食在琅玕本草謂之青珠別録謂之石珠或謂之石闌干）

開明南有樹（任臣案淮南子絳樹在崑崙南）鳥六首蛟（郭曰蛟似蛇四脚龍類也）蝮蛇（任臣案爾雅蝮虺博三寸首大如擘疏云江淮以南曰蝮江淮以北曰虺本草序云蝮屬卵生而蝮蛇胎產）蜼豹鳥秩樹（郭曰木名未詳）于表池樹木（郭曰言列樹以表池卽華池也）誦鳥（郭曰鳥名形未詳也）鶽（郭曰雕也穆天子傳曰爰有白鶽青雕音竹筍之筍　任臣案字或去鳥易射隼于高墉）視肉

山海經廣注卷之十二

仁和吳任臣注

海內北經

海內西北陬以東者

蛇巫之山上有人操杯而東向立一曰龜山（郭曰杯或作棓字同　任臣案揚氏古韻曰杯棓古字通大杖也音棒打之棒作杯音者非又林茂槐字考云璞注杯或作棓乃木杖上聲也用修以杯作去聲何耶朱晦翁曰山海經諸篇記異物飛走之類多云東向或作東首皆爲一定不易之形疑本依圖畫而爲之非實紀此處有此物也）

西王母梯几而戴勝杖（郭曰梯謂憑也）其南有三青鳥爲西王母

取食（郭曰又有三足烏主給使）在崑崙墟北有人曰大行伯把戈其東有犬封國（郭曰昔盤瓠殺■王高辛以美女妻之不可以訓乃浮之會稽東南海中得三百里地封之生男爲狗女爲美人是爲狗封之民也　任臣案劉會孟云今長沙武陵蠻是瓠大之後游朴諸哲考曰麻陽民土著者皆槃瓠種與苗同祖一村有石名槃瓠石民共祀焉有狁猺其先亦同姓）貳負之尸在大行伯東

犬封國曰□□國（郭曰黃帝之後卞明生白犬二頭自相牝牡遂爲此國言狗國也　任臣案淮南子狗國在其東事物紺珠云狗國人身狗首長毛不衣語若嘷其妻皆人能漢語穴居食生）有一女子方跪進杯食（郭曰與狗食也）有文馬縞身朱鬣（郭曰色白如縞　任臣案李賀馬詩鬣焦朱色落謂此）目若黃金名曰吉量（郭曰一作良）乘之

壽千歲（郭曰周書曰■■文馬赤鬣白身目若黃金名曰吉黃之乘成王時獻之六韜曰文身朱鬣眼若黃金項若鷄尾名曰雞斯之乘大傳曰駮身朱鬣雞目山海經亦有吉黃之乘壽千歲者惟名有不同說有小錯其實一物耳今博舉之以廣異聞也　任臣案公羊註疏文王得白馬朱鬣大貝元龜禮斗威儀云白馬朱鬣瑞於文王王應麟王會注云吉黃之乘周文王時西上獻之書大傳散宜生之犬■氏取美馬駮身朱鬣雞目者取九六爲瑞瑞圖云騰黃神馬　名吉光說文馬赤鬣縞身目若黃金名曰媽字亦作駮淮南子云澤馬曰吉良博物志曰文馬赤鬣身白名吉黃之乘又五音集韻引經云犬封國有文馬縞身朱鬣名曰吉駿藝文類聚引經云犬封之國有文馬縞身朱鬣名曰吉彊稱名各別是古本之殊也圖贊曰金精朱鬣龍行駿跱拾飾鴻鶩塵不及起是謂吉皇釋聖隅里）

鬼國在貳負之尸北爲物人面而一目一曰貳負神在其東爲物人面蛇身（任臣案論衡北方有鬼國玄覽云地舍那有鳥語鬼形之民楊氏裔乘云鬼國在駮馬國西或曰易稱伐鬼方即此也利瑪竇輿圖志云鬼國之人噉鹿與蛇耳目鼻與人同惟口在頂上此與經說全異當别爲一種耳又劉會孟曰羅施鬼國今貴州然貴竹地屬西南其說未是談薈云鬼國人面蛇身而一目蓋謂此）

蜪犬（郭曰音陶或作蚼音鉤）如犬青食人從首始（任臣案談薈云蜪犬如犬尚狗如虎盧柟崑崙山人賦誇畢方使先驅兮走蜪犬之狺狺又放招貽蜪犬猎從首是食自本此也王氏釋義曰凡獸相食䑛朔望爲準朔以後食首望以後食下體此食人從首其尤異者與）

窮奇狀如虎有翼（郭曰毛如蝟　任臣案呂氏春秋鴈門北饕餮窮奇之地太平御覽北方有獸狀如虎有翼名窮奇即此又窮奇渾敦檮杌饕餮是爲四凶取此義也盧柟滄溟賦邀余於秦皇之坂以觀乎窮[illegible]之民）食人從首始所食被髮在蜪犬北一曰從足

帝堯臺帝嚳臺帝丹朱臺帝舜臺各二臺臺四方在昆侖東北（郭曰此蓋天子巡狩所經過之地慕聖人恩德輒共爲築立臺觀以標顯其遺跡也　本云所欲相柳地腥臊不可種五穀以爲衆帝之臺　任臣案九域志冀之唐陽有堯臺郡國志云信都堂陽古臺二並號堯臺城塚紀云堯臺二所　羅泌餘論曰海內北經有帝堯臺帝嚳臺帝舜臺之類非一大帝王之冢曰陵亦謂之臺傳書禹殺相柳其血腥不可以植乃以爲衆帝之臺故帝嚳曰頓邱臺堯母冢曰靈臺鄴有魏文武甄后三陵臺張晏進所謂三冢陵同者也顏起元說略曰古聖久於其位世格之日殊方異域無不爲位而墳土以致其哀敬嚳堯禹之陵臺皆傳數出漢達郡國皆起國廟亦若是也）

大蠭其狀如螽朱蛾其狀如蛾（郭曰蛾蚍蜉也楚辭曰玄蜂如壺赤蛾如象謂此也　任臣案爾雅土蜂即馬蜂也荊楚間呼爲蟺方言曰蜂大有蜜謂之壺蜂嶺表錄異曰唐劉恂見大蜂結房山林間大如巨鐘彭儼五侯鯖云大蜂出崑崙長一丈其毒殺象杜陽雜編曰唐德宗時吳明國貢碧蜜蜂聲如鸞鳳大者重十餘斤蜜色碧亦斯類也蛾蟻通五行記後魏時兗州有赤蟻與黑蟻鬬長六七步廣四寸玄覽云魏州有盈尺之蟻則離騷所謂如象非寓言矣吳淑蟻賦云虎爛綸之石出昆侖之墟本此圖贊曰蚍巫之山有人操杯鬼神蜪犬主爲妖災大蜂朱蛾羣帝之臺）

蟜其爲人虎文脛有䏿（郭曰言脚有腨腸也音橋）在窮奇東一曰狀如人昆侖虛北所有（郭曰此同上物事也）

闒非人面而獸身青色（郭曰音榻　任臣案伊尹四方令云正西鬼親枳巳闒耳闒非疑即闒耳）

據比（郭曰一云掾比）之尸其爲人折頸被髮無一手（任臣案盧柟賦勞巷渚而

（持報比又云問據比之尸指此也談薈云據比之尸其人無一手）

環狗其爲人獸首人身一曰蝟狀如狗黃色（任臣案五代史牛蹄之北有狗國人身狗首長毛不衣手搏猛獸語爲犬嗥意郎此也盧柟泰宇賦云盤瓠狗而蹊蠱圖又伊尹四方令曰南有崑崙狗國易林云穿胷狗邦傴離旁舂討其道里似別爲一種）

袾其爲物人身黑首從目（郭曰袾即魅也任臣案從縱通言其目縱生也古人亦有縱目者蜀侯蠶叢其目縱友作石棺石椁俗以爲縱目人冢見華陽國志）

其爲人人首三角（任臣案圖贊曰人面獸身是謂闓非被髮折頸據比之尸三其角袜監）

其眉

林氏國（任臣案雜錄碧芬出林氏國乃騶虞與豹交而生大如犬毛可爲裘即此國也又汲冢書林氏上衡氏乎惟林氏再戰勿勝上衡氏僞義勿克俱身死國亾亦斯國也國名記云林氏國出騶虞與萬鼠遊）

有珍獸大若虎五彩畢具尾長于身名曰騶吾（任臣案字學指南引經作騶吾賈氏周禮疏引經作鄒吾）乘之日行千里（郭曰紂囚文王閎夭之徒詣林氏國求得此獸獻之紂大悅乃釋之周書曰英林耳若虎尾參於身食虎豹大傳謂之侄獸吾亦作虞也任臣案陸佃埤雅云騶虞尾參于身白虎黑文西方之獸也王者有至信之德則應不履生草食自然之肉中興徵祥說曰天下太平則騶虞見毛長詩傳云騶虞白虎黑文不食生物[illegible]录之瑞應圖云王者不暴及行葦則見括地象曰今皆封中有玉虎晨鳴雷聲聖人感應之期司馬相如賦囿騶虞之珍群又曰般般之獸樂我君囿白質黑章其儀可嘉胃不與引云擾綸文皓質于郊劉峻云騶虞義獸說文系傳白騶虞林氏國之珍獸也張衡東京賦囿林氏之騶虞徐氏審修賦云篤林氏之騶吾謂此也圖贊曰怪獸五彩尾參于身矯足千里儵忽若神是謂騶虞詩嘆其仁劉會孟曰五色斕然爲[illegible]

疑花五色畢具爲騶虞獸皆稟五行之精者唐太和元年有白虎入寶雞舜觀即騶虞也又永樂二年周王畋鈞州獲騶虞宣德四年滁州來安石固山獲二騶虞獻之朝群臣皆賦詠之夏原吉賦序云猊目虎身白質黑章修尾逾目不食生不踐草與埤雅所載同）

崑崙虛南所有氾林方三百里（任臣案事物紺珠曰西北海氾林浮生廣三百里隨波上下盧柟賦云寒將遊乎氾林指此）

從極之淵（任臣案路史注作縱極水經注作中極）深三百仞維冰恆都焉（郭曰冰　馮　也淮南云馮　得道以潛大川即河伯也穆天子傳所謂河伯無　者竹書作馮　字或作冰也任臣案太公金匱河伯名馮修太公伏陰謀云名馮修又河圖曰姓呂名　鴻烈解云一名馮遲名號不同疑此各異聖賢記曰馮　服八石得水仙江淹賦云冰　倚浪以傲睨即此也）

冰　人面乘兩龍（郭曰畫四面各乘雲車駕二龍任臣案括地圖曰馮　恆乘雲車駕二龍鴻烈解云馮　大丙之御也乘雲車入蜺酉陽雜俎云冰　人面魚身圖贊曰稟華之精練食八石乘龍隱淪往來海若是謂水仙號曰河伯又曰水上[illegible]潛映河川赤松是服靈蛻乘娉吐納六極升降九天）

一曰忠極之淵陽汙之山河出其中（郭曰皆河之枝源所出之處也任臣案陽汙即陽紆水經注河水又出于陽紆凌門之山而注于馮逸之山穆天子傳天子西征至陽紆之山河伯馮　之所都居是惟河宗氏淮南曰禹治洪水具禱陽紆蓋于此也括地象云河又出于陽紆陵門之山路史禹紀身解陓之河注云陽紆也）

王子夜之尸兩手兩股胸首齒皆斷異處（郭曰此蓋形解而神連貌乖而氣合合不爲密離不爲疎任臣案西京雜記因墀國有解形之民頭飛南海左手飛東海右手飛西澤至暮頭還肩又古城國有飛頭婦韓翁國有飛骸獸亦然圖贊曰子夜之尸體分成七離不爲疎合不爲密苟以神御形歸於

舜妻登比氏生宵明燭光（郭曰即二女字也以能光照因名云　任臣案漂粟手牘曰蛾皇夜寢夢昇于天無日而明光芒射目覺乃燭也于是變生二女名曰宵明燭光以二女爲蛾皇所出疑非是初學記云舜娣有敤手舜女有宵明燭光並未有封邑之號）處河大澤（郭曰澤河邊溢漫處）二女之靈能照此所方百里（郭曰言二女神光所燭及者方百里　任臣案淮南子宵明燭光在河洲所照方千里路史云舜次妃癸比氏生二女曰宵明曰燭光處河大澤靈照百里是爲湘之神顧起元說畧曰大澤者洞庭之謂而光照者威靈之所暨也迄今湘神所寶靈正百里然則湘祠爲虞帝之二女復何疑耶圖贊曰水有佳人宵明燭光流燿河湄禀此奇祥維舜二女別處一方江淹遂古篇帝之二女游湘沅兮宵明燭光何焜煌兮又清思詩帝女在河洲晦映西海側又效阮體詩宵明輝西極女圭映東海謝靈運緩歌蛾皇發湘浦宵明出河洲溫子昇常山公主碑令淑之至比光明於宵燭蘇頲涼國公主碑我則有祥宵明燭光張說鄎國公主碑舜有宵燭動

百里之光燿本此也）一名登北氏（任臣案登北書多作癸北姓纂又作癸比舜之第三妃也冠編云西封癸比氏之出于巴陵蛙蚩子又云癸比氏從子封巴陵生二女是謂湘神楚辭所傳湘夫人者指宵明燭光也說畧曰湘陰黃陵爲癸比之墓而臨桂縣城北十餘里有雙女冢特舜女也程良孺云舜三妃亦名少匽）

蓋國在鉅燕南倭北倭屬燕（郭曰倭國在帶方東大海內以女爲主其俗露紒衣服無針功以丹朱塗身不妒忌一男子數十婦也　任臣案鄭樵都邑畧東沃沮在蓋馬大山之東注云蓋馬縣名屬蓋國又路史云登北國在鉅燕之南倭之北屬燕似二國同一地也）

朝鮮在列陽東海北山南列陽屬燕（郭曰朝鮮今樂浪縣箕子所封也列亦水名也今在帶方帶方有列口縣　任臣案名山藏曰朝鮮近日本日之所出朝景鮮明也世法錄云朝鮮直遼東南以日東出鮮潤故名陳士元譯語音義曰國有汕水汕鮮同音因名朝鮮黃洪憲輶軒錄云堯戊辰歲有神降太伯山檀木下朝鮮人君之謂之檀君此朝鮮立國之始鄭樵通志畧曰朝鮮都王險漢樂浪郡茅氏象胥錄曰檀君箕子並都王險史稱衛滿都王險王險亦平壤也劉會孟云朝鮮地分八道又名三韓楊一葵裔乘云朝鮮至今凡三四易姓圖贊曰箕子避商自竄朝鮮善者所在豈有隱顯）

列姑射在海河洲中（郭曰山名也山有神人河洲在海中河水所經者莊子所謂藐姑射之山也　任臣案東山經有北姑射南姑射二山皆在中國此則藐姑射蓋遠在海中者）

姑射國在海中屬列姑射西南山環之大蟹在海中（郭曰蓋千里之蟹也　任臣案王會篇海陽大蟹注海水之陽一蟹盈車此云千里則更異巳嶺南異志云昔有海商海中行遇沙渚林木茂甚乃維舟登岸爨于水傍半炊而林沒詳視之大蟹也立中記云北海之蟹舉一螯能加於山身故在水中亦此類也）

陵魚人面手足魚身在海中（任臣案屈子天問云鯪魚何所柳宗元天對云鯪魚人而邇列姑射嶺海異聞曰人魚長四尺許體髮牝牡人也惟背有短鬣微紅注云西海陵魚即此又呂氏春秋大解陵魚大人之居多無君亦謂斯也圖贊曰姑射之山實栖神人大蟹千里亦有陵鱗曠哉濵海含怪藏珍鄧元錫物性志近列姑射山有鯪魚人面人手魚身見則風濤起柳子招海賈文註曰山海經鯪魚有刺如三角皆與經文異似誤）

大鯾居海中（郭曰鯾即魴也音鞭　任臣案爾雅魴魾注云東江呼魴爲鯿一名魾音鈚）

明組邑居海中（郭曰音祖　任臣案楊氏補注云爾雅綸似綸組似組東海有之注海苔之類即此也邑猶言聚也蓋綸爲青苔紫菜之屬組乃海中昆布陳藏器云昆布葉如手大似薄葦紫赤色李時珍曰昆布生登萊者搓如繩索之狀出閩浙者大葉似菜又吳普本草云綸布一名昆布是更以昆布爲綸也所說不同如此孫綽望海賦華組依波而錦披翠綸扇風而繡舉）

蓬萊山在海中（郭曰上有仙人宮室皆以金玉爲之鳥獸盡白望之如雲在渤海中也　任臣案列子渤海之東其中有山一曰岱輿二曰員嶠三曰方壺四曰瀛洲五曰蓬萊玄中記云東南之大者有巨鼇以背負蓬萊山十洲記云蓬萊山週廻五千里外別有海之溟海無風而洪波百丈有九氣丈人九天真君宮則蓬萊固在海之中也又云蓬邱即蓬萊山拾遺記曰亦名防邱亦名雲來高二萬里廣七萬里王氏釋義曰今登州海中有大小竹山及田横諸島且其屬邑曰蓬萊即此也圖讚曰蓬萊之山玉碧構林金臺雲館皓哉獸禽實維靈府玉主甘心）

大人之市在海中（任臣案楊慎補注云今登州海市也登州四面皆海春夏時遥見水面有城郭市肆人馬往來若交易狀土人謂三海市）

山海經廣注卷之十二終

山海經廣注卷之十三

仁和吳任臣注

海內東經

海內東北陬以南者

鉅燕在東北陬

國在流沙中者埻端（郭曰音敦）璽㬇（郭曰音喚或作䪥暵　任臣案抱朴子有璽㬇之國疑即此也又字義總畧作璽㬇）在崑崙墟東南一曰海內之郡不爲郡縣在流沙中（任臣案王氏釋義曰不爲郡縣猶今所謂無爲州）

國在流沙外者大夏（郭曰大夏國城方二三百里分爲數十國地和溫宜五穀　任臣案伊尹四方令曰正北大夏淮南子云空同大夏管子云桓公西伐大夏涉流沙王會篇大夏茲白牛注西北國也史記大夏在大宛西南二千餘里）豎沙居繇（郭曰音遥　任臣案魏畧云流沙西有大夏國豎沙國屬繇國）月支之國（郭曰月支國多好馬美果有大尾羊如驢尾即羬羊也小月支天竺國皆附庸云　任臣案支亦作氏闞駰十三州志西平張掖之間大月氏之別小月氏之國內典云薄佉羅即月支也鄭曉吾學編云赤斤蒙古古月氏地圖贊曰豎沙居繇埻端璽㬇沙漠之鄉絕地之館或羈于秦或賓于漢劉會孟云此博望所通所謂城郭諸國）

西　白玉山在大夏東（任臣案赤水西亦有白玉山非此）蒼梧在白玉山西南皆在流沙西崑崙墟東南崑崙山在西　西皆在西北（郭曰地理志崑崙山在臨羌西又有西王母祠也　任臣案王崇慶曰崑崙墟以其餘地而言崑崙山方指本

（山而言）

雷澤中有雷神龍身而人頭鼓其腹在吳西（郭曰今城陽有堯冢靈臺雷澤在北也河圖曰大迹在雷澤華胥履之而生伏羲　任臣案雷澤在濟陰城陽縣西北禹貢作雷夏周禮作盧維鄭玄作雷雍昔舜漁于雷澤即此地金氏曰今濮州雷澤縣西北雷夏陂東西二十里南北十五里蓋古雷澤也淮南子云雷澤有神龍身人頭鼓其腹而熙奚囊橘柚云軒轅遊于陰浦有物焉龍身而人頭鼓腹而遨遊罔于常伯常伯曰此雷神也有道則見又李肇國史補云雷秋日伏蟄狀如彘月令廣義云雷公形豬首手足各兩指執一赤蛇嚙之且雷書載雷碪雷環雷楔諸物甚詳據此則雷神果有形之物矣）

都州在海中一曰郁州（郭曰今在東海朐縣界世傳此山自蒼梧從南徙來上皆有南方物也郁音鬱　任臣案郡縣釋名曰郁州即臨朐之朐山也一名覆釜山後漢志東海郡有朐縣注實齊之駢邑隧之逢山又案一統志云朐山東北海中有大洲謂之鬱洲又名郁州一名郁鬱山一名蒼梧山或言昔從蒼梧飛來然則郁州近朐山東北非即朐山也圖贊曰南極之山越處東海不行而至不動而改維神所運物無常在）

琅邪臺（任臣案本作琊）一在渤海間瑯邪之東（郭曰今瑯邪在海邊有山嶕嶢特起狀如高臺此即瑯邪臺也瑯邪者越王勾踐入霸中國之所都　任臣案括地志密州諸城縣東南有瑯邪臺越王勾踐觀臺也越絕曰勾踐徙琅邪起觀臺臺周七里以望東海水經注琅邪臺在城東南十里郡國十道記云瑯琊臺上有始皇碑碑上有六百字可識又云臺上有神泉人或汙之立竭齊乘曰秦始皇廿八年南登琅邪大樂之留三月徙黔首三萬戶于臺下漢于此置琅邪縣武帝亦嘗登焉今山下井邑遺迹猶存登山石道如故土人名曰御路謝朓詩東限琅邪臺西距孟諸陸）其北有山一曰在海間

韓鴈在海中都州南（任臣案釋義曰鴈即今之遼東）

始鳩在海中轅厲南（郭曰國名或曰鳥名也　任臣案釋義曰據文會逌上逌書列國豈至此竭以一鳥參乎以國爲近是圖贊曰韓鴈始鳩在海之州雷澤之神鼓腹優游瑯邪嶕嶢邈若雲樓）

會稽山在大楚南岷三江首

大江出汶山（郭曰今江出汶山郡升遷縣岷山東南經蜀郡犍爲至江陽東北經巴東建平宜都南郡江夏弋陽安豐至廬江南界東北經淮南下邳至廣陵郡入海　任臣案明末時江陰人徐弘祖出關至崑崙山歸作溯江紀源一書言禹貢岷山導江特況畿中國之始按其發源河自崑崙之北江亦自崑崙之南其龍脉與金沙江相並南下環滇池以達五嶺江之所以大於河也其說亦足補前人之未及矣）北江出曼山南

江出高山高山在城都西入海在長州南

浙江出三天子都在其東（郭曰按地理志浙江出新安黟縣南蠻中東入海今錢塘浙江是黟即歙也浙音折　任臣案浙江之名前此未有實始于山海經浙江出三天子都水經漸江出三天子都漸江即浙江也吳越春秋越王至浙江之上望見大越山川重秀天地再清史記云水至會稽山陰爲浙江又云秦始皇至越唐臨浙江盧肇曰浙者折也蓋取其潮出海屈折而倒流也一名羅剎江亦名浙河莊子所謂浙河之水有吞天沃日之勢謝康樂云浙河之外棲遲山澤是也郭子章郡縣釋名云又名曲江七發曰將以八月之望觀濤于廣陵之曲江曲江迺折之謂也然南齊書言南兗州刺史每以秋月出海陵觀濤則曲江自在廣陵非浙江明矣又一統志引經云三天子山在率東率山今在休寧縣俗名張公山何喬遠輿地記云休寧縣山曰率山水曰率水山海經浙江出三都山在率東蓋此山也今本無此文）在閩西北入海餘暨南（郭曰餘暨縣屬會稽今爲永興縣　任臣案今之蕭山）

廬江出三天子都入江彭澤西（郭曰彭澤今彭蠡也在尋陽彭澤縣　任臣案水經

（盧江水出五天子都北過彭澤縣西北入于海）一曰天子鄣（任臣案汪循率山誌曰或以績之大鄣山爲山海經所稱三天子都非也水經漸江出三天子都在率東廬江出三天子都入彭蠡今維率山之水山陰山陽一東一西而流入于江者與古脗合嘗遊率山見巨石上鑄三天子都字筆畫摹索可驗其處有仙人跨澗石清風嶺獨抗山近三天子石有圖土岡東西有摘鼓尖振衣岡中揷小石岡窩謂兩巨中小以小爲尊此即三天子都也又戴氏黃山記載新安吳時憲曰黃山有最高峰曰三天子都東西南北皆有鄣婺有三天子鄣南都也匡盧亦稱天子鄣西鄣也績溪有大鄣東北鄣也天都爲天子都率山匡盧大鄣爲天子都之鄣其說似爲允云）

淮水出餘山餘山在朝陽東義鄉西入海淮浦北（郭曰今淮水出義陽平氏縣桐柏山東北經汝南汝陰淮南譙國下邳至廣陵縣入海朝陽縣今屬新野　任臣案水經淮水出南陽平氏縣胎簪山東北過桐柏山禹獲水怪無支祈在此地見古岳瀆經）

湘水出舜葬東南陬西環之（郭曰環繞也今湘水出零陵營道縣陽湖山入江　任臣案水經湘水出零陵始安縣陽海山注云即陽朔山也尚書日記云湘江出靜江府興安縣陽山東北名錚背東北至潭州入洞庭）入洞庭下（郭曰洞庭地穴也在長沙巴陵今吳縣南太湖中有包山下有洞庭穴道潛行水底云無所不通號爲地脈　任臣案劉會孟曰南潯之國有洞穴陰源其下通地脈同此唐張說洞庭詩地穴穿東武江流下西蜀梁四公記曰洞庭穴有四支一通洞庭湖西岸一通蜀道青衣浦北岸一通羅浮兩山間大谿一通枯桑島東岸述異記云洞庭山有穴五門東通林屋西達峨眉南接羅浮北迎岱嶽楊慎補注曰河圖絳象注云太湖洞庭山林屋洞天即禹藏眞文之所一名包山吳王闔閭命龍威丈人入包山得書一卷凡一百七十四字湘水所入蓋楚洞庭也或云與包山通）一曰東南西澤

漢水出鮒魚之山（郭曰書曰嶓冢導漾東流爲漢按水經漢水出武都沮縣東狼谷經漢中魏興至南鄉東經襄陽至江夏安陸縣入江別爲沔水又爲滄浪之水　任臣案劉會孟云今嘉定州犍爲縣漢成帝得石磬十六枚于水濱乃此[illegible]）帝顓頊葬于陽九嬪葬于陰（任臣案一統志鮒鰅山在開州舊頓丘縣西北二十里顓頊葬其陽一名廣陽山今滑縣有顓頊陵楚其地也郡國志云顓頊所葬俗名青冢山皇覽冢墓記云在濮陽縣頓邱門外廣陽里中崔潟前趙錄曰顓頊葬廣陽下不及泉十道志云鮒鰅即廣陽山之別名也計其道里與漢水絕不相蒙當在傳疑又寰宇記顓頊廟臨河東九里九域志順安高陽縣有顓頊陵顏眞卿吳地記云烏程有顓頊陵是顓之誤也鮒魚或作鮒隅謝朓宋后哀冊文陋蒿杞之不從兮遵鮒隅以同壤又路史作務陽之陽）四蛇衛之（郭曰言有四蛇衛守山下　任臣案羅苹曰上郡石穿貳負乃見漢陽索出支祈始聞四蛇衛之何足深怪昔漢下姬與臨江王之葬皆有燕數千銜土投壙中亦此類也）

濛水出漢陽西入江聶陽西（郭曰漢陽縣屬朱提　任臣案峨眉山有濛水即大渡水也水發蒙漢東南流與濊水合聶陽水經注引此作聶陽）

溫水出崆峒山在臨汾南入河華陽北（郭曰今溫水在京兆陰盤縣水常溫也臨汾縣屬平陽　任臣案一統志溫水谷在寶雞縣東南四十里渭水之南郭氏所指者此也與經似不相應又洋河亦有溫水岷山亦有溫水非此）

潁水出少室少室山在雍氏南入淮西鄢北（郭曰今潁水出河南陽城縣乾山東南經潁川汝陰至淮南下蔡入淮鄢今鄢陵縣屬潁川　任臣案一統志潁水源出河南府登封縣潁谷地理志云出陽乾山東經鄭州至襄城縣爲渚河又東經臨潁縣西合沙河入淮臨潁志云潁水俗名褚河宋史河渠志亦隨俗目爲褚河而潁水之名遂湮）一曰緱氏（郭曰縣屬河南音鉤　任臣案劉會孟云今河南登封縣禹避陽城即此也）

汝水出天息山在梁勉鄉西南入淮極西北（郭曰今汝水出南陽魯陽縣大孟山東北至河南梁縣東南經襄城潁川汝南至汝陰褒信縣入淮淮極地名　任臣案劉會孟云今出河南汝寧府由上蔡西平汝陽入淮玄覽云汝出燕泉是謂入流之一水經注云地理志言出高陵山即猛山也亦言出南陽魯陽縣之大孟山又言出弘農盧氏縣還歸山博物志曰汝出燕泉山皆異名也）一曰淮在期思北（郭曰期思縣屬弋陽）

涇水出長城北山山在郁郅長垣北（郭曰皆縣名也郅音桎）北入渭戲北（郭曰今涇水出安定朝那縣西笄頭山東南經新平扶風至京兆高陵縣入渭戲地名今新豐縣也　任臣案劉會孟云涇水今陝西西安府涇陽縣）

渭水出鳥鼠同穴山東注河入華陰北（郭曰鳥鼠同穴山今在隴西首陽縣渭水出其東經南安天水畧陽扶風始平京兆弘農華陰縣入河）

白水出蜀而東南注江（郭曰色微白濁今在梓潼白水縣源從臨洮之西西傾山來經沓中東流通陰平至漢壽縣入潛　任臣案段國沙州記洮水與墊江水俱出嵹臺山墊江水即白水也嵹臺則西傾之異名也楊慎云即水經所謂天池白水者是）入江州城下（郭曰江州縣屬巴郡）

沅水出象郡鐔城西（郭曰象郡今日南也鐔城縣今屬武陵音尋　任臣案尚書尸記是中九江五曰沅江出沅州西蠻界中至辰州與西江合又初出為旁溝水至鐔城為沅水楚辭云沅有芷今澧有蘭指此水也又秦置郡縣始有日南象郡之名此故後人增益無疑）入東注江入下雋西（郭曰下雋縣今屬長沙音昨兖反）合洞庭中（郭曰水經曰沅水出牂河且蘭縣又東北至鐔城縣為沅水又東過臨沅縣南又東至長沙下雋縣）

贛水出聶都東山（郭曰今贛水出南康南野縣西北音感　任臣案郭紹孔正諫曰灨轉音感水名出豫章以章水貢水合而名贛水也說文从目贛省聲豫章人稱紺盍一字二音耳一統志曰贛水在吉安府東章貢二水至贛縣北合為贛江下流一百里凡二十四灘廣輿記聶都山在南安府崇義縣）東北流江入彭澤西

泗水出吳東北而南西南過湖陵西而東南注東海入淮武北（郭曰今泗水出魯國下縣西南至高平[illegible]陸縣東南經沛國彭城下邳至臨淮下相縣入淮　任臣案水經注云水出卞縣故城東南桃墟西北金氏曰泗水縣桃墟西北陪尾山泗水所出又贛水泗水絕不相棠古本連文疑有錯簡）

鬱水出象郡而西南注南海入須陵充南（任臣案一統志鬱江在潯州城南源出交趾界經邕州至此合黔江又應劭云鬱水出廣信東入海酈氏云言始則可終則非矣不足據也）

肄水出臨晉西南（郭曰音如肄習之肄）而東南注海入番禺西（郭曰番禺屬南海越之城下也　任臣案即溱水也水經溱水出桂陽臨武縣南繞城西北屈東流或作肄水酈氏引經曰肄水出臨武西南注于海入番禺西）

潢水出桂陽西北山東南注肄水入敦浦西（任臣案水經注引經作湟水徐廣曰湟水一名洭水出桂陽通四會亦曰洭水也漢元鼎元年路博德為伏波將軍征南越出桂陽下湟水即我水矣水經又謂之桂水）

洛水出洛水山東北注河入成皋之西（郭曰書云道洛自熊耳　按水經洛水今出上洛冢嶺山東北經弘農至河南鞏縣入河成皋縣亦屬河南也）

汾水出上窳北（郭曰音愈）而西南注河入皮氏南（郭曰今汾水出太原晉陽

（故汾縣東南經晉陽西南經西河平陽至河東汾陰入河皮氏縣屬平陽　任臣案禹貢既修太原至于岳陽蔡注云修太原者所以導汾水之源修岳陽者所以導汾水之流則汾水在禹時故出太原也）

沁水出井陘山東東南注河入懷東南（郭曰懷縣屬河內河內北有井陘山　任臣案劉歆雜俎云沁水春秋之少水也郡縣釋名曰沁河源出沁源縣有二一自縣西北綿山東谷南流一自縣東北馬圈溝南流俱至交口村合流入黃河王氏通漬類編曰沁水出山西沁源縣綿山東谷今由太行山麓至河南原武縣黑陽山與河汴合）

濟水出共山南東丘（郭曰共與恭同）絕鉅鹿澤（郭曰絕猶截渡也鉅鹿今在高平）注渤海入齊琅槐東北（郭曰今濟水自榮陽卷縣東經陳留至濟陰北東北至高平東北經濟南至樂安博昌縣入海今碣石也諸水所出又與水經違錯以爲凡山川或有同名而異實或同實而異名或一

實而數名似是而非似非而是且歷代久遠古今變易語有楚夏名號不同未得詳也　任臣案濟水出王屋山至河南濟源縣二源合流共承或伏或見東出於陶丘北又東北會於汶今濟河在汶上縣北一名大清河）

潦水（任臣案即遼水）出衞皐東（郭曰出塞外衞皐山玄菟高句驪縣有潦山小潦水所出西河注大潦音登）東南注渤海入潦陽（郭曰潦陽縣屬潦東　任臣案水經注遼水亦言出砥石山自塞外東流又東北入廣成縣東注白狼水魏氏土地記曰白狼水下入遼也王鑑禹貢考云遼水源出塞外白平山）

虖沱水出晉陽城南而西至陽曲北而東注渤海（郭曰經河間樂城東北注渤海也晉陽陽曲縣皆屬太原）入越章武北（郭曰章武郡名　任臣案劉會孟云水自眞定府城南來自鴈門經靈壽平山晉州衞水武邑）

漳水出山陽東東注渤海入章武南（郭曰新城沐陰縣亦有漳水　任臣案蔡

氏書傳漳水有二一出上黨沾縣大黽谷名清漳一出上黨長子縣鹿谷山名濁漳二漳異源而下流相合圖贊然川瀆交錯渙瀾流帶通潛潤下經營華外殊出同歸混之東會）

建平元年四月丙戌待詔太常屬臣望校治侍中光祿勳臣龔侍中奉車都尉光祿大夫臣秀領主省

山海經廣注卷之十三終

山海經廣注卷之十四

仁和吳任臣注

大荒東經（李商隱寄盧司空詩盡入大荒經即謂此也）

東海之外大壑（郭曰詩含神霧曰東注無底之谷謂此壑也離騷曰降望大壑　任臣案列子渤海之東不知幾億萬里有大壑實惟無底之谷莊子諄芒東之大壑遇苑風于東海景純江賦淙大壑與沃焦指此也圖贊曰寫溢洞穴瞶昏龍燭爰有大壑號爲無底梁簡文大壑賦云嵎海之東不知幾億大壑在焉其深無極）少昊之國（郭曰少昊金天氏帝摯之號也　任臣案少昊青陽氏已姓名質其父曰清黃帝第五子方儐氏之生也又曰金天氏亦名摯郯子曰我祖少昊摯之立是已）少昊孺帝顓頊於此（郭曰孺義未詳　任臣案楊慎補注曰孺謂長育之也）棄其琴瑟（郭曰言其壑中有琴瑟也　任臣案路史顓頊取鄒

屠氏八夢而生八子一曰蒼野即孺帝也顓頊崩而兄子立襲高陽氏是爲孺帝顓一中曰孺帝高陽氏元子駱明其出爲帝後秉其琴瑟者用其禮樂也秉訛爲棄是豕亥之誤吳淑琴賦云孺帝棄之大壑謂此也又冠編顓頊三十載帝元子孺産駱明居天穆之陽續文獻通考云顓頊長子孺帝之後有孺氏是孺帝爲人名斷已）有甘山者甘水出焉生甘淵（郭曰水積則成淵也　任臣案即義和浴日之所）

大荒東南隅有山名皮母地邱

東海之外大荒之中有山名曰大言日月所出（任臣案楊氏補注云山海經紀日月之出者七日月所入五日月所出入一其紀日月之出也曰大言山曰合虛山曰明星山曰鞠陵山曰湯谷扶木曰猗天蘇門山曰壑明俊疾山皆在大荒東經其紀日月之入曰豐沮玉門山曰日月山天樞也曰鏖鏊鉅山曰常陽山曰大荒山皆在大荒西經曰浴日一在大荒南經之甘淵曰浴月一在大荒西經之玄丹山其紀日月所出入一在大荒西經之方山柜格之松爲考之淮南子日所出入又多不同存而不論）有波谷山者有大人之國（郭曰晉永嘉二年有鶖鳥集于始安縣南廿里之鶖陂中民周虎張得之木矢貫之鐵鏃其長六尺有半以箭計之其射者人身應長一丈五六尺也又平州別駕高會語云倭國人嘗行遭風吹度大海外見一國人皆長丈餘形狀似　蓋是長　別種箭殆將從此國來也外傳曰焦僥人長三尺短之至也長者不過十丈數之極也按河圖玉版曰從崑崙以北九萬里得能伯國人長三千丈生萬八千歲而死從崑崙以東得大秦人長十丈皆衣帛從此以東十萬里得佻人國長三十丈五尺從此以東十萬里得中秦國人長一丈穀梁傳曰長　身橫九畝載其頭眉見於軾即長數丈人也秦時大人見臨洮身長五丈脚跡六尺舉斯以言則此大人之長瘂未可得限度也　任臣案職方外紀曰智加國人長一丈許遍體皆毛洞冥記云支提國人長三丈二尺嶺海異聞云河池州近山地有人長二丈而橫三尺背有雙肉翅駢雅曰西南荒有人長丈名曰先通天竺車騎之國男女

皆長丈八尺雲笈七籤云東方鉢阿羅提之國人長三丈南方鉢伊沙陁之國人長二丈四尺依立世經云鬱單越人長三十二肘通考云長人國在新羅之東其人長三丈鋸牙鉤爪黑毛覆身混元眞錄長引國人長四十尺劉杳云毗騫國王其長數丈博物志曰東北極人長九丈華陽國志始皇時有長人二十五丈見宕渠東方類語云東方有人長七丈名黃父又名尺郭事物紺珠云金犀長五丈在西方日官外金山拾遺記曰宛渠之民其國人長十丈又楚大招曰長人千仞維魂是索些涼州異物志有大人在丁零北偃臥于野其高如山頓脚成谷橫身塞川長萬餘里神異經云西北海有人焉長二千里名曰無路腹圍二千六百里日飲天酒五斗東南隅大荒中有林父焉其高千里腹圍百輔一曰朴父皆大人類也語亦誕矣）

有大人之市名曰大人之堂（郭曰亦山名形狀如堂室耳大人時集會其上作市肆也）

有一大人踆其上張其兩耳（郭曰踆或作俊古蹲字　莊子曰踆於會稽也）

有小人國名靖人（郭曰詩含神霧曰東北極有人長九寸殆謂此小人也或作竫音同　任臣案列子云東北極有人名曰諍人長九寸淮南子云南人有竫人長九寸即靖人也王鏊短解云有國于海之西者曰龍伯東曰竫人雅曰竫人巨靈短小人也博物志云東方有螗螂沃焦防風氏長三丈短人處九寸柳宗元詩竫人長九寸皆此也嬰冊錄正田時見人腊長六寸許意即靖人也留青日札曰嘉靖三十四年衞商胡秀攜一小人至長可一尺眉目鬚髮畢具乃男子也云至海東洋泊岸奇忽得此此即竫人國人又靖人或作淨身圖贊曰焦僥極麽靖人唯小四體具足鬚眉才了）有神人面獸身名曰犁䰠之尸（郭曰䰠音靈　任臣案古靈字或从巫或从王或从鬼或从霝通鑑循蜚紀云黎靈氏其沒也尸在東荒久而不壞路史云東荒經有犁靈之尸犁靈氏之尸也冠編曰犁靈氏精爽魄定尸以不壞犁靈古帝名盧枏滄溟賦表枉矢而雄犁䰠謂此又篇海作䰠注云人面獸身）

有潏山楊水出焉（郭曰音如譎詐之譎）有蔿國黍食（郭曰言此國中惟有黍穀也蔿音口偽反　任臣案國名記有蔿國注云東周大夫子國食邑非此）使四鳥虎豹熊羆大荒之中有山名曰合虛日月所出（任臣案王崇慶曰山名合虛正類後世所謂子虛烏有耳不然日月有幾既於大言乃又於合虛出乎王言誠辨非經指也）有中容之國帝俊生中容（郭曰俊亦舜字假借音也　任臣案路史云中容之國舜之所生或云即諸馮穆天子傳有容氏國或是呂覽云指姑之東中容之國即此崔希裕畧古云古文俊舜同音故帝舜作帝俊說文先訓云古文舜上从舛下从土即英俊字故山海經舜作俊也）中容人食獸木實（郭曰此國中有赤木玄木其華實美見呂氏春秋）使四鳥豹虎熊羆

有東口之山有君子之國其人衣冠帶劍（郭曰亦使虎豹好謙讓也）有司幽之國帝俊生晏龍（任臣案晏龍事虞爲納言是主琴瑟封于龍王符曰憂避盧枏滄溟賦清淵晏龍之川）晏龍生司幽司幽生思士不妻思女不夫（郭曰言其人直思感而氣通無配合而生子此莊生所謂白鵠相視眸子不運而感風化之類也　任臣案路史晏龍生司幽是爲司幽之國有龍氏一曰思幽列子云思幽之國思士不妻而感思女不夫而孕是也翰墨書云思男之國不夫思女之國不婦而亦自能生生博物志曰思士不妻而感思女不夫而孕后稷生乎巨跡伊尹生乎空桑李時珍人傀論曰孤陽不生獨陰不長常理也而有思士不妻思女不夫之異王氏釋義云不妻不夫亦恐言其失配合云爾）食黍食獸是使四鳥（任臣案凡言使者言鳥獸聽其馴擾）有大阿之山者大荒中有山名曰明星日月所出

有白民之國帝俊生帝鴻（任臣案經稱帝俊或爲帝嚳或爲黃帝或爲帝舜疑有錯簡路史後紀引經云帝律生帝鴻律黃帝之字也與本文異）帝鴻生白民白民銷姓（任臣案路編帝鴻爲南岳時娶州山氏女曰女虔生季格及白民居于東是爲白民之祖銷姓鴻姓也國名記云白民銷姓國博物志云今之白州又談薈云飲一升醉三年始醒者白民國之王屑酒也疑即此國）黍食使四鳥虎豹熊羆（郭曰又有乘黃獸乘之以致壽考也）有青丘之國有狐九尾（郭曰太平則出而爲瑞也）有柔僕民是維嬴土之國（郭曰嬴猶沃衍也音盈　任臣案嬴一作嬴土音杜路史高辛紀云柔僕嬴土亦帝之裔未也又國名記高辛氏後有柔僕國一曰嬴土之國）有黑齒之國（郭曰齒如漆也）帝俊生黑齒（郭曰聖人神化無方故其後世所降育多有殊類異狀之人諸言生者多謂其苗裔未必是親所產　任臣案國名記曰黑齒）

（姜姓帝俊生其中楊慎曰凡言生者未必皆其親產尚書舜別生分類生之爲言姓也蓋賜之姓而別其種類相傳既久後世自謂舜帝之苗裔如今雲南木邦孟養之人云天皇我兄元魏誇天嗣自謂天女所生之類）姜姓黍食使四鳥有夏州之國有蓋余之國有神人八首人面虎身十尾名曰天吳（郭曰水伯　任臣案駢雅曰天吳馬銜海中神也初學記水神曰天吳大波之神曰陽侯濤之神曰靈胥柳宗元招海賈文天吳八首兮更笑迭怒盧柟滄溟賦云天吳相欻焉遲飈躡拔招賦云天吳八首壺鼠血斷且）

大荒之中有山名曰鞠陵于天（郭曰音菊　任臣案盧柟滄溟賦云帶以鞠陵之阻浸以禺猇之洲）東極離瞀（郭曰三山名也音穀瞀）日月所出名曰折丹（郭曰神人）東方曰折（郭曰單吁之）來風曰俊（郭曰未詳來風所在也　任臣案夏小正云時有俊風俊風春月之風也春令主東方意或取此）處東極以出入風（郭曰言此人能節宣風氣時其出入）

東海之渚中（郭曰渚島）有神人面鳥身珥兩黃蛇（郭曰以蛇貫耳）踐兩黃蛇名曰禺虢黃帝生禺猇（任臣案黃帝紀嫘母主蒼林禺陽即禺猇也此又有禺䝞）禺猇生禺京（郭曰即禺彊也　任臣案宛委餘編作猇子偶京續通考亦作偶京）禺京處北海禺虢處東海是惟海神（郭曰言分治一海而爲神也猇一本作號　任臣案楊慎補注曰猇即魖說文云夔神魖也黃帝以夔皮鞔鼓聲聞五百里因刻夔形爲鼓簴故穆天子傳有黃蛇翼鼓之文）

有招搖山融水出焉有國曰玄股（郭曰自髀以下如漆）黍食使四鳥

有困民國勾姓而食有人曰王亥兩手操鳥方食其頭王亥託于有易河伯僕牛（郭曰河伯僕牛皆人姓名託寄也見汲郡竹書　任臣案有易河伯

皆夏諸侯河伯至殷猶存或以爲治河之官謬歸藏云昔者河伯筮與洛戰而枚卜昆吾占之不吉）有易殺王亥取僕牛（郭曰竹書曰殷王子亥賓于有易而淫焉有易之君綿臣殺而放之是故殷主甲微假師于河伯以伐有易滅之遂殺其君綿臣也　任臣案殷侯子亥事在夏帝泄十二歲）河念有易有易潛出爲國於獸方食之名曰搖民（郭曰言有易本與河伯友善上甲微殷之賢王假師以義伐罪故河伯不得不助滅之既而哀念有易使得潛化而出化爲搖民國　任臣案筆叢云經文附會王亥有易事非竹書有此文後世莫能覺其僞然胡氏之言亦非實錄）帝舜生戲戲生搖民（任臣案舜當爲嚳國名記云播氏帝嚳子國即搖民也又路史叔戲生搖民搖民居越生女且爲搖氏漢海陽侯搖毋餘世以爲越後未悉爾楊慎補注曰今廣西有搖民豈此類耶〇叔戲即叔獻八元之一高辛氏嗣也）

海內有兩人（郭曰此乃有易所化者也）名曰女丑（郭曰即女丑之尸言其變化無常也然則一以涉化津而遯神域者亦無往而不之觸感而寄迹矣范蠡之倫亦聞其風者也　任臣案抱朴子釋滯篇女仍倚枯貳負抱柱女仍即女丑也）女丑有大蟹（郭曰廣千里也　任臣案玄覽云海陽有專車之蟹女丑有千里之蟹異魚圖贊曰女丑大蟹其廣千里海陽專車易云其比楊慎補注云天文有巨蟹宮蓋應此也又海中有飛蟹善苑國有百足蟹長九尺四螯皆異種也附記之）

大荒之中有山名曰孽搖頵羝上有扶木柱三百里其葉如芥（郭曰柱猶起高也葉似芥菜　任臣案合璧事類曰扶桑一名浮桑生碧海高數千丈大一千餘圍兩幹同根更相依倚謝華啓秀曰扶桑若木鬱島若萍又南史桑國傳言扶桑葉似桐初生如筍其實如梨而赤績其皮爲布亦爲綿與此異）有谷曰溫源谷（郭曰溫源即湯谷也　任臣案溫泉詩華清宮記湯泉志諸所載驪山尉氏驊谷汝水黃山佛迹匡廬閩中溫泉數十餘處未能悉載此則扶桑之湯谷也）湯谷上有

扶木（郭曰扶桑在上　任臣案天問云出自湯谷次于蒙汜淮南云日出于暘谷即湯谷也吳都賦經扶桑之中林包湯谷之滂沛注云湯音暘陶潛讀山海經詩逍遙蕪皐上杳然望扶木洪河百萬尋森散覆暘谷靈人待丹池朝朝爲日浴神景一登天何幽不見燭）一日方至一日方出（郭曰言交會相代也　任臣案淮南子曰日登于扶桑括地象曰扶桑日所陳與泉月所登楚辭曰照吾檻兮扶桑注言其光自扶桑來也）皆載于烏（郭曰中有三足烏　任臣案春秋元命苞曰陽數起于一成于三故日中有三足烏靈憲論曰日者陽精之宗積而成烏象烏而有三趾黃帝古書日中三足烏見者有白衣會物類相感志凡日無光則日烏不見日烏不見則飛烏隱竄易林曰三足孤烏靈明爲御梁簡文大法頌序云陰兔兩重陽烏三足）有神人面犬耳獸身珥兩青蛇名曰奢比尸有五彩之鳥相鄉棄沙（郭曰未聞沙義）惟帝俊下友（郭曰亦未聞也）帝下兩壇彩鳥是司（郭曰言山下有舜二壇五彩鳥主之　任臣案沙莎通鳥羽婆娑也相鄉棄沙言五形之鳥相對斂羽猶云仰伏而秣羽也惟帝俊下友言五彩鳥實司帝壇如帝下駟鸞之也此古文倒貫語也）

大荒之中有山名曰猗天蘇門（任臣案盧柟滄溟賦翶乎猗天之闕謂此山也）日月所生有壎民之國（郭曰音如諠譁之諠）有綦山（郭曰音忌）又有搖山有䰀山（郭曰音如釜甑之甑）又有門戶山又有盛山又有待山有五彩之鳥

東荒之中有山名曰壑明俊疾日月所出有中容之國東北海外又有三青馬三騅（郭曰馬蒼白雜毛爲騅）甘華爰有遺玉三青鳥三騅視肉（郭曰聚肉有眼）甘華甘柤百穀所在（郭曰言自生也）

有女和月母之國有人名曰鳧（郭曰音婉　任臣案篇海引經作鳧）北方曰鳧來之風曰狻（郭曰言亦有兩名也音剡）是處東極隅以止日月使無相間出沒司其短長（郭曰言鳧主察日月出入不令得相間錯知景之長短　任臣案詞林海錯曰有人名曰鳧亦曰狻處東極隅以止日月馮氏山齋雜錄曰蘇利邪日神也蘇摩月神也曰鳧曰狻二人處東極隅以止日月使無相間）

大荒東北隅中有山名曰凶犁土丘應龍處南極（郭曰應龍龍有翼者也　任臣案玉堂叢語景陵常閱畫見飛龍有翼者遣問三楊輩不能具對陳繼時在下列出應曰龍有翼曰飛曰應龍又虬龍千年謂之應龍述異記亦云龍千年爲應龍酉陽雜俎曰應龍生建烏建烏生麒麟麒麟生庶獸淮南云女媧乘雷車服應龍又黃海曰黃帝工師名蒼龍將名應龍嶽瀆經曰堯九年巫支祈爲孽應龍驅之淮陽龜

山足下其後水平禹乃放應龍于東海之區楚辭云應龍何畫河海何歷漢周憬碑應龍之畫謂此班固賓戲云泥蟠而天飛者應龍之神也晉華譚書枯澤非應龍之淵林非鸞鳳之窟吳棻亦續云應龍以屈伸爲神鳳皇以嘉鳴爲貴十六國春秋應龍以屈伸爲靈聖人以知機爲貴唐上官儀勸封禪表錯伏鼇而綴上玄翦應龍而清下瀆常袞表云莫測應龍之外潛復躍鳥之文應从平聲讀見文選註又古樂苑有應龍篇又徐陵上庸路碑河出應龍乃私周易此特龍馬假用之詞非此）殺蚩尤與夸父（郭曰蚩尤作兵者　任臣案史注云黃帝使應龍殺蚩尤於凶犁之谷）不得復上（郭曰應龍遂住地下）故下數旱（郭曰上無復下雨者故也）旱而爲應龍之狀乃得大雨（郭曰今之土龍本此氣應自然冥感非人所能爲也　任臣案張衡應間云女魃北而應龍翔李密移郡縣檄雕虎嘯而谷風生應龍驤而景雲起朱子楚辭注引經云禹治水而有應龍以尾畫地即水泉通流與本文異）

東海中有流波山入海七千里其上有獸狀如牛蒼身而無角一足出入水則必風雨其光如日月其聲如雷其名曰夔（任臣案薛綜東京賦注夔如龍有角鱗甲光如日月博物志云夔形如鼓而知禮玄覽云山之精名曰夔狀如鼓一足而行以名呼之可使取虎豹說文先訓曰夔如龍一足象有角手人面之形諸所稱說名同實異非此也六帖曰夔一足踔而行孟康曰夔似牛一足無角其音如雷事物紺珠曰靈夔生東海似牛蒼身一足無角出入必有風雨即斯獸耳）黃帝得之以其皮爲鼓橛以雷獸之骨（郭曰雷獸即雷神也人面龍身鼓其腹者橛猶擊也　任臣案陳暘樂書有夔鼓唐欄鼓有靈夔吼之曲皆本此而作黃帝詞顏解云雷獸之骨以橛夔鼓麟書云徙橛雷骨夔鼓張勢靈傳賦突以夔雲之臺建以靈夔之鼓謂此也干寶搜神記云陽道和田中值霹靂下擊道和以鉏格其股墜地不得去色如丹目如鏡毛角長三尺餘狀如六畜頭如獼猴李肇國史補曰雷州春夏多雷秋日則伏地中其狀如彘人多取食之此爲雷獸也）聲聞五百里以威天下（任臣案黃省曾讀山海經詩弟夔流波山流波浮東海黃帝得蒼夔爲鼓幾于截振橛威四方煥然生風采蓋指此云）

山海經廣注卷之十五

仁和吳任臣注

大荒南經

南海之外赤水之西流沙之東（郭曰赤水出崑崙山流沙出鍾山也）有獸左右有首名曰跊踢（郭曰出發名國黜惕兩音　任臣案駢雅曰跊踢屏蓬兩首獸也事物紺珠云跊踢左右有首又佩觽作跡踢續騷經作跦踢皆此）有三青獸相并名曰雙雙（郭曰言體合爲一也公羊傳所云雙雙而俱至者蓋謂此也　任臣案獸經曰文文善呼雙雙善行駢志云雙雙合體蛩蛩假足麟書曰雙雙俱來孟極是覆五侯鯖云雙雙在南海外三青獸合爲一體駢雅曰流沙之東三獸相并曰雙雙徐氏賓遠賦獸則摩伽捉賢獨步雙雙又雙雙亦鳥名見讀書考定）

有阿山者南海之中有氾天之山赤水窮焉（郭曰流極於此山也　任臣案離騷曰遵赤水而容與又黃帝失玄珠于赤水皆此水也）赤水之東有蒼梧之野舜與叔均之所葬也（郭曰叔均商均也舜巡狩死於蒼梧而葬之商均因留死亦葬焉其今在九疑之中　任臣案顧起元說畧曰孟子舜生于諸馮遷於負夏卒於鳴條諸馮負夏鳴條皆在河南北故葬于紀所謂紀市也今帝墓在安邑而安邑有鳴條陌去紀才兩舍竹書郡國志等皆言帝葬蒼梧則自漢失之禮記是也至鄭康成遂以鳴條爲南蠻之地大荒南經云蒼梧之野舜子叔均之所葬九疑山記亦謂商均窆其陰豈非有司徒此因葬之後世遂以爲虞帝墳耶若海內經云舜之所葬在長沙零陵界中後人所增長沙零陵名出秦漢非古明也又困學記聞其說與顧類見海內南經注○此云舜[illegible]有與叔均所葬而顧云舜子叔均所葬豈別有古本）文貝（郭曰即紫貝也）離俞（郭曰即離朱）鴟久（郭曰即鵂鶹也　任臣案博物志鵂鶹鶹其抱以

（耶李時珍曰鴟鴞鵂鶹梟皆惡鳥也）鷹賈（郭曰賈亦鷹屬　任臣案莊子有雅賈馬融亦曰賈烏烏類也）委維（郭曰即委蛇也）熊羆象虎豹狼（任臣案爾雅狼牡貛牝其子獥）視肉

有榮山榮水出焉黑水之南有玄蛇食麈（郭曰今南方蚺蛇吞鹿亦此類　任臣案方輿勝覽云鱗蛇出安南雲南鎮康州臨安沅江蒞養諸處長丈餘有四足黃黑鱗二色能食麋鹿即斯類也）

有巫山者西有黃鳥帝藥八齋（郭曰天帝神仙藥在此也　任臣案真行子云禹駐巫山之下大風卒至遇雲華夫人拜而求助淮南云巫山之上順風縱火膏夏紫芝與蕭艾俱死即此山也郭子章曰巫咸以鴻術為帝堯醫師生為上公死為貴神封于斯山因名巫山）黃鳥于巫山司此玄蛇（郭曰言主之也）

大荒之中有不庭之山榮水窮焉有人三身帝俊妻娥皇生此三身之國（郭曰蓋後裔所出也　任臣案海內經帝俊生三身是也與海外西經者殊）姚姓黍食使四鳥（郭曰姚舜姓也　任臣案楊慎云黍食言猶火食也他如盈民之國於姓黍食不死之國阿姓甘木是食蜮民之國桑姓食黍焦僥之國幾姓嘉穀是食又有臟姓之國食黍大荒北經則有毛民之國依姓食黍儋耳之國任姓食穀明不與之國烈姓黍食深目之國盼姓食魚魚山威姓食黍苗民釐姓食肉殊方豈有姓哉蓋禹錫土姓而覃及四表也書所謂聲教訖四海此亦可証今南蠻人有合國同一姓者其遺俗乎其曰食木葉食魚食木實王制所云不火食者也）有淵四方四隅皆達（郭曰言淵四角皆旁通也）北屬黑水南屬大荒（郭曰屬猶連也）北旁名曰少和之淵南旁名曰從淵（郭曰音驄馬之驄　任臣案古音略引此作潨淵）舜之所浴也（郭曰言舜嘗在此中澡浴也）

又有成山甘水窮焉（郭曰甘水出甘山極此中也　任臣案郭義恭廣志曰甘水在西域之東名曰新陶水水甘故曰甘水又名新頭河）有季禺之國顓頊之子食黍（郭曰言此國人顓頊之裔子也）有羽民之國其民皆生毛羽（任臣案贏蟲錄羽民國在海東南崖巘間有人長頰鳥喙赤目白首生毛羽似人而卵生是與卵民本一國也括地圖曰羽民有羽飛不遠去九嶷四萬三千里歸藏啓筮曰金水之子其名曰羽蒙乃羽民是生百鳥金子云舜時貫胸羽民皆至路史餘論云舜九載羽民獻火浣布冠編舜時羽民庭裸國大人氐羌咸被其澤劉勰新論曰毛人羽民之黨）有卵民之國其民皆生卵（郭曰即卵生也　任臣案中國徐偃亦卵生又搜神記高麗之先夫餘王常得河伯女感日光而孕生一卵一男子破殼而出名曰朱蒙平壤錄云五鳳元年朝鮮有蘇伐公者得大卵于蘿林有嬰兒剖卵而出長有聖德六村異之立為西於方言君也廣志繹云黎人之先雷攝一蛇卵中為女子是生黎人故云黎姥之山賢愚經云毘舍離懷孕生三十二卵卵中各出一兒勇健非凡玄應錄曰世羅波世羅二比邱從鶴卵生又彌伽羅母生三十二子般遮羅生五百子皆卵生）

大荒之中有不姜之山黑水窮焉（郭曰黑水出崑崙山　任臣案萬水皆清黝水獨黑今雲南闌滄江是古黑水也柳宗元天對曰黑水盈盈窮于不姜）又有賈山汔水出焉又有言山又有登備之山（郭曰即登葆山群巫所從上下者也）有恝恝之山（郭曰音如券契之契）又有蒲山澧（郭曰音醴）水出焉又有隗山（郭曰音如隗囂之隗）其西有丹其東有玉又南有山漂水出焉（郭曰音票）有尾山有翠山（郭曰言此山有翠鳥也　任臣案劉會孟云周時有歷獻青鳳疑是此鳥）

有盈民之國於姓黍食又有人方食木葉

有不死之國阿姓甘木是食（郭曰甘木即不死樹食之不老　任臣案劉會孟云祖州瀛島產不死草一株可活一人盧柟蠛蠓集云瓊崑不死之芝招岩返魂之樹）

大荒之中有山名曰去痓南極果北不成去痓果（郭曰音如風痓之痓未詳　任臣案皆山名二合三合語也王崇慶釋義謂去痓者去志也去志不果知進而不知退也以爲寓言謬矣）

南海渚中有神人面珥兩青蛇踐兩赤蛇曰不廷　余（郭曰一神名耳　任臣案宛委餘編作不返　余續通考廷亦作返）有神名曰因因乎南方曰因乎夸風曰乎民（郭曰亦有二名）處南極以出入風

有襄山又有重陰之山有人食獸曰季釐帝俊生季釐（任臣案舜生商均季釐又庶子七人）故曰季釐之國有緡淵（郭曰音昏　任臣案路史季釐封于緡後爲夏桀所克國名記云今濟之金鄉未審是非）少昊生倍伐倍伐降處緡淵（任臣案路史少昊元妃生倍伐降處緡淵既封蔑爲蔑氏又國名記少昊後有倍國注云倍伐倍宜國也蔑姓夏滅之）

有水四方名曰俊壇（郭曰水狀似土壇因名俊壇也）

有臷民之國（郭曰爲人黃色）帝舜生無淫（任臣案無淫疑即公世不淫也然公曾未處南荒意其苗裔別有分支云）降臷處是謂巫臷民（任臣案陳一中曰帝俈之後有龍氏巫人封巫爲巫氏生臷民）巫臷民朌姓食穀不績不經服也（郭曰言自然有布帛也）不稼不穡食也（郭曰言五穀自生也種之爲稼收之爲穡）爰有歌舞之鳥鸞鳥自歌鳳鳥自舞爰有百獸相群爰處百穀所聚

大荒之中有山名曰融天海水南入焉有人曰鑿齒羿殺之（郭曰射殺之也　任臣案服虔云鑿齒齒長五尺以鑿食人　釋義曰羿殺鑿齒重出）

有蜮山者有蜮民之國（郭曰音惑）桑姓食黍射蜮是食（郭曰蜮短狐也似鼈含沙射人中之則病死此山出之亦以名云　任臣案陸璣云蜮一名射影孫思邈云一名射工玄中記謂之水狐盧酉陽雜俎謂之抱搶五行傳曰南方淫惑之氣所生故謂之蜮詩云如鬼如蜮楚辭曰魂兮無南蜮傷躬只又南中有鬼彈沙蝨二種毒亦等于含沙）有人方扜弓射黃蛇（郭曰扜挽也音汙）名曰蜮人

有宋山者有赤蛇名曰育蛇有木生山上名曰楓木楓木蚩尤所棄其桎梏（郭曰蚩尤爲黃帝所得械而殺之已摘棄其械化而爲樹也　任臣案王瓘軒轅本紀云黃帝殺蚩尤于黎山之邱擲其械于大荒之中化爲楓木之林又齊邱化書老楓化爲羽人任昉述異記南中有楓子鬼木之老者爲人形即嶺南所謂楓人也然則楓亦善變之物哉梁元帝集云斫長　千駒門楚蚩尤于楓木本此）是謂楓木（郭曰即今楓香樹）

有人方齒虎尾名曰祖狀之尸（郭曰音如柤棃之柤）

有小人名曰焦僥之國（郭曰皆長三尺　任臣案說文云西南僰人焦僥从人盖在坤地頗有順理之性）幾姓嘉穀是食

大荒之中有山名㱙塗之山（郭曰音朽　任臣案升菴外集作巧塗）青水窮焉（郭曰青水出崑崙　任臣案楊慎曰山海經氾天之山赤水窮焉不姜之山黑水窮焉㱙塗之山青水窮焉白

（水之山白水窮焉不庭之山榮水窮焉伐山甘水窮焉則泉流各有窮處至此卽化氣而升也）有雲雨之山有木名曰欒禹攻雲雨（郭曰攻謂槎伐其林木　任臣案劉勰雜俎云禹攻雲雨伐其樹木）有赤石焉生欒（郭曰言山有精靈復變生此木於赤石之上）黃木赤枝青葉群帝焉取藥（郭曰言樹花實皆爲神藥）

有國曰顓頊生伯服（任臣案世本云顓頊生偁偁字伯服）食黍有鼬姓之國（郭曰音如橘柚之橘）有苕山又有宗山又有姓山又有壑山又有陳州山又有東州山又有白水山白水出焉而生白淵昆吾之師所浴也（郭曰昆吾古王者號音義曰昆吾山名谿水內出善金二文有異莫知所辨測）有人名曰張弘在海上捕魚海中有張弘之國（郭曰或曰卽奇肱人疑非）食

魚使四鳥有人焉鳥喙有翼方捕魚于海

大荒之中有人名曰驩頭（任臣案驩頭一作鴅兜古文尚書又作鴅吺）鯀妻士敬（任臣案國名記學海俱作鯀妻士敬氏）士敬子曰炎融生驩頭（任臣案路史縉雲氏帝鴻之冑也妻士敬氏曰炎融遺腹而生驩頭蛙螢子曰山海經鯀妻士敬士敬子曰炎融生驩頭又曰顓頊生驩兜驩兜生三苗其文甚明路史考信于經取兜生苗而不取鯀生兜故推兜而納諸縉雲合士敬炎融爲一婦人而爲縉雲之妻不可通左傳驩兜爲帝鴻之子又推縉雲而納諸帝鴻凡以泥經文而左其解故至此夫驩兜帝鴻之冑士敬之孫炎融之子而顓頊之出也鯀以其子妻士敬而生融以至兜鯀祖顓頊是兜亦顓頊之出故曰顓頊生驩兜驩兜生三苗不然經頭自爲枘鑿哉）驩頭人面鳥喙有翼食海中魚杖翼而行（郭曰翅不可以飛倚杖之周行而已　任臣案神異經曰南方有人人面鳥喙而有翼手足扶翼而行爲人很惡不畏風雨卽此也又五音集韻云鴅鴅人面鳥喙有翼不能飛似謂此也鴅音兜）維宜芑苣穋楊是食（郭曰管子說地所宜云其種穋杞黑黍皆禾類也苣黑黍今字作禾旁起拒戟三音　任臣案爾雅芑白苗穋正韻音六前種後熟曰穋楊白楊也嫩葉可食老葉可作麴料）有驩頭之國（任臣案羅泌曰縉雲氏妻士敬氏曰炎融生驩頭驩頭者驩兜也弘農有地名兜志爲驩兜之都然意驩爲國當如魯驩未必兜地其後竄之崇山則還之慈利也有驩兜墓又嶺外驩州圖經記以爲其竄所樂史亦記驩州爲所放處則去崇山遠矣）

帝堯帝嚳帝舜葬於岳山（郭曰卽山也）爰有文貝離俞鴟久鷹賈延維視肉熊羆虎豹朱木赤枝青華玄實有申山者

大荒之中有山名曰天臺高山海水入焉

東南海之外甘水之間有羲和之國有女子名曰羲和方曰浴於甘淵（郭曰羲和蓋天地始生主日月者也故啓筮曰空桑之蒼蒼八極之既張乃有夫羲和是主日月職出入以爲晦明又曰瞻彼上天一明一晦有夫羲和之子出于暘谷故堯因此而立羲和之官以主四時其後世遂爲此國作日月之象而掌之沐浴運轉之於甘水中以效其出入湯谷虞淵也所謂世不失職耳）羲和者帝俊之妻（任臣案羲和常義有陬氏）生十日（任臣案盧柟放招賦俊妻甘淵十日堯是謂此也宗篠子云遠裔逞逞附神明之後生日生月蓋云生子名名以日月之數也）

有蓋猶之山者其上有甘柤枝幹皆赤黃葉白華黑實東又有甘華枝幹皆赤黃葉有青馬有赤馬（任臣案青馬驪赤馬騂）名曰三騅（任臣案爾雅蒼白雜毛騅詩有騅有騅此則良馬之異名也疑非）有視肉有小人

名曰菌人（郭曰音如朝菌之菌　任臣案抱朴子云芝有石芝木芝肉芝菌芝凡數百種千歲蝙蝠萬歲蟾蜍山中見小人皆肉芝類也南越志曰綠山有女樹天明時皆生嬰兒日出能行日沒死日出復然事物紺珠云孩兒樹出大食國赤葉枝生小兒長六七寸見人則笑菌人豈即此又驗海異聞往香山有物如嬰孩而躶魚貫同行見人輒笑至地而滅泰泉黄佐曰攀之又商人高氏見淸遠縣山中有小兒奔走儼如人形纔臍下多兩翅耳所說畧同豈亦斯類耶）有南類之山爰有遺玉青馬三騅視肉甘華百穀所在

山海經廣注卷之十五終

山海經廣注卷之十六

仁和吳任臣注

大荒西經

西北海之外大荒之隅有山而不合名曰不周負子（郭曰淮南子曰昔者共工與顓頊爭帝怒而觸不周之山天維絕地柱折故今此山缺壞不周匝也　任臣案爾雅八極西北曰不周中天伏典曰不周負亘為乾坤翰楚辭布穉拂於不周司馬大人賦迴車朅來兮絕道不周張衡思玄賦縱余緤乎不周楊雄甘泉賦躋不周之逶蛇阮籍詩日沒不周西盧柟賦跨乾樞兮軼不周又云跨不周兮騎轟雷江騁賦羌又畢乎鵁孤鍛不周以羈昊皆謂此山通鑑前編云不周之巔有宜城焉日月之所不屆而無四時昏晝之辨燧人氏于是覩乾象而察辰心自不周之山遊於日月之都亦斯山也又案天問云康回憑怒墜何故以東南傾尹子盤古篇云共工觸不周山折天柱絕地維女媧補天射十日江淹遂古篇共工所觸不周山兮劉子兵術曰顓頊爭于不周楊炯李少君碑共工則折柱傾維扁騰于海縣文心雕龍云康回傾地夷羿彃日柳子晉問云又似共工觸不周而天柱折即此山事也）有兩黃獸守之有水曰寒暑之水水西有濕山水東有幕山（郭曰音莫）有禹攻共工國山（郭曰言攻其國殺其臣相柳于此山啓筮曰共工人面蛇身朱髮也　任臣案荀子云禹伐共工又神異經西北荒有人焉人面朱髮蛇身人手足而食五穀禽獸頑愚名曰共工即此）有國名曰淑士顓頊之子（郭曰言亦出自高陽氏也）有神十人名曰女媧之腸（郭曰或作女媧之腹）化為神處栗廣之野（郭曰女媧古神女而帝者人面蛇身一日中七十變其腹化為此神栗廣野名媧音瓜　任臣案[illegible]編女娃百三十歷陟化神子栗廣之野真源賦云女媧治百有三十載而落其腸爰化而神路史云女媧道標萬物神化七十煬烈解云上駢生耳目桑林生臂手女媧

（所以七十化也御人棠禮歌云三十六變世應知七十二化起其位王逸楚辭注女媧七十化其體此淮南等有博土爲人爲七十化之術曹植女媧贊曰或云二君人首蛇形神化七十何德之靈柳宗元天對曰媧軀虺號古以類之何日化七十工或說之河圖挺佐輔云女媧牛首蛇身宜髮之中記曰伏羲龍身女媧蛇身開山圖曰坤神字揚羅王號曰女媧世紀云女媧一曰女希瑪藻云子午谷有女媧壘衍雄也師處）橫道而處（郭曰言斷道也）

有人名曰石　來風曰韋（郭曰來或作本也）處西北隅以司日月之長短（郭曰言察日月晷度之節）有五彩之鳥有冠名曰狂鳥（郭曰爾雅云狂夢鳥即此也　任臣案孔融周歲論曰羽儀屯集狂鳥稱之宛委餘編云五采芝鳥有冠似鳳名狂鳥張萱彙雅曰狂亦作鵟或云鵙屬）有大澤之長山有白民之國

西北海之外赤水之東有長脛之國（郭曰脚長三丈　任臣案玄覽曰盛海之東其民穿胷赤水之東其民長脛）

有西周之國姬姓（任臣案國名記高辛氏後有西周國蓋叔均國也）食穀有人方耕名曰叔均帝俊生后稷（郭曰俊宜爲嚳嚳第二妃生后稷也　任臣案陳一中曰帝俈生而神靈自言其名曰夋夋俊也古字通帝嚳之爲帝俊此事之辨者乃郭璞注山海經謂爲舜至帝俊生后稷則曰宜爲嚳不知俊即嚳而反疑經文爲譌經又曰帝俊有子八人蓋八元爲益信任臣又案華陽志高辛氏名夋註綿云帝處一名夋是帝夋也有二人而俊生季釐則俊又似舜也是所未解）稷降以百穀稷之弟曰台璽（郭曰音胎）生叔均（任臣案羅泌同姓名辨視叔均而思稷子是以叔均爲稷之子也據海內經稷之孫曰叔均則叔均非稷之子并非從子明矣經疑有誤又商均亦曰叔均非此）叔均是代其父及稷播百穀始作耕有赤國妻氏

有雙山

西海之外大荒之中有方山者上有青樹名曰柜格之松（郭曰木名音矩）日月所出入也（任臣案游氏聰見曰柜格之松在西海外爲日月所出入）

西北海之外赤水之西有先民之國食穀使四鳥有北之國黃帝之孫曰始均始均生北　有芒山有桂山有搖山（郭曰此山多桂及搖木因名云耳　任臣案初學記引此作瑤山）其上有人號曰太子長琴（任臣案虞汝明古琴疏曰祝融取搖山之櫬作琴彈之能致五色鳥一曰皇來二曰鸞來三曰鳳來故生長子即曰琴）顓頊生老童（郭曰世本云顓頊娶于滕墳氏謂之女祿產老童也　任臣案國名記滕墳作勝墳注云勝奔也高陽妃勝奔氏國或作騰隍誤）老童生祝融（郭曰即重黎也高辛氏火正號曰祝融也　任臣案氏族源流云顓頊次妃勝奔氏生子三人伯偁卷章季禺卷章或作老童季禺生叔歜卷章娶根水氏生二子曰黎曰回黎爲祝融）祝融生太子長琴是處搖山始作樂風（郭曰創制樂風曲也　任臣案陳士元荒史祝融生二子曰長琴曰噎噎處西極長琴居搖山樂風隋元德太子玄冊文遽瑤山之頹壞忽桂宮之毀構唐睿宗受禪制方流樂風之緒宜申游靈之澤陳子龍賀太子生表樂風誕聖長琴著山海之經又唐書許敬宗等勒書五百卷名搖山玉彩又裴光庭獻搖山往則明皇詔太子諸王讌之義皆取此也）

有五彩鳥三名一曰皇鳥一曰鸞鳥一曰鳳鳥有蟲狀如菟胷以後者裸不見（郭曰言皮色青故不見其裸露處）青如猨狀（郭曰狀又似猨）

大荒之中有山名曰豐沮（任臣案冠編作豐阻）玉門日月所入有靈山巫咸巫即巫朌巫彭巫姑巫眞巫禮巫抵巫謝巫羅十

巫從此升降百藥爰在（郭曰羣巫上下此山采之也任臣案酉陽雜俎云大荒靈山有十巫咸曰即盼彭姑眞禮抵謝羅從此升降盼作肦眞作其赤審洗是又水經注引此巫貞作巫貞巫禮作巫孔楊慎均藻亦云巫孔爲十巫之一又同姓名錄云開明有巫履豐沮有巫禮履禮恐是一人南華逸篇云黔首多疾黃帝氏立巫咸以通九竅論衡曰巫咸能以祝延人之疾郭氏巫咸山賦序巫咸以鴻術爲帝堯之醫高似孫緯畧云巫咸堯之醫者今平陽亦有巫咸頂云是巫咸修直處更有巫咸山巫咸墓巫咸谷在夏縣東又世本巫咸作筮後有祿巫曰李咸者稱其名耳揚雄甘泉賦選巫咸兮叫帝閽李賀浩歌云彭祖巫咸幾回死曾益注云巫咸能采藥長生古文苑秦詛楚文曰久湫巫咸亞駝歸藏云昔黃帝將戰筮于巫咸路史黃帝命巫咸巫陽主筮又星家有甘石巫咸三家又商臣亦名巫咸見尚書非此也巫咸或作龔咸直爰集云召龔咸而聘之龔音龍廣雅云巫也）西有王母之山壑山海山（郭曰皆羣大靈之山）有沃之國（郭曰言其土沃饒也）沃民是處（任臣案淮南子海外三十六國西北方有沃民）沃之野鳳鳥之卵是食（任臣案呂氏春秋流沙之西丹山之南有鳳之丸沃民所食）甘露是飲凡其所欲其味盡存（郭曰言其所願滋味此無所不備）爰有甘華甘柤白柳（任臣案吳淑柳賦云沃民之國汲水之傳謂此）視肉三騅璇瑰瑤碧（郭曰璇瑰亦玉名穆天子傳曰枝斯璿瑰枝同二音）白木琅玕（郭曰樹色正白今南方有文木亦黑木也任臣案文木即烏木逸周書謂之圜木張勃吳錄云南朱鄉縣有文木嵇含草木狀曰文木樹高七八丈其色正黑如水牛角）白丹青丹（郭曰又有黑丹也孝經援神契曰王者德至山陵而黑丹出然則丹者別是彩名亦猶黑白黃皆云丹也任臣案尚書大傳丹卵出丹腹青卵出青腹是丹與青皆名腹也則丹爲彩色之名益信）多銀鐵鸞鳥自歌鳳鳥自舞爰有百獸相羣是處是謂沃之野（任臣案湯烈解西金鄉沃野踞八荒

之一）有三青鳥赤首黑目一名曰大鵹一名少鵹（郭曰音黎）一名曰青鳥（郭曰皆西王母使也任臣案曹植辯道論三鳥備設不如百官之美也陶弘景詩術書必青鳥嘉客信龍鱗江淹陰長生賛若渡西海時致意三青鳥梁元帝與劉智藏書弱水難浮猶致書于青鳥李長吉詩符因青鳥送皆指此也拾遺記曰軒渠國多九色鳥青口綠頸紫翼紅膺紺頂丹足碧身緗背玄尾其青多紅少謂之藏鸞亦云是西王母之禽疑即三青鳥類）有軒轅臺射者不敢西嚮射畏軒轅之臺（郭曰敬難黃帝之神任臣案湯烈解軒轅邱在西方黃帝祠頊解云西至崑崙有軒轅宮與臺若邱射者不敢西向湘東王詩寂寥千載後誰上軒轅臺庾信爾綿莊國碑軒臺受氏若水降居崔融表攀龍不及顧慕軒轅之臺湯顯祖表郟鄏之鼎方圖軒轅之臺已閱朱鹿登此風行軒轅臺前屬龍海劉鳳九頌云吾登軒轅之臺而四顧本此也名勝志云今直隸保安州西南界之喬山上亦有軒轅臺廣輿記岳州府君山亦有軒轅臺）大荒之中有龍山日月所入有三澤水名曰三淖昆吾之所食也（郭曰穆天子傳曰滔水濁繇氏之所食亦此類也）有人衣青以袂蔽面（郭曰袂蔽）名曰女丑之尸有女子之國（郭曰王頎至沃沮國盡東界問其耆老云國人常乘船捕魚遭風見吹數十日東一國在大海中純女無男即此國也任臣案玄覽曰葱嶺之西西女之國產男輒不舉也諸蕃歲進男子配焉茂州之西東女之國其貴人死糅金屑而瘞之）有桃山有蚩山有桂山有于土山有丈夫之國（郭曰其國無婦人也）有弇州之山（任臣案括地象正西弇州曰并土隋書作十州并上爲崑崙九州之一南華經云大荒之中弇州之北穆天子傳天子登于弇山之上王世貞以爲即此地也江淹赤虹賦云帝臺北荒之際弇出西海之濱）五彩之鳥仰天（郭曰張口噓天）名曰鳴鳥爰有百樂歌儛之風（郭曰

（爰有百種伎樂歌儛風曲　任臣案荒史曰祝融氏一曰祝誦又曰祝和聽弇州之鳴鳥作屬續之樂以通僉類廖道南楚紀贊曰弇州之聲肩制樂歌王融曲水詩序召鳴鳥于弇州追伶倫于嶰谷本此黃氏事物紺珠云鳴鳥身五色聲有曲度）有軒轅之國（郭曰其人人面蛇身　任臣案談薈云尾處首上）江山之南棲爲吉（郭曰即窮山之際也山居爲棲吉者言無凶夭）不壽者乃八百歲（郭曰壽者數千歲）

西海渚中有神人面鳥身珥兩青蛇踐兩赤蛇名曰弇茲（任臣案冠編六上紀有弇茲氏人面鳥身劉會孟云海外國神多以蛇爲珥踐又有蛇洲）

大荒之中有山名曰日月山天樞也吳姖天門日月所入（任臣案蓋天論須彌山爲天樞日月行于其腰與此說類盧柟放招賦云吳姖晻昧日月所翳即此也）有神人面無臂兩足反屬于頭上名曰噓（郭曰言噓啼也　任臣案圖贊曰脚屬于頭人面無手厥號曰噓重黎所處）顓頊生老童（任臣案譙周古史曰老童即卷章羅苹云卷章史或作老章）老童生重及黎（郭曰世本云老童娶于根水氏謂之驕福產重及黎　任臣案冠編云老童音如鐘磬故爲騩山之神娶女驕生黎回）帝令重獻上天令黎卭下地（郭曰古者人神雜擾無別顓頊乃命南正重司天以屬神命火正黎司地以屬民重實上天黎實下地獻卭義未詳也　任臣案路史作重載上天）下地是生噎處于西極以行日月星辰之行次（郭曰主察日月星辰之度數次舍也）

有人反臂名曰天虞（郭曰即尸虞也）有女子方浴月帝俊妻常羲生月十有二此始浴之（郭曰羲與羲和浴日同　任臣案常羲有陬氏也或作常儀一作尚儀土安作常耳又作常宜路史云高辛氏次妃常羲生而能言髮迨其踵是歸高辛生太子處及日十二楊愼云帝

俊之妻生十日自甲至癸也生月十又二自子至亥也）有玄丹之山（郭曰出黑丹也　任臣案楊愼引經作玄舟之山誤）有五色之鳥人面有髮爰有青鴍（郭曰音又）黃鷔（郭曰音敖）青鳥黃鳥其所集者其國亡有池名孟翼之攻顓頊之池（郭曰孟翼人姓名　任臣案孟翼顓頊臣冠編顓頊紀有載命孟翼攻池天下人號之曰顓頊之池言厚養于民也）

大荒之中有山名曰鏖鏊鉅（郭曰鏊音如敖）日月所入者有獸左右有首名曰屛蓬（郭曰即并封也語有輕重耳　任臣案譜瑞錄云鹿蟄山獸左右有首名并蓬）有巫山者（任臣案冠編堃帝時巫山壅江蜀洪火堃帝令瞽令鑿之）有壑山者有金門之山有人名曰黃姖之尸有比翼之鳥（任臣案即鶼鶼）有白鳥青翼黃尾玄喙（郭曰奇鳥）有赤犬名曰天犬其所下者有兵（郭曰周書云天狗所止地盡傾餘光燭天爲流星長十數丈其疾如風其聲如雷其光如電吳楚七國反時吠過梁國者是也　任臣案辛氏三秦記秦襄公時白鹿原有天狗來下其上有賊天狗吠而護之河圖稽燿鉤曰太白散爲天狗主候兵元史至正中雲南王案山下有赤犬羣吠未幾兵亂又唐天寶中華清宮有天狗院列在諸獸之上杜甫作賦云色似狻猊小如猿狖非此也○又案李白大獵賦虛天狗註云山海經天門山有赤犬名曰天犬蓋謂此也）

西海之南流沙之濱赤水之後黑水之前有大山名曰崑崙之邱（任臣案化■經曰崑崙山九重重相去九千里山有四面竺乾書曰阿耨山即崑崙也一名須彌謂呼蘇爾在于闐國西一千三百餘里其水分流四面去入中國者爲黃河入東海其三面各入南西北海如弱水黑水之類）有神人面虎身有文有尾皆白處之（郭曰言其尾以白爲點駮）其

下有弱水之淵環之（郭曰其水不勝鴻毛　任臣案十洲記云崑崙山弱水周迴繞匝東南接積石圃西北接北戶之室東北臨大活之井西南至承淵之谷玄中記云神邱有火穴光景照千里崑崙有弱水鴻毛不能起括地圖曰崑崙之弱水非乘龍不得至圖贊曰弱出崑山鴻毛是沉北淪流沙南映火林惟水之奇莫測其深）其外有炎火之山投物輒然（郭曰今去扶南東萬里有耆薄國東復五千里許有火山國其山雖霖雨火常然火中有白鼠時出山邊求食人捕得之以毛作布今之火澣布是也即此山之類　任臣案干寶搜神記崑崙之山是惟下都環以炎火之山酈氏水經注流沙西行極崦嵫之山北山有石以兩石相打則水潤潤盡則火出山石皆然炎起數丈司馬相如大人賦經營炎火而浮弱水兮杭絕浮渚而涉流沙張衡思玄賦睎日中于昆吾兮憩炎火之所陶江淹空青賦西海之草炎洲之煙即此也景純炎火山贊曰木含陽精氣結則焚理其微乎其妙不傳他與此類者神異經言荒外有火山生不燼之木十洲記言炎洲有火林山山中有火光全夜神丹經扈羿國有火山奇乘云西北有火州其國有火山張匡鄴行程記高昌北庭山至夕光燄若炬火玄覽曰吼響有然火之洲博物志西域且彌山晝則孔中狀如煙夜則如燈光魏書悅般國有火山山旁皆焦東西洋考云蛟罕山山頭火光日夜不斷一統志梧州有火山山上有火每三五夜一見如野燒之狀又蜀有火井熒臺蕭邱有自然之火春生秋滅羽山有文石生火煙色隨四時而改名爲淨火自然洲有樹生火中其皮織爲火浣布火浣布有二種此其一也陸游云火山軍其地表砌深入則有烈焰風俗記云圖陰縣有湯門亭火從地出又海中有沃焦山遇水則發復有然海木華所稱陰火潛然是也）有人戴勝虎齒有豹尾（任臣案穆天子傳注云虎齒蓬髮困學紀聞作狗尾蓬髮）穴處名曰西王母（郭曰河圖玉版亦曰西王母居崑崙之山西山經曰西王母居玉山穆天子傳曰乃紀名迹于弇山之石曰西王母之山也然則西王母雖以崑崙之宮亦自有離宮別窟游息之處不專住一山也故記事者各舉所見而言之　任臣案胡應麟筆叢曰經稱西王母豹尾虎齒當是人類殊別考穆天子傳云天子賓于西王母觴于瑤池之上西王母爲天子謠天子執白圭玄璧及獻錦組百純組三百西王母拜受之則西王母服食語言絕與常人無異並無所謂豹尾虎齒之象惟司馬大人賦有豹尾虎齒之說蓋拾山海經耳乃山海經則何所據哉任臣竊謂西王母黃帝時乘白鹿獻地圖舜時獻白玉琯穆王時西王母來賓特不過西方一國如八百媳婦名爾若豹尾虎齒則亦貫胸儋耳之類又何足怪後世好事家以西王母等于麻姑上元夫人之列甚至謂漢武帝降西王母于七夕若果有其事者則女人附會之過也爾雅觚竹北戶西王母日下謂之四荒漢書西域傳云安息長老傳聞條支有弱水西王母亦未嘗見也）此山萬物盡有

大荒之中有山名曰常陽之山日月所入

有寒荒之國有二人女祭女薎（郭曰或持觶或持俎）

有壽麻之國（郭曰呂氏春秋曰南服壽麻北懷闟耳　任臣案爾雅入極西曰邠國曰壽靡即壽麻也　劉子威雜俎曰焉僥壽麻之國）

南岳娶州山女名曰女虔女虔生季格（任臣案雅編黃帝鴻初爲南岳之官故名南岳女虔學海作女疢又路史曰帝鴻生白民及季嗜啓生季格季格生帝魁注云嗜其南岳也未審孰是）季格生壽麻（任臣案季格妻任巳感神而生魁及壽麻見冠編）壽麻正立無景疾呼無響（郭曰言其稟形氣有異于人也列仙傳曰玄俗無景　任臣案無景者中國時有其人侍見小名錄周昭王時東甌獻二女曰延娟延娛步塵無迹日中無景風俗通云眞人無景白帖云仙人與虛合體日中無景故韓終久服丹無景又丙吉驗老人之子無景張元始九十七始生于遂無景南史稱梁武帝映日無景又勃鞮之國無景而飛日中無景見拾遺記王明英壁體畧云赤道下春秋分日中無景淮南曰建木在都廣日中無景又曰馬[illegible]大

（丙之御也翳日光而無景此言其疾非眞無景也）爰有大暑不可以往（郭曰言熱炙殺人也　任臣案西儒云地在黃道線下者大熱不可居其人常晝伏水中宋濂演連珠云壽麻之國大暑倍常本此）有人無首操戈盾立名曰夏耕之尸（郭曰亦形天尸之類　任臣案經載奢比據比女姬貳負王子夜尸揄犁醜夏耕宜王之尸不一而足詳其名義大都如今人尸解不化者土人傳以爲神）故成湯伐夏桀于章山克之（郭曰于章山名　任臣案章山名大沙或云沙邱郭作于章山疑非）斬耕厥前（郭曰頭亦在前者）耕既立無首走厥咎（郭曰逃避罪也）乃降于巫山（郭曰自竄于巫山巫山今在建平巫縣）

有人名曰吳回奇左是無右臂（郭曰即奇肱也吳回祝融弟亦爲火正也　任臣案姓氏源流黎卒帝嚳以回代之封于吳是爲吳回吳回生陸終其支庶爲陸終氏姓鬻子言祝融有七吳回亦祝融之一也）

有蓋山之國有樹赤皮支幹青葉名曰朱木（郭曰或作朱威木也）

有一臂民（郭曰北極下亦有一腳人見河圖玉版　任臣案事物紺珠云一臂人一手一目鼻一孔）

大荒之中有山名曰大荒之山日月所入有人焉三面一臂（郭曰無左臂也　任臣案路史禹紀云西過奇肱三面黃帝祠顓解曰三面一臂莫非子孫謂此）三面之人不死（郭曰言人頭三邊各有面也玄菟太守王頎至沃沮國問其耆老云復有一破船隨波出在海岸邊上有一人項中復有面與語不解了不食而死此是兩面人也呂氏春秋曰一臂三面之鄉也　任臣案博物志云兩面人在沃沮東大海中又後漢東國傳及魏志皆云北沃沮有兩面人江淹遂古篇長臂兩面乘赤船兮是也）是謂大荒之野（任臣案張揖上林賦注過乎泱莽之壄山海經所謂大荒之野也）西南海之外赤水之南流沙之西有人珥兩青蛇乘兩龍名曰夏后開開上三嬪于天（郭曰嬪婦也言獻美人于天帝　任臣案吳淑事類賦夏后三嬪之獻太康五子之須本此）得九辯與九歌以下（郭曰皆天帝樂名也開登天而竊以下用之也開筮曰昔彼九冥是與帝辯同宮之序是爲九歌又曰不得竊辯與九歌以國于王發具見于歸藏）此天穆之野高二千仞（郭曰竹書曰顓頊產伯鯀是維若陽居天穆之陽也）開焉得始歌九招（郭曰竹書曰夏后開舞九招也　任臣案楚辭天問云啓棘賓商九辯九歌洪興祖引此爲注朱子斥之審矣啓蘇賓天當是啓夢賓天然則經云開上三嬪于天[illegible]是夏啓三夢上賓于天得傳天帝之樂以下如秦穆聽鈞天之奏唐皇發霓裳之舞也嬪宜作賓楚辭足證其[illegible]三美女于天帝者謬矣又九歌與虞書合考亭斷[illegible]禹之樂九招亦古樂名文心雕龍云帝嚳之世咸墨爲頌以歌九招求審是非又路史注曰田海經上三嬪于

天得九辯與九歌以下天指舜禹尊其賜爾謂天帝之樂啟登天竊之以下妄也劉基樂府曰天穆之野二千仞天帝所以觴百靈三嬪不下兩龍去九歌九辯歸杳冥）

有互人之國（郭曰人面魚身）炎帝之孫（郭曰炎帝神農）名曰靈恝（郭曰音如券契之契　任臣案路史伯靈生妓鼓生靈恝）靈恝生互人是能上下于天（郭曰言能乘雲雨也　任臣案國名記曰炎帝孫靈恝生氏人爲氏國俗作互并又歐陽玄聯車志互人國有白玉城豈即此耶）

有魚偏枯名曰魚婦顓頊死即復蘇（郭曰言其人能變化也　任臣案星槎勝覽古城有飛頭婦髏屍致魚復飛頭人人家食小兒頭返合體如故亦此類也又冠編云虞幕取顓頊氏女曰魚婦生窮蟬名與此同然語不作崇疑非是）風道北來天乃大水泉（郭曰言泉水得風暴溢出道猶從也韓非曰玄鶴二八道南方而來）蛇乃化爲魚是謂魚婦顓頊死即復

蘇（郭曰淮南子曰后稷龍在建木西其人死復蘇其中爲魚蓋謂此也　任臣案高誘淮南注云人死復生或化爲魚𩶱愼補注曰今南中諸苗能以術呪尸爲魚而食之西南國風土記云邪術有卜思鬼者婦人習之夜化爲猫犬遇病者攝其肉唾水中化爲水蝦取而貨之卽斯術也圖贊曰炎帝之苗實生氐人死則復蘇厥身爲鱗雲南是託浮游天津）有青鳥身黃赤足六首名曰鸀鳥（郭曰音觸　任臣案字彙云互人有六首之鸀五音集韻曰氐人國有青鳥赤足六首曰鸀又瑒鳥亦名鸀[illegible]也又積康記不宝山有鳥形色雜紫白[illegible]者[illegible]水鳥亦名鸀此名同而實異者且音蜀不音觸故更爲一種）有大巫山有金之山西南大荒之中隅有偏句常羊之山

按夏后開卽啓避漢景帝諱云（任臣案胡氏四部正譌曰亦有古書本不諱後人避本朝之諱而改者如山海經啓皆爲開之類）

山海經廣注卷之十七

仁和吳任臣注

大荒北經

東北海之外大荒之中河水之間附禺之山帝顓頊與九嬪葬焉（郭曰此皆殊俗義所作冢）爰有鴟久文貝離俞鸞鳥鳳鳥大物小物（郭曰言備有也　任臣案王氏釋義曰大物小物皆殉葬之具也）有青鳥琅鳥玄鳥黃鳥虎豹熊羆黃蛇視肉璿瑰瑤碧皆出衛於山（郭曰在其山邊也）丘方圓三百里丘南帝俊竹林在焉大可爲舟（郭曰言竹林中竹一節則可以爲船也　任臣案劉須溪說南方荒中有涕竹長數百丈圍三丈五六尺厚八九寸可以爲船又南越志羅浮山巨竹皆七八圍長一二丈謂之龍鐘竹通考云哀牢有竹其節相去二丈名曰濮竹玄覽云高滌有疎節之竹六尺而一節黎母山有丈節之竹泰州有退節之竹臨賀有十抱之竹員丘有船竹王會解云路人大竹神異經云南方以篩竹爲船亦作带竹其長百丈圍三丈五六尺湧幢小品云南荒有沛竹其長百丈皆竹之大者與此類）竹南有赤澤水（郭曰水色赤也）名曰封淵（郭曰封亦大也）有三桑無枝（郭曰皆高百仞）丘西有沉淵顓頊所浴

有　不與之國（郭曰一國復名耳今三合語皆通然）烈姓黍食

大荒之中有山名曰不咸（任臣案杜佑通典挹婁在不咸山北鄭樵都邑略云古肅愼國都不咸山在夫餘東北千餘里）有肅愼氏之國（郭曰今肅愼國去遼平三千餘里大居無衣衣猪皮冬以膏塗體厚數分用却風寒其人皆工射弓長四尺勁彊箭以楛爲之長尺五寸青石爲鏑此春秋時隼集陳侯

（之庭所得矢也晉大興三年平州刺史崔毖遣別駕高會使來獻肅慎氏之弓矢箭鏃有似銅骨作者問云轉與海內國通得用此今名之爲挹婁國出好貂赤玉豈從海外轉而至此乎後漢書所謂挹婁者是也　任臣案史記作息慎竹書舜二十五載息慎氏來賓汲冢周書云成王之時息慎來賀作賄息慎之命王會解謂之稷慎或作肅眘漢武帝詔海外肅眘徐陵文肅眘莅茲風牛南遷劉會孟云肅慎在漢曰挹婁魏曰勿吉唐曰靺鞨鬼谷子云肅慎氏饋白雉于文王魏志云自唐暨周肅慎之物皆聯世而至青龍四年肅慎氏致楛矢晉紀景元三年咸寧五年太興二年肅慎皆來獻楛矢石砮即此國也左傳肅慎燕亳吾北土也杜注云肅慎在玄菟北三千餘里江淹遂古篇沃沮肅慎東北遼兮）有蜚蛭四翼（郭曰翡窒兩音　任臣案司馬遊獵賦蛭蜩蠷蝚謂此也）有蟲獸首蛇身名曰琴蟲（郭曰亦蛇類也　任臣案本草綱目引此作琴蛇）有人名曰大人有大人之國釐姓（任臣案國名記帝鴻之後也）黍食有大青蛇黃頭食麈（郭曰今南方蚺蛇食鹿亦麈屬也）有渝山有鯀攻程州之山（郭曰皆因其事而名物也）

大荒之中有山名曰衡天有先民之山有槃木千里（郭曰音盤　任臣案後漢永平中白狼槃木唐菆舉種稱臣楊慎閩覽集云白狼槃木今麗江姚嶲地也虞其道呈彝非此槃或作盤唐昭仁寺碑苑蕊山而池鹽澤躔盤木而跨熱阪）有叔歜國（郭曰音作感反一音觸）顓頊之子（任臣案顓頊之妻嫁生伯偁卷章季禺季禺是生叔歜古謂其所出者皆爲子）黍食使四鳥虎豹熊羆有黑蟲如熊狀名曰猎猎（郭曰或作獨音夕同　任臣案篇海引經六牛氏山有黑獸狀如熊名曰猎猎與本条小異事物紺珠云猎猎如熊黑色盧柟賦云窮奇異獸猎猎獥獥狽[illegible][illegible]狗又彙雅朱良犬一名猎猎絫朱猎之猎音讕與此同字異音也非此獸也）有北齊之國姜姓

使虎豹熊羆（任臣案路史大姜之祖逢公伯陵之後爲商侯伯自逢殷封于此齊氏族考云炎帝子伯陵爲黃帝臣始封逢殷封齊二說不同）

大荒之中有山名曰先檻大逢之山河濟所入海北注焉（郭曰河濟注海已復出海外入此山中也）其西有山名曰禹所積石有陽山者有順山者順水出焉有始州之國有丹山（郭曰此山純出丹朱也竹書曰和甲西征得一丹山今所在亦有丹山丹出土穴中）有大澤方千里羣鳥所解（郭曰穆天子傳曰北至廣原之野飛鳥所解其羽乃于此獵鳥獸絶羣載羽百車竹書亦曰穆王北征行流沙千里積羽千里皆謂此澤也　任臣案瀚海地皆沙積羣鳥解羽江淹遂古篇青鳥所解路誕亶兮柳宗元天對大澤千里羣鳥是解）有毛民之國（郭曰其人面體皆生毛　任臣案路史注東毛人等五十五國韓昌黎文海外雜國若躭浮羅流求毛人郎斯國也）依姓食黍使四鳥禹生均國均國生役采（郭曰采一作來）役采生修鞈（郭曰音如單鞈之鞈）修鞈殺綽人（郭曰人名）帝念之潛爲之國（郭曰潛[illegible]　任臣案路史塗山氏后遂生啓及均均生固固生伎來伎來生循鞈是殺綽人帝念之其裔居兜牟山北人號厥賓）是此毛民有儋耳之國任姓（郭曰其人耳大下儋垂在肩上朱崖儋耳鏤畫其耳亦以放之也　任臣案爾雅入極北曰祝栗曰儋耳呂氏春秋云叔逆之所儋耳之居多無君郎斯國也淮南子作躭耳博物志作擔耳）禺號子食穀北海之渚中（郭曰言在海渚中種粟給食謂禺號也）有神人面鳥

身珥兩青蛇踐兩赤蛇名曰禺彊（任臣案禺彊莊子注作禺京養生雒書曰東海神名阿明南海祝融西海巨乘北海禺彊龍魚河圖云北海神姓名禺帳里又名禺強天問云伯強何處惠氣安在注伯強卽隅強天神也黃道周續騷經屬強禺爲先容兮乃告余以未啓龜藏曰昔穆王子筮封于禺強疑非此又續通考引經作禺強樞誤）

大荒之中有山名曰北極天櫃（郭曰音匱）海水北注焉有神九首人面鳥身名曰九鳳又有神銜蛇操蛇其狀虎首人身四蹄長肘名曰彊良（郭曰亦在畏獸畫中）

大荒之中有山名曰成都載天有人珥兩黃蛇把兩黃蛇名曰夸父后土生信信生夸父（任臣案續通考句龍爲后土生子二人曰垂曰信信

生夸父善走爲丹朱臣後有夸氏）夸父不量力欲追日景（任臣案冠編曰夸父廷追日臂虎豹而善投以賁臣丹朱）逮之於禺谷（郭曰禺淵日所入也今作虞　任臣案禺谷卽虞淵古人音義相通字多假借古虞淵又作吳泉）將飲河而不足也將走大澤未至死于此（郭曰渴死）應龍已殺蚩尤（任臣案十三州志壽張有蚩尤祠皇覽云蚩尤冢在東郡壽張縣常以十月祠之有赤氣出如絳帛民名爲蚩尤旗沈括筆談曰解州鹽澤滷色正赤在坂泉之下俗謂之蚩尤血）又殺夸父（郭曰上云夸父不量力與日競而死今此復云爲應龍所殺死無定名觸事而寄明其變化無方不可揆測）乃去南方處之故南方多雨（郭曰言龍水物以類相感也）

又有無腸之國是任姓（郭曰爲人長也）無繼子食魚（郭曰繼亦當作腎謂腓腸也　任臣案淮南子作無繼民卽無腎也注云其人無嗣）

共工臣名曰相繇（郭曰相柳也語聲轉耳）九首蛇身自環（郭曰言轉旋也　任臣案廣雅曰北方有民焉九首蛇身其名曰相繇）食于九土（郭曰言貪殘也）其所歍所尼（郭曰歍嘔猶噴吒尼止也）卽爲源澤（郭曰言多氣力）不辛乃苦（郭曰言氣酷烈）百獸莫能處（郭曰言畏之也）禹湮洪水殺相繇（郭曰禹塞洪水由以溺殺之也）其血腥臭不可生穀其地多水不可居也（郭曰言其膏血滂流成淵水也　任臣案盧柟滄溟賦觀乎倚天之瀾殲乎相繇之區卽斯地）禹湮之三仞三沮（郭曰言禹以土塞之地陷壞也　任臣案王世貞續九辨云禹壅湮之被原兮厥之三仞而三沮本此）乃以爲池羣帝是因以爲臺（郭曰地下宜積土故衆帝因來在此共作臺）在昆崙之北有岳之山尋竹生焉（郭曰尋大竹名）

大荒之中有山名曰不句海水入焉有係昆之山者有共

工之臺射者不敢北鄉（郭曰言畏之也　任臣案阮籍詠懷詩共工宅玄冥高臺造青天）有人衣青衣名曰黃帝女魃（郭曰音如旱魃之魃）蚩尤作兵伐黃帝（任臣案應劭曰蚩尤古天子臣瓚曰孔子三朝記蚩尤庶人之貪者史記索隱曰黃帝紀諸侯相侵伐蚩尤最爲暴則蚩尤非天子也又管子蚩尤受盧山之金而作五兵明非庶人蓋諸侯號也龍魚河圖云黃帝攝政有蚩尤兄八十一人並獸身人語銅頭鐵額食沙造五兵威振天黃帝以仁義不能禁止蚩尤天遣玄女下授黃帝兵符伏蚩尤道家謂蚩尤天符之神故行師者禡焉博古圖謂商代彝器多著蚩尤之象以爲貪虐之戒其狀如獸附以兩翅春秋元命苞曰蚩尤作霧黃帝作指南車路史云蚩尤兄弟七十二人通典曰蚩尤卽魑魅戰于涿鹿黃帝吹角爲龍吟禦之漢書武帝時太原有蚩尤神晝見龜足蛇首疫其里里人祀之歸雲集作蚩尤陂泉氏集韻作蚩蚘安國以九黎君號蚩尤謬漢藝文志蚩尤二篇隋志梁有黃帝蚩尤兵法二卷）黃帝乃令應龍

之冀州之野（郭曰冀州中土也黄帝亦教虎豹熊羆以與炎帝戰于阪泉之野而滅之見史記　任臣案焦氏易林白龍赤虎戰鬭俱怒蚩尤敗走死于魚口阮嗣宗詩應龍沉冀州妖女不得眠李商隱表裂蚩尤之肩辟謂此事也黄帝玄女戰法曰黄帝與蚩尤九戰九不勝有婦人人首鳥形是為玄女授黄帝職淼劉鄙雜兕自黄帝與蚩尤戰涿鹿之野蚩尤作大霧帝乃命風后作指南車遂擒蚩尤雲笈七籤云黄帝出師伐蚩尤于絕轡之野以桐鼓為警黄帝出軍訣曰帝伐蚩尤玄龜銜符從水中出帝備之以征即日擒蚩尤廣成子傳云蚩尤銅頭啖石飛空走險以馗牛皮為鼓九擊而止之尤不能飛走遂殺之帝王世紀黄帝使應龍殺蚩尤于凶黎之丘歸藏啓筮曰蚩尤出自羊水八肱八趾疏首登九淖以伐空桑黄帝殺之于青丘寰宇記云蚩尤身首異處故壽張鉅鹿俱有冢墓而壽張之冢即皇覽所謂肩髀冢也漢宣帝立祠其上冀州今保安州軒轅都涿鹿是此州也）應龍畜水蚩尤請風伯雨師縱大風雨黄帝乃下天女曰魃雨止遂殺蚩尤魃不得復上所居不雨（郭曰旱氣在也　任臣案玄覽曰旱之妖獸如人長三尺袒而戴目疾走若風其名曰魃亦謂之狢所見之國赤旱千里抱朴子云山精形如小兒獨足向後夜喜犯人其名曰魃本草注云旱魃山鬼也所居之處天不雨女魃入人家能竊物以出男魃入人家能竊物以歸神異經云南方有魃長二三尺裸身目在頂上行走如風見則大旱一名旱母說郛云南方有人名曰魃所之國大旱一名狢子即魃也魏書載咸平五年晉陽得死魃長二尺面頂各二目通考言承階元年長安獲女魃長尺有二寸洪武正韻云魃鬼婦詩旱魃為虐是也亦作妭文字指歸云女妭禿無髮）叔均言之帝後置之赤水之北（郭曰遠徙之也）叔均乃為田祖（郭曰主田之官詩云田祖有神　任臣案魏書昌意之裔始均入任堯世逐女魃于弱水之北民賴其勤帝舜嘉之命為田祖）魃時亡之（郭曰畏見逐也）所欲逐之者令曰神北行（郭曰向水位也）先除水道決通溝瀆（郭曰

言逐之必得雨故見先除水道今之逐魃是也）有人方食魚名曰深目民之國昐姓食魚（郭曰亦[illegible]類但眼絕深黄帝時姓也　任臣案國名記作目深國昐作昐高昐氏之後也）有鍾山者（任臣案張平子云過鍾山而中休蓋謂此山以上有燭龍之句也）有女子衣青衣名曰赤水女子獻（郭曰神女也）大荒之中有山名曰融父山順水入焉有人名曰黄帝生苗龍苗龍生融吾融吾生弄（郭曰一作卞明　任臣案史記正義云融吾生并明）弄明生白犬白犬有牝牡（郭曰言自相配合也　任臣案白犬黄帝之曾孫其名若後世太子佛狸虎犳非狗犬也又云有牝牡蓋若今之婆羅門半釋迦具陰陽二體者應劭書遂以為高辛太名槃瓠妻帝女生六男六女自相夫婦趙氏說文長箋亦云槃瓠之種犬也其說實衍于此）是為肉食有赤獸馬狀無首名曰宣王尸（郭曰之神名也　任臣案此神獸狀非壺獸也）有山名曰齊州之山君山（任臣案洞庭湖闊海陽羨兖州皆有君山此赤是）鬵山（郭曰音潛）鮮野山魚山有人一目當面中生一曰是威姓少昊之子食黍有繼無民繼無民任姓無骨子食氣魚（郭曰言有無骨人也尸子曰徐王偃有筋無骨）西北海外流沙之東有國曰中輪顓頊之子食黍有國名曰賴丘有　國有神人面獸身名曰

西北海外黑水之北有人有翼名曰苗民（郭曰三苗之民　任臣案神異經云苗民人形而腋翼不能飛爲人饕餮淫佚[illegible]無度居西北荒述異記云苗民長尚上下相）顓頊生驩頭驩頭生苗民苗民釐姓食肉（任臣案路史驩頭以孤功輔鯀氏其國生三苗氏注曰山海經顓帝生驩頭又云鯀妻遺腹生驩頭驩頭生苗民故世以苗民顓帝之後果爾則驩頭爲禹之弟而苗民其猶子也堯試舜時禹才十歲何由有弟若姪暴恣爲亂且苗民釐姓明甚而黃帝子姓第七爲釐苗民爲驩頭之子驩頭爲帝鴻之後則驩頭縉雲之爲釐姓審矣傳言三苗爲縉雲氏之子蓋驩頭猶饕縉雲之號也）有山名曰章山

大荒之中有衡石山九陰山洞野之山上有赤樹青葉赤華名曰若木（郭曰生崑崙西附西極其華光赤下照地　任臣案楚辭羲和之未揚若華何光又曰折

若木以拂日淮南子曰若木在建木西末有十日其華照下地注云若木端有十日狀如蓮華光照其下呂覽云菜之美者若木之華揚雄甘泉賦云飲若木之露英張平子賦撫若木而躊躇阮籍詩若木燿四海扶桑翳瀛洲江淹詩屬我嵫景半賞爾若光初沈約遊仙詩若華有餘照淹留且晞髮王勃南郊頌序登若木以照臨楊炯渾天賦扶桑臨于海上若木照于崑崙柳宗元招海賈文觸鰭霏兮楢若木圖贊曰若木之生崑山是濱朱華電照碧葉玉津食之靈智爲力爲仁）有牛黎之國（任臣案國名記云儋今有黎姥山）有人無骨儋耳之子（郭曰儋耳人生無骨子也）

西北海之外赤水之北有章尾山有神人面蛇身而赤（郭曰身長千里　任臣案淮南云人面龍身而無足踏碓頫書云蛇身而赤身長千丈）直目正乘（郭曰直目目從也正乘未聞　任臣案正乘言其聽不邪也）其瞑乃晦其視乃明（郭曰言視爲晝眠爲夜也）不食不寢不息風雨是謁（郭曰言能請致風雨）是燭九陰（郭曰照九陰之幽陰也）是謂燭龍（郭曰離騷曰日安不到燭龍何燿詩含神霧曰天不足西北無有陰陽消息故有龍銜精以往照天門中云淮南子曰蔽于委羽之山不見天日也　任臣案八景玉籙曰乃異天之絕視秘亶龍燭之玄北渺烈解曰燭龍在雁門北其神人面龍身而無足高誘注云龍銜燭以照太陰蓋長千里張衡思玄賦逕燭龍令執炬兮過鍾山而中休陸機演連珠云蘭膏停室不思銜燭之龍左思吳都賦亦猶藤林瑩爆而與夫橋木龍燭也傅咸燭賦六龍銜燭于北極九日登曜于扶桑陸雲南征賦超燭龍之絕景豈北象于百華傅玄燈賦如九燭龍而照玄方司馬彪詩冀顧神龍來揚光以見燭謝惠連雪賦爛兮若燭龍銜燿照崑山王元長遊仙詩燭龍導輕轡劉孝標啓蔪仙之望石龍太陰之壁龍燭庾信誌銘曰四時銜火燭龍開照地之光庾闡遊仙詩仰盻燭龍曜脩步朝廣庭又曰王房石搶磊砢燭龍銜輝吐火梁元帝玄覽賦猶然陽燧之火尚執驪龍之燭楊炯渾天賦龍山銜燭

不能議其光景李華含元殿賦燭龍坼穹穴而臨北方當亥表云開散皇　龍含巨燭張說賦云南窮火鼠之鄉北盡燭龍之會李白大鵬賦燭龍銜光以照影列缺施鞭而啓塗又北風行燭龍栖寒門光耀猶旦開李邕日賦燭龍照灼以首事踆烏沓迅而演成蔣防歐表賦類火鼠兮炎邱是江北燭龍兮崑閶斯昇胡齊黃柑賦若葵花之繡綺卉燭龍之銜金丹李賀詩天東有若木下置銜燭龍唐詩云燭龍之地無日光潛思笠江鏑云燭龍銜火倚冰柱太乙經云歲星爲六乙之燭龍王世貞太和山賦燭龍布延神漢流液盧橘放招賦燭龍長瞑玄豹蹄且又泰宇賦青龍銜光以燭銜白虎撓餓而先趨吳國倫書道言良于棋室明規燿于燭龍頓起元詠懷詩燭龍延日華九鳳暢雲柯祠九明詩燭龍奔天衛不照雲下人李摯龍詩焚身香象泣照跡燭龍然文鳳翔江土吟而恒羅犀代燭龍皆木此也宋徒治平略曰日月蟻行晉志之妄燭龍啣火穴問之誣又種火之山日月所不照有青龍銜燭火以照山之四極同此類唐地理志北庭有燭龍軍亦取斯義耳燭或作逴楚辭大招曰北有寒山逴龍赩只陸時雍注云逴龍

曰是燭龍又乾坤鑿度曰燭龍行東時肅清行西時嘔噢銜南時大暵行北時嚴殺推測其義似不指此也

山海經廣注卷之十七終

山海經廣注卷之十八

仁和吳任臣注

海內經（海內經及大荒經本逸在外羅苹路史注引此通作朝鮮記）

東海之內北海之隅有國名曰朝鮮（郭曰朝鮮今樂浪郡也　任臣案殊域周咨錄以其在東朝日鮮明故名朝鮮朱國禎大事記云朝鮮取朝日鮮明之義高麗亦如之前史有日九部所謂日月兩九者此也錢溥朝鮮國志朝鮮有三種一檀君朝鮮一箕子朝鮮一衛滿朝鮮考箕子封朝鮮傳四十一代至王準凡九百二十八年而失國於衛滿準入漢地金馬郡自立號韓王又傳二百年并入高句麗兼有新羅百濟又學海云朝鮮後入海者爲鮮國）天毒其人水居（郭曰天毒即天竺國貴道德有文書金銀錢貨浮屠出此國中也晉大興四年天竺王獻珍寶　任臣案天毒漢書作天竺汲冢周書作天竹杜篤傳作天篤或作天

督西域記云詳夫天竺之稱舊云身毒或曰賢豆今从正音宜云印度楊文公金沙塔記天毒之國紀于山經竺乾之師聞于柱史通志畧云天竺即捐毒也去長安九千八百六十里王治術敦谷北與烏孫接王崇慶釋義曰天毒疑別有意義郭以爲即天竺國天竺在西域漢明帝遣使迎佛骨之地此未知是非也）偎人愛之（郭曰偎亦愛也音隱隈反　任臣案言其風俗柔善以兼愛爲教也又韻會曰北海之隅有國曰偎人以偎人爲國名未識所据）

西海之外流沙之中有國名曰壑市（郭曰音郝　任臣案水經注流沙又逕浴渚歷壑市之國）

西海之內流沙之西有國名曰氾葉（郭曰音如汜澄之汜）

流沙之西有鳥山者三水出焉（郭曰三水同出一山也）爰有黃金璿

瑰丹貨銀鐵皆流于此中（郭曰言其中有雜珍奇貨也）又有淮山好水出焉

流沙之東黑水之西有朝雲之國（任臣案水經注流沙又逕于鳥山之朝雲國楊慎均藻云鳥山之東有朝雲國）司彘之國黃帝妻雷祖生昌意（郭曰世本云黃帝娶于西陵氏之子謂之纍祖產青陽及昌意　任臣案氏族源流云黃帝元妃西陵氏謂之嫘祖生子三人曰昌意玄囂龍苗）昌意降處若水（任臣案史記索隱云降下也言帝子爲諸侯又路史昌意爲黃帝讓適遜居若水注云遜謫降封之若即江之下流在蜀國名記云今越嶲之臺登盟會圖說以爲都九州要記曰臺登縣布如諸川鶡誠山黑水之閒若水出其下即斯水也在今四川黎州庾信集云昌意降居初分若水之姓又爾穉永碑若水降居宇文常碑若水遜源本此）生韓流（郭曰竹書云昌意降居若水產帝乾荒乾荒即韓流也生帝顓頊　任臣案氏族源流云昌意姬姓生子三人長曰乾荒次曰安季曰悃又華陽國志言昌意娶蜀山氏之女生子帝嚳非是）韓流擢首謹耳（郭曰擢首長咽謹耳未聞　任臣案路史顓頊亦擢首而謹耳注謹耳小耳也）人面豕喙麟身渠股（郭曰渠車輞言跰腳也大傳曰大如車渠）豚止（郭曰止足　任臣案黃帝嗣[illegible]錄云韓流爲豕喙豚趾莫非子孫則妖孽耳三面一臂必不其然）取淖子曰阿女生帝顓頊（郭曰世本云顓頊母濁山氏之子名昌僕　任臣案蜀國春秋云昌意娶蜀山氏女曰景嫫生乾荒乾荒娶蜀山氏曰樞是爲河女所謂淖子也生顓頊冠編白淖子感瑤光貫月之辭于幽房而生顓頊）

流沙之東黑水之閒有山名不死之山（郭曰即員邱也　任臣案水經注流沙又歷員邱不死之西背此山也）華山青水之東有山名曰肇山有人名曰栢高（郭曰栢子高仙者也　任臣案路史堯治天下栢成子皐立爲諸侯禹時栢成子皐辭爲諸侯而耕

注云一作子高眞靈位業圖曰栢成子高湯時退耕偕步綱之道逼變經曰老子言自開闢以來千二百變後世得道栢成子皐是矣）栢高上下于此至于天（郭曰言翱翔雲天往來此山也）

西南黑水之閒有都廣之野后稷葬焉（郭曰其城方三百里蓋天下之中素女所出也離騷曰絕都廣野而直指號　任臣案事物紺球云都廣在西南方乃天地之中又淮南子曰經歷都廣入日揖節江淹賦都廣之國番禺之野黃氏續騷經過閬浮之所都兮夕以居乎都廣謂此也楊慎補注曰黑水廣都今之成都也素女在青城天谷今名玉女洞世紀云后稷葬于黑水濱者之野路史注稷以癸巳日葬于黑水之山葬廣都之野冢去中國三千里）爰有膏菽膏稻膏黍膏稷（郭曰言味好皆滑如膏外傳曰膏粱之子菽豆粢粟也　任臣案劉會孟云嘉穀之米炊之皆有膏）百穀自生（任臣案楊慎曰本是百棃自生今誤改作穀齊民要術所引可證棃即穄字陳禹謨曰后稷之生也誕降嘉種其沒也墓生百穀可謂與樹藝相終始矣蓋帝命率育良非偶也）冬夏播琴（郭曰播琴猶播殖方俗言耳　任臣案琴疑桑字之譌言樹穀而雜草也又虞汝明古琴疏曰素女播都廣之琴溫風冬飄素雪夏零鸞鳥自鳴鳳鳥自舞靈壽白華與經文異畧同是直以爲琴瑟之琴也）鸞鳥自歌鳳鳥自儛靈壽實華（郭曰靈壽木名也似竹有枝節　任臣案漢書孔光傳服虔曰靈壽木名似竹有節長不過八九尺庾仲雍山水記巴鄉酒村側有谿中多靈壽木華陽國志木道有東陽下瞿數灘山有靈壽木及橘柚也玄覽云涪陵有靈壽之木游氏聽見云靈壽木不煩削治可以扶老李時珍以爲即椐樻云）草木所聚（郭曰在此叢殖也）爰有百獸相羣爰處（郭曰於此七羣聚）此草也冬夏不死（任臣案圖贊曰都廣之野珍怪所聚爰有膏穀鸞歌鳳舞后稷託終樂哉斯土）

南海之內黑水青水之閒有木名曰若木（郭曰樹赤華青　任臣案庾作

（齊王懸碑若木一枝旁蔭數國唐遠方録冊文東旌若木西蔭條支明王偶詩客思員寵外雲程若木東或謂卽此也）若水出焉（任臣案郡縣釋名曰賓川州東北有金沙江山海經所謂若水也鄒應龍詩水界金沙橫地險山聯玉帶勢天成朱國禎大事記曰金沙江源出吐蕃其龍州犁牛石下謂之犁水譌爲麗佛經云拔提河一名金河池）有禺中之國（任臣案路史注若水之間地當川蜀在西南方此禺中之名所由立）有列襄之國有靈山有赤蛇在木上名曰蝡蛇木食（郭曰言不食禽獸也音訖耎弱之耎任臣案讀書通曰輭通作蝡）有鹽長之國有人焉鳥首名曰鳥氏（郭曰今佛書中有此人卽鳥也任臣案冠編云太昊帝咸鳥一曰帝鳥是曰鳥氏又云黃帝封風后于任錫之己姓爲帝咸鳥之後於鹽長之國以崇太昊之祀卽斯地也）有九邱（任臣案冠編帝咸鳥元歷襲太昊有九邱）以水絡之（郭曰絡猶遶也）名曰陶唐之邱（郭曰陶唐堯號）有叔得之邱孟盈之邱（任臣案路史作蓋盈古天子號也循蜚記蓋盈氏若水之間禺中之地有蓋盈之丘是其墟也王氏補衍亦云蓋盈氏出若水）昆吾之邱（郭曰此山出名金也尸子曰昆吾之金任臣案淮南子昆吾邱在南方注云祝融之孫陸終之子爲夏伯又曰日出于扶桑對于昆吾梁元帝職貢圖序踰空桑而歷昆吾謂此地）黑白之邱赤望之邱參衛之邱武夫之邱（郭曰此山出美石任臣案卽碔砆）神民之邱（郭曰言上有神人任臣案冠編二十二姓紀有神民氏都于神民之邱王文祿補衍云神民氏居神民邱三百歲潛夫論云天地開闢爰有神民民神異業精氣通行一曰神皇氏春秋命歷敍云神皇氏駕六蜚鹿政三百歲卽此）有木青葉紫莖玄華黃實名曰建木（任臣案游氏臆見曰建木在西若水濱鹽長之國九邱之土青葉紫莖玄

華黃實建木之下日中無景吁而無響梁簡文大法頌曰遊經建木巡指盛唐指此耳）百仞無枝有九欘（郭曰枝回曲也音如斤斵之斵任臣案盧柟故招賦建木九欘葉纊緒且）下有九枸（郭曰根盤錯也淮南子曰大大則根欋音劬）其實如麻（郭曰似麻子也）其葉如芒（郭曰芒木似棠梨也）大皞爰過（郭曰言庖羲於此經過也）黃帝所爲（郭曰言治護之也）有窫窳龍首是食人（郭曰在弱水中任臣案盧柟枚拘賦窫窳龍首甘人吞且）有青獸人面名曰猩猩（郭曰能言任臣案李時珍本草云古之說猩猩者如豕如狗今之說猩猩者與狒狒不相遠以後世所謂野女野婆者皆卽物耶唐蒙博物記云日南有野女群行覓夫其狀白色徧體無衣襦周密野語云野婆出南丹州黃髮椎髻裸形跣足腰間剖之有印方寸瑩若蒼玉文類符篆圖贊曰能言之獸是謂猩猩厥狀似猴號音若嬰自然知往頗測物情）西南有巴國（郭曰今三巴是）大皞生咸鳥咸鳥生乘釐（任臣案冠編咸鳥卽鳥明太昊之裔子也子乘釐陶潛羣輔錄鳥明主建福亦賢人也華陽志云伏羲生咸鳥咸鳥生乘釐是司木土）乘釐生後照後照是始爲巴人（郭曰爲之始祖任臣案路史帝後照支子顧相降處于巴巴東至魚腹西連僰道北接漢中南極牂牁後巴滅巴子五季流于黔而君之生黑穴四姓蜀志云巴人五子爲五姓有巴氏樊氏瞫氏相氏鄭氏郡縣志渝州古巴國也閬白二水東南流曲折如巴字故謂之巴左傳注巴國在巴郡江州縣武王伐殷巴人助焉後封爲巴子王會篇巴人以比翼鳥）有國名曰流黃辛氏（郭曰卽酆氏也）其域中方三百里（任臣案冠編云帝咸鳥建福于民功豐德隆是曰豐隆卽國于流黃酆其城中方三百里）其出是塵土（郭曰言殷盛也任臣案揚氏補注曰出是塵土言其地淸曠無囂塵也董斯張吹景錄云山海經巴國方三百里其出是塵土用修謂其淸曠無塵埃而郭注云言殷盛也

（子雲蜀都賦埃[illegible]塵拂萬端異類財物[illegible][illegible]蓄積備具左太冲賦市廛所會萬商之淵二賦乃原注實錄也如楊云長安涍蔣果亦遙北[illegible][illegible]耶）有巴遂山澠水出焉（任臣案水經注大度水經越嶲大莋縣入繩南源分爲二其一東經廣柔縣注于江其一南逕旄牛道至大莋與若水合自下通謂之繩水矣即斯水也澠酈氏引經作繩）又有朱卷之國有黑蛇青首食象（郭曰即巴蛇也）

南方有贛巨人（郭曰即梟陽也音感）人面長臂黑身有毛反踵見人笑亦笑脣蔽其面因即逃也又有黑人虎首鳥足兩手持蛇方啗之（任臣案事物紺珠曰黑人虎首持兩蛇啖之出巴遂山即此也楊慎補注云今南中有苗名猓昌其人手持蛇啗之猓猓歸箐中捕蛇數十蛇亦不能去不知何術也疑此類）

有嬴民鳥足（郭曰音盈）有封豕（郭曰大豬也羿射殺之　任臣案冠編羿會封豕于桑林梁元帝玄覽賦云戮猾天之封豕斬橫海之長鯨圖贊曰有物貪婪號曰封豕薦食無厭肆其殘毀羿乃飲羽獻帝效皮）

有人曰苗民（郭曰三苗民也）有神焉人首蛇身長如轅（郭曰大如車轂澤神）也左右有首（郭曰岐頭）衣紫衣冠旃冠名曰延維（郭曰委蛇　任臣案野有方皐澤有委蛇二神皆如蛇兩頭東京賦注云委蛇大如車轂代醉編曰南方神名延維事物紺珠曰委蛇紫衣朱冠聞雷車之聲則捧其首而去又禮含文嘉曰兩頭蛇名天根白澤圖云故澤之精名曰冕其狀如蛇身兩頭廣博物志曰山中見大蛇冠幘者名曰升卿呼其名則吉圖贊曰夔稱一足蛇則二首少不知無多不覺有雖資天然無異駢拇）人主得而饗食之伯天下（郭曰齊桓公出田於大澤見之遂霸諸侯亦見莊周作朱冠　任臣案宋大觀中黃河得兩首龜蔡京以爲即齊小白所見者當霸天下考其形狀與此畧異非是）有鸞鳥自歌鳳鳥自舞鳳鳥首文曰德翼文曰順膺文曰仁

背文曰義見則天下和（郭曰言和平也　任臣案論語摘衰聖曰鳳有六象一曰頭像天二曰目像日三曰背像月四曰翼像風五曰足像地六曰尾像緯有九苞一曰口苞命二曰眼含度三曰目總達四曰舌詘伸五曰色彩光六曰冠矩周七曰距銳鉤八曰音激揚九曰腹文戶行鳴曰歸嬉止鳴曰提扶夜鳴曰善哉晨鳴曰賀世飛鳴曰郎都）又有青獸如菟名曰菌狗（郭曰音如朝菌之菌　任臣案事物紺珠云菌狗如兔青色駢雅曰菌狗兔屬也又長慶二年吐蕃出獸如猴而腰尾皆長色青迅猛食人或以爲即菌狗類也）有翠鳥（任臣案王會解蒼吾翡翠爾雅翠鷸注云似燕喙色出鬱林說文曰翡翠青赤鳥辭詁曰鷸翠別名也孝經援神契云神靈滋液則翡翠耀異物志曰翠大如燕腹背純赤民捕食之廣志曰翡出交阯與古縣交州志曰翡翠出九眞似鶡鵙晉令云翡鳥不得西度隴圖贊曰翠雀麋鳥越在西海羽不供用肉不足宰懷璧其罪賈害以禾）有孔鳥（郭曰孔雀也　任臣案王會解方人以孔鳥爾雅翼云孔雀生南海尾凡七年而後成長六七尺展開如車輪金翠斐然始春而生至三四月後彫與花萼同榮衰春秋元命苞曰火離爲孔雀續漢書日南徼西域俱出孔雀漢地理志曰交阯西于縣產孔雀郡內朱崖皆有之張璠漢紀云條支出師子孔雀南越志曰義寧縣杜山多孔雀爲鳥不必疋合以音影相接有孕五侯鯖云孔雀出條支又出滇南因雷而孕）

南海之內有衡山（郭曰南嶽）有菌山（郭曰音芝菌　任臣案眞誥曰句曲之山有名菌山此山至佳注云山形當如菌孤立亦或是囷倉之囷形如囷也）有桂山（郭曰或云衡山有菌桂桂員似竹見本草）有山名三天子之都（郭曰一本三天子之鄣山）

南方蒼梧之丘（任臣案逸周書作倉吾京華眞人煮石經云舜昔登蒼梧之山曰厥金玉之香草朕用偃息正道）蒼梧之淵其中有九嶷（郭曰音疑）山舜之所葬在長沙零陵界中（郭曰山今在零陵營道縣南其山九谿皆相似故云九疑古者揔名其地爲蒼梧也　任臣案元）

（結九疑山圖記九疑山方二十餘里世稱九峰相似望而疑之亦云舜塋九峰疑焉而悲從臣有作九悲之歌因謂之九疑羅含湘中記云衡山九疑有舜廟遥望衡山如陣雲沿湘千里九向九背乃不復見郡國志曰九疑山九峰一曰丹朱峰二曰石城峰三曰樓峰四曰娥皇峰五曰舜原峰六曰女英峰舜葬于此七曰簫韶峰八曰紀峰九曰紀林峰集仙傳云九疑山有九峰峰有一水九水者銀花水復淑水巢水許泉歸水沙水金花水冰安水晉水走聞九歌云九疑繽紛兮並迎淮南曰九疑之南陸事寡而水事多漢書云武帝南巡狩至于盛唐望祀虞舜于九疑王應麟曰九疑山在零陵而云舜葬蒼梧者文穎云九疑半在蒼梧半在零陵也）北海之內有蛇山者蛇水出焉東入于海有五彩之鳥飛蔽一鄉（郭曰漢宣帝元康元年五色鳥以萬數過蜀都即此鳥也）名曰翳鳥（郭曰鳳屬也離騷曰駟玉虬而乘翳　任臣案翳即鷖也瑞應圖云鷖乃赤神之精鳳凰之佐首翼赤曰丹鳳青曰羽翔白曰化翼黑曰陰翥黄曰土符路史引經作鷖上林賦云拂鷖鳥即此也）又有不距之山巧倕葬其西（郭曰倕堯巧工也音瑞　任臣案路史垂臣高辛爲堯共工不貴獨功死葬不距之山楊慎云不古丕字）北海之內有反縛盜械帶戈常倍之佐名曰相顧之尸（郭曰亦貳負之臣危之類　任臣案帝乘釐之孫相顧也陳禹謨駢志云貳負之臣相顧之尸謂此胡氏二酉綴遺曰据前貳負之臣本文但言帝梏之疏屬之山不言殺也但言繫之於樹不言石室也則子政之對當曰相顧之尸不當曰貳負之臣也然則上郡所得豈即斯人哉王崇慶釋義曰反縛之說恐古者墓中設爲機巧變械以防伐冢之術非真有盜縛也又漢紀云當盜械者皆頌繫注云凡以罪著械皆得稱盜械山海經貳負之臣相顧之尸皆云盜械其義是也）伯□父生西岳（任臣案路史伯　生泰嶽伯　爲虞心呂封于呂子泰嶽襲呂餘列四嶽之官書大傳云伯　之子爲西嶽）西岳生先龍先龍是始生氐羌氐羌乞

姓（郭曰伯　父顓頊師今氐羌其苗裔也　任臣案路史先龍生元氐元氐乞姓羌也蓋岐隴而南漢川以西背氐云湯革夏伐氐氐人不朝其別爲青白蚺之三氐氐羌數十白馬最大今文鳳二竟白馬氐者居仇池曰氐侯爾頌云自彼氐羌地理志隴西有氐道羌道氐類種名王會篇氐羌以鸞鳥注羌不同故謂之氐羌賈捐之曰成王地西不過氐羌又黃氏曰羌古姜姓三苗之後此云乞姓明非一種也）北海之內有山名曰幽都之山（任臣案即朔方之幽都鴻烈解云西北方曰不周之山曰幽都之門又云北撫幽都南道交趾揚雄甘泉賦云西羅流沙北橫幽都羅泌云一曰北幽）黑水出焉其上有玄鳥玄蛇玄豹（任臣案正會解屠相玄豹六韜曰散宜生懷塗山玄豹獻紂顏起元帝京賦幽都之豹九文陽光之蛇千里謂此）玄虎（郭曰黑虎名虪見爾雅　任臣案黑虎又名虪說文作虪音永嘉四年秭歸縣檻得之）玄狐蓬尾（郭曰蓬叢也蚩留反說苑曰蓬狐文豹之皮　任臣案孫氏瑞應圖王者政治太平則黑狐見稽瑞錄云黑狐蓬尾本此也）有大玄之山有玄邱之民（郭曰言邱上人物盡黑也）有大幽之國（郭曰即幽民也穴居無衣）有赤脛之民（郭曰膝已下盡赤色）有釘靈之國其民從膝已下有毛馬蹄善走（郭曰詩含神霧曰馬蹄自蹴其蹄日行三百里　任臣案釘靈今丁靈國又名丁令亦作丁零在康居北玄覽云丁零之國拳髮馬驢之民雁聲馬蹏江淹遂古篇云馬蹄之國善騰奔兮此也文獻通考曰丁令國有二在朔方北者爲北丁令在烏孫西者爲西丁令烏孫長言北丁令有馬脛國其人聲音似雁鶩從膝以下生毛馬脛馬蹄不騎馬而走疾于馬三才圖會云丁靈至應天馬行二年也埤雅廣要作下靈國似誤又五代史載牛蹄　厥在黑車子北其人人身牛足亦與此類）

炎帝之孫伯陵（任臣案路史炎帝器生鉅及伯陵伯陵爲黄帝臣封于逢左氏言齊之先逢伯陵是也物原云伯陵始造泉刀氏族考引經云帝器生子三人曰鉅曰伯陵曰祝庸與本文異）伯陵同吴權之妻阿女緣婦（郭曰同猶通言淫之也吴權人姓名　任臣案阿女一作何女）緣婦孕三年（郭曰孕懷身也）是生鼓延殳始爲侯（郭曰三子名也　任臣案路史伯陵生三子曰殳曰鼓曰延殳之後有斯爲堯臣鼓兌頭而甑肌與延同事是始樂風爲編鍾又歸藏云麗山氏之子鼓）鼓延是始爲鍾（郭曰世本云毋句作磬倕作鍾）爲樂風（郭曰作樂之曲制）其帝生駱明駱明生白馬白馬是爲鯀（郭曰卽禹父也世本曰黄帝生昌意昌意生顓頊顓頊生鯀　任臣案史紀高陽子鳳帝生駱明駱明生白馬白馬生鯀故曰顓頊五代而生鯀鳳帝御儒帝又氏族源流云顓頊妃鄒屠氏生駱明駱明生伯鯀未知孰是）帝俊生禺號禺號生淫梁淫梁生番禺（任臣案路史曰番禺卽禺一作過王符作卑過禺陽是爲禺號生禺京儋梁儋人京居北海號處南海儋梁生番禺今清河之屬縣有禺山卽此禺也）是始爲舟（郭曰世本云共鼓貨狄作舟）番禺生奚仲（任臣案羅泌曰或曰禺湯十二世生奚仲姓蔡黄帝子第十二人以薛爲姓一爲任氏六世生奚仲俱非也）奚仲生吉光吉光是始以木爲車（郭曰世本云奚仲作車此言吉光明其父子共創作意是以互稱之）少皞生般（郭曰音班　任臣案宛委餘編引此作少皞生殺誤）般是始爲弓矢（郭曰世本云牟作矢揮作弓矢弓矢一器作者兩人於義有疑此言般之作是　任臣案世本賦作駕古史考黄帝作弩中華古今注云羿作弓乘雉作駕新唐書表稱少昊第五子揮爲弓正始制弓矢與經畧異）帝俊賜羿彤弓素矰（郭曰彤弓朱弓矰矢名以白羽羽之外傳白羽之矰望之如荼也　任臣案隨巢子云奚祿山壞天賜玉玦於羿宮孫子云羿得寶弓遲質玉文曰兆弧）以扶下

國（郭曰言令羿以射道除患扶助下國）羿是始去恤下地之百艱（郭曰言射殺鑿齒封豕之屬也有窮后羿慕羿財故號此名也）帝俊生晏龍晏龍是爲琴瑟（郭曰世本云伏羲作琴神農作瑟　任臣案廣汝明古琴疏晏龍者帝俊之子也有良琴六一曰菌首二曰義輔三曰蓬明四曰自民五曰簡開六曰垂漆吳淑琴賦曰或云晏龍初製或曰神農始造）帝俊有子八人是始爲歌舞（任臣案路史注作舜有子八人始歌舞然舜有虞子圭■負遂等七人帝王世紀又云九人豈卽經所指歟）帝俊生三身三身生義均（任臣案學海曰經所記諸國多云帝俊之後而所謂帝俊者或以爲黄帝或以爲嚳或以爲舜要之聖德廣被無遠弗届相傳謂其後代未必皆子孫也而神明之冑亦多轉旋異域有不可以槩論者又路史曰續牙友舜于貪貧而棄之爲續氏注云山海經帝俊生身是也葢隸者多以开爲身云然南荒經言娀皇生三身則三身非續牙明巳未可据也）義均是始爲巧倕是始作下民百巧后稷是播百穀稷之孫曰叔均是始作牛耕（郭曰始用牛犁也　任臣案后稷有二前爲帝柱後爲度辰度辰卽棄也冠編云稷取始人是生漦璽漦璽生叔均）大比赤陰（郭曰或作音）是始爲國（郭曰得封爲國　任臣案稷封于郃又作台縣駘叔均卽襲祖封）禹鯀是始布土均定九州（郭曰布猶敷也書曰禹敷土奠高山大川）炎帝之妻赤水之子聽訞生炎居（任臣案路史炎帝來生炎居居母桑水氏曰聽訞冠編注亦曰承桑氏又劉恕外紀神農納奔水氏之女曰聽訞生臨魁史記補云神農納奔水氏之女曰聽訞爲妃生帝哀語多不同當以羅氏爲斷太平御覽曰訞音妖生常林女子宜有承實或作談作訞轉失也）炎居生節並節並生戲器戲器生祝融（郭曰祝融高辛氏火正號　任臣案通鑑外紀曰帝哀又曰帝居生節莖節莖生克及戲廖道南楚紀亦云帝哀生節莖節莖生克及戲戲生器器生祝融路史作祝庸）

祝融降處于江水生共工（任臣案繹[illegible]曰王夫玄冥之丞也丁辛觀融之子也非也祝融）**共工生術器**（任臣案楚紀作祝融生術囂）**術器首方顛**（郭曰頭頂平也）**是復土穰以處江水**（郭曰復祝融之所也任臣案蚌觜子觀綠共工上世俱有此人此祝融爲炎帝裔黃帝之司徒也居江水生共工共工生術器及句龍術囂兼共工號在顓頊時作亂帝命辛侯誅之以其弟勾龍爲后土汲冢家語云晉平公夢見赤熊窺屏惡之問子產子產曰昔共工之御浮游既敗于顓頊自沒沉淮之淵其色赤其狀如熊卽術囂之臣也）**共工生后土**（任臣案祭法曰共工氏之霸九州也其子曰后土能平九州路史云術囂生條及句龍以后土爲術囂之子未審是非又羅苹注言共工垂爲句龍子證山海經共工生后土之謬蓋不知共工之有七也擬諸說紛紜未能通也）**后土生噎鳴**（任臣案羅泌云伯爲共工垂子噎鳴卽伯也生歲十二森）**噎生歲十有二**（郭曰生十二子皆以歲名名之故云然任臣案羲和以十日名子商代以十子紀名卽此義）**洪水滔天**（郭曰滔漫也）**鯀竊帝之息壤以堙洪水**（郭曰息壤者言土自長息無限故可以塞洪水也開筮曰滔滔洪水無所止極伯鯀乃以息石息壤以塡洪水漢元帝時臨淮徐縣地踊長五六里高二丈卽息壤之類也任臣案丹鉛摘錄曰說文壤柔土也山海經云竊帝之息壤蓋指柔土稻田可以生息皆君所授于民者故曰帝之息壤鯀治水不順水性決耕桑之畝防淫滲之洪流是竊帝之息壤楊氏之言誠辨矣然淮南子云禹以息壤堙洪水羅泌路史云江漢之壤鎮鎖水旱蘇軾息壤詩序息壤旁有石不可犯者插所及輒復如故高子勉息石序息石在江陵莊嚴寺又溟洪錄云唐元和初裴宇鎮荊州掘深六尺得一石規模悉倣江陵城制命徒置蕭離問毀之是春淫雨四月不止裴復舊石雨止厥後高從誨鎮荊州出經其處問書記孫光憲對曰伯禹治水自岷至荊定彼原泉之穴慮萬世下或有汎濫爰以石屋鎮之耳玉堂閒話云江陵南門外雍門內禹鑄石造龍宮寘于穴中以塞水源江陵圖經亦言子城南門地隆起如伏牛

首都圖書館藏書

馬狀云之一以如故是鯀用息壤而殛死禹用息壤而成功則息壤實在江陵之地非泛言生息之壤也又邢州龍興寺東北亦有息壤平之而又高見柳宗元記秦邑亦名息壤甘茂傳所謂秦王迎甘茂于息壤是也眞誥曰玄[illegible]因天下周旋八外諸有洞臺之山陰宮之印皆移安息之石封而鎮之是息壤息石之名其來舊矣）**不待帝命帝令祝融殺鯀于羽郊**（郭曰羽山之郊任臣案朱子楚辭辯證曰經云鯀竊帝之息壤以湮洪水帝令祝融殺之材鄙詳其文意所謂帝者似指上帝蓋上帝欲息此壤不欲使人干之故鯀竊之而帝怒也又祝融顓帝之後死而爲神蓋言上帝使其神誅鯀也若堯舜時則無此人久矣又案子厚息壤記云昔之異書有記洪水滔天鯀竊帝之息壤[illegible][illegible]其言不經見蓋卽此文也）**鯀復生禹**（郭曰開筮曰鯀死三歲不腐剖之以吳刀亦化爲黃龍也）**帝乃命禹卒布土以定九州**（郭曰鯀績用不成故復命禹終其功）

穆天子傳六卷

（晉）郭璞註

明嘉靖四明范氏天一閣刻范氏奇書本

穆天子傳六卷、（兩江總督採進本）

晉郭璞註。前有荀勗序。案束晳傳云、太康二年、汲縣人不準盜發魏襄王墓、得竹書穆天子傳五篇、又雜書十九篇、周食田法周書論楚事周穆王美人盛姬事。案今盛姬事載穆天子傳第六卷、蓋即束晳傳所謂雜書之一篇也。尋其文義、應歸此傳。束晳傳別出之、非也。此書所紀、雖多夸言寡實。然所謂西王母者、不過西方一國君。所謂縣圃者、不過飛鳥百獸之所飲食、爲大荒之圃澤、無所謂神仙怪異之事。所謂河宗氏者、亦僅國名、無所謂魚龍變見之說。較山海經淮南子猶爲近實。郭璞註爾雅、於西至西王母句、不過曰西方昏荒之國。於河出崑崙墟句、雖引大荒西經、而不言其靈異。其註此書、乃頗引志怪之談。蓋釋經不敢不謹嚴、而箋釋雜書則務矜博洽故也。

穆天子傳序

穆天子傳出汲冢晉荀勗校定爲六卷有序言其事雖不典其文甚古頗可觀覽予攷書序稱穆王饗國百年耄荒太史公記穆王賓西王毋事與諸傳說所載多合則此書蓋備記一時之詳不可厚誣也春秋之時諸侯各有國史多麗雜之言下逮戰國王迹熄而聖言湮處士橫議而異端起人人家自爲說求其欲不麗雜其可得乎其書紀王與七萃之士廵行天下然則徒衞簡而徵求寡矣非有如秦漢之千騎萬乘空國而出也王之自數其過及七萃之規未聞以爲迮也登羣玉山命邢侯攻玉而不受其牢是先王恤民之法未嘗不行至遇雨雪士皆使休獨王之八駿超騰以先待輒旬日然後復發去是非督令致期也其承成康熙洽之餘百姓晏然雖以徐偃王之力行仁義不足以爲倡而搖天下以知非有暴行虐政而君子猶以王爲獲没於祗宮爲深幸足以見人心之危之如此也

是豈可效哉是豈可效哉存其書者固可以覽其古徵其事者又安可不攷其是非歟南臺都事海岱劉貞庭幹舊藏是書懼其無傳暇日稍加讎校訛舛命金陵學官重刊與博雅之士共之諗予題其篇端云時至正十年歲在庚寅春二月二十七日壬子北岳王漸玄翰序

穆天子傳序

侍中中書監光祿大夫濟北侯臣荀勗撰

序古文穆天子傳者太康二年汲縣民不准盜發古冢所得書也皆竹簡素絲編以臣勗前所考定古尺度其簡長二尺四寸以墨書一簡四十字汲者戰國時魏地也案所得紀年蓋魏惠成王子令王之冢也於世本蓋襄王也案史記六國年表自令王二十一年至秦始皇三十四年燔書之歲八十六年及至太康二年初得此書凡伍百七十九年其書言周穆王遊行之事春秋左氏傳曰穆王欲肆其心周行於天下將皆使有車轍馬迹焉此書所載則其事也王好巡守得盜驪騄耳之乘造父爲御以觀四荒北絕流沙西登昆侖見西王母與太史公記同汲郡收書不謹多毀落殘缺雖其言不典皆是古書頗可觀覽謹以二尺黃紙寫上請事平以本簡書及所新寫竝付祕書繕寫藏之中經副在三閣謹序

穆天子傳卷之一

晉郭璞註　明范欽訂

古文

飲天子蠲（音涓）山之上戊寅天子北征乃絕漳水（絕猶截也漳水今在鄴縣）庚辰至于口觴天子于盤石之上（觴者所以進酒因云觴耳）天子乃奏廣樂（史記云趙簡子疾不知人七日而寤曰我之帝所甚樂與百神遊於鈞天廣樂九奏萬舞不類三代之樂其聲動心廣樂義見此）載立不舍（言在車上立不下也）至于鈃山之下（即鈃山今在常山石邑縣鈃音邢）癸未雨雪天子獵于鈃山之西阿（阿山陂也）於是得絕鈃山之隊（隊謂谷中險阻道也音遂）北循虖沱之陽（虖沱河今在鴈門鹵城縣陽水北沱音橐駝之駝）乙酉天子北升于口天子北征于犬戎（犬戎國語曰穆王將征犬戎祭公謀父諫不從遂征之得四白狼四白鹿以歸自是荒服不至紀年又曰取其五王以東）大戎口胡觴天子于當水之陽天子乃樂口賜七萃之士戰（萃集也聚也亦猶傳有輿大夫皆聚有智力者爲王之爪牙也）庚寅北風雨雪（詩曰北風其涼雨雪其雱）天子以寒之故命王屬休（令王之徒屬休息也）甲午天子西征乃絕隃之關隥（隥阪也疑此謂北陵西隃西己亥隃鴈門山也音俞）己亥至于焉居禺知之平（疑皆國名）辛

丑天子西征至于鄘人（鄘國名音巨肯切）河宗之子孫鄘柏絮（伯爵絮名古伯字多以木）且逆天子于智之口先豹皮十良馬二六（古者爲禮皆有以先之傳曰先進乘韋）天子使井利受之（井利穆王之嬖臣）癸酉天子舍于漆澤（一宿爲舍）乃西釣于河以觀口智之口甲辰天子獵于滲澤於是得白狐玄狢焉以祭於河宗（以將有事于河河奇此獲故用之漢武帝郊祀得一角白鹿以爲祥瑞亦將燎祭之類）丙午天子飲于河水之阿（阿水崖也）天子屬六師之人于鄘邦之南滲澤之上（屬猶會也）戊寅天子西征鶩行至于陽紆之山（鶩猶馳也紆音嘔）河伯無夷之所都居（無夷馮夷也山海經云冰夷）是惟河宗氏（河四瀆之宗主河者目以爲氏）河宗伯夭逆天子燕然之山（伯夭字也）勞用束帛加璧（勞郊勞也五兩爲一束兩今之二丈）先白口天子使鄒父受之（鄒父鄒公謀父作祈招之詩者）癸丑天子大朝于燕口之山河水之阿（蓋朝會郡官告將禮河也）乃命井利梁固（梁門大夫）聿將六師（聿猶曰也）天子命吉日戊午（詩曰吉日庚午）天子大服冕禕（冕冠禕衣蓋王后之上服今帝服之所未詳禕音暉）帔帶（帔韠也天子赤帔音弗）搢曶（曶長三尺杼上推頭一名珽亦謂之大圭搢猶帶也曶音忽）夾佩（左右兩佩）奉璧南面立

于寞下（寞下未詳）曾祝佐之（曾重也傳曰曾臣偃）官人陳牲全五口具（牛羊之品曰牲體完曰全牲或曰全色純也傳曰牲全肥腯）天子授河宗璧河宗伯夭受璧西向沉璧于河（河位載崑崙）再拜稽首（稽首首至地也）祝沉牛馬豕羊河宗口命于皇天子（加皇者尊上之）河伯號之（呼穆王）帝曰穆滿（以名應謙也言檢蓋後記事者之辭）女當永致用旹事（語穆王當長幹理世事也）南向再拜（穆王拜）河宗又號之帝曰穆滿示女春山之珤（山海經春字作鍾音同耳言此山多珍寶奇怪）詔女昆侖口舍四平泉七十（疑皆說崑崙山上事物）乃至於崑崙之丘以觀舂山之珤（皆河伯與穆王詞語）賜語晦（月終爲晦言賜女受終福）天子受命南向再拜（受河伯命）己未天子大朝于黃之山（將禮河而去）乃披圖視典用觀天子之珤器（省河所視禮圖）曰天子之珤（曰河圖辭也）玉果（石似美玉所謂女果者也）璿珠（璿玉類也音旋）燭銀（銀有精光如燭）黃金之膏（金膏亦猶玉膏皆其精汋也）天子之珤萬金口珤百金士之珤五十金庶人之珤十金（自萬金以下宜次言諸侯之珤千金大夫之珤百金此書殘缺集錄者不續以見闕文耳）天子之弓射人步劍牛馬犀口器千金（步劍疑步光之劍也犀似水牛庳腳腳爲三角黑色）天子之馬走千里勝人猛

獸（言烝勢傑駿也）天子之狗走百里執虎豹（言勁力壯猛也）柏夭曰征鳥使翼曰口烏鳶（音緣鵄也）鶤鷄飛八百里（即鶤鷄鵠屬也）名獸使足口走千里狻猊口野馬走五百里（狻猊獅子亦食虎豹野馬亦如馬而小狻音俊猊音倪）邛邛距虛走百里（亦馬屬尸子曰距虛不擇地而走山海經云蛩蛩距虛並言之耳）麋口二十里（自麋已上似次第獸能走里數遠近）曰栢夭皆致河典（典禮也自此以上事物皆河圖數載河伯以爲禮禮穆王也）乃乘渠黃之乘爲天子先（先驅導路也）以極西土（極竟）乙丑天子西濟于河口爰有溫谷樂都（溫谷言多暖也燕有寒谷不生五穀）河宗氏之

所遊居（伯天之別州邑）丙寅天子屬官效器（會官司閱所得瑤物）乃命正公郊父（正公謂三上公天子所取正者郊父爲之）受勅憲（憲教令也管子曰皆受憲）用伸口八駿之乘（八駿名在下）以飲于枝洔之中（水岐成洔洔小渚也音止）積石之南河（積石山名今在今成河間縣南河出北山而東南流）天子之駿（駿者馬之美稱）赤驥（世所謂騏驥）盜驪（爲馬細頸驪黑色也）白義踰輪山子渠黃華騮（色如華而赤今名馬標赤者爲棗騮棗騮赤也）綠耳（綠耳曰北唐之君來見以一騮馬是生綠耳魏時鮮卑獻千里馬白色而兩耳黃名曰黃耳即此類也八駿皆因其毛色以爲名號耳案史記造父爲穆王得盜驪華騮綠耳之馬御以西巡遊見西王母樂而忘歸皆與此同若合符契）狗重

工徹止翟猳口黃南口來白（皆犬狗之名亦猶宋鵲之類）天子之御造父三百（下云三百爲御者）耿翛芍及（造父善御穆王封之於趙城餘未聞也）曰天子是與出口入藪田獵釣弋（弋繳射也）天子曰於乎予一人不盈于德（盈猶充也）而辨於樂（辨作遊樂之事）後世亦追數吾過乎（穆王遊放過度行輒忘歸故作此言以自警也）七萃之士口天子曰後世所望無失天常（奉天時也）農工既得（歲豐登也）男女衣食（無饑寒也）百姓珤富（富者安也）官人執事（各視職事）故天有時（四時）民口氏響口（音國）何謀於樂（言不規樂而樂自及）何意之忘（常慎德也）與

民共利以爲常也天子嘉之（善其有辭）賜以左佩華也（玉華之佩佩之精也）乃再拜頓首

穆天子傳卷之一

穆天子傳卷之二

晉郭璞註　明范欽訂

古文

口柏夭曰口封膜晝于河水之陽（膜晝人名疑音莫）以爲殷人主（主謂主其祭祀言同姓也）丁巳天子西南升口之所主居（似說古之賢聖以居）爰有大木碩艸（碩大也）爰有野獸可以畋獵戊午咼口之人居慮（古咼字居慮名）獻酒百口于天子（百下脫盛酒器名）天子已飲而行遂宿于昆侖之阿赤水之陽（昆侖山有五色水赤水出東南隅而東北流皆見山海經）爰有鵛鳥之山（鵛音甄一名掎）天子三日舍于鵛鳥之山口吉日辛酉天子升于昆侖之丘以觀黃帝之宮（黃帝巡遊四海登昆侖山起宮室於其上見新語）而豐口隆之葬（隆上字疑作豐豐隆筮御雲得大壯卦遂爲雷師亦猶黃帝橋山有墓封謂增高其上土地以標顯之耳）以詔後世（詔謂語之）癸亥天子具蠲齊牲全以禋口昆侖之丘（蠲者潔也齊祭神曰禋書天子禋于六宗禋音圭）甲子天子北征舍于珠澤（此澤出珠因名之云今越巂平澤出青珠是）以釣于流水曰珠澤之藪方三十里（澤中有草者爲藪）爰有雚葦莞蒲（莞葱蒲或曰莞蒲齊名耳關西云莞音丸）茅萯（萯今菩字

音倍）蒹（蒹荷也似萑而細音兼）葽（莠屬詩曰四月莠葽）乃獻白玉口隻口角之一口三可以口沐乃進食口酒十口姑劓九口亣味中麋胃而滑（中猶合也）因獻食馬三百（可以供廚膳者）牛羊三千天子口昆侖（此以上似說封人於昆侖山旁）以守黃帝之宮南司赤水而北守春山之寶（欲以崇表聖德因用顯其功迹）天子乃口之人口吾黃金之環三五（空邊等爲環）朱帶貝飾三十（淮南子曰其貝帶駿翻是也）工布之四口吾乃膜拜而受（今之胡人禮佛舉手加頭稱南謨拜者即此類也音模）天子又與之黃牛二六（以爲犧牲種）以三十口人於昆侖丘季夏丁卯天子北升于春山之上以望四野曰春山是唯天下之高山也孳木口華畏雪天子於是取孳木華之實（持歸種之孳音滋）曰春山之澤清水出泉溫和無風（烝條適也）飛鳥百獸之所飲食先王所謂縣圃（淮南子曰昆侖去地一萬一千里上有層城九重或上倍之是爲閬風或上倍之是謂玄圃以次相及山海經云明明昆侖京圃各一山但相近耳又曰實唯帝之平圃也）天子於是得玉策枝斯之英（英玉之精華也尸子曰龍泉有玉英山海經曰黃帝乃取密山之玉策而投之鍾山之陽是也）曰春山百獸之所聚也飛鳥之所棲也爰有口

獸食虎豹如麋而載骨盤□始如麕小頭大鼻（麕麞是也）爰有赤豹白虎（詩云赤豹黃羆）熊羆豺狼野馬野牛山羊野豕（今華陰山有野牛山羊肉皆千斤）爰有白鳥青鵰執太羊食豕鹿（今之鵰亦能食麞鹿）曰天子五日觀于舂山之上乃爲銘迹於縣圃之上以詔後世（謂勒石銘功德也秦始皇漢武帝巡守登名山所在刻石立表此之類也）壬申天子西征甲戌至于赤烏赤烏之人□其獻酒千斛于天子食馬九百羊牛三千穄麥百載（穄似黍而不粘）天子使祭父受之曰赤烏氏先出自周宗（與周同始祖）大王亶父（即古公亶父字也）之始作西土（言作興於岐山之下今邑在扶風美陽是也）封其元子吳太伯于東吳（吳太伯讓國入吳因即封之於吳）詔以金刃之刑（南金精利故與其刑法也）賄用周室之璧（賄贈賄也）封丌璧臣長季綽于舂山之虱妻以元女詔以玉石之刑（昆侖山出美玉石處故以語之）以爲周室主天子乃賜赤烏之人□其墨乘四（周禮大夫乘墨車）黃金四十鎰（二十兩爲鎰）貝帶五十珠三百裘丌乃膜拜而受（裘音罪過之過丌名赤烏人名也）曰□山是唯天下之良山也寶玉之所在嘉穀生之草木碩美天子於

是取嘉禾以歸樹于中國（漢武帝取外國香草美菜種之中國）曰天子五日休于□山之下乃奏廣樂赤烏之人丌獻好女于天子（所以結恩好也）女聽女列爲嬖人（一名聽名失一女名下文）曰赤烏氏美人之地也寶玉之所在也己卯天子北征趙行□舍（趙猶超騰舍三十里）庚辰濟于洋水（洋水出昆侖山西北隅而東流洋音詳）辛巳入于曹奴之人戲觴天子于洋水之上（戲國人名也）乃獻食馬九百牛羊七千穄米百車天子使逢固受之（逢固周大夫）天子乃賜曹奴之人戲□黃金之鹿銀□（今所在地中得玉瓏金狗之類此皆古者以賂夷狄之奇貨也）貝帶四十珠四百裘戲乃膜拜而受壬午天子北征東還（從東頭而旋歸）甲申至于黑水（水亦出昆侖山西北隅而東南流）西膜之所謂鴻鷺（西膜沙膜之鄉似言外域人名物與中華不同春秋叔弓敗莒師于濆水穀梁傳曰伏人謂濆泉失名號以中國名從主人之類也）於是降雨七日天子留骨六師之屬（穆王馬駿而御良故行轍出從衆前）天子乃封長肱于黑水之西河（即長臂人也身如中國臂長三丈魏時在赤海中得此人裾也長脚人國又在赤海東皆見山海經）是惟鴻鷺之上以爲周室主是曰留國之邦（因以名之）辛卯天子北征東還

乃循黑水癸巳至于羣玉之山（即山海云羣玉山西王母所居）者容□氏之所守曰羣玉田山□知阿平無險（言邊無險阻也）四徹中繩（言皆平直）先王之所謂策府（言往古帝王以爲藏書冊之府所謂藏之名山者也）寡草木而無鳥獸（言純玉石也）爰有□木西膜之所謂□天子于是取玉三乘玉器服物（瓔佩之屬）于是載玉萬隻（隻玉爲㲄見左氏傳）天子四日休羣玉之山（休遊息也）乃命邢侯待攻玉者（待留之也邢今廣平襄邑縣）孟秋丁酉天子北征□之人潛時（潛時名也）觴天子于羽陵之上乃獻良馬牛羊天子以其邦之攻玉石也不受其牢（重愼貴其牢牲禮也）伯夭曰□氏檻□之後也天子乃賜之黃金之罌三六（即盂也徐州謂之罌）朱三百襄潛時乃膜拜而受戊戌天子西征辛丑至于剞閭氏天子乃命剞閭氏供食六師之人（天子六軍詩曰周王于邁六師及之）于鐵山之下壬寅天子登于鐵山乃徹祭器于剞閭之人（以祭餘胙賜之）溫歸乃膜拜而受（溫歸名也）天子已祭而行乃遂西征丙午至于鶤韓氏爰有樂野溫和稌麥之所草（此字作草下阜疑古茂字）犬馬牛羊之所昌（昌猶盛也）實

玉之所□丁未天子大朝于平衍之中（衍塡之下者見周禮）乃命六師之屬休己酉天子大饗正公諸侯王吏七萃之士于平衍之中鶤韓之人無鳧乃獻良馬百匹用牛三百（可服用者）良犬七千（調習者）牥牛二百野馬三百牛羊二千稌麥三百車天子乃賜之黃金銀罌四七貝帶五十珠三百裹變□雕官無鳧上下乃膜拜而受（疑古上下字今夷狄官多復名）庚戌天子西征至于玄池天子三日休于玄池之上乃奏廣樂三日而終是曰樂池（因改名爲廣樂池猶漢武改祠鄉爲聞喜之類）天子乃樹之竹（種竹池邊）是曰竹林（竹木盛者爲林）癸丑天子乃遂西征丙辰至于苦山西膜之所謂茂苑天子於是休獵於是食苦（苦草名可食）丁巳天子西征己未宿于黃鼠之山西□乃遂西征癸亥至于西王母之邦

穆天子傳卷之二

穆天子傳卷之三

晉郭璞註　明范欽訂

古文

吉日甲子天子賓于西王母（西王母如人虎齒蓬髮戴勝善嘯紀年穆王十七年西征崑崙丘見西王母其年來見賓于昭公）乃執白圭玄璧以見西王母（執贄者致敬也）好獻錦組百純銡組三百純（純疋端名也周禮曰純帛不過五兩組綬屬音祖）西王母再拜受之銡乙丑天子觴西王母于瑤池之上西王母為天子謠（徒歌曰謠）曰白雲在天山陵（陵字）自出道里悠

遠山川間之（間音諫）將子無死（將請也）尚能復來（尚庶幾也）天子答之曰予歸東土和治諸夏萬民平均吾顧見汝（顧還也）比及三年將復而野（復返此野而見汝也）天子遂驅升于弇山（弇弇茲山日入所也）乃紀丌跡于弇山之石（銘題之）而樹之槐眉曰西王母之山（言是西王母所居也）西王母之山還歸丌銡世民作憂以吟曰比徂西土（徂往也）爰居其野虎豹為羣於鵲與處（於讀曰烏）嘉命不遷（言守此一方）我惟帝（帝天帝也）天子大命而不可稱顧世民之恩流涕芔隕吹笙鼓簧（笙在

笙中）中心翔翔（憂無薄也）世民之子唯天之望（所瞻望也）丁未天子飲于溫山口考鳥（紀年曰穆王元西王母止之曰有鳥鵲人疑說此鳥脫落不可知也）己酉天子飲于溽水之上（溽音淑）乃發憲令（憲謂法令）詔六師之人口其羽爰有口藪水澤爰有陵衍平陸（大阜曰陵高平曰陸）碩鳥物羽六師之人畢至于曠原（言將獵也下云北至曠原之野飛鳥之所解其羽山海經云大澤方千里羣鳥之所生及所解紀年曰穆王北征行積羽千里皆謂此野耳）曰天子三月舍于曠原口天子大饗正公諸侯王勒七萃之士（勒猶勞也）于羽琌之上（下有羽陵疑亦同）乃奏廣樂

口六師之人翔畋于曠原（翔猶遊也）得獲無疆（無疆無限也）鳥獸絕羣（言取盡也）六師之人大畋九日乃駐于羽之口收皮效物（物謂毛色也詩云九十維物）債車受載（債猶借也）天子於是載羽百車（十羽為箴百羽為縛十縛為緷見周官）己亥天子東歸六師口起庚子至于口之山而休以待六師之人庚辰天子東征癸未至于戊口之山智氏之所處口智口往天子于戊口之山勞用白驂二疋（驂騑馬也）野馬野牛四十守犬七十（任守備者）乃獻食馬四百牛羊三千曰智氏口天子

北遊于𤟹子之澤智氏之夫獻酒百口于天子天子賜之狗璭采（疑玉名）黃金之罌二九貝帶四十珠丹三百裹桂薑百口乃膜拜而受乙酉天子南征東還己丑至于獻水乃遂東征飲而行乃遂東南己亥至于瓜纑之山三周若城（言山周匝三重狀如城壘）閼氏胡氏（閼音遏）之所保天子乃遂東征南絕沙衍（沙衍水中有沙者）辛丑天子渴于沙衍（沙中無水泉）求飲未至七萃之士高奔戎刺其左驂之頸取其青血以飲天子（今西方羌胡刺馬咽取血飲渴亦愈）天子美

之乃賜奔戎佩玉一隻奔戎再拜䭫首（古稽字）天子乃遂南征甲辰至于積山之邊爰有蔓柏曰鬲余之人命懷（命懷人名）獻酒于天子天子賜之黃金之罌貝帶朱丹七十裹命懷乃膜拜而受乙巳口諸飦獻酒于天子（諸飦亦人名音犍牛之犍）天子賜之黃金之罌貝帶朱丹七十裹諸飦乃膜拜而受之

穆天子傳卷之三

穆天子傳卷之四

晉郭璞註　明范欽訂

古文

庚辰至于滔水濁繇氏之所食（山海經曰有川名曰三淖昆吾之所食亦此類）辛巳天子東征癸未至于蘇谷骨飦氏之所衣被（言谷中有草木皮可以爲衣被）乃遂南征東還丙戌至于長淡重雝氏之西疆（疆界也）丁亥天子升于長淡乃遂東征庚寅至于重雝氏黑水之阿爰有野麥（自然生也）爰有荅堇（祇謹兩音）西膜之所謂木禾

（木禾粟類也長五尋大五圍見山海經云）重雝氏之所食爰有采石之山（出文采之石也）重雝氏之所守曰枝斯璿瑰（璿瑰玉名左傳曰贈我以璿瑰旋回兩音）㻬瑤（亦玉名瑤音遙）琅玕（石似珠也琅玕兩音）玪璭旡瓆（皆玉名字皆無聞玪瑻音玪瓆）玗琪（玉屬也于其二音）𢼸尾（無聞焉）凡好石之器于是出（盡出此山）孟秋癸巳天子命重雝氏共食天子之屬（音共言不及六師也）五日丁酉天子升于采石之山於是取采石焉天子使重雝之民鑄以成器于黑水之上（今外國人所鑄作器者亦皆石類也）器服物佩好無疆曰天子一月休秋癸亥天子

觴重䟽之人鯀鐵乃賜之黃金之罌二九銀烏一隻貝帶五十珠七百裹箭桂薑百峎絲䋽雕官鯀鐵乃膜拜而受乙丑天子東征鯀鐵送天子至于長沙之山□隻天子使栢夭受之栢夭曰重䟽氏之先三苗氏之□處以黃木䟽銀采□乃膜拜而受（三苗舜所竄於三危山者）丙寅天子東征南還己巳至于文山西膜之所謂□觴天子于文山西膜之人乃獻食馬三百牛羊二千穄米千車天子使畢矩受之曰□天子三日遊于文

山於是取采石（以有采石故號文山）壬寅天子飲于文山之下文山之人歸遺（歸遺名也）乃獻良馬十駟（四馬為駟）用牛三百守狗九十牥牛二百以行流沙（此牛能行流沙中如橐駝）天子之豪馬豪牛（豪猶髦也山海經云髦馬如馬足四節皆有毛）龍狗（龍龍茸謂猛狗或曰龍亦狗名）豪羊（似髦牛）以三十祭文山又賜之黃金之罌二九貝帶三十朱三百裹桂薑百峎歸遺乃膜拜而受癸酉天子命駕八駿之乘又服䕭騮（疑驊騮字）而左綠耳右騄赤蘢（古驥字）而左白俄（古義字）天子主車造父為御𦈡𦈡為

右次車之乘（次車副車）右服渠黃而左踰輪右盜驪而左山子栢夭主車叅百為御奔戎為右天子乃遂東南翔行馳驅千里（一舉轡千里行如飛翔）至于巨蒐之人𪇆奴乃獻白鵠之血以飲天子（所以飲血益人炁力）因具牛羊之湩（湩乳也今江南人亦呼乳為湩音寒東反）以洗天子之足（今肌膚滑）及二乘之人（謂主天子車及副車者也）甲戌巨蒐之𪇆奴觴天子于焚留之山乃獻馬三百牛羊五千秋麥千車（秋麥禾也）膜稷三十車（稷粟也膜未聞）天子使栢夭受之好獻枝斯之石四十（精者為英）倕鎦

胄䟽珌佩百隻琅玕四十䵵㲅十篋（疑此紵葛之屬）天子使造父受之□乃賜之銀木䥊采黃金之罌二九貝帶四十朱三百裹桂薑百峎𪇆奴乃膜拜而受乙亥天子南征陽紆之東尾（尾山後也）乃遂絕𤼲胥之谷已至于𪌭溺河之水北阿爰有𧰚溲之□河伯之孫（今西有渠搜國疑𧰚渠字）事皇天子之山有模堇其葉是食明后（模堇木名后君也堇音謹）天子嘉之賜以佩玉一隻栢夭再拜稽首癸丑天子東征栢夭送天子至于鄘人鄘伯絮觴天子于澡澤

之上斷多之汭（汭水涯）河水之所南還（還回也音旋）曰天子五日休于澡澤之上以待六師之人戊午天子東征顧命柏夭歸于丌邦天子曰河宗正也柏夭再拜稽首（辭去也）天子南還升于長松之隥（坂有長松）孟冬壬戌至于雷首（雷首山名今在河東蒲坂縣南也）犬戎胡觴天子于雷首之阿乃獻食馬四六天子使孔牙受之曰雷水之平寒寡人具犬馬牛羊爰有黑牛白角爰有黑羊白血（記異也）癸亥天子南征升于髭之隥（音磴）丙寅天子至于釿山之隊東升于三道之隥乃宿于二邊命毛班（毛班毛伯衛之先也）逢固先至于周以待天之命癸酉天子命駕八駿之乘赤驥之駟造父爲御口南征翔行逕絕翟道（翟道在隴西謂截隴坂過）升于太行南濟于河馳驅千里遂入于宗周官人進白鵠之血以飲天子以洗天子之足（亦謂乳也）造父乃具羊之血以飲四馬之乘一（與王同車御右之屬左傳所謂四乘是也）庚辰天子大朝于宗周之廟乃里西土之數（里謂計其道里也紀年曰穆王西征還里天下億有九萬里）曰自宗周瀍水以西（瀍水今在洛西洛卽

成周也音纏）至于河宗之邦陽紆之山三千有四百里自陽紆西至于西夏氏二千又五百里自西夏至于珠余氏及河首千又五百里自河首襄山以西南至于舂山珠澤昆侖之丘七百里自舂山以西至于赤烏氏舂山三百里東北還至于羣玉之山截舂山以北（截猶阻也）自羣玉之山以西至于西王母之邦三千里口自西王母之邦北至于曠原之野飛鳥之所解其羽（所謂解毛之處）千有九百里口宗周至于西北大曠原（按山海經云羣鳥所集澤有兩處一方百里方千里卽此大曠原也）一萬四千里乃還東南復至于陽紆七千里還歸于周三千里各行兼數三萬有五千里吉日甲申天子祭于宗周之廟（告行反也書大傳曰反必告廟也）乙酉天子口六師之人于洛水之上丁亥天子北濟于河口羝之隊以西北升于盟門九河之隥（盟門山今在河北尸子曰河出于盟門之上）乃遂西南仲冬壬辰至纍山之上乃奏廣樂三日而終吉日丁酉天子入于南鄭（今京兆鄭縣也紀年穆王元年築祇宮于南鄭傳所謂王是以獲沒于祇宮者）

穆天子傳卷四

穆天子傳卷之五

晉郭璞註　明范欽訂

古文

寳處曰天子四日休于濩澤（今平陽濩澤縣是也音濩特）於是射鳥獵獸丁丑天子□雨乃至祭父自圃鄭來謁（鄭有圃田因云圃鄭謁告也）留昆歸玉百枚（留昆國見紀年）陖翟致賂（陖翟隗姓國也音峻）良馬百駟（傳曰文馬百駟）歸畢之寶（畢國名言翟前取此寶也）以詰其成（成謂平也詰猶責也）陖子曷胡□東牲（夷狄有德者稱子時胡名）見許男于洧上（男爵也許國今許昌縣洧水之所在音羽美反）祭父以天子命辭曰去茲羔用玉帛見（禮男執蒲璧許男欲崇謙故執羔也）許男不敢辭（奉王命）還取束帛加璧□毛公舉幣玉（毛公即毛班也）是日也天子飲許男于洧上天子曰朕非許邦而恤百姓□也咎氏宴飲毋有禮（禮天子稱異姓諸侯爲伯舅燕者私會不欲崇禮敬也管子曰伯舅無下拜字亦作舅咎猶舅也）許男不敢辭升坐于出尊（禮記曰反坫出尊惟兩君爲好既獻反爵坫上出尊蓋此之類也坐之於尊邊使爲酒魁以盡歡獻也）乃用宴樂（言曲宴也）天子賜許男駿馬十六（稱駿者名馬也）許男降再拜空首（空首頭至于地周禮三曰空拜）乃升平坐及暮天子遣許男歸癸亥天子乘鳥舟龍卒浮于大沼（沼池龍下有舟字舟皆以龍鳥爲形制今吳之青雀舫此其遺制者）夏庚午天子飲于洧上乃遣祭父如圃鄭用□諸侯辛未天子北還釣于漸澤食魚于桑野丁丑天子里圃田之路（盡規度以爲苑圃地而虞守之也）東至于房（房房子屬趙國地有巑山）西至于□丘南至于桑野北盡經林煮□之藪南北五十□十虞東虞曰兔臺西虞曰櫟丘（櫟今河南陽翟縣音櫟）南虞曰□富丘北虞曰相其御虞曰□來虞所□辰天子次于軍丘以畋于藪□甲寅天子作居范宮（范離宮之名也）以觀桑者（桑採桑也詩曰桑者閒閒兮）乃飲于桑中（桑林之中）天子命桑虞（主桑者也）出□桑者用禁暴人（不得令妄劉犯桑木）仲夏甲申天子□所庚寅天子西遊乃宿于祭（祭祭公邑）壬辰祭公飲天子酒乃歌昊天之詩（詩頌有昊天有成命二后受之成王不敢康疑祭公以此規諫也）天子命歌南山有臺（詩小雅有南山有臺樂只君子邦家之基以荅祭公之言然皆古字難曉所以未詳）乃紹宴樂（紹繼也）丁酉天子作臺以爲西居壬寅天子東至于雀梁甲辰浮于滎水（今滎陽滎澤是）乃奏廣樂季夏

庚口休于范宮仲秋丁巳天子射鹿于林中乃飲于孟氏爰舞白鶴二八（今之畜鶴孔雀馴者亦能應節鼓舞）還宿于雀梁季秋辛巳天子司戎于口來虞人次御（以次侍御備有所問）孟冬鳥至（鳥來翔也）王目口弋（下云王目諸侯嬖姓姓女疑是婦官也）仲冬丁酉天子射獸休于深雚（雚葦之藪）得麋麕豕鹿四百有二十得二虎九狼乃祭于先王命庖人熟之（庖人主飲食者）戊戌天子西遊射于中口方落草木鮮命虞人掠林除藪以爲百姓材（以供人之材用掠謂剝伐之）是日也天子北入于邴（邴鄭邑也音丙）與井公博三日而決（疑井公賢人而隱枋故穆王就之遊戲也）辛丑塞（戒不如故進爲塞也）至于臺乃大暑除天子居于臺以聽天下之（因以避暑）遠方口之數而衆從之是以選扐（音勒）乃載之神人口之能數也（有道數也）乃左右望之（占候也）天子樂之（愛其術也）命爲口而時口焉口其名曰口公去乘人口猶口有虎在乎葭中（葭少）天子將至七萃之士高奔戎請生捕虎必全之乃生捕虎而獻之（詩所謂袒裼暴虎獻于公所此之謂也）天子命之爲柙（柙檻也論語曰虎兕出於柙）而畜之東虞是爲虎

牢（因以名其地也今滎陽成皐縣是）天子賜奔戎畋馬十駟（爾雅曰畋獵齊足尚疾也）歸之太牢（牛羊豕爲太牢）奔戎再拜稽首丙辰天子北遊于林中乃大受命而歸仲秋甲戌天子東遊次于雀梁（一宿爲舍再宿爲信過信爲次）口蠹書于羽林（謂暴書中蠹虫因云蠹書也）季秋口乃宿于房畢人告戎（告戎難也）曰陖翟來侵天子使孟念如畢討戎（念音豫）霍侯舊告薨（霍國今在平陽永安縣西南有城）天子臨于軍丘狩于藪季冬甲戌天子東遊飲于留祈射于麗虎讀書于藜丘（君舉必書藜音犂）口獻酒于天子乃奏廣樂天子遺其靈鼓乃化爲黃蛇（周禮曰靈鼓四面洪範所謂鼓妖也）是日天子鼓道其下而鳴（從失鼓而響鼓也鼓在地下鳥道從也韓非日道南方來也）乃樹之桐（因此樹梧桐桐亦響木也）以爲鼓則神且鳴則利於戎（宜以攻戎）以爲琴則利口于黃澤東遊于黃澤宿于曲洛（洛水之回曲地名也）廢口使宮樂謡（宮樂典樂者）曰黃之池其馬歕沙（歕輸也普悶切）皇人威儀（威長也）黃之澤其馬歕玉（皆諸謡辭）皇人受穀（穀生也）丙辰天子南遊于黃口室之丘以觀夏后啓之所居（疑此言大室之丘嵩高山啓母在此山化爲石而子啓亦登仙故其上有

（啓石也皆見歸藏及淮南子）乃口于啓室（以謂入啓室中）天子筮獵苹澤（音餅）其卦遇訟䷅（坎下乾上）逢公占之曰訟之繇（繇爻辭音由）藪澤蒼蒼其中口宜其正公戎事則從（水性平而天無私兵不曲撓則戎事集也）祭祀則憙畋獵則獲口飲逢公酒賜之駿馬十六絺紵三十篋（絺葛精者）逢公再拜稽首賜筮史狐口有陰雨夢神有事（有事祭也）是謂重陰（因以紀也）天子乃休日中大寒北風雨雪有凍人天子作詩三章以哀民（哀猶愍也）曰我徂黃竹口員閟寒帝收九行（行道也言收羅九域之道里也左傳曰經啓九

道）嗟我公侯百辟冢卿（辟君冢卿冢宰）皇我萬民（皇正也）旦夕勿忘（恒念之也）我徂黃竹口員閟寒帝收九行嗟我公侯百辟冢卿皇我萬民旦夕勿窮（今無困也）有皎者鴼（鴼鳥名皎白皃音略）翩翩其飛（言得意也）嗟我公侯口勿則遷（自侯以下似當云百辟冢卿皇我萬民口勿則遷）居樂甚寡（言守一吾少樂）不如遷土（吾無求安）禮樂其民（言當以禮樂化其人也）天子曰余一人則滛（滛于遊樂）不皇萬民口登乃宿于黃竹天子夢羿射于塗山（羿有窮氏帝嚳射者）祭公占之疏口之口乃宿于曲山壬申天子西升于曲山口天子西征升九阿（疑今西安縣十里九坂也）南宿于丹黃戊寅天子西升于陽口過于靈口井公博（穆王往反輒從井公博明其有道德人也）乃駕鹿以遊于山上爲之石主而口寊軨（即軨坂也今杜河東大陽縣傳曰入于寊軨巔軨二音）乃次于浢水之陽（今之浢津也在河東河北縣音項脰之脰）吉日丁亥天子入于南鄭

穆天子傳卷之五

穆天子傳卷之六

晉郭璞註　明范欽訂

古文

之虛皇帝之閣乃口先王九觀以詔後世（此復是登名山有所銘勒封建也殘缺字多不可推考耳）己巳天子口征舍于菹臺辛未紐菹之獸（管子曰菹菜之壤今吳人呼田儲萆草地爲菹音葅）於是白鹿一牾椉逸出走（言突圍出牾觸也或曰所駕鹿迕猶驚也）天子乘渠黃之乘口焉（自此已上疑說逐得鹿之狀）天子丘之（丘謂爲之名號方言耳）是曰五鹿官人之口是丘口其皮是曰口皮口其脯是曰口脯天子飲于漯水之上（漯水今濟陰漯陰縣音沓）官人膳鹿獻之天子天子美之是曰甘（自此以上皆因鹿以名所在地用紀之也今元城縣東郭有五鹿墟晉文公所乞食於野人處者也）癸酉天子南祭白鹿于漯口乃西飲于草中（草地之中也）大奏廣樂（大謂盛作之也）是曰樂人（亦以紀之）甲戌天子西北口姬姓也盛栢之子也（盛國名疑上說姬事公羊傳曰盛者何盛也者爲諱之盛諱滅同姓者）天子賜之上姬之長（今盛栢爲姬姓之長位在上也）是曰盛門天子乃爲之臺（爲盛姬築臺也）是曰重璧之臺（言臺狀如壘璧）戊寅天子東征

于澤中逢寒疾（言盛姬在此遇風寒得疾）天子舍于澤中盛姬告病天子憐之口澤曰寒氏（以名澤也）盛姬求飲天子命人取漿而給（得之速也傳曰何其給也）是曰壺輲（壺器名輲音遄速也與遄同）天子西至于重璧之臺盛姬告病口天子哀之（上疑說盛姬死也）是曰哀次（哭泣之次位）天子乃殯盛姬于轂丘之廟（先王之廟有在此者漢氏亦所在有廟焉）壬寅天子命哭（令羣臣大臨也）啓爲主（爲之喪主卽下伊扈也上啓疑爲開）殯出（殯出椎也）祭文賓喪（賓贊禮也）天子王女叔姪爲主（叔姪穆王之女也音[illegible]）天子口賓之命終喪禮（令特喪終禮也）於是殤祀而哭（殤未成喪盛姬年小也）內史執策所（以書贈賵之事內史主冊命者）官人口丌職曾祝敷筵席設几（敷猶鋪也周禮曰喪事仍几）盛饋具（饋具奠也）肺鹽羹（肉也當以音行）胾（大臠）脯棗醨（粥清也音移）醢（肉醬也）魚腊（乾魚）糗（寒粥也）韭（韭菹）百物（言備有也）乃陳腥俎十二乾豆九十鼎敦壺尊四十（敦似槃音堆）器（喪器皿也）曾祝祭食（禮雖喪祭皆祭食示有所先也）進肺鹽祭酒（以肺擩鹽中以祭所謂振祭也以禮以肺見少牢饋食也）乃獻喪主伊扈伊扈拜受口祭女又獻女主叔姪叔姪拜受祭口祀報祭觴大師（樂官）乃哭即位（就喪位也）畢哭內史口

筞而哭（筞上宜作讀既夕禮曰主人之史讀賵是也）曾祝捧饋而哭（捧兩手持也）御者□祈而哭（侍御者禮曰御者入浴）抗者觴夕而哭（抗猶舉也禮記曰小臣四人抗衾也）佐者承斗而哭（佐飲者也斗斟水杓也）佐者（佐飲食者）衣裳佩□而哭樂□人陳琴瑟□竽（疑竽上宜作笙笙亦竽屬）籥（如笛三孔）筊（今戟吏所吹者）筦（筦如併兩笛音管）而哭百□衆官人各□其職事以哭（百衆猶百族也）曰士女錯踊九□乃終（錯互也哭則三踊三哭而九踊所謂成踊者也）喪主伊扈哭出造舍（倚廬也）父兄宗姓及在位者從之佐者哭（佐斂者也）且徹饋及壺鼎俎豆（皆佐者主爲之）衆宮人各□其職皆哭而出（事畢）井利□事後出而收（井利所以獨後出者典喪祭器物收斂之也或曰井利稽慢出不及輦故收縛之）癸卯大哭殤祀而載（載祖載也）甲辰天子南葬盛姬於樂池之南（即玄池也）天子乃命盛姬□之喪視皇后之葬法（視猶比也）亦不邦後於諸侯（疑字錯誤所未詳也）河濟之間共事（供給事也）韋穀黃城三邦之事輦喪（輦謂挽輴車發三國之衆以示榮侈）七萃之士抗者即車（舉棺以就車）曾祝先喪（導也）大匠御棺（爲棺御也周禮曰喪祝爲御禮記曰諸侯御柩以綍祿謂在前爲行止之節）日月之旗七星之文（言旗上畫日月及北斗星

也禮記曰日月爲旗常以通名）鼓鐘以葬龍旗以□鳥以建鼓獸以建鐘龍以建旗曰喪之先後及哭踊者之間畢有鐘旗□百物喪器井利典之列于喪行靡有不備（行行伍）擊鼓以行喪舉旗以勸之（令盡哀也）擊鐘以止哭彌旗以節之（爲節音節彌猶低也）曰□祀大哭九而終喪出于門喪主即位（就哭位也）周室父兄子孫倍之（倍倍列位也）諸侯屬子（宗屬羣子）王吏倍之外官王屬七萃之士倍之（外官所主在外者）姬姓子弟倍之（盛姬之族屬也）執職之人倍之（執職猶執事也）百官衆人倍之哭者七倍之（列七重）踊者三十行行萃百人（百人爲一倍萃聚也）女主即位嬖人羣女倍之（嬖女王所幸愛者）王臣姬姓之女倍之（疑同姓之女爲大夫之妻者所謂內宗也）宮官人倍之（宮官爲內也）宮賢庶妾倍之（庶妾衆散妾也）哭者五倍踊者次從（以次相從）曰天子命喪一里而擊鐘止哭曰匠人哭于車上（御棺不得下也）曾祝哭于喪前七萃之士哭於喪所曰小哭錯踊三踊而行五里而次（次猶止也）曰喪三舍至于哀次五舍至于重璧之臺（三十里爲舍也傳曰避君三舍）乃休（休駐也）天子乃周姑繇之

水以圜喪車（決水周繞之也繇音遥圜音員）是曰囧車（以號水也）曰殤祀之（於此復祭）孟冬辛亥邢侯曹侯來弔（曹國今濟陰定陶縣是也）內史將之以見天子天子告不豫而辭焉（不豫辭病也尚書曰武王不豫）邢侯曹侯乃弔太子太子哭出廟門以迎邢侯（曹侯不進）再拜勞之（問勞之也）侯不答拜（謙不敢與太子抗禮）邢侯謁哭于廟（謁告也）太子先哭而入西向即位內史賓侯（儐相）北向而立大哭九邢侯胥踊三而止（與太子拾踊）太子送邢侯至廟門之外邢侯遂出太子再拜送之曹侯廟弔入哭太子送之亦如邢侯之禮（雖弔異而禮同）壬子天子具官見邢侯曹侯（具官備禮相見）天子還返（將歸）邢侯曹侯執見拜天子之武一（義所未聞）天子見之乃遣邢侯曹侯歸于其邦王官執禮共于二侯如故（言不以喪廢禮）曰天子出憲（憲命）以或襚賵（此以上似說賵贈事衣物曰襚音遂）癸丑大哭而口甲寅殤祀大哭而行喪五舍于大次曰喪三日于大次（停三日也）殤祀如初辛酉大成百物皆備（送葬之物俱備）壬戌葬史録繇皷鐘以赤下棺（窆也）七萃之士口士女錯踊九口喪下（下謂入上）昧爽天子

使嬖人（所愛幸者）贈用文錦明衣九領（謂之明衣言神明之衣）喪宗伊扈贈用變裳（宗亦主變裳裳名也）女主叔姓贈用茵組（茵褥）百嬖人官師畢贈（言盡有襚賵也官師羣士號也禮記曰官師廟）井利乃藏（藏之於墓所）報哭于大次（報猶反也大次有次神次也）祥祠口祝喪罷哭辭于遠人（辭謝遣歸）爲盛姬謚曰哀淑人（恭人短折曰哀）天子丘人（爲丘作名）是曰淑人之丘乙丑天子東征舍于五鹿叔姓思哭（思哭盛姬）是曰女姓之丘（因以名五鹿也）丁卯天子東征釣于漯水以祭淑人是曰祭丘己巳天子東征食馬于漯水之上乃皷之棘是曰馬主（未詳所云）癸酉天子南征至于菹臺仲冬甲戌天子西征至于因氏（國名）天子乃釣于河以觀姑繇之木（姑繇大木也山海經云尋木長千里生海邊謂此木類）丁丑天子北征戊寅舍于河上乃致父兄子弟王臣姬口祥祠畢哭（上云王臣姬姓之女疑此亦同也）終喪于囂氏（服闋）己卯天子西濟于河囂氏之遂庚辰舍于茅尺（地名）於是禋祀除喪始樂素服而歸（哀未忘也）是曰素氏天子遂西南癸未至於野王（今河內縣）甲申天子北升于大北之隥（疑此太行

（山也）而降休于兩柏之下（有兩柏也）天子永念傷心乃思淑人盛姬於是流涕七萃之士葽豫上諫于天子曰自古有死有生豈獨淑人天子不樂出於永思永思有益莫忘其新（言思之有益者莫忘更求新人）天子哀之乃又流涕（聞此言愈更增感也）是日輟己未乙酉天子西絕鈃隥（即鈃山之坂一云癸巳遊于井鈃之山吉日癸巳）乃遂西南戊子至于鹽（鹽鹽池今在河東解縣鹽音古）己丑天子南登于薄山窴軨之隥（今軨橋西南懸絕中央有兩道）乃宿于虞（虞國名今太陽縣）庚申天子南征吉日辛卯天子入于

南鄭

穆天子傳卷之六終

漢武故事一卷

（漢）班固撰

明刻古今逸史本

漢武故事一卷、（江蘇巡撫採進本）

舊本題漢班固撰。然史不云固有此書。隋志著錄傳記類中、亦不云固作。晁公武讀書志引張柬之洞冥記跋、謂出於王儉。唐初去齊梁未遠、當有所考也。所言亦多與史記漢書相出入、而雜以妖妄之語。然如藝文類聚三輔黃圖太平御覽諸書所引甲帳珠簾王母青雀茂陵玉椀諸事稱出漢武故事者、乃皆無之。又李善註文選西征賦、引漢武故事二條、其一爲柏谷亭事、此本亦無之。其一爲衞子夫事、此本雖有之而文反略於善註。考隋志載此書二卷、諸家著錄竝同。錢曾讀書敏求記亦尚作二卷。稱所藏凡二本。一是錫山秦汝操繡石書堂本。一是陳文燭晦伯家本。又與秦本互異、今兩存之云云。兩本今皆未見。此本爲明吳琯古今逸史所刻、併爲一卷、僅寥寥七八頁。蓋已經刊削、又非兩家之本。以其六朝舊帙、姑存備古書之一種云爾。

漢武故事

漢扶風班　固　著
明新安吳　琯　校

漢景帝王皇后槐里王仲女也名姝兒母臧氏臧荼孫也初爲仲妻生一男兩女其一女卽后也仲死更嫁長陵田氏生二男后少孤始嫁與金王孫生一男矣相工姚翁善相人千百弗失見后而嘆曰天下貴人也當生天子田氏乃奪后歸納太子宮得幸有娠夢日入懷景帝亦夢高祖謂巳曰王美人得子可名爲彘及生男因名焉是爲武帝帝以乙酉年七月七日旦生於猗蘭殿年四歲立爲膠東王少而聰明有智術與宮人諸兄弟戲善徼其意而應之大小皆得其歡心及在上前恭敬應對有若成人太后下及侍衛咸異之是時薄皇后無子立栗姬子爲太子長公主嫖有女欲與太子婚栗姬妬寵少衰王夫人因令告栗姬曰長公主前納美人得幸於上子何不私謁長公主結之乎時諸美人皆因長公主見得貴幸也故栗姬怒不聽因謝長公主不許婚長公主亦怒王夫人因厚事之長公主更欲與王夫人男婚上未許後長主還宮膠東王數歲公主抱置膝上問曰兒欲

得婦否長主指左右長御百餘人皆云不用指其女阿嬌好否笑對曰好若得阿嬌作婦當作金屋貯之長主大悅乃苦要上遂成婚焉皇后既廢栗姬次應立而長主伺其短輒微白之上嘗與栗姬語屬諸姬子曰吾百歲後善視之栗姬怒弗肯應又罵上老狗上心銜之未發也長主日譖之因譽王夫人男之美王夫人陰告長主使大臣請立栗姬爲后上以爲栗姬諷之遂發怒誅大臣廢太子爲王栗姬自殺遂立王夫人爲后膠東王爲太子時年七歲上曰彘者徹也因改名徹廷尉上因防年繼母陳氏殺年父年因殺陳依律殺母大逆論帝疑之詔問太子對曰夫繼母如母明其不及也緣父之愛故謂之母爾今繼母無狀手殺其父則下手之日母恩絕矣宜與殺人者同不宜大逆論帝從之棄市議者稱善太子年十四卽位改號建元長主伐其功求欲無猒上患之皇后寵亦衰皇太后謂上曰汝新卽位先爲明堂太皇太后已怒今又忤長主必重得罪婦人性易悅深愼之上納太皇戒復與長主和皇后寵幸如初建元六年太皇太后崩上始親政事好祀鬼神謀議征伐長主自伐滋甚每有所求上不復與長主怨望愈出醜言

上怒欲廢皇后曰微長公主弗及此忘德弗祥且容之乃止然皇后寵遂衰驕妬滋甚女巫楚服自言有術能令上意回晝夜祭祀合藥服之巫著男子衣冠幘帶素與皇后寢居相愛若夫婦上聞窮治侍御巫與后諸妖蠱呪咀女而男淫皆伏辜廢皇后處長門宮后雖廢供養如法長門無異其宮也長主以宿恩猶自親近後置酒主家見所幸董偃上爲之起偃能自媚於上貴寵聞於天下嘗宴飲宣室引公主及偃東方朔司馬相如等並諫上不聽偃旣富於財淫於他色與主漸踈主怒因閉於内不復聽交游上聞之賜偃死後卒與公主合葬元朔元年立衛子夫爲皇后初上幸平陽公主家置酒作樂子夫爲謳者善歌能造曲每歌挑上上喜動起更衣子夫因侍尚衣軒中遂得幸上見其美髮悅之遂納於宮中時宮女數千皆以次幸子夫新入在籍未歲餘不得見上擇宮人不中用者出之子夫因泣涕請出上曰吾昨夜夢子夫中庭生梓樹數株豈非天意乎是日幸之有娠生女凡三幸生二女後生男即戾太子也淮南王安招方術之士皆謂神仙上聞而喜女事於是方士自燕齊至者數千人齊人李少翁年二百餘歲色若童

子拜爲文成將軍歲餘術未驗上漸厭倦會所幸李夫人死上甚思悼之少翁云能致其神乃夜張帳明燭陳酒食令上居他帳中遙見李夫人不得就視也上愈益想之乃作賦曰美聯娟以修嫮兮命夭絕而弗長飾莊宮以延佇兮泯不歸乎故鄉慘鬱鬱其悶感兮處幽隱而懷傷稅餘馬於上椒兮掩修夜之不陽云云少翁者諸方皆驗唯祭太乙積年無應上怒誅之文成被誅後月餘使者籍貲從關東還逢於渭亭謂使者曰爲我謝上不能忍少日而敗大事乎上好自愛後四十年求我於蓬山方將共事不相怨也於是上大悔復徵諸方士上常輕服爲微行時丞相公孫弘數諫弗從弘謂其子曰吾年已八十餘陛下擢爲宰相士猶爲知己死況不世之君乎今陛下微行不已社稷必危吾雖不逮史魚冀萬一能以尸諫因自殺上聞而悲之自爲誄弘嘗諫伐匈奴爲之少止弘卒乃大發卒數十萬遣霍去病討匈奴折蘭過居延獲祭天金人於上林鑿昆明池又起柏梁臺以處神君神君者長陵女子也先嫁爲人妻生一男數歲死女子悲哀悼痛之亦死死而有靈其姒宛若（宛若姒之名也）祀之遂聞（遍也）言語說人家小事頗有驗上遂祠

神君請術初霍去病微時數自禱於神君神君乃見其形自修飾欲與去病交接去病不肯乃責之曰吾以神君淸潔故齋戒祈福今規欲爲淫此非神明也因絕不復往神君亦慙及去病疾篤上令爲禱於神君神君曰霍將軍精氣少壽命弗長吾嘗欲以太一精補之可以延年霍將軍不曉此意遂見斷絕今病必死不可救也去病竟薨上造神君請術行之有効大抵不異容成也神君以道授宛若亦曉其術年百餘歲貌有少容衛太子未敗一年神君亾去自栢臺燒後神稍衰東方朔娶宛若爲小妻生三子與朔同

日死時人疑化去未死也自後貴人公主慕其術專爲淫亂大者抵罪或夭死無復驗云東郡送一短人長五寸衣冠具足上疑其精召東方朔至朔呼短人曰巨靈阿母還來否短人不對因指謂上王母種桃三千年一結子此兒不良已三過偷之失王母意故被謫來此上大驚始知朔非世中人也短人謂上曰王母使人來告陛下求道之法惟有清靜不宜躁擾言終弗見上愈恨召朔問其道朔曰陛下自當知上以其神人不敢逼也乃出宮女希幸御者二十人以賜之朔與行道女子並年百歲而死惟一女子長陵

徐氏號儀君善傳朔術至今上元延中已百三十七歲矣視之如童女諸侯貴人更迎致之問其道術善行交接之道無他法也受道者皆與之通或傳世淫之陳盛父子皆與之行道京中好淫亂者爭就之翟丞相奏壞風俗請戮尤亂甚者今上弗聽乃徙女子于燉煌後遂入胡不知所終樂成侯上書言方士欒大膠東人故嘗與文成侯同師上召見大悅大乃敢爲大言處之無疑上乃封爲樂通侯賜甲第僮奴千人乗輿車馬帷幄器物以克其家又以女公主妻之送金千斤更號當利公主連年妖妄滋甚而不効上

怒收大腰斬之上起明光宮發燕趙美女二千人克之率皆十五以上二十以下年滿三十者出嫁之掖庭總籍凡諸宮美女萬有八千建章未央長安三宮皆輦道相屬幸使宦者婦人分屬或以爲僕射大者領四五百小者領一二百人常被幸御者輒注其籍增其俸秩比六百石宮人既多極被幸者數年一再遇挾婦人媚術者甚衆選二百人常從幸郡國載之後車與上同輦者十六人克數恒使滿皆自然美麗不假粉白黛綠侍尚衣軒者亦如之嘗自言能三日不食不能一日無婦人善行導養術故體常壯悅其

應有子者皆記其時日賜金千斤孕者拜爵爲容華充侍衣之屬上廵狩過河閒有紫青氣自地屬天望氣者以爲其下當有竒女天子之祥上使求之見有一女子在空館中姿貌殊絶兩手皆拳上令開其手數十人擘之莫能舒上於是自披手手即伸由是得幸號拳夫人進爲婕妤居鉤弋宫解黄帝素女之術大有寵有娠十四月而産是爲昭帝焉從上至甘泉因告上曰妾相運正應爲陛下生一男年七歲妾當死今必死於此不可得歸矣願陛下自愛宫中多巫蠱氣必傷聖體幸慎之言終而卒旣殯尸香聞十餘

里因葬雲陵上哀悼之又疑其非常人乃發冢開視空棺無尸惟衣履存上乃爲起通靈臺於甘泉上年六十餘髪不白更有少容服食辟穀希復幸女子矣毎見羣臣自嘆愚惑天下豈有仙人盡妖妄耳節食服藥差可少病自是亦不服藥而體更瘠瘦二三年中慘慘不樂行幸五柞宫謂霍光曰朕告老矣公可立鉤弋子公善輔之光泣頓首曰陛下尚康豫豈有此邪上曰吾病甚公不知耳三月丙寅上晝臥不覺顔色不異而身已無氣明日色漸變閉目乃發喪殯未央前殿朝晡上祭若有食之常所幸御葬畢悉出

茂陵園自婕妤已下上幸之如平生旁人弗見也光聞之乃更出宫人增爲五百人因是遂絶

漢武故事終